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四〇・史部・編年類

資治通鑑補二百九十四卷(卷一百八十五至卷二百三十七)

(明)嚴衍撰

.....  
一

E280/10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八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一

起武德元年五月盡九月不滿一年唐古國名陸德明

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李唐

之先李虎與李弼等入佐魏伐東魏有功皆為柱國李唐

在國家周開帝受魏禪虎已卒乃追錄其功封唐國公生子

明襲封而生淵襲封起兵克長安遂封唐王遂受隋禪國因

號曰唐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上

諱謂字叔德本隴西成紀人七世祖高祖王西涼是為

涼武昭王至曾孫熙家於武川熙孫虎從周文帝始家長安

帝在位九年改元一

武德元年五月戊午隋襄帝主禪位於唐遜居代邸年受禪歲

在辛丑三主三

甲子唐王即皇帝位於太極殿遣刑部尚書蕭造

告天於南郊大赦改元罷郡置州以太守為刺史

大業三年改州為郡推五

運為土德色尚黃

山南撫慰使馬元規擊朱粲於冠軍破之

王德仁既殺房彥藻李密遣徐世勣討之德仁兵敗甲

寅與武安通守袁子幹皆來降詔以德仁為鄴郡太守

隋煬帝凶問至東都戊辰留守官奉越王

侗即皇帝位

越王侗亦元大赦改元皇泰是時於朝堂宣旨以時

鍾金革

說文曰德太子昭子公私皆即日大祥追謚大行曰明皇帝廟號世祖

各一人尋廢

郭文懿為內史侍郎趙長文為黃門侍郎共掌朝政

時人號七貴皇泰主前目如畫溫厚仁愛風格儼然

辛未突厥

始畢可汗遣骨咄祿特勒來

突厥官子宴之於太極殿奏九部樂

杜佑曰武德初因隋舊制九部樂一燕樂二清商三西涼四扶南

五高麗六龜茲七安國八疏勒九康國前一百十八卷隋大業四

年引杜佑註九部樂與此不同又考宋祁新唐志唐有十部樂有

十四國伎以八國入十部而不明指八國為何國此亦異同而難

考者

時中國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疆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

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帝以初起資其兵馬前後

餉遺不可勝紀突厥恃功驕倨每遣使者至長安多暴橫帝優容

之

壬申命裴寂劉文靜等修定律令置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

百餘員

唐六典國子生文武官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已

上曾孫太學生文武官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

曾孫四門生文武官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若庶人子為俊士

生者後魏劉芳表云太和二十年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按禮

記云天子設四學鄭玄注周四郊之虞庠也今郡縣學亦各置生

以其遠遠故置於四門請移與太學同處從之

六月甲戌朔以趙公世民為尚書令黃臺公瑗為刑部侍郎

東魏置黃臺縣於相國府長史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司馬劉文

靜為納言司錄竇威為內史令李綱為禮部尚書參掌選舉事錄殷

開山為吏部侍郎屬趙慈景為兵部侍郎章義節為禮部侍郎主

簿陳叔達博陵崔幹

又作崔世幹胡註以為前後必有一誤今按

新舊唐書神通傳皆云崔幹思為太宗御諱故史臣刪去中開一

字耳然世與民二字莫可考其當從何字今依本傳刪去世民二

字以便

竝為黃門侍郎唐儉為內史侍郎錄事參軍裴晞為尚書

左丞以隋民部尚書蕭瑀為內史令禮部尚書竇璡為民部尚書

蔣公屈突通為兵部尚書長安令獨孤懷恩為工部尚書瑗上之

從子懷恩舅子也上待裴寂特厚羣臣無與為比賞賜服玩不可

一

資治通鑑補

卷一八五

唐紀一

二

唐紀一

二

唐紀一

二

唐紀一

二

唐紀一

二

唐紀一

二

唐紀一

二

唐紀一

二







十四坊隋楊帝改縣尉為縣正專改正為戶曹法曹分司以丞郡  
之六司唐復為縣尉而六司各置佐史孫伏伽萬年法曹蓋隋官  
也武城縣漢之東武以為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  
城也唐志屬貝州

遠近響應不期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難  
也臣謂宜易其履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竊見陛下  
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鷄雜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  
百戲散樂亡國淫聲不可不放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  
餘襲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於元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為子孫  
法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又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皇太  
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為人素無行  
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為事者皆不可使之親近也自古及今  
骨肉乖離以至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願陛下慎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五 唐紀一 五

之上首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  
遠近 辛丑內史令延安靖公竇威薨以將作大匠竇抗兼納言  
黃門侍郎陳叔達判納言 兼判管非正官 威穆皇后之從叔父也沈遂有  
器局家世勳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耽玩文史介然自守諸兄  
哂之謂為書癡仕隋為秘書郎秩滿當遷而固守不調在秘書十  
餘歲其學業益廣時諸兄並以軍功致位通顯交結豪貴賓客盈  
門而威職掌閑散諸兄更謂威曰昔孔丘積學成聖猶狼狽當時  
栖遲不偶汝效此道復欲何求威笑而不答義兵起即歸國時軍  
旅草創五禮曠墜威既博物多識舊儀朝章國典皆其所定上嘗  
謂義寂曰威今之叔孫通也威奏議雍容每論政事得失多引古  
為喻上甚親重之或引入臥內嘗為膝席又嘗謂曰昔周朝有八

柱國之貴吾與公家咸登此職今我為天子公為內史令本同末  
異一至於此威謝曰臣家昔在漢朝再為外戚至於後魏三處外  
家陛下龍興復出皇后臣又階緣戚里位忝鳳池自惟叨濫朝夕  
兢懼上笑曰公以后族誇我邪比見關東人與崔盧為婚猶自於  
仗公代為帝戚真足貴矣威性儉素家不樹產沒後室無餘貲

字文化及開輔重於滑臺以王軌為刑部尚書使守之引兵北趣  
黎陽李密將徐世勣據黎陽畏其軍鋒以兵西保倉城化及度河  
係黎陽分兵圍世勣密帥步騎二萬壁於清淇 汝郡之衛縣古朝  
年分置清淇縣大業初廢人 與世勣以烽火相應深溝高壘不與  
化及戰化及每攻倉城密輒引兵以持其後密與化及隔水而語  
隔淇密數之曰卿本匈奴卑隸破野頭耳 隋書宇文述傳本姓破  
水也 密數之曰卿本匈奴卑隸破野頭耳 野頭役屬鮮卑俟豆歸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五 唐紀一 六

能死諫反行弒逆欲規篡奪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為霍禹之惡  
逆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  
俯視良久嘆曰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邪密謂從者  
曰化及庸愚如此忽欲圖為帝王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盛修攻  
具以逼倉城世勣於城外掘深溝以固守化及阻壘不得至城下  
世勣於壘中為地道出兵擊之密又以輕騎焚其攻具化及大敗  
時密與東都相持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  
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罪送所獲囚羸雄武郎將于  
洪建 楊帝時琮果置左右 遣元帥府記室參軍李儉上開府徐  
師舉等入見皇泰主命戮洪建於左掖門外如斛斯政之法 費斯政



見一百八十二卷大業十年獨意案此則前元文都等以密降為  
 瑒場帝者當作於洪建不當作命孤洪建 元文都等以密降為  
 誠實盛飾寶館於宣仁門東六典東都東城在皇 皇泰主引見儀  
 等以儉為司農卿師譽為尚書右丞使具導從列鏡吹還館玉帛  
 酒饌中使相擊冊拜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  
 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以徐世勣為右武侯大將軍仍  
 下詔稱密忠款且曰其用兵機略一稟魏公節度元文都喜於和  
 解謂天下可定於上東門置酒作樂六典東都東城東面三門中曰  
 自段達以下皆起舞王世充作色謂起居侍郎崔長文曰六典起  
 起居注以為名起居注者記錄人君動止之事漢成帝及西晉以  
 後諸帝皆有起居注皆史官所錄自隋置為職員列為侍臣專掌  
 其事每季為卷送付史官按隋志楊帝內史舍人員 朝廷官爵  
 加置起居舍人員然未有侍郎起居侍郎始見於此 乃以與賊其志欲何為耶文都等亦疑世充欲以城應化及由是

有隙然猶外相彌縫陽為親善秋七月皇泰主遣大理卿張權鴻  
 臚卿崔善福賜李密書曰今日以前咸其刷蕩使至以後彼此通  
 懷七政之重任公匡弼日月五星謂之 九伐之利委公指揮謂官  
 馬以九伐之權等既至密北面拜受詔書既無西慮密軍在鞏洛  
 法正邦國 悉以精兵東擊化及密知化及軍糧且盡因偽與和化及大喜恣  
 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抵化及具言其情化及大  
 怒其食又盡乃渡永濟渠與密戰於童山之下隋志汲郡衛 自辰  
 達西密為流矢所中墜馬悶絕左右奔散追兵且至唯秦叔寶獨  
 捍衛之密由是獲免叔寶復收兵與之力戰化及乃退化及入汲  
 郡求軍糧又遣使誘掠東郡吏民以資米粟王軌等不堪其弊遣  
 通事舍人許敬宗詣密請降隋內史省有通 以軌為滑州總管東

為滑州滑州治白馬春秋魯之滑邑宋魏兵爭以敬宗為元帥  
 以清泰為重鎮隋開皇三年晉清州取滑書為名 府記室與魏徵其掌文翰敬宗善心之子也房公蘇威在東郡隨  
 眾降密密以其隋氏大臣虛心禮之威見密初不言帝室艱危唯  
 再三舞蹈稱不圖今日復規聖明時人鄙之化及聞王軌叛大懼  
 自汲郡引兵欲取以北諸郡其將陳智略帥嶺南驍果萬餘人樊  
 文超帥江淮排穢張童兒帥江東驍果數千人皆降於密文超子  
 蓋之子也化及猶有眾三萬北趣魏縣隋志魏縣屬武陽郡時 密  
 知其無能為西還鞏洛留徐世勣以備之 乙巳宣州刺史周超  
 擊朱粲敗之宣州疑當 丁未梁師都寇靈州復以靈武郡為靈  
 州宋白曰靈州靈武郡後魏李 驃騎將軍簡與擊破之義師初起改隋驃騎  
 驃騎將軍 突厥闕可汗遣使內附西突厥闕可汗遣使於 初闕可  
 汗附於李軌隋西戎使者曹瓊據甘州誘之西戎使者蓋將場帝  
 帝二年以瓊據甘州誘大業以 乃更附瓊與之拒軌為軌所敗  
 瓊於邊斗拔谷與吐谷渾相表裏至是內附瓊為李軌所滅 薛  
 舉進逼高城隋志高州定平 遊兵至於幽岐唐復以北地郡為幽  
 秦王世民深溝高壘不與戰會世民得瘧疾委軍事於長史荆文  
 靜司馬殷開山且戒之曰薛舉懸軍深入食少兵疲若來挑戰慎  
 勿應也俟吾疾愈為君等破之開山退謂文靜曰王慮公不能辦  
 故有此言耳宜因機破賊何乃以勁敵遺王且賊聞王有疾必輕  
 我請耀武以威之乃陳於高城西南恃眾而不設備舉潛師掩其  
 後壬子戰於淺水原新志幽州宜祿 八總管皆敗士卒死者什五  
 六大將軍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宏基皆沒世民引兵還長安舉遂

查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五 唐紀一 思補樓  
 高祖武德元年

查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五 唐紀一 思補樓  
 高祖武德元年



拔高城收唐兵死者為京觀文靜等皆坐除名 乙卯榆林賊帥郭子和遣來使降以為靈州總管 李密每戰勝必遣使告捷於皇泰主隋人皆喜王世充獨謂麾下曰元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殺其父兄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欲以激怒其眾文都聞之大懼與盧楚等謀因世充入朝伏甲誅之段達性庸懦恐其事不就遣其婿張志以楚等謀告世充戊午夜三鼓世充勒兵襲含嘉門考與日初元文都欲自為御史盧楚等為官詔王世充固執以為不可乃止文都大恨盧楚私謂文都曰王世充是外軍一將非留守連官比者領軍為奔徒吾方帥外姦且從捨過更宰制人事跋扈縱橫此而不除恐為國患文都曰未可即殺且欲當朝上奏御前縛之鎮繫於獄楚曰善文都懷奏入殿臨欲施行世充聞之世充遂奔含嘉以作亂是時宮中亦遣使傳告世充為皇姨故也初世充妻蕭氏早亡後有胡氏者復在自稱皇泰主乃以皇姨嫁之至是爭權遂起兵馬文都等令趙方海前後追世充世充乃託疾不受召按世充正為與文都爭李元文都聞變入奉皇泰主御乾陽殿陳兵自衛命諸將閉門拒守將軍跋野綱將兵出遇世充下馬降之跋野綱復姓將軍費曜田閣戰於門外不利文都自將宿衛兵欲出元武門以襲其後元武門宮北門長秋監段瑜稱求門鑰不獲稍爾遂久天且曙文都復欲引兵出太陽門逆戰還至乾陽殿世充已攻太陽門得入太陽門宮東門皇甫無逸棄母及妻子斫右掖門西奔長安六典皇城在都城西北隅南面三呼盧楚同去楚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之而去不義楚匿於太官署太官署在光祿寺百僚世充之黨擒之至興教門見世充世充在皇城之內世充令亂斬殺之進攻紫微宮門皇泰主使人登紫微觀門問稱兵欲何為世充下馬謝曰元文都盧楚等橫見規圖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五 唐紀一 九 世補樓

請殺文都甘從刑與段達乃令將軍黃桃樹執送文都文都顧謂皇泰主曰臣今朝死陛下夕及矣皇泰主慟哭遣之出興教門亂斬如盧楚并殺盧元諸子段達又以皇泰主命開門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然後入見皇泰主於乾陽殿皇泰主謂世充曰擅相誅殺曾不聞奏豈為臣之道乎公欲肆其強力敢及我邪世充拜伏流涕謝曰臣蒙先皇采拔粉骨非報文都等包藏禍心欲召李密以危社稷疾臣違異深積猜嫌臣迫於救死不暇聞奏若內懷不臧違負陛下天地日月實所照臨使臣闔門殄滅無復遺類詞淚俱發皇泰主以為誠引令升殿與語久之因與俱入見皇太后世充被髮為誓稱不敢有二心乃以世充為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比及日中捕獲趙長文郭文懿殺之然後巡城告諭以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五 唐紀一 十 世補樓

誅元盧之意世充自含嘉城移居尚書省漸結黨援恣行威福用兄世暉為內史令人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馬分政事為十頭悉以其黨主之勢震內外莫不趨附皇泰主拱手而已 李密將入朝於隋至溫隋志溫縣屬河內郡聞元文都等死乃還金墉 東都大饑私錢濫惡大半雜以錫銀隋開皇初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銀錫銀既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乃詔禁出錫銀之處不得私採立榜置樣錢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大業之季王綱弛系私鑄益多錢轉薄惡初馬每千鎰重二斤漸輕至一斤或前錢鑄皮糊紙以為錢相雜用之錫銀固宜多矣 鑄音環鑄音鐵其細如線米斛直錢八九萬初李密嘗受業於儒生徐文遠文遠為皇泰主國子祭酒自出樵采為密軍所執密令文遠南面坐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謝曰前日以先王之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振四海猶能屈體老夫此盛德也老夫既荷厚禮敢不盡言未審將軍之志欲為



伊盡以繼絕扶傾平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為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曰昨奉朝命備位上公冀竭庸虛匡濟國難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能不遠而復猶不失為忠義之臣及王世充殺元文都等密復問計於文遠文遠曰世充亦門人也其為人殘忍福隘既乘此勢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為不諧矣非被世充不可入朝也密曰始謂先生儒者不達時事今乃坐決大計何其明也文遠名曠以字行孝嗣之元孫也性方正舉動純重少時客居偃師貧不能自給其兄文休以書為事文遠日閱書於肆遂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時有大儒沈重講春秋於太學聽者常千餘人文遠就之質問不數日即辭去或問曰何去之速答曰觀其所說悉紙上語耳至於典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五

唐紀一

十一

蹟之境彼猶未見何何觀焉重聞其語召與反覆研辨嗟歎其能文遠說經皆備舉儒先異論分明是非乃出新意以折衷聽者忘倦 庚申詔隋氏離宮遊幸之所並廢之 戊辰遣黃臺公瑗安撫山南 己巳以隋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為刑部尚書 隋河間郡丞王琮守郡城以拒羣盜竇建德攻之歲餘不下聞煬帝凶問帥吏士發喪乘城者皆哭建德遣使弔之琮因使者請降建德退舍具饌以待之琮言及隋亡俯伏流涕建德亦為之泣諸將曰琮久拒我軍殺傷甚眾力盡乃降請京之建德曰琮忠臣也昔方賞之以勤事君奈何殺之往在高雞泊為盜容可妄殺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豈得害忠良乎乃徇軍中曰先與王琮有怨敢妄動者夷三族以琮為瀛州刺史 復以河間郡為瀛州宋曰瀛州漢為河間國後漢為樂成國後魏千樂

成縣立瀛州於是河北郡縣聞之爭附於建德先是建德陷景城取瀛海為名 景城縣隋志屬河間郡 景城縣民千餘執戶曹河東張元素將殺之曰成平開皇十八年改名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死曰戶曹清慎無比大王殺之何以勸善建德乃釋之以為治書侍御史因辭及江都敗復以為黃門侍郎元素乃起驍陽令宋正本 隋志驍陽縣 博學有才氣說建德以定河北之策建德引為謀主建德定都樂壽 隋志樂壽縣屬河間郡 樂壽初改名劉向曰後魏移縣東北近古樂縣亭因改為樂壽焉按瀛州河間郡時治壽樂宋曰太和十一年河間郡自樂城移於今樂壽縣西一里樂壽亭城隋開 命所居曰金城宮備置百官 皇朝御瀛州大業廢州為河間郡 西魏置瀛州於定安置瀛州 八月薛舉遣其子仁果進圍南州 于新平隋志并定安新平二縣皆屬北地郡大業初廢新平之南州改定安之南州為南州 唐初析北地之新平三水置南州而以北地郡為南州治定安 刺史胡演擊卻之郝瑗言於舉曰今唐兵新破關中騷動乞乘勝直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五

唐紀一

十一

取長安舉然之會有疾而止辛巳舉李太子仁果立居於折城城 新志瀛州保定縣有證舉曰武帝 上欲與李軌共圖秦隴 薛舉 折城故城折一作折 復以武成郡為涼州宋曰涼州之地本月 秦隴遺使潛詣涼州氏居之後為匈奴右地漢武帝置涼州兼統 河隴之地而河西之地列置武威酒泉敦煌張掖四郡東郡之季 河西諸郡以去州隔遠自求立州為立雍州晉惠帝末張軌為涼 州刺史治姑臧為會府後分置 招撫之與之書謂之從弟軌大喜 諸州而武威始專涼州之名 遣其弟懋入貢上以懋為大將軍命鴻臚少卿張俟德冊拜軌為 涼州總管封涼王 初朝廷以安陽令呂珉為相州刺史更以相 州刺史王德仁為慶州刺史 是年五月王德仁來降先受命命德 仁未能有相州也六月呂珉以相州 來降故正授之新志以林慮 縣置慶州正德仁所據地 德仁由是怨憤甲申誘山東大使宇文 明達入林慮山而殺之叛歸王世充 己丑以秦王世民為元 帥擊薛仁果 丁酉臨洮等四郡來降 後周武帝遜吐谷南以置 洮陽郡尋置洮州大業初



改州為 隋江都太守陳棱求得煬帝之樞取字文化及所留輦  
輦鼓吹粗備天子儀衛故葬於江都宮西吳公臺下今揚州城西  
西有吳公臺用傳以為陳吳明北有雷塘塘  
徽改廣陵所築營壘以射城中其王公以下皆列瘞於帝堊之側

字文化及之發江都也以杜伏威為歷陽太守大業十三年春  
伏威不受仍上表於隋皇泰主拜伏威為東道大總管封楚王沈

法興亦上表於皇泰主自稱大司馬錄尚書事天門公承制置百

官以陳暹仁為司徒孫士漢為司空蔣元超為左僕射殷莘為左

丞徐令言為右丞判子翼為選部侍郎李百藥為府掾百藥德林

之子也 庚子詔贈高頴賀若弼薛道衡宇文弼董純李金才

李敏等官爵凡諸遭隋社殺而子孫被流者皆放還鄉里 九月

隋襄國通守陳君賓來降拜邢州刺史復以襄國為邢州宋白曰

邢州馬賈衡漳之地春秋

邢侯之國邢遷于夷儀即其地秦兼天下於此置信都郡項羽敗

曰襄國蓋以輸張子諡名之也石氏置襄國郡隋置邢州取古邢

國為 君賓伯山之子也伯山陳文 虞州刺史韋義節義節元年

鄉夏三縣置安邑郡 攻隋河東通守堯君素久不下軍數不利壬

子以工部尚書獨孤懷恩代之 初李密既殺翟讓見一百八十

年頗自驕矜不恤士眾倉粟雖多無府庫錢帛戰士有功無以為

賞又厚撫初附之人眾心頗怨徐世勣嘗因宴會刺譏其短密不

憚使世勣出鎮黎陽雖名委任實亦疏之此叙密致敗之 密開洛

口倉散米無防守典當者當主 又無文券取之者任意多少或離

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為車馬所

輾踐輾音 羣盜來就食者并家屬近百萬口無饑盜織荆筐淘米

洛水十里兩岸之閒望之皆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

食矣閏甫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所以磁負如流而

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曾無愛吝屑越如此竊恐一旦米

盡民散明公孰與成大業哉密謝之即以閏甫判司倉參軍事密

以東都兵數敗微弱而將相自相屠滅謂旦夕可平王世充既專

大權厚賞將士繕治器械亦陰圖取密時隋軍乏食而密軍少衣

世充請交易密難之長史邴元真等各求私利勸密許之先是東

都人歸密者日以百數既得食降者益少密悔而止密破字文化

及還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欲乘其弊擊之恐人心不

壹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令宣意於世充當勒兵相

助擊賊乃為周公立廟每出兵輒先祈禱世充令巫宣言周公欲

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即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

妖言皆請戰世充簡練精銳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出擊密旗

幟之上皆書永通字軍容甚盛以張永通宣周公之意故 旗幟書永通字以表神助癸丑至

優師營於通濟渠南作三橋於渠上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

兵出偃師阻山以待之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眾而

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

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

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

仗精銳一也決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

以待之彼欲闕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頭可致麾下陳

智略樊文超軍雄信皆曰計世充戰卒甚少屢經摧破悉已喪膽

兵法曰倍則戰况不倍倍哉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機展其勳



效及其鋒而用之可以得志於是諸將喧然欲戰者什七八密或於眾議而從之仁基苦爭不能得擊地歎曰公後必悔之魏徵言於長史鄭頊曰魏公雖驍勝而驍將銳卒多死又軍無府庫有功不賞戰士心怠此二者難以應敵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戰難與爭鋒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糧盡必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頊曰此老生之常譚耳徵曰此乃奇策何謂常譚拂衣而起程知節將內馬軍與密同營在北邙山上單雄信將外馬軍營於偃師城北世充遣數百騎渡通濟渠攻雄信營密遣裴行儼與知節助之行儼先馳赴敵中流矢墜於地知節救之殺數人世充軍披靡乃抱行儼重騎而還二人共騎一馬曰重騎為世充騎所逐刺樂洞過知節迴身捩折其槩乘斬追者與行儼俱免密馳將孫長樂等十餘人皆被重創會日暮各飲兵還營密新破宇文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北山即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甲寅旦將戰世充誓眾曰今日之戰非直爭勝負死生之分在此一舉若其捷也當貴固所不論若其不捷必無一人獲免所爭者死非獨為國各宜勉之遲明引兵薄密密出兵應之未及成列世充縱兵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剽勇出入如飛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陳前諜曰已獲李密矣考異曰革命記曰世充先于中覓得一人似李密者陰畜之而不令出師至偃師城下與李密未大相接近令數十騎將所畜人頭來云密得李密充作不信道眾其言是密頭也遂于城下勒兵擲頭與城中人城中人亦言是密士卒皆呼萬歲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縱火焚其廬舍密眾大潰其將張童仁陳智略皆降密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五

唐紀一

思補樓

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鄭頊守偃師其部下翻城納世充初世充家屬在江都隨宇文化及至滑臺又隨王軌入李密密留於偃師欲以招世充及偃師破世充得其兄世偉子元應虔忽瓊等又獲密將佐裴仁基鄭頊祖君彥等數十人世充於是整兵向洛口得邴元真妻子鄭乾象母及密諸將子弟皆撫慰之令潛呼其父兄邴元真為縣吏坐賊亡命從翟讓於瓦岡讓以其嘗為吏使掌書記及密開幕府妙選時英讓薦元真為長史密不得已用之此義帝元年春二月事行軍謀畫未嘗參預密西拒世充留元真守洛口倉元真性貪鄙宇文溫謂密曰不殺元真必為公患密不應元真知之陰謀叛密傷慶聞之以告密密固疑焉至是密將入洛口城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知而不發因與眾謀待世充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五 唐紀一 十六 思補樓

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世充軍至密侯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單雄信等又勒兵自據密自度不能支帥麾下輕騎奔虎牢元真遂以城降初雄信驍捷善用馬槊名冠諸軍軍中號曰飛將彥藻每言雄信輕於去就勸密除之是年二月彥藻死此亦叙日前事密愛其才不忍也及密失利雄信遂以所部降世充密將如黎陽或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死事見一百八十四卷義帝元年今失利而就之安可保乎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自虎牢歸之引諸將共議密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以圖進取諸將皆曰今兵新失利眾心危懼若更停留恐叛亡不日而盡又人情不願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眾也眾既不願孤道窮矣欲自刎以謝眾伯當抱密號絕眾皆悲泣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無功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五

唐紀一

思補樓



諸君必保富貴府掾柳燮曰明公與唐公同族兼有疇昔之好雖不陪起兵然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公不戰而據長安此亦公之功也眾咸曰然密又謂王伯當曰將軍家室重大豈復與孤俱行哉伯當曰昔蕭何盡帥子弟以從漢王漢王與項羽相拒蕭何悉遣子弟詣軍天下既定論功行封上曰何舉伯當恨不兄弟俱從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宗數十人隨我伯當恨不兄弟俱從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就乎縱身分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從密入關者凡二萬人於是密之將帥州縣多降於隋朱粲亦遣使降隋皇泰主以粲為楚王初密建號登壇疾風鼓其衣幾仆及即位孤鳴于旁意甚惡之及將敗數有回風發於地揚沙激礫上屬於天白日為晦屯營羣鼠相銜尾西北渡洛經月不絕秦州總管賈軌擊仁果不利驃騎將軍劉威鎮涇州秦初封也與州同理冀城冀城改為秦州秦州總管賈軌擊仁果不利驃騎將軍劉威鎮涇州秦初封也與州同理冀城冀城改為秦州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五 唐紀一 十八 思補隴城縣時復以隴西郡為秦州安定郡為涇州仁果圍之城中糧盡威殺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噉惟煮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會長平王叔良將兵至涇州仁果乃揚言食盡引兵南去乙卯又遣高墟人偽以城降叔良遣威帥眾赴之己未至城下叩城城中人曰賊已去可踰城入威命燒其門城上下水灌之威知其詐遣步兵先還自帥精兵為殿俄而城上舉三烽仁果兵自南原大下戰於百里細川唐軍大敗威為仁果所擒仁果復圍涇州令威語城中云援軍已敗不如早降威許之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飢餓亡在旦夕秦王帥數十萬眾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勉之仁果怒執威於城旁埋之至膝馳騎射之至死聲色逾厲叔良嬰城固守僅能自全感豐生之孫也 庚申隴州刺史陝人常達隋志扶風涇源縣西魏之東秦州也後改

為隴州大業三年廢州併入扶風郡義甯二年折扶風郡之涇源并湯南由安定郡之華亭置隴東郡唐受禪改為隴州擊薛仁果於宜祿川宜祿川在德涇二州間貞觀二年折幽斬首千餘級上遣從子襄武公琛太常卿鄭元璿以女妓遺始畢可汗壬戌始畢復遣骨咄祿特勒來 癸亥白馬道士傅仁均造戊寅曆唐受禪建國歲在戊寅故以名曆奏上行之授仁均員外散騎常侍 諱仁果屢攻常達不能克乃遣其將仵士政以數百人詐降也 達厚撫之乙丑士政伺隙以其徒劫達擁城中二千人降於仁果考異曰書皆云薛舉遣仵士政為降達士政劫達以見舉據南原薛舉前已死此月達再擊仁果及士政劫達皆有日月今從實錄達見仁果詞色不屈仁果壯而釋之奴賊帥張貴謂達曰汝識我乎達曰汝逃死奴賊耳貴怒欲殺之人救之得免 辛未追諡隋太上皇為煬帝 宇文化及至魏縣張愷等謀去之事覺化及殺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五終



唐藩鎮始末

盧龍節度使治幽州統幽涿營瀛莫平薊媯檀九州代宗廣德元年史朝義敗其將李懷仙以其地歸國即以爲幽州盧龍節度使大曆三年麾下朱希彩殺之自領節度使至七年其下李懷瑗殺之推朱泚爲節度使九年泚入朝泚弟滔代爲節度使德宗貞元元年滔死其姑子劉怱代爲節度使是年八月怱死子濟代立憲宗元和五年子總弒而代之穆宗長慶元年三月總弒土邈去詔以張宏靖爲節度使七月朱克融囚宏靖而代之敬宗寶曆二年幽州軍亂殺克融立其少子延嗣大將李載義復殺延嗣而代之文宗太和四年爲兵馬使楊志誠所逐八年志誠亦爲其下所逐推部將史元忠爲節度使武宗會昌初偏將陳行泰殺元忠邀求節

資治通鑑補

唐藩鎮始末

一

鉞未報次將張絳復殺行泰求爲節制朝廷自用張仲武爲節度絳亦旋爲軍士所逐宣宗大中三年仲武卒子直方代立與其下不相能乃奔京師軍中推牙將周繼爲節度後四年八月繼卒軍中復推兵馬使張允伸爲節度懿宗咸通十三年允伸卒以其子簡會爲節度後長平州刺史張公素有威望絳京師朝廷遂以公素爲節度使僖宗乾符二年爲大將李茂勳所逐朝廷遂以茂勳爲節度使茂勳卒子可舉代爲節度中和四年爲其將李全忠所襲自焚死朝廷即以全忠爲節度使全忠卒子匡威嗣昭宗景福二年爲其弟匡籌所逐朝廷即以匡籌爲節度使乾甯元年爲李克用所攻匡籌奔京師爲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所殺其地爲克用所得克用以劉仁恭爲幽州節度使天佑四年爲其子守光所囚守光

自爲節度使久之僭稱帝號後爲晉王存勳所破虜守光及其父仁恭斬之

滑州節度使李正己本高麗人爲營州副將從侯希逸入青州肅宗寶應中以軍候從討史朝義積功至兵馬使代宗廣德二年遂希逸而代其位遂保有關齊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與出承嗣薛嵩李寶臣梁崇義輔牙相倚及李靈曜反諸道攻之其披其地正己復取曹濮徐兗鄆凡有十五州號稱最大因徙治于鄆德宗建中二年疽發背死子納嗣納死子師古嗣憲宗元和初師古死弟師道嗣十三年拒命十四年爲其大將劉悟所誅

橫海節度使治滄州滄本義武節度使張孝忠巡屬德宗建中三年孝忠遣程日華往滄州檢校府藏軍士即殺刺史李固烈請日華知州事日華即以州歸朝廷朝廷乃以日華爲橫海軍節度使貞元四年日華卒子懷直自知節後朝廷因而命之十一年從父兄懷信逐懷直自爲節後朝廷因而命之順宗永貞元年懷信卒子執恭自爲節後朝廷又因而命之後執恭改名權憲宗平淮西權懼乃入朝固辭軍政朝廷以華州刺史鄭權代之元和十三年以烏重允爲節度使穆宗長慶元年又以杜叔良代之二年又以德州刺史王日簡爲橫海節度使賜姓名李全略全略即陰爲傳久計殺其異己者以腹心代之敬宗寶曆元年全略死子同捷自爲節後文宗立欲以烏重允代之同捷不受命詔諸道討之太和三年忻同捷滄景德棣四州皆平

資治通鑑補

唐藩鎮始末

二

晉武節度使治宋州德宗建中二年分永平節度巡屬宋毫穎三



州立宣武軍以劉洽為節度使及李希烈反陷汴州興元元年洽  
進攻希烈克汴遂徙治焉因賜名元佐貞元八年元佐卒子士甯  
自為節後朝廷不得已而命之九年為大將李萬榮所逐代為節  
度使十二年萬榮病其子迺欲圖嗣立大將鄧惟恭執迺送京師  
朝廷乃以董晉為節度使十五年晉卒詔以行軍司馬陸長源代  
之軍中亂殺長源詔以劉全諒為節度使未幾全諒卒軍士推元  
佐甥韓宏為節後朝廷因而命之憲宗元和十四年宏始入朝詔  
以張宏靖為節度使

淮西節度使統蔡中光三州治蔡州代宗大曆十四年李希烈逐  
其節度使李忠臣而代之朝廷因而命焉德宗建中三年反貞元  
二年為大將陳仙奇所殺詔以仙奇為節度使三年其將吳少誠

資治通鑑補

唐藩鎮始末

三

忠誠

殺仙奇自為節後朝廷因而命之名其軍曰彰義十五年拒命詔  
諸道討之不克乃赦焉憲宗元和四年少誠死大將吳少陽殺其  
子元慶自為節後朝廷因而命之元和九年少陽死其子元濟自  
為節後詔諸道討之十二年擒元濟

成德軍節度使其初統恆趙深定易五州治恆州肅宗寶應元年  
史朝義敗亡其恆陽節度使張忠志以五州歸國朝廷即以爲五  
州節度使號爲成德軍賜忠志姓名李寶臣德宗建中二年卒子  
惟岳自為節後抗拒朝命爲其將王武俊所殺詔以武俊爲恆冀  
都團練使武俊不從執詔使與朱滔同叛建中四年復歸款受朝  
命貞元十七年武俊卒詔以其子士真代爲節度使憲宗元和四  
年士真卒其子承宗自為節後詔諸道討之五年復赦之十年又

資治通鑑補 唐藩鎮始末

討之十三年又赦之十五年承宗死其弟承元請帥於朝廷詔以  
田宏正爲成德節度使穆宗長慶元年兵馬使王庭湊殺宏正自  
為節後詔諸道討之不克二年赦之即命以爲節度使文宗太和  
二年復命諸道討之不克三年復赦之八年庭湊死其子元逵自  
為節後事朝廷甚謹詔命爲節度使宣宗大中九年元逵卒軍中  
立其子紹鼎朝廷因而命之十一年紹鼎卒軍中立其弟紹懿朝  
廷因而命之懿宗咸通七年紹懿卒紹鼎之子景崇代立朝廷因  
而命之僖宗中和三年景崇卒子鎔代立朝廷因而命之昭宣帝  
天祐二年改成德軍曰武順梁開平四年復稱唐天祐年號復以  
武順爲成德梁貞明六年爲張文禮所殺

魏博節度使其初統魏博德滄瀛五州治魏州代宗廣德元年以

資治通鑑補

唐藩鎮始末

四

忠誠

史朝義降將田承嗣爲之二年承嗣請名其軍曰天雄從之大曆  
十年抗拒朝命詔諸道討之十一年赦其罪仍寇盜不已旋命討  
之旋復赦之十四年承嗣死其姪田悅自為節後朝廷因而命之  
德宗建中二年悅與李正己李維岳同反詔諸道討之興元元年  
下詔罪已悅乃上表謝罪旋爲承嗣子緒所殺緒自為節後貞元  
十二年緒卒子季安自為節後朝廷因而命之憲宗元和七年季  
安卒子懷諫自為節後軍中不服推立田興與以土地歸命朝廷  
朝廷即以興爲魏博節度使賜名宏正十五年移宏正爲成德節  
度使以李愬爲魏博節度使穆宗長慶元年王庭湊殺宏正起復  
宏正子布爲魏博節度使使討庭湊二年爲其將史憲誠逼而自  
殺朝廷即以憲誠爲魏博節度使文宗太和三年軍亂殺憲誠推

一一一



何進滔知雷後詔即以爲魏博節度使開成五年進滔卒子重順  
 自爲雷後朝廷因而命之賜名宏敬懿宗咸通七年宏敬卒子全  
 線自爲雷後朝廷因而命之十一年軍亂殺全線推韓君雄爲雷  
 後朝廷因而命之賜名允中僖宗乾符元年允中卒子簡自爲雷  
 後朝廷因而命之中和三年爲其將樂行達所殺朝廷即以行達  
 爲節度使賜名彥禎文德元年爲軍中所惡懼禍自乞爲僧眾推  
 部將趙文珩爲主已而又殺之推牙將羅宏信爲雷後宏信殺彥  
 禎朝廷即以宏信爲節度使昭宗光化元年宏信卒子紹威自爲  
 雷後朝廷因而命之梁開平四年卒梁以其子周翰爲天雄雷後  
 昭義節度使統相衛洛邢貝磁六州治相州肅宗寶應元年史朝  
 義敗亡其將薛嵩以相衛邢洛歸朝代宗廣德元年詔以嵩爲相  
 衛邢洛貝磁六州節度使大曆八年嵩卒弟粵代爲雷後十年爲  
 其將裴志清所逐帥其眾歸魏博節度使田承嗣承嗣遂取相衛  
 洛貝四州朝廷唯得邢磁二州久之以李抱真爲昭義節度使統  
 澤潞磁邢洛五州治潞州自此以後命帥皆出朝廷德宗貞元二  
 十年節度使李長榮卒上遣中使問軍中所欲立者盧從史結監  
 軍以求之遂以爲節度使憲宗元和五年朝廷以計誘執從史以  
 孟元陽爲節度使自此以後皆出朝廷命帥至敬宗寶曆元年節  
 度使劉悟卒其子從諫復謀襲位朝廷竟從其請武宗會昌三年  
 從諫卒子稹抗拒詔命命諸道討之四年爲其將郭誼所殺詔以  
 盧鈞爲昭義節度使自是以後命帥俱出朝廷僖宗中和元年昭  
 義將成麟殺節度使高潯引兵還據潞州天井關成將孟方立復

資治通鑑補

唐藩鎮始末

五

魏博

殺成麟自稱雷後徙鎮邢州潞州遂爲李克用所取昭宗龍紀元  
 年方立爲克用所攻飲藥自殺其弟遷自爲雷後大順元年遷力  
 屈降邢洛磁三州盡爲克用所取

資治通鑑補

唐藩鎮始末

六

昭義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八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二 起十月盡十二月 不滿一年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中

戊寅武德元年冬十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戊寅寅突厥骨咄祿引

骨咄祿升御座以寵之 李密將至上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

喜謂其徒曰我擁眾百萬一朝解甲歸唐山東連城數百知我在

此遣使招之亦當盡至比於齊融功亦不細豈不以一台司見處

乎己卯至長安有司供待稍薄所部兵累日不得食眾心頗怨既

而以密為光祿卿上柱國賜爵邦國公密既不滿望朝臣又多輕

之執政者或來求賄意甚不平獨上親禮之常呼為弟以舅子獨

孤氏妻之 封襄武公琛為襄武王黃臺公瑗為盧江王 庚辰

詔右翊衛大將軍淮安王神通為山東道安撫大使山東諸軍並

受節度以黃門侍郎崔幹為副 鄆州刺史呂子臧與撫慰使馬

元規擊朱粲破之子臧言於元規曰粲新敗上下危懼請併力擊

之一舉可滅若復遷延其徒稍集力彊食盡致死於我為患方深

元規不從子臧請獨以所部兵擊之元規不許既而粲收集餘眾

兵復大振自稱楚帝於冠軍改元昌遠進攻鄆州子臧撫膺謂元

規曰老夫今坐公死矣粲圍鄆州會霖雨城壞所親勸子臧降子

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帥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陷元規

亦死 癸未王世充收李密美人珍寶及將卒十餘萬人還東都

陳於闕下 乙酉皇泰主大赦丙戌以王世充為太尉尚書令

督內外諸軍事仍使之開太尉府備置官屬妙選人物世充以裴

仁基父子驍勇深禮之徐文遠復入東都見世充必先拜或問曰

君倨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

小人也罷殺故人吾何敢不拜 李密總管李育德以武陟來降

隋志河內郡修武縣開皇十六年析置武陟郡劉昫曰武陟漢懷

縣地故城在今縣西考異曰舊唐書高季輔傳云與李厚德來降

按以武陟來降者 拜武陟州刺史 新舊志皆云武德二年李厚德以

乃有德非厚德也 修武縣東北瀋陽城歸德府因置武

州通鑑二年書厚德逐王世充股州刺史以獲嘉來降 育德諤之

以厚德則股州二志皆云四年置股州差殊如此當考 育德諤之

孫也 李諤見一百七十六卷 其餘將佐劉德威賈國甫高季輔等

或以城邑或帥眾相繼來降初北海賊帥恭公順 大業初以青州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六 唐紀二 北海郡恭姓

也帥其徒三萬攻郡城已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中食盡公順自

謂克在旦夕不為備明經劉蘭成糾合城中驍健百餘人襲擊之

劉蘭成營應明經科因稱之新唐志曰唐 城中見兵繼之公順

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則明經科起于隋也 大敗棄營走郡城獲全於是郡官及望族分城中民為六軍各將

之蘭成亦將一軍有宋書佐者離開諸軍曰 參軍為書佐 蘭成

得眾心必為諸人不利不如殺之眾不忍殺但奪其兵以授宋書

佐蘭成恐終及禍亡奔公順公順軍中喜諫欲奉以為主固辭乃

以為長史軍事咸聽焉居五十餘日蘭成簡軍中驍健者百五十

人往抄北海距城四十里圍十人使多芟草分為百餘積二十里

又置二十人各執大旗五六里又置三十人伏險要蘭成自將十

人夜距城一里許潛伏餘八十人分置使虛約聞鼓聲即抄取人



畜亟去仍一時焚積草明晨城中遠望無煙塵皆出樵牧口向中  
 蘭成以十人直抵城門城上鉦鼓亂發伏兵四出抄掠雜畜十餘  
 頭及樵牧者而去蘭城度抄者已遠徐步而還城中雖出兵恐有  
 伏兵不敢急追又見前有旌旗煙火遂不敢進而還既而城中知  
 蘭成前者眾少悔不窮追居月餘蘭成謀取郡城更以二十人直  
 抵城門城中入競出逐之行未十里公順將大兵總至郡兵奔馳  
 還城公順進兵圍之蘭成一言招諭城中人爭出降蘭成撫存老  
 幼禮遇郡官見宋書佐亦禮之如舊仍資送出境內外安堵時海  
 陵賊帥臧君相屬江都郡聞公順據北海帥其眾五萬來爭之  
 公順眾少聞之大懼蘭成爲公順畫策曰君相今去此尙遠必不  
 爲備請將軍倍道襲擊其營公順從之自將驍勇五千人齎熟食  
 倍道襲之將至蘭成與敵死上二十人前行距君相營五十里見  
 其抄者負擔向營蘭成亦與其徒負擔蔬米燒器燒器劍釜之屬詐爲抄  
 者擇空而行聽察得其號及主將姓名至暮與賊比肩而入負擔  
 巡警知其虛實得其更號更號持乃於空地燃火營食至三鼓忽  
 於主將幕前交刀亂下殺百餘人賊眾驚擾公順兵亦至急攻之  
 君相僅以身免考異曰舊書作劉蘭云頗涉經史善言成敗然性  
 利其子女玉帛與羣盜相應被其鄉城武德中淮安王神通爲  
 山東道安撫大使蘭成宗黨歸之革命記序其事詳今從之  
 俘斬數千收其資糧甲仗以還由是公順黨眾大盛及李密據洛  
 口公順以眾附之密敗亦來降 隋末羣盜起冠軍司兵李襲譽  
 據新書李襲譽傳仕隋爲冠軍府司兵考之隋志冠  
 軍輔國將軍從六品其府司兵當在流外小官也說西京閣守  
 陰世師遣兵據永豐倉發粟以賑貧之出庫物賞戰士移檄郡縣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六 唐紀二 高祖武德元年 三 思補撰

同心討賊世師不能用乃求募兵山南世師許之上克長安自漢  
 中召還爲太府少卿隋避諱以漢中爲漢川郡唐復曰漢中仍改  
 乙未附襲譽籍於宗正襲譽襲志之弟也少通敏有識度歷官揚  
 州大都督府長史爲江南道巡察大使多所黜陟江都俗好商賈  
 不事農桑襲譽乃引雷陂水築句城塘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  
 利襲譽性嚴整所在以威肅聞凡獲俸祿必散之宗親或有餘資  
 盡以爲膏及罷揚州經史遂盈數車嘗謂子孫曰吾近京有賜田  
 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內有賜桑千樹蠶之可以充衣江東所寫  
 之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沒之後爾曹但能勤此三事亦何求於人  
 哉 丙申朱榮寇浙州隋志鄞州內鄉縣漢浙州地後周改爲中  
 志浙陽郡西魏置浙州治南鄉 遣太常卿鄭元璠帥步騎一萬擊  
 朱榮所寇至南鄉之浙州 遣太常卿鄭元璠帥步騎一萬擊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六 唐紀二 高祖武德元年 四 思補撰

之 是月納言竇抗罷爲左武侯大將軍抗以外戚甚爲帝所親  
 禮帝聽朝或引升御坐退朝則延入臥內命之捨敬縱酒談謔敦  
 平生之歡每呼爲兄而不名也然止於陪侍宴游而已未嘗干政  
 務 十一月乙巳涼王李軌即皇帝位改元安樂考異曰按軌傳  
 改元安樂 戊申王軌以滑州來降李密既敗 王軌來降 薛仁果之爲太  
 今據實錄 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即位眾心猜懼郝瑗舉得疾遂不起出  
 是國勢浸弱秦王世民至高城仁果使宗羅睺將兵拒之羅睺數  
 挑戰世民堅壁不出諸將咸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  
 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  
 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果糧盡其將梁胡郎等  
 帥所部來降世民知仁果將士離心命行軍總管梁寶營於淺水



原以誘之羅喉大喜盡銳攻之梁實守險不出營中無水人馬不飲者數日羅喉攻之甚急世民度賊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遲明使右武侯大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羅喉併兵擊之玉戰幾不能支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喉引兵還戰世民帥驍騎數千先陷陳唐兵表裏奮擊呼聲動地羅喉士卒大潰斬首千餘級世民帥二千餘騎追之寶軌叩馬苦諫曰仁果猶據堅城雖破羅喉未可輕進請且按兵以觀之世民曰吾慮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舅勿復言遂進仁果陳於城下世民據涇水臨之仁果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陳來降渾姓仁果懼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軍繼至遂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果計窮已酉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補誌薛舉父子盜有諸將皆賀因隴西之地五年而滅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六

唐紀一

五

思補樓

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詔以員外散騎常侍姜謩為秦州刺史謩撫以恩信盜賊悉歸首士民安之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東至於海南至於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而未有所屬時魏徵隨密至長安久不見知乃自請安集山東上以為祕書丞徵乃乘傳至黎陽遺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陽翟郭孝恪曰陽翟縣屬襄城郡此民眾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敬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又運糧以餉淮安王神通上聞世勣使者至無表止有啟與密甚怪之孝恪具言世勣意上乃歎曰徐世勣不肯德不邀功真純臣也以為黎州總管封曹國公賜姓李封其父蓋為濟陰王蓋固辭王爵乃改封舒國公授散騎常侍以孝恪為宋州刺史復以梁郡為宋州此使與世勣經略虎牢時唐未能有宋州也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六

唐紀一

六

思補樓

以東所得州縣委之選補始密之敗也世勣弟威為王世充所得世充逼令以書招世勣感曰家兄立身不虧名節今已事主君臣分定決不因感造次改圖卒不寫作書世充怒而殺之時年十五癸丑獨孤懷恩攻堯君素於蒲坂行軍總管趙慈景尙帝女桂陽公主為君素所擒梟首城外以示無降意癸亥秦王世民至長安斬薛仁果於市場常達帛三百段賞其不屈也唐制凡賜十段其率絹三匹布三端帛四斤若雜絲十段則絲布二匹贈劉威平原郡公諡忠壯撲殺件士政於殿廷以張貴尤淫暴腰斬之上享勞將士因謂羣臣曰諸公其相翊戴以成帝業若天下承平可共保富貴使王世充得志公等豈有種乎如薛仁果君臣豈可不以為前鑑也已已以劉文靜



爲戶部尚書領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復殷開山爵位 李密騎貫

日久又自負歸國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不樂嘗遇大朝

會密爲光祿卿當進食 六典光祿卿之職掌邦國酒醴膳羞之士

燕費則節其等差量其 深以爲恥退以告左武衛大將軍王伯當

曰往在洛口嘗欲以崔君賢爲光祿不意身自爲此伯當心亦快

快因謂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今東海公在黎陽 密封徐世勣

襄陽公在羅口 襄陽公未知爲誰按密將張善相時爲伊州刺史

據襄城自襄城北出則羅口蓋李密封善相爲襄

喜乃獻策於上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眾皆

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地芥耳上

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羣臣多諫曰李密狡

猾好反今遣之如投魚於泉放虎於山必不反矣上曰帝王自有

天命非小子所能取借使叛去如以蒿箭射蒿中耳 蒿蓬蒿之屬

皆賤其無用刻蒿爲箭射之蒿中言其無用而不足惜也 今使二

賊交鬪吾可以坐收其弊幸未遣密詣山東收其餘眾之未下者

密請與賈國甫偕行上許之命密及國甫同升御榻賜食傳飲后

酒曰吾三人同飲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一言

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執不欲弟行朕推赤心於弟非他人所能

聞也密聞甫再拜受命上以王伯當爲密副而遣之 考異曰高祖

其下兵皆不附世充命密收餘眾以圖洛陽密言于高祖曰

臣入朝日淺不願違離又在朝公卿未甚委任願得陛下腹心左

右與臣同去高祖曰朕推赤心于子終無疑 有大鳥五集於樂

壽羣鳥數萬從之經日乃去賈建德以爲己瑞改元五鳳宗城人

有得元圭獻於建德者宋正本及景城丞會稽孔德紹皆曰此天

所以賜大禹也 隋志宗城縣屬清河郡舊曰廣宗仁壽元年改焉

八年改隋改州爲會稽郡西平十士錫元圭告成 請改國號

曰夏建德從之以正本爲納言德紹爲內史侍郎馮肅卿杜敬素

謂其族兄信明曰夏王英武有并吞天下之心士女襁負而至者

不可勝數兄不以此時立功立事豈所謂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者

乎信明日昔申行海畔漁者尙能固其節吾終不能屈身賊中求

斗筲之職遂踰城而遁隱於太行山初王須拔掠幽州中流矢死

厥突厥以爲南面可汗今從唐書 其將魏刀兒代領其眾據深澤

掠冀定之關 隋志深澤縣屬博陵郡對响曰治澤沱河北宋白曰

爲定 眾至十萬自稱魏帝建德僞與連和刀兒弛備建德襲擊破

之遂圍深澤其徒執刀兒降建德斬之盡并其眾易定等州皆降

唯冀州刺史魏陵不下棧增崔履行遷之孫也自言有奇術可使

攻者自敗棧信之履行命守城者皆坐毋得妄闕曰賊雖登城汝

曹勿怖吾將使賊自縛於是爲壇夜設章醮然後白衣衰絰杖竹

登北樓慟哭又令婦女升屋四面振裙建德攻之急棧將戰履行

固止之俄而城陷履行哭猶未已建德見棧曰卿忠臣也厚禮之

以爲內史令 十二月壬申詔以秦王世民爲太尉使持節陝東

道大行臺其蒲州河北諸府兵馬並受節度 復以河東郡爲蒲州

諸總管府 癸酉西突厥曷薩那可汗自宇文化及所來降 隋

帝以曷薩那可汗從 隋將堯君素守河東上遣呂紹宗韋義節獨

孤懷恩相繼攻之俱不下時外圍嚴急君素爲木鷲置表於顯具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八 唐紀一 八



論事勢浮之於河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皇泰主見而歎息拜  
君素金紫光祿大夫龐玉皇甫無逸自東都來降上悉遣詣城下

為陳利害君素不從考異曰高祖實錄令字文士及為陳利害按  
字文化及為賈建德所擒士及乃自歸于唐

實錄謀也又賜金券許以不死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  
今從隋書

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考  
日實錄云妻號慟

而去今從隋書君素亦自知不濟然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  
嘗不歎歎謂將士曰吾昔事主上於蒲邸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

祚永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聽君等持取富貴今城池  
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君素性嚴明善御

眾下莫敢叛久之倉粟盡人相食又獲外人微知江都傾覆丙子  
君素左右薛宗李楚客殺君素以降傳首長安君素遺朝散大夫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八 唐紀二

解人王行本將精兵七百在他所解漢古縣也後魏曰安定西魏  
改曰南解又改曰綏化又曰廣

別置廣德縣屬蒲州聞之赴救不及因捕殺君素者黨與數百  
人悉誅之復乘城拒守獨孤懷恩引兵圍之丁丑襄陽平太守

鄧弼以柳城北平二郡來降以弼為營州總管附置襄平柳城郡  
皆在遼西郡柳城

縣界北平郡即平州盧龍之地時復以遼西郡為營州辛巳太常卿鄭元璠擊朱榮於商

州破之復以上洛郡為商州初字文化及遣使招羅藝藝曰我陪臣也斬

其使者為煬帝發喪臨三日竇建德高開道各遣使招之藝曰建

德開道皆劇賊耳吾聞唐公已定關中人皆歸之此真吾主也吾

將從之敢沮議者斬會張道源慰撫山東瑛遂奉表與漁陽上谷

等諸郡皆來降癸未詔以藝為幽州總管隋大業初置漁陽郡于  
無終唐復以承郡為幽

州考異曰創業社藝以武德元年二月降舊辭萬均世雄之子也  
李云三年新書云二年皆誤也今從實錄

辭萬均世雄之子也

辭世雄死見一百八十四卷義帝元年與弟萬徹俱以勇略為藝所親待詔以萬均

為上柱國永安郡公萬徹為車騎將軍武安縣公竇建德既克冀

州兵威益盛帥眾十萬寇幽州藝將逆戰萬均曰彼眾我寡出戰

必敗不若使羸兵背城阻水為陳彼必渡水擊我萬均請以精騎

百人伏於城旁俟其半渡擊之蔑不勝矣藝從之建德果引兵渡

水萬均邀擊大破之建德竟不能至其城下乃分兵掠霍堡及雍

奴等縣霍堡蓋世亂霍氏宗堂築堡以自固雍奴  
漢古縣唐志屬幽州天寶改為武清縣藝復邀擊敗之

凡相拒百餘日建德不能克乃還樂壽藝得隋通直謁者溫彥博

以為司馬隋時置謁者臺有司朝謁者  
通事謁者通直謁者將事謁者藝以幽州歸國彥博贊

成之詔以彥博為幽州總管府長史未幾徵為中書侍郎兄大雅

時為黃門侍郎與彥博對居近密黃門侍郎居門下省謂之東省  
中書侍郎居中書省謂之西省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八 唐紀二

故曰對時人榮之以西突厥曷薩那可汗為歸義王曷薩那獻

大珠上曰珠誠至寶然朕寶王赤心珠無所用竟還之乙酉車

駕幸周氏陂過故墅丁亥還宮水經注曰渠尾入陳陽而東南注  
于渭故渠逕漢丞相周勃家南家

北有周氏家故渠東南有周氏曲渠又南逕漢景帝陵南又東南

注於渭周氏曲即周氏陂也在高陵縣界故墅在高陵縣西十里

店上舊所居也武德六年名龍躍宮初堯豪旁企地以所部附辭舉初堯  
姓也及辭仁

果敗企地來降雷長安企地不樂率其眾數千叛大南山出漢川

此自長安南山諸谷出漢川漢川即漢中所過殺掠武侯大將軍龐玉擊之為企地所

敗企地行至始州曹安漢梓潼縣廣漢郡治焉宋置南安郡梁置  
南梁州後改安州西魏改為始州大業初改為

曹安郡唐復為始州掠女子王氏與俱醉臥野外王氏拔其佩刀

斬首送梁州唐改漢川郡為梁州其眾遂潰詔賜王氏號為崇義夫人壬

辰王世充帥眾三萬圍穀州新安縣後周置中州及東垣縣州尋  
廢開皇十六年置穀州仁壽四年州



漢又廢新安入東垣大業初改名新安縣屬河南郡義南  
 二年後及達置新安郡武德元年改魏州取穀水為名 刺史任  
 瑒拒御之 上使李密分其麾下之半置華州周宣王封其弟友  
 鄭後魏置東雍州及華山郡西魏改曰華州周宣王封其弟友  
 初郡廢為縣屬京兆郡義南元年折京兆之鄭華陰置華陰郡  
 尋改 華州將其半出關長史張寶德預在行中恐密亡去罪相及上封  
 事言其必叛上意乃中變又恐密驚駭乃降救書勞來令密爾所  
 部徐行單騎入朝更受節度密至稠桑得救謂買開甫曰救遣我  
 去無故復召我還天子勳云有人確執不許此潛行矣吾今若還  
 無復生理不若破桃林縣開皇十六年分開縣置桃林縣取古  
 桃林之塞以名縣也在陝西四十五里  
 收其兵糧北走渡河北信達熊州宣陽縣後魏置宣陽  
 郡東魏置熊州後周  
 改曰熊州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屬河南郡義南二年破段達  
 置宣陽郡武德元年置熊州取熊耳山以名州杜佑曰熊州今屬  
 昌吾已遠矣待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如何開甫曰主上待明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六 唐紀一 思補樓

公甚厚况國家姓名著在圖讖天下終當一統明公既已委質復  
 生異圖任環史萬寶據熊殺二州此事朝舉彼兵夕至雖克桃林  
 兵豈暇集一稱叛逆誰復容人為明公計不若且應朝命以明元  
 無異心自然浸潤不行更欲出就山東徐思其便可也密怒曰唐  
 使吾與絳灌同列何以堪之且讖文之應彼我所共今不殺我聽  
 使東行足明王者不死縱使唐遂定關中山東終為我有天與不  
 取乃欲束手投人公吾之心腹何意如是若不同心當斬而後行  
 開甫泣曰明公雖云應讖近察天人稍已相違今海內分崩人思  
 自擅強者為雄明公存亡甫爾誰相聽受且自翟讓受戮之後人  
 皆謂明公棄恩忘本今日誰可復以所有之兵束手委公平彼必  
 慮公見奪逆相拒抗一朝失勢豈有容足之地哉自非荷恩殊厚

者詎肯深言不諱乎願明公熟思之但恐大福不再苟明公有所  
 措身開甫亦何辭就戮密大怒揮刃欲擊之王伯當等固請乃釋  
 之開甫奔熊州伯當亦止密以為未可宥不從伯當乃曰義士之  
 志不以存亡易心公必不聽伯當與公同死耳然恐終無益也密  
 因執使者斬之庚子且密給桃林縣官曰奉詔監還京師家人請  
 寄縣舍乃簡驍勇數十人著婦人衣戴雜離藏刀裙下詐為妻妾  
 自帥之入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徒眾直趨南山乘  
 險而東遣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襄城張善相令以兵應接五代  
 城郡東魏置北荆州後周改曰和州開皇初改曰伊州大業初改  
 曰汝州尋改為郡李密復開皇舊州名杜佑曰伊州今陸渾縣  
 右翊衛將軍史萬寶鎮熊州謂行軍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  
 又輔以王伯當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也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六 唐紀一 思補樓

眾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公以何策能爾彥師曰兵法尚詐不可  
 為公言之因令其眾曰惟我馬首是瞻即帥眾踰熊耳山熊耳山  
 在熊州  
 南南據要道令弓弩者夾路乘高刀楯置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  
 半度一時俱發或問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洛州即  
 洛陽  
 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  
 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  
 先得人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陝以為餘不足慮遂擁眾徐行果  
 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眾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及伯當俱  
 傳首長安考異曰河洛記密因執驛使者斬之曉入桃林詐縣官  
 翻據縣城中驚惶其取當者驅掠畜產趨南山時左翊  
 衛將軍上柱國太平公史萬寶在熊州既聞密叛遣將劉善武領  
 兵追擊善武兄善慈往在洛口為密所屠善武因此發憤志在取  
 密十日十夜倍道兼行追至陸渾縣南七十里與密相及連戰轉  
 鬬一步一前驅密於邢公山與王伯當死之今從實錄及舊書



彥師以功賜爵葛國公仍鎮熊州李世勣在黎陽上遣使以密首示之告以反狀世勣北面拜伏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世勣為之行服備君臣之禮大具儀衛舉軍縞素葬密於黎陽山南密素得士心哭者多歐血初密亡命鴈門變姓名教授時有魏先生者隱梁宋間密與往來先生因戲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搖而語偷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主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密驚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與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帥才略乃亂世之雄傑耳因極陳帝王將帥與亂世雄傑所以興廢成敗曰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密拂衣而起曰豈儒不足與計事遂脫身西走終於覆敗 隋右武衛大將軍李景守北平高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六 唐紀二 三

開道圍之歲餘不能克遼西太守鄧暹將兵救之景帥其眾遷於柳城後將還幽州於道為盜所殺開道遂取北平進陷漁陽郡有馬數千匹眾且萬人自稱燕王改元始興都漁陽是懷戎沙門高曇晟 劉昫曰懷戎後漢之潘縣屬上谷郡北齊改為懷戎縣隋屬幽州郡 因縣令設齋士民大集曇晟與僧五十人擁齋眾而反殺縣令及鎮將自稱大乘皇帝立尼靜宣為邪輪皇后改元法輪遣使招開道立為齊王開道帥眾五千人歸之居數月襲殺曇晟悉并其眾 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 大典監察御史蓋秦監部御史以名官晉孝武太元中創置檢校御史後周秋官府有司憲族下士隋初改為監察御史 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搢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洪業奈何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上從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

資治通鑑補 卷一八六

州司戶上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杜佑曰唐侍御史之職有四謂推彈公解雜事惟者掌推鞠彈者掌舉公廩知公廩事雜事臺事總悉制 索立義深之曾孫也上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雖賢如子野師襄皆世不易其業故魏武使彌衡擊鼓衡解朝服露體而擊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衣唯齊末封曹妙達為王安馬駒為開府有國家者以先擢舞胡為五品使鳴玉曳組趨翔廊廟非所以規模後世也上不從曰吾業已授之不可追也

陳嶽論曰受命之主發號出令為子孫法一不中理則為厲階今高祖曰業已授之不可追苟授之而是則已授之而非胡不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六 唐紀二 四

可追歟君人之道惡得不以業已授之為誠哉

李軌吏部尚書梁碩有智略軌常倚之以為謀主碩見諸胡浸盛陰勸軌空加防察由是與戶部尚書安脩仁有隙 其後安脩仁兄弟碩所慮 軌子仲瑋嘗詣碩碩不為禮乃與修仁共譖碩於軌誣以謀反軌醜碩殺之有胡巫謂軌曰上帝當遣玉女自天而降軌信之發民築臺以候玉女勞費甚廣河右饑人相食軌傾家財以賑之不足欲發倉粟召羣臣議之曹珍等皆曰國以民為本豈可愛倉粟而坐視其死乎謝統師等皆故隋官雖被任使心終不服謝統師等為軌所執見一 密與羣胡為黨排軌故人乃詬珍曰百姓百八十四卷義甯二年 姓仇者自是羸弱勇壯之士終不至此國家倉粟以備不虞豈可散之以餉羸小乎僕射苟悅人情不為國計非忠臣也軌以為然



由是士民離怨為李執敗亡張本 蘇伐蘇伐 蘇伐勃缺遣使來朝尋卒子蘇伐蘇伐 蘇伐卒通字仲淹漢徵君霸之後也始生時父隆筮之遇坤之師獻兆於祖僕傑曰素王之卦也何為而來平地二化為天一能以眾正可以王矣但上德而居下位非其時也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三歲知書時稱神童開皇九年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敎天下何為而一乎通時年六歲侍側進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夫子之歎其憂王綱不振生民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陸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通拜而受之年十四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璵問禮於河東關朗正學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三年通始冠慨然有濟世之意因西遊長安獻策既不用乃退而續詩書正禮樂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六 唐紀二 十五 思補

修元經贊周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泰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鄭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元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穎川陳叔達等咸北面為弟子其餘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賈復嘗問息謗通曰無辯問止怒曰不爭又問羣居之道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間諺而怒者讒之國也網鳥媒也取鳥者每以其鳥之一類生繫於見舉而喜者林以引其鳥之來曰網。網音詭又音由。 佞之媒也絕罔去媒讒佞遠矣又曰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讐也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又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又曰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又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

聞過辱莫大於不知恥至是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以召我吾不起矣寢疾數日而終時年三十四門弟子會議曰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諺曰文中子通性至孝母疾不交睫者三月人有問者必泣拜以送迎父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閒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不奔馭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或問人善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服用儉素綺羅錦繡不入於室宴賓無二饌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祭之酒成禮則止鄉人有窮而相乞者曰爾于我乎取之母擾爾鄰里鄉黨為也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往必先反必後有水土之役則具舂鍤以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六 唐紀二 十六 思補

往鄉人社必與執事故通之鄉無爭者所著禮論三十五篇樂論二十篇起自漢魏迄於晉續書一百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贊易七十篇依春秋體例自晉惠永熙迄於陳亡作元經五十篇其八十卷其門人薛收又依孔子家語揚雄法言例為主客問答之說十篇號曰中說

嚴衍曰貞觀中通仲弟恬為監察御史彈劾君集事連太尉長孫無忌由是獲罪時杜淹為御史大夫密奏恬直言非辜於是無忌與淹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通季弟靜與尚書陳叔達善叔達方撰隋史靜以通世家與叔達使編之叔達亦避無忌之讒而不出故通傳不載於隋史行以為古人每論議必稱其師唐室元勳如房元齡魏徵李靖溫大雅陳叔達等皆通受業門人也而未嘗有一語表章師道何歟况與叔達實接隋史但為無忌之故遂淹沒一代之大儒此無論事師之道愧於古人即以史職言之亦有蔽賢之罪矣夫叔達固不足貴賢如魏徵乃亦畏避讒勢而昧其秉絲之好與故特考其卒之年歲而書之兼採其言論風采著為小傳以俟後之覽者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八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三起正月盡十月不滿一年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下

武德二年王世充開明元沈法興延康元李子通明政元年是歲房恭帝何李軌朱粲俱亡并齊建德林士宏劉武周蕭銑梁師都凡入借國春正月壬寅王世充悉取隋朝顯官名士為太尉府

官屬杜淹戴胃皆預焉青安陽人也安陽縣帶相州隋將軍王隆帥屯

衛將軍張鎮周楊帝改左右領軍衛為左右屯衛都水少監蘇世長等以山南兵

始至東都義甯元年七月遣王隆會兵東都今始至王世充專總朝政事無大小悉

關太尉府臺省監署莫不闕然世充立三牌於府門外一求文學

才識堪濟時務者一求武勇智略能摧鋒陷敵者一求能理冤滯

擁抑不申者於是上書陳事日有數百世充悉引見躬自省覽殷

勤慰諭人人自喜以為言聽計從然終無所施行下至士卒廝養

折薪為薪世充皆以甘言悅之而實無恩施隋馬軍總管獨孤武

都為世充所親任其從弟司隸大夫機楊帝置司隸臺以大夫為之長掌諸巡察正四品

與虞部郎楊恭慎六典周禮地官有山虞澤虞蓋虞部之職也魏始有虞曹郎中晉因之梁陳為侍郎後周冬官

有虞部下大夫梁陳後魏北齊並置部尚書前渤海郡主簿孫師孝

營館之隋工部尚書領之楊帝曰虞曹郎楊帝改滄州為渤海郡步兵總管劉孝元李儉崔孝仁謀召唐兵使孝仁說

武部曰王公徒為兒女之態以悅下愚而鄙隘貪忍不顧親舊豈

能成大業哉圖讖之文應歸李氏人皆知之唐起晉陽奄有關內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六

唐紀二

七







業之田身死則承戶者便投之口分則收入官更以給人凡庶人  
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  
分田已賣者不復投凡收投皆以歲十月授田則先貧及有課役  
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比州賦  
役之法每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調隨鄉土所產歲輸  
絹二匹綾絁各二丈施音布疋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  
輸銀十四兩歲役二旬閏加二且不役則收其庸日爲緡三尺有  
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適正役不過五十  
日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斛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夷  
獠之戶皆從半輸番胡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  
免之附經二年以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三戶共一口自茲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七 唐紀三 四 思補撰

以外不得橫有調斂凡水旱蟲霜爲災十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  
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歲斂之數皆書於縣門村坊與眾  
知之凡民貨業分三等改正三等通鑑原文作九等此雖據舊志  
蓋其詳宜分九等則知此年止分  
三等未分爲九也故改九爲三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  
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田野者爲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  
工商雜類不得與於士伍每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舊志  
繫之於武德七年新紀繫之於此年通鑑于此年七年兩載之雖  
詳略少有不同然總之一事也今依新紀詳載於此而去其七年  
所載初令文武官終喪 丙戌詔諸宗姓居官者在同列之上未  
仕者免其徭役每州置宗師一人以攝總別爲團伍 張侯德至  
涼李軌召其羣臣廷議曰唐天子吾之從兄今已正位京邑一姓  
不可自爭天下吾欲去帝號受其封爵可乎曹珍曰隋失其鹿天

下其逐之稱王稱帝者奚啻一人唐帝關中涼帝河右固不相妨  
且已爲天子奈何復自貶黜必欲以小事大請依蕭警事魏故事  
蕭警事魏見一百六十五卷梁元帝承聖三年軌從之戊戌軌遣其尚書左丞鄧曉入見  
奉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爵帝怒拘曉不遣始議  
興師討之初隋煬帝自征吐谷渾吐谷渾可汗伏允以數千騎奔  
党項事見一百八十一  
卷煬帝大業五年煬帝立其質子順爲主使統餘眾不果入  
而還會中國喪亂伏允復還收其故地上受禪順自江都還長安  
上遣使與伏允連和使擊李軌許以順還之伏允喜起兵擊軌數  
遣使入貢請順上遣之爲後太宗立順以統  
吐谷渾之眾張本閏月朱粲遣使請  
降詔以粲爲楚王聽自置官屬以便宜從事 宇文文化及以珍貨  
誘海曲諸賊賊帥王薄帥眾從之與其守聊城竇建德謂其羣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七 唐紀三 五 思補撰  
曰吾爲隋民數十年矣隋爲吾君且二代矣今宇文文化及弑逆乃  
吾讎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趣聊城淮安王神通攻聊城化及  
糧盡請降神通不許安撫副使崔幹勸神通許之神通曰軍士暴  
露日久賊食盡計窮克在旦暮正當攻取以示國威且散其玉帛  
以勞將士若受其降將何以爲軍賞乎幹曰今建德方至若化及  
未平內外受敵吾軍必敗夫不攻而下之爲功甚易奈何貪其玉  
帛而不受乎神通怒囚幹於軍中既而宇文文化及自濟北餽化及  
濟北郡 化及軍稍振遂復拒戰神通督兵攻之貝州刺史趙君德  
攀堞先登時復以清河郡爲貝州宋白曰貝州清河郡春秋爲晉  
東陽之地亦爲齊境秦爲鉅鹿郡地漢分鉅鹿郡置清河  
河郡理清河石趙移郡理平晉城即今博州清平縣後周平齊於  
清河縣置貝州清河後漢之甘陵清河縣又兼有漢貝州縣之地  
貝州以神通心害其功收兵不戰君德大詬而下遂不克建德軍  
此得名神通心害其功收兵不戰君德大詬而下遂不克建德軍



且至神通引兵退建德與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復保聊城建德  
縱兵四面急攻王薄開門納之建德入城生擒化及先謁隋蕭皇  
后語皆稱臣素服哭場帝盡哀收傳國璽及鹵簿儀仗撫存隋之  
百官然後執逆黨宇文弼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宏仁孟景集隋官  
冥臨斬之梟首軍門之外以檻車載化及并二子承基承趾至襄  
國斬之煬帝改邢州為襄國郡杜佑曰邢州古邢國治龍岡縣秦  
為信都項羽改襄國隋改龍岡考吳曰隋書云載之河間  
斬之皆書云至大陸斬之河洛記云建德將化及并蕭后南陽公  
主隨軍于時裴國師向為隋守建德因其過兵欲攻之營於城下  
遣大將軍引化及出營東南二里許宣令數其罪并二子一  
化及  
且死更無餘言但云不負夏王建德每戰勝克城所得資財悉以  
分將士身無所取又不啖肉常食蔬茹粟飯妻曹氏不衣紈綺所  
役婢妾纔十許人及破化及得隋宮人千數即時散遣之以隋黃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七 唐紀三

六

思補樓

門侍郎裴矩為左僕射掌選事兵部侍郎崔君肅為侍中少府令  
何稠為工部尚書漢書百官表少府卿官至北齊不遺少府以其  
少府監置少監其後  
改監為令少監為少令右司郎中柳調為左丞六典左右司郎中  
年尚書都司始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掌都省之職品同諸曹郎  
從五品司馬彪續漢書云尚書丞一人秦所置漢因之成帝置列  
曹尚書更置丞四人至光武減其二惟置左右丞世南為黃門侍  
承各一人丞者承也言承助令僕總理臺事也歐陽詢為太常卿詢約之子也歐陽詢見一百七十卷陳宣帝  
太建元年存疑詢為太常卿詢  
新舊傳及建德新  
舊傳皆無此事自餘隨才授職委以政事其不願留欲詣關中  
及東都者亦聽之仍給資糧以兵援之出境隋驍果尚近萬人亦  
各縱遣任其所之又與王世充結好遣使奉表於隋皇泰主皇泰  
主封為夏王建德起於竄盜雖建國未有文物法度裴矩為之定  
朝儀制律令建德甚悅每從之諮訪典禮 甲辰上考第羣臣以

李綱孫伏伽為第一因置酒高會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騎臣詔  
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然惟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  
謂誠直餘人猶踵敝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愛子卿  
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因命捨君臣之敬極歡而罷  
遣前御史大夫段確使於朱粲 初上為隋殿內少監宇文士  
及為尚輦奉御上與之善士及從化及至黎陽上手詔召之士及  
潛遣家僮問道詣長安又因使者獻金環金環言欲  
還長安化及至魏縣  
兵勢日蹙士及勸之歸唐化及不從內史令封德彝說士及請於  
濟北徵督軍糧以觀其變化及稱帝立士及為蜀王化及死士及  
與德彝自濟北來降時士及妹為昭儀有寵由是授上儀同上以  
封德彝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七 唐紀三

七

思補樓

干上上悅尋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隋末盜賊競起民不聊生  
夷陵郡丞安陸許紹獨保全郡境流戶自歸者數十萬口開倉賑  
濟甚得人心及江都弒逆紹率郡人大臨三日甲寅帥黔安武陵  
豐陽等諸郡來降梁置宜州於夷陵郡西魏改曰拓州後周改曰  
破州宋白曰周武帝以州扼三峽之口故名隋  
煬帝改為夷陵郡改安州為安陸郡黔州為黔安郡武陵郡梁置  
武州後改曰沅州隋改曰朗州大業後為郡豐陽隋初置豐州大  
業改為郡考異曰舊唐書云世充篡位乃來  
降按世充在四月實錄紹降在此今從之紹幼與帝同學詔以  
紹為峽州刺史賜爵安陸公帝降敕書曰昔在子矜同遊庠序博  
士吳玠其妻姓仇追想此時宛然心目在苒歲月遂成累紀其閒  
遊處觸事可恨雖盧縮與劉邦同里吳質與曹丕接席以今方古  
何足稱焉而公追視席之舊歡存通家之舊好明鑒去就之理洞  
識成敗之機爰自荆門馳心絳闕綏懷士庶糾合賓僚險越江山



遠申誠款覽此忠至彌以慰愷 丁巳驃騎將軍張孝珉以勁卒

百餘人襲王世充汜水城入其郛沈米船百五十艘隋志汜水縣舊曰成皋即

虎牢也後魏置東中府東魏置北豫州後周置 己未王世充寇

穀州世充以秦叔寶為龍驤大將軍程知節為將軍待之皆厚然

二人疾世充多詐知節謂叔寶曰王公氣度淺狹而多妄語好為

呪誓此乃老巫嫗耳豈撥亂之主乎世充與唐兵戰於九曲水經

陽水自宜陽而東迤九曲南其地十里有坂九曲穆天子傳所謂

天子西征升于九河此是也洛水又東與蒙水會蒙出新安縣密

山南流悉九曲東南而南流入於洛舊志 叔寶知節皆將兵在陳與

其徒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僕荷公殊禮深恩報效

公性猜忌喜信讒言非僕託身之所今不能仰事請從此辭遂躍

馬來降考異曰河洛記二月王世充將兵圍新安將軍程咬金帥

其徒以歸義按新安乃穀州也而梁載言十道志九曲在

壽安壽安乃熊州也或 世充不敢逼上使事秦王世民世民素聞

其名厚禮之以叔寶為馬軍總管知節為左三統軍時世充驍將

又有驍騎武安李君羨隋改洛州征南將軍臨邑田畱安隋屬齊

亦惡世充之為人帥眾來降世民引君羨置左右以畱安為右

四統軍 王世充囚李育德之兄厚德於獲嘉後漢縣武帝巡

獲嘉因以名 厚德與其守將趙君穎逐殷州刺史段大帥以城

來降以厚德為殷州刺史隋開皇十六年於獲嘉縣置殷州大業

竇建德陷邢州執總管陳君賓 止遣殿內監竇誕隋煬帝置

中改為內府為殿中監 右衛將軍宇文歆漢始置衛將軍晉武

是時蓋未改隋官名也 助并州總管齊王元吉守晉陽誕抗之子也

尙帝女襄陽公主元吉性驕侈奴客婢妾數百人好使之被甲戲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七 唐紀三 八 思補樓

為攻戰前後死傷甚眾元吉亦嘗被傷其乳母陳善意苦諫元吉

醉怒命壯士毆殺之性好田獵出必載罔罟三十車嘗言我甯三

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常與誕遊獵蹂踐人禾稼又縱左右奪民

物當衝射人觀其避箭夜開府門宣淫他室百姓憤怨欲屢諫不

納乃表言其狀壬戌元吉坐免官為元吉失守根本 癸亥陟州刺史李

育德攻下王世充河內堡聚三十一所乙丑世充遣其兄子君廓

侵陟州育德擊走之斬首千餘級李厚德歸省親疾使育德守獲

嘉世充并兵攻之丁卯城陷育德兄弟三人皆戰死 己巳李公

逸以雍邱來降拜杞州總管以其族弟善行為杞州刺史隋志梁

縣後魏置陽夏郡開皇廢郡置杞州大業廢州為縣李 隋吏部

侍郎楊恭仁稚之子也從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敗魏州總管元

寶藏獲之送長安上與之有舊拜黃門侍郎 突厥始畢可汗將

其眾度河至夏州夏州漢朔方之地赫連所都統萬也魏滅赫連

國因以名州隋大業改州為朔 梁師都發兵會之以五百騎授劉

方郡今復以朔方郡為夏州 武周欲自句注入寇太原會始畢卒子什鉢茲幼未可立立其弟

侯利弗設為處羅可汗處羅以什鉢茲為泥步設使居東偏直幽

州之北直當 先是上遣右武侯將軍高世靜奉幣使於突厥至豐

州復以五原郡為豐州豐州漢朔方郡地後周保定三年置

州永豐鎮隋開皇五年置豐州因鎮為名大業廢州為五原郡府

復為 聞始畢卒救納盤於所在之庫突厥聞之怒欲入寇豐州總

管張長遜遣世靜以幣出塞為朝廷致賄突厥乃還 三月庚午

梁師都寇靈州長史楊則擊走之邊要之州置總管 壬申王世

充寇殺州刺史史萬寶戰不利 庚辰隋北海通守鄭虔符文登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七 唐紀三 九 思補樓



令方惠整及東海齊郡東平任城平陸壽張須昌賊帥王薄等竝以其地來降揚帝以青州為北海郡文登縣屬東萊郡以海州為東海郡齊州為齊郡鄒州為東平郡須昌縣屬焉任城平陸二縣屬魯郡王世充之寇新安也外示攻取實召文武之附己者議受禪李世英深以為不可曰四方所以奔馳歸附東都者以公能中興隋室故也今九州之地未清其一遽正位號恐遠人皆思叛去矣世充曰公言是也長史韋節楊續等曰隋氏數窮在理昭然夫非常之事固不可與常人議之太史令樂德融曰昔歲長星出乃除舊布新之徵隋志大業十三年六月有星孛于太微五帝座色黃赤長三四尺許今歲星在角亢鄭之分野晉天文志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於辰在辰鄭之分野屬兗州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京房誰周張衡並云角亢區鄭兗州若不亟順天道恐王氣衰息世充從之外兵曹參軍戴胄外兵曹隋官無之世充取魏晉以來官制而置之耳言於世充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七 唐紀三 十 思補

君臣猶父子也休戚同之明公莫若竭忠徇國則家國俱安矣世充詭辭稱善而遣之世充議受九錫胄復固諫世充怒出為鄭州長史使與兄子行本鎮虎牢乃使段達等言於皇泰主請加世充九錫皇泰主曰鄭公近平李密已拜太尉自是以來未有殊績俟天下稍平議之未晚段達曰太尉欲之皇泰主熟視達曰任公辛已達等以皇泰主之詔命世充為相國假黃鉞總百揆進爵鄭王加九錫鄭國置丞相以下官 初字文化及以隋大理卿鄭善果為民部尚書從至聊城為化及督戰中流矢寶建德克聊城王琮獲善果責之曰公隋室大臣也自魯夫人亡後清稱益衰又忠臣子奈何為弒君之賊效命苦戰傷殘至此乎善果大慚欲自殺宋正本馳往救止之建德復不為禮乃奔相州淮安王神通送之長

安王年善果至上優禮之拜左庶子檢校內史侍郎 齊王元吉諷并州父老詣闕請己甲申復以元吉為并州總管 戊子淮南五州皆遣使來降 辛卯劉武周寇并州 壬辰營州總管鄧暉擊高開道敗之 甲午王世充遣其將高毗寇義州新志武德元年及新羅置義州仍高齊舊州名也 東都道士桓法嗣獻孔子閉房記於王世充書作丈夫持一干以驅羊云楊隋姓也干一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云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即相國名也明當德被人闕而應符命為天子也世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以法嗣為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頸自言符命而縱之有得鳥來獻者亦拜官爵於是段達以皇泰主命加世充殊禮世充奉表三讓百官勸進設位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七 唐紀三 十 思補

於都堂納言蘇威年老不任朝謁世充以威隋氏重臣欲以眩耀士民每勸進必冠威名及受殊禮之日扶威置百官之上然後南面正坐受之 夏四月劉武周引突厥之眾軍於黃蛇嶺嶺在秦兵鋒甚盛齊王元吉使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嘗寇也達辭以兵少不可往元吉強遣之至則俱沒達忍恨庚子引武周襲榆次陷之榆次縣屬并州漢古縣也 散騎常侍段確性嗜酒奉詔慰勞朱粲於荆潭是年二月段確以前御史大夫 辛丑乘醉侮粲曰聞卿好噉人人作何味粲曰噉醉人正如糟藏彘肉確怒罵曰狂賊入朝為一頭奴耳復得噉人乎粲於座收確及從者數十人悉烹之以噉左右遂屠菊潭韓王世充世充以為龍驤大將軍 王世充令長史韋節楊續等及太常博士衡水孔穎達衡水縣屬冀州本漢桃縣隋開皇十六年



置衛造禪代儀遣段達雲定興等十餘人入奏皇泰主曰天命不  
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皇泰主斂膝據案怒曰天  
下高祖之天下若隋祚未亡此言不應輒發必天命已改何煩禪  
讓公等或祖禱舊臣或台鼎高位既有斯言朕復何望顏色凜冽  
在廷者皆流汗退朝泣對太后世充更使人謂之曰今海內未甯  
須立長君俟四方安集當復子明辟必如前誓謂去年七月禁癸  
中被髮之誓也  
卯世充稱皇泰主命禪位於鄭遣其兄世暉幽皇泰主於含涼殿  
雖有三表陳讓及敕書敦勸皇泰主皆不知也遣諸將引兵入清  
宮城又遣術人以桃湯葦火袂除禁省 隋將帥郡縣及賊帥前  
後繼有降者詔以王薄為齊州總管齊州治歷城縣古歷下城也  
於此魏為濟南郡隋立  
漢為歷城縣劉宋僞立冀州  
濟州唐復隋初之舊 伏德為濟州總管鄭虔符為青州總管其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七 唐紀三 十一 思補樓

公順為淮州總管宋白曰齊州古稱嶧城也秦為東都莊平也宋  
置嶧城及齊北郡後魏立齊州按蔡公順本  
起北海新志云是年分齊州之北海營下密道州蓋以  
公順為淮州總管淮當作宋白曰雜州取界內雜水為名 王孝  
師為滄州總管宋白曰滄州禹跡九河在此州界  
漢置白海郡理浮陽後魏置滄州 甲辰遣大理  
卿新樂郎楚之安撫山東舊志曰新樂古縣漢子國漢新市縣屬  
中山郡隋改為新樂縣唐屬定州宋白  
曰隋開皇十六年置新樂縣新樂者漢成帝時中山孝王母馮昭  
儀隨王就國建宮于西鄉呼為西樂城後語訛呼為新故曰新  
樂  
秘書監夏侯端安撫淮左 乙巳王世充備法駕入宮即皇帝  
位丙午大赦改元開明 丁未隋禦衛將軍陳稜以江都來降以  
稜為揚州總管揚州漢廣陵江都之地自漢以來揚州所  
治不常厥邑至唐廣陵始專有揚州之名 戊申  
王世充立子元應為太子元恕為漢王餘兄弟宗族十九人皆為  
王奉皇泰主為潞國公以蘇威為太師段達為司徒雲定興為太  
尉張傑為司空楊績為納言韋節為內史王隆為左僕射韋

為右僕射齊王世暉為尚書令楊汪為吏部尚書杜淹為少吏部  
少吏部郎鄭頊為御史大夫又以國子助教吳人陸德明為漢王  
師令元恕就其家行束修禮德明恥之服巴豆散臥稱病巴豆有  
毒能病  
人元恕入跪牀下對之遺利竟不與語德明名則以字行世充於  
闕下及元武門等數處皆設榻坐無常所親受章表或輕騎游歷  
衢市亦不情道民但避路而已世充按轡徐行語之曰昔時天子  
深居九重在下事情無由聞徹今世充非貪天位但欲救恤時危  
正如一州刺史視覽庶務當與士庶共評朝政尚恐門有禁限慮  
致壅塞今於門外設坐聽朝宜各盡情又令西朝堂納冤抑東朝  
堂納直諫於是獻策上書者日有數百條流既煩省覽難徧數日  
後不復更出 竇建德聞王世充自立乃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七 唐紀三 十二 思補樓

警入蹕下書稱詔追諡隋煬帝為閔帝齊王暕之死也有遺腹子  
政道建德立以為郎公然猶依倚突厥以壯其兵勢隋義成公主  
遣使迎蕭皇后及南陽公主建德遣千餘騎送之又傳宇文化及  
首以獻義成公主 丙辰劉武周圍并州齊王元吉拒卻之戊午  
詔太常卿李仲文將兵救并州 王世充將軍邱懷義居門不內  
省召越王君度漢王元恕將軍郭士衡雜妓妾飲博侍御史張蘊  
古彈之世充大怒令散手執君度元恕批其耳數十散手者散手  
也凡朝會  
之仗三衛番上分為五仗一曰供奉仗以左右衛為之二曰親仗  
以親衛為之三曰勳仗以勳衛為之四曰羽仗以羽衛為之皆服  
鷩冠緋衫袂五日散手仗以親勳羽衛為之服緋冠緋袴緋野馬  
列坐于東西廊下唐謂之衛內五衛唐蓋因隋制世充亦因隋制  
也又命引入東上閣杖之各數十東都皇宮正殿曰乾陽殿左曰  
東上閣右曰西上閣閣各有門  
懷義士衡不問黃蘊古帛百段遷太子舍人君度世充之兄子也



世充每聽朝殷勤誨諭言辭重複千端萬緒侍衛之人不勝倦弊百司奏事疲於聽受御史大夫蘇良諫曰陛下語太多而無領要計云爾即可何煩許辭也世充默然良久亦不罪良然性如是終不能改也 王世充數攻伊州總管張善相拒之糧盡援兵不至癸亥城陷善相罵世充極口而死帝出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吾也賜其子爵襄城郡公 五月王世充陷義州復寇西濟州新濟源縣武德二年王世充將丁伯應以縣來降置西濟州遣右驍衛大將軍劉宏基將兵救之李軌將安脩仁兄與貴仕長安表請說軌諭以禍福上曰軌阻兵恃險連結吐谷渾突厥吾與兵擊之尙恐不克豈口舌所能下乎與貴曰臣家在涼州奔世豪望爲民夷所附弟修仁爲軌所信任子弟在機近者以十數臣往說之軌聽臣固善若其不聽圖之

查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七 唐紀三 十四 十四

長安并其子弟皆伏誅以安與貴爲右武侯大將軍上柱國涼國公賜帛萬段安脩仁爲左武侯大將軍申國公 隋末離石胡劉龍兒舊志云離石漢縣後周改爲昌化郡隋爲離石郡唐爲石州離石胡劉龍兒擁兵數萬自號劉王以其子季真爲太子虎賁郎將梁德舉斬龍兒至是季真與第六兒復舉兵爲亂引劉武周之眾攻陷石州殺刺史王儉季真自稱突利可汗以六兒爲拓定王六兒遣使請降詔以爲嵐州總管以離石郡置嵐州宋白曰因界內岢嵐山立名王午以秦王世民爲左武侯大將軍使持節涼甘等九州諸軍事涼州總管九州涼甘瓜鄯肅會蘭河所皆李軌所據之地也其大尉尙書令雍州牧陝東道行臺並如故遣黃門侍郎楊恭仁安撫河西秦仁素習邊事曉羌胡情僞民夷悅服自蔥嶺以東並入朝貢 丙戌劉武周陷平遙平遙縣屬汾州即漢平陽縣魏晉改爲平遙 癸巳

查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七 唐紀三 十五 十五

肘腋易矣上乃遣之與貴至武威軌以爲左右衛大將軍與貴棄開說軌曰涼地不過千里土薄民貧今唐起太原取函秦宰制中原戰必勝攻必取此殆天啟非人力也不若舉河西歸之則寶融之功復見於今日矣軌曰吾據山河之固彼雖疆大若我何汝自唐來爲唐遊說耳與貴僞謝曰臣聞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臣闕門受陛下榮祿安肯附唐但欲效其愚慮可否在陛下耳於是唐與修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出戰而敗嬰城自守與貴徇曰大唐遣我來誅李軌助之者夷三族城中人爭出就與貴軌計窮與妻子登玉女臺魏築玉女臺見上卷上年置酒爲別庚辰與貴執之以聞河西悉平鄧曉在長安舞蹈稱慶上曰汝爲人使臣聞國亡不感而喜以求媚於朕不忠於李軌何爲朕用乎遂廢之終身軌至

山東道安撫副使陳政爲麾下所殺擣其首犇王世充政茂之子也 王世充以禮部尙書裴仁基左輔大將軍裴行儼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尙書左丞宇文儒童儒童弟尙食直長溫隋志尙食局屬殿中省有奉御有直長散騎常侍崔德本謀殺世充及其黨復尊立皇泰主事世皆夷三族齊王世暉言於世充曰儒童等謀反正爲皇泰主尙在故也不如早除之世充從之遣兄子唐王仁則及家奴梁百年醜皇泰主曰更爲請太尉以往者之言未應至此百年欲爲啓陳世暉不許又請與天后辭訣亦不許乃布席焚香禮佛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之諡曰恭皇帝世充以其兄楚王世儼爲太保齊王世暉爲大傅尙書令 六月戊戌詔立周公孔子廟於國子學四時致



祭仍博求其後 庚子竇建德陷滄州 初易州賊帥宋金剛有

眾萬餘與魏刀兒連結 易州上谷郡宋白曰易州六國時燕地秦

郡故安縣地屬魏初自今遂城縣所理英雄城移 刀兒為竇

建德所滅金剛救之戰敗帥眾四千西奔劉武周武周聞其善用

兵得之甚喜號曰宋王委以軍事中分家費以遺之金剛亦深自

結出其故妻納武周之妹因說武周圖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以

金剛為西南道大行軍使將兵三萬寇并州丁未武周進逼介州

義甯元年以介休平遙置 介休郡武德元年曰介州沙門道澄以佛幡繩之入城遂陷介州

詔左武衛大將軍姜寶誼行軍總管李仲文擊之武周將黃子英

往來雀鼠谷 有雀鼠谷 數以輕兵挑戰兵纒接子英陽不勝而

走如是再三寶誼仲文悉眾逐之伏兵發唐兵大敗寶誼仲文皆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七 唐紀三 十六 恩補樓

為所虜 考異曰舊裴寂傳云寶誼仲文相久陷沒按寶錄二人敗

迹並同必一時 既而俱逃歸上復使二人將兵擊武周 已酉突

厥使來告始舉可汗之喪上舉哀於長樂門 六典長樂宮城南面

長樂西 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又遣內史舍人鄭德挺

弔處羅可汗賻帛三萬段 上以劉武周入寇為憂右僕射裴寂

請自行癸亥以寂為晉州道行軍總管 晉州曹魏之平陽郡後魏

中改為唐州建義元年又改為 討武周聽以便宜從事 秋七月

初遣十二軍分關內諸府以隸焉皆取天星為名以萬年道為參

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元戈軍醴泉道為井鉞軍同州

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甯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

軍幽州道為招搖軍西麟州道為苑游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

道為天節軍以車騎府統之每軍將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為

之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強所向無敵 海岱賊帥徐圓朗

以數州之地請降拜兗州總管 兗州隋之魯郡西漢之兗州東南

來兗州所治不常厥邑所部亦 封魯國公 王世充遣其將羅士

信寇穀州士信帥其眾千餘人來降先是士信從李密擊世充兵

敗為世充所得世充厚禮之與同寢食既而得郇元真等待之如

士信士信恥之士信有駿馬世充兄子趙王道詢欲之不與世充

奪之以與道詢士信怒故來降上聞其來甚喜遣使迎勞廩食其

所部以士信為陝州道行軍總管 宋白曰陝州即周二伯分陝之

地也後魏太和十一年置陝州 世充左龍驤將軍臨涇席辯 新志臨涇 與同列楊虔安李君義皆

帥所部來降 丙子王世充遣其將郭士衡寇穀州刺史任瓌大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七 唐紀三 十七 恩補樓

破之俘斬且盡甲申行軍總管劉宏基遣其將如願襲王世充

河陽城毀其河橋而還 乙酉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高昌王麴伯

雅各遣使入貢初西突厥曷薩那可汗入朝於隋隋人雷之國人

立其叔父號射匱可汗 事見一百八十一 射匱既立拓地東至金

山 按開元中以西州為金山都督府又突厥之 西至海 此西 遂與

北突厥為敵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射匱卒弟統葉護立統葉護

勇而有謀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控弦數十萬據烏孫故

地又移庭於石國北之千泉 石國康居枝庶之分王者也 西域諸

國皆臣之統葉護各遣吐屯監之督其征賦 辛卯宋金剛寇浩

州浹旬而還 唐初改西河 八月丁酉鄒公聽諡曰隋恭帝無後

以族子行基嗣 竇建德將兵十餘萬趣洛州 洛州隋之 淮安王



神通帥諸軍退保相州己亥建德兵至洛州城下 丙午將軍秦  
 武通軍至洛陽敗王世充將葛彥璋 丁未竇建德陷洛州總管  
 袁子幹降之乙卯引兵趣相州淮安王神通聞之帥諸軍就李世  
 勳於黎陽 梁師都與突厥合數千騎寇延州延州隋之行軍總  
 管段德操兵少不敵閉壁不戰伺師都稍怠九月丙寅遣副總管  
 梁禮將兵擊之師都與禮戰方酣德操以輕騎多張旗幟掩擊其  
 後師都軍潰逐北二百里破其魏州新志魏州城平縣舊虜男女  
 二千餘口德操孝先之子也 蕭銑遣其將楊道生寇峽州刺史  
 許紹擊破之銑又遣其將陳普環舟師上峽規取巴蜀紹遣其子  
 智仁及錄事參軍李宏節等追至西陵峽大破之西陵峽世謂之  
 九年峽州徙治焉隋之峽州本治下牢成在步關壘西南二十八  
 里水經江水逕夷陵縣南又東逕流頭灘復尾難黃牛山之黃牛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七 唐紀三 十八 思補撰

而後運西陵峽出峽東南流而後逕 擒普環銑遣兵戍安蜀城  
 步關壘此蓋自下牢迨至西陵峽也 及荆門城安蜀城在公安縣界荆門城在先是上遣開府李靖詣  
 信州經略蕭銑靖至峽州阻銑兵久不得進上怒其遲留陰敕許  
 紹斬之紹惜其才為之奏請獲免 己巳竇建德陷相州殺刺史  
 呂珉 民部尚書魯公劉文靜自以才略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  
 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寂有所是文靜必非之數侵侮寂由是  
 有隙文靜與弟通直散騎常侍文起飲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  
 當斬裴寂首家數有妖文起召巫於星下被髮銜刀為厭勝文靜  
 有妾無寵使其兄上變告之上以文靜屬吏遣裴寂蕭瑀問狀文  
 靜曰建義之初忝為司馬計與長史位望略同今寂為僕射瑀甲  
 第臣官賞不異眾人東西征討老母留京師風雨無所庇實有缺

望之心因醉或有怨言不能自保上謂羣臣曰觀文靜此言反明  
 白矣李綱蕭瑀皆明反不秦王其世民為之固請曰昔在晉陽文  
 靜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今文靜缺望則  
 有之非敢謀反裴寂言於上曰文靜才略冠冠時人性復粗險今  
 天下未定爾之必貽後患上素親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考與曰  
 錄唐書唐隱等皆以文靜之死由于裴寂今據實錄此年六月裴  
 寂為晉州道行軍總管討劉武周此月丁丑為宋金剛敗於介州  
 去文靜死纔七日此時不當在京師實錄曰高祖低回者 幸未文  
 久之蓋未行時先有此言高祖未忍殺至是乃決意耳 靜及文起坐死籍沒其家 沈法興既克毘陵克毘陵見一百謂  
 江淮之閒指揮可定自稱梁王都毘陵改元延康置百官性殘忍  
 專尚威刑將士小有過即斬之由是其下離怨時杜伏威據歷陽  
 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俱有窺江表之心法興軍數敗會子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七 唐紀三 十九 思補撰

通圍棲於江都稜送質求救於法興及伏威法興使其子綸將兵  
 數萬與伏威共救之伏威軍清流綸軍楊子相去數十里舊志清  
 全椒縣地梁置南譙州居桑根山之朝陽在今縣西南八十里南  
 譙州故城是也北齊自南譙故城徙治於新昌郡城今滁州治清  
 流縣是也隋志江都郡帶江陽縣有江都宮楊子宮唐永淳元年  
 始分江都縣置揚子縣今真州治其地宋白曰清流縣因縣東清  
 流水為名隋文帝更 梁新昌縣為清流縣 子通納言毛文深獻策募江南人詐為綸兵  
 夜襲伏威兵伏威怒復遣兵襲綸由是二人相疑莫敢先進子通  
 得盡銳攻江都克之稜奔伏威子通入江都因縱擊綸大破之伏  
 威亦引去子通即皇帝位國號吳改元明政丹陽賊帥樂伯通帥  
 眾萬餘降之初之蕭州子通以為左僕射 杜伏威請降丁丑以  
 伏威為江南安撫大使和州總管和州漢歷陽縣地九江都尉治  
 景之亂江西皆入高齊置和州於歷陽以南北通和往來 裴寂  
 之津要也大業廢州為歷陽郡今復以歷陽郡為和州



至介休介休漢古縣因介子推宋金剛據城拒之寂軍於度索原

營中飲澗水金剛絕之士卒渴乏寂欲移營就水金剛縱兵擊之

寂軍遂潰失亡略盡寂一日一夜馳至晉州先是劉武周屢遣兵

攻西河浩州刺史劉瞻拒之浩州隋之西河郡李仲文引兵就之與共守

西河及裴寂敗自晉州以北城鎮俱沒唯西河獨存裴寂誼復為

金剛所虜謀逃歸金剛殺之裴寂上表謝罪上慰諭之復使鎮撫

河東劉武周進逼并州齊王元吉給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

守城吾以彊兵出戰辛巳元吉夜出兵攜其妻妾棄州奔還長安

元吉始去武周兵已至城下晉陽土豪薛深以城納武周武周遂

虜德威上聞之大怒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弱未習時事故

遣寶誕宇文歆輔之晉陽彊兵數萬食支十年與王之基一旦棄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七 唐紀三 高祖武德二年 三十一 思補樓

之聞宇文歆首盡此策我當斬之綱曰王年少驕逸寶誕會無規

諫又掩覆之使士民憤怨今日之敗誕之罪也歆諫王不悅尋皆

聞奏乃忠臣也豈可殺哉明日上召綱入升御座曰我得公遂無

濫刑元吉自為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并誕赦之武周據太原遣

宋金剛攻晉州拔之虜右驍衛大將軍劉宏基宏基逃歸金剛進

逼絳州陷龍門宋白曰絳州晉都左傳所謂新田也後周武成二

年置絳州龍門漢皮氏縣也後魏改為龍門縣隋

唐屬絳州德威之被虜也武周令率其本兵往浩州招慰德威自拔歸

朝兼陳賊中虛實及晉絳諸部利害上皆嘉納之衛尉少卿劉政

會為太原留守亦為武周所虜政會密表論武周形勢及賊平復

其官爵西突厥曷薩那可汗與北突厥有怨曷薩那在長安北

突厥遣使請殺之上不許羣臣皆曰係一人而失一國後必為患

秦王世民曰人窮來歸我殺之不義上遲遲久之不得已丙戌引

曷薩那於內殿宴飲既而送中書省縱北突厥使者使殺之禮

部尚書李綱領太子詹事漢書百官表詹事掌皇太子家

未及後魏用人漸重北齊詹事東宮內外眾事無大小皆統之

置太子宮正官乃隋後置詹事府東宮三寺十率府之政令

太子建成始甚禮之嘗與僚屬遊溫湯綱時以疾不從有進生魚

於太子者將召饗人作餽時唐儉趙元楷在坐各自贊能為鱸太

子從之既而謂曰飛刀鮓鯉調和鼎實公固能之至於粥諧審論

選屬於李綱矣因遣使以絹三百匹遺之久之太子漸昵近小人

疾秦王世民功高頗相猜忌綱屢諫不聽乃乞骸骨上罵之曰卿

為何潘仁長史乃恥為朕尚書耶且方使卿輔導建成而固求去

何也綱頓首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即止為其長史可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七 唐紀三 高祖武德二年 三十一 思補樓

以無愧為長史事見一百八陛下創業明主臣不才所言如水投

石言於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污天臺辱東朝乎天臺謂尚書省上

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戊子以綱為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

綱復上書諫太子曰綱耄矣日過時流墳樹已拱幸未就土忝傳

聖躬無以酬恩願效愚直竊見殿下飲酒過多誠非養生之術且

凡為人子者務敦孝友以慰君父之心不立聽信讒慝以疏骨肉

太子不憚而所為如故綱鬱鬱不得志是歲固稱老病辭職詔解

尚書仍為少保綱初仕隋仕不遂筮之得鼎筮人曰君當為卿輔

然必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折足為敗至是太子既不受諫又

思筮者之言故頻乞骸骨 淮安王神通使慰撫使張道源鎮趙

州庚寅竄建德陷趙州宋白曰趙州周穆王封趙父於趙城即此







衛水北俗謂之故縣城以周建德六年又移  
縣於今理也今理即後漢祭遺壘北枕衛水待以客禮 行軍總

管羅士信帥勇士夜入洛陽外郭縱火焚清化里而還壬戌士信

拔青城堡蓋因青城  
官為名 王世充自將兵徇地至滑臺臨黎陽尉氏

城主時德叔汴州刺史王要漢亳州刺史丁叔則遣使降之汴州  
古大

梁地戰國時為魏都漢為陳郡東魏為梁州後周改汴州以城  
臨汴水因以為名宋白曰亳州春秋為東國之焦邑漢為譙縣魏

為譙郡後周武帝置亳州以  
德叔為尉州刺史要漢伯當之兄也

夏侯端至黎陽是年四月遣夏  
侯端安撫淮左 李世勣發兵送之自澶淵濟河開  
皇十六年置澶淵縣傳檄州縣東至於海南至於淮二十餘州皆

遣使來降行至譙州舊志亳州臨澶  
縣隋置譙州 會汴亳降於王世充還路遂

絕端素得眾心所從二千人雖糧盡不忍委去端坐澤中殺馬以

饗士因歎歎謂曰卿等鄉里皆已從賊特以其事之情未能見委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七 唐紀三 思補樓

我奉王命不可從賊卿有妻子無宜效我可斬吾首歸賊必獲富

貴眾皆流涕曰公於唐室非有親屬直以忠義志不圖存某等雖

賤心亦人也甯有害公以求利乎端曰卿不忍見殺吾當自刎眾

抱持之乃復同進潛行五日餒死及為賊所擊犇潰相失者大半

唯餘五十二人同走采豈豆生食之豈豆野豆也  
音勞 端持節未嘗離

身屢遣從者散自求生眾又不可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杞州

刺史李公逸為唐堅守遣兵迎端館給之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遺

之仍送除書以端為淮南郡公尚書少吏部端對使者焚書毀衣

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官乎汝欲吾往唯可取吾首耳

因解節旄懷之置刃於竿自山中西走無復蹊徑冒踐荆棘晝夜

兼行得達宜陽宜陽唐  
德州 從者墜崖溺水為虎狼所食又喪其半其

存者鬚髮禿落無復人狀端詣闕見上但謝無功初不自言艱苦

上復以為秘書監郎楚之至山東亦為竇建德所獲楚之不屈竟

得還郎楚之與夏侯  
端同時出使 王世充遣其從弟世辨以徐亳之兵攻雍邱

李公逸遣使求救上以隔賊境未即出兵公逸乃留其族弟善行

守雍邱身帥輕騎入朝至襄城為世充伊州刺史張殷所獲世充

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說安在公逸曰我於天下唯知有唐不知有

鄭世充怒斬之善行亦沒上以公逸子為襄邑公 甲子上祠華

山新志華山在華州  
華陰縣有岳祠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七 唐紀三 思補樓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七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八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四 起二年十一月盡四年二月凡一年有奇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上

武德二年十一月己卯劉武周寇涪州 秦王世民引兵自龍

門關乘水堅渡河屯柏壁 柏壁在龍門關東北宋白曰柏壁在正平縣西南二十里正平將州治所 與

宋金剛相持時河東州縣 此河東通言大河以東非專指河東一郡 俘掠之餘未有倉

廩人情惶擾聚入城堡徵斂無所得軍中乏食世民發教諭民

聞世民為帥而來莫不歸附自近及遠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

食軍食以充乃休秣馬兵唯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

是賊勢日衰世民嘗自帥輕騎覘敵騎皆四散世民獨與一甲士

登邱而寢俄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會有蛇逐鼠觸甲士之面甲

士驚寤遂白世民俱上馬馳百餘步為賊所及世民以大羽箭射

殪其驍將賊騎乃退 李世勣欲歸唐恐禍及其父謀於郭孝恪

孝恪曰吾新事實氏動則見疑宜先立效以取信然後可圖也世

勣從之襲王世充獲嘉破之多所俘獲以獻建德建德由是親之

初漳南人劉黑闥少驍勇狡獪 舊志貝州漳南縣漢東陽縣地後魏省東陽縣隋開皇六年分東陽

清平二縣地復置東陽縣於東陽古城十八里與寶建德善後為羣

盜轉事郝孝德李密王世充世充以為騎將每見世充所為竊笑

之世充使黑闥守新鄉 舊志隋分汲獲嘉二縣地於古新樂城置新鄉縣時屬義州後屬殷州宋白曰漢書

武帝將幸緱氏至汲縣之新中鄉即此 李世勣擊虜之獻於建德

地新樂城十六國時燕樂安王斌所築

建德嘗為將軍賜爵漢東公常賜將奇兵東西掩襲或潛入敵境

視視虛實黑闥往來乘閒奮擊克獲而還軍中號為神勇 十二

月庚申上獵于華山 子筠說永安王孝基急攻呂崇茂以絕其

外援獨孤懷恩有異志給說孝基曰夏城堅攻之引日不如頓兵

待秦王破賊則夏城自孤此謂不戰而屈人也孝基從之崇茂求

救於宋金剛金剛遣其將善陽尉遲敬德尋相將兵奄至夏縣孝

基表裏受敵軍遂大敗 舊志朔州善陽縣漢定襄縣地有秦時馬邑城武周廢後魏置桑乾郡隋大業初置

善陽縣尋姓也考與曰高祖實錄云戰于下邳縣按下邳乃在關中去夏縣殊遠實錄之誤也今從舊書孝基懷

恩筠唐儉及行軍總管劉世讓皆為所虜敬德名恭以字行上徵

裴寂入朝責其敗軍下吏既而釋之寵待彌厚尉遲敬德尋相將

還澗州秦王世民遣兵部尚書殷開山總管秦叔寶等邀之於美

良川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頃之敬德尋相潛引精騎接王行本

於蒲坂世民自將步騎三千從開道夜趨安邑 安邑古縣時屬虞州 邀擊大

破之敬德相僅以身免悉俘其眾復歸柏壁諸將咸請與宋金剛

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精兵猛將咸聚於是武周據太原倚金

剛為扞蔽金剛軍無蓄積以虜掠為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

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 汾隰隋龍泉西河二郡之地也隋置

茲氏置西河郡今州城是也左傳曰重耳居蒲即隰州縣地魏於

蒲城是也漢為蒲子縣後魏齊周之開為汾州隋為隰州 彼糧

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永安壯王孝基謀逃歸劉

武周殺之 李世勣復遣人說建德曰曹戴二州戶口完實 隋

曹州於濟陰戴州於成武大業初廢 孟海公竊有其地與鄭人外



合內離若以大軍臨之指期可取既得海公以臨徐克王世充時  
據徐州徐州河南可不戰而定也建德以為然欲自將徇河南先  
遣其行臺曹旦等將兵五萬濟河世勣引兵三千會之

武德三年是歲劉武周沈法春正月將軍秦武通攻王行本於  
蒲坂行本出戰而敗糧盡接絕欲突圍走無隨之者戊寅開門出

降辛巳上幸蒲州斬行本秦王世民輕騎謁上於蒲州宋金剛圍

絳州癸巳上還長安李世勣謀俟竇建德至河南掩襲其營殺

之冀得其父并建德土地以歸唐會建德妻產久之不至曹旦建

德之妻兄也在河南多所驚擾諸賊羈厥者皆怨之賊帥魏郡李

文相號李商胡聚五千餘人據孟津中渚此即河陽中渚城也宋

仍置河母霍氏亦善騎射自稱霍總管世勣結商胡為昆弟入拜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八 唐紀四  
商胡之母泣謂世勣曰竇氏無道如何事之世勣曰母無憂不

過一月當殺之相與歸唐耳世勣辭去母謂商胡曰東海公許我

共圖此賊事久變生何必待其來不如速決是夜商胡召曹旦偏

裨二十三人飲之酒盡殺之旦別將高雅賢阮君明向在河北未

濟商胡以巨舟四艘濟河北之兵三百人至中流悉殺之有獸醫

游水得免獸醫以能醫至南岸告曹旦旦嚴警為備商胡既舉事

始遣人告李世勣世勣與曹旦連營郭孝恪勸世勣襲且世勣未

決聞且已有備遂與孝恪帥數十騎來奔商胡復引精兵二千北

襲阮君明破之高雅賢收眾去商胡追之不及而還建德羣臣請

誅李蓋建德曰世勣唐臣為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

罪遂赦之甲午世勣孝恪至長安曹旦遂取濟州武德之初張青

特勝濟北濟北

郡即濟州是後建德與唐相持於虎牢張青特運糧為唐所獲蓋先以濟州降曹旦也復還洛州二月丁

酉京師西南地有聲如山崩庚子上幸華陰劉武周遣兵寇

潞州陷長子壺關二縣皆潞州刺史郭子武不能禦上以將軍河

東王行敏助之河東縣帶蒲州即蒲坂也隋開皇十六行敏與子

武不協或言子武將叛行敏斬子武以徇乙巳武周復遣兵寇潞

州行敏擊破之壬午開州蠻毋擊則陷通州舊志開州隋巴東

漢巴郡之胸膠縣也義甯元年析巴東之盛山新浦通川之萬世

西流置萬州武德元年改開州通州漢宕渠縣地梁置萬州元魏

改通州隋為通川郡武德元年復為通州孫福曰通州本漢宕渠

縣內有地萬餘頃因名為萬州後魏以萬州居四達之路改為通

州宋為甲寅遣將軍桑顯和等攻呂崇茂於夏縣初工部尚

書獨孤懷恩攻蒲坂久不下失亡多上數以敕書諷讓之懷恩由

是怨望上嘗戲謂懷恩曰姑之子皆已為天子謂隋煬帝次應至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八 唐紀四  
男之子乎懷恩亦頗以此自負或時扼腕曰我家豈女獨貴乎周

帝后隋文帝后及遂與麾下元君寶謀反會懷恩君寶與唐儉皆

沒於尉遲敬德君寶謂儉曰獨孤向書近謀大事若能早決豈有

此辱哉及秦王世民敗敬德於美良川懷恩逃歸上復使之將兵

攻蒲坂君寶又謂儉曰獨孤向書遂拔難得還復在蒲坂可謂王

者不死儉恐懷恩遂成其謀乃說尉遲敬德請使劉世讓還與唐

連和敬德從之遂以懷恩反狀聞時王行本已降懷恩入據其城

上方濟河幸懷恩營已登舟矣世讓適至上大驚曰吾得免豈非

天也乃使召懷恩懷恩未知事露輕舟來至即執以屬吏分捕黨

與甲寅誅懷恩及其黨竇建德攻李商胡殺之建德在洛州勸

課農桑境內無盜商旅野宿突厥處羅可汗迎楊政道立為隋



王中國士民在北者處羅悉以配之有眾萬人置百官皆依隋制居於定襄此蓋隋之定襄郡也治大和城三月乙丑劉武周遣其將張萬歲

浩州李仲文擊走之俘斬數千人改納言為侍中內史令為中

書令給事郎為給事中復舊官名也杜佑曰漢置給事中日上朝

東漢省魏復置南北朝因之後周天官之屬有給事中掌治六

給事左右其後別置給事中在六官之外隋初于吏部置給事郎

至煬帝移為門下之職置員四人以省侍奏至是改為給事中

龍朔二年改東臺舍人咸亨元年復舊掌侍從讀詔書抄按止違

失分判官事給事中蓋甲戌以內史侍郎封德彝為中書令

因漢之名行周隋之職王世充將帥州縣來降者時月相繼世充乃峻其法一人亡叛舉

家無少長就戮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而免之又使五家為保有

舉家亡者四鄰不覺皆坐誅殺人益多而亡者益甚至於樵采之

人出入皆有限數公私愁窘人不聊生又以宮城為大獄意所忌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八 唐紀四 五 思補按

者并其家屬收繫宮中諸將出討亦質其家屬於宮中禁止者常

不減萬口餒死者日有數十世充時以臺省官為司鄭管原伊穀

梁湊嵩谷懷德等十二州營田使世充以洛州為司州汜水為鄭

城為伊州獲嘉為殷州睢陽為梁州濤州關九城志邠州古述有

湊水當置湊州于此高陽為嵩州太谷為峇州河內為懷州武德

為德丞郎得與此行者喜若登仙丞郎尚書左右甲申行軍副

總管張綸敗劉武周於浩州俘斬千餘人西河公張綸此張綸

綸上書其官真鄉公李仲文引兵臨石州石州隋之劉李真懼而

詐降乙酉以季真為石州總管賜姓李氏封彭山郡王蠻酋并

擊則寇信州趙郡公孝恭與戰不利李靖將兵八百襲擊斬之俘

五千餘人王聞而大悅謂公卿曰朕聞使功不如使過李靖果展

奇功因手敕賜靖曰卿竭誠盡力功效甚彰既往不咎吾已忘之

矣自今以往卿勿憂富貴也己丑復開通二州孝恭又擊蕭銑東

平王闡提斬之考異曰舊書蕭銑傳云孝恭討之其開通二州

州又云孝恭復開通二州若二州本屬統不當云我與復蓋肇夏

則先據開州又陷通州以地附統統使罷提防之耳○開音奢夏

四月丙申上崩華山王寅還長安置益州道行臺以益利會

涇遂六總管隸焉益州隋之蜀郡利州隋之義城郡梁之黎州晉

縣會稽西魏之會州也唐州隋之上郡西魏之敷州後魏之北

華州中郡敷城郡也太和中為東秦州涇州隋之安定郡遂州隋

之遂寧郡漢之廣漢縣也是時益劉武周數攻浩州為李仲文

所敗宋金剛軍中食盡丁未金剛北走秦王世民追之羅士

信圍慈湖隋志河南鄭壽安縣有慈湖水經注謂安王世充使太

子元應救之士信刺元應墜馬人救之得免壬子以顯州道行

臺楊士林為行臺尚書令甲寅加秦王世民益州道行臺尚書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八 唐紀四 六 思補按

令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新志義甯元年以晉州之靈邑

郡武德元年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

十合至高壁嶺總管劉宏基執轡諫曰大王破賊逐北至此功亦

足矣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飢疲宜留壁於此俟兵糧畢集

然後復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眾心離沮功難成而易

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

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飢追

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夜宿於雀鼠谷

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食軍中止有一羊世民與將士

分而食之內辰陝州總管于筠自金剛所逃來世民引兵趨介休

金剛尚有眾二萬戊午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世民遣總



管李世勣與戰小卻為賊所乘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世民追之數十里至張難堡涪州行軍總管樊伯通張德政據堡自守世民免胄示之堡中喜謀且泣左右告以王不食獻濁酒脫粟飯尉遲敬德收餘眾守介休世民遣略陽公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介休及永安永安漢中陽縣也後魏更名時屬涪州雀鼠谷在永安介休二縣間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為右一府統軍使將其舊眾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變驟以為言世民不聽道宗帝之從子也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收其餘眾欲復戰眾莫肯從亦與百餘騎走突厥世民至晉陽武周所署僕射楊伏念以城降唐儉封府庫以待世民武周所得州縣皆入於唐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腰斬之嵐州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八 唐紀四 七 思補續

并州劉武周數遣兵入寇仲文輒擊破之下城堡百餘所謂馬邑也詔仲文檢校并州總管檢校官未為真五月賈建德遣高士興擊李藝於幽州不克退軍龍火城藝襲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初尉遲敬德將兵助呂崇茂守夏縣上潛遣使赦崇茂罪拜夏州刺史使圖敬德事泄敬德殺之敬德去崇茂餘黨復據夏縣拒守秦王世民引軍自晉州還攻夏縣王午屠之考異曰高祖實錄帝曰平叛亂若不盡誅必為後患詔勝兵者悉斬薛舉之初不殺奴賊致生疑作實錄者歸太宗之過于高祖今不取辛卯秦王世民至長安是月突厥遣阿史那揭多獻馬千匹於王世充且求昏世充以宗女妻之并與之互市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曰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吾而祖也上詔於其地立老子廟六月壬辰詔以和州總管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楚王杜伏威為使持節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淮南道安撫使進封吳王賜姓李氏以輔公祏為行臺左僕射封舒國公丙午立皇子元景為趙王元昌為魯王元亨為鄭王己酉出宮女五百人賜東征將士有功者顯州行臺尚書令楚公楊士林雖受唐官爵而北結王世充南通蕭銑詔廬江王瑒與撫安使李宏敏討之兵未行長史田瓚為士林所忌甲寅瓚殺士林降於王世充世充以瓚為顯州總管秦王世民之討劉武周也突厥處羅可汗遣其弟步利設帥二千騎助唐武周既敗是月處羅至晉陽天掠三日總管李仲文不能制又畱倫特勒使將數百人云助仲文鎮守自石嶺以北皆畱兵戍之而去石嶺關在代州杜佑曰忻州定襄縣漢陽曲縣有石嶺關甚險固上議擊王世充世充聞之選諸州鎮驍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八 唐紀四 八 思補續



勇皆集洛陽遣四鎮將軍募人分守四城謂洛陽也秋七月壬戌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陝東道行臺屈突通二子在洛陽上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子何通曰臣昔為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事見一百八十年當是之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為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上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

更臣曰屈突通盡節于隋而為唐忠臣何哉惟其一心故事兩君而無嫌也

癸亥突厥遣使潛詣王世充潞州總管李襲譽邀擊敗之虜牛羊萬計 驃騎大將軍可朱渾定遠告并州總管李仲文與突厥通謀欲俟洛陽兵交引胡騎直入長安甲戌命皇太子鎮蒲阪以備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八

唐紀四

九

思補

之又遣禮部尚書唐儉安撫并州擊廢并州總管府徵仲文入朝

壬午秦王世民至新安王世充遣其魏王宏烈鎮襄陽荆王行

本鎮虎牢宋王泰鎮懷州齊王世儔檢校南城楚王世偉守寶城

大子元應守東城漢王元恕守含嘉城魯王道衍守曜儀城東都

皇城在都城之西北隅東城在皇城之東皇城在東城之內皇宮在皇城之北以地望準之南城在皇城之南端門之外曜儀城在東城之東含嘉城則含嘉倉

蓋在東城之東含嘉城則含嘉倉世充自將天兵兩戰左輔大將

軍楊公卿帥左龍驤二十八府騎兵右游擊大將軍郭善才帥內

軍二十八府步兵左游擊大將軍跋野綱跋野虜帥外軍二十八

府步兵總三萬人以備唐宏烈行本世偉之子秦世充之兄子也

梁師都引突厥稽胡兵入寇行軍總管段德操擊破之斬首千

餘級 羅士信將前軍圍慈澗王世充自將兵二萬救之己丑秦

王世民將輕騎前規世充猝與之遇眾寡不敵道路險阨為世充

所圍考與曰太宗實錄云通次數州世充以兵三萬來拒擊太宗

帥輕騎挑之眾寡不敵被圍數重太宗引弓馳射皆應弦而

倒獲其大將燕頰賊乃退世充太宗命左右先隔獨雷

後世充擊將單雄信數百騎夾道來逼交鋒世充太宗為所

敗太宗左右射之無不應弦而倒世充太宗命左右先隔獨雷

宗通東都雄信出軍拒戰檢校而後及太宗徐世勣阿止之

曰此秦王也雄信信德信德信德信德信德信德信德信德信

與商陵王元吉相濟陽元吉持力每親行圍王世充召雄信酌

以金燒雄信盡飲馳馬而出不及海陵者一尺動雄信連呼曰

阿兄此是勳主雄信乃攬轡而止胡兒不遂休且竟舊書

蓋承此致誤耳雄信若知是秦王則取之尤切安可輕懼而退借

如小說所云雄信既受世充之命指取元吉亦安可以勤故而舍

之况元吉之圍東都勳乃世民左右馳射皆應弦而斃獲其左建

威將軍燕琪考與曰高祖實錄作世充乃退世民還營塵埃覆面

軍不復識欲拒之世民免胄自言乃得人且日帥步騎五萬進軍

慈澗世充拔慈澗之戍歸于洛陽世民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八

唐紀四

十一

思補

陽南據龍門此伊關之龍門也關道元曰伊之北入伊關昔大禹

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關塞即此傳殺東都賊曰因龍門將

以暢化關伊關以達聽是後武后居東都數游龍門正此地也

軍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上谷公王君廓白洛口斷其餉道懷

州總管黃君漢自河陰攻迴洛城大軍屯於北邙連營以逼之世

充洧州長史繁水張公謹與刺史崔樞以州城來降世充蓋以扶

州隋志繁水縣屬武陽郡唐貞八月丁酉南甯西蠻蠻遣使入

觀十八年并入昌樂縣屬魏州貢初隋末蠻裔反諸子沒為官奴棄其地帝即位以甄子

宏達為昆州刺史昆州本隋置隋亂廢武德元年令持其父尸歸

葬益州刺史殷綸因遣使招諭其部落皆來降 己亥竇建德其

州縣令唐剛殺刺史以州來降新志衛州共城縣武德元年置共

州故共州亦附建德唐鄧州土豪執王世充所署刺史來降

綱當是共城縣令也



癸卯梁師都石堡留守張舉帥千餘人來降此石堡在夏州東非

爭之石 甲辰黃君漢遣校尉張夜又以舟師襲迴洛城克之獲

其將達奚善定斷洛陽南橋而還降其堡聚二十餘世充使太子

元應帥楊公卿等攻迴洛不克乃築月城於其西雷兵成之世充

陳於青城宮秦王世民亦置陳當之今世以郊天齋禱大次為青

南城宮若在洛城西北按大興洛城西禁苑北拒北邙西至孝水

一十世充隔水謂世民曰隋室傾覆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

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宇文士及應之曰四海皆仰

皇風唯公獨阻聲教為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

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至暮各引兵還 上遣使與

竇建德連和建德遣同安長公主隨使者俱還 乙卯劉德威襲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八 唐紀四 十一 補

懷州入其外郭下其堡聚 九月庚午梁師都將劉曼以華池來

降以為林州總管 廢隋仁壽初置華池縣今置林州 癸酉王

世充顯州總管田瓚以所部二十五州來降自是襄陽聲問與世

充絕 世充使王宏烈領襄陽自襄陽至洛陽出南陽鄭州既屬世

唐故襄陽 史萬寶進軍甘泉宮 漢甘泉宮在京兆醴泉縣史萬

寶問絕 漢之甘泉宮隋志河南壽安縣後魏之甘泉宮有 丁丑秦王世民

德叔帥所部杞夏陳隨許穎尉七州來降秦王世民以便立命州

縣官竝依世充所署無所變易改尉州為南汴州於是河南郡縣

相繼來降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

中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向書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

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為後患不如遂殺之世民曰不然敬

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

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立體之必欲

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辛巳世民以五百騎行戰

地登魏宣武陵 王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

槊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世充兵稍卻敬德翼

世民出圍世民敬德更帥騎兵還戰出入世充陳往返無所礙屈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八 唐紀四 十一 補

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擒其冠軍大將軍陳智

略 考異曰實錄丙戌太宗與世充遇於宣武陵擊破之斬數千級

獲陳智略書敬德傳太宗既釋之是日從獵于檢寨世充引

兵圍之單雄信直趨太宗敬德刺雄信墜馬翼太宗出圍更帥兵

交戰擒陳智略則宜武檢寨之戰共是一事實錄據奏到日河洛

記在二十一 斬首千餘級獲排稍兵六千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

報之速也賜敬德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敬德善避稍每單騎

入敵陳中敵叢稍刺之終莫能傷又能奪敵稍返刺之齊王元吉

以善馬稍自負聞敬德之能請各去刃相與較勝負敬德曰敬德

謹當去之王勿去也既而元吉刺之終不能中秦王世民間敬德

曰奪稍與避稍孰難敬德曰奪稍難乃命敬德奪元吉稍元吉操

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須臾三奪其稍元吉雖面相歎異內甚恥

之 叛胡陷嵐州 初王世充以邠元真為滑州行臺僕射濮州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八 唐紀四 十一 補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八 唐紀四 十一 補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八 唐紀四 十一 補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八 唐紀四 十一 補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八 唐紀四 十一 補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八 唐紀四 十一 補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八 唐紀四 十一 補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八 唐紀四 十一 補



刺史杜才幹隋志東平郡鄆縣舊置漢陽郡開皇十六年置漢州大業初廢州以鄆縣屬東平蓋李密復置州也李密故將也恨元真叛密叛密事見一百八十六卷元年九月詐以其眾降之元真

恃其官勢自往招慰才幹出迎延入就坐執而數之曰汝本庸才魏公置汝元僚不建毫髮之功乃構滔天之禍今來送死是汝之分遂斬之遣人齎其首至黎陽祭密墓壬午以濮州來降 突厥

莫賀咄設寇涼州總管楊恭仁擊之為所敗掠男女數千人而去丙戌以田瓚為顯州總管賜爵蔡國公 冬十月甲午王世充

大將軍張鎮周來降 甲辰行軍總管羅士信襲王世充硤石堡水經注穀水自新安縣東流逕千秋亭又東逕雍谷溪迴岫紫紆石路阻峻故亦有硤石之稱考異曰河洛記作嶽山堡今從士信又圍千金堡此於古千金場築堡也水經注穀水逕周

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場洛陽記曰千金場堡中人罵之士信怒夜場舊場穀水魏時更修此場謂之千金場

遣百餘人抱嬰兒數十至堡下使兒啼呼詐云從東都來歸羅總管既而相謂曰此千金堡也吾屬誤矣即去堡中以爲士信已去來者洛陽亡人出兵追之士信伏兵於道伺其開門突入屠之

竇建德之圍幽州也李藝告急於高開道開道帥二千騎救之建德引兵去開道因襲遣使來降戊申以開道為蔚州總管蔚州隋之靈邱上谷郡賜姓李氏封北平郡王移置通鑑原文北平王下之飛狐縣地

後 竇建德帥眾二十萬復攻幽州建德兵已攀堞解萬均萬徹帥敢死士百人從地道出其背掩擊之建德兵潰走斬首千餘級李藝兵乘勝薄其營建德陳於營中填堦而出奮擊大破之建

德逐北至其城下攻之不克而還 李密之敗也楊慶歸洛陽復姓楊氏楊慶歸密改姓事見一百八十四卷義甯元年十一月及王世充稱帝慶復姓郭氏

世充以為管州總管妻以兄女秦王世民逼洛陽慶遣人請降世民遣總管李世勣將兵往據其城慶欲與其妻偕來妻曰主上使妾侍巾櫛者欲結君之心也今君既幸付託徇利求全妾將如君何若至長安則君家一婢耳君何用為願送至洛陽君之惠也慶不許慶出妻謂侍者曰若唐遂勝鄭則吾家必滅鄭若勝唐則吾夫必死人生至此何用生為遂自殺庚戌慶來降復姓楊氏拜上柱國郇國公時世充太子元應軍於蔡汴之閒言軍於蔡汴閒汴水之閒

之引兵趣管城李世勣擊卻之使郭孝恪為書說蔡州刺史魏陸

陸密請降元應遣大將軍張志就陸徵兵丙辰陸擒志等四將舉

州來降陽城令王雄帥諸堡來降秦王世民使李世勣引兵應之

以雄為嵩州刺史新志陽城縣屬洛州又云武德四年王世充僞

寶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八 唐紀四 十四 四

嵩南之路始通嵩南謂嵩魏陸使張志詐為元應書停其

東道之兵令其將張慈寶且還汴州又密告汴州刺史王要漢使

圖慈寶要漢斬慈寶以降元應聞諸皆州叛大懼奔還洛陽詔以

要漢為汴州總管賜爵郟國公 王宏烈據襄陽上令金州總管

府司馬涇陽李大亮安撫樊鄧以圖之十一月庚申大亮攻樊城

鎮拔之隋志西城郡梁置梁州尋改曰南梁州西魏改東梁州尋

亂事世伏誅景珍時鎮長沙銑下詔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甲子

以長沙來降詔峽州刺史許紹出兵應之 雲州總管郭子和



定襄郡開皇五年置雲  
州總管府治大和城  
朔城克之志甯朔縣屬又謂得突厥隙遣使以聞為突厥候

騎所獲處羅可汗大怒因其弟子升子和自以孤危請帥其民南  
徙考異曰子和傳云四年拔戶口南詔以延州故城處之 張舉

劉晏之降也梁師都大懼遣其尙書陸季覽說突厥處羅可汗曰  
比者中原喪亂分為數國勢均力弱故皆北面歸附突厥今定楊

可汗既亡天下將悉為唐有師都不辭灰滅亦恐次及可汗不若  
及其未定南取中原如魏道武所為師都請為鄉導處羅從之謀

使莫賀咄設入自原州平涼郡泥步設與師都入自延州處羅入  
自并州突利可汗與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奚與契丹本皆東

其後為奚保鮮卑山者其後為契丹靺鞨與突厥同俗係冷陁山南  
契丹東靺鞨西靺鞨居肅慎地亦曰挹婁元魏時曰勿吉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八 唐紀四 十五 思補撰  
高祖武德三年

○晉書考異曰舊突厥傳大業中突利年數歲始畢遣頡利東牙  
之兵號泥步設頡利嗣位以為突利可汗按梁師都傳此際有泥

步設又有突利可汗然則突利處羅時已為小可汗非頡利嗣位  
後也高祖實錄云處羅欲分兵大掠中國於時成羅門蓋武州

四道俱入今從會稽建德之師自滄口西入會於晉絳滄口蓋水

州蓋陽縣界晉州之終郡莫賀咄者處羅之弟咄苾也突利者始畢  
之子什鉢苾也處羅又欲取并州以居楊政道政道時居定襄其羣臣多

諫處羅曰我父失國賴隋得立事見一百七十八此恩不可忘將  
出師而卒義成公主以其子奧射設醜弱廢之更立莫賀咄設號

頡利可汗乙酉頡利遣使告處羅之喪上禮之如始畢之喪 戊

子安撫大使李大亮取王世充沮華二州襄州南漳縣後周置沮

隋廢沮州蓋王世充復置漢南縣宋置華山郡西魏廢郡王世

充蓋取宋郡名而置華州也漢南縣唐貞觀八年省并入宜城

是月竇建德濟河擊孟海公考異曰實錄在十二月丙午蓋於時

曹始聞之遣劉世讓攻洛州之日也

今從革 初王世充侵建德黎陽建德破敗州以報之殷州治獲

事 自是一國交惡信使不通及唐兵逼洛陽世充遣使求救於  
建德考異曰隋李革命記曰世充亦自遣使求救於建德云夏王

楊越充乃取京師蒲絳以西通蜀荆襄之境並據山河之險長為  
兄弟之國按世充止有河洛之地豈可選以略建德借有是言建

德亦何由自信 建德中書侍郎劉彬說建德曰天下大亂唐得關  
西鄭得河南夏得河北其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自秋涉冬

唐兵日增鄭地日蹙唐強鄭弱勢必不支鄭亡則夏不能獨立矣  
不如解仇除忿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既

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并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天下可  
取也建德從之遣使詣世充許以赴援又遣其禮部侍郎李大師

等詣唐請罷洛陽之兵秦王世民留之不答 十二月辛卯王世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八 唐紀四 十六 思補撰  
高祖武德三年

充許毫等十一州皆請降許州隋之潁川郡 壬辰燕郡王李藝

又擊竇建德軍於籠火城破之 辛丑王世充隋州總管徐毅舉  
州降隋州隋之 癸卯峽州刺史許紹攻蕭銑荆門鎮拔之荆門

州長 紹所部與梁鄭鄰接峽州北境接鄭之襄 二境得紹士卒皆

殺之紹得二境士卒皆資給遣之敵人愧感不復侵掠境內以安

蕭銑遣其齊王張繡攻長沙董景珍謂繡曰前年醜彭越往年

殺韓信卿不見之乎何為相攻繡不應進兵圍之景珍欲潰圍走

為麾下所殺銑以繡為尙書令繡恃功驕橫銑又殺之由是功臣

諸將皆有離心兵勢益弱 王世充遣其兄子代王琬長孫安世

詣竇建德報聘且乞師 突厥倫特勒在并州大為民患并州總

管劉世讓設策擒之上聞之甚喜張道源從竇建德在河南去年



道原為建 德所執 密遣人詣長安請出兵攻洛州以震山東寶建德 洛州 丙午

詔世讓為行軍總管使將兵出上門趣洛州新志世讓州 鹿泉縣 有 故并州 一名土門

關鹿泉漢 之石邑也 己酉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執驃騎將軍達奚霫瓜州 隋之 郡 京口 時 屬 揚 州 是 歲 李 子 通 度 江 攻 沈 法 興 取 京 口 州 是 歲 法 興 遣 其 僕 射 蔣 元 超 拒 之 戰 於 慶 亭 慶 亭 在 昆 陵 西 北 元 超 敗 死 法 興 棄 毘 陵 奔 吳 郡 於 是 丹 陽 毘 陵 等 郡 皆 降 於 子 通 子 通 以 法 興 府 掾 李 百 藥 為 內 史 侍 郎 國 子 祭 酒 杜 伏 威 遣 行 臺 左 僕 射 輔 公 祏 將 卒 數 千 攻 子 通 以 將 軍 閻 陵 王 雄 誕 為 之 副 公 祏 度 江 攻 丹 楊 克 之 進 屯 溧 水 隋 志 丹 楊 郡 治 江 南 溧 水 以 縣 關 焉 本 梁 陽 縣 開 皇 十 八 年 更 名 子 通 帥 眾 數 萬 拒 之 公 祏 簡 精 甲 千 人 執 長 刀 為 前 鋒 又 使 千 人 踵 其 後 曰 有 退 者 即 斬 之 自 帥 餘 眾 復 居 其 後 子 通 為 方 陳 而 前 公 祏 前 鋒 千 人 資 治 通 鑑 補 卷 一 百 八 十 八 唐 紀 四 高 祖 武 德 三 年 四 十 七 年 補 錄

殊死戰公祏復張左右翼以擊之子通敗走公祏逐之反為所敗還閉壁不出王雄誕曰子通無壁壘又狃於初勝乘其無備擊之可破也公祏不從雄誕以其私屬數百人夜出擊之因風縱火子通大敗降其卒數千人子通食盡棄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盡入於伏威盧和等州 皆江西也伏威徙居丹楊子通復東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沈法興於吳郡大破之法興帥左右數百人棄城走吳郡賊帥聞人遂安姓也遣其將葉孝辯迎之法興中途而悔欲殺孝辯更向會稽孝辯覺之法興窘迫赴江溺死子通軍勢復振徙都餘杭盡收法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嶺五東包會稽西鉅宣城皆有之 廣新二州賊帥高法澄沈寶徹殺隋官吏據州附於林士宏隋志南海郡廣州信安郡新興縣置新州未白日新州 秦始皇所取陸梁地漢為合浦臨元縣晉置新寧郡

梁置隋漢陽太守馮盎擊破之既而寶徹兄子智臣復聚兵於新州盎引兵擊之賊始合盎免胄大呼曰爾識我乎賊多棄仗肉袒而拜遂潰擒寶徹智臣等嶺外遂定 寶建德行臺尚書令恆山胡大恩請降

辛武德四年是歲寶建德王世充蕭銑李子通 俱亡唯林士宏梁師都二偕存 春正月癸酉以大恩為代州總管代州隋之 屬 門 郡 封定襄郡王賜姓李氏代州石嶺之北自劉武周之亂寇盜充斥大恩徙鎮鴈門隋唐代州皆治鴈門 漢 鴈門郡治陰館李 大 恩 豈 徙 鎮 鴈 門 郡 未 白 曰 句 注 在 代 州 西 北 三 十 五 里 鴈 門 界 西 歷 山 也 始 皇 十 三 年 移 樓 煩 于 善 無 縣 今 句 注 山 北 下 館 城 是 也 故 魏 漢 書 云 鴈 門 郡 理 陰 館 建 安 立 新 興 郡 歷 北 悉 棄 之 其 地 荒 廢 魏 文 帝 移 鴈 門 郡 南 度 句 注 置 廣 武 城 即 今 州 西 廣 武 故 城 是 也 後 魏 明 帝 又 移 置 廣 武 東 古 上 館 城 內 即 今 州 城 是 也 或 曰 李 大 恩 自 恆 山 請 降 授 代 州 總 管 故 自 恆 山 徙 鎮 討 擊 悉 平 之 稽 胡 酋 帥 劉 介 成 命 音 斬 部 落 數 萬 為 邊 寇 馬 門 討 擊 悉 平 之 稽 胡 酋 帥 劉 介 成 命 音 斬 部 落 數 萬 為 邊 寇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八 唐紀四 高祖武德三年 四十七年 補錄

辛巳詔太子建成統諸軍討之 王世充梁州總管程嘉會以所部來降後魏置梁州於汝陰因古大梁城以名州也此時以汝陰為汴州而隋之梁郡治宋城縣宋城古睢陽也漢梁國都之後魏以來以睢陽為梁 杜伏威遣其將陳正通徐紹宗帥精兵二千來會秦王世民擊王世充 考吳曰蕭香伏威傳太宗之圖 蕭遣使就并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江准以南安撫大使上柱國封 吳王賜姓李氏按伏威封吳王在太宗討王世充前今從高祖大 宗實 甲申攻梁克之 梁縣屬伊州杜佑曰汝州梁縣漢舊縣 錄 戊黔州刺史田世康黔州隋之黔安 郡古黔中也 攻蕭銑五州四鎮皆克之 秦王世民選精銳千餘騎皆皂衣元甲分為左右隊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分將之每戰世民親披元甲帥之為前鋒乘機進擊所向無不摧破敵人畏之行臺僕射屈突通贊皇公賈軌贊皇縣屬趙州隋開皇十六年 置 到 時 曰 取 贊 皇 山 為 名 引兵按行營屯粹與王世充遇戰



不利秦王世民帥元甲救之世充大敗獲其騎將葛彥璋考異曰太宗實

王孝恭以取蕭銑十策孝恭上之考異曰高祖實錄孝恭獻平銑

傳時李靖亦奉使江南以策于孝恭孝恭二月辛卯改信州為夔

州巴東郡舊置信州今欲避以孝恭為總管使大造舟艦習水戰

以孝恭未更軍旅以靖為行軍總管兼孝恭長史委以軍事靖說

孝恭悉召巴蜀會長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示引擢實以為

質王世充太子元應將兵數千人自虎牢運糧入洛陽秦王世

民遣將軍李君羨邀擊大破之元應僅以身免世民使宇文士及

奏請進圍東都上謂士及曰歸語爾王今取洛陽正欲息兵克城

之日乘輿法物圖書器械非私家所須者悉汝收之其餘子女玉

帛竝以分賜將士辛丑世民移軍青城宮壁壘未立王世充帥眾

二萬自方諸門出憑故馬坊垣壘臨穀水以拒唐兵東都城西連

蓋自都城出禁苑之門也青城宮在禁苑中穀洛二水會于禁苑之中諸將皆懼世民以精騎陳於

北邙登魏宮武陵以望之謂左右曰賊勢窘矣悉眾而出微幸一

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卒五千渡水擊之戒

通曰兵交則縱煙煙作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力戰

世民欲知世充陳厚薄與精騎數十衝之直出其背眾皆披靡殺

傷甚眾既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將軍即行恭獨從世民世充

數騎追及之世民馬中流矢而斃行恭回騎射追者發無不中追

者不敢前乃下馬拔箭以其馬授世民行恭於馬前步執長刀距

躍大呼距躍超距而跳躍也斬數人突陳而出得入大軍世充亦

帥眾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

乘之直抵城下俘斬七千人遂圍之驃騎將軍段志元與世充兵

力戰深入馬倒為世充兵所擒兩騎夾持其鬚將渡洛志元翻身

而奮二人俱墜馬志元馳歸追者數百騎不敢逼初驃騎將軍王

懷文為唐軍斥候為世充所獲世充欲慰悅之引置左右于寅世

充出右掖門東都城南面三門中日端門左日左掖門右日臨洛

水為陳懷文忽引剡刺世充世充衷甲架折不能入左右猝出不

意皆愕眙不知所為懷文走趣唐軍至寫口洛城中水於此寫放

以流其惡因名之為

寫追獲殺之世充歸解去衷甲袒示羣臣曰懷文以剡刺我卒不

能傷豈非天所命乎先是御史大夫鄭頊不樂仕世充多稱疾不

預事至是謂世充曰臣聞佛有金剛不壞身陛下真是也臣實多

幸得生佛世願棄官削髮為沙門服勤精進以資陛下之神武世

充曰國之大臣聲望素重一旦入道將駭物聽俟兵革休息當從

公志頊固請不許退謂其妻曰吾束髮從官志慕名節不幸遭遇

亂世流離至此側身猜忌之朝累足危亡之地智力漸薄無以自

全人生會有死早晚何殊姑從吾所好死亦無憾遂削髮被僧衣

世充聞之大怒曰爾以我為必敗欲苟免耶不誅之何以制眾遂

斬頊於市頊言笑自若觀者壯之詔贈王懷文上柱國朔州刺史

并州安撫使唐儉密奏真鄉公李仲文與妖僧志覺有謀反語

資治通鑑補 卷一八八 唐紀四

資治通鑑補 卷一八八 唐紀四

資治通鑑補 卷一八八 唐紀四

資治通鑑補 卷一八八 唐紀四

資治通鑑補 卷一八八 唐紀四

資治通鑑補 卷一八八 唐紀四

資治通鑑補 卷一八八 唐紀四

資治通鑑補 卷一八八 唐紀四

資治通鑑補 卷一八八 唐紀四

資治通鑑補 卷一八八 唐紀四



西魏置真鄉 縣時廢後州 又娶陶氏之女以應桃李之謠諂事可汗甚得其意

可汗許立為南面可汗及在并州賊賄狼籍上命裴寂陳叔達蕭

瑀羅鞫之乙巳仲文伏誅 庚戌王泰棄河陽走去年七月世充 使泰守河陽

其將趙寶等以城來降別將軍雄信裴孝達與總管王君廓相持

於洛口秦王世民帥步騎五千援之至轅轅雄信等遁去君廓追

敗之 壬子延州總管段德操擊劉介成破之斬首千餘級 乙

卯王世充懷州刺史陸善宗以城降 秦王世民圍洛陽宮城城

中守禦甚嚴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車輻鏃

如巨斧射五百步八弓弩八弓其一索也如古 運弩今之制車弩亦其類也世民四面攻之晝

夜不息旬餘不克城中欲翻城者凡三十輩皆不果發而死唐將

士皆疲弊思歸總管劉宏基等請班師世民曰今大舉而來當一

勞永逸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唯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

奈何棄之而去乃下令軍中日洛陽未破師必不遺敢言班師者

斬眾乃不敢復言上聞之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表稱洛陽必可

克又遣參謀軍事封德彝人朝而論形勢參謀之官 蓋始於此 德彝言於上

曰世充得城雖多率皆羈屬號令所行唯洛陽一城而已智盡力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八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五 起四年三月盡十 二月不滿一年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中

武德四年三月庚申以鞞鞫渠帥突地稽為燕州總管鞞鞫有 未鞞鞫居最南本附高麗隋場帝初其渠帥突地稽率其部來降 居之柳城新志曰隋於營州之境汝羅故城置遼西郡以處鞞鞫 降人武德元年曰燕州 突地稽附書作度地稽太子建成獲稽胡千餘人釋其酋帥數 十人授以官爵使還招其餘黨劉介成亦降建成詐稱增置州縣 築城邑命降胡年二十以上皆集以兵圍而殺之死者六千餘人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 高祖武德四年 思補

考異曰黃錄前言四千餘戶後云 六千餘計蓋前言戶後言口也 介成覺變亡奔梁師都 行軍

總管劉世讓攻寶建德黃州拔之洛州嚴備世讓不得進會突厥 將入寇上召世讓還寶建德所署普樂令平恩程名振來降上遙

除名振永至令新志平恩縣屬洛州又所領雜譯縣有寶樂縣寶 建德平後廢入雞澤永年漢屬平縣也隋仁壽元 年改曰永使將兵徇河北名振夜襲鄴舊志鄴縣屬相州後漢于 年帶洛州 鄴置相州周末尉遲迥既 平乃焚鄴以安陽為相州理所屬 帝復於鄴故都大慈寺置鄴縣 俘其男女千餘人去鄴八十里

闕婦人乳有渾者九十餘人悉縱遣之鄴人感其仁為之飯僧

突厥頡利可汗承父兄之資士馬雄盛有憑陵中國之志妻隋義

成公主公主從弟善經避亂在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

頡利曰昔啟民為兄弟所逼脫身奔隋賴文帝之力有此土宇

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孫可汗空奉楊政道以伐之以



報文皇帝之德頡利然之上以中國未甯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甲戌突厥寇汾陰汾陰縣本屬蒲州時為秦州治所唐兵圍

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絹一疋直粟三升布一疋直鹽

一升服飾珍玩賤如土芥民食草根木葉皆盡相與澄取浮泥投

米屑作餅食之皆病身腫腳弱者相枕倚於道皇泰主之遷民

入宮城也見一百八十三卷義甯元年凡三萬家至是無三千家雖貴為公卿

糠覈不充孟康曰穀麥糠中不破者也京師人謂麩屑為麩頭尙書郎以下親自負戴往往

餒死竇建德使其將范願守曹州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眾西救

洛陽至滑州王世充行臺僕射韓洪開門納之己卯軍於酸棗酸棗縣屬東梁州

王午突厥寇石州刺史王集擊卻之竇建德時屬東梁州

陷管州刺史郭士安又陷滎陽陽翟等縣滎陽縣屬汝州時屬嵩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 高祖武德四年 三 思補樓

州水陸並進汎舟運糧沂河西上王世充之弟徐州行臺世辨遣

其將郭士衡將兵數千會之合十餘萬號三十萬軍於成皋之東

原築壘板渚成皋即虎牢東原即東廣武水經河水過成皋而東合汜水又東逕板城北注云有津謂之板城渚口

遣使與王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遺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

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

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

以拒之唐諱虎改虎牢為武牢伺閒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保據

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

是之故為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眾遠來赴援

亦當極其精銳致死於我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

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

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皋

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破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

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收道衡之子也蕭瑀屈突通封德

彝皆曰吾兵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鋒銳

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世

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

卒情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

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無氣勢自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

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并力其勢必彊何

弊之承吾計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

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

趨武牢時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鞏在東都之東一

大軍據都城西北以臨世充而圍之故出兵向武牢歷北邙抵河陽而趨鞏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

也竟不敢出矣未世民入武牢甲申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

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分畱從騎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分將

之伏於道傍纒餘四騎與之偕進世民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

公執槊相隨雖百萬眾若我何又曰賊見我而還上策也去建德

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為斥候也世民大呼曰吾秦王也引

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咸失色

世民曰汝弟前行吾自與敬德為殿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

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而復來如是再三每來必有

斃者世民前後射殺數人敬德亦殺十許人追者不敢復逼世民



趁巡稍卻以誘之入於伏內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  
 獲其驍將殷秋石瓚以歸乃為書報建德諭以趙魏之地久為我  
 有為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王得歸故相與坦懷釋怨世  
 充頃與足下修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飾辭相誘足下乃以  
 三軍之眾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外費兵法曰與師十日費千金良非上  
 策今前茅相遇彼遽崩摧左傳隨武子曰前茅慮無杜預注云軍  
 行前有斥候隨伏茅明也備慮有無也或曰以茅  
 為旌或曰以茅為旌郊勞未通能無懷愧古者勞後相見有郊勞之禮言建  
 德來救世充阻於唐兵使命不得  
 通也補註郊勞未通世民故抑止鋒銳冀開擇善欲使之擇  
 自謙之詞非指世充也若不  
 獲命恐雖悔難追 立秦王世民之子秦為衛王 夏四月己丑  
 豐州總管張長遜入朝時言事者多云長遜久居豐州為突厥所  
 厚非國家之利長遜聞之請入朝上許之會太子建成北伐稽胡

齊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 高祖武德四年 恩補

長遜帥所部會之因入朝拜右武侯將軍益州行臺左僕射寶軌  
 帥巴蜀兵來會秦王擊王世充以長遜檢校益州行臺右僕射  
 己亥突厥頡利可汗寇鴈門李大恩擊走之 壬寅王世充騎將  
 楊公卿單雄信引兵出戰齊王元吉擊之不利行軍總管盧君諤  
 戰死 太子還長安 王世充平州刺史周仲隱以城來降洛州  
 縣古平陰也王世  
 充當於此置平州 戊申突厥寇并州初處羅可汗與劉武周相  
 表裏寇并州上遣大常卿鄭元璠往諭以禍福處羅不從未幾處  
 羅遇疾卒國人疑元璠毒之留不遣上又遣漢陽公瓌賂頡利可  
 汗以金帛頡利欲令瓌拜瓌不從亦留之又留左驍衛大將軍長  
 孫順德上怒亦留其使者瓌孝恭之弟也 甲寅封皇子元方為  
 周王元禮為鄭王元嘉為宋王元則為荆王元茂為越王 齊建

德迫於武牢不得進雷屯累月考異曰舊唐書武德七年十月餘日新書  
 武牢即至五月己未建德敗績六月十二日若沈悅今日降唐則  
 日建德即至亦不能自固又吳兢太宗勳史三月己卯建德率兵  
 十二萬次於酸棗去收後四 戰數不利將士思歸丁巳秦王世民  
 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又破之獲其大將軍張青特凌  
 敬言於建德曰大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更鳴  
 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則蹈無人  
 之境取勝可以萬全二則拓地收眾形勢益彊三則關中震駭鄭  
 國自解為今之策無以易此建德將從之而王世充遣使告急相  
 繼於道王琬長孫安世朝夕涕泣請救洛陽又陰以金玉啗建德  
 諸將以撓其謀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其言豈可用也建  
 德乃謝敬曰今眾心甚銳天贊我也因之決戰必將大捷不得從

齊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 高祖武德四年 恩補

公言敬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之言不  
 可違也凌敬蓋為建  
 德國子孫也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  
 山北建德都洛州時在山南  
 并代汾晉皆山北也 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  
 鄭圍何憂不解若頓兵於此老師費財欲求成功在於何日建德  
 曰此非女子所知吾來救鄭鄭今倒懸亡在朝夕吾乃捨之而去  
 是畏敵而棄信也不可謀者告曰建德何唐軍芻蕘牧馬於河北  
 將襲武牢五月戊午秦王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此西廣  
 武也 察敵形  
 勢因雷馬千餘匹牧於河渚以誘之夕遂武牢己未建德果悉眾  
 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陳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鵠山水經注  
 出浮戲山亦謂之方山北流  
 虎牢城東北流注于河 互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  
 將數騎升高邱而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



而露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甲不出彼勇氣自衰陳  
久卒飢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  
之矣建德意輕唐軍遣三百騎涉汜水距唐營一里所止遣使與  
世民相聞曰請選銳士數百與之劇劇戲也今俗謂戲為劇世民遣王君廓  
將長槊二百以應之相與交戰乍進乍退兩無勝負各引還王琬  
乘隋煬帝驄馬鎧仗甚鮮迴出陳前以誇眾世民曰彼所乘真良  
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世民止之曰豈可以一馬喪猛士敬德  
不從與高甌生梁方建三騎直入其陳擒琬引其馬馳歸眾無敢  
當者世民使召河北馬待其至乃出戰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  
飢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  
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兵東出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九 唐紀五 高祖武德四年 六 思補撰

言得我以獻下馬擒武威下擒之也載以從馬來見世民世民讓之  
則富貴也 曰我自討王世充得失存亡不預汝事何故越境犯我兵條建德  
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所俘獲五萬人世民即  
日散遣之使還鄉里封德彝入賀世民笑曰不用公言得有今日  
智者千慮不免一失乎德彝甚慚建德假仁義禮賢才寬容納諫  
故物望歸之然頗信讒其大將王伏寶勇略冠軍中軍帥疾之言  
其謀反建德殺之伏寶歸刑曰我無罪大王奈何聽讒言自斬其  
左右手乎綱言宋正本好直諫建德又信讒殺之由此政教遂衰  
以至於敗建德妻曹氏與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遁歸洛州甲  
子世充偃師鞏縣皆降乙丑以太子左庶子鄭善果為山東道撫  
慰大使世充將王德仁棄故洛陽城而遁此漢魏故都之城也亞將趙季卿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九 唐紀五 高祖武德四年 七 思補撰

以城降秦王世民囚寶建德王琬長孫安世郭士衡等至洛陽城  
下以示世充世充與建德語而泣仍遣安世等入城言敗狀世充  
召諸將議突圍南走襄陽欲走襄陽就王宏烈王泰諸將皆曰吾所恃者夏王  
夏王今已為擒雖得出終必無成考異曰舊書世充傳云諸將皆不答今從河洛記丙寅  
世充素服率其太子羣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世民禮接之世充  
俯伏流汗世民曰卿常以童子見處今見童子何恭之甚耶世充  
頓首謝罪於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  
者丁卯世民入宮城命記室房元齡先入中書門下省收隋圖書  
制詔已為世充所毀無所復命蕭瑀寶軌等封府庫收其金帛頒  
賜將士收世充之黨罪尤大者段達王隆崔宏丹薛德音楊汪孟  
孝義單雄信楊公卿郭什住郭士衡董淑張童仁王德仁朱粲郭







之公主尋請為尼及建德敗公主將歸長安與宇文士及遇於洛陽士及請與相見公主不可士及立於戶外請復為夫婦公主曰我與君仇家今所以不手刃君者但謀逆之日察君不預知耳因與告絕河令速去士及固請公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公主煬帝之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造次必以禮年十四歸于宇文氏以謹肅聞士及父述病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人稱其有禮至是自絕於夫家人益稱其知義 乙亥以周法明為黃州總管黃州治黃岡縣漢江夏郡西陵縣地齊曰南安又置齊安郡隋置黃州尋改永安郡 戊寅王世充徐州行臺杞王世辯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詣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請降世充故地悉平 寶建德博州刺史馮士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 十一 思補錄

十餘州建德之地悉平 己卯代州總管李大恩擊苑君璋破之突厥寇邊長平靖王叔良督五將擊之叔良中流矢師旋六月

書招之行後殺使者既至長安上誅行襄而責世長世長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陛下既得之矣豈可復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乎上笑而釋之以為諫議大夫考異曰舊本紀及唐曆年代東漢大夫按世長自諫議歷州置史天策府軍諮祭酒四年十一月已後十八學士據舊職官志四年置諫議大夫今從之 余按唐大典奏漢曰諫大夫光武加諫字北齊樂書省置諫議大夫七人隋氏門下省亦置諫議大夫七人四年以前唐未及道今始置當從校獵高陵如酒曰合軍聚眾有備擊鼓也周禮校人掌校謂以木相貫穿為關校耳按人職云六廢成校是則以遮闕為義也校獵者大為隔校以遮禽獸而獵取也軍之懸旗雖有校名本因部校此無預也原父曰予謂校讀如大獲禽獸上顧羣臣曰犯而不校亦鼓逐獵也高陵縣屬京兆府 今日吹樂乎世長對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為樂上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作邪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上曰此殿煬帝之所為邪上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為而謂之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與王之所為故也若陛下為之誠非所宜臣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上深然之世長機辯有學然性頗矯飾為陝州刺史部內多犯法世長莫能禁乃責躬行咎自撻于都街伍伯嫉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走觀者咸笑其不愜 甲子秦王世民至長安世民被黃金甲齊王元吉李世勣等二十五將從其後鐵騎萬匹甲士三萬人前後部鼓吹鼓吹軍樂也漢制萬人將軍得之司馬法軍中有鼓笛所周禮鼓人掌六鼓四金漢朝乃有黃門鼓吹崔豹古今注云張壽使西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增之分為二十八曲梁道鼓吹清商令二十八曲又有調鼓金鼓大鼓 俘王世充寶建德及隋乘輿長鳴歌箭箭笛合為鼓吹十二案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 十一 思補錄



服物獻于太廟 宗俱服金甲乘戎轡告捷于太廟今從唐應 飲至之禮以饗之 飲于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 乙丑高句

麗王建武遣使入貢建武元之弟也 上見王世充而數之世充

曰臣罪固當誅然秦王許臣不死丙寅詔赦世充為庶人與兄弟

子姪處蜀斬竇建德於市 附錄神異錄云建德嘗發郡中一墓開

十餘衣物形制非近世者後之似有氣息乃收發之三日而能

言云我魏文帝宮人隨後在郡死葬于此命當更生無家焉可

以申訴遂至幽隔不知今乃何時也說後見書了了分明建德

甚寵愛之至是建德滅秦王將納之乃具以事白且辭曰妾幽閉

黃壤且三百年非費公何以得見天日 丁卯以天下略定大赦

今費公已死妾不忍獨生遂歎恨而卒 百姓給復一年陝鼎函號慶芮六州轉輸勞費 本隋治陝宏農縣

元年日亂林帥宏農開鄉城武德元年日鼎州因鼎州名武

德三年以永甯置道州又義甯元年分道州長水扶林置義甯

武德元年日號州義甯元年以安邑虞鄉夏陽安邑

郡武德元年日號州二年以芮城河北永樂置芮州 幽州管內久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 十一 思補

隔寇戎竝給復二年律令格式且用開皇舊制赦令既下而王竇

餘黨尚有遠徙者治書侍御史孫伏伽止言兵食可去信不可去

陛下已赦而復徙之是自違本心使臣民何所憑依且世充尚蒙

寬宥況於餘黨所宜縱釋上從之王世充以防夫未備置雍州麻

舍 按雍州麻城坊里圖雍州麻 獨孤機之子定州刺史修德帥兄

弟至其所矯稱敕呼鄭王世充與兄世暉趨出脩德等殺之 武德

二年 正月獨孤機兄弟為世 詔免脩德官其餘兄弟子姪等於道亦以

謀反誅 隋末錢鏐濫薄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

初行開元通寶錢重二銖四銖 按漢書律應志權重者不失黍

二銖四銖也 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命給

事中歐陽詢撰其文并書其文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

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俗又謂之開通元寶錢 其文者撰為八

日薛瑄唐聖運圖云利進獻樣文德皇后第一甲故錢上有甲痕

云凌瑊唐錄政要云寶皇后按時寶皇后已崩文德皇后未立今

皆不 謂貌雖寢陋而聰悟絕倫讀書數行俱下博覽經傳尤精三

史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為一時之冠高麗甚

重其書嘗遣使求之上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迹

固謂其人魁梧奇偉者邪詢嘗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

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毯坐觀三日乃去 以

屈突通為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鎮洛陽以淮陽王道元為洛州

總管李世勣父蓋竟無恙而還詔復其官爵魏徵亦得歸太子聞

其名引為洗馬 李益魏徵被虜見百八 寶軌還益州 自平

洛 兵征討或經旬月不解甲性嚴酷將佐有犯無貴賤立斬之每誡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 十一 思補

家僮不得出外忽遣奴就官廚取漿既而悔之曰要當借汝頭以

明法命斬奴奴稱冤監刑者猶豫未決軌怒并斬之鞭撻吏民常

流血滿庭所部重足屏息 癸酉置錢監於洛并幽益等諸州秦

王世民齊王元吉賜三鎰裴寂賜一鎰聽鑄錢自餘敢盜鑄者身

死家口配沒 河北既平上以陳君賓為洛州刺史將軍秦武通

等將兵屯洛州欲使分鎮東方諸州又以鄭善果等為慰撫大使

就洛州選補山東州縣官竇建德之敗也其諸將多盜匿庫物及

居閭里暴橫為民患唐官吏以法繩之或加捶撻建德故將皆驚

懼不安高雅賢王小胡家在洛州欲竊其家以逃官吏捕之雅賢

等亡命至貝州會上徵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及雅賢等於

是願等相謂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唐其將相大臣段遼單雄信等



皆夷滅吾屬至長安必不免矣吾屬自十年以來身經百戰當死  
久矣今何惜餘生不以之立事且夏王得淮安王遇以客禮唐得  
夏王即殺之吾屬皆為夏王所厚今不為之報仇將無以見天下  
之士乃謀作亂卜之以劉氏為主吉因相與之漳南見建德故將  
劉雅以其謀告之雅曰天下適安定吾將老於耕桑不願復起兵  
眾怒且恐泄其謀遂殺之故漢東公劉黑闥時屏居漳南諸將往  
詣之告以其謀黑闥欣然從之黑闥方種蔬即殺耕牛與之共飲  
食定計聚眾得百人甲戌襲漳南縣據之考魏日革命記七月二  
東王建元天造即入漳南城據縣官於獄發使告貝州及諸鎮或  
等云今漢東王為夏王起義兵於漳南請軍會戰今據實錄甲戌  
七月十九日又黑闥陷相州乃是時諸道有事則遣行臺尚書省  
稱于改元在五年正月今不取無事則罷之朝廷聞黑闥作亂乃置山東道行臺於洛州魏莫定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 高祖武德四年 思補

滄州置總管府丁丑以淮安王神通為山東道行臺右僕射 辛  
巳襄州道安撫使郭行方攻蕭銑都州拔之都音 孟海公與寶  
建德同伏誅戴州刺史孟噉鬼不自安新志武德四年以曹州之  
成武宋州之單父楚邱諸  
州挾海公之子義以曹戴二州反以禹城令蔣善合為腹心禹城  
齊州隋之祝河也新舊志皆云天寶元年改祝阿為禹城此時未  
有禹城當考又前書善善合以鄆州來降此以禹城令書之亦未  
知為誰善合與其左右同謀斬之 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丁  
亥命太子安撫北邊 丁酉劉黑闥陷鄆州刺史權威貝州  
刺史戴元祥與賊皆敗死黑闥悉取其餘眾及器械寶建德舊黨  
稍稍出歸之眾至二千人為壇於漳南祭建德告以與兵之意自  
稱大將軍詔發關中步騎三千使將軍秦武通定州總管藍田李  
元通擊之又詔幽州總管李藝引兵會擊黑闥 癸卯突厥寇代

州總管李大恩遣行軍總管王孝基拒之舉軍皆沒甲辰進圍  
縣縣音 乙巳王孝基自突厥逃歸李大恩眾少據城自守  
突厥不敢逼月餘引去 上以南方寇盜尚多丙午以左武候將  
軍張鎮周為淮南道行軍總管大將軍陳智略為嶺南道行軍總  
管鎮撫之 丁未劉黑闥陷歷亭舊志歷亭漢東陽地隋開皇十  
六年分鄆縣置簡志曰分武城  
貝州 執屯衛將軍王行敏使之拜不可遂殺之 初洛陽既平  
徐圓朗請降拜兗州總管封魯郡公劉黑闥作亂陰與圓朗通謀  
上使葛公盛彥師安集河南行至任城辛亥圓朗執彥師舉兵反  
黑闥以圓朗為大行臺元帥克郗陳杞伊洛曹戴等入州豪右皆  
應之圓朗厚禮彥師使作書與其弟令舉虞城降舊志虞城縣屬  
宋州隋分下邑  
縣置時置 彥師為書曰吾奉使無狀為賊所擒為臣不忠誓之以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 高祖武德四年 思補

死汝善侍老母勿以吾為念圓朗初色動而彥師自若圓朗乃笑  
曰盛將軍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行  
至宋州屬圓朗反宋州治臨潁  
時為宋城縣 副使柳渚勸瓌退保汴州宋州西  
至汴州  
二百八 瓌笑曰柳公何怯也老將居邊久自當有計圓朗又攻陷  
楚耶楚耶縣後魏之己氏縣隋  
開皇六年更名焉屬戴州 引兵將圍虞城瓌遣部將崔樞張  
公謹自鄆陵帥諸州豪右質子百餘人守虞城鄆陵縣時  
屬滑州 渚曰樞  
與公謹皆王世充將諸州質子父兄皆反恐必為變瓌不應樞至  
虞城分配質子使與土人合隊共守城賊稍近質子有拔者樞斬  
其隊帥於是諸隊帥皆懼各殺其質子樞不禁梟其首於門外遣  
使白瓌瓌怒曰吾所以使與質子俱者欲招其父兄耳何罪而  
殺之退謂渚曰吾固知崔樞能辦此也縣人既殺質子與賊深仇



吾何患乎賊攻虞城果不克而去 初爰建德以鄱陽崔元逵為

深州刺史鄆陽縣屬魏州南開皇十六年以定州安平遷深州大業初廢新志武德四年以定州之安平瀛州之安陽屬

深州蓋資襄德而唐因之耳及劉黑闥反元逵與其黨數十人謀於野伏甲士

於車中以禾覆其上直入聽事自禾中呼譟而出執刺史裴晞殺

之傳首黑闥 九月乙卯文登賊帥高干難請降置登州以難為

刺史文登本漢牟平縣地後齊置文登縣因文登山而名隋志屬東萊郡時置登州兼領萊州之觀陽縣突厥寇

并州遣左屯衛大將軍竇琮等擊之戊午突厥寇原州遣行軍總

管尉遲敬德等擊之 辛酉徐圓朗自稱魯王 隋末欽州賊汪

華據黔歙等五州有眾一萬欽州本新安郡隋平陳置欽州縣二縣屬焉。黔音伊自稱吳

王甲子遣使來降拜欽州總管 隋末弋陽盧祖尚糾合壯士以

衛鄉里部分嚴整羣盜畏之及煬帝遇弒鄉人奉之為光州刺史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九 唐紀五 十六 恩補樓 高祖武德四年

弋陽漢縣南齊為郡梁置光州時年十九奉表於皇泰主及王世充自立祖尚來

降丙子以祖尚為光州總管考異曰實錄丙子以光州秦右盧祖尚

尚遂舉州歸款而實錄至此始見之 己卯詔括天下戶口 徐

圓朗寇濟州治中吳叔論擊走之濟州隋之濟北郡漢置州刺史其屬有治中從事別駕從事自

是兩官唐武德元年改郡太守曰州刺史郡丞曰別駕未嘗置治

中今嘗濟州治中吳叔論豈即以別駕為治中邪下文又書徐圓

朗昌州治中蓋此時 癸未詔以太常樂工皆前代因罪配沒子

孫相承多歷年所良可哀愍宜並蠲除為民且令執事若仕宦入

流入流者為 勿更追集 甲申燕州總管楊師道擊突厥破之師

道恭仁之弟也楊恭仁時鎮涼州 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為荆湘

道行軍總管荆湘南郡湘州長沙郡荆湘道以南李靖攝行軍長

史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下以廬江王瑋為荆鄂道行軍元

帥出襄州道鄂州隋之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黔志辰陽

為辰溪縣仍分置沅陵縣沅陵黃州總管周法明出夏口道夏口

郡唐改為辰州以沅陵為郡所 黃州總管周法明出夏口道夏口

口以擊蕭銑是月孝恭發襄州時峽江方漲蜀江通三峽諸將請

俟水落進軍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江漲

俟忽抵其城下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從之 淮安

王神通將關內兵至冀州與李藝兵合又發邢洛相魏恆趙等兵

合五萬餘人與劉黑闥戰於饒陽城南布陳十餘里黑闥眾少依

隄單行而陳以當之宋白曰饒陽漢縣在饒河之陽今縣東北二

按饒陽縣川魏虜渠口置 會風雪神通乘風擊之既而風返神通

虜口鎮于此後為縣 大敗士馬軍資失亡三分之一李藝居西偏擊高雅賢破之逐奔

數里聞大軍不利退保藁城藁城縣本屬恆州時屬藁州黑闥就擊之藝亦敗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九 唐紀五 十七 恩補樓 高祖武德四年

薛萬均萬徹皆為所虜截髮驅之萬均兄弟亡歸藝引兵歸幽州

黑闥兵勢大振 上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

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冬十月以世民為天策上將領司徒陝

東道大行臺尚書令增邑二萬戶唐爵九等王食邑萬戶今倍之仍開天策府置

官屬以齊王元吉為司空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

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元齡虞世南文學褚

亮姚思廉主簿李元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

勛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南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

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僧都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

敬宗竝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

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



分乃寢又使庫直閣立本圖像庫直閣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自來相傳海中有三神山蓬萊方丈瀛洲人不能至則成仙矣故允恭大寶之弟子元敬收之從子相時師古之弟立本毗之子也初杜如晦為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長史時府僚多補外官世民患之房元齡曰餘人不足惜至於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驚曰微公言幾失之即奏為府屬如晦與元齡常從世民征伐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破軍克城諸將佐爭取寶貨元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又將佐有勇略者元齡必與之深相結使為世民盡死力世民嘗曰昔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我之有元齡猶光武之有鄧禹也世民每令元齡入奏事上歎曰元齡為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李元道嘗事李密為記室密敗官屬為王世充所虜懼死皆達曙不寐獨元道起居自若曰死生有命非憂可免眾服其識量辭收以父道衡死於非命誓不仕隋大業末郡舉秀才固辭不應義旗起乃歸國收與元敬及族兄德音齊名號河東三鳳時收與杜房處心腹之寄更相結附而元敬謹畏未嘗申款曲如晦歎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李守素工譜學自晉宋以降四海士流及諸勳貴戎華閥閱莫不詳究當時號為肉譜嘗與虞世南共談人物言江左山東世南猶相酬對及言北地諸族次第如流皆有援證世南但撫掌而笑不能復答歎曰肉譜定可畏昔任彥昇善談經籍稱為五經笥今倉曹可稱人物志矣孔穎達博學多通兼善算歷隋煬帝嘗徵諸郡儒官集于東都令國子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 高祖武德四年 思補

秘書學士與之論難穎達為冠時穎達年最少先輩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刺客之匿楊元感家得免蓋文達博涉經史性方雅美姿貌有士君子之風冀州刺史竇抗嘗集諸生講論時大儒劉焯焯又劉軌思孔穎達咸在坐文達依經辯舉皆出諸儒意表抗大奇之問安所從學焯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為之師抗日可謂冰生于水而寒于水也庚寅劉黑闥陷瀛州殺刺史盧士叡觀州人執刺史雷德備以城降之隋以東光縣置觀州之阜陵橋安慶觀津置觀州辛卯蕭銑鄂州刺史雷長穎以魯山來降隋平陳以江夏郡置鄂州治江南之江趙郡王孝恭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蕭銑以江水方漲殊不為備孝恭等拔其荆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蕭銑置宜都鎮於峽州夷道縣夷陵縣帶峽州銑將文士宏將精兵數萬屯清江按水經注清江即俱山夷水也水色清照十丈巫縣立沙渠縣後周於縣立施州癸巳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三百餘艘殺溺死者萬計追奔至百里洲自清江而東過歸州峽州而後至百里洲士宏收兵復戰又敗之進入北江出百里洲北而東滄者因謂之北江銑江州總管蓋彥舉以五州來降梁以漢夷道縣置宜都郡宜昌縣屬清江郡蕭銑蓋毛州刺史趙元愷魏州館陶縣舊置毛州隋唐因之領魏州之館陶冠氏傳性嚴急不堪不命丁卯州民董燈明等作亂殺元愷以應劉黑闥 盛彥師自徐圓朗所逃歸王薄因說青萊密諸州皆下之萊州東萊郡後魏之朮州也蕭銑之罷兵營農也見上卷纒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文士宏敗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 高祖武德四年 思補



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江陵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茂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并力死戰楚兵剽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眾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眾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洞庭湖在岳州巴陵縣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軍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覬覦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其交州刺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 二十 恩補樓

史邱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將朝江陵聞銑敗悉詣孝恭降孝恭勒兵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於中書侍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乃謂羣下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乙巳銑以太牢告於太廟下令開門出降考異曰高祖實錄於已趙郡王孝恭與蕭銑千餘艘下宜昌當陽枝江松滋四縣舊書孝恭傳攻其水城克之所得船散于江中諸將皆曰虞得賊船當藉其用何為棄之無乃資賊邪孝恭曰不然蕭銑偽境南極嶺外東至洞庭若攻城未拔援兵復到則內外受敵進退不可雖有舟楫何所用之今銑舉江州鎮忽見船舸亂下必知銑敗未敢進兵來去視伺動淹旬月用緩其救吾克之必矣銑救兵至巴陵見船被江而下果疑不戰擊走之追奔至于百里洲士宏收兵復戰又敗之追入北江銑悉兵以拒之孝恭將戰李靖止之曰楚人寇難與爭鋒今新失荆門盡兵出戰此救敗之師也非其本國勢不能久一日不戰賊必兩分留兵抗我退敵師以自守此即勢攜力對擊之心捷孝恭不從靖遣撫營自以銳師水戰孝恭果敗奔于南岸賊委舟大

掠人皆負重靖見其軍亂進兵擊之賊大敗乘勝進軍入其郭郭攻其水城克之悉取其舟楫散于江中賊救兵見之謂城邑已陷莫敢輕進銑內外阻絕城中攜貳由是懼而出降唐書李靖乘勝進兵攻其水城克之悉取其船艦散于江中諸將曰棄之無乃資敵靖曰不然云云如舊書所載李恭語既而銑救兵見之謂賊已陷莫敢輕進銑由是懼而出降按十道志荆門在峽州宜都縣界峽州縣名清江在峽州巴山縣界百里洲在峽州枝江縣界江自此洲派別去江陵已近故銑悉兵死戰太宗實錄近為得實今從之其餘則參取四書之語孝恭以李靖為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總縶布幘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入據其城諸將欲大掠岑文本說孝恭曰江南之民自隋末以來困於虐政重以羣雄虎爭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跋踵延頸以望真主是以蕭氏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命庶幾有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恐自此以南無復向化之心矣孝恭稱善遂禁止之諸將又言梁之將帥與官軍拒鬪死者其罪既深請籍沒其家以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 二十 恩補樓

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為其主鬪死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孝恭送銑於長安上數之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為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詔以孝恭為荊州總管李靖為上柱國賜爵永康縣公仍使之安撫嶺南得承制拜授先是銑遣黃門侍郎江陵劉洎略地嶺表得五十餘城未還而銑敗洎以所得城來降除南康州都督府長史是年分瑞州康州仍置都督府皆屬嶺南戊申徐圓朗昌州改總管府為都督府貞觀初始分上中下州 庚戌詔陝東道大行治中劉善行以須臾來降劉善行以鄆州 臺尚書省自令僕至郎中主事六典曰漢官云光祿勳有南北臺主事三署主事於諸郎之中察茂



才高第者為之秩四百石次補尚書郎出宰百里謝承後漢書伯  
伯蕃范滂公沙理並以俊才舉孝廉除郎中光祿勳主事後魏尚  
書吏部儀曹三公處曹都官二千石比部各置主事故主事員  
門下置主事令史並從八品上隋初省置主事令史場帝三  
年並去令史之名其主事雖曹閣而道每十令史置一主事不  
滿十者亦置一人雜用才術之士至唐並用流外入流者補之  
品秩皆與京師同而員數差少山東行臺及總管府諸州竝隸焉

其益州襄州山東淮南河北等道令僕以下各降京師一等員數  
又減焉行臺尚書令得承制補署其秦王齊王府官之外各置左  
右六護軍府及左右親事帳內府護軍惟秦齊二府有之他國不  
得置也親王親事府及帳內府  
各置典軍二人從五品上閏月乙卯上幸稷州武德三年以京  
副典軍二人從五品上

辰獵于清水谷隋志京兆左  
君縣有清水遂幸三原三原本屬漢池陽縣界後  
周置建忠郡隋置三原縣

泉道好時縣屬雍乙丑獵于九峻九峻山在雍  
州因漢舊名也丁卯獵于仲山戊

辰獵于清水谷隋志京兆左  
君縣有清水遂幸三原三原本屬漢池陽縣界後  
周置建忠郡隋置三原縣

伏威使其將王雄誕擊李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自宜州廣  
德縣東南  
過獨松嶺至潮  
州嶺路險狹雄誕遣其將陳當世將千餘人乘高據險以逼之

多張旗幟夜則縛炬火於樹布滿山澤子通懼燒營走保抗州雄  
誕追擊之又敗之於城下庚寅子通窮蹙請降伏威執子通并其

左僕射樂伯通送長安上釋之先是汪華雖遣使文降猶據黔歛  
稱王如故雄誕還軍擊之華拒之於新安洞口唐歙州隋之新安  
郡也新安洞口即  
歙州隘甲兵甚銳雄誕伏精兵於山谷帥羸弱數千犯其陳戰纔

合陽不勝走還營華進攻之不能克會日暮引還伏兵已據其洞  
口華不得入窘迫請降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雄誕擊

之雄誕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乃單騎造其城下陳國威靈陳唐  
國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

資治通鑑補 卷一八九

威靈示以禍福遂安感悅帥諸將出降於是伏威盡有淮南江東  
之地南至嶺東距海雄誕以功除歙州總管賜爵宜春郡公 壬

辰林州總管劉旻擊劉仝成大破之舊志慶州華池縣隋置武  
德四年置林州總管府仝

成僅以身免部落皆降 李靖度嶺遣使分道招撫諸州所至皆  
下蕭銑桂州總管李襲志帥所部來降桂州隋志  
之始安郡趙郡王孝恭即

以襲志為桂州總管明年入朝以李靖為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  
州總管靖以嶺海隔遠不知朝廷政教非展威武示禮義無以變

其風乃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悅  
服凡下九十六州得戶六十餘萬 壬寅劉黑闥陷定州執總管

李元通黑闥愛其才欲以為大將元通歎曰吾荷朝恩作藩東夏  
孤城無援遂陷虜庭當守臣節以忠報國豈能降志北面臣賊乎

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肉饋之者元通曰諸君哀吾幽辱幸以酒  
肉來相慰當為諸君一醉酒酣謂守者曰吾能劍舞願假吾刀

守者與之元通舞竟太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  
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即引刀自刺潰腹而死上聞為之

流涕拜其子伏護為大將 庚戌杞州人周文舉殺刺史王文矩  
以城應徐圓朗 幽州大饑高開道許以粟賑之李藝遣老弱詣

開道就食開道皆厚遇之藝喜於是發兵三千人車數百乘驢馬  
千餘匹往受粟開道悉留之告絕於藝復稱燕王北連突厥南與

劉黑闥相結引兵攻易州不克大掠而去又遣其將謝稜詐降於  
藝請兵接應出兵應之將至懷戎舊志北燕州懷戎縣後漢上  
谷水經其中州所治也貞  
觀八年改北燕州為懷戎州稜襲擊破之開道與突厥連兵數人為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

資治通鑑補 卷一八九



寇世定幽易咸被其患 十二月乙卯劉黑闥陷冀州殺刺史魏  
 稜黑闥既破淮安王神通移書趙魏以魏國時趙魏大界言之故寶建德將卒  
 爭殺唐官吏以應黑闥庚申遣石屯衛大將軍義安王李常將兵  
 討黑闥黑闥將兵數萬進逼宗城黎州總管李世勣先屯宗城棄  
 城走保洛州 新志武德二年以黎陽縣置黎州宗城本廣宗縣隋  
 州考異曰寶錄世勣與黑闥戰於宋州我師敗績革命記李勣為  
 大總管張士貴為副領兵二萬人入宋州勣以五百騎自探黑  
 闥到南宮馳至宋州不入城而西過至洛州驛馬於南門外喚  
 君寶亮仁宏秦武通等棄城西拔永年縣令程名振見武通復  
 走出馳馬向縣取家口入城城人恐相劫掠即閉城門自守名振  
 乃于城北門上以繩懸下將母妻男女步走西去不踰四五里母  
 妻等被劫散失名振脫身而免黑闥攻宋城破之士貴以輕騎突  
 圍而走投相州數日黑闥大軍至洛州按舊地理志武德四年置  
 宗州於宗城縣宋字皆當作宗世勣名將必不至如革 命記所云但力不能拒而棄城耳今從舊書黑闥傳 甲子黑闥  
 追擊世勣等破之殺步卒五千人世勣僅以身免丙寅洛州土豪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

高祖武德四年

思補

翻城應黑闥黑闥築壇於城東南告天及祭寶建德而後入後旬  
 日引兵攻拔相州執刺史房晃右武衛將軍張士貴潰圍走黑闥  
 南取黎衛二州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又遣使北連突厥頡利  
 可汗遣侯斤突那那帥胡騎從之右武衛將軍秦武通洛州刺史  
 陳君賓永年令程名振皆自河北遁歸長安 丁卯命秦王世民  
 齊王元吉討黑闥 昆彌道使內附昆彌即漢之昆明也 昆明蠻  
 西以洱河為境西 嶺州治中吉宏緯通南甯 嶺州漢越嶺郡地  
 洱河即葉榆河也 嶺州治中吉宏緯通南甯 嶺州漢越嶺郡地  
 六年改西甯州十八年改嶺州南甯古南中味 嶺州漢越嶺郡地  
 升麻諸縣之地武德四年置南甯州。嶺音水 至其國說之遂來  
 降 己巳劉黑闥陷邢州趙州庚午陷魏州殺總管潘道毅辛未  
 陷莘州 隋開皇十六年以魏州之莘縣置莘州大業初廢是年復  
 以魏州之莘縣置武陽博州之武水置莘州考異曰寶錄  
 作莘州新書作業州按地理志無業州必莘州也十 道志開皇十六年於莘縣置莘州舊志武德五年置 壬申徙宋

王元嘉為徐王 張志寬者蒲州安邑人也隋末喪父哀毀骨立  
 為州里所稱王君廓為盜時無所不殘暴聞其名獨不敢犯其關  
 鄰里賴之而免者百餘家後為里正詣縣稱母疾求歸縣令問其  
 狀志寬對曰平日母有所苦志寬所苦亦如之今者志寬忽患心  
 痛知母必有是疾令怒曰妖妄之辭也繫之於獄馳驗其母果病  
 心痛令異之慰諭遣去及丁母憂負土成墳慮于墓側手植松柏  
 千餘上聞之遣使就弔投員外散騎常侍表其門閭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

高祖武德四年

思補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九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六起五年盡七年五月凡二年有奇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下

至武德五年劉黑闥天造元年是歲林士宏亡并梁師都凡二附國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

東王改元天造定都洛州以范願為左僕射董康買為兵部尚書

高雅賢為右領軍徵王琮為中書令劉斌為中書侍郎竇建德時

文武悉復本位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丙戌

同安賊帥殷恭邃以舒州來降舒州隋之同安郡宋白曰舒州漢院縣屬廬江郡晉置晉熙郡梁置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四 唐紀六 思補樓

南豫州復為晉州北齊改江州隋初改熙州大業改同安郡唐改舒州以其地古舒子之國也丁亥濟州別駕

劉伯通執刺史實務本以州附徐圓朗庚寅東鹽州治中王才

藝殺刺史田華以城應劉黑闥滄州鹽山縣本漢高成縣地去年置東鹽州以清池縣隸之

秦王世民軍至獲嘉按宋白曰獲嘉縣隋開皇四年移獲嘉縣於修武故城劉黑闥棄相州退

保洛州宋白曰洛州城春秋晉曲梁之地丙申世民復取相州考異曰實錄云孫

徹以城應黑闥按地理志無祿州蓋字誤新書作相州尤誤也按

劉黑闥攻拔相州執刺史房晃秦王兵至乃棄相州故秦王復取

之新書帝紀拔相州殺房晃在正月乙酉相州人殺獨孤敵附

黑闥在丙申其誤明矣祿州既其考其金然黑闥之拔相州與秦

王之復相州本末甚明與祿州全不相干進軍肥鄉肥鄉縣漢魏

曹魏置肥鄉縣屬廣平郡武德初廢紫州去年廢紫州列營洛水

之上以逼之水經洛水東逕曲梁城曲蕭銑旣敗散兵多歸林

士宏軍勢復振林士宏為張善安所敗兵勢自此衰見一百八十四卷隋義帝元年己酉嶺南俚

帥楊世略以循湖二州來降循州龍川郡秦漢龍川博羅縣地南

部揭陽縣地梁置東揚州唐使者王義童下泉陸建三州陸州漢

富春歙縣地對隋曰武德四年以建安郡之建安縣置建州蓋隋

置泉州建安郡治閩縣景雲元年改為閩州開元十三年改為福

州聖歷二年分泉州之南安龍溪莆田三縣置武榮州景雲二年

更武榮州為泉州是今之福州乃唐初之泉州今之泉州乃景雲

二年之幽州總管李藝將所部兵數萬會秦王世民討劉黑闥

聞聞之留兵萬人使范願守洛州自將兵拒藝夜宿沙河隋以漢

為龍岡縣又分龍岡置沙河縣時屬邢州宋白曰沙河即泗水也

水經云泗水出趙郡襄國縣西山東過沙河縣沙河在縣南五里

范成大曰臨洛鎮東去洛州三十五里過程名振載鼓六十具於

城西二里隄上急擊之城地皆震動范願驚懼馳告黑闥黑闥

遽遣其弟十善與行臺張君立將兵一萬擊藝於鼓城壬子戰

於徐河鼓城縣舊曰曲陽後齊廢隋開皇十六年分置晉陽縣十

八年改為鼓城按水經註下曲陽縣有鼓聚此因春秋鼓

子之國以名縣也唐屬蔚州水經徐水出廣昌縣東南大嶺下東

北逕五回縣又逕北平縣界東南出山又東逕清苑城北又東至

高陽入河范成大曰十善君立大敗所失亡六千人洛水人李

徐河在清苑北十里去或隋志洛水縣舊曰斥漳後齊省入平恩開皇六年分據城來

降秦王世民遣彭公王君廓將千五百騎赴之入城共守二月劉

黑闥引兵還攻洛水突亥行至列人列人縣漢屬廣平國後漢屬

魏郡隋廢九域志洛州有列人城在漢斥邱縣東北秦王世民使

秦叔寶擊破之考異曰實錄云秦叔寶擊破黑闥於列人大破

洛州勒兵拒王師置營于鄴縣東三十里每日兩軍皆挑戰而大

兵皆不出經十餘日洛水縣人李去或李潘買李開勳等為車騎

擊黑闥兵在劉黑闥營去或等背賊營來入洛州城誣人云劉黑

闥已敗先走得歸乃與得宗室子弟二百餘人守城遣使開道以



防君廓之走洛州城四面有水濶五十步已上深皆三四尺黑闊於東北角兩處填築運土作甬道以撞車攻城太宗三度將兵擊之賊置陣拒官軍攻城愈急按高祖太宗實錄皆以去年十二月命太宗討黑闥今年正月始至河北無十一月度河之事太宗實錄亦無列人戰事蓋叔寶破賊秦王之耳又按洛水豫章賊洛州屬縣去城若廬所據者洛水縣城水字誤作州耳

帥張善安以虔吉等五州來降拜洪州總管洪州豫章郡虔州南康郡吉州盧陵郡皆所屬州 戊辰金鄉人陽孝誠叛徐圓朗以城來降金鄉縣屬高平郡隋屬曹州武德四年置 己巳秦王世民復取邳州辛未井州人馮伯讓以城來降隋開皇十六年以恆州并陸州置井州大業初廢武德元年復置考異曰實錄作井州按井州未嘗失城蓋是時于井陸縣置井州字之誤也 丙子李藝取劉黑闥定樂廉趙四州隋開皇十六年分趙州廣阿縣置樂州大業初廢并為趙州隋志武德五年改趙州為樂州按趙州治平棘樂州治廣阿實建德劉黑闥相繼跨有山東蓋自置樂州是年黑闥破走之後始并趙州為樂州也武德元年分恆州棄城縣置廉州考異曰實錄作定率廉隋四州按河 獲黑闥尚書劉希道引兵與秦王世北無率隋二州今從唐統紀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六 高祖武德五年

民會洛州 劉黑闥攻洛水甚急城四旁皆有水廣五十餘步黑闥於城東北築二甬道以攻之世民三引兵救之黑闥拒之不得進世民恐王君廓不能守召諸將謀之李世勣曰若甬道達城下城必不守行軍總管鄭勇公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乃登城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帥其徒力戰潰圍而出士信帥左右二百人乘之入城代君廓固守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丁丑城陷黑闥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辭色不屈乃殺之時年二十考異曰高祖實錄王君廓知不可守潰圍而出秦王謂諸將曰誰能代者士信曰願以死守因遣之按君廓若已潰圍而出則黑闥圍守益固士信何以復得入城革命記曰太宗即賊勢盛恐王君廓不能固以問諸將士信以為無慮太宗使士信入守之太宗登段王墓以旗招王君廓從南門突圍不得即向北門并兵攻捉門人少退得出士信亦以左右二百人入城經八日晝夜被攻木石俱盡士信被左右執之以降賊五年正月城陷李去感以數十人突圍出歸太宗去感後授秦州都督李潘員

拜檀州刺史李開弼城陷而沒贈上柱國以公禮葬今從之高祖實錄士信死時年二十八舊傳云年二十按士信始從張須陁擊王薄等時年十四若死時年二十八則在大業四年於時王薄未為盜年二十則在大業十二年是歲須陁死今從之 戊寅汴州總管王要漢攻徐圓朗杞州拔之獲其將周文舉 庚辰延州道行軍總管段德操延州漢上郡膚施之地元魏之末置梁帥都石堡城師都自將救之德操與戰大破之師都以十六騎遁去上益其兵使乘勝進攻夏州克其東城師都以數百人係西城會突厥救至詔德操引還 辛巳秦王世民拔洛水三月世民與李藝營於洛水之南分兵屯水北劉黑闥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別遣奇兵絕其糧道壬辰黑闥以高雅賢為左僕射軍中高會李世勣引兵逼其營雅賢乘醉單騎逐之世勣部將潘毛刺之墜馬左右繼至扶歸未至營而卒甲午諸將復往逼其營潘毛為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六 高祖武德五年

小胡所擒黑闥運糧於冀貝滄瀛諸州水陸俱進程名振以千餘人邀之沈其舟焚其車 初宋州總管盛彥師帥齊州總管王薄攻須昌徵軍糧於譚州刺史李義滿與薄有隙閉倉不與及須昌降彥師收義滿繫齊州獄詔釋之使者未至義滿憂憤死獄中薄還過譚州戊戌夜義滿兄子武意執薄殺之武德二年李義滿以於平陵置譚州并益平陵縣蓋因春秋譚子之國以名州也 彥師亦坐死 上遣使賂突厥頡利可汗且許結婚頡利乃遣漢陽公瓊鄭元壽長孫順德等還庚子復遣使來修好上亦遣其使者特勒熱寒阿史那德等還并州總管劉世讓屯鴈門頡利與高開道苑君璋合眾攻之月餘乃退考異曰舊世讓傳云時鴈門鄭元壽先使在蕃可汗令元壽來說之世讓厲聲曰大丈夫乃為夷狄作說客邪經月餘乃退及元壽還述世讓忠貞勇幹高祖下制褒美之按高祖稱元壽為武弗之過安何為可汗遊說脫或果爾則元壽惟恐帝知之安何稱



世讓忠貞說之不下邪據實 甲辰以隋交趾太守耶和爲交州  
錄世讓傳無此事今不取 總管以交趾郡爲交州宋白曰交州周爲越莫重譯之地漢交趾  
足而立其趾相交故曰交趾吳黃武中以交趾縣置分爲 和遣司  
馬高士廉奉表請入朝詔許之遣其子師利迎之 耶和利以兵來  
秦王世民與劉黑闥相持六十餘日黑闥潛師襲李世勣營  
世民引兵掩其後以救之爲黑闥所圍尉遲敬德帥壯士犯圍而  
入世民與略陽公道宗乘之得出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  
使人堰洛水上流謂守吏曰待我與賊戰乃決之丁未黑闥帥步  
騎二萬南度洛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其騎兵破之乘  
勝蹂其步兵黑闥帥眾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勢不能支  
王小胡謂黑闥曰智力盡矣宜早亡去遂與黑闥先遁餘眾不知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六 五 思補樓

猶格戰守吏決堰洛水大至深丈餘黑闥眾大潰斬首萬餘級溺  
死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二百騎奔突厥山東悉平 高開道寇  
易州殺刺史慕容孝幹 夏四月己未隋鴻臚卿甯長真以甯越  
鬱林之地請降於李靖交愛之道始通以長真爲欽州總管 甯越  
州漢合浦縣地宋爲宋州宋廢郡鬱林郡鬱州漢古郡隋置州愛  
州九真郡漢古郡梁置州劉昉曰交州至京師七十五百二十三  
里愛州至京師 入千八百里 以襄州總管趙郡王孝恭爲荊州總管 徐圓  
朗聞劉黑闥敗大懼不知所出河閒人劉復禮說圓朗曰有劉世  
微者其才不世出名高東夏且有非常之相真帝王之器將軍若  
自立恐終無成若迎世微而奉之天下指揮可定圓朗然之使復  
禮迎世微於浚儀 浚儀縣漢晉後魏屬陳留 郡周隋唐爲汴州治所 或說圓朗曰將軍爲  
人所惑欲迎劉世微而奉之世微若得志將軍豈有全地乎僕不

敢遠引前古獨不見翟讓之於李密乎 考異曰革命記云盛彥師  
二人相得爲患益深因說圓朗使不納按實錄彥師奔王薄與薄  
共殺李義滿三月戊戌王薄死丁未黑闥乃敗彥師在圓朗所時  
黑闥未敗也今圓朗復以爲然世微至已有眾數千人頓於城外  
以待圓朗出迎圓朗不出使人召之世微知事變欲亡走恐不免  
乃入謁圓朗悉奪其兵以爲司馬使徇譙杞二州東人素聞其名  
所向皆下圓朗遂殺之秦王世民自河北引兵將擊圓朗會上召  
之使馳傳入朝乃以兵屬齊王元吉庚申世民至長安上迎之於  
長樂 長樂坂在 長安城東 世民具陳取圓朗形勢上復遣之詣黎陽會大軍  
趨濟陰 濟陰縣 丁卯廢山東行臺 壬申代州總管定襄王李  
大恩爲突厥所殺先是大恩奏稱突厥饑饉馬邑可取詔殿內少  
監獨孤晟將兵與大恩共擊苑君璋期以二月會馬邑晟失期不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六 六 思補樓

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 新城當在朔州南杜佑曰魏郡平城  
遠洛後于郡北三百餘里置朔州魏初雲中郡在今郡北三百餘  
里定襄故城北北齊置朔州在故郡西南新城一名平城後移于  
馬邑即今郡城也馬邑郡治善陽縣亦 諷利可汗遣數萬騎與劉  
黑闥共圍大恩上遣右驍衛大將軍李高遷救之未至大恩糧盡  
夜遁突厥邀之眾潰而死上惜之獨孤晟坐滅死徙邊 丙子行  
臺民部尚書史萬寶攻徐圓朗陳州拔之 宋白曰陳州楚襄王自  
准陽國之地後魏立陳郡天平二年置北 揚州隋故陳州治宛邱春秋陳國都也 戊寅廣州賊帥鄧文  
進隋合浦太守甯宣日南太守李峻並來降 合浦郡越州貞觀改  
觀改驩州 瓜州之常樂縣置瓜州瓜州爲西沙州 瓜州平 突厥寇忻州  
忻州新興郡義甯元年以懷煩郡秀容縣置 李高遷擊破之 六  
此秀容漢汾陽縣地非後魏之北秀容也



月辛亥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詔燕郡王李藝擊之 癸丑吐谷

渾寇洮州三州岷州總管李長卿擊破之 後周武帝遜吐谷渾

于洮源岷州于渾洮義南元年改歸洮于益樂後周 乙卯遣淮

安王神通擊徐圓朗 丁卯劉黑闥引突厥寇定州 秋七月甲

申為秦王世民營宏義宮使居之世民擊徐圓朗下十餘城聲震

淮泗杜伏威懼請入朝世民以淮濟之閒略定使淮安王神通行

軍總管任環李世勣攻圓朗乙酉班師 丁亥杜伏威入朝延升

御榻拜太子太保仍兼行臺尚書令留長安位在齊王元吉上以

寵異之以闕稜為左領軍將軍李子通謂樂伯通曰伏威既來江

東未定我往收舊兵可以立大功遂相與亡至藍田關 雍州藍田

關 為吏所獲俱伏誅 劉黑闥至定州其故將曹湛董康買亡命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一 唐紀六 七

在鮮虞 鮮虞縣舊曰盧奴開皇初更名以其地春秋鮮虞子之國也定州治所 復聚兵應之甲午以

淮陽王道元為河北道行軍總管以討之 丙申遷州人鄧士政

執刺史李敬昂以反 西魏以房陵置遷州大業初改曰房州武德初復曰遷州房陵郡 劉武周

在突厥謀亡歸馬邑事泄殺之於白道突厥以苑君璋為大行臺

統其餘眾仍令郁射設督兵助鎮 丁酉隋漢陽太守湯盜承李

靖檄帥所部來降以其地為高羅春白崖儋林振八州 高州高涼郡羅州石

城郡春州陽春郡白州南昌郡崖州珠崖郡林州桂林郡振州羅

振郡羅州今化州白州今鬱林州之博白縣崖儋振皆在海外振

州今吉陽軍地林州後改羅州投荒錄高州高涼郡土厚而山環

遠高而稍汗故名羅州宋將留道濟于陵羅江口築城因置羅州

今廢陵羅縣在化州北一百二十里宋白曰州在陵羅二水之間

春州治陽春縣故名白州以博白江名崖州以珠崖名儋州以儋

耳名林州以殺懷林邑名 以益為高州總管封耿國公先是或說

益曰唐始安中原未能及遠公所領二十州地已廣於趙佗宜自

稱南越王益曰吾家居此五世矣為牧伯者不出吾門富貴極矣

常懼不克負荷為先人羞敢效趙佗自王一方乎遂來降於是嶺

南悉平 八月辛亥以洛荆交并幽五州為大總管府 改葬隋

煬帝於揚州雷塘 雷塘漢所謂雷陂也在今揚州城北平岡上考

帝及子孫此又云葬煬帝蓋三年李 甲戌吐谷渾寇洛州敗總

子通猶據江都雖有是詔不果葬也 管李長卿詔益州行臺左僕射竇軌潤州刺史且洛生救之且

乙卯突厥頡利可汗寇邊遣左武衛將軍段德操雲州總管李

子和將兵拒之子和本姓郭 郭子和武德三年以檢校都督檢校

命之為雲州總管 以討劉黑闥有功賜姓丙辰頡利十五萬騎入

鴈門己未寇并州別遣兵寇原州庚子命太子出靈州道秦王世

民出秦州道以禦之 存疑秦州胡註云當作秦州考新舊突厥傳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一 唐紀六 八

以俟 李子和趨雲中掩擊可汗 漢雲中古城在榆段德操趨夏州

林郡東北四十里 邀其歸路突厥遣使請和親辛酉上謂羣臣曰突厥入寇而復求

和和與戰孰利太常卿鄭元璠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中書令封

德彛曰突厥恃犬羊之眾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

明年將復來臣愚以為不如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

上從之己巳并州大總管襄邑王神符破突厥於汾東汾州刺史

蕭頭破突厥 汾州西河郡武德 斬首五千餘級 吐谷渾寇洮州

遣武州刺史賀元璠之 武都郡西魏置武 丙子突厥寇廉州戊

寅陷大震關 大震關在隴州河州源縣當崑崙山之路程大昌曰漢武

陷大震關者 上遣鄭元璠詣頡利是時突厥精騎數十萬自介休

至晉州數百里聞填盜山谷元璠見頡利責以負約與相辨詰頡



利頗慙元壽因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元壽自義甯以來五使突厥幾死者數焉 九月癸巳交州刺史權士通西魏置北秦州于上郡廢帝三年改曰交州宏州總管宇文歆慶州宏化縣開皇十八年置宏州大業初州廢蓋唐復置也雲州總管楊師道擊突厥於三觀山破之乙未太子班師丙申宇文歆邀突厥於崇岡鎮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壬寅定州總管雙士洛擊突厥於恆山之南雙姓丙午領軍將軍安興貴擊突厥於甘州皆破之甘州張掖郡劉黑闥陷瀛州殺刺史馬匡武鹽州人馬君德以城叛附黑闥此瀛州即東鹽州高開道寇蘇州武德五年以瀛州之博野清苑定州之義豐置蘇州因漢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六

九

思補樓

道元獨進敗沒萬寶勒兵將戰士卒皆無鬪志軍遂大潰萬寶逃歸道元數從秦王世民征伐死時年十九世民深惜之謂人曰道元嘗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效之以至於此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為矢刃所傷 林士宏遣其弟鄱陽王襲師攻循州刺史楊略與戰斬之其將王戎以南昌州降士宏懼已巳請降尋復走保安成山洞袁州人相聚應之是年以洪州建昌縣置南昌州吉州安福袁州洪州總管若于則遣兵擊破之會士宏死其眾遂散隋大業十三年林士宏起為盜至是死散淮南王道元之敗也山東震駭洛州總管盧江王瑗棄城西走州縣皆叛附於黑闥旬日間黑闥盡復故地乙亥進據洛州十一月庚辰滄州刺史程大買為黑闥所迫棄城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六

十

思補樓

冬十月己酉詔齊王元吉討劉黑闥於山東壬子以元吉為領軍大將軍并州大總管癸丑貝州刺史許善護與黑闥第十善戰於鄆縣善護全軍皆沒甲寅右武侯將軍桑顯和擊黑闥於晏城破之隋開皇十六年分冀州之武城置晏城縣大業初廢入鹿城蓋其縣名猶在觀州刺史劉會以城叛附黑闥 契丹寇北平 甲子以秦王世民領左右十二衛大將軍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屯衛左右領軍左右領甲衛左右領衛為十二衛乙丑行軍總管淮陽壯王道元與劉黑闥戰於下博軍敗為黑闥所殺時道元將兵三萬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元帥輕騎先出犯陳使萬寶將大軍繼之萬寶擁兵不進謂所親曰我奉手敕云淮陽小兒雖名為將而軍事正進皆委老夫今王輕脫妄進若與之俱必同敗沒不如以王餌賊王敗賊必爭進我堅陳以待之破之必矣由是



結諸長子以自固建成與元吉山意事諸妃嬪諂諛賂遺無所不至以求媚於上或言蒸於張婕妤尹德妃宮禁深祕莫能明也是時東宮諸王公妃主之家及後宮親戚橫長安中恣為非法有司不敢詰世民居承乾殿關本大極宮圓月華門內有承乾殿無承乾殿按新書承乾殿在西宮又按王溥會要承乾殿在宮中蓋皆指太極宮元吉居武德殿後院武德殿在東宮西按開本門東入門過內倉庫立殿殿萬春殿即東上閣門與上臺東宮晝夜通行無復禁限謂帝居太子二王出入上臺皆乘馬擣弓刀雜物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為定世民獨不奉事諸妃嬪諸妃嬪爭與建成元吉而短世民世民平洛陽上使賈妃等數人詣洛陽選閱隋宮人及收府庫珍物賈妃等私從世民求寶貨及為親屬求官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昭儀昭容昭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六 十一 唐高祖武德五年

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為九嬪建好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為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為御妻世民曰寶貨皆已籍奏官當投賢才有功者皆不許由是益怨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之父因婕妤好求之於上上手救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妤訴於上曰救賜妾父田秦王奪之以與神通上遂發怒責世民曰我手救不如汝教邪他日謂左僕射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為書生所效非復昔日也尹德妃父阿鼠驕橫秦王府屬杜如晦過其門阿鼠家童數人曳如晦墜馬殿之折一指曰汝何人敢過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恐世民訴於上先使德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家上復怒責世民曰我嬪妃家猶為汝左右所陵況小民乎世民深自辨析上終不信世民每侍宴宮中對諸妃嬪思太穆皇后早終寶皇后諡太穆帝未

即位不得見上有天下或歎歌流涕上頷之不樂諸妃嬪因密共譖世民曰海內幸無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娛樂而秦王每獨涕泣正是憎疾妾等陛下萬歲後妾母子必不為秦王所容無子遺矣因相與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屬之必能保全上為之愴然由是無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疎而建成元吉日親矣考曰高祖實壽曰建成幼不拘細行荒色嗜酒好畋獵常與博徒遊故時人稱為任俠高祖起義於太原建成時在河東本既無寵又以前上首建大計高祖不之恩也而今上白高祖遣使召之盤遊不即往今上急難情切遂以手書諭之建成乃與元吉開行赴太原時人購求之幾為所獲及義旗建而方至高祖亦喜其獲免因授以兵又曰建成雖不修有禽犬之行聞於遠邇今上以為為務務至於參請妃嬪素所不行太宗實錄曰世民始則流宕河曲遂遊是好素無才略不預經治於後雖就左軍非眾所附既升儲兩生滿精嫌太宗雖備禮竭誠以希恩隆而妬害之心日以滋甚又樂刺王性本兇復志誠庸庸下行同禽獸兼以乘鎮失守罪戾尤多反害太宗之能於是潛也毀謗同惡相濟膚受日聞雖大名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六 十一 唐高祖武德五年

微號禮冠華后而情疎意隔寵異疑時按建成元吉雖為太子中頭恩既為太宗所誅史臣不無抑揚諱諱之辭今不盡取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太子左春坊左庶子為之長掌侍從贊相敷正局長官掌四庫圖書籍籍寫刊相之事唐六典曰後漢太子官屬有中允在中庶子下洗馬上其後無聞唐始置太子中允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眾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於上上許之珪頰之兄子也王珪僧辯之子死申詔太子建成將兵討黑闥其陝東道大行臺及山東道行軍元帥河南河北諸州並受建成處分得以便宜從事 乙酉封宗室陽公道宗宗等十八人為郡王道宗為靈州總管梁師都遣弟洛兒引突厥數萬圍之道宗乘間出擊大破之突厥與師都相結遣



其郁射設入居故五原五原縣屬鹽州武德初寄治靈州故地為突厥所居杜佑曰鹽州西魏五原郡地漢今榆林郡界道宗逐出之斥地千餘里斥開拓也上以道宗武幹如魏任城王彭魏任城王彭曹操之子乃立為任城郡王 丙申上幸宜州義甯二年以京兆之華原宜州同官道左君郡武德元年日宜州 己亥齊王元吉遣兵擊劉十善於魏州破之 癸卯上校獵於富平富平縣屬雍州漢富平縣治唐靈州迴樂縣界後漢移甯州彭原縣界晉移懷德縣魏移于懷 劉黑闥擁兵而南自相州以北州縣皆附之唯魏州總管田留安勒兵拒守黑闥攻之不下引兵南拔元城復還攻之元城縣治古城在朝城東北十二里時魏州治貴鄉縣 十月庚戌立宗室孝友等八人為郡王孝友神通之子也 丙辰上校獵於華池京兆三原縣武德四年改池陽六年改華池 戊午劉黑闥陷恆州殺刺史王公政恆州漢常山郡唐置恆州因恆山為名 庚申車駕至長安 癸亥幽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六

州大總管李藝復廉定二州 甲子田留安擊劉黑闥破之獲其莘州刺史孟柱魏州莘縣隋開皇十六年置莘州大業二年廢唐復置 降將卒六千人是時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人益離怨留安待吏民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無問親疏皆聽直入臥內每謂吏民曰吾與爾曹皆為國禦賊固宜同心協力必欲棄順從逆者但自斬吾首去吏民皆相戒曰田公推至誠以待人當其竭死力報之必不可負有苑竹林者本黑闥之黨潛有異志留安知之不發其事引置左右委以管鑰竹林感激遂更歸心卒收其用以功進封道國公 乙丑并州刺史成仁重擊范願破之 劉黑闥攻魏州未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大軍至昌樂劉响曰晉置昌樂縣屬陽平郡今縣西古城是也隋廢縣入樂水武德元年復置仍 黑闥引兵拒之再陳皆不戰而遁魏徵言於太子曰前

破黑闥其將帥皆懸名處死言亡命者先書其名處以死罪也 妻子係虜故齊王之來雖有詔書赦其黨與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諭遣之則可坐視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食盡眾多亡或縛其渠帥以降黑闥恐城中兵出與大軍表裏擊之遂夜遁至館陶永濟渠橋未成不得度館陶縣屬魏州在州北隋楊帝鑿永濟渠所經也宋白曰館陶春秋時晉冠氏邑陶邱在縣西北七里趙氏置館于 壬申太子齊王以大軍至黑闥使王小胡背水而陳自視作橋成即過橋西眾遂大潰考異曰高祖實錄壬申太子賜抽軍北遁中成追圍於毛州或背永濟渠而陳接戰又破之舊傳六年二月太子破黑闥於館陶革命記圍遁至館陶二十五日官軍至圍敗走按館陶即毛州也長歷十二月壬申二十五日甲戌二十七日蓋實錄據奏到之日也舊傳尤疎今從革命記太宗實錄云黑闥軍反高祖謂太宗曰前破黑闥欲令盡殺其黨使空山東不用吾言致有今日及隱太子征黑闥平之將遣唐儉往使男子年十五以上悉坑之小弱及婦女總驅入關以實京邑太宗諫曰臣聞唯德動天唯恩容眾山東人物之所河北蠶棉之鄉而天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六

府委輸待以成績今一旦見其反覆盡戮無辜流離家窮恐以殺不能止亂非行弔伐之道其事遂寢新書隱太子傳云黑闥敗于洛水太子遂成問于洗馬魏徵曰山東其定乎對曰黑闥雖敗殺傷大甚其魁黨皆懸名處死妻子係虜欲降無由雖有赦令獲者必戮不大為有恐殘賊嗾結民未可安既而黑闥復振盧江王瑗乘洛州山東亂命齊王元吉討之有詔降者赦罪眾不信建成至使相告曰賊而甲還鄉里若妻子獲者既已釋矣眾乃散或傳其渠長降送擒黑闥按高祖雖不仁亦不至有欲空山東之理史臣專欲歸美太宗其于高祖亦太誣矣今采革命記及新書 捨仗來降大軍度橋追黑闥度者纔千餘騎橋壞由是黑闥得與收百騎亡去 上以隋末戰士多沒於高麗是歲賜高麗王建武書使悉遣還亦使州縣索高麗人在中土者遣歸其國建武奉詔遣還中國民前後以萬數 癸武德六年 是歲劉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執黑闥舉城降時太子遣騎將劉宏基追黑闥黑闥為官軍所



追奔走不得休息至饒陽 饒陽縣前漢屬東郡後漢屬安平國晉屬分置 從者纔百餘人餒甚德威出迎延黑闥入城黑闥不可德

威涕泣固請黑闥乃從之至城旁市中憩止德威饋之食食未畢

德威勒兵執之送詣太子并其弟十善斬於洛州 考異曰革命記

州崔元慈為偽深州總管黑闥欲至城中陳列三千餘兵擬納黑

闥據城拒守北旬突厥葛德威為軍駐紮當城之兵有張善護

者先任鄉長來就軍中語三五少年曰可捉黑闥以取富貴今若

不捉在後終是擾亂山東廢我等作生活諸少年咸云非諸葛軍

騎不可善護知德威非得酒食不可出師乃于家宰一肥猪出酒

一石延德威而語之德威許諾黑闥至元慈乃請之入城而不許

唯就市中遺鋪設而坐食元慈請以城中兵呈閱言並精銳必堪

拒守黑闥食而許之元慈乃召兵以呈之德威以前領健卒出即

就市擒黑闥送于洛州斬於城西臨刑 黑闥臨刑歎曰我幸在家

乃歎云云今從實錄亦兼采革命記 黑闥臨刑歎曰我幸在家

鉅菜為高雅賢輩所悞至此 壬午嵩州人王慶舉兵反自稱

元帥改元進通驃騎將軍衛彥討之 庚子以吳王杜伏威為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六 十五 高宗武德六年

太保 二月庚戌上幸驪山溫湯 驪山在雍州新豐有湯 甲寅還

宮 平陽昭公主薨戊午葬公主詔加前後部鼓吹班劬四十人

班列也持劬成 武賈甲卒 武賈賈也唐諱 大常奏禮婦人無鼓

吹上曰鼓吹軍樂也公主親執金鼓與義兵以輔成大業豈與常

婦人比乎 丙寅徐圓朗窮蹙與數騎棄城走為野人所殺其地

悉平 林邑王梵志遣使入貢初隋人破林邑 見一百八十卷 分

其地為三郡 三郡比景海 及中原喪亂林邑復國至是始入貢

幽州總管李藝請入朝庚午以藝為左翊衛大將軍 廢參旗等

十二軍 十二軍詳見一百 三月癸未高開道掠文安魯城 文安

漢屬勃海郡後漢屬河間國晉屬章武郡隋驃騎將軍平善政邀

唐屬瀛州魯城縣開皇十六年置亦屬瀛州 擊破之 庚子梁師都將賀遂索同以所部十二州來降 乙巳

前洪州總管張善安反遣舒州總管張鎮周等擊之 夏四月吐

谷渾寇芳州刺史房當樹奔松州 西魏吐谷渾置同昌郡及封

業初廢武德元年以同昌之常芬縣置芳州省封德松州交川郡

治嘉城縣生羌之地後魏時白水羌舒彭遣使朝貢始置甘松縣

魏亂而絕後周復招慰之於此置龍洞防天和六年改置扶州隋

改甘松縣為嘉誠縣屬同昌郡武德初置松州取甘松嶺為名

張善安陷孫州 舊唐志武德五年分洪州置南昌州總管房

修三縣八年廢南昌州及孫州以南昌州新吳永修龍安入建昌

縣以孫州之建昌入豫章縣而以豫章屬洪州新志武德五年以

洪州南昌縣置南昌州 執總管王戎而去 乙丑鄜州道行軍總管

段德操擊梁師都至夏州俘其民畜而還 丙寅吐谷渾寇洮岷

二州 丁卯南州刺史龐孝恭南越州刺史甯道明高州首領馮

暄俱反陷南越州進攻姜州合州刺史甯純引兵救之 武德四年

之南昌合浦地置南州六年改白州合浦郡舊置越州隋改合州

武德四年復曰越州加南字以別會稽之越州也舊志桂州總管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六 十六 高宗武德六年

府所管有姜州武德五年以合州之封山縣置姜州貞觀十年廢

入越州雷州海康郡本合州徐開郡武德四年置貞觀更州郡名

龐孝恭新書 壬申立皇子元軌為蜀王鳳為幽王元慶為漢王

考異曰實錄以皇子元真為蜀王鶴為幽王新本紀封元瑋為蜀

王按高祖子無名元真鶴元瑋及封郡王者今從舊傳及唐歷

癸酉以裴寂為左僕射蕭瑀為右僕射楊恭仁為吏部尚書兼

中書令封德彝為中書令 五月庚辰遣岐州刺史柴紹救岷州

岐州狀 庚寅吐谷渾及党項寇河州刺史盧士良擊破之 丙

申梁師都將辛獠兒引突厥寇林州 舊志慶州華池縣武德

戊苑君璋將高滿政寇代州驃騎將軍林寶言擊走之 癸卯高

開道引突騎寇幽州長史王洗擊破之劉黑闥之叛也突地稽引

兵助唐徙其部落於幽州之昌平城 昌平城在

幽州突地稽將兵邀擊天破之 六月戊午高滿政以馬邑來降



先是前并州總管劉世讓除廣州總管將之官上問以備邊之策  
世讓對曰突厥比數為寇良以馬邑為之中頓故也中頓者謂中道有城有糧可以頓食也置食之所請以勇將戍崞城多貯金帛募有降者厚賞之數出奇兵掠其城下蹂其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無所食必降矣上然其計曰非公誰為勇將即命世讓戍崞城馬邑病之是時馬邑人多不願屬突厥上復遣人招諭苑君璋高滿政說苑君璋盡殺突厥戍兵降唐君璋不從滿政因眾心所欲夜襲君璋君璋覺之亡奔突厥滿政殺君璋之子及突厥戍兵三百人而降 壬戌梁師都以突厥寇匡州武德分絳州延福縣地 丁卯苑君璋與突厥吐屯設寇馬邑高滿政與戰破之以滿政為朔州總管封榮國公 瓜州總管賀若懷廣按部至沙州隋以敦煌郡置瓜州武德

資治通鑑補天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六 十七 恩補撰  
五年改沙州分沙州之長樂縣為瓜州晉昌郡宋白曰瓜州西至沙州二百八十里 值州人張護李通反懷廣以數百人保子城涼州總管楊恭仁遣兵救之為護等所敗 癸酉柴紹至岷州與吐谷渾戰為其所圍虜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紹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駐弓矢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精騎出虜陳後擊之虜眾大潰 秋七月丙子苑君璋以突厥寇馬邑右武侯大將軍李高遷及高滿政禦之戰於臘河谷破之 張護李通殺賀若懷廣立沙州別駕賈伏明為主進瓜州長史趙孝倫擊卻之 高開道掠赤岸鎮及靈壽九門行唐三縣而去九以志定州唐縣有赤岸鎮三縣皆屬恒州時以靈壽屬并州 丁丑岡州刺史馮士翹據新會反隋以新會郡置岡州以地有金剛故名大業初廣州廢武德四年復以廣州新會義甯二縣置岡州 刺史劉感討降之使復其位 辛巳高開道所部宏陽統漢二鎮

來降 癸未突厥寇原州原州漢高平縣地後魏立原州取高平曰原以名州 乙酉寇朔州 李高遷為虜所敗行軍總管尉遲敬德將兵救之己亥遣太子將兵屯北邊備原州 秦王世民屯并州備朔州 以備突厥八月丙辰突厥寇真州舊志武德二年置絳州總管府管雲銀真又寇馬邑等十一州真州蓋置于銀州真州縣也 又寇馬邑 壬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考異曰舊傳云沈法興陳毗陵公祏擊破之按法興武德三年已為李子通所滅傳誤也 初杜伏威與公祏相友善公祏年長伏威兄事之軍中謂之伯父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浸忌之乃署其養子闕棱為左將軍王雄誕為右將軍潛奪其兵權公祏知之怏怏不平與其故人左遊仙陽為學道辟穀以自晦及伏威入朝留公祏守丹陽此南朝之舊丹陽郡 令雄誕典兵為之副陰謂雄誕曰吾至長安苟不失職勿令公祏為變伏威既行左遊仙說公祏謀反而雄誕握兵公祏不得發乃詐稱得伏威書疑雄誕有貳心雄誕聞之不悅稱疾不視事公祏因奪其兵使其黨西門君儀諷以反計雄誕始悟而悔之曰今天下方平吳王又在京師大唐兵威所向無敵奈何無故自求滅族乎雄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今從公為逆不過延百日之命耳大丈夫安能愛斯須之死而自陷於不義乎公祏知其不可屈縊殺之雄誕善撫士卒得其死力又約束嚴整每破城邑秋毫無犯死之日江南軍中及民間皆為之流涕公祏又詐稱伏威不得還江南貽書令其起兵大脩鎧仗運糧儲尋稱帝於丹陽國號宋脩陳故宮室而居之署置百官以左遊仙為兵部尚書東南道大使越州總管與張善安連兵以善安為西南道大行臺己未突厥寇原州 乙丑詔襄州道行臺僕射趙郡王孝恭以舟

資治通鑑補天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六 十八 恩補撰  
不視事公祏因奪其兵使其黨西門君儀諷以反計雄誕始悟而悔之曰今天下方平吳王又在京師大唐兵威所向無敵奈何無故自求滅族乎雄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今從公為逆不過延百日之命耳大丈夫安能愛斯須之死而自陷於不義乎公祏知其不可屈縊殺之雄誕善撫士卒得其死力又約束嚴整每破城邑秋毫無犯死之日江南軍中及民間皆為之流涕公祏又詐稱伏威不得還江南貽書令其起兵大脩鎧仗運糧儲尋稱帝於丹陽國號宋脩陳故宮室而居之署置百官以左遊仙為兵部尚書東南道大使越州總管與張善安連兵以善安為西南道大行臺己未突厥寇原州 乙丑詔襄州道行臺僕射趙郡王孝恭以舟



師趣江州江州南朝之尋陽郡隋改為九江郡考異曰隋錄八月

懷州總管黃君漢出譙臺齊州總管李世勣出淮泗白泗水以討

輔公祏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者皆失色

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祏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眾皆悅服

丙寅吐谷渾內附 辛未突厥寇原州之善和鎮癸酉又寇渭州

高開道以突厥幽州州兵擊卻之 九月丙子太子班師 戊

子輔公祏遣其將徐紹宗寇海州陳政通寇壽陽壽陽壽州 邳州

獠反邳州臨邳縣武德元年析雅州置 遣沛公鄭元璿討之 庚寅突厥寇幽州

壬辰詔以秦王世民為江州道行軍元帥 乙未竇伏明以沙

州降 高昌王麴伯雅卒子文泰立 丙申渝州人張大智反渝州

賈洽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六 思補撰

巴郡漢江 刺史薛敬仁棄城走 壬寅高開道引突厥二萬騎寇

幽州 初上遣右武侯大將軍李高遷助朔州總管高滿政守馬

邑宋白曰朔州春秋北狄之地曹魏立為馬邑縣西晉末其地為

洛之後于定襄故城置朔州高齊又于新 苑君璋引突厥萬餘騎

至城下滿政擊破之頡利可汗怒大發兵攻馬邑高遷懼帥所部

二千人斬開宵遁虜邀之失亡者半頡利自帥眾攻城滿政出兵

禦之或一日戰十餘合上命行軍總管劉世讓救之至松子嶺不

敢進還保崞城會頡利遣使求婚上曰釋馬邑之圍乃可議婚頡

利欲解兵義成公主固請攻之頡利以高開道善為攻具召開道

與之攻馬邑甚急頡利誘滿政使降滿政罵之糧且盡救兵未至

滿政欲潰圍走朔州右虞候杜士遠以虜兵盛恐不免壬戌殺滿

政降於突厥苑君璋復殺城中豪傑與滿政同謀者三十餘人上

以滿政子元積為上柱國襲爵既而突厥復請和親以馬邑歸唐

上以將軍秦武通為朔州總管 突厥惡宏農公劉世讓為己患

遣其臣曹般般音來言世讓與可汗通謀欲為亂上信之冬十

月丙午殺世讓籍其家久之突厥有來降者言世讓初無逆謀始

原其妻子移世讓原文書殺世讓於前後又書命世讓殺高滿

政降於突厥苑君璋復殺城中豪傑與滿政同謀者三十餘人上以滿政子元積為上柱國襲爵既而突厥復請和親以馬邑歸唐上以將軍秦武通為朔州總管 突厥惡宏農公劉世讓為己患遣其臣曹般般音來言世讓與可汗通謀欲為亂上信之冬十月丙午殺世讓籍其家久之突厥有來降者言世讓初無逆謀始原其妻子移世讓原文書殺世讓於前後又書命世讓殺高滿於後 秦王世民猶在并州己未詔世民引兵還 上幸華陰張大智浸涪州涪州涪州武德元年 刺史田世康等討之大智以眾降 突厥數為邊患并州大總管府長史竇靜表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為煩擾不許靜切論不已敕徵靜入朝使與裴蕭瑀封德彝相論難於上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上善之命檢校并州大總管靜抗之子也十一月辛巳秦王世民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之境從之 黃州總管周法明將兵擊輔公祏黃州漢郡縣地蕭齊 張善安據夏口拒之法明屯荊口鎮蓋當荊江之口置 壬午法明登戰艦飲酒善安遣刺客數人詐乘魚鱗而至鱗音 見者不以為虞遂殺法明而去 甲申舒州總管張鎮周等擊輔公祏將陳當世於猷州之黃沙大破之武德三年以宣州之涇縣 丁亥上校獵於華陰己丑迎勞秦王世民於忠武頓 十二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癸卯安撫使李大亮誘張善安執之大亮擊善安於洪州與善安隔水而陳遙相與語大亮諭以禍福善安曰善安初無反心正為將士所誤欲降又恐不免大亮曰張總管有降心則與我一家耳因單騎渡水入其

賈洽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六 思補撰



陳與善安執手其語示無猜聞善安大悅遂許之降既而善安將數十騎詣大亮營大亮止其騎於門外引善安入與語久之善安辭去大亮命武士執之從騎皆走善安營中聞之大怒悉眾而來將攻大亮大亮使人諭之曰吾不謂總管總管赤心歸國謂我曰若還營恐將士或有異同為其所制故自留不去耳卿輩何怒於我其黨復大罵曰張總管賣我以自始於人遂皆潰去大亮追擊多所虜獲送善安於長安善安自稱不與輔公祏交通上赦其罪善遇之及公祏敗得所與往還書乃殺之 甲寅車駕至長安

己巳突厥寇定州州兵擊卻之 庚申白蘭白狗羌遣使入貢

州置大中正一人 州置大中正周齊 掌知州內人物品量第以

本州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 壬午趙郡王孝恭擊輔公祏別將

於樅陽破之 樅陽縣漢屬臨江郡梁置樅陽郡隋廢郡改 庚寅

鄒州人鄧同穎殺刺史李士衡反 唐初以齊州之鄒 丙申以白

狗等羌地置維恭二州 維州維川郡以白狗羌降戶姜維故城置

馬忠討汶山羌於此故置在焉恭州即西恭州後改曰羊州又或

州都督府所領屬州有曲州本隋之恭州隋亂廢武德元年開

南中復置八年改曲州故宋提郡地非此也劉向曰維州即古西

戎地也其地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龍山積雪

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地接石紐山夏禹生于石紐是也其城

在岷山之孤峯三面臨江距成都四百里許杜佑曰維州在當州

北二百六十里 二月輔公祏遣兵圍猷州刺史左難當嬰城自

守安撫使李光亮引兵擊公祏破之趙郡王孝恭攻公祏鵠頭鎮

資治通鑑補 卷一九〇

建武為遼東郡王高麗王以百濟王扶餘璋為帶方郡王新羅王

金真平為樂浪郡王 始州獠反 始州雅安郡 遣行臺僕射竇軌

討之 己酉詔諸州有明一經以上未仕者咸以名聞州縣及鄉

皆置學 壬子行軍副總管權文誼破輔公祏之黨於猷州拔其

枚洞等四鎮 丁巳上幸國子監釋奠詔諸王子弟各就學

戊午改大總管為大都督府 己未高開道將張金樹殺開道來

降開道見天下皆定欲降自以數反覆不敢且恃突厥之眾遂無

降意其將卒皆山東人思鄉里咸有離心開道選勇敢士數百謂

之假子常直閣內使金樹領之故劉黑闥將張君立亡在開道所

與金樹密謀取開道金樹遣其黨數人入閣內與假子遊戲向夕

潛斷其弓弦藏刀架於牀下道嗔抱之趨出金樹帥其黨大謀攻

開道閣假子將禦之弓弦皆絕刀架已失爭出降君立亦舉火於

外與相應內外惶擾開道知不免乃擐甲持兵坐堂上與妻妾奏

樂酣飲眾憚其勇不敢逼天且明開道縊妻妾及諸子乃自殺金

樹陳兵悉收假子斬之并殺君立死者五百餘人遣使來降詔以

資治通鑑補 卷一九〇

六七



學云此州古有隆城... 是月太... 保吳王杜伏威... 及太宗即位知其冤赦之復其官爵... 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祕書殿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 次太常至太府為九寺... 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為十四衛... 左右監門衛... 東宮置三師三少詹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 王公置府佐國... 官公主置邑司並為京職事官... 室錄事參軍錄事功倉戶兵騎法士等七曹參軍參軍事行參軍... 典儀王國有國令大農尉丞錄事典儀舍人學官長食官長麻牧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年

唐紀六

三

恩補

長典府長公主邑司有令丞主簿調者舍... 州縣鎮戍為外職事官... 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為文散官... 二品光祿大夫從二品金紫光祿大夫正三品銀青光祿大夫從... 三品正議大夫正四品太中大夫從四品上中大夫從四品下中... 散大夫從五品上朝議大夫正五品下朝議大夫從五品上朝議... 大夫從五品下朝議大夫正六品上承議郎正六品下承議郎從六... 品上通直郎從六品下通直郎正七品上宣德郎正七品下宣德郎... 郎從七品上宣義郎從七品下宣義郎正八品上宣德郎正八品下... 下承奉郎從八品上承奉郎從八品下承奉郎正九品上承奉郎正... 登仕郎正九品下文林郎從九品上將仕郎從九品下... 將軍至部戎副尉三十一階為武散官... 將軍從二品冠軍大將軍從二品大將軍從三品大將軍從三品... 下雲麾將軍從三品大將軍從三品上雲麾將軍從三品下雲麾將軍... 軍正四品上壯武將軍從四品大將軍從四品上壯武將軍從四品... 上明威將軍從四品中明威將軍從四品下明威將軍從四品... 軍懷化郎將正五品下遊騎將軍從五品上遊擊將軍從五品... 從五品下昭武校尉正六品上昭武校尉從六品下昭武校尉從六... 品止致果副尉懷化中候正七品下翊衛校尉從七品上翊衛副

尉歸德中侯從七品下宣節校尉正八品上宣節副尉懷化司戈... 正八品下聖海校尉從八品上聖海副尉歸德司戈從八品下仁... 勇校尉正九品上仁勇副尉懷化執戟長上正九品下仁... 戎校尉從九品上陪戎副尉歸德執戟長上從九品下... 上柱國... 至武騎尉十二等為勳官... 勳級十有二轉為上柱國視正二品十... 軍現正三品九轉為護軍視從三品八轉為上輕車都尉視正四... 品七轉為輕車都尉視從四品六轉為上騎都尉視正五品五轉... 為騎都尉視從五品四轉為騎都尉視正六品三轉為飛騎尉... 視從六品二轉為雲騎尉視正七品一轉為武騎尉視從七品... 丙戌趙郡王孝恭破輔公祏於蕪湖拔梁山等三鎮... 梁山在和州歷陽... 縣南七十里臨江... 楊子城在揚州江都縣界揚州... 治江都古廣陵城也龍姓也... 丁酉突厥寇原州... 戊戌趙郡... 王孝恭克丹陽先是輔公祏遣其將馮慧亮陳當世將舟師三萬... 屯博望山... 對時東曰博望西曰梁山考吳曰舊趙郡王孝恭傳作... 陳當世舊李靖傳云屯... 陳正通徐紹宗將步騎三萬屯青林山... 當塗今皆從高祖實錄... 注湖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禹貢所謂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 仍... 於梁山連鐵鎖以斷江路築卻月城延袤十餘里又結羸江西以... 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 壽陽次硤石慧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遣奇兵絕其糧道慧亮等軍... 乏食夜遣兵薄孝恭營孝恭堅臥不動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 慧亮等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 巢穴丹陽既清慧亮等自降矣孝恭將從其議李靖曰公祐精兵... 雖在此水陸二軍然所自將亦皆勁勇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 祐保據石頭豈易取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慧亮躡吾後腹背受... 敵此危道也慧亮正道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祐立... 計使之持重欲以老我師耳我今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孝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年

唐紀六

三

恩補



恭然之使羸兵先攻賊營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之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闕稜免胄謂賊眾曰汝曹不識我耶何敢來與我戰賊多稜故部曲皆無關志或有拜者由是遂敗孝恭靖乘勝逐北轉戰百餘里博山青林兩戍皆潰慧亮正通等遁歸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李靖兵先至丹陽公祏大懼擁兵數萬棄城東走欲就左遊仙於會稽李世勣追之公祏至句容句容縣漢屬丹陽郡時屬蔣州在建康城東九十里從兵能屬者纔五百人夜宿常州其將吳騷等謀執之公祏覺之棄妻子獨將腹心數十人斬關走至武康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改爲永康又改爲武康屬湖州在州西南一百七十里爲野人所攻西門君儀戰死執公祏送丹陽梟首分捕餘黨悉誅之江南皆平己亥以孝恭爲東南道行臺右僕射李靖爲兵部尚書頃之廢行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 唐紀六

手

思補樓

臺以孝恭爲揚州大都督靖爲府長史上深美靖功曰靖蕭輔之胥官也謂蕭統輔公祏皆爲靖所殺也雖古韓白衛霍何以加之哉闕稜功多頗自矜伐公祏實誣稜與己通謀會趙郡王孝恭籍沒賊黨田宅稜及杜伏威王雄誕田宅在賊境者孝恭并籍沒之稜自訴理忤孝恭孝恭怒以謀反誅之稜狀貌魁雄善用大刀長一丈施兩刃名爲拍刀每一舉輒斃數人伏威部兵皆出自羣盜類多貪暴有犯法者稜必殺之雖親故不捨故令行禁止路不拾遺及其死也人無不稱其冤者 夏四月庚子朔赦天下是日頒新律令比開皇舊制增新格五十三條 丁未党項寇松州 庚申通事舍人李鳳起擊萬州反獠平之後魏分胸野置萬州後周改爲萬州隋改爲南浦屬信州武德元年分置萬州南 五月辛未突厥寇朔州 甲戌羌與吐谷渾同寇松州遣益

州行臺左僕射竇軌自翼州道扶州刺史蔣善合自芳州道擊之西魏逐吐谷渾置鄯州隋開皇七年改曰扶州同昌郡武德元年分會州之左封翼斜置翼州屬鄯郡唐制上州刺史從三品中正四品上下 丙戌作仁智宮於宜君宜君縣置於古殿胡城隋屬京兆郡時屬宜州 丁亥竇軌破反獠於方山俘二萬餘口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 唐紀六

手

思補樓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九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七 起七年六月盡九年八月凡二年有奇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之上

武德七年六月辛丑上幸仁智宮避暑 辛亥瀧州扶州獠作

亂遣南尹州都督李光度等擊平之 瀧州永熙郡漢南縣地又瀧州信義縣武德元年分置

吐谷渾寇扶州刺史蔣善合擊走之 壬戌慶州都督楊文幹反

慶州宏化郡漢北地馬嶺方渠縣地按宋白續通典慶州宏化郡東南二里有不密城後魏大統十一年置朔州隋文帝改置合川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一 唐紀七 思補撰

續十六年置慶州今郡城名討李城在白馬兩川交口亦曰不密城附郭安化縣隋置合水縣武德改合川縣貞觀改宏化縣尋廢郡改縣名管下華池縣漢歸德縣地樂樂縣漢富平縣地馬嶺方渠則為通遠郡地矣史記正義曰漢郡郡縣今慶州宏化縣是

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為兄手刃之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護軍宇文寶於寢內欲刺世民建成性頗仁厚遂止之元吉慍曰為兄計耳於我何有建成擅募長安惡少年

及四方驍勇二千餘人為東宮衛士分屯左右長林號長林兵 東有左右 又密使右虞候率可達志從燕王李藝發幽州突騎三百

置宮東諸坊欲以補東宮長上 可達勇健性唐六典凡應宿衛官各從番第諸衛將軍中郎將副將軍

及諸衛率副率千牛儻身備身左右太子千牛糾上折衝果毅宿衛者並一日上兩日下諸色長上若司階中候司戈並五日上

十日為人所告上召建成責之流可達志於瀧州楊文幹營宿衛

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壯士送長安上將幸仁智宮命建成

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曰安危之計決在今

歲又使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以甲遺文幹令起兵共相接應

二人至瀧州上變 瀧州漢漆縣地漢末置新平郡東北有古瀧亭後魏置瀧州 告太子使文幹

舉兵使表裏相應 考異曰統紀云建成遣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蕭甲以賜文幹令起兵煥等行至瀧州帶罪

告之劉餗小說云人又有甯州人杜鳳舉亦詣宮言狀上怒託他

事手詔召建成令詣行在建成懼不敢赴太子舍人徐師譽勸之

據城舉兵詹事主簿趙宏智勸之貶損車服屏從者詣上謝罪建

成乃詣仁智宮未至六十里悉斷其官屬於毛鴻賓 後魏時毛鴻賓所築

見上叩頭謝罪奮身自擲幾至於絕上怒不解是夜置之幕下 成曰在上曰幕幕詞以麥飯使殿中監陳福防守遣司農卿宇文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一 唐紀七 思補撰

穎馳召文幹 漢初置治粟內史景帝改曰大農武帝加司字穎至

慶州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上遣武左衛將軍錢九隴與靈州

都督楊師道擊之甲子上召秦王世民謀之世民曰文幹豎子敢

為狂逆計府僚已應擒戮若不爾正應遣一將討之耳上曰不然

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眾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效

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

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上以仁智宮在山中恐盜兵猝發

夜帥宿衛南出山外行數十里東宮官屬將卒繼至者皆令三十

人為隊分兵圍守之明日復還仁智宮 考異曰實錄云高祖之出

天策兵曹杜淹請因亂襲之建成左右亦有斯請今上拒而不

納唐統紀云太宗之從內出夜襲建成事度建成侍衛左右惟有

十八人並來馳捧太宗足皆云今日之事一聽王旨若違屏除今其

時也太宗叱而止之既而還向府僚說其事眾傳文武並進日文



幹爲儲君作逆天下共知假手宮臣正合天章太宗曰寡人始事  
恩旨何忍旋踵即有所違卿與之言必無此理府僚又請終拒而  
不聽按是時高祖無恙建武  
意左右何敢輒殺之今不取世民既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爲建成  
請封德彝復爲之營解於外上意遂變復遣建成還京師居守惟  
責以兄弟不睦歸罪於太子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左右衛率掌  
東宮羽衛兵  
仗之政令正四品上天策兵曹參軍杜淹並流於嶺州挺冲之子也初洛陽  
既平杜淹久不得調欲求事建成房元齡以淹多狡數恐其教導  
建成益爲世民不利乃言於世民引入天策府突厥寇代州之  
武周城武周縣漢雁門郡魏晉省後魏屬代郡隋廢入朔州雲  
內縣杜佑曰朔州馬邑郡治善陽縣有秦馬邑城武周塞  
州兵擊破之秋七月己巳苑君璋以突厥寇朔州總管秦武通  
擊卻之楊文幹襲陷甯州驅掠吏民出據百家堡百家堡在慶  
州馬嶺縣  
秦丑世民軍至甯州其黨皆潰癸酉文幹爲其麾下所殺傳首京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一 唐紀七  
高祖武德七年 三 恩補樓  
師獲宇文穎誅之丁丑梁師都行臺白伏願來降戊寅突厥  
寇原州遣甯州刺史鹿大師救之又遣楊師道趨大木根山邀其  
歸路大木根山在雲中河之  
西拓拔氏之先所居也庚辰突厥寇隴州遣護軍尉遲敬德  
擊之吐谷渾寇岷州辛巳吐谷渾党項寇松州癸未突厥寇  
陰盤陰盤縣漢屬安定晉屬京兆後魏置平  
涼郡隋唐屬涇州唐後改陰盤曰潘原甲申扶州刺史蔣  
善合擊吐谷渾於松州赤磧鎮破之己丑突厥吐利設與苑君  
璋寇并州甲午車駕還京師 舊州地震山崩江水咽流 或  
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  
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爲然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  
南山至樊鄴按行可居之地踰長安南山出  
商州即至樊鄴將徙都之太子建成  
齊王元吉裴寂皆贊成其策蕭瑀等雖知其不可而不敢諫秦王

世民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精兵  
百萬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擾邊遠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爲  
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滅匈奴況臣忝備蕃維願  
假數年之期請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曰  
善建成曰昔樊噲欲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事見十二卷  
漢惠帝三年秦王之  
言得無似之世民曰形勢各異用兵不同樊噲小豎何足道乎不  
出十年必定漠北非虛言也上乃止建成與妃嬪因其譖世民曰  
突厥雖屢爲邊患得賂即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  
其篡奪之謀耳上校獵城南太子秦齊王皆從上命三子馳射角  
勝建成有胡馬肥壯而喜蹶以授世民曰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淵  
弟善騎試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馬蹶世民躍立於數步之外馬起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一 唐紀七  
高祖武德七年 四 恩補樓  
復乘之如是者三願謂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有命庸  
何傷乎建成聞之因令妃嬪譖之於上曰秦王自言吾有天命方  
爲天下主豈有浪死上大怒先召建成元吉然後召世民入責之  
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世民免冠頓首  
請下法司案驗上怒不解會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勞勉世  
民命之冠帶與謀突厥閏月己未詔世民元吉將兵出幽州以禦  
突厥上餞之於蘭池蘭池卽秦始皇避盜之地史記註曰地理志  
涇州有蘭池宮正義曰括地志蘭池卽  
古之蘭池在成陽縣界秦紀曰始皇引渭水爲  
池築爲蓬瀛刻石爲殿長二百丈遇盜之處也上每有寇盜輒命  
世民討之平之後猜嫌益甚初隋末京兆韋仁壽爲蜀郡司  
法書佐按新書百官志諸州法曹司法參軍掌鞠獄法督盜賊  
知贓贖沒入又有參軍事注云武德初改行書佐曰行參  
軍尋又改曰參軍事則斷獄平恕所論囚至市猶西向爲仁壽禮



佛然後死唐興舉宏達帥西南夷內附朝廷遣使撫之類皆貪縱遠民患之有叛者仁壽時為嶺州都督長史上聞其名命檢校南甯州都督寄治越巂嶺州越巂郡使之歲一至其地慰撫之仁壽性寬厚有識度既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周歷數千里蠻夷豪帥皆望風歸附來見仁壽仁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為刺史按舊書地理志是年置西甯州西平利南法合清肅蠻雲磨南甯七州志又有西平州亦是年置夷悅服將還家帥皆曰天子遣公都督南甯何為遽去仁壽以城池未立為辭蠻夷即相帥為仁壽築城立廨舍旬日而就仁壽乃曰吾受詔但令巡撫不敢擅留蠻夷號泣送之因各遣子弟入貢壬戌仁壽還朝上大悅命仁壽徙鎮南甯以兵戍之苑君璋引突厥寇朔州八月戊辰突厥寇原州己巳吐谷渾寇鄯州驃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一 唐紀七

五

思補

耳諷利不之測笑而不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突利亦不應世民又前將渡溝水諷利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須度我無他意更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卻是後霖雨益甚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飛鳥之折翼吾屋居火食刀粟庫利以逸制勞此而不乘將復何符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世民又遣說突利以利害突利悅聽命諷利欲戰突利不可乃遣突利與其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來見世民請和親世民許之思摩諷利之從叔也突利因自託於世民請結為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為後突利先來降假本庚寅岐州刺史柴紹破突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一 唐紀七

六

思補

騎將軍彭武傑死之鄯州西平郡充髮氏所都之地壬申突厥寇忻州丙子寇并州京師戒嚴戊寅寇綏州綏州隴陰郡隴陰古縣漢屬上郡今延州以北黃山之地也孫儒曰綏州春秋時為北狄所居秦為上郡後魏置上州又改為綏州取綏德縣為名刺史劉大俱擊卻之是時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上秦王世民引兵拒之會關中久雨糧運阻絕士卒疲於征役器械頓弊朝廷及軍中咸以為憂世民與虜遇於幽州勒兵將戰己卯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城西陳於五隴阪將士震恐世民謂元吉曰今虜騎憑陵不可示之以怯當與之一戰汝能與我俱乎元吉懼曰虜形勢如此奈何輕出萬一失利悔可及乎世民曰汝不敢出吾當獨往汝留此觀之世民乃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為負約深入吾地我秦王也可汗能獨出與我鬪若以眾來吾直以此百騎相當

於杜陽谷杜陽山在岐州扶風縣孔穎達詩譜曰周原者岐山陽地屬杜陽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杜陽漢縣屬扶風有杜陽山壬申突厥阿史那思摩入見上引升御榻慰勞之思摩貌類胡不類突厥故處羅疑其非阿史那種歷處羅諷利世常為夾畢特勒終不得典兵為設既入朝賜爵和順王丁酉遣左僕射裴寂使於突厥九月癸卯日南人姜子路反日南郡後改驩交州都督王志遠擊破之癸卯突厥寇綏州都督劉大俱擊破之獲特勒三人冬十月己巳突厥寇甘州辛未上校獵於鄯之南山鄯縣屬京兆在南山下北至長安城六十里癸酉幸終南鄠元道曰武功以爲終南山在武功縣西南按鄠長吐谷渾及羌人寇岷州陷安之西南山皆曰終南山終亦作中吐谷渾及羌人寇岷州陷合川岷州合川郡治岷州秦漢以來為諸羌保據後周武帝遣吐谷渾取羣山重疊之義置岷州合川縣後周置西疆郡隋廢丙子上幸樓觀謁老子祠岐州樓觀有老子祠癸未以太平祭隋



文帝陵 十二月丁卯上幸龍躍宮京兆高陵縣西四里有龍躍宮庚午還宮

太子詹事裴矩權檢校侍中

武德八年春正月丙辰壽以州都督張鎮周為舒州都督壽州

市酒有召親戚故人與之酣宴散髮箕踞如為布衣時凡十日既而分贈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君民禮隔不得復為交遊自是親戚故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丁巳遣右武衛將軍段德操徇夏州地吐谷渾寇疊州是月突厥吐谷渾各請互市詔皆許之先是中國喪亂民乏耕牛至是資於戎狄雜畜被野夏四月乙亥党項寇渭州甲申上幸鄂縣校獵於甘谷鄂縣有甘亭夏啟與有尾氏戰之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一 唐紀七

七

高祖武德七年八年

甘陽宮西又北遷甘亭西營太和宮於終南山丙戌還宮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葉護為可汗因統葉護可汗葉護為可汗因統葉護可汗謂裴矩曰西突厥道遠緩急不能相助今求昏何如對曰今北狄方強為國家今日計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請立許其昏以威頡利俟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狄然後徐思其立上從之考異曰皆云計德錄之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喜道立上之從子也初上以天下大定罷十二軍既而突厥為寇不已辛亥復置十二軍以太常卿竇誕等為將軍簡練士馬議大舉擊突厥

甲寅涼州胡陁引突厥襲都督府也陁姓入子城長史劉君傑擊破之六月甲子上幸太和宮丙子遣燕郡王李藝屯華亭

縣華亭縣隋大業初置屬安定郡義寧二年分置龍州至元和三年并入并源縣及彈箏峽皆以守水部

郎中姜行本斷石嶺道以備突厥唐制水部郎中掌天下川流陂池之政令以導達溝洫堰決溝渠凡舟楫灌溉之利皆總而舉之凡諸曹郎中從五品上員外郎從六品上丙戌頡利可汗寇靈州丁亥以右衛大將軍張瑾為行軍總管以禦之以中書侍郎溫彥博為長史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體秋七月甲辰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為書皆用詔敕丙午車駕還宮己酉突厥頡利可汗寇相州相州突厥兵不能至相州也睦伽陀攻武興蜀有武興鎮後魏置東益州梁為武興藩王國西魏改為武興中張軌為涼州刺史鎮武興上表請合秦雍雍移入於姑臧西北置武興郡睦伽陀所攻者即此武興故城丙辰代州都督蕭瑄與突厥戰於新城不利新城在馬邑南復命行軍總管張瑾屯石嶺李高遷趨太谷以禦之太谷舊曰馬邑隋開皇十八年大谷縣本漢陽邑縣今縣東十五里陽邑故城是也後魏太武景明二年復置陽邑縣隋開皇十八年改陽邑為太谷因縣西太谷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一 唐紀七

八

高祖武德八年

為丁巳命秦王出屯蒲州以備突厥考異曰舊本紀八月六日突秦王往并州以備突厥唐書亦同今據實錄七月八月壬戌突厥踰石嶺寇并州癸亥寇靈州丁卯寇潞沁韓三州沁源漢殺遠名隋恭帝義甯元年置義甯郡武德元年置沁州左武侯大將軍安修仁擊睦伽陀於且渠川破之且渠川沮渠氏之墟也沮渠蒙遜據涼州川以是得名

詔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瓌屯太行以禦突厥頡利可汗將兵十餘萬大掠朔州壬申并州道行軍總管張瑾與突厥戰於太谷全軍皆沒瑾脫身奔李靖行軍長史溫彥博為虜所執虜以彥博職在機近問以國家兵糧虛實彥博不對虜還之陰山庚辰突厥寇武靈考異曰實錄統紀云寇武靈按北邊地名無武靈武靈州都督收之蓋靈武字誤耳今按舊唐志代州雁門漢武靈縣或寇武靈武靈即太谷乘勝之兵賊史臣以漢古縣名稱雁門為武靈耳

武靈



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之丙戌突厥寇綏州丁亥頡利可汗遣使請和而退 九月癸巳突厥沒賀咄設陷并州一縣丙申代州

都督蘭察擊破之 癸卯初令太府檢校諸州權量檢校其輕重小大也唐制

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十分為寸十分為尺一尺二寸為大尺十尺為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為二斗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鈞二十四鈞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其量制公私不用合內之分則有抄撮之細程大昌曰杜佑通典敘六朝賦稅而論其總曰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稱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尺二寸當今一尺計 丙午右領軍將軍王君廓破突厥於幽州俘斬二千餘人上聞之大悅徵入朝賜以御馬令

於殿廷乘之而出因謂侍臣曰吾聞蘭相如叱秦王目眦盡裂君廓往欲擊寶建德李世勣邊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其勇何特古人哉 突厥寇蘭州 冬十月壬申吐谷渾寇壘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一 唐紀七 九 思補

州遣扶州刺史蔣善合救之 戊寅突厥寇鄯州遣霍公柴紹救之 十一月辛卯朔上幸宜州 權檢校侍中裴矩罷判黃門侍郎 戊戌突厥寇彭州 武德元年以甯州 庚子以天策司馬宇文士及權檢校侍中 辛丑徙蜀王元軌為吳王漢王元慶為陳王 癸卯加秦王世民中書令齊王元吉侍中 丙午吐谷渾寇

岷州 戊申肅州山獠反 肅州通義郡水獠健魯郡南安縣 地西魏置肅州因岷山而名 十月

二月辛酉上還至京師 庚辰上校獵於鳴犢泉辛巳還宮 以襄邑王神符檢校揚州大都督始自丹楊徙州府及居民於江北

由北廣陵專 揚州之名

丙武德九年春正月己亥詔太常少卿社孝孫等更定雅樂 甲寅以左僕射裴寂為司空日遺員外郎一人更直其第 二月庚

申以齊王元吉為司徒 丙子初令州縣祀社稷又令士民里閭相從立社各申祈報用洽鄉黨之歡戊寅上祀社稷 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將軍楊屯擊之 三月庚寅上幸昆明池壬辰還宮 癸巳吐谷渾党項寇岷州 戊戌益州道行臺尚書郭行方擊倉州叛獠破之 壬寅梁師都寇邊陷靜難鎮 丙午上幸周氏陂 辛亥突厥寇靈州 乙卯車駕還宮 癸丑南海公歐陽

隋奉使在突厥帥其徒五十人謀掩襲可汗牙帳 考異曰實錄云安得五千人蓋十事泄突厥囚之 丁巳突厥寇涼州都督長樂字誤作千字耳 王幼良擊走之 戊午郭行方擊叛獠於洪雅二州大破之 志鄯州有雅州無洪州或曰即眉州洪雅縣二州二字行隋開皇十三年以西魏嘉州洪雅縣置宋白曰因洪雅川為名 俘男女五千口 夏四月丁卯突厥寇朔州庚午寇原州癸酉寇涇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一 唐紀七 十 思補

州 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與突厥頡利可汗戰於靈州之碣石自旦至申突厥乃退 太史令傅奕上疏 唐太令史從五品守掌日月星辰之變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風雲氣色之異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啟三塗謬張六道 釋氏以地獄餓鬼畜生為三塗言人之為惡恐者必墮此也又添阿修羅天神地祇為六道恐

惕愚夫詐欺庸品乃追讎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福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有造為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偷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降自羲農至於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

降自羲農至於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

降自羲農至於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

降自羲農至於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

降自羲農至於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

降自羲農至於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

降自羲農至於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

降自羲農至於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

降自羲農至於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



胡神然唯城西桑門自傳其法事見四十五西晉以上國有嚴科

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髮髮之事泊於符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侯政

虐祚短梁武齊襲足為明鏡謂梁武帝死靈臺城齊今天下僧尼

數盈十萬翦刻縉絲裝束泥人競為厭魅迷惑萬姓請令匹配即

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四海免蠶

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樸之化還興且古

今忠諫鮮不及觸竊見齊朝章仇子佗表言僧尼徒眾糜損國家

寺塔奢侈虛費金帛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

人之信憑道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其為沙門者初修十

誠曰沙彌而終于二百五十則具足成大僧佛弟子收奉舍利建

宗廟也故世稱塔廟為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譏毀諸尼依託妃

主潛行誘譎子佗竟被囚繫刑於都市周武平齊制封其墓臣雖

不敏竊慕其蹤上詔百官議其事唯太僕卿張道源稱奔言合理

古有大僕正漢九卿有大僕梁十二卿有大僕卿唐大僕卿掌邦國牧車輿之政令蕭瑀曰佛聖人也而

奔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奔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

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釋典謂佛以王太子出家故言

君親故言以昔有莘氏女採桑於伊川得嬰兒

匹夫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于空桑中言其母孕于伊水之濱

夢神告之曰曰水出而東走母明而視之曰水出焉告其鄰居而

走顧望其邑咸為水矣其母化為空桑子在其中華女取而獻之

長有賢德教以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

但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上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

戒律皆如奔言又寺觀鄰接塵邸潤雜屠沽辛已下詔命有司沙

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居大寺觀給其衣食毋

令闕乏庸猥穢者悉令罷遣勒還鄉里京師留寺三所觀二所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一唐紀七十一思補

諸州各留一所餘皆罷之傳奔性謹密既職在占候杜絕交遊所

奏災異悉焚其囊人無知者 癸未突厥寇西會州武德二年以

西會州平涼郡之會五月戊子虜州胡成郎等殺長吏叛歸梁師都虜州當

都督劉曼追斬之 壬辰党項寇廓州廓州漢河郡 戊戌突厥

寇秦州 壬寅南越州人盧南殺甯道明 丙午吐谷渾党項寇

河州 突厥寇蘭州蘭州金城郡漢金城郡之 丙辰遣平道將

軍柴紹將兵擊胡岐州道為平道 六月丁巳太白經天漢天文

白經天下半民更王孟康註云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

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則經天管灼云日陽也日出

則星亡蓋見午上為經天劉向五紀論曰太白少陰弱不得專行

故以己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則晝見其占為兵喪為不臣

弱小國覆 秦王世民既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以洛陽形

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工部尚書温大雅鎮洛

陽遣秦府車騎將軍榮陽張亮將左右王保壽千餘人之洛陽陰

結納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謀不軌下

吏考驗亮終無言乃釋之使還洛陽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

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扶之還西宮上幸西宮問世

民疾救建成曰秦王素不能飲自今無得復夜飲因謂世民曰首

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

為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分競

當遣汝還行臺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秦王時領陝仍命汝建

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涕泣辭以不欲遠離膝下上曰

天下一家東西兩都道路甚邇傳書地理志東都在西吾思汝即

往母煩悲也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有土地甲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一唐紀七十一思補



兵不可復制不如雷之長安則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  
 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又  
 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說上上意遂移事復中止建成元吉與後官  
 日夜譖訴世民於上上信之將罪世民陳叔達諫曰秦王有大功  
 於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剛烈若加挫抑恐不勝憂憤或有不測之  
 疾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元吉密請殺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  
 功罪狀未著何以爲辭元吉日秦王初平東都顧望不還散錢帛  
 以樹私恩又違敕命非反而何但應速殺何患無辭上不應秦府  
 僚屬皆憂懼不知所出行臺考功郎中房元齡謂比部郎中長孫  
 無忌曰唐制考功郎中屬吏部掌文武官吏之考課考課之法有  
 四善二十七最比部屬刑部掌司百僚俸料公廩賦  
 調徵徒役課程通應物今兼隙已成一且禍機發豈惟府  
 周知內外之經費而總之今嫌隙已成一且禍機發豈惟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一 唐紀七

十三

思補

朝途地府朝猶言府廷也漢時郡  
 僚謂本郡爲郡朝亦此類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  
 公之事以安國家存亡之機閒不容髮正在今日無忌曰吾懷此  
 久矣不敢發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謹當白之乃入言世民世  
 民召元齡謀之元齡曰大王功蓋天地當承大業今日憂危乃天  
 贊也願大王勿疑乃與府屬杜如晦其勸世民誅建成元吉建成  
 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爲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左二  
 副護軍尉遲敬德時秦府各置  
 左右六府護軍并以書招之曰願迺長者之眷  
 同以敦布衣之交敬德辭曰敬德蓬戶甕牖之人遭隋末亂離  
 久淪逆地罪不容誅秦王賜以更生之恩今又策名藩邸左傳孤  
 名委質貳乃辟也杜預  
 註云名書于所臣之策唯當殺身以爲報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  
 重賜若私交殿下乃是貳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威怒遂

與之絕敬德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斗謂北  
 斗蓋時人常語也知公不移相遺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  
 陰計豈非良策不然禍將及公既而元吉使壯士夜刺敬德敬德  
 知之洞開重門安臥不動刺客履至其庭終不敢入元吉乃譖敬  
 德於上下詔獄訊治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譖左一馬軍總管  
 程知節出爲康州刺史武德元年以成州  
 同谷縣置西康州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  
 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又以金帛誘右  
 二護軍段志元志元不從建成謂元吉日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  
 獨房元齡杜如晦耳皆譖之於上而逐之世民腹心唯長孫無忌  
 尚在府中無忌與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右候車騎將軍三水侯  
 君集右候車騎將軍以車騎將軍屬右候衛也三水縣漢屬安定  
 郡隋唐屬邠州宋白曰三水縣以縣界有羅川谷三泉水井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一 唐紀七

十四

思補

及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猶豫未決問  
 於靈州大都督李靖靖辭問於行軍總管李世勣世勣辭世民由  
 是重二人考異曰統紀云秦王懼不知所爲李靖李勣數言大王  
 以功高被疑靖等請申大馬之力劉餗小說太宗將誅  
 蕭瑄之惡以主社稷謀于衛公靖辭謀于英公徐勣亦辭帝  
 由是珍此二人二說未知誰得其真然到說近厚有益風化故從  
 之蕭瑄或傳又云封德彝密勸太宗誅建成世民不從德彝更言  
 于上曰秦王既有大功終不爲太子之下若不立之願早爲之所  
 又說建成作亂曰夫爲四海者不顧其親會突厥射設將數萬  
 漢高乞養此之謂矣此亦近評今不取會突厥射設將數萬  
 騎屯河南入塞圍烏城烏城蓋在靈州五原縣烏城也或曰在朔  
 方烏水上杜佑曰武威郡南二里有烏城  
 守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上從之命元吉督右武衛大  
 將軍李藝天紀將軍張瑄等救烏城關內十二軍涇州道日  
 天紀軍置將軍一人元吉  
 請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元及秦府右三統軍秦叔寶等與之偕  
 行又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以益其軍率更丞王暕密告世民



曰唐志太子率更寺令一人從四品上丞二人從七品太子誥齊  
王今汝得秦王驍將精兵擁數萬之眾吾與秦王饒汝於昆明池  
使壯士拉殺之於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無不信考異曰然傳以  
言而誣告之按建成前成秦王高祖已知之今若明使壯士拉殺  
而欺云暴卒高祖豈有可信之理此說殆同見戲今但云誣告建  
成等則事之虛實皆未可知所謂誣以傳疑也吾當使人進說令授吾國事敬德等既入  
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世民以誑言告長孫無忌等無忌等勸  
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  
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誰不愛其死今  
眾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禍機亟發而王猶晏然不以為憂大王  
縱自輕如宗廟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  
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事今敗矣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一 唐紀七

十五

思補樓

敬德等不必為王有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不能復事大王矣世民  
曰吾所言亦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王今處事有疑非智也  
臨難不決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養勇士八百餘人在外者今已  
入宮擐甲執兵事勢已成大王安得已乎世民訪之府僚皆曰齊  
王凶戾終不可事其兄比聞護軍薛寶嘗謂齊王曰此齊府  
護軍也大王  
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終主唐紀齊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  
反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無厭何所不  
為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復唐有以大王之賢取二人如拾地  
芥耳奈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之計乎世民猶未決眾曰大王以  
舜為何如人曰聖人也眾曰使舜浚井不出則為井中之泥塗廩  
不下則為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

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故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瑾自外來取  
龜投地說苑曰龜有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  
陽上高象天下平法地易號為龜曰卜以決疑今事在  
不疑尚何卜乎上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考異曰唐書云布  
卦未畢張公瑾適  
自外至諫曰夫事不可疑而疑者其禍立至今假使  
卜之不吉其可已乎遂折著秦王曰善今從舊唐書世民令無忌  
密召房元齡等元齡等報曰敕旨不聽復事王今若私謁必坐死  
不敢奉教房元齡之言亦  
以激發世民世民怒謂敬德曰元齡如晦豈叛我邪  
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往觀之若無來心可斷其首以來敬德往  
與無忌其論之曰王已決計公宜速入其謀之吾屬四人不可羣  
行道中乃令元齡如晦著道士服與無忌俱入敬德自他道亦至  
己未太白復經天傳奔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  
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一 唐紀七

十六

思補樓

絲毫負今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枉死永遠君親魂歸  
地下實恥見諸賊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問汝宜早參庚申世  
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元武門張婕妤竊知世民表意馳語  
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宮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  
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參自問消息乃俱入趨元武門上時  
己召裴寂蕭瑀陳叔達等欲按其事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即  
跋馬東歸宮府跋馬者播馬馬衝偏捉一臂又  
以兩足抵馬腹使之速走世民從而呼之元  
吉張弓射世民再三不殺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七十騎  
繼至左右射元吉墜馬世民馬逸入林下為木枝所絆墜不能起  
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趨武德殿敬德  
追射殺之翊衛車騎將軍馮翊馮立太子左右衛率府所領  
亦有親勳期三衛府聞建



成死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乎乃與副護軍薛萬徹屈  
咥直府左車騎萬年謝叔方屈咥直府萬年未詳帥東宮

齊府精兵二千馳趣元武門張公瑾多力獨閉門以拒之不得入

雲麾將軍敬君宏掌宿衛兵屯元武門雲麾將軍宏百二十五號

從三挺身出戰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觀變俟兵集成列而

戰未晚也君宏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皆死之唐諸將

皆正四君宏顯備之曾孫也敬顯備仕北齊官守門兵與萬徹等

力戰良久萬徹鼓譟欲攻秦府將士大懼尉遲敬德持建成元吉

首示之宮府兵遂潰萬徹與數十騎亡入終南山馮立既殺敬君

宏謂其徒曰亦足以少保太子矣遂解兵逃於野上方泛舟海池

閣本太極宮圖太極宮中凡有三海池東海池在元武門內之東

近疑雲閣北海池在元武門內之西又南有南海池近成池殿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一 唐紀七 十七

世民使尉遲敬德入宿衛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

今日亂者誰耶卿來此何為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

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

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

秦王功高望重其為奸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李

士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事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

心也時宿衛及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

諸軍並受秦王處分上從之權檢校侍中宇文士及自東上閤門

出宣敕閣本太極宮圖太極殿眾然後定上又使黃門侍郎裴矩

至東宮曉諭諸將卒皆罷散上乃召世民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

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子安陸王承道河東

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元吉子梁郡王承

業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獎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皆坐誅仍

絕屬籍初建成許元吉以正位之後立為太弟故元吉為之盡死

諸將欲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籍沒其家尉遲敬德固爭曰

罪在二凶既伏其誅若及支黨非所以求安也乃止是日下詔赦

天下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所問其僧尼道士

女冠並宜依舊是年四月命有司沙國家庶事皆取秦王處分辛

酉馮立謝叔方皆自山辭萬徹亡匿世民屢使諭之乃出世民曰

此皆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癸亥立世民為皇太子又詔自今軍

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

臣光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一 唐紀七 十六

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曷使高祖有文王

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矣

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

為愈也既而為羣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門如舊曰殺人流血

謂履步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

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為口實乎

戊辰以宇文士及為太子詹事長孫無忌杜如晦為左庶子高士

廉房元齡為右庶子尉遲敬德為左衛率程知節為右衛率虞世

南為中舍人褚亮為舍人東宮門下坊左庶子二人正四品上掌

外辨中嚴入則解嚴凡令書下則書諸署所書以為案更寫

印署注令諸送詹事府典書坊右庶子二人正四品下中舍人正

五品上舍人正六品上舍人掌行令書令旨及表啟之事太子通



右春坊通事舍人開封以進其事可施行者皆下于坊舍人  
子參詳之然後進不可者則否蓋門下坊猶上臺之門下者與昔  
坊猶上臺之中者唐初仍隋制也姚思廉為洗馬悉以齊  
改門下坊為左春坊典書坊為右春坊 姚思廉為洗馬悉以齊  
王國司金帛什器賜敬德唐制親王國有國司置國尉初洗馬魏  
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為離  
閒吾兄弟眾為之危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  
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詹事主簿從  
七品上掌印  
檢句稽 亦召王珪韋挺於樹州皆以為諫議大夫世民命縱禁苑  
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悅以屈突  
通為陝東道行臺左僕射鎮洛陽益州行臺僕射軌與行臺尚  
書韋雲起郭行方不協雲起弟慶儉及宗族多事太子建成建成  
死軌誣雲起與建成同反收斬之行方懼逃奔京師軌追之不及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一 唐紀七 二十九 恩補  
雲起少事博士王頗頗每與之言及時事甚嘉歎之乃謂之曰韋  
生識悟如是必能自取富貴然剛腸疾惡終當以此害身竟如頗  
言 吐谷渾寇岷州 突厥寇隴州辛未寇渭州遣右衛大將軍  
柴紹擊之 廢益州大行臺置大都督府 王申上以手詔賜裴  
寂等曰朕當加尊號為太上皇傳位與太子矣 己卯太白晝見  
辛巳幽州大都督盧江王瑗反右領軍將軍王君廓殺之傳首  
初上以瑗懦怯非將帥才使君廓佐之君廓故羣盜勇悍險詐瑗  
推心倚仗之許為婚姻太子建成謀害秦王密與瑗相結建成死  
詔遣通事舍人崔敦禮馳驛召瑗通事舍人秦馮者之官也晉置  
舍人通事各一人隸中書東宮  
日通事舍人唐從六品上掌朝見引納及辭謝者於殿廷凡近臣  
入侍文武就列引以進退凡四方通表蠻夷納貢皆受而進之  
瑗心不自安諂於君廓君廓欲取瑗以為功乃說曰大王若入必

無全理今擁兵數萬奈何受單使之召自投罔罟乎因相與泣瑗  
曰我今以命託公與事決矣乃劫敦禮問以京師機事敦禮不屈  
瑗囚之發驛徵兵且召燕州刺史王詵赴薊與之計事隋于營州  
置城置遼西郡武德元年曰燕州六年自營州遷于幽州城中又  
于懷戎置北燕州武德六年李藝自幽州入朝王詵為長史實寧  
州事幽州之人素信服之 兵曹參軍王利涉說瑗曰王君廓反覆  
不可委以機柄宜早除去以王詵代之瑗不能決君廓知之往見  
詵詵方沐握髮而出君廓手斬之持其首告眾曰李瑗與王詵同  
反囚執使擅自徵兵今詵已誅獨有李瑗無能為也汝甯隨瑗  
滅族乎欲從我以取富貴乎眾皆曰願從公討賊君廓乃帥其  
下千餘人踰西城而入瑗不之覺君廓入獄出敦禮瑗始知之遣  
帥左右數百人被甲而出遇君廓於門外君廓謂瑗眾曰李瑗為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一 唐紀七 二十九 恩補  
逆汝何為隨之入湯火乎眾皆棄兵而潰唯瑗獨存罵君廓曰小  
人賈我行自及矣遂執瑗縊之壬午以王君廓為左領軍大將軍  
兼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賜之敦禮仲方之孫也崔仲方事周顯平  
齊之策也 齊之策及隋顯平  
乙酉罷天策府 秋七月己酉柴紹破突厥於秦州  
斬特勒一人士卒首千餘級 以秦府護軍秦叔寶為左武衛大  
將軍又以程知節為右武衛大將軍尉遲敬德為右武衛大將軍  
壬辰以高士廉為侍中房元齡為中書令蕭瑀為左僕射長孫  
無忌為吏部尚書杜如晦為兵部尚書癸巳以宇文士及為中書  
令封德彝為右僕射又以前天策府兵曹參軍杜淹為御史大夫  
中書舍人顏師古觀城劉洵為中書侍郎左衛副率侯君集為  
左衛將軍左虞候段志元為左驍衛將軍副護軍薛萬徹為右領



軍將軍右內副率張公謹為左武侯將軍左武侯即東宮左武侯率領東宮千牛備身侍奉之事副率為之右監門率長孫安業為右監門將軍門校尉唐道左右監門衛大將軍將軍掌宮禁門之法凡京司應入宮殿門皆有籍左將軍判入右將軍判出右內副率李客師為左領軍將軍唐志隋置左右領軍府大業三年改左領軍衛尉軍名別置左右安業無忌之兄客師靖之弟也客師性好馳獵四時從禽略無止息有別業在昆明池南自京城之外西際澧水禽鳥皆識之每出輒隨而翔噪野人謂之鳥賊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之黨散亡在民間雖更赦令猶不自安徵幸者爭告捕以邀賞諫議大夫王珪以啟太子內里太子下令六月四日以前事連東宮及齊王十七日前連李瑛者並不得相告言違者反坐丁酉遣諫議大夫魏徵宣慰山東聽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一 唐紀七 元年以相州之隆陽縣水成安遇州縣錮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置磁州以其地產磁石名州齊王護軍李思行詣京師械鎗而送之徵曰吾受命之日前宮齊府左右皆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則誰不自疑雖遣使者人誰信之吾不可以顧身嫌不為國慮且既蒙國士之遇敢不以國士報之乎遂皆解縱之太子聞之甚喜右衛率府鎧曹參軍唐臨出為萬泉丞東宮十率府皆有倉兵鎧三曹參軍從八品武德元年分蒲州之樓山安邑龍門猗氏汾陰置萬泉縣屬秦州後屬終州縣有繫囚十許人會春雨臨縱之使歸耕種皆如期而返臨令則之弟子也唐令則事隋太子子勇勇廢被誅辛亥太白晝見甲寅太白復晝見八月丙辰突厥遣使請和 丁巳太白晝見 壬戌吐谷渾遣使請和 癸亥制傳位於太子太子固辭不許甲子太子即皇帝位於東宮額德殿尊帝為太上皇赦天下囑內及蒲芮虞秦陝鼎

六州免二年租調自餘給復一年八十以上賜粟帛 癸酉詔以宮女眾多幽閔可感宜簡出之各歸親戚任其適人 初稽胡酋長劉仝成帥眾降梁師都事見一百八十九卷四年師都信讒殺之由是所部猜懼多來降者師都浸衰弱乃朝于突厥為之畫策勸令入寇於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寇涇州進至武功京師戒嚴丙子立妃長孫氏為皇后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為秦王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后奉事上皇承順妃嬪彌縫其闕甚有內助及正位中宮務存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唯家之索妾婦人安敢與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己卯突厥進寇高陵高陵縣漢屬馮翊郡京兆在長安東北七十里辛巳涇州道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涇陽縣屬京兆在長安北七十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一 唐紀七 里杜佑曰京兆涇陽縣乃秦封涇陽君之地後漢及晉池陽之地漢涇陽縣在今平涼郡界涇陽故城是倭斤阿史德烏沒啜突厥官二十八等倭斤在吐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自長安出咸陽過渭水便橋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頡利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而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算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于我無媿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請禮遣之上曰我今遣還虜謂我畏之愈肆惡陵乃囚思力于門下省上自出元武門與高士廉房元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





軍使卻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  
籌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  
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閉門拒守  
廣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今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曜軍容  
使知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入吾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戰  
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來請  
和詔許之上即日還宮乙酉又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于便橋  
之上突厥引兵退考異曰劉餗小說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橋控  
諸州軍未到長安居人勝兵不過數萬胡人精騎騰突挑戰日數  
合帝怒欲擊之請請頡利庫路以求和帝軍邀其歸路帝從其言  
胡兵遂退于是據險邀之虜棄老弱而遁獲馬數萬匹金帛一積  
無遺焉今據實錄紀傳結盟而退未嘗掩襲小說所載為誤蕭  
瑀請於上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請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為  
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眾雖多而不整君臣  
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謂渭水之西達官皆來  
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眾勢如拉朽又命長孫無忌李靖  
伏兵于幽州以待之存疑幽州注云當作幽州謂突厥歸路正當  
幽州也信從之然新舊突厥傳俱作幽故未  
敢擅改姑存  
之以俟再考虜若奔歸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  
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  
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既深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矣故  
卷甲縶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驕墜不復設備  
然後養威伺釐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矣卿知  
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 初上既赦馮立之罪立歸謂所親曰  
上丐我生我當報以死及虜寇便橋立率數百騎出戰于咸陽殺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一

唐紀七

三

思補樓

獲甚眾上聞而嘉歎拜廣州都督前後收廣者多以贖貨為蠻夷  
患由是數叛立到不營產業衣食取給而已嘗至食泉歎曰此吳  
隱之所酌泉也但飲一杯何足道哉吾當汲以為食安能易吾性  
乎在職數年甚有惠政卒於宣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一

唐紀七

三

思補樓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一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九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八 起武德九年九月盡太宗貞觀二年八月凡二年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之下

武德九年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但詔歸所掠中國戶口徵溫彥博還朝丁未上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少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平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二 唐紀八

思補

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布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羣臣多諫曰於律以兵刃至御所者絞今使卑碎之人張弓挾矢於殿陛之間陛下親在其間萬一有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韓州刺史封同人詐乘驛馬入朝切諫唐書志武德三年分同州之河西韓城鄜陽置西韓州又上皆諫於陝州界置南韓州封同人當是自韓城乘驛入朝也 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城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閒悉為精銳上嘗言吾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強弱常以吾弱當其強當其弱彼乘吾弱遂奪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己酉上面定動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

之且曰朕敘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事見一百八十年今房元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事見一百八十年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事見一百八十年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戚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元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二 唐紀八

思補

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 詔民間不得妄立妖祠自非卜筮正術其餘雜占悉從禁絕 上於宏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歐陽修曰歷代盛衰文藝七略至書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以甲乙丙丁為次謂之四庫書亦曰四部書置宏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宏文館學士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詔追封故太子建成為息王諡曰隱齊王元吉為海陵王諡曰刺以禮改葬葬日上哭之於宣秋門甚哀太極宮園宣秋門在干魏徵王秋殿之內百餘門之東



珪表請陪送至墓所考異曰高祖嘗保建元古傳太宗喪時改葬加以太宗寶錄及本紀皆不書葬月日唯唐歷在此年十月貞觀改葬此表在二年據此年七月魏徵為諫大夫宜慰山東王珪亦未為黃門侍郎葬建元古恐在後但別無月日可附上許之命官府舊僚皆送葬 癸亥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為太子生八年矣生年承乾因以名之庚辰初定功臣實封有差

唐爵九等一曰王食邑萬戶正一品二曰郡王食邑五千戶從一品三曰國公食邑三千戶從一品四曰開國郡公食邑二千戶正二品五曰開國縣公食邑千五百戶從二品六曰開國縣侯食邑千戶從三品七曰開國縣伯食邑七百戶正四品八曰開國縣子食邑五百戶正五品上九曰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戶從五品上凡封戶三丁以上為率歲租三之一入於朝廷食實封者得食諸州 初蕭瑀薦封德彝於上皇上皇以為中書令及上即位瑀為左僕射德彝為右僕射德彝素險故每議事已定德彝數反於上前由是有隙時房元齡杜如晦新用事皆疎瑀而親德彝瑀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而辭指寥落由是忤旨會瑀與陳叔達忿

爭於上前庚辰瑀叔達皆坐不敬免官考異曰舊傳太宗以元齡等功高由是忤旨瑀于家俄拜少師復為左僕射與叔達忿爭免按實錄忿爭在作少師前今從之甲申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請戶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為率初上皇欲彊宗室以鎮天下故皇再從三從弟及兄弟之子雖童孺皆為王王者數十人封宗室為郡王見一百九十九卷五年上從容問羣臣徧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為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為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給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唯有功者數人不降 丙午上與羣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八

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晒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役繁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饑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竇軌奏稱獠反是年六月廢大行臺置大都督府是後分諸州都督府為上中下三等大州都督從二品長史從三品司馬從四品中州都督正三品別駕正四品長史正五品上可馬正五品下下請發兵討之上州都督從三品別駕長史司馬亦皆遞降一品 獠獠阻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

服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為民父母之意耶竟不許 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臥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為不可不有署敕至於數四上怒召而讓之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眾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詐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朕何為失信對曰陛下初即位下詔云道負官物悉令蠲免有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八



司以爲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爲天子  
 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稅調開外給復一年於  
 是已輸官者皆散還之既而又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爲始  
 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既徵得物復點爲兵  
 何謂以來年爲始乎又陛下所與其治天下者在於守宰居常簡  
 閱咸以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爲治乎上悅曰  
 是者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  
 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朕過深矣乃不點  
 中男賜徵金襪一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元素名景州漢平原郡  
高縣屬景州唐平河北分弓高置景州上州錄事參軍從  
七品上掌旬省署抄日錄事掌受事發辰兼旬稽失召見問  
 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庶務不任羣臣羣臣恐懼唯知稟受奉  
 行而已莫之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日斷十事而五  
 條不中民已不堪何況一日萬幾失不止五日以繼日至于累年  
 乖謬既多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  
 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又臣觀隋末亂離其欲爭天下  
 者不過十餘人而已其餘皆係鄉黨全妻子以待有道而歸之耳  
 乃知百姓好亂者亦鮮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擢爲侍御  
 史前幽州記室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唐諸州無記室惟正  
國有記室參軍從六  
品上舊古蓋感江王瑛督幽州時爲記室  
也唐制資序未至以他官入省者爲直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  
 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  
 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  
 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

所食不過適口周禮膳夫珍用八物註云珍謂酒熬  
法毋施豚炮煎搗珍漬熬肝膏也唯狂罔念耶  
 其精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之貨勿聽亡  
 國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聲淫勿沒  
 沒而闔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繡纈塞耳而聽  
 於無聲繡纈充耳飾言日以黃綿爲圓用兩組紐之  
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也○對音倫上聲我皇撥亂  
 以智力惟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清風民懷其始未保  
 其終一日二日念茲在茲唯人所召自天佑之上嘉之賜以束帛  
 唐制凡賜十段其率絹三匹布三端綿四屯若雜絲十段則絲布  
 二匹絁二匹綾二匹縵四匹若賜蕃客錦率十段則錦一匹縵  
 二匹縵四匹縵四屯凡賜賜稱一昇者全給之一副者減給之正  
 冬之會稱賜束帛有差者五品以上五匹六品已下二匹命婦視  
 其夫 除大理丞大理丞正六品  
掌分判寺事 止召傳奔賜之食謂曰汝前所  
 奏幾爲吾禍然凡有天變卿宜盡言皆如此勿以前事爲懲也上

當謂奔曰佛之爲教元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  
 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元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  
 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 上患  
 吏多受賂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司門郎屬刑  
部掌天下門  
關出入往來之籍賦而審其政有令史六  
人唐令布帛皆闊尺八寸長四丈爲匹 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  
 矩諫曰爲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  
 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  
 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爲面從僕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  
 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是  
 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二 唐紀八 思補撰



是歲進皇子長沙郡王恪為漢王宜陽郡王佑為楚王 新羅百濟高麗三國有宿仇 北史曰新羅本辰韓種在高麗東南亦曰秦之故名秦韓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新羅其一也或稱其母耶儉被高麗奔沃沮後復國其國名新羅兼有沃沮不州韓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附庸百濟後致源然百濟與百濟為敵百濟伐高麗來請救悉兵往破之自是相攻不罷後百濟王殺 送相攻擊上遣國子助教朱子奢往諭指三國皆上之滋結怨 表謝罪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上 諱世民高祖次子也帝初諡文皇帝廟號太宗武大聖皇帝十三載又加尊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存位二年改元一

貞觀元年春正月乙酉改元 丁亥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

新志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陳樂曲 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閒遂有此曲

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

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噫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 己亥制曰今

中書門下及三品已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程大

唐西內太極殿即朝堂受朝之所蓋正殿也太極之北有兩儀殿即常日視朝之所太極殿兩廡有東西二上閣是兩閣皆有門可入已又可轉北而入兩儀也此太宗時入閣之制也至高宗以後多居東內御宣政殿則謂之衙衛有仗衛紫宸殿則謂之入閣其不御宣政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 上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十餘條

為斷右趾上猶嫌其慘曰肉刑廢已久宜有易之蜀王法曹參軍裴宏獻 唐制諸王有功倉戶兵騎法士等七曹參軍正七品上 請改為加役流徙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 考異曰新舊刑法志皆云上以兵部郎中戴胄

忠清公道 兵部郎中常制及天下擢為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

武官之階品尚府之名數 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

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

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

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涌泉上皆從之

天下無冤獄 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

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政治

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忠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

退御史大夫杜淹奏請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上

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

若徧歷諸司搜摘疵類太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

對曰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之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

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 右驍衛大將軍

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

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絹數

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

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厚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

益 辛丑天節將軍燕郡王李藝據涇州反 涇州道為天節軍 藝之初入

朝也恃功驕倨秦王左右至其營藝無故毆之上皇怒收藝繫獄

既而釋之上即位藝內不自安先是曹州妖巫李五戒言通於

鬼神有病癩者就瘵多愈流聞四方病人自遠而至門多車騎上







合之外謹慎居處衣服陋素而交結官府賄賂狼籍又善矯飾居之自如人莫能測其膺趾 壬辰復以太子少師蕭瑀為左僕射

戊申上與侍臣論周秦修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失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

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山東大旱詔所在賑恤無出今年租賦 秋七月壬子以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為右僕射無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

上委以腹心其禮遇羣臣莫及欲用為宰相者數矣因隋制以三省之長尚書令侍中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後以太宗為尚書令臣下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並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輕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徵以秘書監參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二 唐紀八 十一 太宗貞觀元年

預朝政或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類其名非一皆宰相職也 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家之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復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切骨之戒幸陛下

察察上不聽卒用之 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略頡利可汗得華人趙德言委用之德言專其威福多變更舊俗政令煩苛國人始

不悅頡利又好信任諸胡而疎突厥厥胡人貪冒多反覆兵革歲動改正通鑑原文於此下有大雪深數尺雜畜多死等語按下文所載同乾祐元年詔謂胡帥叛頡利利益衰會大雪平地數尺是一時事似不宜

頡利用度不給重斂諸部由是內外離怨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多請擊之上以問蕭瑀長孫無忌曰頡利君臣

昏虐危亡可必今擊之則新與之盟不擊恐失機會如何而可瑀請擊之無忌對曰虜不犯塞而棄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上乃止

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言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

而速亡上以為然於是始有封建之議 黃門侍郎王珪有密奏

附侍中高士廉以聞士廉寢而不言上聞之八月戊戌出士廉為安州大都督 關內河南隴右沿邊諸州霜害秋稼 九月庚戌

朔日有食之 辛酉中書令宇文士及罷為殿中監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

考異曰實錄云杜淹署位不知所謂署位何也今從新書宰相表是時宰相無定名或云參預朝政或云中書平章政事魏徵等國典參議得失之類則決不入銜矣

宅官參預政事自此始淹薦刑部員外郎鄧懷道刑部郎中掌其典

道為吏部主事獨言不可臣親見之上曰卿稱懷道為何為自不正諫對曰臣爾時不居重任又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卿知

場帝不可諫何為立其朝既立其朝何得不諫卿仕隋容可云位卑後仕王世充尊顯矣何得亦不諫對曰臣於世充非不諫但不

從耳上曰世充若賢而納諫不應亡國若暴而拒諫卿何得免禍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可謂尊任矣可以諫未對曰願盡死上笑

遣使分往諸州賑恤 辛未幽州都督王君廓謀叛道死君廓在州驕縱多不法震史李元道數以正議裁之君廓又嘗以一婢遺

元道元道問婢所由云本良家子為君廓所掠元道因放遣之君廓甚不悅及是徵君廓入朝元道房元齡從甥也憑君廓附書君

廓私發之不誠草書疑其告己罪行至渭南後魏于新豐縣之

為縣屬京兆尹在長安東一百一十五里殺驛吏而逃將奔突厥為野人所殺元道坐流嶺州未幾徵還為常州刺史在職清簡百姓安之 嶺南酋長

馮盎殺殿等迭相攻讎久未入朝諸州奏稱盎反前後以十數上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二 唐紀八 十一 太宗貞觀元年



命將軍蘭蒙等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魏徵諫曰中國初定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盎反狀未成未宜動眾上曰告者道路不絕何云反狀未成對曰盎若反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今告者已數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諸州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鎮撫彼畏死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彼喜於免禍可不煩兵而服上乃罷兵冬十月乙酉遣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盎遣其子智藏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徵絹五百匹智藏勇而有謀既撫眾得士死力帝聞其善兵嘗指雲而問之曰其下有賊今可擊乎對曰雲狀如樹方辰在一金金利木柔擊之可勝帝奇其對 十二月壬午左僕射蕭瑀坐事免 戊申利州都督義安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二 唐紀八

太宗貞觀元年

李孝常等謀反伏誅孝常因入朝雷京師與右武衛將軍劉德裕及其甥統軍元宏善監門將軍長孫安業互說符命謀以宿衛兵作亂安業皇后之異母兄也嗜酒無賴父晟卒弟無忌及后幼安業斥還舅氏高士廉無忌及后之舅也及上即位后不以舊怨為意恩禮甚厚及反事覺后涕泣為之固請曰安業罪誠當萬死然不慈於妾天下知之今置以極刑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為聖朝之累乎由是得減死流嶺州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坐與孝常往還亦除名為民未幾上聞功臣圖見順德像閔然憐之遣宇文士及視其所為見順德頽然自醉召拜澤州刺史復其爵邑順德素放縱不遵法度至此折節為政號為明肅先是長吏多受百姓饋餉順德糾摘一無所容前刺史竝占境內膏腴田數十頃順德竝劾而

追奪分給貧民 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徵為人臣不能存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它日徵入見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俱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矍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櫻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賜絹五百匹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二 唐紀八

太宗貞觀元年

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毋惜盡言 或上言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追入宿衛上謂之曰朕以天下為家唯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謫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人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開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中書出命門下審校按制凡詔旨制敕書冊命皆中書省正人起草進書既下則署行而過門下省有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 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



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謂知其非而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場

帝之世內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此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

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開萬一有得免者亦為時論所訾終古

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

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彼之愛珠

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賂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

彼胡之可笑耶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徒宅而

亡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

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所笑也 青州有謀反者州縣逮捕

支黨收繫滿獄詔殿中侍御史安喜崔仁師覆按之曹魏時藺臺

支黨收繫滿獄詔殿中侍御史安喜崔仁師覆按之遣御史二人

居唐中何察森非遂稱時中侍御史唐從七品下掌朝廷供奉之

儀式安喜縣屬定州漢為盧奴安險二縣地章帝改為安喜縣

乘改安喜為不連後魏復曰安喜後齊廢仁師至悉脫去械械與

盧奴縣入安喜隋改曰盧奴唐曰安喜仁師至悉脫去械械與

飲食湯沐寬慰之止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釋之還報救使將往

決之此時救使非宦官凡奉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

反者多人情誰不貪生恐見徒侶得免未肯甘心深為足下憂之

仁師曰凡治獄當以平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為伸

邪萬一闕短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伏伽慙而

退及救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無枉濫請速就死無一

人異辭者 上好騎射孫伏伽諫以為天子居則九門天門九重

亦曰九重所謂禁衛九重 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

民之計也陛下好自走馬射的以娛悅近臣此乃少年為諸王時

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

世臣竊為陛下不取上悅未幾以伏伽為諫議大夫考異曰韓琬

伽武德中自萬年主簿上疏極諫太宗怒命引出斬之伏伽曰臣

當與龍騰遂道于地下不願事陛下太宗曰朕試卿耳卿能若是

朕何憂社稷命授之三品宰臣曰伏伽臣陛下之過自主簿授之

三品彰陛下之過深矣請授之五品遂拜為諫議大夫按高祖賈

鋒武德元年伏伽自萬年縣法曹上書高祖詔 隋世選人十一

月集至春而罷日薄事叢有司不及研議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

奏論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為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

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州府及詔使多以赤牒

補官至是盡省之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敘各得

其所時人稱之詔以關中米貴始分人於洛州選上謂房元齡曰

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元齡併省之雷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隋秘書監晉陵劉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

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至

詔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長安李乾祐

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獨有也今仁軌坐輕罪

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上悅免仁軌死以乾祐為侍御史

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義豐張行成跪

奏曰義豐關中山安國縣隋開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有東西之

異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自是每有大政常使預議 初

突厥既強救勒諸部分散有辭延隨回紇都播得利幹多濫葛同

羅僕固拔野古恩結渾斛薛奚結阿跌契苾白霫等十五部皆居

積北風俗大抵與突厥同救勒即鐵勒也薛延施先與薛種雜居



氏阿訖先日袁紇亦日烏讓日烏紇至精日袁紇後得回紇姓葉  
葛羅氏居薛延陁北邊陵水上距長安七千里都尉亦日都波其  
地北瀕小海西望昆南同紇什幹居瀚海北多羅葛亦日多羅  
葛在薛延陁東瀕同羅水同羅在薛延陁北多羅葛之東距長安  
七千里而東使固亦日僕骨在多羅葛之東地最北拔野古一日  
拔野古或為拔曳固沒敵破北地千里直俄因羅子結野古一日  
野古故牙潭在諸部最南解薛居多羅葛北奚結在同羅北阿跌  
一日阿跌或為跌跌契苾一日契苾羽在焉耆西北應安川多羅  
葛之南白雲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羅國按連  
薛延陁保與支水冷歷山○乾音也契音乞必有別語密三者  
音音考異曰舊唐書作鐵勒新書云即元魏時高車或曰拔勒  
訛為鐵勒今從新書舊書多羅葛又作多羅葛今從實錄唐紀  
又舊唐書或作僕骨按胡語難明以中國字寫 薛延陁於諸部  
之故訛謬不一今從陳子昂集及侯固懷恩傳 薛延陁於諸部  
為最疆西突厥曷薩那可汗方彊救勒諸部皆臣之曷薩那徵稅  
無度諸部皆怨曷薩那誅其渠帥百餘人救勒相帥叛之共推契  
苾哥楞為易勿真莫賀可汗居食汪山北又以薛延陁乙失鉢為  
也啞小可汗居燕末山北補註已上所載與一百八十卷大業元  
年所載鐵勒一條原屬一事但前本所

書此本唐書故部薛國 及射匱可汗兵復振薛延陁契苾二部並  
長稱號稍有異同耳

去可汗之號以臣之此上皆序隋時事 回紇等六部在營督軍山者東屬  
始畢可汗營督軍山在大漠外直長安西北六千里 乙失鉢所部在金山者西屬統葉  
護可汗統葉護勢衰乙失鉢之孫夷男帥部落七萬餘家附於頡  
利可汗考異曰舊唐書傳云貞觀二年葉護可汗死其國大亂夷  
利可汗男始附于頡利按突厥傳元年薛延陁已叛頡利擊走其  
欲谷設安得二年 頡利政亂薛延陁與回紇拔野古等相帥叛之  
始附于頡利乎 頡利政亂薛延陁與回紇拔野古等相帥叛之  
頡利遣其兄子欲谷設將十萬騎討之回紇酋長菩薩將五千騎  
與戰於馬鬣山大破之欲谷設走菩薩追至天山部眾多為所虜  
回紇由是大振薛延陁又破其四設突厥號典兵者為設四頡利  
設四部帥之典兵者也 頡利  
不能制頡利益衰國人離散會大雪平地數尺羊馬多死民大飢  
頡利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揚言會獵實設備焉鴻臚卿

鄭元璠使突厥還周有大行人之官秦為典客漢景帝曰大行武  
帝曰大鴻臚梁置十二卿鴻臚為冬卿去大字  
唐因之掌賓客及凶儀之  
事○璠有奇數道三音 言於上曰戎狄與衰專以羊馬為俸今  
突厥民飢瘡痍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羣臣多勸上棄  
間擊突厥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棄人之危  
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  
後討之 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真珠統俟斤與高平王道立來  
道立使西突厥見上 獻萬釘寶劍金帶馬五千匹以迎公主頡利  
卷高祖武德八年 獻萬釘寶劍金帶馬五千匹以迎公主頡利  
不欲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迎唐公  
主要須經我國中過我且留之統葉護患之未成昏 重詔祭酒  
蘇世長使於突厥與頡利可汗爭禮不屈拒卻賂遣朝廷聞而壯  
之

貞觀二年春正月辛亥右僕射長孫無忌罷時有密表稱無忌  
權寵過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與卿洞然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  
言則君臣之意有不通又召百官謂之曰朕諸子皆幼視無忌如  
子非它人所能間也無忌自懼滿盈固求遜位皇后又力為之請  
上乃許之以為開府儀同三司 以兵部尚書杜如晦檢校侍中  
攝吏部尚書 置六司侍郎副六尚書并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  
左右司郎中從五品上尚書左丞勾吏戶禮十二司右丞管兵刑  
工十二司左右司郎中各掌十二司之事以舉正禮禮省署符  
目 癸丑吐谷渾寇岷州都督李道彥擊走之 丁巳徙漢王恪

為蜀王衛王泰為越王楚王祐為燕王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  
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  
之惡得以上聞書呂刑曰皇帝清問  
下民弊算有於苗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惡驩



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廩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以刑部尚書李靖檢校中書令踰年轉兵部尚書 二月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上謂房元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夙夜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立嚴皆悲泣有死者事見七十二卷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二 唐紀八 十九

繫類之存沒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 三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壬子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自二省長貳而下至諫議大夫也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謂胡演曰善果雖復有罪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為伍自今三品以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 關內旱饑民多賈子以接衣食己已詔出御府金帛為贖之歸其父母庚午詔以去歲霖雨今茲旱蝗赦天下詔書略曰若使年穀豐稔天下又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會所在有雨民大悅 夏四月己卯詔以隋末亂離因之饑饉暴骸滿野傷人心目宜令所在官司收瘞 詔

天下州縣竝置義倉 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東偏奚霫等數十部多叛突厥來降頡利可汗以其失眾責之及薛延陀回紇等敗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突利兵又敗輕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而釋之突利由是怨陰欲叛頡利頡利數徵兵於突利突利不與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曷者突厥之疆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它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頡利發兵攻突利丁亥突利遣使來求救上謀於大臣曰朕與突利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結兄弟事見上卷然頡利亦與之有盟謂渭橋之盟也見上卷然頡利亦與之有盟謂渭橋之盟也見上卷然頡利亦與之有盟謂渭橋之盟也見上卷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二 唐紀八 二十

今不因其亂而取之後悔何及夫取亂侮亡古之道也丙申契丹酋長帥其部落來降頡利遣使請以梁師都易契丹上謂使者曰契丹與突厥異類今來歸附何故索之師都中國之人盜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與兵致討輒來救之彼如魚游釜中何患不為我有借使不得亦終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先是上知突厥政亂不能庇梁師都以書諭之師都不從上遣夏州都督長史劉曼司馬劉蘭成圖之曼等數遣輕騎踐其禾稼多縱反閉離其君臣其國漸虛降者相屬其名將李正寶等謀執師都事洩來奔由是上下益相疑曼等知可取上表請兵上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殷中少監薛萬均擊之又遣曼等據朔方東城以逼之克東城見一百九十五卷師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劉蘭成掩旗臥鼓不出師都宵



通蘭成追擊破之突厥大發兵救師都柴紹等未至朔方數十里  
與突厥遇奮擊大破之遂圍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盡王寅師  
都從父弟洛仁殺師都以城降梁師都人業末以其地為夏州

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梁陳之音多失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  
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律

七聲十二律凡八十四調隋有皇夏十四曲孝孫制十二和以法  
天之成數凡三十一曲十二和者一日豫和二日順和三日永和  
四日肅和五日雍和六日壽和七日舒和八日大和九日昭和一  
日休和十一日正和十二日承和協律郎張文

收與孝孫同修定漢協律郎正八品上屬太常寺時孝孫與諸音  
家更相質難不能決溫彥博王珪魏徵薦博州呂才天悟絕人聞  
見一接輒究其妙乃召直宏文館才置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  
與律諧契六月乙酉孝孫等奏新樂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情以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二 唐紀八

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

曲北齊之時陽俊之多作六言歌辭注 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  
曲蕩而世俗流傳言為陽王伴侶杜佑曰玉樹後庭花堂黃鸝金釵兩鬢並陳後主所造極  
與宮中女學士及朝臣唱和為詩太樂令何胥採其尤輕豔者為  
此 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

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  
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為  
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  
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臣光曰臣聞堊能目制方員心度曲直系古之巧人然不能以教人  
其所以教人者必規矩而已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  
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禮樂而已矣禮者聖人之所履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  
百世傳之于是乎作禮樂焉故工人執坐之規矩而施之器是  
亦坐之功已王者執五帝三王之禮樂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  
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遠世已久後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聞

其樂知其所樂炳然若猶存於世焉此非禮樂之功邪夫禮樂  
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  
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于身興於

闕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  
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百年然後治  
化周浹鳳皇來儀也苟無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

捨之求以移風易俗誠亦難矣是以漢武帝置協律歌天瑞非  
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詔王莽建義和考律呂非不精也不能  
救漸臺之禍晉武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弭平陽之災

平陽之災謂懷 愍二帝蒙塵也 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臺城  
之辱然則韶夏濩武之音具存於世苟其餘不足以稱之曾不  
能化一夫况四海乎是猶執坐之規矩而無工與材坐而待器

之成終不可得也况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暫奏於庭烏能  
變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遠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  
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如此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

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  
矣譬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山於  
何在哉故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二 唐紀八



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賭拳石而輕泰山乎必若所言則是五帝三王之樂皆妄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惜哉

戊子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與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於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殿內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見蝗撥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甯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給事中知起居注洎水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古者有左右史天子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二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隋始置起居舍人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於門下省置起居郎二員其以它官兼者謂之知起居注 陛下之旨

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悅賜帛二百段

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言所談者惟苦行空寂也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

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事見一百六十卷承聖三年此

深足為戒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

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上以辰州刺史裴虔通隋煬帝故人特

蒙寵任而身為弒逆事見一百八十五卷高祖武德元年雖時移事變屢更赦令幸

免族夷不可猶使牧民乃下詔除名流囉州虔通常言身除隋室

以啟大唐自以為功頗有缺望之色及得罪怨憤而死 秋七月

詔宇文化及之黨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都督

長史唐奉義隋武牙郎將高元禮並除名徙邊武牙郎將即虎牙郎將唐避諱改虎

武 上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暗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 上以軍國無事每日視膳於西宮 八月甲戌朔省冤獄於朝堂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二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九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九 起二年九月盡五年凡三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中

貞觀二年九月丙午詔內外文武官年高致仕者參朝之班在

本品覓任之上 上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人足而

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

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丁未詔自今大瑞聽表聞

按儀制令凡景星慶雲鳥大瑞其名物六十有四白狼赤兔為上

瑞其名物三十有八蒼鳥朱雁為中瑞其名物三十有二嘉禾芝

草木連理為下 自外諸瑞申所司而已 唐六典禮部郎中凡祥嘗

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

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鵲於野外 天少

雨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出宮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

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婦

人幽閉深宮誠為可愍宜灑掃之餘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仇

儷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簡出之前

後所出三千餘人正倫善屬文深明釋典隋代重舉秀才天下止

十餘人而正倫與兄正元正藏一家三秀才甚為當時所稱美

己未突厥寇邊朝臣或請修古長城 古長城秦蒙恬所築者也自

漢至隋皆邊所築城障非一處而長城之延袤 發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盛夏而霜五日竝出三

月連明赤氣滿野彼見災而不修德不畏天也遷徙無常六畜多

死不用地也與突利不睦內相攻殘不和於親也有是三者在

朝夕朕方為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障塞乎 壬申以前司

農卿竇靜為夏州都督靜在司農少卿趙元楷善聚斂靜鄙之對

官屬大言曰 司農官屬有丞主簿上林太倉御廩官四署令丞

大倉水曹龍門等官司竹慶善石門溫泉湯等監京

諸諸宮苑總監諸苑監苑四圍監九成宮監諸鹽池監諸屯 隋

監各有監副監丞苑總監又有主簿諸鹽池諸屯監無副監

煬帝奢侈重斂司農非公不可今天子節儉愛民公何所用哉元

楷大慚 上問王珪曰近世為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

尚儒術宰相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

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冬十月御史大夫參預朝政安吉

襄公杜淹薨 交州都督遂安公壽以貪得罪 遂安公壽 上以瀛

州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徵入朝論以交趾久不得人

須卿鎮撫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辭以舊疾上遣杜如晦等諭

旨曰匹夫猶敦然諾奈何既許朕而復悔之祖尚固辭戊子復

引見諭之祖尚固執不可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

於朝堂 闕本太極宮圓東西朝堂在承天門左右承天門外

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

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前青州長史魏愷使於梁還除光州長史

不肯行楊遵彥奏之文宣怒召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使還有

勢無過更得小州此臣所以不行也文宣顧謂遵彥曰其言有理

卿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然顯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

亦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 復其官則得蔭其

子若孫唐制凡用



蔭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從七品上從三品子從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從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從八品上從五品及國公子從八品下三品以上蔭會孫五品以上蔭孫降子一等會孫降孫一等贈官降正官一等死事者與正官同郡縣公子視從五品孫縣男以上子降一等勳官二品子又降一等二王後孫視正三品 徵狀貌不途中人而有膽略善同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為霽威嘗謁告上蒙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膽故中輟耳上嘗得佳鶴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鶴竟死懷中 十一月辛酉上祀園丘 十二月壬午以黃門侍郎王珪為守侍中上嘗問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廬江王瑗反死見一百九十一卷武德九年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三 唐紀九 三 太宗貞觀三年

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齊桓公過郭氏之墟問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善善而不能用也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惡而不能去此其所以亡也考異曰實錄新舊書皆云帝雖不出之也上悅即出之還其親族此美人而甚重其言按太宗賢主既重珪言何得反棄而不用乎且是人汎侍左右又非雙龍著名之人太宗何愛而用之今從貞觀政要 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上責之溫彥博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為不可上怒曰朕實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為孝孫游說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上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元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溫彥博王珪至今悔之考異曰魏文貞公故事太宗日人皆以祖孝孫為知音

殺聲曲多不諧謂此其未至精妙為不存意乎乃教所司令舉其罪公進諫曰陛下生平不愛音聲今忽為教女樂責孝孫臣恐天下怪愕太宗曰汝等豈是我心腹應須中正何乃附下罔上為孝孫游說溫彥博等拜謝公及王珪進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自置之權近今臣所言豈是為私不意陛下以臣至此常奉明旨勿以臨時曠怒即便曲從成我大過臣等不敢失墜所以每觸龍鱗今以為貴只是陛下負臣臣終不負陛下太宗怒未已燥然作色公又曰祖孝孫學問立身何如白明達陛下平生禮遇孝孫復何如白明達今過聽一言便謂孝孫可疑明達可信臣恐公等勿為此不盡言也 上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謀反不能獨為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邪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 西突厥統葉護可汗為其伯父所殺伯父自立是為莫賀咄俟屈利俟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三 唐紀九 四 太宗貞觀三年

毗可汗國人不服弩失畢部推泥孰莫賀設為可汗西突厥有部泥孰亦一泥孰不可統葉護之子啞力特勒避莫賀咄之禍亡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為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與莫賀咄相攻連兵不息俱遣使來請昏上不許曰汝國方亂君臣未定何得昏昏且論以各守部分勿復相攻於是西域諸國及救勒先役屬西突厥者皆叛之 突厥北邊諸姓多叛頡利可汗歸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為可汗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遣游擊將軍喬師望開道齋冊書拜夷男為真珠毗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入貢建牙於大漠之鬱督軍山下東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磧北至俱倫水迴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諸部皆屬焉 是歲洛州都督屈突通薨通性剛毅志尚忠愨檢身清正好武



略善騎射仕隋為武侯將軍奉公正直雖親戚犯法一無所縱時通弟蓋為長安令亦以嚴整知名時人為之語曰甯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甯服三斗艾不逢屈突通其為人所忌憚如此及仕唐從平薛舉時珍寶山積諸將皆爭取之通獨一無所染時桂州都督李宏節亦以清慎稱既沒其家寶所藏珠上疑宏節實貪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清白死而不變者屈突通張道源二人通二子來調共乘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陛下所知也今審其清者不加卹疑其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上曰朕未之思耳遂置不問于是通之清操益顯

正貞觀三年春正月戊午上祀太廟 王將耕藉詔議藉田方面所在先是置藉田壇于城東給事中孔穎達曰禮天子藉田於南

查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三 唐紀九 五 太宗貞觀三年

郊諸侯於東郊晉武帝猶於東南今於城東不合古禮上曰禮緣人情亦何常之有且虞書云平秩東作則是堯舜敬授人時已在東矣又乘青輅載黛耜者所以順於春氣故知合於東方且朕見居少陽之地居少陽之地蓋以即田於東郊蓋其宜也於是遂定癸亥王耕藉於東郊 沙門法雅坐妖言誅司空裴寂嘗聞其言幸未寂坐免官遣還鄉里寂請留京師上數之曰計公勸庸安得至此直以恩澤為羣臣第一武德之際貨賂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但以故舊不忍盡法得歸守墳墓幸已多矣寂遂歸蒲州未幾又坐狂人信行言寂有天命寂不以聞當死流靜州武德四年安郡之龍平縣靜州郡郡會山羌作亂以為山羌則當是靜州武德四年之靜州則羌當作蠻或言劫寂為主上曰寂當死我生之必不然

也俄聞寂率家僮破賊上思其佐命之功徵入朝會卒 二月戊寅以房元齡為左僕射杜如晦為右僕射以尚書右丞魏徵守祕書監參預朝政 三月己酉上錄擊囚有劉恭者頰有勝文自云當勝天下坐是繫獄上曰若天將與之非朕所能除若無天命勝文何為乃釋之 丁巳上謂房元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元齡明達政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已長格物與杜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上每與元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元齡之策蓋元齡善謀

查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三 唐紀九 六 太宗貞觀三年

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元齡雖蒙寵待或以事被譴輒累日詣朝堂稽顙請罪恐懼若無所容元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唐以宰相監修國史至今因之比見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 夏四月乙亥上皇徙居宏義宮更名大安宮唐會要武德五年帝有就定天下之功別建此宮以居之既禪位高祖以宏義宮有山林勝景雅好之遂徙居焉改名大安宮馬周所謂大安宮在城之西甲午上始御太極殿高祖之傳位也帝即位於東宮之顯德殿高祖徙居大安宮帝始御太極殿謂羣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觀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元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



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戊戌賜孝義之家粟五斛八  
十以上二斛九十以上三斛百歲加絹二匹 五月乙丑周王元  
方駿 六月戊寅以旱慮囚 在平人馬周 在平縣漢屬東郡應  
博州賈曰漢在平故城在博州之聊城縣東北○在晉池 少孤  
者也後魏屬東平原郡後齊廢隋開皇初復置屬貝州唐屬 孤  
貧好學性落拓不為州里所敬武德中補州助教日飲醇酎音  
不以講授為事刺史達奚恕屢加咎責周乃拂衣游於曹汴又為  
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西游長安宿於新豐逆旅主人惟供諸  
商販而不顧待周周遂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眾人深異之而  
周不之顧也及至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壬午以早詔文武  
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考  
日舊傳云貞觀五年據實錄謂在此年五年 上怪其能以問何對  
不見有詔命百官上封事今從唐應附此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三 唐紀九 太宗貞觀三年

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  
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  
鄭樵曰素以御史監郡謂之監察御史漢罷其名晉孝武太元上  
中始置檢校御史掌行馬外事隋改檢校御史為監察御史  
以常何為知人賜絹三百匹 秋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丙子  
薛延陀毗伽可汗遣其弟統特勒入貢上賜以寶刀及寶鞭謂曰  
卿所部有大罪者斬之小罪者鞭之夷男甚喜突厥頡利可汗大  
懼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修婿禮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言突厥可  
取之狀以為頡利縱欲逞暴誅忠良驅姦佞一也薛延陀等諸部  
皆叛二也突利拓設欲谷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 拓設即何史  
谷設分統靺鞨諸部欲谷設即為回紇所破者也按 那社爾與欲  
舊書李大亮傳頡利既亡之後拓設諸種散在伊吾 塞北霜旱糗  
糧乏絕四也頡利疎其族類親委諸胡人反覆大軍一臨必生

內變五也華人入北其眾甚多比聞所在嘯聚係據山險大軍出  
塞自然響應六也上以頡利可汗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 事見上  
卷上年  
丁亥命兵部尚書李靖為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為副九月丙  
午突厥侯斤九人帥三千騎來降戊午拔野古僕骨同羅奚酋長  
竝帥眾來降 壬子以有年賜酺三日 冬十一月辛丑突厥寇  
河西肅州刺史公孫武達 武德二年分甘州之榆羅瓜  
州之玉門置肅州酒泉郡 甘州刺史  
成仁重與戰破之 甘肅二州相去  
四百二十里 捕虜千餘口 上遣使至涼州  
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大亮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  
政游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  
人癸卯上謂侍臣曰李大亮可謂忠直手詔褒美曰古人稱一言  
之重侔于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矣今賜酺胡餅一枚雖無千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三 唐紀九 太宗貞觀三年

之重乃朕自用之物苟悅漢紀敘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為治之體  
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 庚申以行并州都督李世勣  
為通漢道行軍總管 破正通漢道通漢原文作通漢道此  
從太宗本紀也今從李勣本傳改之 兵部尚  
書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華州刺史柴紹為金河道行軍總管  
在城王道宗為大同道行軍總管靈州大都督薛萬徹為暢武道  
行軍總管 暢武非地名也營州邊於東胡故命萬徹為總管使之  
宣暢威武以美名寵之耳新書帝紀作營州都督薛萬  
澈 眾合十餘萬皆受李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乙丑任城王道宗  
擊突厥於靈州破之十二月戊辰突厥利可汗帥所部來奔  
癸未右僕射杜如晦以疾遜位上許之 乙酉上問給事中孔穎  
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  
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內蘊神明



外當元默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益眾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明夷君子以莅眾用晦而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庚寅突厥郁射設帥所部來降 閏月丁未東謝會長謝元深南謝會長謝強來朝諸謝皆南蠻別種在黔

州之西東謝蠻在西蠻之南居黔州之西三百里南謝蠻在隋牂牁郡地南百里有柱嶺謝詔以東謝為應州南謝為莊州隸黔州都督宋白曰黔州黔中郡秦置漢通五帝於此置治陵縣蜀先主立黔安郡後周建德三年是時遠方諸

國來朝貢者甚眾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圖寫以示後作王會圖從之考異曰實錄新舊傳皆云正會圖按汲冢周書有王今從乙丑牂柯酋長謝龍羽及充州蠻入貢詔以牂柯為牂州

東九百里即牂柯蠻國其王號鬼主其別帥曰羅殿王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其南一千五百里即交州也牂州之北一百五十里

有別部曰党項酋長細封步賴來降以其地為軌州各以其酋長為刺史党項地互三千里姓牂為部不相統壹細封氏費聽氏往

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富氏米擒氏拓跋氏皆大姓也步賴既為唐所禮餘部相繼來降以其地為岷峽慶遠四州党項漢西羌別種魏晉後微甚周漢宕昌鄯至而党項始強其地古析支也東距松州西接漢南

西夏李繼遷是歲戶部奏中國人自塞外歸及四夷前後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 房元齡王珪等內外官考唐考法凡

歲校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內外之官敘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

最一日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為近侍之最二曰銜衡人物權盡才

儀式動合經典為禮官之最五日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為樂官之

最大曰決斷不滯與奪合禮為刑事之最七日部統有方警守無失為宿衛之最八曰兵士調習戎裝充備為督領之最九曰推鞠得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十日學校精審明於刑定為教正之

最十一日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為宣納之最十二日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為學官之最十三日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為軍將之最十四日禮義興行肅清所部為政教之最十五日詳錄典正詞理兼舉為文吏之最十六日訪察精審舉必當為判正之最十七日

明於典覆稽失無隱為句檢之最十八日職事修理供承強濟為監掌之最十九日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為役使之最二十日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為屯官之最二十一曰謹於蓋藏明於出納為倉庫之最二十二日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為曆官之最二十三曰占

候醫卜效驗多著為方術之最二十四日檢察有方行旅無壅為關津之最二十五日市廛不擾姦盜不行為市司之最二十六日

牧養肥碩蕃息滋多為牧官之最二十七曰邊境清肅賊寇修理為鎮防之最一最四善為上一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

下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相理善最下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相理善最

不問為中下愛憎任情虛誣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事廢闕為定考皆集於尚書省唱第然後奏 治書侍御史萬年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諫曰元齡珪皆朝廷舊臣素以忠直為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人不愾然察其情終非阿私若推得其事則皆不可信豈得復當重任且萬紀比來恆在

考堂曾無駁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誠徇國也使推之得實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苟私二臣上釋不問 濮州刺史

龐相壽坐食污解任自陳管在秦王幕府上憐之欲聽遺舊任魏徵諫曰秦王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為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

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貞觀四年春正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

邑進屯惡陽嶺 惡陽嶺在定襄古城南 夜與定襄破之 善陽縣又隋志雲州定襄郡治大和城即文帝所築以處突厥

善陽縣又隋志雲州定襄郡治大和城即文帝所築以處突厥



民可汗者也李靖所襲破者當是此城唐謂之北定襄城又舊志曰雲州隋馬邑郡之雲內縣也貞觀十四年白朔州北定襄城移雲州及定襄縣置於此即後魏所都平城也開元二十年改定襄為雲中縣而武德四年已分朔州之秀容為定襄縣今見於九域志者朔州之定襄而北定襄白石晉州入于北國其名晦矣宋祁曰古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商街龍荒之最壞宋白曰朔州北三百餘里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卒至大驚曰定襄故城後魏初之雲中也唐不傾國而來靖何敢孤軍至此其眾一日數驚乃徙牙於磧口大曠之靖復遣謀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煬帝之孫政道來降蕭后入突厥見一百八十八卷高祖武德二年乙亥至京師先是有降胡言中國人或潛通書啟於蕭后者至是中書舍人楊文瓘請鞠之上曰天下未定突厥方彊愚民無知或有斯事今天下已安既往之罪何須問也李世勣出雲中與突厥戰於白道大破之漢地理志雲中郡治郡治雲中縣郡道元曰雲中城東八十里百成樂城今雲中郡治一名石慮城又有後魏雲中宮在雲中故城東四十里虞氏記云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三 唐紀九 十一

趙武原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又於河西造一大城其一箱崩不就乃改下陰山河曲而騎馬畫見羣鳥游於雲中徘徊經日見火光在其下武原曰此為我乎乃即其處築城今雲中故城是也又有芒于水出塞外南逕陰山東西千餘里芒于水又西南逕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築帶長城背山面澤謂之白道自北出有高坂謂之白道嶺芒于水又南西逕雲中城北新志雲州中縣有陰山道青坡道皆出兵路宋白曰漢雲中郡在唐勝州東北四十里榆林縣界雲中故城是也趙武原所築五原故城亦在今勝州榆林縣界二月己亥上幸驪山溫湯甲辰李靖破突厥頡利可汗於陰山先是頡利既敗竄於鐵山鐵山蓋在陰山北餘眾尚數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請舉國內附身自入朝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頡利頡利外為卑辭內實猶豫欲俟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相與謀曰考異曰舊唐書出於勣蓋州與謀耳頡利雖敗其眾猶盛若走度磧北依九姓新書曰勣傳有九姓曰藥羅葛曰胡咄葛曰曷羅勿曰新於息姓說曰阿勿曷曰葛薩曰斛鹽素曰藥勿葛曰奚耶勿此四姓後

來疆盛所服九姓是時所謂九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往襲之不戰可擒矣以其謀告張公謹公謹曰詔書已許其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謂漢遣韓信食其說下齊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軍至陰山遇突厥千餘帳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喜意自安武邑蘇定方驍悍多力膽氣絕倫年十餘歲隨父討賊每先登陷陣及是靖使帥二百騎為前鋒武邑蘇前漢屬信都邑郡後齊廢隋開皇六年復置屬冀州乘霧而行去牙帳七里虜乃覺之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靖軍至虜眾遂潰考異曰舊書靖傳曰靖軍逼其牙帳為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散望見其牙帳虜眾驚走殺虜數十人頡利長威先走今從唐儉唐儉脫身得歸靖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獲雜畜數十萬殺隋義成公主擒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三 唐紀九 十一

其子曼羅施頡利帥萬餘人欲度磧李世勣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長皆帥眾降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此後方盡有隋露布以聞丙午上還宮甲寅上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每痛心疾首志滅匈奴今者暫動偏師突厥破滅前日之恥庶幾可雪予是大赦天下賜酺五日時韋鞞亦遣使入貢上曰韋鞞遠來蓋為突厥已滅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以御史大夫溫彥博為中書令守侍中王珪為侍中守戶部尚書戴胄為戶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常少卿蕭瑀為御史大夫與宰相參議朝政三月戊辰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汗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



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  
 可汗庚午突厥思結侯斤帥眾四萬來降丙子以突利可汗為右  
 衛大將軍北平郡王初始畢可汗以啟民弟蘇尼失為沙鉢羅  
 設督部落五萬家牙直靈州西北及頡利政亂蘇尼失所部獨不  
 攜貳突利之來奔也頡利立之為小可汗及頡利敗走往依之將  
 奔吐谷渾大同道行軍總管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新志曰黃河  
 東端有古大  
 同城今大同城永濟橋也  
 北運大河十七里至金河使蘇尼失執送頡利頡利以數騎夜走  
 匿于荒谷蘇尼失懼馳追獲之庚辰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帥眾奄  
 至沙鉢羅營俘頡利送京師蘇尼失舉眾來降漠南之地遂空頡  
 利之亡也諸部落酋長皆棄頡利來降獨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  
 隨之竟與頡利俱擒上嘉其忠拜右武候大將軍 蔡成公杜如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三 唐紀九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晦疾篤上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甲申薨如晦字克明少英爽  
 喜書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隋吏部侍郎高孝基深器  
 重之後既拜相封公每思孝基有知人之鑒為樹神道碑以紀其  
 德及薨上每得佳物輒思如晦遣使賜其家人久之語及如晦必流  
 涕謂房元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 突厥  
 頡利可汗至長安夏四月戊戌上御順天樓舊唐書帝紀曰御順天  
 門唐六典皇城南門  
 中曰承天門隋開皇二年作初曰廣陽門仁壽元年改曰順陽門  
 武德元年改曰順天門神龍元年改曰承天門若元正冬至大陳  
 設燕會赦過宥罪除舊布新受萬國之朝貢四夷之賓客盛陳文  
 則御承天門以聽政蓋古之外朝也順天樓即順天門樓盛陳文  
 物引見頡利數之曰汝藉父兄之業縱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數與  
 我盟而背之二也恃強好戰暴骨如莽三也蹂我稼穡掠我子女  
 四也我有汝罪存汝社稷而遷延不來五也然自便橋以來不復

大入為寇便橋事見一百九十一  
 卷高祖武德九年以是得不死耳頡利哭謝而退詔  
 館於太僕厚廩食之頡利子懋羅支有至性既舍京師請婦得品  
 供懋羅支預焉其母最後至不得給懋羅支不敢嘗品肉帝聞歎  
 曰天稟仁孝詎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母肉上皇問擒頡利歎曰  
 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  
 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閣本太極宮  
 閣兩儀殿之  
 北為延嘉殿延嘉殿之東為功  
 臣閣功臣閣之東為凌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  
 迭起為壽逮夜而罷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  
 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  
 為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交豫之間此竟業言禹迹  
 九州大界也  
 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為農民永空塞北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三 唐紀九 唐高祖 唐高祖 唐高祖

地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為突厥鐵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既得  
 而臣之請皆實之河北河北謂北  
 河之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  
 患矣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  
 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為君長不相臣屬縱欲存立阿  
 史那氏唯可使存其本族而已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  
 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為其節度  
 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寶靜以為戎狄之性有如禽獸不可  
 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況彼首邱之情未易忘也置之中國有  
 損無益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餘施以望外之  
 恩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  
 勢分易為羈制可使常為藩臣永保邊塞溫彥博以為徙於交豫







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臣又見隋氏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為輪則夏塵火出乃鑄鐵為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晝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則其餘可知矣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眾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故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見一百八十九卷 高祖武德四年 會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元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願謂房元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元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

**卷一百九十三 唐紀九**  
**唐太宗貞觀四年**

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元素綵二百匹魏徵聞而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乙丑上問房元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侍衛未得下牙不坐坐 食故立時傳餐而食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期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察察則多疑於物百以欺孤寡而得之謂羣下不可信任事皆自決天下至廣一曰萬幾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

治乎因數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母得阿從不盡已意 癸酉以前太子少保李綱為太子少師以兼御史大夫蕭瑀為太子少傅李綱有足疾上賜以步輿步輿即步 携與也使之乘至閣下數引入禁中問以政事每至東宮太子親拜之綱為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視膳之方理順辭直聽者忘倦太子每視事上令綱與房元齡王珪侍坐商確古來名教竭忠盡節之事綱凜然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以為難綱竊以為易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先是蕭瑀與宰相參議朝政瑀氣剛而辭辯房元齡等皆不能抗上多不用其言考異曰 瑀傳云元齡等心知其是不用其言按元齡若用心如此安得為賢相且 元齡魏徵溫彥博嘗有微事之用瑀在太宗非由元齡今不取元齡魏徵溫彥博嘗有微過瑀劾奏之上竟不問瑀由此快快自失遂罷御史大夫為太子少傅不復預聞朝政 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伊吾即漢伊吾盧 之地在大碛外東 至陽關二千七百里是年置 伊吾縣及伊州伊吾縣於其地詔以涼州都督李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於磧口貯糧此磧即伊 吾東之磧來者服給使者招慰相望於道大亮上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臣遠考秦漢近觀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況河西州縣蕭條甘涼瓜沙肅等 州皆河西也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穫今又供億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為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磧其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 八月丙午詔以常服未有差等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九品服青婦人從

**卷一百九十三 唐紀九**  
**唐太宗貞觀四年**



其夫色 甲寅詔以兵部尚書李靖為右僕射靖性沈厚每與時  
宰參議恂恂如不能言 突厥既亡營州都督薛萬淑遣契丹酋  
長貪沒折說論東北諸夷奚霫室韋等十餘部皆內附萬淑均  
之兄也 戊午突厥欲谷設來降欲谷設突利之弟也頡利敗欲  
谷設奔高昌聞突利為唐所禮遂來降 九月戊辰伊吾城主入  
朝隋末伊吾內屬置伊吾郡隋亂臣於突厥故利既滅舉其屬七  
城來降因以其地置西伊州 西伊州六年 改曰伊州 思結部落饑貧朔州  
刺史新豐張儉招集之其不來者仍居磧北親屬私相往還儉亦  
不禁及儉徙勝州都督州司奏思結將叛詔儉往察之儉單騎入  
其部落說諭徙之代州即以儉檢校代州都督思結卒無叛者儉  
因勸之營田歲大稔儉恐虜蓄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糴以充邊儲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三 唐紀九 十九 思結

部落喜營田轉力而邊備實焉 丙子開南蠻地置費州夷州二  
皆漢牂牁郡之地武德四年以思州南夷縣置夷州貞觀元年  
是年復以思州之郡上縣開南蠻置夷州義泉郡隋之明陽郡地  
也費州涪州郡隋黔安郡之涪川縣地是年分思州之  
涪川其陽并歸南蠻置宋白曰費州因州界費水為名 己卯上  
幸隴州 後魏分涇岐二州之地置東秦州大統十七年 改隴州治涇源縣在長安西四百九十六里 壬午詔  
自古明王聖帝賢臣烈士之墓無得芻牧仍春秋致祭 十月辛  
卯獵于貴泉谷甲辰獵于魚龍川獻獲於大安宮 冬十一月壬  
辰以右衛大將軍侯君集為兵部尚書參議朝政 甲子車駕還  
京師 上讀明堂鉞灸書云人五藏之系咸附於背 唐藝文志有 黃帝明堂經  
明堂圖人形明堂人形圖 武德九年分京兆 明堂孔穴圖鉞灸之書也 戊寅詔自今母得答囚背 十二月  
甲辰上獵於鹿苑 武德九年分京兆 之高陵置鹿苑縣 乙巳還宮 甲寅高昌王麴  
文泰入朝其妻宇文氏請預宗籍詔賜姓李氏封常樂公主西域

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貢上遣文泰之臣厭怛紇干往迎之魏  
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為不以蠻夷勞中國  
也 事見四十三卷 建武二十三年 今天下初定瘡痍未復若徵有勞役便不自安  
前者文泰之來勞費已甚今若許十國入貢其徒旅不減千人邊  
民荒耗將不勝其弊若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  
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厭怛紇干已行上遽道止之 諸宰  
相待宴上謂王珪曰卿識鑿精通復善談論元齡已下卿宜悉加  
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元齡  
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  
彥博處繁治劇舉務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為  
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三 唐紀九 二十 思結

上深以為然眾亦服其確論 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  
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  
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為  
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  
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  
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  
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 神農 氏世衰蚩尤為暴虐黃帝征之禽殺 蚩尤少皞氏衰九黎亂德顓頊誅之 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  
人淳朴漸至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  
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  
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



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  
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上謂長孫無  
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  
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優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  
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  
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  
康甯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功  
豈獨在朕乎 房元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  
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  
又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上謂秘書監蕭瑀曰卿在隋世數見皇  
后乎 隋煬帝蕭后瑀同 對曰彼兒女且不得見臣何人得見之魏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三 唐紀九

至

唐紀九

徵曰臣聞煬帝不信齊王恆有中使察之 煬帝猜防齊王聞其宴  
時事略見隋紀  
飲則曰彼營何事得遂而喜聞其憂悴則曰彼有他念故爾父子  
之閒且猶如是況他人乎上笑曰朕今視楊政道勝煬帝之於齊  
王遠矣環瑀之兄也 西突厥肆葉護可汗既先可汗之子為眾  
所附其賀咄可汗所部會長多歸之肆葉護引兵擊莫賀咄莫賀  
咄兵敗逃於金山為泥孰設所殺諸部共推肆葉護為大可汗  
是歲詔州縣學立孔子廟 龜茲遣使獻馬上賜璽書撫慰甚厚  
自此歲貢不絕  
貞觀五年春正月詔僧尼道士致拜父母 癸酉上大獵於昆  
明池四夷君長咸從甲戌宴高昌王文泰及羣臣丙子還宮親獻  
禽於大安宮 癸未朝集使趙郡王孝恭等上表以四夷咸服請

封禪上手詔不許 有司上言皇太子當冠用二月吉請追兵備  
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不若二月  
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  
吉會農時最急不可失也 二月甲辰詔諸州有京觀處無問新  
舊宜悉剷削加土為墳掩蔽枯朽勿令暴露 己酉封皇弟元裕  
為鄧王元名為譙王靈夔為魏王元祥為許王元曉為密王庚戌  
封皇子愔為梁王惲為鄭王貞為漢王治為晉王恆為申王諲為  
江王簡為代王 夏四月壬辰代王簡薨 壬寅靈州斛薛叛 斛  
薛內附處之  
靈州今叛 任城王道宗追擊破之 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  
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贖之五月乙丑有司奏凡得男女八萬  
口 六月甲寅太子少師新昌貞公李綱薨綱字文紀少慷慨有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三 唐紀九

至

唐紀九

志節每以忠義自許初名瑗慕後漢張綱為人乃改名焉始仕隋  
事太子勇繼任唐為太子建成傅皆以直道不合然上皇極重其  
為人每手敕未嘗呼名初周齊王憲女孀居無子綱贖恤甚厚綱  
薨其女被髮號哭以父禮喪之 李綱先為齊王憲參軍事見一  
百七十三卷陳宣帝太建十年  
秋八月甲辰遣使詣高麗收隋氏戰亡骸骨葬而祭之 河內人  
李好德得心疾妄為妖言詔按其事大理丞張蘊古奏好德被疾  
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貫在相州好德之  
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阿縱按事不實上怒命斬之於市既而悔  
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權萬紀與侍御  
史李仁發俱以告許有龍於上由是諸大臣數被譴怒魏徵諫曰  
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許為直以讒為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



蓋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羣臣耳而萬紀等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昵姦以自損乎上默然賜絹五百匹久之萬紀等姦狀自露皆得罪 九月上修仁壽宮更命曰九成宮又將修洛陽宮民部尚書戴胄表諫曰比見關中河外盡置軍國富室強丁竝從戎旅重以九成作役餘丁向盡亂離甫爾戶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仗從役者責其餼糧盡室經營多不能濟以臣愚慮恐致怨嗟七月以來霖潦過度河南北厥田膏下時豐歲稔猶未可量加以軍國所須皆實府庫絹布所出歲過百萬丁既役盡賦調不減費用不止帑藏空虛宜洛陽宮殿足蔽風雨數年後成亦不謂晚若頓修營恐傷勞擾上嘉之曰戴胄於我非親但以忠直體國知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三

唐紀九

太宗貞觀五年

無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久之竟命將作大匠竇璡修洛陽宮璡鑿池築山彫飾華靡上遽命毀之免璡官貞正明敏達於從政曉習律令處斷明速貞觀初嘗為尚書右丞尋遷左丞議者以為左右丞之稱職者武德以來一人而已 冬十月丙午上遂免於後苑 唐長安苑城表遠包漢長安故城在其中程大昌曰唐太極苑宮之北有內苑有禁苑太極宮居都城之北內苑又居宮北禁苑又居內苑之北禁苑廣矣西面全包漢之都城東抵渭水其西南兩面掘出太極宮前與承天門相齊承天門之西排立三門皆禁苑之門也日光化日芳林日翠微六典曰禁苑在大內左領宮城之北北臨渭水東距滻川西盡都城其周一百二十里左領軍將軍執失思力諫曰天命陛下為華夷父母奈何自輕上又將逐鹿思力脫巾解帶跪而固諫上為之止 初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為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

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為運祚修短定命自天堯舜大聖守之而不能固漢魏微賤拒之而不能卻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議者多守常轍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所謂鑿舟求劍未見其可今使勳戚子孫皆有民有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諸子勿令過大開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使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為置官寮皆省司選用 省司謂尚書省主者 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刑賞禮儀具為條式一定此制萬世無虞十一月丙辰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毋或黜免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 丁巳林邑獻五色鸚鵡 鸚鵡能言鳥也萬震南州志曰鸚鵡有二三種一種白一種青一種五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三

唐紀九

太宗貞觀五年

色交州以南諸國盡有之白及五色者性尤慧解陸佃埤雅鸚鵡人舌能言青羽赤喙蓋青者又凡種也舊說鸚鵡鳥足趾前三後一其目下驗眩上惟鸚鵡四趾齊分兩驗俱動如人 丁卯新羅獻美女二人魏徵以為不宜愛上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況二女遠別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而歸之 倭國遣使入貢上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往撫之表仁與其王爭禮不宣命而還 丙子上祀圓丘 十二月太僕寺丞李世南開党項之地十六州四十七縣 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為之微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嘗有若令又百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開豈能盡無冤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



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武德中內教坊于禁有太樂署中有內教博士太常寺鼓吹署 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眾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唯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 己亥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護等復上表請封禪不許 壬寅上幸驪山溫湯癸卯獵於驪山賜新豐高年帛有差戊申還宮 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康國求內附康國即漢康居國一日薩末健其王姓溫本月氏人始居祁連北胡武城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即有其地以昭武為號示不忘本也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猶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惟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上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帝令於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拷訊取服凡二千餘人帝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怪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為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上曰此豈唯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 是歲高州總管馮盎入朝未幾羅賓諸洞獠反賓州漢端溪縣地隋為龍州德縣武德四年置賓扶州貞觀六年更名賓州取州界有羅賓洞為名 敢盜帥部落二萬為諸軍前鋒獠數萬人屯據險要諸軍不得進盎持弩謂左右曰盡吾此矢足知勝負矣連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三 唐紀九 五 恩補樓

發七矢中七人獠皆走因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上美其功前後賞賜不可勝數盎所居地方二千里奴婢萬餘人珍貨充積然為治勤明所部愛之 新羅王真平卒無嗣國人立其女善德為王 徵順州都督突利入朝至并州病卒 召益州大都督府長史高士廉為吏部尚書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不親扶持杖頭挂食遙以哺之士廉在蜀隨方訓誘風俗頓改又因暇日引儒生講論經史勉勵後進蜀中學校粲然復興隱士朱桃椎者成都人也潛泊無為披裘帶索浮沈人間人莫能測長史竇軌遺以鹿幘鹿鞞鞞同靴 逼署鄉正桃椎委之於地不穿服結廬山中夏則裸居冬則緝木皮樹葉以自蔽人有贈遺一無所受每織芒履置道上見者曰此朱居士履也為易米茗置本處桃椎至夕而取之 終不與人接其為履柔細促密人爭鬻之士廉下車以禮招致降階與之語不答瞪目而出士廉拜曰祭酒教我以無事治蜀邪乃簡條自薄賦斂蜀士大治屢遣人存問桃椎桃椎見使者輒走林草自匿近代以來多輕隱逸士廉獨加褒禮蜀人以為美談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三 唐紀九 五 恩補樓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九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九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十起六年盡十一年  
四月凡五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下

貞觀六年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癸酉靜州獠反右武衛將軍李子和討平之 文武官復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禮云口敬不壇掃地而祭定表至誠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也兆於南郊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四

唐紀十

思補樓

就陽位也掃地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而祭於其質也 敬乎羣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考異曰實錄唐書志及唐統紀皆以為太宗自不欲封禪而魏文貞公故事及王方慶文貞公傳錄以為太宗欲封泰山徵諫而止意頗不同今兩存之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為不可封禪對曰陛下功雖高而民未懷惠德雖厚而澤未旁流諸夏雖安而瘡痍未起遠夷雖服而慕義未深符瑞雖臻而羅網猶密歲雖豐稔而倉庾尚虛且升中之禮須備千乘萬騎供帳之費動役數州今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蕭條何以能給此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喻於人今有人十年長病療治且愈此人應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

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不止十年之病陛下為之良醫疾苦雖已又安元氣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希淮

莽極目莽木叢生也  
莽草深茂也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况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上將幸九成宮通

直散騎常侍姚思廉諫曰離宮游幸此乃秦皇漢武之事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上曰朕有氣疾暑輒頓劇往避之耳豈為游賞乎賜思廉絹五千匹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伏見明敕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親膳而晨昏定省者也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盤輿動輒嚴蹕經旬非可以

且暮至也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且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溫清之禮竊所未安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眾惑臣又伏見東宮太子之居猶在宮城之中而大安宮乃在宮城之西此因大安宮在宮東制度比於宸居尚為卑小雖太上皇游心道素志存節儉陛下重違慈旨愛惜人力而蕃夷朝覲及四方觀聽有所不足宜增修高大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乎天下矣周又上疏曰臣聞致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四

唐紀十

思補樓

化之道在于求賢審官為政之基在于揚清激濁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皆樂工輿卑雜類韋榮提斛斯正更無他材止能調馬縱使技能出眾正可資之金帛豈得超授官爵使駟子倡人鳴玉曳履與士君子







不可故諫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而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耶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斌媚正為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戊辰秘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上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觀其始未得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九月己酉幸慶善宮上生時故宅也 以高祖武功舊第為慶善宮 因與貴人宴賦詩起居郎清平呂才 清平縣屬博州劉詢曰本漢貝邱縣隋曰清平 被之管弦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為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陳舞偕奏於庭 才有巧思故命以所賦詩被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四 唐紀十四 五 思補

元年分宏農二縣置虢州 虢州宋白曰帝王世紀云虢有三周封虢仲於西虢虢州之地也封虢叔於東虢今成皋也陝郡平陸是北 可以游獵乃以頡利為虢州刺史頡利辭不願往癸未復以為右衛大將軍十一月辛巳契苾酋長何力帥部落六千餘家詣沙州降詔處之於甘涼之閒以何力為左領軍將軍 庚寅以左光祿大夫陳叔達為禮部尚書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讜言 見一百九十一卷高祖武德九年 故以此官相報對曰臣見隋室父子相殘以取亂亡當日之言非為陛下乃社稷之計耳 十二月癸丑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令溫彥博曰伏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拊掌大笑曰誠有是事 辛未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閱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 是歲党項羌前後內屬者三十萬口 公卿以下請封禪者前後相屬上諭以舊有氣疾恐登高增劇公等勿復言 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關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關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癸亥觀七年春正月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 左傳楚莊王曰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故以為樂舞之名杜佑曰破陳樂舞圖左四右方先偏後伍魚麗雋鶴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四 唐紀十四 六 思補



陳之形命。呂才依圖。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習之。凡  
 爲三變。每變有四陳。有來往疾徐擊刺之象。以應軍節。發揚蹈厲。  
 禮概。癸巳。宴三品已上。及州牧蠻夷酋長於元武門。奏七德九功  
 之舞。太常卿蕭瑀上言。七德舞形容聖功。有所未盡。請寫劉武周  
 薛仁果。竇建德。王世充等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今朝廷  
 之臣。往往北面事之。若覩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其心乎。瑀謝  
 曰。此非臣愚慮所及。魏徵欲上優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  
 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三月丁卯。雨。土三日。三月戊子。  
 侍中王珪坐漏泄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庚寅。以秘書監魏徵爲  
 侍中。直太史。雍人李洎。風。上言。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  
 政。則渾天儀也。周禮。土圭。正日景。以求地中。有以見日行黃道之  
 驗也。暨於周末。此器乃亡。漢洛下閎作渾儀。其後賈逵。張衡。亦有  
 之。而推驗七曜。竝循赤道。按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常定於  
 中國。無南北之異。蓋渾儀無黃道久矣。上異其說。因詔令爲之。癸  
 巳。賈道儀成。奏上之。其儀表禮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龍  
 足以張四表。一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相結於  
 四極之內。列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二曰三  
 辰儀。圓徑八尺。有璿璣規。月游規。列宿距度。七曜所行。轉於六合  
 之內。三曰四游儀。圓樞爲軸。以連結玉衡。游簡而貫約矩。規又元  
 樞。北樹北辰。南矩地軸。傍轉於內。玉衡在元樞之闕。而南北游仰  
 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皆用銅爲之。夏五月。癸未。上  
 幸九成宮。雅州道行軍總管張士貴擊反獠破之。雅州漢嚴道  
 縣地。隋廢州  
 置臨邛郡唐  
 復爲雅州秋八月乙丑。左屯衛大將軍譙敬公周範卒。上行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四 唐紀十 七

幸常令範與房元齡居守。範爲人忠篤。嚴正。疾甚。不肯出外。竟終  
 於內省。與元齡相抱而訣。曰。所恨不獲再奉聖顏。辛未。以張士  
 貴爲興州道行軍總管。使擊東西玉洞反獠。興州隴江郡。漢猛  
 林縣。貞觀三年。置興州。於今州東。仍於興州。九月。山東河南四  
 之故所置。興州。補。西。玉。洞。蓋。在。興。州。界。十餘州。天水遣使賑之。去歲所糶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  
 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考異曰。四年。實錄云。天下。死。罪。止。二  
 何。頓。多。如。此。事。已。可。疑。又。白。居。易。樂。府。云。死。囚。四。百。來。歸。獄。無。一  
 舊。本。紀。載。紀。年。代。記。皆。云。二。百。九。十。人。今。從。新。舊。刑。法。志。無。一  
 人。亡。匿。者。上。皆。赦。之。冬。十月。庚申。上。還。京。師。十一月。壬辰。以  
 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爲司空。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  
 下謂陛下爲私。上不許。曰。吾爲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  
 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雖讐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所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四 唐紀十 八

舉非私親也。十二月甲寅。上幸芙蓉園。景龍文館記。芙蓉園在  
 京師羅城東南隅。本隋  
 世之離宮也。青林重復。  
 綠水瀟瀟。帶城勝景也。丙辰。校獵少陵原。少陵原在長安城  
 南。屬萬年縣界。戊午。  
 選宮從上。置酒。故漢未央宮。考異曰。舊高祖紀。八年。賜武於城  
 西。高祖親自臨視。置酒於未央  
 宮。高祖實錄不記年月。據太宗實錄  
 八年正月。詔利可汗死。今從唐歷。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  
 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  
 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  
 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安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  
 呼萬歲。帝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  
 民間。民之疾苦。情僞。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區世務。猶有差失。况  
 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  
 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四 唐紀十 八



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以風勵太子 工部尙書段綸

奏徵巧工楊思齊上令試之綸使造傀儡傀儡木偶也杜佑曰

偶人以戲善歌舞本棗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北齊高緯尤

所好闕市盛行焉余按列子備師以比伎奉周穆王其來久矣

曰得巧工庶供國事卿令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無作淫巧之意

邪乃削綸階 嘉陵州獠反嘉州眉山郡漢犍為南安縣地陵州

縣東界命邗江府統軍牛進達擊破之唐揚州有邗江府兵○邗

之地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

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觸忌

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

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體

耳 以散騎常侍顏師古為秘書監師古博覽羣書尤精訓詁上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四 隋紀十 九

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師古于秘書省考定師古多所釐

正既成奏之復詔諸儒詳議于時傳習已久皆共非之師古輒引

晉宋舊文隨言曉答援據詳明出其意表人人歎服因頒其所定

之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師古既專典刊正凡古篇奇字眾所共

惑者皆隨宜剖析曲盡其源嘗注班固漢書解經詳明深為學者

所重時謂杜征南顏秘書為左邱明班孟堅忠臣

甲貞觀八年春正月癸未突厥頡利可汗卒命國人從其俗焚尸

葬之 辛丑行軍總管張士貴討東西玉洞反獠平之軍還上勞

之曰聞公親當矢石為士卒先雖古名將何以加也遷左領軍大

將軍 上欲分遣大臣為諸道黜陟大使考異曰貞觀時本紀他

按時止有十道而會要統紀皆云十六道黜陟未得其人李靖

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與太常卿蕭

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

窮之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親 三月庚辰上幸九成宮

夏五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初吐谷渾可汗伏允考異曰實錄十

稱伏允為順步遣使入貢未返大掠鄯州而去宋白曰鄯州西南

薩鉢今從舊傳上遣使讓之徵伏允入朝稱疾不至仍為其子

尊王求婚上許之令其親迎尊王又不至乃絕婚伏允又遣兵寇

蘭廓二州伏允年老信其臣天柱王之謀數犯邊又執唐使者趙

德楷上遣使諭之十返又引其使者臨軒親諭以禍福伏允終無

悛心六月遣左驍衛大將軍段志元為西海道行軍總管左驍衛

將軍樊興為赤水道行軍總管將邊兵及契苾堇項之眾以擊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四 隋紀十 十

吐谷渾中有赤水城近河源考異曰實錄六年三月吐谷渾寇蘭

州不云遺志元擊之吐谷渾寇蘭廓二州無年月新本紀此夏遣

志元實錄十月志元破吐谷渾故參酌置此又新書本紀是夏吐

谷渾寇京州遺志元等伐之實錄十月辛丑志元破吐谷渾而不

書遺將日月新紀亦無破吐谷渾月 秋七月山東河南淮海之

間大水 八月有星孛于虛危歷于元枵上謂侍臣曰是何妖也

虞世南曰齊景公時有彗星晏子告景公曰公穿池畏不深築臺

恐不高行刑恐不重是以天見彗為誠耳景公懼而修德十六日

而星滅若德政不修麟鳳數見無所補也苟政教無闕雖有災愆

何損于時伏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勿以太平日久而驕

逸慎終如始慧何足憂上斂容曰吾年十八而舉義兵二十四平

天下未三十即大位重以辭舉之驍雄宋金剛之驚猛竇建德跨

有河北王世充雄據洛陽足為勅敵皆為我擒故頗有自矜之意



以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天見變其為是乎 上屢請上皇

避暑九成宮上皇以隋文帝終於彼惡之九成宮即隋之仁壽宮

仁壽冬十月營大明宮大明宮在禁苑東南西接宮城之東北隅

後苑東南射殿也地在龍首山上龍朔二年高宗染風癘惡太極宮東下就修大明宮改曰蓬萊宮 以為上皇清

暑之所未成而上皇寢疾不果居 辛丑段志元擊吐谷渾破之

追奔八百餘里去青海二十餘里吐谷渾中有青海關頭曰漢金城郡臨羌縣西有卑禾羌海世謂之青海東去西平二百五十里西平唐郡州也 吐谷渾驅牧馬而遁 甲子上還京師

右僕射李靖以疾遜位上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自古富貴

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憊猶力進不休公今引退朕深嘉之欲成

公美以為一代模楷不可不聽十一月辛未以靖為特進封爵如

故祿賜國官府佐立依舊給俸疾小瘳每三兩日至門下中書平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四 唐紀十 唐高宗 甲申吐蕃贊普棄宗弄讚

章政事唐初政事堂在門下省歐陽修曰平章事之名始此 甲申吐蕃贊普棄宗弄讚

日太宗實錄贊普作贊府高宗遣使入貢仍請昏吐蕃在吐谷渾

實錄棄宗作器宗今從舊傳 遣使入貢仍請昏吐蕃在吐谷渾

西南近世浸疆蠶食他國土宇廣大勝兵數十萬然未嘗通中國

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宦族皆曰尙吐蕃本西羌種蓋百有五十種

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

曰鶴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

曰吐蕃而姓勃率野或曰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

俾檀俾檀為乞伏燾所滅樊尼率殘部降沮渠蒙遜沮渠蒙遜滅

尼率兵西濟河踰積石遂據有羣羌云其俗謂雄曰贊丈夫曰

贊故號君長為贊普其地直長安八千里距都善五百里劉昫曰

吐蕃禿髮氏之後語訛曰吐蕃宋白曰樊尼奔沮渠蒙遜著臨松

郡丞沮渠蒙遜國西土改姓勃率野時人謂丞為贊府語訛為贊

普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鄰畏之上遣使者馮德遐往慰撫之 丁

亥吐谷渾寇涼州己丑下詔大舉討吐谷渾考異曰舊傳云吐谷渾

使宣諭十餘返竟無後心九年詔李靖等討伐太宗實錄己丑吐

谷渾拘我行人趙德楷即下此詔十二月遣李靖等今從實錄據

贊傳向德楷在前據實錄先遣使宣上欲得李靖為將為其老重

勞之靖聞之請行上大悅十二月辛丑以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

管節度諸軍兵部尚書侯君集為積石道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

為鄯善道涼州都督李大亮為且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彥為赤水

道利州刺史高甑生為鹽澤道行軍總管西海道善且末皆府破吐谷渾所置郡名積石

山在隋河源郡赤水城亦并突厥契苾之寇擊吐谷渾 帝聘隋

通事舍人鄭仁基女為充華詔已行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

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聞之大驚手詔深自克責命停冊使房元

齡等奏稱許嫁陸氏無顯狀大禮既行不可中止爽亦表言初無

婚姻之議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為

陛下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不得不然帝笑曰外人意或當如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四 唐紀十 唐高宗 甲申吐蕃贊普棄宗弄讚

是朕之言未能使人必信如此耶 中牟丞皇甫德參中牟縣黃

晉屬榮陽郡後魏屬廣武郡為治所隋開皇十年改曰鄭縣上言

請大業改曰圃田縣唐武德三年更名中牟丞皇甫德參治縣事

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元

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

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為痛

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

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復言乃

賜絹二十四匹他日徵奏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

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事

五條其略曰陛下平定九州富有四海時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

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謀猷之臣不宏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于



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為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為益國未有坦平恕之懷副聖明之旨伏願擢溫厚之人升清潔之吏敦樸素革澆浮先之以微讓示之以好惡使家識孝慈人知廉恥醜言過行見嗤于鄉閭忘義昵私取擯于親族杜其利欲之心載以清淨之化自然家肥國富氣和物阜禮節于是可興禍亂何由而作又竊見聖躬每存節儉而凡諸營繕工徒未息伏願愛其財而勿殫惜其力而勿竭況畿內數州實惟邦本地隄人稠耕植不博菽粟雖賤儲蓄未多特宜優矜令得休息強本弱支自古常事今關河之外徭役全少帝京三輔差科非一江南河北彌復優閑須為差等均其勞逸又公主之室封邑足以給資用勳貴之家俸祿足以供器服乃戚戚于儉約汲汲于華侈放息出舉追求什一公侯尚且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四 唐紀十 恩補

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西突厥吐陁可汗卒其弟同娥設立是為沙鉢羅陁利失可汗

乙酉觀九年春正月党項先內屬者皆叛歸吐谷渾三月庚辰洮州羌叛入吐谷渾殺刺史孔長秀 壬午赦天下 乙酉鹽澤道

行軍總管高祖生擊叛羌破之 庚寅詔民賞分三等未盡其詳宐分九等蓋於三等各分上中下也 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饑人自啖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

然二主孰為優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為亡國齊主尤劣也 夏閏四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癸酉任城王道宗敗吐谷渾於庫山考異曰舊道宗傳云賊聞軍將議欲息兵道宗固請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道宗遂帥偏師并行兼道去大軍十日追及之賊據險苦戰道宗潛遣千餘騎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四 唐紀十 恩補

險山其後賊表裏受敵一時奔潰庫山嶺山不知其所以吐谷渾可汗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磧諸將以為馬無草疲瘦未可深入侯君集曰不然曷者段志元軍還纔及鄯州虜已至其城下

蓋虜猶完實眾為之用故也今一敗之後鼠逃鳥散斥侯亦絕君臣攜離父子相失取之易於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李靖從之

考異曰舊道宗傳云道宗固請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靖傳云軍次伏侯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餓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敵惟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

積石山按實錄庫山之捷可汗謀將入磧以避官軍道宗復曰柏海近河源古來罕有至者賊既西走未知的處今段之行實資馬

力今馬疲糧少遠入為難未若且向鄯州待馬肥之後更圖進取君集曰不然段志元曷者纔至鄯州賊眾便到城下其由彼國向

完兜徒阻命今者一敗以後斥侯亦絕君臣相失父子攜離乘其迫懼取同附拾海雖遙便可鼓行而至也 中分其軍為兩道靖與薛萬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與任城王道宗由南道戊子靖部



將薛孤兒敗吐谷渾於曼頭山斬其名王大獲雜畜以充軍食癸巳靖等敗吐谷渾於牛心堆水經注溫水自臨羌縣東流合龍駒川水又東合牛心川水出西南遠山東北流又敗諸赤水源考運牛心堆又東逕西平亭西東北入于溫水又敗諸赤水源日實錄癸巳李靖侯君集在城王道宗等破吐谷渾于赤水源上文自軍山中分士馬為兩道堵越北路出曼頭山論赤水君集道宗逐南路歷破溫真谷然則赤水之戰君集道宗不在彼也今則去其名又吐谷渾傳獲其高昌王慕容孝僕不知在何處今亦去侯君集在城王道宗引兵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山多積雪經破邏真谷逾漢哭山其地無水人斃冰馬噉雪五月追及伏允於烏海隋志河源郡有烏海在漢哭山西與戰大破之獲其名王薛萬均薛萬徹又敗天柱王於赤海赤海蓋即赤水深廣處考異曰舊傳萬徹傳作赤水源契苾何力傳作赤水川今從 上皇自去秋得風疾庚子崩於垂拱殿甲辰羣臣請上準遺誥視軍國大事不許乙巳詔太子承乾於東宮平決庶政

赤水之戰薛萬均薛萬徹先進為吐谷渾所圍兄弟皆中槍失馬步鬪從騎死者什六七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將數百騎救之竭力奮擊所向披靡萬均萬徹由是得免李大亮敗吐谷渾於蜀渾山山在赤海西獲其名王二十人將軍執失思力敗吐谷渾於姑川李靖督諸軍經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至且末窮其西境時伏允在突倫川考異曰吐谷渾傳云伏允西走圖倫積石蓋即突倫川虜語轉耳今從契苾何力傳將奔于聞契苾何力欲追襲之薛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虜非有城郭隨水草遷徙若不因其聚居襲取之一朝雲散豈得復傾其巢穴邪自選驍騎千餘直趨突倫川萬均乃引兵從之考異曰吐谷渾傳云萬均率輕銳追奔入虜數百里及其餘黨破之盡何力先進而萬均從之也積中之水將士刺馬血飲之聽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萬伏允脫身走

得其妻子侯君集等進逾星宿川至柏海還與李靖軍合考異曰傳柏海作柏梁今據實錄實錄及吐谷渾傳皆云君集與李靖會於大非川按十道圖大非川在青海南烏海星宿海柏海並在其西且未又在其西極遠據傳已至且未又過烏海星宿川至柏海豈得復會於大非川於事可疑故不敢著其地吐谷渾傳又云兩軍會於大非川至破邏真谷大亮王順乃降按實錄歷破邏真谷又行月餘日乃至星宿川然則破邏真谷在星宿川東甚遠矣豈得返至其處大甯王順隋氏之甥伏允之嫡子也為侍子於隋久不得歸伏允立他子為太子及順歸意常快快順歸見一百八十年會李靖破其國國人窮蹙怨天柱王順因眾心斬之舉國請降伏允帥千餘騎逃積中十餘日眾散稍盡為左右所殺考異曰吐谷渾傳云今從實錄國人立順為可汗王子李靖奏平吐谷渾乙卯詔復其國以慕容順為西平郡王趙胡呂烏甘豆可汗趙音胡音上慮順未能服其眾仍命李大亮將精兵數千為其聲援六月己丑羣臣復請聽政上許之其細務仍委太子太子頗能聽斷是後上每出行幸常令居守監國 秋七月庚子鹽澤道行軍副總管劉德敏擊叛羌破之 丁巳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長陵漢高祖陵也皇甫諡曰長陵東西廣百二十步高三丈房元龍云高九丈蓋尺度之長短有古今之異也務存隆厚期限既促功不能及秘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為聖人薄葬其親非不孝也深思遠慮以厚葬適足為親之累故不為耳昔張釋之有言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見十四卷漢文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元年劉向言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元年其言深切誠合至理伏惟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親乃以秦漢為法臣竊為陛下不取雖復不藏金玉後世但見邱隴如此其大安知無金玉邪且今釋服已依霸陵川漢文帝霸陵也而邱隴之制獨依長陵恐

臣復請聽政上許之其細務仍委太子太子頗能聽斷是後上每出行幸常令居守監國 秋七月庚子鹽澤道行軍副總管劉德敏擊叛羌破之 丁巳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長陵漢高祖陵也皇甫諡曰長陵東西廣百二十步高三丈房元龍云高九丈蓋尺度之長短有古今之異也務存隆厚期限既促功不能及秘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為聖人薄葬其親非不孝也深思遠慮以厚葬適足為親之累故不為耳昔張釋之有言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見十四卷漢文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元年劉向言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元年其言深切誠合至理伏惟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親乃以秦漢為法臣竊為陛下不取雖復不藏金玉後世但見邱隴如此其大安知無金玉邪且今釋服已依霸陵川漢文帝霸陵也而邱隴之制獨依長陵恐

臣復請聽政上許之其細務仍委太子太子頗能聽斷是後上每出行幸常令居守監國 秋七月庚子鹽澤道行軍副總管劉德敏擊叛羌破之 丁巳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長陵漢高祖陵也皇甫諡曰長陵東西廣百二十步高三丈房元龍云高九丈蓋尺度之長短有古今之異也務存隆厚期限既促功不能及秘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為聖人薄葬其親非不孝也深思遠慮以厚葬適足為親之累故不為耳昔張釋之有言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見十四卷漢文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元年劉向言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元年其言深切誠合至理伏惟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親乃以秦漢為法臣竊為陛下不取雖復不藏金玉後世但見邱隴如此其大安知無金玉邪且今釋服已依霸陵川漢文帝霸陵也而邱隴之制獨依長陵恐



非所宜伏願依白虎通班固等述白虎通義六卷為三仞之墳器物制度率皆

節損仍刻石立之陵旁別書一通藏之宗廟用為子孫永久之法

疏奏不報世南復上疏以為漢天子即位即營山陵近者十餘歲

遠者五十餘年今以數月之間為數十年之功恐於人力有所不

逮上乃以世南疏授有司令詳處其宜房元齡等議以為漢長陵

高九丈原陵高六丈原陵漢光武陵也今九丈則太崇三仞則太卑請依

原陵之制從之 辛亥詔國初草創宗廟之制未備今將遷祔宜

令禮官詳議諫議大夫朱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於

是增修太廟祔宏農府君及高祖并舊神主四為六室宏農府君諱重耳

房元齡等議以涼武昭王為始祖涼王李暠武昭左庶子于志寧議以

為武昭王非王業所因不可為始祖上從之 党項寇疊州 李

靖之擊吐谷渾也厚賂党項使為鄉導党項酋長拓跋赤辭來謂

諸將曰往者隋人來擊吐谷渾我党項每資軍用而隋人無信喜

暴掠我今諸軍荷無異心我請供其資糧如或不然我將據險以

塞諸軍之道諸將與之盟而遣之赤水道行軍總管李道彥行至

關水關水在党項界見赤辭無備襲之獲牛羊數千頭於是羣羌怨

怒屯野狐峽道彥不得進赤辭擊之道彥大敗死者數萬退保松

州左驍衛將軍樊興逗遛失軍期士卒死亡多乙卯道彥與皆坐

減死徙邊上遣使勞諸將於大斗拔谷薛萬均排毀契苾何力自

稱己功何力不勝忿拔刀起欲殺萬均諸將救止之上聞之以讓

何力何力具言其狀具言赤水之戰拔萬均兄弟於國中及見排毀之狀也上怒欲解萬均

官以授何力何力固辭曰陛下以臣之故解萬均官羣胡無知以

陛下為重胡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且使胡人謂諸將皆如萬

均將有輕漢之心上善之而止尋令宿衛北門檢校屯營事北門元武

門也按會要貞觀十二年於元武門左右屯營以諸衛將軍領

之其兵名曰飛騎何力檢校屯營蓋十二年以後事史究言之

尚宗女臨洮縣主岷州都督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甌生後軍期李

靖按之甌生恨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八月庚辰甌生坐滅死

徙邊或言甌生秦府功臣寬其罪上曰甌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

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我於舊勳未嘗忘也為此不敢赦耳李

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親戚不得妄見也 上欲自詣國陵

謂獻 羣臣以上哀毀羸瘠固諫而止 冬十月乙亥處月初遣使

入貢處月處密皆西突厥之別部也 庚寅葬太武皇帝於獻陵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四 唐紀十九 十六 恩補

獻陵在京兆三原 廟號高祖以穆皇后附葬 太穆皇后竇氏初葬

縣之東十八里 十一月庚戌詔議於太原立高祖廟秘書監顏

加號太穆皇后 師古議以為廢廟應在京師漢世郡國立廟非禮乃止 戊午以

光祿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參預政事上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

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

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

草板蕩識誠臣又謂瑀曰卿之忠直古人不過然善惡太明亦有

時而失焉再拜謝魏徵曰臣有逆眾以執法明主恕之以忠臣有

孤特以執節明主恕之以勁昔聞其言今觀其實瑀不遇聖明求

免難矣 特進李靖 唐六典正二品曰特進注曰二漢及魏以為

開府驍騎上江左皆兼官梁陳第十七北齊上書請依遺詔御常

特進第二品階特進為正二品散官唐因之

上書請依遺詔御常

資治通鑑補 卷一九四

一一五



服臨正殿弗許 吐谷渾甘豆可汗久質中國國人不附竟為其  
下所殺子燕王諾曷鉢立諾曷鉢幼大臣爭權國中大亂十二月  
詔兵部尚書侯君集等將兵援之先遣使者諭解有不奉詔者隨  
宜討之

兩貞觀十年春正月甲午上始親聽政 辛丑以突厥拓設阿史  
那社爾為左驍衛大將軍社爾處羅可汗之子也年十一以智略  
聞可汗以為拓設建牙於磧北與欲谷設分統敕勒諸部居官十  
年未嘗有所賦斂諸設或鄙其不能為富貴社爾曰部落苟豐於  
我足矣諸設慚服及薛延陀叛攻破欲谷設社爾兵亦敗將其餘  
眾走保西陲頡利可汗既亡西突厥亦亂咄陸可汗兄弟爭國社  
爾詐往降之引兵襲破西突厥取其地幾半有眾十餘萬自稱都  
布可汗社爾乃謂諸部曰首為亂破我國者薛延陀也我當為先  
可汗報仇擊滅之諸部皆諫曰新得西方立且西鎮撫今遽捨之  
遠去西突厥必來取其故地社爾不從薛延陀於磧北連兵百  
餘日會頡利失可汗立社爾之眾苦於久役多棄社爾逃歸逃歸  
薛延陀縱兵擊之社爾大敗走保高昌其舊兵在者纔萬餘家失利  
又畏西突厥之逼遂帥眾來降敕處其部落於靈州之北留社爾  
於長安尚皇妹衡陽長公主典屯兵於苑內 壬子尚書左僕射  
房元齡侍中魏徵上梁陳齊周隋五代史詔藏於祕閣初有詔遣  
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  
史李百藥撰齊史元齡徵總加裁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而隋史  
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為總論時稱良史 癸丑徙趙王元景

為荆王魯王元昌為漢王鄭王元禮為徐王徐王元嘉為韓王荆  
王元則為彭王滕王元懿為鄭王吳王元軌為霍王幽王元鳳為  
號王陳王元慶為道王魏王靈夔為燕王蜀王恪為吳王越王泰  
為魏王燕王佑為齊王梁王慎為蜀王郯王惲為蔣王漢王貞為  
越王申王慎為紀王自格以下 二月乙丑以元景為荊州都督元  
昌為梁州都督元禮為徐州都督元嘉為潞州都督元則為遂州  
都督靈夔為幽州都督恪為潭州都督泰為相州都督祐為齊州  
都督慎為益州都督惲為安州都督貞為揚州都督泰不之官以  
金紫光祿大夫張亮行都督事唐制凡注官階卑而擬高者則曰  
都督事乃用宋齊諸王典方面守階高而擬卑則曰行今張亮行  
置行事之制與注官之行不同 上以秦好文學禮接士大夫特命  
於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為秦圖東 三月丁酉吐谷  
渾王諾曷鉢遣使請願歷行年號遣子弟入侍並從之丁未以諾  
曷鉢為河源郡王烏地也拔勤豆可汗 癸丑諸王之藩上與之  
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  
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 夏六月壬申以  
溫彥博為右僕射太常卿楊師道為侍中師道性周慎謹密未嘗  
漏洩內事日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每欽其餘風所  
庶幾也退朝後必引當時英俊宴集園池文會之盛當時莫比  
侍中魏徵自以無功於國徒以辨說遂參幃帷深懼滿盈頻表遜  
位上曰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公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不  
諫其功大矣卿不見金之在鑛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為器斯為人  
寶朕方自比于金以卿為良匠卿年未衰何得乃爾至是又以目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四 唐紀十 三月丁酉吐谷  
渾王諾曷鉢遣使請願歷行年號遣子弟入侍並從之丁未以諾  
曷鉢為河源郡王烏地也拔勤豆可汗 癸丑諸王之藩上與之  
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  
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 夏六月壬申以  
溫彥博為右僕射太常卿楊師道為侍中師道性周慎謹密未嘗  
漏洩內事日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每欽其餘風所  
庶幾也退朝後必引當時英俊宴集園池文會之盛當時莫比  
侍中魏徵自以無功於國徒以辨說遂參幃帷深懼滿盈頻表遜  
位上曰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公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不  
諫其功大矣卿不見金之在鑛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為器斯為人  
寶朕方自比于金以卿為良匠卿年未衰何得乃爾至是又以目

寶朕方自比于金以卿為良匠卿年未衰何得乃爾至是又以目



疾求為散官上不得已以徵為特進仍知門下事朝章國典參議  
得失徒流以上罪詳事聞奏其祿賜更卒並同職事特進散官也  
職事官所長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略古  
事因而獻替裨益宏多上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  
鞫因命囚繫俟上怒息徐為中理由是宮壺之中刑無枉濫豫章

公主早喪其母后收養之慈愛逾於所生豫章公主  
上女也妃嬪以下有  
疾后親撫視輟己之藥膳以資之宮中無不愛戴訓諸子常以謙  
儉為先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唐制太子乳母封郡  
夫人時州遂安郡嘗白后以東宮

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許曰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  
器用邪上得疾累年不愈后侍奉晝夜不離側常繫毒藥於衣帶  
曰若有不諱義不獨生后素有氣疾前年從上幸九成宮柴紹等

中夕告變上擗甲出閣問狀后扶疾以從左右止之后曰上既震  
驚吾何心自安由是疾遂甚太子言於后曰醫藥備盡而疾不瘳  
請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庶獲冥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  
若為善有福則吾不為惡如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國之大事不  
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為奈何以吾一婦  
人亂天下法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不敢奏私以語房元齡

元齡白上上哀之欲為之赦后固止之及疾篤與上訣時房元齡  
以禮歸第后言於帝曰元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奇謀秘計未嘗  
宣洩苟無大故願勿棄之妾之本宗因緣葭草以致祿位漢書曰  
非有葭

卒之說張晏曰葭蘆葉也葭葉裏白皮也葭刺曰葭葭裏之白皮  
也葭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葭蘆也葭者其情中白皮至薄者也  
張言葉裏白皮既非德舉易致顛危欲使其子孫係全慎勿處之  
非也○葭音字

資治通鑑補 卷一九四 唐紀十

權要但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  
以邱壘勞費天下但因山為墳器用瓦木而已仍願陛下親君子  
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游畋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恨  
兒女輩不必令來見其悲哀徒亂人意因取衣中毒藥以示上曰

妾於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從乘輿不能富呂后之地耳己卯崩  
于立政殿開本太極宮圖東上閣門之東有精春殿萬春殿之東  
有立政殿唐六典太極殿之北有兩儀殿兩儀殿之東  
曰萬春殿兩儀之左曰獻春門獻春  
門之左曰立政門其內曰立政殿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

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駁漢明德馬后以不能抑退外親使當朝  
貴盛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見四十六卷漢  
章帝建初二年是開其禍敗之源  
而防其末流也及崩宮司并女則奏之唐內職有宮正糾愆二史  
二人掌經史教學奏女則者  
蓋司籍也○唐音率短通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

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  
諫之言失一頁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房元齡使復其位 秋八  
月丙子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  
多許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冬十一月庚

午葬文德皇后於昭陵昭陵在京兆醴泉  
縣西北六十里將軍段志元字文士及  
分統士出肅章門唐六典曰西內太極殿次北曰朱明門門之  
左曰慶化門右曰肅章門肅章之西曰暉政  
門又曰兩儀殿蓋古之內朝也承天門之東曰長樂門北入恭禮  
門又北入慶化門則宮內也承天門之西曰永安門北入安仁門  
又北入肅章門帝夜使宦官至二人所士及開營內之志元閉門不

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元曰夜中不辯真偽竟  
爾使者至明帝聞而歎曰真將軍也帝復為文刻之石稱皇后節  
儉遺言薄葬以為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九四 唐紀十







上作飛山宮庚子特進魏徵上疏曰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盛強四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爲他人之有彼煬帝者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久長哉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以自奉故人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爲天下笑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珍奇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爲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于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爲而理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于桂棟參玉砌以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四 唐紀十 十一  
太宗貞觀十一年

念不慎厥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儉追雕牆之侈靡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思止足人

德以來收格定雷七百餘至是頒行之又定枷杻鉗杖笞皆有長短廣狹之制其頭曰枷其手曰杻以鐵束之也以鐵束之也以鐵束之也徑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有半○紐音紐鑲鎖通自張繡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爲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皇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德威姿貌魁偉以幹略見稱而閭門友睦接物寬平所得財貨多以分贍宗親居官以廉平著譽百姓爲之立碑頌德 上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倉猝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二月丁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四 唐紀十 十一  
太宗貞觀十一年

己自爲終制因山爲陵容棺而已 甲子上行幸洛陽宮 至午獵于鹿臺嶺 上至顯仁宮隋志河南南宮有顯仁宮官吏以缺儲侍有被譴者魏徵諫曰陛下以儲侍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見一百八十三卷大業十二年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晉以爲足今不啻足矣以爲不足萬此甯有足耶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儉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嫌不足乎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庚子上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洛陽西苑北距北邙西至孝水南帶洛水支渠數洛二水會于其間慮其泛溢爲三陂以禦之一曰積翠二曰月波 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三日上陽苑周迴一百二十六里 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築西苑見一百八十九卷大業元年今悉爲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表



蘊之徒內為詔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酒酣上與羣臣各賦一事上賦尚書曰日昃玩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涵恣情昏主多克已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山積善魏徵賦西漢曰受降臨軹道爭長趨鴻門驅傳滑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柏谷朝游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上曰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房元齡魏徵上所定新禮一百三十八篇丙午詔行之徵以修定新禮當封一子為縣男徵請讓兄孤子叔慈上為之愴然曰卿之此心可以勵俗遂許之辛亥獵于廣成遷以禮部尚書王珪為魏王泰師唐初因魏晉之制諸王置師一人開元改曰傅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公主上女也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今主上欽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四 唐紀十 十

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笄行盥饋之禮笄竹器也以盛漿栗殿饋特厥饋士昏禮曰男坐于階西面站坐于房外南面婦執笄栗栗東面拜奠于房前婦又執殿脩升進北面拜奠于房前男始入于室婦盥饋特厥饋明婦順也右肝載之舅祖左肝載之姑祖各以南為上○笄音煩殿音段不可作殿饋是屬病音加殿是載饋是後公主始行婦禮自珪始 羣臣復請封禪上使秘書監顏師古等議其禮房元齡裁定之 夏四月己卯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輟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離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

防覆蔽則思延納疾謔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四 唐紀十 十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十一 起十一年五月盡十四年凡三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上

貞觀十一年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改過之心少虧於曩日謹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臣聞刑賞之本在於勸善而懲惡帝王與天下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也今之刑賞未必盡謬然或屈伸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刑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五

唐紀十一

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羽毛所惡則洗垢求其癢痕刑誤則小人道長而惡不之懲賞謬則君子道消而善不知勸是以州犁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人臣之頗僻猶然況人主之心而可以有所左右乎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洞照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代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黎大會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窶而安甯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危安危之機非隱而難見也而鮮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于治不慮亂存不慮亡之故也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鑿形莫如止水鑿敗莫

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時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 六月右僕射虞恭公溫彥博薨彥博幼聰悟涉獵書記有口辯善于宣吐每奉使入朝詔問四方風俗隨問而答有若成誦聲韻高朗響溢殿庭進止雍容觀者拭目自掌機務即杜絕賓客國之利害知無不宣上謂侍臣曰

彥博以憂國之故精神耗竭我見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縱其安逸竟天天年 丁巳上幸明德宮 己未詔荊州都督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刺史咸令子孫世襲戊辰又以功臣長孫無忌等十四人為刺史亦令世襲非有大故無得黜免 徙任城王道宗為江夏王趙郡王孝恭為河間王 己巳徙許王元祥為江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五

唐紀十一

思補

秋七月癸未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 按唐六典洛陽都城隋大故都創造南直伊闕之口北倚邙山之塞東出瀍水之東西臨洛水之西洛水貫都有河渠之象焉東去故都十八里都城西連禁苑穀洛二水會于禁苑之開至元宗開元二十四年以穀洛二水或泛溢疲費人功遂出內庫和雇修三陂以禦之一曰積翠二曰月陂三曰上陽爾後 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 魏徵上疏以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 漢書藝文志曰文子孔子並時 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陛下求治之心不為不殷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便佞之徒得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為朋黨謂告訐者為至公謂強直者為擅權謂忠諫者為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偽而無咎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諫者慮誹謗之尤至于竊斧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盡其言大



臣莫能與之諍焚或視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其在茲乎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無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惟利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有意危人何所不至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或不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充而承顏順旨其為禍豈不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有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過不害於正道小人亦或有小善無益於效忠今既謂之君子矣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晉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五 唐紀十一 三 思補錄 太宗貞觀十一年

者然亦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行害霸也而不能用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餽問倫曰鼓之裔夫問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為不取穆伯曰問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問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人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將安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子霸者之佐猶慎于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況乎四海之大君為千齡之上聖而可令有闕然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帝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事見八十一

七卷晉懷帝 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永嘉三年 乙未車駕還洛陽白明慈宮 還洛陽宮詔洛陽宮為水所毀者少加修繕令可居自外眾材給城中壞廬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極言朕過中書侍郎岑文本上封事曰今雖億兆又安方隅爾謚然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瘡痍未復資產虛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精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壤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于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而凋耗伏願陛下慎選舉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即改從諫如流為善在于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願神養性省政游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雖使桑穀為妖龍蛇作孽雖于鼎石言于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五 唐紀十一 四 思補錄 太宗貞觀十一年

晉猶當轉禍為福變咎為祥況水雨之患陰陽常理又何足以繫聖心哉壬寅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元圃院給遺水者 八月甲子上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獵太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忘朕時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魏徵曰先王唯恐不聞其過陛下既使之上封事祗可恣其陳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於國若其無取亦無所損上曰公言是也皆勞而遺之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魏晉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已哉古之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然大要惟以節



儉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務今承大亂之後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供徭給役者兄去弟遺道路相繼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息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爲陛下不存養之此實可爲憂懼昔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故百姓安樂武帝承其豐富之資窮奢極欲民遂不堪然亦不至於亂齊文景遺德猶在人心也竊使高祖之後即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及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夫味爽不顯後世猶忘左傳晉叔向引謙之銘以爲言夙興以務大顯杜預注曰味旦早也也不大也言後世猶忘作法于治其弊猶亂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尙德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五 唐紀十一

五

思補

也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爲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故凡修政者當修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矣然人主於前代之失則知之未有能知其身之失者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時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常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斂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爲

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爲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又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深思也竊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位囚禁諸王但無縲纆耳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於貧而歲別優賜會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惟慮置見子弟而已哉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縣令既眾不能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則縣令不憂其不賢故天下刺史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爲矣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夫勳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五 唐紀十一

六

思補

已上各舉一人先是京城諸街每至晨昏遣人傳呼警眾周置鼓以代之謂之鼙鼓時人便之上益加賞勞 元月丁亥河溢壞陝州河北縣毀河陽中潭潭音但上幸白司馬阪觀之賜瀕河遭水家粟帛 冬十月癸丑詔勦賊亡者皆陪葬山陵 上獵於洛陽苑唐大輿洛陽苑在都城之西北距北邙西至孝水南帶洛水支渠穀洛二水會於其間東面十七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里周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鎗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武德中帝開天策上將府以唐儉爲長史何懼之甚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爲之罷獵尋加光祿大夫 安州都督吳王恪數出畋獵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奏彈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戶三百上曰



長史權萬紀事吾兒不能匡正罪當死柳範曰房元齡事陛下猶不能止政豈得獨罪萬紀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而折我對曰臣聞主聖則臣直陛下仁明臣不敢不盡愚直上悅十一月辛卯上幸懷州乙未獵于濟源丙午還洛陽宮故

荊州都督武士護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為才人武氏初被召母楊氏慟哭與訣武氏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乎言笑自如既入見賜號武媚為武氏乳唐張本考異曰舊則天本紀統紀馬總唐年小錄聖祖廟會要皆云入十一唐睿政變貞觀十三年入宮據武氏入宮年十四今從吳兢實錄為八十二故舊此

是歲詔尊孔子為宣父立廟于兗州

貞觀十二年春正月乙未禮部尚書王珪奏三品已上遇親王於路皆降乘非禮上曰卿輩苟自崇貴輕我諸子特進魏徵曰諸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五 唐紀十一 七

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為王降乘誠非所宜當上曰人生壽夭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它日不為公輩之主何得輕之對曰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窺察塞禍亂之源本此為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珪奏 吏部尚書高士廉黃門侍郎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中書侍郎岑文本撰氏族志成上之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好自矜地望雖累葉陵夷苟他族欲與為昏姻必多資財幣或捨其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上惡之命士廉等徧責天下譜牒質諸史籍考其真偽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褒進忠賢貶退姦逆分為九等士廉等以黃門侍郎韋挺為第一上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皆起閭閻布衣卿輩至今推仰以為英賢豈在世祿乎高氏偏

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蓋何足言況其子孫才行衰薄官尚陵替而猶印然以門地自負取膏松栢依託富貴棄廉忘恥不知世人何為貴之今二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勤勞或以文學致位貴顯彼衰世舊門誠何足慕而求與為婚雖多輸金帛猶為彼所僂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釐正訛謬捨名取實而卿曹猶以崔幹為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於是皇族為首外戚次之降崔幹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於天下 壬寅松叢二州地震壞人廬舍 二月乙卯車駕西還 癸亥幸河北觀砥柱勒銘以紀功德後魏置河北郡隋廢郡復為縣屬蒲州縣南河中有砥柱山貞觀元年以河北縣度屬陝州括地志曰蒲州河北縣本漢大陽縣 甲子巫州獠反貞觀元年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五 唐紀十一 八

分辰州之龍巖州都督齊善行敗之俘男女三千餘口 乙丑上祀禹廟丁卯至柳谷觀鹽池西都安邑後人立廟於其地安邑有鹽池則柳谷亦當在安邑 庚午至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車駕盛飾解舍樓觀又飼羊百餘頭魚數百頭以饋貴戚上數之曰朕巡省河洛凡有所須皆資庫物卿所為乃亡隋之弊俗也甲戌幸長春宮 戊寅詔曰隋故鷹擊郎將裴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閏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丁未車駕至京師 三月辛亥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命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為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 丙子以皇



孫生寔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元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心悅服則不逮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爲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爲安故不逮上曰今所爲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閒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強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蘭陵公主上女也下嫁伏陛下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授官資也雄妄訴隋資隋資隋朝所授官資也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五 唐紀十一 九

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脩洛陽宮陛下悲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夏五月壬申宏文館學士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卒唐六典宏文館學士無員數後漢有東觀魏有崇文館宋元嘉有元史兩館宋泰始至齊永明有總文館梁有士林館北齊有文林館後周有崇文館或與校理或司撰著或兼訓生徒若今宏文館之任也武德初置修文館武德未改爲宏文館永興縣屬鄆州世南字伯施性沈靜寡慾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受學於吳郡顧野王經十餘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照柳文章婉締祖述徐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又沙門智永善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籍甚出後叔父寄寄陷于陳實應在閩越中世南布衣蔬食以喪禮自居至太建末實應平寄還方釋布食肉陳滅與世基同入長安俱有重名時人方之二陸大業初爲秘書郎煬帝雖愛其才而疾其峭正十年不

從時世基當朝貴盛妻子被服擬於王者世南雖同居而躬履勤儉不失素業武德中與房元齡對掌文翰上嘗欲寫列女傳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暗疏之不失一字上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祕書也上重其博識每機務之隙陳音引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貌儒儒懷若不勝衣而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爲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上嘗作宮體詩使世南廣和世南對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及至哭之慟乎勅魏王泰曰虞世南于我猶一體也吾有小失必犯顏諫諍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忽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未幾爲詩一首追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五 唐紀十一 十

述往古興亡之道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之此詩將以誰示乃令起居郎褚遂良詣其靈帳讀訖焚之後又夢見世南有若平生兼進諫言翊日下制厚恤其家 秋七月癸酉以吏部尚書高士廉爲右僕射 乙亥吐蕃寇松州 八月霸州山獠按天寶元年招附生羌置靜戎郡乾元元年方置霸州又松州反都督府所管党項羈縻州有霸州然當以其酋豪爲刺史而此霸州又是儀鳳二年松州燒殺刺史向邵陵及吏民百餘家 初上州加督三十八州之數燒殺刺史向邵陵及吏民百餘家 初上遣使者馮德遐撫慰吐蕃吐蕃聞突厥吐谷渾皆尙公主遣使隨德遐入朝多齎金寶奉表求婚上未之許使者還言於贊普樂宗弄讚曰臣初至唐唐待我甚厚尙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相離開唐禮遂衰亦不許婚弄讚遂發兵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支遁於青海之北民畜多爲吐蕃所掠吐蕃進破党項白蘭諸羌帥眾



二十餘萬屯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尋進攻松州敗

都督韓威羌酋閻州刺史別叢臥施諾州刺史把利步利竝以州

叛歸之貞觀五年以党項羌置歸德州有連兵不息其大臣諫

不聽而自縊者凡八輩壬寅以吏部尚書侯君集為當彌道行軍

大總管甲辰以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為白蘭道左武衛將軍

牛進達為開水道左領軍將軍劉闡為洮河道行軍總管督步騎

五萬擊之吐蕃攻城十餘日進達為先鋒九月辛亥掩其不備敗

吐蕃於松州城下宋白曰松州之地漢魏諸羌居之及晉內附以

使朝貢始置甘松縣後周置龍湖防斬首千餘級弄贊懼引兵退

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上許之 甲寅上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

房元齡曰草昧之初易曰天造草昧王綱註云造物與羣雄並起

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

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元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白死得一生故

知創業之難微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

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

慎之元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初突厥頡利既亡

北方空虛薛延陀真珠可汗帥其部落建庭於都尉健山北獨邏

水南按薛延陀建庭之地在都尉健山東南距京師三千里而

昆在南獨邏在北過同乾昆在南獨邏在北過同乾

可帳東北五百里而合流勝兵二十萬立其二子拔灼頡利苾主

南北部苾音別又音上以其疆盛恐後難制癸亥拜其二子皆為

小可汗各賜鼓纛外示優崇實分其勢 冬十月乙亥巴州獠反

後漢於宕渠北界置漢昌縣後魏於縣置大谷郡 己卯敗於始

平賜高年粟唐書地理志平縣屬扶風晉分立於平郡後魏復乙

未還京師 鈞州獠反遣桂州都督張寶德討平之 十一月丁

未初置左右屯營飛騎於元武門以諸衛將軍領之又簡飛騎才

力曉健善騎射者號百騎衣五色袍乘駿馬以虎皮為鞵凡游幸

則從焉 己巳明州獠反吳置越安縣屬九德郡以古越安之地

地置交州都督李道彥討平之道彥尋卒道彥事親孝謹初義

師起父神通逃難被疾于山谷懸懸數旬山中食盡道彥著麻服

出人聞乞丐及採野實以進身無所暇其父分以食之輒詐言已

啗而覆藏匿之以備闕乏貞觀初為岷州都督以父喪解廬于墓

側負土成墳躬植松柏容貌衰毀雖親友不復識之 十二月辛

巳遣右武侯將軍上官懷仁擊反獠於壁州後漢和帝分宕渠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五 唐紀十一 十一 恩禮

漢置始甯縣元魏分始甯縣置諾水縣武 大破之虜男女萬餘口

是歲以給事中馬周為中書舍人周有機辯深識事端動無不

中上嘗曰我於馬周暫爾不見便思之不忘中書侍郎岑文本嘗

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榷古今毛晃曰揚榷大舉又舉要刪煩

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亦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雖蘇張終

賈未易過也然為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耳為貞觀二十二年

霍王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為徐州刺史與處士劉

元平為布衣交人問元平王所長元平曰無長問者怪之元平曰

夫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於霍王無所短吾何以稱其長哉王嘗

問羣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對曰臣愚闇不盡知其能唯霍王數

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曰朕亦器之卿以為前代誰比徵曰經學



文雅漢之河開東平也至孝行會閔不能過嘗從上游獵遇羣豕  
突出上使射之管不虛發上撫其背曰汝武藝過人恨今無所施  
耳方天下未定得若豈不美乎高祖崩元軌殺瘠過禮服除遂菜  
食布衣終身每至忌辰輒累日不食元軌嘗使國令徵封令白請  
依諸國賦物貿易取利元軌曰汝為國令當正吾失反導吾以利  
那拒而不納 初西突厥唃利失可汗分其國為十部每部有酋  
長一人仍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廂左廂號五咄陸置五  
大噶居碎葉以東右廂號五咄失畢置五大噶斤居碎葉以西通  
謂之十姓 咄陸五咄噶處本昆律噶胡祿屋闕噶攝舍提噶噶突  
結噶斤哥舒噶斤拔疾幹噶斤阿悉結泥噶斤哥  
舒處半係斤碎葉城在焉書碎葉川出安西西北千里至碎葉杜  
佑曰碎葉川長千餘里東頭 唃利失失眾心為其臣統吐屯所襲  
有熱海西頭有世遜斯城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五

唐紀十一

十三

思補

唃利失兵敗與其弟步利設走保焉耆 新書曰焉耆國直京師西  
七千里而龜茲六百餘里  
四百里其國東高昌西龜茲  
南尉黎北烏孫漢舊國也 統吐屯等將立欲谷設為大可汗會  
統吐屯為人所殺欲谷設兵亦敗唃利失復得故地至是西部竟  
立欲谷設為乙毗咄陸可汗乙毗咄陸既立與唃利失大戰殺傷  
甚眾因中分其地自伊列水以西屬乙毗咄陸以東屬唃利失  
處月處密與高昌共攻拔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廬  
舍而去 昌代高  
昌張本 是歲左武衛大將軍翼國公秦叔寶薨叔寶少  
為隋將來護兒帳內喪母護兒遣使弔之軍吏怪曰士卒死亡及  
遭喪者多矣獨弔叔寶何也護兒曰此人勇悍加有志節必當自  
取富貴豈得以卑賤處之及降唐每從上征伐凡敵中有驍將銳  
士炫曜人馬出入來去者上輒命叔寶往取之叔寶應命負槍而

進必刺之萬乘之中人馬辟易其所持槍踰越常制從上聞王世  
充于洛陽馳馬頓槍于城下而去城中數千人共拔不能動叔寶  
復馳馬舉之以還其後每多疾病因謂人曰吾少長戎馬所經二  
百餘陣屢中重創計前後所出血蓋數斛矣安得不病乎

紀貞觀十三年春正月乙巳車駕謁獻陵丁未還宮 戊午加左  
僕射房元齡太子少師元齡自以居端接十餘年男遺愛尚上女  
高陽公主女為韓王妃深畏滿盈上表請解機務上不許元齡固  
請不已詔漸表乃就職太子欲拜元齡設儀衛待之元齡不敢謁  
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元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  
未得乃自領之 禮部尚書永甯懿公王珪薨珪幼孤志量沈深  
能安於貧賤體道履正交不苟台季父頗有人倫鑒嘗謂所親曰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五

唐紀十一

十四

思補

門戶所寄惟此兒耳珪微時與杜如晦房元齡善母李嘗謂之曰  
而後必貴然未知所與友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  
家李親見大驚敕具酒食盡歡終日曰二客皆公輔才而貴無疑  
矣珪性寬裕雖僕妾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宗姻困匱多所用恤而  
自奉養甚薄於令三品已上皆立家廟珪通貴已久獨祭于寢為  
法司所劾上不問命有司為之立廟以愧之 二月庚辰以光祿  
大夫尉遲敬德為鄜州都督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  
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  
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癢癢上為之流  
涕曰卿復服朕不疑卿故語卿何更恨邪上又嘗謂敬德曰朕欲  
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其貧賤久矣臣



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臣之所願也上乃止 戊戌尚書奏

近世掖庭之選或微賤之族禮訓茂聞謂由侍兒及歌舞得進者或刑戮之家

憂怨所積謂坐夜入掖庭者謂自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關皆選良家有

才行者充以禮聘納其沒官口及素微賤之人皆不得補用上從

之 上既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左庶子于志甯以為古今事殊

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侍御史馬周亦上疏以為堯舜之父猶

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

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左傳楚鬬椒作亂莊王城若故

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其孫箴尹克黃復其所正欲爾之也而樂縶之惡已彰左傳秦伯

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樂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

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

其甘棠況其子乎樂縶死盈之善未及民武與其毒害於見存之

子所施沒矣而縶之怨實彰將于是乎在 與其毒害於見存之

百姓則甯使制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

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使

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會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

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稱承恩以來形影相弔若履春冰宗族憂

虞如真湯火緬惟三代封建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

多非已出兩漢罷侯置守蠲除繁弊深協事宜今因臣等復有變

更恐紊聖朝綱紀且後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

更因延世之賞致成勳絕之禍良可哀愍願停渙汗之旨賜其性

命之恩無忌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於上且言臣披荆棘事陛

下今海內甯一奈何棄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以封功臣

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其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五 唐紀十一 太宗貞觀十三年

怨望朕豈強公等以茅土耶庚子詔停世封刺史 高昌王麴文

泰多邊絕西域胡貢伊吾先臣西突厥既而內屬事見一百九

泰與西突厥其疆之上下書切責徵其大臣阿史那矩欲與議事

文泰不遣遣其長史麴雍來謝罪頡利之亡也中國人在突厥者

或奔高昌詔文泰歸之文泰蔽匿不遣又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耆

焉耆詠之掠焉耆見上卷上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往問狀虞部郎

六年又見上年且謂其使者曰高昌數年以來朝貢

脫略無藩臣禮所置官號皆準天朝築城掘溝預備攻討我使者

至彼文泰語之云鷹飛于天雉伏于蒿貓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

其所豈不能自活邪又遣使謂薛延陀曰既為可汗則與天子匹

敵何為拜其使者事人無禮又開鄰國為惡不誅善何以勸明年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五 唐紀十一 太宗貞觀十三年

當發兵擊汝三月薛延陀可汗遣使上言奴受恩思報請發所部

為軍導以擊高昌上遣民部尚書唐儉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

齊繪用賜薛延陀與謀進取 夏四月戊寅上幸九成宮初突厥

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從突利入朝歷位中郎將居家無賴怨突

利斥之乃誣告其謀反上由是薄之久不進秩結社率陰結故部

落得四十餘人謀因晉王治四鼓出宮開門辟仗馳入宮門直指

御帳可有大功甲申擁突利之子賀邏鶻夜伏於宮外會大風晉

王未出結社率恐曉遂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發衛士死者數

十人折衝孫武開等帥眾奮擊久之乃退馳入御殿盜馬二十餘

匹北走度渭欲奔其部落追獲斬之原賀邏鶻投于嶺表 庚寅

召武侯將軍上官懷仁擊巴壁洋集四州反獠平之虜男女六十



餘口 五月甲寅詔五品以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為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謹用條陳以裨萬分之一陛下在貞觀初清淨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珍怪此不克終一漸也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恤之如子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收勞而安者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初役己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愛人之言不絕于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此不克終三漸也陛下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閒而疎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此不克終四漸也陛下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五 唐紀十一 太宗貞觀十三年 思補

唐書 此不克終十漸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上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并錄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殿馬二匹字是避正殿滅膳罷役分使賑恤申理冤屈乃雨 六月渝州人侯宏仁自牂柯開道經西趙出邕州以通交桂 東謝蠻西接牂柯南接西越蠻牂柯之別山寨二十餘程自橫山至龍州二十二程又至羅殿十程此即侯宏仁所通者也邕州漢鬱林郡領方縣地首分鬱林置晉興郡隋廢晉興為宣化縣屬鬱林郡唐武德四年置南州貞觀六年改南州為南寧郡蠻俚降者二萬八千餘戶丙申立皇弟元嬰為滕王 自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去突厥而河南不便 河南謂北河之南漢衛南也 秋七月庚戌詔右武侯大將軍屯開州都督懷化郡王阿史那思摩為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姓李氏并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度河還其舊部俾世作藩屏長保邊塞突厥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司農卿郭嗣本賜薛延陀書言頡利既敗其部落咸來歸化我略其舊過嘉其後善待其達官皆如吾百察部落皆如吾百姓中國貴尚禮義不滅人國前破突厥止為頡利一人為百姓害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畜恆欲更立可汗故置所降部落於河南任其畜牧今戶口蕃滋吾心甚喜既許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將遣突厥度河復其故國爾薛延陀受冊在前 延陀受冊見一百九十三卷二年 突厥受冊在後後者為小前者為大爾在積北突厥在積南各守土疆鎮撫部落其險分故相掠抄我則發兵各問其罪薛延陀奉詔於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 河北則大 上御齊政殿餞之思摩涕泣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五 唐紀十一 十九 太宗貞觀十三年



奉觴上壽曰奴等破亡之餘分爲灰壤陛下存其骸骨復立爲可汗願萬世子孫恆事陛下又遣禮部尚書河間王孝恭等齎冊書就其種落築壇於河上而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謂結社率之變也魏徵言見上卷四年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爲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熟爲右賢王忠蘇尼失之子也蘇尼失見一百九十三卷四年上遇之甚厚妻以宗女及出塞懷慕中國見使者必泣涕請入侍詔許之 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詔以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比來訴訟者或自毀耳目自今有犯先笞四十然後依法 冬十月甲申車駕還京師 十一月辛亥以侍中楊師道爲中書令 戊辰尙書左丞劉洎爲黃門侍郎參知政事 上猶冀高昌王文泰悔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五 唐紀十一 十九 唐紀十一 十九 太宗貞觀十三年

過復下璽書示以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竟稱疾不至十二月壬申遣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吏部尙書侯君集副總管兼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等將兵擊之 乙亥立皇子福爲趙王 己丑吐谷渾王諾薛鉢來朝以宗女爲宏化公主妻之 壬辰上敗於咸陽咸陽在漢爲渭城縣屬右扶風晉廢縣後魏置咸陽郡隋廢武德元年分涇陽始平涇陽縣屬京兆九城志在府西四十里 癸巳還宮 太子承乾頗以游畋廢學右庶子張元素諫曰古三驅之禮非以教殺將爲百姓除害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今苑中娛獵雖異遠畋然行之不節終虧雅度夫宏道在于學古學古資于師訓孔穎達等皆宿德鴻儒既奉詔侍講宜相與朝夕覽聖人之遺教察前賢之往事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則盡善盡美矣夫爲人止者未有不求善言者也但以性不勝情耽耽成亂耽

或既甚忠言遂塞古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小善而不爲禍福之來皆由於漸致下地居儲兩當須廣樹嘉猷既有好畋之淫何以主斯七鬯慎終如始猶懼漸衰始尚不愆終將安保太子又久不出見官屬元素復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宮臣將何以裨益萬一且宮中唯有婦人不知有能如樊姬者乎樊姬楚莊王姬也莊王好畋樊姬爲不食禽獸之肉太子置不聽太子嘗于宮中擊鼓聲聞於外元素叩閤切諫太子出其鼓對元素毀之而實不能改 是歲天下州府凡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一十一 太史令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藥有僧自西域來善呪術能令人立死復呪之使蘇上擲飛騎中壯者試之皆如其言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五 唐紀十一 二十 唐紀十一 二十 太宗貞觀十三年

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若爲物所擊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天竺漢身毒國也或曰摩伽陀曰婆羅門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奔時臥疾請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性至堅物莫能傷唯羚羊角能破之杜佑曰扶南國出金剛石可以刻玉狀如紫石英其所生乃在百丈水底僧石上恰如鐘乳人取之竟日乃出以鐵鏈之而不傷然乃自損以羚羊角叩之惟然狀汗陶宏景曰羚羊今出建平立都蠻中及西域多兩角一角者爲勝角其多節者爲圓角餘曰羚羊有神夜宿以角掛樹間不著 汝往試焉其子往見佛齒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時年八十五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爲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西突厥啞利失可汗之臣俟利發與乙毗咄陸可汗通謀作亂啞利失窮蹙逃奔撥汗而死新書曰高道或曰撥汗元魏所討破洛那居西魏城在真珠河之北去京師八千里 弩失畢部落迎其弟子薄布



特勒立之是為乙毗沙鉢羅葉設可汗沙鉢羅葉護既立建庭於  
睢合水北謂之南庭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康  
等國皆附之龜茲一名耶茲一日屈茲東距京師七千里而南自  
且末也又千里至故納縛波古樓蘭也吐火羅或曰吐語羅曰  
貨羅元龜謂之吐呼羅居焉耆嶺烏濟河之南古大夏也石國或曰  
拓支曰拓折曰緒時漢大宛北鄙也去京師九千里東北非西突  
厥王姓石治折城故康居小王蘇菲城也史或曰佐沙曰揭霜  
那居焉耆水南康居小王蘇菲城故地南四百里抵吐火羅何或  
曰屈霜焉耆曰費霜即康居小王附城故地新書康漢漢居  
也按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米曰何曰火曰韓曰  
戊地曰史世謂九姓意者漢亦康國枝庶歟 咄陸建牙於嶽蜀山  
西謂之北庭 舊書自焉耆西北七行行至其 自厥越失拔悉彌駁  
馬結骨火燭燭水昆等國皆附之 按悉彌蓋即拔悉索在葛邏祿  
南突厥之北距京師萬四千里北極于海以馬耕田雖畜馬而不  
乘資通酪以食馬色皆駁故以名國結骨古堅昆國也當伊吾西  
焉耆北白山之弱堅昆後語訛為結骨稍號結骨亦曰乾陀斯又  
曰點夏斯火燭或為貨利習彌曰過利尼烏許水之陽西南與波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五 唐紀十一 太宗貞觀十四年 思補樓

斯接西北 以伊列水為境 伊列漢時西域故國在康居北陳湯與  
抵突厥 以伊列水為境 甘延壽謀鄧支曰北擊伊列西取安息  
此其說也考異曰沙鉢羅葉護傳云東以伊列河為界按乙毗咄  
陸傳云自伊列河以西屬咄陸以東屬咄陸利失沙鉢羅葉護既因  
咄陸尖之地應云西以伊列河為界今 涿州上言野蠶食榭葉  
未知二傳孰誤故但云伊列水為境 涿州上言野蠶食榭葉  
成繭大如柰其色綠凡六千五百七十碩  
貞觀十四年春正月甲寅上幸魏王泰第赦雍州長安繫囚大  
辟以下免延康里今年租賦賜泰府僚屬及同里老人有差 魏王  
在長安城中延康里按雍州二赤縣長安萬年皆治 二月丁丑  
長安城中今止赦長安因蓋延康里萬年皆治 二月丁丑  
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  
高第帛有差 周官有師氏保氏漢如酒祭酒博士晉始立國子  
學唐國子祭酒從三品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  
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徵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  
大經已上皆得補官 唐取士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儀禮

小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  
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  
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  
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  
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壬午上行幸驪山溫湯  
幸卯還宮 乙未詔求近世名儒梁皇甫侃 附錄侃吳郡人也少  
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為國子助教每講說聽者數  
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詔獻于殿閣性至孝常日誦孝經二十  
遍 褚仲都 附錄仲都善周易為當時最 周熊安生 沈重 附錄重字  
武康人也性聰悟有異常量弱歲而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儒學  
從師不遺千里遂博覽羣書尤明詩禮及左氏春秋梁大同中授  
五經博士江陵破又留事梁主蕭譽除中書侍郎兼中書舍人累  
遷散騎常侍都督尚書高祖以重譽明行脩造使致書徵之于梁  
及至台討論五經并校定鍾律又令講三教之義于紫極殿朝士  
儒生乘門道士聽者二千人重辭義優洽極稱明辨凡所解釋無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五 唐紀十一 太宗貞觀十四年 思補樓

不推服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久之辭還梁蕭瑄拜為散騎常  
侍隋開皇三年卒重學業該博為當世儒宗撰周禮義三十一卷  
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 陳沈文阿 附錄文阿字國  
義二十八卷喪服義五卷行於世 陳沈文阿 附錄文阿字國  
也父峻以儒學聞于梁世文阿性剛強有骨力少習父業研精章  
句又博採先儒異同自為義疏治三禮三傳察孝廉為梁五經博  
士侯景素聞其名及陷臺城購而求之文阿乃登樹自縊景有救  
者乃自投于地而折其臂景平授步兵校尉兼掌禮儀臺閣典章  
皆其所定也及高祖受禪文阿棄官還武康高祖大怒發使往誅  
之會有救者乃免世祖即位授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令于  
東宮講孝經論語所撰儀禮八十 周宏正張譏隋何妥劉炫劉焯  
除卷經典大義十八卷並行于世 三月寶州道行軍總管党仁宏擊羅賈  
等子孫以聞當加引擢 三月寶州道行軍總管党仁宏擊羅賈  
反獠破之俘七千餘口 辛丑流鬼國遣使入貢去京師萬五千  
里濱於北海南鄰昧羈 流鬼國直黑水昧羈東北少海之北三面  
行乃至人依島嶼故居多沮澤初附百濟後 未嘗通中國重三譯  
附新羅東夷也杜佑曰流鬼國在北海之北 丙辰置甯朔大使以護  
而來上以其使者奈志為騎都尉 丙辰置甯朔大使以護



突厥 夏五月壬寅徙燕王靈靈為魯王 六月滁州野蠶成繭

凡收八千三百碩 上將幸洛陽命將作大匠閻立德行清暑之

地秋八月庚午作襄城宮於汝州西山新志貞觀中置清暑宮於汝水觀

廣成澤 立德立本之兄也 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

唐去我七千里沙磧居其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

風之所吹行人多死常行百人不能一至安能致大軍乎往吾入

朝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今來伐我發兵多則糧

運不給三萬已下吾力能制之當以逸待勞坐收其弊若頓兵城

下不過二十日食盡必走然後從而虜之何足憂也及聞唐兵臨

磧口憂懼不知所為發疾卒子智盛立軍至柳谷新志西州交河

十里至 謂者言文泰刻日將葬國人咸集於彼諸將請襲之侯君

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

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進至田地城田地城即漢成己校尉所

本晉田地縣之地晉咸和二年置 治地未白曰西州高昌縣

高昌郡立田地縣唐改高昌縣 諭之不下詰朝攻之及午而克

虜男女七千餘口以中郎將辛獠兒為前鋒趨其都城高昌逆戰

而敗大軍繼至抵其城下智盛致書於君集曰得罪於天子者先

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智盛位未幾惟向書憐察君集報曰

苟能悔過當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君集命填塹攻之飛石雨下

城中人皆室處又為巢車高十丈俯瞰城中左傳楚子登巢車以

望敵也 有行人及飛石所中皆唱言之先是文泰與西突厥可

汗相結約有急相助可汗遣其葉護屯可汗浮圖城葉護突厥達

之首自交河城至浮 為文泰聲援及君集至可汗懼而西走千餘

里葉護以城降智盛窮蹙癸酉開門出降高昌自魏嘉有國傳九

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一萬七千七百

考異曰舊唐書戶八千口三 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上欲以高

昌為州縣魏徵諫曰陛下初即位文泰夫婦首來朝文泰入朝

後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

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為州

縣則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什有三四供辦衣資

遠難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

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也上不從九月以其

地為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為庭州西州治高昌縣漢車師前王庭

庭也宋白曰二州 各置屬縣乙卯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

千去四百五十里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五 唐紀十一

鎮之君集時高昌王智盛及其羣臣豪傑而還於是唐地東極於

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

十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侯君集之討高昌也遣使約

焉耆與之合勢焉耆喜聽命及高昌破焉耆王詣軍門謁見君集

且言焉耆三城先為高昌所奪君集奏并高昌所掠焉耆民悉歸

之 冬十月甲戌荆王元景等復表請封禪上不許 初陳倉折

衝都尉魯甯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陳倉尉尉氏劉仁軌陳倉

尉從九品上中下縣從九品下 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命

斬之猶不解曰何物縣尉敢殺吾折衝命追至長安而詰之仁軌

曰魯甯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

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上曰何也徵曰隋末百姓強而陵官吏



如魯甯之比是也魯甯官為折衝上悅擢仁軌為樞密丞漢高皇帝

上皇於後陽北原歲萬年陵改謀陽萬年縣至隋德因之唐都

長安改隋大興縣曰萬年而舊萬年縣後曰樓陽屬京兆唐繼縣

承正八上將幸同州校獵仁軌上言今秋大稔元黃互野民收穫

者什纔一二使之供承獵事治道葺橋動費一二萬功實妨農事

願少詔樂輿旬日俟其畢務則公私俱濟上賜璽書嘉納之尋遷

新安令唐初置新安縣貞觀元年廢鄜州縣屬洛州唐制畿縣令

正六品下上縣從六品上中縣正七品上下縣從七品下

閏月乙未行幸同州庚戌還宮 丙辰吐蕃贊普遣其相祿東贊

獻金五千兩及珍玩數百以請昏上許以文成公主妻之文成公

也十一月甲子朔冬至上祀南郊時戊寅歷以癸亥為朔寅行

見一百八十七宣義郎李道風表稱古歷分日起於子半今歲甲

子朔旦冬至而故太史令傅仁均減餘稍多子初為朔遂差三刻

用乖天正今更加考定眾議以仁均定期微差道風推校精密請

如道風議從之 丁卯禮官奏請加曾祖父母服齊衰五月嫡子

婦服緦子婦服大功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 丙子

百官復表請封禪詔許之更命諸儒詳定儀注以太常卿韋挺等

為封禪使 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給給使過所稽緩唐司門郎掌

關出入往來之籍凡天下之關二十有六所以限內外關華夷設

給作因關邪正禁者也凡度關者先懸號部司門請過所給使禁

中給使令者宦官也唐內給使無常員給使奏之上怒出元方為

華陰令華陰縣屬華州魏徵諫曰帝王震怒不可妄發前為給使遂夜出

敕書事如軍機誰不驚駭況宦者之徒古來難養輕為言語易生

患害獨行遠使深非事宜漸不可長所宜深慎上納其言 尚書

左丞韋棕句司農木植價貴於民間唐木一載也唐式柴方三尺

司農木植七十價百姓四十價 奏其隱沒上召大理卿孫伏伽書

奏其乾沒○榷音林又音董 奏其隱沒上召大理卿孫伏伽書

司農罪伏伽曰司農無罪上怪問其故對曰只為官榷貴所以私

權賤向使官榷賤私榷無由賤矣但見司農議大體不知其過也

上悟屢稱其善願謂韋棕曰卿識用不逮伏伽遠矣 十二月丁

酉侯君集獻俘于觀德殿行飲至禮大酺三日尋以智盛為左武

衛將軍金城郡公上得高昌樂工以付太常增九部樂為十部唐

典曰凡大宴會則設十部之伎於庭以備華夷一日宴樂伎有景

雲樂之舞慶善樂之舞破陣樂之舞承天樂之舞二日清樂伎三

日西涼伎四日天竺伎五日高麗伎六日龜茲伎七君集之破高

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競為盜竊君集不能禁為有司所劾

詔下君集等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以為高昌昏迷陛下命君

集等討而克之露布初至便降大恩從征之人皆霑滌蕩及其凱

旋特蒙曲宴又對萬國加之重賞食不踰旬立付大理雖君集等

自掛網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錄其過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

出師主于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漢

之李廣利陳湯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人主以其有功

咸受封賞李廣利事見二十卷漢武帝太初四年陳湯事見二十

康元年韓擒虎事見一百七由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者寡貪求

者眾是以黃石公軍勢日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

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錄其微勞忘

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備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

將斯則陛下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彰矣上乃

釋之又宥告辭萬均私通高昌婦女者萬均不服內出高昌婦女



付大理與葛均對辨魏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女對辨帷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昔秦穆公飲盜馬之士秦穆公亡馬岐下野人得而共食之不以畜害人吾聞食馬肉不飲酒者傷人乃飲之酒其後穆公伐晉三百人者聞穆公為晉所圍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穆公獲晉楚莊救絕纓之罪說苑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屬城侯以歸楚莊救絕纓之罪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羣臣皆絕去其纓而上火盡歡而罷後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況陛下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勝之楚莊怪問乃夜絕纓者報王也

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遽釋之侯君集馬病艱行軍總管趙元楷以指露其腹而餓之御史劾奏其詔左遷梧州刺史永嘉郡隋開皇九年置處州十三年改曰梧州高昌之平也諸將皆即受賞行軍總管阿史那社爾以無救旨獨不受及別救既下乃受之所取唯老弱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五 唐紀十一 太宗貞觀十四年 思補

故弊而已上嘉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寶刀及雜綵千段賜之 癸卯上獵於樊川鄧道元曰樊川在漢杜康亦曰樊鄉漢高祖至樊以樊大昌曰樊川一名御宿程大昌曰樊川一名御宿魏徵上疏以為在朝羣臣當樞機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心懷苟且陛下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政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成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服辜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維谷莫能自明詩桑柔曰進退維谷維谷維谷則苟求免禍矯偽成俗矣上納之 上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

勝難陛下之及此言宗廟社稷之福也 上聞右庶子張元素在東宮數諫爭擢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元素少為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之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為尉時何官對曰流外按隋之視品即唐之流外錄也宋白曰唐制吏部郎中一人掌考天下之文吏班秩階品一人掌小銜亦分九品通謂之行署以其在九流之外故謂之流外銜亦謂之小選杜佑曰宋齊流外自諸衛錄事及五省令史始又問何曹元素恥之出問殆不能步色如死矣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元素雖出於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恥使之鬱結于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上曰朕亦悔此問卿疏深會我心孫伏伽與元素在隋皆為令史伏伽或于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遂良亮之于也博學文史尤工隸書魏徵稱其下筆道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五 唐紀十一 太宗貞觀十四年 思補

勁甚得王逸少體上即日召令侍書遂良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及之曰孰與歐陽詢答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可比遂良曰然則何如君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亦可貴遂良大喜 蘇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十惡之條一日謀反二日謀大逆三日謀叛四日謀逆五日不道六日大不敬七日不孝八日不睦九日不義 謀惡逆五日不道六日大不敬七日不孝八日不睦九日不義御史劾之上曰昔唐虞大聖貴為天子不能化其子況崇為刺史獨能使其民比屋為善乎若坐是貶黜則州縣互相隱蔽縱捨罪人自今諸州有犯十惡者勿劾刺史但令明加糾察如法施罪庶以肅清姦惡耳 上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徵諫曰將軍之職為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況以杖輕下更平上亟釋之 言



事者多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下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河間元王孝恭薨孝恭少沈敏有識量既滅蕭銑又擒輔公祐功名震世性奢豪重宴遊歌姬舞女百有餘人然寬恕退讓無驕矜自伐之色嘗悵然謂所親曰吾所居宅微爲宏麗非吾心也當賣之別營一所粗令充事而已身歿之後諸子若才守此足矣如其不才庶免他人所利也上待之甚厚宗室中莫與爲比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五 唐紀十一

思補樓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五終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十二起十五年盡十七年三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天廣孝皇帝中之中

貞觀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祿東贊爲右衛大將軍上嘉祿東贊善應對以琅琊公主外孫段氏妻之辭曰臣國中自有婦父母所聘不可棄也且贊普未得謁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竟不從其志丁丑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於吐蕃贊普大喜見道宗盡子婿禮慕中國衣服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六 唐紀十二

思補樓

儀衛之美爲公主別築城郭宮室而處之自服紈綺以見公主其國人皆以耕塗而公主惡之贊普下令禁之亦漸革其猜暴之性遣子弟入國學受詩書 乙亥突厥侯利茲可汗始帥部落濟河前年受詔建牙於故定襄城杜佑曰故定襄城在朔州馬邑郡北三百許里有眾十萬勝今始濟河兵四萬馬九萬匹仍奏言臣非分蒙恩爲部落之長願子子孫孫爲國家一犬守吠北門若辭延陀侵逼請從家屬入長城詔許之上將幸洛陽命皇太子監國留右僕射高士廉輔之辛巳行及溫湯新豐有溫山溫湯華州有溫湯府衛士崔暉刁文懿憚於行役冀上驚而止乃夜射行宮矢及寢庭者五皆以大逆論十惡二曰謀大逆注曰爲謀毀宗廟山陵及宮闕刑統議曰此條之人干紀犯順違道悖逆莫大焉改曰大逆以逆以大逆論者未是犯大逆正條以其干紀犯順以大逆論罪月戊辰幸襄城宮地既煩熱復多毒蛇庚午罷襄城宮分賜百姓



免開立德官晉襄城宮 夏四月辛卯朔詔以來年二月有事

於泰山 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漢叔

為博士賜太常博士最為清選太常博士從七品上孫通

定可行者凡百篇已西書成上之才皆為之敘質以經史其序宅

經曰上古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迨於殷周乃有卜宅

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洛食此則卜宅吉凶其來尚矣

近世巫覡妄分五姓謂宮商角徵羽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

凶依此為法然言皆不類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其諧韻至

於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然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

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近世相傳以字學

齒調之否居申者為宮口開張者為商古縮卻者為角古拉齒

者為徵唇撮聚者為羽陰影家以五姓分屬五音說正如此 敘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六 唐紀十二 一 恩補樓

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阮卒未聞其犯三

刑長平之戰死者四十五萬人三刑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庚丑刑

自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子與丑合寅與亥合卯與戌合辰與

與南陽人 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其命共胎而壽夭更異

按魯莊公至於乙亥之歲建申之月法應貧賤又當冠弱短陋而

齊詩之譏莊公者乃曰猗嗟昌兮頤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

惟有向命一條法得長壽而莊公薨時年止四十有五泰始皇坐

於壬寅年之正月法無官爵縱得祿少奴婢為人無始有終去而

彌吉今按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老更彌凶漢武帝以乙酉之

歲七月七日平旦生法當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按漢書武帝即

位年始十六末年已後戶口減半後魏孝文帝坐於丁未歲之八

月以法雅之遺無官爵坐不見父今按魏書孝文身受父顯祖之

禪率天下而事其親宋武帝癸亥歲三月生依此而推祿與命並

當空亡甲巳申酉乙庚午未丙辛辰巳丁壬寅卯戊癸子丑戌亥

當空亡謂之截路空亡甲子旬戌亥甲戌旬申酉甲申旬午未甲

寅旬子丑謂之旬中空亡唯宜長子雖有次子法當早夭今按宋

書武帝長子先被弑次子義隆享國多年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

者也其敘葬曰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蓋以窆窆既終永安

體魄也謂之窆也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

龜筮近歲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為一事失所禍及死生按禮天

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古者天子七月而

五月同盟至大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爾不克葬戊午日下景乃

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備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六 唐紀十二 一 恩補樓

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

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為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

葬所致夫子文為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為士師而三黜計其邱隴

未嘗改移而名位不常何也故知升降由人不關諸葬而野俗無

識妖巫妄言遂於辨踊之際擇葬地以希官爵茶毒之秋選葬時

以規財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荒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

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收禮莫斯為甚術士皆惡其言而識

者皆以為確論 丁巳果殺都尉席君買帥精騎百二十襲擊吐

谷渾丞相宣王破之斬其兄弟三人考與曰傳云鄴州刺史

王破之殺其兄弟三人今從實錄初丞相宣王專國政陰謀冀宏化公主帝以宗

宏化公主下 劫其王諸葛鉢奔吐蕃諸葛鉢聞之輕騎奔部善城



隋陽帝破吐谷渾置四郡都善其臣威信日以兵迎之故君買為郡治郡善城即古之樓蘭也 其臣威信日以兵迎之故君買為之討誅王國人猶驚擾遣民部尚書唐儉等慰撫之 賜氏八十以上物俾獨鰥寡疾病不能自存者米二斛 五月壬申并州父老詣闕請上封泰山畢還幸晉陽王賜宴於武成殿因從容謂侍臣曰朕少在太原喜率聚博戲暑往寒逝將三十年矣時會中有舊識上者相與道舊以為笑樂因謂之曰他人之言或有面諛公等朕之故人可實以告朕近日政教於百姓何如人閒得無疾苦耶皆奏曰四海太平百姓歡樂陛下力也臣等餘年日惜一日但戀聖化殊無疾苦因請過并州上謂曰飛鳥過故鄉猶踟躕徘徊況朕於太原起義遂定天下復少小遊觀誠所不忘岱禮若畢或冀與公等相見於是各賜物有差 丙子百濟來告其王扶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六 唐紀十二

太宗貞觀十五年 四 恩補樓

餘璋之喪遣使冊命其嗣子義慈義慈事親孝與兄弟友時號海東曾子 己酉有星孛於太微太史令薛頤上言未可東封辛亥起居郎褚遂良亦言之丙辰詔罷封禪 太子詹事于志寧遭母喪尋起復就職按會要武德年制文官遭父母喪去職起復者起之於苦塊之中而復其官職也亦謂之奪情 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又好鄭衛之樂志甯諫曰今所居東宮階日營建見者已譏其華侈何容更有脩造且丁匠官奴不立藝近此輩或見犯國章或弟權王法鉗鑿懸其身槌杵在其手監門本防非慮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既自不知千牛又復不見爪牙在外斯役在內豈可不為寒心又鄭衛之樂謂之淫聲先聖既以為非通賢將以為失往年口敕殷勤懇切伏請重尋以嚴明誠不聽太子又寵昵宦官常在左右志甯上書以為闈宦之徒體非全氣專柔

便佞託親近為威權假出納為禍福故伊反敗宋易牙亂齊趙高亡秦張讓傾漢所從來遠矣今殿下親寵此屬使輕忽高班陵轅貴仕品命失序綱紀不立行路之人咸以為怪太子覽書益不悅太子役使司取等半歲不許分番太僕寺典農署有執事一百人殿牧署有典取十人又私引突厥達哥支入宮志甯又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思政統于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甯寢處苦塊孔穎達曰寢苦枕塊謂孝子居於廬中寢於於苦頭枕於塊竟不忍殺而止 西突厥沙鉢羅葉護可汗數遣使入貢秋七月甲戌命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即其所號立為可汗賜以鼓纛上又命使者多齎金帛愿諸國市良馬魏徵諫曰可汗位未定而先市馬彼必以為陛下志在市馬以立可汗為名耳使可汗得立荷德必淺若不得立為怨實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六 唐紀十二

太宗貞觀十五年 五 恩補樓

深諸國聞之亦輕中國市或不得得亦非美苟能使彼安甯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矣上欣然止之乙毗咄陸可汗與沙鉢羅葉護互相攻乙毗咄陸浸疆大西域諸國多附之未幾乙毗咄陸使石國吐屯擊沙鉢羅葉護擒之以歸殺之吐屯突厥官名使分主諸國 丙子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敢改移苟易一椽椽屋椽素名為屋椽周謂之椽魯謂之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恆其德勞擾實多 上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職方下地師及城隍鎮戍烽候之數辨其邦國之遠近及四夷之歸化凡五方之區域都邑之廢置疆場之爭訟舉而正之八月己亥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綵綺遺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此有勝處吾欲觀之守者喜導之遊歷無所不至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高



麗妻以遊女與高麗錯居殆將半矣因問親戚存沒大德給之曰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陷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言於上曰其國聞高昌亡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數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漢武帝置臨屯真番樂浪元菟四郡高麗有其地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

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影察未復吾不欲勞之耳 乙巳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

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冬十月辛卯上校獵於伊闕壬辰幸嵩陽辛丑還宮 并州大都督長史

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六 唐紀十一 六 太宗貞觀十五年 思補樓

為長城豈不壯哉十一月庚申以世勣為兵部尚書 壬申車駕發洛陽 薛延陀真珠可汗聞上將東封謂其下曰天子封泰山

士馬皆從邊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設發同羅僕骨迴紇靺鞨等兵合二十萬度漠南屯白道川據

善陽嶺以擊突厥善陽嶺在朔州善陽縣北俟利苾可汗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係朔州遣使告急癸酉上命營州都督張儉率所部騎兵及奚

霫契丹歷其東境以兵部尚書李世勣為朔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六萬騎三千屯朔州右衛大將軍李大亮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將

兵四萬騎五千屯靈武靈武縣屬靈州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將兵一萬七千為慶州道行軍總管出雲中涼州都督李襲譽為涼州

道行軍總管出其西諸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負其疆域踰漠

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掩思摩不備急擊之思摩入長城又不速退吾已勅思摩燒雍秋草雍秋草也彼糧糗日盡野無所獲頃伯者來云其馬鬣林木枝皮略盡卿等當與思摩共為犄角不須速戰俟其將退一時奮擊破之必矣 十二月戊子車駕至京師 己亥薛延陀遣使入

見請與突厥和親甲辰李世勣敗薛延陀於諾真水出雲中古城許里至諾真水初薛延陀擊西突厥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皆以步戰取

勝及將入寇乃大教步戰使五人為伍一人執馬四人前戰戰勝則投以馬追奔於是大度設將三萬騎逼長城欲擊突厥而思摩

已走知不可得遣人登城罵之會李世勣引唐兵至塵埃漲天大度設懼將其眾自赤柯樂北走白淮以北率以積水處為濼濼音洛又音六又音泊世勣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六 唐紀十一 七 太宗貞觀十五年 思補樓

選麾下及突厥精騎六千自直道邀之踰白道川追及於青山大度設走累日至諾真水勒兵還戰陳亘十里突厥先與之戰不勝

遣走大度設乘勝追之遇唐兵薛延陀萬矢俱發唐馬多死世勣命士卒皆下馬執長利直前衝之薛延陀眾潰副總管薛萬徹以

數千騎收其執馬者薛延陀失馬不知所為唐兵縱擊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身走萬徹追之不及其眾至漠北

值大雪人畜凍死者什八九李世勣還軍定襄突厥思結部居五蒙者叛走五蒙本漢太原唐屬縣久廢後魏改曰曠州兵追之會

世勣軍還夾擊悉誅之丙午薛延陀使者辭還上謂之曰吾約汝與突厥以大漠為界有相侵者我則討之汝自恃其強踰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將纔數千騎耳汝已狼狽如此歸語可汗凡舉措利



害可善擇其宜。上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寧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上曰：然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刃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昌言，良爲此也。房元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素置少府掌山澤之稅，漢掌內府珍貨，梁始爲御，隋改爲監，唐從三品少監，從四品掌供百工伎巧之事。凡天子之服御百官之儀制，展采備物，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讓元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唐正牙在南，故曰南牙。馮事始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建牙必以制日，制日者其辰之在五行以上，越下之日也。又尚書曰：門旗二口，入幅色紅大將牙門之旗，出引將軍前列，又黃帝出軍，訣曰：牙旗者將軍之精，金鼓者將軍之氣，副司常職曰：軍旅會同，置旌門，夫以旌爲門，卽旗門也。後世軍中遂置牙門，將又有牙兵，典總此兵以押衙爲名，至於官府早晚軍吏兩調，亦名爲衙，呼謂既熟，雖天子正殿受朝，調亦名正衙。元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元齡等，而元齡等亦何所謝？元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爲是，當助陛下成之，爲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昔漢高祖得蕭曹韓彭天下，甯晏令朕爲人主，常兼將相之事，得無奪公等名乎？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書稱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竊爲陛下不取上甚善之。西域天竺國遣使入貢，其國王姓乞利啞氏，世有其國，不相篡弑，厥土溽熱，稻歲四熟，禾之長者沒羣駝，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又有旃檀鬱金，諸香與大秦扶南交趾，相貿易，百姓殷樂，俗無簿籍，以砥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六

唐紀十二

九

太宗貞觀十五年

足摩踵爲致，敬人皆深目長鼻，男子穿耳垂瑤，有文字善天文，箒曆之術，書貝多葉以記事，不殺生飲酒，國中往往有舊佛迹，武德中其國大亂，其嗣王尸羅逸多，練兵聚眾，所向無敵，象不解鞍，人不解甲，四天竺王皆北面臣之。中天竺之旁更有時唐僧元奘，適至其國，尸羅逸多召見曰：聞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陳樂試爲我言其爲人元奘，乃爲言今上神武平禍亂，四夷賓服，狀尸羅逸多喜曰：我當東面朝之。乃遣使上書，帝命雲騎尉梁懷敏持節慰撫尸羅逸多，驚問國人曰：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我國乎？皆曰：無有。乃出迎，膜拜受詔，書戴之頂，復遣使隨入朝，詔衛尉丞李義表報之。大臣郊迎，傾都邑，縱觀夾道，焚香尸羅逸多率羣臣東面拜受詔，復獻鬱金花珠菩提樹。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六

唐紀十二

九

太宗貞觀十六年



追封海陵刺王論者以為不可雖時與事異猶恐入之多言且魏王之心亦不安息廢罷之成王以寵為懼之美上曰幾致此誤遽遣泰歸第 辛未徙死罪者實西州其犯流徒則充戍各以罪輕重為年限 敕天下括浮遊無籍者限來年末附舉附者附以兼中書

侍郎岑文本為中書侍郎專知機密 夏四月壬子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

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

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誠然附錄唐史曰司馬溫公作通鑑至太宗之世也起持筆跪而言曰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 六月庚寅

詔息隱王可追復皇太子海陵刺王元吉追封巢王諡竝依舊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六 唐紀十一 十一 恩補機

甲辰詔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元素上書以為周武帝平定山東隋文帝混一江南

勤儉愛民皆為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為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駟

吝之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築苑之內不瞻賢良今言

孝敬則闕視膳問安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則

無愛學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因緣誅戮之罪宮臣正士未嘗在

側羣邪淫巧昵近深宮愛好者皆遊手雜色施與者竝圖畫雕鏤

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甯可勝計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

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惡其書令戶奴伺元素早朝戶奴官

戶密以大馬箠擊之幾斃 秋七月戊午以長孫無忌為司徒房

元齡為司空 庚申制自今有自傷殘者據法加罪仍從賦役隋

末賦役重數人往往自折支體謂之福手福足至是遺風猶存故

禁之 特進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

欲自往恐益為勞若有間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

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為而然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

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

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

屏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手詔稱處卿至此蓋

為黎元與國家豈為一人何事過謝 八月丁酉上曰當今國家

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

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

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

子用絕天下之疑九月丁巳以魏徵為太子太師徵疾少愈詣朝

堂表辭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

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

乃受詔 癸亥辭延陀貢珠可汗遣其叔父沙鉢羅泥熟俟斤來

請昏獻馬二千貂皮三萬八千馬腦鏡一 癸酉以涼州都督郭

孝恪行安西都護西州刺史高昌舊民與鎮兵及謫徙者雜居西

州鎮兵謂鎮守之兵請徙 孝恪推誠撫御咸得其歡心 西突厥

乙昆咄陸可汗既殺沙鉢羅葉護并其眾又擊吐火羅滅之吐

火羅一名土盤宜後魏時吐呼羅都蔥嶺西五百里在烏湖河南即焉水也 自恃疆大遂驕倨拘留唐

使者侵暴西域遣兵寇伊州郭孝恪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六 唐紀十一 十一 恩補機

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

子用絕天下之疑九月丁巳以魏徵為太子太師徵疾少愈詣朝

堂表辭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

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

乃受詔 癸亥辭延陀貢珠可汗遣其叔父沙鉢羅泥熟俟斤來



之乙毘咄陸又遣處月處密二部圍天山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山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孝恪擊走之乘勝進拔處月俟斤所居城追奔至遏索山降處密之眾而歸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緒遂良上疏以為聖王為治先華夏而後夷狄陛下與兵取高昌皆河西為之供役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敬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請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醜醜酒泉舉陛下豈能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敝本根以事無用之士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為之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六 唐紀十二 太宗貞觀十六年

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為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擢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為唐室藩輔內安外甯不亦善乎考異曰貞觀政要載遂不復下言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按實錄此年惟有西突厥寇伊州不云寇西州蓋以伊州隸西州屬部故云爾自十四年歲高昌距此逾三年耳何得云五年不復或者三字誤為五字耳舊傳置此疏於十八年蓋亦因此而誤十八年無西突厥寇西州事於此上弗聽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乙毘咄陸西擊康居道過米國破之米國一曰彌末一曰彌珠質治末息德城北百里距康居國虜獲甚多不分與其下其將泥熟噉輒奪取之乙毘咄陸怒斬泥熟噉以狗眾皆憤怨泥熟噉部將胡祿屋襲擊之乙毘咄陸散走保白水胡城於是弩失畢諸部及乙毘咄陸所部屈利噉等遣使詣闕請廢乙毘咄陸更立可汗

上遣使齎璽書立莫賀咄之子其質咄見一百九十三卷之二為乙毘射匱可汗乙毘射匱既立悉禮遣乙毘咄陸所留唐者使帥所部擊乙毘咄陸於白水胡城乙毘咄陸出兵擊之乙毘射匱大敗乙毘咄陸遣使招其故部落故部落皆曰使我千人一死一人獨存亦不汝從乙毘咄陸自知不為眾所附乃西奔吐火羅考異曰舊唐書云都護部孝恪敗咄陸十五年屋利噉等請立可汗按上已云十五年冊授沙鉢羅葉護可汗下不應更云十五年疑六字誤為五字耳二十年實錄敘咄陸兵散居白水胡城事亦云是歲貞觀十五年也按十六年實錄九月癸酉以涼州都督郭孝恪為安西都督則咄陸寇伊州應在其後豈得十五年已敗散乎突厥傳冬十月丙申殿中監郭縱公宇文士及卒上嘗止樹下愛之士及從而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強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六 唐紀十二 太宗貞觀十六年

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元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為和親便上曰然朕為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先是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母姑臧夫人及弟賀蘭州都督沙門皆在涼州鐵勒諸部初降以契苾部置榆溪州後又分置賀蘭州何力來降見一百九十四卷上遣何力歸覲且撫其部落時薛延陀方疆契苾部落皆欲歸之何力大驚曰主上厚恩如是奈何遠為叛逆其徒曰夫入都督先已詣彼若之何不往何力曰沙門孝於親我忠於君必不汝從其徒執之詣薛延陀置真珠牙帳前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天唐烈士而受屈虜庭天地日月願知我心因割左耳以誓真珠欲殺之其妻諫而止上聞契苾叛曰必非何力之意左右曰戎狄氣類相親何力入辭延陀如魚趨水耳上曰不然何力心



如鐵石必不叛我會有使者自薛延陀來具言其狀上為之下泣謂左右曰何力果如何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諭薛延陀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力新興公主皇女也何力由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十一月丙辰上校獵於武功丁巳營州都督張儉奏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殺其王建武泉姓也新書曰蓋蘇文者或以蓋蘇文凶暴多不法其王及大臣議誅之蓋蘇文密知之悉集部兵若校閱者并盛陳酒饌於城南召諸大臣共臨視勒兵盡殺之死者百餘人因馳入宮手弑其王斷為數段棄溝中立王弟子藏為王自為莫離支其官如中國兵部尚書兼中書令也兵部尚書今改從新舊傳於是號令遠近專制國事恭蘇文狀貌雄偉意氣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每上下馬常令貴人武將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六 唐紀十二 十五 則補撰伏地而履之出行必整隊伍前導者長呼則人皆奔避不避阮谷路絕行者國人甚苦之為征高麗張本壬戌上校獵於岐陽貞觀七年岐陽縣屬岐州甲子賜所過六縣高年孤疾糶粟因幸慶善宮召武功故老宴賜極歡而罷庚午還京師壬申上曰朕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斂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弦樂在其中矣亳州刺史裴行莊奏請伐高麗上曰高麗王建武職實不絕為賊臣所弑朕哀之甚深固不忘也但因喪乘亂而取之雖得之不貴且山東彫弊吾未忍言用兵也高祖之入關也隋武勇郎將馮翊党仁宏將兵二千餘人歸高祖於蒲阪從平京城尋除陝州總管大軍東討仁宏轉餉不絕謂討王世歷南甯

戎廣州都督梁以健為郡置戎州隋廢州舊郡唐復改郡為州仁宏有材略所至著聲迹上甚器之然性貪穢廣州為人所訟賊百餘萬罪當死上謂侍臣曰吾昨見大理五奏誅仁宏五年制令死罪囚三日五覆奏哀其白首就戮方哺食遂命撤案然為之求生理終不可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上復召五品已上集太極殿前謂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黨仁宏而欲赦之是亂其法上負於天欲席棄於南郊日一進蔬食以謝罪於天三日房元齡等皆曰生殺之柄人主所得專也何至自貶賁如此上不許羣臣頓首固請於庭自旦至日昃上乃降手詔自稱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以公等固諫且依來請於是黜仁宏為庶人徙欽州癸卯上幸驪山溫湯甲辰獵於驪山上登山見圍有斷處顧謂左右曰吾見其不整而不刑則曠軍法刑之則是吾登高臨下以求人之過也乃託以道險引轡入谷以避之乙巳還宮刑部以反逆緣坐律兄弟沒官為輕請改從死赦八座議之議者皆以為秦漢魏晉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宜如刑部請為是給事中崔仁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至於末世急刻始行烈火原於子產峭泐起於安于然猶未有參夷之酷也秦創其法遂至土崩漢高之務寬大未為盡善文帝之存仁厚仍多涼德遂使新垣族滅信越植醢魏晉至隋有損有益凝脂猶密秋荼尚繁皇上爰發至仁念茲刑憲酌前王之令典探往代之嘉猷革弊調苛期於可久奈何以亡秦酷法變隆周中典周禮秋官刑平國用中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法也且父子直是天性兄弟止於同氣誅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六 唐紀十二 十五 則補撰伏地而履之出行必整隊伍前導者長呼則人皆奔避不避阮谷路絕行者國人甚苦之為征高麗張本壬戌上校獵於岐陽貞觀七年岐陽縣屬岐州甲子賜所過六縣高年孤疾糶粟因幸慶善宮召武功故老宴賜極歡而罷庚午還京師壬申上曰朕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斂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弦樂在其中矣亳州刺史裴行莊奏請伐高麗上曰高麗王建武職實不絕為賊臣所弑朕哀之甚深固不忘也但因喪乘亂而取之雖得之不貴且山東彫弊吾未忍言用兵也高祖之入關也隋武勇郎將馮翊党仁宏將兵二千餘人歸高祖於蒲阪從平京城尋除陝州總管大軍東討仁宏轉餉不絕謂討王世歷南甯

戎廣州都督梁以健為郡置戎州隋廢州舊郡唐復改郡為州仁宏有材略所至著聲迹上甚器之然性貪穢廣州為人所訟賊百餘萬罪當死上謂侍臣曰吾昨見大理五奏誅仁宏五年制令死罪囚三日五覆奏哀其白首就戮方哺食遂命撤案然為之求生理終不可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上復召五品已上集太極殿前謂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黨仁宏而欲赦之是亂其法上負於天欲席棄於南郊日一進蔬食以謝罪於天三日房元齡等皆曰生殺之柄人主所得專也何至自貶賁如此上不許羣臣頓首固請於庭自旦至日昃上乃降手詔自稱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以公等固諫且依來請於是黜仁宏為庶人徙欽州癸卯上幸驪山溫湯甲辰獵於驪山上登山見圍有斷處顧謂左右曰吾見其不整而不刑則曠軍法刑之則是吾登高臨下以求人之過也乃託以道險引轡入谷以避之乙巳還宮刑部以反逆緣坐律兄弟沒官為輕請改從死赦八座議之議者皆以為秦漢魏晉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宜如刑部請為是給事中崔仁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至於末世急刻始行烈火原於子產峭泐起於安于然猶未有參夷之酷也秦創其法遂至土崩漢高之務寬大未為盡善文帝之存仁厚仍多涼德遂使新垣族滅信越植醢魏晉至隋有損有益凝脂猶密秋荼尚繁皇上爰發至仁念茲刑憲酌前王之令典探往代之嘉猷革弊調苛期於可久奈何以亡秦酷法變隆周中典周禮秋官刑平國用中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法也且父子直是天性兄弟止於同氣誅



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上從之 上問侍臣曰自古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二者孰愈魏徵對曰君治則善惡明賞罰當臣安得而亂之苟為不治縱暴悞諫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彥非君亂而臣治乎對曰彼纔能救亡耳事見一百六十六卷 烏足為治哉

貞觀十七年春正月丙寅上謂羣臣曰聞外間十人以太子有足疾魏王穎悟多從遊幸遽生異議微幸之徒已有附會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禮嫡子死立嫡孫記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前問也問子服伯子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禮弓曰我未之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曰昔文王舍道也子游問諸 太子男已五歲朕終不以孽代宗啟窺窬之源也孔子曰否立孫 鄭文貞公魏徵寢疾上遣使者問訊賜以藥餌相望於道又遣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六 唐紀十七 十六 忠補樓

中郎將李安儼宿其第動靜以聞止復與太子同至其第問其所欲對曰養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上將以衡山公主妻其子叔玉時主亦從上至其家上指主謂徵曰公強視新婦戊辰徵薨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一品羽儀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上登苑西樓長安禁苑之西樓也 望哭盡哀上自製碑文并為書石上思徵不已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鄂尉游文芝告代州都督劉蘭成謀反戊申蘭成半腰斬右武侯將軍耶行恭探蘭成心肝食之上聞而讓之曰蘭成謀反國有常刑何至如此若以為忠孝則太子諸王先食之矣豈至卿邪行恭慙而拜謝 二月

壬午上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說苑堯舜之作為飲器斬木而後之猶漆黑 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之諸侯化國之不服者十有三 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時皇下為都督刺史者多幼稚遂良上疏以為漢宣帝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皇子幼穉未知從政不若且留京師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上以為然 壬辰以太子詹事張亮為洛州都督侯君集自以有功而下吏怨望有異志亮出為洛州君集激之曰何人相排亮曰非公而誰君集曰我平一國來逢順如屋大安能仰排因攘袂曰鬱鬱殊不聊生公能反乎當與公反亮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六 唐紀十七 十七 忠補樓

密以聞上曰卿與君集皆功臣語時旁無他人若下吏君集必不服如此事未可知卿且勿言待君集如故 鄜州都督尉遲敬德表乞骸骨乙巳以敬德為開府儀同三司五日一參 丁未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詭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戊申上命開立本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河間元王孝恭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元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敬公李靖宋公蕭瑀襄忠壯公段志元襄公劉宏基蔣忠公屈突通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鄭公張亮陳公侯君集鄭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鄆襄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



世勛胡壯公秦叔寶等於凌煙閣書評不書畫者其人存書畫皆  
置閣在西內三清殿齊州都督齊王祐性輕躁其舅尚乘直長

陰宏智說之曰向乘局驛殿中監有奉御有直長掌內外王兄弟

既多陛下千秋萬歲後宜得壯士以自衛祐以為然宏智因薦妻

兄燕宏信祐悅之厚賜金玉使陰募死士上遼剛直之士以輔諸

王為長史司馬諸王有過以聞祐昵近羣小好收獵長史權萬紀

驟諫不聽有壯士督君暮者皆首善閉目而射志目則中目志口

則中口其徒王靈智學射於君暮久之曲盡其妙欲射殺君暮以

擅其美君暮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末後一矢君暮張

口承之遂齧其鏑于是笑曰汝學射三年獨不教汝齧鏑法耳祐

聞而召用之與梁猛彪俱得幸於祐萬紀皆劾逐之祐潛召還籠

之逾厚上數以書切責祐萬紀恐并獲罪謂祐曰王審能自新萬

紀請入朝言之乃條祐過失迫令表首祐懼而從之萬紀至京師

言祐必能悔改上甚喜勉萬紀而數祐前過以救書戒之祐聞之

大怒曰長史賣我勸我自首而因為功必殺之上以校尉京兆

韋文振謹直用為祐府典軍唐諸府各有校尉每一校尉領旅帥  
二人正五品上副典軍二人從五品文振數諫祐亦惡之萬紀性

編專以刻急拘持祐城門外不聽出悉解縱鷹犬斥君暮猛彪不

得見祐會萬紀宅中有塊夜落萬紀以為君暮猛彪謀殺已悉收

繫發驛以聞并劾與祐同為非者數十人上遣州部尚書劉德威

往按之事頗有驗詔祐與萬紀俱入朝祐既積忿遂與燕宏信兄

宏亮等謀殺萬紀萬紀奉詔先行祐遣宏亮等二十餘騎追射殺

之祐黨共逼韋文振欲與同謀文振不從馳走數里道及殺之察

屬股慄稽首伏地莫敢仰視祐因私署上柱國開府等官開庫物

行賞驅民入城籍甲兵樓堞置拓東王拓西王等官吏民棄妻子

夜繼出亡者相繼祐不能禁三月丙辰詔兵部尚書李世勛等發

懷洛汴宋潞滑濟鄆海九州兵討之上賜祐手敕曰吾常戒汝勿

近小人正為此耳汝素乖誠德重惑邪言去維城之固就積薪之

危壞磐石之親為誇戈之費豈不痛哉吾昔聞鄭叔漢戾竝為猖

獷豈期生子乃自為之吾所以上慙皇天下愧后土歎惋之甚知

復何云書畢為之灑泣而遺之祐召燕宏亮等五人宿於臥內餘

黨分統士眾巡城自守祐每夜與宏亮等對妃具飲以為得志戲

笑之際語及官軍宏亮等曰王不須憂宏亮等右手持酒后左手

為王揮刀拂之祐喜以為信然傳檄諸縣皆莫肯從時李世勛兵

未至而青淄等數州兵已集其境淄州淄川郡武德元年  
分齊州之淄川置為郡齊府兵

曹杜行敏等唐六典王府有兵曹參軍專掌  
武官簿書考課儀衛使等事陰謀執祐左右及

吏民非同謀者無不響應庚申夜四面鼓噪聲聞數十里祐黨有

居外者皆攢刀殺之祐問何警左右給云英公統飛騎已登城

矣李世勛封英國公  
飛騎北門屯兵也行敏分兵擊垣而入祐與宏亮等被甲執兵

入室閉扉拒戰行敏等千餘人圍之自旦至日中不克行敏謂祐

曰王昔為帝子今乃國賊不速降立為煨燼矣因命積薪欲焚之

祐自牖謂行敏曰即啟扉獨慮燕宏亮兄弟死耳行敏曰必相

全祐等乃出或挾宏亮目投睛於地餘皆搗折其股而殺之執祐

出身前示吏民還鑰之於東廂齊州悉平乙丑敕李世勛等罷兵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七  
唐紀十一  
太宗貞觀十七年



祐至京師賜死於內侍省星經有宦者四星在天市垣帝座之西周官有巷伯寺人之職皆內官也前漢  
宮官多用士人後漢始用宦者為宮官晉道大長秋卿為後宮官  
以宦者為之隋為內侍省唐為長秋監武德初復為內侍省  
同黨誅者四十四人餘皆不問初祐為養關鴨一夕狸詐殺四十  
餘鴨皆絕其頭而去及敗牽連誅死者正如其數祐初反時齊州  
人羅石頭面數其罪援槍前欲刺之為燕宏亮所殺祐引騎擊高  
村村人高君狀遙責祐曰主上提三尺劍取天下億兆蒙德仰之  
如天王忽驅城中數百人欲為逆亂以犯君父無異一手搖泰山  
何不自量之甚也祐縱擊虜之慙其言不能殺及祐平救贈石頭  
亳州刺史以君狀為榆社令隋義甯元年分上黨之榆社置榆社  
縣屬并州武德元年屬解州二年置  
榆州六年廢州以杜行敏為巴州刺史封南陽郡公其同謀執祐  
者官賞有差上檢祐家文疏得記室邾城孫處約諫書邾城即漢  
潁川郡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六 唐紀十二 于

邾縣也後魏置邾城縣及龍山縣隋開皇初改龍山曰汝南十八  
年改汝南曰輔城大業初改輔城曰邾城併後魏之邾城地屬焉  
嗟賞之累遷中書舍人庚午贈權萬紀齊州都督賜爵武郡公  
諡曰敬章文振左武衛將軍賜爵襄陽縣公 初太子承乾喜聲  
色及敗獵所為奢靡畏上知之對宮官常論忠孝之道或至於涕  
泣退歸官中則與羣小相褻狎宮臣有欲諫者太子先揣知其意  
輒迎拜斂容危坐引咎自責言辭辭給宮臣拜答不服宮省秘密  
外人莫知故時論初皆稱賢太子作八尺銅鑪六隔大鼎募亡奴  
盜民閒馬牛親臨烹煮與所幸廝役共食之又好效突厥語及其  
服飾選左右貌類突厥者五人為一落辮髮羊裘而牧羊作五狼  
頭羴及幡旗設穹廬太子自處其中斂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  
啗又嘗謂左右曰我試作可汗死汝曹效其喪儀因僵臥於地眾

悉號哭跨馬環走臨其身勢面良久太子歎起曰一朝有天下當  
帥數萬騎獵於金城西然後解髮為突厥委身思摩若當一設不  
居人後矣漢王元昌所為多不法元昌上弟也 上數譴責之由是怨望  
太子與之親善朝夕同遊戲分左右為二除太子與元昌各統其  
一被毆甲操竹稍布陳大呼交戰擊刺流血以為娛樂有不用命  
者披樹搥之披其手足引之至有死者且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  
日於苑中置萬人營與漢王分將觀其戰鬪豈不樂哉又曰我為  
天子極情縱欲有諫者輒殺之不過殺數百人眾自定矣魏王泰  
多藝能有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  
聲譽上命黃門侍郎韋挺攝泰府事後命工部尚書杜楚客代之  
二人俱為泰要結朝士楚客或懷金以賂權貴因說以魏王聰明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六 唐紀十二 王

宜為上嗣文武之臣各有附託潛為朋黨太子畏其逼遣人詐為  
泰府典籤上封事其中皆言泰罪惡救捕之不獲太子私幸太常  
樂童稱心樂童童子能執樂籍太常者稱心其名也舊書承乾  
寵幸號 傳云有太常樂人年十餘歲美姿容善歌舞承乾時加  
日稱心與同臥起道士秦英章靈符挾左道得幸太子聞之大  
怒悉收稱心等殺之運坐死者數人誚讓太子甚至太子意泰告  
之怨怒愈甚思念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像朝夕奠祭徘徊  
流涕又於苑中作冢私贈官樹碑上意浸不憚太子亦知之稱疾  
不朝謁者動涉數月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  
魏王泰吏部尚書侯君集之增賀蘭楚石為東宮千牛太子知君  
集怨望數令楚石引君集入東宮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太子暗  
劣欲乘機圖之因勸之反舉手謂太子曰此好手當為殿下用之







奉祭祀上乃原其妻及三子徙嶺南籍沒其家得二美人自幼飲人乳而不食初上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李靖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其粗而賤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又嘗與靖同赴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乃覺靖語人曰君集其有異志乎意不在人矣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於上曰君集智小而言大舉止不倫以臣觀之必為戎首上曰何以知之道宗曰君集自負微功恥在房元齡李靖之下雖為吏部尚書未滿其志非毀時賢常有不平之語上曰君集材器亦何施不可朕豈惜重位但次第未至耳豈可億度妄生猜貳邪及君集反誅上乃謝道宗曰果如卿言君集自行伍素無學術及被任遇方始讀書典選舉定考課出為將領入參朝政並有時譽然性矯飾喜誇好弓矢而不能成其藝乃以武勇自負及與承乾之謀心不自安每中夜蹶然而起歎咤久之其妻怪而謂之曰公國之大臣何為乃爾必當有故若有不善之事孤負國家宜自歸罪首領可全君集不能用故至於敗集既與承乾通謀意不自安忽夢二甲士錄至一處見一人高冠奮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來俄有數人操屠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各取一骨如魚尾因吟嚙而覺腸胃痛自是心忪力耗至不能引一鈞之弓因欲自首不決而敗李安儼父年九十餘上愍之賜奴婢以養之太子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為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泰字青雀臣進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殺之傳位晉王人誰不愛

其子朕見其如此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曰者既立承乾為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為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乃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為太子復何所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為不軌耳今若以泰為太子所謂落其度內承乾既廢上御兩儀殿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元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三子謂齊王祐太子承乾魏王泰一弟謂漢王元昌我心

誠無聊賴因自投於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治因拜之上謂無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議何如對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乞陛下試召問百官有不同者臣負陛下萬死上乃御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為嗣誰可者卿輩明言之眾皆謹呼曰晉王仁孝當為嗣上悅是日泰從百餘騎至永安門六典太極宮城南面三門中曰承天東曰長樂西曰大安救門司盡辟其騎六典門下省有城門四人臺京城皇城宮殿諸門開列之節置門僕八百人上下引泰入肅章門幽於北苑在大昌曰太極宮之北有內苑以日啓運門又北即禁苑禁苑廣矣丙戌詔立晉王治為皇太子御承天門樓赦天

資治通鑑補 卷一九七



下舖三日賜民八十以上粟昂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親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承為後法且泰立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太子治幼而岐嶷端審寬仁孝友初受孝經於著作郎蕭德言上問曰此書中何言為最對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上大悅曰行此足以事父兄為臣子矣及文德皇后崩太子時年九歲哀慕感動左右上由是特深寵異

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丁亥以中書令楊師道為吏部尚書初長廣公主適趙慈景生節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七 唐紀十三 四 恩補

慈景死更適師道道與長孫無忌等共鞠承乾獄陰為趙節道地由是獲譴上至公主所公主以首擊地泣謝子罪上亦拜泣曰賞不避仇讎罰不阿親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違也以是負姊己丑詔以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房元齡為太傅蕭瑀為太保李世勣為詹事瑀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始歐陽脩曰謂同始侍中中書令也又以左衛大將軍李大亮領右衛率前詹事于志寧中書侍郎馬周為左庶子吏部侍郎蘇勣中書舍人高季輔為右庶子刑部侍郎張行成為少詹事諫議大夫褚遂良為賓客太子賓客正三品古無此官唐始置掌侍從規諫贊相禮儀李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須灰可療上自翦須為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泣謝上曰為社稷非為卿也何謝之有世勣嘗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

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因飲沈醉上解御服以覆之癸巳詔解魏王泰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將軍降爵為東萊郡王泰府僚屬為泰所親狎者皆遷嶺表以杜楚客兄如晦有功免死廢為庶人給事中崔仁師嘗密請立魏王泰為太子左遷鴻臚少卿庚子定太子見三師儀迎於殿門外殿門東宮之殿門也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三師書前後稱名惶恐五月癸酉太子上表以承乾泰衣服不過隨身飲食不能適口幽憂可愍乞勅有司優加供給上從之黃門侍郎劉洎以太子宜尊賢重道上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興亡在焉弗勤於始將悔於末今太子孝友仁愛挺自天姿然春秋鼎盛學富有漸以陛下多材多藝尚垂精厲志以博異聞而大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七 唐紀十三 五 恩補

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不尋篇翰陛下每退朝必引見羣臣降以溫顏訪以今古而太子處內不接正人不聞正論此皆臣所未諭也臣愚以為宜授以良書娛以嘉客晨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游訪得失於當代使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又古之太子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今入侍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希陛下既不能親教宮寮又無由進言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願少抑下流之愛宏遠大之規則海內幸甚上乃命洎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日詣東宮與太子遊處談論 六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丁亥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上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 甲午以旱避正殿減膳詔京官五品以上言事



丁酉右僕射高士廉遜位許之其開府儀同三司勅封如故仍

同門下中書三品知政事 閏月辛亥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

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

乘馬則曰汝知其勞逸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須淵曰昔造父

不窮其馬力是造父無佚馬也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

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丁

巳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其大將軍以下並受處分左右屯

營 薛延陀真珠可汗使其姪突利設來納幣獻馬五萬匹牛橐

駝萬頭羊十萬口庚申突利設獻饌上御相思殿大饗羣臣設十

部樂突利設再拜上壽賜資甚厚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與

昏上曰吾已許之矣豈可為天子而食言乎何力對曰臣非欲陛

下遽絕之也願且遷延其事臣聞古有親迎之禮若救夷男使親

迎雖不至京師亦應至靈州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夷男性

剛戾既不成昏其下復擣貳不過一二年必病死二子爭立則可

以坐制之矣上從之乃徵真珠可汗使親迎仍發詔將幸靈州與

之會真珠大喜欲詣靈州其臣諫曰脫為所留悔之無及真珠曰

吾聞唐天子有聖德我得身往見之死無所恨藉獨留我莫北必

當有主舍我而他求固非大國之計也我行決矣勿復多言上發

使三道受其所獻雜畜薛延陀先無庫廩真珠調餼諸部罕思往

返萬里道涉沙磧無水草耗死將半失期不至議者或以為聘財

未備而與為昏將使狄輕中國上乃下詔絕其昏停幸靈州追

還三使褚遂良上疏以為薛延陀本一俟斤陛下邊平沙塞萬里

蕭條威加諸外而恩結於內以為餘寇奔波須有酋長璽書鼓

立為可汗見一百九十年比者復降鴻私許其姻媾西告吐蕃北諭

思摩中國童幼靡不知之御幸北門受其獻食羣臣四夷宴樂終

日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愛一女凡在含生孰不懷德今一朝生

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為國家惜茲聲聽所顧甚少所失殊多

嫌隙既生必構邊患彼國蓄見欺之怒此民懷負約之慙恐非所

以服遠人訓戎士也陛下君臨天下十有七載以仁恩結庶類以

信義撫戎夷莫不欣然負之無力補註恩重方輕何惜不使有始

有卒乎夫龍沙以北部落無算匈奴庭謂之龍城無常中國誅之

終不能盡當懷之以德使為惡者在夷不在華失信者在彼不在

此則堯舜禹湯不及陛下遠矣上不聽是時羣臣多言國家既許

其昏受其聘幣不可失信戎狄更生邊患上曰卿曹皆知古而不

知今昔漢初匈奴疆中國弱故飾子女捐金絮以餌之得事之宜

今中國疆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薛延陀所以匍

匍稽顙惟我所欲不敢驕慢者以新為君長雜姓非其種族欲假

中國之勢以威服之耳彼同羅僕骨回紇等十餘部兵各數萬并

力攻之立可破滅所以不敢發者畏中國所立故也我又以女妻

之彼自恃大國之增雜姓誰敢不服戎狄人面獸心一旦微不得

意必反噬為害今吾絕其昏殺其禮雜姓知我棄之不日將瓜剖

之矣卿曹第志之

臣光曰孔子稱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審知薛延陀不可

妻則初勿許其昏可也既許之矣乃復恃彊棄信而絕之雖滅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七 唐紀十三 六 思補樓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七 唐紀十三 七 思補樓



辭延陀猶可羞也王者發言出令可不慎哉

上曰蓋蘇文弑其君而專國政誠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鞞鞫之何如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大國之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姑為之隱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惰愈肆其惡然後討之未晚也上曰善戊辰詔以高麗王藏為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遣使持節冊命 丙子徙東萊王泰為順陽王 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謂中書侍郎兼左庶子杜正倫曰吾兒足疾乃可耳但疏遠賢良狎昵羣小卿可察之果不可教示當來告我正倫屢諫不聽乃以上語告之太子抗表以聞上責正倫漏泄對曰臣以此恐之冀其遷善耳上怒出正倫為穀州刺史及承乾敗秋七月辛卯復左遷正倫為交州都督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七 唐紀十三 八

督初魏徵嘗薦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相請以君集為僕射且曰國家安不忘危不可無大將諸衛兵馬宜委君集專知上以君集好誇誕不用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路所撰碑 初上謂監修國史房元齡曰歷代史官錄事耶掌修國史北齊謂魏收撰史又謂平原王高隆之歷代史官錄事而已貞觀三年始移史館於禁中在門下省北宰相監修國史自始罷史職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元之後

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觀蓋為此也上不從元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劾為高祖今上實錄癸巳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元齡曰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魯父子魯父叔牙季友皆桓公子也莊公疾問後於叔牙叔牙曰魯父才問季友友曰臣以死奉君遂而立般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命削去淨詞直書其事 是月京師訛言云上遣根根取人心肝以祠天狗遞相驚悚上遣使徧加宣諭月餘乃止 八月庚戌以洛州都督張亮為刑部尚書參預朝政以左衛大將軍太子右衛率李大亮為工部尚書大亮身居三職宿衛兩宮三職即所謂工部尚書及衛兩宮也恭儉忠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上謂之曰公每宿直我便通夜安臥房元齡甚重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七 唐紀十三 九

每稱大亮有王陵周勃之節可當大位初大亮為龐玉兵曹為李密所獲同輩皆死賊帥將張弼見而釋之遂與定交大亮貴求弼欲報其德弼時為將作丞自置不言大亮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多推家貨以遺弼弼拒不受大亮言於上乞悉以己官爵授弼上為之擢弼為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 九月庚辰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農丞相里元獎齎書賜高麗相里姓元獎名曰新羅委質國家朝貢不乏爾與百濟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發兵擊爾爾矣 癸未徙承乾於黔州甲午徙順陽王泰於均州武當縣漢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宋屬始平郡梁置武當郡及興州後周改豐州隋開皇初改均州大業初廢為武當縣屬浙陽郡義帝二年分浙陽之武當均陽均州孫備曰均水出折縣北山入河均今作均隋置均州以水名



也上曰父子之情出於自然朕今與泰生離亦何心自處然朕為  
天下主但使百姓安甯私情亦可割耳又以泰所上表示近臣曰  
泰誠為俊才朕心念之卿曹所知但以社稷之故不得不斷之以  
義使之居外者亦所以兩全之耳 先是諸州長官或上佐歲首  
親奉貢物入京師謂之朝集使亦謂之考使京師無邸率僦屋與  
商賈雜居上始命有司為之作邸 冬十一月己卯上祀圓丘  
初上與隱太子巢刺王有隙密明公贈司空封德彝陰持兩端楊  
文幹之亂上皇欲廢隱太子而立上 見一百九十一卷武德七年 德彝固諫而  
止其事甚秘上不知後乃知之壬辰治書侍御史唐臨始追  
劾其事請黜官奪爵上命百官議之尚書唐儉等議德彝罪暴身  
後恩結生前所歷眾官不可追奪請降贈改諡詔黜其贈官改諡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七 唐紀三十三

十一

曰謬削所食實封 六典曰魏氏五等皆以鄉亭多假空名不食本邑隋氏始立王公侯以下制度至唐因之率多虛名其言食實封者乃得實戶舊制戶皆三丁已上一分入國開元中定以三丁為限租賦全入封家 救選良家女以實東宮癸巳太子遣左庶子于志甯辭之上曰吾不欲使子孫生於微賤耳今既致辭當從其意上疑太子仁弱密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 治小字雉奴 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奈何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那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願陛下熟思之上乃止十二月壬子上謂吳王恪曰父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漢已立昭帝燕王且不服陰圖不軌霍光折簡誅之 見二十三卷元鳳元年 為人臣子不可不戒 為後無忌殺恪張本 庚申車駕幸驪山溫湯庚午還宮

貞觀十八年春正月乙未車駕幸鐘官城 鐘官在上林苑中其地當在鄠杜二縣界 庚子幸鄠縣壬寅幸驪山溫湯 相里元獎至平壤莫離支已將兵擊新羅破其兩城高麗王使召之乃還元獎諭使勿攻新羅莫離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毀我地五百里自非歸我侵地恐兵未能已元獎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論至於遼東諸城本皆中國郡縣 高麗之地漢魏皆為郡縣晉氏之亂始與中國絕 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故地莫離支竟不從二月乙巳朔元獎還具言其狀上曰蓋蘇文弑其君賊其大臣殘虐其民今又違我詔命侵暴鄰國不可以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則四夷警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與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曰聞者辭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為患婦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誠徵之失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謀故也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以為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眾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時羣臣多諫征高麗者上曰八堯九舜不能冬種野夫童子春種而生得時故也夫天有其時人有其功蓋蘇文陵上虐下民延頸待救此正高麗可亡之時也議者紛紜但不見此耳 己酉上幸靈口 九城志京兆臨潼縣有靈口鎮 乙卯還宮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七 唐紀三十三

十一

通典京兆新豐縣界有零水零口蓋零水之口 乙卯還宮 三



月辛卯以左衛將軍薛萬徹守右武衛大將軍上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惟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則大敗 夏四月上御兩儀殿皇太子侍上謂羣臣曰太子性行外人亦聞之乎司徒無忌曰太子雖不出宮門天下無不欽仰聖德上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厚

諺曰生狼猶恐如羊曹大家女諺曰生男如狼猶恐其其稍壯羊生女如鼠猶恐其虎蓋古語也冀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趣尚雖異各當其分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唐而福蒼生者也

辛亥上幸九成宮壬子至太平宮京兆鄠縣東南三十里有隋太平宮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則少今朕欲自開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

責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七 唐紀十三 太宗貞觀十八年 思補撰窮詰無不慙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皆納之上好文學而辭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

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疑旋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敷况動神機縱天辯

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性好謂性之所好也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白

矜魏文宏才虧眾望於虛說此材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上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虛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騎

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謠言虛懷以改己未至顯仁宮是時幸九成宮為避暑也至八月甲子始自九成宮還京師仁宮在河南壽安縣幸東都則為中宮幸九成宮非其所經之路岐州郿縣有隋安仁宮顯慶嘗作安上將征高麗秋七月辛卯敕將作大匠閻立德等詣洪饒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載軍糧甲午下詔遣營州都督張儉等帥幽營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擊遼東以觀其勢以太常卿韋挺為饋運使以民部侍郎崔仁師副之自河北諸州皆受挺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又命太僕少卿蕭銳運河南諸州糧入海銳瑀之子也 八月壬子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踰絕古今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而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

忘善辭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恆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言有利益然其意尙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甲子還京師 丁卯以散騎常侍劉洎為侍中行中書侍郎岑文本為中書令太子左庶子中書侍郎馬周守中書令文本既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

責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七 唐紀十三 太宗貞觀十八年 思補撰



憂懼親賓有來賀者文本曰今受弔不受賀也文本弟文昭為校書郎喜賓客唐校書郎正九品上掌校典籍籍屬秘書省上聞之不悅嘗從容謂文本

曰卿弟過爾交結恐為卿累朕欲出為外官何如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鍾愛未嘗信宿離左右今若出外母必愁悴儻無此弟亦無老母矣因歔歔嗚咽上愍其意而止惟召文昭嚴戒之亦卒無過

九月以諫議大夫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侍郎即門下侍郎正四品上掌貳侍中焉者貳於西突厥西突厥大臣屈利駿為其弟娶焉者王女由是朝貢多闕安西都護郭孝恪請討之按唐六典永徽中始置安南安西大都護又按舊書郭孝恪傳貞觀十六年行安西都護西州刺史蓋滅高昌後便置安西都護而加大字則在永徽中也詔以孝恪為西

安西都護府時治西州西至焉者七百一十里州道行軍總管帥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以擊之會焉者王弟頡鼻

兄弟三人至西州孝恪以頡鼻弟栗婆準為鄉導焉者城四面皆水恃險而不設備孝恪倍道兼行夜至城下命將士浮水而度比曉登城執其王突騎支舊唐書作龍突騎支獲首虜七千級粟婆準攝國事而還孝恪去三日屈利駿引兵救焉者不及執栗婆準以勁騎五千追孝恪至銀山孝恪還擊破之追奔數十里辛卯上謂侍臣曰孝恪近奏稱八月十一日往擊焉者二十日應至必以二十二日破之朕計其道里使者今日至矣言未畢驛騎至西突厥處那

吸使其吐屯懼返其國焉者立栗婆準從父兄薛婆阿那支為人而據之吐屯懼返其國焉者立栗婆準從父兄薛婆阿那支為王仍附於處那吸處那吸蓋亦西突厥之部落酋長乙未鴻臚奏高麗莫離支貢白金褚遂良曰否者討弒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弒君遺魯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七 唐紀十三 十四 思補樓

以部鼎桓公受之納於太廟春秋譏焉莫離支弒其君九夷所不容後漢書東方有九夷曰暍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夷夷白夷通夷者博也言無禮儀或云夷者抵也言仁而好生抵地而出故天今將討之而納其金此部鼎之類也臣謂不可受上從之上謂高麗使者曰汝曹皆事高麗武有官爵莫離支弒逆汝曹不能復讎今更為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

冬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甲寅車駕行幸洛陽以房元齡留守京師右衛大將軍工部尚書李大亮副之 郭孝恪鎮焉者王突騎支及其妻子詣行在救宥之丁巳上謂太子曰焉者王不求賢輔不用忠謀自取滅亡係頸束手漂搖萬里人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己巳敗於澠池之天池澠池縣漢晉屬宏農郡後魏置澠池郡後周置河南郡大冢中十一月壬申至洛陽前宜州刺史鄭元璵已致仕上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召詣行在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張儉等值遼水漲久不得濟上以為畏懦召儉詣洛陽至具陳山川險易水草美惡上悅上聞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曰卿有將相之器朕方將任使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曰山東鄙夫得一刺史以為富貴極耶敢於天子之側言語麤疏又復不拜名振謝曰疏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乃歎曰房元齡處朕左右二十餘年每見朕譴責餘人顏色無主名振平生未嘗見朕朕一旦責之曾無震懾辭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甲午以刑部尚書張

以部鼎桓公受之納於太廟春秋譏焉莫離支弒其君九夷所不容後漢書東方有九夷曰暍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夷夷白夷通夷者博也言無禮儀或云夷者抵也言仁而好生抵地而出故天今將討之而納其金此部鼎之類也臣謂不可受上從之上謂高麗使者曰汝曹皆事高麗武有官爵莫離支弒逆汝曹不能復讎今更為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

冬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甲寅車駕行幸洛陽以房元齡留守京師右衛大將軍工部尚書李大亮副之 郭孝恪鎮焉者王突騎支及其妻子詣行在救宥之丁巳上謂太子曰焉者王不求賢輔不用忠謀自取滅亡係頸束手漂搖萬里人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己巳敗於澠池之天池澠池縣漢晉屬宏農郡後魏置澠池郡後周置河南郡大冢中十一月壬申至洛陽前宜州刺史鄭元璵已致仕上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召詣行在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張儉等值遼水漲久不得濟上以為畏懦召儉詣洛陽至具陳山川險易水草美惡上悅上聞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曰卿有將相之器朕方將任使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曰山東鄙夫得一刺史以為富貴極耶敢於天子之側言語麤疏又復不拜名振謝曰疏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乃歎曰房元齡處朕左右二十餘年每見朕譴責餘人顏色無主名振平生未嘗見朕朕一旦責之曾無震懾辭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甲午以刑部尚書張

陽前宜州刺史鄭元璵已致仕上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召詣行在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張儉等值遼水漲久不得濟上以為畏懦召儉詣洛陽至具陳山川險易水草美惡上悅上聞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曰卿有將相之器朕方將任使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曰山東鄙夫得一刺史以為富貴極耶敢於天子之側言語麤疏又復不拜名振謝曰疏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乃歎曰房元齡處朕左右二十餘年每見朕譴責餘人顏色無主名振平生未嘗見朕朕一旦責之曾無震懾辭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甲午以刑部尚書張

陽前宜州刺史鄭元璵已致仕上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召詣行在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張儉等值遼水漲久不得濟上以為畏懦召儉詣洛陽至具陳山川險易水草美惡上悅上聞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曰卿有將相之器朕方將任使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曰山東鄙夫得一刺史以為富貴極耶敢於天子之側言語麤疏又復不拜名振謝曰疏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乃歎曰房元齡處朕左右二十餘年每見朕譴責餘人顏色無主名振平生未嘗見朕朕一旦責之曾無震懾辭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甲午以刑部尚書張

陽前宜州刺史鄭元璵已致仕上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召詣行在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張儉等值遼水漲久不得濟上以為畏懦召儉詣洛陽至具陳山川險易水草美惡上悅上聞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曰卿有將相之器朕方將任使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曰山東鄙夫得一刺史以為富貴極耶敢於天子之側言語麤疏又復不拜名振謝曰疏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乃歎曰房元齡處朕左右二十餘年每見朕譴責餘人顏色無主名振平生未嘗見朕朕一旦責之曾無震懾辭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甲午以刑部尚書張

陽前宜州刺史鄭元璵已致仕上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召詣行在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張儉等值遼水漲久不得濟上以為畏懦召儉詣洛陽至具陳山川險易水草美惡上悅上聞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曰卿有將相之器朕方將任使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曰山東鄙夫得一刺史以為富貴極耶敢於天子之側言語麤疏又復不拜名振謝曰疏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乃歎曰房元齡處朕左右二十餘年每見朕譴責餘人顏色無主名振平生未嘗見朕朕一旦責之曾無震懾辭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甲午以刑部尚書張

陽前宜州刺史鄭元璵已致仕上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召詣行在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張儉等值遼水漲久不得濟上以為畏懦召儉詣洛陽至具陳山川險易水草美惡上悅上聞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曰卿有將相之器朕方將任使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曰山東鄙夫得一刺史以為富貴極耶敢於天子之側言語麤疏又復不拜名振謝曰疏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乃歎曰房元齡處朕左右二十餘年每見朕譴責餘人顏色無主名振平生未嘗見朕朕一旦責之曾無震懾辭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甲午以刑部尚書張

陽前宜州刺史鄭元璵已致仕上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召詣行在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張儉等值遼水漲久不得濟上以為畏懦召儉詣洛陽至具陳山川險易水草美惡上悅上聞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曰卿有將相之器朕方將任使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曰山東鄙夫得一刺史以為富貴極耶敢於天子之側言語麤疏又復不拜名振謝曰疏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乃歎曰房元齡處朕左右二十餘年每見朕譴責餘人顏色無主名振平生未嘗見朕朕一旦責之曾無震懾辭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甲午以刑部尚書張

陽前宜州刺史鄭元璵已致仕上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召詣行在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張儉等值遼水漲久不得濟上以為畏懦召儉詣洛陽至具陳山川險易水草美惡上悅上聞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曰卿有將相之器朕方將任使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曰山東鄙夫得一刺史以為富貴極耶敢於天子之側言語麤疏又復不拜名振謝曰疏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乃歎曰房元齡處朕左右二十餘年每見朕譴責餘人顏色無主名振平生未嘗見朕朕一旦責之曾無震懾辭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甲午以刑部尚書張

陽前宜州刺史鄭元璵已致仕上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召詣行在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張儉等值遼水漲久不得濟上以為畏懦召儉詣洛陽至具陳山川險易水草美惡上悅上聞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曰卿有將相之器朕方將任使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曰山東鄙夫得一刺史以為富貴極耶敢於天子之側言語麤疏又復不拜名振謝曰疏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乃歎曰房元齡處朕左右二十餘年每見朕譴責餘人顏色無主名振平生未嘗見朕朕一旦責之曾無震懾辭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甲午以刑部尚書張

陽前宜州刺史鄭元璵已致仕上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召詣行在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張儉等值遼水漲久不得濟上以為畏懦召儉詣洛陽至具陳山川險易水草美惡上悅上聞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曰卿有將相之器朕方將任使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曰山東鄙夫得一刺史以為富貴極耶敢於天子之側言語麤疏又復不拜名振謝曰疏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乃歎曰房元齡處朕左右二十餘年每見朕譴責餘人顏色無主名振平生未嘗見朕朕一旦責之曾無震懾辭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甲午以刑部尚書張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七 唐紀十三 十五 思補樓



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帥江淮嶺峽兵四萬

嶺中諸州要

長安

洛陽募士三千戰艦五百艘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又以太子詹事

左衛率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帥步騎六萬及蘭河二州

降胡趣遼東兩軍合勢並進庚子諸軍大集於幽州遣行軍總管

姜行本少府少監丘行淹先督眾工造梯衝於安蘿山時遠近勇

士應募及獻攻城器械者不可勝數上皆親加損益取其便易又

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弑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薊

問罪遼碣所過營頓無為勞費且言昔隋煬帝殘暴其下高麗王

仁愛其民以思亂之軍擊安和之眾故不能成功今略言必勝之

道有五一日以大擊小二日以順討逆三日以治乘亂四日以逸

待勞五日以悅當怨何憂不克布告元元勿為疑懼於是凡頓舍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七 唐紀十三

供費之具減者太半 十二月武陽懿公李大亮疾篤上聞之親

為調藥馳驛賜之臨終上表請罷高麗之師表成歎曰吾聞禮男

子不死婦人之手於是命屏婦人言終而卒大亮有文武才略義

兵入關自東都歸國授土門令屬百姓饑荒盜賊侵寇大亮賈所

乘馬分給貧弱勸以墾田歲因大稔躬捕盜賊所擊輒平其後胡

賊寇境大亮眾少不敵遂單馬詣賊營召其豪帥諭以禍福羣胡

感悟相率請降大亮又殺所乘馬以宴之徒步而歸前後降者千

餘人縣境以甯及平輔公祐以功賜奴婢百餘人平吐谷渾以功

賜奴婢百五十人大亮謂之曰汝輩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何

忍以汝為賤隸乎皆放遣之前後所得俸賜悉以遺其親戚又罄

其家資收葬五葉宗族無後者三十餘喪送終之禮一時稱感及

卒家無珠玉以為含惟石米五斛布三十四疋親戚早孤為大亮所

養喪之如父者十有五人天亮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

可干以非義對天子爭是非一無回撓居家雖妻子未嘗見其情

容事兄嫂同於父母 壬寅故太子承乾卒於黔州上為之廢朝

葬以國公禮 甲寅詔諸軍及新羅百濟奚契丹分道擊高麗

初上遣突厥俟利苾可汗北度河

見上卷 薛延陀真珠可汗恐其

部落翻動意甚惡之豫蓄輕騎於漠北欲擊之上遣使戒救無得

相攻真珠可汗對曰至尊有命安敢不從然突厥翻覆難期當其

未破之時歲犯中國殺人以千萬計臣以為至尊克之當窮為奴

婢以賜中國之人乃反養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結社率竟反

見 百九十五 此屬獸心安可以人理得也臣荷恩深厚請為至尊誅

卷十三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七 唐紀十三

之自是數相攻俟利苾之北度也有眾十萬勝兵四萬人俟利苾

不能撫御眾不懌服戊午悉棄俟利苾南度河請處於勝夏之間

上許之羣臣皆以為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

不遠勝州去京師一千八百三十里 豈得不為後慮願留鎮洛陽

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

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

不免為讎敵煬帝無道失人已久遼東之役人皆斷手足以避征

役元感以運卒反於黎陽非戎狄為患也朕今征高麗皆取贖行

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憤歎鬱邑豈比隋之行

怨民哉突厥貧弱吾收而養之計其感恩入於骨髓豈可為患且

彼與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



願謂褚遂良曰爾知起居爲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無突厥之患  
俟利茲既失眾輕騎入朝上以爲右武衛將軍 前太樂丞王績  
卒績字無功通之弟也博聞強記至於陰陽歷數無不洞曉雅善  
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爲知音者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然  
性簡放不喜拜揖通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慶弔冠婚皆不與也  
與李播呂才善隋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秘書省正字不樂在朝  
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自劾解去歎曰羅網  
高懸吾且安往乃出所受俸錢積於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輕舟遁  
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光者亦隱士也無妻子結  
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徒與相近子光不言未  
嘗與績交一語然與對酌相與極懽績有奴婢數人種黍釀酒養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七 唐紀十三 十八 思補

龐雁時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  
弟輒度河還家常遊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聞  
或數日武德初嘗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  
樂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  
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爲丞吏  
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其中有深意乃除焉革遂日供其酒及  
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亦死績曰天奪我酒邪遂棄官去自是太  
樂丞爲清職績追述革酒法爲酒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  
爲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  
以革爲配絳州刺史崔公善悅之請與相見績曰奈何欲坐召嚴  
君平竟不見京兆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績講禮績曰吾不能

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醅醲也崔杜皆高績調趣卒不敢屈晚歲  
醉飲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君輩不解理正當然因著醉鄉  
記至是自刻死日而卒 爾錄醉鄉記曰醉鄉之去中國不知其幾  
千里也其土曠然無非無耶陸反其氣  
仰平一察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髮  
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瘠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鱉雜處  
不知有舟車城郭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宵然喪其  
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爲千鍾百壺之制姑  
夜神人設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兩湯立法處樂集雜數十代  
與醉鄉隔其臣義和乘甲子而逃其鄉失路而天下遂不  
甯至平末孫榮紆而升精耶階級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見其鄉武  
王得志於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  
與醉鄉達焉故四十年刑措不用下遠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  
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受道者往往藉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  
數人並遊於其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地中國以爲酒仙云嗟乎醉  
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清寂也如是予得遊焉故爲  
記之

貞觀十九年春正月韋挺坐不先行視漕渠運米六百餘艘至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七 唐紀十三 十九 思補

盧思臺 據舊書盧思臺去幽州八百里此漕渠蓋即 淺塞不能  
進械送洛陽丁酉除名以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崔仁師亦坐免  
官 滄州刺史席辯坐贓污二月庚子詔朝集使臨觀而戮之  
庚戌上自將諸軍發洛陽以特進蕭瑀爲洛陽宮監守乙卯詔朕  
發定州後宜令皇太子監國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尉遲敬德上言  
陛下親征遼東太子在定州長安洛陽心腹空虛恐有元感之變  
且邊關小夷不足以勤萬乘願遣偏師征之指期可殄上不從以  
敬德爲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丁巳賜所過高年鰥寡粟帛詔  
謚殷大師比干曰忠烈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給隨近五戶  
供灑掃上之發京師也命房元齡得以便宜從事不復奏請或謂  
留臺稱有密房元齡問密謀所在對曰公則是也元齡驛送行在



上聞留守有表送告密人上怒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之問告者為誰曰房元齡上曰果然叱令腰斬聖書讀元齡以不能自信

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癸亥上至鄴自為文祭魏太祖魏太祖葬鄴城西

魏太祖葬鄴城西魏太祖葬鄴城西

相州治所楊帝復於鄴故都大慈寺魏太祖葬鄴城西

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是月李世勣軍至幽州洛陽至幽州

月丁丑車駕至定州洛陽至定州丁亥上謂侍臣曰遼東本中國

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隋文帝開皇十八年伐高麗楊帝朕

今東征欲為中國報子弟之讎高麗雪君父之恥耳且方隅大定

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餘力以取之朕自發洛陽惟

噉肉飯雖春蔬亦不之進懼其煩擾故也上見病卒召至御榻前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七 唐紀十三存慰付州縣療之士卒莫不感悅有不預征名自願以私裝從軍

動以干計皆曰不求縣官勳賞惟願效死遼東上不許上將發太

子悲泣數日上曰今爾汝鎮守輔以俊賢欲使天下識汝風采夫

為國之要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汝當努力行此

悲泣何為命開府儀同三司高士廉攝太子太傅與劉洎馬周少

詹事張行成詹事張行成二人分左右尋復置一人至唐又置少詹事一人

正四右庶子高季輔同掌機務輔太子鎮定州長孫無忌岑文本

與吏部尚書楊師道從行壬辰車駕發定州觀佩弓矢手結兩腋

於鞍後改正兩腋通鑑原文作雨衣雨衣何必帶自手結命長孫

無忌攝侍中楊師道攝中書令李世勣軍發柳城柳城縣管多張

形勢若出懷遠鎮者洛州有懷遠鎮而潛師北趨甬道出高麗不意夏

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濟遼水通定鎮在遼水西隋大業八年

築至元菟陳壽曰漢武帝開元菟郡治沃沮後為夷新高麗大

駭城邑皆閉門自守壬寅遼東遣副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將兵數

千至新城考異曰唐歷張倫懼敵不敢深入江夏王道宗固嘗將

日返十日總管一月望謁陛下遂秣馬東兵無慮阻直登遼東

賊南觀其地形險易安營置陳之所及遼賊已引兵斷其歸路道

宗擊之盡殲斬關而出如期謁見帝歡曰黃背折衝都尉曹三良

之勇何以過此賜金五十斤稍千匹今從實錄折衝都尉曹三良

引十餘騎直壓城門城中驚擾無敢出者營州都督張儉將胡兵

為前鋒進渡遼水趨建安城自建安城漢平郭縣地破高麗兵斬

首數千級太子引高士廉同榻視事又令更為士廉設案士廉

固辭丁未車駕發幽州上悉以軍中資糧器械簿書委岑文本

文本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籌筆不去手精神耗竭言辭舉措頗異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七 唐紀十三平日上見而愛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是日

遇暴疾而薨其夕上聞殿鼓聲晉灼曰殿鼓疾擊之鼓司馬法曰

聲入曰文本殞沒所不忍聞命撤之時右庶子許敬宗在定州與

高士廉等同知機要文本薨上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文

本字景文父之象隋末為邯鄲令嘗被人訟理不得申文本年十

四詣司隸理冤辯對哀暢為眾所異試令作蓮花賦下筆便成屬

意甚佳合臺嗟賞父冤遂得直蕭銑憐號召署中書侍郎專典文

翰及銑平歸國為中書舍人詔誥繁濬政史六七人泚筆待書文

本口占授成無不各盡其妙遂代顏師古為中書侍郎文本自以

出自書生每懷摶摶平生故人雖微賤必與之抗禮居處卑陋室

無綉褥幃帳之飾事母以孝聞撫弟姪恩義甚篤上每言其宏厚



忠謹故親信之晉王立為皇太子名士多領官官上欲令文本兼  
攝文本再拜曰臣本庸才久踰涯分守此一職猶懼滿盈豈更  
忝春坊以速謗臣請一心以事陛下不願更希東宮恩澤及拜中  
書令人或勸其營產者文本歎曰我本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時  
昔之望不過秘書郎或一縣令耳今無汗馬勞徒以文墨致位宰  
相斯亦極矣俸祿已多何得更求產業凡財物出入悉委季弟文  
昭主之一無所問 先是故太子承乾廢黜宮寮除削者多未收  
敘許敬宗上表曰臣聞先王慎罰務在恤刑往哲寬仁義在宥過  
竊見廢官五品以上除名棄斥頗歷歲時但庶人包藏悖逆陰結  
宰臣所預姦謀多連宗戚至於宮僚迴無預今乃投鼠及器孰  
謂無冤焚山毀玉稍同遷怒伏尋先典例有可原昔吳國陪臣則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七 唐紀十三 三十一 恩補機  
太宗貞觀十九年

忠等曜兵於鴨綠水 杜佑曰鴨綠水在平壤城西北四百五十里  
源出靺鞨鴨長白山嶺背謂之馬營水今謂之  
混同江李心傳曰鴨綠水發源契丹東北長白山  
山鴨綠水之源蓋古肅慎氏之地今女真居之 李世勣進至遼東  
城下庚午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人馬不可通將作大匠閻  
立德布土作橋車不陷行壬申度澤東乙亥高麗步騎四萬救遼  
東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軍中皆以為眾寡懸絕不若深  
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賊恃眾有輕我心遠來疲頓擊之  
必敗且吾屬為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李世  
勣以為然果毅都尉馬文舉曰不遇勦敵何以顯壯士策馬趨敵  
所向皆靡眾心稍安既合戰行軍總管張君又退走唐兵不利道  
宗收散卒登高而望見高麗陳亂與驍騎數十衝之左右出入李  
世勣引兵助之高麗大敗斬首千餘級丁丑車駕度遼水撤橋以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七 唐紀十三 三十一 恩補機  
太宗貞觀十九年



還何力氣益憤束瘡而戰從騎奮擊遂破高麗兵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會暎而罷萬備萬徹之弟也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七 唐紀十三

丙

恩補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七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九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殷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十四 起十九年六月盡二十二年三月凡二十二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上

貞觀十九年六月丁酉李世勣攻白巖城西南上臨其西北城主孫代音潛遣腹心請降臨城投刀鉞為信且曰奴願降城中有不從者上以唐幟與其使曰必降者空建之城上代音建幟城中人以爲唐兵已登城皆從之上之克遼東也白巖城請降既而中悔上怒其反覆令軍中曰得城當悉以人物賞戰士及是李世勣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恩補

見上將受其降帥甲士數十人請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上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孥朕所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世勣乃退得城中男女萬餘口上臨水設帳受其降仍賜之食八十以上賜帛有差他城之兵在白巖者悉慰諭給糧仗任其所之先是遼東城長史爲部下所殺其省事奉妻子奔白巖 省事吏職也自後魏以來有之實按唐之攻尉遲普羅也普羅使省是也 上憐其有義賜帛五匹爲長史造靈輿歸之平壤以白巖城爲巖州以孫代音爲刺史契苾何力創重上自爲傳藥推求得刺何力者高突勃付何力使自殺之何力奏稱彼爲其主冒白刃刺臣乃忠勇之士也與之初不相識非有怨讎遂捨之初莫離支



遣加尸城七百人戍葢牟城李世勣盡虜之其人亞請從軍自效  
上曰汝家皆在加尸汝為我戰莫離支必殺汝妻子得一人之力  
而滅一家吾不忍也戊戌皆廢賜遣之己亥以葢牟城為葢州丁  
未車駕發遼東丙辰至安市城安市漢古縣屬遼東郡舊書薛仁貴傳作安地城進兵攻

之丁巳高麗北部耨薩高延壽南都耨薩高惠真帥高麗靺鞨兵

十五萬救安市後漢書東夷傳高句麗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  
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賢日按今高麗五部一曰

內部一名黃部即桂婁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後部即絕奴部也三  
曰東部一名左部即順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  
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即消奴部也據北史高麗五部各有上謂侍

壽薩蓋其酋長之稱新書高麗大城置耨薩一比都督也

臣曰今為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為壘據高山之險食

城中之粟縱靺鞨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濘為阻坐

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眾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太宗貞觀十九年

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

老習事東夷傳高句麗置官有相加對盧者陳壽曰其置官有  
對盧則不置相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薛居正曰高麗官

其大者號大對盧比一昂總知國事對盧以下官總十二級謂延  
列置州縣六十餘大城置耨薩比都督小城置道使比刺史

壽曰秦王丙芝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為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

之眾而來不可敵也為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

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

引軍直進去安市城四十里上猶恐其低徊不至命左衛大將軍

阿史那社爾將突厥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偽走高麗相謂曰易

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陳上悉召諸將問計

長孫無忌對曰臣聞臨敵將戰必先觀士卒之情臣適行經諸營

見士卒聞高麗至皆拔刀結旆喜形於色此必勝之兵也陛下未

冠身親行陣凡出奇制勝皆上稟聖謀諸將奉成算而已今日之  
事乞陛下指蹤上笑曰諸公以此見讓朕當為諸公商度乃與無  
忌等從數百騎乘高望之觀山川形勢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高

麗靺鞨合兵為陳長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

不壞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眾可不

戰而降上不應為上情不用遣使給延壽曰我以爾國疆臣弑其  
道宗策張本

主故來問罪至於交戰非吾本心入爾境芻粟不給故取爾城

俟爾國修臣禮則所失必復矣延壽信之不復設備上夜召文武

計事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

千為奇兵自山北出於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覆鼓角

偃旗幟登山北山上救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因命有司張受降幕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太宗貞觀十九年

於朝堂之側行營備官省之制故亦有朝堂戊午延壽等獨見李世勣布陳勒兵

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

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其陳已亂會有雷龍門人薛仁貴龍門  
漢皮

氏縣地後魏曰龍門縣并置龍門郡隋廢郡以縣屬蒲州唐武德初為秦州治所貞觀十七年州廢屬絳州著奇服大

呼陷陳所向無敵高麗兵披靡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斬首二萬

餘級上望見仁貴召拜游擊將軍仁貴安都之六世孫安都為  
將以勇聞

於宋魏之附丕名禮以字行仁貴少貧賤以田為業將改葬其先妻柳

謂曰夫有高世之材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

難得之時也君蓋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葬未晚也仁貴乃往

見將軍張士貴請從行初至安市會郎將劉君弔為賊所陷仁貴

馳救之斬賊將繫首馬鞍賊皆懾伏由是知名時兵部侍郎楊宏



禮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殺獲甚多上自山上望見其眾砲仗精整人人盡力壯之願請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矣宏禮素弟岳之子也延壽等將餘眾依山自固上命諸軍圍之長孫無忌悉撤橋梁斷其歸路己未延壽惠真帥其眾三萬六千八百

人請降考異曰實錄云李勣奏曰向若陛下不自親行臣與道宗將數萬人攻安市城未克延壽等十餘萬抽戈齊至城內

兵士復應開門而出臣救首救尾旋踵即敗必為延壽等縛送向平壤為其難支所笑今日臣敢請陛下性命恩善帝素狎勣笑而

領之按勣後獨將兵取高麗豈必太宗親入軍門膝行而前拜伏行邪此非史官虛美乃勣諛辭耳今不取

請命上語之曰東夷少年跳梁海曲至於摧堅決勝故當不及老人自今復敢與天子戰乎皆伏地不能對上簡釋薩以下酋長三

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餘皆縱之使還平壤皆雙舉手以

頽頓地歡呼聞數十里外收靺鞨三千三百人悉阮之獲馬五萬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四 太宗貞觀十九年

匹牛五萬頭鐵甲萬領作器械稱是高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

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

曰朕為將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據舊史其山本名六山秋七月

辛未上徙營安市城東嶺己卯詔標識戰死者尸俟軍還與之俱

歸戊子以高延壽為鴻臚卿高惠真為司農卿張亮軍至建安城

下壁壘未固士卒多出樵牧高麗兵奄至軍中駭擾亮素怯踞胡

牀直視不言將士見之更以為勇總管張金樹等鳴鼓勒兵擊高

麗破之八月甲辰候騎獲其離支謀者高竹離反接詣軍門反接

縛之上召見解縛問曰何瘦之甚對曰竊道間行不食數日矣命

賜之食謂曰爾為謀反命為我寄語其離支欲知軍中消息

可遣人徑詣吾所何必間行辛苦也竹離待跪上賜屬而遣之屬

願也。丙午徙營於安市城南上在遠外凡置營但明斥候不為

壘壘雖逼其城高麗終不敢出為寇抄軍士單行野宿如中國岸

上之將伐高麗也薛延陀遣使入貢上謂之曰語爾可汗今我父

子東征高麗汝能為寇空亟來真珠可汗惶恐遣使致謝且請發

兵助軍上不許及高麗敗於駐蹕山莫離支使靺鞨說真珠以

厚利真珠懼服不敢動考異曰實錄上謂近臣曰以我量之延陀其死矣爾者莫能測按太宗雖明安能料

薛延陀之九月壬申真珠卒上為之發哀初真珠請以其庶長子

曳莽為突利失可汗居東方統雜種如子拔灼為肆葉護可汗居

西方統薛延陀詔許之皆以禮冊命曳莽性躁擾輕用兵與拔灼

不協真珠卒來會喪既葬曳莽恐拔灼圖己先還所部拔灼追襲

殺之自立為頡利俱利薛沙多彌可汗薛延陀亂亡張本上之克白巖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五 太宗貞觀十九年

也謂李世勣曰吾聞安市城險而兵精其材勇莫離支之亂

城守不服莫離支擊之不能下因而與之建安兵弱而糧少若出

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

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安市市在北吾軍糧皆在

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不如先攻安

市安市下則鼓行而取建安耳上曰以公為將安得不用公策勿

誤吾事世勣遂攻安市安市人望見上旗蓋輒乘城鼓譟上怒世

勣請克城之日男女皆阮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高延

壽高惠真請於上曰奴既委身大國不敢不獻其誠欲天子早成

大功奴得與妻子相見安市人願惜其家人自為戰未易猝拔今

奴以高麗十餘萬眾望旗沮潰國人膽破烏骨城縛薩老耄不能



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當道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  
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言張亮兵在沙城沙城即沙卑城

召之信宿可至乘高麗兇懼并力拔烏骨城度鴨綠水直取平壤  
在此舉矣上將從之獨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

乘危微幸今建安新城之虜眾猶十萬若向烏骨皆蹙吾後不如  
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後長驅而進此萬全之策也上乃止諸軍急

攻安市上聞城中雞鳴聲謂李世勣曰圍城積久城中煙火日微  
今雞鳴甚喧此必饗士欲夜出襲我宜嚴兵備之是夜高麗數百

人縋城而下上聞之自至城下召兵急擊斬首數十級高麗退走  
江夏王道宗督眾築土山於城東南隅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

城以拒之士卒分番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樓堞城中隨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太宗貞觀十九年

立木柵以塞其缺道宗傷足上親為之針築山晝夜不息凡六旬  
用功五十萬山頂去城數丈下臨城中道宗使果毅傅伏愛將兵

屯山頂以備敵山頽壓城城崩會伏愛私離所部高麗數百人從  
城缺出戰遂奪據土山塹而守之上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

三日不能克道宗徒跌詣旗下請罪上曰汝罪當死但朕以漢武  
殺王恢見十八卷不如秦穆用孟明秦穆公使孟明帥師東伐再

孟明增修其政帥師伐晉晉人不敢出遂霸西戎且有破蓋牟遼東之功故特赦汝耳上  
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癸未敕班師先

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中皆屏跡不  
出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縑百匹以勵事君命李世勣江

夏王道宗將步騎四萬為殿乙酉至遼東丙戌度遼水遼澤泥濘

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藟草填道水深處以車為梁上自  
繫薪於馬輔以助役按孔穎達禮記正義曰弓頭為冬十月丙申

朔上至蒲溝駐馬督填道諸軍度渤澥水蒲溝澥水皆在遼澤中暴風雪士

卒沾溼多死者救然火於道以待之凡征高麗拔元菟橫山蓋牟  
磨米遼東白巖沙牟麥谷銀山後黃十城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

中國者七萬人考異曰實錄上云徙三州戶口入內地者前後七

不徙者萬人下癸丑詔書云徙戶十萬口十有八萬蓋并言之耳  
新城建安駐驛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

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使  
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

勞賜之丙午至營州營州至洛陽二千九百一十里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  
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歸哭盡哀其父母聞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太宗貞觀十九年

之曰吾兒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  
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丙辰

上聞太子奉迎將至從飛騎三千人馳入臨渝關漢遼西郡有臨

有渝關守捉城杜佑曰臨渝關在平州盧龍縣城東百八十里道逢太子之上發定州也指所御

褐袍謂太子曰俟見汝乃易此袍耳在遼左雖盛暑流汗弗之易  
及秋穿敗左右請易之上曰軍士衣多弊吾獨御新衣可乎至是

太子進新衣乃易之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先集幽州將以  
賞軍士上慰其父子夫婦離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錢布贖為民

謹呼之聲三日不息十一月辛未車駕至幽州高麗民迎於城東  
拜舞呼號宛轉於地塵埃彌望庚辰過易州境司馬陳元壽使民

於地室蓄火種蔬而進之上惡其詭免元壽官丙戌車駕至定州



丁亥吏部尚書楊師道坐所署用多非其才左遷工部尚書壬辰車駕發定州十二月辛丑上病癱御步輦而行戊申至并州太子為上吮難扶輦步從者數日辛亥上疾瘳百官皆賀上之征高麗也使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備薛延陀薛延陀多彌可汗既立以上出征未還引兵寇河南之南即朔方新幸之地 上遣左武侯中郎將長安田仁會與思力合兵擊之思力羸形偽退誘之深入及夏州之境整陳以待之薛延陀大敗追奔六百餘里耀威積北而還 考異曰高宗實錄云會延陀死耀威積北宗威羅不敢入寇又死在九月而此云冬來 多彌復發兵寇夏州已未敕禮部尚書江貢王道宗發朔并汾箕嵐代忻蔚雲九州兵鎮朔州 武德三年分并州之樂平遼山平城石艾置遼州樂平郡八年改曰箕州後周附屬州於漢代郡之靈邱隋廢州以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八 思補

靈邱縣屬肆州唐武德六年分肆州之靈邱易州之飛狐地置蔚州靈州雲中郡貞觀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徙治定襄縣其地實隋馬邑郡之雲內縣後安撫即後魏所都 右衛大將軍代州都督薛萬徹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發勝夏銀綏丹延鄜坊石隰十州兵鎮勝州 勝州隋之榆林郡後魏置有銀州隋廢為儒林置銀州銀州郡漢西河之同陰郡屬縣地也杜佑曰銀州春秋白狄地治儒林縣漢屬陰縣地丹州古孟門河西之地西魏置汾州義川郡後改州為丹州隋廢州及郡以義川縣屬延州義甯元年分延州之義川成甯汾州置丹州成甯郡坊州春秋白狄之地魏興置中郎監後魏置中郎都督廢郡以中郎都督屬敷州武德二年分鄜州置坊州中郎都督以周天和七年元皇帝帝放牧鄜州於此置馬坊也。 勝州都督宋君明左武侯將軍薩孤吳仁發靈原雷鵬慶五州兵鎮靈州 西魏於五原置西州後改為靈州 又令執失思力發靈勝二州突厥兵與道宗等相應薛延陀至塞下知有備不敢進 初上留侍中劉洎輔皇太子於定州仍兼左庶子檢

校民部尚書總吏禮戶部三尚書事 劉洎既檢校民部尚書又總外安得復有戶部哉唐六典貞觀二十三年始改民部為戶部 上將行謂洎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誠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上以其言妄發頗怪之戒曰卿性疏而太健必以此欺深宜慎之及上不豫洎從內出色甚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謂於上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為然庚申下詔稱洎與人竊議窺竅萬一謀執朝衛自處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洎自盡 考異錄云黃門侍郎褚遂良諫奏之曰國家之事不足慮也正當輔少主行伊霍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遂良執證之不已洎引中書令馬周以白明太宗問周周對與洎所陳不異帝以諸遂良又譖周諱之洎遂及罪按此事中人所不為遂良忠直之臣且素無怨仇何至此蓋許敬 免其妻宗惡遂良故修實錄時以洎死歸咎於遂良耳今不取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九 思補

學 中書令馬周攝吏部尚書以四時選為勞 四時選始一百請復以十一月選至三月畢從之 是歲右親衛中郎將裴行方典日府氏左右親衛左右親衛左右親衛各置開府一人武德七年改開府各置中郎將一人正四品下掌各領其屬以宿衛而各總其府 討茂州叛羌黃郎弄大破之 貞觀八年改會州汝山郡曰茂其山有大夷七 窮其餘黨西至乞習山臨弱水而歸 蜀之西山羌九氏各部落 詔釋元奘翻譯梵本佛經六百五十七部於宏福寺仍救右僕射房元齡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廣召碩學沙門五十餘人相助整比元奘姓陳氏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出家博涉經論常謂翻譯者多有訛謬欲就西域廣求異本以參驗之貞觀初隨商人往游西域元奘既歸博出羣所在必為講釋論難蕃人遠近咸尊服之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仍採其山川諸俗土地所



有撰西域記十二卷是年歸至京師上與之談論大悅故令翻譯  
且爲之序附錄樊初去時齊州刺史有松一株樊以手摩其枝  
視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歸汝可東向使吾門  
人弟子知之及既去年年約數丈忽一年枝皆東向門  
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果東還人號其松爲摩頂松

兩貞觀二十年春正月辛未夏州都督喬師望右領軍大將軍執  
失思力等擊薛延陀大破之虜獲二千餘人多彌可汗輕騎遁去  
部內騷然矣 丁丑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

四方用漢六條也刺史縣令以下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冤者前後相  
屬上令褚遂良類狀以聞上親臨決以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  
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數百千人 二月乙未上發并州庚申賜

所過高年鰥寡粟帛三月己巳車駕還京師上謂李靖曰吾以天  
下之眾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江夏王道宗具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十一 思補撰

陳在麻蹕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恩惠吾不憶也  
上疾未全平欲專係養庚午詔軍國機務並委皇太子處決於是

太子閒日聽政於東宮既罷則入侍藥膳不離左右上命太子暫  
出游觀太子辭不願出上乃置別院於寢殿側使太子居之絕不

往東宮褚遂良上疏曰臣聞周世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  
乃來前賢作法規模宏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

書計也然則古之達者豈無慈心滅茲私愛欲使成立凡人尙猶  
如此况君之世子乎陛下既廢昏立明而闕教成之道不離膝下  
常居宮內保傅之說莫暢經籍之談蔑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  
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滯愛滯愛或生愆伏願旬日之間半遣還  
宮專學藝以潤身布芳聲於天下從之上嘗幸未央宮辟仗已過

辟仗者衛士在輦前護屏左右止行人所謂屏兵清道而後行也忽於草中見一人帶橫刀橫刀者用  
皮帶帶之詰之曰聞辟仗至懼不敢出辟仗者不見遂伏不敢動  
刀橫掖下詰之曰聞辟仗至懼不敢出辟仗者不見遂伏不敢動

上遽引還顧謂太子茲事行之則數人當死汝於後速縱遣之又  
嘗乘腰輿輿與今人舉有三衛誤拂御衣 親衛勳衛翊衛  
衛謂之三衛其人懼色  
變上曰此間無御史吾不汝罪也 陝人常德元告刑部尙書張

亮養假子五百人與術士公孫常語云名應圖讖又問術士程公  
穎曰吾臂有龍鱗起欲舉大事可乎上命馬周等按其事實亮辭不  
服上曰亮有假子五百人養此輩何爲正欲反耳命百官議其獄

皆言亮反當誅獨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罪不當死上  
遣長孫無忌房元齡就獄與亮訣曰法者天下之平與公共之公  
自不謹與凶人往還陷人於法今將奈何公好去好去者與之已  
訣別之辭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十一 思補撰  
丑亮與公穎俱斬西市籍沒其家亮素寒賤以農爲業然志趣奇  
譎外雖敦厚而內實不情嘗棄其本妻更娶李氏李氏素有淫行

驕妬特甚亮寵憚之李氏尤好左道所至巫覡盈門故亮與公孫  
常程公穎來往遂釀此大禍歲餘刑部侍郎缺上命執政妙擇其  
人擬數人皆不稱旨既而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獄

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以道裕爲刑部侍  
郎 閏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戊戌罷遼州都督府及嚴州俄高  
麗所

五月甲寅高麗王藏及莫離支蓋金遣使謝罪并獻二美女上  
還之金卽蘇文也 初房元齡褚遂良同受詔重選晉書於是奏  
取太子左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



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  
 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為主參考諸家其為詳洽李涪風  
 深明皇曆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歷五行三志尤為可觀上自著  
 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曰御撰至是書成詔藏  
 於秘府 六月丁卯西突厥乙毗射置可汗遣使入貢且請昏上  
 許之且使割龜茲于闐疏勒朱俱波葛嶺五國以為聘禮于闐時  
 戎盧并爾渠勒皮山五國故地疏勒在蔥嶺東北判汗國治蔥嶺  
 中都城杜佑曰朱俱波亦曰朱俱榮漢子合國也去疏勒八九百  
 里 薛延陀多彌可汗性褊急猜忌無恩廢棄父時貴臣專用已  
 所親昵國人不附多彌多所誅殺人不自安回紇酋長吐迷度與  
 僕骨同羅共擊之多彌大敗乙亥詔以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  
 阿史那社爾為瀚海安撫大使又遣右領衛大將軍執失思力將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太宗貞觀二十年 突厥兵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將涼州及胡兵代州都督薛萬  
 徹營州都督張儉各將所部兵分道竝進以擊薛延陀上遣校尉  
 宇文法詣烏羅護鞬鞞烏羅護直京師東北六千里一日烏羅護  
 皆鞞也 遇薛延陀阿波設之兵於東境法帥鞬鞞擊破之薛延陀國  
 中驚擾日唐兵至矣諸部大亂多彌引數千騎奔阿史德時健部  
 落頡利祿李靖從突厥破數百帳  
 于葉中以阿史德為之長嚴稍盛 回紇攻而殺之并其宗族殆  
 盡遂據其地諸侯斤互相攻擊爭遣使來歸命薛延陀餘眾西走  
 猶七萬餘口共立真珠可汗兄子咄摩支為伊特勿失可汗歸其  
 故地尋去可汗之號遣使奉表請居鬱督軍山之北使兵部尚書  
 崔敦禮就安集之救勒九姓酋長以其部落素服薛延陀種間咄  
 摩支來皆恐懼朝議恐其為積北之患乃更遣李世勣與九姓救

勒其圖之上戒世勣曰降則撫之叛則討之考異曰舊李勣傳云  
 厥兵討擊今  
 從錄勣傳 己丑上手詔以薛延陀破滅其救勒諸部或來降附  
 或未歸服今不乘機恐貽後悔朕當自詣靈州招撫其去歲征遼  
 東兵皆不調發時太子當從行少詹事張行成上疏以為皇太子  
 從幸靈州不若使之監國接對百寮明習庶政既為京師重鎮且  
 示四方盛德宜割私愛俯從公道上以為忠進位銀青光祿大夫  
 李世勣至鬱督軍山考異曰勣傳作烏羅護嶺山唐歷云即鬱督  
 軍山虜語兩音也勣傳云至於天山今  
 從唐 其酋長梯真達官帥眾來降薛延陀咄摩支南奔荒谷世勣  
 遣通事舍人蕭嗣業往招慰咄摩支謂嗣業降其部落猶持兩端  
 世勣縱兵追擊前後斬五千餘級虜男女三萬餘人秋七月咄摩  
 支至京師拜右武衛大將軍 八月甲子立皇孫忠為陳王 己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太宗貞觀二十年 巳上行幸靈州 江夏王道宗兵既渡磧遇薛延陀阿波達官眾  
 數萬拒戰道宗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追奔二百里道宗與薛萬徹  
 各遣使招諭救勒諸部其酋長皆喜頓首請入朝庚午車駕至涇  
 陽賜高年饌粟粟涇陽縣前漢屬安定郡後漢晉省後魏屬隴  
 東郡唐屬京兆杜佑曰京兆涇陽縣乃秦  
 封涇陽君之地漢涇陽縣在今平涼郡界  
 涇陽故城是此時車駕蓋至京兆之涇陽 迴紇拔野古同羅僕骨  
 多濫葛思結阿跌契苾跌結渾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貢考異  
 曰舊  
 唐紀作解薩鐵勒傳作解薛今從實錄實錄又有契丹奚云十三  
 姓按契丹奚本非薛延陀所統又內附已  
 久舊從征遼非至此乃降今從舊本紀 稱薛延陀不事大國暴  
 虐無道不能與奴等為主自取敗死部落鳥散不知所之奴等各  
 有分地不從薛延陀去歸命天子願賜哀憐乞置官司養育奴等  
 上大喜辛未詔回紇等使者宴樂頒賚拜官賜其酋長璽書遣右



領軍中郎將安永壽報使 壬申上幸漢故甘泉宮

甘泉宮在京北其地界

磨石嶺又曰磨盤嶺又曰車盤嶺元和志曰當其登山必自車盤

坂而上坂在雲陽縣西北三十八里紫雲山折單車時通上坂即

平原宏敞樓閣相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竝列流殃構禍乃

自運初乃自唐興運之初也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宏廟略已

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散處北溟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

竝為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庚辰至

涇州丙戌踰隴山隴山時屬隴州至西瓦亭觀馬牧

原州平高縣南有瓦亭故隴瓦亭

亭亦世隴山東北斜極西南流經成紀略陽鞏昌

界又東南出新陽故入于渭故有東西瓦亭之別

九月至靈州靈州在東師西北千

二百五十里 敕勒諸部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咸云

願得天至尊為奴等天可汗子孫孫常為天尊奴死無所恨

甲辰上為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公卿請勒石於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太宗貞觀二十年

靈州從之 靈州地震有聲如雷 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公

蕭瑀性狷介與同寮多不合嘗言於上曰房元齡與中書門下眾

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無太

甚人君選賢才以為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求備必捨

其所短取其長朕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乃至於是瑀內

不自得既數忤旨上亦銜之但以其忠直居多未忍廢也上嘗謂

張亮曰卿既事佛佛不出家瑀因自請出家上曰亦知公雅好桑

門今不違公意瑀須臾復進曰臣適思之不能出家上以瑀對羣

臣發言反覆尤不能平會稱足疾不朝或至朝堂而不入見上知

瑀意終快快冬十月手詔數其罪曰朕於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

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

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

淮沸浪五嶺騰燿假餘息於熊罴引殘魂於雀鷲熊罴楚成王事

事引以喻梁武 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為墟報施之徵何

其謬也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

際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

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自請出家尋復違異一迴一惑在乎瞬

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展之所帷展之所謂天子朝羣臣之所

乖棟梁之體豈

具瞻之量乎朕隱忍至今瑀全無俊改可商州刺史上洛商州地

晉置上洛郡後魏置 仍除其封 上自高麗還蓋蘇文益驕恣雖

洛州後周改商州

遣使奉表其言率皆詭誕又待唐使者倨慢常窺伺邊隙屢敕令

勿攻新羅而侵陵不止壬申詔勿受其朝貢更議討之 丙戌車

駕還京師冬十月己丑上以幸靈州往還冒寒疲頓欲於歲前專

事保攝十一月乙丑詔祭祀表疏胡客兵馬宿衛行魚契給驛祭

謂郊廟社稷明堂也表疏在朝羣臣及四方所上者胡客四夷朝

貢之客兵馬調遣征伐及番上宿衛者也符寶郎掌天子八寶及

國之符節辨其所用有事則請之於內既事則奉而藏之藏其左

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一日錮魚符所以起軍旅易守長二日

傳符所以給郵驛通制命三日隨身魚符所以明貴賤徵召四

日木契所以重鎮守慎出納五日旌節所以委其能假賞罰魚符

之制王畿之內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左者在內右者在

外行用之日從第一為首後事須用以次發之周而復始大事兼

敕書小事但降符函封遣使合而行之傳符之制太子監國日雙

龍符左右各十京都留守日勝符左二十其右一十有九東方日

青龍符西方日驛符南方日朱雀符北方日元武符左四右三

左者進內右者付外隨身符之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親王以金

庶官以銅佩以為飾刻姓名者去官而納焉不刻者傳而佩之木

契之制太子監國則王畿之內左右各三王畿之外左右各五庶

官鎮守則左右各十旌節之制命大將帥及遣 授五品以上官及

使於四方則請而假之旌以專賞節以專殺

除解決死罪皆以開餘竝取皇太子處分 十二月己丑羣臣累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太宗貞觀二十年

資治通鑑補 卷一九八



請封禪從之詔造羽衛送洛陽宮 戊寅迴紇俟利發吐迷度僕

骨俟利發歌濫拔延多濫葛俟斤末拔野古俟利發屈利失同羅

俟利發時健吸思結酋長烏碎及渾斛薛奚結阿跌契苾白善酋

長皆來朝庚辰上賜宴於芳蘭殿 按開本大明宮圖元武門右元

率引入元武門今此命有司厚加給待每五日一會 癸未上謂

芳蘭殿豈紫蘭殿邪 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

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

也 家語子路見孔子曰昔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

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後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

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得也詩云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房元齡嘗以微道歸第諸遂良上疏以為元齡自義旗之始翼贊

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勳元齡為

最自非罪在不赦搢紳同尤不可遐棄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諷

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棄數十年之勳舊上遽

召出之頃之元齡復避位還家久之上幸芙蓉園 芙蓉園在京城

州漢之樂遊苑唐之曲江同此地也長安志曰隋營宮城宇文愷

以其地在京城東南隅地高不便故闢此地不為居人坊巷而

之為池以厭勝之又會黃渠水自城外南來入城為芙蓉池且

芙蓉園也劉餗小說曰顯本古曲江文帝惡其名曲改曰芙蓉為

其水盛而芙蓉也元齡教子弟汎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頃上

果幸其第因載元齡還宮

貞觀二十一年春正月開府儀同三司申文獻公高士廉疾篤

辛卯上幸其第流涕與訣壬辰薨上將往哭之房元齡以上疾新

愈固諫上曰高公非徒君臣兼以故舊則戚豈得聞其喪不往哭

乎公勿復言帥左右自興安門出 按六典大明宮南面五門次西

居太極宮高宗龍朔之後方居大明宮然此時已營永安宮永安

即大明也或者希自永安宮而出興安門敷接舊宮高士廉傳上

出興安門至延喜門長孫無忌迎諫馬首延喜門直皇城之東北

隅而興安門直大明宮城之西南隅由大明之興安門至皇城之

延喜門其路近且遠意太長孫無忌在士廉喪所聞上將至輟哭

迎諫於馬首曰陛下餌金石於方不得臨喪奈何不為宗廟蒼生

自重且臣舅臨終遺言深不欲以北首夷衾輒屈鑿駕 死者北首

之衾鄭氏曰夷之言尸也尸之樂曰夷樂牀曰夷上聽無忌中

牀余曰夷余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為言者也道伏臥流涕固諫上乃還入東苑南望而哭涕下如雨及柩出橫

橋 長安故城橫門上登長安故城西北樓望之慟哭士廉敏惠有

度量狀貌若畫觀書一見輒誦隋司隸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

祖濟並稱先達與士廉結忘年之好由是有名自以齊之宗室不

欲廣交屏居終南山下吏部侍郎高孝基勸之仕仁壽中補治禮

郎斛斯政奔高麗坐與善貶為朱高主簿以母老不可居瘴癘地

乃留妻鮮于氏奉養而行會世大亂京師阻絕蕭銑敗歸國士廉

妹先適隋右驍衛將軍長孫晟生子無忌及女晟卒士廉迎妹及

甥于家恩情甚重識上於潛龍時因以晟女妻焉即文德皇后也

士廉既為國戚且素有才望故尊寵異於羣臣 丙申詔以迴紇

部為瀚海府僕骨為金微府 考異曰舊書作金多濫葛為燕然府

徵今從實錄唐歷拔野古為幽陵府同羅為龜林府思結為盧山府 府者都渾為單

州斛斯部為高關州奚結為鷄鹿州阿跌為鷄田州契苾為榆溪

州思結別部為蹄林州白善為賓州 歸音帶各以其酋長為都

督刺史各賜金銀綉帛及錦袍勅勒大喜捧戴歡呼拜舞宛轉塵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天 思補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天 思補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天 思補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天 思補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天 思補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天 思補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天 思補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天 思補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天 思補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天 思補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天 思補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天 思補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天 思補撰



中及還上御天成殿宴設十部樂而遣之諸酋長奏稱臣等既為唐民往來天至尊所如詣父母請於迴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仍請能屬文人使為表疏上皆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迴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丁酉詔以明年仲春有事泰山禪社首應劭曰社首山在漢泰山郡博縣晉灼曰山在鉅平縣南十二里唐置兗州博城縣餘竝依十五年議 二月丁丑太子釋奠於國學 上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為高麗依山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大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使彼疲於奔命釋未入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三月以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十九 唐高宗二十一年

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為青邱道行軍大總管相如子虛賦曰夫成山射乎之果秋獵乎青邱彷彿乎海外服虔曰青邱國在海東三百里晉天文志有青邱七星在軫東南蠻夷之國也○隋音主右武衛將軍李海岸副之發兵萬餘人乘樓船自萊州汎海而入又以太子詹事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孫貳朗等副之將兵三千人因營州都督府兵自新城道入兩軍皆選習水善戰者配之 辛卯上曰朕於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者皆順眾人之所欲故也昔禹帥九州之民鑿山槎木槎逆斫木也疏百川注之海其勞甚矣而民不怨者因人心順地之勢與民同利故也 是月上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夏四月乙丑命修終南山太和廢宮為翠微宮楊大年曰翠微宮在驪山丙寅置燕然都護府統瀚海等六都督皋蘭等七州新書曰置燕然

都護府于古單于塞宋白曰 以揚州都督府司馬李素立為之素在西受降城東南四十里 立撫以恩信夷落懷之其率馬牛為獻素立惟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 五月戊子上幸翠微宮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有格律不得除正官命初昌齡與進士王公瑾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唐以考功員外郎知貢舉至開元開考功員外郎李昂為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此始 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名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壬辰詔百司依舊啟事皇太子 庚辰上御翠微殿翠微宮之正殿也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諱其故諸公各率意以實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十九 唐高宗二十一年

言之羣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實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願諸君遂良曰公嘗為史官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 李世勣軍既渡遼歷南蘇等數城前漢書元菟郡高句麗縣有南蘇水西北經塞外高麗多背城拒戰世勣擊破其兵焚其羅郭而還 六月癸亥以司徒長孫



無忌領揚州都督實不之任 丁丑部以隋末喪亂邊民多為戎

狄所掠今鐵勒歸化迄遣使請燕然等州與都督相知訪求沒落

之人贖以貨財給糧選還本貫其室章烏羅護蘇鞬三部人為薛

延陀所掠者亦令贖還 癸未以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時房

元齡留守京師有自京師來者上問元齡何言對曰元齡聞李緯

拜尚書但云李緯美彭贊帝遠改除緯洛州刺史 考吳曰唐歷云

從舊傳今 秋七月牛進達李海岸入高麗境凡百餘戰無不捷

攻石城拔之進至積利城下高麗兵萬餘人出戰海岸擊破之斬

首二千級 上以翠微宮險隘不能容百官庚子詔更營玉華宮

於宜君之鳳皇谷 王華宮在宜君縣西四十里 庚戌車駕還宮 八月壬戌詔

以薛延陀新降土功屢興加以河北水災停明年封禪 辛卯嘗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二十一

利幹遣使入貢丙戌以骨利幹為元闕州拜其俟斤為刺史骨利

幹於鐵勒諸部為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羊脾適熟

日已復出矣 骨利幹居瀚海北庭其地北距海至京師最遠

又北渡海則晝長夜短蓋近日出處考異曰賈餘唐

歷皆作羊脾併一行大衍歷義及舊天文志唐統紀皆作脾新天

文志云脾羊脾按正言羊脾者取其易熟故也若煮羊脾及脾則

難中國通夜亦未聞 己丑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上致政於

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上

手詔曰五嶽陵霄四海互地納汗藏疾無損高深志冲欲以匹夫

解位天子 言欲使天子解位也 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譬

如尺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 丁酉立皇子明為

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之妃也有寵於上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

為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贏自累 左傳晉太

子周為

於妻素公以女妻之困將逃歸謂之曰與子歸乎素氏不敢從

圍途逃歸及晉公子重耳入秦秦穆公納女五人俱與焉謂之

辰贏 辰贏季曰辰贏 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戊戌敕宋州刺史王

波利等發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數百艘欲以征高麗 直謂常

蘇湖杭越台 冬十月庚辰奴刺咬倭友帥其所部萬餘人內

附谷澤突項之附 十一月突厥車鼻可汗遣使入貢車鼻名斛

勃本突厥同族世為小可汗頡利之敗突厥餘眾欲奉以為大可

汗時薛延陀方強車鼻不敢當帥其眾歸之或說薛延陀車鼻貴

種有勇略為眾所附恐為後患不如殺之車鼻知之逃去薛延陀

遣數千騎追之車鼻勒兵與戰大破之乃建牙於金山之北 其地

斗維維一而可容 自稱乙注車鼻可汗突厥餘眾稍歸之數年

間勝兵三萬人時出抄掠薛延陀及薛延陀敗車鼻勢益張遣其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二十一

子沙鉢羅特勤入見又請身自入朝詔遣將軍郭廣敬徵之車鼻

特為好言初無來意竟不至 考異曰舊錄郭遣雲麾將軍安調遣

辭初無來意薛華將招歌邏其功之車鼻覺其謀華與

車鼻子沙鉢羅特勤相射而死謂薛亦被殺今從舊突厥傳 癸卯

徙順陽王泰為漢王 壬子上疾愈三日一視朝 十二月壬申

西趙會長趙磨帥萬餘戶內附以其地為明州 東謝之南有西趙

西河河出大阻深 龜茲王蘇伐墨卒弟訶黎布失畢立浸失臣

禮侵漁鄰國上怒戊寅詔使持節崑邱道行軍大總管 自古相傳

崑崙山河源所出又爾雅曰三 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副大總

管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郭孝恪等將兵擊之仍命

鐵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渾連兵進討 高麗王使其子莫離

支任武人謝罪上許之



貞觀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丑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  
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  
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  
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  
免為下吾居位已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  
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  
勿以為是而法之願我宏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  
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  
汝無我之勤而承我之富實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  
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  
不慎哉 中書令兼右庶子馬周病上親為調藥使太子臨問庚  
寅年四十八上思之甚至欲假方士術以求見其儀形其寵眷  
如此 戊戌上幸驪山溫湯 己亥以中書舍人崔仁師為中書  
侍郎參知機務 新羅王金善德卒以善德妹真德為柱國封樂  
浪郡王遣使册命 丙午詔以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為青邱道  
行軍大總管右衛將軍裴行方副之將兵三萬餘人及樓船戰艦  
自萊州泛海以擊高麗 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省  
事 戊申上還宮 結骨自古未通中國杜佑曰結骨在回  
紇西北三千里 閻鐵  
勒諸部皆服二月其俟利發失鉢屈阿樓入朝其國人皆長大赤  
髮綠睛有黑髮者以為不祥上宴之於天成殿謂侍臣曰昔涓橋  
斬三突厥首自謂功多謂武德九年頡  
利犯便橋時也今斯人在席更不以為怪  
邪失鉢屈阿樓請除一官執笏而歸誠百世之幸戊午以結骨為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三十一

聖昆都督府以失鉢屈阿樓為右屯衛大將軍堅昆都督隸燕然  
都護又以阿史德時健俟斤部落置那連州隸靈州都督是時四  
夷大小君長爭遣使入獻見道路不絕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  
辛酉上引見諸胡使者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  
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為編戶乎陸德  
典釋文曰司馬云窮髮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崔云  
北方無毛地也按毛草也地理書曰山以草木為髮 上營玉華  
宮務令儉約惟所居殿覆以瓦餘皆茅茨然備設太子宫百司苞  
山絡野所費已巨億計乙亥上行幸玉華宮賜所過高年篤疾粟  
帛有差己卯敗於華原華原在華原郡西魏改為宜州又置北地  
郡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以縣屬京兆初復  
置宜州貞觀十七年州廢而以華原復屬於京兆 中書侍郎  
崔仁師坐有伏閣自訴者仁師不奏除名流連州連州漢柱陽縣  
之地梁置陽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三十一  
山郡隋置連州大業初廢州為縣唐復為連州連州在京  
師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考異曰舊傳本冀州今從新書本紀  
三月己丑分瀚海都督俱羅勃都置燭龍州 甲午上謂侍臣曰  
朕少長兵閒頗能料敵今崑邱行師處月處密二部及龜茲用事  
者羯獵頭那利每懷首鼠必先授首希失畢其次也 庚子隋蕭  
后卒詔復其位諡曰愍使三品護葬備儀衛送葬至江都與煬  
帝合葬 充容長城徐惠唐會要曰舊制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  
容修媛充儀充儀充容充媛各一人為九嬪  
正二品晉武帝太康三年分鳥程立長  
城縣屬吳興郡今湖州長興縣是也 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  
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頗華靡上疏諫其略曰竊見頃年以  
來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邱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  
且召募役戍去留壞死生之痛因風阻浪入米有漂溺之危一夫  
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



功填無窮之巨浪國未復之他眾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凶伐暴有國當規然黷武玩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縱欲之所致乎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也妾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竊見北關初建南營翠微曾未踰時玉華創制雖復茅茨示約猶與木石之疲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天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竊見服玩纖靡如變化於自然織貢奇珍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寶敗素於滄風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願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則名與日月無窮功業與乾坤永太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宗正卿致仕李百藥卒百藥幼多病故祖母趙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九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十五 起二十二年四月盡高宗永徽六年九月凡七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下

貞觀二十二年夏四月丁巳右武侯將軍梁建方擊松外蠻破

之 松外諸蠻依阻山谷亦屬古南中之地蓋以其在松州之外而得名也新志松外蠻在嵩州昌明縣後外

督劉伯英上言松外諸蠻暨降復叛請出師討之以通西洱天竺

之道 此即漢武帝欲通之道而為昆明所蔽者也嵩州漢郡都夷

耳又敕建方發巴蜀十三州兵討之 十三州益眉榮梓利綿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十五 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雙舍帥眾拒戰建方擊敗之殺獲千餘人羣蠻震懾亡賊山谷建

方分遣使者諭以利害皆來歸附前後至者七十部戶十萬九千

三百建方署其酋長蒙和等為縣令各統所部莫不感悅因遣使

詣西洱河 新書曰西洱河蠻道由鄆州走三千里時建方自鄆州道千五百里遣奇兵奄至其地 其帥楊盛

大駭具船將遁使者曉諭以威信盛遂請降其地有楊李趙董等

數十姓各據一州大者六百小者二三百戶無大君長不相統壹

語雖小訛其生業風俗大略與中國同自云本皆華人其所異者

以十二月為歲首 己未契丹辱紇主曲據帥眾內附 契丹并酋

以其地置元州以曲據為刺史隸營州都督府 甲子烏胡

鎮將古神兵威 烏胡鎮當置於海中島嶼自登州東北海行過

古姓也將兵浮海擊高麗遇高麗步騎五千戰於葛山破之其夜



高麗萬餘人襲神威船神威設伏又破之而還 初西突厥乙昆

咄陸可汗以阿史那賀魯為葉護居多邏斯川在西州北千五百

里統處月處密姑蘇歌邏祿失畢五姓之眾及乙昆咄陸奔吐火

羅見一百九十六卷乙昆射匿可汗遣兵迫逐之部落亡散乙亥賀魯

帥其餘眾數千帳內屬詔處之於庭州莫賀城庭州西延城西六十

捉蓋即莫賀城也以賀魯後立為拜左驍衛將軍賀魯聞唐兵討

龜茲請為鄉導仍從數十騎入朔上以為崑邱道行軍總管厚賞

賜而遣之為賀魯後五月庚子右衛率長史王元策擊帝那伏

帝王阿羅那順大破之東宮十率府各有長史正七品上舊書作

那伏帝阿羅那初中天竺王尸羅逸多兵最强四天竺皆臣之

順帝下無王字或因漢身毒國也或曰摩伽陀或曰婆羅門去京師九千六百

里居意嶺南幅員三萬里分東西南北中五天竺南天竺濱海北天竺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十五 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距雪山東天竺際海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

竺在四天竺之會都城曰茶館和羅城杜佑曰天竺塞種也類思

古曰塞 元策奉使至天竺諸國皆遣使入貢會尸羅逸多卒國中

大亂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胡兵攻元策元策帥從者三十人與

戰力不敵悉為所擒阿羅那順盡掠諸國貢物元策脫身宵遁抵

吐蕃西境以書徵鄰國兵吐蕃遣精銳千二百人泥婆國遣七千

餘騎赴之泥婆羅國在吐蕃之西元策與其副蔣師仁帥二國之兵

進至中天竺所居茶館和羅城連戰三日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赴水溺死者且萬人阿羅那順棄城走更收餘眾還與師仁戰又

破之擒阿羅那順餘眾奉其妃及王子阻乾陀衛江水經注曰崑

阿得達山河水出其東北厥屈從其東南流注於蒲昌海自蒲昌

海潛行地下洶出積石而為中阻河其崑崙山西有大水出焉曰

新頭河西南流逕烏長段又東南流逕中天竺國亦曰恆河又師

西逕四大塔北又西逕陀衛國北所謂乾陀衛江蓋即此也

仁進擊之眾潰獲其妃及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於是天竺響震

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俘阿羅那順以歸以元策為朝散

大夫唐制文散階朝散大夫從五品下六月乙丑以白雲別部為居延州

癸酉特進宋公蕭瑀卒太常議諡曰德尚書議諡曰肅上曰諡

者行之迹當得其實可諡曰貞福公瑀性鯁急鄙遠浮華嘗以劉

孝標辨命論詭悖不經乃著論非之以為人稟天地以生孰云非

命然吉凶禍福亦因人而造若一委之於命其蔽已甚通儒柳顧

言諸葛穎歎曰是足誠孝標之膏肓矣瑀子銳尚上女襄城公主

上欲為之營第公主固辭曰婦事舅姑當朝夕侍側若居別第所

關多矣上乃命即瑀第而營之 上以高麗困敝議以明年發三

十萬眾一舉滅之或以為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聚所能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十五 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載宜具舟艦為水運隋末劍南獨無寇盜屬者遠東之役劍南復

不預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上從之秋七月遣右領左右

府長史強偉領左右府亦分為左右各有長史此即左右千牛府也於劍南道伐木造舟艦

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抵江揚越萊州

庚寅西突厥相屈利啜請帥所部從討龜茲 先是太白屢書

見太史占曰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

有天下上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左武衛

將軍直元武門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自言名五娘子上愕然因

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健上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

後出為華州刺史有布衣員道信自言能絕粒曉佛法君羨深敬

信之數相從屏人語御史奏君羨與妖人交通謀不軌壬辰君羨

被殺



坐誅籍沒其家君羨每戰必單騎先登陷陣前後賜以官女馬牛黃金雜絲不可勝數性又好書雖在仗誦讀不休帝甚嘉勞及是坐誅人盡免之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歷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為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益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司空梁文昭公房元齡留守京師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至御座側乃下相對流涕因留宮下殿尚醫尚食日奏起居問其小愈則喜形於色加劇則憂悴元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十五

四

思補

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為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功名威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古來以魚鼈畜之安從關略若必欲絕其種類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柩車而掩泣抱枯骨以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冤痛也向使麗高遣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眾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

安臣旦夕入地倘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元齡子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上謂公主曰彼病篤如此倘能愛我國家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癸卯元齡名禕以字行幼聰敏博覽經史工草隸善書屬文父彥謙病歷歷十旬元齡未嘗解衣交睫父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及歸唐每從上征伐軍符府檄駐馬即辦文約理盡初不著稿元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以地望凌人乃集古今聖賢家誠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矣

柳芳曰元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號為賢相然無迹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十五

五

思補

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宜哉 八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丁卯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雙舫千一百艘 東陽郡 陳留 蔡州 辛未遣左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出金山道擊薛延陁餘寇 九月庚辰崑崙道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爾擊處月處密破之餘眾悉降 癸未薛萬徹等伐高麗遣萬徹在軍中使氣陵物裝行方奏其怨望坐除名流象州 行方副將敏東伐見上卷上年象州 廣源 中 潘 縣 之 地 府 為 己丑 始安郡 桂林 縣 唐 武 德 四 年 置 象 州 桂 林 郡 以 象 山 名 州 己丑 新羅奏為古濟所攻破其十三城 己亥以黃門侍郎褚遂良為中書令 強偉等發民造船役及山獠雅耶眉三州獠反壬寅遣茂州都督張士貴右衛將軍梁建方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輸直雇潭州人造船上許之州縣督



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殺價踊貴劍外騷然日歸門  
謂之劍外內京上聞之遣司農少卿長孫知人馳驛往視之知人  
師而外諸夏也

奏稱蜀人脆弱不耐勞劇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  
谷已伐之木挽曳未畢復徵船庸二事併集民不能堪宜加存養

上乃敕潭州船庸皆從官給 冬十月癸丑車駕還京師 回紇  
吐迷度兄子烏紇悉其叔母烏紇與俱陸莫賀達官俱羅勃皆突

厥車鼻可汗之婿也相與謀殺吐迷度以歸車鼻烏紇夜引十餘  
騎襲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護元禮臣使人誘烏紇許奏以為翰

海都督烏紇輕騎詣禮臣謝禮臣執而斬之以聞上恐回紇部落  
離散遣兵部尚書崔敦禮往安撫久之俱羅勃入見上留之不

遣回紇由阿史那社爾既破處月處密引兵自焉耆之西趨龜  
是又徵

茲北境分兵為五道出其不意焉耆王薛婆阿那支棄城奔龜茲  
保其東境社爾遣兵追擊擒而斬之立其從父弟先那準為焉耆

王新書曰立突騎支弟婆使脩職貢龜茲大震守將多棄城走社  
伽利為王此從舊書

爾進屯磧石去其都城三百里龜茲都伊邏盧城北倚遣伊州刺  
白山亦曰阿焉田山

史韓威帥千餘騎為前鋒右驍衛將軍曹繼叔次之至多福城龜  
茲王訶黎布失畢其相那利羯獵顛羯音帥眾五萬拒戰鋒刃甫

接威引兵偽遁龜茲悉眾追之行三十里與繼叔軍合繼叔懼將  
卻繼叔乘之龜茲大敗逐北八十里 甲戌以回紇吐迷度子前

左屯衛大將軍婆閏為左驍衛大將軍大俟利發瀚海都督考異  
回紇傳云詔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賀魯統五萬五千餘人

居多羅斯水南去西州馬行十五日程回紇不可西屬突厥按賀

十一月庚子契丹帥窟哥奚帥可度者并帥所部內屬以契丹  
部為松漠府杜佑曰松漠之地以窟哥為都督賜姓李氏又以其

別帥達稽等部為峭落等九州各以其厚紇主為刺史峭落州無

州白連州在何州萬丹州正黎 以奚部為饒樂府以可度者為都  
州赤山州并松漠府為九州

督亦賜姓李氏又以其別帥阿會等部為弱水等五州亦各以其  
厚紇主為刺史州大魯州渴野州 辛丑置東夷校尉官於營

州 十二月庚午太子為文德皇后作大慈恩寺成 龜茲王布  
失畢既敗走保都城阿史那社爾進軍逼之布失畢輕騎西走社

爾拔其城使安西都護部老恪守之沙州刺史蘇海政尙蓋奉御  
辭萬備帥精騎追布失畢行六百里布失畢窘急保撥換城自安

西出拓厥關渡白馬河 社爾進軍攻之四旬閏月丁丑拔之擒布  
四百餘里至播換城

資治通鑑補 卷一九九 唐紀十五 七  
失畢及羯獵顛那利脫身走潛引西突厥之眾并其國兵萬餘人

襲擊老恪老恪營於城外龜茲人或告之老恪不以為意那利奄  
至老恪帥所部千餘人將入城那利之眾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

之相應其擊老恪矢刃如雨老恪不能敵將復出死於西門城中  
大獲倉部中崔義超倉部郎掌判天下倉儲受納租稅出給 召

募得二百人衛軍資財物與龜茲戰於城中曹繼叔韓威亦營於  
城外自城西北隅擊之那利經宿乃退斬首三千餘級城中始定

後旬餘日那利復引山北龜茲萬餘人趣都城山山北蓋白繼叔逆  
擊大破之斬首八千級那利單騎走龜茲人執之以詣軍門阿史

那社爾前後破其大城五遣左衛郎將權祗甫詣諸城開示禍福  
皆相率請降凡得七百餘城虜男女數萬口社爾乃召其父老宣



國威靈論以伐罪之意立其王之弟葉護為王驅茲人大喜西域  
震駭西突厥于闐安國爭饋駝馬軍糧社爾勒石紀功而還捷聞  
上大喜從容謂羣臣曰人世之樂有幾土城竹馬兒童樂也飾金  
翠羅紈婦人樂也質遷有無商賈樂也高官厚秩士大夫樂也職  
無前敵將帥樂也四海甯一帝王樂也朕今樂矣遂徧觴之 戊  
寅以崑邱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為泥伏沙鉢羅  
葉護賜以鼓蘇使招討西突厥之未服者 癸未新羅相金春秋  
及其子文王入見春秋真德之弟也上以春秋為特進文王為左  
武衛將軍春秋請改章服從中國內出冬服賜之

配貞觀二十三年春正月辛亥龜茲王布失畢及其相那利等至  
京師上責讓而釋之以布失畢為左武衛中郎將 考異曰貞觀云  
左武衛初衛中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十五 八

左武衛中郎將按會武德五年改左右衛為  
今夫翊衛字按唐六典左右衛有親勳翊三衛中郎將  
其餘諸衛府各有翊衛中郎將翊衛二字恐不可去 西南徒  
莫祇等蠻內附以其地為傍望覽邱求五州隸鄆州都督府 從莫  
在豐靈之西武德元年開南中仍舊置南甯 上以突厥車馬可  
汗不入朝遣右驍衛郎將高侃發回紇僕骨等兵襲擊之兵入其  
境諸部落相繼來降拔悉密吐屯肥羅察降以其地置新黎州 考  
曰高宗實錄云初突厥車馬可汗遣其子車鉢入貢太宗遣使  
徵之不至太宗大怒遣右驍衛郎將高侃引回紇僕骨等兵襲擊  
之其下諸部落相次歸降其子胡沒施先統被悉密部拉諫其父  
請歸國車馬不聽胡沒施遂背父來降以其地為新黎州舊傳云  
二十三年遣右驍衛郎將高侃引回紇僕骨等兵襲擊之其酋  
長馱羅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  
落背車馬相繼來降車馬可汗子胡沒施先統被悉密部車馬未敗  
前遣其子車鉢入朝太宗嘉之拜左屯衛將軍更置新黎州以統  
其眾今從 二月丙戌置瑤池都督府隸安西都護戊子以左驍

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為瑤池都督 三月丙辰置豐州都督府使  
燕然都護李素立兼都督 去冬旱至是始雨辛酉上力疾至顯  
道門外赦天下丁卯救太子於金液門聽政 夏四月乙亥上行  
幸翠微宮 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  
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親任之若  
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為豐  
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辛酉開府儀同三司衛景武公  
李靖薨靖字藥師姿貌魁秀博通書史唐世功名莫與為並及病  
甚上幸其第流涕而訣又賜手敕曰有晝夜視公疾老嫗可遣來  
吾欲熟知公起居狀薨年七十九 上哲利增劇太子晝夜不離  
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泣曰汝能孝愛如此吾死何恨丁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十五 九

別疾篤召長孫無忌入含風殿 含風殿在  
擊殿宮 上臥引手捫無忌願無  
忌哭悲不自勝上竟不得有所言因令無忌出己已復召無忌及  
褚遂良入臥內謂之曰朕今悉以後事付公輩太子仁孝公輩所  
知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  
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開之仍令遂良  
草遺詔有頃上崩 年五十 太子擁無忌頸號慟將絕無忌攬涕請  
處分眾事以安內外太子哀號不已無忌曰主上以宗廟社稷付  
殿下豈得效匹夫惟哭泣乎乃祕不發喪庚午無忌等請太子先  
還飛騎勁兵及舊將皆從辛未太子入京城大行御馬與侍衛如  
平日繼太子而至頓於兩儀殿以太子左庶子于志寧為侍中少  
詹事張行成兼侍中以檢校刑部尚書右庶子兼吏部侍郎高季



輔兼中書令壬申發喪於太極殿宣遺詔太子即位軍國大事不

可停闕平常細務委之有司諸王為都督刺史者並聽奔喪濮王

泰不在來限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四夷之人入仕於朝及

來朝貢者數百人聞喪皆慟哭剪髮勢面割耳流血灑地 六月

甲戌朔皇太子即位赦天下 丁丑以靈州都督李勣為特進檢

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 李世勣去世字 太宗二名也 先是太宗二名令天

下不連言者勿避至是始改官名犯先帝諱者 孔穎達曰曲禮卒 哭乃諱注云敬鬼

神之名也諱避也生者不相避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若臣同 名春秋不非案昭七年衛侯惡卒穀梁傳云昭元年有衛齊惡今 衛侯惡何為君臣同名也 癸未以長孫無忌為太尉兼檢校中

書令知尚書門下二省事 改正二省通鑑誤作三省今從 高宗本紀及無忌本傳改正 無忌固

辭知尚書省事帝許之仍令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 癸巳以

李勣為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 阿史那社爾之破龜

茲也行軍長史薛萬備請因兵威說于闐王尉遲伏闕信入朝社

爾從之萬備至于闐陳國威靈勸其入見天子秋七月己酉伏闕

信隨萬備入朝詔入謁梓宮 八月癸酉夜河東地震晉州尤甚

壓殺五千餘人三日又震庚辰遣使存問河東給復二年賜壓死

者人絹三匹 庚寅葬文皇帝於昭陵 昭陵在京兆醴泉縣 西北六十里九嵎山 廟號

太宗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請殺身殉葬上遣人諭以先旨不許

蠻夷君長為先帝所擒服者頡利等十四人皆琢石為其像刻名

列於北河馬門內 丁酉禮部尚書許敬宗奏宏農府君廟應毀

宏農府君魏宏農太守重耳也 于高宗為北世祖親盡當毀 請藏主于西夾室從之 大廟有東 西夾室夾

請之夾室 九月乙卯以李勣為左僕射 冬十月以突厥諸

部置舍利等五州隸雲中都督府 五州舍利州 靈州 阿 蘇農等

六州隸定襄都督府 史只載蘇農州 阿德州 執 乙亥上問大理

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惟二人應死上悅上嘗錄

繫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上怪問其故囚

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上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邪 上

以吐蕃贊普弄讚為駙馬都尉 漢武帝置三都尉日本車都尉曰 駙馬都尉曰驢都尉以驢都尉 為勳官駙馬都尉以按尚 封西海郡王贊普致書於長孫無忌等 云天子初即位臣下有不忠者當勒兵赴國討除之 十一月乙 丑晉州地震 十二月詔濮王泰開府置僚屬車服珍膳特加優 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十五 十一 恩補

高宗天皇大聖大宏孝皇帝上之上 諱治字為善小字雉奴 太宗第九子也文明元

年諱曰天皇大帝廟號高宗天寶八年加尊號高宗天皇

大聖皇帝十三載加尊號高宗天皇大聖大宏孝皇帝

在位三十四年改元十四永徽六年廢五龍朔三麟德二

號封二德章二成亨四上元二儀鳳三調露一永隆一開

一宏道一

永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改元 丙午立妃王氏為皇后思

政之孫也 王思政為西魏守 鎮川沒於東魏 以后父仁祐為特進魏國公 己未

以張行成爲侍中 辛酉上召朝集使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

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

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有洛陽人李宏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命

立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

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

孫氏有司以爲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婚于志甯上言漢文立制



本為天下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  
俟三年喪畢成婚止從之 二月辛卯立皇子孝為許王上金為  
杞王素節為雍王 夏四月己巳朔晉州地震詔羣臣極言得失  
是月吐火羅遣使獻大鳥如駝食銅鐵 五月己未太白晝見

王成吐蕃贊普弄讚卒其嫡子早死立其孫為贊普贊普幼弱  
政事皆決於國相祿東贊祿東贊性明達嚴重行兵有法吐蕃所  
以強大威服臣羌皆其謀也 六月高侃擊突厥至阿息山車鼻

可汗召諸部兵皆不赴與數百騎遁去侃帥精騎追至金山擒之  
以歸其眾皆降 庚辰晉州地震有聲如雷詔五品以上言事侍  
中張行成上疏曰天陽也地陰也陽君象陰臣象君宜轉動臣宜

安靜今晉州地震彌旬不休雖天道元邈窺算不測而人事較量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十五 十一 十一  
昭然作戒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修德禳災在於陛下且陛下本  
封晉也今地震晉州必有徵應豈徒然哉伏願深思遠慮以杜未

萌 初阿史那社爾虜龜茲王布失畢立其弟為王唐兵既還其  
酋長爭立更相攻擊秋八月壬午詔復以布失畢為龜茲王遣歸  
國撫其眾 九月庚子高侃執車鼻可汗至京師釋之拜左武衛

將軍處其餘眾于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府以統之以高侃為衛  
將軍 唐無衛將軍衛字 於是突厥盡為封內之臣分置單于瀚海  
將軍之上富有脫字

二都護府單于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二十四州瀚海  
領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華等八州各以其酋長為刺史都

督單于都護府所領見于史者蘇農等四州舍利等五州及桑乾  
府所領都督失畢失此略等四州呼延府所領賀魯等三都督  
跌等三州財十九州耳其五州蓋無所考又有定襄呼延二都督  
而無狼山都督是其廢置難合不可詳也狼山府廢三年廢為

州瀚海都護府領瀚海金微新黎幽陵龜茲林堅昆六都督府其一  
遷轉焉波積余吾稽落居延莫賀瀚海河碭龍凡八州宋白曰  
振武軍舊屬單于都護府即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陰山之陽  
黃河之北西南至東受降城百二十里瀚海都護後移於阿紀不  
部 癸亥上出敗遇雨問諫議大夫昌樂谷那律曰雨衣若為則

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悅為之罷獵 考異曰舊唐書那律傳  
鴻雨有此語意欲太宗不為敗獵太宗賜帛二百段唐 李勣  
錄政要高宗出獵有此月日唐統紀亦在此年今從之

回求解職冬十月戊辰解勳左僕射以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  
下三品 己未監察御史陽武韋思謙 陽武縣屬河南郡 勳奏  
中書令褚遂良抑買中書譯語人地 中書掌受四方朝貢及大理  
少卿張敷冊以為準估無罪 估音 思謙奏曰估價之設備國家所

須臣下交易豈得準估為定敷冊舞文附下罔上罪當誅是日左  
遷遂良為同州刺史敷冊循州刺史思謙名仁約以字行 十二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十五 十三 十三

月庚午隄州都督謝萬歲充州都督謝法興與黔州都督李孟嘗  
討琰州叛獠 貞觀三年牂牁蠻酋謝法興以其地置牂州充州  
置皆屬黔州都督府改正牂州原州充州亦蠻州貞觀四年  
通鑑據南蠻傳書之也然考地理志牂州中初無梓充二州今  
從明注 萬歲法興入洞招慰為獠所殺 是歲太宗充容徐氏薨

詔贈賢妃陪葬昭陵妃生而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毛詩八歲自  
曉作文父孝德嘗試使擬離騷為小山篇曰仰幽巖而流盼撫桂  
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基何為兮獨往孝德大驚自此遂偏涉

經史手不釋卷太宗聞之召為才人其所屬文揮翰立成辭華綺  
瞻俄拜庭好再遷充容及太宗崩哀慕成疾不可進藥謂所親曰  
吾荷恩實深志在早沒魂其有靈得侍園寢吾之志也及是薨時

年二十四 釋維同等九州旱蝗齊定等十六州水



永徽二年春正月戊戌崩義倉以賑民 乙巳以黃門侍郎宇

文節中書侍郎柳爽竝同中書門下三品爽亨之兄子 柳亨西漢

射慶之孫寶選之婿也亨妻即襄陽公主之女也 王皇后之舅也 左驍衛將軍瑤池都

督阿史那賀魯招集離散處帳漸盛聞太宗崩謀襲取西庭二州

庭州刺史駱宏義知其謀表言之上遣通事舍人橋賢明馳往慰

撫賢明說賀魯令長子咥運入宿衛授右驍衛中郎將尋復遣歸

咥運乃說其父擁眾西走擊破乙毗射匱可汗併其眾建牙於雙

河及干泉 自雙河西南抵賀魯牙帳二百里干泉屬右國界又在

二百里南雪山三垂賀魯牙帳西南新書曰紫葉城西四百里至干泉地處

平陸多泉因地名之 自號沙鉢羅可汗咥陸五啜等失舉五俟斤

皆歸之勝兵數十萬與乙毗咄陸可汗連兵處月處密及西域諸

國多附之以咥運為莫賀咄葉護 焉耆王婆伽利卒國人表請

復立故王突騎支夏四月詔加突騎支右武衛將軍遣還國 金

州刺史滕王元嬰驕奢縱逸居亮陰中畋遊無節數夜開城門勞

擾百姓或引彈彈人或埋人雪中以戲笑上賜書切讓之且曰取

適之方亦應多緒晉靈荒君何足為則 左傳晉靈公不君從靈

以王至親不忍致王於法今署王下上考以愧王心元嬰與蔣王

憚皆好聚斂上嘗賜諸王帛各五百段獨不及二王救曰滕叔蔣

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兩車以為錢買二王大慙 秋七月

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寇庭州攻陷金嶺城及蒲類縣 西州交河縣

入谷又百三十里經柳谷渡金沙嶺百六十里至庭州蒲類縣屬西州後屬庭州又改為後庭縣 殺略數千人詔

武蓋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必何力為弓月道行軍總

管 弓月城在庭州西 右驍衛將軍高德逸右武侯將軍薛孤吳仁為

管 西平有餘里

副發秦成岐雍府兵三萬人 成州漢武都上縣下辨之地後漢置

州雍州及回紇五萬騎以討之 癸巳詔諸禮官學士議明堂制

度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 五天帝註已見七十九卷晉

帝太皞西方帝少皞南方帝炎帝北方帝顓頊中央帝黃帝 八月己巳以于志寧為左僕射

張行成為右僕射高季輔為侍中志寧行成仍同中書門下三品

己卯鄆州白水蠻反寇麻州 白水蠻與青蛉并陳接鄰鄆州

左領軍將軍趙孝祖等發兵討之 九月癸巳廢玉華宮為佛寺

戊戌更命九成宮為萬年宮 庚戌左武侯引駕盧文操踰牆盜

左藏物上以引繩職在糾繩 左右武侯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

十八人引繩依飛六十六人左右藏晉始有之唐因而不改各有分

一人宋白曰唐制左右金吾有引繩仗百四十人以三衛人數充

左藏掌邦國寶貨 乃自為盜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諫曰文操情

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文操死願侍臣曰此真諫議也 閏

月長孫無忌等上所制定律令式甲戌詔頒之四方 上謂宰相

曰聞所在官司行事猶互觀顏面多不盡公長孫無忌對曰此豈

敢言無然肆情曲法實亦不敢至於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

能免無忌以元舅輔政凡有所言上無不嘉納 冬十月辛卯晉

州地震 十一月辛酉上祀南郊 癸酉詔自今京官及外州有

獻鷹隼及犬馬者罪之 戊寅特浪羌會董悉奉求辟惠羌會卜

櫛莫各帥種落萬餘戶詣茂州內附 特浪時惠皆生羌也是年以

其地置蓬壺等三十二州屬 茂州都督劉伯英討平之 所州地震

州貞觀二年日義州 桂州都督劉伯英討平之 所州地震

鄆州道總管趙孝祖討白水蠻蠻會禿磨蒲及儉彌于帥眾據險



拒戰孝祖皆擊斬之會大雪糧餉凍死亡略盡孝祖奏言貞觀中  
 討昆州烏蠻始開青蛉弄棟為州縣昆州漢益州郡唐武德初開南中後  
 置拓東西邊蠻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州曲龍皆南蠻餘安南距龍  
 和城通謂之西蠻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安南謂之東蠻烏  
 蠻青蠻漢武帝開為縣屬越州郡弄棟縣益州郡晉置弄棟縣南  
 郡後屬南郡隋開與中國絕唐以青蛉地置弄棟州弄棟地置弄  
 州弄棟之西有小勃弄大勃弄二州德七年置南蠻州貞觀八  
 年更名恒扇誘弄棟欲使之反其勃弄以西與黃瓜葉榆西洱河  
 相接葉榆亦漢武帝開為縣有黃榆澤屬益州郡後  
 漢屬永昌郡晉屬雲南郡後分屬東河郡人眾殷實多  
 於蜀川無大會長好結讎怨今因破白水之兵請隨便西討撫而  
 安之敕許之 十二月乙未太白晝見 壬子處月朱邪孤注殺  
 招慰使單道惠與突厥沙鉢羅相結引兵虜牢山 是歲百濟遣  
 使入貢上詔百濟王義慈曰海東三國開基緒矣並列疆界地實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十五 十六  
 高宗永徽二年三年

犬牙近代已來遂構隙隙戰爭交起略無甯歲新羅高城重鎮皆  
 為王并歸窮於朕丐王歸地首齋桓一諸侯尚存亡國况朕萬國  
 之主可不卹其危邪王所兼城宜還本國新羅所俘亦遣還王然  
 後解患釋紛韜戈偃革百姓獲息肩之願三蕃無戰爭之勞比夫  
 流血邊亭積屍疆場耕織並廢士女無聊豈可同年而語也王不  
 如詔者朕將發契丹諸國度遼深入王可思之無貽後悔  
 在 永徽三年春正月己未朔吐谷渾新羅高麗百濟並遣使入貢  
 癸亥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大破處月朱邪孤注於牢山新書中  
 山度馬行十五里孤注夜遁建方便副總管高德逸輕騎追之  
 行五百餘里生擒孤注斬首九千級軍還御史劾奏梁建方兵力  
 足以追討而逗留不進高德逸敕令市馬自取駿者上以建方等

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選所取之馬筋力異常請實  
 中應上謂侍臣曰道裕法官進馬非其本職妄希我意豈朕行事  
 不為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故不復黜道裕耳 甲子以去秋至  
 是月不雨上避正殿減膳降天下死罪流罪遞減一等徒以下原  
 之 己巳以同州刺史褚遂良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初  
 韋思謙為監察御史謂人曰御史出都不能動搖山岳誠為曠職  
 遂奏叱遂良及是遂良復相出為清水令或弔之答曰吾狂鄙之  
 性假以雄權觸機便發固宜為身災也然大丈夫當喉舌之地要  
 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焉能碌碌保妻子邪 丙子上饗太廟丁  
 亥饗先農躬耕籍田漢儀天子正月親耕籍田告祀先農先農即  
 神農也祀以太牢百官皆從唐制天子以孟  
 冬吉亥享先農 二月甲寅上御安福門樓 唐六典長安皇城西  
 而遂以耕籍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十五 十七  
 高宗永徽三年

日風曩安福西面 觀百戲乙卯上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  
 及風俗奢儉非為聲樂朕聞胡人善為擊鞠之戲嘗一觀之昨初  
 升樓即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為豈宜容易朕已  
 焚此鞠翼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為誠 三月辛巳以宇文節  
 為侍中柳爽為中書令以兵部侍郎三原韓瑗守黃門侍郎同中  
 書門下三品 夏四月趙孝祖大破西南蠻斬小勃弄酋長歿盛  
 擒大勃弄酋長楊承順自餘屯聚保險大者有眾數萬小者數千  
 人孝祖皆破降之西南蠻遂定 甲午澧州刺史彭思元則覽  
 六月戊申遣兵部尚書崔敦禮等將并汾步騎萬人往茂州茂  
 州之新舊志無之當置 發薛延陀餘眾渡河置嶮暹州以處之  
 之子薛延陀故地也秋七月丁巳立陳王忠為皇太子赦天下王皇后無子柳爽為后



謀以忠母劉氏微賤勸后立忠為太子冀其親已外則諷長孫無忌等使請於上上從之乙丑以于志甯兼太子少師張行成兼少傅高季輔兼少保 丁丑上問戶部尚書高履行去年進戶多少戶部尚書即民部尚書避太宗諱改焉進戶新增進之戶也履行奏去年進戶總一十五萬因問隋代及今日見戶履行奏隋開皇中戶八百七十萬即今戶三百八十萬即今言當今也履行士廉之子也 九月守中書侍郎來濟同中書門下三品 冬十一月庚寅宏化長公主自吐谷渾來朝于二月癸巳濮王泰薨於均州 散騎常侍房道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公主驕恣甚房元齡薨公主教道愛與兄遺直異財既而反譖遺直遺直自言補廷自言其訟言以誣白其事也太宗深責讓主由是寵衰主怏怏不悅會御史劾盜得浮屠辯機寶枕云主所賜主與辯機私通餉遺直計更以二女子侍遺愛太宗怒腰斬辯機殺奴婢十餘人主益怨望太宗崩無戚容上即位主又令遺愛與遺直更相訟遺愛坐出為房州刺史房州古房陵上庸地西魏置光遠郡後周改曰遷州隋改曰房州尋廢州為房陵郡唐復曰房州遺直為隰州刺史又浮屠智助等數人私侍主使掖庭令陳元運伺宮省機祥掖庭局令從七品下官者為之屬內侍省掌宮禁女工之事凡宮人名籍除附先是駙馬都尉薛萬徹高祖女丹陽公主下嫁薛萬徹坐事除名徙甯州刺史入朝與遺愛款昵對遺愛有怨望語且曰今雖病足坐置京師鼠輩猶不敢動因與遺愛謀若國家有變當奉司徒荆王元景為主元景女適遺愛弟遺則由是與遺愛往來元景當自言夢手把日月駙馬都尉柴令武紹之子也尚巴陵公主巴陵公主太宗之女除衛州刺史託以主疾留京師求醫因與遺愛謀議相結高陽公主謀勸

遺直奪其封爵使人誣告遺直無禮於己遺直亦言遺愛及主罪云罪盈惡稔恐累臣私門上令長孫無忌鞠之更獲遺愛及主反狀司空安州都督吳王恪母隋煬帝女也恪有文武才太宗常以為類已欲立為太子無忌固爭而止由是與無忌相惡恪名望素高為物情所向無忌深忌之欲因事誅恪以絕眾望遺愛知之因言與恪同謀冀如紇干承基得免死事見一百九十六卷一百九十七卷貞觀十七年永徽四年春二月甲申詔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高陽巴陵公主並賜自盡上泣謂侍臣曰荆王朕之叔父吳王朕兄欲旬其死可乎兵部尚書崔敦禮以為不可乃殺之萬徹臨刑大言曰群萬徹大健兒留為國家效死力豈不佳乃坐房道愛殺之乎吳王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滅

資治通鑑補 卷一九九 唐紀十五 十九

不久乙酉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節特進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左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執失思力高祖女九江公主下嫁執失思力並坐與房道愛交通流嶺表節與遺愛親善及遺愛下獄節頗左右之江夏王道宗素與長孫無忌緒遂良不協故皆得罪戊子廢恪母弟蜀王愔為庶人置巴州房道直貶春州銅陵尉銅陵縣漢允吾縣地屬合浦郡宋置龍潭縣屬端州唐初屬春州萬徹弟萬備流交州罷房元齡配饗 開府儀同三司李勣為司空 初林邑王范頭利卒子真龍立大巨伽獨弒之盡滅范氏伽獨自立國人弗從乃立頭利之婿婆羅門為王國人咸思范氏復能婆羅門立頭利之女為王女不能治國有諸葛地者頭利之姑子也父為頭利所殺南奔真臘真臘一國名在暹羅海北與道明接東北抵羅州貞觀初并扶南有其地大臣可倫







斯王而還 閏月丙子以處月部置金滿州其地近古論素 丁

丑夜大雨山水漲溢衝元武門此萬年宮之元武門也唐諸門蓋略做宮城之制 宿衛

士皆散走右領軍郎將薛仁貴曰唐制自左右衛至左右金吾衛

郎將及左郎將安有宿衛之士天子有急而敢畏死乎乃登門枕大

呼以警宮內桃門前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溺衛士及麟遊

居人隋文帝於岐州之北置仁壽宮太業初置普潤縣義甯二年

宮又改爲死者三千餘人 壬辰新羅女王金眞德卒詔立其弟

春秋爲新羅王 六月丙午恆州大水呼沱溢漂溺五千三百家

癸丑蒲州汾陰縣暴雨漂溺居人浸壞廬舍丙寅河北諸州大

水 中書令柳爽以王皇后寵衰內不自安請解政事癸亥罷爲

吏部尙書 秋七月有小鳥如雀生大鳥如鳩於萬年宮皇帟舊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十五 高宗永徽五年

宅 八月吐蕃入貢獻大驢高五丈廣袤各二十七步 五月丁

酉車駕至京師 戊戌上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

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唐制常朝諸衛皆立仗或退上封事終日

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冬十月羅羅州四萬

一千人築長安外郭三旬而畢癸丑羅州參軍薛景宣上封事言

漢惠帝城長安尋寔事見十二卷漢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

甯等以景宣言涉不順請誅之上曰景宣雖狂妄若因上封事得

罪恐絕言路遂赦之 高麗遣其將安固將高麗靺鞨兵擊契丹

松漠都督李宿哥禦之大敗高麗於新城 是歲大稔洛州粟米

斗兩錢半秬米斗十一錢 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

上不信后淑妃之語獨信昭儀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國夫人

柳氏及舅中書令柳爽入見六宮又不爲禮武昭儀伺后所不敬

者必傾心與相結所得賞賜分與之由是后及淑妃動靜昭儀必

知之皆以聞於上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

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覆之以被上至昭儀陽歡笑被觀

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

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畏

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席上拜無忌

寵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緡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

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

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所請無忌終不許

禮部尙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十五 高宗永徽五年

乙丑雋州道 詔永徽六年春正月壬申朔上謁昭陵甲戌遣宮 己丑雋州道

行軍總管曹繼叔破胡叢巖重魯等蠻於斜山拔十餘城胡叢

招討使所領五部落之一 庚寅立皇子宏爲代王賢爲潞王

也顯養東魯亦各置榷 高麗與百濟靺鞨連兵侵新羅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羅王春秋遣

使求援二月乙丑遣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發兵

擊高麗 夏五月壬午程名振等度遼水高麗見其兵少開門度

貴端水逆戰名振等奮擊大破之殺獲千餘人焚其外郭及村落

而還 癸未以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爲蔥山道行軍大總管

以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 壬辰以韓瑗爲侍中來濟爲中

書令 六月武昭儀誣王后與其母魏國夫人柳氏爲厭勝考異

傳云后懼不自安密與母柳氏求 救禁后母柳氏不得入宮秋七



月戊寅貶吏部尚書柳爽為遂州刺史爽行至扶風武德元年分  
縣取漳水為名貞觀八年更名扶風岐州長史于承素希旨奏爽  
漏洩禁中語復貶榮州刺史榮州漢南安江陽之地隋為大年唐

因隋制後宮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皆視一品上欲特置宸妃以  
武昭儀為之韓瑗來濟諫以為故事無之乃止考異曰唐歷在此

四月韓瑗來濟未為侍中書令唐歷又云瑗濟諫帝不從按中  
立武后詔書猶云昭儀武氏然則未嘗為宸妃也今從會要中

書舍人饒陽李義府為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崖州司馬武德八年  
崖州地 崖州未至門下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幽州王德儉

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為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君能  
建策立之則轉禍為福矣義府然之是日代德儉直宿叩閣上表

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厭兆庶之心上悅召見與語賜珠一  
斗雷居舊職昭儀又密遣使勞勉之尋超拜中書侍郎考異曰舊

將立武后義府密申叶贊擇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  
國史賜爵廣平縣男新書本紀年表皆云是歲七月義府為中書

侍郎參知政事實錄但云超拜中書侍郎幸 於是衛尉卿許敬宗  
輔國十一月自中書侍郎參知政事今從之

御史大夫崔義元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武昭儀矣 乙酉  
以侍中崔敦禮為中書令 八月尚藥奉御蔣孝璋員外特置仍

同正員 尚藥局奉御員二人掌合 員外同正自孝璋始 長安令  
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為后以國家之禍必自此始與長孫無忌

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西  
州都督府長史 唐制長安萬年河南洛陽太原晉陽六縣謂之京

史亦正五品上但從章殺 行儉仁基之子也 裴仁基將歸李  
下出佐邊州故為左遷 密為王世充所殺  
九月戊辰以許敬宗為禮部尚書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

于志甯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  
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遂

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  
下見先帝勤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

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出自名家先  
帝為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

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  
陛下上遂先帝之命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

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眾所具知  
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為如何願雷三思臣今忤

陛下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  
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

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 考異曰唐歷云無忌等將入遂  
良何如無忌曰公但極言無忌及入上再三顧無忌曰莫大

之罪無過絕嗣皇后無子今欲廢之立武士曠女何如無忌曰自  
貞觀二十三年後先朝託付遂良望陛下問 于志甯不敢言韓瑗

其可否按如此則是無忌實遂良也今不取 于志甯不敢言韓瑗  
因開奏事涕泣極諫上不納明日又諫悲不自勝上命引出瑗又

上疏諫曰匹夫匹婦猶相選擇况天子乎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  
之故嫖母輔佐黃帝 漢書古今人表轉母黃帝如生倉林師古曰

也黃帝之姐己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韓瑗之意謂  
帝有天下姐己妾如以美豔 每覽前古常與歎息不謂今日塵

聖代作而不法後嗣何觀願陛下詳之無為後人所笑使臣有以  
益國植醜之戮臣之分也昔吳王不用子胥之言而麋鹿遊於姑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十五 高宗永徽六年



蘇臣恐海內失望荆棘生於闕廷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妣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太妣文王之妃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於舟也舟為孝成縱欲祚梁不顯其光太妣佐文王以興王業故關雎美其德以婢為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庚午貶遂良為潭州都督 乙酉洛州大水毀天津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十九 唐紀十五 貞觀十六年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十六 起永徽六年十月盡龍朔二年七月凡六年有奇

高宗天皇大聖大宏孝皇帝上之下

乙永徽六年冬十月己酉下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鳩毒廢為庶人母及兄弟並除名流嶺南許敬宗奏故特進贈司空王仁祐告身尚存使逆亂餘孽猶得為蔭唐制凡受官者皆給以符謂之蔭及並請除削從之乙卯百官上表請立中宮乃下詔曰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纓徽往以才行選入後庭舉重椒闈德光蘭掖朕昔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 唐紀十六 高宗永徽六年 思補樓

在儲貳特荷先慈常侍從弗離朝夕宮壺之內恆自飭躬嬪嬙之間未嘗迨目聖情鑒悉每坐賞歎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事見二十七卷漢宣帝甘露三年可立為皇后丁巳赦天下是日皇后上表稱陛下前欲以妾為宸妃韓瑗來濟面折廷爭此既事之極難豈非深情為國乞加褒賞上以表示瑗等瑗等彌憂懼屢請去位上不許十一月丁卯朔臨軒命司空李勣齋醮綬冊皇后武氏是日百官朝皇后於肅義門故后王氏故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開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惟竅壁以通食器惻然傷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對曰妾等得罪為宮婢何得更有尊稱言訖悲咽又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妾等再見日月乞名此院為回心院上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蕭氏各一百



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今姬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王氏初聞宣  
 赦再拜曰願大家萬歲昭儀承恩死自吾分淑妃罵曰阿武妖猾  
 乃至於此願他生我為貓阿武為鼠生生世世扼其喉由是宮中  
 不畜貓尋又改王氏姓為蟒氏蕭氏為梟氏武后數見王蕭為梟  
 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復見之大明宮掖西內宮城  
之東北曰東內本城  
 安宮貞觀八年置九年更名大明宮以備太上皇清暑後故多在  
 高宗以風痺厭西內秋淫龍朔二年始大興其日蓬萊宮故多在  
 洛陽終身不歸長安己已許敬宗奏曰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  
 彗星越升明兩易禮卦大象曰明兩作  
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近者元妃載誕正允降神  
 言代王宏武重光日融輝輝宜息崔勢古今注曰漢文帝為太子  
氏之子當立重光日融輝輝宜息樂人歌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  
日曰重光二日月重輪三日曰星重輝四曰海重潤莊  
子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安可反植枝  
 幹久易位於天庭倒裳裳衣使遠方於震位又父子之際人所難  
 言治通鑑補卷二百 唐紀十六 二

言事或犯鱗必嬰嚴憲鱗龍頭下有逆鱗尺嬰之  
則死喻人主之威不可犯也煎膏染鼎臣  
 亦甘心上召見問之對曰皇太子國之本也本猶未正萬國無所  
 係心且在東宮者所出本微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竊位  
 而懷自疑恐非宗廟之福願陛下熟計之上曰忠已自讓對曰能  
 為太伯願速從之 西突厥頡達度設遣使請兵討沙鉢羅  
 可汗甲戌遣豐州都督元禮臣冊拜頡達度設為可汗禮臣至  
 碎葉城自弓月城過恩澤川度伊麗河至碎葉界  
又西行千里至碎葉城屬焉耆都督府界沙鉢羅發兵拒  
 之不得前頡達度設部落多為沙鉢羅所併餘眾寡弱不為諸  
 姓所附禮臣竟不冊拜而歸 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  
 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故時人謂義府笑中  
 有刀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貓備考新傳  
作人貓

顯慶元年春正月辛未以皇太子忠為梁王梁州刺史立皇后  
 子代王宏為皇太子生四歲矣忠既廢官屬皆懼畢亡匿無敢見  
 者左庶子李安仁獨候忠泣涕拜辭而去安仁綱之孫也 壬申  
 赦天下改元 二月命破陣樂為神功破陣樂 辛亥贈武士護  
 司徒賜爵周國公 三月以度支侍郎杜正倫為黃門侍郎同三  
 品顯慶元年改  
戶部為度支 夏四月壬子矩州人謝無靈舉兵反矩州諸蠻  
之種落武德  
四年置矩州黔州都督李子和討平之 己未上謂侍臣曰朕思  
 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為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  
 老而飢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飢者賜之衣曰願賜  
 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飢寒老人曰君  
 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  
 言治通鑑補卷二百 唐紀十六 三

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別數萬役之則人  
 大勞取庸則人大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  
 六月辛亥禮官奏停太祖世祖配祀高祖受禪追尊祖考曰景  
皇帝廟以高祖配昊天於圓丘太宗配五帝於明堂武德初立圓  
丘壇於明德  
門外道東二里壇制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  
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每祀則昊天上帝及配帝設位  
於平座藉用素結器用陶匱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眾  
星並皆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之第二等內五星已下  
官五十五座在壇之第三等二十八座在壇之第二等內五星已下  
在壇之第四等外官一百二十二座在壇下外壇之內眾星三百  
六十座在外壇之外以景  
帝配圓丘元帝配明堂 從之 秋七月乙丑西洱蠻酋長楊棟  
 附顯和蠻酋長王耶那耶昆黎盤四州酋長王伽衝等帥眾內附  
 梨州本西甯州武德七年分南甯二州縣置貞觀八年更名梨州  
 其地北接昆州首梁水郡地也盤州本西平州武德四年置貞觀  
 八年更名首  
 與古郡地也 宣州涇縣山水暴出平地四丈溺死二千餘人



癸未以中書令崔敦禮為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八月丙申  
固安昭公崔敦禮敦禮博涉文史重節義生平慕蘇子卿之為  
人又深識蕃情故貞觀中頻使突厥皆不辱君命又嘗綏緝回紇  
以定其亂深為太宗所器賞 辛丑葱山道行軍總管程知節擊  
西突厥與歌邏祿處月二部戰於榆幕谷 處月處密姑蘇歌邏祿  
皆突厥部也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副總管周智度攻突  
騎施處木昆等部於咽城拔之 西突厥咄陸五阪處木昆非突騎  
施皆一屬也據新書咽城即處木  
昆居斬首三萬級 乙巳龜茲王布失畢入朝 李義府恃寵用  
事洛州婦人滄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畢正義枉  
法出之將納為妾大理卿段寶元疑而奏之上命給事中劉仁軌  
等鞠之義府恐事洩逼正義自縊於獄中上知之原義府罪不問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 唐紀十六 四 思補  
侍御史連水王義方欲奏彈之 連水舊曰襄贛置東海郡東魏改  
曰連水屬海州唐屬泗水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  
則身危而憂及於親則不孝二者不能自決奈何母曰昔王陵之  
母殺身以成子之名 事見九卷漢高帝元年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  
方乃奏曰臣聞春鶯鳴於獻歲蟋蟀吟于始秋物有微而應候人  
有賤而言忠臣去歲冬初雲陽下縣丞耳今春及夏陛下擢臣著  
作佐郎極文學之清選未幾又拜臣侍御史監朝廷之雄職願視  
生涯隕首匪報惟欲有犯無隱以廣天聽伏見李義府善柔成性  
佞媚為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制袖承恩生其羽翼遂  
階通達今乃貪治容之美原有罪之滄于恐漏洩其謀隕無辜之  
正淹繼云正義自縊亦由義府威逼如此則生殺之威不出上出

臣恐履霜堅冰漸不可長請下有司鞠正義死狀雪冤氣於幽泉  
誅奸臣於白日於是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  
上既無言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釋義府不問而謂義方  
毀辱大臣言辭不遜貶萊州司戶義府謂義方妄曰相彈奏得無  
愧乎義方曰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為  
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姦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為愧義方少孤貧  
事母至孝博通五經妙於文筆而譽傲獨行不與時合初舉明經  
詣京師中路逢徒步者自云父為顏上令病且革欲往省視困不  
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與之不告姓名而去至京特進魏徵甚  
禮之將妻之以姪女義方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娶之人問其故義  
方曰初不附宰相之勢今乃感知己之言也累轉太子校書坐與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 唐紀十六 五 思補  
張亮善貶儋州吉安丞行至海濱舟人請酒脯致祭義方曰黍稷  
非馨義在明德乃酌水而祭曰如行愆諸己義負前修長鯨擊水  
天平覆舟若因忠獲戾以孝見尤四維霧廓千里安流靈應如響  
無作神羞時盛暑蒸毒風濤湧天既祭雲開風靜人壯其誠及至  
吉安種俗荒梗義方召諸首領選集生徒親為講經行釋奠之禮  
清歌吹籥登降有序蠻酋大喜貞觀二十三年改授洹水丞而亮  
兄子皎自朱崖放還來依義方將死託以妻子願以屍歸葬義方  
以故妻尚少乃與誓於海神之前使奴負柩令故妻抱其赤子乘  
義方之馬身步從之而還葬皎於原武告祭張亮又送皎妻子還  
家而後往洹水未幾轉雲陽丞累遷侍御史及是貶萊州初義方  
為御史時買第後數日愛庭中樹復召主人曰此嘉樹猶未償直



又與之錢魏徵愛義方之為人而嫌其太直竟以疾惡不容於時  
九月括州暴風海溢環安固永嘉二縣溺四千餘家 新志處州  
嘉祥時兼有永嘉之地 本括州永  
上元元年始析置溫州 冬十一月丙寅生堯酋長浪我利波等

帥眾內附以其地置括州 括州建山郡括州以隸南伏浪恐  
州以開 部置皆歸州都督府宋白曰括  
拓為稱 十二月程知節引軍至鷹沙川遇西突厥二萬騎別部

鼠尼施等二萬餘騎繼至 鼠尼施唯陸五部之一也居  
蘇定方帥五百騎馳往擊之西突厥大敗追奔二十里殺獲千五  
百餘人獲馬及器械綿亘山野不可勝計副大總管王文度害其

功言於知節曰今茲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乘危輕脫乃取敗  
之法耳何急而為此自今當結方陳置麟重在內遇賊則戰此萬  
全之策也又矯稱別得旨以知節特勇輕敵委文度為之節制遂

收軍不許深入士卒終日跨馬被甲結陳不勝疲頓馬多瘦死定  
方言於知節曰出師欲以討賊今乃自守坐自困敵若遇賊必敗  
慚怯如此何以立功且主上以公為大將豈可更遣軍副專其號

令事必不然請囚文度飛表以聞知節不從至恒篤城有羣胡歸  
附文度曰此屬伺我旋師還復為賊不如盡殺之取其資財定方  
曰如此乃自為賊耳何名伐叛文度竟殺之分其財獨定方不受

師旋文度坐矯詔當死特除名知節亦坐逗遛追賊不及減死免  
官 是歲以太常卿駙馬都尉高履行為益州長史 高履行尚太  
主 韓瑗上疏為褚遂良訟冤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殉物風霜

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  
外毗黎咸嗟舉措臣聞晉武宏裕不貽劉毅之誅 事見八十二漢

祖深仁無恙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遂遷陛下其罰塞  
焉伏願縹緲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上謂瑗曰遂良  
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也對

曰遂良社稷忠臣為讓諫所殺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  
綱紀不亂國之欲謝善人以衰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  
福上不納瑗以言不用乞歸田里上不許 初許敬宗惡褚遂良

故修太宗實錄誣稱劉洎之死遂良潛之及是洎之子訟其父冤  
稱貞觀之末為遂良所譖而死李義府復助之上以問近臣眾希  
義府之旨皆言其枉給事中長安樂彥璋獨曰劉洎大臣舉措須  
合軌度人主暫有不豫豈得遽自比伊霍且國家無過舉今雪洎  
之罪謂先帝用刑不當乎上然其言遂寢其事

丁顯慶二年春正月癸巳分歌邏祿部置陰山大漠二都督府以  
落部置陰山府以城突部置 大漠府俱屬北庭都護府 閏月壬寅上行幸洛陽 庚戌以  
左屯衛將軍蘇定方為伊麗道行軍總管 伊麗河一帥燕然都護  
渭南任雅相 燕然都護府在黃河北至陰山七十里至回紇界  
七百餘里去京師二千七百餘里 龍朔三年改曰瀚海都  
護府 龍朔二年改為安北大都護府杜佑曰後為中受降城南  
去朔方千三百餘里後魏於渭南置渭南郡隋改為縣屬京兆副  
都護蕭嗣業發回紇等兵自北道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嗣業鉅  
之子也 蕭嗣業見一百八十一 初右屯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及族  
兄左屯衛大將軍步真皆西突厥酋長太宗之世帥眾來降 彌射  
密可汗五世孫世孫為莫賀咄咄莫賀咄咄中遣使立為可汗後兄步  
真謀殺彌射而自立彌射不能圖即入朝步真遂自立為咄咄葉  
護眾不取去之因 至是詔以彌射步真為流沙安撫大使 考異曰  
彌射步真可汗泥熟父莫賀咄咄七年遣鴻臚少卿劉善  
因冊為吐谷婁拔突利悉咄咄可汗明年泥熟卒弟同娥設立為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唐紀十六 七



怪刑失可汗爾射傳云爾射者室點密可汗五代孫也世統十姓  
部落在本蕃為莫賀咄咄葉護貞觀六年詔遣馮嶺少卿劉善因就  
善立為莫利咄咄可汗其族兄步真欲自立謀殺爾射爾射既  
與步真自為咄咄葉護部不暇步真復攜家歸入朝爾射後從  
太宗征高麗有功封平壤縣伯顯慶二年轉右武衛大將軍後  
略同今欲以咄咄葉護為二人則事多相類以爲一人則事又相  
違疑不能明故但云西突厥酋長補苴余按爾射為咄咄可汗也  
所冊也步真為咄咄葉護白稱也咄咄葉護之號雖同而可汗葉護位  
之尊卑有異不必泥咄咄之號而傳疑而爾射步真實二人也余  
前註所引者新傳也其辭略考異所引者舊傳也其辭詳大略同  
也又參考新舊書對善因冊可汗事與通鑑有六年七年之差別  
爾射為莫利咄咄可汗則新舊書同詳而考之則善因冊爾射  
為莫利咄咄可汗則新舊書同詳而考之則善因冊爾射  
失可汗又三年而咄咄失不為眾所歸西突厥又立欲谷設為乙毗  
咄咄可汗二可汗兵爭利失乙毗相繼走死他國而射置實承  
之太宗崩賀魯反而射置為賀魯所并西突厥世次曉然可考而  
新舊書於爾射傳皆云貞觀中遣劉善因立爾射為莫利咄咄  
可汗以泥敦傳觀之則善因所立者泥敦也泥敦傳觀之則善  
因所立者泥敦也考自南道招集舊眾 二月辛酉車駕至洛陽  
異所疑當以此耳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唐紀十六 高宗顯慶二年

宮 庚午立皇子嶽為周王壬申徙雍王素節為郇王 三月甲  
辰以潭州都督褚遂良為桂州都督 戊申禁舅姑拜公主父母  
拜王妃 癸丑以李義府兼中書令 夏五月丙申上幸明德宮  
避暑上自即位每日視事庚子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許  
之 秋七月丁亥朔上還洛陽宮 王元策之破天竺也得方士  
那邏邇婆婆寐以歸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深加禮敬使  
合長生藥發使四方求奇藥異石又發使詣婆羅門諸國采藥其  
言率皆近誕無實苟欲以延歲月藥竟不就乃放還上即位復詣  
長安又遣歸元策時為道王友 道王元慶高祖之子唐諸王府置友一人從五品下掌陪侍規諷  
辛亥奏言此婆羅門實能合長年藥自謂必成今遣歸可惜失之  
元策退上謂侍臣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疲敝生

資治通鑑補 卷二〇〇

民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誠如聖言此婆  
羅門今茲再來容髮衰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陛下遣之內外皆  
喜娑婆寐竟死於長安 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旨譴奏侍中韓  
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  
州都督欲以為外援八月丁卯瑗坐貶振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  
終身不聽朝觀 分會稽東部都尉為臨海郡治章安江左皆因之  
隋平陳廢為臨海縣屬永嘉郡唐武德四年分置台州諸州刺史  
有朝集故禁絕二人不得至京師振州至京師八千六百六里台  
州在京師東南四 又貶褚遂良為愛州刺史榮州刺史柳爽為象  
州刺史 榮州至京師二千九百七十三里象州至京師四千九百  
愛州刺史據實錄爽坐韓瑗貶象州新 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往  
者濮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時岑文本劉洎奏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唐紀十六 高宗顯慶二年

稱承乾惡狀已彰幽於別所東宮不可少曠請且遣濮王往居東  
宮臣又抗言固爭皆陛下所見卒與無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  
朝大漸獨臣與無忌同受遺詔陛下在草土之辰不勝哀慟臣以  
社稷寬譬陛下手抱臣頸臣與無忌區區眾事咸無廢闕數日之  
間內外甯謐力小任重動懼愆過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表奏不  
省 己巳禮官奏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  
六天之義其方丘祭地之外別有神州合為一祀從之 歐陽修曰禮  
祀昊天上帝此天也鄭元以為天皇帝者北辰星也禮記又  
曰北極星於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元以為青帝靈威仰赤帝  
赤熒怒黃帝含樞紐白帝招矩黑帝叶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  
六天之說唐初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正月辛日祀感  
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祈穀而孟夏雩於南郊季春大享於明堂  
皆祀五天帝至高宗時禮官官為太史圖丘圖昊天上帝在壇上  
而禮魄寶在壇第一等則昊天上帝非禮魄寶可知許敬宗與禮  
官議曰六天出於嵩書而南郊圓丘一也元以為二物郊及明堂



本以祭天而元皆以爲祭太微五帝傳曰凡祀於天而郊而後  
耕故郊祀後稷以祈農事而元謂周祭感帝靈威仰配以後稷區  
而所祭皆遠說也由是蓋謂元說又武德中冬至及孟夏 辛未  
季祭皇地祇於方邱神州地祇於北郊今亦合爲一祀

以禮部尚書許敬宗爲侍中九月庚寅以兼度支尚書杜正倫爲  
兼中書令 冬十月戊戌上行幸許州 許州漢潁川郡地東魏立  
南鄭州後周改許州因古

許國以乙巳敗於澧水之南壬子至汜水曲 汜水曲在鄭  
州新鄭縣界 鄭州  
今歲租賜八十以上粟帛十二月乙卯朔車駕還洛陽宮 蘇定

方擊西突厥沙鉢羅可汗至金山北先擊處木昆部大破之其俟  
斤蠟獨祿等帥萬餘帳來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與俱右領軍郎

將薛仁貴上言泥孰部素不伏鶻魯 泥孰部擊失畢  
五俟斤之一也 爲鶻魯所破  
虜其妻子今唐兵有破鶻魯諸部得泥孰妻子者宜歸之仍加賜

賚使彼明知鶻魯爲賊而大唐爲之父母則人致其死不遺力矣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六 唐紀十六 十一 恩補

上從之泥孰喜請從軍共擊鶻魯定方至曳陁河西 曳陁河在沙  
伊麗河東

鉢羅帥十姓兵且十萬來拒戰 咄陸五俟斤失畢五俟  
斤是爲西突厥十姓 定方將唐

兵及回紇萬餘人擊之沙鉢羅輕定方兵少直進圍之定方令步  
兵據南原攢稍外向自將騎兵陳於北原沙鉢羅先攻步軍三衝

不動定方引騎兵擊之沙鉢羅大敗追奔三十里斬獲數萬人明  
日勒兵復進於是胡祿屋等五弩失畢悉眾來降沙鉢羅獨與處

木昆屈律噉數百騎西走時阿史那步真出南道五咄陸部落聞  
沙鉢羅敗皆詣步真降定方乃命蕭嗣業回紇婆閩將胡兵趨邪

羅斯川 舊書賀魯居多羅斯川在西州直北一千  
五百里此邪羅斯川當在伊麗水之西 追沙鉢羅定方

與任雅相將新附之眾繼之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俟晴而  
行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休息士馬亟追之可及若緩

之彼遁逃浸遠不可復追省日兼功在此時矣乃驅雪晝夜兼行  
所過收其部眾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合軍飽氣張去沙鉢羅所居

二百里布陳長驅徑至其牙帳 賀魯牙帳在金山  
山直石國東北 沙鉢羅與其徒  
將獵定方掩其不備縱兵擊之斬獲數萬人得其鼓蘇沙鉢羅與

其子陁運塔爾噉等脫走趣石國定方於是息兵諸部各歸所居  
通道路置郵驛掩蔽骨問疾苦盡疆場復生業凡爲沙鉢羅所掠  
者悉括還之十姓安堵如故乃命蕭嗣業將兵追沙鉢羅定方引  
軍還沙鉢羅至石國西北蘇咄城人馬飢乏遣人齎珍寶入城市  
馬城主伊沮達官詐以酒食出迎誘之入閉門執之送與石國蕭  
嗣業至石國石國人以沙鉢羅授之乙丑分西突厥地置濛池崑  
陵二都護府 濛池都護府居碎葉川西崑陵都護府居碎葉川東  
考異曰舊書賀魯傳曰定方行至曳陁河西賀魯率

胡祿居胡噉等二萬餘騎列陣而待定方率任雅相等與之交戰  
賊眾大敗斬大首領都搭達官等二百餘人賀魯及彌射輕騎奔  
竄波伊西麗河兵馬溺死者甚眾彌射進軍至伊麗水處月處密  
等部各帥眾來降射又進次雙河賀魯先使步失達官鳩集散  
卒據柵拒戰彌射步真攻之潰散又與蘇定方攻賀魯於碎葉水  
大破之舊書本紀三年二月定方平賀魯印寅西城平以其地置  
濛池崑陵二都督府據實錄賀魯置二都  
督皆在此月本紀又非奏到月日今從實錄以阿史那彌射爲左  
衛大將軍崑陵都護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阿史那步真爲  
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遺光祿卿  
盧承慶持節冊命仍命彌射步真與承慶據諸姓降者準其部落  
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 丁卯以洛陽宮爲東都 唐六典  
在東都皇城之北東西四里一百八十步南  
北二里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 洛州官吏員品竝

如雍州 是歲詔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禮拜所司明爲  
法制禁斷 以吏部侍郎劉祥道爲黃門侍郎仍知吏部選舉事祥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道以爲今選司取士傷多且濫每年入流之數過一千四百多也雜色入流會不銓簡是傷濫也雜色補官者謂之流外官至內入流內教品謂之入流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凡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天抵三十而仕六十而退約準三十年則萬三千餘人略盡矣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則三十年內足充所須之數矣又永徽以來在官者或以善政擢論事者或以單言進而庠序諸生未聞甄異是獎勵之道未周也又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豈今人之不如昔人亦薦賢之道未至耳請自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綸音徧加搜訪又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職今任官率四考卽遷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見遷代能無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惡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以息迎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六 唐紀十六 高宗顯慶三年

新送故之弊又尚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中書省都事主書主事等比來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夫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曹史理有未盡望有釐格以清其選既而杜正倫亦言入流人太多上命正倫與祥道詳議而大臣憚於改作又以勳戚子弟進取無門遂寢其議祥道林甫之子也劉林甫貞觀時請四郎時選

不能禁由是君臣猜阻各有黨與互來告難上兩召之既至囚那利遣左領軍郎將雷文成送布失畢歸國至龜茲東境泥師城龜茲大將羯獵顛發兵拒之仍遣使降於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布失畢據城自守不敢進詔左屯衛大將軍楊胄發兵討之會布失畢病卒胄與羯獵顛戰大破之擒羯獵顛及其黨盡誅之乃以其地爲龜茲都督府戊申立布失畢之子素稽爲龜茲王兼都督二月丁巳上發東都甲戌至京師夏五月癸未徙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舊安西復爲西州都督府鎮高昌故地貞觀十四年平高昌徙於龜茲六月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程名振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將兵攻高麗之赤烽鎮拔之斬首四百餘級捕虜百餘人高麗遣其大將豆方婁帥眾三萬拒之名振以契丹逆擊大破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六 唐紀十六 高宗顯慶三年

之斬首二千五百級考異曰舊書仁貴傳云顯慶二年副程名振從實秋八月甲寅播羅哀獠酋長多胡桑等帥眾內附羅羅哀獠部落冬十月庚申吐蕃贊普來請婚中書令李義府有寵於上諸子孩抱者竝列清貴而義府貪冒無厭母妻及諸子女婿賈官鬻獄其門如市多樹朋黨傾動朝野中書令杜正倫每以先進自處義府恃恩不爲之下由是有隙與義府訟於上前上以大



我厚而我負之今日之敗天所怒也吾聞中國刑人必於市願刑我於昭陵之前以謝先帝上聞而憐之賀魯至京師甲午獻於昭陵赦免其死分其種落為六都督府以處木昆部為匈奴都督府突騎施素葛莫賀部為嚙噠部都督府胡蘇屋闐部為鹽泊都督府都督府都督府都督府其所以處也鳳尼施德牛部為應安都督府突騎施阿利施部為深山都督府其所役屬諸國皆置州府西盡波斯并隸安西都護府四鎮都督府四西城都督府十六州七十二賀魯尋死葬於頤利墓側 戊戌以許敬宗為中書令大理卿辛茂將為兼侍中 開府儀同三司鄂忠武公尉遲敬德薨敬德晚年閑居學延年術修飾池臺奏清商樂以自奉餐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年七十四以病終朝廷恩禮甚厚 是歲愛州刺史褚遂良卒 雍州司士許禕與來濟善 唐雍州士曹司品下掌津梁舟 侍御史張倫與李義府有怨吏部尚書唐臨奏以車舍宅工藝 侍御史張倫與李義府有怨吏部尚書唐臨奏以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四 唐紀十六

十四

唐紀十六

禕為江南道巡察使倫為劍南道巡察使是時義府雖在外皇后常保護之以臨為挾私選授

紀顯慶四年春正月乙丑免臨官臨性儉薄寡欲不治第宅服用簡素寬於待物嘗欲弔喪令家僮歸取白衫家僮誤取他衫懼未敢進臨察知之召僮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持歸又嘗令人糞藥而失其制度臨潛知其故謂曰今日陰暗不宜服藥且棄之竟不揚言其過其寬恕如此然至於見妻子未嘗不正衣冠也 三月壬午西突厥興昔亡可汗與真珠葉護戰於雙河斬真珠葉護 夏四月丙辰以于志寧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乙丑以黃門侍郎許圍師參知政事圍師紹之子也 武后以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己深怨之及讓廢王后燕

公于志甯中立不言武后亦不悅許敬宗屢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每面折之於是敬宗亦怨無忌武后既立無忌內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洛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章季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事敬宗與辛茂將鞠之敬宗按之急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構陷忠臣近戚使權歸無忌伺隙謀反今事覺故自殺上驚曰豈有此耶舅為小人所開小生疑沮則有之何至於反敬宗曰臣始末推究反狀已露陛下猶以為疑恐非社稷之福 考異曰實錄洛陽人李奉節上封事告太子洗馬敬宗與辛茂將鞠之敬宗按之急季方事迫自刺不死又按奉節得私書有題與無忌者遂奏言無忌無忌也陰為語欲陷忠臣何則謀反上驚曰豈當有此或容惡人開構小生疑沮至於即反猶恐不然敬宗奏曰臣始末推究反狀已露陛下猶以為疑此計若行自然權歸無忌跡跡已露陛下猶有所疑恐非社稷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四 唐紀十六

十五

唐紀十六

福無忌傳云敬宗使人上封事解監察御史李巢與無忌交通謀反詔敬宗與茂將鞠之唐歷統紀與實錄略同按奉節乃告事之人推鞠者豈得反按奉節之家且與無忌者誰之私書若是季方書安得在奉節家若在奉節家奉節當執以與詎何待搜而後得又既云搜師是無忌乃是實與無忌書何得謂之偽書實錄敘此事殊虛莽首尾差舛不可知其詳實故略取大意而已舊傳所云雖為無忌所告初無無忌之心故李宏泰告無忌反立斬之何至奉節而獨令敬宗鞠之也且實錄在前而詳列傳在後而略故亦未 上泣曰我家不幸親戚間屢有異志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使朕悲見天下之人茲事若實如之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為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若一旦竊發陛下遣誰當之今賴宗廟之靈皇天疾惡因按小事乃得大姦實天下之慶也臣竊恐無忌知季方自刺窘急發謀攘袂一呼同惡雲集必為宗廟之憂臣昔見字文化及父述為煬帝所親任結以婚姻委



以朝政述卒化及復典禁兵一夕於江都作亂先殺不附己者臣家亦豫其禍於是大臣蘇威裴矩之徒皆舞蹈馬首唯恐不及黎明遂傾陪室前事不遠願陛下速決之上命敬宗更加審察明日敬宗復奏曰昨夜季方已承與無忌同反臣又問季方無忌與國至親累朝寵任何恨而反季方答曰韓瑗嘗語無忌云柳奭褚遂良勸公立梁王為太子今梁王既廢上亦疑公故出高履行於外履行無忌舅子也去自此無忌憂恐漸為自安之計後見長孫祥年出為益州長史又出韓瑗得罪日夜與季方等謀反臣參驗辭狀咸相符合請收捕準法上又泣曰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若殺之天下將謂朕何後世將謂朕何敬宗對曰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文帝從代來昭亦有功所坐止於殺人文帝使百官素服哭而殺之至今天下以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六唐紀十六十六文帝為明主今無忌忘兩朝之大恩謀移社稷其罪與薄昭不可同年而語也幸而姦狀自發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猶不早決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安危之機開不容髮無忌今之姦雄王莽司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引問無忌戊辰下詔削無忌太尉及封邑以為揚州都督於黔州安置準一品供給唐大典膳部郎中一品食料每日細白米三升粳米梁米各一斗五升粉一升油五升鹽一升半醋三升蜜三合栗一斗梨七顆蘇一合乾菓一升木槿十根炭十斤蔥韭豉蒜薑椒之類各有差每月給羊二十口豬肉六十斤魚祥無忌從兄父子也前此自工部尚書出為荊州長史故敬宗以此誣之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奭仍潛通官掖謀行鳩毒于志齊亦黨附無忌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齊官遣使發道次兵援送

無忌詣黔州無忌子秘書監駙馬都尉冲等皆除名流嶺表遂良子彥甫冲流愛州於道殺之益州長史高履行累貶洪州都督自大都督府長史為遠州都督為貶益州在京師西南二千三百七十九里東都三千二百一十六里洪州在京師東南三千九十二里東都二千五百一十一里五月丙申兵部尚書任雅相度支尚書盧承慶竝參知政事承慶思道之孫也美風儀博學有才幹貞觀中為民部侍郎太宗嘗問歷代戶口之數承慶敘夏殷以後迄於周隋皆有依據太宗嗟賞之涼州刺史趙持滿工畫善射乃扼虎走逐馬而仁厚下士士無貴賤皆愛慕之其從母為韓瑗妻其舅駙馬都尉長孫銓無忌之族弟也銓坐無忌流瀋州縣令希旨杖殺之許敬宗懼持滿才力能仇己誣云與無忌同反驛召至京師下獄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更無如之何乃代為獄辭結奏戊戌誅之尸於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歎曰纒布哭彭越義也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文王葬枯骨仁也下不失義上不失仁不亦可乎乃收而葬之上聞之不罪也尋遷肅州刺史時州城荒毀又無壕塹數為寇賊所乘方翼乃發卒濬築引水為壕又出私財為水澆稅其利以養飢民宅側起舍數十餘楹以居之全活者甚眾方翼廢后之從祖兄也六月丁卯詔改氏族志為姓氏錄初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事見一百九十五升降去取時稱允當至是許敬宗以其書不敘武氏本望李義府亦恥先世不見敘奏請改之乃命禮部郎中孔志約等比類升降以后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凡九等於是士卒以軍功致位五品者皆豫士流時人謂之勳格許敬宗議封禪儀己已奏



請以高祖太宗俱配昊天上帝太穆文德二皇后俱配皇地祇從之 秋七月命御史往高州追長孫恩象州追柳爽振州追韓瑛 竝加錄詣京師仍命州縣簿錄其家恩無忌之族弟也壬寅命李 勣許敬宗辛茂將與任雅相廬承慶吏其獲按無忌事 考異曰唐 台州刺史來濟為庭州刺史來濟與韓瑛事同一體 許敬宗又遣 中書舍人袁公瑜等詣黔州再鞠無忌反狀至則逼無忌令自縊 詔柳爽韓瑛所至斬決使者殺柳爽於象州韓瑛已死發驗而還 考異曰韓瑛傳云四年卒官明年長孫無忌死遣使殺之使至瑛 已死補遺長傳三年卒官後二歲追削官爵瑛或無忌徒瑛 州終言之然書多在此月蓋因實錄年代記云七月辛未 籍沒 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為奴婢常州刺史長孫祥坐與無忌通書處 絞長孫恩流嶺南 州漢陽郡漢陽縣地後魏置安州後周改 曰元州隋開皇十六年改嶺南大業初廢州為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四 唐紀六十八 十九

安樂郡唐復為檀州在京師東北二千五百六十七里至東都一 千八百四十四里考異曰唐統紀唐歷皆云長孫恩新書云族弟 恩統紀唐歷長孫恩流嶺南州縣令希旨殺之在此下實錄錄流嶺 州許敬宗其甥趙持滿作難送殺持滿是錄流嶺南州在前今從 之 八月壬子以普州刺史李義府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 品義府既貴自言本出趙郡與諸李敘昭穆無賴之徒藉其權勢 拜伏為兄叔者甚眾給事中李崇德初與同譜及義府出為普州 卽除之義府聞而銜之及復為相使人誣構其罪下獄自殺 乙 卯長孫氏柳氏緣無忌夷貶降者十三人高履行貶永州刺史 永 曹雲陵 隋平陳置永州在京師南三千二百七十四里至東都三千六百六十五里 于志寧貶榮州刺史 于氏貶者九人自是政歸中宮矣 九月詔以石米史大安小安 曹拔汗那怛怛疏勒朱駒半等國置州縣府百二十七 米國或曰 弭株實北百里距康國其王治鉢息德城大安一日布勒又曰捕 喝元魏謂世密者東北至小安四百里西瀕烏河治河城城即

康居小君長野王故地小安一日東安日鴨汗在那密水之陽東 漢列二百里許治鴨汗城曹亦有東西中國東曹居波悉山之陰 漢城師城地也北至石西至康東北至遠皆四百里西曹者隋時 曹國也南接史及波覽治瑟底痕城曹治迦底城城拔汗那即 南境或曰錄汗元魏所謂破落那去京師入千里居西曹城在 珠河之北後分為二一治呼陽城一治渴塞城他國漢大月氏 之種大月氏為烏孫所奪西過大宛擊大夏臣之大夏即吐火羅 也厥後王姓也後世以姓為國號他國杜佑曰厥後或云高車 之別種或云大月氏之別種他國亦大月氏別種如佑所云則康 健他國似是兩國蘇勤一名什沙距長安九千里而康○發音康 佳音 冬十月丙午皇太子加元服救天下賜酺三日初太子既 立受春秋左氏傳於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簡臣事廢卷而歎曰 經籍者聖人所以垂訓何故書此瑜對曰孔子作春秋義存褒貶 故書商臣之惡以垂戒萬世太子曰非唯口不可道蓋亦耳不忍 聞願改讀他書瑜再拜賀曰殿下誠孝冥資睿情天發凶悖之迹 黜於視聽循奉德音實深慶躍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孔子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四 唐紀六十八 十九

曰不學禮無以立請停春秋而學禮記太子曰善 初太宗疾山 東士人自矜門地昏姻多資資財命修氏族志例降一等王妃主 壻皆取勳臣家不議山東之族而魏徵房元齡李勣家皆盛與為 昏常左右之由是舊望不減或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得高下懸 隔李義府為其子求昏不獲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勸上矯其弊壬 戌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榮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 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等子孫不得自 為婚仍定天下嫁女受財之數毋得受陪門財 陪門財者女家 納財以陪門望 然族黨為時所尚終不能禁或載女竊送夫家 或女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為婚其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往往 反自稱禁婚家益增厚價 閏月戊寅上發京師令太子監國太



子思慕不已上聞之遽召赴行在戊戌車駕至東都十一月丙午以許圍師為散騎常侍檢校侍中戊午侍中兼左庶子辛茂將驍思結侯斤都曼帥疏勒朱俱波颺般陁三國反鳴驍隨由入劍末谷不忍前六百里則其國也距瓜州四千五百里直朱俱波西南距懸度山擊破于闐癸亥以左驍衛大將軍蘇定方為安撫大使以討之以盧承慶同中書門下三品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等與高麗將溫沙門戰於橫山仁貴匹馬先入所射莫不應弦而倒又戰石城高麗有善射者射殺官軍十餘人仁貴怒單騎突擊賊弓矢俱失生擒之遂大破其眾蘇定方軍至遼葉水自遼州輪臺縣西行三百里許至葉葉河都曼保馬頭川定方選精兵萬人騎三千匹馳往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詰旦至城下都曼大驚戰於城外都曼敗退保其城及暮諸軍繼至遂圍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 唐紀十六 高宗顯慶四年 都曼懼而出降 是歲召太白山處士孫思邈拜諫議大夫固辭不受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通百家說善談老莊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顧器大難為用耳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乃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即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固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美門廣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至是又召見拜是職又不受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之術無不盡善范陽盧照鄰等咸師事之照鄰有惡疾不可愈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其道何如思邈答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夫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

而為霜雪張而為虹霓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此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癰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焦枯診發乎而變動乎形推而言之天地亦然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飛流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癰贅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竭涸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照鄰曰人事如何曰心為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為之將將尚勇故欲大詩曰起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 唐紀十六 高宗顯慶四年 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自慎慎以畏為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惰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話周齊開事歷歷如服見然猶視聽不衰神采其茂初魏徵受詔修齊梁陳周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



思邈口以傳授有如目觀太子詹事盧齊卿童幼時以終身之事問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為屬吏願自愛後齊卿為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為徐州蕭縣丞思邈初謂齊卿之時溥猶未生而預知其事凡諸異迹多此類也及卒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屍就木猶若空衣時人異之注老子莊子換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世

順慶五年春正月憲定方獻侔於乾陽殿乾陽殿在法司請誅洛陽宮都曼定方請曰臣許以不死故都曼出降願其生上曰朕屈法以全卿之信乃免之 甲子上發東都二月辛巳至并州三月丙午皇后宴觀城故舊鄰里於朝堂婦人於內殿頒賜有差武后文水縣人天子行幸所至皆有朝堂太宗代高麗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是也皇后所居為內殿詔并州婦人年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六 唐紀十六 三十一

八十以上皆版授郡君 百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新羅王春秋上表求救辛亥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神邱道行軍大總管帥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等水陸十萬以伐百濟考異曰舊書定方定方為熊津道大總管實錄定方傳亦同今從此年實錄新書書本紀又舊本紀唐歷皆云四年十二月癸亥以定方為神邱道大總管劉伯英為副道行軍總管按定方時討都曼未為神邱道總管舊唐書歷皆誤今從實錄以春秋為綱史道行軍總管將新羅之眾與之合勢 夏四月丙寅上發并州癸巳至東都五月作合璧宮時改八閤宮為合璧宮在東都苑內壬戌上幸合璧宮戊辰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樞實左武衛將軍延陁梯真梯真許延以爲居延州都督李合珠竝為合璧道行軍總管冷陁山在黃水各將所部兵以討叛奚仍命尚書右丞崔餘慶充使總護三部兵奚尋遣使降更以樞實等為沙磧道行軍總管以討契丹擒契丹

松漢都督阿卜固送東都 六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甲午車駕還洛陽宮 房州刺史梁王忠年浸長頗不自安或私衣婦人服以備刺客又數自占吉凶或告其事秋七月乙巳廢忠為庶人徙黔州囚於承乾故宅 丁卯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盧承慶坐科調失所免官度支尚書凡修賦職貢之方經費則給之算蘇貨屬編之準悉以否之今科調不得其所為不任其職故 八月吐蕃祿東贊遣其子起政將兵擊吐谷渾以吐谷渾內附故也 蘇定方引兵自成山濟海百濟據熊津江口以拒之定方升東岸乘山而陣與之大戰揚帆蓋海相續而至百濟

天敗死者數千餘人皆潰走定方水陸齊進直趣其都城北史百扶城亦曰故麻城其外更有山方曰古扶城東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曰熊津城未至二十餘里百濟傾國來戰大破之殺虜萬餘人追奔入其郭百濟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六 唐紀十六 三十一

義慈及太子隆逃於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為王帥眾固守隆子文思曰王與太子皆在而叔遽擁兵自王借使能卻唐兵我父子必不全矣遂率左右踰城來降百姓皆從之泰不能止定方命軍士登城立幟泰窘迫開門請命於是義慈隆及諸城主皆降百濟故有五部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詔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熊津馬韓東明金連德安五都督府以其會長為都督刺史 壬午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將兵討思結拔也固僕骨同羅四部拔也固即拔野古僕骨即僕固三戰皆捷追奔百餘里斬其酋長而遺冬十月上初昔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

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俾矣 十一月戊戌朔上御則天門唐六典東都宮城南面三門中曰則天後以武后號則天



遂更日 受百濟俘自其王義慈以下皆釋之蘇定方前後滅三國

皆生擒其主謂其魯都赦天下 甲寅上幸許州十二月辛未敗

於長社己卯還東都 壬午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涇江

道行軍大總管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左

驍衛將軍劉伯英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蒲州刺史程名振為饒

方道總管將兵分道擊高麗初給事中劉仁軌按舉正義事見顯慶元年

為李義府所怨出為青州刺史至是欲斥以罪使督海運風不利

迫之使行船果覆沒丁夫溺死坐免官以白衣從軍自效

醉顯慶六年春正月乙卯募河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兵得四萬四

千餘人詣平壤鏖方行營戊午以鴻臚卿蕭嗣業為扶餘道行軍

總管帥回紇等諸部兵詣平壤 二月乙未晦改元龍朔 三月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 唐紀十六

丙申朔上與羣臣及外夷宴於洛城門唐六典洛陽宮城西北出

殿德昌殿南出曰延慶門又南曰韶輝觀屯營新教之舞謂之一

戎大定樂取一戎衣平道而天下大定也用百四十人被五采甲

時上欲觀征高麗以象用武之勢也 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

將劉仁願鎮守百濟府城又以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

撫其餘眾文度濟海而卒百濟僧道琛故將扶餘福信聚眾據周

留城迎故王子豐於倭國而立之引兵圍仁願於府城詔起劉仁

軌檢校帶方州刺史帶方州置於百濟界因古地名以名州考異

日餘載云劉仁願以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

今從將王文度之眾使道發新羅兵以救仁願仁軌喜曰天將富

貴此翁矣於州司請唐歷及廟諱以行曰吾欲掃平東夷願大唐

正朔於海表仁軌御軍嚴整轉鬪而前所向皆下百濟立兩柵於

熊津江口仁軌與新羅兵合擊破之殺溺死者萬餘人道琛乃釋

府城之圍退任存城任存城在白新羅糧盡引還道琛自稱

領軍將軍福信自稱霜岑將軍招集徒眾其勢益張仁軌眾少與

仁願合軍休息士卒上詔新羅出兵新羅王春秋奉詔遣其將金

欽將兵救仁軌等至古泗福信邀擊敗之欽自葛嶺道遁還新羅

不敢復出福信尋殺道琛專總國兵 夏四月丁卯上幸合璧宮

庚辰以任雅相為涇江道行軍總管契苾何力為遼東道行軍

總管蘇定方為平壤道行軍總管與蕭嗣業及諸胡兵凡三十五

軍水陸分道並進以伐高麗蔚州刺史李君球上言高麗小醜何

至傾中國事之有如高麗既滅必發兵以守少發則威不振多發

則人不安是天下疲於轉戍也臣謂征之不如勿征滅之不如勿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 唐紀十六

滅不聽上欲自將大軍繼之癸巳皇后抗表諫親征高麗詔從之

五月甲子晦日有食之 六月辛巳太白經天九日監察御史

韓思彥勸帝修德以答天譴帝讓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

義府曰八品官能言得失而卿為宰相獨無言何邪義府謝罪引

咎既而誣譖思彥出為山陽丞思彥初遊太學博士谷那律為匪

人所辱思彥欲殺之律力阻之乃止萬年令季乾祐聞而異之乃

舉思彥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遂擢授監察御史每昌言當世得

失嘗巡察劾南有富商父死兄弟三人分資不平訟於官長吏受

賄不為平決思彥至按其事命爵人奉乳一甌自飲其半以其半

賜爭財者謂之曰汝兄弟久禁會當飢渴可共飲之訟者既飲而

悟遂各抱持慟哭而言曰吾乃蠻夷不識孝義為惡妻兒離間以



至於此今侍御以共乳之情提我敢復爭乎請同屏如初又出使并州有殺人而不得主名者前吏以操刀醉胡抵罪已誣服矣思彥疑之令晨集兒輩數百於廳事至暮出之如是者三日因問兒曰汝輩出外亦有日日問汝者乎皆曰有之遂踪跡其人一訊具服 癸未以吐火羅噉騎波斯等十六國 屬賓南距長安萬二千里而寧西及訶達羅支國解蘇國骨咄施國乾陀羅石汗那國波時地國但沒國烏拉國多勒建國俱密國密多國久越得健國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 考異曰唐書云置州二十六今凡十六國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 從統紀今按新書地理志時自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凡十六國各以其王都為都督府吐火羅國都督府月氏都督府領州二十六厥達國都督府大汗都督府領州十五河達羅支國都督府領州九解蘇國都督府天馬都督府領州二骨咄施國都督府高附都督府領州二密國都督府領州十乾陀羅國都督府領州四石汗那國都督府領州四波時地國都督府領州一烏拉國都督府領州一但沒國都督府領州一多勒建國都督府領州一烏拉國都督府領州一但沒國都督府領州一多勒建國都督府領州一烏拉國都督府領州一但沒國都督府領州一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八 唐紀十六 高麗 癸卯車駕還東 蘇定方破高麗於俱江屢戰皆捷遂圍平壤城 癸卯車駕還東 都 九月癸巳朔特進新羅王春秋卒以其子法敏為樂浪郡王 新羅王 壬子徙潞王賢為沛王賢聞三勃善屬文召為修撰勃通之孫也時諸王鬪雜勃戲為檄周王雜文 考異曰舊傳云徵英時沛王賢已為太子常云周王 上見之怒曰此乃交構之漸斥勃出沛府勃六歲 丁酉文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摘其失勃聰警絕 眾喜著書尤精歷算為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酣飲引被覆面 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謂勃為腹藁求文者遺之金帛盈

積人謂勃心織而衣筆耕而食勃與兄勳皆以才名著稱當世 杜易簡稱為三珠樹父福時嘗以詫韓思彥戲曰武子有馬 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邪 考異曰洪都勃自汾省觀舟 岸縱觀見一叟坐石磯上鬚眉皓白頗勝異常遊謂勃曰少年子 何來明日重九滕王閣有高會子知之乎若往會之作為文辭足 重不朽矣勃曰此去洪都幾程六七百里豈一夕所能至邪安曰 子若決行吾當助汝勃方批謝忽不見依言發舟清風送帆候 忽抵府次旦入謁果不爽期時都督閻公有婿吳子章與廷公令 病憊序文欲以誇客及宴先授簡四座咸辭次第至勃勃受 命不讓時勃年十四坐於席末閻公意甚不平乃命史伺於勃勃 下筆即報勃初起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笑曰老生常談耳次 云屏分翼軫地接衡嶽公曰故事也又報曰奉三江而帶五湖控 嶺荆而引颶越公即不語俄而數吏沓至報公公但領頷而已至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不 覺罷然曰真天才也文成贈以五百緡 高麗蓋蘇文遣其子男 生以精兵數萬守鴨綠水諸軍不得度契苾何力至值冰大合何 力引眾乘冰度水鼓譟而進高麗大潰追奔四十里斬首三萬級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八 唐紀十六 高麗 癸卯車駕還東 蘇定方破高麗於俱江屢戰皆捷遂圍平壤城 癸卯車駕還東 都 九月癸巳朔特進新羅王春秋卒以其子法敏為樂浪郡王 新羅王 壬子徙潞王賢為沛王賢聞三勃善屬文召為修撰勃通之孫也時諸王鬪雜勃戲為檄周王雜文 考異曰舊傳云徵英時沛王賢已為太子常云周王 上見之怒曰此乃交構之漸斥勃出沛府勃六歲 丁酉文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摘其失勃聰警絕 眾喜著書尤精歷算為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酣飲引被覆面 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謂勃為腹藁求文者遺之金帛盈

積人謂勃心織而衣筆耕而食勃與兄勳皆以才名著稱當世 杜易簡稱為三珠樹父福時嘗以詫韓思彥戲曰武子有馬 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邪 考異曰洪都勃自汾省觀舟 岸縱觀見一叟坐石磯上鬚眉皓白頗勝異常遊謂勃曰少年子 何來明日重九滕王閣有高會子知之乎若往會之作為文辭足 重不朽矣勃曰此去洪都幾程六七百里豈一夕所能至邪安曰 子若決行吾當助汝勃方批謝忽不見依言發舟清風送帆候 忽抵府次旦入謁果不爽期時都督閻公有婿吳子章與廷公令 病憊序文欲以誇客及宴先授簡四座咸辭次第至勃勃受 命不讓時勃年十四坐於席末閻公意甚不平乃命史伺於勃勃 下筆即報勃初起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笑曰老生常談耳次 云屏分翼軫地接衡嶽公曰故事也又報曰奉三江而帶五湖控 嶺荆而引颶越公即不語俄而數吏沓至報公公但領頷而已至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不 覺罷然曰真天才也文成贈以五百緡 高麗蓋蘇文遣其子男 生以精兵數萬守鴨綠水諸軍不得度契苾何力至值冰大合何 力引眾乘冰度水鼓譟而進高麗大潰追奔四十里斬首三萬級

餘眾悉降男生僅以身免會有詔班師乃還 冬十月丁卯上畋 於陸渾 陸渾古伊川春秋時秦晉邊陸渾戎於此漢因以名縣屬 洛州 後魏郡後魏置伊川郡隋改曰伏流大業初復曰 陸渾 戊申又畋於非山癸酉還宮 回紇酋長婆闍卒姪比粟 毒代領其眾 考異曰新書傳云婆闍與同羅僕固犯邊詔左武衛 大將軍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大總管燕然都護劉審禮左武衛 將軍薛仁貴為副鴻臚卿蕭嗣業為仙萼道行軍總管 考異曰右 屯衛將軍孫仁師為副將兵討之將行宴內殿帝謂仁貴曰古善 射者穿七札卿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而洞之帝大驚更取堅 甲賜之審禮德威之子也 考異曰貞觀十一年 卷九十四 貞觀二年春正月辛亥立波斯都督卑路斯為波斯王 二月 甲子改百官名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中臺



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僕射為匡政左右丞為肅機尚書為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其餘二十四司御史臺九寺七監十六衛竝以義訓更其名而職任如故

改吏部為司列司勳司封如故考功為司議戶部為司元少府為司器禮部為司禮祠部為司禮主客為司膳膳部為司膳兵部為司戎職方為司城都官為司典庫部為司庫刑部為司刑都官為司僕比部為司計司門為司關工部為司平屯田為司田虞部為司虞水部為司川凡二十四司郎中皆改為大夫收御史臺曰憲臺大夫曰大司憲中丞曰司憲大夫改太常寺曰奉常寺光祿寺曰司宰寺衛尉寺曰司衛寺宗正寺曰宗寺太僕寺曰司馭寺大理寺曰詳刑寺鴻臚寺曰同文寺司農寺曰司稼寺太府寺曰外府寺凡九寺卿皆曰正卿少卿皆曰大夫改秘書省曰蘭臺監曰太史少監曰侍郎丞曰大夫少監曰中書省曰中書監曰太監國子監為司成館祭酒為大司成司業曰少司成少府監為內府監將作監為繕工監大匠曰大監少匠曰少監都水監為司津監凡七監左右衛府武衛府皆省府字左右威衛曰左右武威衛左右領軍衛曰左右戎衛左右候衛曰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府曰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府曰左右千牛衛

甲戌漢江道大總管任雅相薨於軍雅相為將未嘗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唐紀十六

奏親戚故吏從軍皆移所司補授謂人曰官無大小皆國家公器豈可苟便其私由是軍中賞罰皆平人服其公

戊寅左驍衛將軍白州刺史沃沮道總管龐孝泰

白州本漢合浦縣也武德四年置南州六年改白州

與高麗戰於蛇水之上軍敗與其子十三人皆戰死蘇定方圍平壤久不下會大雪解圍而還

三月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鐵勒九姓聞唐兵將至合眾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阮之度磧北擊其餘眾獲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思結多濫葛等部落先係天山問仁泰等將至皆迎降仁泰等縱兵擊之掠其家以賞軍虜相率遠遁將軍楊志追之為虜所敗候騎告仁泰虜輜重在近往可取也仁泰將輕騎萬四千倍

道赴之遂踰大磧至仙萼河不見虜糧盡而還值大雪士卒飢凍棄捐甲兵殺馬食之馬盡人自相食比入塞餘兵纔八百人仁貴亦取所部女為妾軍還司憲大夫楊德裔劾奏仁泰等

漢御史臺殿內祕書謂之中丞漢末改為御史長史後漢復為中丞後魏改為中尉正北齊復曰中丞後周曰司憲中大夫隋諱中改為治書御史唐因之貞觀末避高宗名改為中丞是年改為司憲誅殺已降使虜逃散不撫士卒不計資糧遂使骸骨蔽野棄甲資寇自聖朝開創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喪敗者仁貴於所監臨貪淫自恣雖矜所得不補所喪竝請付法司推科詔以功贖罪皆釋之以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鐵勒道安撫使左衛將軍姜恪副之以安輯其餘眾何力簡精騎五百馳入九姓中虜大驚何力乃謂曰國家知汝皆脅從赦汝之罪罪在酋長得之則已其部落大喜共執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唐紀十六

其葉護及設特勒等二百餘人以授何力何力數其罪而斬之九姓遂定

甲午車駕發東都幸蒲州夏四月庚申朔至京師

辛巳作蓬萊宮

蓬萊宮即大明宮亦曰東內程大昌曰大明宮地本太極宮之後苑東北而射殿之地在龍首山上太宗初於其地營永安宮以備太上皇清暑雖宮改名大明宮而太上皇仍居太安宮不徙入龍朔二年高宗苦風痺惡太極宮卑下故就修大明宮改名

五月丙申以許國師為左相

六月乙丑初令僧尼道士女官致敬父母

秋七月戊子朔赦天下賜酺三日

丁巳熊津都督劉仁願帶方州刺史劉仁軌大破百濟於熊津之東拔真峴城初仁願仁軌等屯熊津城上與之救書以平壤軍同一城不可獨固立拔就新羅若金法敏藉卿雷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即宜泛海還也將士咸欲西歸仁軌曰人臣徇公家之利有死無二豈得先念其私主上欲滅高麗故先誅百



濟甯兵守之制其心腹雖餘寇充斥而守備甚嚴宜厲兵秣馬擊其不意理無不克既捷之後士卒心安然後分兵據險開張形勢飛表以聞更求益兵朝廷知其有成必命將出師奔援纒接凶醜自殲非直不棄成功實亦永清海表今平壤之軍既還熊津又拔按謂拔軍就新羅或拔軍西還也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與高麗連寇何時可滅且今以一城之地居敵中央苟或動足即為擒虜縱入新羅亦為羈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況福信凶悖殘虐君臣猜離行相屠戮正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眾從之時百濟王豐與福信等以仁願等孤城無援遣使謂之曰大使等何時西還當遣相送仁願仁軌知其無備忽出擊之拔其支羅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柵殺獲甚眾分兵守之福信等以真峴城險要加兵守之仁軌伺其

稍懈引新羅兵夜傳城下攀草而上比明入據其城遂通新羅運糧之路仁願乃奏請益兵詔發滿青萊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福信專權與百濟王豐浸相猜忌福信稱疾臥於窟室欲俟豐聞疾而殺之豐知之帥親信襲殺福信遣使詣高麗倭國乞師以拒唐兵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唐紀十七 起龍朔二年八月盡咸亨元年凡八年有奇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高宗天皇大聖大宏孝皇帝中之上

龍朔二年八月壬寅以許敬宗為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知

西臺事 九月戊寅初令八品九品衣碧 冬十月丁酉上幸驪

山溫湯太子監國丁未遣宮 庚戌西臺侍郎陝人上官儀同東

西臺三品 癸丑詔以四年正月有事於泰山仍以來年二月幸

東都 左相許國師之子奉輦直長自然遊獵犯人田田主怒自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 唐紀十七

然以鳴鏑射之圍師杖自然一百而不以聞田主詣司憲訟之司

憲大夫楊德裔不為治西臺舍人袁公瑜遣人易姓名上封事告

之上曰圍師為宰相侵陵百姓匿而不言豈非作威作福圍師謝

曰臣備位樞軸以直道事陛下不能悉允眾心故為人所攻許至

於作威福者或手握彊兵或身居重鎮臣以文吏奉事聖明惟知

閉門自守何敢作威福上怒曰汝恨無兵邪許敬宗曰人臣如此

罪不容誅遽令引出詔特免官 考異曰舊本紀十一月辛未圍師

度州刺史今據齊錄辛未免官久之既度州刺史 癸酉立皇子旭

輪為殷王 旭輪後改名 十二月戊申詔以方討高麗百濟河北

之民勞於征役其封泰山幸東都並停 颶海道 颶音 行軍總管

蘇海政受詔討颶茲救與昔亡繼往絕二可汗發兵與之俱至興

蘇海政受詔討颶茲救與昔亡繼往絕二可汗發兵與之俱至興



昔亡之境繼往絕素與昔亡有怨事見上卷密謂海政曰彌

射謀反請誅之阿史那彌射是時海政兵纔數千集軍吏謀曰彌

射若反我輩無噍類不如先事誅之乃矯稱敕令大總管齊昂數

萬段賜可汗及諸酋長與昔亡帥其徒受賜海政悉收斬之其鼠

尼施拔塞幹兩部亡走鼠尼施拔塞幹出陸五部之一也海政與繼

往絕追討平之軍還至疏勒南弓月部復引吐蕃之眾來欲與唐

兵戰海政以帥老不敢戰以軍資賂吐蕃約和而還由是諸部洛

皆以興昔亡為冤各有離心繼往絕尋卒十姓無主有阿史那都

支及李遮旬收其餘眾附於吐蕃為都支遮旬是歲西突厥寇

庭州刺史來濟將兵拒之謂其眾曰吾久當死幸蒙存全以至今

日當以身報國遂不釋甲冑赴敵而死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 唐紀十七 恩補

癸龍朔三年春正月左武衛將軍鄭仁泰討鐵勒叛者餘種悉平

之 乙酉以李義府為右相仍知選事 二月徙燕然都護府於

回紇更名瀚海都護徙故瀚海都護於雲中古城更名雲中都護

燕然都護置於貞觀二十一年以積為境積北州府皆隸瀚海嶺南

年瀚海都護置於永徽元年 雲中都護府治金河即秦漢雲中舊城東北至朔州三百

隸雲中 七十里 德元元年更名單于大都護府杜佑曰單于都護

府南至榆林郡三百二十里東 是月減百官一月俸賦雍同等十

五州民錢以作蓬萊宮 三月許圍師再貶虔州刺史虔州在京

千一十七里至東 楊德裔以阿黨流庭州圍師子文思自然竝免

都三千四百里 官圍師俄轉相州刺史政存寬惠州人立石以頌之嘗有官吏犯

賊圍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愧之其人慙懼遂改節為廉士

右相河開郡公李義府典選侍中宮之勢專以賣官為事銓綜

無次怨歸盈路官寮畏之無敢言者上頗知之從容謂義府曰卿

子及婿頗不謹多為非法我尚為卿掩覆卿宜戒之義府勃然變

色頸頰俱張曰誰告陛下上曰但我言如是何必就我索其所從

得邪義府殊不引咎緩步而去上由是不悅望氣者杜元紀謂義

府所居第有獄氣空積錢二十萬緡以厭之義府信之聚斂尤急

義府居母喪朔望給哭假輒微服與元紀出城東登古冢俟望氣

色或告義府窺覘災眚陰有異圖又遣其子右司議郎津召長孫

無忌之孫延受其錢七百緡除延司津監唐東宮司議郎四人正

湖改司議郎為左司議郎太子舍人為右司議郎漢官有都水長

屬主爵掌諸池沼後改為使者後漢改為河隄謂者晉置都水臺

為使者一人掌舟楫之事梁改為太舟卿北齊亦曰都水臺隋改

為都水監唐因之貞觀改為使者從六品龍朔元年改為司津監

掌川澤津 梁之政令 右金吾倉曾參軍楊行穎告之夏四月乙丑下義府獄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 唐紀十七 恩補

遣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御史詳刑其鞫之仍命司空李勣監焉

事皆有實戊子詔義府除名流焉州津除名流振州諸子及婿竝

除名流庭州朔野莫不稱慶或作河開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

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李義府河開勝之通衢義府多取人奴婢及

敗各散歸其家故其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 乙

未道雞林大都督府於新羅國以金法敏為之 丙午蓬萊宮舍

元殿成上始移仗居之更命故宮曰西內故宮謂太極宮自武德

後謂之 戊申始御紫宸殿聽政蓬萊宮正殿曰含元殿含元之後

有紫宸殿即 五月壬午柳州蠻酋吳君解反柳州漢中縣地

德四年置南昆州貞 遣冀州長史劉伯英右武衛將軍馮士燾發

嶺南兵討之 吐蕃與吐谷渾互相攻各遣使上表論曲直更來



求援上皆不許吐谷渾之臣素和實有罪逃奔吐濟其言吐谷渾  
 虛實吐蕃發兵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諸葛鉢與宏化公  
 主帥數千帳棄國走依涼州請徙居內地唐會要曰吐谷渾自永  
 國于羣羌之故地龍朔三年  
 為吐蕃所滅凡三百五十年上以涼州都督鄭仁泰為青海道行  
 軍大總管帥右武衛將軍獨孤卿雲辛文陵等分屯涼鄯二州以  
 備吐蕃六月戊申又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安集大使節度  
 諸軍為吐谷渾之援吐蕃祿東贊屯青海遣使者論仲琮入見吐  
 蕃立國之初有大論小論以  
 統國事後因以為貴姓表陳吐谷渾之罪且請和親上不許遣  
 左衛郎將劉文祥使於吐蕃降璽書責讓之 秋八月戊申上以  
 海東累歲用兵百姓困於征調士卒戰溺死者甚眾詔罷三十六  
 州所造船遣司元太常伯竇德元等分詣十道問人疾苦黜陟官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 唐紀十七 四 恩補樓

吏德元毅之曾孫也齊殺太穆  
 皇后之父 九月戊午能津道行軍總管右  
 威衛將軍孫仁師等破百濟餘眾及倭兵於白江拔其周雷城初  
 劉仁願劉仁軌既克真岷城詔孫仁師將兵浮海助之百濟王豐  
 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師與仁願仁軌合兵勢大振諸將以加林  
 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士卒緩之則  
 曠日持久周雷城虜之巢穴羣凶所聚除惡務本宜先攻之若克  
 周雷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與新羅王法敏將陸軍以進仁軌  
 與別將杜爽扶餘隆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入白江以會陸軍同  
 趣周雷城遇倭兵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炎灼天  
 海水皆赤百濟王豐脫身奔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帥眾降百濟  
 盡平唯別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下初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長

七尺餘驍勇有謀略仕百濟為達率兼郡將猶中國刺史也新羅  
 十六品左平一品達率二品五方各有方領一人以達率為之方  
 有十郡郡有將三人以德率為之德率四品百濟置官蓋與新羅  
 略同蘇定方之克百濟常之帥所部隨眾降時定方繫其王及太  
 子縱兵劫掠壯者多死常之懼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收集亡  
 散係任存山結柵以自固旬日閉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  
 之常之拒戰唐兵不利常之復取二百餘城定方不能克而還常  
 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沙吒夷  
 人復姓各據險以應福信百濟既敗皆帥  
 其眾降劉仁軌使常之相如自將其眾取任存城仍以糧仗助之  
 孫仁師曰此屬歡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一人皆忠勇有謀故  
 信重義但疑者所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時不用疑  
 也遂給其糧仗分兵隨之攻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妻子奔高麗詔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 唐紀十七 五 恩補樓

劉仁軌將兵鎮百濟召孫仁師劉仁願還百濟兵火之餘比屋彫  
 殘僮戶滿野仁軌始命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道塗立  
 橋梁補隄堰復陂塘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  
 廟諱百濟大悅闔境各安其業然後修屯田儲糧糧訓士卒以圖  
 高麗劉仁願至京師上問之曰卿在海東前後奏事皆合機安復  
 有文理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願曰此皆劉仁軌所為非臣所及  
 也上悅加仁軌六階正除帶方州刺史為築第長安厚賜其妻子  
 遣使齎璽書勞勉之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棄節  
 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 冬十月辛巳朔詔太子每五日於  
 光順門內視諸司奏事唐六典大明宮紫宸殿內朝正殿也殿之  
 南面曰紫宸門左曰崇明門右曰光順門  
 其事之小者皆委太子決之 丙申絳州麟見於介山丙午含元



殿前麟趾見十二月庚子詔改來年爲麟德元年 壬寅以安西

都護高賢爲行軍總管將兵擊弓月以救于闐補註前此弓月未

引吐蕃兵欲與唐將西海戰故伐之耳以救于闐四字空去

是歲大食擊波斯破之波斯古大秦國也居西海上

部西瀕海東南接波斯國也南侵婆羅門吞滅諸胡勝兵四十餘萬

麟德元年春正月甲子改雲中都護府爲單于大都護府以殷

王旭輪爲單于大都護初李靖破突厥見一百九十三卷遷二百

帳於雲中城阿史德氏爲之長至是部落漸眾阿史德氏詣闕請

如胡法立親王爲可汗以統之上召見謂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

也故更爲單于都護府而改殷王遙領之 二月戊子上行幸萬

年宮永徽元年改九夏四月壬子衛州刺史道孝王元慶薨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 唐紀十七 六

丙午魏州刺史郇公孝協坐贓賜死司宗卿隴西王博父奏孝協

父叔良死王事叔良太祖之孫高祖時孝協無兄弟恐絕嗣上曰

盡一之法不以親疏異制苟害百姓雖皇太子亦所不赦孝協有

一子何憂乏祀乎孝協竟自盡於第 五月戊申朔遂州刺史許

悼王孝懿孝上乙卯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都督府劉昫曰

郎之妻南縣古滇國後漢屬永昌郡劉氏分永昌爲建寧郡又

分永昌建寧置雲南郡而治於弄棟置姚州又置南州武

德四年安撫大使李英以此州人多姓姚 秋七月丁未朔詔以

故置姚州今理置都督府管州三十二 三年正月有事於岱宗

八月丙子車駕還京師幸舊宅舊宅帝

相大司憲竇德元爲司元太常伯檢校左相 冬十月庚辰檢校

熊津都督劉仁軌上言臣伏觀所存成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衣

服貧敝唯思西歸無心展效臣聞以往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應募

爭欲從軍或請自辦衣糧謂之義征何爲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

日官府與曩時不同人心亦殊曩時東西征役身沒王事並蒙救

使弔祭追贈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回授子弟凡度邊海者皆賜勳

一轉自顯慶五年以來征人屢經渡海官不紀錄其死者亦無人

誰何誰何問也問其爲州縣每發百姓爲兵其壯而富者行錢參

逐官府皆亡匿得免謂州縣官發人爲兵其吏卒之參隨隨逐者

四年御史臺奏比來常參官入光範門及中書省所將參從人數

頗多參從參逐也謂參逐官府備言參謁官府以行賂也舊

爲解參從 貧者無錢參逐身雖老弱被發即行頃者破百濟及平

壤苦戰破百濟見上卷顯慶五年當時將帥號令許以勳賞無所

不至及達西岸惟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勳州縣追呼無以自存公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 唐紀十七 七

私困弊不可悉言以是昨發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殘者非獨至

海外而然也又本因征役授勳級以爲榮寵而比年出征皆使勳

官挽引引引謂挽勞苦與白丁無殊百姓不願從軍率皆由此臣

又問錢日士卒留鎮五年尙待支濟今爾等始經一年何爲如此

單露咸言初發家日惟令備一年資裝今已二年未有還期臣檢

校軍士所置衣裳今冬僅可充事來秋以往全無準備陛下雷兵

海外欲殄滅高麗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共爲影響若

無鎮兵還成一國今既資戍守又置屯田所藉士卒同心同德而

眾有此議何望成功臣聞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今須厚加慰勞

明賞重罰以起士心若止如今日以前處置恐師眾疲老立效無

日逆耳之事或無人爲陛下盡言故臣披瀝肝膽昧死奏陳上深



納其言遣右威衛將軍劉仁願將兵渡海以代備鎮之兵仍收仁軌俱還仁軌謂仁願曰國家懸軍海外欲以經略高麗其事非易今收穫未畢而軍吏與士卒一時代去軍將又歸夷人新服眾心未安必將生變不如且留舊兵漸令收穫辦具資糧節級遣還猶今人言節級也軍將且留鎮撫未可還也仁願曰吾前還海西大遭讒謗云吾多留兵眾謀據海東幾不免禍今日唯知准救本朝寇準為相省吏避其名凡文書準字皆去十後遂因而不改豈敢擅有所為仁軌曰人臣苟利於國知無不為豈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自請留鎮海東上從之仍以扶餘隆為熊津都尉考異曰實錄作熊津都督按時劉仁軌檢校熊津都尉扶餘隆與熊津都督豈可復以隆為之明年實錄與金法敏盟今從之使招輯其餘眾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為動為后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 唐紀十七 八 思補

所制上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嘗為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上大怒密召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上官儀議之儀因言皇后專恣海內所不與請廢之上意亦以為然即命儀草詔左右奔告於后后遽詣上自訴詔草猶在上所上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猶恐后怨怒因給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為陳王詔議與王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忠自陳王立為皇太子王伏勝上學語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十二月丙戌儀下獄與其子庭芝王伏勝皆死籍沒其家戊子賜忠死於流所顯慶五年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政事為司禮太常伯左肅機鄭欽泰等朝士流貶者甚眾皆坐與儀交通故也百長孫無忌褚遂良等怫旨不閱歲而屠覆道路目語及儀等見誅后益無忌懼

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與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雖陟殺生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考異曰唐謂兩方表奏皆呼為二聖帝坐于東閣后坐于西閣后隨其愛憎生殺在口按武后雖悍戾豈得高宗尚在與高宗對坐受羣臣朝謂乎恐不至太子右中護檢校西臺侍郎樂彥璋龍朔改左右中護西臺侍郎孫處約並同東西臺三品

麟德二年春正月丁卯吐蕃遣使入見請復與吐谷渾和親仍求赤水地畜牧即河源之赤水也本吐谷渾地上不許二月壬午車駕發京師丁酉至合璧宮上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帝拒諫而亡朕嘗以為戒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羣臣無得而諫三月甲寅以兼司戎太常伯姜恪同東西臺三品恪資諫之子也姜資諫從高祖起兵于太原辛未東都乾元殿成乾元殿洛陽宮正殿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 唐紀十七 九 思補

也武后垂拱四年閏月壬申朔車駕至東都癸酉日有食之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闐救西州都督崔智辯左武衛將軍曹繼叔將兵救之夏四月戊辰以左侍極陸敦信龍朔改左右散騎檢校右相西臺侍郎孫處約太子右中護檢校西臺侍郎樂彥璋並罷政事祕閣郎中李涪風龍朔改太史局為祕閣局今為郎中丞為郎以傳仁均戊寅歷推步浸疏乃增損劉焯皇極歷成寅歷始行見一百八十七造甲子元歷謂之皇極卷高祖武德二年隋時劉焯歷為張寶所損不得行更撰麟德歷五月辛卯行之瀋風博涉羣書尤明天文歷算陰陽之學每占候吉凶合符契當世術家疑有鬼神相之非學習所致然竟不能測也六月鄜州大水壞城邑秋七月己丑兗州都督鄧康王元裕薨上命熊津都尉扶餘隆與新羅王法敏釋去舊怨八月壬子同盟於熊津城劉仁軌



以新羅百濟耽羅倭國使者浮海西還

耽羅國一日僮羅居新羅  
武州南島上初附百濟後

附新會祠泰山高麗亦遣太子福男來侍祠王嘉仁軌之功擢為

大司憲 冬十月癸丑皇后奏稱封禪舊儀祭皇地祇太后昭配

而令公卿行事禮有未安至日妾請帥內外命婦奠獻

內命婦自  
三妃至采

女以尚古者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又有六尚二

十四司二十四典二十四掌龍朔二年又置贊德宮儀承順承旨

衛仙供奉侍備侍巾亦分為九品皆內官也外命婦皇姑封大長

公主皇妹封長公主皇女封公主皇太子之女封郡主王之女

封縣主王母妻為妃一品及國公母妻為國夫人三品以上母妻

為郡夫人五品勳官三品封母妻為縣君散官並同職事勳官四

品封母妻為縣君其母並 詔禮社首以皇后為亞獻越國太妃燕

加大字各視其夫之品 燕氏越王貞之母蓋太宗 王成詔封禪壇所設上帝后

氏為終獻 妃嬪此時惟燕氏在也 土位先用葉枯陶匏等竝宜改用茵褥疊爵其諸郊祀亦宜準此

又詔自今郊廟官宴文舞用功成慶善之樂武舞用神功破陳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 唐紀十七 十一 思補

樂丙寅上發東都從駕文武儀仗數百里不絕列營置幕彌互原

野東自高麗西至波斯烏葛諸國 自吐火羅踰五種至婆羅視邏  
北逾山行六百里得烏葛國

朝會者各帥其屬扈從穹廡羣幕牛羊駝馬填咽道路時比歲豐

稔米斗至五錢麥豆不列於市 十一月戊子上至濮陽 濮陽縣  
項之墟

春秋衛成公自楚即徙此漢為濮陽縣帶東  
部首分為濮陽郡隋為縣屬滑州唐屬濮州 德元騎從上尚濮

陽謂之帝即何也德元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顯項

居此故謂之帝耶上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吾見

德元不能對心實羞之德元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强對

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元之言亦善

也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 壽張縣前漢曰壽良屬東郡光武改  
壽張屬東平國附屬濟州唐屬鄆州

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過壽張幸其宅問所以能其居之故公藝

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縑帛十二月丙午車駕至齊州

十日丙辰發靈巖頓至泰山山下有司於山南為壇壇山上為登封

壇社首山上為降禪方壇

儀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己巳登泰

山封玉牒上帝冊藏以玉匱配帝冊藏以金匱皆纏以金繩封以

金泥印以玉璽藏以石匣 庚午降禪於社首祭皇地祇上初

獻畢執事者皆趨下宦者執帷皇后升壇亞獻帷帟皆以錦繡為

之 周禮注在房曰帷在上曰  
帟帟帷中座上承塵也 酌酒實俎豆登歌皆用宮人壬申上

御朝觀壇受朝賀赦天下改元賜酺七日免所過今年租賦文武

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等四品以下加一階先是階無泛加皆以勞

考敘進至五品三品仍奏取進止至是始有泛加比及末年服緋

者滿朝矣時大赦惟長流人不聽還第府憂憤發病卒自義府

流窺朝士日疑其復入及聞其卒眾心乃安 丙戌車駕發泰山

辛卯至曲阜 曲阜魯侯伯禽所都應劭云曲阜在魯城  
中委曲長七八里隋始置曲阜縣屬兗州贈孔子太

師以少牢致祭癸未至亳州謁老君廟 亳州谷陽縣漢苦縣也有  
老子祠是年改為真源縣

亳州至東都八  
百九十八里 上尊號曰太上帝元皇帝丁丑至東都謂六日甲

申幸合璧宮夏四月甲辰至京師謁太廟 庚戌左侍極兼檢校

右相陸敦信以老疾辭職拜大司成兼左侍極龍政事 五月庚

寅鑄乾封泉寶錢一當十俟期年盡廢舊錢 高麗泉蓋蘇文卒

長子男生代為莫離支初知國政出巡諸城使其弟男建男產知

留後事或謂二弟曰男生惡二弟之逼意欲除之不如先為計二

弟初未之信又有告男生者曰二弟恐兄還奪其權欲拒兄不納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 唐紀十七 十一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〇一

二〇三



男生潛造所親往平壤伺之二弟收掩得之乃以王命召男生男  
 生懼不敢歸男建自為莫離支發兵討之男生走保州城使其子  
 獻誠詣闕求救六月壬寅以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遼東道  
 安撫大使將兵救之以獻誠為左武衛將軍使為鄉導又以右金  
 吾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侃為行軍總管同討高麗又詔左  
 武衛將軍薛仁貴率師為後援 秋七月乙丑朔徙殷王旭輪為  
 豫王 以大司憲兼檢校太子左中護劉仁軌為右相初仁軌之  
 遭風失運於東征補註事見二百 丁夫溺死甚眾命監察御史袁  
 異式往鞠之季義府謂異式曰君能辦事不憂無官異式至謂仁  
 軌曰君與朝廷何人為尊宜早自為計仁軌曰仁軌常官不職國  
 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遠自引決以快吾人竊所未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 唐紀十七 十一 思補撰

甘乃具獄以聞異式將行仍自擊其鎖恐值不入黃行獄上義府  
 言于上曰不斬仁軌無以謝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風暴起非人  
 力所及上乃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事見上卷 義府又諷劉仁  
 願使害之仁願不忍殺及為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軌慝解告  
 之曰仁軌若念曠昔之事有如此觸仁軌既知政事異式尋遷詹  
 事丞時論紛然仁軌聞之遽薦為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謂  
 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八月辛丑司元太常伯兼檢校左相  
 竇德元薨 初武士護娶相里氏生男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  
 女長適越王府法曹賀蘭越石次皇后次適郭孝慎士護卒元慶  
 元爽及士護兄子惟良懷運皆不禮於楊氏楊氏深銜之越石孝  
 慎及孝慎妻竝早卒越石妻生敏之及一女而寡后既立楊氏號

榮國夫人越石妻號韓國夫人惟良自始州長史超遷司衛少卿  
 懷運自瀛州長史遷瀛州刺史元慶自右衛郎將為司宗少卿元  
 爽自安州戶曹累遷內府少監榮國夫人嘗置酒謂惟良等曰頗  
 憶曠昔之事乎今日之榮貴復何如對曰惟良等幸以功臣子弟  
 早登宦籍揣分量才不求貴達豈意以皇后之故曲荷朝恩夙夜  
 憂懼不為榮也榮國不悅皇后乃上疏請出惟良等為遠州刺史  
 外示謙抑實惡之也於是惟良檢校始州刺史元慶為龍州刺  
 史元爽為瀛州刺史龍州古江山秦漢曹魏為無人之地郡艾伐  
由陰平景谷行無人之地七百里始至江  
州晉置陰平郡於此置平武縣至梁有楊李二姓大豪分據其地  
後梁平蜀置龍州於此置龍州縣地晉安帝分置龍州郡於此  
徐州後齊曰西楚州隋開皇二年改曰象州唐曰象州於州至京  
師一千六百六十里至東都二千五百六十里龍州至京師二  
千六百六十里東都三千一百一十五里象州至  
京師二千一百五十里東都一千三百一十三里 元慶至州以憂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 唐紀十七 十三 思補撰

卒元爽坐事流振州而死韓國夫人及其女以后故出入禁中皆  
 得幸於上韓國尋卒其女賜號魏國夫人上欲以魏國為內職心  
 難后未決后惡之會惟良懷運與諸州刺史詣泰山朝覲從至京  
 師惟良等獻食考異曰舊傳云后親上幸楊 后密置毒醢中使魏  
 國食之暴卒因歸罪于惟良懷運丁未誅之改其姓為曠氏懷運  
 兄懷亮早卒其妻善氏尤不禮於榮國坐惟良等沒入掖庭榮國  
 令后以他事束棘鞭之肉盡見骨而死 九月龐同善大破高麗  
 兵泉男生帥眾來會詔以男生為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  
 撫大使封元菟郡公 戊子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廣平宣公劉祥  
 道薨子齊賢嗣齊賢為人方正上甚重之為晉州司馬將軍史與  
 宗嘗從上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鵝劉齊賢今為司馬請使捕之



上曰劉齊賢豈捕鶴者邪卿何以此待之 冬十二月己酉以李

勳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以司列少常伯安陸郝處

俊副之安陸縣漢江夏都宋分屬安陸郡唐屬安州以擊高麗龍同善契苾何力拉

為遼東道行軍副大總管兼安撫大使如故其水陸諸軍總管并

運糧使竇義積獨孤卿雲郭待封等並受勳處分河北諸州租賦

悉詣遼東給軍用待封孝恪之子也勳欲與其婿京兆杜懷恭偕

行以求勳效懷恭辭以貧勳贈之復辭以無奴馬又贈之懷恭辭

窮乃亡匿岐陽山中謂人曰公欲以我立法耳勳聞之流涕曰杜

郎疏放此或有之乃止

初乾封二年春正月上耕籍田有司進耒耜加以彫飾上曰耒耜

農夫所執豈宜如此之麗命易之既而耕之九推乃止籍田之制月令及鄭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 唐紀十七 高宗乾封元年

元註周禮皆云天子三推庶民五推也 曰天子耕籍一發九推未此用禮說也 去冬至是月無雨雪丁

丑上避正殿減膳親錄囚徒 自行乾封泉貨錢穀帛踊賈商賈

不行癸未詔罷之 二月丁酉涪陵悼王愔薨 辛丑復以萬年

宮為九成宮永徽二年改九成宮為萬年宮 生羌十二州為吐蕃所破三月戊

寅悉罷之 上屢責侍臣不進賢莫敢對司列少常伯李安期

對曰天下未嘗無賢亦非羣臣敢蔽賢也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為

說者已指為朋黨滯淹者未獲申而在位者先獲罪是以各務杜

口耳陛下果推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此在陛下非在羣

臣也上深以為然安期百藥之子也 夏六月乙卯西臺侍郎楊

宏武戴至德正諫大夫兼東臺侍郎李安期東臺舍人昌樂張文

確司列少常伯兼正諫大夫河北趙仁本並同東西臺三品龍朔改給

事中為東臺舍人 宏武素之弟子至德間之兄子也時造蓬萊

上陽合璧等宮上陽宮在洛陽宮城之西南隅南臨洛水西距穀

門曰從象正殿曰觀風其內別殿亭觀九所上陽頻征伐四夷廢

之西隔穀水有西上陽宮虹梁跨穀行幸往來 頻征伐四夷廢

馬萬匹倉庫漸虛張文瓘諫曰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養養

之逸則富以康使之勞則怨以叛殷鑒不遠近在隋世慎勿使百

姓生怨上納其言減殿馬數千匹先是宏武自荊州司馬擢為司

戎少常伯帝嘗讓之曰爾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邪宏武對曰

臣妻劉悍凡其所屬臣何敢違蓋以諷帝用后言也帝喻其意笑

而不罪 秋七月己卯以旱避正殿減膳遣使慮囚 八月己丑

朔日有食之 辛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李安期出為荊州

長史宋白曰荊州秦南郡地漢為江陵江左置荊州以爲重鎮 九月庚申上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 唐紀十七 高宗乾封二年

以久疾命太子宏監國 辛未李勣拔高麗之新城使契苾何力

守之勣初度遼謂諸將曰新城高麗西邊要害不先得之餘城未

易取也遂攻之城人師夫仇等縛城主開門降勣引兵進擊一十

六城皆下之龐同善高侃尙在新城泉男建遣兵襲其營左武衛

將軍薛仁貴擊破之侃進至金山與高麗戰不利高麗乘勝逐北

仁貴引兵橫擊之大破高麗斬首五萬餘級拔南蘇木底若巖三

城三城後皆置為州 與泉男生軍合泉男生以去年九月帥軍來會至是方合軍 郭待封以

水軍自別道趣平壤勣遣別將馮師本載糧仗以資之師本船破

失期待封軍中飢窘欲作書與勣恐為虜所得知其虛實乃作離

合詩以與勣合詩雜字難合 勣怒曰軍事方急何以詩為必

斬之行軍管記通事舍人元萬頃為釋其義昔記軍中書據 勣乃更遣



糧仗赴之萬頃作檄高麗文曰不知守鴨綠之險泉男建報曰謹  
聞命矣即移兵據鴨綠津唐兵不得度上聞之流萬頃於嶺南郝  
處俊在高麗城下未及成列高麗奄至軍中大駭處俊據胡牀方  
食乾糧潛簡精銳擊敗之將士服其膽略 冬十二月甲午詔自  
今祀吳天上帝五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並以高祖太宗配仍合祀  
吳天上帝五帝於明堂 是歲海南獠陷瓊州瓊州本隋朱崖郡  
之瓊山縣貞觀五

年置 乾封三年春正月壬子以右相劉仁軌為遼東道副大總管

二月戊寅上幸九成宮 壬午李勣辭仁貴等拔高麗扶餘城扶  
餘城存其名 仁貴既破高麗於金山乘勝將三千人將攻扶餘城

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在多額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 唐紀十七 高宗乾封三年

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中四十  
餘城皆望風請服仁貴便道海路地與李勣合軍於平壤侍御史  
洛陽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以軍事言忠對曰高麗必平上  
曰卿何以知之對曰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故也先帝  
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變也今高麗微弱權臣擅命蓋蘇文死  
男建兄弟內相攻奪男建傾心內附為我鄉導彼之情偽靡不知  
之以陛下明聖國家富彊將士盡力以乘高麗之亂其勢必克不  
俟再舉矣且高麗連年飢饉妖異累降人心危駭其亡可翹足待  
也上又問遼東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雖不善  
鬪而持軍嚴整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沈毅能斷難  
頗忘前而有統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愛國皆莫及李勣也上

深然其言泉男建復遣兵五萬人救扶餘城與李勣等遇於薩賀  
水合戰大破之斬獲三萬餘人進攻大行城拔之 朝廷議明堂

制度略定三月庚寅赦天下改元總章 夏四月丙辰彗星見於

五車五車五星五帝車舍也五帝坐也主天子五兵一日主五穀  
二主農事三主兵四主財五主水 主太白主秦次東北曰主星主

燕趙次東星曰天倉主歲星主魯衛次東南曰司空主墳星主楚

次西南曰壽星主楚主歲星主魯衛次東南曰司空主墳星主楚

車在昂 上遊正殿滅常膳撤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日彗見東北

高麗將滅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謫見於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

麗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許戊辰彗星滅 辛巳西臺侍郎同東

西臺三品楊宏武薨 八月辛酉卑列道行軍總管右威衛將軍

劉仁願坐征高麗逗留流姚州 癸酉車駕還京師 九月癸巳

李勣拔平壤勣既克大行城諸軍出他道者皆與勣會進至鴨綠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 唐紀十七 高宗乾封三年 十月

柵高麗發兵拒戰勣等奮擊大破之追奔二百餘里拔厚夷城諸

城遁逃及降者相繼契苾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勣軍繼之圍

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男產帥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詣勣降

勣以禮接之泉男建猶閉門拒守頻遣兵出戰皆敗男建以軍事

委僧信誠信誠密遣人詣勣請為內應後五日信誠開門勣縱兵

登城鼓譟焚城四周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 冬十月

戊午以烏茶國婆羅門盧迦逸多為懷化大將軍烏茶國一日烏  
距勃律六百里西蜀實四百里婆羅門僧  
也唐置懷化大將軍從三品以授薛元 逸多自言能合不死藥

上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修短有命非藥可延貞觀之末

先帝服那羅迦婆羅門藥竟無效大漸之際名醫不知所為議者

歸罪於婆羅門將加顯戮恐取笑戎狄而止前鑒不遠願陛下深察

歸罪於婆羅門將加顯戮恐取笑戎狄而止前鑒不遠願陛下深察

歸罪於婆羅門將加顯戮恐取笑戎狄而止前鑒不遠願陛下深察



上乃止 李勣將至上命先以高城等獻於昭陵具軍容奏凱歌

入京師獻於太廟十二月丁巳上受俘於含元殿東內正殿曰含元殿唐六典曰

含元殿即龍首山之東階上高于平地四十餘尺南去丹鳳門四百餘步東西廣五百步殿前玉階二級每級引出一編頭其上為龍尾道委蛇以高城政非已出赦以為司平太常伯員外同正

屈曲凡七轉 以泉男產為司宰少卿僧信誠為銀青光祿大夫泉男生為右衛

大將軍泉獻誠為司衛卿李勣以下封賞有差泉男建流黔中扶

餘豐流嶺南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為九都督

府四十二州新州遼州遼州勿州新樂州舍利州居素州越喜州去且州建安州凡有九都督府四十二州存于志者南蘇蓋年代那倉羅磨米積利黎山延津百縣置安東都護府

木底安市諸北諸利拂涅并漢十四州而已 於平壤以統之權其酋有功者為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

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撫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 唐紀十七 十九 思補樓

丁卯上祀南郊告平高麗以李勣為亞獻己已謁太廟 渭南尉

劉延祐弱冠登進士第渭南縣開雍州後魏之政事為畿縣最雍

州諸縣萬年長安為赤縣餘縣為畿縣李勣謂之曰足下春秋甫爾

縣六典曰城內為京縣城外為畿縣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 時有敕征遼軍士逃

亡限內不首及首而更逃者身斬妻子籍沒太子雲上表曰竊聞

所司以背軍之人身久不出家口皆擬沒害諸州囚禁人數至多

或臨時遇病不及隊伍怖懼而逃或因樵採為賊所掠或渡海來

去漂沒滄波或深入賊庭為所傷殺軍法嚴重同隊恐并獲罪多

注為逃軍旅之中不暇勘當直據隊司通狀關移所屬妻子沒官

情實可哀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沒

從之 甲戌司戎大常伯姜恪兼檢校左相司平大常伯閻立本

守右相時恪以戰功擢左相而立本善圖畫工於寫真其為右相

也雖有應務之才而無宰相之器故時人為之語曰左相宣威沙

漠右相馳譽丹青初太宗嘗與侍臣汎舟苑中有異鳥隨波容與

太宗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立本圖狀時從臣呼畫師閻立本

至立本時已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研吮丹粉瞻望坐

賓不勝愧服退誠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墻緣情染翰頗及

儋流今獨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

末技然立本為性所好欲罷不能也嘗至荊州見張僧繇畫曰定

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亦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無虛士

坐臥觀之留宿其下三日不能去 是歲京師及山東江淮旱饑

已總章二年春二月辛酉以張文瓘為東臺侍郎以右肅機檢校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 唐紀十七 十九 思補樓

太子中護譙人李敬元為西臺侍郎譙縣帶竝同東西臺三品先

是同三品不入銜至是始入銜貞觀初文瓘以明經補并州參軍

時李勣為長史每歎曰稚圭今之管蕭吾所不及勣入朝文瓘與

同察二人共餞勣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文瓘疑之自

請其故勣曰子無為嫌若某者尤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斷若

某者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守約束若吾子之才無施不可焉用

贈為既入朝遂極口推引至是遂與勣同為宰相時堂饌豐餘同

列欲少損之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任

職當自引避不妄節減以損朝廷之體眾乃止敬元性彊記其在

臺中曲選時預選者歲有萬餘人每於街衢見之莫不知其姓名

其被放而有訴者即口陳其書判失錯及身負殿累略無差殊故







之功勳微時家富積粟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好惠施拯濟貧乏不  
問親疏及為將有謀善斷與人議事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  
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初從李密拔黎陽  
倉就食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恪皆客遊其所一  
見於眾人之中即加禮敬引之臥內談話忘倦及平虎牢獲賊胃  
知其行能即釋而薦之當時稱其有知人之鑒臨事選將必皆相  
其狀貌豐厚者遣之言量也或問其故劾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  
功名關門雍陸而嚴其姊嘗病勤已為僕射親為之煮粥風回焚  
其須髮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劾曰非為無人使令也願姊  
老勤亦老雖欲久為姊養將其可得乎勤常謂人我年十二三時  
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懼則殺人十七八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 唐紀十七 三 思補

為佳賊臨陳乃殺之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勤長子震早卒  
震子敬業襲爵先是羣蠻為寇討之輒不利乃除敬業為刺史發  
卒郊迎敬業盡放命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  
業一無所問慮他事已畢方曰賊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二佐吏  
往觀之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覘望及見船中無人及兵仗更閉營  
藏隱敬業直入其營內告云國家知汝等為貪吏所害非有他惡  
可悉歸田後去者為賊唯召其帥責以不早降之意各杖數十而  
遣之境內肅然勤聞而壯其膽略曰吾不辦此然破我家必此兒  
也附錄西陽雜俎云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必過鎗走馬若誠  
老騎不能及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因繼命之入卦  
趁獸乃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 時承平既久  
馬腹而伏于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送人益多是歲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禕唐制尚  
書二十

四司各司有郎中二員從五  
品上員外郎二員從六品上設長七姓歷勝引銓注之法又定州  
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選法取  
人以身言書判唐擇人之法有四一日身取其體貌體二日言  
取其文理 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  
優長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眾告之然後類以為中先上  
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之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  
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為告身兵部武選亦然  
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負米翹關長丈七尺徑二寸半凡十舉  
後手持關距出處無過一尺負米  
者負米五斛行二  
十步皆為中第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  
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投其黜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  
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凡居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 唐紀十七 三 思補  
為滿 石州刺史舒王元名性高潔罕問家人產業朝夕於莊門  
庭清肅嘗誡其子寬曰既為藩王何慮無錢財官職但勉行善事  
忠孝持身此吾志也上每欲授以大州元名固辭曰臣忝屬籍豈  
以州郡為仕進資邪故在石州二十年賞斷林泉有塵外之意  
寶曆三年春正月丁丑右相劉仁軌請致仕許之 三月甲戌  
朔以旱赦天下改元咸亨 丁丑改選萊宮為含元宮即含元殿  
以含元名

壬辰太子少師許敬宗請致仕許之 敕突厥酋長子弟事東  
宮西宮舍人徐齊聃上疏以為皇太子當引文學端良之士置左  
右豈可使戎狄醜類入侍軒闈又奏齊獻公即陛下外祖雖子孫  
有犯豈應上延祖禰今周忠孝公廟甚修而齊獻公廟毀廢齊獻  
公文  
德宗后父長孫晟也周忠  
孝公皇后父武士贊也 不審陛下何以垂示海內彰孝理之風



上皆從之齊明充容之弟也齊明弟入宮為充容列于九族 夏四月吐蕃陷西

城十八州又與于闐龜茲撥換城陷之龜茲于闐焉耆疏勒

四鎮辛亥以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為邏浚道行軍大總管吐蕃善習牙在焉有這些城 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左衛將軍郭待封副

之以討吐蕃且援送吐谷渾還故地 庚午上幸九成宮 高麗

酋長劔牟岑反立高藏外孫安舜為主以左監門衛大將軍高侃

為東州道行軍總管高麗在東時已列國州府故曰東州道 發兵討之安舜殺劔牟

岑奔新羅 六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甲戌以雍華蒲同

四州早遣使慰囚減中御諸殿馬 八月丁巳車駕還京師 郭

待封先與薛仁貴並列及征吐蕃耻居其下仁貴所言待封多違

之軍至大非川自鄯州郡城縣西行將趣烏海烏海在漢吳山西三百餘里至大非川 將趣烏海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 唐紀十七 高宗咸亨元年 風補

布曰吐蕃國出鄯城五百里過烏海暮春之月山有積雪地有冷瘴令人氣急不甚為害 仁貴曰烏海險遠軍

行甚難輜重自隨難以趨利宜留二萬人為兩柵於大非嶺上輜

重悉置柵內吾屬帥輕銳倍道兼行掩其未備破之必矣仁貴帥

所部前行擊吐蕃於河口大破之河口積石 斬獲甚眾進屯烏海

以俟待封不用仁貴策將輜重徐進未至烏海遇吐蕃二十

餘萬待封軍大敗還走悉棄輜重仁貴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論欽

陵將兵四十餘萬就擊之唐兵大敗死傷略盡仁貴待封與阿史

那道真並脫身免與欽陵約和而還仁貴歎曰今年歲在庚午星

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軍行逆歲鄧艾所以死于蜀也上敕大司

憲樂彥璋即軍按其敗狀械送京師三人皆免死除名欽陵祿東

贊之子也祿東贊事始一百九十五卷太宗貞觀十四年 與弟贊婆悉多干判論皆有才

略祿東贊卒欽陵代之三弟將兵居外鄰國畏之 關中旱饑九

月丁丑詔以明年正月幸東都 甲申皇后母魯國忠烈夫人楊

氏卒敕文武九品以上及外命婦並詣宅弔哭 閏月癸卯皇后

以久旱請避位不許 壬子加贈司徒周忠孝公武士讓為太尉

太原王夫人為王妃 甲寅以左相姜恪為涼州道行軍大總管

以禦吐蕃 冬十月乙未太子右中護同東西臺三品趙仁本為

左肅機罷政事 十二月庚寅詔官名皆復舊改官名見上卷龍朔二年 是

歲四十餘州旱及霜蟲百姓饑乏關中尤甚詔轉江南租米以賑

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 唐紀十七 高宗咸亨元年 風補

布曰吐蕃國出鄯城五百里過烏海暮春之月山有積雪地有冷瘴令人氣急不甚為害 仁貴曰烏海險遠軍

行甚難輜重自隨難以趨利宜留二萬人為兩柵於大非嶺上輜

重悉置柵內吾屬帥輕銳倍道兼行掩其未備破之必矣仁貴帥

所部前行擊吐蕃於河口大破之河口積石 斬獲甚眾進屯烏海

以俟待封不用仁貴策將輜重徐進未至烏海遇吐蕃二十

餘萬待封軍大敗還走悉棄輜重仁貴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論欽

陵將兵四十餘萬就擊之唐兵大敗死傷略盡仁貴待封與阿史

那道真並脫身免與欽陵約和而還仁貴歎曰今年歲在庚午星

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軍行逆歲鄧艾所以死于蜀也上敕大司

憲樂彥璋即軍按其敗狀械送京師三人皆免死除名欽陵祿東

贊之子也祿東贊事始一百九十五卷太宗貞觀十四年 與弟贊婆悉多干判論皆有才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 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一

宋凍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十八起咸亨二年盡開元元年凡十二年

高宗天皇大聖大宏孝皇帝中之下

咸亨二年春正月甲子上幸東都考與日舊本紀及太子宏傳正月乙巳幸東都留太子宏於京師監國明年十月己未又云皇太子監國新本紀唐曆統紀皆連歲言太子監國按離長安時已謂太子監國及自東都將還豈得又令監國按實錄此月無監國事惟明年十月有之今從之

夏四月甲申以西突厥阿史那都支為左驍衛大將軍兼領延都督顯慶二年平賀魯以處木昆部為延都督府以

安集五咄陸之眾都支尋自號十姓可汗 初武元慶等既死皇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 唐紀十八 高宗咸亨三年

后奏以其姊子賀蘭敏之為士驍之嗣襲爵周公改姓武氏累遷

宏文館學士左散騎常侍魏國夫人之死也上見敏之悲泣曰曩

吾出視朝猶無恙退朝已不救何倉猝如此敏之號哭不對后聞

之曰此兒疑我由是惡之敏之貌美然於太原王妃及居妃喪釋

衰絰奏妓司衛少卿楊思儉女有殊色上及后自選以為太子妃

昏有日矣敏之逼而淫之后於是表言敏之前後罪惡請加徵逐

六月丙子敕流雷州復其本姓至詔州以馬韞絞死雷州漢徐聞縣地梁置南

合州隋曰合州仍置海康縣大業廢州唐武德五年復置貞觀八

年改曰雷州雷州漢南野縣地吳孫皓甘露元年分立始興郡唐

武德初置雷州貞觀元年改雷州舊志雷州至京師六千五百四

十七里至東都五千八百三十六里雷州至京師四千九百三十

二里至東都四千一百四十二里 朝士坐與敏之交遊流嶺南者甚眾 癸巳以

旱慮囚 秋七月乙未朔高侃破高麗餘眾於安市城 九月丙

申潞州刺史徐元禮薨 冬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車駕

自東都幸許汝十二月癸酉校獵於葉縣舊志東都至許州四百

縣屬南陽郡後并省後齊置襄州後周 丙戌還東都

咸亨三年春正月辛丑以太子左衛副率梁積壽為姚州道行

軍總管 太子十率府各將兵討叛蠻 庚戌昆明蠻十四姓二萬

三千戶內附置殷敦總三州蠻蠻西有昆明蠻一日昆彌蠻以西

里殷州居戎州西北總州居西南敦 二月庚午徙吐谷渾於鄯

州浩靈水南漢書地理志浩靈水東至允吾入湟允吾唐為鄯州

縣故城南又東流注于湟水俗呼為閭 吐谷渾畏吐蕃之疆不安

其居又鄯州地狹尋徙靈州以其部落置安樂州時以靈州鴻沙

以可汗諾曷鉢為刺史吐谷渾故地皆入於吐蕃 己卯侍中永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 唐紀十八 高宗咸亨三年

安郡公姜恪薨 夏四月庚午上幸合璧宮 吐蕃遣其大臣論

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朴魯然法

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

持久也上詰以吞滅吐谷渾見上卷龍 期三年 敗薛仁貴寇逼涼州事

既滅吐谷渾又破西 對曰臣受命貢獻而已軍旅之事非所聞也

域則寇逼涼州矣 上厚賜而遣之癸未遣都水使者黃仁素使於吐蕃 秋八月壬

午特進高陽郡公許敬宗卒太常博士袁思古議曰敬宗棄長子

於荒微嫁少女於夷貊聞詩學禮事絕趨庭納采問名唯聞黷貨

白圭斯玷有累清塵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案論法名與實爽曰繆

請諡為繆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諡太

常博士王福時議以為諡者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嫌隙有實當



據法推繩如其不然義不可奪戶部尚書戴至德謂爾時曰高陽  
公任選如是何以諡之為穆對曰昔晉司空何曾既忠且孝徒以  
日食萬錢秦秀險之為終見八十卷晉武許敬宗忠孝不逮於曾  
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諡之曰穆無負許氏矣詔集五品以上更

議禮部尚書陽思敬議按諡法既過能改曰恭請諡曰恭詔從之

敬宗嘗奏流其子昂于嶺南又以女嫁蠻酋渴益之子多納其貨

故思古議及之貢觀中敬宗為著作郎兼修國史喜謂所親曰什

宦不為著作無以成門戶顯慶中仍監修國史初高祖太宗寶錄

敬播所撰者信而詳及敬宗掌知國史輒以私愛憎改之虞世

基與敬宗父善心同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為內史舍人備

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無路求生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 唐紀十八 高宗咸亨三年

人以為口實敬宗深銜之及立德彝傳盛誣以罪惡敬宗女嫁左

監門大將軍錢九隴子九隴本高宗隸奴也敬宗貪財與婚乃為

曲敘門閥妄加功績至與劉文靜等同傳續會隴孝泰從征高麗

賊知其懦襲破之敬宗納其金乃稱屢破賊斬獲萬唐將言驍

勇者唯蘇定方與孝泰曹繼叔劉伯英出其下遠甚其虛美隱惡

如此敬宗營第舍華僭至造連樓使諸妓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

娛嬖其婢因為繼室假姓虞氏論者鄙之彥伯昂之子也既與

思古有憾欲邀擊諸路思古曰吾為爾先子報仇耳彥伯慙而止

九月癸卯徙沛王賢為雍王 冬十月己未詔太子宏監國

壬戌車駕發東都 十一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甲辰車駕至京

師 十二月高侃與高麗餘眾戰於白水山破之新羅遣兵救高

麗侃擊破之 癸卯以左庶子劉仁軌同中書門下三品 太子  
宏罕接官臣典膳丞全椒邢文偉輒減所供膳東宮典膳局郎正  
上奉進膳當食全 井上書諫太子太子復嘗謝以多疾猶心及入  
侍少暇故屢關坐朝時乖學緒敬尋藥言撫躬感愧頃之右史缺

上曰邢文偉事吾子能撤膳進諫此直士也擢為右史起居舍人

屬中書省事修記言之史每天子之制諸德音如記言之從六品上

制以紀時政之損益季終則授之於國史龍朔改曰右史 太子因

寢樂命宮臣擲倒唐散樂有舞盤伎舞輪伎長鬚伎跳鈴伎

左奉裕率王及善唐置太子內率府上置千牛衛掌東宮千

日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

聞之賜及善縑百匹尋遷千牛衛將軍

咸亨四年春正月丙辰絳州刺史鄭惠王元懿薨 三月丙申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 唐紀十八 高宗咸亨三年

詔劉仁軌等改修國史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故也 夏四月

丙子車駕幸九成宮 閏五月燕山道總管右領軍大將軍李謹

行大破高麗叛者於孤蘆河之西胡嶠曰黑車子之北有牛蹄突

蘆河夏秋冰厚二尺秋冬冰薄常燒器銷冰乃得渡余按

唐書劉仁軌傳此蘆蘆河當在高麗南界新羅七重城之北 俘獲

數千人餘眾皆奔新羅時謹行妻劉氏聞伐奴城高麗引昧鞠攻

之劉氏擲甲帥眾守城久之虜退上嘉其功封燕國夫人謹行昧

鞠人突地稽之子也突地稽見一百八十八武力絕人為眾夷所懼

秋七月發州大水溺死者五千人詔令賑給 八月辛丑上以

堪疾令太子宏於延福殿受諸司啟事 冬十月壬午中書令開

立本薨 乙巳車駕還京師十二月丙午弓月疏勒二王來降西

突厥興昔亡可汗之世諸部離散弓月及阿悉吉皆叛阿悉吉即



失畢五條 蘇定方之西討也見二百卷擒阿悉吉以歸弓月南結

吐蕃北招咽斯咽斯亦鐵勒種居得羅海其攻疏勒降之上遣鴻臚卿蕭嗣業

發兵討之嗣業兵未至弓月懼與疏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歸國

甲咸亨五年春正月壬午以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為

雞林道大總管帝以新羅國為雞林州衛尉卿李弼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

副之發兵討新羅時新羅王法敏既納高麗叛眾又據百濟故地

使人守之上大怒詔削法敏官爵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海

郡公仁問在京師立以為新羅王使歸國 三月辛亥朔日有食

之 賀蘭敏之既得罪皇后奏召武元爽之子承嗣於嶺南元爽流

元爽流 襄爵周公拜尚衣奉御尚衣奉御屬殿中省掌衣夏四月

辛卯遷宗正卿 秋八月壬辰追尊宣簡公為宣皇帝妣張氏為

宣莊皇后懿王為光皇帝妣賈氏為光懿皇后後魏金門侯賈熙

宣簡公魏主天賜太 太武皇帝為神堯皇帝太穆皇后為太穆

神皇后文皇帝為太宗文武聖皇帝文德皇后為文德聖皇后皇

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稱改元上元赦天下賜

酺三日 戊戌救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四品服深緋五

品服淺緋並金帶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八品服深青

九品服淺青並金帶金似金庶人服黃銅鐵帶自非庶人不

聽服黃非庶人謂工商雜戶九月癸丑詔追復長孫晟長孫無忌官爵以

無忌曾孫翼襲爵趙公聽無忌喪歸葬昭陵 甲寅上御翔鸞

閣據舊唐書郝處俊傳翔鸞閣在含元殿東唐六典含元殿觀大酺

分音樂為東西別使雍王賢主東朔周王顯主西朔角勝為樂

資治通鑑補 卷二〇二

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今分

二册遞相誇競且俳優小人言辭無度恐其交爭勝負諷訥失禮

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默然曰卿遠識非眾人所及也遽止

之是日衛尉卿李弼暴卒於宴所為之廢酺一日 冬十一月丙

午朔車駕發京師己酉校獵華山之曲武原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曲武原在華山下

戊辰至東都 箕州錄事參軍張君澈等誣告刺史蔣王暉及其

子汝南郡王煒謀反救通事舍人薛思貞馳傳往按之十二月癸

未煒惶懼自殺死上知其非罪深痛惜之斬君澈等四人 戊子

于闐王伏闕雄來朝 辛卯波斯王卑路斯來朝 壬寅天后上

表以為國家聖緒出自立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每歲

明經準孝經論語策試又請自今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又京官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 唐紀十八 六

八品以上宜量加俸祿及其餘便宜合十二條詔書褒美皆行之

魏莊王鳳羣 是歲有劉曉者上疏論選以為今選曹以檢勸

為公道檢勸者謂考其功過察其假名承偽隱冒升降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

能況書判借人者眾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

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

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況盡心卉木之間極筆煙霞之際

以斯成俗豈非大謬夫人之慕名如水趨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乙丑元二年春正月丙寅以于闐國為毗沙都督府分其境內為

十州以于闐王尉遲伏闕雄為毗沙都督 辛未吐蕃遣其大臣

論吐渾彌來請和且請與吐谷渾復修鄰好上不許 二月劉仁



軌大破高麗之眾於七重城又使蘇朝浮海略新羅之南境新獲

甚眾仁軌引兵還詔以李謹行為安東鎮撫大使屯新羅之貞肖

城以經略之三戰皆捷新羅乃遣使入貢且謝罪上赦之復新羅

王法敏官爵金仁問中道而還改封臨海郡公 三月丁巳天后

祀先蠶於邙山之陽 漢儀三月桑始生皇后親桑於苑中置室養蠶千薄以上祀以中辛羊豕糝糝志三月皇

后神公卿諸侯夫人蠶躬先蠶禮以少牢注云今蠶神曰苑蠶人高氏公主唐制皇后歲祀一季春吉巳辛先蠶遂以親桑注曰蠶典先百官及朔集使皆陪位 上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知

國政中書侍郎同三品郝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

義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昔魏

文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 事見六十年

初三 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

齊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 唐紀十八 七

中書侍郎昌樂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

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萬頃左史劉祿之等 龍朔改起居郎為左史

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朝廷疑議及百司

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不置南衙於北門出

入故禱之子翼之子也 對子翼仕隋 夏四月庚辰以司農少卿

韋宏機為司農卿宏機兼知東都營田受詔完葺宮苑有宦者於

苑中犯法宏機杖之然後奏聞上以為能賜絹數十匹日更有犯

者即杖之不必奏也 初左千牛將軍長安趙瓌尚高祖女常

樂公主生女為周王顯妃公主頗為上所厚天后惡之辛巳妃坐

廢幽閉於內侍省食料給生者防人候其突煙而已數日煙不出

開視死腐矣瓌自定州刺史貶梧州刺史令公主隨之官仍絕其

朝賜 丙戌以早避正殿減膳撤樂詔百官言事 太子宏仁孝

謙謹上甚愛之禮接士大夫中外屬心天后方違其志太子奏請

數廷旨由是失愛於天后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之女也坐母

得罪幽於掖庭年踰三十不嫁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出降上許

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衛權毅王遂古 魏動朝三

太子薨於合璧宮時人以爲天后醜之也 考異曰新書本紀云己亥

云后將進志宏奏請數佛旨從幸合璧宮遇醜唐隱云宏仁孝

英果爲上所鍾愛自升爲太子敬禮大臣禮儀之士未嘗居有過

之地以請嫁二公主失愛於天后不以壽終 敬禮之士未嘗居有過

運故接李泌對肅宗云高宗有八子睿宗最幼天后所生四子自

爲行第故睿宗第四長曰李敬皇帝爲太子監國仁明孝悌天后

方置臨朝故敬皇帝立准王實爲太子新書蓋據此及唐隱也

按宏之死其事不明今但云時 時上幸合璧宮王實車駕還洛陽

宮五月戊申下詔朕方欲禪位皇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

齊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 唐紀十八 八

以尊名可諡爲孝敬皇帝 帝子諡皇 始此 六月戊寅立雍王賢爲皇太

子赦天下 天后惡慈州刺史杞王上金 宋白曰慈州春秋屬魯

爲汾州唐武德元年爲西汾州五年改南汾州貞觀八年改南汾

州爲慈州以州近慈烏故故名孫福日因慈氏縣名之 唐書瑞

符音 有司希旨奏其罪秋七月上金坐解官禮州安置 八月庚

寅葬孝敬皇帝於恭陵 恭陵在洛州緱氏縣 懷來山改名太平山 戊戌以戴至德爲

右僕射庚子以劉仁軌爲左僕射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張文

瓌爲侍中郝處俊爲中書令李敬立爲吏部尚書兼左庶子同中

書門下三品如故劉仁軌戴至德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許

之至德必據理難詰未嘗與奪實有冤結者密爲奏辯由是時譽

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之

上聞深重之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談諧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



日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耶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文瑾時兼大理卿決獄允當人無怨言文瑾嘗有疾繫囚相與禱祀為之祈福及聞改官囚皆慟哭文瑾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糾駁上甚委任之或時臥病在家諸宰臣入奏事必問曰與文瑾議未奏云未者則遣其籌之奏云已議者皆報可從之九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雍州雨雹

丙上云三年春正月壬戌徙冀王輪為相王以中書舍人劉禕之為相王府司馬上謂之曰相王朕之愛子以卿忠孝之門藉卿師範所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耳 納州叛反 饒州二年開山洞置

救黔州都督發兵討之 二月甲戌徙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考異曰實錄咸亨元年楊昉高侃討安祚始安東都護府自平壤城移於遼東州儀鳳元年二月甲戌以高麗餘眾反叛移安東

遼東故城 先是有人任東官者悉罷之徙熊津都督府於建安故城其百濟戶口先徙於徐克等州者皆置於建安 天后勸上封中嶽癸未詔以今冬有事於嵩山 中嶽嵩山在河南陽城縣

州之溫湯 汝州梁縣西南五十里有溫泉可 三月癸卯黃門侍郎來恆中書侍郎薛元超竝同中書門下三品恆父護兒本隋驍將而恆與兄濟俱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

歷將作少匠主工作時人為之語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邪元超收之子也初為中書舍人中書省中有一磐石其祖道衡為中書侍郎時常所坐以草制者也元超在省每見此石輒泣然流涕及為相好引拔寒俊為時論所稱 甲辰上遷東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 唐紀十八 九 思補樓

都 免汝州今歲半租賜民八十以上 閏月吐蕃寇鄯廓河

芳等州 宋白曰鄯州常芬縣為吐谷渾所據周武成三年逐諸

常香郡建德三年改三川為常芬縣仍立芳州 救左監門衛中郎

以色驛馬取地多芳草以名州 隋廢州唐復置 救左監門衛中郎

將令狐智通發興鳳等州兵以禦之 興州漢武都郡後魏改

國後魏以為武興郡置興州改略陽縣為順政縣鳳州漢故道

河池縣地晉曰仇池氏所據後魏置梁泉縣西魏廢帝置鳳州

卯詔以吐蕃犯塞停封中嶽乙酉以洛州牧周王頌為洮州道行

軍元帥將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并州大都督相王輪為

涼州道行軍元帥將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等以討吐蕃二王皆

不行何力等至 庚寅車駕西還 甲寅中書侍郎李義琰同中

書門下三品義琰身長八尺博學多識上每有顧問言皆切直既

為相宅無正寢弟義璉為岐州司功參軍乃市堂材送焉及義璉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 唐紀十八 十一 思補樓

來觀義琰謂曰以吾為國相豈不懷愧更營美室是速之禍也此

豈愛我意哉義璉曰凡人仕為丞尉即營第宅兄官高祿重豈宜

卑陋以區下也義琰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有貴仕又廣其宇

若無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懼獲戾也竟不營構其木為霖

雨所腐而棄焉 戊午車駕至九成宮 六月癸亥黃門侍郎晉

陵高智周同中書門下三品 秋七月丁亥有彗星出于東井

八月乙未吐蕃寇疊州 庚子以星變避正殿減膳撤樂損食粟

馬廄囚詔文武官言事 壬寅救桂廣交黔等都督府比來注擬

士人簡擇未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以上清正官充使仍令御史

同往注擬時人謂之南選 雋齊等州海盜漂居民五千餘家遣

使賑恤 九月壬申大理奏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左監門中郎



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罪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太原狄仁傑奏二人罪不當死太原懷義晉陽昭陵改爲太原縣而以後上曰善才等斫陵柏我不殺則爲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作色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爲難臣以爲遇策封則難遇堯舜則易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釋之言見十四卷漢文帝三年

今以一株柏樹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爲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故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嶺南後數日擢仁傑爲侍御史初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嘗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請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叶因相

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頓膝每歎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冬十月車駕還京師 丁酉詔享太廟用太學博士史璨議禘後三年而禘禘後二年而禘歐陽修曰禘禘大祭也而禘以審禘其尊卑此禘禘之義而禘禘者失之至于年數不同禮宗失位禘者莫知所從禮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傳曰五年再股祭高宗上元三年十月禘禘而有司議其年數史璨等議以爲新君喪畢而禘明年而禘自是之後五年而再祭蓋後禘去前禘五年而禘常在禘後三年禘常在禘後二年禘宣公八年禘於公蓋三年喪畢而禘明年而禘至八年而再禘昭公二十年禘至二十五年又禘此可知也時以其言有據遂從之唐制國子博士正五品上掌教文武官二品以上國公孫二品以上曾孫爲生者太學博士正六品上掌教文武官五品

已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會孫之爲生者 郇王素節肅淑妃之子也警敏好學天后惡之自岐州刺史左遷申州刺史申州漢平氏郡地晉分置義陽郡南齊置司州後魏改郢州後周改申州隋改義州唐復曰申州絳州在京師西三百一十五里至東都一千一百七十里申州至京師一千七百九里乾封初敕曰素節既有舊疾不須

入朝而素節實無疾自以久不得入觀乃著忠孝論王府會曹參軍張柬之欲以此感動帝心因使潛封其論以進后見之誣以賊賄丙午降封都陽王袁州安置袁州在京師東南三千五百八十里至東都二千一百六十一里

十一月壬申以陳州言鳳皇見于宛邱改元儀鳳赦天下 庚寅以李敬立爲中書令 十二月戊午以來恆爲河南道大使薛元超爲河北道大使尚書左丞鄆陵崔知悌國子司業鄭祖立爲江南道大使隋大業三年始置國子司業分道巡撫

行儀鳳二年春正月乙亥上耕籍田 庚辰京師地震 初劉仁軌引兵自熊津還見上卷扶餘隆畏新羅之道不敢留尋亦還朝二月丁巳以工部尚書高藏爲遼東州都督封朝鮮王遣歸遼東安輯高麗餘眾高麗先在諸州者皆遣與藏俱歸又以司農卿

扶餘隆爲熊津都督封帶方王亦遣歸安輯百濟餘眾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去年春移安東都護府於時百濟荒殘命

散徙其人於河南隴右諸州貧者留安東城傍高麗舊城沒於新羅餘眾散入鞞鞞及突厥隆亦竟不敢還故地高氏扶餘氏遂亡

三月癸亥朔以郝處俊高智周竝爲左庶子李義琰爲右庶子夏四月左庶子張大安同中書門下三品大安公謹之子也張

朝功臣 詔以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諲等分道存問賑給侍御史甯陵劉思立上疏甯陵縣屬陳留郡曹諲至元魏屬譙以爲今麥秀蠶老農事方殷救使撫巡人皆竦并忘其家業冀此天

恩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既賑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 唐紀十八 十一 恩賜

高宗上元三年



又無驛之處其馬稍難簡擇公私須豫追集雨後農務特切常情  
暫廢須臾即虧歲計每爲一馬勞動數家從此相乘恐更滋甚望  
且委州縣賑給待秋務閑出使褒貶疏奏謚等遂不行 五月吐  
蕃寇扶州之臨河鎮擒鎮將杜孝昇令齋書說松州都督武居寂  
使降孝昇固執不從吐蕃軍還捨孝昇而去孝昇復帥餘眾拒守  
詔以孝昇爲游擊將軍 秋八月徙周王顯爲英王更名哲 命  
劉仁軌鎮洮河軍都州城內冬十二月乙卯詔大發兵討吐蕃  
詔以顯慶新禮多不即古顯慶三年行新禮見二百卷其五禮並依周禮行事  
自是禮官益無恙守每有大禮臨時撰定

貞儀鳳三年春正月辛酉百官及蠻夷酋長朝天于光順門

劉仁軌鎮洮河每有奏請多爲李敬元所抑由是怨之仁軌知敬

元非將帥才欲中傷之奏言西邊鎮守非敬元不可敬元固辭上

曰仁軌須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辭丙子以敬元代仁軌爲洮河道

大總管兼安撫大使仍檢校鄯州都督考異曰實錄云與仁軌相

不預新舊傳皆云 又命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李孝逸等發劍南山

南兵以赴之孝逸神通之子也癸未遣金吾將軍曹懷舜等分往

河南北募猛士不問布衣及仕宦 夏四月丁亥以旱避正殿

囚戊申赦天下改來年元爲通乾 癸丑涇州獻二小兒異體連

心年已四歲 五月壬戌上幸九成宮丙寅山中雨大寒從兵有

凍死者 秋七月李敬元奏破吐蕃於龍支龍支縣屬鄯州黃允

者縣後魏改爲金城縣又改 上初卽位不忍觀破陳樂命撤之

爲龍支積石山在金縣南 辛酉太常少卿韋萬石奏久寢不作懼成廢缺請自今大宴會復

奏之時上宴羣臣於咸亨殿有制令奏樂舞既畢上獻飲感咽涕

泗交流臣下悲淚莫能仰視久之賴謂羣臣曰不見此樂垂三十

年仁此觀聽寶深哀感追思往日王業艱難勤苦若此朕今嗣守

洪業可忘武功羣臣咸呼萬歲 九月辛酉車駕還京師 上將

發兵討新羅侍中張文瓘臥疾在家自輿入見諫曰今吐蕃爲寇

方發兵西討新羅雖云不順未嘗犯邊若又東征臣恐公私不勝

其弊上乃止癸亥文瓘薨 丙寅李敬元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

論欽陵戰於青海之上兵敗工部尚書右衛大將軍劉審禮爲吐

蕃所虜時審禮將前軍深入頓於濠所爲虜所攻敬元懼怯按兵

不救聞審禮戰沒審禮不及狼狽還走遺棄麥飯於地上者尺餘

頓於承風嶺杜佑曰承風嶺在廓州廣威縣西南東阻泥溝以自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 唐紀十八 思補撰

固虜屯兵高岡以壓之左領軍員外將軍黑齒常之夜帥敢死之

士五百人襲擊虜營虜眾潰亂其將跋地設引兵遁去敬元乃收

餘眾還鄯州鄯州通鑑原文此下有劉審禮諸子自稱諸國及其

其子之往贖亦必在承隆開羅之間 上嘉常之功擢拜左武衛

將軍充河源軍副使杜佑曰河源軍在都初敬元之西征也監察

御史原武妻師德應猛士詔從軍時師德應猛士以討吐及敗救師

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因命使於吐蕃吐蕃將論贊婆迎之赤嶺

宋白曰石堡城西三十里有山土石皆赤北接大山南連小雪山

號曰赤嶺去長安三千五百里自鄯州都督城西行二百里至赤

嶺 師德宣導上意諭以禍福贊婆甚悅爲之數年不犯邊師德遷

殿中侍御史充河源軍司馬兼知營田事上以吐蕃爲憂恐召侍

臣謀之或欲和親以息民或欲嚴設守備俟公私富實而討之或



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決賜食而遣之太學生宋城魏元忠上封

事宋城魏元忠上封事也隋開皇十八年更名言禦吐蕃之策以為理國之要在文

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

先而不及方略是皆何益於理亂哉故陸機著辯亡之論無救河

橋之敗陸機著辯亡之論述吳之所以興及其所以亡其論甚悉河橋之敗見八十五卷晉惠帝太安二年

由某射穿七札不濟鄧陵之師左傳晉楚遇于鄧陵大夫襄由

示楚共王曰君有二臣何憂於城王怒曰大辱國此已然之明效

也矣有志之士皆欲立功名以傳於後然知己難逢英哲罕遇昔

漢文帝知李廣之才而不能大用晉武帝善羊祜之謀而或為眾

沮此二人者遭時遇主而不得展其智略况布衣韋帶之士懷一

奇抱一策而望朝奏夕召何可得哉臣請歷訪內外文武職事五

品以上得無有智計如羊祜武藝如李廣而不得聘其才者乎伏

願降寬大之詔使各言其志無令汲黯直氣臥死于淮陽仲舒大

才位屈於諸侯相臣又聞之古語曰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疆

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

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閭外之任李左車陳湯

呂蒙孟視皆出貧賤而立殊切李左車見十卷漢高帝三年陳湯

見獻帝紀六十五卷至六十八卷孟見二十九卷元帝建昭二年呂蒙

陽不和擢士為相變夷不翼拔卒為將以四海之廣億兆之眾其

中豈無卓越奇絕之士臣謂未之思也夫何選之有臣又聞賞者

禮之基罰者刑之本故禮崇謀夫竭其能賞重義士輕其死刑正

君子勸其心罰重小人懲其過然則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苟有功

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政理議者皆云近日征伐虛有賞

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借勳庸恐虛倉庫不知

對賞之費所損幾何黔首雖微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

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

勳仍淹滯此皆吏不奉法主司慢事而不聞斬一毫耶戮一令史

以謝勳人尚書諸曹郎皆謂之臺郎勳將士莫不解體

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故將士莫不玩法屢使

早誅仁貴等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臣恐吐蕃之平非旦

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

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為官有彼

胡虜恃馬力以為強若聽人聞市而畜之乃是損彼之疆為中國

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馬故元忠言之上然其言召見令直中書

省仗內供奉仗內供奉朝會冬十月丙午徐州刺史密貞王元

曉薨十一月壬子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來恆薨十二月

月詔停來年通乾之號以反語不善故也通乾反語

貶儀鳳四年春正月己酉上幸東都司農卿韋宏機作宿羽高山

上陽等宮按六典宿羽高山二宮皆在東都禁苑中制度壯麗上陽宮臨洛水為長廊

互一里宮成上徙御之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宏機導上為奢泰宏

機坐免官考異曰舊傳云儀鳳中機坐家人犯次為憲司所劾免

羽高山上陽等宮其不壯麗仁傑奏其太過宏機坐免官統紀

云駕幸東都上遊幸宏機所造宿羽高山等宮乘高臨深有登眺

之美乃收法機造高館及成臨幸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

廷畏之仁傑奏其姦請付法司上特原之仁傑曰國家雖乏英才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 唐紀十八 十六



豈少本立置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救本立請棄臣於

無人之境為忠貞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考異曰御史李元

句會欠米補餘解高宗怒曰仁傑係我米命殺之吏部侍郎魏元

同日仁傑健而疏只是向高宗失所臣委知不倫請以官爵保明高

宗意解仁傑不坐按仁傑由是朝廷肅然後出為甯州刺史仁傑

撫和戎夏人得歡心郡人勒碑頌德 庚戌右僕射太子賓客道

恭公戴至德道古國名左傳之二月壬戌吐蕃贊普卒子器

弩悉弄立生八年矣時器弩悉弄與其舅麴謹若詣羊同發兵

西戎西戎國名對元鼎之言曰黃河上流由洪濟橋西南行二

千里木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

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騰摩黎山東距長安

五千里河源出其國唐會要曰大羊同國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

北直于闐有弟生六年在論欽陵軍中國人畏欽陵之疆欲立之

欽陵不可與薩若其立器弩悉弄上問贊普嗣主未定命裴行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十八 思補

儉乘開圖之行儉曰欽陵為政大臣幅陸未可圖也乃止 乙丑

東都饑官出糙米以救飢人 夏四月辛酉郝處俊為侍中 儉

師人明崇儼以符呪幻術為上及天后所重官至正諫大夫五月

壬午崇儼為盜所殺求賊竟不得考異曰御史李元

儀鳳中明崇儼以符術承恩龍夜遇刺客殺三司丞推鞠安承引

連坐者甚眾高宗怒促有司行刑仁恭奏曰此輩必死之囚願假

其數日之命高宗曰卿以為枉邪仁恭曰臣議處短非的以為

枉恐萬一非實則怨氣生遂殺之旬餘果獲賊矣朝廷稱之今從

實贈崇儼侍中 丙戌命太子監國太子處事明審時人稱之

戊戌作紫桂宮於澠池之東紫桂宮在澠 六月辛亥赦天下

改元調露 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旬

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吐

蕃為寇審禮覆沒干戈未息豈可復出師西方今波斯王卒其子

泥洹師為質在京師波斯為大食所滅其王卑路斯入朝宜遣使

者送歸國道過二虜以便安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命行

儉冊立波斯王考異曰波斯王卑路斯入朝未還請仍為安撫大

食使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以為己副仍令檢校安西都護行

經莫賀延磧屬風沙晦冥導者盡迷將士飢乏行儉命虔誠致祭

令曰水泉非遠俄而雲收風靜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之人莫

知其處盡以為神 秋七月己卯朔詔以今年冬至有事於嵩山

初裴行儉嘗為西川長史見一百九十九及奉使過西州吏人

郊迎行儉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自隨且揚言天時方熱未可

涉遠須稍涼乃西上阿史那都支規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徐召四

鎮諸胡酋長四鎮龜茲吐沙焉謂曰昔在西州縱獵甚樂今欲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十八 思補

賞誰能從吾獵者諸胡子弟爭請從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為敗

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

親問其安否外示閑暇似非討襲續使促召相見都支先與李遮

旬約秋中拒漢使漢家威加四夷故夷人率謂中國人為猝聞軍

至計無所出帥其子弟迎謁遂擒之因縛其契箭悉召諸部酋長

夷狄無符信以箭為契信西突厥少鉢哩利夫可汗分其國為十

部部以一人統之入授一箭號十設亦曰十箭在右嚙陸部置五

大曠居碎葉東右五弩夫畢 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輕齎盡化進

掩遮旬途中獲都支遣使與遮旬使者同來行儉釋遮旬使者使

先往諭遮旬以都支已就擒遮旬亦降於是囚都支遮旬以歸遣

波斯王自還其國留王方翼於安西使築碎葉城碎葉城為舊都

城四面各立三門屈曲隱伏以詭出入西域胡競來縱觀莫測其

資治通鑑補 卷二〇二

二一九



方略因各獻方物 冬十月單于大都護府突厥阿史德溫傅奉

職二部俱反 阿史德姓也溫傅其名立阿史那泥熱爾為可汗二

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眾數十萬 二十四州見一百遺鴻臚卿

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右領軍衛將軍花大智右千牛衛將

軍李景嘉等將兵討之嗣業等先戰屢捷因不設備會大雪突厥

夜襲其營嗣業狼狽拔營走單于大亂為虜所敗死者不可勝數

大智景嘉引步兵且行且戰得入單于都護府嗣業滅死流桂州

大智景嘉並免官 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

疑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洩上令元軌窮其黨

與元軌曰強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捕是驅之使叛也乃獨

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喜謂使者曰朕亦悔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 唐紀十八 十九

向無王失定州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上多密敕問之 王子遣左

金吾衛將軍曹懷舜屯井陘 井陘縣漢行後魏皆屬常山郡唐屬恒州右武衛將軍崔

獻屯龍門以備突厥突厥扇誘奚契丹侵掠營州都督周道務遣

戶曹始平唐休璟將兵擊破之 曹襲置始平縣晉武帝置始平郡後魏廢郡以縣屬扶風府唐屬雍州

州 庚申詔以突厥背誕罷封嵩山 癸亥吐蕃文成公主遣其

大臣論塞調傍來告喪并請和親上遣郎將宋令文詣吐蕃會贊

普之葬 十一月戊寅朔以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高智

周為御史大夫罷知政事 癸未上宴裴行儉謂之曰卿文武兼

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甲辰以行儉

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十八萬并西軍檢校豐州都督程務

挺東軍幽州都督李文暉總三十餘萬以討突厥並受行儉節度

務挺名振之子也

調二年春二月癸丑上幸汝州之溫湯戊午幸嵩山處士三

原田遊巖所居遊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上令左右扶止謂曰先

生比佳否遊巖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也己未幸道

士宗城潘師正所居問山中何所須師正對曰所須松樹清泉山

中不乏上及天后太子皆拜之乙丑還東都 三月裴行儉大破

突厥於黑山 黑山一名殺胡山在豐州中受降城正北如東八十里亦謂之呼延谷擒其酋長奉職

可汗泥熱爾為其下所殺以其首來降初行儉行至朔州謂其下

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貴詐前日蕭嗣業糧運為突厥所掠

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為此謀宜有以詐之乃詐為糧車三

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 陌刀大刀也一舉刀可殺數人唐六典曰陌刀長刀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 唐紀十八 十九

也步兵所持蓋古之新馬師名曰弩怒也有怒勢也其柄曰臂

似人臂也鉤強者曰牙以牙齒也牙外曰郭為牙之規郭也合名

之曰櫛言如櫛之巧也亦言以羸兵數百為之援且伏精兵於險

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

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

糧運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

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堵不可復動行儉不從趣使移

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

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泰職既就擒餘黨走保狼山

狼山在遼東右南無所居也永詔戶部尚書崔知悌馳傳詣定

襄宣慰將士且區處餘寇行儉引軍還 夏四月乙巳朔日有食

之 乙丑上幸紫桂宮 戊辰黃門侍郎閻善美奏崔知溫



國河東郡唐以漢開喜縣為梓縣以漢梓縣為曲沃縣以桐中書  
侍郎京兆王德真竝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溫知悌之弟也 五月

丁酉太白經天 秋七月吐蕃寇河源洮河道大總管李敬元與

虜賊於湟川官軍敗績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擢常之為

河源軍經略大使常之以河源衝要欲加兵戍之而轉輸險遠乃

廣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戰

守有備焉先是劍南募兵於茂州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蕃通靈

之路 宋白曰茂州本冉雍之國漢開為汶山郡華陽國志云宣帝

地節三年武都白馬羌反使驛武平定之汶山吏民詣武自

訟一歲再度更賦至重邊人貧苦無以供給求省郡遂省汶山郡

復置都尉今州即漢蜀郡汶江縣梁普通三年置羅州取桃關之

隘以備作橋以名州後周為汶州置汶山縣 吐蕃以生羌為鄉導

唐改茂州取界內茂滋山而名○曠音忙 吐蕃以生羌為鄉導

攻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洱諸蠻皆降於吐蕃吐蕃盡據羊同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 唐紀十八 思補樓

党項及諸羌之地東接涼松茂嶺等州南鄰天竺西陷龜茲疏勒

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盛莫與為比 丙申鄭州

刺史江元祥薨 鄭州漢陽縣也漢張陽陽河南郡晉分為滎

陽郡後魏屬北澤州後置鄭州隋開皇十六年

改曰管州大業 突厥餘眾圍雲州 雲州漢平城縣地後魏為代

初復曰鄭州 七年置雲代州都督實懷哲右領軍中郎將程務挺將兵擊破

之 八月丁未上還東都 中書令檢校鄴州都督李敬元軍既

敗屢稱疾請還上許之既至無疾詣中書視事上怒丁巳貶衡州

刺史 衡州漢縣縣蒸陽未陽茶陵縣地吳置湘東郡梁陳置衡山

郡隋平陳置衡州京師東南三千四百三十三里至東都二千七

百六 太子賢聞官中竊議以賢為天后姊韓國夫人所生內自

疑懼明崇儼以厭勝之術為天后所信常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

王貌類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貴天后嘗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範

及孝子傳以賜太子又數作書誚讓之太子愈不自安及崇儼死

賊不得天后疑太子所為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趙道生等狎昵

多賜之金帛司議郎韋承慶上書諫曰天皇升殿下為諸神奇殿

下以監撫欲使百寮仰重曜之暉萬姓聞滂雷之響奈何以養德

之時為任情之行北門之內造作不常既好所營或有煩費倡優

雜伎不息於前鼓吹繁聲亟聞於外不加防慎必有愆尤微累德

音悔之無及伏願博覽經書以廣其德屏退聲色以抑其情居處

服玩必循節儉收獵遊娛不為縱逞正人端士必引而親之便辟

側媚必斥而遠之則克昌終吉長保利貞矣不聽天后使人告其

事詔薛元超裴炎與御史大夫高智周等雜鞠之於東宮馬坊搜

得皂甲數百領以為反具道生又款稱太子使道生殺崇儼上素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 唐紀十八 思補樓

愛太子遲回欲宥之天后曰為人子懷逆謀天地所不容大義滅

親何可赦也甲子廢太子賢為庶人遣右監門中郎將令狐智通

等送賢詣京師幽於別所黨與皆伏誅仍焚其甲於天津橋南以

示士民 劉昫曰東都周之王城平王東遷所都也故城在今苑內

東北隅自魏王以後及東漢魏文晉武皆都於今故洛城

隋大業元年自故洛城西移十八里置新都今都城是也北據邯

山南對伊瀾洛水貫都而流漢之象路洛為橋曰天津橋唐世人

主往來東都西京而實 承慶思謙之子也 韋思謙見一百九 乙丑

都長安以長安為京師 立左衛大將軍雍州牧英王哲為皇太子改元永隆赦天下賜酺

三日太子洗馬劉訥言常撰俳諧集以獻賢賢敗搜得之上怒曰

以六經教人猶恐不化乃進俳諧說豈輔導之義邪流納言於

振州左衛將軍高真行之子政為太子典膳丞事與賢連上以付

其父使自訓責政入門真行以佩刀刺其喉真行兄戶部侍郎審



行又刺其腹真行兄子旋斷其首棄之道中上聞之不悅貶真行

為睦州刺史密行爲渝州刺史真行士廉之子也舊志睦州京師

五十九里至東都二千八百二十一里渝州漢末之巴東郡隋置

左庶子中書門下三品張大安坐阿附太子左遷普州刺史其餘

官僚上皆釋其罪使復位左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拜恩右庶子

李義琰獨引咎涕泣時論美之 九月甲申以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三品王德真爲相王府長史罷政事唐制王府置長史司馬

四品下長史司馬統 河南河北諸州大水遣使賑恤 冬十月

王賓蘇州刺史曹王明蘇州古吳國東漢爲吳郡沂州刺史嗣蔣

王焯沂州漢琅琊國後魏置北徐州後周改沂州皆坐故太子

賢之黨明降封零陵郡王黔州安置煒除名道州安置道州漢零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 唐紀十八 高宗永隆元年二年

馮乘之地隋以零陵郡置永州武德四年分置營州貞觀八年改

日道州舊志黔州京師南三千一百九十三里至東都二千二百

七十里 丙午文成公主薨於吐蕃 己酉車駕西還 十一月壬

申朔日有食之

永隆二年春正月突厥寇原慶等州乙亥遣右衛將軍李知十

等屯涇慶二州以備突厥 庚辰以初立太子敕宴百官及命婦

於宣政殿西京東內正殿曰宣政殿引九部伎及散樂自宣政門入

太常博士袁利貞上疏以爲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路門非倡

優進御之所請命婦宴於麟德殿麟德殿麟德殿中所作也開本大明

停省上乃更命置宴於麟德殿麟德殿麟德殿中所作也開本大明

日翰林院在右銀臺門內 宴日賜利貞帛百段利貞昂之會孫也

麟德殿在西重廊之後 利貞族孫諡爲蘇州刺史自以其先自宋太尉淑以來盡忠帝室

袁叔死于宋元凶之難袁顯以死奉子助 謂琅琊王氏雖奔世台

鼎而爲歷代佐命 袁顯王氏股肱晉室而王宏爲宋室佐命王儉

勤進 之首耻與爲比當曰所貴於名家者爲其世篤忠貞才行相繼故

也彼嚮婚姻求利者又烏足貴乎時人是其言 辛巳賜京官

九品以上酺三日 裴行儉軍既還突厥阿史那伏念復自立爲

可汗伏念額利與阿史德溫傳連兵爲寇突已以行儉爲定襄道

大總管以右武衛將軍曹懷舜幽州都督李文暉爲副將兵討之

三月天后表請赦杞王上金郡陽王素節之罪以上金爲河州

刺史河州漢安陸之地晉置河陽縣江左爲魯山鎮隋開皇十七

復以河州爲復州 素節爲岳州刺史岳州漢下雋縣地吳置巴陵

分漢陽治河州 岳州漢下雋縣地吳置巴陵 岳州漢下雋縣地

州京師東南二千二百三十七里至東都一千八百一十六里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 唐紀十八 高宗永隆元年二年

仍不聽朝集 皇太子釋奠於國學 三月辛卯以劉仁軌兼太

子少傅餘如故仁軌先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以侍中郝處俊爲太子少保

罷政事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

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

乃止匪舒又爲上造鏡臺成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

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

上遽令別去 曹懷舜與裨將賈義昭將前軍擊突厥或告阿史

那伏念與阿史德溫傳在黑沙黑沙城後突厥左右纔二十騎以

下可徑往取也懷舜等信之爾老弱於孤蘆泊水白帥輕銳倍道

進至黑沙無所見人馬疲頓乃引兵還會薛延陀部落欲西詣伏

念遇懷舜軍因請降懷舜等引兵徐還至長城北遇溫傳小戰各



引去至橫水橫水去金河一百四十許里一週伏念懷舜義昭與李文暉及裨將

劉敬同四軍合為方陣且戰且行經一日伏念乘便風擊之軍中

擾亂懷舜等棄軍走軍遂大敗死者不可勝數懷舜等收散卒斂

金帛以賂伏念與之約和殺牛為盟伏念北去懷舜等乃得還夏

五月丙戌懷舜免死流嶺南 己丑河南道經略大使黑齒常之

將兵擊吐蕃論贊婆於良非川破之收其糧畜而還常之在軍七

年吐蕃深畏之不敢犯邊 初太原王妃之薨也武士贊封太原王妃從其葬成

平公主上不欲棄之於夷乃為立太平觀以公主為觀主以拒之

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紛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

不為武官何遽爾主曰以賜賜馬可乎帝識其意始選光祿卿汾

陰僻孺之子紹尚焉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城陽公主先降杜荷荷誅降薛瑾

秋七月公主適薛氏自興安門南至宣陽坊西燎炬相屬自興安門而南

問族祖戶部郎中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國家故事苟以恭慎行

之亦何傷然諺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不得不為之懼也天

后以頭妻蕭氏及顛弟緒妻成氏非貴族欲出之曰我女豈可使

與田舍女為妯娌邪帝曰蕭氏瑤之姪孫國家舊姻蕭瑤子鏡尚太宗女襄城

主乃止 夏州羣牧使安元壽奏自調露元年九月以來喪馬一

十八萬餘匹監牧吏卒為虜所殺掠者八百餘人唐諸牧監羣羣

諸羣牧立南北東西四使以分統之其馬皆印每歲終監牧

使巡按羣數以功過相除為之考課此止夏州所喪失之數 薛

延陀達渾等五州四萬餘帳來降達渾都督領姑衍州步訖若州

甲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 唐紀十八 高宗永隆二年 思補

午左僕射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固請解僕射許

之 閏七月丁未裴炎為侍中崔知溫薛元超並守中書令 上

徵田遊巖為太子洗馬在東宮無所規益右衛副率蔣儼以書責

之曰足下負巢由之俊節傲唐虞之聖主聲出區宇名流海內主

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禮

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僕以不

才猶參庭諍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

以卒年歲向使不淪周粟僕何敢言祿及親矣以何酬塞遊巖有母想

為不達謹書起子遊巖竟不能答 庚申上以服餌令太子監國

初裴行儉軍於代州之陘口陘口即雁門之陘多縱反聞由是阿史那

伏念與阿史德溫傳相猜貳伏念留妻子輜重於金牙山突厥之初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 唐紀十八 高宗永隆二年 思補

建牙於金山其後分爲東西突厥凡建牙之地率謂之金牙山蘇

定方有抵金山山嶺賀魯此西突厥可汗所居之金山也裴行

儉遺程務整等掩金山取伏念妻子北東突厥可汗所

居之金山也亦可汗所居謂之金帳故亦以金山言之 以輕騎

襲曹懷舜行儉遣裨將何迦密自通漠道程務挺自石地道掩取

之伏念與曹懷舜約和而還比至金牙山失其妻子輜重士卒多

瘡疫乃引兵北走細沙行儉又使副總管劉敬同程務挺等將單

于府兵追躡之伏念請執溫傳以自效然尚猶豫又自恃道遠唐

兵必不能至不設備敬同等軍到伏念狼狽不能整其眾遂執溫

傳從間道詣行儉降候騎告以塵埃漲天而至將士皆震恐行儉

曰此乃伏念執溫傳求降非他盜也然受降如受敵不可無備乃

命嚴備遣單使迎前勞之少選伏念果帥酋長縛溫傳詣軍門請

罪行儉悉平突厥餘黨以伏念溫傳歸京師 八月河南河北大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 唐紀十八 高宗永隆二年 思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行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十九

起永清元年盡中宗嗣聖三年凡五年

高宗天皇大聖大宏孝皇帝下

壬開耀二年春二月作萬泉宮於藍田

藍田縣漢屬京兆後魏置藍田郡隋廢郡為縣復屬

京

癸未以皇孫重照生改元永淳赦天下賜酺三日三月戊

午立皇孫重照為皇太孫上欲令開府置官屬問吏部郎中王方

慶對曰漢魏以來皇太子在不立太孫但封王耳晉及齊皆嘗立

太孫晉惠帝立太孫武濟武帝立太孫昭業其太子官屬即為太孫官屬未聞太子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 唐紀十九

思補樓

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王不相襲

禮何為不可乃奏置師傅等官既而上疑其非法竟不補授方慶

寔之曾孫也名琳以字行西突厥阿史那車薄帥十姓反夏

四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上以關中饑饉米斗三百將幸東都丙

寅發京師雷太子監國使劉仁軌裴炎薛元超輔之時出幸倉猝

扈從之士有餓死於中道者上慮道路多草竊命監察御史魏元

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詔即開視赤縣獄西京以長安得盜一

人神采語言異於眾命釋桎梏冠帶乘驛以從與之共食宿託

以詰盜其人笑許諾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辛未以禮

部尚書聞喜憲公裴行儉為金牙道行軍大總管此指西突厥帥

右金吾將軍閻懷日等三總管分道討西突厥師未行行儉薨行

儉有知人之鑒初為吏部侍郎前進士王勣咸陽尉樊城蘇味道

劉昉曰樊城漢開縣後魏於漢開縣古城置樊城縣屬趙州余考

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開縣又考宋白續通典鎮州樊城縣本漢

開縣魏太和十一年於開縣故城置樊城縣皆未知名行儉一見

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銜僕有弱息願以為託是時勣弟勃

與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鄰義烏駱賓王義烏漢烏傷縣地後漢分

為東陽郡治所烏傷別為縣武德七年改烏傷為義烏縣屬婺州

皆以文章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元尤重之以為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當先器識而後才

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邪楊子稍沈靜應

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渡海墮水炯終於盈川令黔州彭

西陽縣地武德二年分彭水於巴江西置盈隆縣先天元年避太

子名改曰盈川非此也衢州龍泉縣武后如意元年分置盈川縣

縣西有刑溪陳時土人謂之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寶王反誅勳

惡刑字改曰盈川因為縣名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寶王反誅勳

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行儉為將帥所引偏裨如程務挺張虔勳

王方翼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後多為名將行儉嘗命藥命左

右取犀角麝香而失之又有救賜馬及寶鞍令史輒馳驟馬倒鞍

破二人皆逃去行儉使人召還謂曰爾曹皆誤耳何相輕之甚邪

待之如故破阿史那都支見上卷調露元年得馬腦盤廣二尺餘以示將

士軍吏王休烈捧盤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

非故為何至於是不復有追惜之色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三千

餘物雜畜稱是並分給親故及偏裨數日而盡行儉工於草隸上

嘗以絹素百卷令行儉草書文選一部甚以為珍秘行儉每謂人

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余與虞世

南耳阿史那車薄圍弓月城安西都護王方翼引軍救之破虜



眾於伊麗水白弓月城思川密城密城密城伊麗水密城至碎葉界斬首千餘級俄而三姓咽

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右不知所將胡兵謀執方翼以應車

薄方翼知之悉召會議陽出軍資賜之以次引出斬之會大風方

翼振金鼓以亂其號呼之聲誅七十餘人其徒莫之覺既而分遣

神將襲車薄咽麴大破之擒其酋長三百人西突厥遂平開懷且

竟不行方翼尋遷夏州都督屬牛疫無以營農方翼造人耕之法

施關鍵使人推之力省而功多百姓賴焉明年徵入議邊事上見

方翼衣有血漬問之方翼具對熱海苦戰之狀上便袒而視其瘡

歎息良久竟以廢后近屬不得用而歸廢后方翼從祖女弟也歸者復歸夏州

西車駕至東都 丁亥以黃門侍郎賴川郭待舉隋改長社為賴川縣武德四年

復曰長社 兵部侍郎岑長倩秘書員外少監檢校中書侍郎鼓城

郭正一吏部侍郎鼓城魏元同鼓城漢臨平下曲陽兩縣之地屬東五里置昔陽縣尋改爲鼓城時縣定州並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岸事上欲用

待舉等謂溫知溫曰待舉等資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

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為名長倩文

本之兄子也先是元同為吏部侍郎上言銓選之弊以為人君之

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故周穆王命伯

冏為太僕正曰慎簡乃僚是使羣司各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

者也乃至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後

紀自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眾而委之數

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

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况所委非人豈直愧彼清通味于甄察亦

將竭其庸妄疑彼勢絲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職私一啟以及萬端

至乃為人擇官為身擇利顧親疏而下筆看寒暖而用情悠悠風

塵共相奔競擾擾宦途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情險如溪壑擇言

視行猶懼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折之於一面其僚庶品專斷于一

司不亦難乎臣聞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例早求

官督訛之年已腰銀艾童卯之歲非音已襲紫朱宏文崇賢之生

千牛鞶腳之類課試既淺藝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少仕

則廢學輕試則無才於此一流良足惜也又勳官三衛流外之屬

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亦非先德後言之義也臣又以為國之

用人有似人之用財貪者厭糟糠思短褐富者餘粒肉衣輕裘故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三 唐紀十九 四 恩補

衰敝乏賢之時則姑磨策朽鈍而乘取之太平多士之日則宜妙

選髦俊而任使之今選者猥多宜以簡練為急竊見制書三品至

九品竝得薦士此誠側席旁求之意也但賞罰不明故下無畏懼

而苟以應命耳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今之舉主類皆庸陋身且

濫進豈知人如欲務得賢才兼須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

由表正必然之理也伏願略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疏奏不

納 五月東都霖雨乙卯洛水溢溺民居千餘家關中先水後旱

蝗繼以疾疫米斗四百兩京闕死者相枕於路人相食 上既封

泰山欲徧封五嶽秋七月作奉天宮於嵩山南奉天宮在洛州嵩陽縣 監察

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裏行者善序未至未正除監察陛下封泰

山牛太平致瑞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以來菽粟不稔餓殍



相率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  
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備國家耳目竊以此為憂上  
雖不納亦優容之自緒遂長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無敢逆意  
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諫卷阿曰

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注云梧桐柔木也 上遣宦者緣  
山東日朝陽梧桐不生山阿太平而後生朝陽

江徙異竹欲植苑中宦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過荊州荊州長史  
蘇良嗣因之上疏切諫以為致遠方異物煩擾道路恐非聖人愛

人之意又小人竊弄威福虧損皇明上謂天后曰吾約束不嚴果  
為良嗣所怪手詔慰諭良嗣令棄竹江中良嗣世長之子也蘇世

一百八十八卷 黔州都督謝祐希天后意逼零陵王明令自殺  
高祖武德四年

上深惜之黔州官屬皆坐免官祐後寢于平閣與婢妾十餘人共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 唐紀十九 五 恩補

處夜失其首垂拱中明子零陵王俊黎國公傑為天后所殺有司  
籍其家得祔首漆為穢器題云謝祐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

太子留守京師頗事遊畋元超上疏規諫上聞之遣使者慰勞

元超仍召天子赴東都 吐蕃將論欽陵寇柘松翼等州源慶三

柘州蓬山郡屬松州都督府宋白作柘曰以開拓為稱今按新舊

書皆作柘翼州本漢鞏縣地故城在州西有鞏陵山隋為翼州

縣唐武德元年置翼州取詔左驍衛郎將李孝逸右衛郎將衛蒲

州南翼水為名故云翼州 是秋山東大水民飢 冬十月庚

申朔日有食之甲子京師地震 丙寅黃門侍郎劉景先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景先即齊賢以避故太子賢諱改名 是歲突厥餘

黨阿史那骨利祿骨利祿頡利族人也雲中郡督 阿史德元珍等

招集亡散據黑沙城反杜佑曰阿史德元珍等知中國風俗邊塞

下長史王本立所拘繫會骨利祿入寇元珍請依舊檢校部落本  
立許之因便投骨利祿骨利祿得之甚喜以為阿波大達干命事  
統兵入寇并州及單于府之北境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初薛仁貴  
敗於大非川除名為民尋以高麗叛起為難林道總管坐事徙象

州會赦歸帝思其功召謂之曰往在九成宮遭水無卿吾已為魚

矣卿又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漠北遼東咸遵聖教者並卿之力也

卿雖有過何可相忘有人云卿在烏海城縱虜不擊致使失利朕

所恨者惟此事耳今西邊不靜瓜沙路絕卿豈可高枕鄉邑不為

朕指揮耶授瓜州長史至是拜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將

兵擊元珍于雲州虜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

貴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給我仁貴免肉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

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虜二萬餘人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 唐紀十九 六 恩補

時王方翼在夏州亦被詔擊元珍方翼患虜騎充斥乃斷板蕢虎

鉤聯解合牙爪生動虜馬見之驚駭奔潰遂大破之獲大將二人

降其桑乾舍利二部 吐蕃入寇河源軍軍使婁師德將兵擊之

於白水湖八戰八捷上以師德為比部員外郎左驍衛郎將河源

軍經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才勿辭也 武候將軍田仁會誣奏侍

御史張仁禕上臨軒問仁禕仁禕惶懼應對失次御史大夫韋思

謙歷階而進曰臣與仁禕連曹頗知其事仁禕懼不能自理使仁

會眩惑聖聰致仁禕非常之罪即臣亦事君不盡矣請專對其狀

辭辯縱橫音旨明暢上深納之仁禕得免罪思謙在憲司每見王  
公未嘗行拜禮或勸之答曰雕鷲感非眾禽之偶耳目之官固  
當獨立耳思謙初為尚書左丞奏曰陛下為官擇人無其人則闕



今不惜美錦使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秋也遂振舉綱目朝廷肅然 嵐勝二州寇為暴千萬為羣食苗並盡苗既盡不知所之

魏永清二年春正月甲午朔上行幸奉天宮 二月庚午突厥寇

定州刺史霍王元軌擊卻之乙亥復寇媯州三月庚寅阿史那骨

祖祿阿史德元珍圍單于都護府執司馬張行師殺之遣勝州都

督王本立夏州都督李崇義將兵分道救之釋時王方翼為夏州都督夏字恐誤

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遷

舊墓上問之怒曰義琰倚勢乃陵其舅家不可復知政事義琰聞

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義琰為銀青光祿大夫致仕

癸丑守中書令崔知溫薨凡九品以上職事官皆帶散位謂之本品職事則散才敘用或去不入則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 唐紀十九 思補

或去高就卑遷徙出入參差不定散位則一切以門蔭結品然後以勞考進敘武德令職事解散官久一階不至為兼職事卑者不

解散官貞觀令以職事高者為守職事卑者為行仍帶散位其久一階仍舊為兼或帶散官或為守參而用之其兩職事亦為兼

相錯亂咸亨二年始一切為守其久一階之兼 夏四月己未車

駕還東都 綏州步落稽白鐵余埋銅佛於地中久之草生其上

給其鄉人曰吾于此數見佛光擇日集眾掘地果得之因曰得見

聖佛者百病皆愈遠近赴之鐵余以雜色囊盛之數十重得厚施

乃去一囊數年閒歸信者眾遂謀作亂據城平縣自稱光明聖皇

帝置百官進攻綏德大斌二縣城平及二縣皆屬綏州西魏所置

綏德元年置城中縣附遼改為城平大斌縣時理城平縣界綏

平故城綏德縣亦附地雖大統十二年分上郡南界耶尼谷置

縣歐陽修曰大斌者取稽胡懷化文武雜半以為名殺官吏焚民居遣石武衛將軍程務挺

與夏州都督王方翼討之甲申攻拔其城擒鐵余餘黨悉平日金

魏云延州借別又云自漢月光王又 五月寅庚上幸芳桂宮 二年齊業柱宮于通池縣西五里調諸二 年改日遊昇宮永清元年又改日芳桂宮 至合璧宮遇大雨而還

乙巳突厥阿史那骨祖祿等寇蔚州殺刺史李思儉蔚州時為

皮州都督崔智舜將兵邀之於朝那山牛頭朝那山 在豐州河北兵敗為

虜所擄朝議欲廢豐州遷其百姓於靈夏豐州司馬唐休瓌都督

也上言以為豐州阻河為固居賊衝要自秦漢已來列為郡縣田

疇良美墾立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遷百姓於甯慶二州致胡

虜深侵以靈夏為邊境貞觀之末募人實之西北始安今若廢靈

則河濱之地復為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乃止

六月突厥別部寇掠嵐州偏將楊元基擊走之 秋七月己丑

立皇孫重福為唐昌王 壬辰詔以今年十月有事於嵩山尋以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 唐紀十九 入 思補

上不豫改用來年正月 甲辰徙相王輪為孫王更名旦 中書

令兼太子左庶子辭元超覓政歸宮閭陽病瘖乞骸骨許之 八

月乙丑以將封嵩山召太子赴東都唐昌王重福守京師以劉

仁軌為之副 己巳河溢壞河陽城水高于城五尺居民廬舍漂

沒皆盡 冬十月己卯太子至東都 癸亥車駕幸奉天宮 十

一月丙戌詔罷來年封嵩山上疾甚故也上苦頭重不能視召侍

醫秦鳴鶴診之鳴鶴請刺頭出血可愈天后在簾中不欲上疾愈

怒曰此可斬也乃欲於天子頭刺血鳴鶴叩頭請命上曰但刺之

未必不佳乃刺百會腦戶二穴鍼灸經百會一名三陽五會在前

鍼二分得氣即滿腦戶一名合腦在枕骨上強後寸 豎曰吾目似

半禁鍼令人寒 尚侍鳴鶴出血頭疼即止 豎曰吾目似

明矣后舉手加額曰天賜也自負練百匹賜鳴鶴 戊戌以右武



衛將軍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招討阿史那骨咄祿等 詔太子監國以裴炎劉景先郭正一於東宮同平章事 上自奉天宮疾甚宰相皆不得見丁未遣東都百官見於天津橋前 十二月丁巳改元宏道赦天下上欲御則天門樓宣赦氣逆不能乘馬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是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輔政上崩於貞觀殿十六遺詔太子柩前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廢萬泉芳桂奉天等宮庚申裴炎奏太子未即位未應宣赦有要速處分望宣天后令於中書門下施行甲子皇太子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

更臣曰大帝往在藩儲見稱長者暨昇旒展頓異明哉虛襟似納于逆鱗下詔無殊于扇喝既蕩情于帷薄遂忽忘于基局惑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 唐紀十九 九 思補樓

麥斛之佞言中宮被毒聽趙師之誣說元舅銜冤忠良自是齊肩姦佞于焉得志卒致警難盡戮宗社為墟古所謂一國為一人與前賢為後愚廢信矣哉

太后以澤州刺史韓王元嘉等地尊望重 澤州漢高都韓氏汝氏之地後魏置建州隋改

為澤州唐因 之。法音弦 恐其為變並加三公等官以慰其心元嘉少好學聚

書至萬卷又採碑文古迹參定同異性至孝年十五聞太妃病涕

泣不食居喪毀甚太宗嘆其至性閨門修整有類寒素與其弟靈

夔極相友愛兄弟集見如布衣之禮其修身潔己內外如一當代

諸王莫有及者故太后尤忌之 甲戌以劉仁軌為左僕射裴炎

為中書令戊寅以劉景先為侍中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

政事堂故長孫無忌為司空房元齡為僕射魏徵為太子太師皆

知門下省事及裴炎遷中書令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 壬午遣左威衛將軍王果左監門將軍令狐智通右金吾將軍楊元儉右千牛將軍郭齊宗分往并益荆揚四大都督府與府司相知鎮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郭正一為國子祭酒罷政事 是歲梁州倉有大鼠長二尺餘為貓所噬數百鼠反噬貓少遂聚萬餘鼠州遣人捕殺之

甲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諱顯高宗第七子也中更名哲已而復舊名初年為太后所廢凡二十一年張柬之等舉兵誅亂復位在位二十七年為章后所殺改元三嗣 聖二十一年神龍二景龍四

附則天皇皇后 后姓武氏諱曩并州文水人 后自製墨字讀與照同音

甲嗣聖元年 二月太后文明元年 春正月甲申期改元赦天下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 唐紀十九 十 思補樓

妃韋氏為皇后擢后父元貞自普州參軍為豫州刺史 此豫州本二國之地漢為汝南郡宋文帝立司州治魯城以春秋陳蔡為重錄魏改豫州唐因之後避代宗諱改為蔡州 癸巳以左散騎常侍杜陵韋宏敏為太府卿同中書門下三品 自漢宣帝起杜陵邑至後魏為

入大興縣唐改大興曰萬年 王欲以韋元貞為侍中又欲授

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爭下怒曰我以天下與韋元貞何不可

而借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於乾

元殿裴炎與中書侍郎劉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 漢置南

衛京師而軍若唐諸衛也北軍若唐羽林軍也漢武帝名羽林曰

建章營騎屬光祿勳後更名羽林騎取六郡良家子弟死事之孤

為之後漢置羽林監南朝因之後魏周曰羽林軍隋左右屯衛所

領兵名曰羽林貞觀中置北衙七營兵選才力驍勇者充龍朔二

年曰左右羽林軍置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品同諸衛統領

北衙禁兵之法令而督攝左右兩衙之儀仗以統諸曹之職取

勅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為內使 勅兵入宮宣太后令廢



王為廣陵王扶下殿王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華元貞何得無罪乃幽於別所乙未立雍州牧豫王且為皇帝立妃劉氏為皇后德威之孫也豫王雖立為皇帝居於別殿不得有所預政事皆決於太后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飛騎見一百九十五卷貞觀十二年一人言婦知別無勳賞不若奉廣陵一人起出詣元武門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繫羽林獄言者斬餘以知反不告皆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興矣 壬子天后以永平郡王成器為皇太子豫王之長子也赦天下改元文明庚申廢皇太孫重照為庶人命劉仁軌專知西京留守事流韋元貞於欽州舊志欽州至京師五百二十里太后與劉仁軌書曰昔漢以關中事委蕭何今託公亦猶是矣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事以申規戒太后使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 唐紀十九 十一 恩補撰  
中宗嗣聖元年

秘書監武承嗣齋書慰諭之曰今以皇帝諒闇不言身且代親政遠勞勩戒復辭衰疾怪望既多徘徊失據又云呂氏見嗤於後代祿產貽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為龜鏡况公先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匡救為懷無以暮年致請 辛酉太后命左金吾將軍邱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其賢風使殺之神勣行恭之子也邱行恭為將應 事高祖太宗 甲子太后御

武成殿唐六典洛陽宮南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教右曰光政光政之內曰廣運其北曰明福之東曰武成門其內曰武成殿 承嗣冊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唐六典洛陽宮不設紫宸殿殿內朝也其位施慘紫帳以視朝者為惟紫 丁丑天后以太

常卿檢校豫王府長史王德真為侍中中書侍郎檢校豫王府司馬劉祥之同中書門下三品 三月丁亥天后徙杞王上金為皇王都陽王素節為葛王 邱神勣至巴州幽故太子賢於別室逼令自殺太后乃歸罪於神勣戊戌舉哀於顯福門顯福門意即明宗諱改顯 為明月 貶神勣為豐州刺史己亥追封賢為雍王神勣尋復入為左金吾將軍賢字明允容止端雅深為高宗所嗟賞甫數歲讀書一覽輒不忘至論語賢易色一再誦之高宗問其故對曰性實愛此書集文學之士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賜物三萬段以其書付秘閣 夏四月開府儀同三司梁州都督滕王元嬰薨 辛酉天后徙皇王上金為澤王拜蘇州刺史葛王素節為許王拜絳州刺史 癸酉太后遷帝于房州丁丑又遷於均州故漢王宅均州所居故宅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 唐紀十九 十一 恩補撰  
中宗嗣聖元年

五月丙申高宗靈駕西還 閏月天后以禮部尚書武承嗣為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 秋七月戊午廣州都督路元叔為崑崙商胡所殺崑崙國在林邑南去交趾海行三百餘日習俗文字與婆羅門同 元叔聞憐僚屬恣橫有商舶至僚屬侵漁不已商胡訴于元叔元叔索柳欲繫治之羣胡怒有崑崙商胡劍直登聽事殺元叔及左右十餘人而去無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朝廷乃以王方慶為廣州都督方慶在任數年秋毫不犯又督內諸州首領博多貪縱百姓有詣府稱冤者府官以先受首領參餉未嘗鞠問方慶乃嚴敕官屬不得與之交通犯者痛治以法境內清肅議者以唐興以來治廣州者無出方慶之右 溫州大水後漢分置安州 溫州屬 分爲永嘉郡隋廢郡爲永嘉縣屬梧州武德五年復于永嘉置永嘉州貞觀五年廢永嘉州以縣屬梧州上元二年分置溫州流四

第... 續修四庫全書第 6 版反內



千餘家 突厥阿史那骨咄祿等寇朔州 八月庚寅葬天皇大

帝于乾陵 乾陵在奉天縣北五里 廟號高宗泰神主祠于太廟遷宣皇帝

主于夾室 初尚書左丞馮元常為高宗所委高宗晚年多疾百

司奏事每日朕體中不佳可與元常平章以聞元常嘗密言中宮

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宗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為然及太后稱制

四方爭言符瑞嵩陽令樊文獻瑞石太后命於朝堂示百官元常

奏狀涉詭詐不可誣罔天下太后不悅出為隴州刺史 舊志隴州

百九十六里至東都 元常子琮之曾孫也 馮子琮仕 丙午太常

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武承嗣罷為禮部尚書 栢州大水流二千

餘家 九月甲寅太后赦天下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八品以

下舊服青者更服碧 青色之深 改東都為神都宮名太初又改尚

書省為文昌臺左右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官門下

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侍中為納言中書令為內史御史臺為

左肅政臺增置右肅政臺 左肅政如京師百官及監諸軍旅并承

詔出使右臺專知諸州案察杜佑曰武

后置左右肅政臺左以察朝廷右以察郡縣多廢在臺以其官隸

左臺左臺本御史臺也右臺地今大僕寺是也附錄既斥太后紀

年則所改官名亦宜 其餘省寺監率之名 祕書殿中二省九卿寺

監東宮 悉以義類改之 太后以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為單于

道安撫大使以備突厥 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神立武氏七廟

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

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后以權委生者故及於敗今我追尊

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己已追尊

五代祖克己為魯靖公妣為夫人高祖居常為太尉北平恭肅王

曾祖儉為太尉金城義康王祖華為太尉太原安成王考士護為

太師魏忠孝王祖妣皆為妃裴炎由是得罪又作五代祠堂於文

水 水文水縣傳受陽隋開皇 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眾心憤

惋會稽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整屋令敬猷 漢武帝置整屋縣

後魏復置後周置周南鄭隋廢郡以整 屋 屋屬京兆唐置整州 整屋音周室給事中唐之奇長安主簿

駱賓王詹事司直杜求仁 詹事司直掌彈劾 皆坐事敬業貶柳州

司馬敬猷免官之奇貶栢蒼令 漢會稽郡南陽縣後漢更名章安光

分松陽之東界置栢蒼縣 實王貶臨海丞 吳分章安置臨海縣屬

栢州唐分 求仁貶黜令 黜漢屬丹陽郡吳分屬新 求仁正倫之

姪也盜屋尉魏思溫嘗為御史復被黜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

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為辭思溫為之謀主使其黨監察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 唐紀十九 志 思補樓

御史薛仲璋求奉使江都令雍州人章超詣仲璋告變云揚州長

史陳敬之謀反仲璋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乘傳而至矯稱揚

州司馬來之官云奉密旨以高州酋長馮子猷謀反發兵討之於

是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就錢坊驅囚徒工匠授以甲斬敬

之於繫所 考異曰實錄作薛仲璋御史臺記云薛仲璋矯使揚州

參軍圖識敬業之長史陳敬之不察抑識敬令遜謝仲璋伴事竟

運出郭門尋官軍從其黨章超逃道告密復問薛仲璋事 事從實錄仲 錄事參軍孫處行拒之亦斬以徇儉吏無敢動者遂

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

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之奇

求仁為左右長史宗臣仲璋為左右司馬思溫為軍師賓王為記

室旬日開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曰偽臨朝武武者人非溫順



地質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衛子夫以更衣得幸

平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變踐元后於塗漢武帝實王用此事

○置香酥記曰夫惟念無陷吾君於聚麀元廢事見二百一卷前宗

狠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元廢事見二百一卷前宗

元年弑君鳩母此以高宗及太子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

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成之宗盟委

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味皇孫知漢祚

之將盡龍際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

君之成業荷本朝之舊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

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

推心爰舉義旗誓清妖孽公等或家傳漢爵或地協周親或膺重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十九

寄於爪牙或受顧命于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

六尺之孤安在儻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其立勤王之功無廢舊

君之命凡諸爵賞同裂山河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

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敬業求得人貌類故太子賢者給眾

云賢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屬舉兵因奉以號令冬十月癸未楚

州司馬李崇福帥所部三縣應敬業楚州本漢射陽縣置漢地昔

二年置楚州大業初州廢唐初復置山陽郡隋開皇初罷郡十

業遣其將尉遲昭攻盱眙行舉拒卻之盱眙縣漢屬臨淮郡後漢

胎郡陳置北楚州隋廢為胎郡江都郡唐屬楚州

為楚州刺史甲申以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為揚州道大總管

是年改左右領軍將兵三十萬以將軍李知十馬敬臣為之副以

討李敬業韋宏敏為汾州刺史武承嗣與其從父弟右衛

將軍三思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屬尊位重高祖子庶勸太后因

事誅之太后謀於執政劉禕之韋思謙皆無言內史裴炎獨固爭

太后愈不悅及李敬業舉兵薛仲璋炎之甥也炎欲示閑暇不汲

汲議誅討太后問計於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陛下得以

為辭若太后返政則不討自平矣監察御史藍田崔管聞之上言

炎受顧託大權在己若無異圖何故請太后歸政太后命左肅政

大夫金城饒味道蘭州五泉縣本漢金城縣隋更侍御史樸陽魚

承暉鞠之唐高帝改樸陽縣為萬年縣後世因之至隋並歸京兆

收炎下獄考異曰新傳云炎謀乘太后出遊龍門以兵執之還政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十九

之泣矣且炎有此謀必有同黨當炎下獄崔管李景讓輩無事猶

欲附之況有此迹其同黨能不自告乎又朝野命裴炎為中書

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書計取裴炎同起事賓王足踏壁靜

思食頃乃為誅日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敬業壯上小

兒誦之并都下小兒皆唱炎乃訪學者令解之召賓王敬業以實

物錦綺皆不信又駭以音樂妓女駭馬亦不語乃將古忠臣烈士

圖其說之見司馬直王寶王欽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說自古

大臣執政多移社稷炎大喜賓王曰不知諸議何如耳炎告以

等合謀揚州兵起炎從內應書與敬業等合謀惟有青鸞字人有

告者朝臣莫之能解則天曰此青鸞字者非其真也 炎被收

辭氣不屈或勸炎遜辭以免炎曰宰相下獄安有全理鳳閣舍人

李景讓證炎必反劉景先及鳳閣侍郎義陽胡元範義陽舊日平

改曰義陽劉昫曰義陽漢平氏縣之義陽郡也魏分南陽郡

陽置義陽郡晉自石城徙居仁順今中州郡所是也 皆曰炎社

稷元臣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太后曰炎

反有端顧卿不知耳對曰若裴炎為反則臣等亦反也太后曰朕



知裴炎反知卿等不反文武開證炎不反者其眾太后皆不聽俄  
并景先元範下獄丁亥以齋味道檢校內史同鳳閣鸞臺三品李  
景謀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為  
辭安帥大眾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  
應矣辭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為固不如先取常  
潤為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  
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麥為  
飯仰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繯自謀  
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使唐之奇守江都將兵渡  
江攻潤州按舊志揚州至潤州四十八里漢為丹徒縣吳為京口  
置京督以鎮又為徐陵督爾雅絕高曰京其城因山為  
屬緣江為境因謂之京口晉為南徐州隋  
置潤州取州東潤浦為名尋廢州唐復置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十九 恩補樓  
中宗嗣聖元年

坐炎流竄不亦悲乎籍沒其家無甌石之儲劉景先貶普州刺史  
胡元範流瓊州而死裴炎弟子太僕寺丞仙先年十七上封事請  
見言事太后召見詰之曰汝伯父謀反尚何言仙先曰臣為陛下  
畫計耳安敢訴寃陛下為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變易嗣  
子疎斥李氏封崇諸武臣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  
下所為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宐復子明辟高枕深居則宗族可  
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曰胡白小子補註胡曰小  
子猶言何等敢發此言命引出由先反顧曰今用臣言猶未晚如是者  
三太后命於朝堂杖之一百長流潯州貞觀十二年李宏節道敘  
道行達交趾開拓夷獠置潯州取潯水以名州也舊志曰潯州無  
兩京地理北至容州二百八十二里容州至京師五千九百一十  
里至東都五千  
四百八十五里炎之下獄也郎將姜嗣宗使至長安劉仁軌問以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十九 恩補樓  
中宗嗣聖元年

合則強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眾以取洛陽敗在服  
中矣壬辰敬業陷潤州執刺史李思文以李宗臣代之思文敬業  
之叔父也知敬業之謀先遣使開道上變為敬業所攻拒守久之  
力屈而陷思溫請斬以徇敬業不許謂思文曰叔黨于武氏宜改  
姓武潤州司馬劉延嗣被執敬業逼之使降延嗣曰延嗣世蒙國  
恩當思效命州城不守多負朝廷終不能苟免偷生以累宗族今  
日之事得死為幸敬業大怒將斬之思溫救之得免與思文皆囚  
於獄延嗣審禮從父弟也曲阿令河間尹元貞引兵救潤州曲  
阿本雲陽秦始皇改曰曲阿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晉屬會  
稽郡唐屬江都郡唐屬潤州河漢州鄉縣地屬涿郡隋屬河間  
縣屬戰敗為敬業所擒臨以白刃不屈而死 丙申天冠斬裴炎  
于都亭洛陽炎將死顧兄弟曰兄弟官皆自致炎無分毫之力今

東都事嗣宗曰嗣宗覺裴炎有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人覺之邪  
嗣宗曰然仁軌曰仁軌有奏事願附使人以聞嗣宗曰諾明日受  
仁軌表而還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覽之命拉嗣宗於殿  
庭絞於都亭先拉其幹而  
後絞殺之 丁酉太后追削李敬業祖考官爵發  
冢野棺復姓徐氏 李景謀罷為司賓少卿改鴻臚  
為司賓 太后以右史  
武康沈君諒著作郎崔營為正諫大夫同平章事 徐敬業聞李  
孝逸將至自潤州回軍拒之屯高郵之下阿溪高郵縣屬揚州  
國隸省晉武帝後  
資梁置廣業郡隋廢郡以高郵縣屬江都郡唐屬揚州九城志在  
州西北一百里宋白曰揚州天長縣本廣陵縣地唐開元二十九  
年于下阿溪千秋縣天寶五年改天長梁會于石 使徐敬猷逼淮  
陰淮陰縣屬臨淮郡晉屬廣陵郡後魏置淮陰郡  
隋廢入山陽縣乾封元年分山陽復置屬楚州 別將韋超尉  
遲昭屯都梁山盱眙縣有  
都梁山 李孝逸軍至臨淮偏將雷仁智與敬業



戰不利孝逆懼按兵不進監軍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謂孝逆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四方承平日久忽聞狂狡注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大軍久圍不進遠近失望萬一朝廷更命它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逆乃引軍而前王賈馬敬臣擊斬尉遲昭於都梁山十一月辛亥天后以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為江南道大總管討敬業是年改左右武衛為左右鷹揚衛韋超擁眾據都梁山諸將皆曰超憑險自固攻之則士無所施其勇騎無所展其足且窮寇死戰必多殺士卒不如分兵守之大軍直趨江都覆其巢穴不數日可必破也支度使薛克構曰唐制凡天下邊軍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所費皆申度支會計以長行超雖據險其眾非多今逢小寇不擊何以示武且多留兵則前軍勢分少留兵則終為後患不如先擊之其勢必舉舉都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十一 唐紀十九 十九 魏元忠

梁則淮陰高郵望風瓦解矣魏元忠請先擊徐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精兵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利大事去矣敬猷出於博徒不習軍事其眾單弱人情易搖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敬業雖欲救之計程必不能及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今不先取弱者而遽攻其強非計也孝逆從之引兵擊超超夜遁進擊敬猷敬猷脫身走庚申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後軍總管蘇孝祥夜將五千人以小舟度溪先擊之兵敗孝祥死士卒赴溪溺死者過半左豹韜衛果毅漁陽成三朗為敬業所擒是年改左右威衛為左右豹韜衛唐制府名有果毅都尉上府從五品下府從六品下唐之奇給其狀曰此李孝逆也將斬之三朗大

呼曰我果殺成三朗非李將軍也官軍今大至矣爾曹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妻子籍沒爾終不及我也遂斬之孝逆等諸軍繼至戰數不利孝逆懼欲引退魏元忠與行軍管記劉知柔言于孝逆曰風順秋乾此火攻之利固請決戰敬業置陳既久士卒多疲倦願望陳不能整孝逆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斬首七千級溺死者不可勝紀敬業等輕騎走入江都挈妻子奔潤州將入海奔高麗孝逆進屯江都分遣諸將追之乙丑敬業至海陵界阻風海陵縣漢屬海陵後漢屬廣陵梁置海陵郡隋廢郡為縣屬江都郡唐屬揚州今為泰州九域志揚州東至海陵界九十里又自海陵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敬業敬猷之奇求仁實王走歸江都焚其妻孥子潛藏山下手書召宗臣敬業初與宗臣木契為約時亡其契宗臣疑而不赴或云宗臣已歸順敬業入海欲奔東夷至海陵界阻風偽將王那相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十一 唐紀十九 十九 魏元忠

新之來降餘黨赴水餘黨唐之奇魏思溫皆捕得傳首神都揚潤楚三州平附錄樹萱錄云徐敬業之敗李孝逆使別將追之不獲追者慮失大魁致罪乃斬魏類敬業者以獻而敬業實隱大孤山與同伴數十人結廬不通人事俱削髮為僧天寶初老僧住持者年九十餘與弟子至南嶽衡山寺居月餘忽集諸僧徒擬傳殺人罪過僧徒異之老僧曰汝等聞有徐敬業乎則我身也吾兵敗入于大孤山精勤修道今命將終故來此寺令世人知我已證第四果矣因自言死期而卒王承元為僧名山至靈隱寺時宋之問自南還放還來遊靈隱寺詩曰鸞鶴影留少年夜久不寐而吟其苦何邪之問曰弟子欲題此寺而與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之問吟與之僧曰何不云樓觀滄海門門臨新江湖之問愕然自失遲明訪之則悉矣寺僧有知者云此駱賓王

陳嶽論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真為叛逆不敗何待



敬業之起也使敬飲將兵五千循江西上略地和州前宏文館學士慙陽高子貢師鄉里數百人拒之敬飲不能西以功拜朝散大夫

夫成均助教慙陽縣漢陽九江郡晉置慙陽郡至北齊與梁通和置和州隋唐因之改國子監為成均監按唐六典宏文館以五品以上為學士國子助教則從六品上耳掌佐博士分經以教授 丁卯郭待舉罷為左庶子

天厚以機臺侍郎韋方質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方質雲起之孫也韋雲起仕隋唐之閒 十二月劉景先又貶吉州員外長史郭待舉

貶岳州刺史初裴炎下獄單于道安撫大使左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務挺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譖之曰務挺

與裴炎徐敬業通謀癸卯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即軍中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飲相慶又為務挺立祠每出師必禱之天厚一日召羣臣廷議曰朕于天下無負若等知之乎羣臣

唯唯太后曰朕輔先帝踰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逸朕所養也先帝棄羣臣以社稷為託不敢愛身而愛人

今為戎首者非將則相何見負之遽且受遺老臣仇寇難制有若裴炎者乎世為將種能合亡命有若徐敬業者乎宿將善戰有若程務挺者乎彼皆人豪不利于朕朕能戮之公等才有過彼者請

早為之若其不能謹以事朕無詒天下笑羣臣頓首不敢仰視曰惟陛下命太后以夏州都督王方翼與務挺連職素相親善且廢

后近屬微下獄流崖州而死

配嗣聖二年太后垂拱元年春正月丁未朔太后赦天下改元垂拱 太后以徐思文為忠特免緣坐拜司僕少卿謂曰敬業改卿姓武朕

今不復奪也考異曰實錄云思文表請改姓武許之蓋太后有此言思文因請之也今從唐紀 劉延嗣以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 唐紀十九 五 恩補機

裴炎近親不得效功稍遷梓州長史 庚戌天厚以焉味道守內

史 戊辰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樂城文獻公劉仁軌薨仁軌少恭謹好學遇隋末喪亂不能專業每行坐所在輒置地書空

以寓所習由是遂成通博後雖位居端揆不自矜倨每見貧賤時故人不改布衣之舊 二月癸未太后制朝堂所置登聞鼓及肺

石登聞鼓在西朝堂 肺石在東朝堂 不須防守有撾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狀以聞 乙巳天厚以春官尚書武承嗣秋官尚書裴居道右肅政大夫

韋思謙並同鳳閣鸞臺三品 突厥阿史那骨咄祿等數寇邊以右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為陽曲道行軍總管擊之陽曲縣自太原郡隋縣其名改曰陽曲武德三年分置汾陽 正諫大夫同

平章事沈君諒罷 三月正諫大夫同平章事崔管罷 丙辰天厚遷靈於房州舊志房州京師南一千一百九十五里至東都一

春秋楚子啟樂師于房清即此曹魏為新 辛酉武承嗣罷 辛未天厚頒垂拱格 朝士有左遷詣宰相自訴者內史焉味道曰

此太后處分同鳳閣鸞臺三品劉禕之曰緣坐改官由臣下奏請太后聞之夏四月丙子貶味道為青州刺史加禕之太中大夫

大夫從四品上劉禕之本味像 王府司馬王府司馬從四品下 謂侍臣曰君臣同體豈得歸惡于君引善自取乎 癸未突厥寇代州淳于處平引兵救之至忻州

為突厥所敗死者五千餘人 五月丙午天厚以裴居道為內史納言王德真流象州象州至京師四千九百八十九里 己酉天厚以冬官尚書

蘇良嗣為納言 壬戌天厚制內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舉 壬申天厚以韋方質同鳳閣鸞臺三品 六月天厚以天官尚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 唐紀十九 五 恩補機



書韋待價同鳳閣鸞臺三品待價萬石之兄也 同羅僕同等諸

部叛天巨遣左豹韜衛將軍判做同發河西騎士出居延海以討

甘州剛丹縣北渡張掖河西行山合黎山峽口傍河 同羅僕

東端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常寇軍軍東北有居延海 同羅僕

固等皆敗散天巨敷僑置安北都護府于同城以納降者

同羅僕 同羅僕

臺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 天巨詔自今祀天地高祖太宗高宗

皆配坐用鳳閣舍人元萬頃等之議也 九月丁卯廣州都督王

果討反獠平之 冬十一月癸卯天巨命天官尚書韋待價為燕

然道行軍大總管以討突厥 初西突厥興昔亡繼往絕可汗既

死十姓無主部落多散亡太后乃擢興昔亡之子左豹韜衛翊府

中郎將元慶為左玉鈐衛將軍兼崑陵都護襲興昔亡可汗押五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 唐紀十九 唐高祖 唐高宗 唐高宗

咄陸部落 麟臺正字射洪陳子昂 光宅改秘書省為麟臺正字

麟臺正字射洪陳子昂 正九品下掌刊正文字射洪

麟臺正字射洪陳子昂 正九品下掌刊正文字射洪

察四方黜陟官吏以求民瘼臣謂計有未盡也陛下發使之意欲

考績羣臣而任之也欲求效暴之不逞者而除之也則莫如擇仁

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強禦智足以照奸者為使故輪軒

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

其進賢退不肖豈可得邪使愈出而天下愈敝徒使百姓脩治道

路送往迎來耳究且朋黨者進貞直者退無益也諺云欲知其入

觀其所使不可不慎也又曰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雖下詔令

布德澤必待彼而宣行不得其人則詔書徒掛牆壁耳今吏部調

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豈然

相謗矣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豈不由此又曰天下有危

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機動則有禍百姓是也百姓安則

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無所不至祚逆乘釁天下亂矣

隋煬帝雅不知天下有危機而信貪佞之臣冀收夷狄之利卒以

滅亡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子父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劔南盡

河隴山東至青齊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困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

離略盡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以相保

可謂能靜其機矣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之利以廣地強兵說陛

下者是動其機也機動則禍構煬帝其殷鑒哉 太后脩故白馬

寺以僧懷義為寺主 姚思廉曰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

雍關西按此故洛城也 懷義鄆人本姓馮名小質賣藥洛陽市因

唐之洛城乃府所遷 懷義鄆人本姓馮名小質賣藥洛陽市因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 唐紀十九 唐高祖 唐高宗 唐高宗

千金公主以進 千金公主 得幸於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

千金公主以進 得幸於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

為僧名懷義又以其家寒微令與駙馬都尉薛紹合族命紹以季

父事之出入乘御馬宦者十餘人侍從士民遇之者皆奔避有近

之者輒搗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見道士則極意敬之仍

髡其髮而去朝貴皆俯仰禮謁武承嗣武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

事之為之執鞭懷義視之若無人多聚無賴少年度為僧縱橫犯

法人莫敢言右臺御史馮思勳屢以法繩之 右臺古肅 懷義遇思

助於途令從者毆之幾死

麟臺正字 麟臺正字 麟臺正字

麟臺正字 麟臺正字 麟臺正字

麟臺正字 麟臺正字 麟臺正字

麟臺正字 麟臺正字 麟臺正字

麟臺正字 麟臺正字 麟臺正字

麟臺正字 麟臺正字 麟臺正字



甚重武承嗣等惡之數請於太后左遷施州刺史施州在襄陽地

唐後周于縣置施州府屬州為清江郡唐復置施州 三月戊申

太后命鑄銅為甌其東曰延恩獻願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

諫言時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仲寬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元言天

象災變及軍機祕計者投之命正諫補闕拾遺一人掌之先責識

官議官猶今乃聽投表疏徐敬業之反也侍御史魚承晔之子係

家敬業作刀車及弩敬業敗僅得免太后欲周知人閉事係家

上書請鑄銅為甌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

有竅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考異曰統紀唐曆皆云入

紀又朝野僉載作魚思恒云上欲作甌召工匠無人作未幾其怨

家投甌告係家為敬業作兵器殺傷官軍甚眾遂伏誅太后自徐

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

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

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唐制乘傳日四驛乘驛日六驛凡給馬

者一品入四匹二品六匹三品五匹四品供五品食唐六典四品五品常食

六品以下有差一驛三十里料七盤每日細米二升

麵二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兩顆鹽豉葱薑

葵韭之屬各有差新唐志五品食料雜用錢月六百使詣行在雖

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于客館客館屬鴻臚寺典所言或稱旨則

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

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為遊擊將軍令案制獄元

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

于是尚書都事長安周唐尚書都省有都事萬年人來俊臣之

徒效之紛紛繼起與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累遷至御史中丞相

與私蓄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為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

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洛陽萬國俊太后改大其撰羅織經數

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

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為訊囚酷法有定百脈喘不得突地吼

死豬愁著即承失魂膽求破家求即死實同反反是實等名號或

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

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懸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

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繩其首或以醋灌鼻或

以鐵圈殺其首而加楔設急束也。數至有腦裂髓出者每得囚

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誣每有赦令俊臣輒

令獄卒先殺重囚然後宣示太后以為忠益寵任之中外畏此數

人甚于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以為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

唱禍將息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

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案至有姦人獎惑乘險相誣糾告疑

似冀圖爵賞恐非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

久矣故揚州搆逆殆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陛下不務元

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臣愚暗味竊有大惑伏見諸

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

遂使奸惡之黨快意相讐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

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受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

知帝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元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



之弊未至土崩蒸民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遂使兵部尚書樊  
 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流  
 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夫大獄  
 一起不能無濫冤人吁嗟感傷和氣羣生癘疫水旱隨之人既失  
 業則禍亂之心恍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慎刑法蓋懼此也昔漢  
 武帝時巫蠱獄起使太子奔走兵交宮闈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  
 宗廟幾覆賴武帝得壺關三老書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事見三  
征和二  
年三年餘獄不論天下以安耳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伏  
 願陛下念之太后不聽 夏四月太后鑄大儀置北闕北闕蓋在  
元武門外  
 天后以岑長倩為內史六月辛未以蘇良嗣為左相同恩閣  
 臺三品章待價為右相己卯以韋思謙為納言蘇良嗣遇僧懷義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 唐紀十九 思謙  
 於朝堂懷義優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捽曳批其頰數十懷  
 義訴于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  
 也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故使人禁中營造補闕長社王求禮上  
 表長社漢縣隋改曰長川  
武德四年復舊帶許州以為太宗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宗  
 闈為給使使教宮人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性欲宮中驅使者臣請  
 闈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 秋九月丁未太后以西突厥繼往  
 絕可汗之子斛瑟羅為右玉鈐衛將軍兼濠池都護繼繼往絕可  
 汗押五弩失畢部落 己巳雍州言新豐縣東南露臺鄉因大風  
 雨雷震有山踊出高三百尺有池周三頃池中有龍鳳之形太后  
 以為休徵名為慶山改新豐為慶山縣新豐自漢以來屬京兆  
來屬京兆殺囚給復一  
 年賜酺三日四方畢賀江陵人俞文俊上書天氣不和而寒暑併

人氣不和而炆贅生地氣不和而地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  
 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  
 也臣愚以為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至矣太后大怒流  
 於嶺外後為六道使所殺六道使見後  
二百五卷 突厥入寇左驍揚衛大  
 將軍黑齒常之拒之至兩井遇突厥三千餘人見唐兵皆下馬擗  
 甲常之以二百餘騎衝之皆棄甲走日暮突厥大至常之命營中  
 然火東南又有火起虜疑有兵相應遂夜遁 右臺監察御史晉  
 陵郭翰巡察隴右所至多所按劾入甯州境耆老歌刺史狄仁傑  
 德美者盈路翰薦之於朝太后徵為冬官侍郎翰為御史按劾繁  
 人而性實寬簡一日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曰大雅君子  
 以保其身乃辭憲官改麟臺郎 冬十二月免并州百姓庸調終  
 其身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 唐紀十九 一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二十起四年盡八年凡五年

甲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附則天皇后

丁嗣聖四年太后垂拱三年春閏正月丁卯太后封豫王子成義為恆王

隆基為楚王隆範為衛王隆業為趙王二月丙辰突厥骨咄祿

等寇昌平昌平後漢縣屬廣陽國隋屬涿郡唐屬幽州太后命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

之帥諸軍討之三月乙丑納言韋思謙以太中大夫致仕夏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唐紀二十

四月太后命蘇良嗣留守西京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太后府監為尚方監將鸞苑中蔬果以收其利良嗣曰昔公儀休相魯

猶能拔葵去織婦董仲舒曰公儀休相魯之其家見織婦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置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

又奪園夫未聞萬乘之主鬻蔬果也乃止壬戌太后以裴居道

為納言五月丙寅夏官侍郎京兆張光輔為鳳閣侍郎同平章

事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劉禕之竊謂鳳閣舍人永年賈

大隱曰太后既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正以安天下之

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劉禕之自北門學士至為相故

云乃復叛我或誣禕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貞觀二十二年以契丹別部置

歸誠州屬松又與許敬宗妾有私太后命肅州刺史王本立推之

本立宣敕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太后大怒以為

拒捍制使庚午賜死於家禕之初下獄豫王旦為之上疏申理親

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我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自草

謝表立成數紙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太子宮司經局有太子文學三人掌

侍奉稱歎其文太后聞之左遷翰巫州司法思鈞播州司倉貞觀

以辰州龍標縣置巫州九年以隋州郡詳州置播州舊志巫

州京師南四千里九十七里東都三千九百里播州京師南四

千四百五十里東都秋七月翼州鷓鴣化為雄乙亥京師地震

雨金於廣州八月壬辰太后以魏元同檢校納言嶺南俚戶

舊輸半課交趾都護劉延祐使之全輸俚戶不從延祐誅其魁首

其黨李思慎等作亂攻破安南府城高宗調露元年改交州殺延祐

祐桂州司馬曹元靜將兵討思慎等斬之考異曰曹書馮元常傳云元常自眉州刺史轉

廣州都督屬南安首領李嗣仙殺都督劉延祐到陷州縣救元常

誅之帥士卒濟南海先馳救以威恩喻以禍福嗣仙徒黨多相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唐紀二十

帥歸降因羅兵誅其魁首突厥骨咄祿元珍寇朔州太后遣燕

然道大總管黑齒常之擊之以左鷹揚大將軍李多祚為之副大

破突厥於黃花堆意即黃瓜堆按朔州有黃瓜堆在神武川追奔四十餘里突厥皆散

走積北多祚世為韃靼酋長驍勇善射以軍功得入宿衛九月

己卯魏州人楊初成詐稱將矯制於都市募人迎孟於房州事

覺太后殺之冬十月庚子右監門衛中郎將曩寶璧與突厥骨

咄祿元珍戰全軍皆沒寶璧輕騎遁歸初寶璧見黑齒常之有功

表請窮追餘寇太后詔與常之計議遂為營援寶璧欲專其功不

待常之引精卒萬三千人先行出塞三千餘里掩擊其部落既至

又先遣人告之使得嚴備與戰致敗太后誅寶璧改骨咄祿曰不

卒祿太后命魏元同留守西京武承嗣又使人誣李孝逸自



云名中有兔兔月中物富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十一月戊寅  
 減死除名流儋州而卒儋州舊屬耳縣武德五年置儋州舊志儋  
 州至京師七千四百四十二里異日新  
 紀天授元年發梁公李孝逸李道初封梁郡公以平徐敬業功改  
 封梁國公重拱三年減死除名配流儋州帝制爵矣新傳云流儋  
 州與紀傳自相違唐曆云四月十一日誅蓋州長史李孝逸亦舊  
 任也統紀誅李孝逸并其黨崔元訪裴安期唐歷并其黨崔知賢  
 崔元訪裴安期等 太后欲遣韋待價將兵擊吐蕃考異曰貞觀  
 今從齊錄及舊傳 太后欲遣韋待價將兵擊吐蕃考異曰貞觀  
 命待價為安邊道大總管有二十六總管以討吐蕃不言師出勝  
 敗如何至永昌元年五月又云命待價擊吐蕃七月敗于寅羅迦  
 河按本傳不云兩 鳳閣侍郎韋方質奏請如舊制遣御史監軍太  
 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闔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中事  
 無大小皆須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是歲天下大饑山東關內尤甚

子嗣聖五年太后垂拱四年春正月甲子太后於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  
 三廟四時享祀如西廟之儀西廟西京宗廟也又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  
 考太后命有司議崇先廟室數司禮博士周綜請為七室太后改  
 禮司又減唐太廟為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  
 廟百王不易之義今周綜別引浮議廣述異聞直崇臨朝權儀不  
 依國家常度皇太后親承碩託光顯大猷其崇先廟室應如諸侯  
 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太后乃止 太宗高宗之世屢欲  
 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及太后稱制獨與北門學士議  
 其制不問諸儒請儒以為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  
 里之內太后以為去宮太遠二月庚午毀乾元殿於其地作明堂  
 以僧懷義為之使凡役數萬人 以天下大饑詔冬官侍郎狄仁  
 傑等巡撫賑給 夏四月戊戌太后殺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賢象

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於處俊即上元二年會奴誣告象賢  
 象高宗也反太后命周興鞠之致象賢族罪象賢家人詣朝堂訟冤於監察  
 御史樂安任元殖元殖奏象賢無反狀元殖坐免官象賢臨刑極  
 口罵太后發揚宮中隱隱奪市人柴以擊刑者金吾兵其格殺之  
 太后命支解其尸發其父祖墳毀棺焚尸自是終太后之世法官  
 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武承嗣使鑿白石為文曰聖母臨人  
 永昌帝業末紫石雜藥物填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獻之  
 南京北都武德元年改曰雍州稱獲之於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寶圖擢同泰為  
 遊擊將軍五月戊辰太后詔當親拜洛受寶圖有事南郊告謝吳  
 天禮畢御明堂朝羣臣命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  
 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號為聖母神皇 六月丁亥朔日有  
 食之 壬寅太后作神皇三聖 天后創東陽大長公主封邑并  
 二子徙巫州公主適高履行太后以高氏長孫無忌之舅族故惡  
 之 江南道巡撫大使冬官侍郎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  
 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秋七月丁巳  
 太后赦天下更命寶圖為天授聖圖洛水為永昌洛水封其神為  
 顯聖侯加特進禁漁釣祭祀比四瀆唐制嶽瀆  
 為中祀名圖所出曰聖圖  
 泉泉則置永昌縣又以先於汜水得瑞石改汜水為廣武汜水漢  
 縣屬河南郡後魏置成皋郡唐中府開皇十八年改成皋  
 為汜水屬鄭州縣界有廣武楚漢對壘處後改縣名以屬其姓  
 及午京師地震 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絳州刺史韓王元嘉  
 青州刺史霍王元軌邢州刺史魯王靈夔豫州刺史越王貞 豫州  
 南鄭地後魏置豫州唐因之然唐及元嘉子通州刺史黃公譔元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 唐紀二十 四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 唐紀二十 四



軌子金州刺史江都王緒號王鳳子申州刺史東莞公神靈子  
范陽王葛貞子博州刺史琅邪王冲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  
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謾謾為書與貞云  
內人病浸重當速療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太后召宗室朝明堂  
諸王因遞相驚曰神皇欲於大饗之際使人告密盡收宗室誅之  
無遺謾謾為皇帝聖書與冲云朕遭幽禁諸王宜各發兵救我冲  
又詐為皇帝聖書云神皇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八月壬寅冲  
召長史蕭德琮等令募兵考異曰實錄作丙午蓋據齊到之日也  
錄又云冲起兵七日而敗分告韓霍魯越及貝州刺史紀王慎令  
各起兵共趣神都太后聞之以左金吾將軍耶神勳為清平道行  
軍大總管以討之博州有清平縣漢  
貝州縣也隋更名冲募兵得五千餘人欲度河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二十 五 忠補

取濟州先擊武水武水漢東郡鄆平縣地隋改為清  
邑又分清邑屬武水縣唐屬博州武水令郭務  
悌詣魏州求救莘令馬元素莘亦漢陽平縣地後齊改曰樂平隋  
十六年置莘州大業初將兵千七百人中道邀冲恐力不敵入武  
水閉門拒守冲推草車塞其南門因風縱火焚之欲乘火突入火  
作而風回冲軍不得進由是氣沮堂邑丞董元寂堂邑漢縣後魏  
廢隋分清陽縣  
復置屬博州為冲將兵擊武水謂人曰琅邪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  
冲聞之斬元寂以徇眾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惟家僮左右數  
十人在冲還走博州戊申至城門為守門者所殺考異曰耶神勳  
殺今從實錄及冲傳凡起兵七日而敗耶神勳至博州官吏素服  
出迎神勳盡殺之凡破千餘家越王貞聞冲起亦舉兵於豫州遣  
兵陷上蔡上蔡漢屬汝南郡後魏曰臨汝隋開皇  
初改曰武津大業初日上蔡唐屬豫州九月丙辰太后

命左豹韜大將軍魏崇裕為中軍大總管岑長倩為後軍大總管  
將兵十萬以討之又命張光輔為諸軍節度削冲屬籍更姓虺氏  
貞聞冲敗欲自鎖詣闕謝罪會所署新蔡令傅延慶新蔡縣自漢  
以來屬汝南  
州有兵二十萬朝夕至矣發屬縣兵共得五千分為五營使汝南  
縣丞裴守得等將之汝南縣舊曰上蔡隋大  
業初改曰汝陽帶汝州署九品以上官五百  
餘人所署官皆受迫脅莫有固志惟守德與之同謀貞以其女妻  
之署大將軍委以腹心貞使道士及僧誦經以求事成左右及戰  
士皆帶辟兵符魏崇裕等軍至豫州城東四十里貞遣少子規及  
裴守德拒戰兵潰而歸貞大懼閉閣自守崇裕等至城下左右謂  
貞曰王豈可坐待戮辱貞規守德及其妻皆自殺考異曰貞謀  
成貞東兵九月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二十 六 忠補

初范陽王諒遣使語貞及冲曰若四方諸王一時並起事無不濟  
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冲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  
故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齊州刺史趙瓊瓊妻常樂長公主公  
高祖謂使者曰為我語越王昔隋文帝將築周室尉遲迴周之甥  
也猶能舉兵匡救社稷事見一百七十四卷  
陳宣帝太建十四年功雖不成威震海內  
足為忠烈況汝諸王先帝之子豈得不以社稷為心今李氏危若  
朝露汝諸王不捨生取義尚猶豫不發欲何須邪禍且至矣大丈  
夫當為忠義鬼無為徒死也及貞敗太后欲悉誅韓魯等諸王命  
監察御史藍田蘇珣珣音向按其密狀珣問皆無明驗或告珣  
與韓魯通謀太后召珣詰之珣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







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今者飾以珠玉塗以

丹青鐵鸞入雲鸞者鳳也。音所歷音族。金龍隱霧昔設辛瓊臺夏癸瑤室

無以加也太后不報 太后欲發梁鳳巴縷自雅州開山通道出

擊生羌因襲吐蕃貞觀五年太宗置西州以處生羌八年去西字。張音瓊上聲。正字陳子昂

止書以為雅州邊羌自國初以來未嘗為盜今一旦無罪戮之其

怨必甚且懼誅滅必蜂駭西山西山在成都西松茂二州都督府所統諸州皆羌也。則蜀之邊邑不得不屯兵備守兵久不解臣愚以為西蜀之

禍自此結矣臣又聞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絕

障險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

為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

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其

地不足以稼穡得其財不足以富國徒為糜費無益聖德況其成

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人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

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

竊盜在其中矣且蜀人尠劣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遠今無

放生西羌吐蕃之患臣恐不及百年獨為戎矣國家近廢安北拔

單于棄龜茲放疏勒廣安北拔單于以突厥附也。天下翕然謂

之盛德者蓋以陛下務在養人不在廣地也今山東飢饉隴弊而

徇貪夫之議謀動甲兵與大役自古國亡家敗未嘗不由黷兵願

陛下熟計之既而役不果興

己嗣聖六年 太后永昌元年是年十一月又改載初元年 春正月乙卯朔太后大饗萬

象神宮服袞冕摺大圭執鎮圭為初獻 周禮注大圭長三尺許上

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二十一 十一 忠補

地不足以稼穡得其財不足以富國徒為糜費無益聖德況其成

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人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

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

竊盜在其中矣且蜀人尠劣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遠今無

放生西羌吐蕃之患臣恐不及百年獨為戎矣國家近廢安北拔

單于棄龜茲放疏勒 廣安北拔單于以突厥附也。天下翕然謂

之盛德者蓋以陛下務在養人不在廣地也今山東飢饉隴弊而

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飾四鎮山象其高圭中約以 豫王旦為亞

組防其塵齊人謂健為終葵圭首為槌以下殺之 魏國先王武十次五方帝座太后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永昌賜

醮七日丁巳太后御明堂受朝賀戊午布政於明堂頒九條以訓

百官己未御明堂饗羣臣 朔州雌雞化為雄 二月丁酉太后

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妣曰忠孝太后文水陵曰章德陵咸

陽陵曰明義陵武氏之先葬文水土置崇先府官戊戌尊魯公曰

太原靖王夫人為王妃北平王曰趙肅恭王金城王曰魏義康王

太原王曰周安成王 三月甲子太后以張光輔守納言 壬申

太后問正字陳子昂當今為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以為宜緩刑崇

德任賢納諫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

甚美凡三千言 癸酉太后以天官尚書武承嗣為納言張光輔

守內史 夏四月甲辰太后殺辰州別駕汝南王煒連州別駕鄒

陽公誼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於嵩州煒之子誼元慶之子也

煒王煒太宗子道王元慶高祖子已酉殺天官侍郎藍田鄧元挺元挺女為誼妻

又於煒善誼謀迎帝於廬陵以問元挺煒又嘗謂元挺曰欲為急

計何如元挺皆不應故坐知反不告同誅 五月丙辰太后命文

昌右相韋待價為安息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 浪穹州蠻酋傍

時昔等二十五部先附吐蕃至是來降太后以傍時昔為浪穹州

刺史令統其眾南詔六部號為大詔浪穹詔其一也 己巳太后以僧懷義為新平

道行軍大總管北討突厥行至紫河隋志定襄郡大和縣有陰山

之地杜佑曰勝州榆林縣有紫河有紫河即太宗遣思摩建牙

紫河自馬邑郡善陽縣界流入不見虜於臺刻石紀功而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二十一 十一 忠補

甚美凡三千言 癸酉太后以天官尚書武承嗣為納言張光輔

守內史 夏四月甲辰太后殺辰州別駕汝南王煒連州別駕鄒

陽公誼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於嵩州煒之子誼元慶之子也

煒王煒太宗子道王元慶高祖子已酉殺天官侍郎藍田鄧元挺元挺女為誼妻

又於煒善誼謀迎帝於廬陵以問元挺煒又嘗謂元挺曰欲為急

計何如元挺皆不應故坐知反不告同誅 五月丙辰太后命文

昌右相韋待價為安息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 浪穹州蠻酋傍



遣 諸王之起兵也貝州刺史紀王慎獨不預謀亦坐繫獄秋七月丁巳檻車徙巴州更姓虺氏行及蒲州而卒八男徐州刺史東平王續等相繼被誅 考吳曰舊傳云慎長子和州刺史家徙嶺南東平王續最知名早卒今從實錄 女東光縣主楚媛幼以孝謹稱適司議郎裴仲將相敬如賓姑有疾親嘗藥膳接遇姊姒皆得歡心時宗室諸女皆以驕奢相尚請楚媛獨儉素曰所貴於富貴者得適志也今獨守勤苦將以何求楚媛曰幼而好禮今而行之非適志歟觀自古女子皆以恭儉為美縱侈為惡辱親是懼何所求乎富貴儉來之物何足驕人眾皆慙服及慎凶問至楚媛號慟血數升免喪不御膏沐者垂二十年 韋待價軍至寅識迦河 寅識迦河當在弓月西南 與吐蕃戰大敗齊大雪山糧運不繼待價既無將領之才狼狽失據士卒凍餓死亡甚眾乃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四 唐紀二十一 十一 忠補

引軍還太后大怒丙子待價除名流縉州 縉州漢阿林縣地至隋屬屬林郡唐武德四年分縉州六年改曰縉州去長安六千九十里至東部五百里 斬刑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閻溫古安西副都護唐休璟收其餘眾撫安西土太后以休璟為西州都督 戊寅太后以王本立同鳳閣鸞臺三品 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流縉州逃歸將奔突厥過洛陽洛州司馬弓嗣業 弓姓也 洛陽令張嗣明資遣之至定州為吏所獲嗣業縊死嗣明敬真多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於是朝野之士為所連引坐死者甚眾嗣明誣內史張光輔云征豫州日私論圖讖天文陰懷兩端八月甲申光輔與敬真嗣明等同誅籍沒其家彭州長史劉易 彭州漢繁縣之地宋置晉郡故城在州北三里梁置東益州後魏置天水郡仍改繁縣為九龍縣仍置漢州隋省唐武德初復置尋省併益州 亦為敬真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為人仁孝忠

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者十餘萬人競解衣投地曰為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劉氏自德威以忠孝傳家子齊禮孝友之性益篤又死於國事易從孝感蠻夷仁結氓庶當時號為孝義劉家至是以非罪死天下痛之秋官尚書太原張楚金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皆為敬真所引云與敬業通謀臨刑諸人皆悲泣失魂元忠獨神色如常時同刑而戮死者已三十餘尸委積其傍元忠顧視謂人曰大丈夫少選居此積矣曾不介懷會太后念元忠平揚楚之功免死與楚金等俱流放嶺南慮有不及乃使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傳警敕之警達於市當刑者皆喜躍呼宛轉不已元忠獨安坐自如或使之起元忠曰虛實未知隱客至又使起元忠曰俟宣敕已既宣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四 唐紀二十一 十二 忠補

敕乃徐起舞蹈再拜竟無憂喜之色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晴霽 考吳曰唐曆七月二十四日張楚金殺死八月二十一日辛丑殺郭正一今據實錄楚金等皆流配米 死籍書楚金正一萬頃傳皆云流嶺南今從之 松州雖難化為雄 九月壬子太后以僧懷義為新平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二十萬討突厥骨咄祿 初高宗之世周興以河陽令召見 河陽縣自河內郡唐屬懷州又屬孟州 上欲加擢用或奏以為非清流罷之 周興發身於外官興不知數於朝堂俟命諸相皆無言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魏元同時同平章事謂之曰周明府可去矣 唐人呼周興以為元同 沮己銜之元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誣元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閏月甲午賜死於家監刑御史房濟謂元同日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



以自直元同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密人耶乃就死  
天后又殺夏官侍郎崔營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者甚眾周  
興等又誣右武衛大將軍燕公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冬十月戊  
午常之縊死常之御下有恩有善馬為軍士所損官屬請答之常  
之曰奈何以私馬答官兵乎卒不問前後所得賞賜皆分將士家  
無餘貲及死人皆惜之 己未天后殺宗室鄂州刺史嗣鄭王璠  
等六人鄂州春秋夏兩之地江夏記云一名夏口一名魯口吳始  
禁鄂城晉末始立鄂州隋平陳改為鄂州因鄂渚為名  
鄭王元 庚申嗣滕王修琦等六人免死流嶺南 丁卯天后以春  
官尚書范履冰鳳閣侍郎邢文偉並同平章事 己卯天后詔太  
穆神皇后文德聖皇后立配皇地祇忠孝太后從祀太后尊其母  
為忠孝太后  
右衛曹參軍陳子昂唐諸衛府皆有曹參軍掌戎  
仗器械及公廩典造決罰之事上疏以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

唐紀二十

十三

思補

為周頌成康漢稱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  
然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  
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繫囚  
李珍等無罪百僚慶悅皆賀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挂於疏  
網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  
政臣竊恨之又八月二十一日赦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為景  
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亦助聖天意如此  
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哉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凡繫獄之囚多  
在極法道路之議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召見之自詰其罪罪有  
實者顯示明刑濫者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豈非至德  
克明哉 華州敷水店西南坡白晝飛四五里直抵赤水其坡上

樹木宛然無損 十一月庚辰朔口南至太后享萬象神宮赦天  
下始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為載初元年正月以十二月為  
臘月夏正月為一月以周漢之後為二王後舜禹成湯之後為三  
恪周隋之嗣同列國此周朝後周後正通鑑自此年至太后久視  
元年凡十一年俱用周正以十一月為正月  
是為歲首十二月為臘月正 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改造天地  
等十二字以獻為君為臣為人為萬載為萬年為萬正為  
萬又有證為證 丁亥行之太后自名嬰改詔曰制秦客太后從父  
姊之子也 乙未司刑少卿周興奏除唐親屬籍 十二月辛未  
天后以僧懷義為右衛大將軍徙封鄂國公

長信為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鳳閣侍郎武攸甯為納言刑  
文偉守內史左肅政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王本立罷為地官尚  
書攸甯士讓之兄孫也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地官尚  
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方質有疾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牀不  
為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  
乎尋為周興等所構甲午流儋州籍沒其家 二月辛酉太后策  
賁士於洛城殿六與洛城南門之西有麗景夾城自此  
洛通土陽官洛城南門之內有洛城殿賁士歿試  
自此始 丁卯地官尚書王本立考異曰新紀丁卯殺王本立  
御史臺記本立為周興所誅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

唐紀二十

十四

思補

三月丁亥特進同鳳閣鸞臺三品蘇良嗣薨 夏四月丁  
巳春官尚書同平章事范履冰坐嘗舉犯逆者下獄死 醴泉人  
侯思止醴泉漢池陽谷口之地後魏置南夷  
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曰醴泉屬雍州始以寶餅為業後事  
游擊將軍高元禮為僕素詭譎無賴恆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



州曹諸司參軍為判司韓愈詩所謂判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  
司卑官不堪說未免筆楚應埃開是也元名謀反秋七月辛巳元名坐廢徙和州壬午太后殺其子豫帝  
 王貞貞亦族滅推思止為游擊將軍時告密者往往得五品思止  
 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  
 觸邪耳異物志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直太后悅即以  
 為朝散大夫侍御史它日太后以先所籍沒宅賜之思止不受曰  
 臣惡反逆之人不願居其宅太后益賞之衛水人王宏義素無行  
 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使人搜捕蹂  
 踐瓜田立盡又游趙貝見閭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  
 餘人擢授游擊將軍俄遷殿中侍御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  
 反救宏義按之安仁不服宏義即於枷上刎其首又捕其子適至

黃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 唐紀二十 十一 忠烈

亦刎其首函之以歸道過汾州司馬毛公與之對食須臾叱毛公  
 下階斬之槍揭其首入洛見者無不震栗時置制獄於麗景門內  
唐六典曰洛城南門之西有麗景夾城自此通於上入是獄者  
賜宮又曰洛陽皇城西面二門南曰麗景北曰宣耀非死不出宏義戲呼曰例竟門言入此門者例皆竟其命也朝士  
 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囚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  
 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  
 杜景儉考異曰實錄及折記表傳皆作景儉蓋實錄獨存平恕被  
杜景儉以草書致誤新書因承之耳今從舊統紀告者皆曰遇來後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孫也徐文遠見  
五卷高祖名宏敏以字行初為蒲州司法唐制法官曹司法參軍掌  
武德元年入以寬為治不施敲扑吏民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眾共斥之  
 追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刑丞配吏所誣構者有功皆

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為  
 戰栗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  
 之景儉武邑人也武邑漢縣屬信都郡後漢晉屬安初為益州錄  
 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徙益州司馬除書未到即欲視事又  
 鞭笞寮吏以示威景儉謂曰公雖受命為此州司馬而州司未受  
 命也何藉數日之祿而不待九重之旨嗣業益怒景儉又曰公今  
 持咫尺之制真偽未知而即欲攬一州之權誰敢相保徐敬業揚  
 州之禍非此類邪乃叱左右令各罷散俄而制下嗣業所除乃荆  
 州非益州也景儉由是知名入為司刑丞與秋官侍郎陸元方按  
 侯味虛罪已推輒釋之太后怒其不待報元方大懼景儉獨曰陛  
 下明詔六品七品官文籍已定待命于外今雖欲罪臣奈明詔何

黃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 唐紀二十 十一 忠烈

太后以為守法擢鳳閣舍人司刑丞榮陽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  
 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  
 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  
 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  
 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釋氏以人世太后  
 制頒於天下 武承嗣使周興羅告隋州刺史澤王上金隋州在  
之國漢為臨縣屬南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謀反太后徵詣行在素  
屬郡後魏置隋州節發舒州聞遣喪哭者歎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耶丁亥至龍門  
龍門山在洛州河南縣界殺之上金自殺太后悉殺其諸子及支黨 太后  
 欲以太平公主妻其伯父士讓之孫攸暨時為右衛中郎將  
 太后潛使人殺其妻而妻之公主方額廣順沈敏多權略太后以



為類已寵愛特厚常與密議天下事制食邑諸王不過千戶公  
主不過三百五十戶太平食邑獨累加至三千戶 八月甲寅天  
后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道癸亥殺尚書左丞張行廉辛未殺南  
安王穎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殆  
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又殺其親黨數百家惟千金長公主  
以巧媚得全自請為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后愛之更號延安大  
長公主 九月丙子命御史以人傳游藝 汲縣漢陽河內郡晉以  
隋廢為汲縣貞觀初移衛州治 中百姓九百餘人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  
賜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許擢游藝為給事中於是百官及帝室宗  
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游藝所  
請豫王旦亦上表自請賜姓武氏戊寅 臣上言有鳳皇自明堂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二十 十七 思補

飛入上陽宮還集左臺梧桐之上 左臺左肅政臺也 久之飛向東南去及  
赤雀數萬集朝堂庚辰太后可豫王及羣臣之請壬午御則天樓  
則天門 赦天下以唐為周改元天授賜酺七日乙酉上尊號曰聖  
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為皇孫丙戌立武氏  
七廟於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妣妣氏曰文定皇后平  
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憲皇后 補註以國號周太  
故遠祖姬氏  
原靖王曰嚴祖成皇帝妣曰成莊皇后趙肅恭王曰肅祖章敬皇  
帝魏義康王曰烈祖昭安皇帝周安成王曰顯祖文穆皇帝忠孝  
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如考諡稱皇后立武承嗣為魏王  
三思為梁王攸備為建昌王士讓兄孫攸歸重規載德攸暨懿宗  
嗣宗攸立攸望攸緒攸止克孫延基等六人皆為郡王諸姑姊皆

為長公主初太后幼時母楊氏令衣男子服使袁天綱相之天綱  
曰此郎君子神色爽徹不可易知試令行步於是步於牀前仍令  
舉目天綱大驚曰此郎君子龍睛鳳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  
又驚曰此郎若是女身必當為天子 天后以司賓卿深陽史務  
滋為納言 深陽縣漢屬丹陽郡江左因之隋  
平陳廢丹陽郡以深陽縣屬宜州 鳳閣侍郎宗秦客檢  
校內史給事中傳游藝為鸞臺侍郎平章事游藝與岑長倩右玉  
鈴衛大將軍張虔勳左金吾大將軍耶神勳侍御史來子珣等並  
賜姓武氏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為內史游藝期年之中歷衣  
青綠朱紫 一年之間自九  
品歷至三品 時人謂之四時仕宦太后救改州為郡  
或謂太后曰陛下始革命而廢州不祥 以州周  
同音也 太后遂追止之命  
史務滋等十人巡撫諸道 冬十月甲子檢校內史宗秦客坐賊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二十 十八 思補

貶遵化尉 遵化縣屬欽州隋  
開皇二十年置 弟楚客亦以姦賊流嶺外 丁卯天  
后殺流人韋方質 考異曰舊傳云配流嶺州  
尋卒今從統紀新本紀 辛未內史邢文偉  
坐附會宗秦客貶珍州刺史 珍州漢夜郎郡地貞觀十六年開山  
縣界有隆珍山因名舊志珍州至京  
師四千一百里東都三千七百里 頃之有制使至州文偉以為  
誅已遽自縊死 壬申天后救兩京諸州各置大雲寺一區藏大  
雲經使僧升高座講解其撰疏僧雲宣等九人皆賜爵縣公仍賜  
紫袈裟銀龜袋 西域胡僧衣  
之常僧皆衣縑惟賜紫者乃得衣紫唐制給品官  
以隨身符以明貴賤應徵召高宗給五品以上以隨身銀魚袋  
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上以金飾袋垂拱中制符與  
史務滋等天授二年改佩魚皆佩其後三品以上龜袋飾以金  
四品飾以銀五品飾以銅龍初龍龜袋復給以魚○袈裟音加  
天后制天下武氏咸蠲課役 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為  
東突厥所侵掠 東突厥謂  
骨咩祿等 散亡略盡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斛瑟



羅收其餘眾六七萬人入居內地太后以為右衛大將軍改號竭忠事主可汗 道州刺史李行發兄弟為酷吏所陷當族太后使鳳閣舍人韓大敏就州推究或謂大敏曰行發諸李近屬太后意欲除之君若失旨禍將不測不可不為身謀也大敏曰豈有求身之安而陷人於非罪乎竟奏雪之太后怒賜死秋官郎中徐有功復因爭之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出反囚當斬考與日新爭行發皆在爭裴行本下按行本得罪在長壽元年正月時周興已歿死矣行發坐謀復李氏必在革命後今置于此太后雖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雖重有功久之復起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遂近聞者相賀 干二月癸酉朔太后始受尊號於萬象神宮漢哀帝自稱陳聖對

太平皇帝尊號蓋勝于此太后以女主而受尊號尤為非古是後元宗自先天三年至天寶十三載五十年間六受尊號人主遂視常矣 旗幟尚赤甲戌改置社稷於神都辛巳納武氏神主於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廟考與日案實錄顯慶年三月己巳納武氏七廟主不當至明年三月方改唐廟新四時唯享高祖本紀十月辛未改唐太廟為享德廟今從唐統紀四時唯享高祖已下四廟餘四室皆開不享又改長安崇先廟為崇尊廟乙酉日南至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百神從祀武氏祖宗配饗唐三帝亦同配 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以酷吏縱橫上疏以為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恐有凶懸陰謀離間陛下君臣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記王制成獄辭史以獄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於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推鞠既定法家依斷不令重推或臨時專決

不復奏聞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慎之法儻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生殺之柄禍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為社稷之禍太后不聽 饒陽尉姚貞亮等數百人表請上天后尊號曰上聖大神皇帝太后不許 侍御史來子珣誣尚衣奉御劉行感兄弟謀反皆坐誅 是歲天后以右衛大將軍泉獻誠為左衛大將軍太后出金寶命選南北牙善射者五人賭之獻誠第一以讓右玉鈴衛大將軍薛咄摩咄摩復讓獻誠乃奏言陛下令選善射者今多非漢官竊恐四夷輕漢獻誠高麗泉男生之子咄摩薛咄摩之種故云然請停此射太后善而從之 辛嗣聖八年太后天春正月地官尚書武思文及朝集使二千八

百人表請天后封中徽 己亥天后廢唐興甯永康陵署官元帝陵曰興寧市陵曰永康興甯陵在咸陽永陵陵在三原北十八里唐諸陵有署命一人從之亦上府二人史四人主衣四人主帶四人主藥四人典事三人軍固二人又有陵令一人掌山陵置守戶 左金吾大將軍邱神勛以罪誅 初納言史務滋與來俊臣同鞠劉行感獄俊臣奏務滋與行感親密意欲寢其反狀太后命俊臣并推之庚子務滋恐懼自殺 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邱神勛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囚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伏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流興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先是左史江融耿介正直為人所羅織興

百人中徽 己亥天后廢唐興甯永康陵署官元帝陵曰興寧市陵曰永康興甯陵在咸陽永陵陵在三原北十八里唐諸陵有署命一人從之亦上府二人史四人主衣四人主帶四人主藥四人典事三人軍固二人又有陵令一人掌山陵置守戶 左金吾大將軍邱神勛以罪誅 初納言史務滋與來俊臣同鞠劉行感獄俊臣奏務滋與行感親密意欲寢其反狀太后命俊臣并推之庚子務滋恐懼自殺 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邱神勛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囚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伏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流興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先是左史江融耿介正直為人所羅織興



誣奏坐死將斬於市融請奏事以冀引見曰囚何得奏事融怒叱之曰吾無罪而枉死死不舍汝遂斬之尸乃激揚而起踏踏十餘步音積去聲聲聲音聲行刑者踏倒還坐起如此者三乃絕雖斷其頭仍怒不息無何而輿敗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與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 天后徙左衛大將軍千乘王武攸暨為定王 天后立故太子賢之子光順為義豐王考與曰舊傳為安樂王今從唐歷統紀 甲子太后命始祖墓曰德陵睿祖墓曰喬陵廢祖墓曰節陵肅祖墓曰簡陵烈祖墓曰靖陵顯祖墓曰永陵改章德陵為吳陵顯義陵為順陵 天后追復李君羨官爵君羨珠見一百九十九卷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夏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癸卯天后制以釋教開革命之階謂大業經也 升於道教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 唐紀二十

三

中宗嗣聖八年

上 天后命建安王武攸攸守長安 丙辰天后鑄大鐘置北闕 五月天后以岑長倩為武威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中道召還軍竟不出 六月天后以左肅政大夫格輔元為地官尚書格也 與鸞臺侍郎樂思晦鳳閣侍郎任知古並同平章事思晦彥暉之子也樂彥暉見二百卷高宗顯慶元年 秋七月天后徙關內戶數十萬以實洛陽 八月戊申納言武攸甯罷為左羽林衛大將軍夏官尚書歐陽通為司禮卿太后改太常為司禮 兼判納言事通詢之子也 庚申太后殺玉鈴衛大將軍張虔勳來俊臣鞠虔勳獄虔勳自認於徐有功後臣怒命衛士以刀亂斫殺之梟首於市 義豐王光順嗣雍王守禮永安王守義長信縣主等太后皆賜姓武氏與豫王諸子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守禮守義光順之弟也 或告

地官尚書武思文初與徐敬業通謀甲子天后流思文於嶺南復姓徐氏思文改姓兒上卷 九月乙亥天后殺岐州刺史雲宏嗣來俊臣鞠之不問一款賦辭之出于四口者為款款誠也言所吐者皆誠實也 先斫其首乃偽立案奏之其殺張虔勳亦然敕旨皆依海內鉗口 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傅游藝夢登湛露殿以語所親所親告之王辰下獄自殺 癸巳天后以左羽林衛大將軍建昌王武攸甯為納言洛州司馬狄仁傑為地官侍郎與冬官侍郎裴行本並同平章事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諧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諧者名太后深歎美之 先是鳳閣舍人修武張嘉福修武漢山陽縣地修武古地名也魏晉以名縣唐屬懷州杜佑日慎州修武縣本殷肅邑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勒兵于甯故曰修武漢山陽縣故城在縣西北 使洛陽人王慶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四 唐紀二十

三

中宗嗣聖八年

之等數百人以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文昌右相同鸞臺鳳閣三品岑長倩及司禮卿兼判納言事歐陽通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奏請切責上書者告示令散太后又問地官尚書同平章事格輔元輔元固稱不可由是大逆諸武意故斥長倩令西征吐蕃未至徵還下制獄承嗣又諧輔元來俊臣又脅長倩子靈原令引通等數十人皆云同反通為俊臣所訊五毒備至終無異詞俊臣乃詐為通款冬十月己酉長倩輔元通等皆坐誅王慶之見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慶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為嗣乎太后諭道之慶之伏地以死泣請不去太后乃以印紙填之曰欲見我以此示門者自是慶之屢求見太后頗怒之命鳳閣侍郎李昭德賜慶之杖昭德引出光政



門外齊陽宮城南面三門中日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

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考吳曰舊傳云延載初

關人王凌之奉輕薄少教百人詣關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

子則天不許唐歷時德永昌元年自御史中丞張振州慶水尉賈

錄長壽元年始為用舊傳杖殺慶之在為相後按御史臺記昭德

自中丞轉鳳閣侍郎蓋慶既凌水尉尋召還為鳳閣侍郎也杖殺

慶之據御史臺記乃是為鳳閣侍郎時非為相後也舊傳或以載

初為延載慶之上表或在載初年實錄氏岑長情補元之死載

及耳今參取實錄其燕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

史臺記及舊傳之語

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

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

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為然昭德乾

祐之子也李乾祐即貞觀初 壬辰太后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

樂思晦右衛將軍李安靜安靜綱之孫也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

皆上表勸進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

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大學士王循之上表乞假還鄉太后許之狄仁傑曰臣聞君人者

唯殺生之柄不假人自餘皆歸之有司故左右丞徒以下不旬左

右相流以上乃判為其漸貴故也彼學生求假丞簿事耳唐嗣子

六品下掌判監事 主簿從七品下 若天子為之發敕則天下之事幾敕可盡乎必

欲不違其願請豫為立制而已太后善之 干二月戊辰朔太后

享萬象神宮 干二月天后立故于闐王尉遲伏闐雄之子璽為

于闐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駁 衍 補

唐紀二十一 起九年盡十

甲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附則天皇后

至嗣聖九年太后如意元年九月春正月丁卯太后引見存撫使所

舉人遺存撫使見無問賢愚悉皆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

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考異曰統紀天授二年二

山船等六十八人擢為拾遺補闕懷州錄事參軍崔獻可等二十四

人為御史并州錄事參軍徐昕等二十四人為著作佐郎及評事

內黃尉崔宣道等二十三人 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

車載拾遺平斗量權推侍御史爾雅釋名曰齊魯 盤脫校書郎注

也盤脫作脫說文小孟 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翻心存撫使昧目聖

神皇為御史紀先知所擢劾其誹謗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

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知大慙太后雖

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

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

甯陵丞盧江郭霸甯陵縣屬宋州本魏國時魏之南城漢高祖

置湖州甯陵州為盧江縣屬盧州考異曰新初應革命舉得召見

傳名宏霸霸卿御史臺記皆單名霸今從之

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太后悅之

拜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中丞魏元忠病竊往問之因嘗其糞



喜曰大夫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惡其誑遇人輒告之竊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徵不勝楚毒而死久之履見思徵為厲命家人禳解俄白晝見思徵從數十騎至其庭曰汝枉陷我我今取汝霸懼拔刀自刎其腹而死斯須蛆腐是日闕里亦見兵馬數十騎駐於門頃之遂不復見是時大旱雷死而雨又洛陽橋久壞至是成都人喜太后問羣臣外有佳事邪司勳郎中張元一曰比有三慶旱而雨洛橋成郭霸死 戊辰天后以夏官尚書楊執柔同平章事執柔恭仁弟之孫也太后以外族用之 以夏官侍郎婁師德判尚書事旋使于并州接境諸縣令皆隨之至驛所師德恐人煩擾驛家令就廳同食尚書飯白而細諸人飯黑而糲師德呼驛長責之曰汝何為兩種待客驛長恐對曰避迤浙米不精死罪死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

唐紀二十一

中宗嗣聖九年

罪師德曰有猝客無猝主亦復何損遂換取饘飯食之 初隋煬

帝作東都 卷一百八十 無外城僅有短垣而已至是鳳閣侍郎李

昭德始築之 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

裴行本司理卿崔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

刺史李嗣真謀反 考異曰舊來俊臣傳云地官尚書狄仁傑益州

宏司賓卿崔基文員左丞盧獻等六人並為羅告李嶠傳云太后

使給事中李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其獄德裕等

雖知其枉懼罪並從俊臣所奏嶠曰豈有知其枉而不敢言者乎

為潤州司馬按矯平生行 先是來俊臣奏請天后降敕一問即承

事恐不能如此今不取 反者得滅死及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對曰大周革命

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

壽謂仁傑曰 判官俊臣之屬官也 尚書定滅死矣德壽業受驅策欲求少階

級煩尚書引楊執柔可乎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為如此事

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侯思止鞠魏元忠謂之曰可

急承白司馬不然即喫孟青洛陽北有白司馬坂時將軍有孟青

棒思止問巷傭係故為歇後俚語以戲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

怒命倒曳之元忠徐起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絀於鐙為所曳耳

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

使承反也且汝既為國家御史佩服朱紫親銜天命當行正直之

事道理義之言乃曰白司馬孟青是何言也若非魏元忠決無人

教汝思止乃引元忠上階坐而問之元忠容止自若狄仁傑既承

反有司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王

德壽曰天時方熟請投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

唐紀二十一

中宗嗣聖九年

持之告變得召見天后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臣未嘗

視其中帶寢處甚安苟無事實安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琳

往視之後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琳視之琳不敢視惟

東顧唯諾而已俊臣又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使琳奏之樂思晦男

未十歲沒入司農 恩賜死見 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

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

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

意稍寤乃敕使給事中李嶠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

仁傑等獄德裕憲雖內知七人之冤畏罪不敢為異嶠曰知其枉

而不伸是為見義不為卒與二人列其枉太后乃召見仁傑等問

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為作謝死



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庚午貶知古江  
 夏令仁傑彭澤令宜禮夷陵令元忠浩陵令獻西鄉令流行本剛  
 真於嶺南俊臣與武承嗣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臣又獨置行本  
 罪尤重決不可赦秋官郎中徐有功駁之以為明主有更生之恩  
 俊臣不能將順虧損恩信殿中侍御史黃鸞霍獻可後魏分隋明  
 監於趙城周建德七年自趙城東而移三十里  
 以孔恩集寺為縣治以大象二年於縣置州西界置黃鸞  
 太后曰陛下不殺崔宣禮臣請隕命於前以示為人臣者不私其  
 親因以頭觸殿階血流霑地太后皆不聽獻可常以緣帛裹其傷  
 微露之於幞頭下翼太后見之以為忠時人方之李子慎子慎謹  
 告其舅以獲五品其母見其著緋衫覆牀涕泣曰此是汝舅血染  
 者也時選舉濫甚甲戌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竊觀古之取士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二十一 中宗初聖武九年

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以敦樸為先雕蟲為後故人崇勤  
 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以計貢賢愚為州之榮辱昔李陵降而隴  
 西歎千木隱而西河美名勝於利則偷競日消利勝於名則貪暴  
 滋煽故冀缺以禮讓升而晉人知禮文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  
 未有上好而下不從者也七國之爭雖尚縱橫而漢代求才猶徵  
 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府寺交辟又重舉  
 主終身保任不實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無知之賞故三代而下漢  
 之得人為盛魏氏選人始取放達晉宋之後祗重門資有梁薦士  
 雅愛屬辭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為重不以修身為  
 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在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及文帝納李諤之  
 論下制禁斷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

士等科後生之徒復相放效因陋就寡赴速遼時緝綴小文名為  
 策學不以指實為本而以虛浮為貴有唐葉歷猶襲前非鄉議決  
 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選士之詔方下固已馳驅府寺之庭  
 出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惟希效嚙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  
 恩故俗號選人皆稱寬舉寬為自求之稱未是彼知之義是以耿  
 介之士羞於自拔循常之人棄取附遂使奔競相尚諂諛無厭  
 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以此收人恐乖事  
 實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令知  
 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提鼓揮梓  
 臨敵決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任時番射豈足  
 以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定舉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二十一 中宗初聖武九年

主之公私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見賢不  
 隱請託不行矣 來俊臣求金於左衛大將軍泉獻誠不得諛以  
 謀反下獄乙亥縊殺之 庚辰太后以司刑卿檢校陝州刺史李  
 游道為冬官尚書同平章事 二月己亥吐蕃黨項部落萬餘人  
 內附分置十州 戊午太后以秋官尚書袁智宏同平章事 夏  
 四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太后赦天下故元如意 五月丙寅太后  
 禁天下屠殺及捕魚蝦江淮旱饑民不得采魚蝦餓死者甚眾右  
 拾遺張德生男三日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餞上表告之  
 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  
 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乞亦須擇  
 入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 吐蕃酋長曷蘇帥部落



請內附天后以右玉鈐衛將軍張元遇為安撫使將精卒二萬迎

之六月軍至大波水西揭蘇事洩為國人所擒別部酋長督挫師

羌蠻八千餘人內附元通以其部落置冀州而還 辛亥萬年

主簿徐堅上疏以為書有五聽之遺謂小司寇以五聽聽訟訟

言不直則其色變觀其顏色不直則其氣不直則其

喘四日耳聽觀其聽不直則或五日目聽觀其眸子不直則

然令著三覆之奏見一百九十三卷竊見比有救推按反者令使

者得實即行斬決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懷枉吞聲赤族豈不

痛哉此不足肅茲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

此處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簡擇有用法寬平為百姓所

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疎而退之堅齊聃

之子也齊聃見二百二卷父子以詞學著聞長姑為太宗充容次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 唐紀二十一 六 思補

姑為高宗婕妤皆明圖史工文藻議者方之漢世班氏 夏官侍

郎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

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其親何如子之於父子猶有篡弑其父

者况姪乎今承嗣既陛下之姪為親王又為宰相權侔人主臣恐

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秋七月戊寅太后

以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承嗣為特進納言武攸甯為冬

官尚書夏官尚書同平章事楊柔為地官尚書並罷政事以秋

官侍郎新鄭崔元綜為鸞臺侍郎折鄭春秋鄭國鄭武公隨周

所請先君新邑于此是也漢為新鄭縣屬夏官侍郎李昭德為

河南都魏晉省隋開皇十六年復置屬鄭州夏官侍郎李昭德為

鳳閣侍郎檢校天官侍郎姚璿為文昌左丞檢校地官侍郎李元

素為文昌右丞與司賓卿崔神基並同平章事考美曰昭德傳

謂侍事長壽二年贈置夏官侍郎以昭德為之是歲還鳳閣

平章事新紀表傳皆云昭德自夏官侍郎遷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蓋昭德自鳳閣為夏官自昭德為鳳閣也妻師德傳長壽元

年增置夏官侍郎今從之崔神基實錄作崔基今從新紀表

思廉之孫元素敬元之弟也辛巳以營繕大匠王瑋為夏官尚書

同平章事太后改將作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

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是時酷吏恣橫百官畏之側足昭

德獨廷奏其姦太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赤文者執政詰其異對曰

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盡反邪左右皆笑襄州人胡

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詣闕獻之昭德以刀刮盡奏請

付法太后曰此心亦無惡命釋之太后習貓使與鸚鵡共處出示

百官傳觀未徧貓飢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愜 太后自坐拱以來

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 唐紀二十一 七 思補

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戶婢官婢之直 鬼朴

又來矣補註鬼朴者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朝邑嚴善

思後魏分馮翊置澄城郡仍置有五泉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

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至活者八百餘人原有者千餘

姓告密者多引虛伏罪羅織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構陷善思坐

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為渾儀監丞太后改司天監為渾儀

思名誤以字行右補闕新鄭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

今既革命眾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以為李斯相秦用刻薄

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

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

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太后稱制之初改元文明三叔流言凶凶



構難三叔指韓瑛王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

摧衰息暴故請神器開告端謂韓瑛以開山直之影必呈包藏之

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趨無善

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獨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

失考時事之台互審糟粕之可遺莊子曰遺虛可

去妻妾之牙角詩云妻小妾今成是貝頓發險之

鋒芒奎羅織之源掃芻蕘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効之吏皆相矜以

虐泥耳籠頭柳研楔柳研以重柳研其頸楔以鐵

拈鐵其爪以懸髮薰耳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

拈鐵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除死臣

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

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為

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誓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

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考異曰御史

遂授洛州司功曹詳儀義傳云矩劾奏儀選軍天官員外郎竟

為儀美所請下獄免官御史臺記又云時天官選曹無籍數矩監

之侍郎李景深為矩劾制乃引為員外不聞於吏道自此左出矣

懷義但舊傳矩在職初元年二月是

家遣使賑貸 太后春秋雖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覺其衰俄而

二齒生丙戌太后救以齒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則天門赦天下改

元長壽更以九月為社賜酺七日 太后制於并州置北都 癸

丑同平章事李游道王瓚袁智宏崔神基李元素各官侍郎孔思

元益州長史任令輝皆為王宏義所陷流嶺南 左羽林中郎將

來子珣坐事流愛州尋卒 初新豐王孝傑從劉審禮擊吐蕃為

副總管與審禮皆沒於吐蕃新豐縣屬雍州後改昭應縣審禮

普兒孝傑泣曰貌類吾父厚禮之後竟得歸累遷右鷹揚衛將軍

太后故左右武衛 孝傑久在吐蕃知其虛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

請復取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卷四續見一百一 天后救以孝

傑為武衛軍總管與左鷹揚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將兵擊吐蕃

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復取四鎮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發兵成

之 十二月壬辰朔太后享萬象神宮以魏王武承嗣為亞獻梁

王武三思為終獻太后自制神宮樂用舞者九百人 戶婢團兒

為太后所寵信有憾於潭土且乃譖豫王妃劉氏德妃竇氏為厭

呪癸巳妃與德妃朝太后於嘉豫殿既退同時殺之瘞於宮中莫

知所在德妃抗之曾孫也豫王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

如國兒復欲害豫王有言其情於太后者太后乃殺團兒考異曰

大上質詳云韋國兒多端太后尤所信任欲私於上而拒馬

恐遂奪作病人潛埋於一妃院內謂殺之又矯制按問上今從則

天貞 是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德妃父孝謹為

潤州刺史有奴妄為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龐氏懼奴請夜祠禱

解因發其事太后下監察御史龍門薛季昶按之季昶誣奏以為

與德妃同祝詛先涕泣不自勝乃言曰龐氏所為臣子所不忍道

太后擢季昶為給事中龐氏當斬其子希誠詣侍御史徐有功訟

冤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

請付法法處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

人皆死

諸人皆死

諸人皆死

諸人皆死

諸人皆死

諸人皆死

諸人皆死

諸人皆死

諸人皆死

諸人皆死

諸人皆死

諸人皆死



人永不死耶既食掩扇而寢人以爲有功苟自強必內憂懼密伺之方熟寢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孝謹貶羅州司馬有功亦除名考異曰舊徐有功傳除名尋起爲左司郎中資孝謹傳長壽二年龐氏爲御史所劾即史臺記有功自秋官員外郎坐龐氏除名爲流人月餘後御史按實錄有功人按初累補司刑丞秋官員外郎稍遷郎中後以公事免萬歲通天元年罷拜殿中侍御史今從實錄戊申姚璿奏以爲帝王謨訓不可關於紀述史官疏遠無因得請請自今以後所論軍國政要宰臣一人撰錄號爲時政記月送史館天巨從之時政記自此始 平二月丁丑天巨降皇孫成器爲壽春王恆王成義爲衡陽王楚王隆基爲臨淄王衛王隆範爲巴陵王趙王隆業爲彭城王皆豫王之子也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十五 唐紀二十一 十 恩補錄

嗣聖十年太后長壽二年春正月庚子天巨以夏官侍郎婁師德同平章事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爲夏官時注選選者就案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如更不去當以墨汚爾衣矣嘗與李昭德俱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怒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爲田舍夫誰當爲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而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墜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前向方監裴匪躬內常侍范雲仙左威衛大將軍阿史那元慶坐私謁豫王腰斬於市考異曰舊裴匪躬傳云按裴匪躬范雲仙於洛陽牧院度尉等不堪其苦自訟於徐有功後臣命衛士以

亂刀所殺之雲仙亦言種事先朝稱所司免苦後臣所殺去其五士庶感憤無敢言者按張虔勳天授二年被殺雲仙此年坐謁皇嗣斬今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豫王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進太常工人京兆安金藏確然無異辭大呼謂俊臣曰公旣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胃五藏皆出血流被地太后聞之天驚令舉入宮中使醫內五藏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豫王由是得免附錄金藏既免睿宗于難當時士大夫翕然稱都狐之南結盧墓躬躬造石墳石塔晝夜不絕原上舊無水忽有源泉自出又有李樹盛冬開花大鹿相狎本道使盧懷慎上聞教表其罷舉人習老子更習太后所造臣軌習老子見二百二門二月丙子新羅王政明卒太后遣使立其子理洪爲王 乙亥天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十五 唐紀二十一 十一 恩補錄

后禁人閒錦侍御史侯思止私畜錦李昭德按之杖殺於朝堂或告嶺南流人謀反太后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按之國俊至廣州悉召流人矯制賜自盡流人號呼不服國俊驅就水曲盡斬之一朝殺三百餘人然後詐爲反狀遺奏因言諸道流人亦必有怨望謀反者不可不早誅太后喜擢國俊爲朝散大夫行侍御史更遣右衛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唐京師苑各有四面監監各一八從六品下副監一節湖池與其種植餉草向蓋直長王大貞右武威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皆攝監察御史詣諸道按流人光業等以國俊多殺蒙賞爭效之光業殺九百人德壽殺七百人自餘少者不減五百人其遠年雜犯流人亦與之俱斃太后頗知其濫制六道流人未死者并



家嗣皆遠鄉里國俊等亦相繼死或得罪流寓考異曰貞觀日  
 直侍郎傅游藝之行按天授二年游藝已死舊唐書傳曰游藝  
 則天發六道使遊身死之後竟從其謀武后本遺萬國使一使  
 後還言諸道流人亦反故更遣五使耳游藝豈知遺六道使此  
 所開天下之惡皆歸焉也潘遠紀聞曰補遺李泰授萬國中書  
 進封事曰陛下自登極以來李氏及諸大臣共家人親族故在  
 外以臣所料且數萬人如一旦同心招集為逆出陛下不意臣恐  
 社稷必危讎曰代武者對夫對者流也陛下不殺此輩臣恐為禍  
 必速太后納之夜中召入謂曰齊名奏授天以賜朕也何啓子  
 心即拜考功員外郎仍知制誥賜朱使女數十人全帛稱是與謀  
 殺使十人於十道安恩流者其寶賜遺教與使守有流放者殺  
 之太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撫流人曰吾前發十道使安  
 流人何使者不曉吾意擅加殺害深為酷暴其損殺流人使并所  
 在鎮頭將至去流人處斬之以快亡魂者流人未死或他事者  
 兼家口放還按當時上誅諸萬一道因萬國使言更發五道使非  
 併發十道使也十道在遠地者何嘗有流人也國俊既以多殺受  
 賞餘使或病死或自以它罪流竄必無并斬之理今并從實錄及  
 傳

來俊臣誣冬官尚書蘇幹云在魏州與琅邪王沖通謀夏四  
 月乙未天太后殺之 五月癸丑棗州河溢流二千餘家棗州後漢  
 齊治遺錄補卷二第百五十一 唐紀二十一

廢唐武德四年分滄州之厭 秋九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魏王  
 武承嗣等五千人表請太后加尊號曰金輪聖神皇帝乙未太后  
 御萬象神宮受尊號赦天下賜酺七日作金輪等七寶七寶曰金  
 象寶曰女寶曰細馬寶曰珠寶曰主兵寶曰主穀寶曰主財寶曰主  
 寶曰主安皇帝曰渾元昭安皇帝文穆皇帝曰立極文穆皇帝孝明高  
 皇帝曰無上孝明高皇帝皇后從帝號 辛丑太后以文昌左丞  
 同平章事姚璿為司賓卿罷政事以司賓卿萬年豆盧欽望為內  
 史文昌左丞韋巨源同平章事秋官侍郎吳人陸元方為鸞臺侍  
 郎同平章事巨源孝寬之元係也 于二月丙戌太后享萬象神  
 宮 突厥可汗骨咄祿卒其子幼弟默啜自立為可汗于二月甲  
 戌默啜寇靈州 室韋反北史曰室韋蓋契丹之類其南者為契

東胡之北邊蓋丁零苗裔也地處黃龍北倚嶺越河直京師東北  
 七千里東黑水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渤海其國無君長惟大會  
 其部而附于突厥 太后遣右鷹揚衛大將軍李多祚擊破之  
 甲嗣聖十一年太后延春正月太后以婁師德為河源等軍校檢  
 營田大使 西突厥部立阿史那俊子為可汗後音 與吐蕃連兵  
 寇邊二月武威道總管王孝傑破吐蕃教諭贊與突厥可汗俊子  
 等於冷泉及大嶺各三萬餘人碎葉鎮守使韓思忠破泥熱  
 俟斤等萬餘人考異曰此事諸書皆無惟統紀有之統紀又 庚  
 午太后以僧懷義為代北道行軍大總管以討默啜 三月甲申  
 太后以鳳閣舍人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昭德檢校內  
 史更以僧懷義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李昭德為長史蘇味道  
 為司馬帥契苾明曹仁帥沙吒忠義等十八將軍以討默啜未行  
 突吉甫謀補卷二第百五十一 唐紀二十一

虜退而止昭德嘗與懷義議事失其旨懷義懼之昭德惶懼請罪  
 夏四月壬戌太后以夏官尚書武威道大總管王孝傑同鳳閣  
 鸞臺三品 五月魏王武承嗣等二萬六千餘人上天太后尊號曰  
 越古金輪聖神皇帝甲午太后御則天門樓受尊號赦天下改元  
 延載賜酺七日 先是太后遣監察御史薄春裴懷古安樂西南  
 蠻六月癸丑永昌蠻酋黨期帥部落二十餘萬戶內附姚州城有  
 永昌 河內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與嵩山人韋什方等以妖妄  
 惑眾尼自號淨光如來云能知未然什方自云吳赤烏元年生又  
 有老胡亦自言五百歲云見祥師已二百年矣祥師謂 容貌愈少  
 太后甚信重之賜什方姓武氏秋七月癸未以什方為正諫大夫  
 同平章事制云邁軒代之廣成莊子曰廣成子居崑崙之上黃帝  
 立於下風而問道廣成子曰吾修



身下二百歲矣吾形未嘗逾漢朝之河上葛洪曰河上公莫知其  
姓名漢文帝時結草為  
菴于河之濱文帝從之問老子河上八月什力乞還山制罷遣之  
公曰余往是經以來七十餘年

戊辰太后以王孝傑為瀚海道行軍總管仍安朔方道行軍大

總管辭懷義節度 己巳太后以司賓少卿姚璿為納言左肅政

中丞原武揚再思為鸞臺侍郎洛州司馬杜景儉為鳳閣侍郎並

同平章事豆盧欽望請京官九品以下輪兩月俸以贍軍

唐制一  
八千食料一千八百雜用一千二百二品月俸六千五百食料一

千五百雜用一千三百月俸五千一百食料一千一百雜用九百

四品月俸二千五百食料七百雜用七百五品月俸三百食料雜

用六百六品月俸二百食料雜用四百七品月俸一百七品食料雜

食料雜用三百五十八品月俸一千三百食料三百雜用二百五

十九品月俸一千五百食料二百五十雜用二百行署月俸一百

四十食料雜用百官令拜表 轉帖者止書一帖 百官但赴拜不知何

事拾遺王求禮謂欽望曰明公祿厚輸之無傷卑官貧迫奈何不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 唐紀二十一 十四 忠義

使其知而欺奪之乎欽望色拒之既上表求禮進言曰陛下富

有四海軍國有儲何藉貧官九品之俸而靈奪之姚璿曰秦漢皆

有稅算以供軍求禮不識大體求禮曰秦漢虛天下事邊柰何使

聖朝助效如姚璿為識大體者邪事遂寢 戊寅鸞臺侍郎同平

章事崔元綜坐事流振州元綜勤於政事每在中書必束帶至晚

未嘗休偃好潔細行薰辛不歷口者二十餘年雖外示謹厚而內

實刻薄每受制羈獄必披毛求疵陷人於重辟故人多畏而鄙之

及貶朝野莫不稱快 武三思帥四夷酋長請太后鑄銅鐵為天

樞立於端門之外銘紀功德繼唐頌周以姚璿為督作使諸胡聚

錢百萬億買銅鐵不能足賦民闕農器以足之 九月壬午朔日

有食之 殿中丞來俊臣為監察御史紀履忠所劾坐贓貶同州

參軍事連王宏義亦流瓊州 曹錕初置殿中監隋煬帝置少監及

月監察御史紀履忠劾奏御史中丞來俊臣犯狀有五罪下獄

罪御史臺記履忠與來俊臣不協具衣冠而彈之不果授頭

尉後臣誅授左領軍衛曹新傳云俊臣納賄人金為御史紀履

忠所劾下獄當死臣忠其上也尚不誅免為民按舊傳云俊臣為

履忠所告下獄長壽二年除殿中丞又坐出為同州參軍萬歲

通天元年召為合沱尉統紀云萬歲通大元半紀履忠劾奏也

王宏義傳云延載元年俊臣貶宏義亦流瓊州是俊臣 宏義詐稱

長壽二年已前主嶺下獄此年又坐貶貶今從舊傳

致追還至漢北侍御史胡元禮遇之按驗得其姦狀杖殺之初藍

山富人倪氏訟息錢於補政臺俊臣時為中丞受其賂繼出義倉

米數千石以給之藍田令詳訥曰義倉本備水旱以為儲蓄安可

絕眾人之命以資一家之產竟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其事乃寢

訥仁貴之子也俊臣在同州暴縱自如奪同僚妻又辱其母未幾

召為合宮尉 丙史李昭德恃太后委遇頗專權使氣人多疾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 唐紀二十一 十五 忠義

前魯王府功曹參軍邱悅上疏攻之其略曰陛下天授以前萬機

獨斷自長壽以來委任昭德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預

諮謀要待晝日將行 凡制教皆進 晝日而後行 方乃別生駁異揚露專擅顯示

於人端美引愆義不如此今有 吏多為昭德之人陛下勿謂

昭德小心是我手豈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書

曰知人亦未易人亦未易知漢光武謂龐參可託孤卒為戎首魏

明帝期司馬懿可安國竟肆姦回臣聞蟻穴壞隄賊芒寫氣權重

一去收之極難長上果殺鄧注 唐六典長上折衝果敢應 宿衛者並一日上兩日下 又著石

論數千言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遂宏敏取奏之太后由是

惡昭德王貞貶昭德為南賓尉 南賓縣屬欽州本漢南浦縣 地隋開皇十八年置南賓縣 尋又



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冬十月壬申太后以文昌石丞李元素為鳳閣侍郎左肅政中丞豫州周允元檢校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 南捺反太后以容州都督張元遇為桂永等州經略大使以討之

容州黃合浦縣地隋為合浦郡之北流縣唐武德四年分置容州貞觀元年改容州因容山為名 十二月辛巳朔太后加號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證聖賜備七日 周允元與司刑少卿皇甫文備奏內史豆盧欽望同平章事

韋巨源杜景儉蘇味道陸元方附會李昭德不能匡正欽望貶趙州 舊志趙州至京師東北一千八百 巨源貶麟州 考異曰舊紀傳州四十二里東都一千三百三十三里 貞觀五年置麟州以處生羌唐歷作麟州今從之 景儉貶溱州 貞觀五年置麟州以處生羌唐歷作麟州今從之 景儉貶溱州 貞觀五年置麟州以處生羌唐歷作麟州今從之 景儉貶溱州 貞觀五年置麟州以處生羌唐歷作麟州今從之

黃通鑑補 卷一百五十五 唐紀二十一 六十一 恩補

州刺史 舊志集州京師西南一千四百二十五里至東都二千六百 百里按州京師東北一千九百九十九里

初天堂始構為風所摧更構之日役萬人采木江嶺數年之間所費以萬億計府藏為之耗竭懷義用財如糞土太后一聽之無所問每作無遮會用錢萬緡士女雲集又散錢十車使之爭拾相踏踐有死者所在公私田宅多為僧有懷義頗厭入官多居白馬寺所度力士為僧者滿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姦謀固請按之太后曰卿姑退朕即令往矩至臺懷義亦至乘馬就階而下坦腹於牀矩召吏將按之遽躍馬而去矩具奏其狀太后曰此道人病風不足詰所度僧唯卿所慮矩按之諸僧悉流遠州遷矩天官員外郎乙未作無遮會於明堂鑿地為坑深五丈結綵為宮殿佛像皆於坑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

懷義刺膝血為之丙申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恨是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晝比明皆盡暴風裂血像為數百段太后恥而諱之但云內作工徒誤燒麻主遂涉明堂時方輔真左拾遺劉承慶請假朝停前以答天譴太后將從之姚璿曰昔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 左傳宣十五年夏成周宣榭火班書曰榭所以藏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太后乃御端門觀醮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堂堂仍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為九州鼎 神都鼎曰豫州高 百石冀州鼎曰武興雍州鼎曰長安兗州鼎曰日觀青州鼎曰少 鄆徐州鼎曰車源揚州鼎曰江都荆州鼎曰江陵梁州鼎曰咸陽 入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千二百石考異曰舊傳云懷義帥人作 鼎頭安之按天壽萬歲元年二月懷義死神功元年九月鼎始成 懷義死時方輔真及十二神 辰屬龍巳屬蛇午屬馬未屬羊申屬猴

黃通鑑補 卷一百五十五 唐紀二十一 七十一 恩補

西屬雉成屬 皆高一丈各置其方先是河內老尼晝食一麻一米 夜則烹宰宴樂畜弟子百餘人淫穢靡所不為武什方自言能合 長年藥太后遣乘驛於嶺南采藥及明堂火尼入唱太后太后怒 叱之曰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還河內弟子及老 胡等皆逃散又有發其姦者太后乃復召尼還麟趾寺弟子畢集 敕給使掩捕遊獲之 唐六典北齊內職有收給使五十人唐因之 者謂內給使又有小 皆沒為官婢什方還至偃師 偃師縣屬河南 十聞事露自殺死庚子太后以明堂火告廟下制求直言劉承慶 上疏以為火發既先從麻主後及總章意所營佛舍恐勞而無益 但崇其教即是津梁何假紺宮方存汲引兼以厥構崇大功多難 畢立像宏法本擬利益黎元傷財役民更且煩勞家國前大風摧



木天誠已顯今毒陷冥熾人孽復彰聖人動作必假天人之助一  
興功役二者俱遜厥應昭然殆將緣此又明堂正陽之位至尊所  
居展禮班常崇化立政玉帛朝會神靈依憑一旦焚燬既失嚴禋  
之所復傷孝治之情陛下昨降明制猶申寅畏之旨臣下何心乃  
為醜冥臣恐憂喜相乖傷於情性又陛下聖制博訪許陳至禮而  
左史張鼎以為今既火流王屋彌顯大周之祥武王伐紂既渡河  
有火至于王屋流  
為鳥馬融曰王通事舍人逢徹奏稱彌勒成道時有天魔燒宮七  
寶臺須臾散壞考異曰金載以七寶臺散斯寶詣妄之邪言非君  
臣之正論伏願陛下乾乾翼翼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  
惕若詩曰小心翼翼無戾天人  
之心而興不急之役則兆人蒙賴福祿無窮漢高祖王濬彭城劉知  
幾表陳四事其一以為皇業權輿天地開闢嗣君即位黎元更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二十一 十八  
時則藉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  
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  
戶則寇攘為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  
節仁降皇恩如其村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坐結正罪將斷決竊行  
貨賄方便規求故致稽延舉沾寬宥用使俗多頑悖時罕廉隅為  
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微幸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  
斯之謂也望陛下而今而後頗節於赦使黎氓知禁姦宄肅清其  
二以為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唐制文散階二  
十九勳級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排服眾於青衣上元赦四  
品服深青象板多於木笏唐制五品以上笏用  
象九品以上川木皆榮非德舉位  
罕才升不知何者為妍媸何者為美惡臣望自今以後稍息私恩

使有善者逾效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其三以為陛下臨朝踐極  
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士芥比之沙礫若遂不  
川沙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以為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  
蓬轉萍流既懷苟且之謀何暇蒞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  
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疏奏太后頗嘉之是時官爵  
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  
以刺時見志焉 丙午太后以王孝傑為朔方道行軍總管擊突  
厥  
乙未聖十二年太后前十一月改元證聖是  
年九月又改天冊萬歲元年春二月己酉朔日有  
食之 僧懷義既焚明堂益自驕恣言多不順太后惡之乃密選  
宦人有力者百餘人以防之爾有宦都內人侍於太后太后問四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二十一 十九  
方事內人曰大家知女卑於男邪太后曰知之內人曰古有女媧  
亦不止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嬖姓有越出房閭斷天下  
事者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改夫姓去釵釧覆冠冕侍  
端日至大臣懾服真天子也然今之弄臣狎客久未屏去妾疑此  
事未當天心太后曰為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陰卑今大  
家以陰事主天立體以剛亢明烈以銷羣陽陽銷然後陰可得志  
若使弄臣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是陰求陽也陽勝陰微勢不可  
久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男子益削女子益專皇  
祚無疆矣太后悟乃令人執懷義於瑤光殿前樹下使建昌王武  
敏節帥壯士殿殺之送尸白馬寺焚之以造塔 甲子太后去慈  
氏越古之號 三月丙辰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周允元薨 夏四







城側文淵剛復契丹饑不加賑給視酋長如奴僕故二人怨而反  
 乙丑天后遣左鷹揚衛將軍曹仁師右金吾衛大將軍張元遇左  
 威衛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秋七月  
 辛亥以春官尚書梁王武三思為榆關道安撫大使榆關在勝州界與突厥接  
 非所以備契丹也營州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榆關守捉城所謂姚  
 臨渝之險也檢當作榆史于此以後多以榆作檢讀者宜詳考姚  
 璿副之以備契丹改李盡忠為李盡滅孫萬榮為孫萬斬盡忠尋  
 自稱無上可汗據營州以萬榮為前鋒略地所向皆下旬日兵至  
 數萬進圍檀州檀州本漢遼陽郡襄平縣地舊置安州後周改為元州隋開皇十六年置檀州清邊前軍  
 副總管張九節擊卻之八月丁酉曹仁師張元遇麻仁節與契丹  
 戰於破石谷平州有西破石東破石二處唐兵大敗先是契丹破營州獲唐俘  
 數百囚之地牢聞唐兵將至使守牢誓給之曰唐書守唐俘于地牢故曰守牢誓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二十一 三十一  
 吾輩家屬飢寒不能自存唯俟官軍至即降耳既而契丹引出其  
 俘餽以糲粥慰勞之曰吾養汝則無食殺汝又不忍今縱汝去遂  
 釋之俘至幽州具言其狀諸軍聞之爭欲先入至黃虜谷據舊唐書黃虜谷在西北又遣老弱迎降故遺老牛瘦馬於道側仁師等三軍棄步  
 卒將騎兵先進契丹設伏橫擊之飛索以縲元遇仁節生獲之將  
 卒死者填山谷鮮有脫者契丹得軍即詐為牒令元遇等署之牒  
 總管燕匪石宗懷昌等云官軍已破賊若不急至營州軍將皆斬  
 兵不敘勳匪石等得牒晝夜兼行不遑寢食以赴之士馬疲弊契  
 丹伏兵於中道邀之全軍皆沒九月天后制天下繫囚及庶士家  
 奴驍勇者官償其直發以擊契丹以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亶為  
 右武威衛大將軍充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契丹右拾遺陳子

昂為攸宜府參謀上疏曰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  
 擊契丹此乃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獄久清罪人全少  
 奴多怯弱不慣征行縱其募集未足可用況今天下忠臣義士萬  
 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體臣恐  
 此策不可威示天下 初令山東近邊諸州置武騎團兵 丁巳  
 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考異曰實錄云吐蕃寇涼州都督許欽明以欽明自隨又默啜將孫萬榮殺欽明以祭天實錄云吐蕃謀也欽明紹之曾孫也時出按部  
 突厥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為所虜欽明兄欽寂時為龍山軍  
 討擊副使與契丹戰於崇州龍山即慕容氏和龍之山也崇州奚州也武德五年分饒樂都督府之可汗部置貞觀三年徙治營州之廢陽帥領軍敗被擒虜將圍安東令欽寂說其屬城未  
 下者安東都護裴元珪在城中高宗總章元年置安東都護府于平壤城上元元年徙遼東郡故城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二十一 三十一  
 俄國二年又徙新城開元二年徙平州天寶二年徙西故郡城  
 疑此時已徙平州宋白曰營州東南二百七十里自有保定軍舊安  
 東都欽寂謂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勵兵謹守以全忠節虜  
 殺之 吐蕃復遣使請和親太后遣右武衛曹參軍貴鄉郭元  
 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  
 厥之地太后長壽元年置四鎮戍兵十姓突厥五咄陸五弩失畢也元振曰四鎮十姓與吐蕃  
 種類本殊今請罷唐兵豈非有兼井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  
 地欲為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耶乃遣使者隨  
 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為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  
 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為邊患必深四  
 鎮之利遠甘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  
 絕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國家



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  
 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  
 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吐谷渾地沒吐蕃見  
 二百二卷高宗成亨  
 三年薛仁貴敗于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吐蕃各酋長日五  
 俟斤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  
 則出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日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  
 害遂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從之考界  
 日御  
 史事記論欽陵必欲得四鎮及益州通市乃和親朝廷不計制書  
 至河湟時言其難處也之日制書到彼必入寇奈何監察御史前  
 陽張彥先時被河湟積石諸軍謂師德曰但制書必瓜分吾  
 乃先之強虜何必不速矣師德從之欽陵入寇果無功由是得  
 罪於其國按師德延載元年同平章事充河東鎮石懷遠等軍管  
 田大校萬歲通天元年一月為肅遠道行軍總管與王孝傑同擊  
 吐蕃敗于素羅汗山尋取原州司馬是歲吐蕃復求和欽陵請割  
 四鎮之地神功元年正月師德復同平章事九月乃守納言御史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 唐紀二十一 唐 恩補

元振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征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  
 專制獨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  
 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  
 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太后深然之元振名煥以  
 字行 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  
 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竝為邊害給事中薛謙光上疏曰臣聞  
 戎夏不雜三王之制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禮畢則歸不得久  
 處漢魏以來始令為質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使歸國雖曰羈縻  
 戎狄以繫其心然較其利害畢竟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  
 子短昔晉郭欽江統以夷狄處中夏必為後患武帝不納卒有永  
 嘉之亂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竝被獎遇官戎秩步營門

服改毳罽習華夏窺圖史成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刑戮之  
 恩而狼子野心終不可馴昔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頓之盛樂  
 中國之虛困高祖于平城而卒不入塞垣一步者以其生長積漠  
 謂穹廬賢于城郭也尉美于章紱安於所習而不樂居漢故也劉  
 元海五部散亡之餘而敢圖大事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  
 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過劫邊人繕練歸陰山  
 而已今皇風所覃含識革面方由余效忠日殫盡節然臣慮深備  
 不謹則夷狄生心諸國侍子可一切禁絕先在國者不使歸替則  
 規國無由邊邑甯謐矣書奏不納 庚申天垣以并州長史王方  
 慶為驚臺侍郎與殿中監萬年李道廣同平章事時方慶子為眉  
 州司士參軍太后嘗問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方慶對曰肅陵是  
 陛下愛子尚在房州臣之子庸敢相近乎方慶為相動以典禮匡  
 君太后每屈意從之 突厥默啜請為太后子并為其女求婚  
 歸河西降戶帥其部眾為國討契丹太后遣豹韜衛大將軍閻知  
 微左衛郎將攝司賓卿田歸道冊授默啜左衛大將軍遷善可汗  
 知微立德之孫歸道仁會之子也 冬十月辛卯契丹李盡忠卒  
 孫萬榮代領其眾默啜乘間襲松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太后  
 進拜默啜為詠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 孫萬榮收合餘  
 眾軍勢復振遣別帥駱務整何阿小為前鋒攻陷冀州殺刺史陸  
 寶積屠吏民數千人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太后制起彭澤令狄仁  
 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獨孤思莊長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城繕  
 脩守備仁傑至悉遣還農曰賊猶在遠何煩如是萬一賊來吾自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 唐紀二十一 唐 恩補



當之百姓大悅仁傑俄遷幽州都督太后賜以紫袍帶自製金字十二于袍以旌其忠 時契丹入寇軍書填委夏官郎中破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 後魏太和十一年於時後魏置縣屬恆農郡隋并入熊耳縣屬河南郡唐武德元年復置貞觀十四年移治陝石鳩因更名破石 太后奇之擢為夏官侍郎 太后思

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聞者無不相賀鹿城主簿宗人潘好禮 鹿城漢安定侯國時縣西七里故城是也 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

於今誰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迹蹈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

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閒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

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唐朝遺老或包藏禍心使人主有疑如周興來俊臣乃堯年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

盛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挂網羅此君子所聞豈不難哉客曰使為司刑則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

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視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干二月己亥朔太后享通天

宮 突厥默啜寇靈州以許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曰我在賊中苦無食有美醬乞二升粟米乞二斗并乞墨二挺 禮務之日

陶宏景曰凡曰粟米皆是粟類惟其牙頰色異為分 別耳有青黃白三種青粟味短色惡不如黃白粟 意欲城中選

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而城中無諒其意者 箕州刺史劉思禮學相人於術士張悅藏悅謂思禮當歷箕州位至太師思禮念

資治通鑑補 卷二〇五

太師人臣極貴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洛州錄事參軍基連耀反 基連耀 姓也 陰結朝士託相術許人富貴俟其意悅因說以基連耀有天命公必因之以得富貴鳳閣舍人王勳兼天官侍郎事用思

禮為箕州刺史明堂尉吉瑱聞其謀以告合官尉來俊 高宗時 禮為合官尉宋白明堂尉京兆城中永樂坊 使上變告之太

后使河內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凡小忤意皆引之于是思禮引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夏官侍郎

同平章事孫元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劉奇給事中周譚及王勳兄涇州刺史勳弟監察御史叻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窮

楚毒以成其獄壬戌皆族誅之親黨連坐流竄者千餘人初懿宗寬思禮於外使誣引諸人諸人既誅然後收思禮思禮悔之懿宗

自天授以來太后數使之鞠獄喜誣陷人時人以爲周來之亞來俊臣欲擅其功復羅告吉瑒瑒上變得召見僅免俊臣由是復用

而瑒亦以此得進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基謀反 唐制大理 十八人史誅之基子訟冤于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自刎其腹秋

官侍郎上邽劉如璿見之上邽縣屬西郡古邽也後漢郡唐復舊州 竊歎而泣俊臣奏如璿黨惡逆下獄處以絞刑制流漢

州 尚藥奉御張易之之行成之族孫也年少美姿容善音律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復薦易之兄弟皆得幸於太

后常傅朱粉衣錦繡昌宗舉遷散騎常侍易之為司衛少卿 龍朔 尉為 拜其母臧氏章氏為太夫人賞賜不可勝紀仍敕鳳閣侍郎

李迥秀為臧氏私夫 存疑按舊傳母章氏阿臧封太夫人使尙書 全宅 迥秀私侍阿臧則



歐乃韋氏之名新傳分迴秀大亮之族孫也武承嗣三思懿宗宗  
韋敏爲二人未知孰是

楚容管卿皆侯易之門庭爭執權勢謂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

癸亥突厥默啜寇勝州平狄軍副使安道買擊破之代州北有

侍郎同平章事

甲子太后以原川司馬婁師德守鳳閣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二十一 貞觀二十三年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二十二 起十四年盡十七年  
六月凡三年有奇

甲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附則天皇后

行嗣聖十四年 太后神功元年 春三月戊申清邊道總管王孝傑蘇宏暉

等將兵十七萬與孫萬榮戰於東碭石谷唐兵大敗孝傑死之孝

傑遇契丹帥精兵爲前鋒力戰契丹引退孝傑追之行背懸崖契

丹回兵薄之宏暉先遁孝傑墜崖死將士死亡殆盡 考異曰胡野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 唐紀二十二 貞觀二十三年

將四十萬家被賊誘退通就懸崖漸漸挨排一一落洞坑深萬丈

尸與虛平匹馬無歸單兵莫返張鷟語事多過其實今不盡取

管記洛陽張說馳奏其事太后贈孝傑官爵遣使斬宏暉以徇使

者未至宏暉以立功得免武攸亶 漁陽秦右北平郡所治

在幽州東二 百一十里 聞孝傑等敗沒軍中震恐不敢進契丹乘勝寇幽州

攻陷城邑剽掠吏民攸亶遣將擊之不克 聞知微田歸道同使

突厥冊默啜爲可汗知微中道遇突厥使者輒與之緋袍銀帶且

上言虜使至都宜大爲供張歸道上言突厥背誕積年方今悔過

宜待聖恩寬宥今知微擅與之袍帶使朝廷無以復加宜令反初

服以俟 初服突厥遣 又小虜使臣不足大爲供張太后然之

知微見默啜舞踏吮其靴鼻歸道長掛不拜默啜囚歸道將殺之

歸道辭色不撓實其無厭爲陳福福阿波達于元珍曰 突厥官二

十八等自



談至達干皆世其官 大國使者不可殺也默啜怒稍解但拘留不

遣初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處之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

求六州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繪帛農器鐵太后不許

默啜怒言辭悖慢姚璿楊再思以契丹未平請依默啜所求給之

麟臺少監知鳳閣侍郎贊皇李嶠曰贊皇縣隋志屬趙州戎狄貪

而無信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治兵以備之璿再思固請

與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以與默啜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絲

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四萬斤并許其昏默啜由是益強田歸道

始得還與聞知微爭論於太后前歸道以為默啜必負約不可恃

和親宜為之備知微以為和親必可保考異曰舊唐書云聖歷

為立功報國可汗知微遣使使者排袍歸道上言不可及默啜將

至單于都護府乃令歸道還司贊卿迎勞之默啜請六胡州不許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四唐紀二十一

遂拘繫歸道突厥傳云李靈忠孫萬榮陷營府默啜請為國討契

丹許之默啜部眾漸盛則大遣使冊為立功報國可汗朝野餘載

云歸道為知微副見默啜不拜默啜倒懸將殺之元珍諫乃放之

按神功元年姚璿左遷益州長史則與之穀帛必在此前非聖歷

初也實錄萬歲通天元年九月丁卯以默啜不同契丹之逆遣聞

知微冊為善善可汗則於時未為立功報國可汗也冊拜此號實

錄無之不知的在何時今因契丹未平姚璿未出附見於此歸道

在朝為左衛郎將何得預論默啜益在道見知微所為而上言耳

其事則兼采諸書可信者存之 夏四月天忌鑄九鼎成徙置通天宮豫州鼎高

丈八尺受千八百石餘州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豫州鼎獨高各

圖山川物產於其上共用銅五十六萬七百餘斤太后欲以黃金

千兩塗之姚璿曰九鼎神器貴於天質自然且臣觀其五禾煥炳

相繼不待金色以為炫耀太后從之自元武門曳入令宰相諸王

帥南北牙衛衛兵十餘萬人并仗內大牛白象共曳之 前益州

長史王及善已致仕會契丹作亂山東不安起為滑州刺史太后

召見問以朝廷得失及善陳治亂之要十餘條太后曰禦敵未也

輔政本也卿不可出癸酉雷為內史 癸未天忌以右金吾衛大

將軍武懿宗為神兵道行軍大總管與右豹韜衛將軍何迦密將

兵擊契丹五月癸卯又以襄陽德為清邊道副大總管右武威衛

將軍沙吒忠義為前軍總管將兵二十萬擊契丹先是有朱前疑

者上書云臣夢陛下壽滿八百即拜拾遺又自言夢陛下髮白再

元齒落更生遷駕部郎中唐駕部郎掌邦國輿輦車乘傳驛版牧

數出使還上書曰聞嵩山呼萬歲賜以緋算袋唐初職事官三品

參外官衙日則例算袋各隨其所服之色餘日則否時未五品於

綠衫上佩之曾發兵討契丹救京官出馬一匹供軍酬以五品前

疑買馬輸之屢抗表求進階太后惡其貪鄙六月乙丑救還其馬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四唐紀二十一

斥歸田里 右司郎中馮翊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為之不

昏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留不還知之作綠珠怨以寄之碧玉赴

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誚酷吏羅告族之考異曰唐曆天

之新本紀八月壬戌殺右司郎中喬知之盧藏用陳氏別為趙德

陳子昂陸德輿皆云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武攸宜領兵討

特詔右補闕喬知之及公參謀韓休及軍器使父年老表乞歸侍

故方計契丹在萬歲通天元年明年平契丹子昂集有西遷至散

點答尚補闕詩云昔君事戎馬余爾奉戎旂攜手同沙塞關河

幽燕數此南歸日猶憶北戎邊疑知之之死在神功年後但唐歷

北戎邊則軍未罷也又武后云來俊臣死後不聞有反者故置於

此據朝野僉談知之以婢碧玉事武承嗣誤人羅告之斬於

市南破家籍沒此時知之在邊蓋承嗣先衛之至此乃殺之耳

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司僕少卿來俊臣又嘗廷辱秋官侍郎皇

甫文備二人乃其誣昭德謀反下獄俊臣倚勢貪淫士民妻妾有

美者百方取之或使人羅告其罪矯稱敕以取其妻前後羅織誅



人不可勝計河東有衛遂忠者與俊臣有傳攜酒馮之會俊臣與妻族宴集應門者給云已出遂忠怒入其宅慢罵之俊臣恥其妻族令人毆擊反接遂忠遂相構陷俊臣於上巳日與其徒遊龍門壁石題朝士姓名以下之令投石遙擊先創者先告將以次告之朝士聞之莫敢喘息俊臣知羣臣不敢斥己乃有異圖甚自書才比石勒因欲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誣豫王及王與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盜國權遂忠知其謀而告之請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太后欲救之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凶狡貪暴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太后遊苑中吉頊執轡太后問以外事對曰外人惟怪來俊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於國朕方思之頊曰于安遠告虺貞反既而果反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 唐紀二十一 中宗嗣聖十四年 四十一 恩補撰

今止為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贖賄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丁卯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啖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抉眼剝面披腹出心騰躡成泥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宐加赤族之誅以洩蒼生之憤可準法籍沒其家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俊臣以告其連耀功賞奴婢十人俊臣關司農婢無可者唐六典司農丞掌凡官戶奴婢男女成人先以本邑婢偶若給賜許其妻子相隨若犯籍沒以其所能各配諸司以西突厥可汗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欲得以為賞口乃使人誣告斛瑟羅反諸酋長詣闕謝耳勢而訟冤者數千人會俊臣誅乃得免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俊臣敗侍郎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臣負陛下死

罪然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遂俊臣語立見滅族太后乃赦之上林令侯徽唐司農之屬有上林署令從七品下掌苑圃池之素事凡種粟樹蔬以供朝會祭祀及季冬藏冰皆主之素詔事俊臣其妻董氏諫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徽從之俊臣怒出為武龍令武龍縣屬田州開元置武龍書武龍云分治徽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敗其黨皆流嶺南徽獨得免太后徵于安遠為尚食奉御權吉頊為右肅政中丞始昭德在政府聲望甚隆或有問於張鷟曰昭德可謂名相乎鷟曰昭德志大而器小氣高而智薄假權制物扼險陵人剛復有餘而恭寬不足非謀身之道也至是果遇禍 天后以檢校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 武懿宗軍至趙州聞契丹將略務整數千騎將至冀州懿宗懼欲南遁或曰虜無輜車以抄掠為資若按兵拒守勢必難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 唐紀二十一 中宗嗣聖十四年 五十一 恩補撰

散從而擊之可有大功懿宗不從退據相州委棄軍資器仗甚眾契丹遂屠趙州 孫萬榮之破王孝傑也於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險築城聞其老弱婦女所獲器仗資財使妹夫乙冤羽守之引精兵寇幽州恐突厥默啜襲其後遣五人至黑沙語默啜曰黑沙突厥我已破王孝傑百萬之眾唐人破膽請與可汗乘勝共取幽州三人先至默啜喜賜以緋袍二人後至默啜怒其稍緩將殺之二人曰請一言而死默啜問其故二人以契丹之情告默啜乃殺前三人而賜二人緋使為鄉導發兵取契丹新城殺所獲涼州都督許欽明以祭天國新城三日克之新城即前契丹所築在柳城西北者盡俘以歸使乙冤羽馳報萬榮時萬榮方與唐兵相持軍中聞之懼奚人叛萬榮榮神兵道總管楊元基擊其前奚兵潰其後獲其將何阿小萬榮



軍大潰考異曰朝野僉載突厥破萬榮新城擊賊聞之失色眾皆突厥取新城要之契丹開拓城被眾心帥輕騎數千東走前軍總  
已歸唐與突人擊之遂潰耳今附有之帥輕騎數千東走前軍總  
管張九節遣兵邀之於道萬榮窮蹙與其奴逃至潞水東從外  
來南過幽州潞縣謂之潞水息於林下歎曰今欲歸唐罪已大歸突厥亦死歸  
新羅亦死將安之乎甲申奴斬其首以降梟之四方館門美有葉  
卽後魏置諸國使即其後又作四館以處四方來降者事見一百  
四十九卷梁武帝通元年至隋煬帝遣四方館於建國門外以  
待四方使客各守其方國及互市事屬焉其餘眾及奚霫皆降於  
突厥 戊子太后以特進武承嗣春官尚書武三思竝同鳳閣鸞  
臺三品 辛卯太后制以契丹初平命河內王武懿宗嬰師德及  
魏州刺史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民有爲契丹所  
脅從復來歸者懿宗皆以爲反生剽取其膽先是何阿小嗜殺人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六十一 唐紀二十一 六 恩補  
河北人爲之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河內王與何阿小爲兩何 秋七月丁  
酉昆明內附置賓州 武承嗣武三思竝罷政事 庚午武攸亓  
自幽州凱旋武懿宗奏河北百姓從賊者請盡族之左拾遺王求  
禮廷折之曰此屬素無武備力不勝賊苟從之以求生豈素有叛  
國之心哉懿宗擁強兵數十萬望風退走復賊徒滋蔓又欲委罪  
於草野註誤之人豈爲臣之道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  
對司刑卿杜景儉亦奏此皆脅從之人請悉原之太后從之 八  
月丙戌納言姚璿坐事左遷益州長史 九月壬辰太后大享通  
天宮大赦改元神功賜酺七日 庚戌太后以其師德守納言  
甲寅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刑輿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  
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中閒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

狀皆自承服朕不以爲疑自與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  
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坐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  
皆與等羅織自以爲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依何敢動  
搖所問者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敬聖心與等伏誅  
臣以百口爲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  
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悅日向時宰相皆順成其事昭朕爲注刑  
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時人多爲魏元忠訟冤  
者太后復召爲肅政中丞元忠嘗侍宴太后問曰卿往者數負謗  
何也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爲羹臣安所避之 冬  
閏十月甲寅太后以幽州都督狄仁傑爲鸞臺侍郎司刑卿杜景  
儉爲鳳閣侍郎竝同平章事仁傑上疏以爲天生四夷皆在先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六十一 唐紀二十一 七 恩補  
封略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  
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  
盡兼之矣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則三代之遠裔皆  
國家之域中也若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不毛  
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賦獲其土不可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  
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始  
皇窮兵極武務求廣地死者如麻致天下潰叛漢武征伐四夷百  
姓困窮盜賊蠱起末年悔悟息兵罷役故能爲天所祐近者國家  
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  
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州率爲盜本  
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以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養



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事見二十八宣帝

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用事見二十五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

勞人力也近貞觀中克平九姓立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者一

百九十卷貞 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

遠戍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也竊謂立阿史那

斛瑟羅為可汗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謂高麗也使守安東省軍費於

遠方并甲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

與蟻蟻校長短哉但當救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

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

野則寇無所得自然二賊深入則有顛覆之慮淺入必無虜獲之

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二賊二虜皆謂突厥吐蕃事雖不行識者

查治通鑑補卷二百六 唐紀三十一 八

是之 天后以鳳閣舍人李嶠知天官選舉始置員外官千數人

先是歷官以是月為正月以臘月為閏太后欲正月甲子朔冬

至乃下制以為去晦仍見月有爽天經去晦謂前月晦也可以今月為閏

月來月為正月補註所云正月皆指十一月而言十二月甲子朔冬至太后

享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聖歷大酺九日補註太后以十一月為

夏官侍郎宗楚客罷政事 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數使人說

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為嗣者太后意未決以問宰相

莫敢對狄仁傑曰臣上觀乾象無易主之文中察人心實未厭唐

德陛下將欲繼統非虜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仁傑謂曰朕

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曰雙陸不勝者無子也天其意者以警

陛下乎且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

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

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

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

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為陛下家

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義同一體況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

因勸太后召還虜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他日

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

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

意孫萬榮之圍幽州也移檄朝廷曰何不歸我虜陵王吉項與張

易之昌宗皆為控鶴監供奉是年置控鶴監以處近幸補註控鶴

以選舉使供奉者

人控之以同升耳 易之兄弟親狎之頃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

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切齒多矣不有大功於天下

何以自全竊為公愛之二人懼流涕問計項曰天下士庶未忘唐

德咸復思虜陵王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海內

屬意公何不從容勸上立虜陵王以繫蒼生之望如此非徒免禍

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乘間屢為太后言之太后知謀

出於項乃召問之項復為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考與曰世

傳云李麗其解離謀始非麗所為其言曰后納諸武之謀將移

宗社擬立武三思為儲副遷虜陵於房陵諸武陰計日夜獻謀曰

陛下姓武合立武氏未有天子而取別姓為後者也天后既已許

又問華臣曰朕年齒將衰國無儲主今欲擇善誰可當之朕雖得

人終在羣議諸宰臣多聞計定言皆希旨仁傑獨立無一言天后

問曰卿獨無言當有異見公曰有之臣上觀乾象無易主之文中

察人心實未厭唐德陛下將欲繼統非虜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之

下使梁王三思於都下召妹一月之外不許千人後虜陵王雖之

未幾二司數盈五萬以此觀之人心未去陛下將欲繼統非虜陵

王餘實非臣所知天后震怒命左右扶而去之按虜陵王為河北

查治通鑑補卷二百六 唐紀三十一 九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 唐紀二十一

十

中宗開元十五年

元帥在立為太子後且當是時睿宗為皇嗣若仁傑請以廢王  
 繼統則是勸太后廢立也此固未可信或謂仁傑以廢王  
 繼而兩囚房陵勸召還左右則有之矣談賓錄曰聖歷二年臘月  
 張易之兄弟貴寵逾分權不全請計於天官侍郎古項曰公兄  
 弟承恩深矣非有大功於天下自古罕有全者唯有一策苟能行  
 之豈止全家亦當享茅土之封耳除此之外非項所謀易之兄弟  
 泣請之項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  
 尊公何不從容請立廢王以繫生人之望易之乃承請廢王  
 則天意乃易既知項首謀乃召問項項曰廢王皆陛下之子  
 高宗切託於陛下惟陛下裁之則天意乃定御史臺記曰則天  
 控鶴府項與易之昌宗同於府供奉與昌宗親狎昌宗自以貴寵  
 逾分不問計於項項云云如談賓錄太后寵信諸武諸  
 李氏雖已子房陵亦廢房陵故仁傑勸召還左右以強李氏抑  
 請武耳張吉非能為唐社稷謀也欲求己利耳若仍立皇嗣則已  
 有何功故勸太后立廢王為太子而太后從之然則欲召還廢  
 者仁傑之志也立為太子張吉之謀也談賓錄聖歷二年以項為  
 天官侍郎登記謂睿宗為相王則皆誤也新秋仁傑傳云張易之  
 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廢王可以免禍計仁傑亦安  
 可與易之深言此事秋梁公傳又云後經旬召公入曰朕昨夜夢  
 與人雙陸不見勝負何也對曰雙陸不勝蓋為宮中無了此是上  
 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久虛儲位哉天后曰是朕家事雖在  
 胷中豈合預焉仁傑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四海之內悉

為臣妾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臣安得不預焉  
 又命扶出竟不納按於時皇嗣在宮中不得言無子及久虛儲位  
 也朝野食載云則天會夢一鸚鵡羽毛甚輝兩翅俱折以問宰臣  
 羣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武者陛下也兩翅折者陛下下二子也  
 後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魏王承嗣武三思連項皆赤  
 後契丹國幽州刺史曰魏我虛陵相王來則天乃使狄公之書  
 謂之曰卿曾為我占夢今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為得仁傑曰  
 陛下內有賢子外有賢姪取舍詳擇斷有宸衷則天曰我自有聖  
 子承嗣三思是何所承嗣等懼掩耳而走即降敕追廢房陵內  
 王等奏不許入城龍門安置賊徒轉盛府設冀州則天急乃立廢  
 陵王為太子充元帥初募兵無有應者及聞太子行北山頭兵  
 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按是時睿宗未為相王又仁傑若言內有  
 賢子外有賢姪乃是懷兩端  
 也今採眾說之可信者存之

戊嗣聖十五年 太后聖 春三月己巳天后託言廢陵王有疾遣  
 職方員外郎瑕邱徐彥伯 暇邱秋春魯之暇邑晉宋置兗州於  
 此隋開皇十三年置瑕邱縣帶兗州  
 領內人十人至房州宣敕云我兒有疾令內人就看州縣官吏須  
 數出數入無令混雜乃陰令內人一入代帝居房州令帝衣內人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 唐紀二十一

十一

中宗開元十五年

衣服以舊數遺戊子帝至神都朝廷百僚無一人知者太后匿之  
 帳中召狄仁傑謂曰前者所議事實非小寤寐反覆思卿所言彌  
 覺非理忠臣事君豈在多違今須改易前議可朕意即兩全逆朕  
 心即俱斃仁傑慷慨歎奏言發涕流太后亦歔歔感命左右褰  
 簾手撫仁傑背大叫曰卿非朕之臣是唐家社稷之臣也回謂帝  
 曰拜國老今日國老與爾天子仁傑免冠頓首涕血灑地左右扶  
 策久不能起太后曰即具所言宣付中外擇日禮冊仁傑揮涕而  
 言曰自古以來豈有偷人作天子者王在房州天下所知今日在  
 內臣亦不知何以解天下之惑太后乃置帝於龍門具法駕陳百  
 寮就迎之并召皇后及諸子俱詣行在 夏四月庚寅朔太后祀  
 太廟 辛丑太后以婁師德充隴右諸軍大使仍檢校營田事臨  
 行待馬於光政門外坐橫木上須臾有一縣令亦來與之並坐或  
 告之曰此納言也令大驚曰死罪師德曰人不相識法有何  
 罪眾皆怪歎 六月甲午太后命淮陽王武延秀入突厥納款  
 女為妃豹韜衛大將軍聞知微攝春官尚書右武衛將軍楊齊莊  
 攝司賓卿齎金帛巨億以送之延秀承嗣之子也鳳閣舍人襄陽  
 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出為合  
 州刺史柬之性剛直不附勢少補太學生祭酒令狐德棻一見  
 便以王佐期之 襄陽縣漢南郡縣建安十三年置襄陽郡晉  
 置江縣地南齊置東宕渠郡西魏改江都郡石鏡縣尋置合州漢  
 隋改合州唐復為合州舊志合州京師南二千四百五十里至東  
 都三千 秋七月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杜景儉罷為秋官尚書  
 八月戊子武延秀至黑沙南庭突厥獻款謂聞知微等曰我欲以



女嫁李氏安用武氏見耶此豈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  
聞李氏盡滅唯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乃拘延秀於別所以知  
微為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遂發兵襲靜難平狄清夷等

勢大振進寇檣等州前從間知微入突厥者默啜皆賜之五品  
三品之服太后悉奪之默啜移書數朝廷曰與我蒸殺種種之不

生一也金銀器皆行濫非真物二也市列為行市列遺金銀器販  
行作蓋惡也則元八年頒用庸調法於天  
下好不過情惡不過濫濫者惡之極者也我與使者緋紫皆奪之

三也緋帛皆疎惡四也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  
敵罔冒為昏五也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監察御史裴懷古從

微知微入突厥默啜欲官之不受囚將殺之逃歸抵晉陽形容羸  
瘠突騎譟聚以為間謀欲取其首以求功有果殺當為人所枉懷

古按直之大呼曰裴御史也救之得全至都太后引見遷祠部員  
外郎時諸州聞突厥入寇方秋爭發民脩城衛州刺史太平敬暉

後魏分漢郡汾縣地置 謂僚屬曰吾聞金湯非粟不守奈何捨收  
獲而事城郭乎悉罷之使歸田百姓大悅 甲午鸞臺侍郎同平

章事王方慶罷為麟臺監 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恨不得為  
太子意怏怏戊戌病薨庚子太后以春官尚書武三思檢校內史

狄仁傑兼納言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舉其子司  
府丞光嗣太后改太  
府丞光嗣  
府日司府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

祁奚矣左傳晉中軍將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誰也將  
立之而卒又問之曰午也可於是以前午為中軍尉君子  
謂祁奚能舉其善矣解其仁傑為相專以薦拔人才為事詞衛士

不為前立其子不為比仁傑為相專以薦拔人才為事詞衛士

齊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 唐紀二十一 十一 齊治通鑑補

主簿潤州桓彥範慷慨俊爽志在忠孝仁傑一見即異之特相敬  
禮謂曰足下才識如此必能致遠大即薦為監察御史彥範平  
居若不能言及議論人主之前安辭定色辨事愈切通事舍人河

南元行冲唐六典曰通事舍人即秦之通者晉武帝省通事兼判  
之任通事舍人之名始此也唐通事舍人十六人掌朝見引納及  
辭書者於殿庭通奏凡近臣文武列則引以進退通告其拜起  
出入之節凡四方通表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  
草夷納貢皆受而進之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

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  
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

日無也行冲名濬以字行 天后以司馬卿武重規為天兵中道  
大總管太后改宗正為司馬天  
兵軍置於并州城中右武衛將軍沙吒忠義為天兵西

道前軍總管幽州都督下邳張仁愿為天兵東道總管兼武公俊  
拜武置下

齊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 唐紀二十一 十二 齊治通鑑補

郡縣西有上郡故此加下字漢屬京兆晉屬馮翊後  
魏屬延壽郡隋屬郡以下郡屬同州至唐元年屬華州將兵三十

萬以討突厥默啜又以左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右羽林衛大將  
軍閻敬容為天兵西道後軍總管將兵十五萬為後援仁愿有文

武材幹初為殿中侍御史時有御史郭霸上表稱太后是彌勒佛  
後身鳳閣舍人張嘉福與洛州人王慶之等請武承嗣為皇太子

皆請仁愿連名署名表仁愿正色拒之甚為有識所重 癸丑默啜  
寇飛狐漢代郡廣昌縣有飛狐口隋改廣  
乙卯陷定州殺刺史孫

彥高及吏民數千人考異曰朝野僉載曰文昌左丞孫彥高無宅  
至開其邪郭彥高卻鑲宅門不敢詣彥高事文苑英華彥高於小  
內長入通判仍請郭下捕健自後其家賊賊城四面攻入彥高  
乃謂奴曰半開門戶莫與論其愚法皆此類後而陷沒刺史之  
宅先驅焉又曰彥高被突厥圍城數重彥高乃入還中藏令奴曰  
車掌輪是賊來索饋勿  
與恐不至此今不取九月甲子太后以夏官尚書武攸卣同

齊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 唐紀二十一 十三 齊治通鑑補



鳳閣鸞臺三品 太后改突厥默啜為斬默啜使聞知微招諭  
趙州知微與虜連手踴躍為賊樂於城下將軍陳令英在城上謂  
曰尚書位任非輕乃為虜獨歌獨無愆乎謂賊者連手而欲踴地  
名知微微吟曰不得已為歲樂成辰默啜圍趙州長史唐殷若翻  
城應之刺史高歡與妻秦氏仰藥詐死虜與之詣默啜默啜以金  
獅子帶紫袍示之曰降則拜官不降則死欲顧其妻曰賊報國  
恩正在今日遂俱閉目不言經再宿虜知不可屈乃殺之虜退唐  
般若族誅贈冬官尚書諡曰節報頌之孫也 覆王巨固請遜  
位於蓋太后許之王申立蓋為皇太子復名顯赦天下賜酺五日  
甲戌命蓋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考異曰實錄云丙子據唐歷  
甲戌皇太子顯充河北道行  
軍大元帥伏梁公傳亦云皇太子唐元帥以公  
為副是先立為太子後為元帥也今從新本紀 先是募人月餘不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五十五 中宗嗣位十五年

五回之名時馬易州界至開元二所過殺掠不可勝紀沙吒  
十三年分易縣置五回縣于五回山下 忠義等俱引兵躡之不敢逼  
積年豐熟人畜被野斬殺虜定恒等州財帛億萬子 狄仁傑  
女羊馬而去河朔諸州怖其兵威不敢追躡今從實錄 狄仁傑  
將兵十萬追之無所及默啜還漠北擁兵十四萬據地萬里西北  
諸夷皆附之甚有輕中國之心 冬十月太后制都下屯兵命河  
內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歸領之 癸卯太后以狄仁傑為河北  
道安撫大使時北人為突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  
乃上疏以為朝廷議者皆罪河北降虜之人或因迫脅或有願從  
心雖不同迹則無別臣以山東雄猛由來重氣一往之勢至死不  
回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重以官典侵漁因事  
而起取其髓髓會無憫心柳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  
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賂死此乃君子之愧辱小  
人之常行也又諸城入偽 賊者或待天兵將士求功皆云攻得臣  
憂濫賞亦恐非辜 以攻取之賞賞將士則為濫賞 以經與賊同是  
為逆黨至於汚辱妻子劫掠貨財兵士信為不仁簪笏亦未必不  
爾言當官而行者也 乃為賊平之後為惡更深且賊務招攜秋毫不  
犯言除賊務在招攜攜 今之歸正即是平人翻被破傷豈不悲痛  
夫人猶水也壅之則為泉疏之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今負  
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存疑  
則狂狂字疑是在字之誤然新 山東羣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暫  
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此為大事罪之則眾情恐懼怨之則反側  
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



得突厥所擄掠者悉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恐諸將及使者妄求供頓乃自食蔬糲禁其下無得侵擾百姓

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天后以夏官侍郎姚元崇秘書少監李嶠

並同平章事 突厥默啜離趙州乃縱圍知微使還太后命磔於

天津橋南張也使百官共射之既乃丹其肉內則人肉判其骨

夷其三族疎親有先未相識而同死者考典曰初野意云則天

之河內王恽宗去七步射十發皆不中按備如此知復身上前如

婦毛到其骨肉夷其九族小兒年七八歲解袍向西市百姓哀之

鄭解果與之監刑御史不 褒公段瓚志元之子也段志元從是

先沒於突厥突厥在趙州對邀楊齊莊與之俱逃齊莊畏懦不

敢發瓚先歸太后賞之齊莊尋至救河內王武懿宗鞠之懿宗以

為齊莊意懷猶豫遂與閻知微同誅既射之如蜩氣喋喋未死音

查治遺錄補卷一百六十一 唐紀二十一 十六

香葉乃決其腹剖心投於地猶趙趙然躍不止音音乞擢田歸道

為夏官侍郎甚見親委 蜀州每歲遣兵五百人戍姚州江源武

陽之地李雄道江源郡皆為香原縣隋 路險遠死亡者多蜀州刺

史張柬之上言以為姚州本哀牢之國哀牢夷見四十五卷荒外

絕域山高水深不與中國相通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

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氍毹之稅以利中國由此言之則前代

置郡收其利也今國家開以為州武德四年以漢益州郡之雲南

故也舊志至京師四千九百 未嘗得其鹽布之稅甲兵之用而空

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使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

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毫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醜臣竊為國家

痛之請廢姚州以隸南州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廢

省於瀘北置關百姓非奉使無得交通往來疏奏太后不納 干

二月丁卯朔太后告朔於通天宮 壬戌太后以豫王旦為相王

領太子右衛率 甲子太后置控鶴監丞主簿等官率皆嬖寵之

人頗用才能文學之士以參之以司衛尉張易之為控鶴監銀青

光祿大夫張昌宗左臺中丞吉瓊殿中監田歸道夏官侍郎李迥

秀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員半千員音皆皆為控鶴監內供奉稷

元起之從子也薛元超半千以古無此官且所聚多輕薄之士非

以德選上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左遷水部郎中半千臨汾人也臨

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半千始名餘慶職州通書史舉童

子科房元齡甚異之王義方賞其邁秀謂之曰五百歲一賢足下

查治遺錄補卷一百六十一 唐紀二十一 十七

當之矣因改名半千咸亨中上書自陳曰臣家貧不滿千錢有田

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嶽舉豪英故鬻錢走京師朝廷九

品無葭莖親行年三十懷志潔操未蒙一官才能陳力陛下何惜

玉階方丈地不使臣披露肝膽與天下英才五千共推所長有一

居先臣當伏死都市書奏不報調武陟尉屬歲旱餓勸令殷子

頁開倉以賑貧餒子良不從會子良赴州半千擅發之下賴以濟

刺史郭齊宗大驚囚半千於獄會薛元超持節渡河讓齊宗曰君

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何可罪耶乃釋之又應岳牧舉高宗召

諸州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何謂也半千越次對

曰臣觀載籍所記謂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

縫人陣也愚見以為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為



天陣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為地陣善用兵者使三軍之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和此為人陣高宗稱善者久之晉充直慰吐蕃使及引辭太后曰久聞卿名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宜爾待制也即日入閣供奉累擢正諫大夫

十二月戊子太后以左臺中丞吉瑱為天官侍郎右臺中丞魏元忠為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 文昌左丞宗楚客與弟司農卿晉卿坐贓賄滿萬餘緡及第舍過度楚客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峽州

峽州漢交趾廣治縣地吳置新寧郡晉改新昌郡齊置興州隋初改華州十八年改州大業廢州并入交趾為嘉南縣唐武德四年復置峽州舊志播州去京師四千五百三十里東太平公主觀都四千九百六十里峽州至京師七千七百一十里 其第歎曰見其居處吾輩乃虛生耳 辛亥太后賜帝姓武氏赦天下 太后生重眉成八字百官皆賀 石拾遺陳子昂以父老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 唐紀二十一 十九 忠補

請解官歸養太后許之俄而父歿廬於冢次每哀慟行者為涕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之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賄捕子昂送獄中竟致之死年四十三子昂年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見書不能識始感悔痛自修飭苦節讀晉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子昂始變為雅正然其初入京師人猶未知也曾有賈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敢買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擊千緡市之眾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皆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殿碌碌塵土不為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畱心舉而碎之因出其感遇詩三十餘章京兆司功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天下文宗也由是知名舉進士歷官右拾

遺教上書言事皆切中時弊性輕財好施篤於友誼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最厚然褊躁無威儀故不以善終 天后於河南北置武騎團以備突厥 汴州孝女李氏年八歲父卒柩殯在堂十餘載每日哭臨無限及年長母欲嫁之遂截髮自誓請在家終養及喪母號毀殆至滅性家無丈夫自營棺槨

州里欽其至孝送葬者千餘人葬畢廬於墓側蓬頭跣足負土成墳手植松柏數百株河北道按察使薛季昶列上其狀太后制旌表其門賜以粟

武攸甯能為冬官尚書 二月己丑太后幸嵩山過緱氏謁升仙太子廟 緱氏縣屬洛州升仙太子周王子晉也世傳晉升仙後桓太子廟夏遇之於嵩山曰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來白鶴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 唐紀二十一 十九 忠補

駐山頂舉手謝時人而去後人因為立祠 壬辰太后不豫遣給事中加號升仙太子杜佑曰緱氏縣古滑國 中藥城閭朝隱禱少室山朝隱自為犧牲沐浴伏俎上請代太后命太后疾小愈厚賞之丁酉太后自緱氏還 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尚幼論欽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諸胡畏之欽陵居中秉政諸弟握兵分據方面贊婆常居東邊為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悉弄浸長陰與大臣論謀誅之會欽陵出外贊普詐云出敗集兵執欽陵親黨二千餘人殺之遣使召欽陵兄弟欽陵等舉兵不受命贊普將兵討之欽陵兵潰自殺夏四月贊婆帥所部千餘人來降 考與曰實錄贊婆及其兄弟弟葬布支等來降以葬布支為左年吐蕃將葬布支寇涼州唐封交廣公贊婆弟名悉多子數論明休摩戰未詳實錄所云今刪去 太后命左武衛鎧曹參軍郭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將騎迎之 夫蒙以贊普為特進歸德王姓也



欽陵子弓仁以所統吐谷渾七千帳來降拜左玉鈐衛將軍酒泉郡公 壬辰太后以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充天兵軍大總管以備突厥婁帥德為天兵軍副大總管仍充龍右諸軍大使專掌機撫吐蕃降者 太后春秋高慮身後上與諸武不相容壬寅命上與相王太平公主及武攸暨等為誓文告天地於明堂銘之鐵券藏於史館 秋七月太后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代會稽王武攸望 丙辰吐谷渾部落一千四百帳內附 初西突厥可汗斛瑟羅用刑殘酷諸部不服突騎施會長烏質勒本隸斛瑟羅號莫賀達干能撫其眾諸部歸之斛瑟羅不能制烏質勒置都督二十員各將兵七千人屯碎葉西北後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斛瑟羅部眾離散因入朝不敢復還天授元年書斛瑟羅入居內地神功元年書來使臣誣陷斛瑟羅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 唐紀二十一 二十 唐高宗 烏質勒遣其子遮弩入見八月癸巳太后遣侍御史元城解跪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 天授制州縣長吏非奉有敕旨不得擅立碑 丙史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禮及善屢奏以為不可太后不悅謂及善曰卿既年高不宜更侍遊宴但檢校閣中可也閣謂省也及善因稱病請假月餘太后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太后不許庚子以及善為文昌左相太子宮尹豆盧欽望為文昌右相仍並同鳳閣鸞臺三品考

曰新紀表及善同平章事今從實錄則野合敬曰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遠為內史時人號為鳩集鳳凰池儀選文昌右相無他及善不許命史取人豈終日進退無時暫捨時人號為鸞臺侍郎同舉聖宰相此蓋張文成惡及善毀之耳今從實錄

平章事楊再思罷為左臺大夫丁未太后以相王兼檢校安北大都護以天官侍郎陸元方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元方之在吏部或言其薦引皆親慕太后怒元方官令白衣領職元方為人如初太后召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鸞臺又薦其友崔元暉有宰相才太后知其無他乃復拜相 納言龍右諸軍大使婁師德薨師德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吏安之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擢之於外太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能離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因出師德舊表示之仁傑天慙出而歎曰婁公盛德吾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 唐紀二十一 二十一 唐高宗 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或有問於監察御史張鷟曰婁納言何如人鷟曰納言直而溫寬而果外愚而內敏表晦而裏明萬頃之波渾而不濁百鍊之質磨而不磷可謂淑人君子近代之名公矣鸞聽警絕倫無書不覽初登進士第對策尤工考工員外郎鸞味道賞之曰如此生天下無雙矣又應下筆成章及才高位下辭標文苑等科凡應八舉皆登甲科員半千數為公卿稱鸞文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 戊申太后以武三思為內史 九月乙亥太后幸福昌

東都本宜陽縣武德二年戊寅還神都 庚子邢貞公王及善更名海陽以名顯也 庚子邢貞公王及善 河溢漂濟源百姓廬舍千餘家 東垣縣縣南隋皇十六年置 冬十月丁亥論贊婆至都太后寵待賞賜甚厚以為右



衛大將軍使將其守洪源谷洪源谷在涼州昌松縣界 皇子與相王諸子

復出閣相王諸子幽宮中見 太后自稱制以來多以武氏諸王

及駙馬都尉為成均祭酒博士助教亦多非儒士又因郊丘明堂

拜洛封嵩郊丘祭國丘於南郊也 萬象神宮及享通天宮取宏

文國子生為齋郎齋郎者執豆蓬奉樽彝 因得選補由是學生不

復習業二十年開學校殆廢而歸時酷吏所誣陷者其親友流離

未獲原宥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以為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

弛廢不講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他岐仕進又自

揚豫構亂以來謂徐業起兵於揚州也 制獄漸繁酷吏乘間專欲

殺人以求進願陛下聖明周邱王來相繼誅殛大段二年周與流

元年王宏義誅神功元年來俊臣誅 朝野慶泰若再親陽和至如仁傑元忠往遭案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 唐紀五十一

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為菹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為

良輔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恐錄之負冤得

罪者甚眾亦皆如是伏望陛下宏天地之仁廣雷雨之施自塗拱

以來罪無輕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

天下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皆獄吏之辜幽明歡欣感通和氣

太后不能從嗣立承慶之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酷每杖承

慶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許輒私自杖母乃為之漸寬承慶為鳳

閣舍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為萊蕪令萊蕪縣漢屬泰山郡晉廢後

廢入博城縣後復于廢魏於古城置廢縣唐貞觀初

萊蕪置萊蕪縣屬兗州 太后召謂曰卿父嘗言臣有兩兒皆忠孝

堪事陛下卿兄弟在官誠如父言朕今以卿代兄更不用他人即

日拜鳳閣舍人 是歲突厥獻駿立其弟毗悉箇為左廂察骨咄

祿子默矩為右廂察各主兵二萬餘人其子匄俱為小可汗位在

兩察上主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餘人又號為拓西可汗處木昆

突厥所部也 干二月戊寅內史武三思罷為特進太子少保

故曰拓西 干二月戊寅內史武三思罷為特進太子少保

日新紀表皆云戊午受吉項為蜀川尉王申三思罷中開未嘗復

入相明年十一月壬申又云三思罷日及官皆同蓋誤重復耳今

從實 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吉項貶安固尉考異曰實錄但云坐事

貶流食或新書皆云貶

御史臺記 太后以項有幹略故委以腹心項與武懿宗爭趙州

之功於太后前頊魁岸辨口謔宗短小僂僕頊視懿宗聲氣陵厲

太后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我諸武況異時詎可倚耶他日

項奏事方拔古引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既聞之無多言太宗有

名馬名師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為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

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槌三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槌

搥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污

朕匕首耶頊惶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諸武怨其附太子其發其

弟冒官事由是坐貶辭曰得召兄弟涕泣言曰臣今遠離闕庭永無

再見之期願陳一言太后命之坐問之項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

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

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

陛下驅之使他日必爭兩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

是不可如何 干二月辛巳太后立故太孫重潤為邵王其弟重

茂為北海王 太后問鸞臺侍郎陸元方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

相有大事不敢不以聞人閒細事不足煩聖聽由是忤旨庚寅罷

為司禮卿元方為人清謹再為宰相太后每有遷除多訪之元方



密封以進未嘗漏露臨終悉取奏囊焚之曰我於人多陰德子孫其未喪乎 太后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羅為平西軍大

總管鎮碎葉 丁酉太后以狄仁傑為內史 庚子太后以文昌

左丞韋巨源為納言 考異曰舊紀長庚子文昌左相韋巨源為納言十月丁巳罷先時不言巨源為左相舊傳

紀皆無之盛生 乙巳太后幸嵩山 丞誤為左相耳

庚嗣聖十七年 太后入 春正月丁卯太后幸汝州之溫湯戊寅選

神都作三陽宮於告成之石涼 三陽宮去洛城一百六十里舊歲登封元年改東都陽城縣曰告成

以祀神嶽 二月乙未同鳳閣鸞臺三品豆盧欽望罷為太子賓

客 三月太后以吐谷渾青海王直超為烏地也拔勒豆可汗 諸舅妹之孫也

夏四月戊申太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邀車駕觀舞

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

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邀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山路險狹

不容侍衛非萬乘所宜臨也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長生藥三年

而成所費巨萬太后服之疾小瘳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視去天冊

金輪大聖之號賜酺五日 六月太后改控鶴為奉宸府以張易

之為奉宸令太后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及弟祕書監昌宗

飲博嘲諷賜與無算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與文學之士

李嶠等修三教珠英於內殿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太后

命昌宗衣羽衣吹簫築木鶴於庭中如仙去 或正吹簫通靈

新舊 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右

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欲之情愚皆皆同

惟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陛下內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近聞王舍

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資潔白美鬚眉右監門衛長史侯祥 唐諸

長史從六品上各奉 云陽道壯健過於薛懷義明自媒術醜慢不

恥求為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於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

太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易之昌宗競以豪侈

相勝弟昌儀為洛陽令請屬無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

十兩并狀邀其馬而賂之昌儀受金至朝堂以狀授天官侍郎張

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罵曰不了事人吾亦不記但姓

薛者即與之錫懼退案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錫文璫

之兄子也 張文璫見三百一 初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縶索及騎射

舞槊每陷陳如鴻入烏羣所向披靡黃虜之戰張元邁麻仁節皆

為所縶又有駱務整者亦為契丹將廐收唐兵及孫萬榮死一人

皆來降有司責其後至奏請族之狄仁傑曰楷固等竝驍勇絕倫

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為我用矣奏請赦

之所親皆止之仁傑曰苟利於國豈為身謀太后用其言赦之又

請與之官太后以楷固為左玉鈐衛將軍務整為右武威衛將軍

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降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首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二十三 起十七年七月盡二十二年正月凡四年有奇

甲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附則天皇后

庚子嗣聖十七年秋七月稽颡獻俘於含樞殿 含樞殿在紫陽宮 太后以楷

固為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賜姓武氏召公卿合宴舉觴屬仁

傑曰公之功也將賞之對曰此乃陛下威靈將帥盡力臣何功之

有固辭不受 時太后久不還宮右補闕張說上疏曰陛下屯萬

乘幸離宮暑退涼歸未降還旨恩臣固陋請為陛下陳其不可三

陽宮去洛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崕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涼

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資

給連雨彌旬即難周濟陛下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

邱山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授人

柄不可一也宮城編小萬方幅湊填城溢郭併鋪無所 併鋪者謂

湊之人許合而鋪 入於居民之謂也 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託孤惻

老病流轉衢巷陛下作人父母將若之何不可二也池亭奇巧誘

掖上心削翬起觀竭流漲海俯貫地脈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

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

正人邪詩云人亦勞止迄可小康不可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里出

入來往雜人甚多外無牆垣禁內有榛藜谿谷猛獸所伏暴慝

所惡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歷蒙密乘險戰卒然有逸獸狂夫

驚犯左右豈不殆哉不可四也臣願陛下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息

人以展農修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羣生幸甚閏月

戊寅太后還宮 己丑太后以天官侍郎張錫為鳳閣侍郎同平

章事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李嶠罷為成均祭酒錫嶠之舅也故罷

嶠政事 丁酉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圍昌松 昌松屬鄯州

華休琳謂諸將曰諸論既死 諸論死見上 麴莽布支新為將不習

軍事諸貴臣子弟皆從之望之雖如精銳實易與耳請為諸君破

之乃被甲先陷陳六戰皆捷吐蕃大將斬首二千五百級獲二裨

將而還 司府少卿楊元亨 太后改太府寺為司府寺 尚食奉御楊元禧皆宏

武之子也 楊宏武見二百一 元禧嘗迎張易之易之言於太后元

禧楊素之族素父子隋之逆臣子孫不應供奉太后從之王寅制

楊素及其兄弟子孫皆不得任京官左遷元亨陸州刺史元禧貝

州刺史 陸州京師東南三千六百五十九里至東都二千八百二

九十里 貝州京師東北一千七百八十二里至東都九百

三十三里 庚戌太后以魏元忠為隴右諸軍大使擊吐蕃 庚申太

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狄仁傑上疏諫其

略曰今之伽藍 伽藍佛寺也 制過官闕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

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游僧皆託佛法誑誤生人里陌動

有經坊闍闔亦立精舍化誘所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敕

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刹盈衢無救危



亡之禍縹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卅年以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  
 征役稍繁家業已空此時與役力尤不堪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  
 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尙憂未徧自餘廊宇不得全無如來  
 設教以慈悲為主豈欲勞人以存虛飾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  
 更營大像勞費不經假令僱作以濟窮人則民皆趨利必失田時  
 今不樹稼來歲必饑况無官助勢必不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  
 隅有難將何以救之太后曰公教朕爲善何得相違遂罷其役  
 阿悉吉薄露叛阿悉吉即西突厥弩失畢五俟斤之阿悉結也薄露其名太后遣左金吾將軍  
 田揚名殿中侍御史封思業討之軍至碎葉薄露夜於城傍剽掠  
 而去思業將騎追之反爲所敗揚名引西突厥斛瑟羅之眾攻其  
 城旬餘不克九月薄露詐降思業誘而斬之遂俘其眾 太后信  
 實治通鑑補卷二百七 唐紀二十三 三 恩補

重丙史梁文惠公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  
 而引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遊幸遇風吹仁傑巾墜而  
 馬驚不能止太后命帝追執其鞵而繫之仁傑屢以老疾乞骸骨  
 太后不許入見常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戒  
 其同僚曰自非軍國大事勿以煩公辛丑薨仁傑字懷英兒童時  
 門人有被害者縣吏就詰之眾皆辯對惟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  
 仁傑曰方與黃卷中聖賢接對何暇俗吏詰耶舉明經薦授并  
 州都督府法曹其母在河陽別業仁傑赴并州登太行山南望見  
 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居在此雲下仁立瞻望雲移乃去嘗  
 使岐州遇亡卒數百人剽掠行人道不能通官捕繫盜繫窮訊而  
 餘曹紛紛勢不能遏仁傑曰是其計窮且將爲患乃明開首原格

出繫者廩而縱之使相曉告賊皆自縛歸罪高宗聞而歎其達權  
 高宗嘗幸汾陽宮以仁傑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元以道出  
 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變乃發數萬人別開御道仁傑  
 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洒道何妒女之害邪遣令  
 罷役高宗聞之歎曰真大丈夫也及爲相專以薦賢舉能爲臺太  
 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  
 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爲將相仁傑對曰文學蘊藉則蘇味道李嶠  
 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則有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  
 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  
 尙未用也太后曰已選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也乃  
 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爲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  
 實治通鑑補卷二百七 唐紀二十三 四 恩補

御史曲阿恒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武德三年以并州之  
 年州廢置是奉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 程大  
 此時復置也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昌前  
 某諸節節子謂馮虎曰惟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矣夫始姚  
 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惟賢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實焉今  
 子之所得者羨紫也今世通以  
 所薦上爲姚李者說皆本此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及薨  
 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眾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  
 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仁傑立朝直而不絞委蛇而不失其正南  
 海嘗進集翠裘太后以賜張昌宗仁傑奏事太后命與昌宗雙陸  
 曰以何爲賭仁傑對曰臣願以臣之袍賭張昌宗之裘太后曰此  
 裘價踰千金仁傑笑曰以昌宗之裘對臣之袍臣猶快快于是昌  
 宗累局連北仁傑對御褫裘謝恩而出初仁傑爲魏州刺史  
 見二百五卷 有惠政百姓爲之立生祠後其子景暉爲魏州司  
 兼通天元



功參軍食暴為火思人遂毀其象焉

附錄集異記云狄梁公性剛

入關路由華州關之北嶺人廣聚觀如堵公引善遙望有  
巨牌大字云能獲此兒則解千匹即就說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  
五以牌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結身如食管或觸之腹痛  
乃曰吾能為也其父母叩頭祈請即置于坐側公因令扶  
起即于腦後下鍼寸許乃詢病者曰鍼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  
公遂抽鍼發即應手而落雙目亦端正如初其父母且泣且拜以  
善障五世之殊色也號曰素娥武三思聞之乃以帛三百匹聘  
焉素娥至三思大悅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畢集惟納言狄  
仁傑不至三思怒素娥曰狄公獨殺之士非款狎之人後勿復召  
也未幾復宴客仁傑先至請見素娥素娥藏匿不出三思怒置之  
使出素娥潛形入壁隙中不可見但聞其聲云股妾花月之妖狄  
公乃正直之士不于正豈敢拒見顯公勉事狄公言訖寂然而  
逝三思恨之極然待仁傑之禮頓異平日 松窗雜錄云狄梁  
公之為相也有盧氏堂妹居于午橋南別墅梁公每遇伏臘晦朔  
修禮甚謹一日僕妹見其子挾弓矢滿雉兔來歸顧梁公意甚  
輕簡公因啟族曰表弟欲仕乎否為宰相須盡力妹曰幸有一子  
不飲令事女主 冬十月辛亥太后以魏元忠為蕭關道大總管  
公大慙而退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 唐紀三十三 五

以備突厥 蕭關在平高界貞觀六年以突厥降戶置州

甲寅太后制復以正月為十一月一月為正月 以十一月為

百四卷天 赦天下 丁巳納言韋巨源罷太后以文昌右丞韋安

石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安石津之孫也 韋津死時事見一百八

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

蜀商宋霜子等數人在坐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

此會願左右逐出之坐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

歎服 考異曰舊傳曰時恩閣侍郎陸元方在坐退而告人曰此

丁卯太后幸新安王申還宮 十二月甲寅突厥掠隴右諸監馬

萬餘匹而去 時屠禁尚未解 屠禁見二百五 鳳閣舍人全節崔

融上言 全節聯屬齊州漢晉之東平陵縣地後魏曰平陵蜀漢

南郡貞觀十七年齊王祐反平陵人不從更名全節 以

為割烹犧牲弋獵禽獸聖人著之典禮不可廢也又江南食魚河  
西食肉一日不可無富者未革貧者難堪況貧賤之人仰屠為生  
日戮一人終不能絕但資恐喝徒長姦欺為政者苟順月令合禮  
經自然物遂其生人得其性矣戊午太后開屠禁祠祭用牲牢如  
故

辛嗣聖十八年 正月太后大足元年 春正月丁丑太后以成州言

佛迹見改元大足 考異曰朝野僉載云司刑寺囚三百餘人秋分

五尺至夜半三百人一時大叫內使推問云昨夜有一聖人見身

長三丈而作金色云汝等益冤狂不須怕懼天子萬年即有恩赦

放汝把火照之見有偽迹即大赦天下改為大足元年識者相

謂曰武家理天下大足也案改元在春不在秋又無赦今不取

二月己酉太后以鸞臺侍郎柏人李懷遠同平章事 柏人縣自漢

郡鉅鹿也 三月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張錫坐知選漏泄禁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 唐紀三十三 六

中詔賊滿數萬當斬臨刑釋之流循州 舊志循州至東時蘇味道

亦坐事與錫俱下司刑獄錫乘馬意氣自若舍于三品院 先是制

司刑寺別置三品院以處 帷屏飲食無異平居味道步至繫所席

三品以上官之下獄者 地而臥蔬食而已太后聞之赦味道復其位 是月大雪蘇味道

以為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

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而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

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

后為之罷朝 考異曰魏紀在延載元年僉載在久視二年魏紀云

紀云味道無以對舊傳云求禮止之味道不 時又有獻三足牛者

宰相復賀求禮賜言曰 凡物反常皆為妖此鼎足非

其人足承君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為之愀然 夏五月乙亥太



后幸三陽宮 天后以魏元忠為靈武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天后以天官侍郎顧琮同平章事顧琮自魏州吳郡吳興

事過秀性至孝其母本微賤妻崔氏嘗以勝婢母聞之不悅迺秀

即時出之或曰賢室雖不避嫌疑然過非七出律妻犯七出者弃

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何遠如是迺秀曰娶妻本以養親今乃違

忤顏色安敢罰也竟出之 秋七月甲戌太后還宮 乙亥揚楚

常潤蘇五州地震 甲申李懷遠罷為秋官尚書 八月突厥獻

吸寇邊天后命安北大都護相王為天兵道元帥統諸軍擊之未

行而虜退 丙寅武邑人蘇安恆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

嗣子之推讓應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聞帝舜憂虞周公復辟舜

賈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一 唐紀二十三 七

之于禹事祇族親且與成王不離叔父史記舜黃帝之八代孫禹

之叔父且其名也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

敬是崇養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

寶位將倦機務煩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自昔理

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武三思封

封定王懿宗封河內 承陛下之蔭獲竝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

後于事非便敢請黜為公侯任以閑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

今無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分土而王之擇立師傅教

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家斯為美矣疏奏太后召見賜

食慰諭而遣之 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張易之兄弟邵王重潤

與其妹永泰郡主主婿魏王武延基竊議其事易之訴于太后九

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殺考異曰重潤傳云重潤為人所持與其

左右羽林衛大將軍事 冬十月壬寅太后西入關辛酉至京師

赦天下改元長安賜酺三日 丙寅太后以魏元忠同鳳閣鸞臺

三品 十一月戊寅太后改舍元宮為大明宮長安東內本曰大

年曰蓬萊宮咸亨元年 天官侍郎安平崔元暉安平縣漢屬

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云兒子從宦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

是好消息吾嘗重此言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

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

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則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于

心乎孟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為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多若

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曰雖日殺三牲之養猶為不孝

爾宜修身潔己勿累吾此意元暉遵奉母教故以清謹見稱 天

后以主客郎中郭元振為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大使先是涼州南

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

于南境硤口置和戎城北境礪中置白草軍杜佑曰白草守提在

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

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得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

賈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一 唐紀二十三 八



通收率之後收率者收民一一雜糶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  
風神壯偉而善于撫御在涼州五年夏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  
野路不拾遺

至嗣聖十九年太后長春正月乙酉太后初設武舉武舉之制有

射平射簡射馬射射關射負重身材之選唐六典曰武舉以七等

其人一日射長槊試射長槊三十發不出第三院為第八中院為

上入大院為次上入外院為次二日騎射發而拉中為上或中或

不中為次上總不中為次三日馬槍三板四板為上二板為次上

一板及不中為次四日步射射草人中人者為次上雖中而不法難

法而不中者為次五日材貌以身長六尺已上者為次上已下為

次六日言語有神采堪統領者為次上其者為次七日 突厥寇

夏夏二州三月庚寅突厥破石嶺折州定襄縣有石嶺關杜佑曰

甚險固漢定襄郡 寇并州太后以雍州長史薛季昶攝右臺大夫

充山東防禦軍大使滄瀛幽易恆定等州諸軍皆受季昶節度夏

四月以幽州刺史張仁愿專知幽平媯檀防禦仍與季昶相知以

拒突厥 五月壬申蘇安恆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

天下也高祖神勇皇帝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

追迴年德俱盛陛下食其實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

家宗廟將何詰命以謁大帝墳陵高宗稱天陛下何故日夜積憂

不知鐘鳴漏盡魏田豫告老曰警鐘鳴漏臣愚以為天意人事

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何不高掛

機務自恬聖躬斯亦太平之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

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

不之罪 乙未太后以相王且為并州牧充安北道行軍元帥以

魏元忠為之副 六月壬戌太后召神都留守章巨源詣京師以

副留守李嶠代之 秋七月甲午突厥寇代州 司僕卿張昌宗

兄弟貴盛勢傾朝野八月戊午王及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請封昌

宗為王太后不許于戊又請乃賜爵鄴國公 太后救自今有告

言揚州及豫博餘黨揚州事見二百三卷光宅元年一無所問內

外官司無得為理 是月劍南六州地震 九月乙丑朔日有食

之不盡如鉤神都見其既 壬申突厥寇忻州 己卯吐蕃遣其

臣論彌薩來求和 庚辰太后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為大谷道大

總管洛州長史故暉為副辛巳又以相王且為并州道元帥三思

與武攸宜魏元忠為之副姚元崇為長史司禮少卿鄭杲為司馬

以擊 然竟不行 癸未太后宴論彌薩于麟德殿麟德殿在大

殿內殿西兩廊之後制稱林 時涼州都督唐休璟入朝亦預宴彌

薩履窺之太后問其故對曰洪源之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識

之太后嗟異擢休璟為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休璟練習邊事

自碣石以西踰四鎮縣五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碣石在遼西

此書唐之西北二邊其山 冬十月甲辰天官侍郎同平章事顧

琮薨 戊申吐蕃贊普將萬餘人寇茂州都督陳大慈與之四戰

皆破之斬首千餘級 十一月辛未監察御史魏靖上疏以為陛

下既知來俊臣之奸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仰其枉

濫太后乃命監察御史蘇頌案覆俊臣等舊獄由是雪免者甚眾

考異曰蘇頌案覆中宗嘗召宰相蘇頌李嶠子進見二丞相子皆

預年進嶠子進嶠前與蘇頌厚因語二兒曰爾宜意所前書可為

泰吉者言之頌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亡其名亦應

日新朝涉之歷則賢人之心上曰蘇頌有子李嶠無兒案頌此年

已為御史奏為相時嶠為中書舍人 頌襲之曾孫也蘇頌之子

父子同舉稱密非童年也今不取 頌襲之曾孫也隋開皇初議



業 戊子太后祀南郊赦天下 十二月甲午天后以魏元忠為

安東道安撫大使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檢校幽州都督右羽林

衛將軍薛訥左武衛將軍駱務整為之副 戊申天后置北庭都

護府于庭州 太宗平高昌于西州之北置 庭州即漢車師後王之地 侍御史張循憲為河

東采訪使有疑事不能決病之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

乎吏言前平鄉尉張嘉貞有異才 魏收志廣平郡任縣有平 縣城尉州尉氏縣古師 魏收志廣平郡任縣有平 縣城尉州尉氏縣古師 循憲召見詢以事嘉貞為條析理分莫

不洗然 酒同循憲因請為奏皆意所未及循憲還見太后太后善 其奏循憲具言嘉貞所為且請以己之官授之太后曰朕甯無一

官自進賢耶因召嘉貞入見內殿羣籛召對嘉貞奏曰以臣草茅

而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親日月

黃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 唐紀二十三 十一 思 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太后遽令卷籛與諸大悅即拜監察御史

擢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 天后以阿史那獻為右驍衛大

將軍與興昔亡可汗獻元慶之子也

癸卯聖二十年 太后長 安三年 春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吐蕃

遣使獻馬千匹金二千兩以求昏 閏月丁丑太后命韋安石留

守神都 己卯太后改文昌臺為中臺以中臺左丞李嶠知納言

事 新羅王金理洪卒太后遣使立其弟崇基為王 六月辛酉

突厥默啜遣其臣莫質于來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 甯州大水

溺殺二千餘人 秋七月癸卯太后以正諫大夫朱敬則同平章

事敬則之為正諫大夫也兼修國史韋安石嘗閱其史哀歎曰董

狐何以加哉因謂之曰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

制生死古聖王賢臣所畏懼者也 戊申太后以相王旦為雍州

牧 庚戌太后以夏官尚書檢校涼州都督唐休璟同鳳閣鸞臺

三品時突厥施舍長烏質勒與西突厥諸部相攻安西道絕太后

命休璟與諸宰相議其事俄頃之閒奏議上太后即依其議施

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請兵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太后謂休

璟曰恨用卿晚謂諸宰相曰休璟練習邊事卿曹十不當一也

八月乙酉京師大雨雹人畜有凍死者 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既 初左臺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魏元忠為洛州長史洛陽令

張昌儀恃諸兄之勢每牙直上長史聽事 凡牙參者 元忠到官叱

下之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為相太后召易之弟岐

州刺史昌期欲以為雍州長史對仗問宰相曰誰堪雍州者元忠

黃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 唐紀二十三 十一 思 對曰今之朝臣無以易辟季昶太后曰季昶久任京府朕欲別除

一官昌期何如諸相皆曰陛下得人矣元忠獨曰昌期不堪太后

問其故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向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雍

州帝京事任繁劇不若季昶彊幹習事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

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

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請張深怨之司禮丞高澄太平

公主之所愛也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為元忠所

誅乃譖元忠與俄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久長太后怒

下元忠獄將使與昌宗廷辨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

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上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

昌宗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



說將入鳳閣舍人南和宋璟南和縣漢陽人周未白曰水經云北有和成縣故北縣云南後周置南和郡隋廢郡為縣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止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微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濟源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污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太后問

之說未對元忠懼謂說曰張說欲與昌宗共羅織魏元忠邪說叱之曰元忠為宰相何乃效委巷小人之言昌宗從旁迫趨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今對廣朝不敢不以實對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

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魏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兄

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日者元忠初衣紫臣以耶官往賀元忠語客曰無功受寵不勝慚懼臣實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為臣至忠古今仰慕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且臣豈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三為泰階北斗杓三星為玉衡宰相得人則王衡正而泰階平故謂宰相為台衡附元忠立致族滅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誣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七日

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怒命宰相與河內王武懿宗共鞠之說所執如初朱傲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恆亦上疏以為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爲納諫之主暮年以來人以爲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恟恟皆以為陛下委信奸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于私室而箝口于公

朝畏廷易之等意徒取死而無益方今賦役繁重百姓凋敝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它變爭鋒于朱雀門內問鼎于大明殿前朱雀門謂宮城南門大明殿即舍元殿陛下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賴朱傲則及鳳閣舍人桓彥範著作郎陸澤魏知古係救得免先天元年方復置深州又分饒陽鹿泉于開元時遂以後來土疆書之○鄆首漢考異曰舊傳云易之欲遣刺客殺之若遣刺客必不令人知故則等安能保護蓋欲殺之耳丁酉貶魏元忠為高要尉高要縣漢屬蒼梧郡宋齊屬南說皆流嶺表元忠辭曰言于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它日必有思臣之時太后問其故時易之昌宗皆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擲稱冤太后曰元忠去矣殿中侍御史景城王峻原城縣漢屬勃海郡後魏并入城縣隋開皇十八年改

日景城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峻曰魏公以忠獲罪峻為義所激頭沛無恨環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于郊外唐制太子僕從四品下掌太子車輿乘騎儀仗之政令易之詐為告密人柴明狀

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丹徒馬懷素鞠之丹徒時文之朱方也漢為丹徒縣屬會稽郡吳為京口成晉以謂懷素下為南徐州隋為延陵縣屬江都郡唐為丹徒縣帶潤州曰茲事皆實略問速以聞頃之中使督趣者數四曰反狀昭然何

稱雷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鞠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以宰相謫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為反臣實不敢替樂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爲罪樂布事見十二年漢高帝十一年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 唐紀三十三 十四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〇七

資治通鑑補 卷二〇七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 唐紀三十三 十四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 唐紀三十三 十四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 唐紀三十三 十四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 唐紀三十三 十四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 唐紀三十三 十四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 唐紀三十三 十四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 唐紀三十三 十四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 唐紀三十三 十四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 唐紀三十三 十四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 唐紀三十三 十四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 唐紀三十三 十四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 唐紀三十三 十四 思補



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下採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鞠臣不敢不以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見其罪太后意解真慎等由是獲免太后嘗命朝貴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在末環上易之素揮環欲悅其意虛位掛之曰公方今第一入何乃下坐環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環曰中丞奈何卿

五郎考吳曰新舊傳皆作鄭杲杲善果乃是高祖時人新舊傳皆誤當從御史重記環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耶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環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丁未太后以左武衛大將軍武攸宜充西京留守

冬十月丙寅太后發西京乙酉至神都 十一月突厥獻遺使實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 唐紀二十三 中宗顯慶二十年 十一

謝許昏丙申宴于宿羽臺宿羽臺在東都宿羽宮中高宗調露元年所起帝亦預焉宮尹崔神慶上疏以為今五品以上所以佩龜者為別敕徵召恐有姦妄內出龜合然後應命況太子國本古來徵召皆用玉契唐制百身魚符以明貴賤應召命左二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皇太子以玉契召也乃赴親王以金契官以銅契其位姓名處以魚符遂為魚符至偽馬武性也元武通也因改魚符為龜符此誠重慎之極也昨緣突厥使見太子應預朝參直有文符下宮曾不降敕處分臣愚謂太子非朔望朝參應別召者望降聖敕及玉契太后甚然之 始安獠歐陽倩始安郡桂州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獠依山林而居無酋長版籍蠻之流忽無常者也以射生食獵為活農多能變動者皆取食擁眾數萬攻陷州縣朝廷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稱司封郎中裴懷古有文武才唐司封郎中裴國天后制以懷古為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懷古繼及嶺上飛書

示以禍福等迎降且言為吏所侵逼故舉兵自救耳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況人乎遂詣其營賊眾大喜悉歸所掠貨財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皆來款附嶺外悉定 是歲太后分命使者以六條察州縣吐蕃南境諸部皆叛贊普器弩悉弄自將擊之卒于軍中諸子爭立久之國人立其子弃隸隨贊為贊普生七年矣 時有司請開市行人盡征其稅鳳閣舍人崔融上疏曰臣按周官九賦其七曰關市以市多淫巧而關道未游欲止抑之故從而征之自然惟斂工商而不及往來今若一切征之則事不師古且四人異業舊矣安得動而搖之夫市者兼受善惡也若擾之已甚則細人無所容久必為亂矣天下諸津舟航所聚秀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數

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宏舸巨艦千舳萬艘交貿往還味且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則檢覆稽雷必致壅滯非惟國家稅錢更遭主司索賂船有大小載有多少量物而稅觸途淹久

統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萬商必致廢業萬姓必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訛任俠之徒斯龍刺蛟之輩郡陽暴虐之客富平悍壯之夫暗啞則彎弓睚眦則挺劍加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獻窮則搏鳥窮則攫執事者將何以處之哉且今之所以然者正以邊寇為虞國用不足耳不知天下人心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心搖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加之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未能安輯備因重稅或慮相驚軍國愈撥帑藏愈空求利雖殷為害更甚此愚臣所不解也書奏事乃得聽



甲嗣聖二十二年太后長安四年春正月丙申太后冊拜右武衛將軍阿

史那懷道為西突厥十姓可汗懷道斛瑟羅之子也 丁未太后

毀三陽宮以其材作興泰宮于萬安山萬安山在涪州壽安縣西南四十里二宮皆

武三思建議為之請太后每歲臨幸功費甚廣百姓苦之左拾遺

盧藏用上疏以為今陛下離宮別館亦已多矣更窮人力以事土

木民將何以堪金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為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

為戒致陛下不知百姓失業傷陛下之仁陛下誠能以勞人為辭

發制罷之則天下皆知陛下苦己而愛人也不從藏用承慶之弟

孫也 壬子太后以天官侍郎韋嗣立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李迥秀頗受賄賂監察御史馬懷素

劾奏之二月癸亥迥秀貶廬州刺史隋改梁州之合州為廬州唐因之舊志廬州京師東南二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 唐紀二十三 十一

千三百八十七至東 壬申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朱敬則以老

疾致仕敬則為相以用人為先自餘細務不之視也 太后嘗與

宰相議及刺史縣令三月己丑李嶠唐休瓌等奏竊見朝廷物議

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

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于此事于臺閣寺監妙簡

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較近侍率先具僚太后命書名

探之得韋嗣立及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癸巳太后制各以

本官檢校刺史嗣立為汴州刺史其後政績可稱者惟常州刺史

薛謙光徐州刺史司馬鐘而已 丁丑太后徙平恩王重福為譙

王 太后以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

臺三品蘇味道謁歸葬其父制州縣供葬事味道趙州樂城縣人味道因之

侵毀鄉人墓田役使過度監察御史蕭至忠劾奏之左遷坊州刺

史唐之先元皇帝周天和中為敷州刺史下中郎縣置馬坊高祖武德二年因分鄜州之中郎縣置坊州至忠引之

元孫也蕭引見一百七十卷 夏四月壬戌太后以同鳳閣鸞臺

三品韋安石知納言李嶠知內史事 太后幸興泰宮 太后復

稅天下僧尼作大像于白司馬阪洛城北山令春官尚書武攸

甯檢校糜費巨億李嶠上疏以為天下編戶貧弱者眾今造像錢

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

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潛聖君享育之意人神

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監察御史張廷珪

上疏諫曰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

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 唐紀二十三 十二

以理為上不以人廢言太后為之罷役仍召見廷珪深賞慰之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崇以母老固請歸侍六月辛酉

太后以元崇行相王府長史秩位並同三品 乙丑太后以天官

侍郎崔元暉同平章事 太后召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檢校汴州

刺史韋嗣立赴興泰宮 丁丑太后以李嶠同鳳閣鸞臺三品嶠

自請解內史 壬午太后以相王府長史姚元崇兼知夏官尚書

同鳳閣鸞臺三品 秋七月丙戌太后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為

內史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

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剪紙

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唐十部樂有高麗伎舞者四舉坐大笑

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



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甲午太后還宮 乙未司禮少卿張同休汴州刺史張昌期尚方少監張昌儀皆坐贓下獄太后命左右臺其鞠之丙申敕張易之張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鞠辛丑司刑正賈敏言奏張昌宗強市人田應徵銅二十斤太后制可乙巳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桓彥範奏張同休兄弟贓共四千餘緡張昌宗法應免官昌宗奏臣有功于國所犯不至免官太后問諸宰相昌宗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合神丹聖躬服之有驗此莫大之功太后悅赦昌宗罪復其官左補闕敕令書作兩脚狐賦以譏再思再思出令言為長社令 丙午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宗楚客有罪左遷原州都督充靈武道行軍大總管 癸丑張同休貶岐山丞 後魏分扶風雍縣置平秦郡西魏改為岐山郡隋廢郡為縣屬岐州 張昌儀貶博望丞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 唐紀二十三 十九 忠補

臺侍郎知納言事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太后敕付安石及右庶子同鳳閣鸞臺三品唐休璟鞠之未竟而事變八月甲寅太后以安石兼檢校揚州府長史庚申以休璟兼幽營都督安東都護休璟將行密言于上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為亂殿下宜備之 相王府長史兼知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馬臣不敢愛死恐不益于王辛酉太后改元崇泰官尚書餘如故元崇字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 突厥默啜既和親戊寅始遣淮陽王武延秀還 武延秀被拘見上卷聖歷元年 九月壬子太后以姚元之充靈武道行軍大總管辛酉以元之為靈武道安撫大使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 外司謂外朝諸司官 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

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冬十月甲戌太后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時年已八十餘矣 乙亥太后以韋嗣立檢校魏州刺史餘如故 壬午太后以懷州長史河南房融同平章事 太后命宰相各舉堪為員外郎者韋嗣立薦廣武令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長倩為累 長倩死見二百 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員外郎 唐六典曰開官太宰之屬官有上士蓋今員外郎之開皇六年尚書二十四曹各置員外郎一人品從第六謂曹郎本員之外復置郎也楊帝大業三年又廢二十四司員外郎每司減一員置丞務郎一人同開皇員外郎之職曰選部丞務郎 由是諸唐尚書諸曹各置員外郎吏部置二人天官郎吏部也 緣坐者始得進用 百九月至是月京師晝夜陰晦大雨雪人畜凍死令官司開倉振給 十一月丁亥太后以天官侍郎韋承慶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癸卯成均祭酒同鳳閣鸞臺三品李嶠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 唐紀二十三 二十 忠補

罷為地官尚書 十二月甲寅太后敕大足以來新置官竝停丙辰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韋嗣立罷為成均祭酒檢校魏州刺史如故以兄承慶入相故也 太后寢疾居長生院 長生院即長生二張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同此處也蓋唐寢殿皆謂之長生殿此武后寢疾之長生殿也 唐宗大漸越王保俊甲長生殿 長生殿大則官之寢殿也白居易長恨歌所謂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華清宮之長生殿也 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疾少間崔元暉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見太后疾篤恐禍及己引用黨援陰為之備庭有人為飛書及勝其書于通衢云易之兄弟謀反太后皆不問辛未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符術士李宏泰占相宏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勳于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 考異曰實錄云長安四年秋元嗣告之太后令鳳閣侍郎



章承慶推鞠按十一月丁亥承慶太后命章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

御史中丞宋璟鞠之神慶神基之弟也承慶神慶奏言昌宗款稱

宏泰之語尋已奏聞進瀛首原自首者原其罪承慶神慶宏泰

妖言請收行瀛環與大理丞封全頡奏昌宗寵榮如是復召術士

占相志欲何求宏泰稱竊得純乾天子之卦昌宗儻以宏泰為妖

妄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瀛當處斬破家請收

付獄窮理其罪太后久之不應環又曰儻不即收繫恐其搖動眾

心太后曰卿且停推俟更檢詳文狀環退左拾遺江都李邕進曰

向觀宋璟所奏志安社稷非為身謀願陛下可其奏太后不聽詳

救璟揚州推按又救璟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賊汚又救璟副李

嶠安撫隴蜀璟皆不可行奏曰故事州縣官有罪品高則侍御史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 唐紀三十三 二十一

卑則監察御史按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今隴蜀無變不

識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皆不敢奉制考異曰御史臺記云易之

環按易之等若果可以列狀誅環則何必待其出使然後為之此

蓋環方奏請收禁昌宗故太后欲遣環出以散其事耳環必欲收

禁故解不可行太后自宜理屈故不迫環耳不然環若無事

太后豈不能以拒制違命罪之邪又云時環家禮會易之等伺其

夕以利之有密告環者環車于他所而免按若實有其

迹環安得不自陳于太后若無其迹則人妄言耳今不取

卿桓彥範上疏以為昌宗無功荷寵而包藏禍心自招其咎此乃

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誅則違天不祥且昌宗既云奏訖則不當

更與宏泰往還使之求福禳災是則初無悔心所以奏者擬事發

則云先已奏陳不發則俟時為逆此乃奸臣詭計若云可舍誰為

可刑況事已再發陛下皆釋不問使昌宗益自負得計天下亦以

為天命不死此乃陛下養成其亂也苟逆臣不誅社稷亡矣請付

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崔元暉亦屢以為言太后令

法司議其罪元暉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收昌宗下

獄太后曰昌宗已自奏聞對曰昌宗為飛書所逼窮而自陳執非

得已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國法太后溫

言解之璟聲色逾厲曰昌宗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于

心雖死不恨楊再思恐其忤旨遽宣敕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

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環庭立而按之事未

畢太后遣中使召昌宗特赦之環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

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詣環謝環拒不見考異曰御史臺記唐歷書

止鞠昌宗占相事耳無緣及易之今不取皆張易之傳云宋璟請

按易之則天陽計尋殺宋璟使幽州按都督屈突仲翔令司禮卿

崔神慶鞠之神慶希旨雪昌宗兄弟唐歷云桓彥範上疏不報環

登時出使按環傳云特赦原易之仍令詣環謝則是昌宗赦免時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 唐紀三十三 二十一

環在都不出使也實錄云令章承慶崔神慶與環推鞠當是環執

正其罪而神慶寬之耳非環出使後神慶始寬之也舊宋璟易之

傳自相違今或謂李邕曰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

何為造次如是邕曰不願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後代無稱邕

少貧苦于無書謂內史李嶠曰欲隨公入秘閣竊觀書籍嶠曰秘

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邪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驚其速

試問奧篇隱帙了辨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乃與監察御史張延

珪薦邕文高氣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左臺中丞桓彥範

右臺中丞東光袁恕己其薦詹事司直陽嶠為御史楊再思曰嶠

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不欲者

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推為右臺侍御史嶠

休之之元孫也陽休之仕 高齊貴顯先是李嶠崔元暉奏往屬革命之時



人多逆節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等所劾破家者並請  
 雪免司刑少卿桓彥範又奏陳之表疏前後廿上太后乃從之彥  
 範在司刑凡所奏議若逢太后詰責詞色無懈爭之愈厲嘗謂所  
 親曰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以求苟免 時益州有一父老  
 攜一藥壺于城中賣藥得錢即轉濟貧乏百姓賴之時或自游江  
 岸凝眸水日又或登高引領竟日不語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夫  
 人之一身猶如一國人之心即帝王也旁列肺腑即內輔也外張  
 九竅即外臣也故心有病則內外不可救何異君亂于上臣下不  
 可正哉故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亂求不使狂思心  
 先無病則內之臟腑外之九竅無由受病即有病亦不難療也况  
 藥亦有君臣有佐有使苟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  
 實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 唐紀二十三 唐高宗 彥範  
 然合宜如以佐之藥用之以使使之藥用之以佐小不當其用必  
 致亂也此又象國家之用人也老夫用藥常以此為道故病無不  
 愈忽一日自飲藥一丸謂人曰老夫罪已滿矣遂化去

乙嗣聖二十二年 太后神 春正月壬午朔太后赦天下改元神龍  
 考異曰新紀長安五年正月壬午大赦甲辰太子監國改元案則  
 天寶錄神龍元年正月壬午朔大赦改元舊紀唐歷統紀會要皆  
 同紀年通譜亦以神龍為武 自文明以來得罪者非揚豫博三州  
 后年號中宗區之新紀誤也

及諸反逆魁首咸赦除之 太后疾甚麟臺監張易之春官侍郎  
 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元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監桓  
 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己謀誅之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  
 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  
 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

相公處分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謀初柬之  
 與荆府長史閻繼勳元璋相代 荆州都督府長史故曰荆府關  
 在久武元年。閻首 同泛江至中流話及太后革命事元璋  
 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為相引元璋為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願  
 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常侍  
 李湛 彥範暉散騎常侍與侍中黃門共平尚書奏事其後用  
 李湛 人或謂江左不重此官或謂省或謂省侍而置常侍從三  
 品中結從朝直端帝又省之武德初以為加官貞觀初置常侍二  
 人屬門下省為雜事官顯慶二年又置二員屬中書省始有左右  
 之號故金輝瑛都左常侍與侍中左 紹右常侍與中書省右紹謂之入紹 皆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  
 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為左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  
 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  
 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上于北  
 實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 唐紀二十三 唐高宗 彥範  
 門起居 洛陽官北門亦曰元武門不從端門 彥範暉謁見密陳其  
 策上許之癸卯柬之元暉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左羽林將  
 軍檀承恩等帥左右羽林五百餘人至元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  
 郎駙馬都尉安陽王同皎 同皎 東宮內直郎有內直郎二人從六品  
 兼鳳屬魏郡其故城在洛陽曹魏時廢安陽并入魏後周移郡置  
 縣于安陽故城仍為魏郡隋又改為安陽縣為魏州治所後魏郡  
 城在魏西 詣東宮迎上上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  
 遭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二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  
 以誅凶豎復李社稷 南牙謂宰相北門謂羽林諸將 願殿下暫至元武門以副  
 眾望上曰凶豎誠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世諸公更為後圖  
 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  
 殿下自出止之 考異曰舊李湛傳曰湛與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  
 等詣東宮迎皇太子並而不出湛遂取日逆豎



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宗社危殆在須臾等語將與南牙執事  
克期誅討伏願陛下暫至元武門以副眾望太子曰凶豎悖亂誠  
合誅夷然聖躬不履慮有驚動公等且止以俟後國誌曰將奔  
家族共幸相而心至精社稷陛下奈何欲附之邪幾殿下速出自  
止還太子乃上馬就路按劄子元中宗實錄忠歷紀皆以此為王  
同校之言而舊傳以為李湛進說今從實錄唐歷等參取舊傳

王乃出同候扶抱帝上馬從至元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  
東之等斬易之昌宗于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太  
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

之恐有漏泄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霽曰乃汝  
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

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  
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

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謂曰汝亦為誅易之將軍耶我于汝

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元暉曰它人皆因人以  
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于是

收張昌期同休昌儀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是日袁恕  
己從相王官統南牙兵以備非常收韋承慶房融及司禮卿崔神

慶繫獄皆易之之黨也初昌儀新作第甚美逾于王主或夜書其  
門曰一日絲能作幾日絡言其且誅滅能滅去復書之如是六七

昌儀取筆注其下曰一日亦足乃止甲辰太后制太子監國赦天  
下以袁恕己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使齎書宣慰諸州

乙巳太后傳位於蚤丙午蚤即位赦天下惟張易之黨不原其為

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之賜文武官階爵大  
補五日免百姓今歲租賦給復秀州三年相王官加號安國相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 唐紀二十三 五月 恩補錄

拜太尉同鳳閣鸞臺三品太平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皇族先

配沒者子孫皆復屬籍仍假放官爵放宮女三千人 丁未太后

從斥上陽宮李湛詣宿衛戊申帝帥百官詣上陽宮上太后尊號

曰則天大聖皇帝庚戌以張柬之為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

崔元暉為內史袁恕己同鳳閣鸞臺三品敬暉桓彥範皆為納言

並賜爵郡公李多祚賜爵遼陽郡王王同皎為右千牛將軍瓊耶

郡公李湛為右羽林大將軍蒲國公自餘官賞有差考異曰中宗

侍郎朱敬則以張易之等權寵日盛恐有異圖時敬暉為左羽林

將軍敬則謂之日公若假皇太子之命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

騎之力耳敬則俄出為鄆州刺史按敬則長安四年以老罷知政事

累轉冬官侍郎而則天實錄誅易之張柬之等之討張易之也殿中

監田歸道將千騎宿元武門貞觀初太宗選善射者百人為二番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 唐紀二十三 五月 恩補錄

敬暉遣使就索千騎歸道先不預謀拒而不與事甯暉欲誅之歸  
道以理自陳乃免歸私第帝嘉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合胡三省首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二十四

起神龍元年二月盡景龍元年凡二年有奇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神龍元年二月辛亥帝帥百官詣上陽宮問太后起居自是每

十日一往齋奉宸府宣 初張易之等既誅帝往武氏廟告即位

猶仍周號已而天陰數日不霽侍御史崔暉奏曰陛下復國前用

唐家位號稱天下心奈何尚告武氏廟請毀之復唐宗廟帝從之

甲寅復國號曰唐郊廟社稷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 唐紀二十四

中宗神龍元年

以前故事復以神都為東都 光宅元年改 北都為并州 天授元年

初太后革命改稱元元皇帝為老君至是復以老君為元元皇

帝是日詔書甫下霧霧俱消 乙卯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韋承慶

貶高要尉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流高州司禮卿崔神慶

流欽州 丙楊再思為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守太

后之遷上陽宮也太僕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涕

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元之曰

元之事則天皇帝久在此辭違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從公誅姦

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

日出為亳州刺史後東之等被害而元之獨免人皆稱其智 制

貢舉人停習臣執依舊習老子 甲子立妃韋氏為皇后赦天下

追贈后父元貞為上洛王母崔氏為妃左拾遺賈虛己上疏以為

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喁喁以觀陛下之政而先

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

遠須防其漸若以恩制已行宜令皇后固讓則益增謙沖之德矣

不聽初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每聞敕使

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甯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嘗

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制及再為皇

后遂于預朝政如太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上表以為易稱無攸

遂在中饋貞吉 易家人卦六二爻辭王弼注曰六二居內處中履

中饋與順而巳 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書牧誓之辭孔安國曰

是以貞吉也 伏見陛下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

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且

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

稷蒼生為念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先是胡

僧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章后亦重之及易

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

入宮掖上數微行幸其舍彥範復表言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

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亂政危人者也請誅之上皆不聽

初太后誅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吳王恪之子鬱林侯千里

編蹠無才又數獻符瑞故獨得免上即位立為成王拜左金吾大

將軍太后所誅唐諸王妃主駙馬等皆無人葬埋子孫或流竄嶺

表或拘囚歷年或逃匿民間為人傭係至是制州縣求訪其樞以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 唐紀二十四

中宗神龍元年



禮改葬追復官爵召其子孫使之承襲無子孫者為擇後置之既而宗室子孫相繼而至皆召見涕泣舞蹈各以親疏襲爵拜官有差紀王慎女東光縣主楚媛聞制謂其子曰為我謝親戚酷憤已雪下見先王無恨矣感慟而卒 初狄仁傑既薦張柬之又引桓彥範敬暉崔元暉袁恕己皆列於要地嘗於退食之後謂五人曰所恨衰老身先朝露不得見五公盛事冀各保愛願盡本心五人心知目擊懸悟其意及仁傑寢疾五人候問偶對終日竟無一言少頃流涕及枕但相視而已五人退出不測其山恕己曰豈公有家事難言乎柬之曰未聞大賢垂沒廢國謀家者也斯須召柬之恕己彥範入元暉與暉立於門外仁傑謂三人曰向者不言蓋以敬崔二公之故此二公者能斷而不能密若先與之議事必外泄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 唐紀二十四 三 恩編

然事不與其亦或難就須時至乃告之梁王三思掌權可先取而後行事不然必反生大禍仁傑沒後歲餘五人潛會於幽閒之處欲結盟約彥範乃敘仁傑當日之言言甫發端聞戶隔之外聲若雷霆須臾風雨大作咫尺莫辨所坐牀褥悉擲於階下五人戰懼不知所據乃相謂曰此是狄公忠烈之氣假此靈變以驚眾心不欲吾輩先論此事也及易之等誅恕己謂柬之曰昔有遺言使先收三思豈可忘諸柬之不以為意時洛州長史薛季昶亦與誅二張乃謂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曰吾不知死所矣朝臣尉武彊劉幽求武彊漢河間之武邑郡也 劉幽求武彊也 晉史名彊屬冀州亦謂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

圖噬臍無及不從上官儀之誅也有孫女婉兒沒入掖庭薛慧善屬文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歷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好用事於中婉兒素與三思通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章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靈使章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旁為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乃以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公主后女也遷房陵時生於道中帝解衣以祿之因名曰裹兒姝秀辯敏帝與后尤愛之故下嫁之儀光豔動天下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柬之等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柬之等或撫牀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 唐紀二十四 四 恩編

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上數微服幸武三思第監察御史清河崔皎密疏諫曰清河漢郡後漢和帝改曰甘肅晉國初復則天皇帝在西宮上陽宮在洛陽宮復舊名唐帶貝州國命初復則天皇帝在西宮城之西故曰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輕有外遊不察豫且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丙寅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為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 左散騎常侍譙王重福上之庶子也其妃張易之之甥韋后惡之譖於上曰重福之死重福為之也由是貶濮州員外刺史又改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守之 丁卯以右散騎常侍安定王武攸暨為司徒定王 辛未相王巨固讓太尉及知政事許之又立為皇太弟相王固辭而止 甲戌以國子祭酒始



平祝欽明同中書門下三品黃門侍郎知侍中事安石為刑部  
尚書罷知政事 丙子敕諸州各置大唐中興寺觀一匠 丁丑  
武三思武攸暨固辭新官爵及政事許之並加開府儀同三司  
立皇子義興王重俊為衛王北海王重茂為溫王仍以重俊為洛  
州牧 三月甲申制文明以來破家子孫皆復舊資蔭唯徐敬業  
裴炎不在免限 丁亥制酷吏周興來俊臣等已死者追奪官爵  
存者皆流嶺南惡地 己丑以袁恕己為中書令 先是天子之  
子諸姑叔見之必先致拜若致書則稱為啟事上欲敦睦親族下  
詔革其弊曰自今以後安國相王旦及鎮國太平公主更不得輒  
拜衛王重俊兄弟及長甯公主姊姝宜告宗屬知朕意焉 以安  
車徵安平王武攸緒於嵩山 武攸緒隱嵩山見二百卷 既至除太子  
五卷萬歲通天元年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 唐紀二十四 五  
中宗神龍元年

賓客固請還山許之 制梟氏蟒氏皆復舊姓 梟蟒氏見二百卷 高宗永徽六年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為上所信重夏四月  
墨敕以普思為秘書監靜能為國子祭酒 墨敕出於禁中 桓彥範  
不由中書門下 崔元暉固執不可上曰已用之無容遽改彥範曰陛下初即位下  
制云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秘書監  
孔穎達為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庚戌左拾遺李邕上疏  
以為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  
始皇漢武帝又應得之矣若以佛法能為人福利則漢明梁武又  
應得之矣此皆事涉虛妄歷代無效堯舜所以為帝王首者亦修  
人事而已得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 上即位之日驛召魏  
元忠於高要丁卯至都拜衛尉卿同平章事 甲戌以魏元忠為

兵部尚書草安石為吏部尚書李懷遠為右散騎常侍唐休璟為  
輔國大將軍崔元暉檢校益州府長史楊再思檢校揚州府長史  
祝欽明為刑部尚書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元忠等皆以東宮舊僚  
褒之也 乙亥以張柬之為中書令 戊寅追贈故邵王重潤為  
懿德太子父追贈故永泰郡主為永泰公主以禮改葬號其墓為  
陵 是月同官縣大雨雹燕雀多死漂溺居人四百家遣使賑給  
五月壬午遷周廟七主於西京崇尊廟尋改為崇恩制武氏三  
代諱奏事者皆不得犯 乙酉立太廟社稷於東都 以張柬之  
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鄭普思等十六人皆為立功之人賜以鐵券  
自非反逆各恕十死 癸巳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為五運迭興  
事不兩大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封今天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 唐紀二十四 六  
中宗神龍元年

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竝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  
為社稷計順遠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敬暉等畏武三  
思之說以考功員外郎崔暉為耳目伺其動靜暉見上親三思而  
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為三思用三思引為中書舍人  
暉仁師之孫也 崔仁師見一百九十 卷太宗貞觀元年 先是殿中侍御史南皮鄭愔  
諂事二張 南皮鄭愔初屬武德 二張敗貶宣州司士參軍  
初屬景州貞觀初屬滄州 坐賊亡入東都 舊志宣州至東都 二千五百一十里 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  
既而大笑三思素貴重甚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  
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  
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賄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勢位與  
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族不足



以快其志大王不夫此五人危如朝露而晏然尚自以為泰山之安此情所以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為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為畫策不若封暉等為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甲午以侍中齊公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中書令漢陽公張柬之為漢陽王南陽公袁恕己為南陽王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博陵公崔元暉為博陵王

考異曰統紀曰太后善自粉飾雖子孫無形容麻梓上人見大驚太后泣曰我自房陵迎汝來固以天下授汝矣而五賊貪功驚我至此上悲泣不自勝伏地拜謝死罪由是三思等得入其謀按中宗頑鄙不仁太后雖毀容涕泣未必能感動移其意其所以誅三思五王自用韋后三思之言耳今不取五王尊卑先後不定實錄誅張易之時以張柬之為首賜鐵券以崔元暉為首封王及誅為司馬長流皆以敬暉為首舊傳及開元復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 唐紀二十四 中宗神龍元年 思補機

官詔並以桓彥範為首案長安四年六月元暉為鸞臺侍郎平章事十月張柬之自秋官侍郎同平章事十一月守鳳閣侍郎誅誅易之時唯此二人為相神龍元年正月袁恕己自刑少卿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庚戌張柬之為夏官尚書元暉守內史敬暉桓彥範並為納言三月恕己守中書令四月柬之為中書令敬暉為侍中五王逐後先如此疑實錄但以誅易之時柬之為首謀故以柬之為首暉與彥範同為侍中發侍中在中書令上故削諸武表及罷政事皆以暉為首賜鐵券時元暉已加特進暉等罷政方加特進而元暉如舊疑特進雖散階而品秩最高故以元暉為首彥範與暉同為侍中而彥範被禍疑開元詔及史官特以為首未必以當時位次也天后中罷知政事賜金帛鞍馬令朝朔望仍賜彥範姓韋氏與皇后同籍尋又以元暉檢校益州長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益州京師西南二千三百七十九里至東都三千東都二千三百一十六里梁州至京師一千二百二十三里七十八里三思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五王之誦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為表眾莫可為中書舍人岑羲為之語甚激切中書舍人假師畢構

次當讀表辭色明厲三思既得志義改秘書少監出構為潤州刺史易州刺史趙履溫桓彥範之妻兄也彥範之誅二張履溫預其謀召為司農少卿履溫德之以二婢遺彥範及彥範罷政事履溫復奪其婢上嘉宋璟忠直屢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以韋安石兼檢校中書令魏元忠兼檢校侍中又以李湛為右散騎常侍趙承恩為光祿卿楊元琰為衛尉卿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奔官為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髮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元琰漢太尉震十八代孫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 唐紀二十四 中宗神龍元年 思補機

生數歲不能言使相者視之相者云語遲者神定必為重器及長秀眉目美鬚髯崇肩博頤居父喪七日不食及居官咸有風績祿入雖厚而家無蓄積中外食之者日常數十人上官婕妤勸韋后襲則天故事上表請天下士庶為出母服喪三年又請百姓年二十三為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時望制皆許之 癸卯制降諸武梁王三思為德靜王定王攸暨為樂壽王 皆降封王也德靜屬夏州樂壽 河內王懿宗等十二人皆降為公以厭人心 甲辰以唐休璟為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豆盧欽望為右僕射六月壬子以左驍衛大將軍裴思諒充靈武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癸亥命右僕射豆盧欽望有軍國重事 中書門下可其平章先是僕射為二宰相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職午前決朝政午後



決首事省中尚書至是欽望專為僕射不敢預政事故有是命是

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為宰相矣又以韋安石為中書令魏元忠為

侍中楊再思為檢校中書令 丁卯耐孝敬皇帝於太廟號義宗

始為七室 戊辰洛水溢流二千餘家 秋七月辛巳以太子實

客章巨源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守如故 特進漢陽王張東

之表請歸襄州養疾乙未以東之為襄州刺史不知州事給全俸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八月戊申以水災求直言右衛騎曹參軍

西河宋務光上疏唐諸府有倉兵騎曹參軍騎曹參軍掌

垂月一易之以數出官城以為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近習或

有離中饋之虞于外朝之政者宜息天變杜絕其萌且察變應天

繫乎人事今霖雨不止乃閉坊門以禳之至使里巷謂坊門為幸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唐紀二十四 九 思補

相言朝廷使之變理陰陽也宋白曰唐制久雨則如是則赫赫師

尹便為虛設悠悠蒼生復何所望又數年以來公私乏竭戶口減

耗家無接新之儲國少備荒之蓄陛下近觀朝市則以為既庶且

富試踐閭閻則百姓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丁壯盡於邊塞孀

孤轉於溝壑猛吏奮毒急政破資馬困斯佚人窮斯詐起為奸盜

從而刑之良可歎也又太子國本宜早擇賢者而立之安社稷慰

黎元事莫有急於此者至于媿戚之閒謗議所集積疑成患憑寵

生災愛之適所以害之也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機要厚以祿賜國

家利器庸可久假於人乎又秘書監鄭普思國子祭酒葉靜能以

小技竊大位屬國經悖天道亦朝政之蠹也願陛下遠佞人親有

德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蝶翅疏奏不省 王戎追

立妃趙氏為恭皇后趙氏死見二百二孝敬皇帝妃裴氏為哀皇

后 九月壬午上祀昊天上帝皇地祇於明堂以高宗配 初上

在房陵州司制約甚急刺史河東張知審靈昌崔敬嗣河東舊蒲

東郡博陵郡改蒲坂為河東縣唐因之帶蒲州隋獨待遇以禮供

給豐贍上德之擢知審自貝州刺史為左衛將軍賜爵范陽公敬

嗣已卒求得其子汪嗜酒不堪釐職除五品散官 改葬上洛王

章元貞其儀皆如太原王故事 癸巳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

品章巨源罷為禮部尚書以其從父安石為中書令故也 以左

衛將軍上邽紀處訥兼檢校太府卿處訥娶武三思之妻姊又縱

其妻使通於三思由是與三思款昵 冬十月命唐休璟留守京

師癸亥上幸龍門乙丑獵於新安而還 辛未以魏元忠為中書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唐紀二十四 十 思補

令楊再思為侍中 十一月戊寅羣臣上皇帝尊號曰應天皇帝

皇后曰順天皇后壬午上與后謁太廟赦天下相王太平公主

加寶封皆滿萬戶賜酺三日 己丑上御洛城南樓洛陽皇城之

門內即觀發寒胡戲漢末胡戲即乞寒胡戲本出於胡中西城

洛城殿 觀發寒胡戲漢末胡戲即乞寒胡戲本出於胡中西城

後末年始以清源尉呂元泰上疏以為謀時寒若清源縣屬并州

置以水為名書洪範曰謀時寒若何必裸身揮水鼓舞衢路以索

之且國家者至神之器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今中興政化之

始幾微之際可不慎哉自頃營寺塔度僧尼施與不絕非所謂急

務也胡虜數叛不可謂太平邊兵未解不可謂無事水旱為災不

可謂年登倉廩未實不可謂國富而乃驅役飢寒雕鐫木石營構

不急勞費日深恐非陛下中興之要也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



駿馬胡服名曰蘇其遮旗鼓相當軍陳勢也騰逐喧噪戰爭象也  
錦繡夸競善女工也督效貧弱傷政體也胡服相款非雅樂也渾  
脫為號非美名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詩云京邑翼翼  
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臣所未喻也疏奏不納  
正又好擊毬由是風俗相尚駙馬武崇訓及楊慎交灑油以築毬  
場慎交恭仁曾孫也 壬寅則天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  
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王肅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皆赦  
之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  
之武三思懼之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寶封百戶元忠捧制感  
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十二月丁卯上始御同明殿見羣臣大典  
皇宮南面三門中日應天左日興教右日光政光政之北日明福  
明福之西日崇賢門其內日集賢殿集賢之東日億歲殿又東日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 唐紀二十四 十一 恩補樓

太后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曰謹按葬法云尊  
者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開入則天卑於天皇帝今欲開陵合葬  
卽是以卑動尊於法非宜且置乾陵元宮以石爲門鐵錮其縫今  
啟其門必須鑄鑿神明之道體尙幽元動眾加功恐多驚躓況合  
葬非古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以降始有合者望於乾陵  
之傍更擇吉地爲陵若神道有知幽塗自當通會若其無知合之  
何益不從 是歲戶部奏天下戶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  
十四萬有畸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彈事有不吞大  
夫可乎眾不敢對監察御史蕭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  
子耳目也其所請奏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卽劾大夫者又誰  
白哉承嘉慙至忠尋遷御史中丞 詔廢崇恩廟及具陵順陵

神龍二年春正月戊戌以吏部尚書李嶠同中書門下三品中  
書侍郎于惟謙同平章事 閏月丙午制太平長甯安樂宜城新  
都定安金城公主並開府置官屬自長甯以下  
皆皇女也 武三思以敬暉  
桓彥範袁恕己尙在京師忌之丁卯出爲滑洛豫三州刺史舊志  
滑州  
去京師一千四百四十里東都五百三十里洛州京師東北一千  
五百八十五里至東都八百五十七里豫州去京師一千五百四  
十里至東都六百七十里考異曰實錄新紀新舊列傳皆不見崔  
元暉及暉等出爲刺史年月惟舊紀及統紀唐歷有此三人蓋元  
暉先已出矣但不知何時然暉等既爲司馬時乃制明臺鄴均四  
州蓋於後又經遷徙矣唐歷統紀以爲在王同皎誅後今從之  
賜闕鄉僧萬回法號雲公萬回俗姓張弱齡時白癡不語或爲  
鄰里兒童所侮終無相競之意不言寒暑不知饑飽東西狂走終  
日不息或笑或哭略無定容口角恒滴涎沫不好華侈尤少言語  
言似識記事過乃知兄成遼陽久無消息母甚憂之乃爲設齋祈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 唐紀二十四 十一 恩補樓

福萬回白母曰兄極康甯何用憂疑因出門徑去際晚而歸持其  
兄書示母問其所由默而不對後兄歸言弟從家來因投餅餌其  
啖而反正此日也舉家驚怪人始改觀以其往反萬里一日而回  
遂號曰萬回天后朝酷吏橫行崔元暉憂之乃迎萬回問禍福以  
金七簪施之萬回下階擲其七簪於屋上而去舉家以爲不祥數  
日升屋取七簪見七簪下有書一卷乃家所藏識緯書也遂令焚  
之數日後有司忽來其家大索圖讖不獲而免爾雅貞觀中三藏  
元奘自西域歸云  
天竺有石藏寺元奘入時見一空房有胡牀錫杖而已因問此房  
大德咸曰此曾緣佛法事謂往震旦地生子闍黎名萬回元奘歸  
求見萬回問西 甲戌以突騎施酋長烏質勒爲懷德郡王 二  
月乙未以刑部尚書韋巨源同中書門下三品仍與皇后敘宗族  
丙申僧慧範等九人並加五品階賜爵郡縣公道士史崇恩等



加五品階除國子祭酒同正補註同正者謂員外官得同正員也葉靜能加金紫光祿大夫

選左右臺及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

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進退之易州刺史魏人姜師度禮部員外郎馬懷素殿中侍御史臨漳源乾曜監

察御史張昌靈懷慎衛尉少卿澄陽李傑皆預焉魏縣漢屬魏郡時屬魏州晉唐帝諱鄴改鄴為臨漳時鄴城已淪覆矣後趙復為鄴縣東魏分鄴內黃斥鄴縣臨漳縣屬魏郡周隋唐屬相州後漢武安縣地後周置

陽縣屬相州宋幾懷慎遷御史中丞上疏陳時政曰孔子聖人也苟有用之尙三年有成況常材乎臣竊見比來州牧上佐及兩畿

縣令罕終四考多則一二年少則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最或有歷時未改便傾耳企踵爭求冒進亦何暇為陛下宣風布化哉

禮義不興風俗不善戶口流散倉庫空虛職此之故何則人知吏

賈治通鑑補卷二百八 唐紀二十四 十三 恩補

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遙又不盡其力偷安爵祿但養

奢第上下相蒙其為苟且臣請未經四考不許遷除積其優劣以

為陟黜則人勉於職事矣臣聞官不必備惟其才今京諸司員外

官所在委積多者數踰十倍古不必備今則有餘不司案牘空戶

祿俸滯其才而不伸其用尊其位而不盡其力周稱多士漢曰得

人豈其然與臣請諸司員外官其材能器識眾其聞知者竝令宣

力四方其老病不堪者咸從廢省此救時之切務也臣聞天吏逸

德烈於猛火貪人敗類取興大風竊見內外官人有公犯憲章職

汚狼籍者此皆民之賊也乃身負殘剝之名還膺牧宰之任或江

淮嶺積微示貶懲而贖貨徇財罕能峻革小州遠郡蠻陬夷落何

負於聖化獨受其鐫削乎况邊徼之地夷夏雜處負險恃遠易擾

難安小則坐致流亡大則起為盜賊由此言之凡材猶不可用况

猶更乎請犯法撈實者竟削籍不許齒錄疏奏不直 三月甲

辰中書令韋安石罷為戶部尚書戶部尚書蘇瓌為侍中西京留

守瓌類之父也 戊申唐休璟致仕 初少府監丞宏農宋之問

及弟克州司倉之遜宏農縣屬魏州治宏農川唐制倉曹司倉參軍事宰相調公府廩府倉庫市肆皆坐

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於友人光祿卿駙馬都尉王同

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為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於

簾下聞之密遣其子曇及甥校書郎李俊告三思欲以自贖三思

使俊及撫州司倉并祖雍撫州漢南昌南城縣地吳孫亮分置臨川郡隋平陳置撫州上書

告同皎與洛陽人張仲之祖延慶武當丞壽春周憬等壽春縣漢隋復曰壽春縣壽春郡潛結壯士謀殺三思因勒兵詣闕廢皇

后上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監察御史姚紹之按其事又命楊再思

李嶠韋巨源參驗仲之言三思罪狀事連宮壺再思巨源陽謀不

聽嶠與紹之命反接送獄仲之還願言不已紹之命過之折其臂

仲之大呼曰吾已負汝死當訟汝於天庚戌同皎等皆坐斬考異

史記曰同皎與張仲之等謀誅三思為宋諫所發御史大夫李

承嘉御史姚紹之按問事連椒宮內收宰相問對諸宰作假寐無

所聞李嶠與承嘉議同皎仲之等選族又曰張仲之等謀誅武

三思宋之遜子曇知其謀將發之未果會再圖雍李俊於路白之

雍俊以聞又曰張仲之宋之遜祖延慶謀于衣中發銅弩射三

思伺其便未果之遜子曇密發之教李承嘉與紹之按於新開門

內初紹之將直其事未定赦宰相對問諸相畏三思但罷說伴不

聞仲之延慶言諸相中有附會三思者屢與承嘉耳言復說誘紹

之事乃變遂密召人力十餘命引仲之對問至則舉口反接並擊

所紹之還謂仲之曰張三事不諧交仲之困言三思反狀紹之命

隨之而折仲之大呼天者六七謂紹之反賊我特且折矣命已

輪爾當訴爾於天曹乃自反而遇族朝野食駭曰初之遜謂州

張易之兄弟出為克州司倉遂亡歸王同皎隨之千小房皎懷

之士也悉逆韋與武三思亂國與一二所親論之每至切齒之遜

賈治通鑑補卷二百八 唐紀二十四 十四 恩補



於簾下竊聽之遺姓與上書告之以希逆幸之旨武三思等果大怒奏誅同皎之黨實錄同皎與周等密謀誅三思乃招集將士期以則天靈符發引因劫殺三思李隆基等知而告三思三思匿言同皎等謀反竟坐新唐歷統紀亦與實錄略同而云仲之誤泄於友人宋之問之問為應之祖雍之遜亦預其謀而奔之李淡之問甥也命以告三思因言同皎謀反實傳云之問左遷龍州參軍未幾逃還匿于張仲之家仲之與同皎等謀殺武三思之問令兄子發其事以自贖及同皎等獲罪起之問為鴻臚主簿案三思得幸於中宗幸后權傾天下同皎等若擅殺之豈得免然無事苟無會君之志豈得輕為此謀又曰油中發銅幣此則殆同兒戲蓋忿疾三思或與仲之儻等有欲殺之言而之遜等以告三思三思因敬等誣告同皎云謀于靈駕發引日劫殺三思因廢皇后謀反耳今從籍沒其家周憬亡入比干廟中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

遂自剄之問之遜曇俊祖雍並除京官加朝散大夫附錄宋之問字延清父令

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屬人莫之敢近令文故其角折其頰又以五指撮石確嘴壁上書四十字詩初為太學生以一手談講堂柱離地尺許墜同房生衣於下許為設酒乃出之令文有三子長之問長於五言詩當時無能出其右者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 唐紀二十四 十五 思補機

嘗從則天遊龍門詔令羣臣賦詩東方朔詩先成則天賜以錦袍及之問詩成則天歎賞有劍錦袍以賜之次之拂身長八尺以賜勇聞官坐事流朱葛會館陷離州之梯被重甲大呼薄賊日豫動即死賊七百入皆伏不能與遂平之次之遜精草隸世謂各得其父一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不已復左遷暉為朗州刺史崔元暉為均州刺史桓彥範為亳州刺史袁恕己為郢州刺史

鄂州漢竟陵縣地江左置竟陵縣與暉等同立功者薛思行等皆以為暉與坐貶左拾遺李邕亦坐與張柬之善貶富州司戶大置

員外官自京司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自端州還為相魏元忠先貶高要尉高要縣帶端州不復強諫

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酸棗縣漢晉屬陳留郡後齊廢隋開皇六年復置屬鄭州唐屬滑州致書元忠以為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與大化豈可安其榮寵爾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

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一失也崇長縑衣使遊走權門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進賢才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為長亂之階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得自便居外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九失指言上官婕妤好贊婁

左道之人焚惑主聽盜竊祿位十失也十失指言葉靜凡此能鑄普恩之類十失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至子洛陽城東七里許地色如水側近樹木往來車馬歷歷影見於水中月餘乃滅夏四月改贈后父韋元貞為酈王后四弟皆贈郡王己丑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懷遠致仕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 唐紀二十四 十六 思補機

奏請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側門側門非正出之門程大昌曰唐大明宮朝堂外左右金吾仗之側有日側門者以其在端門側傍也以長安大明宮之側門能之則洛陽宮之側門從可知也屣履不躡跟也謂

景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命趨斬之景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景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左遷御史大夫蘇珣給事中徐堅大理卿長安尹思貞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

令上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考與曰朝野僉載曰周仁軌過秋分一日平曉斬之有赦捨之而不及發紀月將死附此年未周紀在二月舊傳唐歷皆在五王死後案此年七月殺敬暉等若在後徐堅表不謂云宋夏御史大夫在長思貞不得云生之日也今約其書附於此月 御史大夫

李承嘉附武三思誅尹思貞於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為青州刺史舊志青州京師東北二千五百二十

北二千五百二十

北二千五百二十







云何續表錄異曰野葛草也俗呼為胡蔓草誤食之則用羊血  
解之陳微器曰人食其葉飲冷水即死冷水發其毒也彼人以野  
葛何人勿與冷水至肥大以冷水飲之至死懸盡數升不死不勝  
尸於樹汁滴地生苗子收之名菌藥烈於野葛  
毒情培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真還推拜御史中丞薛季昶累  
貶儋州司馬飲藥死 武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吾不知  
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  
惡者則為惡人耳時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太府卿  
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東皆為三思羽翼御史中丞周利貞侍御史  
冉祖雍太僕丞李俊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皆為三思  
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八月丙子貶同中書門下三品祝欽明為  
申州刺史 九月戊午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懷遠薨  
懷遠少孤貧有宗人欲以高蔭相假者懷遠拒之退而歎曰因人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 唐紀二十四 十九 忠補機  
之勢高士不為假蔭求官豈我本志未幾應四科舉擢第歷同冀  
二州刺史所在以清簡稱及為相雖居顯榮而彌尚簡率園林宅  
室無所改作常乘款段馬左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貴顯如此何  
不買駿馬乘之荅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莫不歎美  
初李嶠為吏部侍郎欲樹私恩再求入相奏大置員外官廣引貴  
勢親識既而為相銓衡失序府庫減耗乃更表言濫官之弊以嫁  
前非且請遜位上慰諭不許 冬十月己卯車駕發東都以前檢  
校并州長史張仁愿檢校左屯衛大將軍兼洛州長史戊戌車駕  
至西京十一月乙巳赦天下 丙辰以蒲州刺史竇從一為雍州  
刺史從一德元之子也 竇德元見二百一 初名懷貞避皇后父諱  
更名從一少能折節自修所至以清幹著稱既通顯遂附權貴

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磴 碾磴水為之不 雍州司戶李元紘判  
歸僧寺從一大懼亟命元紘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  
判無動從一不能奪元紘道廣之子也 李道廣見二百五卷 初  
秘書監鄭普思納其女於後官監察御史靈昌祚日用劾奏之上  
不聽普思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雷守蘇瓌收繫窮  
治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得幸於皇后上敕瓌勿治及車駕還  
西京瓌廷爭之上抑瓌而佑普思侍御史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瓌  
上曰何故對曰瓌為雷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焚  
或聖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為申理臣聞王者  
不死殆謂是乎臣願先賜死不能北面事普思魏元忠曰蘇瓌長  
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上不得已戊午流普思於儋州餘黨皆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 唐紀二十四 二十 忠補機  
伏誅 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寇鳴沙 靈州有鳴沙府武德二年  
年州廢更置靈州以大河發曲為名九年州廢以縣還屬靈州是  
年為默啜所寇移治故豐安城宋白曰鳴沙本漢富平縣地後周  
於此置會州尋立鳴沙鎮隋立靈州以大河發曲 靈武軍大總管  
為名此地人馬行沙有聲異於餘沙故曰鳴沙 靈武軍大總管  
沙吒忠義與戰軍敗死者六千餘人至已突厥進寇原會等州 武  
二年以平涼都督會南嶺置西 掠隴右牧馬萬餘匹而去免忠義官  
會州貞觀八年更名會州 丙戌以河北大饑命侍中蘇瓌存撫賑給 安西大都護郭元  
振詣突騎施烏質勒牙帳議軍事天大風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  
質勒語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烏質勒老不勝寒會罷而卒其子  
娑葛勒兵將攻元振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逃去元  
振曰吾以誠心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逃將安適安臥不動  
明日入哭甚哀為爾數日助喪事娑葛感其義復與元振通好遣



使獻馬五千匹駝二百頭牛羊十餘萬戊戌以安樂公主持節諭吐蕃

不視也又請廢太子立己為皇太女上以問魏元忠元忠對曰皇

太子聞之儲君生人之本既無非過豈得輒有動搖若以公主為

皇太女駙馬將若為名號天下必甚怪愕恐非公主自安之道公

主知之又奏曰元忠山東木強田舍漢惡足與論國事阿武子尚

為天子子女有何不可時宮中謂武后為阿武子故公主云然

上雖不從亦不譴責也

行神龍三年春正月庚戌制以突厥默啜寇邊絕其請婚命內外

官各進平突厥之策右補闕盧備上疏以為臣聞方叔帥師功歌

實治通鑑補卷二百八 唐紀二十四 十一 思慮

周野去病耀武勳烈燕山則萬里折衝在於擇將御毅說禮樂敦

詩書為晉元帥左傳晉文公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道表曰御

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 杜預射不穿札建平吳之勳是

也君其試之乃使御毅將中軍 知中樞制謀不取一夫之勇

注曰中軍制謀 如沙吒忠義身雖

驍悍志無遠圖此乃驍將之才本不足以當大任宜棄軍有刑古

之常典近者鳴沙之役主將先逃輕挫國威互正邦憲賞罰既明

敵無不服臣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算故陳湯統西域而郅

支滅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購辯勇之士班傅之儔勞結緒蕃

與同進取此犄角之勢也臣聞昔置新秦以實塞下互因古法募

人徙邊選其勝兵免其行役次虛伍明教令則狃習戎事究識夷

險其所虜獲因而賞之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趨赴鋒鏑不勞

訓誓朝賦楊柳夕歌杜三年之後可以久安臣聞漢拜都都

奴遊境趙命李牧林胡遠竄則朔方之安危邊域之勝負地方千

里制在一賢其邊州刺史宜精擇其人使之鬼卒乘積資糧謹設

烽燧精飾戈矛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去歲元陽四方不給利在保

境不可窮兵使內郡黔黎各安其業擇其宰牧輕其賦徭事無過

舉爵不以私愛人之財惜人之財察地利天時以趨耕獲命秋獮

冬狩以教戰陳則數年之後有勇知方帑藏山積金革犀利然後

整六軍絕大漠雷擊萬里風掃二庭使百蠻震怖五兵載戢則上

合天時下順人事所謂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也上善之 丙

辰以旱慮囚 二月丙戌上遣武攸暨武三思詣乾陵祈雨既而

雨降上喜制復武氏崇恩廟及吳陵順陵 考異曰舊本紀正月己

實治通鑑補卷二百八 唐紀二十四 十一 思慮

乾陵祈雨於則天皇后新本紀甲午後德業先陵置命本案

長歷正月庚子朔無己巳二月庚午朔無甲午今從實錄 因名

鄧王廟曰褒德陵曰榮先 去年追封后父 又詔崇恩廟齋郎取五

品子充太常博士楊子曰太廟皆取七品以下子為齋郎今崇恩

廟取五品子未知太廟當何如上命太廟亦準崇恩廟乎曰以臣

進君猶為僭逆況以君準臣乎上乃止庚寅敕改諸州中興寺觀

為龍興自今奏事不得言中興 示曩武后後 右補闕權若訥上疏

以為天地日月等字 改制字見二百四 卷武后天授元年皆則天能事賊臣微暉等

輕素前軌今削之無益於消化存之有光於孝理又神龍元年制

書一事以上竝依貞觀故事豈可近舍母儀遠尊祖德疏奏手制

褒美 三月庚子吐蕃遣其大臣悉蒸然入貢 夏四月辛巳以

上所養雍王守禮女金城公主妻吐蕃贊普 五月戊戌以左屯



衛大將軍張仁愿為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上以歲旱穀貴

召兼太府卿紀處訥謀之明日武三思使知太史事迦葉志忠奏

晝夜攝提入太微宮迦葉天竺姓晉天文志攝提六星直斗杓之

耳至帝座太微宮中有大帝之座主大臣宴見納忠於天子上以為然救

稱處訥忠誠徹於元象賜衣一襲帛六十段 六月丁卯朔日有

食之庚午陝州雨土 姚崇遣討擊使監察御史晉昌唐九徵擊

姚州叛蠻破之晉昌縣改屬其安縣地河昌張氏置晉昌郡隋

縣 斬獲三千餘人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特進德

帝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

安樂公主與駙馬左衛將軍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呼為奴公主

乞請廢太子立己為皇太女崇訓教之也太子積不能平秋七月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 唐紀二十四 中宗神龍三年

辛丑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將軍李思冲李承況獨孤禱

乞沙吒忠義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於其

第并親黨十餘人又使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

禧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與多祚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叩關

索上官婕妤考異曰舊紀作庚子今從實錄實錄云斬關而入索

在今從德 婕妤大言曰觀其意欲先索婉兒婉兒婕妤次索皇后次

及大家上乃與章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元武門樓以避兵鋒

使右羽林大將軍劉景仁帥飛騎百餘人屯於樓下以自衛楊再

思蘇瓌李嶠與兵部尚書宗楚客左衛將軍紀處訥擁兵二千餘

人屯太極殿前閉門自守多祚先至元武樓下欲升樓宿衛拒之

多祚與太子狐疑按兵不戰莫上問之宮闈令石城楊思勳在上

側唐制宮闈局令從七品下屬內侍省掌侍奉宮闈出入管籥石

石城後因置羅州唐置石城 請擊之多祚皆羽林中郎將野呼利

為前鋒總管思勳挺刃斬之多祚軍奪氣上據檻俯謂多祚所將

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思不

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承況禕之忠義餘眾皆潰成王千里天水

王禧攻右延明門關本太極宮圓太極殿之左將殺宗楚客紀處

訥不克而死太子以百騎走終南山至鄂西能屬者纔數人甜於

林下為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櫬然後泉

之朝堂更成王千里姓曰媿氏同黨皆伏誅東宮僚屬無敢近太

子尸者唯永和縣丞甯嘉勛解衣裹太子首號哭貶平與丞永和

平與漢高要縣地未置平與縣帶未照部隋廢郡以平與縣屬端

州太子兵所經諸門守者皆坐流韋氏之黨奏請悉誅之上更命

法司推斷大理卿宋城鄭惟忠曰大獄始決人心未安若復有改

推則反仄者眾矣上乃止以楊思勳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

癸卯赦天下贈武三思太尉梁宜王武崇訓開府儀同三司魯忠

王安樂公主請用永泰公主故事以崇訓墓為陵給事中盧綽駁

之曰唐興以來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惟永泰事出特恩不合

引以為例且魯王王婚又非公主之比上手敕曰安樂與永泰無

異同穴之義今古不殊崇訓與公主同穴為陵不疑綽又奏曰臣

聞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且魯王若欲論親不親於雍王

雍王尚不稱陵魯王何以得被斯稱陛下以邪下之愛施及其夫

贈之物不妨隆備至於瑩兆之稱當作則將來豈可使上下無



辨君臣一貫哉上乃從之公主怒出祭為陳州刺史曹志陳州去百二十里東郡襄邑尉襄陽席豫襄邑縣漢晉屬陳郡後魏屬襄邑縣後齊屬襄邑郡後周屬襄邑郡開皇十六年復置屬宋州襄陽郡聞安樂公主求為太女歎曰梅福譏切王氏梅福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三年獨何人哉乃上書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為諫官豫恥之逃去豫為人清直無欲當官不為權勢所撼而性謹畏與子弟及屬吏書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何足留意答曰細事且不謹況大事耶 八月戊寅皇后及王公以下表上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帝改元武門為神武門樓為制勝樓宗楚客又帥百官表請加皇后尊號曰順天翊聖皇后上竝許之 初右臺大夫蘇珣治太子重俊之黨囚有引相王者珣密為之申理上乃不問自是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日夜謀譖相王使侍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 唐紀二十四 五 恩補

御史再祖雍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請收付制獄上召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鞠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保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為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事見二百六卷累日不食此海內所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上素友愛遂寢其事右補闕浚儀吳兢聞祖雍之謀浚儀古大梁也自漢以來屬陳郡竹書紀年梁惠王七年魏大朝以行圃田之水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浚儀上疏以為自文明以來國之祚允不絕如綫陛下龍興恩及九族求之瘴海升之闕庭况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貳而賊臣日夜進謀乃欲陷之極法禍亂之根將由此始夫任以權則雖疏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自古委信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况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

子以愆違遠竄受誅者重俊遠竄者重福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議不可不慎尺布斗粟見十四卷青蠅之詩良可畏也青蠅之詩用人刺幽王信也考異曰實錄載此事於今年八月而疏云陛下登極於今四月我則是明年所上也蓋至忠所對在今年實錄因載疏耳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免於難 初右僕射中書令魏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唐大興本極宮城南面三門中脅以自隨太子死升為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忠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上以其有功且為高宗武后所重故釋不問兵部尚書宗楚客兼太府卿紀處訥等其證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其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解官爵以散秩還第丙戌上手救聽解僕射以特進齊公致仕仍朝朔望 九月丁卯以吏部侍郎蕭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 唐紀二十四 五 恩補

至忠為黃門侍郎兵部尚書宗楚客為左衛將軍兼太府卿紀處訥為太府卿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于惟謙罷為國子祭酒 庚子赦天下改元景龍 宗楚客等引右衛郎將姚廷筠為御史中丞使劾奏魏元忠以為侯君集社稷元勳及其謀反太宗就羣臣乞其命而不得竟流涕斬之見一百九十七卷其後房遺愛薛萬徹齊王祐等為逆雖復親皆從國法齊王祐見一百九十六卷貞觀十七年房餘見一百九十九卷高宗永徽四年元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國戚與李多祚等謀反男入逆徒是宜赤族汚官但有朋黨師辭營救以戒聖聽陛下仁恩欲掩其過臣所以犯龍鱗忤聖慮者正以事關社稷耳上頗然之元忠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渠州漢宕州舊志渠州京師西南二千二百七十里至東郡三千一百九十九



里宗堯客令給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應出佐渠州  
傷再思李燾亦贊之上謂再思等曰元忠驅使日久朕持矜容制  
命已行豈容數改輕重之權應自朕出卿等頻奏殊非朕意再思  
等惶懼拜謝監察御史袁守一復表彈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子  
猶加昭憲元忠非勳非戚焉得獨滿嚴刑甲辰又貶元忠務川尉  
務川漢西陽縣地附開皇末置頃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則天  
昔在三陽宮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為不可此  
則元忠懷逆日久請加嚴誅上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  
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  
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元忠  
行至涪陵而卒元忠前後坐流竄者四人多稱其冤元忠初為太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 唐紀二十四

元忠

元忠

學生志氣倜儻不以舉薦為意故累年不調時蓋屋人江融換九  
州設險圖備載古今用兵成敗之事元忠從之遊盡得其學故能  
一出而定徐徽業之亂已而西備吐蕃北禦突厥屢為行軍大總  
管馭軍持重雖無赫然之功而亦未嘗敗衄始元忠名真宰以諸  
生見高宗高宗慰諭而遣之元忠不知謝而出儀舉安問高宗目  
送之謂薛元超曰是子未習朝廷儀然觀其風度名不虛謂真宰  
相也爾蘇唐異記云魏元忠素實正有餘識其未達時家貧獨有  
一婢廚中力弊出汲水還乃見老猿為其看火燭燭白之元  
忠徐曰猿獨吾無人力故為吾看火燭燭其善也又嘗有猿未見  
代呼之家人益用驚怪元忠曰此孝猿何也能代吾勞嘗獨生有  
象鼠拱手立於其前元忠謂鼠曰汝鼠就吾求食乎即令人食  
之夜中鳴鶴鳴其屋角家人將解之元忠止之曰鶴鳴豈不見物  
故夜鳴至此亦天地所生之何為怪遂從此而解其時嘗  
就張悅談實通聖錄載不答元忠大怒曰漢千世襄程而來非徒  
然也必謂明公有以見教而乃金口不舌以相遇殊失僕求教之  
意夫實由若何與公事遂拂衣而去懷歲過幸止之曰君

相正在然中決 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聖善中天西明三寺主  
當位極人戶也 慧範於東都作聖善寺 聖善寺蓋為武后資福取母氏聖善之義  
二年中宗為武后追福西明寺在長安城中聖善坊神龍  
國公楊素宅貞觀初賜漢王秦泰死乃立為寺 長樂坡作大像  
東亦謂之淫坡 府庫為之虛耗上及韋后皆重之勢傾內外無  
敢指目者戊申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姦賊四十餘萬請真極法上  
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上  
乃削黜慧範放於家宦官左監門大將軍薛簡等有寵於安樂公  
主縱暴不法傳弓奏請誅之御史大夫竇從一懼固止之時宦官  
用事從一為雍州刺史及御史大夫誤見訟者無須必曲加承接  
以楊再思為中書令韋巨源紀處訥並為侍中 考異曰新表九  
為行吏部尚書案二年與請察正員官殿負者擇員外官代之三  
年面折祝欽明請皇太后亞獻於時尚為侍中表云今年罷職也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 唐紀二十四

元忠

元忠

壬戌改左右羽林千騎為萬騎 冬十月丁丑命左屯衛大將  
軍張仁愿充朔方道大總管以擊突厥比至虜已退追擊大破之  
習藝館內教蘇安恆 習藝館本名內文學館選官人有文學者  
又改為翰林內教坊以地在禁中故 於高好奇太子重俊之誅武  
也新書曰掌教習宮人書筆學藝 三思也安恆自言此我之謀太子敗或告之戊寅下獄死 十二  
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丁丑京師雨土 是歲上遣使者分道詣江  
淮贖生口所在官物充直中書舍人房子李義 房子縣漢陽當山  
嶺唐屬 上疏諫曰江南水鄉采捕為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土地  
使然有由來矣陛下布天地之大德及鱗介之微品雖雲雨之私  
有滂於末類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  
府庫之用支供易殫費之若少則所濟何成用之儻多則常或有



闕運其拯物豈若愛人且養生之徒惟利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  
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週救贖之錢物減食無之德賦活國  
愛人其福勝彼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 唐紀二十四 上 中宗景龍元年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二十五 起景龍二年盡四年六月凡二年有奇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景龍二年春正月丙申涇州雨雹大如雞卵 二月庚辰 改正

作庚寅然下文自癸未丁亥則此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

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韋巨源請布告天下從之仍赦天下迦葉

志忠奏昔神堯皇帝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武皇帝未受命天

下歌秦王破陣樂天皇大帝未受命天下歌堂堂 調諸初京城民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 唐紀二十五

堂堂之言太常丞李嗣真曰制者不正德者不安自隋以來樂府

有堂堂曲再言堂者唐再受命之象鄭樵曰堂堂陳後主所作唐

高宗常 則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城媚娘 永徽後民歌城媚娘曲

歌之 應天皇帝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石州 其歌不見於史志忠以上初

符 順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 永徽末聖德有桑條韋也安

后妃之傳專錄桑供宗 蓋天意以為順天皇后宜為國母主蠶桑

之事謹上桑章歌十二篇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

卿鄭愔又引而申之上悅皆受厚賞右補闕趙延禧上言周唐一

統符命同歸故高宗封陛下為周王 顯慶二年帝封周王

唐同泰獻洛水圖 見二百四卷武 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

知也陛下繼則天子孫當百代王天下上悅擢延禧為諫議大夫

癸未夜天保星墜西南有聲如雷野雉皆雊 丁亥蕭至忠上



疏以為官僭者公器也恩倖者私惠也恩倖之人止可富之金帛食以梁肉不可以公器為私用今列位已廣允員倍之千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不贊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己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詩云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珎珎音遂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才者莫用而用者不才也是以忽事則不存職務恃勢則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政上雖嘉其意竟不能用 三月丙辰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河

中受降城在黃河北岸南去朔方千三百餘里安北郡護府治焉東受降城在朔州東北二百里西南去朔方千六百餘里西受降城在豐州北黃河外八十里東南去朔方千餘里宋祁曰中城南也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關宋白曰東受降城東北至單于郡護府百二十里東南至朔州四百里西南度河至勝州入里西至中受降城三百里本漢雲中郡地中受降城西北至天德軍二百里南至麟州四百里北至磧口五百里本秦九原郡地在榆林漢更名五原開元十年于此置安北大都護府西受降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 唐紀二十五

中宗景龍二年

城東南渡河至豐州八十里西南至定遠城七百里東北至磧口三百里 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河北有拂雲祠祠在拂雲堆因以為名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祈禱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默啜悉眾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阻大河今築城寇境恐勞人費功終為虜有仁愿固請不已上竟從之仁愿表留歲滿鎮兵以助其功成邊當備者以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助城築之功股懷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為中城距東西兩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宋白曰東受降城本漢雲中郡地中受降城本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朝那山註曰二百三置烽候千八百所以左玉鈐衛將軍論弓仁為朔方軍前鋒遊奕使成諾真水為邏衛

使每遊兵以巡奔者也中受降城西二百里至大同川北行二百四十餘里至步遠多山又東北三百餘里至帝制遠城又東北至嘉真水杜佑曰遊奔於軍中選驍勇諸山川泉井者九月夕遊候於亭障之外捉生問事其副使子將並久軍行人取善騎射人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敗收朔方無復寇掠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

三城不置墾門及備守之具墾門即古之懸門也或曰門外築垣以遮墾城門今之懸城是也或問之仁愿曰兵外又有八并驚萬人敵皆以避墾城門詎謂焉 日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不置墾門曲敵數格 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不利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猶應斬之安用

守備生其退避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為朔方軍總管始築墾門太是以重仁愿而輕元楷 夏四月癸未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為文者李嶠等為之

武德 置修文館于門下省九年改曰宏文館五品以上曰學士六品以上曰直學士又有文學直館皆它官領之武后垂拱後以宰相兼領館事武白館主神龍元年遷李嶠為館主帝諱改曰修文館二年改曰修文館上昭容勸帝置大學士四人以象四時直學士八人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 唐紀二十五

中宗景龍二年

以象八節學士十人每遊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學士無不畢賦詩屬和使上官婕妤第其甲乙優者賜金帛附錄中宗嘗于正月晦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帳命婕妤選一首為新翻御製曲紙希如飛從臣各認其名而悅之惟沈佺期宋之問二詩不下又移時一紙飛墜乃沈詩也婕妤許曰二詩工力悉敵但沈結句辭氣已竭宋猶健舉沈詩曰法駕乘春轉神池象更迴發星遺舊石頂月照殘衣戰鶴逢時太恩魚望幸來山花縱騎遊堤柳城開思逸橫汾暢歌流宴錦杯微臣難朽質羞觀章草材宋詩曰春宵露池會滄波帳殿開舟波石鯨渡撈拂斗牛測節晦其全落春澤柳 昭容勸帝置大學士四人以象四時直學士八人 月露自有 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諫之士莫得進矣 秋七月辛卯台州地震 癸巳以左屯衛大將軍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同中書門下三品有赤氣竟天其光燭地經三日乃止 甲午清源尉呂元泰上疏



以為邊境未甯鎮戍不息士卒困苦轉輸疲弊而營建佛寺日廣月滋勞人費財無有窮極昔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垂名晉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尚失所奢靡相高人不堪命故也伏願回營造之資充瘡場之費使燹燧永息翠生富庶則如來慈悲之施平等之心孰過於此疏奏不省安樂長甯公主及皇后妹虜國夫人上官婕妤好母涼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氏唐宮官有六尚職掌如六尚書尚宮二人止司之官賀氏後為麻溫王所誅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賂雖屠沽臧獲婦曰獲燕之北郊民而婦婢謂之婦女而婦叔謂之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澤救除官糾封付中書時人謂之糾封官錢三萬則度為僧尼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

**廣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 唐紀二十五 四  
時有員外置之官有員外同正之官有試官有攝官有檢校官判官判某官事知某官事也 西京東都各置

兩吏部侍郎為四銓選者歲數萬人上官婕妤及後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與長甯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檢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新書曰定言可抗訂之也朝野餘載定昆池方四十九里直抵崇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天津謂天河也河圖括地象曰河精光運轉於天楊泉物理論曰早者元氣之其也淡水之欲以勝情也氣發而著精華存上苑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日雲漢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馬武崇訓死復乘舊宅別造一宅侈麗更甚安樂有織成裙合百鳥毛為之正視旁視日中影中各為一色百鳥之狀並見裙中直錢一億又令向方取百獸毛為繡面視之各見

本獸形蜀川又獻單絲碧羅籠裙縷金為花鳥細如絲髮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備明目者方見之自安樂作毛裙百官之家多效之江嶺奇禽異獸毛羽採之殆盡時上及皇后公主又多營佛寺左拾遺京兆辛替否上疏諫略曰臣聞古之建官必慎選其人故賞不借官不濫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委裘而無倉卒之危垂拱而無頭沛之患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於錫錫賜也遂使富商豪賈盡結纒冕之流鬻伎行巫咸涉膏腴之地登為官擇人之道乎公主陛下之愛女選賢良以嫁之設官職以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禁以嬉之可謂憐恤之至矣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禍福為禍何者竭人之力入怨也費人之財入怨也奪人之家入怨也愛二女而取三怨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持乎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常書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邦甯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自象王西下佛敎東流青螺不入於周前白馬方行於漢後風流雨散千帝百王飾彌盛而國彌空役彌重而禍彌大覆車繼軌會不改途若以造寺必為理體養人不足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以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為不長漢魏以降為不短矣何殷周已往有道之長而漢魏以降無道之短也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末而疏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為輕天子之業臣竊惑之且出家者將以捨塵俗離朋黨斷私愛也今殖貨營生非捨塵俗矣拔親樹知非離黨朋矣畜妻養奉非斷私愛矣

**廣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 唐紀二十五 五  
時有員外置之官有員外同正之官有試官有攝官有檢校官判官判某官事知某官事也 西京東都各置

兩吏部侍郎為四銓選者歲數萬人上官婕妤及後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與長甯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檢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新書曰定言可抗訂之也朝野餘載定昆池方四十九里直抵崇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天津謂天河也河圖括地象曰河精光運轉於天楊泉物理論曰早者元氣之其也淡水之欲以勝情也氣發而著精華存上苑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日雲漢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馬武崇訓死復乘舊宅別造一宅侈麗更甚安樂有織成裙合百鳥毛為之正視旁視日中影中各為一色百鳥之狀並見裙中直錢一億又令向方取百獸毛為繡面視之各見



是致人以毀道非廣道以求人也今天下之寺不計其數一寺之費過於陛下下一宮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其七八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尚不給況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雪薦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饑饉臣更痛之矣疏奏不省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 冬十月己酉修文館直學士起居舍人武平一(見韋后淫亂其家權寵太盛欲帝抑損之然不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己家)上表曰去歲熒惑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臣聞災不妄生上見下應信如影響陛下天性孝愛戚屬外家恩洽澤濡臣一宗階三等家數侯朱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 唐紀二十五 六

輪華轂過許史梁鄧遠甚恩崇者議積位厚者疊速故月滿必虧日中則移時不再來恩難久藉昔永清之後王室多難先聖從權故臣家竊封今上聖復辟方退守園廬乃再假光寵爵封如故故陰氣憐陽河洛汎溢昔王族驕盈梅福上書賢氏專縱丁鴻進諫且后妃之家恩過寵深一朝覆沒遂無噍類願思損抑之宜長遠之策推遠時權以全親親上優制不許王嘗宴兩儀殿酒酣胡人襪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辭穢褻平一上書諫曰伏見胡樂施於聲律本備四夷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實詠歌蹈舞號曰合生昔齊衰有行伴侶陳滅有玉樹後庭花皆亡國之音夫禮廉而不進則銷樂流而不返則放臣願屏流僻崇肅

雍凡胡樂一皆罷遣況兩儀承慶殿者陛下受朝聽訟之所不容以倡優蝶狎虧汗邦典平一名甄以字行載德之子也博學通春秋工文辭武后時畏禍不敢與事隱居嵩山修浮屠法屢召不應上復位迫召為起居舍人兼修文館直學士時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嘗於宴集時折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坐中崔湜張說素知平一該習勸令酬詰平一乃請所疑日用曰魯三桓鄭七穆奈何平一荅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彘凡九世叔孫至舒季孫至肥皆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子孔子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為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子子豐也一坐驚服平一問日用曰齊桓公楚莊王時諸侯屬齊若楚凡幾晉平公楚靈王時諸侯屬晉若楚凡幾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 唐紀二十五 九

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之乎平一條舉始末無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舉坐大笑平一在朝雖宴會之閒未嘗忘規誡然不能卓然引去故元宗立貶蘇州參軍然既貶而其名不衰 十一月庚申突騎施酋長娑葛自立為可汗殺唐使者御史中丞馮嘉賓遣其弟遮努等帥眾犯塞初娑葛既代為質勒統眾父時故將闕忠節不服 考異曰郭元振傳作河東那闕忠節文館記謂之阿史那忠節云忠節乃其名也突厥有五昭其一曰胡祿居闕或者忠節官為闕忠節今從突厥傳今按西突厥亦姓阿史那氏闕忠節之名昭官名也忠節人名也請家有書阿史那闕忠節者詳書之也或書官以綴其名或書姓以綴其名數相攻擊忠節狀弱不能支金山道行軍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至播仙城經略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說之曰 郭置四鎮經略使於安西府 國家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者以



君有部落之眾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手方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川事不若厚賂二公請雷不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焉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杜震行記拔汗那國在恒溫條里西去石既不失部落又得報仇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郭虔瓘者歷城人歷城縣屬齊魯濟南郡後漢以來帶齊州時為西邊將忠節然其言遣聞使賂楚客處訥請如以梯之策元振聞其謀上疏以為往歲吐蕃所以犯邊正為求十姓四鎮之地不獲故也求十姓四鎮事始歲通天比者息兵請和謂入貢而金威二百五卷武后萬元年直以國多內難謂曹晉南征而死國中亂人畜疫癘恐中國乘其弊故且屈志求自昵使其國小安豈能忘取十姓四鎮之地

**齊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 唐紀二十五 八 正補樓 中宗景龍二年

哉今忠節不論國家大計直欲為吐蕃鄉導恐四鎮危機將從此始陌緣默啜憑陵所應者多兼四鎮兵疲弊勢未能為忠節經略非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豈得復事唐也往年吐蕃無功於中國猶欲求十姓四鎮之地今若破娑葛有功或請分于闐疏勒不知以何理抑之又其所部諸蠻及婆羅門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討之亦不知以何辭拒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蓋豫憂其求請無厭終為後患故也又彼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獻為可汗子孫欲依之以招懷十姓乎按獻父元慶叔父僕羅兒倭子及斛瑟羅懷道等皆可汗子孫也往者唐及吐蕃徧會立之以為可汗欲以招撫十姓武后垂拱元年册元慶為可汗見二百三卷册册瑟羅懷道等亦在是卷二年倭子見二百五卷延載元年

年長安四年粵使道為可汗見二百七卷僕羅兒子蓋皆吐蕃所立皆不能致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恩威不足以動眾雖復可汗舊種取心終不親附況獻又疎遠于其父兄乎若使忠節兵力自能誘者十姓則不必求立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發其兵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發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馬而拔汗那不勝侵擾南引吐蕃奉倭子還侵四鎮時拔汗那四弱無寇寇為援虔瓘等恣為侵掠如獨行無人之境猶引倭子為患今北有娑葛急則與之并力內則諸胡堅壁拒守外則突厥伺隙邀遮臣料虔瓘等此行必不能如往年之得志內外受敵自陷危亡徒與虜結隙令四鎮不安以臣愚拙之實為非計楚客等不從建議遣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侍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將軍牛師獎為安西

**齊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 唐紀二十五 八 正補樓 中宗景龍二年

副都護發甘涼以西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娑葛遣使安臘獻馬在京師問其謀馳還報娑葛於是娑葛發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疎勒入寇元振在疎勒柵於河口不敢出忠節逆嘉賓於計舒河口娑葛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嘉賓擒呂守素於僻城縛於驛柱而殺之考其日御史書記云起復持節甘涼時郭元振都督涼州奏中書令宗是客受娑葛金兩石請和封可汗楚客賊之既川事時議云委嘉賓與侍御史呂守素按元振元振嘉賓知之乃瀛番落嘉賓實於驛中獲函中收云元振父亡匿不發喪至是為發之仍按其不臣之狀便誅之元振以為偽救具以上以安樂公主將適左衛中郎將武延秀遣使召太子賓客武攸緒於嵩山攸緒將至上敕禮官於兩儀殿設別位欲行問道之禮聽以山服高巾入見不名不拜仗入自七卷攸緒東西上閣門入通事舍人引攸緒就位攸緒趨立辭見班中再拜立於兩儀殿前



如常儀凡百官自中朝出為外官赴朝辭自外官入朝觀者引入  
日唐制供奉官左右散騎常侍門下中書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  
中書舍人左右遺補通事舍人在橫班班見者各從兼官班在止  
官之次品式合前官被召見及赴朝參致仕 上愕然竟不成所擬  
之禮上屢延之內殿頻煩龍錫皆謝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外不  
交一言初武崇訓之尚公主也延秀數得侍宴延秀人在蕃中解  
突厥語常于主第唱突厥歌作胡旋舞姿度開治公主悅之與私

通及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已則成禮假皇后仗唐六典宮官六  
仗典仗掌仗之官掌羽儀仗衛之事又按唐制皇后乘重翟服翟  
翟車安車四等車金根車而公主乘厭翟車則下皇后一等此時  
蓋以重翟及皇分禁兵以盛其儀衛命安國相王障車庚辰赦天  
下賜酺三日以延秀為太常卿兼右衛將軍辛巳宴羣臣於兩儀  
殿命公主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臨川長公主宅以為第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 唐紀二十五  
癸未牛師與突騎  
旁撤民居怨聲蹶然第成禁藏為之殫竭

施安葛戰於火燒城師獎兵敗沒安葛遂陷安西安西都護府  
時在龜茲四鎮路遣使上表求宗楚客頭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統  
眾徵元振入朝以阿史那獻為十姓可汗遣軍焉耆以討安葛  
葛遣元振書稱我與唐初無惡但憐關隘崇尚書受關隘金欲往  
破奴部落焉中丞牛都護相繼而來奴豈得坐而待死又聞史獻  
欲來史獻即阿史  
那獻約言之徒擾軍州恐未有甯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  
奏安葛書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圖召將非之元振使其子鴻聞  
道具奏其狀乞甯定西土不敢歸周以悌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  
代以悌考異曰元振元宗寶錄舊傳皆云復以元振代以悌元振  
西遷突何所還赦安葛罪冊為十四姓可汗西突厥先有十姓今  
冊今從舊傳

澤千都摩支 以姪好上官氏為昭容昭容性韶譽善文章上好  
為十四姓 與大臣廢和昭容常代上及后長甯安樂二主賦詩眾篇竝作而  
采麗益新時人咸誦誦之靡然成風初昭容在姪母夢人遺己大  
稱曰持此稱量天下昭容生踰月母戲之曰稱量者豈爾邪昭容  
輒啞然應及是內秉機政外司文衡竟符其夢云 十二月御史

中丞姚廷筠奏稱比見諸司不遵律令格式事無大小皆悉聞奏  
臣聞為君者任臣為臣者奉法萬機叢委不可徧覽豈有修一水  
竇伐一枯木皆取斲宸衷自今若軍國大事及條式無文者聽奏  
取進止自餘各準法處分其有故生疑滯致有稽失望令御史糾  
彈從之 丁巳晦救中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閣守歲設庭  
燎置酒奏樂閣內殿也守歲之宴古無之梁東肩吾除夕詩聊傾  
柏葉酒試奠五辛盤蓋江左已有此矣然未至君臣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 唐紀二十五  
相與酬適也 相賜帝淫侈每除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盞沈香  
木根每一山皆焚沈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焰起數丈香  
烟數十里一夜之費用沈香二百餘乘甲煎二百餘石既  
罷修詩陪宮守夜沈香水謂此也帝之為此亡隋之續也 酒  
上謂御史大夫饒從一曰聞卿久無伉儷朕甚憂之今夕歲除為  
削成禮從一但唯唯拜謝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自西  
廊而上內侍之官唐從四品上掌在內侍奉出入宮掖宣傳之事  
後魏曰長秋卿北齊曰中侍中後周曰司內上士隋曰內  
侍唐因之中官之貴極於此矣若有殊勳 賜後有人衣禮衣花釵  
懸結則有拜大將軍者仍兼內侍之官 賜後有人衣禮衣花釵  
從大朝會之服有翟衣內命婦受冊從翟朝會外命婦嫁及受冊  
九等花釵九樹二品翟衣八等花釵八樹三品至五品皆降殺以一  
禮衣者內命婦常參外命婦朝參解見禮會之服也制同翟衣加  
雙佩小履令與從一對坐上命從一誦御扇詩數首唐人成器之  
御扇詩李商隱代董秀才別扇詩云莫將黃扇出帷來  
遮掩青山帶上才若道團圓是明月此中須放桂花開扇卻去花  
易服而出徐視之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

相與酬適也 相賜帝淫侈每除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盞沈香  
木根每一山皆焚沈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焰起數丈香  
烟數十里一夜之費用沈香二百餘乘甲煎二百餘石既  
罷修詩陪宮守夜沈香水謂此也帝之為此亡隋之續也 酒  
上謂御史大夫饒從一曰聞卿久無伉儷朕甚憂之今夕歲除為  
削成禮從一但唯唯拜謝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自西  
廊而上內侍之官唐從四品上掌在內侍奉出入宮掖宣傳之事  
後魏曰長秋卿北齊曰中侍中後周曰司內上士隋曰內  
侍唐因之中官之貴極於此矣若有殊勳 賜後有人衣禮衣花釵  
懸結則有拜大將軍者仍兼內侍之官 賜後有人衣禮衣花釵  
從大朝會之服有翟衣內命婦受冊從翟朝會外命婦嫁及受冊  
九等花釵九樹二品翟衣八等花釵八樹三品至五品皆降殺以一  
禮衣者內命婦常參外命婦朝參解見禮會之服也制同翟衣加  
雙佩小履令與從一對坐上命從一誦御扇詩數首唐人成器之  
御扇詩李商隱代董秀才別扇詩云莫將黃扇出帷來  
遮掩青山帶上才若道團圓是明月此中須放桂花開扇卻去花  
易服而出徐視之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







戎狄構患雖龍象如雲而監蔽且將何救哉又食封之家其數甚眾昨問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絹兩匹凡百二十餘萬匹唐之制一丁歲輸絹二匹臣頃在太府每歲庸絹多不過百萬少則六七萬匹比證封家所入殊少夫有佐命之勳始可分茅胙土國初功臣食封者不過三二十家今以恩澤食封者乃至百四十以上國家租賦大半私門私門有餘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為得宜封戶之物諸家自徵僮僕依勢陵轢州縣多索裹頭唐制謂行囊謂頭裹以自負者轉行貿易煩擾驅迫不勝其苦不若悉計丁輸之太府使封家於左藏受之於事為愈謂勝於封家自徵也臣又聞設官分職量事置吏令員外置官數倍正關曹署典吏困於祇承府庫倉儲竭於資奉又刺史縣令治人之首近年以來不存簡擇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刺州吏部選人衰毫無手筆者方補縣令以此理人何望率化望自今應除三省兩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皆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理矣上弗聽 戊寅以禮部尚書韋溫為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常卿鄭愔為吏部侍郎同平章事溫皇后之兄也 太常博士唐紹以武氏吳陵順陵置守戶五百與昭陵數同梁宣王魯忠王墓守戶多於親王五倍宣王武三思魯忠王武崇訓韋氏喪德廟衛兵多於太廟上疏請量裁減不聽紹臨之孫也唐臨歷中書高祖太宗高宗 中書侍郎兼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鄭愔俱掌銓衡傾附勢要職貶狼籍數外留人授擬不足遂用三年補遺用三年謂待前年三年任滿然後補選此人而豫於三年前先注其名以待闕也 選法大壞湜父挹為司業受選人錢湜不之知長名放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 唐紀二十五 十四

之高宗總章二年裴行餘始設長名勝凡選人之集于吏部者得者謂不得者放宋白日長名勝定雷放雷者入選放者不得入選其人訴曰公所親受某賂奈何不與官湜怒曰所親為誰當搗取杖殺之其人曰公勿杖殺將使公遭憂湜大慙侍御史靳恆與監察御史李尚隱對仗彈之上下湜等獄命監察御史裴濯按之安樂公主諷濯寬其獄濯復對仗彈之夏五月丙寅愔免死流吉州湜貶江州司馬舊志江州京師東南二千九百四十里入里至東都二千一百九十七里上官昭容密與安樂公主武延秀曲為申理明日以湜為襄州刺史舊志襄州京師東一百八十二里至愔為江州司馬尚隱性剛直言無所隱陸州刺史馮昭泰諫奏桐廬令李師旦等二百餘家為妖逆詔御史往按覆之諸御史憚昭泰剛愎皆稱病不敢往尚隱歎曰豈可坐視良善枉陷而不為申理哉遂越次請往竟推雪師旦等奏免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 唐紀二十五 十五

至是又彈崔湜而逐之直聲遂振天下 前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朱敬則卒敬則字少連世以孝義稱自周至唐三代旌表其廬門標六闕州黨美之敬則個儻重節義善與人交振其急難而不責報於人張易之兄弟嘗令畫工圖寫武三思李嶠蘇味道等十八人形像為高士圖欲引敬則與其列固辭不受其守正如此與三從兄弟同居四十年財產無異兄仁軌隱居養親樂道不倦常訓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鶴棲其庭樹及卒郭山樞員半千魏知古其諡為孝友先生 六月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楊再思薨再思歷事三主知政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遂為人巧佞郭嬪能得人主微旨主所不喜從而毀之主所喜從而譽之畏慎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若







贊咄等千餘人進金城公主考異曰實錄乙亥吐蕃大臣向贊吐

河南道巡察使監察御史宋務光以於時食實封者凡一百四

十餘家唐制食實封者得真戶戶皆三丁以上一分應出封戶者

又取高貲多丁者刻劍過苦應充封戶者甚於征役滑州地出綾

織人多趨射尤受其弊人多流亡請稍分封戶散配餘州又徵封

使者煩擾公私請附庸每年送納上弗聽時流人皆放還均

州刺史譙王重福獨不得歸乃上表自陳曰陛下焚柴展禮郊祀

上元蒼生竝得赦除赤子偏加損棄皇天平分之道同

若此乎天下之人聞者為臣流涕況陛下慈念豈不愍臣栖遑表

奏不報前右僕射致仕唐休璟年八十餘進取彌銳娶賀妻尚

官養女為其子婦十二月壬辰以休璟為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

三品甲午上幸驪山溫湯庚子幸韋嗣立莊舍以嗣立與周高

士章夏同族賜爵道遙公韋襲事見一百六十七

屬也由是願賞尤重乙巳還宮是歲關中饑米斗百錢運山東

江淮穀輸京師牛死什八九羣臣多請車駕復幸東都韋后家本

杜陵不樂東遷乃使巫覡彭君卿等說上云今歲不利東行後復

有言者上怒曰豈有逐極天子邪乃止時宗楚客紀處訥武延秀

韋溫等封戶多在河南河北諷朝廷詔兩道蠶產所宜雖水旱不

許蠲租得以絲綿折稅中書舍人張廷珪諫曰河南北兩道乃朝

廷股肱郡安可不恤其患而殫其力若以桑蠶所宜而加別稅則

隴右羊馬山南椒漆山之銅錫鉛錯音錯海之唇蛤魚鹽與蠶桑

之利何異而水旱之時並皆免稅何獨河南北外於王度哉願依

貞觀永徽故事一例蠲免詔從之

貞觀四年春正月丙寅夜王與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又縱宮

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丁卯夜微行觀燈上命紀處訥送金

城公主適吐蕃處訥辭又命趙彥昭亦辭丁丑命左驍衛大

將軍楊矩送之己卯上自送公主至始平二月癸未還宮公主至

吐蕃贊普為之別築城以居之庚戌上御梨園毬場

化門北光化門者禁苑南面西頭第一門在芳林景曜門之西也

中宗令學士自芳林門入集於梨園分朋拔河則梨園在太極宮

西禁苑之內矣開元二年元宗置教坊於禁苑宮上自教法曲謂

之梨園弟子至天寶中即東宮置宜春北苑命宮女數百人為梨

園弟子耳凡蓬萊宮宜春院皆不在梨園之內也命文武三品以上

拋毬及分朋拔河章巨源唐休璟老隨經路地久之不能興上

及皇后妃主臨觀大笑三月庚申京師雨冰井水溢

夏四月丙戌上遊芳林園按唐禁苑廣矣漢長安都城盡入唐苑之內而

苑折北流而入於渭苑地自渭渠之東大安宮垣之西南出與宮

城齊南列二門中曰芳林自芳林門而入禁苑其地曰芳林園為

命公卿馬上百摘櫻桃置酒為樂櫻桃按兩雅名櫻荆桃樹多

色朱味甜每一朵率一二十顆初則天之世長安城東隅民王

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池在隆慶坊南程大昌曰

之然而傳會者多六典所記隆慶坊有井忽湧為小池周袤十數

丈常有雲氣或黃龍出其中至景雲開潛復出水其沼浸廣里人

悉移居遂演洞為龍池然予詳而考之長安志曰龍池在驛龍門

水北流之日以滋廣至景龍中井互數頃深至數丈常有雲龍之

祥後因謂之龍池志又曰隋城外東市角有龍首堰自此堰分流

水北流至長樂城分為二渠其西渠自永嘉坊西南流經興慶宮



汝導達之實乃言初時并益已乃泉生合二  
才以成此也專以變體化也。顏首末 相王子五王列第於  
其北 壽春王威靈臨海王暨其衛王威靈巴 望氣者言當鬱鬱  
有帝王氣比日尤盛乙未上幸隆慶池結綵為樓宴侍臣泛舟戲  
樂以厭之 定州人邸岌上言章后宗楚客將為逆亂章后白上

杖殺之五月丁卯許州司兵參軍偃師燕欽復上言皇后淫亂  
干預國政 唐諸州兵曹司兵參軍事武官選兵  
甲器仗門禁管管軍防儀衛等職 宗族疆盛安樂  
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而詰之欽融頓首抗言

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  
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上雖不窮問意頗快不快由是章后及  
其黨始憂懼 為章后獄 己卯上京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  
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 祝欽明所謂八風舞非春秋魯太  
夫叔仲所制舞者所以節八音行

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  
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上雖不窮問意頗快不快由是章后及  
其黨始憂懼 為章后獄 己卯上京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  
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 祝欽明所謂八風舞非春秋魯太  
夫叔仲所制舞者所以節八音行

其黨始憂懼 為章后獄 己卯上京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  
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 祝欽明所謂八風舞非春秋魯太  
夫叔仲所制舞者所以節八音行

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 祝欽明所謂八風舞非春秋魯太  
夫叔仲所制舞者所以節八音行

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  
得幸於章后恐事泄被誅安樂公主欲章后臨朝自為皇太女乃

相與合謀於餅餠中進毒六月壬午崩于神龍殿 年五十五神  
龍殿以年號  
名自兩儀殿東入神龍門至神龍殿六典兩儀殿之北  
日甘露門其內甘露殿左日神龍門其內則神龍殿 章后秘不

發喪自總庶政癸未召諸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  
使駙馬都尉韋捷韋灌 韋捷向中宗女成安公主 衛尉卿韋瑒  
主韋灌定安公主 衛尉卿韋瑒

左千牛中郎將韋錡長安令韋播郎將高嵩分領之 考異曰景龍  
文館記載諸  
兵士二千入屯皇城左右衛令韋捷韋灌押當又令韋瑒押羽林  
軍韋播高嵩分押左右營萬騎韋元巡六街實錄兵五萬人韋灌  
作韋灌 瑒溫之族弟播從子嵩其甥也中書舍人韋元微巡六街  
今從之

今從之 瑒溫之族弟播從子嵩其甥也中書舍人韋元微巡六街

實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 唐紀二十五 二十一

長安城中左右六街金吾街使主之左右  
金吾將軍掌畫夜巡警之法以執禁非違 又命左監門大將軍兼  
內侍薛思簡等將兵五百人馳驛成均州以備備王重福以刑部  
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仍充東都留守吏

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並同平章事太平  
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

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密謂韋溫曰相王輔政於理非宜且於  
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為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皇后臨

朝罷相王政事蘇瓌正色拒之曰遺詔豈可改邪溫楚客大怒遂  
削相王輔政而以為太子太師瓌稱疾不朝 改正通鑑原文云瓌  
為太子太師今按瓌傳止云楚客及韋溫大忿遂削相王輔政而  
瓌行焉不言瓌從不從新傳則云瓌稱疾不朝又按傳傳景雲元  
年進瓌左僕射及開元二年賜瓌寶璽封一百戶詔瓌元二宗  
省願實深若使瓌果推而從之詔旨何容如此瓌故從新傳改

正甲申梓宮遷於太極殿集百官發喪皇后臨朝攝政赦天下常  
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改元唐隆進相王旦太尉雍王守禮為幽

王壽春王成器為宋王以從人望命韋溫總知內外守捉兵馬事  
丁亥天子即位時年十六尊皇后為皇太后立妃陸氏為皇后王

辰命紀處訥持節巡撫關內道岑羲河南道張嘉福河北道宗楚  
客與太常卿武延秀司農卿趙履溫國子祭酒葉靜能及諸韋其

勸章后遵武后故事南北衛軍 南軍十六衛軍北  
軍羽林及萬騎也 韋氏子弟領之廣聚黨眾中外連結楚客又密上書稱引圖讖謂

韋氏宜革唐命 考異曰舊唐書安樂府詩云武延秀曰天下之  
心未定武氏宜革唐命云云韋氏宜革唐命云云公神皇之孫  
也大同之業可以再興勸延秀常衣卑袍以應之中宗實錄云宗  
室客與弟將作大匠曹卿太常少卿李懷將作少監李守貞日夜  
潛圖令延秀速起事太上實錄云延秀客神皇初為太僕卿與武二  
思潛謀篡逆累遷同三品及三思諫用安樂而幸氏尤信任之楚

韋氏宜革唐命 考異曰舊唐書安樂府詩云武延秀曰天下之  
心未定武氏宜革唐命云云韋氏宜革唐命云云公神皇之孫  
也大同之業可以再興勸延秀常衣卑袍以應之中宗實錄云宗  
室客與弟將作大匠曹卿太常少卿李懷將作少監李守貞日夜  
潛圖令延秀速起事太上實錄云延秀客神皇初為太僕卿與武二  
思潛謀篡逆累遷同三品及三思諫用安樂而幸氏尤信任之楚

韋氏宜革唐命 考異曰舊唐書安樂府詩云武延秀曰天下之  
心未定武氏宜革唐命云云韋氏宜革唐命云云公神皇之孫  
也大同之業可以再興勸延秀常衣卑袍以應之中宗實錄云宗  
室客與弟將作大匠曹卿太常少卿李懷將作少監李守貞日夜  
潛圖令延秀速起事太上實錄云延秀客神皇初為太僕卿與武二  
思潛謀篡逆累遷同三品及三思諫用安樂而幸氏尤信任之楚

實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 唐紀二十五 二十一



客嘗謂所記曰始我在車位尤愛幸相及居之又思太極前無一  
日足矣雖附葬氏志窺宸極此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今所  
不取○謀害少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  
去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往英武善騎射儀範偉麗有非常之表  
先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初太宗選官  
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轡從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  
之百騎則天時稍增為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  
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韋武與宗楚客  
善知楚客謀恐禍及己遣寶昌寺僧普潤密詣隆基告之勸其速  
發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衛尉卿薛崇簡苑總監釀人鍾  
紹京鍾紹京西京苑總監也唐京師苑各有總監一人從五品下  
掌宮苑內作園池之事人負果木皆總而司之濼縣漢屬  
豫章郡吳晉屬臨陵郡宋以下為南康郡治所唐帶慶州向衣奉御王崇暉前朝邑尉劉幽求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 唐紀二十五 三十一  
利仁府折衝麻嗣宗唐雍州府百三十一其義  
者百二十利仁府必屬雍州謀先事誅之章  
播高嵩數榜捶萬騎欲以立威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元禮見  
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章皆踴躍請以死自效萬騎果毅李仙  
臯亦預其謀或謂隆基當啟相王隆基曰我曹為此以徇社稷事  
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今啟而見從則王預危  
事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啟庚子哺時隆基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  
唐禁苑在皇城之北苑城東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里東抵霸水  
西連故長安城南連京城北枕渭水離宮亭觀二十四所漢長安  
故城東西十二里會鍾紹京麻舍紹京梅欲拒之其妻許氏曰忘身  
徇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紹京乃趨出拜  
謁隆基執其手與坐時羽林將士皆屯元武門連夜葛福順李仙  
臯皆至隆基所請號而行凡用兵下帶及攻襲就王  
帥取號以騰聲相照應向二鼓天星

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  
斬韋瑒韋播高嵩以徇日韋后既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  
諸韋馬鞭以上皆斬之言諸韋男女長及  
馬鞭以上者皆斬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  
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欣然聽命乃送瑒等首  
於隆基隆基取火視之遂與幽求等出苑南門紹京帥丁匠二百  
餘人執斧鋸以從使福順將左萬騎攻元德門仙臯將右萬騎攻  
白獸門白獸門即白獸園即杜甫北征詩所謂寂寞  
白獸園者也與元德門皆通內諸門之數約會於凌煙  
閣前即大譟福順等共殺守門將斬關而入隆基勒兵元武門外  
三鼓聞譟聲帥總監及羽林兵而入諸衛兵在太極殿宿衛梓宮  
者聞譟聲皆披甲應之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獻  
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斬武延秀於蕭章門外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 唐紀二十五 三十一  
斬內將軍賀婁氏於太極殿西時韋氏以婦人為內將軍  
蓋即賀婁氏尚官為之也韋后及  
安樂公主素尊事僧萬回而回輒罵后為悍逆婦人必當斫頭每  
見公主必連唾之曰腥腥不可近至是果敗初上官昭容引其從  
母之子王昱為左拾遺昱說昭容母鄭氏曰武氏天之所廢不可  
興也今婕妤附於三思此滅族之道也願媿思之鄭氏以戒昭容  
昭容弗聽及太子重俊起兵討三思索昭容始懼思言言自  
是心附帝室與安樂公主各樹朋黨及中宗崩昭容草遺制立溫  
王以相王輔政宗章改之及隆基入宮昭容執燭帥宮人迎之以  
制草示劉幽求幽求為之言隆基不許斬於旗下時少帝在太極  
殿劉幽求曰眾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諸  
韋在官中及守諸門并素為韋后所親信者皆斬之比曉內外皆



定辛巳隆基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敗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宮門及京城門分遣萬騎收捕諸韋親黨斬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韋溫於東市之北中書令宗楚客衣斬裴承胄驢逃遁出至通化門門者曰

公宗尚書也去布帛執而斬之并斬其弟習剛考異曰太子實驢門外今尚書人上錄殺首卿于定陵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門慰

諭百姓唐六典曰皇城西面二門北曰安福南曰順義安福門西直開道門初趙履溫傾國資以奉

安樂公主爲之起第舍築臺穿池無休已擲紫衫以項挽公主憤

車入聲公主死履溫馳詣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絕相王

令萬騎斬之百姓怨其勞役爭剖其肉立盡祕書監許王邕娶韋

后妹崇國夫人與御史大夫竇從一各手斬其妻首以獻邕鳳之

孫也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聞亂家人勸之逃匿巨源

曰吾位大臣豈可聞難不赴出至都街爲亂兵所殺時年八十於

是梟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首尸韋后於市崔日用將兵誅諸韋

於杜曲唐京師南郭杜二族居之謂之韋曲杜曲語云城南襁祿

兒無免者諸杜濫死非一是日赦天下云逆賊魁首已誅自餘支

黨一無所問以臨淄王隆基爲平王兼知內外閑廐平王固以平

以平內難襄以此名六典尚乘車馬內外閑廐之馬一日左右

飛黃開二日左右吉良開三日左右龍媒開四日左右騶駼開五

日左右駉騊開六日左右天苑開元時仗內六開曰飛龍翔麟

鳳苑麟吉良六羣等六廐奔星內駒等兩開仗外有左飛右飛

左萬右萬等四開東押左右廂萬騎群崇龜賜爵立節王以鎮紹

京守中書侍郎劉幽求守中書舍人竝參知機務麻嗣宗行右金

吾衛中郎將武氏宗屬誅死流賈殆盡侍中紀處訥行至華州吏

部尚書同平章事張嘉福行至懷州皆收斬之王寅劉幽求在太極殿有官人與宦官令幽求作制書立太后幽求曰國有大難人情不安山陵未畢遽立太后不可平王隆基曰此勿輕言遣十道使齋醮書宣撫及詣均州宣慰譙王重福貶竄從一爲濠州司馬

復名懷貞羅諸公主府官癸卯以平王隆基爲殿中監同中書門

下三品以宋王成器爲左衛大將軍衛陽王成義爲右衛大將軍

巴陵王隆範爲左羽林大將軍彭城王隆業爲右羽林大將軍光

祿少卿嗣道王徵檢校右金吾衛大將軍徵元慶之孫也道王元

子以黃門侍郎李日知中書侍郎鍾紹京竝同中書門下三品太

平公主之子薛崇訓爲右千牛衛將軍隆基有二奴王毛仲李守

德皆趨勇善騎射常侍衛左右隆基之入苑中也毛仲避匿不從

事定數日方歸隆基不之責仍起拜將軍毛仲本高麗人也爲王

都尉楊慎交貶巴州刺史中書令蕭至忠貶許州刺史舊志許州

同平章事趙彥昭貶絳州刺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貶華州

刺史太平公主傳少帝命請讓位於相王相王固辭劉幽求言於

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曰相王曠昔已居宸極羣孽所屬則天廢中

宗而立今人心未安家國事重相王豈得尚守小節不早即位以

鎮天下乎隆基曰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嬰懷雖有天下可讓於人

況親兄之子安可代之乎幽求曰必心不可違王雖

欲高居獨善其如社稷何成器隆基入見相王極言其事相王乃



許之甲辰少帝在大極殿東隅西向相王立於梓宮旁太平公主  
曰皇帝欲以此位讓叔父可乎幽求跪曰國家多難皇帝仁孝追  
蹤堯舜誠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愛尤厚矣乃以少帝制傳位  
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  
兒座遂提下之相王即位御承天門救天下京城西內正門曰承天門常赦所  
不原者咸赦之長流人竝放還復以少帝為溫王以鍾紹京為中  
書令鍾紹京少為司農錄事唐九寺皆有錄事官九品蓋流外也既與朝政縱情賞  
罰眾皆惡之太常少卿薛稷勸其上表禮讓紹京從之稷入言於  
上曰紹京雖有勳勞素無才德出自胥徒一旦超居元宰恐失聖  
朝具瞻之美上以為然丙午改除戶部尚書尋出為蜀州刺史蜀州去京師三千三百三十二里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 唐紀二十五 三十一  
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  
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  
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  
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  
疑者上從之丁未立平王隆基為太子考異曰劉子元先撰太上皇實錄薛稷傳位後又撰唐宗實錄終極駁文字頗不同睿宗錄及隆基復表讓成器不許薛稷皆云丙午立太子今從太上皇錄  
則天大聖皇后復舊號為天后追諡雍王賢曰章懷太子賢見二百二  
卷九 永 戊申以宋王成器為雍州收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  
唐元年 唐溫王重茂於內宅 以太常少卿薛稷為黃門侍郎參知機  
務稷好古博雅尤工隸書百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以善  
書名世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蹟稷精

摹倣筆態迥歷當時無及之者書又為天下絕品上在藩邸蓄意  
小學特見招引其子伯陽又尚仙源公主故為相 追削武三思  
武崇訓爵諡斬棺暴尸平其墳墓 以許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州刺史韋嗣立許州刺史蕭至忠為中  
書令絳州刺史趙彥昭為中書侍郎華州刺史崔湜為吏部侍郎  
竝同平章事 越州長史宋之問饒州刺史母祖雍坐諂附韋武  
皆流嶺表 己酉立衡陽王成義為申王巴陵王隆範為岐王彭  
城王隆業為薛王加太平公主實封滿萬戶公主在武后時於諸  
子中獨愛幸頗得預密謀然尚畏武后之嚴未敢招權勢及誅張  
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韋后安樂公主皆畏之又與太子共  
誅韋氏既廢立大功益尊重上常與之圖議大政每入奏事坐語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 唐紀二十五 三十一  
移時或時不朝謁則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輒問嘗與太  
平議否又問與三郎議否然後可之三郎謂太子也公主所欲上  
無不聽自宰相以下進退繫其一言其餘屬士驟歷清顯者不可  
勝數權傾人主趨附其門者如市子薛崇行崇敏崇簡皆封王田  
園偏於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遠至嶺南輸送者相屬於路居處  
奉養擬於宮掖 追贈耶峇燕欽融諫大夫又贈韋巨源特進  
博士韋諡曰昭戶部員外郎李邕駁之曰三思引之為相阿韋託  
之為親無功而封無德而祿同族則醜正安石他人則附邪楚客  
諡之曰昭不亦難乎初巨源與安石迭為宰相而情相失故邕云  
然博士仍堅執前議邕乃斥言其四罪謂其用事時使姦慝者拜  
爵於私門忠正者降黜於藩郡郊祭時迎合韋后之意使之昇壇



亞獻對越天地中宗遺詔以相王輔少主由巨源踏韋溫之足楚  
客附巨源之耳遂削去相王使韋氏歸朝貝州靈雨議免租庸巨  
源迎合武三思意徵其調網使河朔黎人去鄉背井議者深是其  
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 唐紀二十五 中宗景龍四年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十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九厚參

唐紀二十六 起景雲元年七月並元宗開元元年凡三年有奇

睿宗元真大聖大興孝皇帝

雖且高宗第八子也初名旭輪後去旭名輪後改名旦在位三年傳位于太子改元三景雲二太極一是年又改

和

景雲元年 以冊立皇太子日有景雲之瑞故改元 秋七月庚戌朔贈韋月將宣州

刺史 癸丑以兵部侍郎崔日用為黃門侍郎參知機務 追復

故太子重俊位號雪敬暉桓彥範崔元暉張東之袁恕己成王千

里李多祚等罪復其官爵 丁巳以洛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岑義罷為右散騎常侍兼刑部尚書璟與姚

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綱紀

脩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壬戌崔湜罷為尚書

左丞張錫為絳州刺史蕭至忠為晉州刺史 舊志晉州京師東北七百二十五里

嗣立為許州刺史趙彥昭為宋州刺史丙寅姚元之兼中書令兵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嶠貶懷州刺史丁卯太子少師同中

書門下三品唐休璟致仕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張仁

愿罷為左衛大將軍詔曰頃者遺恩願託先意昭然姦回動搖

內外危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許國公蘇瓌

獨申讜議實挫邪謀無德不報抑惟令典可尚書左僕射餘如故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終



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崔日用與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薛稷爭於  
上前稷曰日用傾側弱附武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  
曰臣往雖有過今立大功立大功謂討韋氏稷外託國姻謂稷子伯陽尚  
內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由是兩罷之戊辰日用  
為雍州長史稷為左散騎常侍 己巳赦天下改元凡韋氏餘黨  
未施行者咸赦之 乙亥廢武氏崇恩廟及吳陵順陵追廢韋后  
為庶人安樂公主為悖逆庶人 韋后之臨朝也吏部侍郎鄭愔  
貶江州司馬潛過均州與刺史譙王重福及洛陽人張靈均謀舉  
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敗重福逃還均州刺史未行靈均說重福曰  
大王地居嫡長當為天子相王雖有功不富繼統東都士庶皆願  
王來若潛入洛陽發左右屯營兵東都置左右屯營兵以衛宮城襲殺留守據東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 唐紀二十六 一

都如從天而下也然後西取陝州東取河南北天下指麾可定重  
福從之靈均乃密與情結謀聚徒數十人時愔自秘書少監左遷  
沅州刺史武后天授二年改巫州為沅州遲留洛陽以俟重福為重福草制立重  
福為帝改元為中元克復尊上為皇季叔以溫王為皇太弟愔為  
左丞相知內外文事靈均為右丞相天柱大將軍知武事右散騎  
常侍嚴善思為禮部尚書知吏部事時善思在長安實不與謀也  
重福與靈均詐乘驛詣東都愔先供張駙馬都尉裴英第以待重  
福洛陽縣官微聞其謀八月庚寅往弭第按問重福奄至縣官馳  
出白留守羣官皆逃匿洛州長史崔日知獨帥眾討之重福侍御  
史李邕遇重福於天津橋從者已數百人馳至屯營告之曰譙王  
得罪先帝今無故入都此必為亂君等宜立功取富貴又告皇城

東都皇 使閉諸門重福先趣右屯營營中射之矢如雨下乃還趣  
左掖門欲取留守兵見門閉大怒命焚之火未及然左屯營兵出  
逼之重福窘迫策馬出上東門逃匿山谷明日留守大出兵搜捕  
重福赴漕渠溺死日知日用之從父兄也以功拜東都留守鄭愔  
貌醜多須既敗梳髻著婦人服匿車中擒獲被鞫股慄不能對張  
靈均神氣自若顧愔曰吾與此人舉事立其敗也與愔皆斬於東  
都市初愔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  
敗又附譙王重福竟坐族誅天理寺奏嚴善思逆人通謀請從  
極法吏部尚書宋璟戶部郎中李邕請薄其罪給事中韓思復亦  
極言善思無罪乃免死流靜州嶺南之靜州貞觀中已改為高州此靜州屬劔南儀鳳元年以悉州  
之悉州縣置南和州武后天授二年更名靜州初則天時善思為御史中書舍人劉允濟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 唐紀二十六 二

為酷吏所陷當死善思力訟其冤得免善思後見允濟不言其事  
及思復解善思之禍亦不自言時稱二人俱長者 萬騎侍討諸  
韋之功多暴橫長安中若之詔並除外官又停以戶奴為萬騎戶  
為萬騎必起 更置飛騎隸左右羽林 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  
夫畢構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上從之癸巳罷斜封官凡數  
千人 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裴談貶蒲州刺史 贈蘇安  
恆諫議大夫蘇安恆死見二百八 九月辛未以太子少師致仕唐  
休璟為朔方道大總管 冬十月甲申禮儀使姚元之宋璟奏唐  
凡有國恤皆以宰相為禮 大行皇帝神主應廟太廟請遷義宗神  
儀使草山陵廟等事 卷中 乙未追復天后尊  
號為大聖天后 丁酉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為左武







先由是得歸至是求炎後獨仙先在拜事丞 壬戌追復王同

俊官爵 王同俊死見二百八 己巳以宋王成器為司徒 庚午

許文貞公蘇瓊瓊環字昌容擢進士第歷官朗歙二州刺史時來

俊臣貶州參軍人懼其復用多致書於瓊請加禮瓊正色拒之曰

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豈能過待小人乎俊臣聞而恨之及俊臣

復用事瓊遂然桓於外久之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揚州多富商

大賈饒珠翠珍怪之產前長史賁取鉅萬瓊歸裝止襪被而已韋

溫少時嘗為司倉參軍以受賕環杖之及同居相位憚環正直卒

不敢報復制起復瓊子頊為工部侍郎頊固辭上使李日知諭旨

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忍發言恐其隕絕上乃

聽其終制 十二月癸未上以二女西城公主隆昌公主為女冠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 唐紀二十六 六 思補

以資天皇后之福仍欲於城西造觀諫議大夫雷原悌上言以

為先朝悖逆庶人以愛女驕盈而及禍新都立戒以庶孽抑損而

獲全 新都公主下嫁裴斐皆中宗女 又釋道二家皆以清淨為本不

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梁武帝致敗於前先帝取災於後殷鑒不

遠今二公主入道將為之置觀不宜過為崇麗取誇四方又先朝

所親狎諸僧尚在左右宜加屏斥上覽而善之 宦者閻興貴以

事屬長安令李朝隱朝隱繫於獄上聞之召見朝隱勞之曰卿為

赤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及諸州朝集使宣

示以朝隱所為且下制稱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前載

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一階為太中大夫賜中上考

及絹百匹 壬辰奚翥犯寒掠漁陽雍奴出盧龍塞而去 漁陽縣本屬幽

州中宗神龍元年分屬營州蘇奴蘇奴漢以來屬漁陽郡蘇奴漢郡

唐屬幽州盧龍漢屬如縣也屬遼西郡隋開皇十八年更名盧龍

唐帶平州 幽州都督薛訥追擊之弗克 舊制三品以上官冊授

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 唐玉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二曰

日敕書六曰論事 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尚書武屬兵部尚

書曰中銓侍郎曰東西銓 所謂三 中宗之末嬖倖用李選舉混淆

無復綱紀至是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又盧從愿為侍郎皆不畏

鼎鑊請謁路絕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千人服其公以姚

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從愿承慶之

族子象先元方之子也 陸元方見二百五 侍御史葉城倪若水

葉城縣前漢屬真定國後漢 奏彈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暉

以來屬鉅鹿郡唐屬恆州 亂常改作 謂郭山暉也 希旨病君於是左授欽明饒州刺史山暉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 唐紀二十六 七 思補

括州長史 舊志饒州京師東南三千二百六十三里 侍御史

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應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

反為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姦慝所噬

矣乎隋文帝之姪孫也 置河西節度支度營田等使領涼甘肅

伊瓜沙西七州治涼州 唐制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使以計軍資

司其兼支度者則節度使自支度凡邊防鎮守轉 姚州羣蠻先

運不給則開置屯田以益軍儲於是 附吐蕃攝監察御史李知古請發兵擊之既降又請築城列置州

縣重稅之黃門侍郎徐堅以為不可不從知古發劍南兵築城因

欲誅其豪傑掠子女為奴婢羣蠻怨怒蠻酋傍名引吐蕃攻知古

殺之以其尸祭天由是姚嶺路絕連年不通安西都護張元表侵

掠吐蕃北境吐蕃雖怨而未絕和親乃賂鄯州都督楊矩請河西



九曲之地以為公主湯沐邑九曲者去積石軍三百里大小榆谷之勝地舊置洪濟大渠門等賦以守之史為揚矩後何繼自張本

未以太僕卿郭元振中書侍郎張說並同平章事先是元振為涼

州都督極得戎夷之心及召為太僕卿安西酋長皆務面哭送之

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歡迎都督歡異

以聞故有是命 以溫王重茂為襄王充集州刺史遣中郎將將

兵五百就防之舊志集州京師西南一千四百二十五里 乙丑追立妃劉氏曰肅明

皇后陵曰惠陵德妃賢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於東

都城南二妃死見二百五 立廟京師號儀坤廟寶氏太子之母也

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為朋黨欲以危太子使其

增唐峻峻音 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嘗密召安石謂

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

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

讒言上矍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

陷安石欲收按之賴郭元振救之得免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

光範門內唐六典曰宣政殿前西廊日月華門西中書省省西南北街南直昭慶門出光範門轉餘伏光範門下上幸相書

即此諷以易置東宮眾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

真宗廟社稷之主人公奈何忽有此議環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

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孫幽王守禮章懷太子賢之子 太平公主交

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及幽王皆為刺史罷岐薛二王

左右羽林使為左右率以事太子章氏初平二王領羽林東宮五率分為左右十率此指左右衛

太平公主請與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更無兄弟惟太

平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乃先下制云諸王駙馬自

今毋得典禁兵見任者皆改它官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

中常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

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

至計也上悅二月丙子朔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為

幽州刺史舊志同州京師東北二百五十五里幽州京師西北四百九十三里 左羽林大將軍岐王

隆範為左衛率右羽林大將軍薛王隆業為右衛率太平公主蒲

州安置丁丑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

處分 殿中侍御史崔莅太子中允薛昭素言於上曰斜封官皆

先帝所除恩命已布姚元之等建議一朝盡奪之彭先帝之過為

陛下招怨令眾口沸騰徧於海內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亦言

之上以為然成寅制諸緣斜封別敕授官先停任者並量材敘用

考異曰朝野僉云宋景濤出後見兒人彭君卿受斜封人賄

奏云孝和怒曰我與人官何因奪卻於是斜封皆復舊職今不取

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元之

環離間姑兒姑謂太平公主 請從極法甲申貶元之為申州刺史

環為楚州刺史舊志申州至京師一千七百九十六里楚州京師東南二千五百一里 丙戌宋王幽

王亦廢刺史之命 中書舍人參知機務劉幽求罷為戶部尚書

以太子少保韋安石為侍中安石與李日知代姚宋為政自是綱

紀紊亂復如景龍之世矣前右率府鈞曹參軍柳澤上疏以為斜

封官皆因僕妾汲引豈出孝和之意陛下一切黜之天下莫不稱

明一旦忽盡收斂善惡不定反附相攻何陛下政令之不一也議



者咸稱太平公主令胡僧慧範曲引此曹誣誤陛下臣恐積小成大為禍不細上不聽澤亨之孫也 既左右萬騎與左右羽林為北門四軍使葛福順等燭之 三月以宋王成器女為金山公主許嫁突厥默啜 夏四月甲申宋王成器讓司徒許之以為太子賓客以韋安石為中書令 上召羣臣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澹泊不以萬乘為貴曩為皇嗣又為太弟皆辭不處 許太子見二百八卷神龍元年 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太子使右庶子李景伯固辭不許殿中侍御史和逢堯附太平公主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為四海所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戊子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其軍旅死刑及五品以上除授皆先與太子議之然後以聞 太子數遣使採女樂就率更寺肄習太子舍人賈曾諫曰臣聞作樂崇德以和人神詔夏有容咸英有節婦人嫫黷無豫其閒昔魯受女樂孔子以行戎王耽伎由余乃去良以婦人為樂必務治容哇妓動心蠱惑喪志殿下渴賢之美未被於民心好妓之聲或聞於人聽豈所以追啟誦之徽烈襲堯舜之英風哉書奏太子手令嘉荅曾言忠之子也 辛卯以李日知守侍中 壬寅赦天下賜酺五日 五月太子請讓位於宋王成器不許請召太平公主還京師許之 庚戌制則天皇后父母墳仍舊為吳陵順陵景道官屬太平公主為武攸暨請之也 辛酉更以西城公主為金仙公主隆昌公主為玉真公主各為之造觀通奪民居甚多用功數百萬右散騎常侍魏知古黃門侍郎李義諫不聽 壬戌殿中監竇懷貞為御史大夫同平章事 僧慧範侍太平公主勢逼奪民產御史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 唐紀二十六 十一

大夫薛謙光與殿中侍御史慕容珣奏彈之公主訴於上出謙光為岐州刺史 考異曰魏紀曰監察御史慕容珣奏彈西明寺僧慧範以其通官人張氏張即太平公主乳母也使奪百計上以為御史當不避豪貴見公主出居蒲州乃敢彈射在 時日不言狀涉離間骨肉遂貶為密州員外司馬今從舊傳 遣使按察十道 太宗貞觀十八年遣十七道巡察武后垂拱初亦分爲十道按察使以廉 議者以山南所部闊遠乃分爲東西道又按州郡二周年一者 秦益綿遂荆岐通梁襄揚安閩越洪潭二十四都督 武德元年改 秦州漢洛縣地江左置巴西西魏曰潼州隋開皇改益州大業初廢州為金山郡唐武德初復曰綿州又武德二年置閬州於閬 縣開元十三年 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惟洛及近畿州不隸都督府 雍華同商較幽為 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備等上言都督專生殺之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為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巡察姦宄自禁其後竟罷都督但置十道按察使而已 秋七月癸巳追復上官昭容諡曰惠文 八月乙卯以高祖故宅枯柿復生赦天下賜酺三日 丁巳皇太子釋奠于國學 己巳以右御史大夫解琬為朔方大總管考按三城戍兵 城三受降城也 奏減十萬人 庚午以中書令韋安石為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以安石不附己故崇以虛名實去其權也 九月庚辰以竇懷貞為侍中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時脩金仙玉真二觀羣臣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時人謂懷貞前為皇后阿奢今為公主邑司 唐公主有邑司令丞掌其事家財貨出入田園穀封之事 考異曰齊宗實錄云乙卯御史大夫竇懷貞為侍中太上實錄云庚辰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竇懷貞為侍中知金仙玉真公主邑司事齊紀丁卯懷貞為侍中新紀新表乙亥懷貞守侍中按是月癸酉朔無乙卯又懷貞以自督修二觀之故時人語曰竇懷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 唐紀二十六 十一



貞前為國善今為公主臣丞非真知臣可也今從舊紀震貞之督脩二觀也廣訓夫匠將作大匠尹思貞常節減之懷貞怒頻詰責思貞思貞曰公職居端揆任重彌詰不能翼贊聖明光宣大化而乃盛興土木害及黎元豈不愧也又受小人之譖輕辱朝臣今日之事不能苟免請從此辭拂衣而去闔門累日上開特令視事懷貞又牒近縣徵百姓所隱逆人資財以充觀用麟遊令楊瑒拒不應懷貞怒曰焉有縣令卑微而敢拒大夫之命乎瑒曰所論為人冤抑不知計位高卑懷貞壯其對而止 冬十月甲辰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郭元振懷貞貞李日知張說宣制賈以政教多闕水旱為災府庫益竭僚吏日滋雖朕之薄德亦輔佐非才安石可左僕射東都留守元振可吏部尚書懷貞可左御史大夫日知可戶部尚書說可左丞並罷政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二十六 上 十一

事以吏部尚書劉幽求為侍中右散騎常侍魏知古為左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崔湜為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陸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淨寡欲言論高遠為時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欲引以為相湜請與象先同升公主不可湜曰然則湜亦不敢當公主乃為之并言於上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從之考異曰朝野僉載云湜妻美并二女於主第進豔婦於青宮今不取右補闕辛替否上疏以為自古失道破國亡家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覩臣請以陛下所目覩者言之太宗皇帝陛下之祖也撥亂反正開基立極官不虛授財無枉費不多造寺觀而有福不多度僧尼而無災天地垂祐風雨時若粟帛充溢蠻夷奉服享國久長名高萬古陛下何不取而法之中宗皇帝

陛下之兄弃祖宗之業徇女子之愆無能而祿者數千人無功而封者百餘家造寺不止費財貨者數百億度人無窮免租庸者數十萬所出日滋所入日寡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剝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眾叛親離水旱並臻公私俱罄享國不永禍及其身陛下何不懲而改之頃自夏已來淫雨不解穀荒於壘麥爛於場人秋已來亢旱成災苗而不實霜損蟲暴草葉枯黃下人咨嗟未聞賑恤而為二女造觀用錢百餘萬緡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追一兵以衛社稷都無衣食皆帶飢寒而輕用百餘萬緡以供無用之役乎陛下族韋氏之家而不去韋氏之惡忍棄太宗之法不忍棄中宗之政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親萬國乎且陛下與太子當韋氏用事之時日夕憂危切齒於羣凶今幸而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二十六 上 十一

除之乃不改其所為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然則陛下又何惡於羣兇而誅之昔先帝之憐悖逆也帝追廢安樂公主為悖逆庶人宗晉卿為之造第趙履溫為之葺園彈國財竭人力第成不暇居園成不暇遊而身為戮沒今之造觀崇侈者必非陛下公主之本意殆有宗趙之徒從而勸之不可不察也陛下不停斯役臣恐人之愁怨不減前朝之時前朝人人知其禍敗而口不敢言言則刑戮隨之矣羣月將燕飲融之徒先朝誅之陛下賞之豈非陛下知直言之有益於國乎臣今所言亦先朝之直也惟陛下察之上雖不能從而嘉其切直 御史中丞和逢堯攝鴻臚卿使於突厥說默啜曰處密匿昆閭可汗結昏於唐皆當歸附可汗何不襲唐冠帶使諸胡知之豈不美哉默啜許諾明日襪頭衣紫衫南向再拜稱臣魏承



唐三品以上之服也。漢頭起於後周。漢武事者也。太  
宗時馬周上議以還無服衫之文請加。漢禮。遺其子楊我

支及國相隨。遂堯入朝。十一月戊寅至京師。遂堯以奉使功。遷戶  
部侍郎。壬辰令天下百姓二十五入軍。五十五免。十二月癸

卯以興替亡。可汗阿史那獻為招慰十姓天使。丁未詔作潑寒  
胡戲。左拾遺韓朝諫曰。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者。知其地

之必為戎。有今潑寒。胡非古法。無乃為戎兆乎。又道路噴噴。咸言  
皇太子微服往觀之。夫匈奴在邸。刺客縱橫。白龍魚服。良為可畏。

帝稱善。潑寒胡朝宗。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誌海記天  
秀出山有八重。視之如一。高一萬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又有飛泉

垂流千仞。時天台唐興縣界。我朝太祖建隆元年始改。唐興縣  
為天台。縣其山在。今縣西二十餘里。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

為安。何勞心以學術。數乎。上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  
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

無以過也。廣成子居崑崙之山。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左丞  
盧藏用指終南山。程大昌曰。終南山。廣成子所居。中前而西。起秦隴東

而連。終南山。其南者皆此山也。毛公曰。終南山。之  
名。山中南也。關中記曰。言居天之中。故之南也。謂承禎曰。此中

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地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  
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藏用能屬文。舉進士

不得調。與兄徵明偕。隱終南。少室二山。學練氣。辟穀。登衡。廬。彷彿  
眠。峨。而世味。實深。每因車駕之東西。往來於少室。終南之間。時謂

隨駕隱士。及登朝。趙超詭佞。專事權貴。奢靡淫縱。以此獲譏於世。  
子太極元年。改元延和。春正月。考異曰。新紀表。壬辰。以陸象先

知新書。何止今不取。辛未。上享太廟。甲戌。并汾絳三州城震壞。

民庶。倉。王將有事於南郊。詠議大夫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  
而郊。夏后氏禘黃帝而郊。蘇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

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食於闕丘。以始祖配享  
蓋有事之大祭。非常祭也。三輔故事。祭於闕丘。上帝后土位皆南

面。則漢嘗合祭也。時皆以曾言為然。辛巳。上合祭天地於南郊。  
戊子。幸滄東。水經注。滄水。北歷滄州。川又左合滄水。滄水。遼長樂

又在滄。耕藉田。己丑。赦天下。改元賜酺五日。乙未。上御安福  
門宴突厥。楊我支以金山公主示之。既而會上。傳位昏竟不成。

以左御史大夫。賈懷貞。戶部尚書。岑義。竝同中書門下三品。二  
月。考異曰。太上皇實錄云。命皇太子送金山公主往并州。令幽州

內發四萬兵。於幽州。迎皇太子。右御史大夫。朔方總管。左解。苑節  
度。內發二萬兵。赴單于道。太子既親征。諸軍一事。以上並取處分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唐紀二十六 十一  
按以軍法從事。它書皆無此事。按太子送公主。與  
突厥和親。安用九萬兵。又豈得謂之親征。今不取。辛酉。廢右御史

臺。武后光宅元年。改御史臺為御史臺。置州刺史。蕭至忠自託  
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為刑部尚書。考異曰。舊傳及劉隸小說。皆云

上皇嘗華州刺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  
勿為非分。安求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

也。故至忠蕭德言。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  
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幽州

大都督。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  
敢犯。與燕州刺史李璡有隙。武德六年。自營州還。璡毀之於劉幽

求幽求。薦左羽林將軍。孫佺代之。三月丁丑。以佺為幽州大都督  
徙訥為并州長史。夏五月。益州獠反。戊寅。上祭北郊。辛巳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唐紀二十六 十一



赦天下改元延和賜酺五日 六月丁未右散騎常侍武攸卬卒

追封定王 上以仰慈太子之亂岑義有保護之功賜卹之

太平與太子連謀與蕭至忠任謀得免 癸丑以義為侍中 庚申幽州大都督孫

佺與奚酋李大酺戰於冷陁真觀中奚酋可度者內附 全軍覆沒

是時佺帥左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發兵二萬

騎八千分為三軍以襲奚契丹將軍烏可利諫曰道險而天熱懸

軍遠與往必敗佺曰辭訥在邊積年竟不能為國家復營州隋州

二百五卷武后今乘其無備往必有功使楷洛將騎四千前擊遇

奚騎八千楷洛戰不利佺怯懦不敢救引兵欲還虜乘之唐兵大

敗佺阻山為方陣以自固大酺使謂佺曰朝廷既與我親今大

軍何為而來佺曰吾奉敕來招慰耳楷洛不稟節度輒與汝戰請

斬以謝大酺曰若然國信安在佺悉斂軍中帛得餘段并紫袍

金帶魚袋以贈之高宗永徽二年在京文武職事官五品以上並

給隨身魚袋天后垂拱二年諸州都督並準京

官帶魚唐六典曰隨身魚符所以明貴賤應召其制左二右一

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云某位姓名並以袋盛其袋

三品以上飾以金 大酺曰請將軍南還勿相驚擾將士懼無復部

伍虜追擊之士卒皆潰佺以悌為虜所擒獻於突厥獸啜皆殺之

楷洛可利脫歸 是月河南偃師縣李材村有霹靂閃入人家地

震裂闕次餘長十五里深不可測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經軒轅

入太微至於大角 有相者謂同中書門下三品鸞懷貞曰公有

刑厄懷貞懼請解官為安國寺奴赦聽解官乙亥復以懷貞為左

僕射兼御史大夫平章軍國重事 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

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帝座在中宮華蓋之

下三星中星為明

皇太子位前 皇太子當為天子 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太平公

主及其黨皆力諫以為不可上曰中宗之時彗彘用事天變屢臻

朕時請中宗擇賢子立之以應災異中宗不悅朕憂恐數日不食

豈可在彼則能勸之在己則不能邪太子聞之馳入見自投於地

叩頭請曰臣以微功不次為嗣懼不克堪未審陛下選以大位傳

之何也上曰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帝座

有災故以授汝轉禍為福汝何疑邪太子固辭上曰汝為孝子何

必待懼然後即位邪太子流涕而出壬辰制傳位於太子太子

上表固辭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

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舜既禪禹而

若語引此 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考異曰太

為兼也 皇治通鑑補遺卷二百一十 唐紀二十六 十七

以為上皇之意高宗錄云太子既為太平公主所構或唯皇

知三品以下除授及徒罪其軍國大務并重刑獄上仍兼省之五

日一受朝於太 八月庚子皇太子即位尊為太上皇上皇自

稱曰朕命曰詔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

日受朝於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餘皆決於

皇帝 壬寅上大聖天后尊號曰聖帝天后 甲辰赦天下改元

先天賜酺五日 乙巳於鄭州北置勃海軍其數自漢以來

年分置鄭州開元十 恆定州境置恆陽軍杜佑曰恆陽軍 媽蔚州

三年復置用其字 丙午立妃王氏為皇后籍貫初上將請

謀贊成 以後父仁俊為太僕卿仁俊下邳人也戊申立皇太子許

昌王嗣直為鄭王真定王嗣謙為郢王 以劉幽求為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三品魏知古為侍中崔湜為檢校中書令 初上為臨



潘王時每戲遊城南草止之閒因逐狡兔意樂忘返與其徒十數人倦甚休息於封部大樹下適有書生延王過其家甚貧止一驢而已王坐未久書生殺驢拔蒜備饌酒肉湯滯王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王每遊草杜閒必過琚家琚所訟議合王意王益親善焉及韋氏專制王憂甚獨密言於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疑焉王遂納琚之謀已上出鄭祭開天傳信錄新唐書本之以作傳不知何故改潘王為太子思以為上為潘王時易延至家若為太子思未易輕至野人之家也況潘王以唐人紀唐事不信而信宋人之作唐史者乎故改之宋幾琚又預於王同僚之謀同僚事敗琚亡命備書於江都及上為太子琚還長安選補諸賢主簿諸賢屬屬會稽過謝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當今猶有太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為之用琚竊憂之太子引與同榻坐泣曰四哥仁老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有違犯不言為患日深為之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當以安宗廟社稷為事蓋主漢昭帝之姊自幼供養有罪誅之為天下者豈顧小節太子悅曰君有何藝可以自隱而且與寡人遊琚曰能飛耳煉砂誣譖嘲詠可與優人比肩太子乃奏為詹事府司直唐六典詹事府司直掌日與遊處累遷太子中舍人唐六典曰太子中舍人本漢魏太子舍人也晉惠帝在儲宮以舍人四人有文學才美者與中庶子共理文書咸謂三年齊王位為太子傳遂加名為中舍人與中庶子共掌禁令糾正違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暉謀以羽林兵誅之使暉密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 唐紀二十六 元宗 思補

不輕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考異曰舊傳云幽求自謂功在朝臣之右志求在僕射兼領中書令餓而實虛貞為左僕射崔湜為中書令幽求心甚不平形于言色乃與張暉謀誅之按幽求素盡心於元宗湜等附太平非幽求因私忿而害之也今不取臣已與幽求定計惟俟陛下之命上深以為然暉洩其謀於侍御史鄧光實上大懼遽列上其狀丙辰幽求下獄有司奏幽求等離間骨肉罪當死上為言幽求有大功不可殺矣流幽求於封州封州漢廣信封陽縣地梁置封州隋改封州唐屬廣州都督府舊志封州去京師四千里張暉于峯州光實于繡州舊志峯州隋交水陸四千五百一十里張暉于峯州光實于繡州舊志峯州隋交武德四年置峯州去京師七千七百一十里繡州去京師六千九百里初湜為襄州刺史密與譙王重福通書重福遺之金帶重福敗湜當死張說劉幽求營護得免既而湜附太平公主與公主謀罷說政事以左丞分司東都及幽求流封州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桂州都督王峻知其謀幽求不遺利貞屢移牒索之峻不應利貞以聞湜屢遣使遣幽求幽求謂峻曰公拒執政而係流人勢不能全徒仰累耳固請詣廣州峻曰公所坐非可絕於朋友者也峻因公獲罪無所恨竟遐邇不遺幽求由是得免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 唐紀二十六 元宗 思補

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上

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 在位四十五年安祿山反於范陽出幸蜀因傳位于太子改元三先天一開元二十九年

拜先天元年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辛卯立皇子嗣昇為陝王 王母良媛楊氏士達之曾孫也楊士達仕隋官至納言王皇后無子乃母養之初上之為太子也太平公主忌之東宮左右人持兩端纖悉必聞於主時良媛方娠上不自安密語張說日用事者不欲吾多子



恐禍及此婦人奈何密令說懷去胎藥而入上於曲室自焚之醜  
然似寐夢有神人覆鼎瘠而又養之三養盡覆上異之以告說說  
曰天命也乃止遂生王後為 冬十月庚子上謁太廟赦天下

癸卯上幸新豐獵於驪山之下 辛酉沙陀金山遣使入貢沙陀  
者處月之別種也姓朱邪氏 考吳曰薛居正五代史後唐太祖紀  
曰太祖姓朱邪氏始祖拔野古貞觀  
中為墨離軍使太宗平薛延陀分同羅使骨之人送沙陀部酋  
孫五世相承自祖盡忠貞元中繼為沙陀府都督厥後五代史  
記曰李氏之先蓋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  
陀而以朱邪為姓按野古為始祖其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破也  
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於此居沙陀府  
而以其始祖拔野古為都督且傳子孫數世皆為沙陀都督故後  
世因自號沙陀然考於傳記其說皆非也夷狄無姓氏朱邪部  
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  
沙陀府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三州以同羅為爾林  
都督府僕骨為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為幽州都督府未嘗有沙陀  
府也當是時西突厥有鐵勒薛延陀阿史那之類為最大其別部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 唐紀二十六 元宗先天元年

有同羅僕骨拔野古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  
其小者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二年已降拔野古  
其明年阿史那賀魯叛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  
戰於牢山為賀魯所力所敗遂不見後百五十年當憲宗時  
有朱邪盡忠及子執宜見于中興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為姓矣蓋  
沙陀者大破也存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  
號沙陀突厥而夷狄無文字其記朱邪又不足錄故其後世自  
失其傳至盡忠孫延賜林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  
為貴也云 十一月乙酉奚契丹一萬騎寇漁陽幽州都督宋璟  
閉城不出虜大掠而去 上皇詔遣皇帝巡邊西自河隴東及燕  
薊遼將練卒甲午以幽州都督宋璟為空軍大總管并州長史薛  
訥為中軍大總管朔方大總管兵部尚書郭元振為右軍大總管  
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請致仕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  
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日知怒索杖集羣吏欲捶之既而  
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撻李日知瞋受李日知杖不得

比於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脫有稽失  
眾共諫之百知初請罷不與家人謀之既得請遂命左右束裝治  
行其妻問曰家產空子弟名位未立何為遽辭職也日知曰書  
生至此已過本分人亦何足之有若求其足無日而足也既歸不  
事產業但葺構亭池日引故人與之談讌

癸先天二年春正月乙亥詔衛士自今二十五入軍五十免羽林  
飛騎並以衛士簡補 以吏部尚書蕭至忠為中書令 皇帝巡  
邊改期所募兵各散遣約八月復集竟不成行 二月庚子夜開  
門然燈又追作去年大酺 元年受內禪不及賜  
天下酺乃追為之 大合伎樂上皇與  
上御門樓臨觀或以夜繼晝凡月餘左拾遺華陰嚴挺之上疏諫  
以為酺者因人所利合釀為歡飲酒也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 唐紀二十六 元宗先天二年

之資適欲同其歡而乃遺其患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乃止  
初高麗既亡 高麗亡見二百一  
卷高宗總章元年 其別種大祚榮徙居營州及李盡  
忠反 李盡忠反見二百五卷武后  
萬歲通天元年東夷大姓也 祚榮與靺鞨乞四北羽聚眾東  
走阻險自固盡忠死武后使將軍李楷固討其餘黨楷固擊乞四  
北羽斬之引兵踰天門嶺追祚榮 新書天門嶺在土  
遼東河北三百里 祚榮逆戰楷  
固大敗僅以身免祚榮遂帥其眾東據東牟山築城居之 東牟山  
在抱婁  
國界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接新  
羅以泥河為境東窮海西契丹 祚榮驍勇善戰高麗靺鞨之人  
稍稍歸之地方二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自稱振國王附于  
突厥時奚契丹皆叛道路阻絕武后不能討中宗即位遣侍御史  
張行友招慰之祚榮遣子入侍至是以祚榮為左驍衛大將軍勃  
海郡王以其所部為忽汗州令祚榮兼都督 林瑀自此盛矣始  
去林瑀專號勃海



庚申救以嚴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 三月辛巳皇后親蠶

考異曰元宗實錄說此年二月三月事肥先載詔乃三月丁卯也而唐履承其誤云正月辛巳皇后親蠶太上皇錄云三月辛巳皇后親蠶自崩聖光宅以來廢闕此禮至是重行太上皇實錄實錄舊本紀略云辛卯校制書云以今月十八日親先蠶是月甲子初今從元 晉陵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其略曰煬帝自恃其疆

不憂時政雖制敕交行而聲實舛謬言同堯舜迹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擲而棄之又曰隋氏縱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願陛下詳擇之又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誠由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疎之所以分也明主則不然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太平之業將何遠哉又曰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陛下方興崇至德大布新政

請一切除去碎密不察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姦慝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矣上覽而善之 先是脩大明宮未畢夏五月庚寅敕以農務方勤罷之以待閒月 六月丙辰以兵部尚書郭元振同中書門下三品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隙宰相七人出其門實與主連謀其不附主者郭元振魏知古陸象先三人也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義蕭至忠崔暹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新興王晉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知右羽林將軍事李慈左金吾將軍李欽中書舍人李猷右散騎常侍賈膺福馮臚唐駿及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實毒進於上陶宏景曰赤箭亦是芝類莖赤如箭鮮葉生其端根如人足又如芋魁有十二子為箭其苗為粉久服益氣力長陰肥健輕身延年沈括曰赤箭天麻苗也根則抽苗徑直而上苗則結子成熟而落反從葉中而

下至十而生赤箭則言苗用之有自表入裏之功天賦則言根用之有自內達外之理本草謂曰非箭莖中空依半而上點莖破有尖葉梢頭生皮德潤花結子如豆粒大 晉德良之孫也 德良長其子至夏不落卻透虛入莖中遊生土內 平王叔 初封新興王 元楷慈數往來主第相與結謀甲書侍郎王琚言於上曰事急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獻上佩刀意欲上斷荆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既光臨大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北軍謂左右羽林左右衛騎也後收逆黨則不驚動上皇矣上以為然以日用為吏部侍郎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考異曰上皇錄云公主謀不利于上與今上更立皇太子獨專權期以是月七日作亂今上密知其事勸左右禁兵誅之按是月壬戌朔 元宗以三日甲子誅之今從元宗錄令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懷貞至忠義等於南牙舉兵應之上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王琚及龍武將軍王毛仲景雲初以左右衛騎與左右羽林為北門四軍置左右衛武將軍以領萬騎殿中少監姜皎太僕少卿李令問尙乘奉御王守一內給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定計誅之皎暮之曾孫姜善一卷義箭 令問靖弟客師之孫守一仁皎之子力士潘州人也潘州唐武德四年置潘州貞觀八年改潘州以潘水為名 甲子上因王毛仲取開慶馬及兵三百餘人與同謀十餘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門西內太極殿北曰朱明門左曰虔化門右曰書召元楷慈先斬之擒膺福獻於內省省以出四方館錄中書省故內省省在馬中書省 執至忠義於朝堂皆斬之考異曰元宗實錄作乙丑按皎

資治通鑑補 卷二一〇

資治通鑑補 卷二一〇

資治通鑑補 卷二一〇

資治通鑑補 卷二一〇

資治通鑑補 卷二一〇

資治通鑑補 卷二一〇

資治通鑑補 卷二一〇

資治通鑑補 卷二一〇

資治通鑑補 卷二一〇

資治通鑑補 卷二一〇

資治通鑑補 卷二一〇



宗上皇... 王毛仲等... 振升承天... 得入頃... 令常元... 密知其... 入山寺... 錄朝野... 三日... 有變... 奏曰... 信者... 取之... 門樓... 皇乃... 萬年... 月三日... 紀云... 寶治... 元宗... 天... 年... 諸... 朕方... 秋門... 門其... 傳云... 日方... 子及... 官爵... 錢收... 初上... 問勿... 平公... 刑歎... 元氏...

宗上皇... 王毛仲等... 振升承天... 得入頃... 令常元... 密知其... 入山寺... 錄朝野... 三日... 有變... 奏曰... 信者... 取之... 門樓... 皇乃... 萬年... 月三日... 紀云... 寶治... 元宗... 天... 年... 諸... 朕方... 秋門... 門其... 傳云... 日方... 子及... 官爵... 錢收... 初上... 問勿... 平公... 刑歎... 元氏...

主免死... 竝有文... 之一門... 默默受... 與上款... 諸王侍... 立齋... 日廢長... 當以罪... 召象先... 密為申... 善及惡... 已賞功... 伏外省... 厚以高... 置三品... 中宗時... 藩邸力... 承帝在... 功賞之... 至千餘... 撫士道...

主免死... 竝有文... 之一門... 默默受... 與上款... 諸王侍... 立齋... 日廢長... 當以罪... 召象先... 密為申... 善及惡... 已賞功... 伏外省... 厚以高... 置三品... 中宗時... 藩邸力... 承帝在... 功賞之... 至千餘... 撫士道...



事陸象先罷為益州長史劔南按察使象先至蜀奏嘉邛路遠請  
鑿岷山之南以從捷近發卒從役居人不堪時左拾遺張宣明監  
姚崇諸軍事乃親履其地其險可否遂移牒益州曰此路高山臨  
雲深谷無景至有斗絕巨險不通人蹤經之者必緣壁倚崖脅息  
而度木人猶堪淚下餓馬必且穿蹄象先覽之乃罷役 八月癸  
巳以封州流人劉幽求為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 丙辰突厥可  
汗默啜復遣其子楊我支來求昏丁巳許以蜀王女南和縣主妻  
之 中宗之崩也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嶠密表韋后請出相王請  
子於外上即位於禁中得其表以示侍臣嶠時以特進致仕或請  
誅之張說曰嶠雖不識逆順然為當時之謀則忠矣上然之九月  
壬戌以嶠子率更令暢為虔州刺史唐六典曰漢率更令丞主庶  
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勳音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 唐紀二十六 三  
率更令掌宮殿門戶之禁即將屯衛之令嶠隨暢之官嶠早孤事  
士北齊率更令掌周衛禁防刻鐘鼓  
母以孝聞為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自是文采日進十五通  
五經二十成進士則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筆皆令嶠為之  
時汜水獲瑞石嶠為御史上皇符一篇為世所譏其文章聲價少  
與王勃楊炯頴中與崔融蘇味道齊驅及諸人既沒嶠獨為文  
章尚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庚午以劉幽求同中書門下三品  
丙戌復置右御史臺督察諸州罷諸道按察使 冬十月辛卯引  
見京畿縣令戒以歲饑惠養黎元之意 姚崇贊寇姚州都督李  
蒙死之 己亥上幸新豐癸卯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  
旗連亘五十餘里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驪下將斬  
之劉幽求張說跪於馬前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雖有罪當從

原宥乃流新州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以其制軍禮不肅故也  
紹立朝忠直敢言死非其罪時人哀之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  
意金吾衛將軍李邕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邕官廢棄終身時二大  
臣得罪諸軍多震懾失次惟左軍節度使許訥時請武分左右軍朔  
以訥為左軍節度  
方道大總管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上深  
歎美慰勉之甲辰獵於渭川上欲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為相張說  
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  
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上問為誰皎曰  
姚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  
當死皎叩頭首服上即遣中使召元之詣行在既至上方獵引見  
上曰卿頗知獵乎元之曰臣少孤居廣成澤自不知書惟以射獵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 唐紀二十六 三  
為事四十年方遇張璟誠謂臣當以文學備位將相無為自棄爾  
來折節讀書今雖官位過忝至於馳射老而猶能於是呼鷹放犬  
遲速稱旨上大悅既罷召以天下事表奏不竭上曰卿宜遂相朕  
元之知帝銳於求治欲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至頓  
上命宰臣坐元之因跪奏臣適奉作弼之詔而不謝臣欲以十事  
上獻有不可行臣不敢奉詔上曰悉數之朕當量力而行元之曰  
自垂拱以來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請聖政先仁恕可乎上曰朕  
心深有望於公也又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請三  
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又曰自太后臨朝以來喉舌之任  
或出於閹人之口臣請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及矣又曰  
武氏諸親猥侵清切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



范維臣請國親不任兼省官凡有斜封待闕員外等官悉請停罷  
 可乎上曰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倖之徒冒觸憲網皆以寵免臣  
 請法行自近可乎上曰朕切齒久矣又曰比因家戚里賈獻求  
 媚延及公卿方鎮亦為之臣請除租庸賦稅之外悉杜塞之可乎  
 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聖善寺上皇造金仙玉  
 真觀皆費鉅百萬耗盡生靈凡寺觀宮殿臣請止絕建造可乎上  
 曰朕每視之心即不安而況敢為哉又曰先朝褻狎大臣或虧君  
 臣之敬臣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事誠當然有何不可又曰  
 自燕欽融草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沮色臣請凡在臣子皆得  
 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曰朕非惟能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呂氏產  
 祿幾危西京馬寶閻梁亦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為甚臣請陛下  
 實治通鑑補元宗先天二年唐紀二十六

書之於史冊永為殷鑒作萬代法可乎上乃潸然良久曰此事真  
 可為刻肌刻骨者也元之再拜曰此誠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  
 載一遇之日臣敢當彌諧之地是日拜元之兵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三品元之吏事明敏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姚崇始相武后後相睿宗今復  
 為緣邊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初即位勵精為治每事  
 訪於元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故上專委任之 乙巳  
 車駕還京師 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考異曰此出李得裕次柳氏舊聞不知郎吏為  
 何官若郎中員外郎則請要官不得云 秋申恐是郎將又不敢必故仍用舊文 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  
 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臣奏  
 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  
 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為元

之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君人之體左拾遺曲江張九  
 齡曲江張九齡桂陽郡江左置始興郡武德四年置韶州尋改東衡州貞觀元年改韶州以元之有重望為  
 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詣躁進純厚其略曰任人當才為政大體  
 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歸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  
 緣情之卑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  
 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賈客以取容其間豈不有才所  
 失在於無恥元之嘉納其言新與王晉之誅也僚吏皆奔散惟司  
 功李撝步從唐制諸州功曹司功參軍事掌考課假使祭祀禮不  
 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姚元之聞之曰樂布之儔也及為相擢為  
 尚書郎 己酉以刑部尚書趙彥昭為朔方道大總管 十一月  
 乙丑劉幽求兼侍中 辛巳羣臣上表請加尊號為開元神武皇  
 實治通鑑補元宗先天二年唐紀二十六

帝從之戊子受冊 中書侍郎王琚為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每進  
 見侍笑語連夜方出或時休沐往往遣中使召之甲官亦使尚宮  
 就琚宅問訊其母琚在幃幃之側參聞大政時人謂之內宰相或  
 言於上曰王琚權論縱橫之才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  
 由是浸疏之是月命琚兼御史大夫檢行北邊諸軍 十二月庚  
 寅赦天下改元開元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中書省為紫  
 微省門下省為黃門省侍中為監雍州為京兆府洛州為河南府  
 長史為尹司馬為少尹隋以京守為牧武德初開府置牧以親王  
 府升長史為尹從三品專總府事總管以下州府皆有治中府大  
 清改為司馬屬府改為贊理又為丞武德改為治中丞武德高宗  
 名改為司馬至是改 甲午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 己亥禁滋  
 寒胡歲 壬寅以姚元之兼紫微令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



敕都督刺史都護將之官皆引面辭畢側門收進止 姚崇既為相紫微令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它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蹙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癸丑說左遷相州刺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劉幽求亦罷為太子少保甲寅以黃門侍郎盧懷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初上聞崇言怒曰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核其事而說未之知也先是說家有教授書生通於說侍兒最寵者會擒得姦狀以聞於說說怒甚將窮獄於京兆尹書生厲聲言曰觀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也公貴為宰相豈無緩急用人胡靳於婢女耶說奇其言而釋之兼以待兒與歸書生跳迹去旬餘無所聞知至是忽來訪說髮色黃治通鑑補卷二百十 唐紀二十六 元宗開元元年

梅黑帝與林邑真臘國通陷安南府詔石監門衛將軍內侍楊思勳將兵討之思勳至嶺表鳩募首領子弟兵馬十餘萬取伏波故道以進出其不意元成遠聞兵至惶惑計無所出竟為官軍所擒臨陳斬之盡誅其黨與積屍為京觀而還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一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二十七 起二年盡五年凡四年

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中

開元二年春正月以關內早求直諫停不急之務寬繫囚祠名

山大川梓暴骸 壬申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

史有政績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恆式 己卯以盧懷慎檢

校黃門監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

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

軍范及為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

園弟子又教宮中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禮部侍

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為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適

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為戒上雖不能用咸嘉賞之時

洛陽令崔隱甫以嚴肅為政梨園弟子有胡雛者善吹笛有龍鶯

負罪匿禁中上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乞此人對曰陛下

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而出上遽謝之付與胡雛隱甫立殺

之有詔賞死不及矣賜隱甫百緡 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

度人為僧兼以偽妄富戶彊丁多削髮以避徭役所在充滿姚崇

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

但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上從之命有

司沙汰天下僧尼以偽妄還俗者萬二千餘人 初營州都督治

柳城以鎮撫奚契丹則天之世都督趙文翽失政奚契丹攻陷之

見二百五卷武后 是後寄治幽州東漁陽城 據舊唐書漁陽城在或

南州東二百里 言蘇勣奚契丹大欲降唐正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為默吸所侵

擾故且附之若唐復建營州則相帥歸化矣并州長史和戎大武

等軍州節度大使辭請信之 大武軍在代州北 奏請雖契丹復置

營州上亦以冷陁之役欲討契丹羣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請同

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 薛王業之舅王仙

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為之請救紫微黃門覆按姚崇盧懷慎

等奏仙童罪狀明白御史所言無所枉不可縱捨上從之由是貴

戚斂手 二月庚寅朔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二十七

史冊從之 乙未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拔

頡利發 考異曰舊唐書傳云默啜今從舊突厥傳及唐書

火拔頡利發乃官名也 石阿失畢將兵圍北庭都護府都護郭虔

瓘擊破之同俄單騎遁城下虔瓘伏壯士於道側突起斬之突厥

請悉軍中資糧以贖同俄聞其已死慟哭而去 丁未赦自今所

在毋得創建佛寺舊寺頽壞應葺者詣有司陳牒檢視然後聽之

己酉以旱慮囚 時久旱民飢下詔求直言禮部侍郎張廷珪

上疏曰古有多難興邦殷憂啟聖者蓋事危則志銳情迫則思深

故能自下登高應為福也伏見景龍之末兇黨構亂陛下神武

汎掃妖氛明明上帝照臨下土爰錫介祉以蒼鴻休然頃歲以來

陰陽愆候九穀失稔萬姓阻飢關輔尤劇至有樵蘇莫爨糧粒靡







於朝野松檟已遠風烈猶存種懷誠節良深歎歎可賜實封一百  
巨安石至河州晦又奏安石嘗檢校定陵定陵中盜隱官物下州

徵賊安石歎曰此祗應須吾死耳憤恚而卒而皎之弟也景雲中

皎嘗以事干安石安石拒之故令晦致之於死安石性方正寡言

笑以明經舉應官乾封尉并州司馬德鄭二州刺史為政清嚴所

在吏民莫不敬憚及為宰相在羣枉之中獨能正己格物不亂於

羣死非其罪天下惜之 段天樞發匠鎔其鐵為錢歷月不盡先

是章后亦於天街作石臺高數丈以頌功德至是并毀之 突厥

楊我支死夏四月辛巳突厥可汗默啜復遣使求昏自稱乾和永

清太駙馬天上得果報天男突厥聖天骨咄祿可汗天男骨咄祿

五月己丑以歲饑悉罷員外試檢校官員外官一也試官二也檢校官三也罷之以其冗濫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二十七 五

且廉俸 自今非有戰功及別救毋得注擬此三項官今後非有戰

功及別救特行錄用吏 兵部毋 己酉吐蕃相牟達延金音益遣宰相書請先遣解琬至

河源正二國封疆然後結盟琬嘗為朔方大總官故吐蕃請之前

此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復召拜左散騎常侍而遣之又命宰

相復空達延書招懷之琬上言吐蕃必陰懷叛計請預屯兵十萬

於秦渭等州以備之 黃門驛魏知古本起小吏存疑按新舊傳

舉進士累授著作郎兼 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為相崇意輕之請知

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唐制

武職事官大品以下吏兵部進擬必過門下省其階資俟其知

才用以審定之若擬職不當隨其優屈而量焉請之過官 知

古銜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恃其父有德於知古頗招權請託知古

歸悉以聞它日上從容問崇卿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

意對曰臣有三子兩在東都為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魏知

古臣未及問之耳上始以崇必為其子隱及聞崇奏喜問卿安從

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必德臣容其

為非故敢干之耳上於是崇為無私而薄知古負崇欲斥之崇

固請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救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

天下必以陛下為私於臣累聖政矣上久乃許之辛亥知古罷為

工部尚書考異曰舊知古傳二年還京上履有顧問恩意甚厚尋

知政事新傳亦云由黃門監改紫微令今據實錄 明年魏宋璟聞

而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魏公乎 宋

王成器申王成義於上兄也岐王範辭王業上之弟也幽王守禮

上之從兄也上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二十七 六

兄弟同寢諸王每旦朝於側門退則相從宴飲鬪雜擊毬或獵於

近郊遊賞別墅中使存問相望於道上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

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

處其中或講論賦詩閒以飲酒博奕遊獵或自執絲竹成器善笛

範善琵琶與上更奏之諸王或有疾上為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

業嘗疾上方臨朝須臾之間使者十返上親為業煮藥回臈吹火

誤藥上須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須何足惜成器

尤恭慎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上愈信重之故譏閒之言無自

而入時有鴉鴿千數集於麟德殿庭樹鳴翔洊日率府長史魏光

乘作頌以為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為作頌因以書賜成器等曰

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高高處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



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朕每思服藥而生羽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王有超代之才堪佐經綸之務乃絕其朝請卒令憂死身死未幾遭司馬宣王之奪豈神丸之效也哉然王於兄弟專以聲色畜養娛樂之不任以職事羣臣以成器等地逼請循故事出刺外州六月丁巳以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申王成義兼州刺史幽王守禮兼虢州刺史令到官但領大綱自餘州務皆委上佐主之是後諸王為都護都督刺史者並準此 丙寅吐蕃使其宰相尙欽藏獻盟書尙吐蕃之貴姓也 上以風俗侈靡秋七月乙未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宴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成戎救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二十七

思補

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自餘皆禁之婦人服飾從其夫子夫子者天若子也 其舊成錦繡聽染為卑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罷兩京織錦坊

臣光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薛訥與左監門衛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將兵六萬出檀州擊契丹賓客以為士卒感負戈甲齎資糧深入寇境難以成功訥曰盛夏草肥羔犢孳息因糧於敵正得天時一舉滅虜不可失也行至灤水山峽中前州維武軍東北行百二十里至灤水守並又東北渡灤河 契丹伏兵遮其前後從山上擊之唐兵大敗死者十八九訥與數十騎突圍得免虜中嗤之謂之薛婆俗謂婦人之老曰婆言薛訥老法如老婦人也 崔宣道將後

軍聞訥敗亦走訥歸罪於宣道及胡將李思敬等八人制悉斬之於幽州庚子赦免訥死削除其官爵獨赦杜賓客之罪 壬寅以北庭都護郭虔瓘為涼州刺史河西諸軍州節度使 果州刺史鍾紹京心怨瓘數上疏妄陳休咎乙巳貶灤州刺史 丁未房州刺史襄王重茂薨輟朝三日追諡曰殤皇帝 戊申禁百官家毋得與僧尼道士往還壬子禁人開鑄佛寫經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甲寅制許之始作興慶宮興慶宮後謂之南內在皇城東南距京城之東直東內之南自東內達南內有夾城複道仍各賜成器宅 經通化門達南內人主往來兩官外人莫知之 仍各賜成器宅環於宮側甯王政王宅在安興坊薛王宅在勝業坊二坊相連皆在興慶宮西甯王即宋王也 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資優渥 乙卯以岐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二十七

思補

王範兼絳州刺史薛王業兼同州刺史仍赦宋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復始 民間訛言上采擇女子以充掖庭上聞之八月乙丑令有司具車牛於崇明門唐六典大明宮紫宸殿內朝正殿也殿之南面紫宸門紫宸門之左日光殿門 自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敕曰燕寢之內尙令罷遣問閭之閑足可知悉 乙亥吐蕃將空達延乞力徐帥眾十萬寇臨洮軍自蘭州至渭源果如解琬之言岷州蓋樂縣古臨洮縣也後魏分隴西置渭源郡又改義甯二年更名渭源漢隴西之首陽縣首陽為渭源縣唐以縣屬渭州 掠取牧馬命薛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為隴右防禦使以右驍衛將軍常樂郭知運為副使常樂漢地曹魏分廣至置空天李嗣於此置涼州與太僕少卿王峻帥郡陪置常樂鎮武德五年改鎮為縣屬瓜州 兵擊之辛巳大募勇士詣河隴就訥教習初鄯州都督楊矩以九曲之地與吐蕃其地肥饒吐蕃就之畜牧因以入寇矩悔懼自殺



乙酉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武后所製豫州鼎銘其末云上元降  
鑿方建隆基通典載漢州鼎銘曰漢農首出軒昊應期唐虞繼繼  
湯武乘時天下光宅城內雍熙上元降鑿方建隆基  
以為上受命之符姚崇表賀且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

臣光日日食不驕太史之過也而君臣相賀是誣天也采偶然  
之文以為符命小臣之諂也而宰相因而實之是侮其君也上  
經於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賢猶不免於是豈不惜  
哉

九月戊申上幸驪山溫湯 敕以歲稔傷農令諸州修常平倉法

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  
稍假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至是復置之 江嶺淮浙劔南地

下溷不堪貯積不在此例 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愈甚壬子

葛邏祿等部落詣涼州降 冬十月吐蕃復寇渭源丙辰上下詔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二十七 九 思補

欲親征發兵十餘萬人馬四萬匹甲書侍郎知制誥蘇頌諫曰古

天子無親將者惟黃帝五十二戰然亦當天下未平之時耳自阪

泉功成則修身閑居無為無事矣陛下既撥定禍亂方當深視高

居制禮作樂何至厭天居社金革逞一日之勇哉況吐蕃入寇亦

非其主乃是一酋帥耳軍吏一不勝而陛下屈至尊為之敵雖朝

鼎夕砧猶未可以誇示四海萬一虜聞六師之出索連北狄入幽

并犯靈夏南動京師太上皇必致憂勞是陛下以天下之安不能

甯其親也不若居中制勝擇良將而任之遠律必誅殺敵必賞多

出金帛以購酋長虜亡無日矣上從之 戊午上還宮 甲子薛

訥與吐蕃戰於武街水經注武街城在漢代道縣東白石山西北  
唐為武街驛與大來谷皆屬臨洮渭源縣界

對峙曰武街驛 大破之時太僕少卿龍右驛牧使王陵帥所部二  
在渭州西界

千人與訥會擊吐蕃至遠延將吐蕃兵十萬屯大來谷峻選勇士  
七百衣胡服夜襲之 多置鼓角於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

鳴鼓角以應之虜以為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時在

武街去大來谷二十里虜軍塞其中間峻復夜出襲之虜大潰始

得與訥軍合追奔至洮水復戰於長城堡乘築長城起臨洮  
洮因以名堡 又敗之

前後殺獲數萬人 丑救罷親征戊辰姚崇慮慎等奏頃者吐

蕃以河為境神龍中尚公主遂踰河築城置獨山九曲兩軍去積

石三百里又於河上造橋今吐蕃既叛宜毀橋拔城從之是役也

豐安軍使王海賓為先鋒戰甚力乘勝獨進諸將嫉其功按兵不

救海賓遂戰死天軍乘其勢擊之故大勝上聞而憐之乃以其子

忠嗣為朝散大夫尚書奉御時年九歲入見上伏地號泣上撫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二十七 十 思補

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乃養之宮中與陝王游處及長雄毅

寡言嚴重有武略上與談兵應對縱橫皆出意表上謂之曰爾後

必為良將 己巳突厥可汗默啜又遣使求昏上許以來歲迎公

主 突厥十姓胡祿屋等諸部詣北庭請降此西突  
厥也 命都護郭虔

瓘撫存之 乙酉命左驍衛將軍尉遲瓌使於吐蕃宣慰金城公

主吐蕃遣其大臣宗俄因至洮水請和百恃兵強求用敵國禮

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 十一月辛卯葬殤皇帝 丙申遣左散

騎常侍解琬詣北庭宣慰突厥降者隨便空區處 十二月壬戌

沙陀朱邪金山入朝 甲子置隴右節度大使領都秦河渭蘭臨

武洮岷麗巒岩十二州臨州本隴西之狄道地晉置武始郡隋  
廢郡復為州後唐置岷州天寶三載始分

置臨州新舊志皆云然據此則已置岷州久矣武州古白馬之地  
漢武帝開置武都郡西魏改曰石門唐置武州宗州後魏置昌羌



之地後周置官昌郡 以隴右防禦副使郭知運為之 乙丑立皇

天和元年置岩州 子嗣真為鄧王鄧音 嗣初為鄧王嗣安為鄧王 鄧音 嗣又音 因 辛

已立鄧王嗣謙為皇太子長子鄧王嗣直母曰劉華妃嗣謙次

子也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娼進有寵於上故立之為後廢太子張本 是

歲置幽州節度經略鎮守大使領幽易平檀媯燕六州 突騎施

可汗娶葛之弟遮弩政正娶葛原文作守忠 守忠乃葛葛名也 恨所分部落少於其

兄遂叛入突厥請為鄉導以伐突葛默噉遣兵二萬擊突葛虜之

而還謂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於我遂并殺之

元開元三年春正月癸卯以盧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懷

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雖貴為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

免飢寒宋璟盧從愿嘗往候之時懷慎適臥疾見其敝簣單藉門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唐紀二十七 唐紀二十七 唐紀二十七

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

別執二人手曰上雖切於求治而近稍倦於勤將有憒人乘間而

進矣公第志之然幹略非其所長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

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

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願謂紫微舍人

齊澣曰余為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

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

則竟何如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

得乎懷慎與崇同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

宰相

臣光曰昔鮑叔之於管仲子皮之於子產皆位居其上能知其

賢而下之授以國政孔子美之管仲請囚于魯鮑叔受之以歸 言于桓公曰管夷吾治于高侯 使相可也桓公用之遂霸諸侯 子皮當國授子產政子 產辭子皮曰虎帥以聽執敢不聽遂授以政鄭國大治 曹參

自謂不及蕭何一遵其法無所變更漢業以成夫不自用事為

其僚者愛身保祿而從之不顧國家之安危是誠罪人也賢智

用事為其僚者愚惑以亂其治專固以分其權媚嫉以毀其功

懷反以竊其名是亦罪人也崇唐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戮力

以濟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秦晉曰如有一臣斷斷無

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

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

利哉懷慎之謂矣

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睦州刺史 王銳於決事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唐紀二十七 唐紀二十七 唐紀二十七

羣臣畏伏起居即吳兢慮上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比有上封事

者言有可採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召見被拔擢其忤旨則朝堂

杖決傳送本州或死于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諫古者設誹謗之

木欲聞己過今之封事謗木類也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

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傳相視怪愕臣

恐天下骨鯁士以讒言為戒撓直就曲斲方為刑偷合苟容不復

能盡節忘身納君於道矣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故曰朝有諫

士如髮之有梳而愚主自聖拒諫戮忠諺云人將疾惡嘗魚肉之

味國將亡惡聞忠諫之氣嗚呼惟陛下深鑒於茲哉 突厥十姓

降者前後萬餘帳高麗莫離支置文簡十姓之婿也二月與跌跌

都督思泰等亦自突厥帥眾來降考異曰實錄二年九月壬子 暹羅車鼻地失姓羅侯斤等十

宰相

臣光曰昔鮑叔之於管仲子皮之於子產皆位居其上能知其



二人詣涼州內屬乙卯胡祿屋闕及首領等一千三百十一人求  
 降十月庚辰胡祿二萬帳詣北庭內屬明年正月突厥葛邏祿下  
 首領裴羅達干來降二月突厥十姓部左廂五屯陸段右廂五  
 屯失畢侯斤等相繼內屬前後二千餘帳三月突厥支那忌等來  
 朝謂曰胡祿屋大首領支那忌四月三姓葛邏祿率眾歸國五月  
 胡祿屋等相繼安西都護呂休與胡祿屋相繼又云及新來十姓  
 大首領計會胡祿屋等九月胡祿屋歸國十月胡祿屋二萬  
 帳新歸前云胡祿屋後云胡祿屋按十姓有胡祿屋胡祿屋尼施  
 半段諸名號雖各參差要之葛邏祿胡祿屋胡祿屋尼施為三姓必矣  
 然胡祿屋以二萬帳而云十姓內屬前後二千餘帳參差難據今  
 從舊傳 余考新舊史時歐戰胡祿屋胡祿屋尼施不能無安西突厥十  
 姓故來降而高文簡 制皆以河南地處之 三月胡祿屋酋長支  
 節忌等入朝上以十姓降者浸多夏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將軍  
 薛訥為涼州鎮大總管赤水等軍並受節度居涼州 涼州有赤水  
 有赤青泉因名之編員五千 左衛大將軍郭虔瓘為朔州鎮大總  
 管和戎等軍并受節度居并州勒兵以備默啜默啜發兵擊葛邏  
 祿胡祿屋鼠尼施等屢破之山之西有三族一謀落二城侯三路  
 齊力當東西突厥間後 稍南自號三姓葉護救北庭都護湯嘉惠左散騎常侍解琬等  
 發兵救之五月壬辰救嘉惠等與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及定邊  
 道大總管阿史那獻互相應援 丁未以早錄京師囚 六月山  
 東大蝗羣飛蔽天下食苗稼聲如風雨民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  
 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 四年山東蝗大起  
 崇奏請捕瘞按本紀三年六月山東諸州大蝗姚崇奏差御史下  
 諸道促官吏遣人驅捕焚瘞從之是歲田收有獲人不甚飢四年  
 又云是夏山東河南河北蝗蟲大起遣使分捕而瘞之又實錄今  
 年十一月制以開者河南河北災蝗水潦明年正月辛未以右丞  
 倪若水為汴州刺史五月敕曰今年蝗災乃是孽生所由官司不  
 早除過任長成看食田苗不惟人災自為身計向若信其拘忌  
 不有指揮則山東之苗掃地但盡然則三年有饑者以為蝗蟲多  
 除不可盡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

可坐視食苗會不救乎宅詩云乘彼蠲賊以付炎火又漢光武詔  
 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蟻以及蠶賊此並除蝗之義也且  
 苗皆有主救護必不辭勞蝗既解飛夜必赴火夜令設火火邊掘  
 坑且焚日埋除之可盡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  
 慮懷慎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不蛭而愈疾 賈誼  
 楚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疾曰  
 吾食菹而得蛭不吞其罪是法府而威不立也雖而誅之必益食  
 者皆死遂吞之令尹曰天道無親惟德 孫叔殺蛇而致福范滂  
 是輔王有仁德疾不為傷王疾果愈 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還家而哭母問其故曰見兩頭蛇  
 恐死母曰蛇安在曰聞見兩頭蛇者死恐人復見已殺而埋之矣  
 母曰母憂汝不死矣吾聞 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  
 殺蝗有禍崇請當之 秋七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上謂宰相曰  
 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日使入內侍讀庶  
 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九月戊寅以懷素為左散騎常侍使與右  
 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閣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別館  
 道遠聽於宮中乘馬親送迎之侍以師傅之禮以無量老特為  
 之造腰輿 輿與令人舉在內殿令內侍昇之懷素少好學家貧無  
 資畫採薪夜輒燃以讀書遂博通經史雖居史職手不釋卷又謙  
 恭謹慎當世推為長者無羣幼孤貧勵志好學家近臨平湖湖中  
 有龍闕傾里閉往觀無量時年十二讀書晏然不動及長尤精三  
 禮及史記至是與懷素同為帝師時人莫不榮之 九姓思結都  
 督磨散等來降己未悉除官遣還 西南蠻寇邊遣右驍衛將軍  
 李元道發戎瀘夔巴梁鳳等州兵三萬人 戎州本建為并舊屯兵  
 討之 壬戌以涼州大總管薛訥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太僕卿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二十七 唐高宗二十七年 恩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二十七 唐高宗二十七年 恩補



呂延祚靈州刺史杜賓客副之以討突厥 甲子上幸鳳泉湯

有鳳泉湯十一月三日卯還京師 劉詢求自杭州刺史徙郴州

刺史郡治所屬平陳留州 憤恚甲申卒于道 王恩郭元振舊

功起為饒州司馬元振自負功勳怏怏不得志道病卒元振身長

七尺美鬚擢少有大志年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

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緩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元振盡以錢與

之不問其姓名稷等莫不駭歎年十八舉進士為通泉尉任俠使

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苦之

武后知其所為召而詰之將加重罪既與語而奇之索所為文章

上寶劍篇后覽而加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擢授右武衛鎧曹參

軍及為將相盡更其少年雄邁之氣而反於儉約手不釋卷人莫

見其喜愠之色自朝還家對親則欣欣及退就私室則儼如也唐

興九十餘年仕至宰相而親具存者惟元振云 丁酉以左羽林

大將軍郭虔瓘兼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大使虔瓘請自募關中

兵萬人詣安西討擊皆給遞馱及熟食 遞馱者沿路遞發馬牛驢

日驢載日馱每馱一百斤其馱道一百里一百文山馱處一百二

十文馱少處不得過一百五十文平易處不得下入十文其有人

負處兩人分一馱又給 敕許之將作大匠章濬上疏以為今西域

服從雖或時有小盜竊舊鎮兵足以制之關中常宜充實以強幹

弱枝自頃西北二虜寇邊凡在丁壯征行略盡豈宜更募驍勇遠

資荒服又一萬征人行六千餘里咸給遞馱熟食道次州縣將何

以供秦隴之西戶口漸少涼州已往沙磧悠悠遣彼居人如何取

濟 存疑遣彼居人居字無謂疑是多字之誤然舊唐書虔瓘傳元

是居字故不敢改新唐書虔瓘傳云秦隴以西多沙磧少居人

若何而勝則居 縱令必克其獲幾何儻稽天誅無乃甚損請計所

用所得較其多少則知利害昔唐堯之代兼愛夷夏中外又安漢

武窮兵遠征雖多克獲而中國疲耗今論帝王之盛德者皆歸唐

堯不歸漢武況邀功不成者復何足比議乎時姚崇亦以虔瓘之

策為不然既而虔瓘卒無功 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州還

陳磧西利害請往察其形勢上許之聽以便宜從事拔汗那者古

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與大食共立阿了達為王發兵攻之拔汗

那王兵敗奔安西求救孝嵩謂都護呂休璟曰不救則無以號令

西域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長驅

而進是月攻阿了達于連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己至西

屠其三城俘斬千餘級阿了達與數騎逃入山谷孝嵩傳檄諸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二十七 天

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賓等八國皆遣使請降勒石紀功而

還會有言其賊汚者坐繫涼州獄貶靈州兵曹參軍 京兆尹崔

日知貪暴不法御史大夫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傑罪十二月侍

御史楊瑒庭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姦人得而恐惕則御史臺可廢

矣上遽命傑視事如故貶日知為歙縣丞 歙縣屬丹陽郡縣南

有歙浦因以為名唐帶 州 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上

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

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尚書

左丞韋瓘奏郎官多不舉職請沙汰改授他官瓘尋出為刺史宰

相奏擬冀州敕改小州姚崇奏言臺郎寬怠及不稱職瓘請沙汰

乃是奉公臺郎甫爾改官瓘即貶于外議者皆謂郎官誦傷臣



恐後來左右丞指以為戒則省事何從而舉矣伏望聖慈詳察使當官者無所疑懼乃除冀州刺史 突騎施婆葛既死默啜兵還

妥葛部將蘇祿鳩集餘眾百為可汗蘇祿頗善綏撫十姓部落稍稍歸之有眾二十萬遂據有西方尋遣使入見是歲以蘇祿為左

羽林大將軍金方道經略大使 西方屬金故 皇后妹夫尚衣奉

御長孫昕以細故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 殿中省有尚食尚衣尚各有奉御二人尚衣奉御掌供天子衣服詳其制度辨其名數而供其進御○昕音欣又音希

開元四年春正月昕與其妹夫楊仙玉於里巷伺傑而毆之傑

上表自訴曰髮膚見毀雖則痛身冠冕被陵誠為辱國上大怒命

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仍以敕書慰傑曰昕等朕之密戚不能訓導使陵犯衣冠雖實以極刑未足謝罪卿宜以剛腸疾惡勿以凶

人介意 丁亥宋王成器更名憲申王成義更名馮 乙酉隴右

節度使郭虔瓘奏奴石良才等八人皆有戰功請除游擊將軍敕

下盧懷慎等奏曰郭虔瓘恃其微效輒侮羣章為奴請五品實亂

綱紀不可許上從之 丙午以鄆王嗣直為安北大都護安撫河

東關內隴右諸蕃大使以安北大都護張知運為之副陝王嗣昇

為安西大都護安撫河西四鎮諸蕃大使以安西都護郭虔瓘為

之副二王皆不出閣諸王遙領節度自此始 二月丙辰上幸驪

山溫湯 吐蕃圍松州 丁卯上還宮 辛未以尚書右丞倪若

水為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訪使 唐會要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初遣十道采訪使置使據此則

先置采訪使二十二年始置采訪使置使也舊志汴州京師東一千三百五十里 上雖欲重都督刺史選

京官才望者為之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楊州采訪使班景倩

人為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餞之行立契其行塵久之乃返謂官

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癸酉松州都督孫仁獻擊吐蕃於

城下大破之 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鴉鵂等 鴉鵂似鳧而水鳥也爾雅曰鴉鵂陸佃曰鴉鵂不流其時交廣出

出不流所謂鴉鵂也爾雅曰鴉鵂不流其時交廣出人不流所謂鴉鵂也爾雅曰鴉鵂不流其時交廣出

方急而羅捕禽鳥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於京師水陸傳送

食以梁肉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而貴鳥乎陛下當以鳳

凰為凡鳥麒麟為凡獸况鴉鵂鴉鵂易足貴也上手敕謝若水賜

帛四十段縱散其鳥 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

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嘗捕埋之為害益

甚拒御史不從其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

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

水乃不敢違夏五月甲辰敕委使者詳察州縣捕蝗勤惰者各以

名聞諫議大夫韓思復上疏曰臣聞河南河北蝗災近者日甚經

過之處苗稼都盡今漸至河西游食至洛使命來往不敢昌言臣

謂天災流行瘞埋難盡望陛下悔過責躬發使宣慰損不急之務

任至公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誠實以答譴咎前後驅蝗

使伏望收回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心無親惟德是懷不可



不收憫人心也上深然之出思復疏以示崇崇乃請遣思復往山  
東檢校蝗災及還具以實奏崇又請令監察御史劉沼重加詳覆  
沼希崇旨遂筆撻百姓回改舊狀以奏曰連歲蝗災不至大饑由  
是被害數州不蒙蠲免思復旋為崇所擠出為德州刺史思復性  
恬澹好元言安仁體道不樂為紀綱之任初為梁州倉曹參軍大  
早輒開倉賑民為州司所責問對曰人窮則濫不如因而活之無  
使為盜轉汴州司戶以仁恕為治不行鞭朴歷官御史大夫轉太  
子賓客及卒天子親題其碑有唐忠孝韓長山之慕思復襲祖倫  
爵為長山縣男故云然其鄉人孟浩然為之立石峴山以表其高  
或言於上曰今歲選敘太濫縣令非才及入謝上悉召縣令於  
宣政殿庭大明宮正殿曰含元殿其北曰宣政殿試以理人策惟鄆城令韋濟辭理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二十七 九

第一 鄆城古縣漢屬濟陰郡後漢為克擢為醴泉令自繁縣擢為州治所晉屬漢陽郡唐帶漢州次亦縣也  
餘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  
從愿左遷豫州刺史李朝暉左遷滑州刺史考異曰韋濟傳云問友入策一道今從唐  
歷從愿傳曰上盡召新授縣令時於殿庭策試考入下第者  
一切放歸學問唐應試在四月從愿朝暉在五月朝暉傳曰四  
年春以授縣非其人今從唐應試及韋濟傳曰時有人密奏上曰  
今歲吏部選敘太濫縣令非才全不備擇及縣令謝官日引入殿  
庭問安人策試皆一百餘人獨濟策第一或有不書者據濟傳  
為醴泉令二十餘人選舊官四十五人放歸習讀今亦從唐  
愿典選六年與朝暉皆名稱職初高宗之世馬載裴行儉在吏部  
最有名時人稱吏部前有馬裴後有盧李濟嗣立之子也 有胡  
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海南謂林邑扶南真臘諸國也可往營致因言市舶之  
利又欲往師子國師子國天竺初國也居西南海中舊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其市易鬼神不  
見其形但出珍寶其所以能商賈依價取之其地和通無冬夏之異諸人則其土乘因此乘或有不往者遂成大國能馴養

師子因求靈藥及善醫之媚真之宮掖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與  
胡人偕往求之範臣從容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  
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  
體胡藥之性中國多不能知況於胡媚豈宜真之宮掖夫御史天  
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  
眩惑求媚無益聖德竊恐非陛下之意願熟思之上遂自引咎慰  
諭而罷之 六月癸亥上皇崩於百福殿年五十五己巳以上女萬安  
公主為女官欲以追福 癸酉拔曳固斬突厥可汗默啜首來獻  
時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於獨樂水特勝輕歸不復設備遇拔  
曳固逆卒誦質略自柳林突出斬之兵敗潰散士卒時大武軍子將郝靈荃奉使在突厥  
將郝靈荃奉使在突厥子將小將也唐令制每軍大將一人別委八人僚十六人副二人分掌軍務奏備減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二十七 十

大將軍判官二人典四人總管四人二主左右虞候二主左右押  
衙儀各五人子將八人資其分行陣金鼓及都署儀各二人  
誦質略以其首歸之考異曰唐應作勃曳固今從實錄唐應云又  
從舊傳節傳云入蕃使郝靈荃今從實錄又新舊紀皆云六月癸  
酉斬默啜唐應亦在六月元宗實錄七月戊寅誦質與附突厥  
云乘其衰弱早就剪除其能捉獲 與偕詣闕懸其首於廣街拔曳  
固同紇同羅嚮僕固五部皆來降置於大武軍北默啜之子小可  
汗立骨咄祿之子闕特勒擊殺之骨咄祿即骨篤祿默啜之兄也  
代及默啜諸子親信略盡立其兄右賢王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  
國人謂之小殺毗迦以國固讓闕特勒不受乃以為左賢  
王專典兵馬 秋七月壬辰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以苦者兄弟  
不相為後故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晉懷  
帝亦繼世祖而不繼惠帝蓋兄弟相代昭穆同位至其當遷不可



兼毀二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禩以上也禩音互若

傍谷兄弟上毀祖考則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全太廟七室已

滿中宗雖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宜如殷之陽甲漢之孝成出為別

廟奉睿宗神主附太廟以繼高宗從之又奏遷昭成皇后附睿宗

室肅明皇后置祀於儀坤廟肅明皇后睿宗之元妃也昭成后次

於別廟非禮也儀坤廟見上卷景雲二年八月乙巳立中宗廟於太廟之西 辛未契

丹李失活奚李大酺帥所部來降制以失活為松漠郡王行金吾

大將軍兼松漠都督因其八部落酋長拜為刺史貞觀末以契丹

州統便部為彈汗州濶部為無逢州芬間部為羽陵州突便部

為日連州芮奚部為徒河州陞斤部為萬丹州伏部為匹黎赤山

二州并松漠府凡八部十州 又以將軍薛泰督軍鎮撫之大酺為

饒樂郡王行金吾大將軍兼饒樂都督失活盡忠之從父弟也李

忠即萬歲 吐蕃復請和上許之 突厥默啜既死奚契丹拔曳

固等諸部皆內附突騎施蘇祿復自立為可汗突厥部落多離散

毗伽可汗患之乃召默啜時身官噉欲谷以為謀主噉音吞噉欲谷

年七十餘多智略國人信服之突厥降戶處河曲者北河聞毗伽

立多復叛歸之并州長史王峻上言此屬徒以其國喪亂故相帥

來降若彼安甯必復叛去今置之河曲此屬桀黠實難制御往往

不受軍州約束與兵剽掠聞其逃者已多與虜聲問往來通傳委

曲乃是畜養此屬使為開謀日月滋久姦詐逾深窺伺邊隙將成

大患虜騎南牧必為內應來逼軍州表裏受敵雖有韓彭不能取

勝矣願以秋冬之交大集兵眾諭以利害給其資糧徙之內地二

十年外漸變舊俗皆成勁兵雖一時暫勞然永久安靖比者守邊

將吏及出境使人多為諛辭皆非事實或云北虜破滅或云降戶

妥帖皆欲自衛其功非能盡忠徇國願察斯利口勿忘遠慮議者

必曰國家羸時已嘗寬降戶於河曲皆獲安甯謂貞觀時也今何所疑

此則事同時異不可不察羸者諛利既亡降者無復異心故得久

安無變今北虜尚存謂默啜雖死此屬或畏其威或懷其惠或其

親屬豈樂南來較之彼時固不侔矣以臣愚慮徙之內地上也多

屯士馬大為之備華夷相參人勞費廣次也正如今日下也願審

茲三策擇利而行縱使因徙逃亡得者皆為唐有若留至河冰恐

必有變疏奏未報降戶跌跌思泰阿悉爛等果叛冬十月甲辰命

朔方大總管薛訥發兵追討之王峻引并州兵西濟河晝夜兼行

忽遇風雪甚盛峻恐失期仰天誓曰峻若事君不忠不討有罪天

所殛者當自蒙罰士卒何辜心誠忠而天鑒之當止雪迴風以濟

戎事言訖風迴雪止追及叛者擊破之斬獲三千級先是單于副

都護張知運悉收降戶兵仗令度河而南降戶怨怒御史中丞姜

晦為巡邊使降戶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還之降戶得之遂叛

張知運不設備與之戰於青剛嶺青剛嶺在慶州方為虜所擒欲

送突厥至綏州境將軍郭知運以朔方兵邀擊之大破其眾於黑

山呼延谷虜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徇毗迦可

汗既得思泰等欲南入為寇噉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

閒隙不可動也我眾新集力尚疲羸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

舉毗伽又欲築城并立寺觀噉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

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與為敵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二十七 至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二十七 至



為衆人皆習武彊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變更舊俗一朝失利必為所滅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毗伽乃止 庚午葬大聖皇帝於橋陵

橋陵在同州蒲城縣西北三十里是歲改蒲城縣為奉先縣屬京兆尹 廟號睿宗御史大夫李傑護橋陵作判官王旭犯賊傑按之反為所構左遷衢州刺史

漢新安太末之地晉改新安為信安太末為龍邱屬東陽郡 孤唐武德四年分置衢州衢州京師東南四百七十二里傑少

以孝女著稱及居官明敏有吏才甚得當時之譽開元初為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心傑察其狀非不孝子也因謂寡婦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不復惜也傑曰審如是可買棺木來取兒尸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二十七 唐睿宗 元宗 開元四年

俄持棺至傑尚冀其有悔再三諭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傑密令擒之一訊承伏與寡婦私通常為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其子杖殺道士及寡婦便同棺盛之 十一月己卯黃門監盧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並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所棄者大望垂矜錄上深納之乙未薨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請自戮以辦喪事明年上校獵於鄜杜開望懷慎家環堵卑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小祥帝即賜以練帛為之罷獵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泣然流涕詔官為立碑令中書侍郎蘇頌為文上自書之 丙申以尚書左丞源乾曜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初蕭至忠立朝有風望容止閑敏推為名臣但內無貞操觀時輕重以為去就後雖以罪誅上猶賢之及乾曜之相上謂

高力士曰爾知我進乾曜之遽乎以其言貌似蕭至忠也力士曰至忠不嘗負陛下乎上曰至忠誠國器但晚節謬耳其始不謂之賢哉 姚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以病告上遣使問飲食起居狀曰數十輩源乾曜奏事或稱旨上輒曰此必姚崇之謀也或不稱旨輒曰何不與姚崇議之乾曜常謝實然每有大事上常令乾曜就寺問崇癸卯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

四方館屬中書省仍聽家人入侍疾上許之崇以四方館有簿書非病者所宜處固辭上曰設

四方館為官吏也使卿居之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崇子光祿少卿彝宗正少卿昇騰通賓客頗受饋遺為時

所譏主書趙誨為崇所親信 唐中書省有主書四人從七品上 受胡人賂事覺上親鞫問下獄當死崇復營救上由是不悅會曲赦京城赦特標誨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二十七 唐睿宗 元宗 開元四年

名杖一百流嶺南 考異曰朝野僉載崇微舍人倪若水職至八百貫因諸王內宴姚崇諷之曰倪舍人正直百司疾之欲成事何不為上言之諸王入眾共救之遂釋一無所問主書趙誨受蕃餽一刀子或直六七百錢元宗宣赦處死後有降崇乃勅曰別赦處死者決一百配流大理決趙誨一崇由是愛懼崇微舍人齊澣因諷崇年老宜避位時宋璟為廣州都督澣勸崇舉以為相崇乃請避相位薦璟自代十一月上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令馳驛詣闕遣內監侍若監門衛將軍楊思勛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途竟不與思勛交言思勛素貴幸歸訴於上上嗟歎良久益重璟 丙辰上幸驪山溫湯乙丑還宮 閏月己亥姚崇罷為開府儀同三司源乾曜罷為京兆尹西京留守以刑部尚書宋璟守吏部尚書兼黃門監紫微侍郎蘇頌同紫微黃門平章事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



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直諫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肝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基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環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微幸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基痛哭而死環與蘇頌相得甚厚頌遇事多讓於環環每論事或有未及頌助成之上或未曾會頌更申環所執故上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環嘗謂人曰我與蘇氏父子皆同居相府僕射寬厚誠為國器僕射請蘇讓也然獻可替否吏事精敏則黃門過其父矣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環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則一也故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二十七 五

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幹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環他日從容問幹曰我不敢冀房杜比邇日諸公云何幹曰不如環請其故幹曰前日近郊百姓尸踰三百猶以為困今不滿百戶是以知之 辛丑罷十道按察使 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書省奏擬是歲始制員外郎御史起居遺補不擬員外郎御史起居遺補皆省要官由人主親除不由尚書奏擬 王自即位以來未行郊禘右拾遺曲江張九齡上疏曰天者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君必有郊配之義孝經云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斯謂成王幼冲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暫廢漢丞相匡衡云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云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

禮之正故春秋非之臣愚以為匡衡仲舒古之知禮者皆謂郊之為祭所不宜緩今陛下御極於今五載而未行大報之禮竊考經傳義所未通請以迎日之至展焚柴之禮

行開元五年春正月癸卯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頌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且王者以四海為家陛下以關中不稔輸餉告勞因幸東都所以為人非為己也全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上大喜從之賜崇絹二百匹己酉上行享禮於太極殿命姚崇五日一朝仍入閣供奉入閣供奉者應內殿朝參亦供奉恩班中姚崇舊相也蓋立於供奉班首恩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二十七 五

禮更厚有大政輒訪焉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上弗聽辛亥行幸東都過嶠谷道隘不治嶠谷在陝西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車駕行幸有知頓使宋璟諫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上從之考異曰實錄五月乙巳以李朝隱為河南尹朝隱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失於朝堂上令朝隱其官爵二朝隱遺書當時河南尹不知何人非朝隱耳又明皇錄錄曰上幸東都至嶠谷宮當時炎暑上以行宮狹隘謂左右曰此有佛寺乎語將避暑於廣夏或云六軍旗委於其中不可速行上謂高力士曰姚崇多計第在規之力士曰回奏云姚崇方於嶠谷乘小驛按轡於水陰下上悅曰吾得之矣遂命小驛而頓消暑澤乃歎曰小事尚如此則國難而長之天下固受其惠矣按正 二月甲戌至東都赦



天下冤河南河北遭水及蝗蟲諸州今年租稅 奚契丹既內附

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營州舊城三月庚戌制復置營州都

督於柳城兼平盧軍使管內州縣鎮戍皆如其舊武后萬歲通天元年營州陷至

是乃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為營田支度使與慶禮等築之二旬而

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倉廩充

實市里浸繁 夏四月甲戌賜奚王李大酺妃辛氏號固安公主

己丑皇子嗣一卒追立為夏王諡曰悼嗣一母武惠妃攸止之

女也武攸止武后從子也突騎施酋長左羽林大將軍蘇祿部眾浸疆雖

職貢不乏陰有窺邊之志五月十姓可汗阿史那獻欲發葛邏祿

兵擊之上不許 乞已以李朝隱為河南尹朝隱為政清嚴察右

屏跡時太子舅趙常奴侵害平人朝隱曰此而不懲何以為政執

而杖之上聞之降敕慰勉 六月壬午鞏縣山水泛溢城邑廬

舍七百餘家 初上微時與太常卿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

預有功由是寵遇羣臣莫及常出入臥內與后妃連榻宴飲呼為

姜七而不名賞賜不可勝紀第晦亦以皎故累遷吏部侍郎未幾

言皎兄弟權寵太盛非所以安之上亦以為然秋七月庚子以晦

為宗正卿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閑自

保皎宜放歸田園散官勳封皆如故 壬寅隴右節度使郭知運

大破吐蕃於九曲 安西副大都護湯嘉惠奏突騎施蘇祿引大

食吐蕃謀取四鎮圍鉢換及大石城鉢換即撥換城大石城蓋石罔城也已發三姓

葛邏祿兵與阿史那獻擊之 并州長史張嘉貞上言突厥九姓

新降者散居太原以北請宿重兵以鎮之辛酉置天兵軍於并州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一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一

集兵八萬以嘉貞為天兵軍大使天兵軍在并州城中 大常少卿王仁惠

奏則天立朝堂不合古制又明堂尚質而窮極奢侈密邇宮掖人

神雜擾甲子制復以明堂為乾元殿乾元殿見二百四 冬至元

日受朝賀季秋大享復就圓丘 九月中書門下省及侍中皆復

舊名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

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

豸冠對仗讀彈文解豸冠法冠也一日杜後惠文高五寸以繩為展前鐵柱卷執法者服之 故大臣不

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

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坐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承命

宏文館學士一人日待制于武德殿西門文明元年詔京官五品

以上清官日一人待制于章善明編門先天末又以朝集使六品

已上二人 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一 唐紀二十七 五月 則補

間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

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戊

申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唐制

御正殿則左右史俯階而聽有命則退而書之若仗在紫宸內閣

則夾齊案分立殿下自承徽之後惟得對仗承旨仗下之後謀議

皆不得 冬十月癸酉伊闕人孫平子上言春秋讒魯躋魯公春秋

預聞 文二年大事於太廟躋魯公傳曰逆祀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

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

而不先躋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 今遷中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

與魯同兄臣於弟猶不可躋謂睿宗也況弟臣於兄可躋之於

兄上乎若以兄弟同昭則不應出兄置於別廟願下羣臣博議遷

中宗入廟事下禮官太常博士陳貞節馮宗蘇獻議以七代之廟

不數兄弟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繼為君殷時甲盤庚小辛小若乙兄弟四人相繼為君



數以為代則無祖禰之祭矣今睿宗之室當亞高宗故為中宗特立別廟中宗既升新廟睿宗乃附高宗何嘗躋居中宗之上而平子引躋僖公為證詎罔聖朝漸不可長時論多是平子上亦以為然故議久不決蘇獻頊之從祖兄也故頊右之卒從禮官議平子論之不已謫為康州都城尉都城漢漢縣地晉立郡城縣屬晉新廟成戊寅神主附廟上命宋璟蘇頊為諸皇子制名及國邑之號又令別制一佳名及佳號進之璟等上言七子均養著於國風詩曹風曰鳴鶴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上平均今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輒混同以進以彰陛下覆燾無偏之德上甚善之刑部上書李父卒父沈正方雅識治體時稱有宰相器景雲初遷吏部侍郎與宋璟同典選請謁不行時人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二十七 元宗開元五年

語曰李下無蹊徑轉黃門侍郎制敕有不便輒駁正實幸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斬願季父處不可過耳太平公主干政欲引父自附又深自拒絕開元初姚崇為紫微令薦為侍郎外託引重內實畏其明切而去其糾收之權也遷刑部尚書至是卒及葬蘇頊舉構馬懷素往祖之哭曰非公為哭慟而誰慟與父事兄尚一向貞甚謹又俱以文章自名兄弟同為一集號李氏花萼集 十一月丙申契丹王李失活入朝十二月壬午以東平王外孫楊氏為永樂公主妻之東平王懷紀 王懷之子也 秘書監馬懷素奏省中書散亂詔缺請選學術之士二十人整比校補從之於是搜訪逸書選史籍寫命國子博士尹知章桑泉尉章述等二十人同刊正桑泉縣隋開皇十六年分隋氏縣置屬蒲州 以左散騎常侍褚無量為之使於乾元殿前編校羣

書知章少雖好學未甚通解忽夢神人持巨鑿破其心以藥納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精義未幾而諸師友皆北面而受業焉歷官秘書監知章雖居吏職歸家則聚徒講授絃誦不輟遠近皆來受業其有貧賤者知章傾家財以衣食之性和厚喜愠不形於色未嘗言及家人產業其子嘗請環市樵米以備歲時之費知章曰如汝所言則貧人何以取資吾幸食祿不奪其利也竟不從述少聰敏篤志文學家有書二千卷述為兒童時誦憶略備景龍中父景駿為肥鄉令述從父至任景駿姑子元行冲當世大儒也時為洛州刺史暇嘗數車自隨述入其書齋忘寢與食行冲異之引與之談貫穿經史事如指掌又試以綴文操牘立就行冲大悅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寶也及長以儒術進雅有良史之才當代宗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二十七 元宗開元五年

仰而純厚長者潛於勢利道之同者無閒賈賤皆禮接之家聚書二萬卷皆手自校定鉛槧丹黃精謹工緻御府不及也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一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二十八 起六年盡十三年凡八年

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下

元開元六年春正月辛丑突厥毗伽可汗來請和許之廣州舊俗以竹茅茨屋多致火災及宋璟為都督教之陶瓦築堵構列邸肆越俗始知棟梁之制而得免於火災及入為相廣州吏民為璟立遺愛碑璟一言臣在州無他異迹今以臣光寵成彼詔諫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赦下禁止上從之於是他州皆不敢立璟先懸

貝杭相楚陸五州刺史皆有惠政時人謂之有脚陽春 辛酉敕禁惡錢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其後盜鑄漸起顯慶五年以惡錢多官為市之以一善錢售五惡錢民間藏惡錢以待禁弛乾封以後私錢犯法日蕃有以舟筏鑄於江中者詔所在納惡錢而委亦不忌武后時錢非穿穴及鐵錫銅液皆得用之熱銅排斗沙鑄之錢皆售自是盜鑄蜂起吏莫能捕先天之際兩京錢益濫或錫模錢須臾便盈千百故赦禁之 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敕人間惡錢鎔之更鑄如式錢於是京城紛然賣買殆絕宋璟蘇頌請出太府錢二萬緡置南北市以平價買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者及聽兩京百官豫假俸錢庶使良錢流布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二

唐紀二十八

思補樓

人開從之 二月戊子移蔚州橫野軍於山北杜佑曰橫野軍在里去太原九百里此誓屯兵三萬為九姓之援以拔曳固都督頡指言開元所移軍之地 質略同羅都督毗伽末啜雷都督比言回紇都督夷健頡利發僕固都督曳勒歌等各出騎兵為前後左右軍討擊大使皆受天兵

軍節度 考異曰寶錄王辰制大舉擊突厥五都督及拔悉密金山

李失活奚都督李大蘭及默啜之子右賢王默特勤餘輪等夷夏

師勝敗按此年正月突厥請和帝有答詔而二月伐之恐無此事

請和帝以不情答而不許使下詔使之以王峻統之期以八年並

集稽落水上行兵費密不應前二年早先下詔蓋取寶錄附會舊

耳有所討捕量空追集無事各歸部落營生仍常加存撫 三月

乙巳徵嵩山處士盧鴻入見拜諫議大夫鴻固辭 考異曰舊傳作

傳皆作鴻按中岳真人對 天兵軍使張嘉貞入朝有告其在軍

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之事無由上

達願特赦之其人遂得減死上由是以嘉貞為忠遂面許以為相

嘉貞因進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太宗用之時血氣方壯故能

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矣陛下不以臣不肖必

欲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為也 有薦山人范知瓚文學者并

獻其所為文宋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 良宰論蓋稱山

人當極言讜議豈宜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試不可

別奏 夏四月戊子河南參軍鄭欽朱陽承郭仙舟投匭獻詩 朱

陽 漢宏農縣南界地後魏分置朱陽郡屬析州後周廢郡為縣 隋屬宏農郡唐龍朔初屬商州萬歲通天二年改屬洛州 救曰

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竝罷官度

為道士 五月辛亥以突騎施都督蘇祿為左羽林大將軍順國

公充金方道經略大使 契丹王李失活卒癸巳以其弟娑固代

之 六月甲申瀼水溢壞民廬舍溺死者千餘人 秋八月頒鄉

飲酒禮於州縣令每歲十二月行之 唐鄭欽酒之禮刺史為主人

先召致仕鄉有德者謀之賢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二

唐紀二十八

思補樓

飲酒禮於州縣令每歲十二月行之 唐鄭欽酒之禮刺史為主人先召致仕鄉有德者謀之賢



者為其其次為介其次為孤與之行禮則令為主人鄉之老  
人年六十以上有德望者一人為賓次一人為介又其次為三賓  
又其次為亞賓年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  
及主人皆六豆主賓介三賓亞賓既升即席工持瑟升自階就位  
鼓應鳴卒歌笙入立於堂下北面奏南鼓乃開歌歌南有嘉魚笙  
崇邱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司正升自西階贊禮揚幡而戒  
之以忠孝之本主賓介以下皆再拜食禮畢乃行無算爵無算樂  
官俸皆令富戶掌錢出息以給之息至倍稱多破產者秘書少監

崔沔上言請計州縣官所得俸於百姓常賦之外微有所加以給  
之時兩兩計戶均出每從之 冬十一月辛卯車駕至西京丙申  
丁卯升尺以給之

上享太廟 戊辰吐蕃奉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文 吐蕃以尚文  
成公主與唐  
為甥舅 又令彼此宰相皆著名於其上 宋璟奏括州員外司馬  
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略文詞 先天元年遷帝名  
改冀州為儀州 但性多異  
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二十八 三  
除渝硤二州刺史又奏大理卿元行沖素稱才行初用之時實允  
僉議當事之後頗非稱職請復以為左散騎常侍以河南尹李朝

隱代之陸象先關於政體寬不容非請以為河南尹從之  
己開元七年春二月俱密王那羅延 俱密國治山在吐火羅東  
北南臨黑河其王突厥延他  
種康王烏勒伽安王篤薩波提  
杜佑曰康國在米國西南  
百餘里漢東居也 皆上表

言為大食所侵掠乞兵救援 救太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糶之  
府謂京兆府縣謂 京兆及縣縣也 以敕人開惡錢送少府銷毀 三月乙卯以左

武衛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廐使苑內營田使王毛仲行太僕卿 初唐  
以前乘局字內外閑廐之馬十二閑既置內外閑廐使專掌御馬  
因以向乘局隸閑廐使苑內諸監本隸司農寺今亦隸苑內營田  
使 毛仲嚴察有幹力止以為能故有寵雖有外第常居閑廐側內

宅每入侍宴與諸王及姜皎等於御帳前連榻而坐上下或時不見

則悄然若有所失見之則歡洽連宵或至日晏兩妻皆封國夫人  
每入內朝謁兩夫人同承賜賚故宦官楊思勳高力士皆畏避之  
時李守節亦為左武衛將軍守德初為人奴上為潞州別駕時用  
錢五萬買之守德嘗過故主於路主走避守德令左右抑之至第  
親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蒙國恩過分兩故主  
無寸祿請解官授之上嘉其志擢其主為郎將 渤海王大祚榮

卒 考累日寶鏡六月丁卯葬榮卒左監門吳思謙攝鴻臚卿充  
使弔祭按此月丙辰己丑葬榮卒蓋六月方遣思謙弔祭耳  
丙辰命其子武藝襲位 夏四月壬午開府儀同三司祁公王仁

皎薨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寶季謀例築墳高五丈二尺 寶季  
外祖 上許之宋璟蘇頌固爭以為準令一品墳高一丈九尺其陪  
陵者高出三丈而已寶太尉墳議者頗譏其高大當時無人極言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二 唐紀二十九 四  
其失豈可今日復踵而為之昔太宗嫁女賁送過於長公主魏徵  
進諫太宗既用其言文德皇后亦賞之 事見一百九十九卷  
四卷貞觀六年 豈若韋庶

人崇其父墳號曰鄭陵以自速其禍乎夫以后父之尊欲高大其  
墳何足為難而臣等再三進言者蓋欲成中宮之美耳況今日所  
為常傳無窮永以為法可不慎乎上悅曰朕每欲正身率下況於

妻子何敢私之然此乃人所難言卿能固守典禮以成朕美垂法  
將來誠所望也賜璽纒帛四百匹 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上素

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飢乏勸農功辛卯宋  
璟等奏曰陛下親降德音勸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  
修德食月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惡所謂修德也固圍

不憂兵甲不驩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此為



念則雖有虧食將轉而為福矣但君子恥言浮於行苟推至誠而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 六月戊辰吐蕃復遣使請上親署誓文上不許曰昔歲誓約已定苟信不由衷亟誓何益 秋閏七月右補闕盧履冰上言禮父在為母服周年則天皇后改服齊衰三年事見一百二卷請復其誓上下其議右散騎常侍元行沖以履冰高宗上元元年 議為是諸人爭論不決八月辛卯敕自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行沖歎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戎狄也俗情膚淺不知聖人之心一紊其制誰能正之 九月甲寅徙宋王憲為甯王上嘗從復道中見衛士食畢棄餘食於竇中怒欲杖殺之左右莫敢言憲從容諫曰陛下從復中道窺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安且陛下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二十八 五 思補樓元宗開元七年

須矯枉請放甯王憲奏選人辭嗣先請授微官事下中書門下景奏曰昔景龍中常有惡救處分謂之斜封自大明臨御茲事杜絕行一賞命一官必是緣功與才皆歷中書門下至公之道唯聖能行空爾先幸預姻戚固應微假官資但斜封之弊不可更開聖付吏部許臣等商量上從之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及春將選多遷官宋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 乙亥皇太子詣國學行齒宵禮賜陪位官及學生帛 是歲置劔南節度使領益彭等二十五州 開元八年春正月丙辰左散騎常侍褚無量卒辛酉命右散騎常侍元行沖整比羣書無量性至孝母喪解職廬于墓左其所植松柏時有鹿犯之無量號泣言曰山中草木不少何忍犯吾坐樹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二十八 六 思補樓元宗開元七年



府長史前司馬皇甫恂使蜀徵取庫錢織新樣錦以進頽一切罷之或謂頽曰公今在遠豈得忤上意頽曰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我可以遠近易臣節那竟奏罷之時揚州發督其院私與吐蕃連謀將同入寇頽獲其開謀將士咸謂討之頽不從乃移書還其謀曰毋得爾其院慙愧竟不敢入寇 二月戊戌皇子敏卒追立為愷王諡曰哀 壬子赦以役莫重於軍府一為衛士六十乃免立促其城限使百姓更迭為之 甲子免水旱州逋負 夏四月丙午遣使賜烏長王骨咄王俱位王冊命三國皆在大食之西烏長或曰高麗治阿除與多城在大雪山勢律河北地寒冬窟室大食欲誘之叛唐三國不從故喪之 五月辛酉復置十道按察使 丁卯以源乾曜為侍中張嘉貞為中書令乾曜上言形要之家

資治通鑑補元卷一百一十二 唐紀二十八 七

多任京官使俊父之士沈慶於外臣三子在京請出其二人上從之因下制稱乾曜之公命文武官效之於是出者百餘人張嘉貞吏事強敏敷奏詳達而剛躁自用論者恨其不裕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嘉貞所引進常與之議政事四人頗招權時人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員 六月瀟灑漲溢漂溺幾二千人京城與道坊一夜陷為池一坊五百餘家俱失 突厥降戶僕固都督勾必及跌跌部落散居受降城側朔方大使王峻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密奏請誅之誘勾磨等宴於受降城伏兵悉殺之河曲降戶殆盡拔曳固同羅諸部在大同橫野軍之側者聞之皆懼大同軍即大武軍武后大足元年更名村佑日在代州北二百里去并州八百餘里 秋并州長史天兵節度大使張說引二十騎持節即其

部落慰撫之因宿其帳下副使李憲以虜情難信馳書止之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士見危致命此吾效死之秋也按曳固同羅由是遂安 冬十月辛巳上行幸長春宮壬午敗于下邳 上禁約諸王不使與羣臣交結光祿少卿駙馬都尉裴虛己與岐王範遊宴仍私挾讖緯戊子流虛己於新州離其公主睿宗女范國公主下嫁虛己舊志新州至京師五千五百里 萬年尉劉庭琦太祝張謬唐太常寺有太祝 數與範飲酒賦詩貶庭琦雅州司戶謬山在丞 長清縣武德元年分置山在縣屬齊州。在晉池 然待範 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強相託附耳吾終不以此實兄弟也上嘗不豫薛王業妃弟內直郎韋寶唐六典東宮直郎二人掌符璽徽為几案 與殿中監皇甫恂私議休咎事寶寶衣服之事職擬尙書奉御 與殿中監皇甫恂私議休咎事寶

資治通鑑補元卷一百一十二 唐紀二十八 八

杖死恂貶錦州刺史武后垂拱二年以辰州麻陽縣地及開山洞置錦州 業與妃懼懼待罪上降階執業手曰吾若有心猜兄弟者天地實殛之即與之宴飲仍慰諭妃令復位 十一月乙卯上還京師 辛未突厥寇甘涼等州涼州西至甘州五百里考異曰唐歷突厥寇涼州在九月舊按悉密東發奚契丹兩蕃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數道俱入掩突厥牙帳於稽落河上按王峻此月為幽州都督今從實錄舊紀 敗河西節度使楊敬述掠契苾部落而去貞觀中契苾來降先是其部落於涼州 先是朔方大總管王峻奏請西發拔悉密拔悉密酋長姓阿史那氏居北庭蓋亦突厥之種也居北庭東發奚契丹期以今秋掩毗伽牙帳於稽落水上 稽落水蓋導毗伽聞之大懼噉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不相及朔方兵計亦不能來此若必能來俟其垂至徒牙帳北行三日唐兵食盡自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王峻之約必



喜而先至峻與張嘉貞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峻兵  
不出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既而拔悉密果發兵備突  
厥牙帳而朔方及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懼引退毗伽欲擊之敵  
欲谷曰此屬去家千里必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蹙之去北  
庭二百里敵欲谷分兵開道先圍北庭因縱兵擊拔悉密大破之  
拔悉密眾潰走趨北庭不得入盡為突厥所虜敵欲谷引兵還出  
赤亭掠涼州羊馬楊敬述遣裨將盧公利判官元澄將兵邀擊之  
敵欲谷謂其眾曰吾乘勝而來敬述出兵破之必矣公利等至刪  
丹刪丹縣漢屬張掖郡後漢晉屬西郡後魏曰山丹隋復曰刪丹屬甘肅與敵欲谷遇元澄令兵士  
擗臂持滿指音仍急結其神會大寒裂膚弓矢盡墜由是唐兵大  
敗公利澄脫身走毗伽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眾 契丹牙官可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二 唐紀二十八 九 思補樓

突干驍勇得眾心李娑固猜畏欲去之是歲可突干舉兵擊娑固  
娑固敗奔營州營州都督許欽澹遣安東都護薛泰帥驍勇五百  
與奚王李大酺奉娑固以討之戰敗娑固李大酺皆為可突干所  
殺生擒薛泰營州震恐許欽澹移軍入渝關可突干立娑固從父  
弟鬱干為主遣使請罪上赦可突干之罪以鬱干為松漠都督以  
大酺之弟魯蘇為饒樂都督

辛開元九年春正月制削楊敬述官爵以白衣檢校涼州都督仍

充諸使諸使謂節度使也丙辰改蒲州為河中府置中都官僚一

準京兆河南 丙寅上幸麗山溫湯乙亥還宮 監察御史宇文

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眾請加檢括融敕之元孫也宇文

一百七十二卷 宣帝太建七年源乾曜素愛其才贊成之二月乙酉敕有司議

招集流移按詰巧偽之法以聞 丙戌突厥毗伽復遣使來求和  
上賜書諭以曩昔國家與突厥和親華夷安逸甲兵休息國家買  
突厥羊馬突厥受國家給帛彼此豐給自數十年來不復如舊正  
由默啜無信口和心叛數出盜兵寇抄邊鄙人怨神怒隕身喪元  
吉凶之驗皆可汗所見今復蹈前迹掩襲甘涼隨遣使人更來求  
好國家如天之覆如海之容但取來情不追往咎可汗果有誠心  
則其保遐福不然無煩使者徒爾往來若其侵邊亦有以待可汗  
其審圖之 丁亥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  
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括謫徙邊州公私敢容  
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所獲巧偽甚眾  
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二 唐紀二十八 十 思補樓

天下所在檢括田疇招攜戶口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  
為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言其狀陽  
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郡後魏置陽翟郡隋廢郡為縣屬襄城  
郡唐初屬嵩州貞觀元年屬許州龍朔二年度屬洛州為縣  
上方任融貶憬盈川尉時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希旨務  
於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歲  
終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宮融由是有寵 蘭池州胡康待賓誘

諸降戶同反夏四月攻陷六胡州高宗調露元年於靈夏南境以

依州契州以唐人為刺史謂之六胡州長安二年併為匡長二州

神龍三年置蘭池都督府分六州為縣宋白曰六胡州在夏州德

靜縣北考異曰寶錄四月庚寅康待賓反命王峻討平之斬于都

市五月丁巳既誅康待賓下詔云王寅叛胡康待賓偽稱康  
安慕容以叛七月癸酉王峻擒康待賓至京 有眾七萬進逼夏州  
命朔方大總管王峻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共討之 戊戌敕京官



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四府謂京兆府河南府太原府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為舉者賞罰 以大僕卿王毛仲為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與王峻及天兵軍節度大使張說相知討康待賓 六月己卯罷中都復為蒲州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州錄事言於象先曰明公不施箠何以示威象先曰為政者期於能治斯可矣何必嚴刑樹威損人益己恐非仁恕之道且人情不遠此屬豈不解吾言耶必欲箠以示威當從汝始錄事慙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秋七月己酉王峻大破康待賓生擒之殺叛胡萬五千人辛酉集四夷酋長屢斬康待賓於西市先是叛胡潛與党項通謀攻銀城連谷據其倉庫後周置銀城縣後改曰銀城防貞觀四年以銀城屬銀州八年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二十八 十一

麟州又以前連谷成置連谷縣亦屬麟州杜佑曰銀城連谷皆漢同陰縣地漢光祿塞在今麟北○圖音銀張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麟州合河縣北有合河關宋白曰合故曰合河通流粟米圖經合河縣城下有窟汾水西與黃河合河關在府州南二百里追至駱駝堰党項乃更與胡戰胡眾潰西走入鐵建山說安集党項使復其居業計擊使阿史那獻以党項翻覆請并誅之說曰王者之師當伐叛柔服豈可殺已降邪因奏置麟州以鎮撫党項餘眾分勝州銀城連谷置麟州又置麟州中地丙辰揚潤等州暴風發屋拔樹漂損公私船舫千餘艘 九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康待賓之反也詔郭知運與王峻相知討之峻止言朔方兵自有餘力請敕知運還本軍未報知運已至由是與峻不協峻所招降者知運復縱兵擊之峻以峻為賈已由是復叛二以峻不能遂定羣胡丙午貶峻為梓州刺史梓州漢郡廣漢氏道

之地西魏梁末置新州府改梓州王峻貶官未必罷任如李德裕以素羅汗山之敗更才此類 丁未梁文獻公姚崇堯造令佛以清淨慈悲為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五帝三王之時國祚延長人享遐齡當此之時未有佛教豈抄經鑄像之力設齋施佛之功耶今之佛經雜什所譯姚興執本與什對翻又造浮圖於永貴里竭盡府庫而與命不延國亦隨滅至於周齊分據天下周則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則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近者諸武諸章造寺度人不可勝紀無救族誅汝曹勿效兒女子終身不寤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為尤不可延之於家當永為後法果少個僧尚氣節長乃好學遂為唐室名相然好用權譎素與張說相害及病亟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曩隙甚深然其人素奢侈尤好服玩吾死當必來弔汝具陳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二十八 十二

吾平生玩好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族無類矣若願當即錄致之仍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登時錄呈上覽碑礫石至使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數日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刊削為辭便當引視錫石仍告以聞上崇說果來弔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敘致該詳時謂極筆其略曰八柱擎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育之功全數日後果遣使來索原本以為辭未周密欲加刪改諸子引使者視其碑告以奏御使者復命說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 癸亥以張說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考異曰朝野僉載留事王毛仲毛仲巡邊說於天兵軍大設酒肴恩數忽降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說便抱毛仲起舞與其執事今不取 冬十月河西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卒知運與同鄜右衛副率



王君奭郭知運瓜州晉昌人皆以驍勇善騎射著名西陲為虜所憚時人謂之王郭君奭遂自知運廉下代為河西隴右節度

使判涼州都督十一月丙辰國子祭酒元行冲上奏書四錄甲部子錄丁部集錄凡書四萬八千一百六十九卷庚午赦天下

賜酺三日十二月乙酉上幸驪山溫湯壬辰還宮是歲諸王

為都督刺史者悉召還京師新作蒲津橋鑄鐵為牛以繫紐時

八牛牛下有山皆鐵也夾岸以維浮梁蒲津東岸即河東縣西岸即河西縣大索也○紐音恆又去聲安州別駕

劉子元卒子元即知幾也避上嫌名以字行字元年十二父藏器

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潛

往竊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志遂授左氏

踰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辭知名景龍中為太子中

允兼修國史時侍中韋巨源紀處訥中書令楊再思兵部尚書宗

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並監修國史子元以監修者多甚為國史

之獎蕭至忠又嘗責子元著述無課子元於是求罷史任奏記于

至忠曰僕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

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者有五何者古之國

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邱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成能立言

不朽載諸名山未聞藉以眾功方成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

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今史司取士倍於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

自稱為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關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

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丞丞

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脩載事為博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二 唐紀二十八 十三

原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惟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

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

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况限以中材安能遂其博

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盾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杆也執簡

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尋其意義益欲杜彼顏

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鑽石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二 唐紀二十八 十四

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註記多取稟監

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辭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事

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適音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蓋總

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

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例也屬辭比事勞逸宜均

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帙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此官此

銓配之理也斯竝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豈可立

成今監者既不以授脩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

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僕既功虧刻

鵠筆未獲麟徒彈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

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子元自負史才慨時無知己乃委國史于簪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二 唐紀二十八 十五



作郎吳兢別撰史通二十卷備論史策之體太子右庶子徐堅深重其書常云居史職者宜置此書于座右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子元曰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答曰史才須有三長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則猶良田百頃黃金滿篋而使拙者經營終不能致于貨殖矣有才而無學則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榘枘斧斤終不成其宮室矣然尤須好是正直惡彼兇奸使驕主賊臣知所戒懼則識之為用大矣苟非其人不可叨居史任自自古以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時人以爲確論吳兢之爲然作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事見二百七卷說脩史見之知兢所爲謬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對曰此乃兢所爲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所就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二 唐紀二十八 十五 思補

改數字競終不許曰若狗公請則此史不爲直筆何以取信於後競典史職殆三十年敘事簡核世謂今之董狐 太史上言麟德歷浸疏是歷行於高宗麟德二年日食屢不效上命僧一行更造新歷此所謂也歐陽脩曰自太初至麟德歷有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因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一行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遊儀無由測候率府兵曹梁令瓚以木爲遊儀一行是之請更鑄銅儀使黃道運行以追列舍之變因二分之一以立黃道交於奎軫之間二至升降各二十四度黃道內施白道月環用究陰陽肺動合天運上從之一行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歷象陰陽之學時道士尹崇有揚揚太元歷一行往借數日便還崇曰此書意旨深遠須求何處還也一行對曰已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元曆及儀決一卷以示崇崇人驚曰此後生顛子也尋出家爲僧隱于嵩山師事沙門普寂又嘗遊求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枕溪流澗然岑寂一行立于門屏聞院僧于庭布算謂其徒曰今

日有弟子自遠來求吾法合已到門又除一算日門前流水西流弟子乃至一行出觀溪水果西流遂推門而入僧徒求法乃盡授其術自是數學稱爲絕世其術有王僧辯者居常資給之及其子孫子孫能救其死殘廢之幸也一行曰國家刑憲豈能請免命待備給與若干錢任去別圖爾執手相別曰我爲爾解脫矣夕不樂於是特爲運算召淨人戒之曰明日午時汝等率布囊于某坊關靜處坐俟如有生類可獲之以來如言俟之果有聚鹿引七純來淨人分頭逐逐獲鹿母鹿走得七純而歸一行已備巨囊遂一入之關之以蓋以六一泥封口誦胡語數千言投明中官奉詔來問云司天監奏昨夜北斗七座星全不見何邪對曰後魏失政變或迷亡今帝車不見此天之太微于陛下也當者匹夫匹婦或有不遂行夜放一箭七夜而北斗如故開元十五年十月八日河南尹裴寬請善寂于嵩山坐活未幾寂云有少事未暇與大尹談話且請暫歸休也寬乃屏從人止於看室伺寂何爲見寂潔淨正堂焚香坐坐如有所待斯須門連響云天師一行和尚至一行入廣有懇切之狀禮寂之足附耳密語其機悉恭寂但頷而應曰無不可者語訖又禮即降階入南室自閉其戶寂乃徐召侍者曰速登樓一行已滅度開門視之樓已絕矣先是上在大明宮從容問社稷吉凶及運祚終畢事一行對以他語上固問之乃曰陛下當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二 唐紀二十八 十六 思補

有萬里之行又曰社稷舉得終吉上大悅復遣上一金合子形若銀丸內貯物攝之有聲云不空釋發俟有急乃開及安祿山反上倉皇幸蜀行見一婦同其名曰萬里備上曰一行之言信其神矣又開合視之則蜀宮婦也上曰一行知朕避難至蜀當歸也命中官焚香祝之以告唐祚終于昭宗而昭宗初封吉王豈非得終吉乎西陽語云一行本不解棋因會張說宅觀王積薪棋一局遂語之敵笑謂說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因句乘除語則人人爲國手○曠音挑又音上聲曠音曠時而月見西方曰曠朔而月崩音加音曠音曠 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夏鹽等六州定遠豐安二軍三受降城

壬開元十年春正月丁巳上行幸東都以刑部尚書王志愔爲西京留守 癸亥命有司收公麻錢以稅錢充百官俸武德元年制官各給公麻田課其管種以供公私之費 乙丑收職田唐文武又有公麻田公麻地皆收其稅以給百官 分田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八頃四品六頃五品四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二頃皆給百官內之地諸州都督都護親王府官二品三品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七品四品三頃三品二頃五品十頃



關津款項官五品五項六品三項五十畝七品三項八品二項九  
品一項五十畝貞觀十一年以職田侵漁百姓詔給逃還貧戶親  
職田多少每畝給粟二斗謂 畝率給倉粟二斗 二月戊寅上至  
之地租以水旱復罷之

東都 夏四月己亥以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使 五月伊汝水  
溢漂溺數千家 漢志伊水出安農郡盧氏縣東北入洛汝水出宏  
農入淮史言伊汝溢而漂數千家既二水分流相  
去日遠遂何至能漂流數千家此必於發源之 閏月王甲張說  
如水溢而并流也被災之家當在洛二州界

如朔方巡邊 己丑以餘姚縣主女慕容氏為燕郡公主妻契丹  
王鬱干 六月丁巳博州河決命按察使蕭嵩等治之嵩梁明帝  
之孫也 後梁主暉  
諡明帝 己巳制增太廟為九室宣皇帝復附于正室

并遷中宗主還太廟 秋八月癸卯武彊令裴景仙 武彊漢河開  
之武彊縣也  
唐肅州 坐賊五千匹事覺亡命上怒命集眾斬之大理卿李  
朝隱奏景仙賊皆乞取罪不至死又其曾祖寂有建義大功載初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二 唐紀二十八 十七 思補樓  
中以非罪破家 寂孫承先武后  
時馬酷吏所殺 兄弟皆被誅夷惟景仙獨存今為  
承嫡十代宥賢功實 錄 左傳晉祁奚請叔向曰社  
稷之固也魯將十世君之一門絕祀情

或可哀宥其死投之荒遠上不許制令杖殺朝隱又奏曰生殺  
之柄人主得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  
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為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  
曲矜仙命又曰若寂勳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若若  
赦之鬼不其饒而上乃許之杖景仙一百流嶺南惡處 安南賊

帥梅叔鸞等攻蘭州縣遣驃騎將軍兼內侍楊思勳討之 考異曰  
舊紀云  
八月丙戌按八月庚子朔無丙戌思勳傳云首領梅元  
成白解黑帝與林兵其數萬通謀昭友南府今從本紀 思勳募羣  
蠻子弟得兵十餘萬襲擊大破之斬叔鸞積尸為京觀而還 初

上之誅韋氏也王皇后頗預密謀及即位數年色衰愛弛武惠妃

有寵陰懷傾奪之志后心不平時對上有不遜語上愈不悅密與  
秘書監姜皎謀以后無子廢之皎泄其言嗣澧王嶠后之妹夫也  
奏之上怒張嘉貞希旨構成其罪云皎妄談休咎甲戌杖皎六十

流欽州弟吏部侍郎晦貶春州司馬親黨坐流死者數人皎卒於  
道乙亥敕宗室外戚駙馬非至親毋得往還其卜相占候之人皆  
不得出入百官之家 己卯夜左領軍兵曹權楚璧與其黨李齊

損等作亂立楚璧兄子梁山為光帝詐稱襄王之子 景雲二年重  
茂改封襄王  
擁左屯營兵數百人入宮城求衛守王志情不獲比曉屯營兵自  
潰斬楚璧等傳首東都志情驚怖而楚璧懷恩之姪齊損迴秀

之子也 李迥秀始見一百六  
卷武后神功元年 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師按問宣  
慰 癸未吐蕃圍小勃律王沒謹忙 小勃律在大勃律西北三百  
里去京師九千里而嶺東少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二 唐紀二十八 十六 思補樓  
南三千里距 謹忙求救于北庭節度使張孝嵩曰勃律唐之西門  
吐蕃贊普牙 勃律亡則西域皆為吐蕃矣孝嵩乃遣疏勒副使張恩禮將蕃漢  
步騎四千救之晝夜倍道與謹忙合擊吐蕃大破之斬獲數萬自

是累歲吐蕃不敢犯邊 王怡治權楚璧獄連逮甚眾久之不決  
上乃以開府儀同三司宋璟為西京留守璟至止誅同謀數人餘  
皆奏原之 康待賓餘黨康願子反自稱可汗張說發兵追討擒

之其黨悉平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口於許汝唐鄧仙豫等州  
貞觀八年改伊州襄城郡為汝州唐州漢南陽郡東界比陽湖陽  
平氏之地後魏於比陽置東荆州後改為昌州又改為淮州隋改

為潁州武德五年以郡有唐城山改為唐州開元三年以汝  
州之葉縣城唐州之方城豫州之西平許州之舞陽置仙州 空河  
南朔方千里之地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疆寇奏

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為疑說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



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若禦敵制勝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務墜下若以為疑臣請以闔門百口保之上乃從之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沒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道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從此始矣 冬十月癸丑復以乾元殿為明堂 甲寅上幸壽安興泰宮 壽安古新安九曲之地後魏置甘棠縣隋仁壽四年改為壽安縣屬洛州 獵於上宜

川庚申還宮 上欲耀兵北邊丁卯以秦州都督張守潔等為諸衛將軍 十一月乙未初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 唐會要曰舊制凡有功之臣賜實封者皆以課戶充準戶數州縣與國官邑官執帳供其租調各准配租調遠近州縣官司收其屬直然後附國邑官司其丁準此入國邑 前廣州都督裴旻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者收其庸

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為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竊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奈何輕加笞辱以卑隸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復追伯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為伯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十二月庚子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女為交河公主 武后長安四年册懷道為十姓可汗 嫁突騎施可汗蘇祿 上將幸晉陽

因遣長安張說言於上曰汾陰腫上有漢家后土祠 立后土祠見二十卷漢武 帝元鼎 其禮久廢陛下宜因巡幸脩之為農所穀上從之 上女永穆公主將下嫁 永穆公主救資送如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諫下嫁王孫

曰武后惟太平一女故資送特厚卒以驕敗奈何為法上遽止之 癸開元十一年春正月己巳車駕自東都北巡所至存問高年餼寡博獨征人之家庚辰至潞州給復五年 上嘗為潞州 以故第為別第故也 飛龍宮辛卯至并州置北都以并州為太原府刺史為尹二月戊申還至晉州 初張說為兵部侍郎張嘉貞為兵部員外郎說每以先進自處及同居相位說位反居其下而嘉貞議論無所讓故說與嘉貞不平會嘉貞弟金吾將軍嘉祐賊發說勸嘉貞素服待罪於外己酉左遷嘉貞幽州刺史 壬子祭后土於汾陰乙卯平遙令王同慶為鄆尉 平遙即漢太原郡平陶縣後魏避國諱坐改為平陶為平遙周隋屬介州唐屬汾州 廣為儲侍煩擾百姓也 癸亥以張說兼中書令張嘉貞聞而大怒謂人曰中書令幸有二員何相迫之甚邪未幾嘉貞復入為戶部尚書詔中書省與宰相會嘉貞銜說不已於坐慢罵說同列為之共解乃去 己巳罷天兵大武等軍以大同軍為太原以北節度使領太原遼石嵐汾代忻朔蔚雲十州 武德三年分并州之置遼州八年日箕州先天元年遷上名改曰魏州至 樂平遼山平城石文中和三年方復曰遼州此以後來一定州名書之 三月庚午車駕至京師免所過今年稅 夏四月甲子以吏部尚書王陵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五月己丑以王峻兼朔方軍節度大使巡河西隴右河東河北諸軍 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

漢魏以來有秘書之職梁於文德殿內藏聚書北齊有文林館 學士後周有麟趾殿學士皆掌著述隋寫書正副二本藏於宮 中其餘以實秘書外閣楊希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貯書自漢 嘉至隋皆秘書掌圖書而禁中之書時或有焉太宗在藩置學士 十八人其後宏文崇文二館皆有學士開元五年乾元殿置四部 書曹乾元院使有刑正官四人知書官八人分掌四庫書六年更 號麗正書院置使及檢校官改館書官為麗正殿學士八年加 文學直又加檢校按理刑正按勘官十一年置麗正院簡書學士



十三年改罷正簡書院為集賢書院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宰相一人為學士知院事常侍一人為知院事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又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學士其後又增脩撰官校理官待制官西院官知檢討官文學士之類祕書監徐堅太常博士會稽賀知章監察御史鼓城趙冬曦等會蘇帶越州黃城縣漢臨平下曲陽兩縣之地為分縣或於下曲陽故城東五里置若陽縣尋改為鼓城唐屬定州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洛陽陸堅以為此屬無益於國徒為糜費欲悉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上聞之重說而薄堅 禮部擬國忌之辰享廟應用樂否下太常議博士裴寬特創新意以建議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是之請從其議寬准之從祖弟也 秋八月癸卯敕前令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二十八 元宗開元十一年

檢括逃人慮成煩擾天下大同宜各從所樂令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 戊申追尊宣皇帝廟號獻祖光皇帝廟號懿祖宣皇帝武昭王時之曾孫宏農太守重耳之子也光皇帝諱天賜宣皇帝長子也先是吐谷渾畏吐蕃之強附之者數年九月壬申帥眾詣沙州降河西節度使張敬忠撫納之 冬十月丁酉上幸驪山作溫泉宮雍錄曰驪山溫泉在驪山之西北十道志曰泉有三所其一處即皇堂石井後周宇文護所造隋文帝又脩屋宇并植松柏千餘株貞觀十八年詔開立本營建宮殿御湯名湯泉宮是年更名溫泉宮而改作之甲寅還宮 十一月禮儀使張說等奏以高祖配昊天上帝罷三祖並配之禮此因郊祀禮儀使也武德初定令國丘以景帝配明堂以元帝配貞觀奉高祖配國丘永徽二年又奉太宗配明堂垂拱初用元萬歲儀奉高祖配國丘自是郊祀之禮三祖並配三祖謂高祖太宗高宗也戊寅上祀南郊赦天下賜高年粟帛孝子順孫終身勿事天下醮三日京城五日考與曰賈錄癸酉日長至戊寅祀南郊唐歷及寅冬至祀南郊按長歷去

年閏五月來年閏 戊子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母得雜役使 十二月甲午上幸鳳泉湯戊申還宮 庚申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王峻坐黨引疏族貶蕪州刺史考異曰舊傳追貶赴京以會大禮賤以時屬冰壯恐乘隙入寇表辭不赴手教慰勉仍賜衣一副會計州刺史王喬家奴告喬與峻謀構逆數侍中源乾曜中書令張說竊其狀峻既 峻少孤好學及長豪無反狀乃以違詔追不到罪之今從實錄 峻少孤好學及長豪曠不羈氣貌雄壯時人以為有熊虎之狀弱冠以明經及第出將入相功業赫然而人慕義激烈有古人之風又御下整肅吏人畏而愛之 是歲張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永淳元年中書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其政事印改為中書門下之印五房一日吏房二日樞機房三日兵房四日戶房五日刑禮房 初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二 唐紀二十九 元宗開元十二年

監察御史濮陽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立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虜大驚度積迫之不及及安西都護闕或薦暹往使安西人服其清慎時暹自給事中居母憂 甲開元十二年春三月甲子起暹為安西副大都護碛西節度等使暹五世同居暹尤恭謹事繼母以孝聞撫異母弟豈甚厚弱冠自誓不受親友贈遺終身一節老而彌堅 神龍初追復澤王上金官爵求得庶子義珣於嶺南紹其故封許王素節之子權利其爵邑與弟珍謀使人告義珣非上金子妄冒製封復流嶺南以珍繼上金後為嗣澤王至是玉真公主表義珣實上金子為瓊兄弟所擯夏四月庚子復立義珣為嗣澤王削珍爵貶瓊鄂州別駕王



寅敕宗室勿繼為嗣王者並令歸宗 壬子命太史監南宮說等  
唐太史局屬秘書省景龍二年改太史局為太史 於河南北平地  
監令名不改不葬祕書開元二年又改令為監

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  
四寸八分陽城縣前漢屬潁川郡後漢屬河南郡後魏置陽城

封元年改曰吉成中 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  
儀岳臺長一尺五寸微強項安世曰按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

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也考異曰新志云  
浚儀岳臺長一尺五寸三分今從倍一行大衍歷議及舊志極高三

十四度八分南至朔州晷長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  
州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

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二分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  
南三寸三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眾星燦然皆古所未名大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二十八

率去南極二十度以上星皆見 五月丁亥停諸道按察使 六

月壬辰制聽逃戶自首關所在開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

庸一皆蠲免仍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為勸農使巡行

州縣與吏民議定賦役 上以山東旱命臺閣名臣以補刺史王

午以黃門侍郎王邕中書侍郎長安崔沔禮部侍郎知制誥韓休

等五人出為刺史邕同皎之從父兄子休大敏之弟子也補註大

二百四卷 天授元年 印年十一登科弱冠又應制舉神氣清古志行脩潔族

人方慶及魏元忠皆稱薦之為考功員外郎杜絕請託必求實材

轉吏部侍郎典選累年所舉皆一時之秀至是出為懷州刺史為

政清嚴吏民畏慕初張說引崔沔為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命皆

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

無失侍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遇事多所異同說不悅

故因是出為魏州刺史時雨潦收稼沔池禁便民奏課為天下第

一休時出為魏州刺史魏于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獨于魏稅

馬芻百姓不堪休請均配餘州中書令張說駁之曰若免魏而移

稅他州他州獨無言乎此牧守欲為私惠如國體何休將復執奏

察吏恐忤執政意固諫止休休曰刺史既知民病而不救豈為政

哉即得罪所甘心也竟奏均之魏民用蘇 蔚州縣長吏多以負

罪貶謫者為之中書舍人張九齡上疏曰乖政之氣發為水旱天

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柱殺孝婦天旱三年夫一吏不明匹婦

非命天且昭其冤痛況六合元元之眾縣命于縣令宅生于刺史

若任非其人則水旱之由豈唯一婦而已哉今京輔雄望之郡其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二十八

為刺史者猶少加遴選至于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便不擇人由京

官出者或身有罪累或政多賦稅用牧守之任為斥逐之地刺史

且爾縣令尚何言哉氓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為好進者所輕

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銷鬱豈不由此臣愚以為欲治之本

莫若重守令宜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

耶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則吏皆勤於民事

無重內輕外之弊矣 秋七月突厥毗伽可汗遣其臣哥解頡利

發來求昏 漢州蠻覃行璋反漢州漢沔陵客陵二縣地梁分置

分置漢州 以監門衛大將軍楊思勳為黔中道招討使將兵擊之

癸亥思勳生擒行璋斬首三萬級而歸加思勳輔國大將軍俸祿

防閑皆依品給貞觀初百官得上下考者給祿一季未幾得上下考

者給祿一年出使者稟其家新至官者計日給祿

防閑皆依品給

防閑皆依品給

防閑皆依品給

防閑皆依品給

防閑皆依品給

防閑皆依品給

防閑皆依品給

防閑皆依品給

防閑皆依品給

防閑皆依品給

防閑皆依品給

防閑皆依品給

防閑皆依品給

防閑皆依品給

防閑皆依品給

防閑皆依品給

防閑皆依品給



中書舍人高季輔言外官卑品貧賤宜給祿養視自後以地租存  
秋給京官歲凡五十萬一千五百餘斛外官降京官一等一品以  
五十五石爲一等二品三品以三十石爲一等四品五品以二十石  
爲一等六品七品以十五石爲一等八品九品以十石爲一等  
典粟則以鹽爲祿織事官又有防閑庶僕一品防閑九十六人二  
品七十二人三品區十八人四品三十二人五品二十四人六品  
庶僕十五人七品四人八品二人九品一人外官以州府縣上中  
下爲差又按唐六典補國大將軍動階正二品庶制官不得登  
三品今恩階階二品矣宋白曰唐制凡京司 赦行璋以爲洵水府  
文武職官皆有防閑州縣官皆自有直 別駕 唐志商州有洵水府又按唐制諸府無別駕各有別將一人  
將有疑新紀云行璋反 姜皎既得罪王皇后愈憂畏不安然待  
伏誅與此異未詳孰是

下有恩故無隨而諧之者后嘗承閒泣謂上曰陛下獨不念阿忠  
脫紫半臂易斗麪爲生日湯餅邪上憫然動容故猶豫不決者累  
歲阿忠后父仁皎小字也后兄太子少保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  
悟爲后祭南北斗剖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名合而佩之霹靂木  
者霹靂木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二 唐紀二十八 王 恩補

所震之木今爲張道陵之術者用禱祝曰佩此有子當如則天皇  
靈木爲印云有雷氣可以鎮服鬼物 祝曰佩此有子當如則天皇  
后事覺已即廢爲庶人移別室安置貶守一潭州別駕中路賜死  
戶部尚書張嘉貞坐與守一交通貶台州刺史 八月丙申突厥  
哥解頡利發至京師上以其使者輕禮數不備未許昏 己亥以  
宇文融爲御史中丞融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  
農使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爲然後處決省司謂尚書都省議  
者多言煩擾不利百姓上亦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之公卿已下  
畏融恩勢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瑒勳音務獨抗議以爲括客  
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瑒  
出爲華州刺史時融以括田功考上下刑部尚書慮從恩抑而不  
許融恨之乃密白從恩廣占良田至百餘頃上由是薄從恩口爲

多田翁既而擇堪爲宰相者或薦從恩上卒不用 王寅以開府

儀同三司宋璟爲西京留守王謂璟曰今將東巡洛邑爲別經時

所有嘉謀互相啟沃璟因極言得失上手制答曰所進之言書

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 冬十月丁酉謝鳳王特勒遣使入

謝 謝鳳國居吐火羅西南或曰漕矩吒或曰漕矩曷慶時日詞達

奏 謝支武后改日謝鳳東距屬賓四百里南天竺西波斯○屬音

非 稱去年五月金城公主遣使詣簡失密國 簡失密或曰迦濕彌

云欲走歸汝箇失密王從臣國王借兵共拒吐蕃王遣臣入取進

止上以爲然賜帛遣之 廢后王氏卒後宮恩慕后不已上亦悔

之 十一月庚午上幸東都成寅至東都 辛巳司徒申王攜薨

贈諡惠莊太子竊睿宗第二子也母柳氏掖庭宮人初生時武后

以其母賤欲不齒以示僧葛回回曰此兒是西域大樹之精養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二 唐紀二十八 王 恩補

宜兄弟武后悅乃使列於兄弟之次及長性寬裕儀形瓌偉善於

飲啗 閏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羣臣屢上表請封禪丁卯制以

明年十一月十日有事于泰山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

不欲爲之由是與說不平 是歲契丹王本鬱干卒弟吐干襲位

復以燕郡公主爲妻

乙卯開元十三年春二月庚申以御史中丞宇文融兼戶部侍郎制

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

農社使司勸農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 乙亥更命長從宿衛之

士曰曠騎引滿曰曠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爲六番 上自選

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大理卿源光裕尚書左丞楊承令兵部侍郎

寇泚等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官臺郎御史諸司



省寺監之長也。臺郎謂尚書郎。先是改尚書。饒於洛濱。供張甚盛。爲中臺臺郎及御史。則三省官必皆集也。饒於洛濱。供張甚盛。賜以御膳。太常具樂。內教坊歌妓。上白書十韻詩。賜之光祿。乾曜之從孫也。三月甲午。太子嗣謙更名鴻。徙郊王。嗣直爲慶王。更名潭。陝王嗣昇爲忠王。更名浚。郇王嗣真爲棟王。更名洽。鄂王嗣初更名涓。鄆王嗣元爲榮王。更名混。又立子滌爲光王。滌爲儀王。儀爲穎。王澤爲永王。清爲壽王。洞爲延王。沐爲盛王。溢爲濟王。丙申。御史大夫程行湛奏。周朝酷吏來俊臣等二十三人情狀。尤重。子孫請皆禁錮。傳遊藝等四人。差輕。子孫不聽。近任從之。汾州刺史楊承令不欲外補。舊志汾州去京師一千二百六里。憲快快自言。吾出守有由。上聞之。怒。壬寅。貶睦州別駕。張說草封禪儀。獻之。夏四月丙辰。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止曰。仙者憑虛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二

唐紀二十八

元宗開元十三年

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唐六典。洛陽宮南。面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教。右曰光政。光政之內。曰唐運。其北曰明福。明福之西曰崇賢。門其內曰集賢殿。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副之。上欲以說爲大學士。說固辭而止。後又宴集賢殿。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闕爲先後。于是引觴同飲。時服其有體。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閒入寇。議加兵守邊。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今將升中于天。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注云。謂封泰山也。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說曰。然則若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爲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羈縻未決。許也。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必相率而來。可以偃旗臥鼓。高枕有餘。

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即奏行之。光庭行儉之子也。上遣中書直省袁振。以他官直中書省謂之直省。直省者。謂之攝鴻臚卿。論旨於突厥。毗伽與爾特勒。嗽欲谷。環坐帳中。置酒謂振曰。吐蕃狗種。西戎古曰犬戎。故奚契丹本突厥奴也。華言臣也。皆得尙主突厥。前後求昏。獨不許何也。且再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豈問真偽。但屢請不獲。愧見諸蕃耳。振許爲之。奏請毗伽。乃使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貢。因扈從東巡。五月庚寅。妖賊劉定高帥眾。夜犯通洛門。悉捕斬之。秋八月。張說議封禪儀。請以睿宗配皇地祇。從之。九月丙戌。上謂宰臣曰。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敕自今。州縣毋得更奏祥瑞。冬十月癸丑。作水運。運天成。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每天西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三

唐紀二十九

元宗開元十三年

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轉。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周天。孔穎達曰。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昏後五刻。以晝則晝多於夜。夜則夜多於晝。今晝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所候之法。則較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以爲準。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靈始請改之。置木

平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刻擊鼓。每辰擊鐘。機械皆藏。置中辛酉。車駕發。東都百官貴戚。四夷酋長。從行。每置頓數十里。中入畜被野。有司輦載供具之物。數百里不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車周曰輦。輦一釜。一盤。一椀。一餅。周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晉公彥曰。帶以其



東載籍重余按司馬法及頁公亦所云皆言行軍之華此所謂華兼凡器物而言王每引四夷酋長入仗內賜弓矢射禽起居舍人呂向上言鳴梟不鳴未為瑞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况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下震以武義來以文德勢不得不廷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乃引內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鏃御前同獲獸之樂倘荆卿詭動何羅竊發信嚴蹕冒清塵縱醜單于汚宮廡何以察責上乃詔蕃夷出仗時上歲遣使採擇天下姝好內之後宮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諫上數校獵渭川向又獻詩規諷上皆善之進左補闕眷資特異始向之生父岌客遠方不歸少喪母失墓所在或言父已死乃招魂以葬後知父猶在訪索累年不獲他日自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為之流涕上聞嗟歎官岌朝散大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二

唐紀二十八

元

思補樓

夫賜錦綵給內教坊樂工以娛樂其心十一月丙戌至泰山山下巳丑上備法駕至山足御馬登山考異曰實錄唐統紀皆云備法駕登泰山開天傳信記云上將封泰山益州進白驃上親乘之不知登降之倦纒下山無疾而發蓋曰白驃將軍按泰山非法駕可登白驃近怪今從舊志從官於谷口獨與宰相及祠官俱登儀衛環列於山下百餘里上問禮部侍郎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祕之對曰前代帝王所求各異或禱年算或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庚寅上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羣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之壇其餘做乾封故事事見一百一卷高宗乾封元年辛卯祀皇地祇於祠首壬辰上御帳殿受朝觀野次連帳以為殿因謂之帳殿赦天下冤所過一歲兗州二歲租賜鬴七月封泰山神為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古制四岳近山十里禁樵採張說多引兩省吏兩省中書省及門下省也及

以所親攝官登山禮畢推恩往往加階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書舍人張九齡言于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為先勞舊為次若顛倒衣裳則譏謗起矣况登封需澤千載一時而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此制一行恐四方失望不聽又慮從士卒但加勳而無賜物勳勳也由是中外怨之 初隋末國馬皆為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考異曰統紀云萬歲三世與皇牧恩信行隨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馬之齒則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已長矣然則謂萬歲為齒有自來矣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唐坊五匹為一監二千匹以上為中監一千匹以上為下監隴德中置八使分總監坊秦蘭原渭四州及河曲之地凡監四十八府使有監十五西使有監十六北使有監七隴州使有監八嵐州使有監二自京師西屬隴右有七馬坊置監右三使領之歐陽脩曰置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二

唐紀二十八

元

思補樓

入坊園岐涇雷開地廣千里一日保樂二日甘露三日南普開四日北普開五日岐陽六日太平七日宜祿八日安定八坊之田二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餉糈入坊之馬為四十八是時天下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置河西豐曠之野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上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時毛仲始見遷擢頗持法不避權貴好為可喜事故兩營萬騎及閑廐官吏憚其威嚴無敢犯法苑中營田草萊樵斂率皆豐溢又蒔苜蓿首種千九百頃以禦冬市死畜買納八萬募嚴道熨千口為牧圍檢勒芻菽無有漏隱是以十餘年間滋息踰倍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羣望之如雲錦上嘉毛仲之功癸巳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 甲午車駕發泰山丙申幸孔子宅致祭上還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刺史寇泚



預焉酒酣上謂張說曰勳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邱餽奉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張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懷魏二州在河北濟州治野上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寘之坐隅且以戒左右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願謂寇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宰臣帥羣臣起賀樓上皆稱萬歲由是以邱為尚書左丞沔為散騎侍郎耀卿為宣州刺史耀卿叔業之七世孫也補齊東昏侯之時裴叔業叛齊入魏十二月乙巳遷東都突厥頡利發辭歸上厚賜而遣之竟不許昏王毛仲有寵於上百官附之者輻湊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二 唐紀二十八 辛一 恩補樓

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朱璟也對曰然上笑曰朕明日為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昏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眾客未敢舉筋待環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扈邊稱腹痛而歸璟之剛直老而彌篤先是契丹王李吐干與可突干復相猜忌攜公主來奔不敢復遷更封遼陽王留宿衛可突干立李盡忠之弟邵固為主車備東巡邵固詣行在因從至泰山拜左羽林大將軍靜折軍經略大使四年契丹來降置靜折軍於松漠府以其酋長為經略大使言中國之兵不勤而契丹自降以靜而折還衛也上疑吏部選試不公時選期已迫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吏部為十銓甲戌以禮部尚書蘇頌等十人掌吏部選試判將舉選召入禁中決定吏部尚書侍

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上表以為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陳平郅吉漢之宰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關死之人況大唐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凡選人書判立請委之有司停此十銓上雖不即從明年復故是歲東都斗米十五錢青齊五錢粟三錢于闐王尉遲眺陰結突厥及諸胡謀叛安西副大都護杜暹發兵捕斬之更為立王存疑此杜暹傳按新舊于闐傳皆無此事且于闐王亦無名號者當再考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二 唐紀二十八 辛一 恩補樓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二 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二十九起十四年盡二十一年凡八年

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上

竊開元十四年春正月癸未更立契丹松漠王李邵固為廣化王  
奚饒樂王李魯蘇為奉誠王以上從甥陳氏為東華公主妻邵固  
以成安公主之女韋氏為東光公主成安公主中宗之女下嫁韋氏妻魯蘇張

說奏今之五禮貞觀顯慶兩會修纂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  
衷望與學士等討論古今刪改施行制從之 邕州封陵獠梁大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三 唐紀二十九

元宗開元十四年

海等據賓州反對陵本山嗣唐世以海開拓乾元後始置為縣

郡為縣屬鬱州唐初屬南方州貞觀五年分置賓州橫州漢唐鬱  
高梁縣地在左黃帝流都龍陵郡為縣屬鬱州唐初分置賓州貞  
觀八年改 二月己酉遣內侍楊思勳發兵討之 初上自東封還

陳州刺史李邕見上于汴州詔獻辭賦稱旨山是頗矜炫云且入  
相中書令張說甚惡之會仇人告邕贓貨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

子孔璋上書曰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  
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弄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謂助宋

易之事見嗣聖二十一年韋庶人恃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謂諫用術士鄭

年身雖受謫奸謀中阻則邕有大造於我邦家者也且邕之為人  
拯孤恤窮救乏矧患積而能散家無私聚今聞坐賊下吏死在旦  
夕噫天之將喪斯文也臣聞生無益于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

願以六尺之軀膏斧鉞以代邕死然臣非有私于邕也臣與邕素

不相識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特為國家惜賢且以成陛下矜能

之德耳書奏邕得減死貶遵化尉 上召河南尹崔隱甫欲用之

中書令張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前殿中監崔日知素與

說善說薦為御史大夫上不從丙辰以日知為左羽林大將軍丁

巳以隱甫為御史大夫隱甫山是與說有隙說有才智而好賄百

官白事有不合者好而折之至於叱罵御史中丞宇文融之為

人且患其播重融所建白多抑之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宇

文融承恩用事辭給多權數不可不備說曰鼠輩何能為夏四月

壬子隱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彈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僭

侈受納賄賂救源乾曜及刑部尚書韋抗大理少卿甄玘與隱甫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三 唐紀二十九 二 思補撰

等同於御史臺鞠之林甫叔良之曾孫長平王叔良抗安石之從

父兄子也安石石歷事武后中丁巳以戶部侍郎李元紘為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元紘避清儉謹厚既知政事稍抑奔競之路務

進者頗懼之時初廢京師職田議者請于關輔置屯田以資倉廩

元紘建議曰軍國不同內外異制若人閑無役地棄不墾發閑人

以耕棄地省餽運以實軍糧為益多矣今百官所退職田散在諸

縣不可聚也百姓所有私田皆力自耕墾不可取也若置屯田即

須公私相換徵發丁夫徵役則業廢于家免庸則賦闕于國內地

置屯古所未有得不補失或恐未可其議遂止元紘雖在政府未

嘗改治第宅僕馬弊劣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族宋璟嘗嘉嘆之每

謂人曰李公貴為國相家無儲積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也 源



乾曜等鞠張說事頗有狀上使高力士視說力士還奏說蓮首垢  
面席藥食以瓦器惶懼待罪上意憐之方士因言說有功於國上  
以為然庚申但罷說中書令餘如故 丁卯太子太傅岐王範薨  
贈諡惠文太子為之撤膳累旬百官上表固請然後復常範好  
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士無貴賤皆盡禮接待與閭朝隱劉庭琦  
張諤鄭絳為詩友又多聚書畫古迹為時所推 丁亥太原尹張  
孝嵩奏有李子嶠者自稱皇子云生於潞州母曰趙妃上命杖殺  
之 辛丑於定恆莫易滄五州置軍以備突厥 定州置北平軍恆  
州置恆陽軍冀州  
置唐興軍易州置高 上欲以武惠妃為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  
載天之鑿豈可以為國母人聞盛言張說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  
相之計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若登廢極太子必危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三 唐紀二十九 三

上乃止 考異曰唐會要云待御史潘好禮謂上欲以惠妃為皇后  
子不復交惠妃不子也昔齊襄公復九世之德丁蘭報木母之怨陸  
下豈得欲以武氏為國母當何以見天下之人乎不亦取笑於天  
下手又惠妃再從叔三思再從父延秀等並干紀制常逐親神器  
紛狼同穴桑維共林且匹夫匹婦欲結髮為夫妻者尚相嫌擇况  
陛下是累聖之貴天子之尊乎伏願詳察古今鑒戒成敗慎擇華  
族之女必在禮義之家稱神祇之心允億兆之望又見人聞盛言  
尚書右丞相張說自被傳知政事之後每語附惠妃欲取立后之  
功更圖入相之計伏願杜之於將漸不可尚之于已成且太子本  
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若惠妃一登宸極則儲位實恐不安  
古人所以諫其漸者良為是也昔商山西伯雖不食蕪庭之祿尚  
能輔嗣太子况臣愚昧職忝憲府蘇冕曰此表非奸諂所詐  
且好禮先天元年為侍御史元十二年為瀘州刺史致仕表是  
十四年獻而云職忝憲府若題年恐然則武惠妃先天元年始年  
十四王皇后有寵未衰張說又未為右丞 竟未知此表是誰獻  
之今除 然宮中禮秩一如皇后 五月癸卯戶部奏今歲戶七百  
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  
六月戊午東都大風拔木發屋毀端門鳴吻上以旱暴風命百

官上封事指言時政得失無有所隱 秋七月河南北大水溺死  
者以千計 八月丙午朔魏州言河溢 九月己丑以安西副大  
都護慎西節度使杜暹同平章事暹在安西四年殺撫將士不憚  
勤苦甚得夷夏之心自王孝傑克復四鎮 復四鎮見二百五 復於  
地茲置安西都護府以唐兵三萬戍之百姓苦其役為都護者惟  
田揚名郭元振張嵩及暹皆有善政為人所稱 聖秋十五州言  
早及霜五十州言水遣使賑給 冬十月庚申上幸汝州廣成湯  
考異曰令狐綯代宗實錄云上以開元十四年十月十三日生時  
元宗幸汝州之溫湯有聖氣者云宮中有天子氣元宗即日還宮  
是夜代宗降誕按元宗實錄此月十六日庚申始幸溫湯已乃  
還宮與代宗實錄不同舊唐書云十二月十三日生舊后妃傳章敬  
皇后吳氏坐父事沒入掖庭開元二十三年元宗幸忠王邸見王  
服御蕭然備無餘侍命將軍高力士選掖庭宮人以賜之而吳后  
在籍中明年生代宗皇帝十八年薨按代宗此年生而云二十三  
年以吳后賜忠王十八年薨蓋誤以十三年為二十三年也次柳

氏舊開肅宗在東宮為李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無何須臾  
白晝早朝上見之歎然曰汝歸第吾當幸汝及上子願見宮庭殿  
宇皆不洒掃而樂器喧埃左右使令無有故女上為之動色使力  
士詔掖庭閱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生代  
宗按開元二十三年李林甫初為相二十五年廢太子瑛二十六  
年乃立肅宗為太子天寶五年李林甫始構章敬之獄舊開所記  
事皆虛誕年月不合新書后妃傳全取之今皆不  
取 按漢成帝苑在唐汝州梁縣界其地有湯泉 己巳還宮 十  
二月丁巳上幸壽安獵於方秀川壬戌還宮 楊思勳討反獠生  
擒梁大海等三千餘人斬首二萬級而還 是歲黑水靺鞨遣使  
入見 黑水靺鞨在滿地國西 上以其國為黑水州仍為置長史以  
鎮之渤海靺鞨王武藝曰黑水入唐道由我境往者請吐屯於突  
厥突厥置吐屯以先告我與我偕行今不告我而請吏於唐是必  
與唐合謀欲腹背攻我也遣其母弟門藝與其舅在雅將兵擊黑  
水門藝營為質子於唐諫曰黑水請吏於唐而我以其故擊之是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三 唐紀二十九 四



叛唐也唐大國也昔高麗全盛之時彊兵三十餘萬不遵唐命掃地無遺況我兵不及高麗什之一二一旦與唐爲怨此亡國之勢也武藝不從疆遣之門藝至境上復以書力諫武藝怒遣其從兄大壹夏代之將兵召欲殺之門藝棄眾開道來奔制以爲左驍衛將軍武藝遣使上表罪狀門藝請殺之上密遣門藝詣安西謂其使者遣使報云門藝遠來歸投諒不可殺已流於嶺南惡地別詔鴻臚少卿李道遠源復諭旨武藝知之上表稱大國當示人以信豈得爲此欺誑固請殺門藝上以李道遠源復不能督察官屬致有漏泄皆坐左遷鴻臚掌四夷之各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

臣光曰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門藝以忠獲罪自歸天子天子當察其枉直賞門藝而殺武藝爲政之體也縱不能討猶

當正以門藝之無罪告之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藝恩不能庇門

藝顧效小人爲欺誑之語以取困於小國乃罪鴻臚之漏泄不亦可羞哉

杜邊之爲安西都護也突騎施交河公主遣身官以馬千匹詣安

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邊怒曰阿史那女交河公主阿史那何得宣

教於我杖其使者留不遣馬經雪死盡突騎施可汗蘇祿大怒發

兵寇四鎮會遣入朝趙頤貞代爲安西都護嬰城自守四鎮人畜

儲積皆爲蘇祿所掠安西僅存既而蘇祿聞遣入相稍引退尋遣

使入貢

開元十五年春正月辛丑涼州都督王君奭破吐蕃於青海之

西初吐蕃自恃其彊致警用敵國禮辭指悖慢上意常怒之返自

東封張說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甘涼河

鄯不勝其弊雖室師屢捷所得不償所亡聞其悔過求和願聽其

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吾與王君奭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奭

勇而無謀常思僥幸若二國和親何以爲功吾言必不用矣及君

奭入朝果請深入討之十四年冬吐蕃大將悉諾邏悉祿寇大斗

谷進攻甘州焚掠而去君奭度其兵疲勒兵躡其後考異曰吐蕃

其鋒不敢出會大雪虜凍死者甚眾自積石軍西歸原州達化

本靜邊鎮儀鳳二年君奭先遣人開道入虜境燒道旁草悉諾邏

爲軍東有黃沙成君奭先遣人開道入虜境燒道旁草悉諾邏

悉祿至大非川欲休士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奭與秦州都

督張景順追之及於青海之西乘冰而度悉諾邏悉祿已去破其

後軍獲其輜重羊馬等計而還考異曰君奭傳曰十六年冬吐蕃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三唐紀二十九 六 思補

移改甘州焚燒市里而去君奭與其後敗之於青海之西

據寶鏡及吐蕃書云定有十五年冬此云十六年多誤也君奭以

功遷左羽林大將軍拜其父壽爲少府監致仕上由是益事邊功

說度君奭必敗因表上樹州鬪羊于帝以申諷諭曰臣聞勇士冠

雞武夫戴鷓推情舉類獲此鬪羊遠生越雉蓄性剛決敵不避強

戰不顧死雖爲微物志不可挫伏惟陛下選良家于六郡求猛士

于四方鳥不遁才獸不藏技如蒙效奇靈同角力天場卻鼓怒以

作氣前踰躍以奮擊跌若奔雲之交觸碎如轉石之相叩裂骨賭

勝濺血爭雄敢毅見而衝冠驚狼聞而擊節冀將少助明主市駿

骨掛怒蛙之意也若使羊能言必將曰若鬪不解立有死者所賴

至仁無殘量力取歡焉 初洛陽人劉宗器上言請塞泚水舊泚

口更於榮澤引河入泚開皇四年分榮陽置武縣擢宗器爲



左衛率府曹至是新渠填塞不通貶宗器為衛州安懷戍主命將作大匠范安及發河南懷鄭汴滑衛三萬人疏舊渠旬日而畢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張說復用數奏毀之名為朋黨上惡之三月乙巳制說致仕隱甫免官侍母融出為魏州刺史憲司故事大夫已下至監察御史皆得顯事無所詔承隱甫在職強正無所迴避始令一切歸稟憲長乃得行事稍有忤意便列上其罪前後貶斥者殆半羣寮側目至是被黜臺中稱快乙卯制諸州逃戶先經勸農使括定按比後復有逃來者隨到準白丁例輸當年租庸有征役則先差夏五月癸酉上悉以諸子慶王潭等領州牧刺史都督節度大使大都護經略使實不出外初太宗愛晉王晉王治是為高宗不使出閣豫王亦以武后少子不出閣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三 唐紀二十九 七 恩補  
元宗開元十五年

及自皇嗣為相王始出閣中宗之世譙王失愛謫居外州溫王年十七猶居禁中譙王重福 溫王重茂上即位附苑城朱武街東第 五街首安國寺寺東附苑城為大宅分處十五王謂忠孝傳榮儀台頌水溝也後盛壽陳豐常涼六王又就封入內宅是為十六宅以居皇子臣官押之就夾城參起居自是不復出閣雖開府置官屬及領藩鎮惟侍讀時入授書自餘王府官屬但歲時通名起居其藩鎮官屬亦不通名及諸孫浸多又置百孫院太子亦不居東宮常在乘輿所幸之別院上命妃嬪以下宮中育蠶欲使之知女功丁酉夏至賜貴近絲人一綆杜佑曰唐令綿六兩為屯絲五兩何如○銀音利又音 為綆綆三斤為綆未知絲綆輕重冀州河溢已卯禮部尚書許文憲公蘇頲薨頲字廷碩少有俊才一覽千言輒能覆誦五歲時裴談嘗過其父頲方誦庾信枯樹

賦頲欲避談字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皆歎異之時又有京兆尹來謁環令頲咏尹字頲應聲而對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弱冠舉進士吏部侍郎馬載見之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矣神龍中拜中書舍人俄而父瓊入相父子同掌樞密人以為榮及上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頲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湧泉吾不及也丁父憂服闋遷工部侍郎上嘗問宰相曰有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者乎對曰陛下用人惟賢是命何資之計乃詔以頲為中書侍郎帝勞之曰此官自陸象先亡朕未嘗與入今無易卿者明日加知制誥給政事食政事有食自頲始也頲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三 唐紀二十九 八 恩補  
元宗開元十五年

性廉儉所得俸祿悉推與諸弟或散之親族家無餘資自景龍後文章與張說齊名號燕許大手筆庚寅鄜州洛水溢壞人廬舍辛卯又壞同州馮翊縣廬宇溺死者甚眾八月朔穀盜毀涇池縣九月丙子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河西節度使王君奭之父進攻玉門軍玉門軍在肅州之西二百里未白曰肅州玉門縣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於此故曰玉門縣石門周匝山間經三十里流北入延興海縱所虜僧使歸涼州謂君奭曰將軍常以忠勇許國何不一戰君奭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莽布支別攻常樂縣宋白曰常樂縣屬瓜州魏之宜禾郡前涼之涼興縣地涼武昭王於三危山東置常樂鎮唐武德五年改置常樂縣令貢師順帥眾拒守及瓜州陷悉諾邏恭祿悉兵會攻之旬餘日吐蕃力盡不能克使人說降之不從吐蕃曰明府既不降宜斂城中財相贈吾當退師順請







戊選宮 是歲六十三州水十七州霜旱河北饑轉江淮之南租米百萬石以賑給之

咸開元十六年春正月壬寅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敗吐蕃于曲子城 甲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為戶部侍郎兼魏州刺史充河北道宣撫使宣撫使始此 乙卯春龍等州獠陳行範廣州獠馮璘何遊魯反考異日本紀作馮仁 陷四十餘城行範稱帝遊魯稱定國

大將軍璘稱南越王分據嶺表命內侍楊思勳發桂州及嶺北近道兵討之 丙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檢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溝渠堤堰決九河使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開稻田并回易陸運錢官收其利與役不息事多不就 二月壬申以尚書右丞相致仕張說兼集賢殿學士時說雖罷政期延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

訪之又令在家修史李元紘上疏曰國史者記人君善惡國政損益一字褒貶干載衮鉞前賢所難事非容易今張說在家修史吳兢又在集賢撰錄遂令國之大典散在數處且太宗別置史館于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秘其事也望敕說等就史館參詳撰錄則典冊有憑舊章不墜矣上從之故有是命 壬辰改驍騎為左右羽林軍飛騎 秋七月吐蕃大將悉末朗寇瓜州都督張守珪擊走之乙巳河西節度使蕭嵩隴右節度使張忠亮大破吐蕃於渴波

谷渴波谷在青海西 忠亮追之拔其大莫門城大莫門城在九曲 擒獲甚眾於其駱駝橋而還 八月己巳特進張說上開元太衍歷僧一行推大衍曆立術以應氣朔及日食以造新歷故曰大衍歷 辛卯左金吾將軍杜賓客破吐蕃于祁連城下祁連城在甘州張說祁連山 時吐蕃復入寇蕭嵩遣賓客將疆弩

四千擊之戰自辰至暮吐蕃大潰獲其大將一人斬首五千級虜散走山谷哭聲四合時兵馬使王忠嗣在嵩麾下帝以其年少敢關詔不得特將嵩將入朝王忠嗣進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襲虜會贊普大會閱武鬱標川忠嗣提刀直進斬數千人獲羊馬萬計嵩上其功上大悅累遷左威衛將軍 冬十月己卯上幸驪山溫泉己丑遷宮 十一月癸巳以河西節度副大使蕭嵩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 十二月丙寅敕長征兵無有還期人情難堪宜分五番歲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年酬勳五轉

了卯上幸驪山溫泉丁丑遷宮 是歲制戶籍三歲一定仍分為九等 楊思勳討陳行範至瀧州破之擒何遊魯馮璘行範逃于雲際盤遶二洞思勳追捕竟生擒斬之凡斬首六萬思勳為人嚴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三 唐紀二十九 元宗開元十六年 十一 思勳

偏裨白事者不敢仰視故用兵所向有功然性忍酷所得俘虜或生剝面皮或以刀斨髮際掣去頭皮蠻夷憚之

開元十七年春二月丁卯廣州都督解人張番素破西南蠻拔昆明及鹽城昆明縣屬廣州漢定在縣地後周置定在武定二 歲以衛之故 殺獲萬人 三月瓜州都督張守珪沙州刺史賈師

順擊吐蕃大同軍大破之 甲寅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堡城置兵據之侵擾河右上命禕與河西隴右同議攻取諸將咸以為石堡據險而道遠攻之不克將無

以自還且宜按兵觀釁禕不聽引兵深入急攻拔之乃分兵據守要害令虜不得前自是河隴諸軍遊弈拓境千餘里上聞大悅更

命石堡城曰振武軍自都州郡城縣河源軍西行百二十里至白水軍又西南六十里至定戎城又南隔湖七



里有石壘城本吐蕃城也宋白曰石壘城在詭文縣西四面懸崖千數仞石路盤屈長三四里西至赤嶺二十里

辰國子祭酒楊瑒上言以為省司奏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

不過百人竊見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

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史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

恥日衰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抑明經進士也

又奏王司帖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

或年頭月尾且今之習左氏傳者十無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

之學廢無日矣請自今考試並帖平文以存大典唐取士之科

經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開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以文

理通帖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為及第凡進士試時務策

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為甲第策通四帖通四以上為乙第通

與日唐制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其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

凡帖三字處時增損可否不一又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殆將廢絕若

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十三 唐紀二十九 十三 思補樓

無甄異恐後代便棄請能通二禮及公教者亦量加優獎于是下

制明經家能習左氏及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者出身免任故官

遂著為式 夏四月庚午禘于太廟唐初禘則序昭穆禘則各祀

於其室至是太常少卿韋縉等奏如此禘與常饗不異請禘禘皆

序昭穆從之縉安石之兄子也縉音 乙亥大風震電藍田山崩

五月壬辰復置十道及京都兩畿按察使確同華商岐州為

初張說張嘉貞李元紘杜暹相繼為相用事源乾曜以清謹自守

常護事於說等唯諸署名而已元紘還議事多異同遂有隙更相

奏列上不悅六月甲戌貶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杜暹荆州長史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紘曹州刺史齊志曹州京師東北

兼侍中止為左丞相開元初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唐初

僕射之職無所不統是正丞相也至中宗神

龍元年豆盧欽望專為僕射不敢預政事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

知政事鄭有丞相之名非復唐初丞相之職矣今源乾曜止為左

丞相是止為尚書左以戶部侍郎宇文融為黃門侍郎兵部侍郎

裴光庭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蕭嵩兼中書令遙領河西節度

使自十四年張說罷中書令後缺此位四年而嵩居之 開府王

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為昏毛仲為上所信任言無不從故北

門諸將多附之進退唯其指使吏部侍郎齊澣乘間言于上曰福

順與禁兵不宜與毛仲為昏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姦不早為之所

恐成後患上悅曰知卿忠誠朕徐思其宜澣曰君不密則失臣願

陛下密之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左遷興州別駕齊志興州至京師

九百四十八里 澣素與察善出城餞之因道禁中諫語察性輕險遠奏之上怒召

澣責之曰卿疑朕不密而以語麻察詎為密邪且察素無行嘗遊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十三 唐紀二十九 十四 思補樓

太平之門卿豈不知耶澣頓首謝秋七月丁巳下制澣察交構將

相離開君臣澣可高州良德丞察可潯州皇化尉良德亦漢合浦

郡陳分置務德縣後改為良德潯州漢布山阿林之地梁於布山

地置桂平郡隋廢郡為縣又於阿林地置皇化縣附屬入桂平貞

觀七年置潯州治桂 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

平復置皇化縣焉考異曰實錄云癸亥朔按長曆是月己未朔癸亥五日也

乾曜右丞相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布於

天下咸令宴樂聖節錫宴自此始後改千秋節 尋又移社就千秋

節自古以來 庚辰工部尚書張嘉貞薨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

市田宅者嘉貞曰吾貴為將相何憂寒餒若其獲罪雖有田宅亦

無所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

資吾不取也聞者是之 辛巳敕以人間多盜鑄錢始禁私買銅



鉛錫及以銅為器皿其采銅鉛錫者官為市取 乙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宋璟為尚書左丞相源乾曜罷為太子少傅

乾曜歷官皆以清慎恪敏著稱為相十年務為寬平博故鮮咎 恆 是月越州大水漂壞廡宇及居人廬舍 宇文融性精敏應

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融為人疏躁多言好自矜伐

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於上 融疾之禕入朝融使御史李宜暉彈之泄於所

親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九月壬子融坐貶汝州刺史 融既申訴得免坐阿黨李宜暉下凡為相百日

而罷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 冬十月戊午朔日有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三 唐紀二十九 十五 融補

食之不盡如鉤 宇文融既得罪國用不足上復思之謂裴光庭曰卿等皆言融之惡朕既黜之矣今國用不足將若之何卿等何

以佐朕光庭等懼不能對會有飛狀告融贓賄事又貶平樂尉 融 縣僕若借郡縣浦之地皆置平樂縣屬始安郡唐分置昭州有平

樂水考其地唐歷云裴光庭等謀有司功之積其贓錄計舊傳 曰裴光庭時兼御史大夫又與融交遊朋黨及男受贓等事今從

實錄統紀又唐歷云十月乙未長曆十月戊午朔無乙未今從 統 紀至嶺外歲餘司農少卿蔣岑奏融在汀州隱沒官錢鉅萬計制

窮治其事融坐流巖州 高宗開元二年分黃黃二州 道卒 十一 月庚寅上享太廟辛卯行謁橋定獻昭乾五陵 行謁五陵以車駕

次戊申還宮救天下百姓今年地稅悉蠲其半滙表孝子順孫義 夫節婦終身勿事 十二月辛酉上幸驪山溫泉乙丑校獵渭濱 壬申還宮 是歲忠王母楊妃薨葬于細柳原上命張說為志文

其銘云石獸遊兮綠苔黏宿草殘兮白露霑園寢閉兮脂粉膩不 知何年兮開鏡奩 是為元 皇太后

開元十八年春正月 考異曰實錄云癸酉上御含元殿受朝賀 與本紀唐歷統紀皆不同正月甲子全差誤疑本書開元後人附

益之新紀止據舊紀全不取此年實錄又云丁巳新迎氣于東郊 下制十八年正月五日以前天下囚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放之

按是月無丁巳諸書及會要皆無十八年親迎氣事唐歷在二十 六年正月七日丙子統紀在二十六年正月實錄二十六日正月

丁丑又載迎氣大赦其制文推恩大略與此年相似或者實錄誤 重出於此 辛卯以裴光庭為侍中 二月癸酉初令百官於春月

旬休選勝行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上或 御花尊樓邀其歸騎留飲迭使起舞盡歡而去 三月丁酉復給

京官職田 夏四月 考異曰實錄云乙巳駕幸溫泉宮丁未至自 紀唐歷亦無幸 溫泉宮按長曆是月乙卯朔無乙巳丁未蓋

溫泉事今不取 丁卯築西京外郭九旬而畢 乙丑以裴光庭兼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三 唐紀二十九 十六 融補

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干 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

或初久後遷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 集 謂罷官之後經選凡幾各 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

滿即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沈滯 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得光庭

又令流外行署亦過門下省審門下主事固麟之為光庭腹心光 庭令專主過官每麟之裁定光庭隨而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

庭手 五月吐蕃遣使致書於境上求和 初契丹王李邵固遣 可突于入貢同平章事李元紘不禮焉左丞相張說謂人曰奚契

丹必叛可突于狡而很專其國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心必不



來矣已酉可突干弒邵固五屈烈為王帥其國人并脅奚眾叛降  
突厥奚王李魯蘇及其妻章氏邵固妻陳氏皆來奔制幽州長史  
趙含章討之又命中書舍人裴寬給事中解侃等於關內河東河  
南北分道募勇士六月考異曰唐初年代記云裴光庭娶武三  
思女高力士私馬光庭有吏材力士為之  
推轂因以入相時彥都之宋璟王峻後舞回波樂以為戲謔光  
庭患之乃奏天下三十餘州缺刺史升平日久人皆不樂外官請  
重臣兼外官領刺史以維其望於是擬揚州峻魏州德訪其得失今盡  
州凡十餘人蕭嵩執奏天下務重實相舊臣病德訪其得失今盡  
失之則朝廷空矣上乃悟遂止按實錄是歲開六月以太  
子少保陸象先兼荊州長史象峻未嘗除外官今不取丙子以  
單于大都護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  
兆尹裴仙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於  
光順門張說退謂學士孫逖韋述曰吾嘗觀太宗畫像今忠王英  
姿穎發雅類聖祖此社稷之福也可突干寇平盧先鋒使張掖烏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十三 唐紀二十九 恩補樓

承此破之於捺祿山開元初置平清軍於營州考異曰韓愈為氏  
先帝碑云尚書諱承治開元中管平盧先鋒  
軍屢破奚及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傳云承此開元中與族兄  
承恩皆為平盧先鋒洗勇而汝號撥門二龍據此則承此承治一  
人也今從前書○此書此壬午灑浴承此承治一橋  
又音妻上聲捺音難入聲永溢環天津水濟二橋  
溺東都千餘家 秋九月丁巳以忠王浚兼河東道元帥然竟不  
行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唐諸王友因  
從五品上  
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遣吾書悖慢吐蕃請用敵國  
禮見二百十一  
年卷二此何可捨對曰贊普嘗開元之初年尚幼穉安能為此書殆  
邊將詐為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  
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焉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  
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敝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謂  
城公因與贊普面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

之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便于吐蕃贊普大喜悉出  
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惟明冬十月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  
明入貢考異曰實錄十九年七月癸巳吐蕃遣其大臣名悉獵來  
朝請固和好之約且獻書云云按長曆十九年七月丁未  
朔無癸巳今從唐表稱甥世尚公正義同一家中間張元表等先  
應舊本紀吐蕃傳表稱甥世尚公義同一家中間張元表等先  
與兵寇鈔武后時張元表為安西  
都護與吐蕃互相侵掠遂使二境交惡甥深識尊卑安  
敢失禮正為邊將交構致獲罪於舅屢遣使者入朝皆為邊將所  
遏今蒙遠降使臣來視公主甥不勝喜荷使復修舊好死無所  
恨自是吐蕃復款附 庚寅上幸鳳泉湯癸卯還京師岐州郿縣  
有鳳泉  
甲寅護密王羅真檀入朝西宿衛護密或曰達摩悉幾帝或曰護  
備元魏所謂鉢和者亦吐火羅  
故地東北直京師九千里而西北  
臨烏濟河當四鎮入吐火羅道十一月丁卯上幸驪山溫泉  
丁丑還宮 十二月戊申尚書右丞相燕文貞公張說薨說字道

濟敦氣節立然諾喜推藉後進于君臣朋友大義甚篤帝在東宮  
所與秘謀密計甚眾後卒為宗臣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者  
凡三十年為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撰述天  
下辭人咸誦誦之其謫岳州也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之助帝好  
文章有制作必使視草說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王  
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修太宗之政  
皆說倡之 是歲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 突騎施遣使入貢  
上宴之於丹鳳樓丹鳳門樓也東內大  
明宮正門日丹鳳門突厥使者預焉二使爭長  
突厥曰突騎施小國本突厥之臣不可居我上突騎施曰今日之  
宴為我設也我不可以居其下上乃命設東西幕突厥在東突騎  
施在西 開府儀同三司內外閑廐監牧都使霍國公王毛仲恃



寇騎恣日甚止每優容之毛仲與左領軍大將軍葛福順左監門將軍唐地文左武衛將軍李守德右威衛將軍王景耀高廣濟親善福順等倚其勢多為不禮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快快形於辭色上由是不悅是時上頗寵任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門施榮載奉使過諸州官吏奉之惟恐不及所得賂遺少者不減千緡由是京城第舍郊畿田園參半皆宦官矣楊思勳高力士尤貴幸思勳屢將兵征討力士常居中侍衛而毛仲視宦官貴近者若無人其卑品者小忤輒罵辱如童僕力士等皆害其寵而未敢言會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之酒饌金帛甚厚且授其兒五品官力士還上問毛仲喜乎對曰毛仲抱其襁中兒示臣曰此兒豈不堪作三品耶上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事見二百九卷 睿宗景雲元年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三 唐紀二十九 十九 睿宗景雲元年

朕不欲言之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力士因言北門奴官太盛相與一心不早除之必生大患宋幾毛仲又索甲仗于太原軍器監時嚴挺之為少尹奏之上始決意除之恐其黨驚懼為變  
 開元十九年春正月壬戌下制但述毛仲不忠怨望貶濼州別駕宋白曰濼州臨淄郡將列方始開此路貞觀十二年尋別方駕故道行達交趾開拓夷條濼州在鬱林之西南交趾之東北有濼水以為州名考吳曰寶錄十八年六月乙丑王毛仲貶濼州按唐恩統紀舊紀毛仲貶曾在十九年正月今從之福順地文守德景耀廣濟皆貶遠州別駕毛仲四子皆貶遠州參軍連坐者數十人毛仲行至永州追賜死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為上所寵信嘗曰力士上直吾寢則安故力士多置禁中希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小者力士即決之勢傾內外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與力士約為兄弟力士母麥

氏卒伯獻等被髮受弔擗踊哭泣過於己親力士娶濼州呂元昭女為妻禮元昭為少卿子弟皆王傅唐書王傅從三品 補相贊事匡其過失呂氏卒胡野爭致祭自第至墓車馬不絕 辛未遣鴻臚卿崔琳使于吐蕃琳神慶之子也崔琳神慶子也 於此後之時 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左氏文選正字于休烈上疏 考與日寶錄十一年七月壬申 崔琳充入吐蕃使矣未命有司 實毛詩禮記等則金城公主于休烈亦丁亥以崔琳為御史大夫 八月辛卯降書與吐蕃按吐蕃傳此年十月論名悉獵至京師本 紀唐歷皆同十九年正月辛未乃遣崔琳報使二月甲午以琳為 御史大夫三月乙酉琳卒于吐蕃金城公主因名悉獵請書于休 烈乃琳前使皆藏在前年七月 以爲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 八月按七月癸丑朔亦無丁亥 子漢猶不與漢成帝弟東平王宇奉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 或以明鬼神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辯論之謀漢與之初謀 臣有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害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與違不與 況吐蕃國之寇讐今資之以書使知用兵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三 唐紀二十九 十九 睿宗景雲元年

之利也爭下中書門下議之裴光庭等奏吐蕃聲味頑驕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之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上曰善遂與之休烈志甯之元孫也 丙子上躬耕於興慶宮側盡三百步 三月突厥左賢王闕特勒卒賜書弔之 丙申初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張良配享齊大司馬田穰 守吳起燕昌國君樂毅秦武安君白起漢淮陰侯韓信蜀 丞相諸葛亮尚書右僕射衛青李靖司空英國公李勣 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 臣光曰經緯天地之謂文裁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故黃帝舜禹湯文武伊尹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孔子雖不試猶能兵萊夷卻費人曰我戰則克齊定公與



齊會于夾谷孔子相齊使萊夷以兵劫魯公孔子曰士兵之勇  
君合好而奇夷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聞之遽  
辟之及攝行相事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邱季氏將墮費公  
山不狃叔孫帥費人以襲仲尼命申句須樂頌伐之費人  
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  
重費又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  
乎孔子所以祀於學者禮有先聖先師故也自生民以來未有  
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之抗衡哉古者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  
以車甲贏股肱決射御記玉制之言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贏股肱決射御  
衣出其時歷使之射受成獻馘莫不在學詩魯頌泮水曰矯矯  
御決勝負見勇力受成獻馘莫不在學詩魯頌泮水曰矯矯  
如臯陶在泮獻囚受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君子  
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若專訓之以勇力  
而不使之知禮義奚所不為矣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狙  
詐相高豈足以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乃復誣引以偶十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三 唐紀二十九 元宗開元二十年

哲之目為後世學者之師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五月壬戌初立五嶽真君祠杜佑曰開元十九年天台道士司馬  
正真之神五嶽皆有洞府有上清真人降在其嶽山川風雨陰陽  
氣序是所理焉冠冕服章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  
上奇其說因敕五秋九月辛未吐蕃遣其相論尙它律入見請  
於赤嶺為互市許之石堡城西二十里至冬十月丙申上幸東  
都 或告揚州都督張審素賊汚制遣監察御史楊汪按之總管  
董元禮將兵七百圍汪殺告者謂汪曰善審素則生不然則死  
會救兵至擊斬之汪奏審素謀反十二月審素坐斬籍沒其家為  
審素二子浚苑中洛水六旬而罷  
復營張本  
王開元二十年春正月乙卯以朔方節度副大使信安王禕為河  
東河北行軍副大總管將兵擊奚契丹壬申以戶部侍郎裴耀卿

為副總管 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上思右驍衛將軍安金藏  
忠烈金藏事見二百五三月賜爵代國公仍於東西嶽立碑以銘  
其功金藏竟以壽終 信安王禕帥裴耀卿及幽州節度使趙含  
章分道擊奚契丹含章與虜遇虜望風遁去平盧先鋒將烏承玘  
言於含章曰二虜劇賊也前日遁去非畏我乃誘我也宜按兵以  
觀其變含章不從與虜戰於白山白山後漢時烏桓所居在五  
又音妻果大敗承玘別引兵出其右擊虜破之己已禕等大破奚  
契丹俘斬甚眾可突干帥麾下遠遁餘黨潛竄山谷奚酋李詩瓊  
高靈帥五千餘帳來降禕引兵還賜李詩瓊歸義王充歸義州都  
督徙其部落置幽州境內高宗總章中以新羅降戶置歸義州於  
夏四月乙亥宴百官於上陽東州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三 唐紀二十九 元宗開元二十年

者賜以衾褥肩輿以歸相屬于路 五月癸卯制寒食上墓編入  
五禮永為恆式 六月丁丑加信安王禕開府儀同三司上命裴  
耀卿齎絹二十萬匹分賜立功奚官耀卿謂其徒曰戎狄貪婪今  
齎重貨深入其境不可不備乃命先期而往分道竝進一日給之  
俱畢突厥室韋果發兵邀隘道欲掠之比至耀卿已還趙含章坐  
賊巨萬杖於朝堂流瀼州道死 秋七月肅宗奏自祠后土以來  
屢獲豐年宜因還京賽祠上從之祠后土見上卷十一 敕裴光  
庭肅高升押左右廂兵此分押南牙 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初上命張說與諸學士刊定五禮說說裴肅高繼之起居舍人王仲  
邱請依明慶禮明慶即顯慶也 祈穀大雩明堂皆祀昊天上帝  
嵩又請依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皆從之以高祖配園丘方







擢用流外奏用不復引過門下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已猶踵行之 是時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唐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吏自佐史以下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入仕之途甚多不可勝紀 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九月壬午立皇子濞爲濟王沔爲信王泚爲儀王濯爲陳王澄爲豐王德爲恆王從爲瀛王滔爲泚王濯音催又上聲速音 惠音從又音爽 先是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條奏漕運便宜事曰江南送租庸調者大抵本州以正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留一月已上至四月以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般運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減始得上河入洛即漕路乾淺船般隘關般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三 唐紀二十九 至六

出日月既久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倉河口汴水達河之口也 河口倉之武年倉使吳船至彼即輸米而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又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禹鑿底柱二石見於水中若柱然故曰底柱河水至此分爲三流流出其間故亦謂之三門時於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百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險迫則傍河擊山以開車道運數十里西倉受之水通則運水細便止則無復滯省費鉅萬矣河渭之濱皆有漢隋舊倉葺之非難也上深然其言 京師飢詔出太倉米二百萬石給之 冬十月庚戌上幸驪山溫泉己未還宮 戊子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 韓休數與蕭嵩爭論於上前面折嵩短上頗不悅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爲遽去對曰臣蒙厚恩待罪宰相富貴已極及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爲之動容曰卿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三 唐紀二十九 至六

且歸朕徐思之丁巳嵩罷爲左丞相休罷爲工部尚書以京兆尹裴耀卿爲黃門侍郎前中書侍郎張九齡時居母喪起復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 是歲分天下爲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石山南東道山南西道劍南淮南江南東道江南西道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採訪使以六條檢察非禮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京畿採訪使治西京城內都畿治東都關內采訪使以京官領之河南采訪使治汴州河東治蒲州河北治魏州隴石治鄜州山南東道治漢州西道治梁州淮南治揚州江南東道治蘇州西道治黔州中治黔州劍南治益州嶺南治廣州其後有以邊鎮節度領采訪使者則關中道固不拘京官而諸道采訪使治所亦難禁扼以定所也非官有選免則使無廢更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事先行後聞時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采訪使襄州乃南楚故城有昭王井俗云汲者必死行人雖渴不敢飲其水朝宗以書諭



神飲者遂無恙人更號韓公升 太府卿楊崇禮政道之子也  
道附楊帝之孫 齊王暉之子 在大府二十餘年前後為太府者莫能及時承平  
 日久財貨山積嘗經楊卿者無不精美每歲旬駁省便出錢數百  
 萬緡句者句考其出入或多或少或發者故文籍有故錄欺獎別是  
 歲以戶部尚書致仕年九十餘矣上問宰相崇禮諸子誰能繼其  
 父者對曰崇禮三子慎餘慎矜慎名皆廉勤有才而慎矜為優上  
 乃擢慎矜自汝陽令為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餘太子舍人仰  
 長安倉出納慎名攝監察御史知含嘉倉出納含嘉倉在東都亦皆稱職  
 上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潰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折  
 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三 唐紀二十九

二十七

元宗開元二十一年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一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三十 起二十二年盡二十九

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中

開元二十二年春正月己巳上發西京己丑至東都張九齡自  
 詔州入見求終喪不許 二月壬寅秦州地震壞公私屋殆盡  
 吏民壓死者四千餘人仍連震不止命左丞相蕭嵩致祭山川又  
 遣倉部員外郎章伯慶賑恤 方士張果自言有神仙術誑人云  
 堯時為侍中於今數千歲多往來恒山中恒山時屬定州恒山縣界則天以來  
 歷徵不至相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中書舍人徐彥齊靈書迎之  
 庚寅至東都肩輿入宮恩禮甚厚上數問以治道及神仙事語秘  
 不傳時有邢和璞者能知人前後世及天壽生死之數上令和璞  
 筭果年壽則愕然莫知其端又有僧夜光者善視鬼上召果與密  
 坐令夜光視之夜光對面莫能見曰果今安在上謂高力士曰吾  
 聞飲薑汁無苦者真奇士也乃進薑果飲三卮頽然如醉曰非佳  
 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則盡焦黑顧左右取鏡如意擊墮之藏  
 帑中更出藥傳其斷復寐良久齒已生矣粲然潔白上益神之欲  
 以玉真公主妻之而未言也果忽謂秘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  
 蕭華曰諺謂娶婦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二人怪其語不倫  
 俄有使至傳詔曰玉真公主早歲好道欲降先生果大笑固不奉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四 唐紀三十

二十七

元宗開元二十二年



張九齡請不禁鑄錢三月庚辰敕百官議之裴耀卿等皆曰一啟此門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秘書監崔沔曰若稅銅折役則官治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鑄無利易而可久簡而難誣且夫錢之爲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也右監門錄事參軍劉秩曰古者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管子曰夫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舍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爲人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舍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買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四 唐紀三十 元宗開元二十二年

思補樓

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不重禁之不足以懲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况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眾去南畝者眾則草不墾而鄉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入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私鑄貧者必不能爲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漢文帝時吳王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夫鑄錢而

用不贖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採用者眾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固無害也陛下何不禁止用銅禁之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銅賤而錢之用給矣上乃止秩子元之子也

以河南房瑄爲監察御史先是瑄爲馮翊尉出遇孔目官党芬於道芬避瑄瑄決之時陸象先爲同州刺史瑄以其事白之象先日如芬所犯決亦得不決亦得瑄謝之象先日謝亦得不謝亦得頃之象先內召瑄入謁象先留瑄瑄至默不發一言象先日房瑄爲人百事不欠惟欠不言今不言矣是堪用也至是薦爲御史夏四月壬辰以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兼關內道采訪處置使增領涇原等十二州 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時武惠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四 唐紀三十 元宗開元二十二年

思補樓

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清諸子莫得爲比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爲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 考異曰舊傳云初侍中裴光庭妻武三思女詭譎有材略與林甫私中官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氏銜哀祈於力士請林甫代其夫位力士未敢言元宗使中書令蕭嵩擇相久之以右丞韓休對元宗然之乃令嵩詔力士遽漏於武氏乃令林甫自休休既入相甚德林甫與嵩不和乃薦林甫堪爲宰相惠妃陰助之因拜黃門侍郎元宗眷遇益深按光庭妻一寡婦耳豈敢遽引所私代其夫爲相韓休正直難得林甫先報必不至此之爲相今不取 五月戊子以裴耀卿爲侍中張九齡爲中書令林甫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三宰相每就位二人警折趨而林甫刺驚無少讓喜津津出倉宇間觀者咸竊言一鵬挾兩兔矣 上種麥於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故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又徧以賜侍臣曰比遣人視田中稼多不得實故自種以觀之



六月壬辰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大破契丹考異曰實錄守珪大破契丹即魏國時林胡地故云然遣使獻捷 薛王業疾病上憂之

容變為變七月己巳薨贈諡宣太子 上以得中裴耀卿罷江

淮河南轉運使考異曰舊志云充江淮以於河口置輸場八月壬

寅於輸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高宗咸亨二年於洛州河陽

復因舊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車路十八里以避三門之

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倉嘉倉儲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

兩斛用子錢耀卿令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

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餼

車錢三十萬緡考異曰舊志云四十萬緡今從耀卿傳舊志又云

此議今年為侍中始置河陰倉後三年 或說耀卿獻所省錢耀卿

方見成效則非侍中時解此職也 資治通鑑補元宗開元二十二年

唐紀三十一 四 恩義

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以之市寵乎悉奏以為市糴錢 張

果固請歸伍山制以為銀青光祿大夫號通元先生厚賜而遣之

後卒好異者奏以為尸解上由是頗信神仙 冬十二月戊子朔

日有食之 乙巳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

傳首東都時可突干連年為邊患趙含章薛楚玉皆不能討守珪

到官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

悔至其牙帳察契丹上下殊無降意但稍徙營帳近西北密遣人

引突厥謀殺悔以叛悔知之會契丹牙官李過折考異曰舊契丹

實錄及與可突干分典兵馬爭權不叶悔乃說過折使圖之過折

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盡誅其黨帥餘眾來降守珪出師紫蒙

川據晉書載記秦漢之間東胡邑於紫蒙之野唐書地理志平大

州有紫蒙白狼昌黎等成蓋平州之北境契丹之南界也

閱以鎮撫之臬屈烈可突干首於天津之南 突厥毗伽可汗為

其大臣梅錄曷所壽未死討誅梅錄曷及其族黨既卒子伊然可

汗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登利華言果報也考異曰舊傳伊然立

九曲集登利可汗書云今又遣從叔金吾大將軍在帛奈又云

時登利已立矣實錄登利亦作登 庚戌來告喪 禁京城旬者置病

坊以廩之

元開元二十三年春正月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來獻捷制以

過折為北平王檢校松漠州都督考異曰實錄云同幽州節度副

州都督按過折雖有功唐未必 乙亥上耕籍田九推乃止杜佑

年親耕有司進儀注天子三推公卿九推庶人 公卿以下皆終畝

赦天下郡城三日東都謂上御五鳳樓觀宴觀者盈隘樂不得

奏金吾白旆如雨不能遏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

嚴為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

者死於是盡三日人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時命三百里內刺

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

工數百皆衣文縐服箱之牛皆為虎豹犀象之狀詩大東曰既彼

注云服此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疏云兩較之謂謂之箱甫田云乃

求其斯箱傳云長機充箱是車內容物之處邱氏曰服箱箱言

也 魯山令元德秀性遺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蒼子蒼者德秀所

為歌也魯山古魯縣夏孔甲時秦龍氏劉累所遷之地漢為魯陽

魯山故名 上聞而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又謂宰相曰懷州之

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皆服其

高 上美張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







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特勇輕進為虜所敗  
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  
耶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

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史記齊景公使司馬穰苴為將穰苴曰願得  
君之寵臣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賈素驕貴

穰苴與之約日中會於軍門夕時乃孫武以兵法見  
至穰苴以賈後期斬之以令三軍孫武斬宮嬪吳王劉廙吳王  
曰可以勒兵小試於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女百八十人分  
為二隊以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約束既布三令五申  
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行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  
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斬左右隊長以徇用其次  
為隊長而復鼓婦人左右前後皆起皆中繩守珪軍令若行祿山  
不宐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

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  
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考異曰元宗實錄四月  
辛亥張守珪奏祿山狀

查治通鑑補卷二百十四 唐紀三十一 八 恩補

戎失律挫敗軍威請依軍法決斬許之祿山臨刑抗聲言曰兩蕃  
未和忍殺壯士豈為大夫謀也守珪以祿山善捷於擒生聞其言  
遂捨之以聞肅宗肅宗實錄云祿山為互市牙郎盜羊事發守珪怒追  
捕至欲殺之祿山大呼曰大夫不殺我奚契丹兩蕃耶而殺壯  
士守珪奇其貌壯其言遂釋之姚汝能作祿山事述其盜羊事與  
肅宗實錄同又云二十一年守珪合祿山奏事肅宗令張九齡見  
之謂張九齡曰亂幽州者此胡也又云二十四年祿山為平盧將  
討奚契丹失利守珪奏請斬之九齡批曰穰苴出師必誅莊賈孫  
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宐免死元宗惜其勇銳  
但令免官白衣展效九齡奏請誅之元宗曰卿豈以王夷甫識石  
勒便寬赦祿山難制邪竟不誅之孫樵作西齋錄其序曰張守珪  
以安祿山叛者何貨刑嗚呼殺祿山乃張守珪部將營犯  
令張曲江守珪斬之不從果使亂天下故書曰張守珪以安祿  
山叛舊張九齡傳云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賊執送  
京師請行朝典九齡奏劾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教戰亦斬  
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宐免死上特捨之九齡奏曰祿山狼  
子野心而有逆相臣請因罪誅之穰苴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  
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遂放歸著新傳語裝光庭事如事述執送  
京師事如舊傳舊祿山傳盜羊事如事述而無失利請斬事新傳  
亦然舊傳仍云二十年守珪為幽州節度使祿山盜羊事按裝  
光庭二十一年卒是年冬九齡乃為相云與光庭語誤也系然云  
曲江守珪斬之尤為失實實錄二十一年守珪猶在龍右與吐

蕃立分界碑未至幽州舊傳云二十年為節度亦誤也按祿山若  
始為互市牙郎守珪安能知其終亂天下釋而不殺孫樵豈得以  
彼罪加之邪若如舊九齡傳守珪執送京師元宗自赦之則守珪  
何罪而時人咎之也若謂盜羊喪師兩次當死則祿山豈祇用解  
而免兩死邪若如元宗實錄守珪奏請行法得報應許感其一  
言輒捨之則守珪必不致輕易反覆如此且九齡何從而得見其  
面而云有逆相邪若云守珪未嘗奏請行法則張九齡集有屬  
守珪數云祿山等輕我兵威台不審料致令損失空其就誅卿既  
行之軍法合爾又賜平盧將士救云安祿山之誅穰苴太過勿  
因此畏懼致失後圖是當時會許之行誅矣若云守珪自捨之非  
元宗意則又賜守珪救云祿山勇而無謀遂至失利衣甲資盜挫  
我軍威論其輕敵合加重罪然初聞勇闖亦有誅殺又况未滅  
軍令從權故不以一敗棄之將欲收其後效也不行薄責又無所  
懲空且停官令白衣將領更審量本狀亦任隨事處之今以諸  
書參考蓋祿山失律守珪奏請行法故前救云卿既行之軍法合  
爾又云祿山之誅穰苴太過似謂守珪已誅之矣既而守珪感  
其言惜其驍勇欲殺則不忍捨捨則先已奏聞耳恐不能厭服將  
士之心或者報未到故執送京師使上自赦之冀上見其材力而  
赦之亦猶陳平執樊噲齊青因蘇建耳上因是欲赦之而九齡執  
奏云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宐免死是年守珪不斬於闕外乃  
更執以誅上之辭也九齡因此見之而云有逆相上終欲赦之  
故九齡不得已草救云卿更審量本狀隨事處之守珪得此救即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十四 唐紀三十一 九 恩補

捨之以聞如此則與元宗實錄安祿山者本營州雜胡其母巫也居  
錄相應而於人情差似相近

突厥中禱於軋犖山虞所謂戰鬪神者而有妊及生有光照穹廡  
野獸盡鳴母以神所命因名軋犖山父死母攜之再適突厥安延  
偃會其部落破散與延偃兄子思順俱逃來故冒姓安氏名祿山  
又有史罕于者與祿山同里開先祿山一日生考異曰舊傳云思  
明除日生祿山元

日生按祿山事述天寶十載正月二十  
日上及貴妃為祿山作生日今不取 及長相親愛皆為互市牙  
郎以驍勇聞後相與貿易。驅善賊上聲又音祖張守珪以祿山  
為捉生將祿山每與數騎出輒擒契丹數十人而返狡猾善揣人  
情守珪醜其肥由是不敢飽守珪愛之養以為子罕于姿瘦少鬚  
髮蕭肩偃背厥目側鼻而蹠狡健誦嘗負官債亡入奚中為奚遊  
弈所得欲殺之罕于給曰我唐之和親使也汝殺我禍且及汝國



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遊奔信之送詣牙帳宰干見奚  
王長揖不拜奚王雖怒而畏唐不敢殺以各禮館之使百人隨宰  
干入朝宰干謂奚王曰王遣人雖多觀其才皆不足以見天子聞  
王有良將瑣高者何不使之入朝瑣高者蓋奚中會豪之號非人  
名也前已有李詩瑣高補瑣  
高貴是人性奚王即命瑣高與身下三百人隨宰干入朝宰干將  
至平盧先使人謂軍使裴休子曰奚使瑣高與精銳俱來聲云入  
朝實欲襲軍城宜謹為之備先自圖之休子乃具軍容出迎至館  
悉阮殺其從兵執瑣高送幽州張守珪以宰干為有功奏為果毅  
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安史事  
始此故連州司  
馬武攸望之子溫存坐交通權貴杖死齊言乙丑朔方河東節度  
使信安王禕貶衢州刺史廣武王承宏貶房州別駕涇州刺史薛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十四 唐紀三十 十一 思補  
元宗開元二十四年  
自勸貶濠州別駕皆坐與溫存交遊故也承宏守禮之子也幽王  
守禮  
寶懷太子 辛未蒲州刺史王琚貶通州刺史坐與禕交書也 五  
月醴泉妖人劉志誠作亂驅掠路人將趣咸陽村民走告縣官焚  
橋斷路以拒之其眾遂潰數日悉擒斬之 六月初分月給百官  
俸錢 初上因籍田赦命有司議增宗廟籩豆之薦及服紀未通  
者太常卿韋縉奏請宗廟每坐籩豆十二兵部侍郎張均職方郎  
中韋述議曰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使  
祭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  
相踰越百世不易之道也且人之嗜好本無憑準宴私之饌與時  
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雖平生所嗜非禮亦不薦也屈到嗜  
芟屈建不以薦以為不以私欲干國之典國語楚屈到嗜芟有疾  
召其宗老而屬之日奈

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日國君有牛豕大夫有  
羊積士有豕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豆醯醢則上下共之不  
羞珍異不陳庶侈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蔬一名芟說文  
曰楚謂之芟秦謂之蕪若今俗但言後漢武陵記四角三角曰芟  
兩角曰蕪。今欲取甘旨肥濃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昔  
日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事神在於虔誠不求厭飫三年一禘不欲  
瀆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風有采蘋采芣雅有行葦洞酌守以忠  
信神其舍諸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泥古則簋  
籩可去而盤盃枲當在御矣詔薄可息而笙簧箏笛當在奏矣  
樂曰韶湯樂曰濩楚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作或云侯輝所  
作今按其形似瑟而小七絃用絳漆之如琵琶舊唐書曰笙簧胡  
樂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三絃盤抱於懷用兩手齊奏俗  
名學笙篋鳳首笙篋有項加軫七絃鄭善子作開元中進形如阮  
咸其下缺小而身大弱有小缺取其便也一日笙簧乃鄭衛之  
音權輿以其亡國之聲改號空國之篋亦曰篋篋風俗通云漢武  
帝時師仲作笛按周禮笙師掌教篋篋又云起於羌人後漢馬融  
所賦橫篋空篋無底刻其二孔五孔一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十四 唐紀三十 十一 思補  
元宗開元二十四年  
善為之注七孔今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橫篋耳太常鼓吹部中所  
謂橫吹非此所賦者融賦易京君明誠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  
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沈約宋書亦云京房備其五音  
周禮笙師注杜子春云篋乃今時所吹五孔篋以融約所說論之  
則古篋不應有五孔子春之說亦未為然今三凡此之流皆非正  
物或與於近代或出自蕃夷耳目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廟後嗣  
何觀夫神以精明臨人者也所求備物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  
何為豈可廢棄禮經以從流俗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況在  
宗廟敢忘舊章太子賓客崔河議曰祭祀之興肇於太古未有火  
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糵汗醴杯飲則有玄酒之奠  
司恒氏以鹽取明水於月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犧牲以  
為之酒。恒香薑上聲 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以神道致敬不敢廢  
也然而薦實于新味不尚褻雖曰備物節制存焉籩豆簋簠樽屬



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宴饗賓客而周公制禮與毛血元酒同薦鬼神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清廟時饗禮饌畢陳用

周制也如重豆類園陵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如叔孫通請

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

但當申教有司無或簡怠則鮮美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籩豆之數也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亦與述酒合上固欲量加品味紹又

奏每室加籩豆各六四時各實以新果珍羞從之緡又奏儀禮喪服舅總麻三月從母以名加外祖父母以尊加皆小功五月外祖

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堂姨舊親即未疎恩絕不相為服舅母承外族不如同裳之禮竊以古意猶有所

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為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祖免

五服止於總麻此外有祖免之服祖者偏脫衣祖而露其肩免者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

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差於髮。袒免音但問崔沔議曰正家之道不可以二總一定義

理歸本宗是以內有齊斬外皆總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願守八年明旨一依古禮

崔沔所謂詔旨見二百十年數之也以為萬代成法韋述議曰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

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等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稱矣謂音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聖人究天道而厚於祖禰繫族姓而親其子孫母

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賈明矣今若外祖與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伯叔父母從父昆弟皆大功以

出於祖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

功以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於曾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祖

昆弟皆總麻以出於高祖服不得過於高祖也堂姨舅皆出于外

會祖若為之制服則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亦宜制服矣

外祖既加至大功則外曾祖應至小功外高祖應至總麻若舉此

而捨彼事則不均棄親而錄疎理則不順推而廣之是與本族無

異矣廢禮徇情所務者末古之制作者知人情之易搖恐失禮之

將漸別其同異輕重相懸欲使後來之人永不相雜微旨斯在豈

徒然哉蓋本於公者薄於私存其大者略其細義有所斷不得不

然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墮矣先王

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素其敘庸可止乎請依儀

禮喪服為定楊仲昌議曰禮外皆服總麻文貞公魏徵始加舅服至小功五月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若堂姨舅並加祖免則何以祖述禮經乎且外祖父母既加大功則豈無加報於外孫乎如外孫為報服大功則本宗庶孫何同等而相懸也竊恐內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記曰母輕議禮明其蟠於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損益也敕姨舅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加總麻堂姨舅宜服祖免均說之子也霍沔事親至孝為人純謹口無二言性舒緩訥于造次至於當官正色未嘗撓阻學無所不通而尤善禮經朝廷每有疑義皆取決焉 秋八月壬子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

查治遺鑑補 卷二百十四 唐紀三十 元宗開元二十四年



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鏡錄上之上賜書  
褒美 甲寅突騎施遣其大臣胡祿達干來請降許之 御史大  
夫李適之承乾之孫也初為河南尹上患殺洛暴溢歲耗徭力詔  
適之以禁錢作三大防一曰上陽二曰積翠三日月岐自後水不  
為患詔刻石著功由是得幸於上數為承乾論辯甲戌追贈承乾  
恆山愍王 乙亥汴哀王璵薨 冬十月戊申京師地震是日車  
駕發東都先是敕以來年二月二日行幸西京會宮中有怪明日  
上召宰相即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曰今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  
林甫潛知上指二相退林甫獨留言於上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  
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於農收但應蠲所過租稅而已  
臣請宣示百司即日西行上悅從之過陝州以刺史盧奐有善政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四 唐紀三十一 元宗開元二十四年 思補樓

宰相事有未允臣不敢不盡言上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闊  
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 九齡籍 州人 不如仙客生於中華 牛仙客 涇州人 然臣  
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  
恐不愜眾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有何  
不可十一月戊戌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 辛丑東  
都地震 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  
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  
齡方以文學為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九  
齡善林甫并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  
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上之為臨  
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  
鄂王瑤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弛惠妃生  
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瑁會於內第各以母失職有怨望語  
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 咸宜公主 武惠妃之  
女故楊洄惠妃泣訴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  
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踐阼垂三十年太  
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  
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  
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  
說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  
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  
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



臣不敢奉詔止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宦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

上上為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林甫日夜短九齡於

上上浸疎之考異曰明皇雜錄云林甫請見履陳仙客實封九齡

舊唐書林甫傳云林甫請見履陳仙客實封九齡

舊唐書林甫傳云林甫請見履陳仙客實封九齡

舊唐書林甫傳云林甫請見履陳仙客實封九齡

舊唐書林甫傳云林甫請見履陳仙客實封九齡

舊唐書林甫傳云林甫請見履陳仙客實封九齡

舊唐書林甫傳云林甫請見履陳仙客實封九齡

舊唐書林甫傳云林甫請見履陳仙客實封九齡

舊唐書林甫傳云林甫請見履陳仙客實封九齡

舊唐書林甫傳云林甫請見履陳仙客實封九齡

舊唐書林甫傳云林甫請見履陳仙客實封九齡

舊唐書林甫傳云林甫請見履陳仙客實封九齡

舊唐書林甫傳云林甫請見履陳仙客實封九齡

舊唐書林甫傳云林甫請見履陳仙客實封九齡

舊唐書林甫傳云林甫請見履陳仙客實封九齡

舊唐書林甫傳云林甫請見履陳仙客實封九齡

舊唐書林甫傳云林甫請見履陳仙客實封九齡

舊唐書林甫傳云林甫請見履陳仙客實封九齡

舊唐書林甫傳云林甫請見履陳仙客實封九齡

舊唐書林甫傳云林甫請見履陳仙客實封九齡

舊唐書林甫傳云林甫請見履陳仙客實封九齡

舊唐書林甫傳云林甫請見履陳仙客實封九齡

舊唐書林甫傳云林甫請見履陳仙客實封九齡

舊唐書林甫傳云林甫請見履陳仙客實封九齡

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平食

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唐書儀每日尚乘以禮馬八匹分

伏下即散若大陳設則馬在樂懸之北與大象相

次進馬二人戎服執鞭侍立於馬之左隨馬進退補闕杜璩嘗上

書言事明日黜為下邳令自是諫爭路絕矣牛仙客既為林甫所

引專給唯諾而已二人皆謹守格式百官遷除各有常度雖奇才

異行不免終老常調其以巧諂邪險自進者則超騰不次自有它

蹊矣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

露辭色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

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於其術者上嘗欲

資治通鑑補元宗開元二十四年唐紀三十四

相崔隱甫謂之日牛仙客可與語卿常見否對曰未也上曰可往

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上乃不用子弟或問其故答

日我不以其人微而易之也其材不逮中人可與之對邪

史臣曰嚴挺之拒宰相不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仙

客坐是皆不得為相彼亦各伸其志也管夷吾以編棧為喻信

曲與直不相函哉

開元二十五年春正月初置崇元學博士學生一百人令習老

子莊子文子列子每歲依明經舉時謂道舉 二月敕日進士以

聲韻為學多味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字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

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進士試大經十帖補註唐制以禮記春秋

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

戊辰新羅王興光卒遣鴻臚少卿邢

公羊傳襄梁傳為小經

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絃杜暹尚儉韓休張

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絃杜暹尚儉韓休張



璿冊立其子承慶璿音孰又有受道二音上謂璿曰新羅號為君子之國頗

知書記有類中華以卿學術善與講論故選充使卿空崗揚經典

使知大國儒教之盛 乙酉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破契丹於捺祿

山 己亥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於青海西初希逸遣

使謂吐蕃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

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希逸蓋帶散騎常侍鎮河西故稱之言必不欺

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萬一有姦人交構其間掩吾不備悔

之何及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為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

時吐蕃西擊勃律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詔遂破

勃律上甚怒會希逸僱人孫誨入奏事使從也唐制凡諸軍鎮大

奏以為之使大使僱二十五人別奏十使副使以下皆有僱人別

人副使僱二十人別奏八人。僱音欠自欲求功奏稱吐蕃無備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十四 唐紀三十一 十九 思補

請掩擊必大獲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誨偕往審察事宜惠琮等

至則矯詔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發兵自涼州南入吐蕃二千

餘里至青海西與吐蕃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乞力徐脫身走

惠琮誨皆受厚賞自是吐蕃復絕朝貢 夏四月辛酉監察御史

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為證薛居正五代史曰天后朝有

角犢子自狂頭龍蛇相鬪血成川當時好事讖解云首尾三麟六十年兩

者解云兩角犢子牛也必有牛於千唐詩 上怒命左右擲於殿

庭擲擊也。擲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藍田

晉屬京兆後魏真君七年併入霸城太和十一年復後周置藍田

郡隋廢郡為縣屬京兆府九域志在府東南七十里考異曰舊紀

云子諒以妄陳休咎於朝堂決殺實錄曰子諒彈奏仙客非才引

妖讖為證上怒召入禁中責之左右拉者數四氣絕而蘇及仙客

傳則云子諒謫言於御史大夫李適之曰牛仙客不才濫登相位

大夫因之怒親登得生觀其事適之述奏子諒之言上大怒延詩

子諒子諒辭窮於朝堂決杖配流瀼州行至藍田死舊仙客傳亦

某字某又曰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為御史抗

言以白其事得死於墀下宗元集此詞雖無名字然其事則子諒

也云在天寶年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甲子貶九齡荊州長史

九齡雖以直道黜然不戚戚於懷惟以文史自娛故當時竝以勝

流許之天下稱為曲江公而不名 楊洄又奏太子瑛鄂王瑤光

王琚云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鏞潛構異謀考異曰新傳曰二十五

之兄薛鏞異謀惠妃使人詔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以入

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

遂召宰相林甫議答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決乃廢瑛等

按瑛等與惠妃相猜忌已久雖承妃言豈可遽被甲入宮又按廢

太子制書云昭元良于不友誤二子于不義不言被甲入宮也蓋

洄潛瑛等云欲害壽王瑁耳今從舊傳但云潛構異謀。鏞音秀

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

決乙丑使宦者宣制於宮中廢瑛瑤琚為庶人考異曰獨孤及作

起居邸三庶人以罪廢壽王以母寵子愛護者頗有奪宗之嫌道

路惘然朝野疑懼公乃從容請開陳獻獻諫上述新城之殷鑒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十四 唐紀三十一 十九 思補

陳兵圖之元龜謂興亡之由在廢立之地天子感悟改容以謝因

詔以給事中授公公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為日固久今臣一言而

荷殊寵則言者眾矣何以錫之上善其敏而多其讓乃止不拜尋

除尚書祠部員外郎按獲光庭之子當是時周子諒杖死張九齡

遠貶秩若敢為太子直免則聲振宇宙豈得溼沒 流鏞於瀼州瑛

瑤琚尋賜死城東驛鏞賜死於藍田瑤琚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

罪人皆惜之丙寅瑛舅家趙氏妃家薛氏瑤舅家皇甫氏坐流貶

者數十人惟瑤妃家韋氏以妃賢得免讀音囊 五月夷州刺史

楊濟坐賊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夷州漢并柯地其後為儋

郡武德四年置夷州於思州甯夷縣明陽屬焉而綏陽屬義州貞

觀元年廢夷州而明陽屬義州四年復置夷州於黔州郡上



使軍鎮閑劇利害審計兵防定額於諸色征人及客戶中召募  
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 辛丑上命有司選宗子有  
才者授以壹省及法官京縣官敕曰違道慢常義無私於王法修  
身效節恩豈薄於他人期於帥先勸我風俗 秋七月己卯大理  
少卿徐嶠考異曰傳紀作徐帖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  
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烏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  
幾致刑措上表稱賀上歸功宰輔庚辰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  
客爾國公考異曰舊錄七月戊寅有司奏因減少上歸美宰臣制  
政問京城舊錄曰徒有司奏有五十人怡然有喜色下制曰日者  
之地烏鵲來巢今結諸刑名纒逾五十其刑部侍郎鄭少微等各  
賜中上考二考未詳其 上命李林甫牛仙客與法官刪脩律令格  
式成九月壬申頒行之 先是西北邊數十州多宿重兵地租營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四 唐紀三十 元宗開元二十五年

二十

恩補

田皆不能贖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行糴法  
於關中戊子敕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  
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所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  
復幸東都矣癸巳救河南北租應輸含嘉太原倉者據李泌傳太  
西皆留輸本州 太常博士王瓊考異曰舊傳不言瓊鄉里世系  
皆云抗疏請置春壇因遷太常博士不知其本何官也新表王方  
慶五世孫興事肅宗按方慶長安二年卒距此才三十六年不應  
已有五世六世孫能上疏為與 上疏請立青帝壇以迎春從之冬  
十月辛丑制自今立春親迎春於東郊時上頗好祀神鬼故與專  
習祠祭之禮以干時上悅之以為侍御史領祠祭使璵祈禱或焚  
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 十一月壬申上幸驪山溫泉乙酉還  
宮 己丑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薨璟少耿介有大節

當官正色立朝敢言張嘉貞繼之為相閣堂案見其危言切論未  
嘗不失聲歎息六子昇尚渾怨華衡皆不才以貪淫荒縱為物議  
所穢廣平之風衰焉 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贈諡貞順皇后  
是歲命將作大匠康彞素之東都毀明堂彞素上言毀之勞人  
請去上層卑於舊九十五尺仍舊為乾元殿從之 初令租庸調  
租資課皆以土物輸京都

庚開元二十六年春正月乙亥以牛仙客為侍中 丁丑上迎氣  
於灤水之東 制邊地長征兵召募向足自今鎮兵勿復遣在彼  
者縱還 令天下州縣里別置學 壬辰以李林甫領隴右節度  
副大使以鄯州都督杜希望知雷後二月乙卯以牛仙客兼河東  
節度副大使 己未葬貞順皇后于敬陵敬陵在東北萬年 壬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四 唐紀三十 元宗開元二十六年

二十一

恩補

成救河曲六州胡坐康待賓散隸諸州者聽還故土於鹽夏之間  
置宥州以處之從六胡州見二百十二卷十年今併六胡州之  
三月吐蕃寇河西節度使崔希逸擊破之鄯州都督知隴右雷後  
杜希望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地為威戎軍鄯州星宿川西北三  
百五十里有威戎軍考異曰舊傳作威 置兵一千戍之 癸巳京師地震 夏五月乙  
酉李林甫兼河西節度使丙申以崔希逸為河南尹希逸自念失  
信於吐蕃內懷愧恨尋見白狗為祟而卒 太子瑛既死李林甫  
數勸上立壽王瑁瑁上以忠王與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  
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浸高二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  
忽不樂寢膳為之減高力士乘間請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  
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耶上曰然對曰大家何必如



此虛勞聖心但推長而立謂肅宗也大柄語不可曉今從新傳

誰敢復爭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六月庚子立興為

太子 辛丑以岐州刺史蕭昊為河西節度使總留後事鄯州都

督杜希望為隴右節度使太僕卿王昱為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略

吐蕃仍毀所立赤嶺碑 突騎施可汗蘇祿素廉儉每攻戰所得

輒與諸部分之不置私蓄由是眾樂為用既而唐公主又潛通突

厥及吐蕃突厥吐蕃各以女妻之蘇祿以三國女為可敦又立數

子為葉護用度浸廣由是攻戰所得不復更分晚年病風一手癱

縮諸部離心酋長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最強考異曰會要作莫

錄新傳作都摩支 其部落又分為黃姓黑姓互相乖阻 突騎施種

今從實錄舊傳 蘇祿部為黑姓 於是莫賀達干勒兵夜襲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

莫賀達干連謀既而復與之異立蘇祿之子骨吸為吐火仙可汗

以收其餘眾與莫賀達干相攻莫賀達干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

嘉運上命嘉運招集突騎施拔汗那以西諸國吐火仙與都摩度

據碎葉城引黑姓可汗爾微特勒據恒邏斯城碎葉川長千里西

初屬石國石 相與連兵以拒唐 太子將受冊命儀注有中巖外

辦及絳紗袍唐制皇帝大祀致齋之日畫漏上水一刻侍中版奏

諸侍從之官服其器服諸侍臣齋者結佩香囊迎二刻侍中版

奏外請乘輿乃出朝會諸衛立仗百官就位已定侍中亦奏外

不請中巖皇帝將出駕發前七刻擊一鼓為一嚴前五刻擊二鼓

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巖有司陳兩前二刻擊三鼓為三嚴諸

衛以次入立於殿庭華官立朝堂侍中書令已下率迎於西階

侍中率寶乘黃合進路於太極殿西階南向千牛將軍執長刀立

路前北向黃門侍臣立侍臣之前贊者二人既外辨太僕卿攝衣

而升正立執轡乘輿出升路太后皇后亦有中巖外辨皆尚儀服

奏皇太子中巖外辨左庶子版奏皇帝冠通天冠則服絳紗袍冬

至受朝賀祭還燕羈臣養老之服也太子冠遠遊冠亦服絳紗袍

謁廟還宮元日朔日 太子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之左相承表耀

入朝釋與之服也 太子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之左相承表耀

卿奏停中巖改外辦日外備改絳紗袍為朱明服秋七月己巳上

御宣政殿冊太子故事太子乘輅至殿門至是太子不就輅自其

宮步入是日赦天下賜酺三日己卯冊忠王妃韋氏為太子妃

杜希望將鄯州之眾奪吐蕃河橋築鹽泉城於河左吐蕃發兵三

萬逆戰希望眾少不敵將卒皆懼左威衛郎將王忠嗣帥所部先

犯其陳所向辟易殺數百人虜陳亂希望縱兵乘之虜遂大敗置

鎮西軍於鹽泉鎮西軍在河州 忠嗣以功遷左金吾將軍 八月

辛巳勃海王武藝卒子欽茂立 九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初歲

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初劍南度茂州之西安戎城茂之

守之遂并西河諸 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

釁東與松茂接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四 唐紀三十 元宗開元二十六年

築兩城於其側頓軍蓬婆嶺下蓬婆嶺其地在雪山外杜甫詩

資糧以逼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眾大敗死者數千人考異

傳將士數萬人皆 脫身走糧仗軍資皆棄之貶昱括州刺史再

貶高要尉而死 戊午冊南詔蒙歸義為雲南王水經注雲南郡

蜀劉氏建興二年置郡自唐戎州開邊縣而 歸義之先本哀牢夷

南七十里至曲州又二千五百里至雲南城 地居姚州之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

詔曰蒙舍曰蒙越曰越折曰浪穹曰樣備曰越濬考異曰新書六

浪穹邊陲地浪蒙舍今從 兵力相埒莫能相壹歷代因之以分其

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高宗時蒙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

生邏盛邏感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閣考異曰新傳云蒙氏父

邏盛炎邏盛炎生炎閣武后時邏盛炎身入朝妻方媛生盛邏皮

盛曰我又有子雖死唐地足矣炎閣立死開元時弟盛邏皮立生

資治通鑑補 卷二一四 三八九



支運劉長特進登第王炎嗣未有子時以開運厚其嗣及生子  
遷其宗而名不聞遂不改按運盛衰之子盛運衰豈得云以名相  
爾既有矣開運得云我又有子雖死其地足矣今從舊市部  
傳及楊國忠傳雲南別錄又皆南壽傳問若作開今從新傳皮運  
開運強大而五詔微弱會有破垣河贊之功乃將王昱求合六詔  
為一昱為之奏請朝廷許之仍賜名歸義於是以兵威脅服羣蠻

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徙居大和城其後卒為邊患南詔事始  
此其先鳥  
蠻別種夷語山巖陀 冬十月戊寅上幸驪山溫泉壬辰上還宮  
為御故謂之大和城

是歲於西京東都往來之路作行宮千餘間 分左右羽林置  
龍武軍以萬騎營隸焉 潤州刺史齊翰奏自瓜步濟江迂六十  
里舟多滂瀕請自京口埭下直濟江穿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

子縣從之自是歲無復舟又立伊婁城官征其入人利濟焉按舊  
唐本  
子縣今為真州治所安能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若自瓜州達揚  
子縣則二十五里而近今之揚子縣或  
者府之揚子縣治所橋以此得名也

元宗開元二十七年 唐紀三十七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十四 唐紀三十七 元宗開元二十七年

肥開元二十七年春正月壬寅命隴右節度大使榮王琬自至本  
道巡按處置諸軍選舉關內河東壯士三五萬人詣隴右防遏至

秋末無寇聽還 羣臣請加尊號曰聖文二月己巳許之因赦天  
下免百姓今年田租賜酺五日 夏四月癸酉救諸陰陽術數自

非昏喪卜擇皆禁之 己丑以牛仙客為兵部尚書兼侍中李林  
甫為吏部尚書兼中書令總文武選事蓋合牛仙客總武選  
李林甫總文選也 六

月癸酉以御史大夫李適之兼幽州節度使幽州將趙堪白真陁  
邏矯節度使張守珪之命使平盧軍使烏知義擊叛奚餘黨於遼  
水之北潢水在遼國今屬滿洲府界志云自營  
州度松原嶺北行四百里至潢水 知義不從自真陁羅  
矯稱制指以迫之知義不得已出師與虜遇先勝後敗守珪隱其

敗狀以克復聞事頗泄上令內謁者監牛仙童往察之內謁者監  
下掌內宣傳及諸親命婦朝 守珪重賂仙童歸罪於白真陁羅逼  
令自縊死仙童有寵於上眾宦官疾之共發其事上怒甲戌命楊  
思勳杖殺之思勳縛格杖之數百剗取其心剖其肉啗之守珪坐

貶括州刺史附錄守珪在幽州嘗以舊令崔廣宗犯法斬之廣宗  
雖被梟而形體不死家人早歸每飯即置地作餅字  
家人即屑食于頸孔中飽即書止字家人中有過犯書令決之如  
是三四歲世情不替更生一男忽一日書地云後日當死空備凶  
器如言 太子太師蕭嵩嘗賂仙童以城南良田數頃李林甫發之  
而卒 高坐貶青州刺史尋復拜太子太師 秋八月乙亥嶺西節度使

蓋嘉運擒突騎施可汗吐火仙嘉運攻碎葉城吐火仙出戰敗走  
擒之於賀連嶺分遣疏勒鎮守使夫蒙靈嘗與拔汗那王阿悉爛  
達干潛引兵突入但邏斯城擒黑姓可汗爾微遂入曳建城取交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十四 唐紀三十七 元宗開元二十七年  
河公主 交河公主事始二百 悉收散髮之民數萬以與拔汗那王  
威震西陲 壬午吐蕃寇白草安人等軍 白草軍在蔚茹水之西  
安人 隴右節度使蕭昊擊破之 甲申追諡孔子為文宣王先是

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破王者  
之服釋奠用宮懸 周禮王宮懸諸侯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注  
軒懸三面其形曲判懸又去 追贈弟子皆為公侯伯漢書公侯  
下賜爵侯冉  
其一面特懸又去其一

伯牛鄭侯仲弓薛侯冉有魯侯季路衛侯宰我齊侯子貢魯侯子  
游吳侯子夏魏侯會參成伯顛孫陳伯澆臺滅明江伯宓子賤  
單伯原憲原伯公冶長伯南宮适伯公督哀郢伯曾點伯  
顏路杞伯商瞿蒙伯高柴其伯漆黎開陳伯公伯寮任伯司馬牛

向伯樊遲樊伯有若卜伯公西赤伯伯亞馬期伯伯梁纘梁伯顏  
柳蕭伯冉雍伯伯曹恤豐伯伯庚德伯伯公孫龍黃伯冉季產東平  
伯蔡子南少梁伯漆雕武城伯顏子騫項那伯漆雕徒安須句  
伯壤驪赤北微伯商澤驪陽伯石作鄒邠伯任不齊任城伯公  
夏首允父伯公夏孺東牟伯后處魯伯伯蔡剛彭衡伯蔡容蔡下  
邳伯公肩定新伯顏襄陽沂伯顏單劍襄伯句并疆淇陽伯單父



黑乘耶伯率商上洛伯申黨召陵伯公祖子之期思伯榮子月壽  
妻伯縣成鉅野伯左人鄂臨滿伯燕優漁陽伯鄒子徒榮陽伯素  
非汗陽伯施常乘氏伯頤曾朱虛伯步叔乘子伯頤之僕東武  
伯原元籍葉燕伯樂效昌平伯廉潔葛父伯頤何開陽伯叔仲會  
取耶伯狄黑臨濟伯郭異平陸伯孔忠汝 九月戊午虛木昆鼠  
尼施弓月等諸部先款突騎施者皆帥眾內附仍請徙居安西管  
內 太子更名紹 冬十月辛巳改修東都明堂時訛言官取小  
兒埋於明堂之下以為厭勝村野童兒斃藏於山谷都城騷然咸  
言兵至上遣人宣慰久之乃定 丙戌上幸驪山溫泉十一月辛  
丑還宮 甲辰明堂成 劍南節度使張宥文吏不習軍旅悉以  
軍政委團練副使章仇兼瓊 據舊志上元後置團練使余攷唐制  
蜀有黎雅邛翼茂五州鎮防團結兵故有 團練副使安史亂後諸州皆置團練使矣兼瓊入奏事盛言安戎  
城可取上悅之丁巳以宥為光祿卿十二月以兼瓊為劍南節度  
使 初睿宗喪既除於太廟自是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是歲夏  
既禘冬又當禘太常議以為祭數則禘請停今年禘祭自是通計  
五年一禘一禘從之  
諫開元二十八年春正月癸巳上幸驪山溫泉庚子還宮 二月  
荊州長史張九齡卒九齡字子壽七歲知屬文年十三以書干廣  
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善談論每與賓客議論經旨  
滔滔不竭如下坂走丸時人服其俊辯居母憂哀毀過禮有紫芝  
產於坐側白鳩白雀巢於庭樹及為相謬謬有大臣節凡所議論  
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上雖以忤旨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  
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 三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章仇兼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慶結謀

使局開門引內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將兵守之  
遠敬宗之會孫也 甲寅蓋嘉運入獻捷上赦吐火仙罪以為左  
金吾大將軍嘉運請立阿史那懷道之子昕為十姓可汗從之  
日舊傳云嘉運請立懷道之子昕為可汗以鎮撫之莫賀達干不  
肯曰計平蘇祿本是我之元謀若立史昕為主則國家何以酬賞  
於我乃不立史昕便合莫賀達干統眾二十七年嘉運請闕獻俘  
仍令將吐火仙獻于太廟會安二十九年以解懸羅之子昕為可  
汗遣兵送之天寶元年昕至碎葉西南俱南城為莫賀達干所  
殺三年安西節度使馬靈察斬之史昕其酋長為在地米里骨咄  
祿毗伽可汗按實錄開元二十八年三月甲寅蓋嘉運俘吐火仙  
來獻四月辛未冊十姓可汗阿史那昕妻李氏為交河公主十二  
月乙卯突騎施可汗莫賀達干率其妻子及薩官首領百餘帳內  
屬初莫賀達干與烏蘇葛洛扇誘諸蕃叛于我上命蓋嘉運宜恩  
招諭皆相率而降新傳云達干不肯立昕即誘部落叛諸蕃運招  
諭乃率妻子等降遂命統其眾後數年復以昕為可汗遣兵護送  
昕至俱闐城為莫賀達干所殺莫賀達干為可汗安西節度使夫蒙  
靈察誅斬之若如舊傳所言嘉運便以莫賀達干為可汗統眾則  
莫賀不應復叛且立可汗當須朝廷冊命嘉運豈得擅立於塞外  
也若未以為可汗則實錄十二月不應謂突騎施可汗莫賀達干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四 唐紀三十 元宗開元二十八年 思補  
也若如會要所言二十九年始立昕為可汗則實錄二十八  
月不應已謂昕為十姓可汗也蓋嘉運既平突騎施即奏立昕為  
十姓可汗故莫賀達干不服而叛明皇乃以莫賀達干為小可汗  
止統突騎施之眾使嘉運招諭之故來降然昕為十姓可汗統眾  
諸部故明皇遣兵送之而為莫賀達干所殺事或然也但實錄脫  
略疑不敢實故略采諸書所見存其梗概書之。昕音欣又音希  
夏四月辛未以昕妻李氏為交河公主 六月吐蕃圍安戎城  
上嘉蓋嘉運之功以為河西隴右節度使使之經略吐蕃嘉運恃  
恩流連不時發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為臣近與嘉運同班觀其  
舉措誠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成事昔其敖怙於蒲驪之役  
卒喪楚師 左傳楚莫敖屈瑕既敗鄒師于蒲驪復伐羅陽伯比送  
夫人鄒曼鄒曼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楚子入告  
其不設備乎莫敖果不設備及羅陽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 今  
嘉運有驕敵之色臣竊憂之況防秋非遠未言發日若臨事始去  
則士卒尚未相識何以制敵且將軍受命鑿凶門而出今乃酣飲



朝夕殆非憂國愛人之心若不可改易宜速遣進塗仍乞聖恩嚴  
加訓勵上乃趣嘉運行已而嘉運竟無功 秋八月甲戌幽州奏  
破奚契丹 冬十月甲子上幸驪山溫泉幸已還宮 吐蕃寇安

戎城及維州發關中騎救之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曰平戎  
十一月罷牛仙客朔方河東節度使 突騎施莫賀達干聞阿史

那斯爲可汗怒曰首誅蘇祿我之謀也今立史斯何以賞我遂帥  
諸部叛上乃立莫賀達干爲可汗使統突騎施之眾命蓋嘉運招

諭之十二月乙卯莫賀達干降 金城公主金城公主事始二  
百八卷中宗景龍  
年吐蕃告喪且請和上不許 是歲天下兩府三百二十八縣千

五百七十三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  
十四萬二千六百九百九十四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緡匹亦如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四 唐紀三十九 元宗開元二十八年二十九年

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

開元二十九年春正月癸巳上幸驪山溫泉 丁酉制承前諸  
州儀禮皆待奏報然始開倉賑給承前猶今  
言從前也 道路悠遠何救懸絕

自今委州縣長官與采訪使量事給訖奏聞 制兩京諸州各立  
元元皇帝廟 庚子上還宮 上夢元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

城西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上遣使求得  
之於盤屋樓觀山間盤屋縣漢屬扶風後魏併入武功尋復後周  
爲周郡隋廢郡以盤屋縣屬雍州唐廢縣

州蘇軾曰樓觀山今爲崇聖觀乃 夏四月迎道興慶宮五月命  
尹齊舊宅山廟有投繯臺尙在 六月吐蕃四十萬眾入寇至安

豐元元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 六月吐蕃四十萬眾入寇至安  
入軍渾崖峯騎將滅希液帥以五千擊破之考異曰舊傳作盛  
希液今從唐歷

秋七月丙寅突厥遣使來告登利可汗之喪初登利從叔二人分

典兵馬號左右殺登利患兩殺之專與其母謀誘右殺斬之自將  
其眾左殺判關特勒勒兵攻登利殺之立毗伽可汗之子爲可汗  
俄爲骨咄葉護所殺更立其弟尋又殺之骨咄葉護自立爲可汗

考異曰舊傳云左殺自立爲骨咄葉護可汗唐歷新傳  
皆云判關特勒子爲骨咄葉護可汗天寶初立今從之 上以突厥  
內亂突西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

落 乙亥東都洛水溢溺死者千餘人 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  
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

以爲賢御史中丞張利貞爲河北采訪使至平盧祿山曲事利貞  
乃至左右皆有賂利貞入奏盛稱祿山之美八月乙未以祿山爲

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 考異曰實錄此年八月以幽州節度副大  
軍使舊紀以幽州節度副使安祿山爲營州刺史充平盧海黑水  
使會要二十八王解斯爲平盧節度使遂爲定額按舊傳祿山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四 唐紀三十九 元宗開元二十八年二十九年

自平盧兵馬使爲平盧軍使蓋以平盧兵馬使帶幽州節度副使  
之名耳實錄衍大字也天寶元年始以平盧爲節度會要誤也

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 唐謂奚契 五月大雨雪稻禾偃折  
又霖雨月餘道途阻滯河北博洛等二十四州言雨水害稼遣使

賑恤 冬十月丙申上幸驪山溫泉 壬寅分北庭安西爲二節  
度 十一月庚戌司空郭王守禮薨守禮庸鄙無才識權知弋獵

伎樂飲譟而已男女六十餘人男無中才女乏貞操而守禮居之  
自若高歌擊鼓費用不經故常負息錢數百萬或物之少治居產

守禮曰豈有天子兄死而没人葬者耶諸王內讒每述之以爲歡  
笑每天將雨及霽守禮必先言之已而皆驗賊薛諸王言於上曰

邪兄有術上問其故對曰臣無術則天時以章懷之故幽閉宮中  
十餘年 守禮幽閉事見二百歲賜收杖者數四背癢甚厚將雨則



沈悶將辭則輕爽臣以此知之耳因流涕霑襟上亦為之慘然

辛酉上還宮 辛未太尉甯王憲薨時京師寒甚凝霜封樹憲見

而歎曰此為樹介言其象樹也諺云樹介達官怕吾其死矣至是果

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兄固讓於我為唐太伯常名

不足以處之乃諡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璿上表追述先志謙沖

不敢當帝號上不許斂日內出緇服以手書致於靈座書稱隆基

白又銘其墓曰惠陵惠陵在同州奉先縣西北十里追諡其妃元氏曰恭皇后祔

葬焉憲性孝友退讓之行發乎中誠又明晉律涼州嘗獻新曲帝

御便坐召諸王觀之憲曰曲雖佳然宮離而少微商亂而加暴宮

君也商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君卑逼下臣僭

犯上發于微忽形于音聲播之咏歌見之人事臣恐他日有播遷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十四 唐紀三十一 元宗開元二十九年

之禍帝默然 十二月乙巳吐蕃屠達化縣達化古澆河之地後周置達化郡及縣府

廢郡以縣屬廓州縣西 陷石堡城蓋嘉運不能禦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三十一起元年盡六載十一月凡五年有奇

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下

壬子分平盧別為節度以安祿山為節度使是時天下聲教所被

之州三百六十二改正通鑑原文止云三百二十一濶公考異以

十八至此後二年不應遂增三十餘州故從唐歷會要統紀而於

開元二十八年及天寶元年之末刪去州府之數止紀縣戶口

不知此時元宗在位已久好大之心甚侈臣下逢迎如宇文融

輩虛張其數以實戶為客因分立州名未可知也今改從舊紀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十五 唐紀三十一

廢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甯西域統

茲焉著于闐疎勒四鎮治龜茲城兵二萬四千焉耆治所在安西

在南二千里疎勒 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統瀚海天山伊吾

三軍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都護府兵二萬人突騎施牙帳在

千餘里堅昆在北七千里瀚海軍在北庭府城內兵萬二千人天

山軍在西州城內兵五千人伊吾軍在伊州西北三百里甘露川

兵三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統赤水大斗建康甯寇玉門墨離

豆盧新泉八軍張掖交城白亭三守捉涼肅瓜沙會五州之境

治涼州兵七萬三千人赤水軍在涼州城內兵三萬三千人大斗

千五百人建康軍在涼州西二百里兵五千三百人甯寇軍在涼

州東北千餘里兵八千五百人玉門軍在肅州西二百餘里管兵

五千二百人墨離軍本月氏國在瓜州西北千里管兵五千五百

人盧軍在沙州城內管兵四千三百人新泉軍在會州西北二百

里管兵千人張掖守捉在涼州南二百里管兵五百人交城守捉在

涼州西二百里管兵千人白亭守捉在涼州西北五百里管兵千



七百八唐制大日軍小日守捉趙州紫米圍經自甘州西至肅州  
五百里自肅州西至瓜州四百五十里自瓜州西至沙州二百八  
十里自沙州西至伊州四百里自伊州東至靈州八百里西至朔方  
涼州六百里南至宋城軍一百四十里北至靈州六百至朔方  
節度捍禦突厥統經略安定遠西受降城東受降城安北都護  
振武七軍府改正通鑑原文云統經略安定遠三軍三受降城  
安北軍于二部護府是統統入軍府矣今按舊志本  
是七軍府安北都護印中受降城也單于屯靈夏豐三州之境治  
都護節振武軍也考註自見故改從舊志

靈州兵六萬四千七百人安軍在靈州西黃河外百八十里兵八  
千人定遠軍在靈州東北二百里黃河外兵七千人西受降城在  
靈州北黃河外八十里兵七千人安北都護府治中受降城黃河  
北岸兵六千人車受降城在靈州東北二百里兵  
七千人振武軍在單于都護府城內兵九千人 河東節度與朔  
方犄角以禦突厥統天兵大同橫野尚嵐四軍雲中守捉屯太原  
府忻代嵐三州之境治太原府兵六萬六千人天兵軍在太原城  
內兵三萬八千人  
軍在代州北三百里兵九千五百人橫野軍在蔚州東北一百四  
十里兵三千人尚嵐軍在嵐州北百里兵一千人雲中守捉在單  
于

資治通鑑補元宗天寶元年 唐紀三十一 三十一 恩補

于府西北二百七十里兵七千七百八人忻州在太原府北百八  
里兵七千八百人代州在太原府五百里兵四千八人嵐州在太原府  
西北二百五十里兵三千八百人通鑑原文云河東節度統  
兵五萬五千今按舊志細數共該六萬六千故從而改正 范陽  
節度臨制奚契丹統經略威武清夷靜塞恆陽北平高陽唐興橫  
海九軍屯幽薊瀋曠易恆定漢滄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萬三千  
五百人經略軍在幽州城內兵三萬人武軍在薊州城內兵萬  
六千人恆陽軍在薊州城內兵六千五百人北平軍在定州城內  
兵六千人高陽軍在易州城內兵六千人唐興軍在漢州城內兵  
六千人橫海軍在滄州城內兵六千人景雲元年以瀛州縣縣置  
縣州開元十三年以縣字類縣字改為漢州縣又改其州縣正通  
鑑原文云范陽節度統兵九萬一千四百今按 平盧節度鎮撫室  
舊志細數共該九萬三千五百故從而改正

韋靺鞨統平盧盧龍二軍檢關守捉安東都護府屯營平二州之  
境治營州兵三萬七千五百人平盧軍在營州城內兵六千人  
盧龍軍在平州城內兵萬人檢關  
守捉在營州城西四百八十里兵三千人安東都  
護府在營州東二百里兵八千五百人檢關作檢 隴右節度備禦

吐蕃統臨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漢門甯塞積石鎮西十軍  
殺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都廓洮河之境治鄯州兵六萬四千人  
臨洮軍在鄯州城內兵五千人河源軍在鄯州西百二十里兵  
四千人白水軍在鄯州西北二百三十里兵四千人安人軍在鄯  
州界星宿川西兵萬人振威軍在鄯州西三百里兵千人威戎軍  
在鄯州西北三百五十里兵千人漢門軍在洮州城內兵五千五  
百人甯塞軍在鄯州城內兵五百人積石軍在鄯州城內兵八百  
里兵七千人鎮西軍在河州城內兵萬一十人殺和守捉在鄯州  
西南二百五十里兵千人合川守捉在鄯州西南百八十里兵千人  
平夷守捉在河州西南四十里兵三千人安正按舊志隴右節度  
所統兵止六萬四千人而通鑑原文劔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  
獠統團結營及松維蓬恭雅黎姚悉八州兵馬天寶平戎昆明甯  
遠澄川南江六軍屯益翼茂當柘松維恭雅黎姚悉十三州之  
境治益州兵三萬六千五百人團結營在成都府城內兵萬四千  
千人平戎軍在恭州南八十里兵千人昆明軍在柘州南兵五千  
一百人甯遠軍在柘州西兵三百人澄川軍在姚州東六百里營

資治通鑑補元宗天寶元年 唐紀三十一 三十一 恩補

兵二千八人南江軍兵三千人翼州兵五百人茂州兵三百人維州  
兵五百人柘州兵五百人松州兵二千八百人當州兵五百人雅  
州兵四百人黎州兵千人姚州兵三百人悉州兵五百人杜佑曰  
當州江源郡在翼州西二百七十里西北到故通軌縣二百里以  
西即是生羌悉州在當州南八十里黎州漢沈黎郡也東去一里  
高山萬重更無郡縣西南去郡一里高山萬重東北去郡五里西  
北去郡二里皆高山萬重茂州劉向曰隋汝山郡武德元年改曰  
會州貞觀八年改曰茂州以郡界及涇山為名松州東至茂州三  
百里西南至當州三百里西北至吐蕃界九十里南至翼州一百  
八十里至州開元二十四年分靜州廣平縣置東至柘州一百里  
悉州西北至當州八十里改正通鑑原文云劔南節度統兵三  
萬九千人今按舊志細數共該三萬六千五百人故從而改正

南五府經略綏靜夷獠統經略清海二軍桂容邕交四管治廣州  
兵萬五千四百人經略軍在廣州城內兵五千四百人清海軍在  
恩州城內兵二千五百人桂容兵一千人容府兵十一  
百人邕府兵千七百人交府兵四千 此外又有長樂經略福州領  
之兵千五百人東萊守捉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兵各千  
人凡鎮兵四十九萬八千人考異曰此兵數唐歷所載也舊紀是  
歲天下健兒罷歸等語是日此



馬八萬餘匹 安西府馬二千七百四匹 北庭瀚海軍馬一千二百匹 天山軍馬五百匹 伊吾軍馬三百匹 河西赤水軍馬一萬三千匹 大斗軍馬一千四百匹 建康軍馬五百匹 宿衛軍馬二千匹 豐安軍馬一千三百匹 定遠軍馬一千匹 西受降城軍馬一千七百匹 中受降城軍馬二千匹 東受降城軍馬一千七百匹 振武軍馬一千六百匹 河東天兵軍馬五千五百匹 雲中守捉軍二千匹 大同軍馬五千五百匹 橫野軍馬一千八百匹 范陽軍馬五千四百匹 威武軍馬三千匹 清夷軍馬三百匹 歸德軍馬五百匹 平盧軍馬四百匹 盧龍軍馬五百匹 滎陽軍馬五百匹 安東軍馬七百匹 雁門軍馬八百匹 歸化軍馬八百匹 水軍馬五百匹 安人軍馬三百五十四匹 威戎軍馬五百匹 明軍馬二百匹 南塞軍馬五千匹 積石軍馬三百匹 劍南軍馬一千八百匹 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五 唐紀三十一 四 恩補

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甲寅陳王府參軍田同秀 皇子陳王珪府參軍也 上言見元元皇帝於丹鳳門之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於故函谷關尹喜壑求得之 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其氣候物色而述之果得老子 乃置元元廟於大甯坊 先是運艦入河經砥柱山三門之險歲多失陷運者苦之陳州刺史李齊物更鑿新門以為運渠關山巔以為輓路辛未渠成自是運者得負索引艦升於安流人皆便之 新書曰齊物鑿砥柱為門以通漕之然礮石入河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水漲以人挽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宦者還言其便齊物神通之會孫也 壬辰羣臣上表以函谷靈符潛應年號先天不違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 二月辛卯上享元元皇帝於新廟

為真 甲午享太廟丙申合祀天地於南郊赦天下改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尚書左右丞相復為僕射東都北都皆為京州為都刺史為太守改桃林縣曰靈寶 隋開皇十六年置桃林縣屬洛州唐屬陳州今以得元 田同秀除朝散大夫時人皆疑寶符同秀所為聞一歲清河人崔以清復言見元元皇帝於天津橋北云藏符在武城紫微山 武城即黃之東武城縣與清河縣皆屬清河郡 敕使往求亦得之東都置守王倓知其詐按問果首服奏之上亦不深罪流之而已 三月以長安令韋堅為陝郡太守領江淮租庸轉運使 先天中李傑為陝州刺史領水陸發運使置使自傑始也裴耀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 元十八年及楊慎矜得幸 事始二百一十三年 於是韋堅王珪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利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太子之妃兄也為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珪方翼之曾孫也 自高宗至武后朝王方翼著功名於西域 亦以善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己右為上所厚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上嘗陳樂於勤政樓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綸謂上已起坐鞭按轡橫過樓下綸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深歎其蘊藉林甫常厚以金帛賂上左右上舉動必知之乃召綸子弟謂曰尊君素望清崇今交廣籍才聖上欲以尊君為之可乎若憚遠行則當左遷不然則以寶符分務東洛 謂以太子賓客詹事分司東都也 亦優賢之命也何如綸懼以寶符為請林甫恐乖欲望乃除華州刺史到官未幾誣其有疾州事不理除詹事員外同正上又嘗問林甫以嚴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為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五 唐紀三十一 五 恩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五



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挺之復遣傳請款曲且許美官因謂之曰上待尊兄意甚厚盍為見上之策奏稱有少風疾求遷京師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得風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使醫藥上數叱久之夏四月壬寅以為詹事又以汴州刺史河南採訪使齊澣為少詹事皆員外同正於東京發疾澣亦朝廷宿望故并忌之澣挺之少好學姿質軒秀有吏幹所歷皆嚴整更不敢犯既為林甫所賣歸東都鬱鬱成疾乃自為墓志遣令薄葬挺之重交遊然諸生死不易凡交遊先沒者厚撫其妻子嫁孤女數十人時人重之澣少開敏年十四見特進李嶠稱其有王佐才中宗之在廬陵澣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歸東宮不報及太子還太后召澣宴同明殿論之曰朕母子如初卿與有力焉

資治通鑑補元宗天寶元年 唐紀三十一 十一

景雲中為監察御史凡所劾奏必先風教號為稱職開元中為中書舍人論駁及詔誥皆援準古諠朝廷大政必咨之號為解事舍人至是與挺之皆留司東都二人既廢居家巷每園林行樂則杖屨相過談讌終日林甫聞而患之欲離其勢復用澣為平陽太守卒於郡 上發兵納十姓可汗阿史那昕於突騎施至俱蘭城俱蘭城國所都城也俱蘭或曰俱羅為莫賀達干所殺突騎施大蘇官都摩度來降摩音六月乙未册都摩度為三姓葉護 武功山水暴漲壞人廬舍溺死數百人 秋七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辛未左相牛仙客薨八月丁丑以刑部尚書李適之為左相 突厥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咄葉護殺之推拔悉密酋長為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突厥餘眾共立判闕特勒

資治通鑑補元宗天寶元年 唐紀三十一 七

之子為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哆為西殺突厥以其親屬分殺亦曰東西殺兩殺右殺也。多音作上遣使諭烏蘇令內附烏蘇不從朔方節度使王忠嗣盛兵積口以威之考異曰新舊書忠嗣北伐與奚怒皆戰于桑乾河三敗之大毒其眾又曰明年再戰怒皆突厥之眾自是漸外晏然按朔方不與奚相接不知所云奚怒皆何也烏蘇懼請降而遷延不至忠嗣知其詐乃遣使說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使攻之烏蘇遁去忠嗣因出兵擊之取其右廂以歸突厥左右廂所丁亥突厥西葉護阿不思及西殺葛臘哆默啜歸部謂之左右廂丁亥突厥西葉護阿不思及西殺葛臘哆默啜之孫勃德支伊然小妻毗伽登利之女帥部欲千餘帳相次來降考異曰實錄舊紀皆云突厥阿不思之孫登利可汗之女與其黨歸來降唐歷云烏蘇米施可汗遣逃其西葉護阿不思及毗伽可汗可敦男面殺葛臘哆率其部千餘帳來降舊王忠嗣傳云三部各攻米施可汗走之忠嗣因出兵伐之取其右廂而歸其西葉護及毗伽可敦男葛臘哆率其部千餘帳入朝突厥傳云西殺及毗伽之孫勃德支特勤摩可汗女大洛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葉護登利可汗女余獨公主及阿不思願突厥遂徵九月辛亥上御花萼樓宴突厥降者考異曰本紀作羊卯按長賞賜其厚護密先附吐蕃戊午其王頡吉里簡遣使請降 冬十月丁酉上幸隴山溫泉十一月己巳還宮 十二月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奏破吐蕃大嶺等軍戊戌又奏破青海道莽布支營三萬餘眾斬獲五千餘級庚子河西節度使王倓奏破吐蕃漁海及遊弈等軍 是歲天下郡府三百六十二縣二千五百二十八鄉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八百五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萬九千八百 回紇葉護力裴羅遣使入貢考異曰舊傳會長葉護頡跌發遣使入朝封奉義王唐歷天寶三載突厥拔悉密可汗又為回紇葛邏祿三部葉護殺之立回紇為主是為骨咄跌拔悉密可汗遣使立為奉義王又加拔仁可汗新突厥傳云回紇葛邏祿殺拔悉密可汗奉回紇骨力裴羅定其國是為國咄



奉義王明未冊為是冬無冰 潯州刺史李邕才藝出眾又尙

義愛士是以名震天下執事忌勝屢遭剝落自開元十四年貶

化尉在嶺南數年嘗從中人楊思勳討賊有功起為括州刺史

在州喜興利除害復坐誣枉且將得罪天子識其名詔勿劾後

淄州轉滑州至是上計京師邕去國既久朝士罕識其面人問

聞其眉目環異傾都至阡陌聚觀以為古人復生望風投謁門巷

填隘上遣中使臨問索所為文將大用之遂為執政者陰中出為

北海太守天下聞其風而仰之稱曰李北海

癸天二憲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奏

言去年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三十一 八

使蠶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蠶散即有羣鳥從北來食蠶立盡

請宣付史官從之 丙辰追尊元元皇帝為大聖祖元元皇帝改

崇元學為崇元館博士為學士更置大學士以宰相為之領兩京

元元宮及道院 李林甫領吏部尙書日在政府選舉悉委侍郎

宋遙苗晉卿御史中丞張倚新得幸於上遙晉卿欲附之時選人

集者以萬計入等者六十四人倚子爽為之首議沸騰前葡令

蘇孝韞以告安祿山蘇縣帶幽州深郡時祿山入言於上上悉召

入等人而試之爽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癸亥

遙貶武當太守晉卿貶安康太守倚貶淮陽太守武當郡均州安

城郡元年更郡名淮陽郡陳州舊志金州京康郡金州本西

師南七百三十七里陳州一千五百二十里 同考判官禮部郎中

裴胤等胤首非又首配皆貶嶺南官晉卿壺關人也壺關縣自漢以來屬

乃漢靈關縣隋分置上黨縣帶郡唐武德四年分隋之 三月王

子追尊元元皇帝父周上御更大夫敬為先天太皇母益壽氏為

先天太后又尊泉繇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唐虞之

為唐唐以為李氏得姓之始故追尊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世皇陶

高祖之七世祖建國于瓜沙李氏由是而興故尊為興聖皇帝

西京元元廟為太清宮南京為太微宮諸郡為紫極宮 江淮南

租庸等使章堅引澧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苑禁苑也潭在

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邱壘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

愁怨二年而成丙寅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扁榜

郡名各陳郡中珍貨於船背駕船人皆大笠子寬袖衫芒屨如吳

楚之製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缺勝綠衫以褐之紅羅裙首首

謂之居前船唱得寶歌先是民間唱得寶歌曰得休休那那其後得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三十一 九

寶歌寶符於桃林城南乃更得休歌為得寶去

州銅器多三耶當坐坐聽唱得寶歌其便又甚焉 使美婦百人

盛飾而和之船皆首尾相銜數十里不絕關中人不識連檣挾櫂

觀者山積船次樓下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程大昌謂

少府監御器用九釘食以牙盤九繁露曰唐

杖裝食味於上道上前亦謂之看食 胡部鼓吹效坊音樂迭進而

奏上天悅為之置宴竟日而罷夏四月加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

吏卒褒賞有差名其潭曰廣運時京兆尹韓朝宗亦引渭水置潭

於西街以貯材木 丁亥皇甫惟明引軍出西平西平郡擊吐蕃

行千餘里攻洪濟城破之杜佑曰廓州連化縣有洪濟城周武帝

廢中劉元鼎為盟會使言河之上流由洪濟出行二千百里益次

冬春可涉夏秋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四下曰歷山直大

其間流澁緩下稍合眾流色赤行益遠極水并注則河河源東北

直莫實延遠尾懸則其地蓋在鄜南之西北 上以右贊善大夫







坐貶睢陽太守

睢陽郡宋州本梁郡  
天寶元年更郡名

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

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

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

訓女潛內太真宮中大真肌態豐豔善歌舞無曠音律性又善穎侍

盼承迎動移上意不其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

如皇后 癸卯以宗女為和義公主嫁甯遠率化王阿悉爛達于

帝以拔汗那助爭吐火仙其  
王為奉化王改其國曰南遠

癸丑上祀九宮貴神赦天下

詔天下家藏孝經一本 初令百姓十八為中二十三成可 初

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知上厭巡行乃與牛仙客謀增近道粟賦及

和羅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

近十年 開元二十四年上自東  
都還自是不復東幸

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

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五 唐紀三十一 十三

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自陳臣狂疾發妄

言罪當死上乃為力士置酒左右皆呼萬歲力士自是不敢深言

天下事矣 是歲秘書監賀知章請為道士詔許之臨行上賜詩

皇太子百官餞送還鄉里知章性放曠善談笑當時賢達皆傾慕

之姑子陸象先嘗謂人曰賀季真言論儻真可謂風流之士吾

與子弟離閣都不思之一日不見季真則鄙吝生矣晚年尤加縱

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遊遊里巷醉後屬辭動成卷軸文不

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具筆硯從之意有所愜縱意

揮灑世傳以為寶至是因病恍惚若遊帝居數日而寤故請為道

士既歸以宅為千秋觀而居之又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池詔賜

鏡湖剡溪一曲

配天寶四載春正月庚午上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於宮中為

壇為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

延長又朕於嵩山鍊藥成亦置壇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

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達曙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

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傳首京師突厥毗伽可

敦帥眾來降於是北邊晏然烽燧無警矣回紇斥地愈廣東際室

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厥故地懷仁卒子磨延啜立號葛

勒可汗 二月己酉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

少以勇敢自負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常曰太平之將但

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有漆弓百五

十斤常貯之囊中以示不用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五 唐紀三十一 十三

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謀人

伺其閒隙見可勝然後與師故出必有功每軍出各召本將付以

兵器令給士卒雖一弓一箭必誌姓名其上軍還納之若遺失即

按名定罪故部下人人自勵甲仗充牣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

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

為自張仁愿之後將帥皆不及 三月壬申上以外孫獨孤氏為

靜樂公主嫁契丹王李懷節楊氏為宜芳公主嫁奚王李延寵

壬申敦復坐逗畱不之官貶淄川太守

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駙馬張垆為侍

以光祿少卿彭杲代之上嘉敦復平海賊之功故李林甫陷之

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駙馬張垆為侍



耶林甫亦惡之使人發兵部銓曹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與御史對鞠之數日竟不得其情京兆尹蕭昊使法曹吉溫鞠之

法曹司法參軍事事鞠 溫入院置兵部吏於外先於後廳取二重囚訊之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皆曰苟存餘生乞紙盡答

兵部吏索聞溫之酷慘引入皆自誣服無敢違溫意者頃刻而獄成驗囚無楊掠之迹六月辛亥敕誚實前後知銓侍郎及判南曹

郎官而宥之 文宗開成二年宰相李石奏定長定選格吏部請加

吏部先以郎官判南曹開成二年宰相李石奏定長定選格吏部請加

總章二年司列常伯李敬元奏道未道已前錄中自勸實故事兩

不轉應貞元十一年侍郎杜黃裳請準舊例轉應後云云同上

均之兄溫頊之弟子也 武后之時 溫始為新豐丞太子文學薛

凝薦溫才 唐六典曰魏置太子文學魏武為丞相命司馬直王為

文舉據甚為世子所信與吳質朱陳陳羣為太子四友

自晉之後不置至後周建德三年置太子文學十人後唐唐顯慶

中始置太子文學二人屬司經局掌分知經籍侍奉文書總攝經

籍繕寫裝染之功筆札 上召見顧疑曰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蕭

吳為河南尹嘗坐事西蔡道溫往按之 西蔡西京 溫治吳甚急及

溫為萬年丞未幾吳為京兆尹溫素與高力士相結力士自禁中

歸溫度吳必往謝官乃先詣力士與之談譴握手甚歡吳後至溫

陽為驚避力士呼曰吉七不須避謂吳曰此亦吾故人也召還與

吳坐吳接之甚恭不敢以前事為怨它日溫謁吳曰曩者溫不敢

廢國家法自今請洗心事公吳遂與盡歡引為法曹 考異曰唐歷

必引而陷之其欲因之雖王公大人立可親也初蕭吳以賊下

獄深竟其罪後為萬年丞吳拜京兆尹溫見吳於高力士第

乃與之相結為膠漆之交引為法曹而薦於林甫溫之進也反以

吳力稱傳云吳為河南尹有事京臺差置推詰堅執不捨及溫選

吳已為京兆尹一唱萬年尉即就其官人為危之今參取二書用

之 及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吳薦溫於林甫林甫得之大

喜溫常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時又有杭州人羅希

爽為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 唐御史

從七品上掌印及受事發展 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

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秋七月壬午冊韋昭訓女為

壽王妃八月壬寅冊楊太真為貴妃 考異曰魏紀八月冊女道士

甲寅今唐實錄壬寅冊太真妃父元瑛等官甲辰冊貴妃在後恐

冊紀在冊官前新本紀亦云八月壬寅立太真為貴妃今從之

贈其父元瑛兵部尚書以其叔父元珪為光祿卿從兄錡為殿中

少監 錡為駙馬都尉癸卯冊武惠妃女為太華公主命錡尚

之 考異曰實錄唐書以錡錡為再從兄國忠為從兄然則從

兄唐書以錡為元瑛之子借使非子比於國忠必庶及貴妃三姊

稱今但謂之從兄蕭蕭云錡為侍御史今從實錄及貴妃三姊

皆賜第京師寵貴赫赫然楊劍 劍音 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為

宗黨所鄙從軍於蜀得新都尉考滿家貧不能自歸新政富民鮮

于仲通常資給之 新蜀縣漢屬廣漢郡梁置始廣郡西魏廢郡隋

屬蜀郡武德四年分南郡相如二縣置新蜀 楊元瑛卒於蜀劍往

來其家遂與其中女通緋于仲通名向以字行頗讀書有材智劍

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引為采訪支使 考異曰唐歷云為節度使官

云為采訪支使今從之 唐采訪節度等使幕屬有判官有支使

有掌書記推官巡官衙推等宋初始定制書記支使不得置置有

出身者為判官 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為上所厚

苟無內援必為李林甫所危聞楊妃新得幸人未敢附之子能為

我至長安與其家相結吾無患矣仲通曰仲通蜀人未嘗遊上國

恐敗公事今為公更求得一人因言劍本末兼瓊引見劍儀觀豐



偉言辭敏給兼瓊大喜即辟為推官往來浸親密乃使入獻春絲於京師將別謂曰有少物在郵郵縣在成都府西四十五里具一日之糧子過可取之劍至郵兼瓊使親信大齋蜀貨精美者遺之可直萬緡劍大喜過望晝夜兼行至長安歷抵請妹以蜀貨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時中女新寡劍遂館於其室中分蜀貨以與之於是諸楊日夜譽兼瓊且言劍善樗蒲引之見上得隨供奉官出入禁中唐制中書門下省官皆供奉官也外官得隨朝士入見者謂之仗內供奉改金吾兵曹參軍是月河南睢陽淮陽譙等八郡大水九月癸未以陝郡太守江淮租庸轉運使韋堅為刑部尚書罷其諸使以御史中丞楊慎矜代之考異曰嘗食楊到為水陸運使堅妻姜氏皎之女林甫之舅子也故林甫昵之誤也今從實錄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五 唐紀三十一 共六十一 恩補機

及堅以通漕有寵於上遂有入相之志又與李適之善林甫由是惡之故遷以美官實奪之權也 以南海太守盧奐為尚書右丞南海郡利兼水陸珍寶山積劉巨麟彭杲相替為太守五府節度皆坐贓鉅萬而死故特授奐為太守奐既受詔襍被而往貪吏聞之皆望風斂迹及被徵復襍被而還時謂自開元以來四十年廣府節度清白者四謂宋璟裴奐先李朝隱及奐而已 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與吐蕃戰於石堡城為虜所敗副將褚

調戰死 冬十月甲午安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北平郡平州 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又奏薦奐之曰廟梁產芝 丁酉上幸驪山溫泉 上以戶部郎中王鉷為勾戶口

色役使時有救賜百姓復除一年鉷奏徵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又使市本郡輕貨百姓所輸乃甚於不復除又取諸郡高戶為租庸脚士皆破其家產爾年不了舊制成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邊將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實籍不除王鉷志在聚斂以有籍無人者皆為避課按籍成邊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妃御服玩脂澤之費日侈而橫與別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探知上指歲貢額外錢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上以鉷為能富國益厚遇之鉷務為剝削以求媚中外嗟怨丙子以鉷為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楊劍侍宴禁中專掌樗蒲文簿鉤校精密上賞其彌明曰好度支郎唐度支郎掌天下租賦多少之數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進塗之利每歲計其所出而度其所用轉運徵送納皆準程而節其遲速凡租和而市皆量其貴賤均天下之貨以利於人凡金銀寶貨錢之屬皆折庸調以進凡天下舟車水陸載運皆具為脚直輕重費賤平易險澁而為之制凡天下邊軍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食之用每歲所費皆申度支諸楊數徵此言於上上又以屬王鉷因會計以長行旨為準 十二月戊戌上還宮 是歲雲南王歸義遣其孫鳳迦異來朝請留宿衛詔授鴻臚卿恩賜甚厚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五 唐紀三十一 共六十一 恩補機

兩天寶五載春正月乙丑以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兼河西節度使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四山記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之知也它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華山之神曰王氣之神也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為愛己薄適之慮事不熟謂曰















其重至德以後都知兵 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也幼持節行善騎

射能讀研氏漢書起家左衛郎丁父憂終喪不入妻室嚴毅沈果

有大略忠嗣遇之甚厚雖宿將莫能比常曰他日居我位者光弼

也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石堡城陷見上卷忠嗣上言石

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

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

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

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

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

之今以數萬眾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可為之盡力乎然此天

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物何愛數萬段帛不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五 唐紀三十一 高宗 忠嗣

以杜其說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眾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

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

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黔中一節詳後而不過

嶺者處之上也 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將軍子誠愛

我然吾志決矣子勿復言光弼曰羈者恐為大夫之累故不敢不

言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趨出延光過期不克

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嘗自

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武德四年分東平之盧縣置濟州

陽郡魏林先為朔州刺史忠嗣節度河東朔州魏林欲擁兵以尊奉太子

林甫因自上太子宜知謀上曰吾兒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必

妄也救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鞠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華清宮與

語悅之十一月辛卯以翰判西平太守充隴右節度使以朔方節

度使安思順判武威郡事充河西節度使西平郡鄰州 武威郡涼州 戶部侍

郎兼御史中丞楊慎矜為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慎矜與王鉷父

晉中表兄弟也少與鉷狎鉷之入臺頗因慎矜推引及鉷遷中丞

慎矜與語猶名之鉷自恃與林甫善意稍不平慎矜奪鉷職田鉷

母本賤慎矜嘗以語人鉷深銜之慎矜猶以故意待之嘗與之私

語識書慎矜與術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將亂勸慎矜於臨汝

山中買莊為避亂之所臨汝郡本伊州襄城郡貞觀八年更伊州

慎矜父墓田中草木皆流血慎矜惡之以問敬忠敬忠請讓之設

道場於後園慎矜退朝輒裸貫桎梏坐其中旬日血止慎矜德之

慎矜有侍婢明珠色美敬忠屢目之慎矜即以遺敬忠車載過貴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五 唐紀三十一 高宗 忠嗣

妃姊柳氏樓下姊邀敬忠上樓求車中美人敬忠不敢拒明日姊

入宮以明珠自隨上見而異之問所從來明珠具以實對上以慎

矜與術士為妖法惡之含怒未發楊劍以告鉷鉷心喜因侮慢慎

矜慎矜怒林甫知鉷與慎矜有隙密誘使圖之考異曰明皇雜錄

之內草木流血慎矜大懼問術者史敬忠敬忠曰禳之可以免於

慎矜後後大陳法事令其極極坐於叢林間以厭之唐曆云敬忠

本胡人出家還俗涉獵書傳陰陽元象慎矜與之善每言天下將

亂居于臨汝山中亦勸慎矜於臨汝買莊買田莊買田數十頃嘗於

慎矜第夜坐談宴敬忠存草將杖殺之敬忠曰七郎何須慮殺卻

千文買牛以與柳氏數將春草來往向中元宗見其狀壯壯大應

對分明數目之謂柳氏幾錢買得此婢以實對宗宗曰元宗曾嘗

每夜坐中庭或說天文遂指宿曜某亦盡知其言元宗怒變色頁



相往來鑿初內想慎於凌已常忍辱不辭至其母上意與楊劍先  
 知之以告鑿鑿心喜數侍母以侍之慎於尤怒則皇維錄又曰慎  
 於之婢有美者字明珠教思數目之慎於即以前之兼以養其  
 厚以車送之教思乘馬隨之郡經貴妃妹入侍樓下方登樓葉  
 葉素與教思相識因邀教思登樓乃曰車中美人請以見教思  
 不敢拒教思曰入宮婢從上見而與之問外從來明珠曰本從  
 於家人也近贈史教思上曰教思何人而慎於以明珠乃  
 具言厥勝之事上大怒曰彼為妖乎遂告林甫林甫素忌慎於才  
 恐其作相以告中丞吉溫溫檢書亦有 慎於遣人以飛語告慎於  
 於慎於因構成其事今參取書之 慎於乃遣人以飛語告慎於  
 隋煬帝孫 帝之元孫與凶人往來家有讖書謀復祖業上大怒收  
 慎於繫獄命刑部大理與侍御史楊劍殿中侍御史盧鉉同鞠之  
 大府少卿張瑄慎於所薦也盧鉉誣瑄嘗與慎於論議拷掠百端  
 瑄不可答辯 瑄者 乃以木綴其足使人引其枷柄向前挽之身  
 加長數尺腰細欲絕服鼻出血瑄竟不答又使吉溫捕史敬忠於  
 汝州敬忠與溫父素善溫之幼也敬忠常抱撫之及捕獲溫不與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五 唐紀三十一 五月 恩義

交言鎖其頸以布蒙首驅之馬前至戲水 戲水在 溫使吏誘之曰  
 楊慎於已疑服惟須子一辭若解人意則生不然必死前至溫湯  
 則求首不獲矣 溫湯即謂會昌時置 敬忠願謂溫曰七耶求一紙  
 溫陽不應去溫湯十餘里敬忠祈請哀切乃於桑下令答三紙辯  
 皆如溫意溫徐謂曰丈人且勿怪因起拜之至會昌 天寶元年改  
 山三載以新豐縣去華清宮遠分新豐萬年置會昌縣是年改溫  
 泉曰華清宮治湯井為池環山列宮室又築羅城置百司及十宅  
 始鞠慎於以敬忠為證慎於皆引服惟搜識書不獲林甫危之使  
 盧鉉入長安搜慎於家鉉袖識書入閣中詎而出曰逆賊深藏秘  
 記今得之矣至會昌以示慎於慎於歎曰吾不蓄識書此何從在  
 吾家哉吾應死而已丁酉賜慎於及兄少府少監慎餘弟洛陽令  
 慎名自盡敬忠杖百妻子皆流嶺南瑄杖六十流臨封死於會昌

嗣號王巨雖不預謀坐與敬忠相識解官南賓安置 南賓郡忠州  
 江陵府 二年置忠州貞觀八年改忠州天寶元年 自餘連坐者  
 年改為郡志忠州京師南二千一百二十二里  
 數十人慎名聞救神色不變為書別姊曰拙子謀已兄弟併命惟  
 姊尚存年老孤獨何以堪此遂縊慎餘請詔亦無威容但合掌指  
 天而縊慎於沈毅有才幹任氣尚義兄弟甚友愛事寡姊如母兄  
 弟皆偉儀形風韻高朗愛客好飲名聲籍甚慎名嘗覽鏡見其類  
 面神彩有過于人覆鏡而歎曰吾兄弟三人盡長六尺餘有如此  
 貌如此才而求榮於當世難矣果如其言 三司按王忠嗣與太  
 子通謀無狀但劾以沮撓軍功罪當死哥舒翰之入朝也或勸多  
 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將喪多  
 賂何為遂單囊而行翰覽上方陳忠嗣之冤且請以己官贖忠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五 唐紀三十一 五月 恩義

嗣罪上起入禁中翰叩頭隨之言與淚俱上感寤己亥貶忠嗣漢  
 陽太守 漢陽郡 李林甫欲危太子屢起大獄別置推事院於長  
 安以楊劍有掖庭之親出入禁闈所言多聽乃引以為援擢為御  
 史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摘使之奏劾付羅希夷吉溫鞠之劍因  
 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皆劍發之霖甫又嘗從容謂  
 上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勳于社稷則莫若元子上久  
 之曰慶王往年獵為納傷而甚對曰破而不愈於破國乎上頗惑  
 曰朕徐思之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垆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  
 甫終不能開也 十二月壬戌發馮翊華陰民夫築會昌城置百  
 司 華陰郡 華州 王公各置第舍土畝直千金癸亥上還宮 丙寅  
 命百官閱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既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林



甫為相善養君欲故上眷寵之意特異常與上或時不視朝百司  
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為空陳希烈雖坐府無一人入謁者林甫有  
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構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  
出即其家碎矣林甫子岫為將作監頗以滿盈為懼嘗從林甫遊  
後園指役夫流涕言於林甫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  
禍至欲比若人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  
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驕從不過數人士民或不之避林甫自  
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  
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複壁以石甃地墻中置板如防  
大敵一夕展徒牀離家人莫知其處宰相驕從之盛自林甫始  
將軍高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仙芝驍勇善騎射節度使夫蒙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五

唐紀三十一

三十九

恩補

靈管屢薦至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充四鎮節度副使吐蕃以  
女妻小勃律王小勃律去長安九千里而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  
吐蕃貢獻不入前後節度使討之皆不能克制以仙芝為行營節  
度使將萬騎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乃至特勒滿川分軍為三道  
特勒滿川即五誠國所居三道一由北谷道一由赤佛道一由  
仙芝自由護密道自護密勒城南至小勃律國都五百里期以  
七月十三日會吐蕃連雲堡下連雲堡南依山北堡中有兵近萬  
人不意唐兵猝至大驚依山拒戰礮轟如雨仙芝以郎將高陵李  
嗣業為陌刀將陌刀即砲石杜佑曰檣木長五尺徑一尺小至六七  
寸唐六典武庫令掌兵器辨其名數以備圖用刀  
之制有四曰儀刀曰障刀曰橫刀曰陌刀儀刀蓋古班劍之類宋  
晉以來謂之御刀後魏曰長刀皆施龍鳳環至隋謂之儀刀裝飾  
以金銀羽儀所執障刀蓋用以障身以禦敵橫刀佩刀也兵  
士所佩名亦起於隋陌刀長刀也步兵所持蓋古之斬馬劍  
令之  
曰不及日中決須破虜嗣業執一旗引陌刀於絕險處先登力戰

自辰至巳大破之斬首五千級捕虜千餘人餘皆逃潰中使邊令  
誠以入虜境已深懼不敢進邊令誠時仙芝乃使令誠以羸弱三  
千守其城復進三日至坦駒嶺下峻坂四十餘里有阿弩越城  
仙芝恐士卒憚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為阿弩越城守者迎降  
云阿弩越赤心歸唐矣夷水藤橋已斫斷矣發夷水即弱水也小  
律王居擊多其水不能勝草芥藤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喜  
城臨發夷水  
士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明日仙芝入阿弩越城遣  
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  
走山谷第呼出取繒帛稱敕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  
其言悉縛諸大臣王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  
其附吐蕃者大臣數人藤橋去城猶六十里仙芝急遣元慶往斫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五

唐紀三十一

三十九

恩補

之甫畢吐蕃兵大至已無及矣藤橋開盡一矢力修之其年乃成  
八月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九月至連雲堡與邊令  
誠俱月末至播密川遣使奏狀至河西北河西白馬河西也自安  
西出拓厥關度白馬河  
夫蒙靈登怒仙芝不先言已而遽發奏一不迎勞罵仙芝曰噉狗  
糞高麗奴子聞使誰與汝奏得仙芝曰中丞焉者鎮守使誰與汝  
奏得仙芝曰中丞安西副都護使誰與汝奏得仙芝曰中丞安西  
都知兵馬使誰與汝奏得仙芝曰中丞靈管曰此既皆我所奏安  
得不待我處分擅奏捷書高麗奴汝罪當斬但以汝新有功不忍  
耳仙芝但謝罪邊令誠奏芝仙深入萬里立奇功今日夕憂死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十五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三十二 起六載十二月盡十

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下之上

天寶六載十二月己巳上以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徵靈

入朝靈警大懼仙芝見靈警趨走如故靈警益懼副都護京兆程

千里押牙畢思琛及行官王滔等 押牙者蓋管節度使牙內之事

及進內 皆平日構仙芝於靈警者也仙芝面責千里思琛曰公面

如男子心如婦人何也又梓酒等欲答之既而皆釋之謂曰吾素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六 唐紀三十二

所恨於汝者欲不言恐汝懷憂今既言之則無事矣軍中乃安初

仙芝為都知兵馬使倚氏人封常清頗讀書多所該究然孤貧年

過三十未知名時仙芝出軍奏備從三十餘人衣服鮮明常清慨

然發憤投牒請預一儻常清細瘦類目一足偏短仙芝陋其貌不

納明日又投牒仙芝謂曰吾奏備已足何煩復來常清怒倨謂仙

芝曰常清慕公高義願事鞭轡何見拒之深乎公若方圓取人則

士大夫所望若以貌取人恐失之子羽矣仙芝猶未允常清乃日

候仙芝出入不離其門凡數十日仙芝不得已留之會達奚部叛

夫蒙靈警使仙芝追之斬獲略盡常清私作捷書以示仙芝皆仙

芝心所欲言者由是一府奇之仙芝為節度使即署常清判官仙

芝出征常為雷後 唐諸使之屬判官位次副使盡總府事又節度

事其後遂以節 度雷後為節仙芝乳母子鄭德詮為郎將仙芝遇之如兄弟使

典家事威行軍中常清嘗出德銓自後走馬突之而過常清至使

院 使院節後治事之所節度使召德詮每過一門輒闕之既至常

清離席謂曰常清本出寒微郎將所知今日中丞命為雷後 中丞

仙芝 唐諸使之屬判官或帶御史中丞大夫府隨其所帶官稱之郎將何得於眾中相陵突因叱之

曰郎將須斃死以肅軍政遂杖之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

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及因以狀白仙芝覽之驚曰已死邪

及見常清遂不復言常清亦不之謝軍中畏之惕息自唐興以來

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

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

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六 唐紀三十二

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

客始遙領矣 諸王事見二百十三卷開元十五年蕭嵩事見

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 蓋嘉運事見二百十四卷開元二

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

當矢石不若用寒峻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

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

是諸道節度盡用胡人精兵咸成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

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天寶七載夏四月辛丑左監門大將軍知內侍省事高力士加

驃騎大將軍 知內侍省事自此始唐制勳階二力士承恩歲久中

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為兄諸王公呼之為翁駙馬輩直謂之翁自



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其家富厚不貲於西京作寶壽寺鐘成力士作齋以慶之舉朝畢集擊鐘一杵施錢百緡有求媚者至二十杵少者不減十杵然性和謹少過善觀時俯仰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 五月壬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寶聖文武應道皇帝赦天下賜舖三日免百姓來載租庸後魏子孫一人為三恪三恪二王後注已見前杜王後又封後魏謂之恪恪敬也義取王之所敬故曰三恪天寶十三載公卿議曰三恪二王之議有三說焉一曰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後為三恪此據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下車封夏殷之後而言一曰二王之前但有一代通二王為三恪此據左傳但對胡公以備三恪明王者所敬先王有二更封一代以備三恪三云二王之後為一恪妻之父母為二恪夷狄之君為三恪此據王有不臣者三而言之梁崔靈恩云三說以初為長按二王三恪經無正文靈恩據禮記述以爲通有五代靈恩未安記云尊賢不過二代第三代者雖遠雖師法豈得不錄其後故亦存之示敬其道而已因謂之三恪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足知其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六 唐紀三十一 三

無五代也故歷代至 六月庚子賜安祿山鐵券 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甲辰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事恩幸日隆 蘇冕論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恆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經遠之理捨此奚據洎姦臣庸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刻下民以厚斂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禍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祿而虛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慎矜王綦繼遵其軌揚國忠終成其亂仲尼云甯有盜臣而無聚斂之臣誠哉是言前車既覆後轍未改求達化本不亦難乎 冬十月庚戌上幸華清宮 十一月癸未以貴妃姊適崔氏者為

韓國夫人適裴氏者為魏國夫人適柳氏者為秦國夫人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為姨嬖賜諸姨錢百萬為脂粉費出入宮掖勢傾天下每命婦入見玉真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玉真公主三姊與銛鈞五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於制敕四方賂遺輻湊其門惟恐居後朝夕如市十宅諸王及百孫院昏嫁百十三卷開元十五年皆以錢千緡賂韓使請無不如志上所賜與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它人有勝己者輒毀而改為魏國尤為豪蕩一旦帥工徒突入韋嗣立宅即撤去舊屋自為新第但授韋氏以隙地十畝而已中堂既成召工巧境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技魏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蜉蝣師古曰爾雅云螻蟻蜉蝣守宮是則一螻蟻行原 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美豔每不施脂粉素面朝天杜甫有詩云魏國夫人承主恩平明 十二月戊戌驍騎入官門御膳脂粉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六 唐紀三十一 四

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翰擊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青海九百里中有山領冰合遊牝馬其上 謂之應龍城吐蕃屏跡不敢明年生駒號龍種故謂之龍駒島 近青海 是歲雲南王歸義卒子閣羅鳳嗣以其子鳳迦異為陽瓜州刺史南詔王子相繼其子必以父號下一字冠於已所號以鳳字冠其號之上也閣羅鳳之子號鳳迦異是 天寶八載春二月戊申引百官觀左藏唐六典曰周禮有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供百物而待邦用者又有職幣上土中土主貨幣之入者也故今左藏之職至秦漢則分在司農少府後漢少



府屬官有中藏府令丞掌中藏幣帛金銀貨物諸氏因之晉少府  
 屬官有左右監令東晉御史九人各掌一曹有庫曹御史後復分  
 庫曹置外左庫內左庫宋文帝省外左庫而內左庫直曰左庫齊  
 梁陳有右庫而無左藏北齊太府寺左右藏令承後周有外  
 府上士中士兩府左右藏署令承唐左藏有東庫西庫南庫又  
 有東都庫余按雅錄太極宮中東左藏庫西左藏庫東庫在崇禮  
 門之東西庫在安仁門之西大明宮中有左藏庫在麟德殿之左  
 又有右藏署令掌邦國貨雜物而天下賦調之正數錢物則皆  
 歸左藏也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揚劍奏請  
 所在糶變為輕貨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幣藏充  
 勅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劍紫衣金魚以賞之上以國用  
 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賞寵之家無有限極 三月朔方節  
 度等使張齊邱於中受降城西北五百餘里木刺山築橫塞軍以  
 振遠軍使鄭人郭子儀為橫塞軍使 橫塞軍本名可敦城按宋白  
 後移蔚州開元六年張嘉貞移於古代都大安城南以爲九姓之  
 援天德十二載改爲天德軍參諸書橫塞軍即橫野軍天寶元  
 年唐改爲天德軍參諸書橫塞軍即橫野軍天寶元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八 唐紀三十二 五 恩補

年昔河東節度使統橫野軍開元六年所移者也此橫塞軍在可  
 敦城者也振遠軍在單于府界鄭縣漢屬京兆後魏置東雍州并  
 華山縣西魏改華州隋開皇初改郡大 夏四月咸寧太守趙奉  
 業初廢州復置縣縣屬京兆唐屬華州 璋咸寧郡本丹州丹  
 璋咸寧郡本丹州丹 告李林甫罪二十餘條狀未達林甫知之諷  
 御史逮捕以爲妖言杖殺之 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  
 徵發下敕書契魚 唐制銅魚符所以起軍旅王畿之內左右一  
 一爲首後事須用依欠發之周而復始木契之制若太子監國則  
 王畿之內左右各三王畿之外左右各五庶官領守則左右各十  
 唐六典符寶郎掌符節曰木契者所以重鎮守慎山納車馬巡幸  
 皇太子監國有兵馬安處者爲木契符行軍所及領軍五百人  
 馬五百匹以上征討皆給木契三公以下兩京留守及諸州有兵  
 馬受處分亦給木契曰銅魚符者所以世軍旅易守長兩京留守  
 若諸州諸軍折衝府諸處捉兵鎮守之所及宮禁監皆給銅魚符  
 程大昌演繁露曰唐世左魚之外又有敕牒將之故兼名魚書都  
 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遺之自募置驍騎府兵日益墮壞死及逃  
 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其六馱馬牛器械糧糈耗散略盡府兵入宿

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爲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  
 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成邊者又多爲邊將苦使利其  
 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爲府兵者皆逃隱至是無兵可交五月癸酉  
 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 唐府兵  
 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五布槽鑊履鑿  
 確筐斧鋤鋤皆一甲牀二鏡二十五人爲隊隊具火鑽一臂馬籠  
 一箭鏃足綽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索橫刀礮石大箭鏃帽  
 裝行則視其入而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 惟給弓矢橫刀而已今皆耗費非其舊矣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  
 遷士大夫亦恥爲之其曠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  
 市井負販無賴子弟 孔穎達曰白虎通云因井爲市故曰市井  
 俗說市井謂至市者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  
 漢書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交易故稱市井然則本由井田  
 之中交易爲市故國都之市亦因曰市井按禮制九夫爲井應助  
 二十畝爲井者依漢書食貨志一井八人家有私田百畝公田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八 唐紀三十二 六 恩補

十畝餘二十畝以爲井而虛舍故 言二十畝耳因井爲市或如勅言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  
 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積不  
 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中國無武備矣 太白山人李渾等止  
 言水經注曰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亦曰中南亦曰太  
 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一百里不知其高幾何俗武功太  
 白去天三百杜彥遠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於諸山最爲秀傑冬  
 夏積雪望之皓然隋志曰太一山在藍屋縣界新志曰太白山在  
 眉見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記聖主福壽之符命御史中丞王  
 鉞入仙遊谷求而獲之上以符瑞相繼皆祖宗休烈六月戊申上  
 聖祖號曰大道元元皇帝上帝高祖諡曰神堯大聖皇帝太宗諡曰  
 文武大聖皇帝高宗諡曰天皇大聖皇帝中宗諡曰孝和大聖皇  
 帝睿宗諡曰元真大聖皇帝寶太后以下皆加諡曰順聖皇后  
 辛亥刑部尚書京兆尹蕭昊坐賊左遷汝陰太守 放陰郡 上命



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帥隴右河西及突厥阿不思兵益以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糧木及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嚴張守瑜欲斬之一人請三日期可克如期拔之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王忠嗣之言頃之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田以諷卒二千戍龍駒島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盡沒 閏月乙丑以石堡城為神武軍又於劍南西山索磨川置保寧都護府置保寧都護府以領鮮柯 丙寅上謁太清宮丁卯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赦天下賜酺三日禘祫制自今禘祫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 秋七月冊突騎施移撥為十姓可汗 八月乙亥護密王羅真檀入朝請留宿衛許之拜左武衛將軍 冬十月乙丑上幸華清宮 十一月乙未吐火羅葉護失里恒伽羅遣使表稱竭師王親附吐蕃困苦小勃律鎮軍阻其糧道臣思破凶徒望發安西兵以來歲正月至小勃律六月至大勃律吐火羅都接大勃律或曰布魯直吐蕃西其北即小勃律也○竭音舉又音揭胡音提 上許之 庚天寶九載春正月己亥上還宮 羣臣屢表請封西嶽許之 二月楊貴妃復忤旨送歸私第戶部郎中吉溫因宦官言於上曰婦人識慮不遠違忤聖心然貴妃久承恩顧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不使之就死豈忍辱之於外舍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妾罪當死陛下幸不殺而歸之今當永離掖庭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不足為獻惟髮者父母所與敢以薦誠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六 唐紀三十一 七

思補

乃剪髮一縷而獻之曰以此雷訣上覓之驚惋遽使高力士召還寵待益深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中書舍人竇華嘗退朝值公主進食列於中衢華傳呼按轡出其間宮苑小兒數百齋挺於前宮苑小兒常 華偉以身免 安西節度使高仙芝破羯師虜其王勃特沒考異曰實錄去載十一月吐火羅葉護請使安西兵討其虜師上許之不見出師今載三月庚子 不忠不言竭師為誰所破按十載正月高仙芝擒羯師王來獻然則竭師為仙芝所破也 三月庚子立勃特沒之兄素迦為羯師王 上命御史大夫王鉷繫華山路設壇場於其上是春關中旱辛亥獄祠灾制罷封西嶽 夏四月己巳御史大夫宋渾坐贓巨萬流潮陽湖郡本潮州安初吉溫因李林甫得進及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 楊劍恩遇浸深溫遂去林甫而附之為劍畫代林甫執政之策蕭昚及渾皆林甫所厚也求得其罪使劍奏而逐之以翦其心腹林甫不能救也 五月庚寅以旱慮囚 乙卯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秋七月乙亥置廣文館於國子監以教諸生習進士者 八月丁巳以安祿山兼河北道采訪處置使朔方節度使張齊邱給糧失宜軍士怒毆其判官兵馬使郭子儀以身捍齊邱乃得免癸亥齊邱左遷濟陰太守濟陰郡 以河西節度使安思順權知朔方節度事 辛卯處士崔昌上言國家立承周漢以土代火周隋皆開位不當以其子孫為二王後事下公卿集議集賢殿學士衛包上言集議之夜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上乃命求殷周後為三恪廢韓介鄒公韓元魏後介後 以昌為左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六 唐紀三十一 八

思補



贊善大夫包為虞部員外郎 冬十月庚申上幸華清宮 大白

山人王元暉上言見元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考異曰舊

元興見元元于寶仙洞中遺銀與張均王惟王濟王翼王嶽靈命

于洞中得玉石函上清護國經寶券紀錄等書之今從寶錄云

刑部上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上遵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

瑞羣臣表賀無虛月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為觀以祝聖壽上悅

安祿山屢誘突契丹為設會飲以苜蓿酒本草曰苜蓿子生海邊

高三三尺計葉與地黃紅藍等而三指闊四月開花紫色苗夾莖

有白毛五月結實有殼作罌子狀如小石惟房中子至細青白如

米粒毒甚委一二日而芽 醉而阮之動數千人函其酋長之首以

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上命有司先為起第於昭應祿山至戲

水楊劍兄弟姊妹皆往迎之冠蓋蔽野上自幸望春宮以待之辛

未祿山獻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考前此聽祿山於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十六 唐紀三十一 九

上谷鑄錢五壇祿山乃獻錢樣千緡 楊劍張易之之甥也考異

帝天寶故事云楊國忠本張易之之子天授中張易之思幸莫比

每歸私第詔令巨樓上仍去其梯母恐張氏絕嗣乃密令女奴

其上樓遂有娠而生國忠 奏乞昭雪易之兄弟庚辰制引易之兄

弟迎中宗於房陵之功復其官爵仍賜一子官釗以圖識有金刀

請更名上賜名國忠 十二月乙亥上還宮 關西遊奕使王難

得擊吐蕃克五橋拔樹救城以難得為白水軍使樹救城以古大

隋在吐蕃界 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偽與石國約和引兵

襲之虜其王及部眾以歸悉殺其老弱仙芝性貪掠得瑟瑟十餘

斛瑟瑟碧珠也黃金五六囊馳其餘口馬雜貨稱量皆入其家百

國王子弱誘諸國以 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為劍南節度使仲

通性褊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雲南

太守張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不應虔陀遣人

習辱之仍密奏其罪閣羅鳳怒是歲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陀

取夷州三十二夷州謂西南夷附

天寶十載春正月壬辰上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甲午合

祭天地於南郊赦天下賜酺三日免天下今載地稅丁酉命李林

甫遙領朔方節度使以戶部侍郎李暉知兩後事 庚子楊氏五

宅夜遊楊氏及韓與廣寧公主從者爭西市門廣寧公主 楊氏

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駙馬程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

泣訴於上上為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上命

有司為安祿山治第於親仁坊赦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

帳帘器皿亦 充物其中有帖白檀牀二皆長丈闊六尺本草圖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十六 唐紀三十一 十

香木如檀生南海 銀平脫屏風帳方丈六尺於廚殿之物皆飾以

金銀金飯器二銀淘盆二淘盆所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篋各

一篋所以盛米篋所以盛物篋音瓜它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

上每令中使為祿山護役築第及造儲侍賜物常戒之曰胡眼大

勿令笑我祿山入新第置酒乞降黑敕請宰相至第是日上欲於

樓下擊毬遣為罷戲命宰相赴之日遣諸楊與之選勝遊宴侑以

黎園教坊樂上每食一物稍美或後苑校獵獲鮮禽輒遣中使走

馬賜之絡繹於路甲辰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

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襦祿山使宮人以

綵與昇之昇音上聞後宮歡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兒

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



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

於外上亦不疑也考異曰祿山事述正月二十日祿山生日元宗

祿山入內貴妃以錦綉縵帳山令內人以綉縵之宮中歡呼

動地元宗使人問之報云貴妃與祿山三日洗兒元宗就觀之

大校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物極歡而罷自是宮中皆呼祿山為

祿兒不禁其出入溫前天寶亂離西幸記祿山詣約楊妃誓為子

母自祿山以下次及諸王皆欲祿山與之保祿然宴上時開後宮

三千合處喧笑帝則祿山與之保祿然宴上時開後宮

叙養皆厚利或謂祿山與之保祿然宴上時開後宮

為祿山城侯之獲祿山與之保祿然宴上時開後宮

與妃子同食無所不至帝恐外人以酒毒之遂賜金幣子繫於臂

上每有王公召宴欲沃以巨觥即祿山以金牌示之云準赦戒酒

取之 庚戌大風陝郡運船失火燒米船二百餘艘死者五百人

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入朝獻所擒突騎施可汗吐蕃酋長石國

王竭師王加仙芝開府儀同三司尋以仙芝為河西節度使代安

思順思順諷羣胡割耳勢而請遣已制復雷思順於河西 安祿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一 十一 忠節補

山求兼河東節度二月丙辰以河東節度使韓休珉為左羽林將

軍以祿山代之戶部郎中吉溫見祿山有寵又附之約為兄弟說

祿山曰李右相雖以時事親三兄祿山必不可以兄為相溫雖蒙

驅使終不得超擢兄若薦溫於上溫即奏兄堪大任共排林甫出

之為相必矣祿山悅其言數稱溫才於上上亦忘舊日之言言見

四會祿山領河東因奏溫為節度副使知昭後以大理司直張通

儒為副後判官大理司直從六品上通儒帶司直而為河東副後

判官是後節鎮有帶六書尚書有帶三書長官有

帶三公三師共為亦率帶六品以下朝職謂之帶職實錄曰外官

帶職有檢校有檢校憲衛自監察御史至御史大夫檢校自國子

祭酒至三公唐 河東事悉以委之是時楊國忠為御史中丞方承

夫銜至趨拜甚謹祿山不覺自失容貌益蒸林甫與祿山語每揣

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祿山於公卿皆慢侮之獨憚林甫每見

雖盛冬常汗沾衣林甫乃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

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林甫既歸范陽劉路

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

好檢校輒反手據牀曰噫嘻我死矣祿山既兼領三鎮賞刑已出

日益驕恣自以羣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廢

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孔目官前吏職也唐世始有此

手也 掌書記高尙掌書記位判官下古記室參軍之任因為之解圖讖勸之作亂

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考異曰祿山事

按養子必無八 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及家僮百餘人皆驍勇善

千之數今不取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一 十一 忠節補

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萬匹多聚兵仗分遣商胡詣諸道販鬻

歲輸珍貨數百萬私作緋紫袍魚袋以百萬計以高尙嚴莊張通

儒及將軍孫孝哲為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珣

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元皓田承嗣田

乾真阿史那承慶為爪牙尙雍奴人雍奴天寶元年更名武清屬

范陽郡此因舊縣名書之 本名不危頗有辭學薄遊河朔方貧困不得志常歎曰高不危當

舉大事而死豈能草根求活耶祿山引置幕府出入臥內尙典牋

奏莊治簿書通儒萬歲之子張萬歲唐初章懷太子孫也通儒必非其子

或者其孫也否則別又有一張萬歲 孝哲契丹也承嗣世為盧龍小校祿山以為前鋒兵馬使治軍嚴

整嘗大雪祿山按行諸營至承嗣營寂若無人入閱士卒無一人

不在者祿山以是重之 夏四月壬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



南詔蠻大敗於瀘南瀘水之南也武后垂拱元年置長城縣屬越州天寶初更名瀘南縣考異曰揚州中傳南蠻與子開羅以亡歸不獲帝怒欲討之因忠薦開州人鮮于仲通為益州長史令帥精兵八萬討南蠻按南詔傳七年紫巖義死詔開羅厚葬雲南王不云符為贊子亡歸也九年姚州自以張虔陀侵之故反時鮮于仲通已為益州長史隨忠傳與南詔相連新舊書皆如時仲通將兵八萬分二道出戎瀘州至曲州靖州

此恐誤 一道出戎州一道出瀘州也自戎州開邊縣西行七十里至曲州自瀘州西南行八百里里瀘水曲州本隋之恭州古朱提之地武德八年更名曲州靖州南詔王閣羅鳳遣使謝罪請古夜郎地武德初分瀘州置靖州 南詔王閣羅鳳遣使謝罪請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去年前詔或附雲南城必有夷發處故請城之以謝罪 且曰今吐蕃

大兵壓境若不許我將歸命吐蕃雲南非唐有也仲通不許因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閣羅鳳戰軍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考異曰唐歷云仲通之按既掩敗敘功閣羅鳳斂戰尸築為京觀遂北臣於吐蕃 豈得復白衣領節度事舊傳無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 唐紀三十一 十一 謂弟為鍾吐蕃命閣羅鳳為贊普鍾號曰東帝給以金印閣羅鳳刻碑於國門言己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後

世容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我之叛非本心也其後德宗時卒復 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瘴癘未戰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

詔軍所舊制百姓有勳者免征役時調兵既多國忠奏先取高勳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 高仙芝之虜石

國王也石國王子逃詣諸胡具告仙芝欺幼貪暴之狀諸胡皆怒潛引大食欲共攻四鎮仙芝聞之將蕃漢三萬眾擊大食深入七

百餘里至恒邏斯城與大食遇相持五日葛邏祿部眾叛與大食夾攻唐軍仙芝大敗士卒死亡略盡所餘纔數千人右威衛將軍

李嗣業勸仙芝背通道路阻險拔汪那部眾在前人畜塞路從仙芝 大食嗣業前驅奮大槌擊之人馬俱斃仙芝乃得過將士相失別將濟陽段秀實州陽部木羅州隴東部元年更 聞嗣業之聲詭曰避敵先鋒無勇也全己棄眾不仁也幸而得獲獨無愧乎嗣業

執其手謝之爾拒追兵收散卒得俱免還至安西言於仙芝以秀實兼都知兵馬使為己判官秀實性至孝六歲母病水漿不入口者七日病閒乃何食時號孝童及長沈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

明經其友輕之秀實曰搜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從安西節度使夫蒙靈營討護密有功授安西府別將 八月乙卯廣陵大風覆船數千艘丙辰府庫火燒兵器四十七萬 安祿山將三道兵六萬幽州平道 以討契丹以奚騎二千為鄉導過平盧千餘里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 唐紀三十一 十四 至土護真水遇雨自雄武軍東北渡濠河有古盧龍鎮有斗屋嶺至奚王帳六百里又東北傍北嶺九嶺嶺受米城濠濠臨度石嶺

出檀州燕樂縣東北一百八十五里至長城口又北八百里有吐 王牙帳也 祿山引兵晝夜兼行三百餘里至契丹牙帳契丹大駭時久雨弓弩筋膠皆弛大將何思德言於祿山曰吾兵雖多遠來

疲弊實不可用不如按甲息兵以臨之不過三日虜必降祿山怒欲斬之思德請前驅效死思德貌類祿山虜爭擊殺之以為已得祿山勇氣增倍奚復叛與契丹合夾擊唐兵殺傷殆盡射祿山中

鞍折冠絛失履獨與麾下二十騎走會夜追騎解得入師州貞觀 以室韋部落置師州歸罪於左賢王哥解哥解蓋自交 河東兵馬

使魚承仙而斬之平盧兵馬使史思明懼逃入山谷近二旬收散卒得七百人平虜守將史定方將精兵二千救祿山契丹引去祿



山乃得免至平盧麾下皆亡不知所出史思明出見祿山祿山喜起執其手曰晉以汝死矣今得汝復何憂思明退謂人曰彘使早出已與哥解並斬矣契丹圍師州祿山使思明擊卻之 冬十月壬子上幸華清宮 楊國忠使鮮于仲通表請己遙領劍南十一月丙午以國忠領劍南節度使

壬辰天巡十一載春正月丁亥上還宮 二月庚午命有司出粟帛及庫錢數十萬緡於兩市易惡錢先是江淮多惡錢貴戚大商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市并不勝其弊故李林甫奏請禁之官為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於是商賈驚然不以為便眾共遮楊國忠馬自言國忠為之言於上乃更命非鉛錫所鑄及穿穴者皆聽用之如故 三月安祿山發蕃漢步騎二十萬擊契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六 唐紀三十一 十五 思補撰 元宗天寶十一年

丹欲以雪去秋之恥初突厥阿布思來降 事見上 厚禮之賜姓名李獻忠累遷朔方節度副使賜爵奉信王獻忠有才略不為安祿山下祿山恨之至是奏請獻忠帥同羅數萬騎與俱擊契丹獻忠恐為祿山所害白留後張暉請奏留不行暉不許獻忠乃帥所部大掠倉庫叛歸漠北祿山遂頓兵不進 乙巳改吏部為文部兵部為武部刑部為憲部 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京兆尹王鉷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傍為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中使賜賚不絕於門雖李林甫亦畏避之林甫子岫為將作監鉷子準為衛尉少卿俱供奉禁中準陵侮岫岫常下之然鉷事林甫謹林甫雖忌其寵不忍害也準嘗帥其徒過駙馬都尉王繇之子也 繇望塵拜伏進挾彈命中於繇冠折其玉簪以為戲

笑既而繇延準置酒繇所尚永穆公主上之愛女也為準親執刀 刀七幸夫之儀記杜黃曰準去或謂繇曰鼠雖挾其父勢君乃 貴也幸夫也惟刀七是其 使公主為之具食有如上聞無乃非宜繇曰上雖怒無害至於七 耶死生所繫不敢不爾 弟戶部郎中鐸凶險不法召術士任海 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 餓恐事泄捕得託以它事杖 殺之王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之子王繇之同產也 定安公主中 同於生繇又話之私庭為侍兒竊聽說于傭保或有憾于會者告 繇韋韋生會 與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 忠前期二日有告之者夏四月乙酉上臨朝以告狀而授鉷使捕 之鉷意鐸在絳所先使人召之日晏乃命買季鄰等捕絳絳居金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六 唐紀三十一 十六 思補撰 元宗天寶十一年

城坊 金城坊朱雀街西第四街之北來第 季鄰等至門絳帥其黨 數十人持弓刀格闕突出鉷與楊國忠引兵繼至絳黨曰勿傷大 夫下人 言勿傷鉷所部人 國忠之僚密謂國忠曰賊有號不可戰 也今人謂私記與號言賊 絳闕且走至皇城西南隅 京城之內 有私會高力士引飛龍軍四百至 飛龍軍乘飛龍馬者也 內有飛龍使擊斬捕其黨皆擒之國忠以狀白上曰鉷必預謀上 以鉷任過深不應與同逆李林甫亦為之辭解上乃特命原鐸不 問然意欲鉷表請罪之使國忠諷之鉷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 鉷大逆當誅戊子赦希烈與國忠鞫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於是 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獄具鉷賜自盡鐸杖死於朝堂 鉷子準俯 流嶺南尋殺之有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備至以寶劍為并幹引



果激奮號自兩亭其侈奢類如此其後誅其佐莫敢窺其門獨采訪判官裴冕收其尸葬之初盧鉉以御史事鞏為判官堅被劾鉉發其私以結林甫素善張瑄及按楊慎矜獄則誣瑄至死既又諂事王鉞得為開度判官及鉞得罪鉉又妄謂人曰大夫以樵索馬五百匹我不與眾惡其反覆貶盧江長史無幾白豈見瑄如平生乃曰吾負公須與立死 初李林甫以陳希烈易制引為相政事常隨林甫左右 羅註謂林甫欲左則左欲右則右也 晚節遂與林甫為敵林甫懼合李獻忠叛林甫乃請解朔方節制且薦河西節度使安思順自代庚子以思順為朔方節度使 五月戊申慶王琮薨贈諡靖德太子 丙辰京兆尹楊國忠加御史大夫京畿關內采訪等使凡王鉞所縮使務悉歸國忠初李林甫以國忠微才且貴妃之族故

**黃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六 唐紀三十一 十七 思補

善遇之國忠與王鉞俱為中丞鉞用林甫薦為大夫故國忠不悅遂深探邪穢獄令引林甫交私鉞兄弟及阿布思事狀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上由是疏林甫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為仇敵矣 六月甲子楊國忠奏吐蕃兵六十萬救南詔劔南兵驍破之於雲南克故陞州等三城 考與曰實錄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劔陞州等三城獻俘於朝唐憲宗忠上言破吐蕃于雲南故陞州等三城按國忠時在長安蓋劔南破吐蕃以國忠領節制故使之上表獻俘耳時國忠已為大捕虜六千三百以道遠簡壯者千餘夫云中丞也陞州從實錄 人及酋長降者獻之 秋八月己丑上復幸左藏賜羣臣帛癸巳楊國忠奏有鳳皇見左藏庫屋出納判官魏仲犀言鳳集庫西通訓門 九月阿布思入寇圍永清柵 永清柵亦曰永濟柵在中受降城之西二百里大同川 柵使張元軌拒卻之 冬十月戊寅上幸華清宮 己亥改通訓

門曰鳳集門魏仲犀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屬吏率以鳳皇優得調 南詔數寇邊蜀人請楊國忠赴鎮左僕射兼右相李林甫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辭上言必為林甫所害貴妃亦為之請上謂國忠曰卿暫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憂懣不知所為巫言一見上可小愈上欲就視之左右固諫上乃令林甫出庭中 林甫時蓋對上登降聖閣遙望以紅巾招慰之林甫不能使人代拜國忠比至蜀上遣中使召還至昭應謁林甫拜於林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為相以後事與公國忠謝不敢當汗出覆面十一月丁卯林甫薨林甫無學術發言鄙陋聞者無不竊笑未過時源乾曜子黎嘗為林甫求司門郎中乾曜曰郎官應得才望哥奴豈耶官材邪哥奴林甫小字也及際過後

**黃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六 唐紀三十一 十八 思補

上遣林甫與選選人殿迴判語用林杜二字林甫不識林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俯首不敢言太常少卿姜度誕子林甫手慶之曰聞有弄塵之喜見者為之掩口與同僚聚議或言及公直之事則如癡醉之人未嘗問答或語及阿徇之事則響應如述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如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庚申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其判使並如故 判如判度支之類使謂諸使 國忠為人驕辯而慳躁無威儀既為相以天下為己任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居朝廷攝



袂扼腕公卿以下順指氣使莫不震懼自侍御史至為相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為己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岐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國忠以司勳員外郎崔圓為劍南西後徵魏郡太守吉溫為御史中丞充京畿關內採訪等使魏郡魏州京畿關內先置溫詣范陽辭安祿山魏郡魏州京畿關內先置祿山兼採訪使故溫往辭祿山令其子慶緒送至境為溫控馬出驛十數步溫至長安凡朝廷動靜輒報祿山信宿而達 十一月楊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考異曰唐歷此數在十月二十七日統紀在七月依資據闕注官舊紀十二月甲戌國忠奏請兩京選人銓日便定置放無長名按國忠作相始兼滯淹者翕然稱之國忠凡所施置文部尚書七月未也今從舊紀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六 唐紀三十一 十九 思補樓

皆曲徇時人所欲故頗得眾譽 甲申以平盧兵馬使史思明兼北平太守充盧龍軍使 丁亥上還宮 丁酉以安西行軍司馬封常清為安西四鎮節度使 哥舒翰素與安祿山安思順不協上常和解之使為兄弟是冬三人俱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於城東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為其忘本故也兄苟見親翰敢不盡心祿山以為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曰翰翰乃止陽醉而散自是為怨愈深 棣王琰有二孺人爭寵曲禮大夫之妻曰孺人注云孺之言屬正義曰孺其一使巫書符置琰履中以求媚琰與監院官者有隙時諸皇子列宅禁宦者知之密奏琰祝詛上上使人掩其履而獲之大怒琰頓首謝臣實

不知有符上使鞠之果孺人所為上猶疑琰知之囚於鷹狗坊絕朝請憂憤而薨 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事者宰相之職 邊事悉委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自春及夏其事乃畢唐制以下批選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餘察其身言已錄而注詢其便利而後已注而唱不願者得反通其辭三唱而不願者聽冬集厥者為甲于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及楊國忠以宰相領文部尚書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於私第密定名闕

長官皆集尚書都堂尚書都堂尚書唱注選人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其開資格差謬甚眾無敢言者於是門下不復過官侍郎但掌試判而已侍郎韋見素張倚趨走門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六 唐紀三十一 二十 思補樓

庭與主事無異吏部主事四見素湊之子也韋湊見二百十卷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請為國忠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辭上為改定數字仲通以金填之 楊國忠使人說安祿山誣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林甫與阿布思約為父子上信之下吏按問林甫增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為所累附國忠意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二月癸未制削林甫官爵子孫有官者除名流嶺南及黔中給隨身衣及糧食自餘貨產並沒官近親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削林甫棺抉取含珠襪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己亥賜陳希烈爵許國公楊國忠爵魏國公賞其成林甫之獄也 夏五月己酉復以魏州隋後為三恪楊國忠欲攻李林甫之短也衛包以助耶貶夜郎尉夜郎縣屬秦州貞觀十六



年開山 崔昌貶烏雷尉烏雷縣屬遼州 阿布思為回紇所破安祿山誘

其部落而降之由是祿山精兵天下莫及 壬辰以左武衛大將

軍何復光將嶺南五府兵五府廣桂邕容交 擊南詔 安祿山以李林甫

狡猾踰己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祿山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

國忠屢言祿山反狀上不聽龍右節度使哥舒翰擊吐蕃拔洪濟

大漠門等城悉收九曲部落吐蕃得九曲地見二百十卷睿宗景

楊國忠欲厚結翰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使秋八月

戊戌賜翰爵西平郡王翰表侍御史裴冕為河西行軍司馬是時

中國盛疆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長安城西而北水第一

如隴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 京師霖雨命

中書門下盧囚 九月甲辰以突騎施黑姓可汗登里伊羅密施

為突騎施可汗 北庭都護程千里追阿布思至積石以書諭葛

邏祿使相應阿布思窮迫歸葛邏祿葛邏祿葉護執之并其妻子

麾下數千人送之甲寅加葛邏祿葉護頓毗伽開府儀同三司賜

爵金山王 冬十月戊寅上幸華清宮考異曰舊紀唐歷皆作戊

從實錄然實錄 楊國忠與虢國夫人居第相鄰晝夜往來無復期

度尋入朝並聯鑣不施障幕或揮鞭走馬以相調笑道路為之

掩目三夫人將從車駕幸華清宮會於國忠第車駕僕從充溢數

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

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家

各為一隊隊各為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燦若雲錦國忠仍以

劍南旌節引於其前而遺知壁馬瑟瑟環珠狼籍於道香聞數十

用國忠子暄舉明經舉業荒蕪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長國忠

權勢遺其子昭應尉撫先白之撫伺國忠入朝上馬趨至馬下國

忠意其子必中選有喜色撫曰大人白相公郎君所試不中程式

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策馬

不顧而去撫惶遽書白其父曰彼恃挾貴勢令人慘嗟安可復與

論曲直遂置暄上第及暄為戶部侍郎始自禮部遷吏部暄與

所親言猶歎己之淹回珣之迅疾國忠既居要地中外餽遺輻湊

積羨至三千萬匹 上在華清宮欲夜出遊龍武大將軍陳元禮

諫曰宮外即曠野安可不備不虞陛下必欲夜遊請歸城闕上為

之引還 是歲安西節度使封常清擊大勃律至賀營勞城前鋒

屢捷常清乘勝逐之斥候府果殺段秀實諫曰虜兵羸而屢北誘

我也請搜左右山林常清從之果獲伏兵遂大破之受降而還

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前進士廣平劉迺以選法未善廣平郡本

那天實元 上書於昱以為出稷車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

考績以九職曹卓由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

而教者而溫而廉而剛而恭而讓而義彰而有清吉說 近代主司察

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

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若喬

夫喬夫事見十四 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初姚州都督李蒙之

討南蠻也事見二百十 郭元振之從姪仲翔在蒙幕府行至蜀遂

州方義尉河北吳保安以書干仲翔求為蒙記室仲翔乃薦之於



蒙蒙即召而用之而仲翔實未識保安也保安未至姚襄寇轉逼  
蒙戰死仲翔被虜鬻夷利漢財物其陷沒人口皆通晉耗令其家  
贖之人三十匹以仲翔為宰相子責絹千端保安至姚知仲翔已  
沒于蠻乃遣人訪仲翔消息仲翔乃於蠻中致書保安求通信于  
元振來贖會元振已貶死保安莫能為計乃傾其家貲得絹二百  
匹因往往涪州十年不歸經營財物前後得絹七百匹數猶未足  
保安素貧妻子猶在遂州飢寒不立其妻乃率弱子駕一驢自往  
瀘南求保安中途糧盡不能自進因哭於路左哀感行人時姚州  
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而問之其妻曰妾夫遂州方義尉吳保  
安以友人沒蕃丐而往贖因往姚州棄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妾  
今貧苦往尋吾夫糧乏路長是以悲泣安居大奇之乃贈錢數千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十六 唐紀三十一 元宗天寶七載

能拜職養親今親沒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  
方義尉選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夫婦皆已卒惟  
有一子貧不能歸仲翔乃制服執杖慟哭祭焚燹殯出骨每節皆  
墨記之盛於練囊又出其妻之骨貯于竹籠徒跣負之行數千里  
至魏郡以家財二十萬葬之刻石頌德廬於墓側行服三年既而  
為嵐州長史攜保安之子之官娶妻恩養視如親弟至是詣闕上  
表以官讓之時人莫不感歎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十六 唐紀三十一 元宗天寶七載

給藥令進安居遂馳至郡求保安相見執手升堂而拜曰吾每讀  
古人書見古人事不謂今日親見古人何朋友情深妻子意淺也  
吾今初到無以助公且于庫中假官絹四百匹濟公行義保安喜  
乃取其絹并己所積百令蠻信持往贖仲翔向二百日仲翔乃得  
歸初仲翔之沒也賜蠻酋為奴其主愛之飲食與等經歲仲翔逃  
而北走追得之轉賣於南洞洞主嚴惡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毒  
仲翔又逃去又追得之更賣于他洞洞又更南號曰菩薩蠻惡其  
善逃乃取兩板各長數尺釘于仲翔足底每有役使常帶板而行  
夜則納地盤中如是七年乃得歸無復人形矣與保安相見相抱  
而哭蓋始相識而也仲翔由是歸家辭親已十五年矣入朝累官  
代州戶曹參軍母亡行服既畢乃仰天而哭曰吾賴吳公見贖故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十七

宋涼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注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嚴允厚參

唐紀三十三 起十三載盡十五載 四月凡二年有奇

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下之臣

甲午天寶十三載春正月己亥安祿山入朝 考異曰肅宗實錄十二載國忠又言祿山自此不復見矣元宗手詔追祿山祿山來朝舊傳亦同按元宗實錄并祿山事迹遺謬殊送甘子于范陽祿山反狀在十四載五月而肅宗實錄及舊傳云十二載誤也今從唐歷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庚子見上於華清宮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益親信祿山

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於上上不聽 附錄上意山祿山醉臥化為龍而猶首太子以為言上曰猶龍無能為也姑置之太子既寤諫不聽乃召祿山欲將斬之已酌適至口道有燕銜泥墜杯中祿山疑遂不飲太子悵然 甲辰太清宮奏學士李琪見元皇帝乘紫雲告以國祚延昌 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冰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中宗之世止官昭容專其事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太常卿均皆翰林院供奉 唐天

大明宮翰林院在右銀臺門內在興慶宮院在金明門內若在西內院在顯福門內若在東都及華清宮皆有侍詔之所其待詔者有詞學雜術合練僧道卜祝術藝書弈各別院以康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詞學帝即位以來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張均等召

入禁中謂之翰林侍詔王者身極一日萬幾四方進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詔從中出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故嘗簡當直四人以資顧問全德以後天下用兵多務深謀密計皆從中出名曰翰林學士得充選者文士為榮亦如中書舍人例置學士六人內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所以備當密命故也德宗上欲加安宗好文尤難其選貞元以後為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 祿山同平章事已命張垪草制楊國忠諫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止乙巳加祿山左僕射賜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 丙午上還宮 安祿山求兼領

開府監收庚申以祿山為閑廐龍右羣牧等使祿山又求兼總監此羣牧總監也唐有四十八監 壬戌兼知總監事祿山奏以御史中丞吉溫為武部侍郎充閑廐副使楊國忠山是惡溫祿山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別飼之 二月壬申上朝獻太清宮上聖祖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元元天皇大帝癸酉朝享太廟上高祖諡曰神堯大聖光孝皇帝太宗諡曰文武大聖大廣

孝皇帝高宗諡曰天皇大聖大宏孝皇帝中宗諡曰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睿宗諡曰元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以漢家諸帝皆諡孝故也甲戌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赦天下賜酺三日 丁丑楊國忠進位司空甲申臨軒冊命是日天雨黃土霑于朝服 而魯山令元德秀奉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少孤事母以孝聞及母亡廬於墓側食不鹽酪藉無茵席德秀以不及親在而娶遂終身不婚人以絕嗣為言答曰兄既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為初兄子祿祿喪母無資得乳媪德秀乃自乳之數日而湏流能食乃止既長將為之娶貧無資乃求為魯山令所得祿祿悉與孤貧者歲滿筒餘緡一匹駕柴車而去南遊陞道愛







金吾大將軍以封常清權北庭都護伊西節度使 夏四月癸巳  
 安祿山擊奚成之虜其王李日越 六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不  
 盡如鉤 侍御史劍南西後李宓將兵七萬南詔閣羅鳳誘之  
 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瘡痍疫及飢死什七八乃  
 引還發遺孽之寇被擒全軍皆沒楊國忠隨其敗更以捷聞益發  
 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  
 朕今老矣胡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  
 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  
 發不可復救何得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秋七月癸  
 丑哥舒翰奏於所開九曲之地置洮陽澆河二郡及神策軍以臨  
 洮太守成如璆兼洮陽太守充神策軍使 洮陽澆河二郡皆置於  
 洮州 洮州 西 南 州 州 本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七 唐紀三十三 五

楊國忠忌陳希烈希烈累表辭位上欲以武部侍郎吉溫代之國忠以溫附安祿  
 山奏言不可以文部侍郎韋見素和雅易制薦之八月丙戌以希  
 烈為太子太師惟政事以見素為武部尚書同平章事 見素傳曰  
 時楊國忠用事吉溫陳希烈畏其權寵凡事惟諾無敢發明元宗  
 知之不悅天寶十三年秋霖雨六十餘日天子以幸相國未稱職  
 以此咎徵命楊國忠精求端士附兵部侍郎吉溫方承寵遇上意  
 欲用之陳忠以溫驕山資佐權其威權奏覆其事國忠訪於中書  
 舍人費華宋昱等華昱言見素方雅柔而易制上亦以經事相王  
 府有舊恩可之希烈傳曰國忠用事素忌疾之乃引韋見素同列  
 策希烈知政事按明皇若惡希烈何物國忠當更 自去歲水旱  
 自擇剛直之士豈得尙卜相於國忠今從希烈傳 自去歲水旱  
 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恐京兆尹李峴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峴  
 九月貶長沙太守 長沙郡潭州舊志長沙郡京 師京師米翔貴百  
 姓歌之曰欲求賤追李峴峴有更幹且樂好善士故民思之如此

峴璋之子也 是秋霖雨積六十餘日京城坑屋頽壞殆盡上憂  
 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為然扶  
 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 扶風郡 國忠使御史推之 宋白曰唐  
 二人知東西推又各分京師諸司及諸道州府為東西之限後日  
 則臺院受事雙日則殿院受事又有監察御史出使推按謂之推  
 事 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  
 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  
 然 灑洛暴漲漂沒一十九坊 王御勤政樓試四科制舉人  
 外加詩賦各一首制舉加詩賦自此始 四科謂博通文典詞賦元  
 冬十月乙酉上幸華清宮 十一月己未值內侍監二員正三  
 品唐制宦官不得過三品置內侍四人從四品上中官之貴極於  
 此矣至帝始置其制楊思勳以軍功高力士以恩寵皆拜大將  
 軍階之從一品皆曰勳官也今 河東太守兼本道采訪使韋陟  
 置內侍監正三品則職事官矣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七 唐紀三十三 六

熾之兄也文雅有盛名楊國忠恐其入相使人告陟賊汙事下御  
 史按問陟賂中丞吉溫使求救於安祿山復為國忠所發閏月壬  
 寅陟陟桂嶺尉溫澧陽長史 桂嶺嶺實縣地屬桂嶺縣唐屬  
 東南一千八百九十三里 安祿山為溫訟冤且言國忠譴疾上兩無所問 戊  
 午上選官 清河令河東張巡治績為當時第一秩滿還都或勸  
 一見楊國忠可得顯用巡曰是人為國妖祥豈可與同朝遂求外  
 任乃調為真源令土人聚僧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  
 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救其餘黨莫不改行遷善為政簡  
 約民甚安之巡博通羣書曉陣法志氣高邁略細節所交必大人  
 長者不與俗人合平生以志節自負人或以困阨歸者傾貲振護  
 略無吝色 是歲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

第一卷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8 版反內



鄉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九百六十二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  
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 葉縣有鶴巢于車轍中

天寶十四載春正月蘇毗王子悉諾邏去吐蕃來降吐蕃

二月辛亥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二十二入

代漢將上命立進書進書者命書為日誌進書而行之

被正謂御書發日數也增減官員廢滿給告身章見素在省見之

慘然楊國忠問曰堂老何色之戚也見素曰祿山逆狀行路共知

今以蕃酋代漢將是亂將作矣與公位當此地能無戚乎國忠於

是亦惘然久之乃曰與奪之間在於宸斷豈我輩所能是非邪見

素曰知禍之萌而不能防亦將焉用彼相矣明日對見僕必悉論

莫其為一若不允公必繼之國忠曰事則不諧恐虛犯龍顏自貽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十七 唐紀三十三 元宗天寶十三載十四載

伊戚見素曰如其言而獲死所於阿從而偷生國忠許諾于

于二相入見上知其來意迎謂曰卿等有疑祿山意邪見素言祿

山潛貯異圖迹已昭彰所請不可許因叩頭流涕久之上不悅國

忠見之但俯僂逡巡不敢復言上於是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

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今若除祿山平章事召

詣闕以賈循為范陽節度使臣知誨為平盧節度使楊光翽為河

東節度使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上雷不發更遣中使輔璆

琳以胥子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竭忠

奉國無有二心上謂國忠等曰祿山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東北

二虜其鎮邊朕自係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循璆原人也時為

節度副使 隴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入朝道得風疾遂留京師

家居不出 三月辛巳命給事中裴士淹宣慰河北 夏四月安

祿山奏破奚契丹 癸巳以蘇毗王子悉諾邏為懷義王賜姓名

李忠信 安祿山歸至范陽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稱疾不出迎盛

陳武備然後見之裴士淹至范陽二十餘日乃得見無復人臣禮

楊國忠日夜求祿山反狀使京兆尹圍其第捕祿山客李超等送

御史臺獄潛殺之祿山子慶宗尙宗女榮義郡主供奉在京師

師為太僕卿得密報祿山祿山愈懼六月上以其子成昏手詔祿

山觀禮祿山辭疾不至秋七月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控夫

二人遣蕃將二十二入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

以進車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上稍寤始有疑祿

山之意會輔璆琳受賂事亦世上託以他事撲殺之上遣中使馮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十七 唐紀三十三 元宗天寶十四載

神威齋手詔諭祿山如珣策且曰朕新為卿作一湯自天寶六載

中益治湯井及蓋觀環列山谷御湯日九龍殿亦日蓮花湯賜

雜舞日明皇幸華清宮新廣湯制作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

石為魚龍龜雁仍以石梁及蓮花同獻雕鏤巧妙非人功上大

悅命陳於湯中仍以石梁橫互湯上而蓮花縱出於水際上至其

所解衣欲入而魚龍龜雁皆奮翼狀欲飛動上恐連命微去

而蓮花至今猶存又嘗于宮中置長湯數十間屋皆用回費以文

石為蓋鑿漆船及白木香船其於其中至於掛棹皆飾以珠玉又

於湯中累懸彩及洗香盆山以狀瀛洲方丈津陽門詩注曰宮內

除供奉兩湯外內更有湯十六所長湯每湯諸寶飾其修廣與諸

湯不侔以支瑤密石中央有玉蓮花捧湯噴以咸池又鑿銀鑄

鑄為鳥龍于水中上時於其間泛銀鑄小舟以嬉遊馬大西日

太子湯又次西宜春湯又次西長湯十六所今惟太子少湯二湯

存焉又有玉女湯今石星痕湯十月於華清宮待卿神威至范

陽宣旨祿山踞牀微起亦不拜曰聖人安隱聖人謂上也又曰馬

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令左右引神威置館舍不復見數日遣



載百姓租庸 冬十月庚寅上幸華清宮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違反獨與孔目官太僕丞嚴莊掌書記屯田員外郎高尙將軍阿史那承慶密謀自餘將佐皆莫之知但怪其自八月以來屢饗士卒秣馬厲兵而已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為敕書悉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諸君宜即從軍眾愕然相顧莫敢異言十一月甲子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眾號二十萬反於范陽考其日平致美勳門亂日自其年八月後思諱兵士磨厲戈矛領其於常歲者竊怪矣至是祿山勒兵夜發將出命屬官等謂曰奉事官胡遂自京回奉密旨遣祿山將兵身兵馬命范入朝來英令罪人知罪公勿使請歸軍那人意楊國忠也

養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七 唐紀三十三 九

陽節度副使賈循守范陽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守平盧別將高秀巖守大同 中受降城西二百里有大同川又代州北有大同軍白龍通典中受降城西之大同川乃隋大同城之舊墟隋元五年分晉陽縣東三十里置大同軍以成後復於前內置馬邑縣直代州諸將皆引兵夜發詰朝祿山出薊城南大閱警眾以討楊國忠為名勝軍中曰有異議扇動軍人者斬及三族於是引兵而南祿山乘鐵舉步騎精銳煙塵千里鼓譟震地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 祿山兼采訪 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者祿山先遣將軍何千年高遵將家騎二十營詣獻射生手乘驛詣太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楊光翽出迎因劫之以去考異曰肅宗實錄云先令千年領壯士數千人詐稱獻射生手千乘包旌旗戈甲器械先使於河陽橋不見發來所川又千年

時方審太原執楊光翽未敢向河陽也今不取前門記亂太原具云是月甲午楊光翽按是月有甲子安得甲午亦不取 太原具言其狀東受降城亦奏祿山反上猶以為惡祿山者詐為之未之信也庚午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意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為然大臣相顧失色上遣特進畢思琛詣東京金吾將軍程千里詣河東各簡募數萬人隨便團結以拒之辛未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懼賊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健勇挑馬箠度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壬申以常清為范陽平盧節度使常清即日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甲戌祿山至博陵南 博陵郡本定州高陽郡天寶元年更郡名舊志曰博陵京師東

養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七 唐紀三十三 十

北二千九 何千年等執楊光翽見祿山黃光翽以附楊國忠斬之 以徇 考異曰幸蜀記云十九日甲戌至真定南逢楊光翽黃唐恩百 誤以定州為真定日祿山事述曰其年九月傳太原州光 賊首至被祿山十一月始反而事述云九月取光翽誤也 祿山 使其將安忠志將精兵軍士門忠志矣人姓張祿山養為假子又 以張獻誠攝博陵太守獻誠守珪之子也祿山至冀城常山太守 顏泉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泉卿金紫賞 其子弟使仍守常山 常山郡本恆州恆州郡天寶元年更名郡名對 聖安樂學美之 移郡治於安樂城今 州城是也 又使其將李欽湊將兵數 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來諸軍 西來諸軍謂河東路 泉卿歸途中 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泉卿謀起兵討 祿山泉卿思魯之元孫也 履謙魯之推之 丙子上遣宮斯太僕卿



安慶宗賜榮義郡主自盡以朔方節度使安恩順為戶部尚書思

順弟元貞為太僕卿以朔方右廂兵馬使九原太守郭子儀為朔

方節度使九原郡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為太原尹置河南節度

使領陳留等十二郡以衛尉卿張介然為之陳留郡汴州考

然為汴州刺史舊紀以介然為陳留太守按是異日曹舞以介

時無刺史郭勣見為太守介然直為節度使耳以程千里為潞州

長史諸郡當賊衝者始置防禦使丁丑以榮王純為元帥右金吾

大將軍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

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初上於宮中每酒酣使

妃子統宮妓百餘人自統小中費百餘人排陳於庭中以錦繡為

旗幟攻擊相聞敗者罰之巨觥號曰風流陳識者以為兵兆至是

果驗 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將飛騎驍騎及新募兵邊兵在京師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七 唐紀三十三 十一 思德

者合五萬人發長安上道宦者監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

舊志陝郡在京師東四百九 丁亥安祿山自靈昌度河靈昌郡

東郡天寶元以緬約敗船及草木橫絕河流一夕冰合如浮梁遂

陷靈昌郡舊志靈昌郡去京師一千四百 祿山步騎散漫人莫知

其數所過殘滅張介然至陳留纒數日祿山至授兵登城眾懼

不能守庚寅太守郭納以城降祿山入北郭聞安慶宗死慟哭曰

我何罪而殺我子時陳留將士降者夾道近萬人祿山皆殺之以

快其忿流血如川斬張介然於軍門考異曰舊紀辛卯陷陳留郡

張介然非元瑜以其將李庭望為節度使守陳留舊志陳留郡

三百五十里東 壬辰上下制欲親征其朔方河西隴右兵留守城

堡之外皆赴行營令節度使自將之期二十日畢集 初平原太

守鎮真卿漢置平原地唐為德州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

料丁壯實倉廩恐為祿山所疑乃日與賓客汎舟外池飲酒賦詩

祿山密偵知之是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

兵七千人防河津博平郡 時河朔地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真卿

遣平原司兵李平開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

曰二十四郡會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舊志平原郡至京師大喜

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遣親客密懷購賊牒詣

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真卿果卿之從弟也孤母殷躬加訓導

既長博學工辭章善正草書筆力道婉事親以孝聞開元中為監

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郡

人呼為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三十年不葬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七 唐紀三十三 十一 思德

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聳然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惡之故出為平

原太守 安祿山引兵向滎陽太守崔無敵拒之士卒乘城者聞

鼓角聲自墜如雨癸巳祿山陷滎陽滎陽郡鄭州西至洛陽二百

一千一百五里東 殺無敵以其將武令珣守之祿山聲勢益張以

其將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為前鋒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

訓練屯武牢以拒賊常清使驍騎逆戰殺賊數十百人賊天軍繼

至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常清收餘眾戰於葵園又敗賊上東門

內又敗葵園在魏子谷南上東門即洛陽上春 下西祿山陷東京

賊鼓譟自四門入縱兵殺掠常清戰於都亭驛又敗退守宣仁門

又敗乃自苑西城牆西走考異曰常清表云自今月七日交兵至

盜與賊前 河南尹達奚而降於祿山唱守李愷謂御史中丞盧奕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七 唐紀三十三 十一 思德



曰吾昔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奔許諾橙收殘兵數百欲  
 戰皆棄橙潰去橙獨坐府中奔先遣妻子懷印問道走長安朝服  
 坐臺中左右皆散祿山屯於閑廐使人執橙奔及采訪判官蔣清  
 皆殺之奔馬祿山數其罪願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  
 節夫復何恨橙文水人文水縣屬并州本漢大陵縣奔懷慎之子  
 清欽緒之子也將欽緒見一百九祿山以其黨張萬頃為河南尹  
 封常清帥餘眾至陝陝郡太守賈廷芝已奔河東吏民皆散常清  
 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  
 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  
 帥見兵西趣潼關考與曰肅宗實錄云仙芝領大軍初至陝方欲  
 仙芝班師仙芝素信常清言即日進師會常清中賊至欲廢其賊勢以雪己罪初  
 夜走保潼關朝野大駭今從本傳賊尋至官軍狼狽走無復部伍

賈治通鑑補元卷二百七十四 唐紀三十三 十四

士馬相騰踐死者甚眾仙芝至潼關修完守備賊至不得入而去  
 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宏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  
 山宏農本魏州魏郡天寶元年更先是河南府參軍事蕭穎士  
 見祿山寵恣謂其門人柳井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京其  
 先陷乎即託疾遊太室山已而祿山反穎士往見陳留太守郭納  
 言禦守計納不用出而歎曰肉食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聞封  
 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去因藏其家書于箕穎間而身走  
 山南至是東京果陷 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中懼會  
 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為之備兵亦稍集祿山以  
 張通儒之弟通晤為睢陽太守與陳留長史楊朝宗將胡騎千餘  
 東略地郡縣官多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祇濟南太守李

隨起兵拒之東平郡鄆州濟南郡本齊州齊郡天祇祿之弟也郡  
 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為名單父尉賈資帥吏民南擊睢陽斬  
 張通晤帶父古縣時李庭望引兵欲東徇地聞之不敢進而還  
 庚子以永王璘為山南節度使江陵長史源洸為之副江陵郡本  
 天寶元年穎王璘為劍南節度使蜀郡長史崔圓為之副蜀郡益  
 更郡名 穎王璘為劍南節度使蜀郡長史崔圓為之副蜀郡益  
 辛丑制太子監國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倦於憂勤去秋已  
 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淹留俟稍豐不意  
 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為矣楊  
 國忠大懼退謂韓號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專橫久矣若一  
 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且暮矣相與聚哭使三夫人說貴妃

賈治通鑑補元卷二百七十四 唐紀三十三 十四

街土請命於上事遂寢 顏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乃大  
 饗將士諭以舉兵討安祿山慷慨流涕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  
 子光齋李愷盧奕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壬寅真卿執子光  
 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絃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祿山以海運  
 使劉道元攝景城太守清河尉賈載監山嶺河內穆甯其斬道元  
 自帝事邊功運青萊之粟浮海給幽平之兵故置海運使景州本  
 滄州渤海郡天寶更郡名清河漢浮梁縣地臨皇十八年更名臨  
 山漢高城縣地臨皇十八年以縣得其甲仗五十餘船擣道元  
 有賊山更名清河帶縣臨山屬邑也 首謁長史李暉收賊莊宗族悉誅之是日送道元首至平原真  
 卿召賊甯及清河尉張滄詣平原計事考與曰首謁甯甯山為  
 義起兵斬道元首傳檄郡邑多有應者賊將史思明來寇郡甯以  
 臨皇光令將兵禦之思明遣使說甯立斬之郡懼賊恐深後大  
 兵至奪甯兵及縣縣初甯在采訪使巡按嘗過平原與太守顏真  
 卿密謀祿山必叛至是與真卿亦相義舉而兵以拒祿山會問使持



書遺真卿曰夫子為衛君乎更無他詞真卿得書大喜因奏署大理評事河北採訪使使節前以道元首請李暉即族嚴莊字立有德賊怨深而奪衛兵于真卿既殺段干光歸州郡以討齊山前書中女得向為隱語道元首至平原真卿已召衛計事豈待得此書然後用之况真卿領采訪使當以長子履母弟曰惟爾所適苟乃在明年常山陷後今皆不取爾以長子履母弟曰惟爾所適苟不之嗣足矣即馳謁真卿曰先人有嗣矣吾可從公死饒陽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考異曰包謂河洛春秋作盧河開司法李奐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李隨遊奔將皆嗣賢濟河晉姓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各有眾數千或萬人共推真卿為盟主軍事皆稟焉祿山使張獻誠將上谷博陵常山趙郡文安五郡團結兵萬人圍饒陽饒陽郡深州河間郡瀛州上谷郡易州趙郡文安郡莫州高仙芝之東征也監軍邊令誠數以事干之仙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燒敗之狀且云常清以賊搖眾而仙之棄陝地數百里又盜資治通鑑補元宗天寶十四載唐紀三十三 常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還仙芝軍白衣自效常清遺表曰臣自城陷以來前後三度遣使奉表具述赤心竟不蒙引對臣之此來非求苟活實欲陳社稷之計論逆胡之勢陳討捍之謀豈料長安日遠謁見無由函谷關遙陳情不暇臣讀春秋見狼曠稱未獲死斯臣今獲之矣昨者與羯胡接戰自今月七日交兵至於十三日不已臣所將之兵皆烏合之徒素未訓習率周南市人之眾當漁陽突騎之師尚猶殺敵塞路血流滿野臣欲挺身刀下死節軍前恐長逆胡之威以挫王師之勢是以馳御就日將命歸天一期陛下斬臣於都市之下以誠諸將二期陛下問臣以逆賊之勢將誠

諸軍三期陛下知臣非惜死之徒許臣竭露臣今已矣失律之人雖竭肝膽不蒙見察矣但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為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令誠至潼關先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考異曰明皇幸蜀記安祿山事述皆曰常清配祿山芝軍感憤頗深遂作遺表飲藥而死令誠至常清已死而書傳以為敕令卻赴潼關自草表待罪是日麻刑託令誠上之蓋二書見常清表有仰天飲鴆向日封章即為尸常清既死陳尸蓬蔭蓬蔭也 仙芝還至聽事令誠索陷刀手百餘人自隨乃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令誠宣敕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立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謂我盜賊賊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皆大呼稱枉其聲震地仙芝視常清尸曰公我所引拔又代吾為節度今與公同死豈非命與遂就死人皆哀之以將軍李承光攝領其眾資治通鑑補元宗天寶十四載唐紀三十三 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病廢在家考異曰舊金梁鳳傳云天寶十三載哥舒翰入京師裴冕為河西監軍在武威是翰雖病在京師裴冕領河西隴右兩鎮也上藉其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仍敕天下四面進兵會攻洛陽翰以病固辭上不許以田良邱為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起居郎蕭昕為判官哥舒將火拔歸仁等各將部落以從并仙芝隨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考異曰蕭宗實錄云以翰為皇太子先鋒兵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馬使元帥飲河隴朔方募兵十萬并仙芝舊兵馬使元帥哥舒云先鋒兵馬元帥祿山事述云翰為副元帥領河隴朔方朔方朔方朔方朔方朔方朔方朔方朔方朔方朔方朔方吐谷渾思結等十三部蕃酋皆漢兵二十萬人入于潼關于潼關仙芝之曰命翰代仙芝之舊紀丙午朔宗實錄十七日軍發皆太早也元宗實錄云八萬者蓋止謂漢兵隨翰東征者耳并諸蕃部諸蕃及仙芝舊兵則及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田良邱良邱十餘萬因號二十萬也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田良邱良邱



復不敢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二人爭長無所統壹翰  
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懈弛無鬪志 賊遣別校攻南陽山南節  
度副使源洎懼欲退保江陵掌書記蕭穎士說曰官兵守潼關財  
用所須必待江淮轉餉乃足而餉道必由漢沔則襄陽乃天下咽喉  
喉一日不守大事去矣且山南列郡數十擁兵百萬公能用以撥  
寇則社稷之功也今賊方盤桓嶺陝公何輕棄土地取笑天下乎  
洎乃固守不動穎士皆客饒陽名士尹微等皆執弟子禮號蕭夫  
子召為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不詣林甫知其故  
人舍即自往邀見時穎士有父喪即哭于門內以待林甫林甫不  
得已前弔乃去怒其不下已出為廣陵參軍穎士乃作伐櫻桃賦  
以刺之林甫死乃調河南府參軍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

寶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七 唐紀三十三 十九

蕭夫子為師其為蠻夷所尊信如此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  
為己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穎士獎目皆為  
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穎士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  
等有奴事穎士十年答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去愛其才  
不忍離耳 安祿山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振武軍 杜佑曰振武軍  
在單于都護府  
城內西去朔方 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擊敗之子儀乘勝拔靜邊軍  
千七百餘里 唐書史靜邊軍當在單于府東北王忠嗣領河東  
所築也宋白曰雲中郡西至靜邊軍一百八十里大同兵馬使  
忠義嚴靜邊軍子儀使左兵馬使李光弼右兵馬使高潛左武鋒  
使僕固懷恩右武鋒使渾釋之等逆擊大破之阮其騎七千 考異  
朔方得王家傳此戰在十二月十二日進圍雲中使別將公孫瓚  
嚴將二千騎擊馬邑汝之開東陞關 馬邑郡朔州雁門縣有東陞  
關西陞關時河東太原郡

以拒秀巖子儀既破秀巖始開關杜佑曰代州為甲辰加子儀  
郡而南三十里有東陞關甚險固西陞關山即注山 詳見前  
御史大夫懷恩哥濫拔延之曾孫也世為金微都督一百九十八  
卷太宗貞觀二十年金微都督府亦置于是 詳見前  
年西夏日 詳見前 顏泉卿將起兵參軍馮虔前真定令賈深棗城尉崔  
安石郡人翟萬德內印丞張通幽皆預其謀 真定縣常山郡內  
忠故曰內印 又遣入語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顏真卿自平  
原遣泉卿劉廙逃潛告泉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  
謀時祿山遣其金吾將軍高麗詣幽州徵兵未遣泉卿以祿山命  
召李欽湊使帥眾詣郡受稿資丙午薄暮欽湊至泉卿使袁履謙  
馮虔等攜酒食妙樂往勞之并其黨皆大醉乃斬欽湊首收其甲  
兵盡縛其黨明日斬之悉散并陞之眾有頃高麗自幽州還且至

寶治通鑑補 卷二百七十七 唐紀三十三 十九

棗城泉卿使馮虔往擒之 是年十一月安祿山使李欽湊  
屯井陘口今斬之而散其眾 南境又  
白何千年自東京來隄安石與翟萬德馳詣豐泉驛迎千年又擒  
之 豐泉驛在常山  
郡界南直隴郡 同日致於郡下千年謂泉卿曰今太守欲輸力  
王室既善其始當慎其終此郡應募為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  
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燕薊要脅彼則成  
擒矣今且宜警云李光弼引步騎一萬出井陘使人說張獻誠  
云足下所將多兩練之人無堅甲利兵難以當山西勁兵 當山饒  
代山西合天下言之則河南河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  
北通謂之山東函關以西為山西 泉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其兩練兵皆潰泉卿乃使人入饒陽  
城慰勞將士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  
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











深翟萬德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遜于京師張通幽泣請曰通

幽兄陷賊謂通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泉卿哀而許之至太原

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謂泉明等更其表多自為功毀短

泉卿別遣使獻之泉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定史思明蔡希德引

兵皆至城下考異曰河洛春秋云十二月乙未思明希德齊至城

泉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既竊其功利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泉卿登

夜拒戰糧盡矢竭壬戌城陷考異曰賈餘矣亥城陷河洛春秋正

常山九日庚之今從元宗賈餘唐歷舊紀泉卿傳賊縱兵殺萬餘人執泉卿及袁履謙等

送洛陽王承業使者至京師帝大喜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

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泉卿為衛尉卿命未至常山已陷泉卿至

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七唐紀三十三 唐

守何負於汝而反耶泉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

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

唐有誰為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

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袁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丹

之中橋也天津泉卿履謙比死罵不虛口顏氏一門死於刀鋸者三

十餘人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

所過殘滅於是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為

賊守鉅鹿郡邢州信都郡饒陽太守盧全誠徇不從思明等圍之

河閒司法李奐將七千人景城長史李暉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

之皆為思明所敗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

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初安思順為朔方節度

時子儀與李光弼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睚

相視不交一言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欲亡去計未決乃入請曰一

死固甘乞免妻子子儀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逆胡倡亂非公

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因執手涕泣相勉以忠義至是子儀薦

光弼癸亥以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甲子加

哥舒翰左僕射同平章事其餘如故置南陽節度使以南陽太

守魯吳為之吳首拱將嶺南黔中襄陽子弟五萬人屯葉北以備

安祿山吳表辭願為潁川太守兼防禦使南陽郡鄧州襄陽郡襄

州葉縣時屬汝州潁川郡許龐堅為副使愿故太子瑛之妃兄堅王之曾孫也龐王去唐

乙丑安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卻之己巳加顏

真卿戶部侍郎兼本郡防禦使真卿以李暉為副二月丙戌加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七唐紀三十三 唐

李光弼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訪使史思明等圍饒陽二十九日

不下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考異

宗資錄己亥光弼以朔方馬步五千東出土門收常山郡河洛秦

秋云光弼從大同城下領蕃漢兵馬步一萬餘人并太原弩手三

千人救真定蓋實錄言朔方元領之兵河洛言到真定之數耳己亥至常山常山團練兵二千人

殺胡兵執賊將安思義出降李光弼謂思義曰汝自知當死否思

義不應光弼曰汝久更行陳視吾此眾可敵思明否今為我計當

如何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道來疲弊猝遇大敵

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為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

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圖矣思明今在饒陽

去此不二百里九城志真定至饒陽二百三十五昨暮羽書已去

計其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



即移軍入城史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明日未旦先鋒  
 已至思明等繼之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遣步卒五千自東  
 門出戰賊守門不退光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卻乃  
 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能當敕軍道北光  
 弼出兵五千爲槍城於道南夾啼沱水而陳賊數以騎兵搏戰光  
 弼之兵射之人馬中矢者大半乃退小憩以俟步兵有村民告賊  
 步兵五千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十里至九門南逢壁度憇息門  
 縣屬常山郡在事東宋白曰戰國策云  
 本有九室而居趙武王攻九門光弼遣步騎各二千置旗  
 鼓竝水潛行至逢壁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  
 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真定縣城石邑九門行唐井七附官軍惟  
 九門縣城爲賊所據光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石邑  
 賈治通鑑補卷二百十七 唐紀三十三 一  
 漢以來屬常山郡在郡西南成兵多千餘縣者所以通太原之路  
 也宋白曰隋改常山郡爲石邑尋移石邑於井陘縣于石  
 邑縣置石邑縣以在恒山之餘皆三百人戍之 上以吳王祗爲  
 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  
 山偃真源令張巡使爲長史西迎賊巡不從帥吏民哭於元元皇  
 帝廟譙郡在州老子苦縣人有祠在焉唐之故起兵討賊吏民  
 樂從者數千人賈賁前至雍邱有眾二千雍邱縣漢晉屬陳郡  
 馬梁郡唐 巡遣精兵千人西至雍邱與賈賁合初雍邱令令孤潮  
 以縣降賊賊以爲將使東擊淮陽救兵于襄邑破之淮陽郡陳州  
 縣春秋宋襄牛地也宋襄公葬焉故曰襄陵今墓在縣西北隅伊  
 秦始皇以承匡縣車逐遂徙于襄陵又以陵字犯諱改爲襄邑  
 百餘人拘於雍邱將殺之覩者報官軍至潮不及行刑遂反縛什  
 于地令人守之遽出軍以禦官軍縛者忽一人幸脫殺守者互解

其縛閉城門以拒潮潮棄妻子走淮陽兵迎賈賁張巡入雍邱殺  
 潮妻子磔城上庚子潮引賊精兵攻雍邱賈出戰敗死張巡力戰  
 卻賊因兼領賈眾自稱吳王先鋒使三月乙卯潮復與賊將李懷  
 仙楊朝宗謝元同等四萬餘眾奄至城下眾懼莫有固志巡曰賊  
 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  
 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  
 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百礮環城樓堞皆  
 盡巡於城上立木柵以拒之賊蟻附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  
 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擊之或夜鎚斫營積六十餘日大小三  
 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而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  
 人而還軍聲大振 初戶部尚書安思順知祿山反謀因入朝奏  
 賈治通鑑補卷二百十七 唐紀三十三 一  
 之及祿山反上以思順先奏不之罪也哥舒翰素與之有隙使人  
 詐爲祿山遺思順書於關門擒之以獻且數思順七罪請誅之丙  
 辰思順及弟太僕卿元貞皆坐死家屬徙嶺外楊國忠不能救由  
 是始畏翰 郭子儀至朔方益遣精兵戊午進軍於代此代謂  
 戊辰吳王祗擊謝元同走之拜陳留太守河南節度使 壬午以  
 河南節度使李光弼爲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考異曰實錄云乙  
 壬午三月二十九日乙丑十二日也 加顏真卿河北招討采訪使  
 河洛春秋收趙郡在四月今從之 真卿以張滂爲支度使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  
 於真卿曰公首倡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  
 鄰清河郡貝州九域志德州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錢帛於彼以  
 贖北軍謂之天下北庫今有布二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



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計默啜甲兵皆貯清河庫武后今有五十餘萬事一物可以給一戶七萬口十餘萬緡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強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平原兵新集尙未訓練自係恐不足何暇及鄰雖然借若諾子之請則將何為乎真卿曰清河遺僕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覆寇也亦欲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違言所為哉真卿奇之欲與之兵眾以為尊年少輕慮徒分兵力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尊就館復為書說真卿以為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轍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嚮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遂詣其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七 唐紀三十三 元宗天寶十五載

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真卿問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尊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崞口在州州即鄆州西蓋制靈州之險也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春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為西南主人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於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幽陵即幽州平原清河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謀事參軍李擇交及平原令范冬馥將其兵平原縣屬平原郡古平原郡治馬故城在今縣西南二十五里今縣治北齊所築城時平原郡治安祿縣會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軍於堂邑西南宋白曰堂邑縣屬博平郡本齊清縣發于

二縣地皆開皇十六年於此置堂邑縣因縣西北有堂邑故城為名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深等將二萬餘人來逆戰三郡兵力戰盡日魏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馬千匹軍資甚眾知泰奔汝郡遂克魏郡軍聲大振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并力北海郡青州進明將步騎五千度河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休養士馬真卿以河北招討使讓之每事咨焉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矣真卿不以為嫌又以堂邑之功讓進明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冬殺微進資給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錄事參軍長安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遂克之考吳曰顏氏行狀云進明失縱之使赴行在進明之全乃公之讓也今從舊傳又唐曆三月四日乙酉真卿充河北采訪使時進明起義兵北度河與真卿同經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七 唐紀三十三 元宗天寶十五載

略六月真卿破袁知泰于堂邑進明再拔信都統紀皆在三月晉紀破知泰于信都皆在六月按三月無乙酉乙酉四月二日也今從統紀 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城中乏草馬食薦藉光弼以車五百乘之石邑取草將車者皆衣甲弩手千人衛之為方陳而行賊不能奪蔡希德引兵攻石邑張奉璋拒卻之光弼遣使告急于郭子儀子儀引兵自井陘出夏四月壬辰至常山與光弼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甲午子儀光弼與史思明等戰於九門城南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射李立節殺之思明收餘眾奔趙郡蔡希德奔鉅鹿瑊之子也年十一即善騎射隨父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邱戲之曰與乳媪俱來耶及臨陳勇常冠軍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及破阿布思城皆有功焉更思明自趙郡如博陵時博陵已降官軍思明盡殺郡官河朔



之民苦賊殘暴所至屯結多至二萬人少者萬人各為營以拒賊  
 及郭李軍至爭出自效庚子攻趙郡一日城降士卒多虜掠光端  
 坐城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大悅子儀生擒四千人皆捨之斬解山  
 太守郭獻璠光端進圍博陵十日不拔引兵還恆陽就食恆陽即  
 以其地在恆山之陽也唐置恆陽軍於郡北又博陵郡有  
 恆陽縣漢之上曲陽縣也隋改為恆陽縣在博陵西十里初博  
 平張鎬鎬音  
 居邱蒲所薦之於上曰如鎬者用之則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  
 與耳楊國忠聞其名亦薦之遂自褐衣拜左拾遺至是國忠問士  
 之可為將者於鎬鎬所薦左贊善大夫永壽來瑱武德二年分  
 新平置永壽  
 破賊甚眾加本郡防禦使人謂之來瑒安祿山使平盧節度  
 使呂知誨誘安東副大都護天蒙靈督殺之平盧遊奕使武陟劉  
 客奴武陟漢懷縣地隋開皇十六  
 年分置武陟縣時屬河內郡先鋒使董秦及安東將王元志  
 同謀討誅知誨遣使諭海與顏真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真卿  
 遣判官賈載齎糧及戰士衣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頰纔十餘歲使  
 詣客奴為質朝廷聞之以客奴為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元志為  
 安東副大都護董秦為平盧兵馬使 南陽節度使魯炆立柵於  
 淮水之南安祿山將武令珣舉思琛攻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十七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唐紀三十四起五月至七  
月不滿一年

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下之下

兩天寶十五載五月丁巳靈泉眾潰走保南陽考吳曰元宗實錄  
云吳獨百姓數千

太守號王巨有勇略王乃召至京師楊國忠素與巨相識忌之謂

人曰如此小兒豈得令見人主上知之召入禁中奏事合旨上大

悅收令宰相與巨語巨與國忠言至亭午不休國忠意謂巨曰比

來人多口打賊君不爾乎巨曰不知若箇軍將能與相公手打賊

乎上乃徵吳王祗為太僕卿夷陵郡  
以巨為陳留譙郡太守河南

節度使俄又令巨兼統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

南陽節度使魯炆三節度事戊辰巨引兵自藍田出越南陽賊聞

之解圍走 令孤潮復引兵攻雍邱潮與張巡有讎於城下相勞

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謂

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

憚而退 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

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至行唐即漢南行唐縣屬常山郡賊疲乃

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沙河在行唐縣北五十五里賊疲乃

川復使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珣發范陽等郡兵萬

餘勞苦者故

別後情也



餘人助思明合五萬餘人而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一子儀至恆

陽思明隨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盡則糧

兵夜所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

考異曰河洛春秋以此為光弼語分壬午戰於嘉山據舊史安祿

陽家傳子儀語蓋二人共謀耳常山郡東魏收地志中山郡上曲陽縣有嘉山上曲陽即唐之

恆陽也考異曰寶錄云六月壬午按長曆六月癸未朔壬午五月

二十九日也汾陽家傳晉祿山傳亦云六月戰嘉山河洛春大破

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髻跣足走至暮杖折

槍歸營奔於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

賊守將而降考異曰河洛春秋云五月蔡希德從東郡見祿山祿

山又與馬步二萬人至邢州取堯山招安射州東

界效曲鼓鹿城開渡洧池水入無極至定州牛介從幽州占歸

幽易兼人同統纒共萬餘人帖思明軍既出共五萬餘人其

中精騎萬人悉是同羅曳落河兩騎突光弼以十五萬軍頓

恆陽樵採往來人有難色召有策者試之時趙州司戶參軍先人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八唐紀三十四二

亡父包處遂上書與光弼曰思明用軍推將動桿觀其舉措實謂

無謀昔秦趙爭山先居者勝豈不為勢逆勢倍高下相懸今宜重

出軍人有特力者五萬被甲兩重陌刀各二東有高山其大失分

五千甲士於山上設伏後出二千入山東取糧賊見必退之則奔

山上伏兵馬與一百面鼓應山上避賊百姓壯者亦與器械令隨

大軍老弱者令居險固守遙為聲援賊必望山攻之城內出五萬

人擇將二人統之各領二萬一將於南面一將於城北門出賊營

悉在山東其軍夜出長去賊三十里行廣張左右翼以天曉合圍

其軍每二十五為隊每隊置旗兩口擊鼓子一具圍落後合則

動鼓子賊必不測人之多少然於城中出軍一萬人布圍底陳山

上亦擊鼓而下齊攻之必克勝光弼尤然此計乃出朔方計會出

人取糧賊果來襲則奔山上至六月二十五日依前計大破賊

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尙嚴莊詎之曰汝數年教

我反以為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吾所

有者止汴鄭數州而已萬全何在汝自今勿來見我尚莊懼數日

不敢見田乾真自關下來為尙莊說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

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今四方軍壘雖多皆新募烏合之眾未

更行陳豈能敵我薊北勁銳之兵何足深憂尙莊皆佐命元勳陛

下一且絕之使諸將聞之誰不內懼若上下離心臣竊為陛下危

之祿山喜曰阿浩汝能辭我心事即召尙莊置酒酣宴自為之歌

以侑酒待之如初阿浩乾真小字也祿山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

未決是時天下以揚國忠驕縱召禍莫不切齒又祿山起兵以誅

國忠為名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考異曰元宗實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八唐紀三十四三

兵二萬守關悉以精銳同謀國忠此漢性七國之計也公以為

何如翰心許之未幾有客泄其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按翰若回兵

誅國忠則正與祿山無異思禮勸翰抗表言國忠罪不該誅敢

舉兵乎事必不然且翰雖心許它人安得知之正由翰按兵不進

故國忠及其黨疑懼恐翰回兵誅之其實翰無此心也若果欲誅

國忠則安肯憐哭出關乎幸蜀記云翰使王思禮至陝郡見賊偽

御史中丞無敵將軍平西大使崔乾祐令傳檄與祿山數其千紀

亂常背天逆理且曰若而前而後東身歸死救爾九族罪爾一身

如更屈膝下師遊城未決大軍一鼓玉石俱焚爾審思之悔無及

矣按翰與乾祐方對壘相攻思禮軍中大將豈可使齋罵祿山之

無此理今不取翰不應思禮又請以三十騎劫取以來至潼關殺

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今朝廷重兵帶在翰手

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乃奏潼關大軍雖盛而

後無繼萬一失利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

牧五坊禁苑之上許之使劍南軍將李福德等領之又募萬人屯

漸上命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為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為國



忠所圖乃表請上軍執潼關六月癸未召杜乾運詣關因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山之用關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今始為逆豈可無備是必慮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以扼之利在堅守況賊殘虐失眾兵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上言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之賊必內潰潼關大軍唯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為然續遣中使趣之項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丙戌引兵出關考異曰幸蜀記曰賊將崔乾祐於陝郡西渭橋蕭銳

久處太平不練軍事既使國忠賊中使相繼督責于公不得已撫膺慟哭久之乃引師出關國忠又令杜乾運領所募兵于馮翊境上帶備哥舒公曰今軍出關勢十全矣更置乾運于側以為疑軍人心要疑即不俟見賊吾軍潰矣必當併之以除內憂遂令衛前總管叱萬進軍誠之曰若不進即斬頭來乾運果不何赴進詐詞如欲叛哥舒請見乾運遂進見之與語進忽抽佩刀曰奉命分取公頭乾運驚懼其左右悉斬其首悉投仗散走進遂斬乾運攜首至于軍門眾皆備氣乃統其眾赴關按險若履殺乾運而奪其軍則是已反也朝廷安能運之出關乎蓋公以其軍隸潼關朝廷已許之翰召乾運受處分或有所違拒因託軍法以斬之耳虜進邪志云郭子儀李光弼將進軍開關廷議出潼關復陝洛二公議曰哥舒公老疾昏耄賊素知諸軍烏合不足以及今祿山悉銳南馳苑洛賊之餘眾盡委思我且破之使覆其巢質叛徒之族取祿山之首其勢必矣若潼關出師有戰必敗關城不守京室有變天下之亂何可平之乃陳利害以聞且請因關無出唐歷會使人自陝至云崔乾祐所將不滿四千不足圖也上大悅其翰傳翰既斬乾運心不自安又素有風疾至是願其軍中之務不復躬親委政於行軍司馬田良邱良邱復不敢事

承光又爭長不叶人無副志今兼采之己丑遇崔乾祐之軍於靈

我西原靈實縣更名見二百乾祐據險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

道七十里庚寅官軍與乾祐會戰考異曰肅宗實錄乙酉翰與乾

八日與賊交戰新將丙戌次靈寶西原庚寅與乾祐戰按翰軍既遇賊必不謂四日然後戰元宗實錄丙戌翰出關己丑遇賊庚寅之爭蜀記亦然乾祐伏兵於險翰與田良邱浮舟中流以觀軍勢見乾祐兵少趣請軍使進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卻官軍望而笑之乾祐嚴精兵陳於其後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為備須臾伏兵發賊乘高下水石擊殺士卒甚眾道隘士卒如束槍槩不得用翰以羶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輓車之前縱火焚之考異曰幸蜀記

草積數十堆因風煙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安自相殺謂賊在煙

中聚弓弩而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同羅精騎自南山

過出官軍之後擊之官軍首尾駭亂不知所備於是大敗或棄甲

棄匿山谷或相擠排入河溺死聲振天地賊乘勝蹙之後軍見

前軍敗皆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瞬息間兩岸皆空翰獨與麾下

數百騎走自首陽山西度河入關首陽山當是首山衛陽字首山

荆山關外先為三塹皆廣二丈深一丈人馬墜其中須臾而滿

餘眾踐之以度士卒得入關者纔八千餘人辛卯乾祐進攻潼關

克之翰至關西驛揚勝收散卒欲復守潼關將火拔歸仁等以百餘騎圍驛入謂翰曰賊至矣請公上馬翰上馬出驛歸仁帥眾叩頭曰公以二十萬眾一戰棄之何面目復見天子且公不見高僊芝封常清平請公東行翰不可欲下馬歸仁繫其足於馬腹及

資治通鑑補元宗天寶十五載唐紀三十四五

思補



請將不從者皆執之以東會賊將田悅真已至遂降之俱送洛陽  
安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  
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東平李祗即李魯魯在常  
陽陛下留臣使以尺書招之不日皆下矣祿山大喜以翰為司空

同平章事謂火拔歸仁曰汝叛主不忠不義執而斬之翰以書招  
諸將皆復書責之祿山知不效乃囚諸苑中潼關既敗於是河東

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棄郡走河東郡蒲州華陰郡華州  
馮翊郡同州上洛郡商州所在  
守兵皆散是日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但遣李福德等將監

牧兵赴潼關及暮不安火不至六典唐鎮以烽所至大率相去  
三十里每日初夜放煙一炬謂之  
平安火時守兵已上始懼壬辰召宰相謀之楊國忠自以身領劍

南聞安祿山反即令副使崔圓陰具儲備以備有急投之至是首  
唱幸蜀之策止然之癸巳國忠集百官於朝堂惶惶流涕問以策

略皆唯唯不對國忠曰人告祿山反狀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  
事非宰相之過仗下朝罷則左右三衛  
立仗者皆休下士民驚擾奔走不知所之

市里蕭條國忠使韓號入宮勸上入蜀甲午百官朝者什無一二  
上御勤政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京兆尹魏方進為

御史大夫兼置頓使京兆少尹靈昌崔光遠為京兆尹充西京留  
守將軍遂令誠堂官閻管鑰託以劍南節度大使賴王璣將赴鎮

令本道設儲侍是日上移仗北內唐都長安以太極宮為西內大  
明宮為東內興慶宮為南內北

內當在元武門內又以地望言之則自興慶宮移仗歸大明宮與  
慶宮在南大明宮在北故亦謂大明宮為北內考異曰幸蜀記上

遣中使曹仙童千人擊鼓於春明門外又令燒開殿草履相擦  
天上將乘馬揚國忠諫以為當謹守宗祧不可輕動幸見素力爭  
以為賊勢逼近人心不固陛下不可不出還依國忠所與賊通其  
言不可聽往返數四上乃從見素議加魏方進御史大夫充前路

之國忠久著幸蜀之謀見素乃其所引豈得上前有此爭論此  
事乃近事今不見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元禮整比六軍厚賜錢  
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獨與貴妃姊

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見素魏方進陳元禮及親近宦官宮  
人出延秋門延秋門唐長安禁苑之西門也程大昌筆談有漢唐  
要地參出關唐禁苑西北包漢長安故城未央宮唐

後改為通光殿西出即延秋門考異曰幸蜀記  
云丙申百官向赴朝此乙未日事宋巨誤也 妃主皇孫之在外  
者皆委而去之上過左藏楊國忠請焚之曰無為賊守上愀然曰

賊來不得必更敏於百姓不如與之無事困吾赤子是日百官猶  
有入朝者至宮門猶聞漏聲三衛立仗儼然唐朝會之制三衛  
五衛一曰儀衛仗以左右衛為之二曰親衛仗以親衛為之三曰  
武衛仗以武衛為之四曰翊衛仗以翊衛為之五曰散手仗以親衛  
為之六曰散手仗以武衛為之七曰散手仗以武衛為之八曰散  
手仗以武衛為之九曰散手仗以武衛為之十曰散手仗以武衛  
為之十一曰散手仗以武衛為之十二曰散手仗以武衛為之

者承旨喚仗左右衛將軍勳以木契自東西兩面入朝龍皇帝  
步入東序門然後放仗內外仗隊七刻乃下常參較朝日六刻即  
下門既啟則宮人亂出中外擾攘不知上之所之於是王公士民四

出逃竄山谷細民爭入宮禁及王宮第舍盜取金寶或乘驢上殿  
又焚左藏大盈庫崔光遠邊令誠帥人救火又募人攝府縣官分

守之殺十餘人乃稍定光遠遣其子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  
之上過便橋楊國忠使人焚橋上曰士庶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

路留內侍監高力士使撲滅乃來上遣使者至洛陽前行告諭郡  
縣道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咸陽縣在京城西四  
十里望賢宮在縣東行從皆飢上入

宮憇於樹下佛然有乘海內之意高力士覺之遽抱上足嗚咽開  
諭上乃止時洛陽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

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百姓稍稍有來者上親問之曰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八



卿家有飯否不擇精粗但且將來老幼於是爭獻糲飯雜以麥豆  
皇孫輩爭以手舂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上皆酬其直慰勞之  
眾皆哭上亦掩泣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  
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  
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  
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惟阿諛  
取容是以關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  
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  
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俄而尚  
食舉御膳而上命先賜從官然後食之令軍士散詣村落求食  
期未時皆集而行夜將半乃至金城金城縣屬京兆本始平縣中  
宗景龍二年送金城公主降  
**寶治通鑑補**卷二百十八 唐紀三十四 九  
吐蕃至此更名金城縣令亦逃縣民皆脫身走飲食器皿具在土  
在京城西八十五里卒得以自給時從者多逃內侍監袁思藝亦亡去驛中無燈人相  
枕藉而寢賤無以復辨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  
思禮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即令赴鎮收合散卒以俟東討丙申至  
馬嵬驛金人嶺城圖馬嵬驛  
驛在京兆西平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陳元禮以禍由楊國  
忠欲誅之因東宮宦者李輔國以告太子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  
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  
虜謀反或射之中鞍國忠走至西門內軍士追殺之屠割支體以  
槍搗其首於驛門外并殺其子戶部侍郎暄及韓國泰國夫人御  
史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眾又殺之韋見素聞亂而出  
為亂兵所搥腦血流地眾曰勿傷宰相公救之得免軍士圍驛上

聞喧譁問外何事左右以國忠反對上杖履出驛門慰勞軍士令  
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元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  
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  
之京兆司錄韋諤前言曰今眾怒難犯安危在唇刻喉陛下速決  
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  
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  
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  
牙絕而南海進荔枝至上為之長號欲絕使力士祭之遂與尸實  
驛庭召元禮等入視之元禮等乃免皆釋甲頓首謝罪上慰勞之  
令曉諭軍士元禮等皆呼萬歲再拜而出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  
諤見素之子也國忠妻裴柔與其幼子唏及虢國夫人夫人子裴  
**寶治通鑑補**卷二百十八 唐紀三十四 九  
微皆走至陳倉縣令薛景仙帥吏士追捕誅之後祿山聞貴妃死  
歎惋者數日逆胡之亂雖李林甫養成之楊國忠激致之乃其他  
賜有所自也附錄貴妃字玉環生于蜀嘗與陸中後人呼為常  
至寶乃製曲曰貴妃子子善擊磬拊搏之音洽洽然多新聲又  
能為霓裳羽衣舞雖樂國之技莫能及也紀素豐肌每至夏月侍  
兒交扇扇苦煩熱乃口含玉魚一枚納其涼津以沃肺所出汗紅  
膩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其色如桃花妃性聰慧能觀人意上嘗與  
觀王恭將輪妃子放康國子以亂其局上其悅每年幸華清宮  
必與妃同華清宮有端正樓即妃子梳洗之所也又有蓮花湯  
池以供妃子之浴天寶十四年八月十五夜與妃子臨太液池凭  
欄望月不語帝尋遣使左右于池西岸別築百尺高臺以為來年  
望月之所未幾亂作幸不果築唯有其址存焉妃子將死涕泣禮  
佛帝曰願妃子善地受生力士遂指妃於佛堂前梨樹下墜于西  
郭之外時年三十八馬嵬驛得妃體一雙過客求觀一觀百錢獲  
錢無算先是衛士李暹聞有詩曰燕市人皆去西關馬不歸若逢  
山下鬼環上紫雲衣燕市人皆去西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  
紫雲衣不歸者哥舒翰敗于潼關也山下鬼者馬嵬驛也環上紫雲  
衣者環巾也玉環也上發馬嵬至斜谷口遇霖雨步句踐道雨中  
鈴聲隔山相應上既悼念貴妃因采其聲為雨淋鈴曲以寄恨焉



及自成都還密令中官移葬于他所初瘞時以紫褥裹之及啟瘞  
肌膚已消化腐前指香囊猶在中官葬畢以獻上皇置之懷袖又  
令畫工寫妃形于別殿朝夕視之而歎賦焉夜聞管籥聲如樓  
閣南望煙月滿目因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翠外征人未還歌  
歌閣里中隱隱有歌聲願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胡日力士  
求于里中因召與同見果梨園弟子也使之歌歌曰山川濶  
浩衣富貴榮華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上  
之清然出涕願侍者曰誰為此辭對曰李嶠上曰真才子也其後  
上復與妃侍者紅桃歌涼州之詞貴妃所製也上御玉笛為之倚  
曲曲罷相視無不掩泣後復幸華清宮從官頗多非舊人乃命  
張野狐奏雨淋鈴曲上四顧淒涼不覺流涕新豐女伶謝阿蠻善  
舞凌波曲是日詔令之舞舞罷因進金粟裝臂環曰此貴妃所賜  
上持之悽然垂涕徐吟曰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  
與舞罷寂無事還是人生一夢中有道士楊通幽自蜀來云有李  
少君之術上皇大喜命致妃神道士竭其術以求之不得乃請神  
馭氣出天界入地府以求索竟不見又東極大海跨蓬萊忽見一  
山最高山上多樓閣迤邐至西山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額署曰玉  
妃太真院方士叩門有碧衣侍女啟問從來道士因稱天子使者  
以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除時碧衣延入玉妃出冠金  
鳳冠披紫綉霞帔佩紅玉曳鳳鳥左右侍女七八人揖道士問皇  
帝安否次問天寶十五載以還事言訖惘然指碧衣侍女取金細  
合折其半授使老曰為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道士將

唐補錄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八 唐紀三十四 十一  
行復前跪致辭請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以爲驗玉妃徐思之  
因言曰昔天寶十四載避宮中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  
上凭肩而草密相盟誓願世世爲夫婦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言太  
上皇亦不久居人間幸自珍愛道士還因奏其語太上皇震悼遂  
辟穀服氣未幾而崩元和初白居易爲長恨歌以譜其事其略曰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  
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  
宮粉黛無顏色又曰雲鬢花鈿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  
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又曰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憐光彩生  
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又曰緩歌慢舞凝絲竹  
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宮闈  
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  
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又曰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  
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迴龍馭  
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  
淚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荒涼舊太液芙蓉未老秋  
容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  
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綠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  
阿監青蛾老又曰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成君王  
展轉思道合方士殷勤覓空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遍上  
窮碧落下黃泉雨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  
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

花貌參差似金對西廂叩玉馬轉教小玉掛雙成胡道崇家天子  
使九華帳裏夢魂驚衣推枕起徘徊御膳銀屏迤邐開雲鬢半  
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似雲裳羽衣舞  
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合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  
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  
見長安見塵霧空將舊物表深情細細金銀燭將去臨別殷勤重  
寄辭聲中有言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  
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  
期○較音說又 丁酉上將發馬嵬謂高力士曰此去劍門鳥啼花  
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時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爲  
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謀反其將吏皆在蜀不可往  
或請之河隴或請之靈武或請之太原或言還京師上意在入蜀  
慮逆眾心竟不言所向韋諤曰還京常有禦賊之備今兵少未易  
東向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時左右各陳意見者十餘輩高力  
士在側獨無言上顧之曰以卿之意何道堪行力士曰太原雖固  
地與賊鄰本屬隴山人心難測朔方近塞半是蕃戎不達朝章卒  
難教馭西涼懸遠沙漠蕭條大駕順動人馬非少先無備擬必有  
闕供賊騎起來恐見狼狽劍南雖窄土富人繁表裏江山內外險  
固以臣所料蜀道可行上詢于眾眾以爲然乃從之及行父老皆  
遮道請留曰官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捨此欲何之上爲  
之按轡久之乃令太子於後宜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可留  
某等願卽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  
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眾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遠冒險  
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且吾尚未而辭當還白至尊更稟進止涕  
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 與李輔國執鞶轡曰逆胡犯關四海  
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

唐補錄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八 唐紀三十四 十一  
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



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人情既離不可復合雖欲復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兩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官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清為兒女之戀乎考異

唐書李靖忠敗太子請張良辨贊成之按太子獨還宜思百州上取安斜路幸蜀儲皇廣平王俶音叔又音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總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驄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而已又使送東宮內人於太子且宣旨欲傳位太子不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十八 唐紀三十四 十一 恩滿樓

受俶俶皆太子之子也 己亥上至岐山岐山縣在扶風郡東北後周天和四年割涇州

鶉鴉縣之南界置三龍縣隋開皇十六年移於岐山南十里改為岐山縣大業九年移於今縣東北入里唐武德元年移於岐陽縣界張堡堡七年移理龍尾驛或言賊前鋒且至上還過扶風郡城貞觀八年又移理石楸驛

士卒潛竄去就往往流言不遜陳元禮不能制上患之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扶風上命悉陳之於庭召將士入臨軒諭之曰朕比來衰耄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知卿等皆蒼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茲涉至此草行為勞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編小人馬眾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人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霑襟眾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試上良久曰去留聽

卿自是流言始息 太子既爾莫知所適廣平王俶曰日漸憂此不可駐眾欲何之皆其對建甯王侯曰殿下昔嘗為朔方節度大使事見二百十三將吏歲時致啟俶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眾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城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上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時裴冕為朔方軍司馬賊入長安方虜掠未暇旬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圖大舉此上策也眾皆曰善至渭濱過潼關敗卒誤以為賊真之賊死傷甚眾已乃收餘卒擇渭水淺處乘馬涉度無馬者涕泣而返太子自奉天北上文明元年分京兆之

之未嘗置奉天縣以奉乾比至新平通夜馳三百里士卒器械喪在長安西北一百五十里

是日至安定太守徐毅亦走又斬之新平郡幽州安定郡涇州 庚子以劍南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十八 唐紀三十四 十二 恩滿樓

節度爾後崔圓為劍南節度等副大使辛丑上發扶風宿陳倉太子至烏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烏氏漢縣故墟在彭原東南

氏曰保定余按保定縣本安定縣唐為涇州治所在彭原西一百二十里保定縣固是此年更名然非烏氏之地彭原郡南州本北地郡天寶元年獻衣及襁糧至彭原募士得數百人是日至平涼

涼州 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

壬寅上至散關散關在隴州 分扈從將士為六軍使賴王瑊先行詣

劍南 考異曰肅宗實錄七月景寅上皇入劍門幸善安郡命賴王瑊先入關今從元宗實錄錄上至散關山登高望

遠鳴咽流涕謂高力士曰昔昔若取九齡語不到此命中外使往都州祭之按元宗入蜀不自略谷康驛也舊張九齡傳曰上皇在蜀思張九齡之先覺下詔謂司從仍遣張九齡致祭按其語乃德宗贈九齡司從詔也張九齡事述云建中元年七月詔張九齡也

王瑊等分將六軍以次之丙午上至河池河池郡 棗園奉表

迎車駕具陳獨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日以圓為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蜀郡長史如故以隴西公瑀為漢中王梁州都督山南  
西道采訪防禦使瑀進之弟也先是上遣監察御史高適佐哥舒  
翰守潼關及翰敗適走開道赴行在及于河池上問翰敗狀適對  
曰翰雖病奪其明幾于荒踣然忠義感激臣素知其心所以致敗  
者由監軍李火立與將士約為香火使倡婦彈箏琵琶以相娛  
樂樽蒲飲酒不恤軍務蕃渾及秦隴武士盛夏於赤日之中食倉  
米飯且酒不足欲其死戰安可得乎且不獨翰軍為然也南陽之  
軍魯良何履光趙國珍各皆持節為將軍而監軍等數人更相用  
事甯能取勝哉臣數與楊國忠爭論此事終不見納遂使陛下履  
巴山劍閣之險宰相之罪也上深嘉之 王恩禮至平涼聞河西  
諸胡亂還詣行在初河西諸胡部落聞其都護皆從哥舒翰沒於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八 唐紀三十四 武 恩禮補  
遼關故爭自立相攻擊而都護實從翰在北岸不死又不與火拔  
歸仁俱降賊上乃以河西兵馬使周泌為河西節度使隴右兵馬  
使彭元耀為隴右節度使 考異曰肅宗實尊即位之日以泌為河  
西節度使周泌今從元宗實錄與都護恩禮結進明等俱之鎮  
二節二人至靈武見肅宗又加新 命平唐歷作周泌今從元宗實錄與都護恩禮結進明等俱之鎮  
之阜隴州唐書肅宗結之歸林州金水州賀蘭州肅 招其部落以  
山府皆屬河西又隴右道有秦州三府二十七 恩禮為行在都知兵馬使 戊申扶風民康景龍等自兩帥擊賊  
所署直慰使薛總斬首二百餘級庚戌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守將  
克扶風而守之 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雷澤  
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 考異曰肅宗實錄山南事  
諸妃主諸書皆無賊入長安之日惟雜記云六月二十三日孫  
孝哲等攻陷長安宮諸妃主皇孫七月一日孫山南遣中御史張  
通儒為西京留守此書多無不足為據然以月日計之賊以六  
月八日破潼關其入長安必在此月內矣新傳云賊不謂天子能

逃去駐兵潼關十日乃西行時已至扶風故元宗十六日至扶風  
縣十七日至扶風郡若賊駐潼關十日則於時未能至長安也又  
云孫山南使通儒守東原田乾真為京兆尹又云孫山南使通儒  
守東原田乾真為京兆尹又云孫山南使通儒守東原田乾真為京兆尹  
京留守崔光遠為京兆尹使安守忠將兵屯苑中以鎮關中孝哲  
為祿山所寵任尤用事常與嚴莊爭權祿山使監關中諸將通儒  
等皆受制於孝哲孝哲豪侈果於殺戮賊黨畏之祿山命搜捕百  
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兵衛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  
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珙  
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為相自餘朝士皆投以官於是賊勢  
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 得扶風則西脅汧隴  
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 得扶風則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  
北取河東 然賊將皆猛無遠略既克長安以為得志日夜縱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八 唐紀三十四 武 恩禮補  
酒專以聲色寶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  
行亦無追迫之患時畿內守令畏賊兇威無不望風降伏惟好時  
尉高伯祥不送降款賊將殺之伯祥子鄂時尚幼稚披髮解衣請  
代父命賊義而兩釋之 賊將薛總陷扶風戊申郡民康景龍等  
聚眾攻之斬賊二百餘人庚戌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守將克扶  
風而守之 李光弼圍博陵未下聞潼關不守解圍而南史思明  
踵其後光弼擊卻之與郭子儀皆引兵入井陘留常山太守王甫  
將景城河開國練兵守常山初顏真卿聞光弼出井陘即徵軍還  
平原以待光弼之命至是聞郭李西入井陘真卿始復區處河北  
軍事 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引兵逆擊之  
正臣大敗棄妻子走士卒死者七千餘人 太子至平涼數日朔



方雷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遊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  
 肅備金鹽池判官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  
 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  
 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  
 軍須之數以獻之涵至平涼太子大悅會河西司馬裴冕入為御  
 史中丞至平涼見太子亦勸太子之朔方太子從之鴻漸逼之族  
 子涵道之曾孫也鴻漸漪使少遊居後輯次舍尼資儲自迎太子  
 於平涼北境說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  
 附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長  
 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  
 倣禁中飲膳備水陸秋七月辛酉太子至靈武悉命撤之 甲子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八 唐紀三十四 六十一

上至普安普安郡 涇州 憲部侍郎房瑄來謁見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  
 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垆父  
 子受陛下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瑄宜為相而  
 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瑄至上問  
 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  
 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瑄為文部尚書同平章事初  
 均垆兄弟及姚崇之子尚書右丞奕蕭嵩之子兵部侍郎華章安  
 石之子禮部侍郎陟太常少卿斌皆以才望至大官上嘗曰吾命  
 相當徧與故相子弟且故諸人皆有入相之望既而以均尚帝親  
 公主也上女 聽於禁中置宅寵渥無比及陳希烈求解政務上幸均  
 宅問可為相者均未對上曰無若愛均降階拜舞既而不用故

均液快快上亦覺之是以知其不來 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  
 請還馬鬼之命即皇帝位太子不許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  
 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漠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  
 不可復集願殿下勉徇眾心為社稷計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  
 即位於靈武城南樓羣臣舞蹈上流涕歔歔尊帝為上皇天帝赦  
 天下改元至德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為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改關內採訪使為節度使徙治安化以前蒲關防禦  
 使呂崇賁為之關內採訪使以京官領無治所今改為節度治安  
 實元年更名許更慶州安化 化節京北同岐金商五州安化縣本隋安化縣天  
 寶為安化節蒲關即舊津關 以陳倉令薛景仙為扶風太守兼防  
 禦使隴右節度使郭英又為天水太守兼防禦使天水郡 時塞上  
 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八 唐紀三十四 六十二

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關而坐言笑自  
 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  
 廷始尊勉元懿之曾孫也高祖之子 鄭王元懿 旬日開歸附者漸眾張良娣  
 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時從兵軍寡良娣每寢常居上前  
 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蒼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  
 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  
 之時上以是益憐之為良娣扶能備權得稱 丁卯上皇制以太  
 子享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  
 安洛陽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隴西郡司馬劉秩試守右庶  
 子 隴西郡 永王璣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  
 少府監寶紹為之副長沙太守李峴為都副大使 節度都副大使  
 也改正寶紹對



兼鄧景山為三王副通鑑原文著作師傳之盛王琦充廣陵大都督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長史劉彙為之副廣陵郡長史李成式為都副大使豐王珙充武威

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使以隴西太守濟陰鄧景山為之副充都副大使諸道各有節度使以諸王為都使以

應須士馬甲仗糧賜等並於當路自供其諸路本節度使號王巨等並依前充使依前為節度使也其署置官屬及本路郡縣官並任自節

擇署訖開奏時琦皆不出閣惟璘赴鎮為璘舉兵置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陽等九郡

節度使領襄陽等九郡唐州淮安郡均州武當郡房州房陵郡金州上洛郡升五府經略使為嶺南節度領南海等二十二郡升

五溪經略使為黔中節度領黔中等諸郡分江南為東西二道東

道領餘杭西道領豫章等諸郡徐杭郡杭州豫章郡洪州先是四方用潼關失

守莫知上意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彙秩之弟也安祿

山使孫孝哲殺霍國長公主霍國長公主睿宗女下嫁裴虛已及王妃駙馬等於

崇仁坊刳其心以祭安慶宗凡楊國忠高力士之黨及祿山素所

惡者皆殺之凡八十三人或以鐵梃搗其腦蓋流血滿街已又

殺皇孫及郡縣王二十餘人初上皇始入斜谷天尚早煙霧甚

昧知頓使給事中韋嗣於中得新熟酒一壺跪獻於馬首者數

四上皇不為之舉偶澤乃注於他器自引滿於前上皇曰卿以吾

為疑乎始吾御宇之初嘗大醉損一人吾憚之因為戒迨今四

十年矣未嘗甘酒味指力士近臣曰此皆知之非給卿也力士因

言上皇於開元四年因醉怒殺一人明日都不記猶召之左右具

資治通鑑補元宗天寶十五載唐紀三十四 十六

奏上皇怡然不言乃賜御庫絹五百匹用給喪事更令力士就宅

宣旨致祭從茲斷酒雖下藥亦不輒飲從者聞之無不感悅庚午

上皇至巴西太守崔渙迎謁隆州巴西郡先天二年避上皇諱更

州金山郡上皇與語渙抗辭忠懇皆究治體上皇悅以為得渙晚

房瑄復薦之即日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章見素為左相渙元

暉之孫也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上為忠王時上皇使泌

與之遊上為太子泌已長上書言事上皇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

為布衣交太子常謂之先生楊國忠惡之奏徙斬春嶺南郡後得

歸隱居潁陽武后載初元年分河南伊關嵩陽置武上自馬嵬北

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考吳曰舊傳云謁見於彭原今從泌子

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

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

待以賓友則責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考吳曰舊傳泌稱

以散官罷之解褐拜銀青光祿大夫俸章樞務郭侯家傳曰初欲

拜為右相恐或事固辭願以客從日陛下待以賓友則責於宰

相矣何必屈其志上無以偏今從之同羅突厥從安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甲戌

其酋長阿史那從禮帥五千騎竊殿馬二千匹逃歸朔方謀殺結

諸胡盜據邊地上遣使宣慰之降者甚眾考吳曰肅宗實錄忽聞

朔方與六州羣胡共聞河朔諸將皆恐上曰因之招諭當益我軍

威上使宣慰果降者過十萬惟光遠傳云同羅背祿山以殿馬二

千出至澧水安祿山多謀詐更請河曲熟蕃以為己屬使將帥

王家西云安祿山多謀詐更請河曲熟蕃以為己屬使將帥

那從禮帥五千騎竊殿馬二千匹逃歸朔方謀殺結

諸胡盜據邊地上遣使宣慰之降者甚眾考吳曰肅宗實錄忽聞

資治通鑑補元宗天寶十五載唐紀三十四 十九



圖河朔者欲除河西朔方兩道皆河隴也肅宗從前招之  
必有降者若又太平則似太多今參取諸書可信者存之 賊

遣兵寇扶風景仙擊卻之 安祿山遣其將高嵩以救書給綵

誘河隴將士大震關使郭英又擒斬之大震關在隴州 同羅突

厥之逃歸也長安大擾官吏竄匿獄囚自出京兆尹崔光遠以為

賊且遁矣遣吏卒守孫孝哲宅孝哲以狀白祿山光遠乃與長安

令蘇震帥府縣官十餘人來奔己卯至靈武上以光遠為御史大

夫兼京兆尹使之渭北招集吏民考與日天寶亂雜記祿山以張

中甫公嘗轉內史崔公光遠二人並為通備處請分本職通備

許之由是城中存撫兩街百姓長安稍安稍帖密旨諭人主蒼惶

西幸之意老幼相對悲泣不自勝皆感恩旨苗公乘驢開道赴蜀

奔靈光遠亦帶去焉通備素與祿山名德內特寬之按舊苗晉卿

傳謂通山谷南投金州 以讓為中丞震環之孫也祿山以田乾真

為京兆尹 侍御史呂諲右拾遺華陰楊綰奉天令安平陸器相

資治通鑑補元宗天寶十五載 唐紀三十四 二十一

繼詣靈武以評器為御史中丞綰為起居舍人知制誥唐制誥皆

掌之以他官掌制 上命安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

詔者謂之知制誥 在 考異曰段秀實別傳曰嗣業將 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

師以觀變綏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

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據新

嗣業以職功散階 嗣業大慙即白宰如數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

轉至特進故稱之 詣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柄筠發精兵七千人勵以

忠義而遣之 敕改扶風為鳳翔郡 庚辰上皇至成都從官及

六軍至者千三百人宮女二十四人而已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

邱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

有大將六人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

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

泣巡引六將於前實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奮糧乏賊餉潮鹽米

數百艘且至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

矢盡巡縛囊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

其囊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

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慙益兵圍之巡使郎

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

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遂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

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薪

木竭巡給潮欲引眾走請退軍二舍潮不知其謀許之巡令兵民

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為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

資治通鑑補元宗天寶十五載 唐紀三十四 二十一

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四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

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實巡巡答曰我欲去

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求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擒賊將十四人斬

首百餘級賊乃夜遁收兵入陳雷不敢復出頃之賊步騎七千餘

眾屯白沙澗九域志開封中牟縣有白沙澗杜預曰渠 巡夜襲擊

國帝陵縣北沙澗亭春秋之沙澗地也 大破之還至桃陵司馬彪曰志東郡無繆有

桃陵城無繆唐為滑州州城縣 遇賊救兵四百餘

人悉擒之分別其眾媼檀及胡兵悉斬之榮陽陳雷晉從兵皆散

令歸業揚州漢縣地檀州漢白檀縣地檀書云白檀縣即右北

平考異曰張中丞傳自三月二日潮至雍邱城下攻守六

十餘日潮大敗而走則於時已五月初矣又云去後潮又帥眾來

攻謂巡曰本朝危殆兵不出則則是道關未破也又巡營潮書主

上後哥舒翰被殺幸于西蜀孝義皇帝收河隴之馬取太原之甲

書漢雲集不滅四十萬眾前月二十七日已到上門河漢之兵吳

楚驍勇節江而下永玉中王部統已到申息之南門竊料胡虜遊

魂終不厭矣則是七月十五日丁卯以後也其日前月二十七日



兵到土門蓋聞城中傳聞之誤也又云相守四十餘日潮收兵入  
上皇幸蜀幸帝北巡擊武六月九日賊將翟伯玉據關城十二日  
賊遁白沙湖十四日丁卯襲破之七月十二日翟伯玉至雍州又  
破之其日月前後差外不可考蓋李翰亦得於傳聞不能旬日間  
精密今但置賊破以前事於五月關破以後事於七月耳旬日間  
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 河北諸郡猶為唐守常山太守王備欲

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有朔  
方兵三千人諸將遣使者宗仙運帥父老詣信都迎承恩鎮常山  
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說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  
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頃聞車駕南遷南遷謂自長安南幸蜀也在長安南山之南李  
大夫收軍退守晉陽李大夫謂李光弼也王太守權統後軍欲舉城降賊眾  
心不從身首異處大將軍兵精氣肅遠近莫敵若以國家為念移  
據常山與大夫首尾相應則洪勳盛烈孰與為比若疑而不行又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八 唐紀三十四 王 思補樓

不設備常山既陷信都豈能獨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  
鄙夫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咸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  
鄉村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與朔方甲士三千餘人相參  
用之足成王事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言信都之地夷  
之以譬如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疑不決承恩承耻之族  
兄也烏承耻見二百十是月史思明蔡希德將兵萬人南攻九門  
旬日九門偽降伏甲於城上思明登城伏兵攻之思明墜城鹿角  
傷其左脇夜奔博陵 顏真卿以蠟丸達表于靈武以真卿為工  
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采訪處置使并致赦書亦以  
蠟丸達之真卿頒下河北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山是諸道  
始知上即位于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 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

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八 唐紀三十四 王 思補樓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十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三十五 起元載八月盡二載 閏八月凡一年有奇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皇帝

肅宗元宗第三子 初名嗣昇 開元十五年更名浚 二十三年更名與 二十八年更名紹天 寶應二年更名亨 在位六年 改元三至德 二乾元 二上元 二

至德元載八月壬午朔以子儀為武部尚書靈武長史以李光弼為戶部尚書北都留守同平章事餘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

兵五千赴太原先是河東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修朝廷遣侍御

史崔眾交其兵尋遣中使誅之眾侮易承業光弼素不平至是數

交兵於光弼眾見光弼不為禮又不時交兵光弼怒收繫之俄而

中使至除眾御史中丞懷其款問眾所在光弼曰眾有罪已繫之

矣中使以敕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御史若宜制即斬中丞若拜

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即廢其命而還明日以兵仗圍眾至碑堂

下斬之軍中股栗 考異曰肅宗實錄八月壬午子儀光弼皆於常

至自河北以子儀為某官光弼為某官分賜家傳六月八日破史

思明於嘉山之下公謂光弼曰賊散矣其餘幾何可畏而南以

定天下其月發恆陽至常山中使那延恩不奉詔取河北路席卷

而南台哥舒翰敗績元宗幸蜀肅宗如朔方公謂之獨總清兵五

萬奔肅宗行在元宗有請以肅宗嗣皇帝位肅宗奉詔欲飲不

自勝公諫云云跪上天子璽以七月十三日即皇帝位二十七日

制可武部尚書平章事辛蜀記六月十一日元宗追郭子儀北京

李光弼守太原河洛春秋六月二十五日大破賊於嘉山二十六

日破賊二十七日有詔至恆陽云潼關失守幸劍南儲君又往

致武由是拔軍入井陘口外志六月八日敗史思明于嘉山會道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十九 唐紀三十五 肅宗至德元載

秋九月九日肅宗所云殺王 承恩因守晉陽必誤也 同紇可汗吐蕃贊普相繼遣使請助國

討賊襄陽而遣之 癸未上皇下制赦天下 考異曰元宗實錄舊

肅宗實錄唐歷普紀長歷皆云壬午朔今從 北海太守賀蘭進

明遣錄事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於上皇以為今方用兵財

賦為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

即以琦為監察御史江淮和庸使 史思明再攻九門辛卯克之

所殺數千人引兵東圍襄城 李庭望將蕃漢二萬餘人東襲留

陵襄邑夜去雍邱城三十里置營張巡帥短兵三千掩擊大破之

殺獲大半庭望收軍夜遁 癸巳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

應天順人吾復何憂高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皆

為戰場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為何憂臣不敢聞丁酉制自今改制







建甯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其何可乎太宗  
 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儼為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  
 焉倭聞之謝泌曰此固倭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  
 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難之際不  
 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  
 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  
 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  
 乃受之置元帥府於禁中倂入則泌在府泌入倂亦如之泌又言  
 於上曰諸將畏懼天威在陛下前敢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  
 小差為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  
 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九

唐紀三十五

唐紀三十五

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進  
禁官府門閉輪輦或遇夜門已閉外有急切文書納諸輪輦旋轉向內以遞之 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  
 委倂與泌掌之為泌請還時郭子儀李光弼已為三公而泌名位卑下上恐二相不相稟承謂泌曰朕欲以戎事委先生而子儀光弼或不從令奈何泌曰陛下必欲使二相畏臣可語廣平令其先奉臣令則子儀光弼見元帥以帝子之尊俯從臣令可以知陛下方寵任臣軍中之令必行矣上稱善泌乃於次日未曉入府子儀光弼具軍容來謁元帥泌曰且從容留二人飲酒泌執蓋為酒令曰今日飲不得妄起雖有尊客來不得動飲至半廣平王入郭李欲起泌曰有令因謂廣平曰臣適有酒令不得妄起願王且就坐飲酒臣亦不敢起也廣平王曰寡人不敢違坐飲酒奉令惟謹子

儀光弼皆失色酒散乃諭二人修謁於元帥二人出相謂曰適來酒令非行軍意乃上旨也欲令吾徒稟令耳 阿史那從禮說誘九姓府六胡州諸胡數萬眾聚於經略軍北時九姓胡皆居河曲各帶舊置府鎮案舊書李吉甫傳經略軍唐末之宥州是也天寶移經略軍于靈州城內以宥州為治經略軍元和九年遂于經略軍故城置宥州六胡州于郭下置延恩縣宋白曰經略軍在夏州西北三百里天寶中王忠嗣奏于檢多勒城軍今靈武去靈武六百餘里將寇朔方上命郭子儀詣天德軍發兵討之 天德軍在大同川天寶十二年安思順奏廢橫塞軍請于大同城西築城置軍元宗賜名天安軍乾元後改為天德軍東南至中受降城二百里西度河至豐州百六十里西至西受降城百八十里北至曠口三百里西北至橫塞軍二百里考異又云九月十九日德宗幸彭原命公赴天德軍伐叛左武鋒使僕蕃家寶錄戊辰行幸彭原戊辰十七日也汾陽傳誤 左武鋒使僕固懷恩之子玢別將兵與虜戰兵敗降之既而復逃歸懷恩叱而斬之將士股栗無不一當百遂破回纥上雖用朔方之眾欲借兵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九

唐紀三十五

唐紀三十五

於外夷以張重勢以幽王守禮之子承宗為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于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北狄逐水草西域諸國皆有城郭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府調亦集可以贖軍上從之戊辰發靈武 內侍邊令誠復自賊中逃歸上斬之 丙子上至順化上改慶州安化郡為順化郡 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問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遠為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寶冊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上以韋見素本附楊國忠意薄之素聞房琯名虛心待之琯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為之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琯琯亦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專決於胸臆諸相拱手避之 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言



於止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  
付庫吏以俟有戰功者賞之良娣自閣中言曰鄉里之舊何至於  
是良娣母家新豐也上曰先生為社稷計也還命撤之建甯王倓  
泣於廊下聲聞於上上驚召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  
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娣  
由是惡李泌及倓為良娣請殺倓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  
殺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難死  
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宏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  
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  
是時朕弗休朝夕朕之全特天幸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  
死耳奈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所以言者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九 唐紀三十五 七 思補樓

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土皇春秋高陛下此敷  
意必以為用韋妃之故廢韋妃事見二百內慙不憚萬一感憤成  
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  
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不已夕上  
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元宗幼失昭成  
母昭成篤備帝即位封為昭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何如  
國夫人其子去選生良娣 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己也至於  
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上從之 南詔乘亂陷  
越嶲會同軍據清溪關越嶲郡南州會同軍當在越嶲會同縣當  
唐歷是月吐蕃陷南州新傳是歲開羅羅乘釁尋傳驃國皆降之  
取廣州會同軍云云益二國兵共陷南州也 尋傳驃國皆降之  
新書尋傳驃俗無絲織號履屨不以為苦射家積生食其肉戰  
以竹籠頭如兜鍪古朱波也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師萬四千里

里南陽海北南 已卯斬潼關敗將李承光于蘆下 冬十月辛  
巳朔日有食之既 上發順化宋白曰順化州貞觀以來為安化郡  
癸未至彭原廨舍狹隘上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于外李泌言諸  
軍奏報停壘上乃潛令刻乾樹雞為子不使有聲良娣由是益怨  
泌 初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  
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途又令宰相  
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令宰相在政事堂分懲林甫及楊國  
忠之專權故也 第五琦見上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  
江漢而上至洋川洋川郡令漢中王瑒陸運至扶風以助軍考吳  
侯家傳云萬元載令于鄭縣置院以督運按 戰傳是時在蘇州及洪州未嘗在鄭縣今不取上從之尋加琦山  
南等五道度支使 度支使始此宋白曰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員  
外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官銜不言專判度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九 唐紀三十五 八 思補樓

支開元已後時事多故遂有他官來判者乃曰度支使或曰判琦  
度支或曰知支事或曰向當度支使雖名稱不同其事一也  
作權鹽法就山海井竈置鹽院使吏出糶舊業鹽戶併遊民願業  
者為亭戶免其雜徭盜煮私市者論以法百姓除租庸外無得橫  
賦人不益稅而上用以饒窮琦言于上曰往楊國忠聚斂產怨天  
下陛下即位人未見德今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  
遠方上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 房  
瑄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  
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瑄以為南海太守兼御史大夫充嶺  
南節度使南海郡廣州是時兵興方鎮重任必兼兼自長官以至  
外府僚佐亦帶朝街迄于五季遂為承制其帶銜自  
監察御史至節 瑄以為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  
與瑄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板蕩之



室六壞天下無窮紀文章之詩也後人率引此二詩以論天下大亂毛氏傳曰板板反也正義曰釋訓云板板解也郭解即反反之義故為反也郭曰善今房瑄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

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瑄在

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上即位於靈武進駐

關山之南故謂之南朝仍置陛下於沙漠空虛之地其意以為上

皇一子得天下則己不失富貴又布私黨於諸道使統大權蓋指

李觀李成式此豈忠臣所為乎上由是疏之房瑄上疏請自將

兵復兩京止許之考異曰唐歷上以房瑄有重名慮己以待之禮

為其所引進皆一時名士其嫉惡太甚雖有宰相望其于彌綸天

下非所長也後頗以直作旨上以名高隱忍漸不能容矣瑄遂請

瑄請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為副戶部侍郎李揖為行軍

司馬給事中劉秩為參謀既行又令兵部尚書王思禮副之瑄悉

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瑄謂人曰賊曳落河

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瑄分為三軍使裨將楊希文將南軍自立壽

入天寶元年與蓋臣劉貴哲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

自奉天入光進光弼之弟也 以賀蘭進明為河南節度使 頽

王璣之至成都也崔圓迎謁拜於馬首璣不之止圓恨之數視事

兩月吏民安之圓奏罷璣使歸內宅京師有十宅以璣者王未出

宅為內以武部侍郎李暉為劍南節度使之代考異曰肅宗寶曆明

劍南節度使蓋臣已受上皇命而暉之兄也上皇尋命璣與陳

王珪詣上宣慰至是見上於彭原延王珪從上皇入蜀追車駕不

及上皇怒欲誅之漢中王瑒救之乃命珪亦詣上所考異曰明皇

及上皇怒欲誅之漢中王瑒救之乃命珪亦詣上所考異曰明皇

及上皇怒欲誅之漢中王瑒救之乃命珪亦詣上所考異曰明皇

及上皇怒欲誅之漢中王瑒救之乃命珪亦詣上所考異曰明皇

明之初守北海也賊車不完儲積于外寇又將至體資其用進明

遂焚之通有寺人至北海求貨于進明不獲歸以損軍用聞于上

遂謂罷罷為屬延王珪在不上及遣中使訪之而加刑焉會進明

赴蜀遇使訪于路曰王罪不宥及刑願少留于路使者感而受約

既至蜀進明言于上曰延王陛下之愛子也無兵權以變其心無

何國以變其志聞道于射覆乃責其不以時至陛下罪之人復何

望巨恐漢武聖思之策窮見于聖朝矣因遣使赦之謂進明日

俾父子如初則之力也遂遣進明往武道遇延王進明驢馬亦

恩之王望之降車稽首而去肅宗謂之曰卿解平原之圍賊寇

之軍而不以口介意復全我兄弟乃社稷之臣因授御史大夫

今從 甲中令狐潮王福德復將步騎萬餘攻雍即張巡出擊大

破之斬首數千級賊遁去 房瑄以中軍北軍為前鋒庚子至便

橋辛丑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陳濤斜在咸陽縣

陳濤斜又宋敏求退朝錄引唐人文集曰唐宮人墓前之官人斜

四仲遣使者祭之然則陳濤斜者豈亦因內人所葬地而名之邪

瑄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

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十九 唐紀三十五 十

癸卯瑄自以南軍戰又敗南軍宜壽楊希文劉貴哲皆降於賊上

聞瑄敗大怒李泌為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瑄如初 以薛景仙為

關內節度副使 敦煌王承榮至回紇牙帳回紇可汗以女妻之

遣其貴臣與承榮及僕固懷恩偕來見上於彭原上厚禮其使者

而歸之賜回紇女號毗伽公主 尹子奇圍河間四十餘日不下

史思明引兵會之顏真卿遣其將和琳將萬二千人救河間思明

逆擊擒之遂陷河間執李與送洛陽殺之又陷景城太守李暉赴

河死思明使兩騎齎尺書以招樂安樂安即時舉郡降樂安郡

使其將康沒野波將先鋒攻平原時河北諸郡相次陷沒獨平原

清河博平三郡為國城守然人心危懼不可復振顏真卿乃謀于

眾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赴行在朝廷若誅







面雲合鼓譟如雷矢石如雨晝夜死鬪十五日城陷執恩堅送洛陽祿山縛於洛濱冰上凍殺之 上問李泌曰今敵強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苟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志即安忠志此時已復舊養父之姓今若令李光弼白太原出井陘郭子儀白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使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賊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北守范陽西救長安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九 唐紀三十五 十一

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甯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必欲使建甯自靈夏並靈勝共制之塞直搗范陽之北光弼自太原取范陽之南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甯王俠謂泌曰先生舉俠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俠以其娣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姑置之勿以為先倖不從 甲辰永王璘擅引兵東巡沿江而下軍容甚盛然猶未露割據之謀吳郡太守兼江南東路采訪使李希言平賊璘詰其擅引兵東下之意方鎮位任等璘怒分兵遣其將渾惟明與希言於吳郡吳郡州季廣琛與廣陵長史淮南采訪使李成式

於廣陵廣陵郡揚州璘進至當塗希言遣其將元景曜及丹徒太守閻敬之將兵拒之今之當塗本漢丹陽縣地晉分丹陽置于湖縣成帝以江北當塗縣人寓居于湖乃改為當塗仍備置淮南郡隋廢淮南郡以縣屬丹陽郡唐開宣城郡丹徒縣帶潤州丹陽郡唐末當以丹徒名郡徒當作揚李成式亦遣其將李承慶拒之璘驟斬敬之以徇景曜承慶皆降於璘江淮大震高適與來瑱韋陟會於安陸結盟誓眾以討之 于闐王勝聞安祿山反命其弟囉囉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吐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邱數月不下乃置杞州築城於雍邱之北雍邱唐初置杞州貞觀元年廢城復舊之築城以通雍邱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眾纔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號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彭城郡徐州魯州兗州東平郡鄆州官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甯陵斷巡後巡遂拔雍邱東守甯陵以待之雍邱百二十里至甯陵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楊朝宗至甯陵城北西北巡遠與賊晝夜數十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流尸塞汴而下賊收兵夜遁敕以巡為河南節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號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惟與折衝果殺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遣書責巨巨竟不應 是歲諸北海節度使領北海等四郡領青州北海郡密州高密郡登州東牟郡萊州東萊郡上黨節度使領上黨等三郡領南州上洛郡金州安康郡岐州鳳翔郡方鎮表止著三郡餘一郡當考鳳翔郡部將東原先有與平單因遠為節領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宜威制勝金天天成等軍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定戎軍在石堡城北隔關七里勝州西南百四十里有洪濟橋金天軍其東南八十里有百谷城河州西八十里崇泰川有天城軍百餘里有初林邑王范真龍為其臣摩訶漫摩窠城皆天寶十三載置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九 唐紀三十五 十四

多伽獨所殺盡滅范氏許折書此事在貞觀十九年通鑑因其改撰范氏王嘗之以始事范氏自晉以來世



有林邑至 國人立其王頭黎之女為王女不能治國更立頭黎之

地謂之環王是謂諸葛地為環王矣今按新唐書南

百司命崔圖奉詔赴彭原麟懿祖之後也 麟祖光皇帝麟懿

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筆撻或時殺之既稱帝深居禁中大將希得

兄其面皆因嚴莊白事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筆撻聞宦李緒兒被

撻尤多 持刃盡去其勢血射數升欲死祿山以灰火傳之盡日而

蘇因爲關人 左右人不自保祿山變妾段氏生子慶恩欲以代慶

緒爲後慶緒常懼死不知所出莊謂慶緒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

可失慶緒曰兄有所爲敢不從又謂緒兒曰汝前後受撻甯有

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矣緒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

獲 獲書曰祿山眼無所 據帳竿曰必家賊也腸已流出數斗遂死

於外云祿山疾亟立營王慶緒爲太子尋即帝位改元載初尊祿

山爲太上皇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恐眾不服不令

見人慶緒日縱酒爲樂兄事莊以爲御史大夫馮翊王事無大小

皆取決焉厚加諸將官爵以悅其心 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爲

元帥踰年今欲命建甯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如何對曰

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九 唐紀三十五 十一 忠補樓

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耶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

耳臣請以語廣平廣平亦未必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俶曰此

先生深知我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

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之李輔國本飛

龍小兒 凡數枚五坊禁苑給使者皆謂之 阻困書計給事太子宮

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

與相表裏建甯王倓深惡之初上自馬嵬北行至同官縣食于土

豪李謙家良娣稱腹痛不能乘馬上乃以良娣并小女奇謙家而

去及即位使人迎之迎者或有他言倓聞之數以爲言而上反不

悅至是倓謀去二人又于上前詆訐二人罪惡請更理良娣前事

上已深厭其言二人因譖之曰倓恨不得元帥謀害廣平王上遂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九 唐紀三十五 十六 忠補樓

發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倓及李泌皆內懼倓亦欲謀去輔國及

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甯之禍乎倓曰竊爲先生憂之 考其曰

傳云先公在內院未起輔國體肥重因近牀語遂以身麗先公先

公素服氣乃閉氣良久而去按泌方爲上所厚恐輔國亦不敢

殺今 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俟平京師則去還山庶免於患倓曰

先生去則倓愈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

之亦何能爲 上謂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

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漢魏

以來雖以郡縣治民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至於周隋皆

然唐初承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 唐

食實封者凡一戶則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

以一二之數賜給之 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

見一百九十五年 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九 唐紀三十五 十六 忠補樓



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為子孫之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微利無所不為歸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為今之計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於人臣乃萬世之利也上曰善泌又曰若臣者受賞與它人異上曰何故泌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皆非所要為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上天笑俄聞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諸國兵至涼鄯遂南幸鳳翔每頓皆令泌領元帥兵先發請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上至甲子至保定定都去城更都名泌于本院寐上來入院不令人驚登牀捧泌首置于膝上久之方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睡矣克復之期豈在何

實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九 唐紀三十五 十九 思補

時泌欲起謝上持之不許泌因對曰當如郡名保定矣 丙寅劔南兵賈秀等五千人謀反將軍席元慶臨邛太守柳奕討誅之邛州河西兵馬使蔡庭倫與武威九姓商胡安門物等殺節度使周泌聚眾六萬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武威郡涼州治姑臧舊城句奴所築前北七里東西三里東與涼州西又增作四城胡據其五二城堅守合千步月城為五餘二城未知誰所築也支度判官崔旰與中使劉日新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巖自大同牛廷珪自范陽引兵共十萬寇太原博陵郡定州蔡希德自上黨下太行道也高秀巖為賊守大同自此趨太原牛廷珪自幽州與史思明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關隴烏合之眾不滿萬人等合思明以為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太原郡城左汾右晉晉即在中

長四百三十步二十一光廣二千一百二十二步周舊五下一百五十三步宮城在都城西北周二千五百二十步汾東日東城貞觀十一年長史李嗣仙於兩城之間日中城武賊垂至而與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壘數十萬壘音眾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壕壘補之

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千衛送之至廣陽廣陽漢上艾縣後漢在其東秦漢在其東北皆通山東之道別將慕容溢張奉璋邀擊盡殺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入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三人善穿地道安邊軍在蔚州與唐縣蔚州有銅冶有錢官故有錢工賊于城下仰而侮警光弼遣人從地道

實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九 唐紀三十五 十九 思補

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偏城急光弼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廿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為備光弼使穿地道周城營中搗之以木搗注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如出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眾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雷蔡希德等圍太原 安慶緒以尹子奇為汴州刺史河南節度使甲皮子奇以僞檀及同羅奚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於張巡巡自甯陵引兵入睢陽自甯陵東至睢陽四十五里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眾圍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或一日至二十合



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眾氣自信遠謂巡曰  
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公請為遠戰自是之後遠  
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關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  
詔拜巡御史中丞 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

東則兩京可圖河東郡蒲州自河東進兵攻取時賊將崔乾祐  
守河東丁丑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為

內應 初平盧節度使劉正臣自范陽敗歸事見上年安東都護王  
元志為殺之祿山以其黨徐歸道為平盧節度使元志復與平盧

將侯希逸襲殺之又遣兵馬使董秦將兵以葦葭度海與大將田  
神功擊平原樂安下之防河招討使李統承制以秦為平原太守

二月戊子上至鳳翔 郭子儀自洛交引兵趣河東宋白曰鄆州洛交郡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九 唐紀三十五 十九

漢上郡離陰之地後魏為東秦州又改為北華州唐高祖改為鄆州取鄆時為名隋自杏城移治五交城天寶改洛交郡治洛交縣取洛水之分兵取馮翊馮翊郡同州兼取蒲同則於據 己丑夜河東

向戶韓旻等離河東城迎官軍殺賊近千人崔乾祐踰城得免發  
城北兵攻城且拒官軍子儀擊破之乾祐走子儀追擊之斬首四

千級捕虜五千人乾祐至安邑安邑縣時屬解州安邑人開門納之半入  
兩門擊之盡殲乾祐未入自白徑嶺亡去白徑嶺在解州東遂平河東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府調亦至洋  
川漢中江淮府調亦至洋川漢中漢面上梁洋上自散關通表成都信使駱駝長安人聞車

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憇息既定李泌請遣安  
西及西域之眾如前策竝塞東北自靈州南取范陽上曰今大眾

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掃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

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眾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彊我  
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

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  
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眾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

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  
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

永絕矣上曰朕聞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關內節度使王  
思禮軍武功兵馬使郭英父軍東原王難得軍西原此即武功之東原西原也

王難得望之不救亦走思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大和關去鳳翔  
五十里鳳翔大駭戒嚴 李光弼將敢死士出擊蔡希德大破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九 唐紀三十五 二十

斬首七萬餘級希德遁去賊始聞城光州即設小幕宿于城東南  
隅或行過府門未嘗回顧及賊退三日方歸府道 安慶緒以史

思明為范陽節度使兼領恆陽軍事封嬌川王唐會要恆陽軍以置於恒州郭下

牛廷珣領安陽軍事時慶緒分兵屯鄆郡安陽縣張忠志為常山太守兼團練使填井陘口餘各令歸舊任募兵以禦官軍先是安

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資益驕橫浸不用  
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為思明殺 戊戌承王璘敗死考異曰新

錄唐歷皆不見璘敗在何處若在當塗不應登城望見風步揚子  
李自承王東巡歌云龍盤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邱又云初

從雲夢歸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如此似已據金陵但于諸書別  
無所見疑未敢質 全詳考下文璘所望瓜步揚子首諸書登



統合兵討璘兵數千軍於楊子璘子本為侯景江都將軍宗族

成式使判官裴瑋將兵三千軍于瓜步廣張旗幟列于江津璘與

其子瑒登城望之始有懼色季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

天命未集人謀已墮不如及兵鋒未交早圖去就不忿死於鋒鏑

承為逆臣矣諸將皆然之於是廣琛以麾下奔廣陵惟明奔江

甯是年以丹楊之江甯馮季康奔白沙今通州治所唐之白璘憂

懼不知所出其夕江北之軍多列炬火光照水中一皆為兩璘軍

又以火應之璘以為官軍已濟江遂擊末馬與麾下潛遁及明不

見濟者乃復入城收兵具舟楫而去成式將趙侃等濟江至新豐

新書曰新豐陸考其地在首陵界蓋南朝山陵之名璘使瑒及其將高仙琦將兵擊之侃等

逆戰射瑒中肩璘兵遂潰璘與仙琦收餘眾南奔鄱陽鄱陽郡收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十九 唐紀三十五 十一

軍物甲兵欲南奔嶺表江甯西道采訪使皇甫侁遣兵追討擒之

潛殺之於傳舍瑒亦死於亂兵侁遣人送璘家屬璘屬上曰侁既

生得吾弟何不送之于蜀而擅殺之邪遂廢侁不用初璘之鎮江

陵辟李白為從事未幾璘起兵白逃還彭澤及璘敗當坐誅先是

白嘗遊并州見郭子儀奇之曰此壯士目光如火照人不十年當

擁旌仗節既而子儀犯法當死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

其罪乃長流夜郎 庚子郭子儀遣其子旼及兵馬使李韶光大

將王祚濟河擊潼關破之考異曰寶錄三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

大破賊於潼關汾陽宗甫云正月二十

八日使宗子懷文潛募郭俊奇文俊入河東構忠義與大軍約期

以擊賊公乃進軍出洛交分兵收馮翔二月十一日郭俊等同大

軍將至中夜舉火剋新關槍斃千人出乾元號號免乾元號先

置兵于城北慶府遂以三千兵攻城自領五千步于城下

公使旼及漢固懷恩等先擊之賊大破遂棄橋我軍陷之而賊乾

祐棄關城尋白璘嶺而進遂收河東郡舊子儀傳曰二年三月子

儀大破賊于潼關惟乾祐時承襲其後河東河戶

吳河士徐吳宗子李璘等阻賊在蒲州四人密謀伺王師至則

麾千數千人北走安邑百餘里降乾祐兵人將牛下懸門索之乾

祐未入遂得脫身東走子儀遂收陝陽承靈自是關陝之關魚

腹遂歸唐云子儀收蒲州又擊下蒲關蓋蒲關在河東也

蒲若未破河東焉安能先取潼關又寶錄云三月取河東西

下儀乾二月成以以後事與舊傳皆誤也今從汾陽傳天唐

首五百級安慶緒遣兵救潼關郭旼等大敗死者萬餘人李韶光

王祚戰死僕固懷恩抱馬首浮渡渭水退保河東考異曰汾陽宗

度安守忠帥兵至二十九日公使僕固懷恩汗仲昇陳于承靈倉

南及晉石驛斬一萬級李韶光于泝水擊而西唐原于璘下

關及同州盛兵潼關以守之賊將李歸仁來救子儀大敗死者

萬餘級守河東歸仁逐攻陷同州刺史蕭炎死之盡屠城中

僕固懷恩傳云懷恩退至渭水無舟掛抱馬以度存者僅牛奔

河東據子儀不待馮翔則西歸不通後奉詔赴鄜州璘馬而去

則弟不陷也潼關者兩京往來之衝璘必爭也子儀

若不取則何東進關而不守今參取最難可借者存之

辛酉以左相韋見素為左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冕為右僕

射並罷政事初楊國忠惡志部尚書苗晉卿安祿山之反也請出

晉卿為陝郡太守兼陝宏農防禦使晉卿固辭老病上皇不悅使

之致仕及長安失守晉卿潛竄山谷上至鳳翔手救徵之為左相

軍國大務悉咨之 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

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尹子奇復引大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

吾受國恩所守正行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命膏草野而賞不酬勳

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奮巡遂推牛大饗士卒盡軍出戰賊

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賊乃大潰斬將三十餘

人殺士卒三千餘人逐之數十里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

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不輟 辛未安守忠將騎二萬

寇河東郭子儀擊走之斬首八千級捕虜五千人 河西地震城



民慮舍自去冬至于月乃止 夏四月顏真卿自荆襄北詣鳳

翔其卿棄下原度河欲赴行在而陝洛為賊所據上以為憲部尚

書 上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考異曰唐歷四月子

儀為元帥子儀為副元帥按郭侯家使將兵赴鳳翔庚寅李歸仁

以鐵騎五千邀之於三原北三原本漢池陽地子儀使其將僕固

懷恩王仲昇渾釋之李若幽伏兵擊之於白渠謂進橋殺傷略盡

歸仁遊水而逸白渠漢白公若幽神道之元孫也子儀與王思禮

軍合於西渭橋進屯瀋西唐都長安跨渭為三橋東曰東渭橋中

唐架渭者凡三橋在咸陽西十里名便橋漢武帝造在咸陽東南

二十二里者名中渭橋秦始皇造在萬年縣東南四十里者為東

渭橋不知始於何世水經注瀋水出杜陵之

樊川過漢長安城西而北注于渭○瀋音○安守忠李歸仁軍於

京城西渭渠在大昌苑錄有漢唐要地參出關唐京城西有渭渠

南出豐水逕延平金光二門至京城西北角而東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九 唐紀三十五 三

流還漢故長安城南至芳林園西又南而北流入渭 相守七日官

清渠在渭渠之東而秦之故城南城東即香積寺 軍不進五月癸丑守忠偽退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為長

蛇陳官軍擊之賊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官軍大潰判官韓液監

軍孫知古皆為賊所擒軍資器械盡棄之子儀退保武功考異曰

傳曰賊帥安守忠李歸仁領八萬兵屯于昆明池西五月三日陳

守清渠之阻公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斬首二萬級六月救兵至又

陳守清渠我師敗績以冒暑毒師 中外戒嚴是時府庫無蓄積朝

人多病遂收兵赴河州今從舊傳 延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

將軍下至中郎將將臨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

至異姓王者信牒者未有告身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

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

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僅

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房瑄性

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瑄多病不朝謁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庶子

劉秩議諫大夫李揖尚諫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以是

大招權利御史奏庭蘭賊賄丁巳罷瑄為太子少師以諫議大夫

張鎬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數百人為道場於內晨夜

誦佛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安人未聞似僧可致太平也上

然之 庚申上皇退冊上母楊妃為元獻皇天后 山南東道節

度使魯貞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一鼠

直錢數百餓死者相枕藉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宣慰以宦官

軍故謂之 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犀不

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是年夏四月顏真卿已自荆襄北詣鳳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九 唐紀三十五 四

曹將軍不願萬死以致帝命何為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

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偕往賊畏其銳不敢逼城中自

謂望絕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為之至襄陽取糧以千人運糧而

入賊不能退吳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壬戌夜開

城帥餘兵數千突圍而出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能克而

選時賊欲南侵江漢顧吳扼其衝要南夏得全然襄漢開數百里

人迹斷絕遺骸委積于塹塹極目蕩然無復煙火 司空郭子儀

語願請自乞以請果甲子以子儀為左僕射 尹子奇益兵圍睢

陽益急張巡於城中夜鳴鼓賊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備

既明巡乃擐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

將軍顧邱南壽雲郎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



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剽諸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雲射之二發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退還初雲從衛擊賊于陳留衛以雲為先鋒遣至睢陽與巡同事退謂人曰張公附心待人真吾所樂事也遂留巡所巡固勸之歸雲不肯去衛齎金帛迎之雲謝不交遂事巡巡亦厚加禮焉始被圍築寨萬死一生之士數日無人敢應俄有啼鳴而來者雲也巡對之泣下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而斃 六月癸未田乾真圍安邑會陝郡賊將楊務欽密謀歸國河東太守馬承光以兵應之務欽殺城中諸將不同己者賊城來降乾真解安邑遁去 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去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九 唐紀三十五 五月 恩補

祭富 上以其善用礮士辰救免死以白衣於陝郡效力中營舍人賈至不即行下上表以為去榮無狀弒本縣之君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若縱去榮可謂生漸矣議者謂陝郡初復非其人不可守然則它無去榮者何以亦能堅守乎陛下若以礮石一能即免殊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其徒實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若止捨去榮而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不亦其傷益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亂於富平而治於陝郡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伏惟明主全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下其事令百官議之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為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猶不敢

殺而去榮乃收殺其縣令是臣下之權過於人主也去榮既殺人不死則軍中凡有叛能者亦自謂無家所在暴橫為郡縣者不亦難乎陛下為天下主愛無親疏得一去榮而失萬姓何利之有於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而陛下寬之王法不行人倫道風臣等奉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養戰士而得賊少利豈非無法邪今陝郡雖要不急於法也有法則海內無不克況賊郡乎無法則陝郡亦不可守得之何益而去榮未拔陝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無國家乃為之輕重此臣等所以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捨之至曾之子也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九 唐紀三十五 五月 恩補

蘭進明克高密琅邪殺賊二萬餘人 戊申夜蜀郡兵郭千仞等反六軍兵馬使陳元禮劾南節度使李岷討誅之 己酉太白經天 壬子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至六萬石魏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遠固爭之不能得既而濟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將士人粟米日一合也 雜以茶紙樹皮為食而賊糧運通兵敗復徵睢陽將士死不加益諸軍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嗣遂為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以拒之賊為雲梯勢如半虹 廿五日以大

穴俟梯將至於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



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謂者于城上棚閣者于城上城外四五尺許上有屋可以蔽風雨賊鉤之所及莫不崩陷巡以十層之以臨擊外敵今人謂之敵樓 大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謂者于城上棚閣者于城上於城西北隅以土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巡不與爭利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松明者松枯而油存可燒之以為明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經二十餘日方滅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亦於內作壕以拒之 丁巳賊將安武臣攻陝郡楊務欽戰死賊遂屠陝 崔渙在江南選補冒濫者眾八月罷渙為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九 唐紀三十五 三十一 思補樓

餘杭太守杭州餘杭郡謂于餘杭縣置杭州後自餘杭移治錢唐後又移治柳浦今州城是也餘杭漢古縣也寰宇記曰 尚捨府登陸于 江南未訪防禦使 以張鎰兼河南節度采訪等使代賀蘭進明 靈昌太守許叔冀為賊所圍救兵不至拔眾奔彭城考異曰實錄云拔其眾南投睢陽郡按張中丞傳云許叔冀在許州蓋叔冀後投歸陽為賊所圍遂投彭城蓋郡耳 今從 睢陽士卒死傷之餘餘六百餘人張巡許遠分城而守之巡守東北遠守西南與士卒同食茶紙不復下城賊兵攻城者巡以通順說之往往棄賊來降為巡戰死前後二百餘人是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漢武帝置臨淮郡後漢明帝更名下邳其縣城黃矣 梁于漢餘縣地置高平郡隋開皇十八年廢郡為餘城縣屬泗州下邳郡時泗州治高平也武后長安四年置餘城縣屬泗州泗州治臨淮天寶元年更為臨淮郡 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將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霽雲出城賊眾數萬

遮之霽雲直衝其眾左右馳射賊眾披靡止亡兩騎既至淮臨見進明進明日今日睢陽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霽雲曰睢陽若陷霽雲請以死謝大夫且睢陽既拔即及臨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進明愛霽雲勇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泣且語曰霽雲來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觀睢陽陷沒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考異曰韓愈書張中丞傳云霽雲以一指示進明 後云因拔所佩刀齧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泣為霽雲泣下按柳宗元霽雲碑云自噬其指曰賊此足矣今從舊傳 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雷一指以示信歸報甲丞也座中往往為泣下霽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遂去將出城抽矢回射佛寺浮屠矢入于軀者且半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馳至甯陵與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九 唐紀三十五 三十一 思補樓

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張巡自甯陵入睢陽蓋使廉坦守甯陵城使巡所署置也 閏月戊申夜冒圍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城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知援絕圍之益急初房瑁為相惡賀蘭進明以為河南節度使以許叔冀為進明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銳且官與進明等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為叔冀所襲也 戊辰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考異曰汾陽家傳開元八月二十三日肅宗授代宗錄九月丁亥元帥領兵十五萬解出又云成子回統葉護至扶風蓋郭子儀以開元二十三日先行屯扶風九月十三日賊平乃發也 辛未御史大夫崔光遠破賊於略谷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將二千人攻中滑橋殺賊守橋者千人乘勝至苑門安



苑門 賊有先屯武功者聞之奔歸遇於苑北合戰殺伯倫擒椿送  
洛陽然自是賊不復屯武功矣 賊屢攻止黨常為節度使程千  
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上黨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十九 唐紀三十五 元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十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 行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唐紀三十六

起至德二載九月盡乾元元年凡一年有奇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

至德二載九月丁丑希德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開  
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千里收騎退還橋墜塹中反為希德所  
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為守備甯失帥不  
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安慶緒以為特進囚之  
客省 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勸上益徵其兵以擊賊懷仁可汗遣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 唐紀三十六 思補

其子葉護及將軍帝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葉  
護宴勞賜賚惟其所欲丁亥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  
西域之眾十五萬號二十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  
喜謂俶為兄回紇至扶風郭子儀留宴三日葉護曰國家有急遠  
來相助何以食為宴畢即行日給其軍羊二百口牛二十頭米四  
十斛庚子諸軍俱發壬寅至長安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此  
漢上林苑地也地說云澧水出鄠南豐谷北流逕漢龍臺觀東南  
與渭水會于短陰山程大昌曰香積寺呂圖在子午谷正北漢西  
郭子儀收長安陳于寺北澧水臨大川大川者澧水交水唐承  
安渠也蓋寺在澧水之東交水之西也呂圖云有儲水發源之北  
則近昆明池矣子儀先敗于清渠至此 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  
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眾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  
之偏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卻為賊所乘軍中驚亂賊爭趨輜重



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何賊軍無子遺矣乃肉袒執長刀立於陳前大呼奮擊當其刀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墻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鳳翔都知兵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賊射之中眉皮垂障目難得自拔箭墜去其皮血流被面而戰不已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之翦滅殆盡賊由是氣索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填溝塹死者甚眾賊遂大潰餘眾走入城追夜露聲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眾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 唐紀三十六 忠貞堂

還為我患悔之無及戰尙神速何助且也俶固止之使還營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避明謀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已遁矣癸卯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跪捧王足夷禮以拜跪捧足為敬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滻水之東過京城南歷安化門明德門啟夏門外連京城東南可轉北歷延興春明通化三門之外至滻水滻水出藍田縣境之西北行過白鹿原西又北入于霸水百姓軍士胡虜見俶拜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俶整眾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泣泣言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俶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以太子少傅號王巨為西京留守申長捷書至鳳翔百寮入賀上涕泗交頤即日遣中使啖庭瑤入蜀奏上皇吹姓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上以駿馬召李泌於長安李泌時從軍在長安既至上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臣子之職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遠矣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曰馬鬼請雷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上讀之泣曰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上許之泌奉契鑰見二百十八卷上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 唐紀三十六 忠貞堂

閑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累年同憂患今方將同娛樂奈何還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述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臥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唐制凡朝日殿上設蒲殿前奏事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辦殺卿耶是直以朕為句踐也范蠡與越王句踐報遺大夫文種書以句踐長頸鳥喙可與同患難對曰陛下不辦不可與同安樂文種見背遂病疾句踐賜文種死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敢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細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謂不從使建節王自攝攝也



賜之策也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甯耳上曰建甯朕之愛  
宗以意言之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甯耳上曰建甯朕之愛  
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之但因此為小人所教欲害其  
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細知其故邪對曰  
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臣今必  
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  
出護人之口豈有建甯之孝友聰明何為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  
甯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甯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為忠  
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  
不咎朕不欲問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使陛下慎  
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宏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  
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 唐紀三十六 四  
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  
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  
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  
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故  
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 郭子儀引蕃漢  
兵迫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華陰宏農二郡關東獻俘百餘人  
救皆斬之囚有仰天歎者監察御史李勉過而問焉囚曰我被脅  
從非為逆者也勉哀之因言於上曰今元惡未除為賊所污者半  
天下聞陛下龍興咸思洗心以承聖化今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  
也上遂使赦之 冬十月丁未啖庭瑤至蜀 壬子興平軍奏破  
賊於武關克上洛郡 吐蕃陷西平 尹子奇

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  
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 考異曰唐人皆以全  
陽難常江淮之略賊既取廣賊若欲取江淮徒出其外雖陽能  
障之哉蓋巡善用兵賊畏巡為後患不滅巡則不敢越其南耳  
再我賊既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鄰帥乎  
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曰諸公為國家戮力守城一心  
無二經年乏食忠義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此  
婦人坐視危迫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強令食之遠亦殺其奴然  
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  
餘纔四百人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  
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外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 唐紀三十六 五  
俱被執尹子奇問巡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  
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視之所餘纔三四賊以刀脅降  
巡巡不屈又欲降南霽雲霽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  
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霽雲敢不死亦不  
屈巡起旋 旋小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子奇  
義巡所為欲活之其徒曰彼守節者也終不為用且得士心存之  
將為後患於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遁生致許  
遠於洛陽魏王巨之走臨淮也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  
賜百緡不受為巡補縫行開號陸家姑至是亦與巡同死巡長七  
尺餘須髯若神怒輒奮張且死顏色不亂揚揚如常巡初守睢陽  
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



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戰賊將三百卒十二萬巡行兵不依古法  
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本將謂本人或問其故巡曰古者  
人情敦樸故軍有前後左右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與  
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恆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于  
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  
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  
可乎自興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  
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汝為我選決之將士莫敢不還  
死戰卒破敵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  
賞罰信與眾共甘苦寒暑雖斷餐必整衣見之故下爭致死力張  
鑄聞睢陽圍急倍道進檄浙東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按新書  
方鎮表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一 唐紀三十六 六

思補

浙東浙西明年方置節度使時權在浙東李希言在浙西皆非  
節度使淮南則李成式北海尚為賊將能元帥所轄然去年已置  
北海節度使是雖未復及譙郡太守閻邱曉使共救之曉素傲很  
北海而已置北海帥矣  
不受鎬命比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鎬召曉杖殺之考與曰舊傳  
斬傳作濠州刺史統紀作亳州刺史按濠州在淮南去睢陽遠矣  
州與睢陽接境必亳州也今從統紀余按通鑑改統紀之亳州為  
譙郡以此時未復郡初曉在郡時殺詩人王昌齡至是乞哀于鎬  
鎬州也讀音宜知之  
曰家有老母乞貸餘命鎬曰王昌齡母欲與誰養曉無以對 張  
通儒等收餘眾走休陝自長安東 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其御史  
大夫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并舊兵步騎猶十五萬己未廣  
平王至曲沃此非春秋晉莊叔所封之曲沃按其在宏農靈寶  
有曲沃城回紇葉護使其將軍身施吐撥裴羅等引軍傍南山搜伏靈  
璽之因駐軍嶺北郭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據舊書新店在陝城西 賊依山

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賊逐之下山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  
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  
賊大敗僵尸蔽野嚴莊張通儒等棄陝東走廣平王傲郭子儀入  
陝城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嚴莊先入洛陽告安慶緒庚申夜慶  
緒帥其黨自苑門出走河北考與曰寶錄無新店戰日但云子儀  
五十餘里人馬相枕積器械戈甲自陝至洛賊委棄道路無半地  
庚申慶緒走其夜自東都苑門帥其眾奔河北王茂元帥廣平  
王與子儀收陝東汾陽家傳九月安慶緒自洛疾使諸將至陝兼  
收敗卒猶十五萬十月四日于陝西依山而陳被則高下擊此  
乃進軍上衝賊立不動公使使引令下山使則高下擊此  
乃擊其背賊乃敗績斬九萬級擒一萬人汾陽家傳十月四日破  
賊于陝西入日收洛陽年代記十月己未破賊于新店辛酉慶緒  
聞軍敗率其黨投相州舊紀庚申慶緒奔河王茂元平王入東  
京新紀戊申敗賊新店克陝郡王于復東京按陝洛之間幾三百  
里汾陽傳新紀大早寶錄壬戌收陝郡太晚今從年代記幸蜀記  
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考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一 唐紀三十六 七

思補

日寶錄傳皆曰尹子奇執送洛陽與哥舒翰程千里俱囚于客  
省及安慶緒敗度河北走使嚴莊皆害之張中丞傳相里造誅曰  
唐故御史中丞張許二君以守城睢陽陷張君遇害許君  
為賊所擒求死不降降偏至假師亦被兵焉今從之壬戌廣  
平王傲至東京回紇政府庫財帛又大掠三日財物不可勝計而  
意猶未厭傲思之父老請出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咸  
都使還上皇詰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上憂懼不知  
所為歎且後使者至言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宮表彷彿不能食欲  
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  
曰皆卿力也泌求歸山不已上固西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衡山  
陽都衡山縣西三十里南嶽也漢武帝以霍山為南嶽  
隋文帝以衡山為南嶽按泌傳泌歸衡山詔聽之 敕郡縣為  
之作室於山中給三品料 癸亥上發鳳翔遣太子太師韋見素  
入蜀奉迎上皇給復鳳翔五載 乙丑郭子儀遣左兵馬使張用



濟石武鉉使渾釋之將兵取河陽及河內嚴莊來降陳器人殺尹  
 子奇舉郡降田承嗣圍來瑱於潁川亦遣使來降郭子儀應之緩  
 承嗣復叛與武令珣皆走河北考異曰武令珣與吳傳云吳保南陽賊  
 嗣攻之下又云王師收兩京承嗣命河朔河北唐歷制以瑛為河  
 南節度使丙寅上至望賢宮魏縣望賢宮在  
 咸陽縣東數里得東京捷奏丁卯  
 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有泣者上  
 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  
 於含元殿前搏膺頓首請罪瑛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 太廟為  
 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 是日上皇發蜀郡 安慶緒走保  
 鄴郡改鄴郡為成安府改元天成考異曰唐歷曰改元天和廟門  
 紀亂曰改元至成與實錄年號  
 不同紀年通譜兩  
 存之今從實錄從騎不過三百步卒不過千人諸將阿史那承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 唐紀三十六 八

慶等散投常山趙郡范陽旬日開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  
 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河北諸郡人眾至六萬  
 軍聲復振 廣平王假之入東京也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官者陳  
 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假以上旨釋之尋勸赴西京  
 己巳崔器令詣朝堂請罪如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  
 獄其府縣所由祗承人等受賊驅使追捕者皆收繫之所由人有  
 承人誰指呼  
 給使令而已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五代志汲郡府與  
 縣唐時嘗  
 省入汲縣遠近服其仁環山不敢畋漁採訪使苗晉卿表薦之諸  
 府五辟詔書十至皆堅臥不出安祿山為采訪使奉書記濟不  
 得已為起祿山待以師友之禮見之必交拜而濟察祿山有異志  
 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

引首待刀希德以實病白祿山後安慶緒亦使人疆昇至東京月  
 餘會廣平王假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假遣詣京師上命館之  
 於三司時令三司按受賊官爵者因館濟于  
 三司署舍使受賊官爵者羅拜之令受賊官爵者列拜  
 以愧其心以濟為祕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稱病不受祿山官上  
 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壬申上御丹鳳門下制士庶受賊官祿為  
 賊用者令三司條件聞奏其因戰被虜或所居密近因與賊往來  
 者皆聽自首除罪其子女為賊所污者勿問 癸酉回紇葉護自  
 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於長樂驛長樂驛在  
 東長樂殿上與宴於宣政殿  
 自含元殿入宣政門為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沙  
 苑在馬湖曲李吉甫謂國圖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馬湖縣南自  
 十二里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余靖曰唐沙苑監今之同州  
 歸取馬還為陛下掃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之 十一月廣平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 唐紀三十六 九

假郭子儀來自東京上勞子儀曰吾之國家山卿再造 張鎰帥  
 魯吳來瑒吳王祗李嗣業李奐五節度徇河南河東郡縣皆下之  
 惟能元皓據北海高秀巖據大同未下能外也北海屬河南道大  
 同屬河東道○能音奈  
 己丑以回紇葉護為司空忠義王處遺回紇緡二萬匹使就朔  
 方軍受之 以嚴莊為司農卿 上之在彭原也更以粟為九廟  
 主禮虞主用桑練士用栗作粟主則理桑主上皇  
 主幸蜀九廟之主委之賦手故彭原更以粟為之庚寅朝享於長  
 樂殿 丙申上皇至鳳翔從兵六百餘人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  
 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  
 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釋黃袍著紫袍樓下馬趨進拜舞於  
 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  
 自為上著之上伏地頓首謝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



得係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父老在仗外歡呼且拜上  
命開仗車駕所在縱千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今日復睹二聖相  
見死無恨矣上皇不可居正殿此行宮也曰此天子之位也上因請  
自扶上皇登殿尙食進食上品嘗而薦之丁未將發行宮上親爲  
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馬上親執鞭行數步考異曰幸蜀  
出宮門上皇令左右  
扶上馬今從實錄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  
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左右皆呼  
萬歲上皇自開遠門入大明宮開遠門長安城西  
面北來第一門御舍元殿慰撫  
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勳哭久之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  
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 辛亥以禮部尙書李峴兵部侍  
郎呂諲爲詳理使因按獄特  
置此官與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陳希烈等獄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 唐紀三十六 十一

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爲之作傳表上之以爲巡以寡擊眾以弱  
制彊係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而議者或  
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善惡揚錄取棄用臣竊痛之巡所以  
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人乖其素志  
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心損數百之眾以今天下臣猶曰  
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難不睹休明唯有令名是其  
榮祿若不時紀錄恐遠而不傳使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撰  
傳一卷獻上乞編列史官庶議由是始息是後赦令無不及李愬  
等而程千里獨以生執賊庭不霑褒贈 甲子上皇御宣政殿以  
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而受之上不敢受傳國寶  
見上卷元載九月 安慶緒之北  
走也其大將北平王李歸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羅六州胡數萬人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 唐紀三十六 十一

峴以殿中侍御史李栖筠爲詳理判官栖筠多務平恕故人皆怨  
譚器之刻深而峴獨得美譽 戊午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  
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賜酺五日立廣  
平王似爲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考異曰實錄光弼  
守司徒按舊傳光弼  
檢校司徒耳自餘尚郡靈武扈從立功之臣皆進階賜爵加食邑  
實錄誤也 有美李愬肅顏某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  
加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二載郡縣來載租庸三分編一近  
所收郡名官名一依故事以獨郡爲南京鳳翔爲西京西京爲中  
京以張良娣爲淑妃立皇子南陽王係爲趙王新城王僅爲彭王  
潁川王儁爲兗王東陽王佺爲涇王儀爲襄王僅爲杞王偁爲召  
王召爲興王儁爲定王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

皆潰歸范陽所過俘掠人物無遺史思明厚爲之備且遣使逆招  
之范陽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同羅不從思明縱兵擊之同羅大  
敗悉奪其所掠餘眾走歸其國慶緒忌思明之彊遣阿史那承慶  
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判官耿仁智耿仁智蓋馬范  
陽節度判官說思明曰  
大夫崇重人莫敢言仁智願一言而死思明曰何也仁智曰大夫  
所以盡力於安氏者迫於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  
帥所部歸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玘亦說思明曰今唐  
室再造慶緒棄上露耳大夫奈何與之俱亡若歸款朝廷以自滿  
洗易於反掌耳思明以爲然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陽  
思明悉眾數萬逆之相距一里所使人謂承慶等曰相公及王遠  
至將士不勝其喜然邊兵怯懦懼相公之眾不敢進願弛弓以安



之承慶等從之思明引承慶入內應樂飲別遣人收其甲兵請郡兵皆給糧縱遣之願留者厚賜分隸請營明日囚承慶等遣其將

寶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十三郡范陽北平歸安瀋陽上谷博陵并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乙

丑子昂至京師考異曰河洛春秋乾元元年四月烏承恩受命入

送拘承慶斬守忠之首以備善傳亦曰遂拒承慶斬守忠李立節

忠貴人前表狀歸順郭子儀傳明年七月破賊河上擒安守忠

以獻則此際未死也蓋二人既被拘則斷無復為之用耳

上大喜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考異曰河洛春秋及舊傳

山為范陽節度使兼河北采訪使恩明蓋張祿山舊官耳今從實錄子七人皆除顯官先是烏承恩

已歸國上遣內侍李思敬與承恩往宣慰思明使將所部兵討慶

緒初慶緒以張忠志為常山太守思明召忠志還范陽以其將群

實治通鑑補遺卷二百二十 唐紀三十六 十一 恩補遺

尊攝恆州刺史開井陘路謂太原兵自井陘出常山之路招趙郡太守陸濟降之

命其子朝義將兵五千人攝冀州刺史以其將令狐彰為博州刺

史烏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後魏道安州

州即其地唐無安州在河北地或治方城唐植者安史以冀州文安郡為安州

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為唐有矣

郭子儀還東都經營河北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

偽進律皆應處死上欲從之李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

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

恕之道且河北未平卒臣陷賊者尚多若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

盡誅是堅其附賊之心也書曰殲厥渠魁脇從罔道誣器守文不

違大體惟陛下圖之爭之累日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

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壬申斬達奚珣等十八

人於城西南獨柳樹下對崎曰獨柳樹在長安子城西南隅陳希烈等七人賜白盡

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上欲免張均張垍死上皇曰均

垍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為賊毀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頭再拜曰

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臣不能活均垍使死者有知何面目見

說於九泉因俯伏流涕上皇命左右扶上起曰張垍為汝長流嶺

表張均必不可活汝更勿救上泣而從命考異曰柳宗元傳言旨

張均弟元皆與逆賊作權要官就中張均更與賊說河朔二哥家

事雖大能之不肯也其罪無赦宗下毀叩頭再拜曰臣比在東

宮被入誣語三度合死皆張說保得全首領以至今日說兩男

一假台死臣不能力爭備死者有知臣亦何面目見張說于地下

嗚咽俯伏太上皇命左右曰扶皇帝起乃曰與阿奴處置張垍宜

長流遠惡處張均宜棄市阿奴更不要苦教道賊也肅宗掩泣奉

詔按肅宗為李林甫所危時說已死乃得均垍之力均垍以說遺

言盡心于肅宗月今略取其意獨考其舊傳皆云垍死賊中均流

合浦與安祿山所署河南尹張萬頃獨以在賊中能保庇百姓不

此與實治通鑑補遺卷二百二十 唐紀三十六 十一 恩補遺

坐頃之有自賊中來者言唐羣臣從安慶緒在鄴者聞廣平王赦

陳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

臣光曰為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希烈等或貴為卿相或

親連肺腑于承平之日無一言以規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

合苟容以竊富貴及四海橫潰乘輿播越偷生苟免顧戀妻子

媚賊稱臣為之陳力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馬之不如慳各全具

首領復其官爵是諂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彼顏杲卿張巡

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沈抑下僚世亂則委棄孤城齋粉寇手

何為善者之不幸而為惡者之幸朝廷待忠義之薄而係姦邪

之厚邪至於微賤之臣巡徼之隸謀議不預號令不及朝問親

征之詔夕失警蹕之所乃復責其不能扈從不亦難哉六等議



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故妃韋氏既廢為尼居禁中是歲卒 上皇詔改葬楊貴妃禮部

侍郎李揆曰龍武將士以國忠負上速亂為天下誅之今改葬妃

恐將士疑懼上皇乃止 置左右神武軍取元從子弟充

帝馬嵬北行及自 其制皆如四軍總謂之北牙六軍

武軍 升河中防禦使為節度領蒲絳等七州

今升為節度使領蒲絳等七州 防禦使守提蒲關使

皆云某朝元元年復為某州不見在河月日星故十二月戊午

劍南為東西川節度東川領梓遂等十二州

梓州 又置荆澧節度領荆澧等五州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 唐紀三十六 十四 思補

刑部復其五州 變峽兼領德忠共五州 更安西曰鎮西

文武大聖孝威皇帝 考異曰貞觀或前元宗御宣政殿授上傅國

宮甲子元宗御宣政殿授上傅國璽于殿下 帝泣拜受今又云授

道聖皇天帝先是官軍既克京城宗廟之器及府庫資財多散在

坊市田宮女三千人 二月癸卯朔以殿中監李輔國兼太僕卿

輔國依附張淑妃判元帥府行軍司馬勢傾朝野

安慶緒所署北海節度使能元皓舉所部來降以為鴻臚卿充

河北招討使 丁未上御明鳳門赦天下改元盡免百姓今載租

庸復以載為年 庚午以安東副大都護王元志為營州刺史充

平盧節度使 三月甲戌徙楚王儼為成王 戊寅立張淑妃為

皇后 辛卯以歲饑禁京師酤酒期麥熟如初 鎮西北庭行營

節度使李嗣業屯河內 使始此 癸巳北庭兵馬使王惟良謀作

亂嗣業與裨將荔非元禮討誅之 荔非虜 安慶緒之北走也其

平原太守王暉清河太守宇文寬皆殺其使者來降慶緒使其將

蔡希德安太清攻拔之生擒以歸丹於鄴市凡有謀歸國者誅及

種族 胡人種誅之 乃至部曲州縣官屬連坐死者甚眾又與其羣

臣歃血盟於鄴南而人心益離慶緒聞李嗣業在河內夏四月與

蔡希德崔乾祐將步騎二萬涉沁水攻之

蔡希德自鄴攻 不勝而還 癸卯以太子少師號王巨為河南

尹充東京留守 辛亥新主入太廟甲寅上朝享太廟遂祀昊天

上帝乙卯御明鳳門赦天下 五月壬午制停采訪使改黜陟使

為觀察使 觀察使始此貞觀初遣大使十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

人為十道巡察使按舉州縣再周而代景雲二年置都督二十四

人察御史以下善惡當時以為備重難制罷之置十道按察使

元二年置十道按察使按察使四年罷八年復置廣德使秋冬

巡視州縣二十年曰採訪使置使分十五道大置本又兼黜陟使

是年改曰觀察 張鎰性簡澹不事中要 中要謂中人 聞史思明請

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力強則眾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而

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

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上已詔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

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

毀鎬無經略才上以鎬為不切事機戊子罷為荊州防禦使以禮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 唐紀三十六 十四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 唐紀三十六 十四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 唐紀三十六 十四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 唐紀三十六 十四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 唐紀三十六 十四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 唐紀三十六 十四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 唐紀三十六 十四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 唐紀三十六 十四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 唐紀三十六 十四 思補



部尚書崔光遠為河南節度使獨起布衣二林而至宰相居身清  
 廉不營資產謙恭下士善談論多識大體故雖考秩至淺而天下  
 具瞻推為舊德云 張后生與王昭儀數歲欲以為嗣上疑未決  
 從容謂考功郎中知制誥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為太子  
 卿意何如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喜曰朕意決  
 矣庚寅立成王假為皇太子揆元道之元孫也李元道武德中  
 為天策府學士  
 乙未以崔圓為太子少師李麟為少傅皆罷政事上頗好鬼神太  
 常少卿王瓌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議禮儀多雜以巫祝俚俗上悅  
 之以瓌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贈故常山太守顏杲卿太子太  
 保諡曰忠節以其子威明為太僕丞杲卿之死也楊國忠用張通  
 幽之譚竟無裒贈上在鳳翔顏真卿為御史大夫泣訴於上上乃

賈治暹唐紀三十一卷 唐紀三十六卷

出通幽為普安太守安州 具奏其狀於上皇上皇杖殺通幽杲

卿子泉明為王承業所害因寓居壽陽晉書壽陽縣屬壽陽郡平陽郡後  
 魏廢平陽郡以壽陽縣屬

太原郡九城志在太原府東一百八十里然本朝太原府已移治  
 陽曲宋白曰壽陽縣在漢倫次縣地後魏風土記晉末山戎內沒  
 太原之民來向山東天即居之貞若十年出徙壽陽之戶于大陵  
 城南道壽陽縣隋開皇改壽陽為文水縣又于壽陽故城置壽陽  
 縣即今為史思明所虜以牛革送於范陽會安慶緒初立有赦  
 縣是也

得免思明降乃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哀腹諫尸棺斂  
 以歸泉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真卿時為蒲州刺史  
 使泉明往求之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泉明詣親故  
 乞索隨所得多少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為賊所掠泉明  
 有錢二百緡欲贖己女聞其姑愁悴先贖姑女比更得錢求其女  
 已失所在遇羣從姊妹及父時將吏哀服謙等妻子流落者皆與

之歸凡五十餘家三百餘口均減資糧資糧則均分之其或有一  
 不足則減常數而均之  
 如親戚至蒲州真卿悉加贈給久之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袁履謙  
 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詔拜泉明  
 卿令政化清明誅鋤宿盜人情翕然成都尹舉其謀第一遷彭州  
 司馬家既貧窘居官又廉而孤貌相隨者百口什粥時不給而泉  
 明絕無愠歎容居母喪哀毀骨立當世高其行義 六月己酉立  
 大一壇於南郊之東漢武帝始祀天一至唐復祀之蓋多用九宮  
 一列宿之中最尊所祀之神項安世曰中宮天極一星其神太  
 則嘉應帝幸其壇始祀之從王瓌之請也上嘗不豫卜云山川  
 為祟瓌請遣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恃勢所過  
 煩擾州縣干求受贓賍有二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為蠶  
 尤甚至黃州宿於驛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扇鎖不可啟震怒破

鎖而入曳巫於墻下斬之所從少年悉斃之籍其贓數十萬具以

狀聞且請以其贓代貧民租遣中使還京師上無以罪也 以開

府儀同三司李嗣兼為懷州刺史充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 山

人韓穎改造新歷丁巳初行願歷時韓穎上言大衍歷或誤常疑  
 節增二日更之以穎道司天蓋損益其兩每

降者穎慮分 太子少師房琯既失職頗怏怏多稱疾不朝而資  
 客朝夕盈門其黨為之揚言於朝云琯有文武才宜大用若拾遺  
 襄陽杜甫亦上疏言琯罪細不宜免想上怒下制數琯罪貶幽州  
 刺史甫亦出為華州功曹前祭酒劉秩貶閬州刺史光尹嚴武  
 貶巴州刺史皆琯黨也閬州中郎巴州清化  
 郡漢巴郡宕渠縣地 初武從上皇入蜀  
 至德初赴行在瑄以其名臣子薦之于上累遷京兆尹及是坐貶



久之乃遷東川節度使瑄少好學風度沈整與東平呂向偕隱陸  
渾山十年不諧際人事時稱為王佐才然有遠器而無實用于天  
下多難之時遂欲從容鎮靜以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敗槩故功  
名驟損云附錄明皇錄云初房瑄之幸盧氏也那真人和璞自  
夏谷村遇一磨房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叩地令侍者掘  
深數尺得一瓶瓶中皆是雙帥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瑄曰願記  
此手瑄遂酒然而悟李光弼以吏思明雖降終當叛亂而寫承  
恩為思明所親信因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  
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  
數衣婦人服詣諸將營說誘之諸將以白思明明疑未察會承  
恩入京師上復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既宣旨  
思明留承恩館於府中帷其牀伏二人於牀下承恩少子在范陽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 唐紀三十六 十一 思明

諸將請思明表求誅光弼思明從之命判官耿仁智與其僚張不  
矜為表云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矜草  
表以示思明及將入函仁智悉削去之寫表者以白思明明命  
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憐欲活之復召入謂曰我任使  
汝垂三十年今日非我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曾有一死得盡忠  
義死之善者也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  
怒亂捶之腦流于地烏承瑛奔太原李光弼表為昌化郡王充石  
嶺軍使石嶺軍在折  
州秀容縣秋七月丙戌初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  
寶乾元錢徑一寸每緡重  
十斤與開元通寶並行從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謀也丁亥册  
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甯國公主妻之  
以殿中監漢中王瑤為册禮使右司郎中李異副之命左僕射裴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 唐紀三十六 十一 思明

思明使省其父夜中承恩密謂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當以吾  
為節度使二人於牀下大呼而山思明乃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  
券及光弼牒牒云承慶事成則付鐵券不然不可付也又得薄書  
數百紙皆先從思明反者將士名思明責之曰我何負於汝而為  
此承恩謝曰死罪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吏民西向  
大哭曰臣以十三郡地及兵八萬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  
擗殺承恩父子考異曰唐歷傳皆云四月殺承恩今據河洛  
春秋四月如承恩度副使六月死○榜音彭 連  
坐死者二百餘人承恩弟承珙走免思明囚思敬表上其狀上遣  
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  
會三司議陷賊官罪狀至范陽思明謂諸將曰陳希烈輩皆朝廷  
大臣上皇自棄之幸獨今猶不免於死況吾屬本從安祿山反乎

冕送公主至境上戊子又以司勳員外郎鮮于叔明為瑤副叔明  
仲通之弟也甲子上送甯國公主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  
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瑤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胡帽坐帳  
中榻上儀衛甚盛引瑤等立於帳外謂瑤曰王天可汗何親瑤曰  
從昆弟也時中人詣瑤俊立瑤上又問為誰瑤曰中人也可汗曰  
中人奴也願立即上平靈俊悚懼趨下於是引瑤入瑤不拜而立  
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瑤與叔明對  
曰曷者唐與諸國為昏皆以宗室女為公主今天子以可汗有功  
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禮至重可汗奈何以子婿傲婦翁坐榻上  
受冊命耶可汗改容起受冊命明日立公主為可敦舉國皆喜附錄  
稱王憲子也亦知音當早朝過水與里問音韻左右曰是太  
常工乎曰然它日識之曰何故臥吹笛工聲謝又聞康貞翁奏誌







弟慶和殺之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之至鄴許叔冀董秦王

思禮及河東兵馬使薛兼訓皆引兵繼至慶緒收餘兵拒戰於愁

思岡愁思岡在鄴城西據歐史在相州湯陰縣薛居正曰湯陰縣界有一岡土人謂之愁死岡考異曰汾陽家傳十月五日戰

慈罔輝實錄癸丑子儀破賊據安慶和癸丑十月五日也蓋捷奏始到又敗前後斬首三萬級捕虜千

人慶緒乃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季光弼引兵繼至慶緒窘急遣

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陽兵十三萬欲救

郭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將步騎一萬軍于滏陽磁州治滏陽前至魏城大

十道為慶緒聲勢 甲寅上皇幸華清宮十一月丁丑還京師

許叔冀奏衛州婦人侯四娘滑州婦人唐四娘甘州婦人王二娘

相與歃血請赴行營討賊皆補果毅 崔光遠拔魏州魏州治漢元城縣郭

下文置黃鄉縣與元城為二縣丙戌以前兵部侍郎蕭華為魏州防禦使會史思

明分軍為三一出邴洺一出冀貝一自洹水趣魏州洹水縣漢長樂縣地魏郡

限志曰開建德六年分臨漳縣東北置洹水縣在魏州西郭子儀奏以崔光遠代華十二月癸

卯敕以光遠領魏州刺史 甲辰置浙江西道節度使領蘇潤等

十州以昇州刺史韋黃裳為之浙西道節度使兼江甯軍使領昇潤宜欽饒江蘇常杭州十州治昇

州庚戌置浙江東道節度使領越睦等八州以戶部尚書李岷為

之浙東道節度使領越睦衢嚴州兼淮南節度使此宜參考下卷上元

委台明處置入州治越州兼淮南節度使 元年都統李岷注

己未羣臣請上尊號曰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許之

史思明乘崔光遠初至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崧拒之卷音

賊勢盛處崧連戰不利還趣城賊追之城下揚言曰處崧召我來

何為不出光遠信之腰斬處崧處崧驍將眾所恃既死眾無鬪志

魏州城自祿山反袁知泰能元皓等繕完之甚為堅峻光遠不能

守脫身走還汴州丁卯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人 平盧節度使

王元志薨上遣中使往撫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

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元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希逸

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

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臣光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子

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綱條之相維

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其在周易上天下

澤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

其臣民者以入柄存乎己也周禮王以八柄以尊卑一曰爵以

以取其幸四曰道以取其言五曰生以取其福六曰苟或捨之

奪以取其貧七曰廢以取其罪八曰誅以取其過

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立

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

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

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為常君臣循守

以為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

以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于上而出于

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為善者

勸為惡者懲彼為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旌秉

鉞師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書云遠乃

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為天

下之政而專事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由是為下者常問問焉



伺其上苟得開則攻而族之為上者常備焉畏其下苟得開則掩而屠之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為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肇於此矣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左傳晉楚戰于城濮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今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有敘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字內又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貽謀之遠哉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 唐紀三十六

是歲置振武節度使領鎮北大都護府麟勝二州鎮北大都護府使宋白曰振武軍舊為單于都護府即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置盛樂是也唐平突厥于此置雲中都督府德三年改為單于大都護府至德後振武節度治焉又置陝虢華及豫許汝二節度使安南經略使為節度使領交陸等十一州安南節度使領交陸峽長福祿芝武義演武安十州一州治交州宋白曰陸州玉山郡本玉州上元二年改為陸州以州界吐蕃陷河源軍宦官齊令誣誣構華原令盧從罪殿中侍御史張鑑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鑑乃具公服白于母曰鑑若循默可以免咎然有負于官若上疏理權權必免死鑑必坐貶恐為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爾無累于道吾所安也鑑遂執奏權獲配流鑑貶撫州司戶鑑齊邱之子也初上皇幸蜀給事中王維扈從不及為賊所得維服藥取痢偽稱瘠病

安祿山素知其才迎致洛陽逼為給事中及疑其之宴維聞樂感泣賦詩有百官何日更朝天之句賊平下獄或以詩聞行在上頗憐之其弟縉時為太原少尹請削官以贖維罪乃下遷為太子中允維工草隸善畫名盛于開元天寶間尤工五言詩畫思入神雲勢石色繪工以為天機所到非學力可及也維兄弟俱奉佛居常蔬食晚年長齋不衣文彩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川口輞水周於舍下有華子岡欲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泝辛夷塢泝音泝義亦同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齋中一無所有惟茶铛藥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暇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嘗有書與迪曰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北涉元瀟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 唐紀三十六

下塞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昏復與疎鐘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發春山可望輕儻出水白鷗矯翼露溼清皇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儻然從我遊乎至是遷尚書右丞在位逾年而卒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二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三十七 起乾元二年盡上元元年凡二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下之上

乾元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自稱大聖

燕王以周摯為行軍司馬 考異曰河洛春秋作周萬至邪志 李光

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我不

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還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 嘉山之敗事見二百

十八卷至 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

則無辭以用其眾也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 戊寅上祀九宮貴

神用王璵之言也 乙酉耕籍田 鎮西節度使李嗣業攻鄴城

為流矢所中數日創愈臥於帳中忽聞金鼓之聲知與賊戰而

病不能起因發憤大叫創復裂流血數升丙申薨兵馬使荔非元

禮代將其眾初嗣業表段秀實為懷州長史知留後事 李嗣業以

兵屯懷州會師攻鄴 時諸軍屯戍日久財竭糧盡秀實獨運芻粟

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 二月壬子月食既先是百

官請加皇后尊號曰輔聖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

無尊號惟皇后有之豈足為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

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橫於禁中干豫政事請託無窮上頗不悅

而無如之何 王憂天下之亂問士於國子博士蘇源明源明薦

前進士元結召見問救時之道結上時議曰往年逆賊東窮海南

踰淮漢西抵函秦北徹幽都當時之禍可謂劇矣天子獨以匹馬

至靈武合弱旅鋤強寇曾不踰時摧銳攘凶復兩京收河南何其

易邪乃今河北姦逆不盡山林江湖亡命尚多盜賊數犯州縣百

姓轉徙踵繫不絕將士臨敵而奔賢人逃逃不出陛下往在靈武

鳳翔無今日勝兵而能殺敵無今日檢禁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

而盜賊不作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流無今日爵賞而將士不散

無今日朝廷而賢者思仕何哉此無他前日天子痛陵廟傷汗恨

上皇南幸悼宗戚見屠側身勤勞不憚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

不疑渴問忠直過弗諱改此所以弱能制強危能取安之由也今

天子重城深宮燕和而居凝冕大昕纓佩而朝太官具味視時而

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國機軍務參籌乃進百姓疾苦時有不聞

殿弱良馬宮籍美女與服禮物休符瑞牒日月充備朝廷歌盛德

頌大業者聽而不厭四方貢賦爭上尤異諸臣頓官怡愉天顏文

武大臣至于庶官皆權賞踰望此所以強不能制弱安不能定危

也 音 若陛下處今日之地能如靈武之時何寇盜之足虞哉上

覽疏大悅曰卿能破朕憂懼授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 附

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從兄德秀天寶十二載舉進士會

天下亂浮沈人間至是而出著元子十篇管避亂入荷丘祠稱獨

子後徙家漢南浪士及有官人以爲浪者漫爲官乎呼爲漫郎

容樊上漁者相與更爲著叟又曰公之於爲著乎公漫久矣故稱

著叟 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再重穿壘三重壘潭

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榭而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守以待史

思明食盡采斗直錢七萬一鼠直錢四千淘糲及馬矢以食馬



先以麥熟推土築壘今關急乏人皆以為克在朝夕而諸軍既無

統帥進退無所稟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

解體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鄴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為營每營

擊鼓三百而遙脅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

輒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採甚艱晝備之則夜至

夜備之則晝至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車相

繼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資其稽緩妄殺戮人運

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邏

捕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

官軍與之刻日決戰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

逢水運安陽縣而東流謂之安陽河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諸軍望之以為遊軍

未介意思明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兗先與之戰殺

傷相半魯兗中流矢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

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棄甲

仗輜重委積於路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係東京戰馬萬匹惟

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閉守崔圓

河南尹蘇震等官東南奔襄鄧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

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禮整勒部伍全軍以歸

日那志曰史思明自稱燕王身前兵馬使吳思禮曰思明果反蓋

蕃將也安有盡節于國家因曰左武鋒使僕固懷恩懷恩色變陰

恨之三月六日思明輕兵抵相州郭公率諸軍擊之戰于萬金驛

賊分馬軍並逐而西郭公使僕固懷恩以蕃軍擊之擊之還

遇吳思禮于陳射殺之呼曰吳思禮汝殺我子儀子儀至

疑懷恩為變遂脫身先去諸軍相繼潰于城下從實錄子儀至

河陽將謀城守師人相驚又奔缺門水難注穀水出宏農瀋池縣

東遷千餘里南又東遷缺門山諸將繼至以及數萬議捐東京退

山阜之不接者里餘故得是名

係蒲陝都虞候張用濟曰蒲陝萃飢不如守河陽賊至併力拒之

子儀從之使都遊奕使蓋武韓遊瓌將五百騎前趣河陽用濟以

步卒五千繼之周摯引兵爭河陽後至不得入而去用濟役所部

兵築南北兩城而守之段秀實帥將士妻子及公私輜重自野戍

渡河待命於河清之南岸

野戍即野水渡置戍守之因謂之野戍

年置八年省咸亨四年復分河南洛陽新安荔非元禮至而軍焉

王屋洛陽河陽新安大基先天元年更名河清

諸將各上表謝罪上皆不問惟削崔圓階封貶蘇震為濟王府長

史削銀青階上弟也史思明審知官軍潰去自沙河收整士眾還

屯鄴城南沙河縣南分龍岡縣置唐縣安慶緒收子儀營中糧得

六七萬石與孫孝哲崔乾祐謀閉門更拒思明諸將曰今日豈可

復背史王乎思明不與慶緒相聞又不南追官軍但日於軍中饗

士張通儒高尙等言於慶緒曰史王遠來臣等皆應迎謝慶緒曰

任公慙往思明見之涕泣厚禮而歸之經三日慶緒不至思明密

召安大清令誘之慶緒容盛不知所為乃遣大清上表稱臣於思

明請待解甲入城奉上璽綬思明省表曰何至如此因出表偏示

將士咸稱萬歲乃手執璽綬曰生而不稱臣且曰願為兄弟之

國更作藩籬之援鼎足而立猶或庶幾北面之禮固不敢受并封

表還之慶緒大悅因請歃血同盟思明許之慶緒以三百騎詣思

明營思明令軍士擐甲執兵以待之引慶緒及諸弟入至庭下慶

緒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荷負棄失兩都久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

上皇之故為太上皇 遷垂救援使臣應死復生慶頂至踵無以



報德思明忽震怒曰棄失兩都亦何足言爾為人子殺父奪其位  
天地所不容吾為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嬖乎即命左右牽出并  
其四弟及高尙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張通儒李庭望等悉授以  
官思明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以府庫賞將士慶緒先所有州縣  
及兵皆歸於思明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因雷鎮之思明欲  
遂西略盧根本未固乃雷其子朝義守相州引兵還范陽 甲申  
回紇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還西京上宴之於紫宸  
殿宋敏求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殿門內有紫宸殿即內殿之正殿賞賜有差庚寅骨啜特勒等  
辭還行營 辛卯以荔非元禮為懷州刺史權知鎮西北庭行營  
節度使元禮復以段秀實為節度判官 甲午以兵部侍郎呂誼  
同平章事乙未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苗晉卿為太子太傅王璵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七 五 忠節補  
為刑部尚書皆能政事以京兆尹李峴行吏部尚書中書舍人兼  
禮部侍郎李揆為中書侍郎及戶部侍郎第五琦並同平章事上  
於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為己任軍國大事多獨決於峴於是  
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李揆上疏曰昔  
西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遂安劉氏皇朝置南  
北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變  
將何以制之乃止 金吾舊屬南牙羽林屬北牙金吾掌巡衛  
丙申以郭子儀為東畿山東河東諸道元帥權知東京留守 東畿  
京畿山東河南河北 以河西節度使來瑱行陝州刺史充陝  
河東自蒲絳北至并代 來瑒瑒河西未行而相州師潰因 夏四月庚子澤  
華州節度使 使之鎮陝以守關然瑒瑒徒襲瑒 潞節度使王思禮破史思明將楊旻於潞城東 潞城縣屬潞州隋  
置皇十六年置春

秋路于所邑也九城志 太子詹事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  
帥行軍司馬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  
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 內宅蓋在禁中輔  
國止宿之署舍也制  
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非時奏事皆因輔國關白  
承旨常於銀臺門決天下事 雜錄按大典大明宮圖有左右銀臺  
門直紫宸殿之西又考開本大明宮圖右銀臺門內即翰林院  
德殿又東歷內侍別省延英殿光順門而後至紫宸殿自左銀臺  
門西入歷溫室浴堂殿後紫宸殿而後至紫宸殿紫宸殿在宮政殿  
後當大明宮正中右銀臺門在宮城西面左銀臺門在宮城東面  
以地望準之正 事無大小輔國口為制敕寫付外施行事畢聞奏  
又置察事數十人潛令於人間聽察細事即行推案有所追索諸  
司無敢拒者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追詣銀臺一  
時縱之三司府縣鞠獄皆先詣輔國咨稟輕重隨意稱制敕行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七 六 忠節補  
莫敢違者宦官不敢斥其官皆謂之五郎 改正通鑑原文此下自  
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十七字雖本新舊李輔國傳然考後之生平  
雖有忌疾呂誼之事為士論所不滿亦未聞其庸陋一至于此況  
上文既言輔國欲以羽林騎士為巡邏正議以格 及李峴為相  
之則豈有執子弟之禮者而相為水火如是故刪之 於上前叩頭論制敕皆應由中書出且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  
感寤賞其正直以輔國行事多所變更罷其察事輔國由是讓行  
軍司馬請歸本官 本官太子詹事 上不許制比緣軍國務殷或宣口敕處  
分諸色取索及杖配囚徒自今一切並停如非正宣並不得行 正  
宣命凡出宣命有底在中 中外諸務各歸有司英武軍度候及六  
軍諸使諸司等比來或因論競懸自追攝 英武軍度候前時生手也  
遣使候以統之六軍北  
門六軍也諸使內諸司也 府京北府如所由處斷 使也諸司內諸司也 府京北府如所由處斷 自今須一切經稟府 府京北府如所由處斷 不平聽具狀奏聞諸律令除十惡殺人姦盜造偽外餘煩冗一切



剛除仍委中書門下與法官詳定聞奏輔國由是忌視 甲辰置

陳鄭質節度使以鄧州刺史魯良為之以徐州刺史尚衡為青

密七州節度使七州青密登萊沂海以興平軍節度使李真兼豫許汝三

州節度使仍各於境上守捉防禦陳鄭質前此未嘗置節鎮魯良

自彭城升統之與平軍本置子雍州始不與李真時在行 九節度

營使統深許汝三州此皆臨鳴分鎮非有一定規模也

之潰於相州也魯良所部兵剽掠尤甚聞郭子儀退屯河上李光

弼還太原吳憑懼飲藥而死 史思明自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

考異作應天皇帝注曰河洛春秋曰上元二年春二月思明懷西

侵之謀慮北地之變乃令明朝義留守相城自領士馬歸范陽因

僭號後燕以元順天元年案實錄此年正月一日思明借稱燕王

元年柳琛正開位歷思明有順天應天二號案舊門紀亂思明既

殺烏承恩不稱國家正朔亦不受慶緒指麾境內世稱某月而已

乾元二年四月癸酉思明僭位於范陽建元順天國號大燕立妻

辛氏為皇后次子朝義為皇太子長子朝義為懷王六月于開元

寺造塔改寺名為順天正元二年正月癸卯思明大赦改元應天

實錄云正月元年號河洛春秋云上元三年帝號勤門紀亂云立

朝興為太子案思明欲立少子為太子左右泄其謀故朝興殺

之紀亂云于時已立為太子誤也案長歷四月丁酉朔無癸酉

其妻辛氏為皇后子朝義為懷王以周摯為相李歸仁為將改范

陽為燕京諸州為郡 戊申以鴻臚卿李抱玉為鄭陳穎毫節度

使抱玉安與貴之後也安與貴見一百八十為李先弼神將屢有

戰功自陳恥與安祿山同姓故賜姓李氏 回紇毗伽闕可汗卒

長子葉護先遇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為登里可汗回紇欲以甯國

公主為殉公主曰中國人婿死朝夕臨喪期三年此終禮也回紇

慕中國之俗故娶中國女為婦若欲從其本俗何必結昏萬里之

外邪然亦為之榜面而哭漢北之俗死者停屍於棧子孫及親屬

馬七匹詣帳門以刀榜面且哭男女各殺牛馬陳于帳前祭之連帳走

天與尉謝夷甫捕殺之天與魯木古雍至德二載改日其妻

認冤李輔國素出飛龍殿飛龍小兒為之上訴救監察御史孫

鞠之無免案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暉大理卿權

獻鞠之北唐制所謂與蔡同猶不服又使侍御史太平毛若虛鞠

之太平縣屬魏州魏太武帝置泰平若虛傾巧士希輔國意歸罪

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于上上匿若虛

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鞠獄不直上怒叱出之伯陽

貶高要尉獻貶桂陽尉桂陽漢縣隋暉與鳳翔尹嚴向皆貶下

尉向所貶縣名故云者嚴下尉 蔡除名長流播州吏部尚書同

平章事李峴奏伯陽無罪責之太重上以為朋黨五月辛巳貶峴

蜀州刺史考異曰代宗實錄云嚴有盜發鳳翔管在北軍者詔遣

若虛奏嚴與輔國協謀宗大怒下三司推鞠之峴以若虛不直爽

於上前及三司覆奏與峴理協謀宗以為朋黨會同列李峴希旨

遂貶峴為通州刺史三司大臣 右散騎常侍韓皋木入對上謂之

皆貶官今從宗實錄舊紀傳 右散騎常侍韓皋木入對上謂之

曰李峴欲專權今貶蜀州朕自覺用法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

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 壬午

以滑漢節度使許叔冀為汴州刺史充滑汴等七州節度使新舊

表并滑漢節度使治滑州 以試汝州刺史劉展為滑州刺史充副使

六月丁巳分朔方置邠等九州節度使方嶽表開元九年置

大郡護府夏鹽鐵銀錢六州定道豐安二軍三受各城十年增

節度使三州二十二年兼隴內道采訪使道使增原甯慶麟

鄆坊丹延會稽十二州以匡長二州隸慶州安樂長樂二州隸

原州天寶元年增領鄆州乾元元年分隸北大都護府麟勝二州

置振武節度使是年廢開元節度使罷單于大都護以原甯

慶坊鄆丹延會稽節度使州在開元十三年以開字於處

改曰 觀軍容使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收短之於上秋七月上

那



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考異曰郭  
肅宗使丞相張公儀東都慰諭諸軍郭公陳無忌軍張公不坐而  
去軍中不悅則非流議居十日有中使追郭公於野家傳曰六月  
公朝於京師三讓元帥上許之乃詔李光弼代公為副段公別傳  
曰五月李光弼代子儀為副元帥守東都今因寶錄七月除趙王  
係為元帥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之曰我餒中使耳  
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願得親王為之副辛巳以趙王係為天

下兵馬元帥光弼副之考異曰舊傳思明繼兵河南加光弼太尉  
元帥以東師委之新傳云希代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副  
長史知諸道節度行營事又代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未幾為天下  
兵馬副元帥安寶錄光弼加太尉中書令在上元元年破史思明  
後為朔州都督在此年八月其代子儀節制朔方寶錄無日月制  
辭云宜副出車之命仍踐仍以光弼知諸節度行營光弼以河東  
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  
望塵旌旗精采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左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唐紀三十七 九 恩補

廂兵馬使張川濟屯河陽光弼以檄召之用濟曰朔方非叛軍也  
乘夜而入何見疑之甚邪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遂光弼請  
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銜枚以待都知兵馬使僕固懷恩曰鄴  
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實帥故罷其兵柄今遂李公而爾請之是  
反也其可乎石武鋒使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  
諷君為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光弼以  
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用濟召不時至斬之命  
部將辛京果代領其眾考異曰舊傳曰用濟承子儀之寬憚光弼  
以數千騎出汜水縣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用濟召不時至斬之命  
辛京果代之復追都兵馬使僕固懷恩恩先期而至常志曰  
五月二十三日詔河東節度使李光弼兼統河東李公弼受  
命以河東馬軍五百騎至東都夜入其軍張用濟在河陽謂之日  
朔方軍非叛人也何其疑之甚欲率精騎突入東都遂李公請郭  
公李公知之遂罷東都表請濟帥於河陽冬十月思明引眾渡河

李公曰思明渡河必圍洛城我當守武牢關揚兵於廣武以待之  
遂引兵東出汜水縣徵追河陽諸將用濟後至李公數其罪而  
戮之以辛京果代領其眾則日引軍入河陽秦僕固懷恩繼至光  
弼引坐與語須臾聞者白蕃渾五百騎至矣舊傳謂請蕃 光弼變  
色懷恩走出召麾下將陽賁之曰語汝勿來何得固違光弼曰士  
卒隨將亦復何罪命給牛酒 以潞沁節度使王思禮王思禮節

三州史或稱澤 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此李光  
關之敗思禮馬中矢而斃有騎卒整屋張光晟下馬授之問其姓  
名不告而去思禮陰識其狀貌求之不獲及至河東或譜代州刺  
史河西辛雲京雲京蘭州京人屬河西 思禮怒之雲京懼不知所出光晟  
時在雲京麾下曰光晟嘗有德於王公從來不敢言者恥以此取  
賞耳今使君有急光晟請往見王公必為使君解之雲京喜而遣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唐紀三十七 十 恩補

之光晟謂思禮未及言思禮識之曰噫子非我故人乎何相見之  
晚邪光晟以實告思禮大喜執其手流涕曰吾之有今日皆子之  
力也吾求子久矣引與同榻坐約為兄弟光晟因從容言雲京之  
冤思禮曰雲京過亦不細今日特為故人捨之即日擢光晟為兵  
馬使贈金帛田宅甚厚 辛卯以朔方節度副使殿中監僕固懷  
恩兼太常卿進爵大甯郡王懷恩從郭子儀為前鋒勇冠三軍前  
後戰功居多故賞之 八月乙巳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據州作  
亂刺史王政奔荊州楚元自稱南楚霸王編考新傳傳似 回紇  
以甯國公主無子聽歸丙辰至京師 戊午上使將軍曹日昇往  
襄州慰諭康楚元貶王政為饒州長史以司農少卿張光奇為襄  
州刺史楚元不從 壬戌以李光弼為幽州長史河北節度等使



使之收復河 九月甲午張嘉延襲破荊州荆南節度使杜鴻漸  
 北及唐也 棄城走澧朗郢峽歸等州官吏聞之爭撻宜山谷時荆南節度使  
 變城忠萬 戊辰更令絳州鑄乾元重寶大錢唐世鑄錢大凡天  
 錄十州 絳州之鑄三十其餘諸道或開江嶺或沒遺跡故當時鑄錢率倚絳州加以重輪一當五十一寸二  
 分文亦曰乾元重寶背之外 號重輪錢在京百官先以軍旅皆無  
 郭為重輪每重十二斤 號重輪錢在京百官先以軍旅皆無  
 俸祿至是始以新錢給其冬料 丁亥以太子少保崔光遠為荆  
 襄招討使充山南東道處置兵馬都使以陳穎為中節度使王仲  
 昇為申河等五州節度使知淮南西道行營兵馬時淮西節度使  
 五 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已  
 向河南分為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  
 思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舉周摯自胡良濟河白舉胡良皆河津  
 黃帝通鑑補 卷三十一 唐紀三十七 十一 史思明  
 西北岸夏 會於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汴  
 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  
 許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  
 秦及其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為中書令與  
 其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長蘆為質長蘆漢參戶  
 名長蘆縣 使其將南德信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十人徇江  
 淮神功南宮人也南宮漢古思明以為平盧兵馬使頃之神功襲  
 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神功將其眾來降思明乘勝西攻鄭州鄭  
 兵不利速戰洛城不可守於公計何如陟請謂兵於陝退守潼關  
 據險以挫其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

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  
 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獲臂之勢也獲臂可伸而長可夫辨  
 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  
 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嶺龍門  
 皆應遣兵汜水有城皇之險龍門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  
 牒許守韋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帥吏民  
 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為守備光弼  
 以五百騎殿時思明游兵已至石橋諸將請曰今日洛城而北乎  
 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水經注數水東逕洛陽莫  
 門石橋下即上東門也此言黃晉洛陽諸門非隋唐所徙洛城也上東門之地唐為黃及日暮光弼秉炬徐  
 行部曲堅重賊引兵躡之不敢逼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纒  
 黃帝通鑑補 卷三十一 唐紀三十七 十一 史思明  
 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考異曰實錄光弼謂  
 可守按河陽糧纒支十庚寅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持  
 日亦非糧多也今不取 其後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南築月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於是  
 鄭滑等州相繼陷沒韋陟李若幽皆寓治於陝 冬十月丁酉下  
 制親征史思明考功郎中知制誥蘇源明上疏曰自春大旱秋苗  
 耗半斂穫未畢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供頓之苦民何以堪臣  
 每立殿廊見旌旗之下餓夫執爨什於行閒日有三二市井餓殍  
 求食死於路旁日有四五今姦夫盜兒連牆接棟磨礪以須陛下  
 之出御史大夫豈能澄清禁止哉且河洛驛驢江淮叛換詩曰中  
 原有菽庶民采之彼思明楚元皆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  
 而速成之耶今李光弼拔河陽王忠禮下晉原衛伯玉拂馬書過



析支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元志歷來闕臨幽都汝州刺史田南  
金隄關口遇二室鄧景山凌淮泗愾然而西狂賊失勢墜于嶽山  
之下北不敢踰孟津東不敢過魏子計日反接而至矣陛下不坐  
而受之乃欲親征徇一朝之怒哉監察御史元結亦建言賊銳不  
可與爭鋒宜折以謀上乃止 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  
仙詣城下挑戰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  
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左右言  
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  
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  
為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  
矛策馬亂流而進橫流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  
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閒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  
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為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  
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息馬者使馬力因噴  
目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狗彘  
孝德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  
環走隄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以歸賊眾大駭孝德本安西胡人  
也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  
光弼令索軍中牝馬得五匹繫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  
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列戰  
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  
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覆裹鐵又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又之船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唐紀三十七 十三

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  
沈沒賊不勝而去思明見兵於河清杜佑曰河清縣南臨黃河欲絕光弼糧道  
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雷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  
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  
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  
諸將莫喻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  
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行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  
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  
曰司空在乎日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為誰曰雍希顥日越默  
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  
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  
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  
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不降何待庭  
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庭暉時為五臺府  
果毅代州有五臺府己亥以庭暉為右武衛大將軍唐諸府果毅品秩諸  
品矣考其日新傳曰上元元年光弼降賊將高庭暉李日越案此月  
己亥高庭暉即授特進疑即高暉也丁巳李日越又授特進是此月  
皆已降新傳誤謂日越二年三月思明引眾南去使其子朝義圍  
河陽四月二日思明陷洛陽城上元元年思明引眾南去使其子朝義圍  
我且渡河絕彼饋道三城食盡不攻自下李公問之 思明復攻河  
陽光弼謂陳節度使李抱玉曰時鄭州已沒將軍能為我守南  
城三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之抱玉  
許諾時賊將周摯攻南城抱玉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給之曰吾  
糧盡明且當降賊喜斂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賊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唐紀三十七 十四







詰闕斬之 史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千寇陝州神策兵

馬使衛伯玉以數百騎擊破之於砥子取馬六百匹歸仁走以

伯玉為鎮西四鎮行營節度使李忠臣與歸仁等戰於永甯沙柵

之閒屢破之嗣子既在永甯縣西永甯漢立界後周置同

黃龍城置北宜陽縣帝二年改為熊耳後周移於到馬隋開皇

三年移於同州城義甯三年移於天因符堅舊城置永甯縣武

德三年移理同州貞觀十四年移理移州十七年又移理鹿

庚乾元三年春正月辛巳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餘如故

丙戌以于闐王勝之弟曜同四鎮節度副使權知本國事子闐王

節度使皆在行營故全其 党項等羌吞嚙邊鄙將逼京畿乃分

邠甯等州節度為鄜坊丹延節度亦謂之渭北節度邠甯節度領

州九分四州 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領邠鄜州刺史杜冕領鄜坊節度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一 唐紀三十七 十一

副使分道招討戊子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使兩道邠鄜

鄜坊也 留京師 假其威名以鎮之 上祀九宮貴神 二月李光弼攻懷州史思

明救之癸卯光弼逆戰於沁水之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忠州

長史第五琦既行或告琦受人金二百兩遣御史劉期光追案之

琦曰琦備位宰相二百兩金不可手挈若付受有憑請準律科罪

期光即奏琦已服罪庚戌琦坐除名長流夷州宋白曰夷州之地

附隋大業七年始置置後魏唐武德四年置夷州舊 三月

甲申改蒲州為河中府 庚寅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城下夏

四月壬辰破史思明於河陽西者斬首千五百餘級 襄州將張

維瑾曹瑋殺節度使史闢據州反制以隴州刺史韋倫為山南東

道節度使時李輔國用事節度使皆出其門倫既朝廷所除又不

謁輔國尋改秦州防禦使己未以陝西節度使來瑱為山南東道

節度使至德二載廢而為節度使升襄陽防禦使為山南東

道節度使領襄陽鄧州唐安均房金商九州治襄州 瑒至

襄州張維瑾等皆降時有父母隨子在軍者參謀元結說瑒曰孝

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以全義豈有責其忠信義勇而不

勅之孝慈邪將士父母立給以衣食則義有所存矣瑒納之 閏

月辛酉有彗星出於西方長數丈 丁卯加河東節度使王思禮

為司空自武德以來思禮始不為宰相而拜三公 甲戌徙趙王

係為越王 己卯赦天下改元上元 追謚太公望為武成王更

定歷代名將為亞聖十哲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廟以配

如文宣王出師命將發日引辭於廟仍以古名將十人為十哲配

享是年尊為武成王以歷代名將為十哲像侍坐泰武安侯白起

漢淮陰侯韓信劉丞相諸葛亮唐尚書右僕射衛國公李靖司空

英蔣公李勣列於左漢太子少傅張良齊大司馬田穰苴吳將軍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一 唐紀三十七 十二

孫武魏西河守吳起燕 其中祀下祀并雜祀一切茲停早故也唐

昌武君樂毅列於右 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宗廟為大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

岳鎮海瀆帝社先靈孔宣父齊太公諸子應為中祀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靈星山林川渚等及州縣社稷釋奠為 是日

小祀雜祀益小鬼之神若漢志所謂社稷之類 史思明入東京

考異曰案去年九月唐明皇已入東京實錄至此復

馬寺不入宮闕今 五月丙午以太子太傅苗晉勳行侍中晉卿

始移軍入其城耳 寬厚廉謹為政舉大綱不問小過所到有惠化及秉鈞衡小心畏

慎未嘗忤人意性聰敏練達吏事百司文簿經目必曉而謹身固

位以智自全時人比之胡廣 宦者馬上言受賂為人求官於兵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呂諲諷為之補官事覺上言杖死壬子

諲罷為太子賓客 癸丑以京兆尹南華劉晏為戶部侍郎充度

支錢錢鹽鐵等使南華本漢縣屬代不更名天寶元年更名



曾受開元二十五年監察御史羅文信充憲 晏善治財利故用之

道錄錢使其後楊慎於楊國忠相繼為之 初上皇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上皇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

之說曰國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秀午號稱神童名震

一時嘗召入宮楊貴妃置之膝上親為畫眉總髮上皇問曰卿為

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蓋護帝左右多邪

人也及長居官所至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 六月甲子桂

州經略使邢濟奏破西原蠻二十萬眾斬其帥黃乾曜等 西原蠻

之南也桂之西有甯氏相承為豪又有黃氏居廣源洞其屬也其

地西接南詔天寶初黃氏與韋氏周氏俱氏相併齒為寇害據

十餘州又逐韋周 三品錢行浸久屬荒米斗至七千錢人相

食京兆尹鄭叔清捕私鑄錢者數月聞榜死者八百餘人不能禁

乃敕京畿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常十其重輪錢當三十諸州更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一 唐紀三十七 十一 思補

俟進止是時史思明亦鑄順天得一錢 史思明時得一元實錢徑

長非之北改其一當開元錢百賊中物價尤貴時祕書少監曹王

文曰順天元寶 皇事母太妃鄭以孝聞既歲餘物價度祿不足以養親請外官

不允乃故抵輕法貶溫州長史俄攝州事州有官粟數十萬斛皇

欲行賑掾吏叩頭乞候旨皇曰人日不再食則死何暇稟命哉苟

殺我而活眾其利大矣乃盡散之然後自劾上聞而嘉之皇明之

元孫也 甲申興王佑薨後張后長子也幼曰定王侗張后以故

敬欲危太子太子常以恭遜取容會召薨侗向幼太子位遂定

乙酉鳳翔節度使崔光遠破党項於普潤 普潤縣屬鳳州府漢杜

大業初置普潤縣宋白曰普潤縣本嶺南安定縣之二縣之地在漢

又為漆縣隋大業元年於細川谷置普潤縣蓋以杜漆城三水澤

既民田民獲濟則以爲縣名 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奏破史

縣則漢杜陽之地有隋仁壽宮

思明之兵於鄭州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 事見上卷

時自夾城往起居 夾城開元二 上皇亦開至大明宮左龍武大將

軍陳元禮內侍監高力士久侍衛上皇上文命玉真公主如仙媛

考異曰常侍言官作九仙媛唐歷作九 內侍王承恩魏悅及梨園

公主女媛今從新舊傳蓋舊宮人也 弟子常娛侍左右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

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又等上樓賜宴有

劍南奏事官過樓下拜舞上皇命玉真公主如仙媛為之作主人

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費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且欲立

奇功以固其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元

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驚武動臣皆反仄不安

臣曉諭不能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 帝上上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一 唐紀三十七 十一 思補

曰聖皇 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為天下主當為社

稷大計消亂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垣

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

小人榮感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 記曰文

世子也朝於 王季日三 庸何傷乎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

取之纒留十匹上皇謂高力士曰吾兒為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

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 唐以大明宮為

西內興慶 上泣不應輔國懼會上不豫秋七月丁未輔國矯稱上

詔迎上皇遊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

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大內上皇驚幾墜馬高力士厲

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輔國突縛馬



力士曰翁不解事斬一從者力士呼曰太上皇問諸將士各好在  
諸將士皆納刃再拜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與己共執上皇馬控  
侍衛如西內居甘露殿輔國帥眾而退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  
朕且為兵死鬼所留侍衛兵纒死老數十人陳元禮高力士及舊  
宮人皆不得聞左右上皇曰興慶宮吾之王地事見二百九卷  
數以讓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從亦吾志也是日輔國與六軍大  
將素服見上請罪北門六軍也上又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  
復何殊南宮即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  
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  
蓬州長史梁以漢宗派置安州後置蓬州隋廢州以縣  
屬清化郡唐復置蓬州宋白曰因蓬山為名至京師  
二千三百六十里東都  
二千五百八十二里癸丑敕天下重餼錢皆當三十如畿內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七 三十一

丙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播州魏悅流漆州陳元禮勒致  
仕置如仙媛於歸州貞觀三年分州龍標縣置巫州京師南三  
千一百五十八里至東都三千八百三十三  
里播州秦夜郡之南境隋稱柯郡之縣柯縣貞觀九年置郡州  
十一年置播州京師南四千四百五十五里至東都四千九百六十  
里貞觀十六年開山洞置漆州至京師三千四百八十里東都四  
千二百里歸州漢州歸州後周置歸州隋廢郡以縣屬巴東  
郡唐武德二年分歸州置歸州京師南二千二百四十三里  
二千二百六十八里至東都一千八百四十三里玉真公主出居  
玉真觀上更遷後宮百餘人置西內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  
親服膳萬安咸宜二公主  
主皆上皇女四方所獻珍異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  
憚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  
人起居其後上稍悔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  
力士之在巫州既思慕上皇而不得見又自傷其流落見道旁瘞  
菜豐茂而不為人食感懷而賦詩云長安稱斤賣此閒無人採夷

夏雖有殊氣味終不改 初哥舒翰破吐蕃於臨洮西歸磨曠川  
於其地置神策軍會要天寶十三載哥舒翰以前年收九曲蒲以  
其地置神策軍其地置神策軍其地置神策軍去臨洮郡二百  
里及安祿山反軍使成如璆遣其將衛伯玉將千人赴難既而軍  
地淪入吐蕃伯玉屯於陝果官至右羽林大將軍八月庚午以  
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為神策軍  
置盛張本丁亥贈諡王昭曰恭懿太  
子 更部尚書東京留守韋陟卒陟自幼風標峻整獨立不羣開  
元中居父安石喪以父不得志沒杜門不出者八年與弟斌互相  
勸勵探討文典不舍晝夜於時才名之士王維崔顥盧象昇常與  
唱和遊處宋璟見而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為洛陽令累遷吏  
部侍郎時選人有冒名接腳之病情偽最難窮究陟剛腸疾惡風  
彩嚴正凡有瑕可疑者案牘詰無不首伏好接引後輩前拂窮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七 三十二

滯如以道義相知恆虛席倒屣迎之其視同列要貴蔑如也故為  
李林甫所惡出為襄陽太守楊國忠為相尤忌之百計以傾陷焉  
會安祿山反其弟斌為賊所得國忠欲構陟與賊通謀令吏卒脅  
之欲其憂死其所親勸之逃陟慨然曰我家積信於國非一代矣  
況素所秉心無負神理命之合理其可逃乎乃堅臥不出上即位  
靈武起為吳郡太守歷官吏部尚書後進者望風畏忌出為東京  
留守及東京陷陟將率官屬入關詔拜吏部尚書留守如故令  
止於永樂不許至京陟早有台輔之望聞被李林甫楊國忠之擠  
不遂其志及中原兵起天下事殷陟常自謂負經濟之器遭後生  
騰謫明主見疑常鬱鬱不快乃歎曰吾道窮於此乎因發病卒  
九月甲午置南都於荊州以荊州為江陵府仍置永平軍團練兵







寶錄也今從劉展昇州軍士萬五千人謀應展攻金陵城昇州治金陵

不克而遁侯令儀懼以後事授兵馬使姜昌羣棄城走昌羣遣其

將宗犀詣展降丙申展陷昇州以宗犀為潤州司馬并楊軍使元

二年置丹楊使昌羣領昇州以從子伯瑛佐之先是浙西節度使

顏真卿知展必反豫飭戰備嘔以為生事乃奏遷真卿為刑部尚

書兵備遂弛至是果為展所逐李光弼攻懷州百餘日乃拔之

生擒安太清考異曰舊傳云懷安太清州擊楊希文等送於關下

光弼所察則擊於時不在懷州城中明年為史朝義所殺非

史思明遣其將田承嗣將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將兵

三千人徇陳許敬釭將二千人徇兗鄆曹將五千人徇曹州

十二月丙子党項寇美原同官大掠而去後魏景明元年分漢高

郡因土門山為名隋廢土門縣入華原咸亨二年分華原之富平

華原及同州之蒲城以故土門縣置美原縣同官本漢銅官之地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一唐紀三十七

後因謂之銅官川後魏真君七年置銅官縣屬北地郡隋為銅官

至唐二縣並屬京兆未白曰同官縣漢郡地晉為類陽郡符堅

於祿福城東北銅官川置銅官縣後魏賦帥郭愔等引諸羌

胡敗秦隴防禦使韋倫殺監軍使竟節節度使能元皓方鎮表

年升鄆齊兗三州都防禦使為節度使是年以齊州隸青淄而竟節增領徐州擊史思明兵破之李岷

之去潤州也副使李藏用謂岷曰處人尊位食人重祿臨難而逃

之非忠也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江之險固韋昭曰三江謂吳

江也吳地記曰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

江東南入江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五湖注已見晉安帝紀不

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勇何以事君藏用請收餘兵竭力

以拒之岷乃悉以後事授藏用藏用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

募壯士得二千人立柵以拒劉展展遣其將傅子昂宗犀攻宣州

宣徽節度使鄭良之棄城走宣徽節度使領李岷奔洪州李藏用

與展將張景超孫待封戰於郁聖兵敗奔杭州景超遂據蘇州待

封進陷湖州湖州本漢烏程縣地吳置吳郡唐武德四年復置湖州

展以其將許暉為潤州刺史李可封為常州刺史揚持璧為蘇州

刺史待封領湖州事景超進逼杭州藏用使其將溫晁屯餘杭餘

漢縣時屬杭州在

州西四十五里展以李晃為泗州刺史宗犀為宣州刺史傅子

昂屯南陵南陵漢春穀縣地梁置南陵縣及南陵郡隋廢郡

江州徇江西江西謂江於是屈突孝標陷濠州王暉陷舒和滁

廬等州所音皆所向無不摧靡聚兵萬人騎三千橫行江淮開壽

州刺史崔昭發兵拒之由是岷不得西止屯廬州初上命平盧兵

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既敗與邢延恩奏

乞救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為

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眾南下及彭城救神功討展展聞之始有

懼色自廣陵將兵八千拒之選精兵二千渡淮擊神功於都梁山

展敗走至天長天長屬以五百騎據橋拒戰又敗展獨與一騎亡

度江神功自楚州入廣陵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地穿掘略備

初淮南採訪使李成式既破永王璘遂玩兵寇寇不以世務為慮

時蕭穎士在淮南與宰相推圖書曰今兵食所資在東南宜遣大

將并鎮江淮既而劉展果反成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穎

士曰今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且投兵不測之地而已乃觀

聽華麗誰復為我致死哉弗聽師果無功穎士遂去客死於汝南

逆旅穎士梁郡陽王七世孫也及卒門人諡之曰文元先生是

歲吐蕃陷廓州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二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三十八 起上元二年盡代宗寶應二年六月凡二年有奇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

上元二年春正月甲午上不康皇后張氏刺血寫佛經 癸卯

史思明改元應天 張景超引兵攻杭州敗李藏用將李弼於石

夷門孫待封自武康南出 吳分烏程餘杭二縣置永安縣晉將會

景超攻杭州 自武康南出過物頭 溫晁據險擊敗之 去年李藏用

使溫晁屯餘 杭餘杭東至杭州錢塘界一十八里又東二十七里 待封脫身

則至杭州北陸門也故溫晁得過而險險以敗孫待封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二十一 唐紀三十八

治資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一終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一 肅宗上元元年 唐紀三十七 三十七

奔烏程李可封以常州降丁未田神功使特進楊惠元等將千五百人西擊王暉辛亥夜神功先遣特進范知新等將四千人自白沙濟西趣下蜀鄧景山將千人自海陵濟東趣常州神功與邢延恩將三千人軍於瓜州壬子濟江展將步騎萬餘陳於蒜山 蒜山在潤州城西三里其上 神功以舟載兵趣金山會大風五舟飄抵金山 金山在大江中南直西 展屠其二舟沈其三舟神功不得度還軍瓜州而范知新等兵已至下蜀展驥之不勝第殷勸展引兵逃入海可延歲月展曰若事不濟何用多殺人父子乎死早晚等耳遂更率眾力戰將軍隱林射展中目而仆遂斬之 考異曰實錄云乙卯平展 兵馬使出神功生擒逆賊劉展 神功功亦然今從劉展亂紀 劉殷許嶧等皆死隱林滑州人也楊惠元等擊破王暉於淮南暉引兵東走至常熟乃降 王暉東走度江而至



常熟晉分吳縣通海虞縣梁立信義郡南沙縣隋平陳廢郡 孫侍

封請李臧用降張景超聚兵至七千餘人聞展死悉以兵投張濬

雷使攻杭州景超入海濠雷至杭州李臧用擊破之餘黨皆平

盧軍大掠十餘日 田神功所將 安史之亂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

民始懼荼毒矣 考異曰劉展亂紀係待封降以 荆南節度使呂

諲奏請以湖南之潭岳郴邵永道連黔中之涪州皆隸荆南從之

鄂州漢召陵郡梁之地召陵後漢改為昭陽晉改為邵陽吳立邵

陵郡隋廢郡為邵陽縣唐武德四年分置南梁州貞觀十

年更名 二月奴刺党項寇寶雞 奴刺西羌種落之名至德二載

秦時寶雞郡也 燒大散關南侵鳳州刺史蕭懷 懷音 大掠而西

鳳翔節度使李鼎追擊破之 戊辰新羅王金崖入朝因請宿衛

存疑按新羅傳元宗天寶三年新羅王報慶卒其弟憲英立代宗

大曆二年憲英卒子乾運立其時何以後有新羅王金疑那然亦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二十二 唐紀三十八 一

未敢便刪姑存之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

擊之可破也陝州觀軍容使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於上上敕李

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朔方節度使僕

固懷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

之每用兵臨敵倚以集事李光弼性嚴一裁之以法無所假貸懷

恩憚光弼而心惡之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使相繼督光

弼使出師光弼不得已使鄭陳節度使李抱玉守河陽與懷恩將

兵會朝恩及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洛陽戍陳於邙山光弼命

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以進可以退若平原

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思明

乘其陳未定進兵誦之官軍大敗死者數千人軍資器械盡棄之

考異曰寶雞曰史思明潛遣開謀反說官軍曰洛中將士久戍思

歸士多不睦魚朝恩以爲然乃言光弼及僕固懷恩衛伯玉等曰

可速出軍以掃殘寇光弼等然之今從言光弼傳寶雞曰光弼懷恩

謀殺朝恩改寶雞步兵死者數萬今從朝恩思明傳寶雞曰

河走保聞喜朝恩伯玉奔還陝抱玉亦棄河陽走河陽懷州皆沒

於賊朝恩聞之大懼益兵屯陝 李揆與呂諲同爲相不相悅諲

在荆南以善政聞揆恐其復入相奏言置軍湖南非便 潭郡邵水

洞庭湖之南呂諲兼 又陰使人如荆湖荆湖求諲過失諲

上疏訟揆罪癸未揆揆袁州長史以河中節度使蒲華爲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 史思明猜忍好殺羣下小不如意動至族誅人不

自係朝義其長子也常從思明將兵頗謙謹愛士卒將士多附之

無寵於思明少子朝清 朝清朝清門 嗜酒好色凶獷頑戾招集

幽薊惡少與其年齒相類者白餘人爲左右皆彎弓利劍飾以丹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二十二 唐紀三十八 三

腹珠玉帶佩印雕鏤金銀控彈揮刃常如見敵以兩行大將子弟

統之每與其黨飲宴酒酣熱燎其鬚髮或以銅彈丸擊之以頤頰

爲的血流至地無痛楚之色則賞卮酒少似頓處乃鞭之從墜至

踵或至數千困絕將殞方捨之候稍愈復鞭之有杖六七千不死

者姬妾皆思明所掠良家子有不稱命則殺之亦有其湯鑊死者

既火盛湯沸令壯士抱而投之初宛轉叫呼須臾骨肉糜爛旁人

皆毛豎股慄朝清笑臨而觀之以所策毬杖於鑊中撞擊顏色自

若諸將怨之入骨而思明以其爲辛氏所生故愛之使守范陽常

欲殺朝義立朝清爲太子左右頗泄其謀思明既破李光弼欲乘

勝西入關使朝義將兵爲前鋒自北道襲陝城思明自南道將大

軍繼之 南道出二輪之關漢建安中曹公三月甲午朝義兵至堰

西討巴蜀惡南路之險更關北道



子頴即子頴也按舊唐書衛伯玉逆擊破之朝義數進兵皆為陝  
 兵所敗思明退屯永甯以朝義為怯曰終不足成吾事欲按軍法  
 斬朝義及諸將戊戌命朝義築三窟城三角城蓋一角依欲貯軍  
 糧期一日畢朝義築畢未泥思明至詎怒之令左右立馬監泥斯  
 須而畢思明又曰侯克陝州終斬此賊朝義憂懼不知所為思明  
 在鹿橋驛鹿橋驛永甯傳舍也貞觀令腹心曹將軍將兵衛朝  
 義宿於逆旅其部將駱悅蔡文景說朝義曰悅等與王死無日矣  
 自古有廢立請召曹將軍謀之朝義悅首不應悅等曰王苟不許  
 悅等今歸李氏王亦不全矣朝義泣曰諸君善為之勿驚聖人臣子謂其君  
 父為聖人悅等乃令許叔冀之子季常召曹將軍至則以其謀  
 告之曹將軍知諸將盡怨思明及己不敢違是夕悅等以朝義部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一十二 唐紀三十八 四

兵三百被甲詣驛宿衛兵怪之畏曹將軍不敢動悅等引兵入至  
 思明寢所值思明如廁問左右未及對已殺數人左右指示之思  
 明聞有變踰垣至殿自鞠馬乘之悅僱人周子俊射之中臂墜馬  
 遂擒之思明問亂者為誰悅曰奉懷王命思明日我朝來語失立  
 其及此然殺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長安今事不成矣悅等送思明  
 於柳泉驛囚之還報朝義曰事成矣朝義曰不驚聖人乎悅曰無  
 時周舉許叔冀將後軍在福昌福昌在柳泉驛之東宋白曰福昌  
 一泉縣屬洛州右宜陽地今縣治建  
 鳩悅等使許季常往告之擊驚倒於地朝義引軍還擊叔冀來  
 迎悅等勦朝義執擊殺之軍至柳泉悅等恐眾心未壹遂縊殺思  
 明以遺棄其尸案駱負歸洛陽朝義即皇帝位改元顯聖乃偽為  
 思明敕使告捷於范陽云唐兵大敗於洛北斬首萬餘級令朝

清倫車馬勒六宮赴洛而遊救舊左散騎常侍張通儒戶部尚書  
 康孝忠與朝清衛將高勣仁高如震等殺朝清并其母辛氏與不  
 附己者數十人其日朝清速召丁匠與其母妻造寶鉞鞍勒搜索  
 庫藏修乘騎之具并命左右各備行裝唯數十人侍衛初思明留  
 駿馬百餘匹在其殿中朝清出入馳驟每日則于桑乾河飲之通  
 儒將入潛令康孝忠從數十人持兵詣飲處馳取其馬閉於城南  
 毗沙門神之院通儒與鞠仁領步兵千餘人入日華門偽皇城謂  
 守劉象昌逢之驚問其故通儒顧左右斬之俄而朝清腹心衛鳴  
 鶴又問亦斬之子城擾亂朝清惶怖猶能環甲持兵與親信二三  
 十人出拒奔殿中取馬盡矣唯病馬一匹朝清乘而策之不前  
 遂步戰通儒立白旗招朝清之黨降降者捨罪復官爵惡少等雖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一十二 唐紀三十八 五

沐朝清之錫資亦恐其無道鞭撻降者大半朝清猶從十餘人接  
 戰弓矢所發無不中者通儒謂披靡所傷者數十人退出子城  
 外人不知甲兵之故皆惶恐潛匿通儒於城門拒戰良久日已云  
 暮朝清眾寡不敵走匿城上之逍遙樓通儒兵人禁中劫掠金帛  
 遂殺辛氏夜半將曹閔之於樓上擒獲朝清朝清曰我兄弟六  
 七人朝清一身斬之何益高如震對曰以殿下殘酷人各有怨心  
 朝清曰乞放此一度後更不敢執者皆笑又謂閔之曰此腰帶三  
 寸兩黃金新造謹奉將軍閣之曰殿下但死腰帶閣之自解取左  
 右益矢縊以弓絃斷其首幽送洛陽偽侍中向潤容特受思明委  
 託朝清亦甚敬憚至是惶怖走入私第不自安旬旬待罪通儒領  
 之勒馳驛赴洛通儒收朝清黨與悉誅之思明曉將辛萬年特有







覈文證詳而不滯時稱吏事第一由是大知名上即位為尚書左丞恭儉克己避重讓密甚有時望至是為相敦守儒行老而彌篤

乙亥青密節度使尚衡破史朝義兵斬首五千餘級 丁丑克

鄂節度使能元皓破史朝義兵 壬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子璋

驍勇從上皇在蜀有功 梓州梓潼郡漢郡 東川節度使李奐奏替

之子璋舉兵襲奐於蘇州 蘇州治巴西 道過遂州刺史魏王巨蒼

黃修屬郡禮迎之 梓潼二州并屬東川節度蓋列郡也 子璋殺之

李奐戰敗奔成都子璋自稱梁王改元黃龍以綿州為龍安府置

百官又陷劍州 劍州治普安漢 五月己丑李光弼自河中入朝

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上人不朝山人李唐見

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

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泣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癸巳党項寇寶雞 初史思明以其博州刺史令狐彰為滑鄭

沐節度使將數千兵戍滑臺 滑臺古 彰密因中使楊萬定通表請

降徙屯杏園渡思明疑之遣其將薛岌圍之彰與岌戰大破之因

隨萬定入朝甲午以彰為滑衛等六州節度使 滑衛相貝 戊戌

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擊史朝義范陽兵破之 乙未西川節度使

崔光遠與東川節度使李奐共攻綿州庚子拔之斬段子璋 復

以李光弼為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都統河南淮南東西山南

東荆南江南西浙江東西入道行營節度 考異曰寶曆舊紀皆云

南東江東五道唐歷會要為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五道割

展亂紀又有江南浙東浙西凡八道按袁晁亂浙東光弼討平之

則是浙東亦其 出鎮臨淮 臨淮郡 六月甲寅竟寧節度使能元

統內也今從之

薛敗史朝義將李元遇 江淮都統李岷畏失守之罪歸咎於浙

西節度使侯令儀丙子令儀坐除名長流康州 康州治首康縣西

都五千一百五十五里 加田神功開府儀同三司徙徐州刺史徵

李岷鄧景山還京師 戊寅党項寇好時 好時驍勇自漢至後唐屬

七年置上立蘇州京兆又有舊莫西縣十八年改曰好時大業三

年廢入上宜武德二年分蘇州置好時貞觀八年廢上立人岐陽

置上立更上宜曰好時 秋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既大星皆

見 以試少府監李藏用為浙西節度副使 八月癸丑朔加開

府儀同三司李輔國兵部尚書乙未輔國赴上 僕射尚書赴省使

武士戎裝夾道跳丸舞劍百騎前驅宰相朝臣皆送之御廚具饌

太常設樂輔國驕縱日甚求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

其如朝望未允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己上密謂裴曰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一十二 唐紀三十八 九 裴冕

輔國求為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不與華出問曰初無此事吾

臂可斷宰相不可得華入言之上大悅輔國銜之 己巳李光弼

赴河南行營 辛巳以殿中監李若幽為朔方鎮西北庭與平陳

鄭等節度行營及河中節度使 代李鎮絳州賜名國貞 百七月

霖雨至是方止將守多壞漉魚道也 九月甲申天成地平節上

景雲二年九月三日生以上於三殿道場 南都新書大明宮中

九月三日為天成地平節 有紫雲殿在仙居殿

之西此殿三層亦以三殿為名 以宮人為佛菩薩 釋典曰菩薩也

名釋尊德殿在翰林院之東 濟眾 武士為金剛神王 范成大曰在處寺門有兩金剛神是于佛

生也 名大臣膜拜圍繞 壬寅制去尊號但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年

以建子月為歲首月皆以所建為名因放天下停京兆河南太原

鳳翔四京及江陵南都之號 西京見二百二十卷至德 自今每除



五品以上清望官及郎官御史刺史令舉一人自代觀其所舉以

行殿殿 江淮大饑人相食 冬十月江淮都統崔圓署李藏用

為楚州刺史 考異曰劉展亂紀曰初劉展既平諸將爭功皆賞未及李藏用崔圓乃署藏用為楚州刺史領二城而居

牙始按置七月藏用已除斬 會支度租庸使以劉展之亂諸州

用倉庫物無準奏請徵驗時倉猝募兵物多散亡徵之不足諸將

往往賣產以償之藏用恐其及己嘗與人言頗有悔恨其耳將高

餘挾故怨使人詣廣陵告藏用反先以兵襲之藏用走餘追斬之

崔圓遂籌責藏用將吏以驗之將吏皆附成其狀獨孫待封堅

言不反圓命引出斬之或曰子何不從眾以求生待封曰吾始從

劉大夫奉詔書來赴鎮 劉大夫謂劉晏也 人謂吾反李公起兵滅

劉大夫今又以李公為反如此誰則非反者庸有極乎吾甯就死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二 唐紀三十八 十一

不能誣人以非罪遂斬之 建子月壬午朔上受朝賀如正旦儀

或告鴻臚卿康謙與史朝義通事連司農卿嚴莊俱下獄京兆

尹劉晏遣吏防守莊家上尋赦出莊引見莊怨晏因言晏與臣言

常道禁中語矜功怨上下亥貶晏通州刺史 通州通川郡漢宕渠縣地在京師西南二

千五莊惟江尉 難江縣亦漢宕渠地後周改 謙伏誅戊子御史中

丞元載為戶部侍郎充句當度支鑄錢鹽鐵兼江淮轉運等使載

初為度支郎中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數月遂代

劉晏專掌財利 戊戌冬至上朝上皇於西內 神策節度使衛

伯玉攻史朝義拔宋甯破池福昌長水等縣 水甯池福昌三縣屬河南府後魏

分陝縣置南陝縣西魏改曰長洲屬 宏業郡唐初改名長水避高祖諱也 己酉上朝獻太清宮庚戌

朝享太廟元胤廟 元胤廟上考元胤廟後廟也 建丑月辛亥朔祀圓丘太一壇

初史思明之陷河洛也 補註乾元二年九月李光弼以洛陽不

河南幕府官有元正者其父匿山中賊劫取正及其弟以去正

謂弟曰賊祿不可養親彼利我名難以免矣然不污其身而死吾

猶生也賊既得正誘以高位正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聞亦仰

藥而卒及思明死詔錄伏節者十一姓而正為首贈秘書少監

平盧節度使侯希逸與范陽相攻連年救援既絕又為奚所侵乃

悉舉其軍二萬人襲李懷仙破之因引兵而南 以前杭州司

戶參軍趙州李華為左補闕司封員外郎稱疾不拜華少曠達外

若坦蕩而內實謹重尚然諸慕汲黯之為人天寶中為監察御史

宰相楊國忠支姪所在橫暴華出使按劾不撓州縣肅然安祿山

反上戰守之策皆不報上皇入蜀百官奔竄華母在難開行鞶母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二 唐紀三十八 十一

以逃為賊所得偽署鳳閣舍人賊平貶杭州司戶華自傷踐危亂

不能完節又不能安親終養而母亡遂屏居江南及是被召華

喟然曰惡有毀節危親欲荷天子龍乎遂客隱山陽勸子弟力農

安于窮槁華文辭綿麗少宏傑之氣時皆謂不及蕭穎士之健爽

自肆而華自擬過之因極思研索作弔古戰場文文成熏汚之如

故物置於佛書之閣華與穎士因閱佛書得之華謂之曰此文何

如穎士曰可矣華曰當代秉筆者誰及於此穎士曰君稍精思便

可及此華愕然而服華觸禍銜悔自悼遭逢乃為元德秀撰泉銘

四能贊僧道深婉讀著憐其志也

至元三年建寅月 去年九月殺以建子月為歲首而通鑑仍以其

舊也 甲申追尊靖德太子琮為奉天皇帝妃竇氏為恭應皇后丁



西葬於齊陵齊上皇之長子天長十載葬於日靖德太子 甲辰

吐蕃遣使請和 李光弼拔許州擒史朝義所署潁川太守李春

朝義將史參救之許州潁川郡唐已復郡為州安史時仍天寶舊名 丙午戰於城下又破

之 戊申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於青州北度河會田神功能元帥

於兗州 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貨產

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逋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八年自

三載止上元二年天寶十三載天下未亂租調之人為盛十四載而賦山反租調亦有逋負通自是迄于去年大難未平賦兵不止遠負逋逃年甚一年今不 擇豪吏為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

無賞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悉徒園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

什取八九謂之白著今人猶謂無故而徵財物者為白著劫海人多 有不服者厥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二十二 唐紀三十八 十一 忠臣傳

相聚山澤為羣盜州縣不能制 建卯月辛亥朔赦天下後以京

兆為上都河南為東都鳳翔為西都江陵為南都太原為北都去

從西京 及南都 奴刺寇成固 成固縣自漢 初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

資儲豐衍贍軍之外積米百萬斛奏請輸五十萬斛於京師思禮

補註上元二年 堯四月王恩禮從 管崇嗣代之為政寬弛信任左右數月聞耗散

殆盡惟陳腐米萬餘斛在上聞之以鄧景山代之景山至則鉤校

所出入將士輩多有隱沒皆懼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

其弟請代兄死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死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

曾不及一馬乎遂作亂癸丑殺景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

不復推究亂者遣使慰諭以安之諸將請以都知兵馬使代州刺

史辛雲京為節度使雲京奏張光晟為代州刺史 絳州素無儲

蓄民間饑不可賦斂將士糧賜不充朔方等諸道行營都統李國

貞屢以狀聞朝廷未報軍中咨怨突將王元振將作亂突將以國

士矯令於眾曰來日修都統宅各具舂鍤待命於門士卒皆怒曰

朔方健兒豈修宅夫邪乙丑元振帥其徒作亂燒牙城門國貞逃

于獄元振執之置卒食於前曰食此而殺其力可乎國貞曰修宅

則無之軍食則屢奏而未報諸君所知也眾欲退元振曰今日之

事何必更問都統不死則吾輩死矣遂拔刃殺之鎮西北庭行營

兵屯於翼城翼城縣屬絳州本漢絳縣後魏曰北澤縣隋開 皇十八年改曰翼城以春秋翼侯邑也 亦殺

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為節度使朝廷因而授之 戊

辰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與史朝義將謝欽讓戰於申州城下為賊

所虜先是仲昇與荆南節度使呂諲及中使之往來者皆言山南

東道節度使來瑱曲收眾心恐久難制瑒聞而恨之故欽讓之圍

仲昇瑒按兵不救仲昇遂敗沒淮西震駭會侯希逸田神功能元

皓攻汴州朝義召欽讓兵救之淮西得安 絳州諸軍剽掠不已

朝廷憂其與太原亂軍合從連賊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辛未以

郭子儀為汾陽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澤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

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絹四萬匹布五萬端米六萬石以給絳軍建

辰月庚寅子儀將行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

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臥內謂曰河東之事一

以委卿史朝義遣兵圍李抱玉於澤州子儀發定國軍救之乃去

上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瑒赴京師瑒樂在襄陽其將士亦愛

之乃諷所部將吏上表留之而身赴詔命行及鄆州復令還鎮王



開而惡之乃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令瑱止領六州

唐安均房至九州今分四州餘五州行軍司馬裴茂始以蔭

為京兆司錄參軍瑱領陝州引為判官移襄州又為行軍司馬待

之甚厚及瑒徙漢上遂謀奪瑒位密表瑒佩璽難制請以兵襲

取之上以為然癸巳以瑒為淮西河南十六州節度使外示寵任

實欲圖之密敕以茂代瑒為襄鄧等州防禦使甲午奴刺寇梁

州觀察使李勉棄城走以邠州刺史河西威希讓為山南西道節

度使山南西道節度領梁洋集州丙申党項寇奉天

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華庚午以戶部侍郎元載為京兆

尹載意在柄國乃請輔國固辭輔國識其意遂止壬寅以司農卿

陶銳為京兆尹輔國言蕭華專權請罷其相上不許輔國固請不

已乃從之仍引元載代華考異曰蕭華傳云肅宗廢疾輔戊申華

罷為禮部尚書以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王又嘗欲相

李勉輔國欲勉降禮於己勉不為屈輔國竟出之於外上莫能留

也建巳月庚戌朔澤州刺史李抱玉破史朝義兵於城下壬

子楚州刺史崔悅表稱有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

三枚補註真如姓李諱於賀若氏賀若氏卒乃捨俗為尼家于鞏

縣其行高潔遠近宗之天寶末祿山作亂流寓于楚州之安

宜縣于是年正月十八日夜見二人引之至一城樓觀嚴飾兵

衛整肅二人指之曰此化城也城有大殿一人衣紫衣戴冠冠號

為天帝後有二十餘人衣冠亦如之呼為諸天真如既進見諸天

相謂曰下界亂久殺戮過多罪穢之氣達於諸天不知何以

救之一天曰莫若以神寶濟之又一天曰當用第三寶又一天曰

今寶氣方盛難尋固第三寶不足以勝之真以第二寶則兵可

息也可滿也天帝曰然因以寶授真如乃具以寶名及所用之法

授之真如得寶即詣州言之州刺史崔悅乃表上其寶一日元黃

天符如笏長八寸闊三寸上圓下方近圓有孔黃玉也色比蒸栗

澤若凝厚解人開兵長尺廣二寸玉雞毛文悉備白玉也王香以

孝理天下則見三日殺璧白玉也徑可五六寸其文粟粒無雕

之蹟王者得之則五穀豐登四曰西王母白環二枚白玉也徑六

七寸好倍于肉王者得之能令外國歸服五曰碧色寶圓而有光

六曰如意寶珠其形正圓大如雞卵光如滿月七日紅靺鞨太如

巨栗赤如櫻桃視之若可應手而碎觸之則堅重不可破八曰

玕珠二枚長一寸二分九曰玉玦形如玉環四分缺一十曰玉印

大如半手斜長形如龍形入印中以印物則鹿形若馬十一曰

皇后採桑鉤長五六寸細如筋屈其末似金叉似銀十二曰雷公

石斧長四寸闊二寸無孔細如青玉十三曰闕凡十三寶置千

日中則白氣連天指諸暗室則燭耀如月其所用之法真如皆祕

不可得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表賀甲寅上皇崩於神龍

殿年七十八乙卯遷坐於太極殿坐神御上以寢疾發哀於內殿

羣臣發哀於太極殿蕃官勢面割耳者四百餘人丙辰命苗晉卿

攝冢宰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

甲子制改元寶應復以建寅為正月月數皆如其舊救天下初

張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年更有隙內射生使三原程

元振黨於輔國以官領射生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李輔國

久典禁兵制救皆從之出擅逼遷聖皇其罪甚大所忌者吾與太

子今主上彌留書願命曰病日發既彌留言病輔國陰與程元振

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二人皆陛下勳舊之臣

一旦不告而誅之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后曰然則太子姑歸吾

更徐思之太子出后召越王係謂曰太子仁弱不能誅賊臣汝能

之乎對曰能係乃命內謁者監段恆俊選宦官有勇力者二百餘

人授甲於長生殿後乙丑后以上命召太子將圖廢立元振知其

謀密告輔國伏兵於凌雲門以俟之雍錄六典大明宮宮城北

木大明宮太子至以難告太子曰必無是事主上疾亟召我我

豈可畏死而不赴乎元振曰社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乃以兵送



太子於飛龍殿飛龍殿在內六門之一也且以甲卒守之是夜輔

國元振勒兵三殿收捕進王係段恆俊及知內侍省事朱光輝等

百餘人繫之以太子之命遷后於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道后

下殿并左右數十人圍於後宮宦官人皆驚駭逃散丁卯上崩

年五考異曰肅宗實錄曰肅宗因太十二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充王子監國謀誅輔國其日使人以

上命召太子誦之太子不可乙丑后崩上命肅宗太子程元振知

之密告輔國禁寅元振與輔國夜劫兵於三殿前使人收捕進王

及司謀內侍朱光輝段恆俊等百餘人繫之移皇后于別殿其夜

六宮內人中官等驚駭奔走及明上崩代宗實錄曰乙丑皇后召

上既夜輔國元振勒兵捕係皇后丁卯肅宗崩係傳乙丑后召太

子景宣夜元振勒兵捕係皇后是日肅宗崩係傳乙丑后召太

子景宣夜元振勒兵捕係皇后是日肅宗崩係傳乙丑后召太

子景宣夜元振勒兵捕係皇后是日肅宗崩係傳乙丑后召太

子景宣夜元振勒兵捕係皇后是日肅宗崩係傳乙丑后召太

子景宣夜元振勒兵捕係皇后是日肅宗崩係傳乙丑后召太

子景宣夜元振勒兵捕係皇后是日肅宗崩係傳乙丑后召太

子景宣夜元振勒兵捕係皇后是日肅宗崩係傳乙丑后召太

子景宣夜元振勒兵捕係皇后是日肅宗崩係傳乙丑后召太

子景宣夜元振勒兵捕係皇后是日肅宗崩係傳乙丑后召太

子景宣夜元振勒兵捕係皇后是日肅宗崩係傳乙丑后召太

子景宣夜元振勒兵捕係皇后是日肅宗崩係傳乙丑后召太

子景宣夜元振勒兵捕係皇后是日肅宗崩係傳乙丑后召太

子景宣夜元振勒兵捕係皇后是日肅宗崩係傳乙丑后召太

子景宣夜元振勒兵捕係皇后是日肅宗崩係傳乙丑后召太

子景宣夜元振勒兵捕係皇后是日肅宗崩係傳乙丑后召太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二十二 唐紀三十八 共六十一

乎蓋收係等在乙丑之夜也今從代宗實錄舊代宗紀新舊傳皆

云竟土制贊應元年裴而代宗實錄奪臣議係備之罪云二王同

惡其扇殺謀備是日輔國始引太子素服於九仙門與宰相

亦符謀也今從之是日輔國始引太子素服於九仙門與宰相

見之北有九仙門又北轉東則後雲門敘上皇晏駕拜哭敘自上

後宮中多故始行監國之命命太子監國在甲子前而乙戊辰發

大行皇帝喪於兩儀殿宣遺詔己巳太子即位高力士遇赦還

至朔州聞上皇崩號慟歐血而卒甲戌以皇子奉節王适為天

下兵馬元帥奉節名蜀先主改李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

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

尊禮之乙亥號輔國為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

皆先詣輔國亦晏然處之以內飛龍殿副使程元振為左監門衛

將軍知內侍省事朱光輝及內常侍啖庭瑤山人李唐等二十餘

人皆流黔中自朱光輝以下初李國貞治軍嚴朔方將士不樂

皆思郭子儀故王元振因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為功子儀

曰汝臨賊境終州東與河南接壤時賊又據河陽河內故云然

終州矣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五月庚辰收元振及其同謀

四十人皆殺之其餘黨頗不自安欲謀翻變子儀子晞知其謀選

精兵四千伏甲以防之常持弓警夜不寐者七十日亂機乃息辛

雲京聞子儀殺王元振等亦推按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

河東諸鎮率皆奉法壬午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 党項

寇同官華原甲申以平盧節度使侯希逸為平盧青淄等六州

節度使青淄齊沂密海六州淄州治淄川本漢股陽縣宋喬立清

節度使河郡及貝邱縣為東清河郡隋置淄州也淄水為名

由是青州節度有平盧之號乙酉徙奉節王适為魯王 追尊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二十二 唐紀三十八 共六十一

上母吳妃為皇太后后濮州濮陽人父令珪坐事死故后幼入掖

庭肅宗在東宮李林甫陰構不測太子內憂髮髮班禿後入謁上

皇上皇見而惻然因幸其宮願見庭宇不掃樂器塵蠹乃謂尚力

士曰兒居處乃爾將軍臣使我知乎詔選京兆良家子五人娒侍

太子力士曰京兆料澤人得以藉口不如取掖庭衣冠子詔可取

三人而后在其中因蒙幸忽寢歎不寐太子問之對曰夢神降我

介而劍決我脅以入始不能堪燭至劍痕猶隱然生代宗為嫡皇

孫生之三日三日上皇臨澡之孫體孱弱負姆嫌其陋更取他宮兒以

進上皇視之不樂姆叩頭言非是上皇曰趣取兒來見之大喜向

日視之曰福過其父上皇還置樂器宴具願力士曰可與太子

飲一日見三天子樂哉后性謙柔太子禮之甚渥年十八薨至是



追崇尊號 壬辰貶禮部尚書蕭華為陝州司馬元載希李輔國

意以罪誣之也 敕乾元大小錢皆一當一民始安之元二品錢

見上卷乾 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將陷刺史李岑不

知所為遂城果殺開封劉昌曰易州有遂城府開封漢縣唐屬

中猶有麴數千斤請屠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必救我城東南

隅最危昌請守之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兵少請南保揚州光弼

曰朝廷倚我以為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且吾出其不意賊安

知吾之眾寡遂徑趨徐州使克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

之先是田神功既克劉展留連揚州未還太子賓客尚衡與左羽

林大將軍殷仲卿相攻於兗耶考其日衡上元元年為潘青節度

鄆六月衡自賓客為常尚七月仲卿自左羽林大將軍為兗節度

而得州攻於兗耶者蓋衡猶未離潘青仲卿亦在彼雖有新除官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二 唐紀三十八 十九

皆未育 聞光弼至懼其威名神功遽還河南此河南總

繼入朝 考其日舊傳曰朝義乘北郭之勝寇中元等十三州自領

州以鎮之趙田神功擊敗之又曰初光弼將赴臨淮在道昇疾而

行監軍使以袁冕方據江九龍兵少請任潤州以避其鋒光弼

不從徑往潤州光弼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劉展後還於揚州

尚勇及仲卿相攻於兗耶來瑱旅拒於義陽及光弼輕騎至徐州

史朝義走田神功計還歸河南諸將皆仲卿來瑛皆罷其名相

繼赴關接光弼既使田神功擊朝義則神功已還也賈錄今

年八月袁冕始解台州借使當時已據江淮則自 光弼在徐州惟

泗州往潤州不得兩道兵鋒也今從新書本傳 光弼在徐州惟

軍旅之事自決之自餘庶務悉委判官張修修音修

區處如流諸將白事光弼多令與修議之諸將事修如光弼軍中

出是肅然東夏以甯先是田神功起偏裨為節度使去年六月日

兵馬使節 甯前使判官劉位等於幕府神功皆平受其拜及見光

弼與修抗禮乃大驚徧拜位等曰神功出於行伍不知禮儀諸君

亦胡為不言成神功之過乎光弼之屯徐州也時殿中侍御史穆

甯佐鹽鐵轉運住埇橋光弼傲取資糧甯以節不至不與光弼怒

召甯欲殺之或勸甯去甯曰避之則失守亂於我始何所逃罪乎

即往見光弼光弼曰吾帥眾數萬為天子討賊食乏則人散君閉

廩不救欲潰我兵邪甯曰命甯主糧者救也公可以傲取乎甯欲

傲取公兵公亦尊與乎光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不可聊與君議

耳 丁酉赦天下免民逋租宿負 立皇子益昌王邈為鄆王天

改利州為 延為慶王迥為韓王 迥復庶人王氏為皇后瑛瑤瑒

皆復其封號 來瑱聞從淮西大懼上言淮西無糧請俟收麥而

行又諷將吏留己上欲姑息無事壬寅復以瑒為山南東道節度

使 飛龍副使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於上請稍加裁制六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二 唐紀三十八 十九

月己未解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餘如故以元振代判元帥

行軍司馬仍遷輔國出居外第自肅宗時李輔國

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辛酉罷輔國中書令進爵博陸王輔國入

謝憤咽而言曰老奴事君不了請歸地下事先帝上猶慰諭而

遣之考其日舊傳輔國欲入中書作謝表關吏止之曰向父罷相

歸地下事先帝上猶慰諭而遣之考其日舊傳輔國欲入中書作謝表關吏止之曰向父罷相

對上之語非對關吏之言也今從唐紀 迥廢皇后張氏越王係

充王欄皆為庶人 改涿州為蔡州 壬戌以兵部侍郎嚴武為

西川節度使 襄鄧防禦使裴茂屯穀城穀城漢筑陽縣地晉置

皇十六年廢郡改縣曰穀 凱得密敕即帥麾下二千人沿漢趣襄

陽已已陳於穀水北瑒以兵逆之問其所以來對曰尚書不受朝

命故來伐罪若受代謹當釋兵瑒曰吾已蒙恩復爾領此何受代



之有因取救及告身示之我驚或瑣與副使薛南陽繼兵夾擊大破之追擒於申口金州前縣送京師賜死 乙亥以通州刺史劉晏為戶部侍郎兼京兆尹充度支轉運鹽鐵鑄錢等使時元

賊兼領度支載以度支繁浩有吏事督責慮損威寵又素與晏相友善故悉以錢穀之事委之 秋七月壬辰以郭子儀都知朔方

河東北庭潞儀澤沁陳鄭等節度行營時以潞澤沁陳鄭為一抱玉先以陳鄭節度使討賊在行營李光弼即山之敗抱玉及與

奔齊州陳鄭為賊所陷朝廷因使之節度潞澤沁陳鄭四州 及興平等軍副元帥 對觀軍容使魚朝恩為馮翊郡開國公飛龍副

使程元振為保定郡開國公 癸巳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反以兵守要書拒嚴武武不得進 八月桂州刺史邢濟討西原賊帥吳

功曹等平之 己未徐知道為其將李忠厚所殺劍南悉平 乙丑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入朝謝罪上優待之 己巳郭子儀自

河東入朝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於上子儀不自安乃哀集肅宗所賜前後詔敕上之因自陳訴曰臣自受恩塞

下制敵行開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寒劍折殘血霑衣野宿魂驚飲冰傷骨跋涉難阻出沒死生所仗惟天以至今日先皇曲垂惠

獎念及勤勞貽臣詔書一千餘首聖旨微婉慰諭綢繆彰微臣一時之功成子孫萬代之寶味死上進庶煩聽覽雖陛下居高聽卑

察臣不貳但器滿忌盈日增兢惕焉敢偷安久妨賢路請解副元帥節度使之職上撫慰之子儀遂留京師 台州賊帥袁晁攻陷

浙東諸州改元寶勝考與曰柳察正開位歷未詳元通諸管改元昇國今從新舊民疲於賦斂

者多歸之李光弼遣兵擊晁於衢州衢州春秋時越姑婁之地秦以為太末縣漢分立新安縣

百改信安書置衢州以三衢山名破之 乙亥徙魯王適為雍王昔洪承山為三道故曰三衢 九月庚辰以來瑒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知山南東道節度使

乙未加程元振驍騎大將軍兼內侍監進封邪國公 左僕射裴冕為山陵使唐置山陵使以宰相為之議事有與程元振相違者丙申貶冕

施州刺史考與曰代宗實錄裴冕中書舍人到桓善後施州刺史 歷元中待詔翰林承恩大夫與李輔國同拜時上

軫憂山陵廣論上先朝等不能精慎安有否臧因是得罪配流嶺南既行賜死於路初冕為僕射數論時政連兼御史大夫充山陵使以李輔國權重有恩乃奏補國所親信劉道為判

官潛結輔國相得罪乃連坐焉今從舊程元振傳 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清潭至其庭回紇登里可汗已為朝義所誘云唐室繼有大喪今中原無主可汗宜速

來共收其府庫可汗信之清潭致救書可汗曰我聞唐已無主安得更有救書清潭曰先帝雖棄天下今上繼統乃昔日廣平王與

葉護共收兩京者也宜唐歲給回紇絹數萬匹可汗豈忘之邪回紇業已起兵至三城即朔方三見州縣皆為邱墟有輕唐之志

乃因屏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且曰回紇舉國十萬眾至矣京師大駭上遣殿中監藥子昂往勞之於忻州南初毗伽可汗為登里

求婚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之為登里可敦可汗請與懷恩相見懷恩時在汾州上令往見之懷恩為可汗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

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可汗欲自蒲關入山沙苑出潼關東向藥子昂說之曰關中數遭兵荒州縣蕭條無以供擬恐可汗

失望賊兵盡在洛陽請自土門略邢洛懷衛而南得其資財以充軍裝上策也可汗不從又請自太行南下據河陰扼賊咽喉亦不

從又請自陝州大陽津度河陝州陝縣北有大陽關黃河津於之要也即左傳秦孟明使晉自茅津濟



封敵尸之路 食太原倉粟與諸道俱進乃從之 在河東界 哀

也亦曰陝中 信州本吳郡 陽關之葛陽縣 陽關之葛陽縣 陽關之葛陽縣

吳陷信州 元年分使之代陽關之葛陽縣 陽關之葛陽縣 陽關之葛陽縣

州治上饒縣以其名 寔月大州至陝州二百餘里黃河清澄徹

見底 冬十月袁晁陷溫州明州 溫州永嘉郡 永嘉郡永嘉縣 永嘉縣

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辛酉辭行以兼御史中丞藥子昂

魏琚為左右廂兵馬使以中書舍人韋少華為判官給事中李進

為行軍司馬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陝州進討史朝義上欲以

郭子儀為道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加朔方節度使僕固

懷恩同平章事兼絳州刺史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適 絳州絳郡

屯絳州故以蔡恩節制史 時朔方軍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心甚不平

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壬戌夜盜入其第竊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二 唐紀三十八 三

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 考與日舊傳曰盜殺李輔國首臂而去

怒及踐祚輔國又立功於國密令人刺之斷其首棄之國中

又斷其右臂馳祭泰陵中外莫測後杭州刺史杜濟語於人曰

諷一武人為牙門將日某 故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為刻木

首葬之仍贈太傅 李輔國各高一尺五寸奇巧絕世其玉之香可

開數百步雖領之於金而石質終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拂之則

芬馥經年縱澣濯數四終不消歇輔國日置於坐側一日方巾拂

而辟邪一忽大笑一忽悲號輔國驚失措而笑者張然不 丙

已哭者泣然交下輔國乃尋而沒之副中未幾而輔國死

實土命僕固懷恩與母妻俱詣行營 時登里懷恩之女俱來故

之 雍王适至陝州回紇可汗屯於河北 陝州之河北也括地志曰

天寶元年太守李濟物臨三門以利潛運 適與僚屬從數十騎往

得古刀有篆文曰平陸月更名平陸縣 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藥子昂對以禮不當回紇將軍車鼻曰

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於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

曰雍王天子長子今為元帥安有中國諸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

且兩宮在殯不應舞踏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魏琚韋少華李

進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諳事遣歸營 考與日代宗實錄云雍王

不敗失禮時人難之時官軍合圍將誅無繼王以東歸之或止之

又曰會中數騎人駭愕失色雍王正色叱之可汗遂退建中實錄

曰上堅立不屈此蓋史官 琚少華一夕而死戊辰諸軍發陝州僕

處美耳今從舊回紇傳 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為前鋒陝西節度使郭英又 方領長上元元

度為陝西 神策觀軍容使魚朝恩為殿自澠池入洛澤節度使李

抱玉自河陽入河南等道副元帥李光弼自陳雷入 分道並入雍

王西陝州 考與日代宗實錄長元帥兼王帥僕固懷恩等諸軍

又詔河東道節度使白澤 辛未懷恩等軍於同軌 河南永甯縣

路入今從唐歷及舊為義傳 縣地有 史朝義聞官軍將至謀於諸將向史那承慶曰唐若獨與

同軌城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二 唐紀三十八 三

漢兵來宜悉眾與戰若與回紇俱來其鋒不可當宜退守河陽以

避之朝義不從壬申官軍至洛陽北郊分兵取懷州癸酉拔之 去

年 甲子之敗河陽懷州皆陷 乙亥官軍陳於橫水 按舊唐書橫水在洛

於橫水店 賊眾數萬立柵自固懷恩陳於西原以當之遣驍騎及

回紇並南山出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

之陳於昭覺寺官軍驟擊之殺傷甚眾而賊陳不動魚朝恩遣射

生五百人力戰賊雖多死者陳亦如初鎮西節度使馬燧曰事急

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 牌古謂之楯晉宋之別謂之彭排南方

左傳樂祁以楯備其前 突入萬眾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

賊眾大敗轉戰於石榭園老君廟賊又敗人馬相蹂踐填向書谷

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人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是日之戰若無







辛雲京會於下博進閣朝義於莫州青淄節度使侯希逸繼至時  
回紇恃功驕橫諸軍莫敢抗希逸部將李懷玉欲以氣折之與其  
大酋角逐眾皆牆立而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大酋後懷玉乃  
擒其領而批其頰大酋矢液流離眾皆哄然而笑舍大慙回紇自  
是沮憚不敢為暴希逸乃以懷玉為兵馬使 十二月庚申初以  
太祖配天地 高祖武德元年制每歲國丘方丘之祀以太祖景皇  
帝配高宗乾封二年以高祖太宗配是時太常卿  
杜鴻漸等議以神宗受命之非始封之君不得為太祖以配  
天地太祖景皇帝始受封於唐即殷之契周之成也請以郊配  
從之 召前翰林供奉李白為左拾遺時白已卒白字太白與聖  
皇帝九世孫也其生時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既長  
隱岷山州舉有道不就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  
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來山日酣歌縱酒號竹  
齋治通鑑補 卷三十二 唐紀三十八 十一 思補樓  
瀋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  
賀知章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者數四曰子謫仙人也白  
酷好酒知章因解金龜換酒與盡醉號為醉聖言於元宗召見金  
鑾殿白神氣高朗軒軒如霞舉元宗見之大悅白進論當世事奏  
頌一篇元宗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  
時宮中木芍藥盛開元宗與貴妃坐沈香亭子賞之詔選梨園弟  
子之尤佳者得十六部孺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眾  
樂而前將發聲為歌元宗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為命龜  
年召白入白時已醉左右以水頰其面 頰音壽 又音節 稍解援筆立成清  
平調三章婉麗精切遂令龜年歌之貴妃酌酒笑頷歌意甚厚元  
宗由是愈愛其才數召宴見嘗侍飲而醉引足令高力士脫鞵力

士素貴心之他日貴妃詠白詩其中有幾絳綺新妝之句力士進  
曰白以飛燕相比辱亦甚矣貴妃深以為然後元宗每欲官白輒  
為貴妃所沮白乃益自放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  
張旭焦遂為酒中八仙悲求還山元宗賜金放還白遂浪迹江湖  
終日沈飲嘗月夜乘舟與宗之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顧瞻  
笑傲旁若無人及流夜郎會赦還潯陽時李陽冰為當塗令白往  
依之及是而卒年六十餘白少與蜀人吳指南為友指南死於湖  
庭之上白禪服往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殯殮於湖  
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持刃躬申洗削徒步負之而趨廢興  
持攜無輟頃刻遂市貸營葬於鄂城又與逸人東嶽子隱於岷山  
巢居數年不迹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其養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二 唐紀三十八 十一 思補樓  
高忘機如此嘗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及卒  
陽冰葬之東麓 謝靈運元和中宣徽使謝靈運正祭白家禁樵採  
因泣曰先朝志在青山頭葬東麓非其地也意傳正為之改葬將改  
葬二女於土族辭以葬身命也 不願東麓傳正遂葬於其夫  
家後世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表其節操其墓為三絕白嘗登  
華山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騰飛遊人  
詩求極首問青天且看州象首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秋  
花如雪亂風人襟裏疑如冰也 張旭蘇州人嗜酒每  
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不可  
復得世呼為張顛初仕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牒書又來旭  
怒其煩將責之老人曰公筆法奇妙多得以藏家耳且民亦  
頗能書也旭因索所藏老人乃盡出其父書旭視之乃天下之奇  
筆也自是書法益進旭自言始見公主簿大乎道又而後其  
筆法益見公孫大娘舞劍器更得真傳其法者惟崔顛顏真卿  
云 費曼不知何許人嘗與州都督孫佺北伐為奚所虜曼乃  
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中月而歸奚大驚遂解曼引去 李適年  
者樂上也善歌元宗龍之賜予無算適年乃於東都通遠里建堂  
制度甲於都下後裴旻午橋別墅裴旻嘗老即其堂也祿山之  
亂適年流落江南再遇裴旻裴旻必欲飲之適年一發聲生客  
聞之莫不掩泣杜甫嘗贈以詩曰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



度嗣止是江南好兵  
學落花時印父道君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上之上

初名淑後改名豫宗長子也登道之後讓上廟號曰世宗  
宗廟太宗改曰代宗 在位十七年改元三順德二承  
歷十一年

卯寶應二年春正月己卯追諡吳太后曰章敬皇后 癸未以國  
子祭酒劉晏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初州縣取富  
人皆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曠取謂之白著人不  
堪命皆去為盜晏乃以官船漕而吏主驛罷無名之歛正鹽官法  
以裨用又通計天下經費謹察州縣災害蠲除振救不使流亡  
初來瑱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為相 去年加來瑒 元振  
諧瑒言涉不順王仲昇在賊中以屈服得全賊平得歸與元振善

寶應二年 唐紀三十一 卷二百二十二 唐紀三十一

奏瑒與賊合謀致仲昇陷賊士瑒瑒坐削官爵流播州賜死於路  
由是藩鎮皆切齒於元振 為諸頭志在元振 瑒之死也門客四散  
掩於坎中校書郎殷亮後至獨哭於戶側貨所乘驢以備棺含葬  
之而去久之上知其為元振所誣甚悔之及元振放黜乃復瑒官  
證 史朝義屢出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親往幽州發兵還救  
莫州承嗣自請留守莫州朝義從之選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圍而  
出臨行握承嗣手謂曰闔門百口母老子稚今付公矣承嗣頓首  
流涕朝義既去承嗣即以城降送朝義母妻子於官軍於是僕固  
瑒侯希逸薛兼訓等帥眾三萬追之及於歸義與朝義戰敗走時  
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因中使駱奉仙請降遣兵馬使李抱  
忠將兵三千鎮范陽朝義至范陽不得入官軍將至朝義遣人

諭抱忠以大軍留莫州輕騎來發兵救援之意因責以君臣之義  
抱忠對曰天不泮燕唐室復興今既歸唐矣豈可更為反覆獨不  
愧三軍邪大丈夫恥以詭計相圖願早擇去就以謀自全且田承  
嗣必已叛矣不然官軍何以得至此朝義大懼曰吾朝來未食獨  
不能以一餐相餉乎抱忠乃令人設食於城東於是范陽人在朝  
義麾下者並拜辭而去朝義涕泣而已獨與胡騎數百既食而去  
東奔廣陽 後齊廢郡而置郡名猶存 廣陽不受欲北入奚契丹  
至溫泉柵 後齊新舊書皆無溫泉柵 李懷仙遣兵追及之朝義窮  
蹙縊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義  
首至京師 考異曰河洛春秋曰朝義東投廣陽不受北取路縣  
從路縣至幽州城東阿婆門外於巫閭神廟中兄弟同被殺縊而  
死乃按首與驛奉仙一日諸軍方知歸莫州城下舊僕固懷恩

寶應二年 唐紀三十一 卷二百二十二 唐紀三十一

傳曰寶應二年三月朝義至平州石城縣溫泉柵縊死人長林  
自縊仙使妻弟徐有將傳其首以獻史朝義傳二年正月李懷  
仙於莫州生擒之送款來路果首至京師下寶應元年十一月  
己亥僕固懷恩上言幽州平州石城縣溫泉柵平史朝義為亂兵所殺  
傳首上郡舊紀寶應二年十月河北州郡悉平李懷仙以幽州將  
田承嗣以魏州降沈既濟建中二年正月承嗣將李懷仙擒朝  
義以降山東平唐歷正月甲辰李懷仙擒史朝義果首至關下  
蓋以所管平降年代記寶應元年十二月己亥僕固懷恩上言史  
朝義為亂兵所殺傳首上郡二年正月甲申朝義果首至關下  
廣德元年正月甲申朝義自殺其將李懷仙以幽州降按諸軍圍  
朝義於莫州已在去年十一月而河洛春秋云幽州城四十日懷  
恩遣傳亦云攻守月餘日然則朝義之死必在今年正月明矣諸  
書皆云朝義此年正月破殺而實錄在元年十一月舊紀因之又  
脫十一月字或恐誤以正月為三月甲申正月十日平辰三十  
日也新本紀蓋據年代記也年代記元年冬十一月己亥朝義死  
亦與實錄同若正月破殺不獲十月首又已至長安疑甲申自殺  
殺日未詳河洛春秋在唐歷以甲辰傳首至京師 閏月己酉夜  
有回紇十五人犯含光門突入鴻臚寺門司不敢遏 癸亥以史  
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那洛貝磁六州節度使 宋白曰磁州本漢



於北置隆陽縣及成安郡隋開皇十年廢郡置隆州唐武德元年  
分州置隆州貞觀元年州廢高祖復表以州之隆陽  
隆州之郡郡出承嗣為魏博德濟瀛五州防禦使魏州魏博郡  
武安置隆州出承嗣為魏博德濟瀛五州防禦使魏州魏博郡  
為東郡魏博郡魏州魏博郡李懷仙仍故地為幽州盧龍節度  
地隋置德州因安德縣名之李懷仙仍故地為幽州盧龍節度  
使改范陽節度使為幽州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歸等迎僕  
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開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賚故奏留歸等  
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  
授之回紇登里可汗歸國其都眾所過抄掠糜給小不如意輒  
殺人無所忌憚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  
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置趙城縣屬晉州比回紇將至燧先遣  
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遣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  
囚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二 唐紀三十八 辛酉 唐肅宗二年

約束抱玉奇之燧因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固懷恩  
恃功驕蹇其子瑒好勇而輕今內樹四帥四帥謂田承嗣李  
寶臣李惟岳李希倩外交  
回紇必有窺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初長安人梁  
崇義以羽林射生從來瑒鎮襄陽累遷右兵馬使崇義有勇力能  
卷鐵符飾沈毅寡言得眾心瑒之入朝也命諸將分戍諸州瑒死  
成者皆奔歸襄陽行軍司馬龐充將兵二千赴河南蓋先是來瑒  
使龐充赴河  
南行營會 至汝州聞瑒死引兵還襲襄州左兵馬使李昭拒之充  
奔房州崇義自鄧州引兵歸與昭及副使薛南陽相讓為長久  
之不决眾皆曰兵非梁卿主之不可遂推崇義為帥崇義尋殺昭  
及南陽以其狀聞上不能討三月甲辰以崇義為襄州刺史山南  
東道節度留後崇義命帥未長臣節者先以為節度  
留後為崇義以襄陽拒命而死張本崇義奏改

葬瑒為之立祠不居瑒聽事及正堂 辛酉葬至道大聖大明孝  
皇帝於泰陵泰陵在河州奉先縣  
東北二十里金粟山廟號元宗庚午葬文明武德大  
聖大宣孝皇帝於建陵建陵在  
東北十八里武將山廟號肅宗 夏四月  
庚辰李光弼奏擒袁晁浙東皆平時吳聚眾近二十萬轉攻州縣  
光弼使部將張伯儀將兵討平之伯儀魏州人也 郭子儀數上  
言吐蕃党項不可忽宜早為之備不能用郭子儀之言  
為二虜入京師張本 辛丑遣  
兼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於吐蕃為虜所留二年乃得歸 羣臣  
三上表請立太子五月癸卯詔許俟秋成議之 丁卯制分河北  
諸州以幽莫媯檀平薊為幽州管恆定趙深易為成德軍管相貝  
邢洛為相州管魏博德為魏州管滄棣冀瀛為青淄管懷衛河陽  
為澤潞管自田承嗣李靈曜相繼叛  
諸鎮所管不復守此制 六月癸酉禮部侍郎華陰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二 唐紀三十八 辛酉 唐肅宗二年

揚綰上疏以為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專尚文辭自隋煬帝始  
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  
加雜文明經加帖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  
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幸帖括者舉人因試帖  
括取帖中之字以充卷  
集遞相黨引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猶之挂壁況復  
微以孔孟之道責其君子之儒哉是以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  
由也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樸崇廉讓何可得也  
請令縣令察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  
升之於省仕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  
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又道舉亦不理國之體道



果見五百十四卷 聖與明 上疏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

樞筠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竝與綰同至議以為今試學者以帖

字為精通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 聲病謂以平上去入四聲韻而

病之 風流頹敝誠當釐改然自東晉以來人多倚富士居鄉士百

無一二必欲復古鄉舉里選竊思夫盡請兼府學校保桑梓者鄉

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收禮部具餘日以開館又請置五經

秀才科 庚寅以魏博都防禦使田承嗣為節度使承嗣舉管內

戶口壯者皆籍為兵惟使老弱者耕稼數年閒有眾十萬又選其

號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 魏牙兵始此迄於梁唐 同華節度

使李懷讓為程元振所譖恐懼自殺 乾元元年置陝虢華節度使

高中之同州與華 州為同州節度使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二 唐紀三十八 三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唐紀三十九

起廣德元年七月盡永泰元年十月凡二年有奇

代宗睿文武皇帝上之下

廣德元年秋七月壬寅羣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

以楚州所賦十三寶 壬子赦天下改元 廣德 常赦所不原者咸

赦之免民逋負戶三丁免一丁庸調給復河北三年回紇行營所

經免今歲租諸將討史朝義者進官階加爵邑有差毋回紇可汗

為頡咄登靈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為娑墨光親麗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三 唐紀三十九 一

華毗伽可敦 頡咄華言社稷後用登施靈華言到竟合俱錄 左右

殺以下皆加封賞 戊辰楊綰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

對策三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

如鄉貢法 唐取士之科由學館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凡明經

覆送之向書省既至省皆錄名列到籍款通條及所居始由戶部

集開而關於禮部試之今楊綰所上國子監舉人略如鄉貢法

明法委刑部考試 明法律 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

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以僕固瑒為朔方行營節度使 吐蕃入

大震關陷蘭廓河都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 蘭廓

等州即河西隴右之地也先已為吐蕃所陷史因其入大震關而

備言之蘭州漢金城郡隋置蘭州因隴南山為名廓州漢西平郡

南界前涼以其地為湟河郡後魏置洮河郡周建德五年取河南

地置廓州取廓之義為名河州漢枹罕縣前涼張駿分置河州

都州漢破羌允吾縣地唐平贊皇置都州洮州治漢漢陽城屬

定初置岷州秦隴州漢陽地後魏大統十年置岷州以南有岷山名



秦州治成紀魏魏川因魏晉舊州名成州古西戎地後千載戎  
氏居之又後為白馬氏國漢為武都郡晉為仇池郡後改為南  
秦州西魏改或州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  
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  
之戡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繒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糧糧設監牧畜  
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拔  
謂之行營所置兵單弱胡虜稍蠶食之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  
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矣 初僕固懷恩受詔與  
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可汗乃懷恩婿恐  
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及史朝義既平詔懷恩送可  
汗出塞往來過太原雲京亦閉城不與相聞懷恩怒具表其狀不  
報懷恩將朔方兵數萬屯汾州使其子御史大夫瑒將萬人屯榆  
泉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唐紀三十九 唐德宗元

次將李光逸等屯祈 檢文祈皆漢 古縣屬太原 李懷光等屯晉州張維嶽  
等屯沁州懷光本勃海靺鞨也姓姑為朔方將以功賜姓中使駱  
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為言懷恩與回紇連謀反狀已露奉仙  
遣過懷恩懷恩與飲於母前母數讓奉仙曰汝與我兒約為兄弟  
今又親雲京何兩面也 唐入謂反者為兩面貞元以後屬南西  
錄皆得世襲然陰附可蕃 山白狗等羌內附賜牛糧治生業差賜官  
其謂之兩面羌此其證也 酒酣懷恩起舞奉仙贈以纏頭綵 唐入  
酒酣為人舞當此禮者以綵物為贈謂之纏頭綵也 懷恩欲酬  
其勞者亦有纏頭賜馬詩所謂舞罷錦纏頭者也 懷恩欲酬  
之曰來日端午當更飲一日奉仙固請行懷恩匿其馬奉仙謂  
左右曰朝來責我及匿我馬將殺我也夜踰垣而走懷恩驚避以  
其馬追還之八月癸未奉仙至長安奏懷恩謀反 考異曰實錄癸  
於汾州運道不遠蓋軍使務奉仙以謂上以功高不之罪優詔慰  
勞之又曰懷恩願軍汾上監軍使務奉仙因公宴言有所指懷恩

己前二心肆口酬對奉仙不告而出乘傳上聞上以功高容之叱  
奉仙出待懷恩如故懷恩懼不自安那志日寶應二年河  
朔既平詔太原節度使辛雲京及僕固懷恩各以其軍送回紇還  
既出首關辛公率其輕兵先入太原懷恩怒其不告日辛若有虞  
于我也回紇至辛公館于城外致牛酒以犒之懷恩欲因回紇規  
其城壁陰導回紇請觀佛寺辛公許之既入城見羅兵于諸街蕃  
人大驚駭而去 懷恩亦具奏其狀請誅雲京奉仙上兩無所問  
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  
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  
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以為臣昨奉詔送可汗歸國傾竭家  
貲俾之上道行至山北 懷恩屯汾州謂太 原之地為山北 雲京奉仙閉城不出祇  
迎仍令潛行竊盜回紇怨怒亟欲縱兵臣力為彌縫方得出塞雲  
京奉仙恐臣先有奏論遂復妄稱設備與李抱玉共相組織臣靜  
而思之其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為先帝掃清河曲一也臣男玢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唐紀三十九 唐德宗元

為同羅所虜得開亡歸臣斬之以令士眾二也 二事並見二百十  
載 臣有二女遠嫁外夷為國和親蕩平寇敵三也臣與男場不顧  
死亡為國效命四也河北新附節度使 唐田承嗣李寶 臣李懷仙等 皆握疆兵  
臣撫綏以安反側五也臣說諭回紇使赴急難天下既平送之歸  
國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惟當吞恨九泉銜冤千古復何訴  
哉臣受恩深重夙夜思奉天顏但以來瑱受誅朝廷不示其罪諸  
道節度誰不疑懼近聞詔追數人 唐入奉謂召為追觀考 異所引諸家雜史可見 盡皆不  
至實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夷豈惟羣臣不忠正為回邪在側  
且臣前後所奏略奉仙辭情非不據實陛下竟無處置寵任彌深  
皆由同類比周蒙蔽聖聰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驍騎  
議之 驍騎謂程 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稽留數月不還遠近益加疑



阻如臣朔方將士功效最著為先帝中興主人乃陛下蒙塵故吏  
曾不別加優獎反信讒嫉之辭子儀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詆毀弓  
藏鳥盡信非虛言陛下信其矯誣何殊指鹿為馬陛下若斥逐邪  
佞獨削狐疑則邊境之戎不足為慮倘不納愚懇且貴因循臣實  
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忠言利行惟陛下圖之臣欲公然入朝  
恐將士阻沮今託巡警緣於彼遷延乞陛下特遣一介至絳州問  
臣臣即與之同發九月壬戌上遣裴遵慶詣懷恩諭旨且察其去  
就懷恩見遵慶抱其足號泣訴冤遵慶為言聖恩優厚諷令入朝  
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以為不可曰公信其甘言入則為來瑱不  
復還矣明日懷恩見遵慶以懼死為辭請令一子入朝志誠又以  
為不可遵慶乃還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先與可汗往來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二十三 唐紀三十九 四 恩 恩 恩

恐翊洩其事遂謂之 吐蕃之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  
聞冬十月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之遂為之鄉導考異曰  
傳八月吐蕃次涇州遣使高暉稟之戰敗執暉九月至  
使橋實錄十月庚午吐蕃寇涇州辛未犯奉天武功按今邠州東  
去涇州三程邠州南去奉天二程不應庚午寇邠州辛未已至奉  
天蓋史官據奏到日書之耳段公家傳九月二十日吐蕃寇涇原  
節度使高暉降之十一月一日邠州刺史高暉使張瑒琦乘城遁  
本紀九月己丑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因吐蕃邠州十  
月辛未犯京畿新本紀九月乙丑涇州刺史高暉叛附於吐蕃十  
月庚午吐蕃陷邠州辛未寇奉天武功今月從實錄而不取其日  
引吐蕃深入邠州上始聞之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  
雍王适為關內元帥郭子儀為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開  
廢日久資歷元年八月郭子儀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  
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兵二十餘萬眾瀰漫數十里已  
自司竹園度渭鳳翔府藍田縣有司竹園漢書王莽傳所謂覆鷄  
負倚芒竹節此地也蘇軾曰藍原在官竹園水

兵程元振退之竟不召見癸酉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月將將精卒  
二千破吐蕃於盤屋之內乙亥吐蕃寇盤屋月將復與力戰兵盡  
為虜所擒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倉猝不知所為丙子出幸  
陝州官吏賊竄六軍逃散郭子儀聞之遂自咸陽歸長安比至車  
駕已去上親出苑門度澧水按唐禁苑包大明宮之北東距澧水  
水無其門蓋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叛還長安脅豐王珙等十  
王西迎吐蕃宗子遇子儀於開遠門內開遠門長安城西子儀叱  
之獻忠下馬謂子儀曰今主上東遷社稷無主令公身為元帥廢  
立在一言耳子儀未應珙越次言曰公何不言子儀責讓之以兵  
援送行在丁丑車駕至華州官吏奔散無復供擬扈從將士不免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二十三 唐紀三十九 五 恩 恩 恩

東餒會觀軍容使魚朝恩將神策軍自陝來迎上乃幸朝恩營  
王珙見上於潼關上不之賈退至幕中有不遜語羣臣奏誅誅之  
乃賜死戊寅吐蕃入長安高暉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邠王  
守禮之孫承宏為帝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學士于可封等為相  
吐蕃剽掠府庫市里焚燬舍長安中蕭然一空吐蕃剽掠臥家遣  
人輿入迫脅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於是六軍散者所在剽  
掠士民避亂皆入山谷辛巳上至陝百官稍至者郭子儀引三  
千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三輔黃圖曰御宿川在長安城南漢武  
上南其中故曰御宿程大昌曰御宿南入牛心谷未知所適行軍  
判官中書舍人于延昌監察御史李萼謂子儀曰六軍將士逃潰  
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并發武關防兵北出藍田以向長安吐



蕃必遁遂速趨而進過藍田遇元帥都虞候臧希讓鳳翔節度使高昇得兵近千人延昌謂子儀曰吐蕃知令公南行必分兵來逼若當大路事即危矣不如取玉山路而去出其不意子儀從之時兵隊既多山谷東隘延昌百餘里人不得速行子儀恐滑兵之在商州者必相剽掠商州官吏不知己之將至必逃匿而人亂或生他患至倒迴口遣延昌與夢從間道先往撫諭之二人乃踰絕湖登七盤趨商州先是六軍將張知節與麾下數百人自京城奔商大掠避難朝官士庶及居人資財延昌與夢說之曰將軍身掌禁兵軍敗而下赴行在又恐其下虜掠行將何歸今郭令公已至洛南將軍若整頓士卒諭以禍福請令公來撫之收復長安此則將軍非常之功也知節大悅從二人之言禁軍士不復侵暴延昌遂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二十三 唐紀三十九 九 留軍中主約募以數騎往迎子儀子儀恐吐蕃逼乘輿雷軍七盤杜佑曰七盤即王莽所謂盤之固南當刑楚者也繞雷音言四面塞既屈曲水回繞而雷音謂之七盤十二經○釋音爭三日乃行比至商州行收兵并武關防兵合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請太子賓客第五琦為糧料使給軍食上賜子儀詔恐吐蕃東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稱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出兵藍田虜必不敢東向上許之鄭延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節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難上元元年置渭北鄜坊節度使鎮鄜坊丹延四州治坊州○鄜音夫孝德即日大舉南趨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吐蕃既立廣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眾歸闕子儀使空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令第五琦攝京兆尹與之偕行又令張知節以兵繼之全

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前光祿卿殷仲卿逃難而出鞍馬衣服盡為土賊所掠仲卿至藍田糾合散兵及諸驍勇願從者百餘人以自保既而其眾漸振至於千人子儀未之知也仲卿探知官軍之勢益壯遂以其眾隸於子儀子儀令仲卿西行與全緒相為表裏仲卿遂帥二百餘騎為遊奕直渡澧水吐蕃懼問百姓百姓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不知其數至矣虜以為然稍稍引軍去全緒又使察軍舊將王甫入城陰結少年數百夜擊鼓大呼於朱雀街吐蕃惶駭庚寅悉眾遁去通鑑原文以收商州黃宰及發武關防兵皆子儀之謀此從汾陽家傳之文也今按舊唐書吐蕃傳則此謀全出於王延昌與李華等作家傳者欲歸功於子儀故掩二人之美耳思以為子儀之功多矣何必藉此一事以顯且謀雖出于延昌與夢而用其謀者子儀是亦子儀之功也何必奪人之善以為善乎高暉聞之帥麾下三史貴直筆尤忌掩功故載從舊傳為之改正高暉聞之帥麾下三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二十三 唐紀三十九 七 百餘騎東走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擒而殺之考異曰新魚朝恩傳日朝恩遣劉德信討王辰詔以元載判元帥行軍司馬以第五琦為京兆尹癸巳以郭子儀為西京留守甲午郭子儀發商州己亥以魚朝恩部將皇甫溫為陝州刺史周智光為華州刺史周智光以華州改屬張本驃騎大將軍判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皆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為犬戎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邠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



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為安邪危邪若以為危豈得高枕不為天下討罪人乎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病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繇至於此乎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故至於此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言悉出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時魚朝恩領神策軍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不俊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十一月辛丑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時有射生將王撫自稱京兆尹聚眾二千餘

**齊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三 唐紀三十九 九

人署置官屬暴橫長安中壬寅郭子儀至澆水郭子儀至澆水西則已度澆水近京撫按兵不出或謂子儀城不可入子儀不聽引三十騎徐進使人傳呼召撫撫失據出迎拜伏子儀斬之考異曰實錄曰有武將王甫等誘長安惡少數百人集六街於朱雀街大鼓之吐蕃聞之震懼乘夜而遁汾陽家傳曰射生將王德福而多力自稱從史大夫領五百騎二千步率兵圍官屬以謀作亂甲午公發商州冬十一月壬寅公次澆水之右王撫即公之乘也于城中擊列行陣戈矛皆林指揮其間案甲不出人勸公必不可入公以三十騎徐進曾不少懼令傳呼王撫撫應聲伏息合之從一時而潰郭志曰郭公屯商州十二月一日率諸軍五萬餘人出藍田去城百里而軍城中相傳言大軍將至西或擊馬三日馬家小兒張小君李酒蓋射生官王甫等五百餘人夜半聚六街鼓入于子儀雷擊天門街中仍分其眾建旗諸門吐蕃以爲大軍夜至相率遁去小君使報郭公七日郭公全備入於京師紫小君請蓋王甫等責之曰君大軍未至汝設詐以畏吐蕃叶蕃知之也汝焚燒宮闈從容而去豈不山汝乎命斬之遂以破賊收城間舊子儀傳曰全緒遣葉軍將王甫入長安除結象保內賊一日齊擊鼓于朱雀街吐蕃軍惶駭而去又曰射生將王撫自署為京兆尹聚兵二千入擾亂京城子儀召撫殺之詔子儀權京城留守吐蕃傳吐蕃餘眾向在城軍將王撫及御

史大夫王仲昇領兵自苑中入推鼓大呼仲即之兵又入賊此皆奔走若知郭志所言是子儀殺撫而廢其功計子儀必不為也子儀勸業今古誰高峻準作書多攻其短疑有宿嫌不可盡信今從汾陽家傳及子儀傳傳改正子儀傳傳及新傳皆言入長安結客為內應擊鼓于朱雀街者葉軍將王甫也其自稱京兆尹暴橫長安中者射生將王撫也本是兩人而通傳俱認為王甫事此由吐蕃傳誤以擊鼓大呼者為王撫郭志誤以子儀所誅者為王甫故也吐蕃傳言撫不言甫郭志言甫不言撫兩相矛盾其誤可知新傳詳載而撫功罪撫甫其兵盡散白孝德與郭情節度使張蘊琦將兵屯畿縣京兆府管二十縣萬年長安為縣縣皆為畿縣畿遂安 廣州市舶使宦官呂太一發兵作亂唐置市舶使於廣州以收商船之利時以宦者為之節度使張休棄城奔端州舊志廣州西至端州二百四十里太一縱兵焚掠官軍討平之 吐蕃還至鳳翔節度使孫志直閉城拒守吐蕃圍之數日鎮西節度使馬燧聞車駕幸陝將精騎千餘自河西入赴難轉關至鳳翔值吐蕃圍城燧帥眾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

**齊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三 唐紀三十九 九

甲背城出戰單騎先士卒奮擊俘斬千計而歸明日虜復逼城請戰燧開門以待之杜預曰燧門施於內城門被今邊城之門設不下寇至則下之以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居於塞門以為重閉之固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居於原會成渭之地原州高平郡會州會州唐州同 兗是程元振之未放也忌郭子儀復立功不欲天子還京師勸帝且都洛陽以避蕃寇帝將從之子儀上章論奏曰臣聞雍州之地號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抱崑崙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及秦漢因之卒成帝業後處而泰去而亡者不一姓及隋氏之末煬帝南遷河洛邱墟兵戈亂起高祖唱義亦先入關故能翦除羣雄底定區宇至於太宗高宗之盛中宗元宗之明多在秦川



鮮屠東洛開者羯胡構亂九服分崩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眾慶緒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惟天道助順抑亦地形使然近因吐蕃凌逼蠻鴟東巡蓋以六軍之兵素非精練皆市肆沽之人務挂虛名苟避征賦驅以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震蕩不安退居陝服斯開于委任失所豈秦地之罪哉況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會無寸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噪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覃懷經于相土人煙斷絕千里蕭條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哉矧其土地狹阨裁數百里雖東有成皋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為戰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唐紀三十九 十一 思補續

策伏囑時適順動回轡上都奉宗廟以修薦享謁陵寢以崇孝思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等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矣上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儼固社稷臣也朕西決矣十二月丁亥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載由是銜之 辛卯鄂州大風火發江中焚船三千艘居人廬舍三千餘家 甲午上至長安郭子儀率城中百官及諸軍迎於灑水東伏地待罪上勞之曰安祿山僭亂中原是卿克復昨朕蒙塵卿再復安皇祚今日天下乃卿與我也泣下沾襟因以所乘馬九花虬賜之子儀辭讓上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卿其無讓也 附錄九花虬者范陽節度使李德山所貢也每身一嘶則羣馬聳耳駭聽不敢用聲上嘗出獵不覺日暮顧左右曰行宮去此幾里對曰四十里上遂加鞭速歸九花虬緩緩而

行若四五里而已 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權寵無比築城於鄂縣及中涓橋屯兵以備吐蕃以駱奉仙為鄂縣築城使遂將其兵 乙未以苗晉卿為太保裴遵慶為太子少傅竝罷政事以宗正卿李峴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金州卓英倩潛與往來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益愛之御史大夫崔渙疾之因進見慨然論載奸惡上曰載雖非重慎然協和外使無間然亦能臣也渙曰和之為貴者由禮節也不節之以禮焉得為和今千戈甫定品物思又載為宰相宜明制度易海內耳目而怙權樹黨設法為通嚮恩為怨附下苟容乃幽國卑主之術也臣所未喻上聞而默然載深恨之陰中渙以法貶道州刺史而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唐紀三十九 十一 思補續

至 吐蕃既去廣武王承宏逃匿草野上赦不誅丙申放之於華州 程元振既得罪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用京兆府掾之以聞 吐蕃陷松維係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松州交川郡以郡界有甘松嶺名州開元二十八年以維州之定廉置奉州雲山郡天寶八年徙治天保軍更曰天保郡是年改吐蕃至乾元元年制歸誠王董嘉俊以郡來歸始更名保州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適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節義逢時多難以安危為己任然言過其術為大臣所輕 神廣德二年春正月壬寅敕稱程元振變服潛行將圖不軌長流溱州上念元振之功尋復令於江陵安置 溱州治溱水所置也 癸卯合劍南東西川為一道以黃門侍郎嚴武為節度使 分劍南為



二百二十卷肅宗至德元載考異曰舊傳武為京兆少尹以史思  
明阻兵不之官出為緡州刺史遷西川節度使上皇諱兩川合為  
一道拜武為節度使武為少尹坐房瑄貶巴州刺史遷東  
川餘同舊傳按恩明出兵河洛京兆少尹何勣之官此年始合東  
西川為一道上皇 丙午遣檢校刑部尚書顏真卿宣慰朔方  
諸所合新舊傳皆誤

真卿說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賈之使之赴難  
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眾召之  
庸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路奉仙李抱玉魚朝恩四人  
耳自餘羣臣皆言其枉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

也時汾州別駕李抱真抱玉之從父弟也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  
京師上方以懷恩為憂召見抱真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  
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懷恩欺其眾云郭子儀已為魚朝

恩所殺眾信之故為其用耳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彼皆不召而  
來矣上然之 甲寅禮儀使杜鴻漸奏自今祀國丘方丘請以太  
祖配祈穀以高祖配大雩以太宗配明堂以肅宗配從之唐制冬

丘夏至祀方丘孟春祈穀孟夏享禋享 乙卯立雍王适為皇太  
子 吐蕃之入長安也諸軍亡卒及鄉曲無賴子弟相聚為盜吐  
蕃既去猶竄伏南山子午等五谷長安之南山西接岐州界東抵

防禦使以討之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奏名所管曰天雄軍從之  
僕固懷恩既不為朝廷所用遂與河東都將李錫誠潛謀取太  
原辛雲京覺之殺錫誠乘城設備懷恩使其子瑒將兵攻之雲京

出與戰場大敗而還遂引兵圍榆次去年七月懷恩上謂郭子儀  
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  
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為變汾上謂汾陽時戊午以子儀為關

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  
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 癸亥以劉晏為太子賓客李峴為詹  
事竝罷政事晏坐與程元振交通故也故事宰臣不干政事堂邀

客白元載為相見中官傳詔命至中書者引之升政事堂仍置榻  
待之及峴入政府令去其榻又元振獲罪峴有功焉由是為宦官  
所疾故與晏皆罷以右散騎常侍王縉為黃門侍郎太常卿杜鴻

漸為兵部侍郎竝同平章事為上縉當附元載 丁卯以郭子儀  
為朔方節度大使二月子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貪  
卒暴為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癸酉上朝

獻太清宮甲戌朝享太廟乙亥祀昊天上帝於國丘 僕固瑒圍  
榆次旬餘不拔遣使急發邢縣兵李光逸盡與之李光逸屯邢縣  
士卒未食行不能前裨將白玉焦暉以鳴鏑射其後者軍士曰將

軍何乃射人玉曰今從人反終不免死死一也射之何傷至榆次  
瑒賞其暉胡人曰我乘馬乃漢卒不行耳瑒揮漢卒皆怨怒曰

節度使黨胡人其夕焦暉白玉帥眾攻瑒殺之僕固懷恩聞之入  
告其母曰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眾心既變禍必及我

將如之何懷恩不對再拜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  
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度河北走自汾

趨靈州 時朔方將渾釋之守靈州懷恩檄至云全軍歸鎮釋之  
曰不然此必眾潰矣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或翻然改圖以眾歸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三 唐紀三十九 世宗 二年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三 唐紀三十九 世宗 二年



真何可不納也釋之疑未決懷恩行速先俟者而至釋之不得已  
納之張詠以其謀告懷恩懷恩以詔為問殺釋之而收其軍使詔  
主之既而曰釋之男也彼尙負之安有忠於我哉他日以事杖之  
折其脛置於彌嶽城而死都虞候張維嶽在沁州聞懷恩去乘傳  
至汾州撫定其眾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以告郭子儀子儀使牙  
官盧諒至汾州使之行殺出四方自五季以後詔書武臣率日牙  
官維嶽賂諒使實其言子儀奏維嶽殺場考異曰汾陽家傳曰開  
諭及還惡不且於己者好賂於己者公極殺之郭志曰郭公使牙  
官盧諒之軍維嶽賂諒使信其言郭公以維嶽殺場聞詔優之請  
將云云郭公乃理諒罪極殺之傳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  
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董懷恩母至  
長安給侍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戎寅郭子儀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唐紀三十九 四 思 齋

如汾州 考異曰賈誼廣德元年十二月丁酉僕固瑒為賊下張維  
嶽所殺以其眾歸郭子儀懷恩聞之棄營脫身遁走北蕃  
按朔方兵所以不附僕固氏者以子儀為之帥也繼不在子儀領  
朔方節度使之後亦當在領河東副元帥之後而實錄二年正月  
丁卯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汾陽家傳二年正月子儀充河東副元  
帥河中節度使於亥代宗三殿宴送二十六日發上都二月至河  
中兼朔方節度大使成寅往汾州甲申至河中郭志二年正月  
二十日詔郭公加河中節度河東副元帥二十九日加朔方節度  
二月僕固瑒率軍攻榆次途旬不拔云云然則瑒懷恩之眾悉歸  
死決不在去年十二月今因子儀如汾州并言之懷恩之眾悉歸  
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子儀知盧諒之詐杖殺之上  
以李抱真言有驗遷殿中少監 上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  
至上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  
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上迎  
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其母姓李  
氏有髮數十莖長五六寸以子貴封韓國太夫人二子皆節制一

品光進性亦孝弟雙旌在門鼎味就養甲第竝開往來追歡極一  
時之榮 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近險勞  
費自安祿山作亂關洛路阻漕運亦  
江入漢抵梁洋故汴梁堙廢不治三月己酉以太子賓客劉晏  
為河南江淮以東轉運使議開汴水庚戌又命晏與諸道節度使  
均節賦役聽便妄行舉以聞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斗米千  
錢百姓按穗以給禁軍官廚無兼時之積晏乃以轉運為己任疏  
浚汴水貫通漕又慮為人牽制乃遣元載書自晏自離闕以來驅  
馬陝郊兒二門渠津遺蹟到河陰鞏洛見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黃  
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堤故事飾像河廟凜然如生涉榮郊  
浚澤遙瞻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晏雖不才敢悉力以答所  
知然運之利病各有四焉京師三輔百姓惟苦稅畝傷多若使江  
湖米來每年三二十萬即頓減徭賦歌舞昇平其利一也東都殘  
毀百無一存若米運流通則飢人皆附村落邑廩從此日多是計  
之得者其利二也諸將有在邊者諸戎有侵敗王略者或聞三江  
五湖貢輸紅粒雲帆桂楫轉納帝鄉先聲後實震耀夷夏其利三  
也帝王之盛八埏同軌今舟車既通商賈往來百貨雜集航海梯  
山無遠不至其利四也所可疑者前陝凋殘東周尤盛迨立陽熊  
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煙爨崩  
條淒慘獸遊鬼哭牛既羸角與亦說輻輳車輓漕亦不易致今於  
無人之境與此勞人之役其病一也河汴有故道不修則毀澗故  
每年正月發郟縣丁男兼長菱決阻於清明桃花已後遠水自然  
安流陽侯宓妃不復太息頃因寇難總不掘拓澤滅木岸崩石役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唐紀三十九 五 思 齋

安流陽侯宓妃不復太息頃因寇難總不掘拓澤滅木岸崩石役



夫需於沙津史庭於海千里湖上罔水舟行其病二也東垣底柱  
 澗池二陵北河運處五六百里戍卒久絕縣吏空拳奪攘姦宄窟  
 穴囊粟夾河為賊豺狼閭閻舟行所經寇亦能往其病二也東自  
 淮陰西臨蒲坂互三千里屯戍相率中軍昔鼎司元侯賤卒亦儀  
 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無夾纈晚酒所至船到便留此非單車  
 使折束書所能制過其病四也雖小子畢其奔走之力亦中書詳  
 其利病之原載得書盡以酒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自是每歲運  
 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推運漕之能者推晏為首後來者皆  
 遵其法度云 甲子盛王琦薨琦元宗子也 党項寇同州郭子儀使  
 開府儀同三司李國臣擊之曰虜得聞則出掠官軍至則逃入山  
 宜使瀛師居前以誘之勁騎居後以覆之國臣與戰於澄城比城

東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唐紀三十九 十六

春秋左傳北漢之地漢為徵焉馬坊後魏為登城縣并置 大破  
 澄城郡隋廢郡存縣唐屬同州九域志縣在州北九十里  
 之斬首捕虜千餘人 夏五月癸丑初行五紀歷 寶應元年六月  
 之一官進加時在日出後有交不署融代宗以至德歷不與天合  
 詔司天臺官屬郭謙之等復用麟德元紀更立歲差增損遲疾交  
 會及五星差數以寫大衍曆上元七 庚申禮部侍郎楊綽奏  
 歲貢孝弟力田無實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悉罷之 郭子儀以安  
 史昔據洛陽故諸道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  
 聚兵耗盡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為始子儀時鎮河中表先罷  
河中節度以示諸鎮  
 六月敕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乾元二年置耀  
德軍於河中 子儀復請罷關內  
 副元帥不許 僕固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眾復振上厚撫其  
 家癸未下詔稱其勳勞著於帝室及於天下疑隙之端起自彘小  
 察其深衷本無它志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以河北既平朔方已

有所屬宜解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等使其太保兼中書令大常  
 郡王如故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 秋七月庚子旣天  
 下青苗錢以給百官俸乾元以來天下用兵京師百餘條錢賦耗  
上即位推恩庶僚下議公卿或言稅賦有  
苗者公私咸濟乃分遣使官視下地青苗錢光百司課料宋白  
曰大歷五年五月詔京兆府應徵青苗地頭錢等承前青苗錢每  
畝徵十五文地頭錢每畝徵二十五文自今以後宜一切以青苗  
錢為名每畝減五文徵三十五文隨徵夏稅時據數徵納八年每  
畝率十 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臨淮武穆王李光弼治軍嚴  
整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眾與郭子儀  
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  
疾已酉薨八月丙寅以王綽代光弼都統河西淮南山南東道諸  
行營 郭子儀自河中入朝會涇原奏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  
萬眾將入寇考異曰舊子儀傳云數十萬眾懷恩傳云  
誘吐蕃十萬眾按汾陽家傳實不逾十萬 京師震駭

東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唐紀三十九 十七

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奉天縣屬京兆自白曰本醜泉縣地武  
后分置奉天縣以奉乾陵在京兆西北  
百五 上召問方略對曰懷恩無能為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  
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  
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為也辛巳子  
儀發赴奉天 甲午加王綽東都留守 河中尹兼節度副使崔  
寓考異曰五月已罷河中節度今  
寓有副使者蓋言其前官也 發鎮兵西禦吐蕃為法不一九  
月丙申鎮兵作亂掠官府及居民終夕乃定 丙午加河東節度  
使辛雲京同平章事 辛亥以郭子儀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以  
東通和吐蕃使以陳鄴澤潞節度使李抱玉充南道通和吐蕃使  
子儀聞吐蕃逼邠州甲寅遣其子朔方兵馬使晞將兵萬人救之  
己未劍南節度使嚴武破吐蕃七萬眾拔當狗城當狗城當白  
狗羌之路也



以名 關中蠶蠶霖雨米斗千餘錢 僕固懷恩前軍至互祿郭

子儀使右兵馬使李國臣將兵為郭晞後繼晞遂與國臣及郭

節度使白孝德敗之於互祿 考異曰實錄癸巳孝德敗吐蕃一千

家傳二十日賊先軍次互祿然則前八日 冬十月懷恩引回紇

孝德登得已敗吐蕃於互祿乎實錄誤也

吐蕃至邠州白孝德郭晞閉城拒守 考異曰汾陽家傳晞與吐

寇邠州子儀在涇陽令長男朔方兵馬使曜率師拒之與白孝

德閉城拒守案實錄及晞傳皆云晞拒懷恩之子儀傳誤也

庚午賊武拔吐蕃鹽川城 鹽川城在當狗城西北維州舊有

僕固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

曰勝深入我地利於速戰我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為怯必不戒乃

可破也若遠戰而不則眾心離矣敢言戰者斬辛未夜子儀嘗

師曰明日有寇爾宜備之遂出兵數萬陳於乾陵之南軍中竊相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三 唐紀三十九 九

代宗廣德二年 僕固曰夜中出兵與兒關王申未明虜眾大至陳於乾陵之北

長二十里眾始服子儀之先見虜始求戰不得野掠又無所獲糧

食垂盡恐援兵四集則歸途不利故欲乘暗襲子儀之不備忽見

大軍兩蕃大駭不敢戰懷恩又素隸子儀麾下知其所部將士必

不為己用而與子儀敵故亦不敢進戰遂相率而退子儀使裨將

李懷光等將五千騎追之至麻亭而還虜還經邠州營於北原攻

其東門不克明日橫陳於南原請戰郭晞等與之連戰大破之斬

首千餘級生擒八十五人降其大將五人懷恩泣曰此等昔為吾

兒我教其射今反為他人致死於我惜哉已西虜涉涇而進 或云

之守子儀有妙算而通靈略之邠州之戰郭晞有大功而通靈

遺之此皆史氏之疏也故補以汾陽家傳及郭志諸書補之

和政公主者肅宗之女章敬太后所生也性敏惠下嫁柳潭潭兄

澄妻即楊貴妃姊所謂秦國夫人者也勢傾朝野公主未嘗干以

私及死撫其子如己所生安祿山之陷京師姊甯國公主方整居

主棄其三子奪潭馬以載甯國身與潭步行入蜀日進百里潭躬

薪水主躬炊爨以奉甯國及至蜀值郭千仞謀反元宗御樓諭降

千仞不從潭率折衝張義童等死戰主親鼓弓以助潭潭手斬賊

五十級平之及肅宗有疾主侍疾勤勞詔賜之以田主以女弟寶

章公主未有賜固辭不敢當肅宗嘗宴後庭令阿布思之妻衣綠

衣為優主諫曰布思誠逆人則妻不容近至尊若其無罪則不宜

辱及其妻肅宗瞿然為免出之自兵興以來財用耗竭主以貿易

取奇贏以千萬助軍及肅宗崩主又盡其邑入以助山陵上即位

主屢陳人開利病及國家盛衰事上嘉納焉吐蕃犯京師主避地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三 唐紀三十九 九

代宗廣德二年 南奔至商於遇羣盜主諭以禍福盜皆稽顙願為主奴上以主貧

詔諸節度餉億主一無所取親紉綻衣裳而服之諸子亦不令服

紉締及是吐蕃再入寇主方妊欲入宮進備邊計潭固止之主曰

君獨無兄乎遂入見內殿翌日免乳而薨 懷恩之南寇也河西

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調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卒盡於此矣

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反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

達遂將眾擊摧砂堡靈武縣皆下之 推砂堡在原州西北靈武後

隋開皇三年廢郡十八年改建安為 廣固仁壽九年又改曰靈武屬涇州 進攻靈州懷恩聞之自永壽

還歸 宋白曰永壽縣屬涇州武德元 使蕃軍二千騎夜襲文達大

破之士卒死者殆半文達將餘眾歸涼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

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涼州士卒







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銜口飽食相招為祿仕此忠鯁之臣所以竊歎而臣亦恥之今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節互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隨長安城中白晝推剽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墮卒暴百揆噤刺如沸粥紛麻唐虞有百揆曰揆度也以百事總百官所以謂百揆蓋言百官之事也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於陛下姑毒飲痛窮而無告今其心顛顛獨恃於麥麥不登則易子餓骨矣陛下不以此時思所以救之之術臣實懼焉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之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洎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扼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三 唐紀三十九 王 代宗永泰元年

武字季鷹神氣俊爽敏於見聞幼有成人之風讀書不究精義涉獵而已父挺之愛其妾元英而薄其妻裴氏武年八歲詢問其故母曰汝父嫌我寢陋枕席數背即懷汝自後相與語罷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元英方睡持小鐵槌擊破其首挺之歸驚愕左右抵言小郎君戲運槌而致此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而薄其妻乎故須擊殺非戲也父曰真嚴挺之兒武三鎮劍南厚賦斂以窮奢侈或一言當意賞至百萬蜀雖號饒富為之匱竭梓州刺史章彝小不副意召而杖殺之房瑄以舊相且為舉主及出為管内刺史武慢倨不為禮父友杜甫與武最厚亦屢欲犯之其恣行暴厲如此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母數戒其驕暴武不從及死母曰吾今始免為官婢矣 五月癸丑以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三 唐紀三十九 王 代宗永泰元年

要害之地使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扉屨之資扉草也充疲人貢賦歲可減國租之半陛下豈可持疑於改作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上不能用 丙午以李抱玉同平章事鎮鳳翔如故 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上問郭子儀吐蕃請盟何如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國不可守矣乃相繼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涇原以覘之 是春不雨米斗千錢 夏四月丁丑命御史大夫王翊充諸道稅錢使河東道租庸鹽鐵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權酷之利歲入幾何諝久之不對上復問之對曰臣自河東來冥閒所涉三百里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諝寬之子也 辛卯劍南節度使嚴武薨

平盧節度使侯希逸鍾潛青好遊敗營塔寺軍州苦之兵馬使李懷玉得眾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軍職希逸與巫宿於城外軍士閉門不納奉懷玉為帥希逸奔滑州上表待罪詔赦之召還京師秋七月壬辰以鄭王邈為平盧淄青節度大使邈皇子也以懷玉知雷後賜名正己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繼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及正己皆結為昏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驕靡而已 以久旱遣近臣分錄囚徒 甲午以上女昇平公主







曰刃十餘人而出宣言曰西蕃叛亂所成事可謂幸臣以下皆不知所對給事中劉不記其名出班抗聲曰使臣反邪云云由此罷逐幸之議案倭固場或檢次不問攻絳州高暉為李日越所擒不聞為劉德信所斬朝恩欲幸河中不聞欲幸洛陽云類犯邪所必是吐蕃後入寇時也新自丙午至甲寅大雨不止故虜不能進吐蕃移兵攻醴泉党項西掠白水白水縣漢粟邑之地後魏太和二年置白水縣及白水郡隋廢郡東侵蒲津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數萬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於澄城北因逐北至鄜州宋白曰鄜州漢上郡離陰之地後魏太和十一年置東秦州鄜州孝昌二年又改為北華州隋帝二年改為鄜州因隋時為名九域志鄜州東至同州四百一十里漢城縣在同州北九十里坊州漢渠梁中縣隋時坊州後魏鄜州管內屬天和七年元皇帝作放鄜州於此置馬坊也高祖因置坊州取馬坊為名九域志坊州北至鄜州一百一十里智光素與杜亮不協遂殺鄜州刺史張麟阮冤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冬十月己未復講經於資聖寺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二十三 唐紀三十九 三十一 思補錄

與入寇辛酉至奉天考異曰郭志曰八月庚戌以諸戎入寇九月甲朝恩請擊回紇公曰我昔與回紇締結盟約至今茲為寇必將有故軍力竭而回紇之不可戰而下也朝恩流涕謂郭公與懷恩為之使不將強弱以物議告郭公郭公開道入觀且以厚議聞上曰無是即日令是深陽朝恩驚曰郭公長者吾比疑之誠小人也儀臣與之盟首尾纒七日豈容有單疏逾旬不達之事子儀為元帥與朝恩對壘豈可乘軍入朝紛紛家傳此際亦無入朝事今不取亥党項焚同州官廨民居而去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令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虜退屯北原北原也丁卯復至城下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牙將前將領統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眾寡不敵難以力勝

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為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也郭晞扣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為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渠吾父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我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具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我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二十三 唐紀三十九 三十一 思補錄

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上都長安也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曾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彌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我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捨之勿殺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卻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解地曰以酒沃地曰誓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至藥葛羅



亦附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歸以一巫師從軍巫  
 言此行甚安隱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遺之綵  
 三千匹酋長分以賞巫子儀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  
 去回紇遣其酋長石野那等六人人見天子藥葛羅帥眾追吐蕃  
 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靈臺  
 縣地天寶元年更名靈臺九里志靈臺縣在涇州東九里舊史破吐蕃處在靈臺縣西五十里地名赤山嶺斬首五  
 萬級生擒萬餘人得所掠士女四千人獲駝馬牛羊三百里內不  
 絕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丁丑僕固懷恩將張休藏等降辛巳詔  
 罷親征京城解嚴時郝庭玉屯便橋魚朝恩聞其善陳欲觀其教  
 閱庭玉乃申號令鳴鼓角部分為陳箕張翼舒牛雞牛合坐作進  
 退其眾如一朝恩歎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之訓練耳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三 唐紀三十九 天  
 治戎若此豈有前敵耶庭玉凄然而謝曰此非末校所長臨淮王  
 之遺意也臨淮善御軍賞罰必當其功過每校旗之日軍士小不  
 如令必斬之以徇由是人皆自效而赴陷馳突之際有心破膽裂  
 者自臨淮薨逝以來無復校旗之事矣此安足當軍容之賞哉  
 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又領神策軍使內侍魚朝恩監其軍  
 英又入為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  
 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  
 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北軍北門六軍也至是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  
 苑中其勢寢盛分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 郭子儀以僕固名  
 臣李建忠等皆懷恩驍將恐逃入外夷請招之名臣懷恩之姪也  
 時在回紇營上赦并將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紇送之壬午名

臣以千餘騎來降子儀使開府儀同三司慕容休貞以書諭党項  
 帥鄭庭郝德等皆詣鳳翔降 甲中周智光詣闕獻捷再宿歸鎮  
 智光負專殺之罪未治謂殺張琦及杜  
 冤家屬之罪上既遣而悔之 乙酉回  
 紇胡祿都督等二百餘人入見前後贈賚緡帛十萬匹府藏空竭  
 稅百官俸以給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三 唐紀三十九 天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二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四十 起永泰元年閏月盡大歷八年凡八年有奇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上

永泰元年閏十月乙巳郭子儀入朝子儀以靈武初復百姓彫弊戎落未安請以朔方軍糧使三原路嗣恭鎮之軍糧使節度使河西節度使楊志烈既死請遣使巡撫河西及置涼甘肅瓜沙等州長史上皆從之 丁未白官請納職田充軍糧唐制一品職分田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品二頃五品一頃五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品十畝鎮戍諸津岳瀆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品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品十畝三品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六品中府五品五品十畝下府及節將五品上府果毅都尉四品中府三品五品十畝下府三品上府長史別將三品中府下府二品五品十畝上府典軍五品十畝典軍四品十品十畝身左右下牛備身三品折衝上府兵曹二品中府下府一頃五十畝列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帥一頃十畝軍中府下府一頃五十畝水軍田百頃職事官一品六十頃郡王職事官從一品五十頃職事官從二品三十頃郡公職事官從三品二十五頃縣公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職事官從四品十二頃子職事官從五品八頃男職事官從五品五頃六品七品二頃五品十畝八品九品二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十畝散官五品以上給同職事官 許之 戊申以戶部侍郎路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二十四 唐紀四十

嗣恭為朔方節度使嗣恭披荆棘立軍府威令大行 己酉郭子儀還河中 初劍南節度使嚴武奏將軍崔旰為利州刺史時蜀中新亂山賊塞路旰討平之及武再鎮劍南過利州欲辟旰為部

將以利非屬部旰難輒去乃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以求旰利州古昔後邑秦漢為葭萌之地蜀漢為漢壽縣晉為晉壽縣唐為黎州尋又改利州天寶為益昌郡乾元復為利州山南西道節度使也獻誠使旰移疾自解詣武武以為漢州刺史使旰擊吐番於西山速拔其數城攘地數百里漢州漢縣什方綿竹地唐垂拱立漢州天寶為德陽郡乾元復為武作七寶舉迎旰入成都以寵之武薨行軍司馬杜濟知軍府事都知兵馬使郭英翰英父之弟也與都候郭嘉琳共請英父為節度使旰時為西山都知兵馬使與所部共請大將王崇俊為節度使會朝廷已除英父英父由是銜之至成都數日即誣崇俊以罪而誅之召旰還成都旰辭以備吐蕃未可歸英父愈怒絕其餽餉以困之旰轉徙入深山英父自將兵攻之聲言助旰拒守會大雪山谷深數尺士馬凍死者甚眾旰出兵擊之英父大敗收餘

兵纔及千人而還英父為政嚴暴驕吝不恤士卒眾心離怨元宗之難蜀也以所居行宮為道士觀仍鑄金為真容置之正室其後節度使至皆先拜而後視事英父愛其竹樹茂美奏為軍營入居之其真容圖畫悉遭毀壞旰宣言英父反不然何以除毀真容自居其處於是帥所部五千餘人襲成都辛巳戰於城西英父大敗

旰遂入成都屠英父家英父單騎奔簡州宋白曰簡州在漢牛鞞州之陽安平泉資州之資陽普州刺史韓澄殺英父送首於旰漢簡州有賴簡池因名旰將柏茂琳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巖宋白曰邛州武陵王紀置邛州取南界邛來山為名瀘州漢江陽縣置瀘州取瀘水為名劍州漢廣漢之梓潼縣界置安州西魏為始州唐先天二年改為劍州各舉兵討旰蜀中大亂旰衛州人也 斂民贖作浮屠毖 干一月王縉請減諸道軍資錢四十萬貫修洛陽宮從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二十四 唐紀四十



之 華原令顧繇上言元載子伯和等招權受賄十二月戊戌繇

坐流錦州 宋白曰唐垂拱二年分辰州麻陽縣地并開山洞置錦州舊志錦州至京師三千五百里附陸是歲有淮人夜

釣於進山之下其釣爲物所擊不能出漁者因流水探之有大鐵

鎖盤繞山是鎖之不知其極遠告刺史李湯湯令能水者數十人

下擊之莫能動加以牛十餘頭鎖乃稍解就岸漸窮其末鎖如山

積莫能窮也累日後乃盡鎖尾得一狀如猿白首長鬚雪牙金

爪高五丈許目若電光顧視閃爍觀者奔走歌復徐徐引鎖入水

入莫知其何物至元和九年李公佐得古獄者讀之知禹所囚

淮泗水神也名巫支祁善應對能辨江淮之淺深原隍之遠近力

險九泉疾若飄風搏擊騰踔波涌如山禹乃鎮之山下淮流始安

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頽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

學校不可遂廢

永泰二年春正月乙酉制曰頃以戎狄多虞急於經略太學空

設諸生蓋寡絃誦之地寂寥無營函丈之閒殆將不掃今寓縣又

甯文武竝用方投戈而講藝俾棹菜以行禮使四科咸進六藝復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四 唐紀四十一 三 思補樓

與其諸道節度觀察都防禦等使朕之腹心久鎮方面各其子弟

爲教義方恐干戈之後學校尙微僻處遠方無所咨稟負經來學

宜集京師其宰相朝官六軍諸將子弟欲得習學可立補國子學

生 丙戌以戶部尙書劉晏爲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荆南山

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鹽鐵等使侍郎第五琦爲京畿關內河東

劍南山南西道轉運常平鑄錢鹽鐵等使分理天下財賦 周智

光至華州益驕橫召之不至上命杜冕從張獻誠於山南以避之

智光遣兵於山邀之不獲智光自知罪重乃聚亡命無賴子弟

眾至數萬縱其剽掠以悅其心擅關中所漕米二萬斛藩鎮貢

獻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 二月丁亥朔釋奠於國子監命宰相

帥常參官 常參官常朝日常計朝參者也唐制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祭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參常參

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九參官五品以上及新行參者

五日一朝六參官宏文崇文館閣子監學生四時參凡諸王入

朝及以恩追至者日參其文武官職事 魚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

九品以上及二王後則朝朝望而已 講子弟皆服朱紫爲諸生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爲文僅能執筆

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人莫敢與之抗辛卯命有司修國子監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皆先白長官

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

所言多謾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尙書顏真卿上疏

以爲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 郎官者尙書省曹二十四司郎官御史者御史臺三院御史 今使

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忠羣臣之爲讒何不察

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爲此而使天

下謂陛下厭聽隨之煩託此爲辭以塞諫爭之路臣竊爲陛下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四 唐紀四十一 四 思補樓

之太宗著司門式云 唐式三十三篇以尙書省諸曹及秘書太常

爲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 唐制門籍流

名流外記年滿狀貌月一易其籍非遷解不除無門籍者無得關

有急奏則令門司與仗家引奏仗家宿衛五仗之執事者無得關

碍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

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蒙蔽暗鳴 史昭曰暗鳴 卒成幸蜀之禍陵

夷至於今日天下之做盡萃於聖躬豈陛下招致之乎其所從來

者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尙未凋竭太平之治猶可立致而李輔

國用權宰相專政遞相姑息莫可直言又大開三司不安反側使

餘賊潰將北走党項哀嗚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

都陷後先帝由是憂勤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今天下瘡痍未

平干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讜言而塞絕忠諫乎且人主大開



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  
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  
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豈知其有所懼而不敢進哉是林甫復起  
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羣臣有不諂宰相帆奏事者則托以他  
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  
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誹謗之未  
貶峽州別駕峽州夷陵郡在京師東南一千四百八十八里己亥命大理少卿楊濟修  
好於吐蕃 王子以杜鴻漸為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副元帥劍  
南西川節度使以平蜀亂 以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馬璘兼邠  
甯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為三使都虞候三使四鎮一也北庭二也邠甯三也卒有能  
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考異曰舊傳作能引二犯盜當死璘欲生  
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白不能為理璘善其議竟殺  
之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力爭之璘有時怒甚左右戰栗秀實曰  
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為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拂衣起秀實徐  
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軍州事皆咨秀實而後行  
璘由是在邠甯聲稱殊美 癸丑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兼  
劍南東川節度使邠州刺史柏茂琳為邠南防禦使邠南邠水以  
入青衣江 又以崔旰為茂州刺史充西山防禦使南也邠水出  
請也旰之意謂旰食也旰旰以圖免禍故未出京師三月癸未  
獻誠與旰戰於梓州獻誠軍敗僅以身免旰節皆為旰所奪  
夏五月河西節度使楊休明徙鎮沙州涼州也六月丁未日重  
輪是夜月又重輪 秋七月洛水溢漂溺居人廬舍二十坊 八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四 唐紀四十一 五

月國子監成丁亥釋奠記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  
者設薦饗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記又曰始立學者既釋奠  
用幣然後俾祭不舞不長器注云釋菜禮也釋奠則舞則投  
幣司馬之禮司兵司戈司盾皆祀授舞者互也周禮大司馬入學  
釋菜合舞注云合舞等其進退鄭司農云舍菜謂舞者皆持芬香  
之菜秦漢釋奠無文魏則以太常行禮晉宋以學官主祭南齊武  
帝時有司奏釋奠先聖先師禮文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  
何樂時從前希議用元嘉故事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  
悉依上公梁及北齊車駕視學皆親釋奠唐春秋釋奠三獻皆以  
學官太宗貞觀十四年親釋奠於國學 魚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  
覆餗以譏宰相 易曰鼎折足覆餗言三公鼎足承君荷  
元載怡然 考異曰是時王縉留守東都而得預此會者按實錄明  
東都有時 朝恩謂人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杜鴻漸至邠  
境聞張獻誠敗而懼使人先達意於崔旰許以萬全旰卑辭重賂  
以迎之鴻漸喜進至成都見旰但接以溫恭無一言責其干紀州  
府事悉以委旰又數薦之於朝因請以節制讓旰以柏茂琳楊子  
琳李昌巖各為本州刺史上不得已從之壬寅以旰為成都尹西  
川節度行軍司馬崔旰遂據 京兆尹黎鞮自南山引澗水穿漕  
渠入長安功竟不成 甲辰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事中  
書舍人京兆常袞上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五帝名學曰成均垂  
成均尋 不宜以宦者為之不聽丁未命宰相以下送朝恩上京兆  
尹黎鞮詣朝恩朝恩每入監鞮必備數百人之儀以餉之未幾  
李勉代鞮為京兆朝恩將入監府吏先期以故事請勉曰勉忝為  
京兆軍容若惠顧府廷敢不具蔬饌今軍容判國子監事勉俟太  
學軍容宜厚具主禮我何餉焉朝恩聞而銜之遂不復至太學  
冬十月乙未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四 唐紀四十一 六



直精錢二十四萬上又為老子浮屠解禱事以祈福常袞上言以  
為今諸道貢賦皆淫侈不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  
倣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卻之又今軍旅未宿王畿戶口十不一在  
而諸祠寺寫經造像焚幣埋玉及賞賚比邱道士巫祝之流歲巨  
萬計陛下若以易芻粟減貧民賦天下之福甯有量哉上不聽

第五琦什一稅法民苦其重多流亡十一月甲子日南至赦改元  
天歷悉停什一稅法 十二月癸卯周智光殺陝州監軍張志斌

智光素與陝州刺史皇甫湜不協志斌入奏事智光館之志斌責  
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曰僕固懷恩不反由汝輩激之我亦不反  
今日為汝反矣叱下斬之燔食其肉朝士舉選人畏智光之暴多  
自同州竊過智光遣將將兵邀之於路死者甚眾戊申詔加智光

檢校左僕射遣中使余元仙特告身授之智光慢罵曰智光有大  
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材若

益以陝虢商鄜坊五州庶猶可耳因歷數大臣過失且曰此去長  
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至於挾天子令  
諸侯惟周智光能之元仙股慄郭子儀屢請討智光上不許 郭

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羞於是士卒皆  
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以隴右行軍司馬陳

少遊為桂管觀察使 桂管領桂昭寶蕭福潘白廉備欽廉等  
柳貴十七州到時日計管十五州在廣州西

貴以是得進既得桂州惡其道遠多瘴癘欲規求近鎮時宦官董  
秀掌樞密 是後遂以中  
官為樞密使 少遊乃宿其里候歸沐入謁因語詔謂

秀曰七郎親屬幾何月費幾何秀謝曰家累甚重歲用常過百萬  
少遊曰審如是奉入不足支數且少遊雖不才請衛供七郎之費  
歲獻五萬緡令其半請先入之秀大喜與厚相結少遊因泣曰  
嶺南瘴癘恐不得生還再觀顏色矣秀還曰公美才不宐遠出請  
從容旬日冀竭蹶分時少遊又納賄於元載子仲武內外引薦數  
日改宣歙觀察使 是歲故右拾遺檢校工部員外郎杜甫卒甫  
字子美審言之孫也甫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才  
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於長安天寶十三載元宗朝獻太清  
宮寶廟及郊甫獻三大禮賦元宗奇之使待制集賢院甫數上賦  
頌因高自稱道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  
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四 唐紀四十 八

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  
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  
楊雄枚舉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何忍棄之會安祿山亂天子

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  
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及此為華州功曹時關輔饑亂數  
食踊貴甫孱弱餓死者數人乃棄官去客成州同谷縣負薪採橡

以自給流落劍南會嚴武節度東西川甫往依焉武表為參謀檢  
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厚甫乃結廬於成都浣花里種  
竹栽花縱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狎蕩武或過之有時不冠而出  
見甫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目視曰 嚴挺之乃有是  
兒武暴猛外若不為忤內實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



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於簾者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乃獨殺  
葬武卒崔旰楊子琳亂蜀甫以其家避亂荆楚扁舟下峽未維舟  
而江陵亂乃泝沿湘流遊衡山嶺居未陽嘗遊嶽祠大水遽至涉  
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  
年五十九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  
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  
測也數經寇亂挺節無所汗為歌詩傷時憐弱情不忘君人憐其  
忠

元稹曰唐興學官大振能文者互出然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  
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  
不存閑暇則纖濃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四 唐紀四十一

九

思補樓

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  
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自有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也  
大曆二年春正月丁巳密詔郭子儀討周智光子儀命大將軍  
城李懷光軍於渭上智光麾下聞之皆有離心己未智光大將李  
漢惠自同州帥所部降於子儀壬戌智光豐州刺史宋白曰豐州漢漢陽縣故名舊志州在京師東南一千八百九十二里甲子華州牙  
將姚懷李延俊殺智光以其首來獻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以  
收華州為名帥所部兵大掠白崖關至赤水水經註渭水東過華州縣有赤水鎮二百里開財畜殆盡官吏有衣紙或數日不食者  
己巳置潼關鎮兵二千人 壬申分劍南置東川觀察使鎮遂州  
合東西川見上 二月丙戌郭子儀入朝上命元載王縉魚朝恩

等五和置酒於其第一會之費至十萬緡上禮重郭子儀常謂之  
大臣而不名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耶  
我父薄天子不為公主悲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  
使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因曖入  
待罪上曰鄙諺有之不疑不聲不作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  
聽也子儀歸杖屐數十 夏四月庚子命宰相及內侍監魚朝恩  
與吐蕃盟於興唐寺 杜鴻漸請入朝奏事以崔旰知西川謂後  
考異曰舊唐書傳云鴻漸嘗請旰入朝旰傳云鴻漸請旰為行  
軍司馬仍旰名鴻漸遂授西川節度使至十四年始入朝  
實錄亦無鴻漸入朝 六月甲戌鴻漸來自成都廣為貢獻因盛陳  
利害薦旰才堪寄任上亦務姑息乃留鴻漸復知政事秋七月丙  
寅以旰為西川節度使杜濟為東川節度使旰厚斂以賂權貴元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四 唐紀四十一

十

思補樓

載擢旰弟寬至御史中丞寬兄番至給事中鴻漸以使蜀無恙飯  
僧千人 丁卯魚朝恩奏以先所賜莊為章敬寺以資章敬太后  
冥福上母皇后於是窮壯極麗盡都市之材不足用奏毀曲江及  
華清宮館以給之長安朱雀街東第五街皇城之東第三街昇道坊龍華尼寺前有流水曲曲謂之曲江此地秦為宜春苑隋州在漢為樂遊園開元疏鑿為苑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江則菰蒲蓮翠柳陰四合碧波紅霞映可愛華清宮見 費逾萬億衛州進士高郢上書略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當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比者雨不潤下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若遂不給將何以救之無寺猶可無人其言平實卑卑宮室盡力溝洫人到於今稱之梁武帝窮土木飾塔廟人無稱焉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美何必勞人動眾踵梁武之風乎又上書略曰古



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禱禍  
 今與造急促晝夜不息力不逮者隨以榜笞愁痛之聲盈於道路  
 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既定多難勵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利天  
 下今乃迴正道於內心求微助於外物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  
 大猷臣竊為陛下惜之皆寢不報考異曰郭集前書八月二十五日  
 後書九月十二日上下因道  
 始上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至縉杜鴻漸為相三人皆好佛  
 精尤甚不食葷血與鴻漸造寺無窮上嘗問以佛言報應果為  
 有無載等奏以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  
 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  
 懷恩稱兵內侮出門病死回紇吐蕃大舉深入不戰而退此皆非  
 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

黃治通鑑補卷三十四 唐紀四十一

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  
 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闈勢移權貴京畿良田美利多歸僧  
 寺雖藏好宿亂醜穢萬端而上信心不易乃救天下無得鎗曳僧  
 尼由是益無忌憚造金閣寺於五臺山鑄銅塗金為瓦所費鉅億  
 緡給中書符牒令五臺僧數十人散之四方求利以營之載等每  
 侍上從容多談佛事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廢人事而奉佛  
 政刑日紊矣 八月庚辰鳳翔等道節度使左僕射平章事李抱  
 玉入朝固讓僕射言辭確至上許之癸丑又讓鳳翔節度使不許  
 九月吐蕃眾數萬圍靈州遊騎至潘原宥祿潘原本古陸豐縣  
 天寶元年更名潘原  
 詔郭子儀自河中帥甲士三萬鎮涇陽京師戒嚴甲子子儀  
 移鎮奉天考異曰汾陽軍傳八月十七日吐蕃至涇西二十七日  
 郭統精卒一萬與馬磷合攻之今從實錄實錄甲寅

乙丑豈有大流星出於午沒於亥 山獠  
 陷桂州逐刺史李良 是秋河東河南淮南浙江東西福建等道  
 五十五州奏水災 冬十月戊寅朔方節度使路嗣恭破吐蕃於  
 靈州城下考異曰唐歷九月吐蕃圍靈州武成中嗣恭破  
 吐蕃素長歷戊申九月一日也今從實錄斬首二千  
 餘級吐蕃引去 十一月壬申京師地震自東北來其聲如雷  
 十二月庚辰盜發郭子儀父家捕之不獲人以爲魚朝恩素惡子  
 儀疑其使之子儀自奉天入朝朝廷憂其爲變子儀見上上語及  
 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家今日及此乃  
 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是歲復以鎮西爲安西改鎮西見二  
 百二十卷  
 宗至德 新羅王憲英卒子乾運立以倉部郎中歸崇敬充弔祭  
 冊立使行至海中波濤迅急舟船壞溺咸驚懼謀以單舸獨載  
 黃治通鑑補卷三十四 唐紀四十一

黃治通鑑補卷三十四 唐紀四十一

崇敬曰今共舟數十百人我何忍獨濟遂巡之閉風濤頓息單舟  
 皆免先是使外國者多齎金帛貿易所無崇敬囊橐惟衣衾而已  
 東夷傳其清德  
 大曆三年春正月乙丑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贈建甯王  
 倓爲齊王 二月癸巳商州兵馬使劉洽殺防禦使殷仲卿尋討  
 平之 甲午郭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  
 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於子儀且言都虞候之橫子儀叱遣之  
 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  
 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庚子以後官獨孤氏爲貴妃  
 三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戊寅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  
 誠以疾舉從父弟右羽林將軍獻恭自代上許之 壬寅西川節



度使崔旰入朝 初上遣中使徵李泌於衡山

泌居衡山見二百卷至德二載

既至復賜金紫

泌從肅宗於靈武已賜金紫既歸衡山反其初服今復賜之

為之作書院於遂

萊殿側

遂萊殿在紫宸殿北遂萊殿上時衣汗衫躡履過之

汗衫之常服也今通貴賤皆服之惟天子以黃為別

天子以黃為別天子以黃朝裘冕有白紗中單有明衣皆汗衫之象以行祭後神莫高祖與項羽

交戰汗透中單改自給舍以上給舍者謂給事中中書及方鎮除名汗衫皆賤服

拜軍國大事皆與之議又使魚朝恩於白花屯為泌作外院使與

親舊相見上欲以泌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泌固辭

考異曰郭夔以讓元載案成時已為相何讓之有又曰到山四歲而二聖登遐

代宗踐祚命中人手詔驛騎徵先公於衡岳先是半年前公夜遇盜三人為其所拉而投之於懸澗及日出乃寤下借樹葉文餘

都無所傷後賊擊斃而出不敢至舊居山中人初以為仙去及中

貴將至先公大懼沐浴更衣以俟命乃代宗踐祚之徵也登盜為

索后補所遺亦竟不知其由索元肅登遐泌雖在山林豈容全

不知如家傳所云是代宗繼立即召泌也頃幸幸陝上曰機務之

泌豈得全無一言召泌必在幸陝之後李繁誤記耳

煩不得晨夕相見誠不若且居密近何必署救然後為宰相邛後

因端午王公妃主各獻服玩上謂泌曰先生何獨無所獻對曰臣

居禁中自巾至履皆陛下所賜所餘惟一身耳何以為獻上曰朕

所求正在此耳泌曰臣身非陛下有誰則有之上曰先帝欲以宰

相屈卿而不能得自今既獻其身當惟朕所為不為卿有矣泌曰

陛下欲使臣何為上曰朕欲卿食酒肉有室家受祿位為俗人泌

泣曰臣絕粒二十餘年陛下何必使臣墮其志乎上曰泣復何益

卿在九重之中欲何之乃命中使為泌葬二親又為泌娶盧氏女

為妻考異曰郭夔家傳云永泰元年端午上令泌食肉結婚案下

云可也師曠履履置紫宸上欲使內人護燈燭泌曰臣六七

年在此又曰况新賜婚上即位至永泰機四年耳又云因此得誘

元載遂因魚朝恩事排之然則結婚與朝恩謀不相違今盡因

進贈承資寶皆出原官賜第於光福坊令泌數日宿第中數日宿

天言之

蓬萊院上與泌語及齊王俠欲厚加褒贈泌請用岐薛故事贈太

子

岐王範贈惠文太子薛王業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

與之業岐薛豈有此功乎竭誠忠孝乃為讒人所害卿使尚存朕

必以為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我夙志乙卯制追諡俠曰承天皇

帝遣使迎喪於彭原至城門喪輜不動帝謂李泌曰豈有恨耶卿

往察之以白朕意且俠當日艱難定策之心惟卿知之耳泌乃為

挽辭二章追述俠志使挽士唱之泌因進辭類輜乃行庚申葬

於順陵王民觀者莫不為之流涕

旰之入朝也以弟寬為雷後瀘州刺史楊子琳帥精騎數千乘虛

突入成都朝廷聞之加旰檢校工部尚書賜名甯

考異曰舊傳旰

軍司馬即改名遣還鎮六月壬辰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經略副

府今從實錄

使昌平朱泚

昌平本漢郡郡縣後魏

更名昌平縣唐屬幽州泚弟滔其殺節度使李懷仙

希彩自稱雷後閏月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遣將兵討希彩為

希彩所敗朝廷不得已宥之庚申以王縉領盧龍節度使丁卯以

希彩領幽州雷後 崔寬與楊子琳戰數不利秋七月崔甯委任

氏繁驍果出家財數十萬募兵得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之

考異

錄五月子琳襲成德都日詔甯還成都七月壬申又云子琳走

成都遂據其城甯弟寬破之蓋五月奏據城七月奏破之成功雖

因任氏奏時須子琳走乙亥王縉如幽州朱希彩盛兵嚴備以

逆之縉晏然而行希彩迎謁甚恭縉度終不能制勞軍旬餘日而

還回紇可敦卒庚辰以右散騎常侍蕭昕為弔祭使回紇庭詰

昕曰我於唐有大功唐奈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

之功唐已報之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連兵入寇遍



我郊畿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  
 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歸矣乃回紇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紇慚厚  
 禮而歸之 丙戌丙出孟蘭盆賜章敬寺 釋氏孟蘭盆經目連比  
 目連白佛言七月望日當為七代父母凡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  
 著盆中供養十方佛然後受食妙華經曰中元寶器雜衣以竹  
 牀三輪如盤高狀謂之孟蘭盆掛冥財衣服在上焚之釋氏受覽  
 曰梵云孟蘭此云救倒懸孟蘭遊日俗以七月望日具素饌享先  
 一竹焚之謂之孟蘭盆 設七廟神座書尊號於旛上百官迎謁  
 於廣順門闕木大明宮圖光順門在紫宸門自是歲以為常 是  
 月五星聚於東井 八月壬戌吐蕃十萬眾寇靈武丁卯吐蕃尙  
 贊摩二萬眾寇邠州京師戒嚴邠節度使馬燧擊破之 庚午  
 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辛雲京薨以王縉領河東節度使餘如故  
 雲京有膽略志氣剛決不畏疆禦每在戎行以擒生斬敵為務性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四 唐紀四十 五 九  
 沈毅部下有犯令者不貸絲毫其賞功亦如之故三軍整肅 九  
 月壬申命郭子儀將兵五萬屯奉天以備吐蕃 丁丑濟王瓌薨  
 子也 壬午朔方騎將白元光擊吐蕃破之壬辰元光又破吐  
 蕃二萬眾於靈武 考異曰寶曆戊戌郭子儀奏靈州破吐蕃六萬  
 破也子儀合前後 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右軍都將臨洮李晟將  
 兵五千擊吐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五千太多乃將  
 千人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吐蕃定秦堡 臨洮洮州吐蕃志香秦土  
 名焚其積聚虜堡帥孫容谷種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  
 戊戌京師解嚴 潁州刺史李帖以事忤滑毫節度使令孤彰彰  
 使節度判官姚爽按行潁州因代帖領州事且曰帖不受代則殺  
 之帖知之因激怒將士使殺爽與爽同死者百餘人帖走依河南

節度使田神功於汴州冬十月乙巳彰表言其狀帖亦上表自理  
 上命給事中賀若察往按之 考異曰寶曆十月乙巳潁州刺史李  
 帖與州奔汴州本道節度使令孤彰以聞帖亦抗表上聞初帖以  
 公務為彰所怒因遣使按境內使通知潁州事帖聞之遂與視  
 東潁謀詐為東潁將為安使書士遺於路中潁州守將得之懼乃  
 與帖同謀殺東潁給事中賀若察使於潁按潁州歷日十月潁州  
 將士怒殺空州判官魏爽初令孤彰怒潁州刺史李帖因遣使代  
 之且告之日若帖不受替即殺之帖覺之以告將吏怒而殺爽并  
 弟統紀作滑毫州判官魏爽又曰彰表先至遣給事中賀若察往  
 滑州宣諭決李帖配流夷州尋賜自盡今姓名從實錄統紀事則  
 參取 丁卯郭子儀自奉天入朝 十一月丁亥以幽州留後朱  
 希彩為節度使 郭子儀還河中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燧以  
 四鎮兵屯邠甯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  
 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麟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  
 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及運金帛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四 唐紀四十 六 一  
 以助之諸將皆以為然十二月己酉徙馬燧為涇原節度使以邠  
 甯慶三州隸朔方 朔方兵分屯邠蒲始此考寶日寶曆己酉以吐  
 涇州仍為涇原節度使以邠蒲慶等州隸朔方汾陽家傳四年五  
 月詔集兵於邠郭六月公自河中遣一萬兵二十八日公如邠州  
 舊子儀傳時以西蕃侵寇京師不安馬燧雖在邠州力不能拒乃  
 以子儀兼邠蒲慶三州自河中移鎮邠州使馬燧涇原節度使郭  
 志初吐蕃既請俟入朝是時馬燧西以四鎮兼邠蒲李公軍澤  
 潁以防秋軍蓋屋丞相元公載使人諷諸將使責己曰今四部多  
 中外未甯公執國柄有年矣安危大計一無所聞如之何載曰  
 非所及也他日又言且曰君非曠職乎載然曰安危繫於大臣  
 非獨宰相也先王作兵置之四境所以禦戎狄也今內地無虞卿  
 方兵在河中澤潁軍在靈夏遊軍何處不遠京室王畿之外豈假  
 是邪必令損益須自此始故曰非所及也郭李曰宰臣但隨之載  
 曰今若徙四鎮於涇原方於潁澤於岐則內地無虞三邊有備  
 三賢之意何如三公曰推所指俾既而相謂曰我曹既為所冊得  
 無行乎十二月詔馬公兼領涇原等以鄭元寶之李公兼領山南  
 猶以澤潁資之郭公兼領邠蒲亦以河中資之三將皆如詔朔方  
 軍自此大徙於邠郭公雖連統數道軍之精甲悉聚邠府其它子  
 弟分居蒲靈各置守將以專其令補之餘卒稍遷於邠十年之間  
 無遺甲衣段公別傳曰馬公朝於京師以公舉世事馬公懇奏請



以那南慶三州讓嗣元帥子儀令以朔方河中之軍填之自帥四  
鎮北庭之眾遷赴涇州將以拓西境代宗壯而許之十二月二日  
朝廷以馬公為原節度使益三年立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  
此議至四年子儀始遷節今參取諸書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  
段秀實知邠州雷後初四鎮北庭兵遠赴中原之難事見二百上  
載久羈旅數遷徙四鎮歷汗號鳳翔北庭歷懷絳邠然後至邠頗  
積勞弊及徙涇州眾皆怨誅刀斧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刀斧兵  
羣刀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且警嚴者將旦嚴故以羣刀也前夕  
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  
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秀實欲討之而亂迹未露恐軍中  
疑其冤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謀作亂中夕火果起  
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  
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從者族流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四 唐紀四十一 代宗大曆三年  
言者刑遂徙于涇 癸亥西川破吐蕃萬餘眾 平盧行軍司馬  
許杲將卒三千人駐涪州不去有窺淮南意涪州治鎮羅漢當涪  
水而 淮南節度使崔圓令副使元城張萬福攝涪州刺史杲聞即  
提卒去止當塗此當塗縣屬宋屬太平州本漢丹楊縣地按漢書地  
人過江者立當塗理志當塗屬九江郡晉成帝時以江北之當塗縣  
塗僑縣遂為實土是歲上召萬福以為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討  
杲萬福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按上元楚之金陵秦之秣陵吳之建  
太康初又改為江甯至肅宗業江左之建康晉分秣陵置臨江縣  
上元二年更名今屬昇州 又北至楚州大掠許杲既去涪州南  
張萬福至歷陽過之又移上元 淮南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追討  
又自上元渡江而北掠楚州也 淮南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追討  
之未至淮陰杲為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  
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什二三元甫將厚賞將士萬福曰官健常  
虛費衣糧無所事兵邊軍分縣官費衣糧以養軍上謂之官健

軍有健兒舊健兒在市皆有年限更來往頗為勞弊開元十五年  
敕以天下無虞宜與人休息自今已後諸軍便軍開闢利害置兵  
防健兒於諸色征行人內及客戶中召募取丁壯情願充健兒長  
在邊軍者每年加常例給賜兼給承年優復其家口情願同者聽  
至軍州各給田地屋宅人願其利中外獲安永無徵發之役  
此當時言兵農已分之利而養兵之害卒不可救以至於今方  
立小功不足過賞請用三分之一上下詔褒美 前監察御史天  
水權皋卒皋字士繇以進士補貝州臨清尉安祿山籍其才名表  
為蔚縣尉署從事皋陰察祿山有異志畏其猜虐不可以潔退欲  
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載祿山使皋獻戎俘自京師反過  
福昌福昌尉仲暮皋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西召  
暮皋至皋佯瘖瞠暮而瞋暮勉哀而哭手自含糞乃逸皋而葬其  
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皋母母聞皋死以為信然也慟哭傷  
行路祿山遂不疑許其母歸皋乃微服匿迹候于淇門奉母晝夜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四 唐紀四十一 代宗大曆三年  
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矣由是名聞天下永王璘亂多劫士大夫  
以從皋懼見迫又變名易服以免元宗在蜀聞而寤之除監察御  
史曾丁母憂家於洪州時南北隔絕或踰歲不聞詔命有中使奉  
敕至洪州多所求取州縣苦之時有王暹為南昌令將執按之因  
見皋商其事皋不言久之垂涕曰方今何由可致一敕使而遽有  
此言因掩涕而起遶遠拜謝之浙西觀察使顏真卿表皋為行軍  
司馬詔徵為起居舍人皆不應曰吾潔身亂世以全我志欲持足  
受名邪自中原喪亂士君子多挈家渡江知名之士如李華柳識  
韓洄王定皆仰皋德而與之友洄定評皋可為宰輔師保華亦以  
為能分天下善惡者惟皋一人而已至是卒年四十六洄等行哭  
為制朋友之服



記大歷四年春正月丙子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  
載恐其相結密使子儀中吏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  
聽更亦告諸將將士請衷甲以從者三百人杜預曰東甲子儀曰  
吾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  
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迎之驚其從者之約子儀以所請告且  
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應聲捧手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千午流李帖於夷州 甲申望月有食之 乙酉郭子儀還河中  
辛卯賜李帖死 二月壬寅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遊普潤

隸神策軍從魚朝恩之請也 楊子琳既敗還瀘州招聚亡命得

數千人沿江東下聲言入朝涪州守捉使王守仙伏兵黃草峽水

注涪州之西有黃草峽山高險絕無人居意即此峽也按杜  
甫詩有黃草峽西船不歸之句注云黃草峽在涪州之西 子琳

悉擒之擊守仙於忠州守仙僅以身免子琳遂殺夔州別駕張忠

據其城荆南節度使衛伯玉欲結以為援以夔州許之夔州州

之請于朝陽曲人劉昌裔舊志前漢陽曲縣唐州定襄縣即其

曲古城遺定襄縣而太原之陽曲隋開皇六年改爲陽曲十

六年又改爲陽曲陽曲之名也武德七年復改爲陽曲說子

琳遣使詣闕請罪子琳從之乙巳以子琳爲峽州團練使峽州東

丙辰夜京師地震有聲如雷者三 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

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爲女回紇請以爲可敦夏五月辛卯冊爲崇

徽公主嫁回紇可汗壬辰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爾奏祠部郎中

虞卿董晉爲判官虞卿晉後魏分置虞縣今觀十七年省

授二年復分縣縣城在河內中府宋白曰後魏太和九年于

今虞鄉縣西十三里置南解縣周明帝廢南解以虞鄉縣屬後化

郡今縣西三十四里後化故城是也後定四年改爲化爲虞鄉縣

是六月丁酉公主辭行至回紇牙帳回紇來言曰唐約我爲市馬  
既入而蹄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晉言曰吾  
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  
資言不計其生死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  
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甯而畜馬蕃者非  
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晉拜既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  
不敢有意大國 戊申王縉表讓副元帥都統行營使 辛酉郭

子儀自河中遷于邠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之分守河

中靈州軍士久家河中頗不樂徒往往自邠逃歸行軍司馬嚴郢

領雷府悉捕得誅其渠帥眾心乃定 百四月連雨至秋入月京

城米斗八百錢 九月吐蕃寇靈州丁丑朔方留後常謙光擊破

之 河東兵馬使王無縱張奉璋等恃功驕蹇以王縉書生易之

多違約束縉受詔發兵詣靈州防秋靈州漢五原郡地隋置靈州

嶺縣北界即 遣無縱奉璋將步騎三千赴之奉璋逗遛不進無縱

託他事遁入太原城縉悉擒斬之并其黨七人諸將悍戾者殆盡

軍府始安 冬十月常謙光奏吐蕃寇鳴沙首尾四十里鳴沙縣

本漢官 郭子儀遣兵馬使渾瑊將銳兵五千救靈州子儀自將進

至慶州聞吐蕃退乃還 十一月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杜鴻漸以

疾辭位王中許之乙亥堯鴻漸病甚令僧削髮遣令爲塔以葬

丙子以左僕射裴冕同平章事初元載爲新平尉新平漢上郡之

帝置新平郡至于後魏縣名猶不改西魏置州隋開皇四年改

曰新平縣因郡以名縣也唐爲邠州治所宋白曰新平漢漆縣地

漢非安中分扶風置新平郡姚萇之亂屠廢不立後魏于今縣西

南置白土縣屬新平郡隋開皇四年改白土縣爲新平縣唐武德



以新平縣為 宛嘗薦之故載舉以為相亦利其老病易制受命之  
際蹈舞什地載趨而扶之代為謝辭十二月戊戌宛薨無學  
術然守識通明果于臨事當時號為忠勤性本侈靡好尚車服及  
營珍膳既為宰相又掌兵權畱守之任俸錢每月二千餘貫益窮  
奢麗名馬在櫪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會賓友水陸之珍人多不  
知其名自創巾子其狀新奇人爭效之號僕射也

大歷五年春正月己巳羌酋白對達等各帥部落內屬 觀軍  
容宣慰處置使左監門衛大將軍兼神策軍使內侍監魚朝恩專  
典禁兵寵任無比上常與議軍國事勢傾朝野朝恩好於廣座恣  
談時政陵侮宰相元載雖彊辯亦拱默不敢應朝恩又謀易執政  
以震朝廷乃會百官於都堂厲聲曰宰相者和元氣輯羣生今水

早不時屯軍十萬饋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退  
避賢路默默尚可賴乎宰相俛首坐皆失色獨禮部郎中相里造

坐從之因曰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維鎮乃屯軍十萬以致國  
用不足百司皆無稍食皆軍容為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  
朝恩大怒拂衣而去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都知兵馬使王駕鶴皆  
有寵於朝恩希暹說朝恩於北軍出獄左右神策軍左右羽林軍  
左右龍武軍皆謂之北軍  
使坊市惡少年羅告富室誣以罪惡捕繫地牢訊掠取服籍沒其  
家貲入軍并分賞告捕者在禁密人莫敢言朝恩每奏事以必  
允為期朝廷政事有不豫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  
之由是不憚朝恩養子令微尙幼為內給使衣絲唐制內給使無  
常員屬內侍省  
凡無官品者號內給使與同列忿爭歸告朝恩朝恩明日見上曰  
掌諸門進物出物之歷

臣子官卑為僭所陵乞賜之紫衣上未應有司已執紫衣於前  
令微服之拜謝上強笑曰兒服紫大宜稱心愈不平元載測知上  
指乘開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亦知天下其怨怒遂令載為  
方略朝恩每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其黨陝州  
節度使皇甫溫攝兵於外以為援載皆以重賂結之故朝恩陰謀  
密語上一一聞之而朝恩不之覺也辛卯載為上謀徒李抱玉為  
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溫為鳳翔節度使外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  
也載又請割鄠號寶雞鄠屋隄抱玉漢志右扶風有鄠城二縣  
及晉省號縣存鄠縣後魏  
於號縣地置武都郡西魏置洛邑縣後周置州尋廢開皇  
初廢郡大業初改洛邑縣為號縣後魏又於鄠縣置平陽周城二  
縣西魏改平陽為鄠城後周廢入周城縣隋開皇十八年改  
周城曰平陽大業二年改曰鄠縣唐志二縣皆屬鳳翔府 興平  
武功天與扶風隄神策軍 興平舊曰始平景龍元年更名金  
城至德二載更名興平屬京兆府朝恩

喜於得地殊不以載為虞驕橫如故 壬辰加河南尹張延賞為

東京留守罷河南等道副元帥以其兵屬留守延賞嘉貞之子也  
二月戊戌李抱玉徙鎮盤屋徙也盤屋以  
兼統山南軍士憤怒大掠鳳翔

坊市數日乃定 劉希暹頗覺上意異以告魚朝恩朝恩始疑懼  
然上每見之恩禮益隆朝恩亦以此自安皇甫溫至京師元載謂

之未遣因與溫及周皓密謀誅朝恩考與日郭志五年春詔以寒  
食召郭公豐年令節思與大  
臣為樂時欲誅朝恩因郭公郭公謂方一軍有社稷勢宜以功卒  
千人入朝朕因宴賞得以相識一月郭公以組甲三千人入觀魚  
朝恩請公遊章敬寺公許之丞相元公意其相得使諷郭吏請公  
無往郭吏自中書馳告郭公曰軍容不利於公亦告諸將須臾  
朝恩使至郭公將行上之東甲請從者三百人願備非常郭公  
曰我大臣也非有非命安敢請天子之命爾何為獨與  
朝恩數十數人赴之朝恩候之驚曰何事郭公以所備對曰  
恐勢思慮耳軍容撫曾捧手鳴咽雪涕曰非公長者得無疑乎案  
於時未有誅朝恩之謀今不取家傳又曰三月公上言魚朝恩潛



結周智光為外應久掌禁兵既定計肅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  
 若不早與肅約作矣亦不取既定計肅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  
 禍三月癸酉寒食荆楚歲時記冬至後一百四日一百五日一百  
 介子綏俱亡文公復歸子綏無所歸作鸚鵡之歌而誌文公求之  
 不肖出乃婦左右木子綏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  
 得舉火及此書載武明河合陸雲中記並云寒食節火起  
 于子綏操所云子綏即推也又云五月五日與今有異昔因流  
 俗所傳案左傳及史記並無子綏被焚之事然則書詞姓氏仲春  
 以木澤狗火禁于國中注云為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  
 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上置酒宴會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  
 罷朝恩將還營上留之議事因責其異圖朝恩自辯語頗悖慢倍  
 與左右搗而殺之考異曰實錄景日初詔罷朝恩觀軍容等使  
 自縊又曰載遺腹心京兆尹崔昭等候朝恩出處會寒食宴近臣  
 朝恩人請有詔罷之朝恩乃懼言願停屏上以舊恩矜貸不加除  
 刑朝恩遂自縊新傳曰載用左常侍崔昭尹京兆尹以財結其黨  
 皇甫溫周時案實錄五年十二月乙卯詔罷朝恩京兆尹今年三月  
 半即為左常侍未嘗罷昭為京兆尹也奉詔自縊外無知者土下  
 殆非其實新傳云周時與左右搗殺之今從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四 唐紀四十一 三十一 唐紀四十一

詔罷朝恩觀軍容等使內侍監如故詐云朝恩受詔乃自縊以尸  
 還其家賜錢六百萬以葬丁丑加劉希暹王駕鶴御史中丞以慰  
 安北軍之心丙戌赦京畿繫囚命盡釋朝恩黨與且曰北軍將士  
 皆朕爪牙宜仍舊朕今親御禁旅勿有憂懼 己丑罷度支使  
 及關內等道轉運常平鹽鐵使其度支事宰相領之 救皇甫  
 溫還鎮于陝 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每  
 眾中大言自謂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權排智政以賄成僭侈  
 無度吏部侍郎楊綽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載心忌之乃曰太  
 學英才所聚宜得名儒以師之向以朝恩判監事是為庶汙衣冠  
 乃奏以紹為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實奪之權也嶺南節度使徐  
 浩貪而佞傾南方珍寶以賂載載乃引浩代紹為吏部侍郎浩越

州人也載有丈人自宣州來丈人者老之從載求官載度其人  
 足任事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  
 書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大怒不得已試謁院僚院僚使院判  
 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留  
 數日辭去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夏四月庚子湖南兵馬  
 使臧玠殺觀察使崔瓘澧州刺史楊子琳起兵討之取賂而還子  
 琳自峽州 涇原節度使馬璘屢訴本鎮荒殘無以贍軍上諷李  
 抱玉以鄭穎二州讓之乙巳以璘兼鄭穎節度使 己未有彗星  
 出于五車長三丈 庚申王縉自太原入朝 五月己卯有彗星  
 出于北方 癸未以左羽林大將軍辛京果為湖南觀察使 荆  
 南節度使衛伯玉遭母喪六月戊戌以殿中監王昂代之伯玉諷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四 唐紀四十一 三十二 唐紀四十一

大將楊鉢等拒昂留己甲寅詔起復伯玉鎮南如故 己未以  
 彗星減降死罪流以下原之 秋七月京畿饑 唐以京兆同華米  
 斗千錢 劉希暹內常自疑有不遜語王駕鶴以聞九月辛未賜  
 希暹死 吐蕃寇永壽 永壽縣屬郿州古關地漢為 冬十一月  
 郭子儀入朝 上悉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  
 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言  
 必常與親故宴於北軍與魚朝恩親善立知其謀上曰北軍泌之  
 故吏也 李泌從肅宗自靈武至鳳翔軍謀大事 故朕使之就見親  
 故朝恩之誅泌亦預謀卿勿以為疑載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  
 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降卿於魏少  
 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



且屬少遊使善待之

拜大歷六年春二月壬寅河西隴右山南西道副元帥兼澤潞山

南西道節度使李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當自訓練今自河隴達

於扶文縣互二千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道岷隴俱下言蕃兵入

岷隴二臣保固河隴則不救梁岷進兵扶文則寇逼關輔首尾不

瞻進退無從願更擇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專備隴抵詔許之音

底 郭子儀還邠州 嶺南蠻酋梁崇牽自稱平南十道大都統

據容州容州治普寧縣漢合浦縣與西原蠻張侯夏永等連兵攻

陷城邑前容管經略使元結等皆寄治蒼梧容管領新白年欽陽

管西南武德四年分靜 州之蒼梧蒙靜置梧州朝廷乃以朗州刺史王翊為容州刺史容

管經略使翊至藤州言於眾曰吾為容州刺史豈可容治他所必

資治通鑑補 代宗大歷六年 唐紀四十一 五

得容乃止乃以私財募兵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馳詣廣州見節

度使李勉請兵以復容州嶺南節度使治廣州兼勉以為難翊曰

大夫如未暇出兵但乞移牒諸州揚言出干兵為援冀藉聲勢亦

可成功勉從之翊乃與義州刺史陳仁宋白曰義州即洪蒼梧

郡水業縣唐武德四年於此置南義 州天寶改為連城縣元後為義州 藤州刺史李曉庭等結盟討

賊 賊洪之猛也翊募得三千餘人破賊數萬眾攻容州拔之擒

梁崇牽前後大小百餘戰盡復容州故地分命諸將襲西原蠻

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北 道州武岡依阻剛六綿地數千里 復鬱林等諸州先是番出賊

帥馮崇道番馮嶺縣唐帶廣州番山在州桂州叛將朱濟時皆

據險為亂陷十餘州官軍討之連年不克李勉遣其將李觀與翊

并力攻討悉蕩之三月五嶺皆平先是督廣者無不貪暴海舶至

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檢閱故末年至者四千餘船勉

在廣累年器用車服一無增飾及代還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

貯犀象諸珍異投之江中蕭然襍被而歸 河北旱米斗千錢

夏四月己未澧州刺史楊子琳入朝上優接之賜名餼 庚申以

典內董秀為內常侍唐百官志太子內坊局令從五品下初內坊

內日令備丞掌坊事及 道客內常侍正五品下 茂貞藍田西原地陷 吐蕃請和庚辰

遣御史大夫吳損使於吐蕃 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奏

賊陰事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殿中侍御史

陸珽以告載載奏之上怒下少良頌珽御史臺獄御史奏少良頌

珽凶險比周離間君臣五月戊申敕付京兆皆杖死 秋七月丙

午元載奏凡別敕除文武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

資治通鑑補 代宗大歷六年 唐紀四十一 五

從之時載所奏擬多不遵法度恐為有司所駭故有此奏 八月

乙卯淮南節度使韋元甫薨時詔和州刺史張萬福以本鎮兵千

五百人防秋西京萬福詣揚州交所領兵會元甫薨軍中皆欲得

萬福為帥監軍使亦請以萬福節度淮南萬福曰我非微幸人也

勿以此相待遂去之 丁卯淮南節度使李忠臣將兵二千屯奉

天防秋秋高馬肥吐蕃數入寇唐歲調關上益厭元載所為思

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權丙子丙出制書以瀨西

觀察使李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紓 九月吐蕃

下青石嶺軍於那城青石嶺在涼州西那城即漢郭子儀使人諭

之明日引退 是歲以尚書右丞韓滉為戶部侍郎判度支自兵

興以來所在賦斂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為人廉勤精



於簿領作賦出入之法御下嚴急更不敢欺亦值年歲豐穰邊境無寇自是倉庫蓄積始充澆休之子也

大歷七年春正月甲辰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唐鴻臚寺在朱雀門西內宮城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

朱雀門金光門長安城西面中是日官門皆閉上遣中使劉清潭諭之乃止

三月郭子儀入朝丙午還邠州 夏四月吐蕃五千騎至靈州尋退

五月乙酉大雨雹大風拔木乙未以皇赦天下

減膳撤樂 秋七月癸巳回紇又擅出鴻臚寺逐長安令邵說至

含光門街西內宮城之外為皇城奪其馬說乘他馬而去弗敢爭

盧龍節度使朱希彩既得位悻悻朝廷幾虐將卒孔目官李懷

瑗因眾怒伺間殺之眾未知所從經略副使朱泚營於城北其弟

實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四 唐紀四十一 一

治將牙內兵潛使百餘人於眾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

眾皆從之泚遂權知閤後遣使言狀冬十月辛未以泚權檢校左

常侍幽州盧龍節度使左常侍左散騎常侍也 可淮南早免租庸三之二

十一月庚辰以蕃戎入寇巴南屢多征役免巴達渠集壁充通關

八州二歲租廩 十二月丙寅雨土辛未置永平軍於滑州

孫大歷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相州刺史薛嵩薨子平年十二

將士皆以為帥平偽許之既而譏其叔父粵夜奉父喪逃歸鄉里

子午制以粵知雷後 二月壬申永平節度使令狐彰薨彰承滑

寇離亂之後治軍勸農府廩充實時蕃鎮率皆跋扈獨彰貢賦未

嘗闕歲遣兵三千詣京西防秋自齋糧食道路供饋皆不受所過

秋豪不犯疾急召掌書記高陽齊映高陽映縣屬家與謀後事映

勸彰請代人遣子歸私第彰從之遺表稱昔魚朝恩破史朝義欲

掠滑州臣不聽由是有隙及朝恩誅值臣寢疾以景未得入朝生

死愧負臣今必不起倉庫膏收先已封籍軍中將士州縣官吏案

堵待命伏見吏部尚書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代

臣臣男建等今勒歸東都私第彰薨將士欲立建建誓死不從舉

家西歸三月丙子以李勉為永平節度使 吏部侍郎徐浩辭

皆元載王縉之黨浩妻弟侯莫陳怱怱音天為美原尉咸亨二年分

同州之蒲城以故浩屬京兆尹杜濟盧以知驛奏使奏優者言驛

士門驛置美原縣 驛往來供餉 關乏饑于餘驛也 又屬邑擬長安尉怱參臺御史大夫李抱鈞

問其優狀怱色動不能對乃自言其情抱鈞乃劾奏其重敕禮部

侍郎萬年于劾等按之劾奏邑罪在赦前應原除上怒夏五月乙

酉貶浩明州別駕欽州刺史丙戌貶濟杭州刺史劾桂州長史

朝廷稍肅明州京師東南四百一十里欽州京師東南三千六百

師水陸路四千七百五十里考吳曰實錄云廣莫陳怱為美原尉

昔李福為傳云華原尉侯莫陳怱以主驛驛優長安尉又曰怱

始勸奏浩等上依違未決置月怱上問其故對曰臣聞日修德

月修德今誣上行私之罪未罷此天之所以警戒于明聖由是

咸悟生息者皆歸誠自此朝制益振百度 稻鈞之為御史大夫方

挺無所屈故事賜百官宴于曲江教坊倡優雜侍稻鈞以身任風

憲獨不往臺中遂以為法稻鈞喜獎善而樂人攻己短為天下士

所歸重不敢稱名姓但呼為贊皇公稻鈞封贊皇子 辛卯鄭王勳薨贈

諡昭靖太子子也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

十縑動至數萬匹馬皆驚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

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絕於鴻臚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秋



七月辛丑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其用車千餘乘 八月己未

吐蕃六萬騎寇越武踐秋稼而去 考異曰沙州家傳八月吐蕃五

千騎至靈武南之七級渠公遣 溫鑄雅從政等連兵救之

辛未幽州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將五 九月大破之今從實錄

千騎詣涇州防秋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嘗為用滔至上大喜

勞賜甚厚 壬申回紇復遣使者赤心以馬萬匹來求互市 九

月壬午循州刺史哥舒晃殺嶺南節度使呂崇賁據嶺南反 癸

未普州男子郇模以麻辨髮持竹筐戴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

曰願獻三十十字一字為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尸貯筐中棄

於野京兆以聞止召見賜新衣館于客省 唐于右銀臺門置客省

館于其中常數百人及支廩給之 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

團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 先是兵與凡要州皆權署團練刺史元

載用事授刺史者悉帶團練以悅人心刺史之出必借團練以擾

民故模指切言之而其言大率刺譏載云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

為安史父子立祠堂謂之四聖且求為相上令內侍孫知古因奉

使諷令毀之冬十月甲辰加承嗣同平章事以褒之 蘇州破土

蕃萬餘眾吐蕃眾十萬寇涇州郭子儀遣朔方兵馬使渾瑊將步

騎五千拒之庚申戰于宜祿 宋白曰宜祿本漢鞏縣地後魏熙

元年以縣南臨宜祿川改為宜祿 城登黃荊原 黃荊草名蓋其地

縣九城志宜祿在邠州西六十里 原○備 望虜命據險布拒馬以備其馳突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意

輕瑊不用其命瑊召使擊虜則已醉矣見拒馬曰野戰烏用此為

命撤之叱騎兵衝虜陳不能入而反虜躡而乘之官軍大敗士卒

死者什七八居民為吐蕃所掠千餘人甲子馬璘與吐蕃戰于鹽

倉又敗 鹽倉在涇州城西考異曰郭志曰十月西戎寇涇原

十八日帥登黃荊原望見吐蕃 將以退避矣之勢史抗溫儒雅等宿將五六人任氣自負輕侮部

將道酒高使人召之至則皆醉矣 見拒馬槍曰野地見賊須擊

設此何為命去之戎眾既陳抗等 叱馬軍使馳賊及回自衛其軍

吐蕃驕而大我帥大敗卒之不死 者什二三沙州家傳十月吐

蕃四節度涇州通渭州南于渭河 合軍公遣渾瑊等前後相援

以待之二十四日大破之長武城 我師敗績瑊等突出乃免唐歷

兵擊之又敗二十七己巳麟遊軍 斬吐蕃營破之二十八日庚

十月二十三日大破之寇人戰于 鹽倉我軍與朔方兵馬使璘

之軍併力齊攻防秋諸軍望賊而 起于是我師不利今日郭志

等與敗卒爭門而入或勸行軍司 馬段秀實乘城拒守秀實曰大

帥未知所在當前擊虜豈得苟自 全乎召令謀等讓之曰軍法失

大將麾下皆死諸君忘其死邪令 謀等惶懼拜請命秀實乃發城

中兵未戰者悉出陳于東原且收 散兵為將力戰狀吐蕃畏之稍

卻既夜璘乃得還郭子儀召諸將 謀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

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為虜敗何 策可以雪恥莫對渾瑊曰敗軍

之將不當復預議然願一言今日 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

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虜既破 官軍欲掠濟隴鹽州刺史李國

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特其後 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

秦州清水縣有秦亭 鳴鼓而西 虜聞之至百城返

渾瑊邀之於險盡復得其所掠馬 璘亦出樹兵襲虜輜重於潘原

殺數千人虜遂遁去令謀在軍中 雖有戰功而性貪暴取涇人田

自占數十頃給與農人曰熟且歸 我半歲大旱田無收農人以告

令謀令謀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 早也督責益急時秀實兼營田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四 唐紀四十一 三十九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四 唐紀四十一 三十九



官農以告秀實秀實判狀辭甚強使人諭令諶令諶怒召田者曰  
 吾畏段秀實那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與來  
 秀實庭中秀實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而裂裳裹創手  
 注善藥旦夕自哺田者然後食取己所乘馬市穀代價勿使知軍  
 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令諶大罵曰汝誠人邪涇州野如藉人  
 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汝不知  
 欲令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為人做天灾犯  
 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殺使其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令諶  
 聞言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 乙  
 丑以江西觀察使路嗣恭討哥舒晃 時吐蕃數為寇朝議以為  
 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為守元載嘗為西州刺  
 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乃言於上曰今國家西境極於潘原而  
 吐蕃成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開當西塞之口接隴山之固草肥水  
 美舊壘存焉比者吐蕃毀其垣墉棄而不居其西則監牧故地皆  
 有長壕巨壘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黍稷不藝而有平涼在其東  
 唐原州治古高平倉龍道之要漢光武取隴右先擊高峻而後可  
 以登陲器赫連勃勃據高平乘高以窺隴東亦北得以成城與誠  
 要害之地也平涼屬原州西南即隴山之六盤嶺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每歲盛夏吐蕃畜  
 牧青海去寒甚遠若乘閒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  
 子儀軍戍涇州為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原州西南有木峽關  
 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峻嶺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安軍  
 為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為之形勢然後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  
 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狀之密遣人出隴山商度

功用會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  
 難陛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廢為後  
 州張本 有司以回紇赤心馬多請市千匹郭子儀以為如此  
 逆其意太甚自請輸一歲俸為國市之上不許十一月戊子命市  
 六千匹 是歲有大鳥見武功肉翅狐首四足有爪爪長四尺三  
 寸毛赤如蝙蝠羣鳥隨而噪之神策將張白芬射之以獻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四 唐紀四十一 思補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二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四十一 起大歷九年盡十四年七月凡五年有奇

代宗睿文武皇帝中之下

大歷九年春正月壬寅田神功薨於京師 澠州鎮邊使楊猷

自澠州沿江而下擅出境至鄂州詔聽入朝猷遂泝漢江而上復

州鄂州皆閉城自守 復鄂二州皆漢時時 蓋為山南東道巡屬 山東南道節度使梁

崇義發兵備之 二月辛未徐州軍亂刺史梁乘逾城走 諫議

大夫吳損使吐蕃謂之累年竟病死虜中 庚辰汴宋兵防秋者

千五百人盜庫財潰歸田神功薨故也己丑以神功弟神玉知汴

宋留後 癸巳郭子儀入朝上言朔方國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

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餘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戰馬三萬裁敵

一隅中間耗散什纔有一今吐蕃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眾 史略曰羌

突頂之屬 吐蕃 勢彊十倍以朔方減十倍之軍當吐蕃加十倍之騎

欲求制勝豈易為力願更於諸道各發精卒成四五萬人則制勝

之道必矣 三月戊申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

嗣之子華上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 以澠州鎮邊使楊

猷為洮州刺史隴右節度兵馬使 洮州時已陷吐蕃 楊猷遂領刺史耳 夏四月甲

申郭子儀辭還邠州復為上言邊事至涕泗交流 壬辰赦天下

五月丙午楊猷自澠州入朝 涇原節度使馬璘入朝諷將士

為己表求平章事丙寅以璘為左僕射 初盧龍節度行軍司馬

蔡廷玉勸節度使朱泚入朝曰古未有不臣天子而能垂福子孫

者公南聯趙魏北接奚虜兵多地險誠天下之雄鎮也然非久安

計一日趙魏反噬公乃沸鼎魚耳不如奉天子割多難可以勒勳

鼎彝泚初亦欲聽之後納諸將之譖乃囚之歲餘而出之謂曰爾

亦悔乎廷玉曰導公為逆可悔勉公為義何悔為復繫之出而問

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我得名泚不能

屈待之如初會泚弟滔自防秋還謀奔泚地詭說曰天下諸侯未

有朝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孫安矣泚信之六月乃遣弟滔奉

表請入朝且請自將步騎五千防秋上許之仍為先築大第於京

師以待之泚又聽廷玉言奏分涿州為永泰軍薊州為靜塞軍瀛

州為清夷軍冀州為唐興軍置團練使以支郡隸屬盧龍上皆從

之 癸未興善寺胡僧不空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司空賜爵諸國

公諡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 釋典云佛在多羅奈樹初為

羅閱祇最初為須那提說毗尼藏佛在毘舍離羅漢池最初為跋

耆說阿毘曇藏五百羅漢夜集阿毘曇相續解說經此為三藏學

文三藏學 京師早京兆尹黎幹作土龍祈雨自與巫覡更舞爾

月不雨又禱於文宣王上聞而笑曰丘之禱久矣命撤土龍減膳

節用秋七月戊午雨 朱泚入朝至蔚州有疾 此自幽州西出山

宋白曰蔚州西南至 後取太原路入朝 諸將請遣侯開而行泚曰死則與尸而前諸

將不敢復言九月庚子至京師士民觀者如堵辛丑宴泚及將士

於延英殿犒賞之盛近時未有 壬寅回紇擅出鴻臚寺白晝殺

人有司擒之上釋不問 甲辰命郭子儀李抱玉馬璘朱泚分統



諸道防秋之兵 冬十月壬申信王瑄薨乙亥梁王瑋薨二王皆信州名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誘昭義將吏使作亂

乙大歷十年春正月丁酉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昭後薛平帥其眾歸承嗣承嗣言救拔引兵襲相州取之粵奔洛州上表請入朝許之 辛丑郭子儀入朝 壬寅壽王瑑薨 宋泚自入朝後

乃知弟滔之情遂不敢歸鎮乙巳表請留關下以滔知幽州盧龍畱後許之滔遂殺有功者李懷瑗等二十餘人威振軍中 丙昭

義裨將薛平為相州刺史薛平為衛州刺史薛平為洛州刺史皆薛嵩之族也相衛洛本皆昭義遠屬 戊申上命內侍魏知古如魏州諭田承嗣使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癸丑遣其大將盧子期取洛州楊光

朝攻衛州 乙卯西川節度使崔甯奏破吐蕃數萬於西山斬首

萬級捕虜數千人 丙辰詔諸道兵有逃亡者非承制救無得輒

召募 二月乙丑田承嗣誘衛州刺史薛雄不從使盜殺之屠

其家盡據相衛四州之地相衛已陷於承嗣磁洛未下而承嗣自

置長吏掠其精兵良馬悉歸魏州逼魏知古與其巡磁相二州使

其將士割耳勢面請承嗣為帥 辛未立皇子述為睦王述為邠

王連為恩王連為邠王迅為隨王造為忻王選為韶王連為雍王

遇為端王通為循王通為恭王達為原王逸為雅王諸王子皆以

丙子以華州刺史李承昭知昭義昭後 河陽三城使常休明

出城勞之防秋兵與城內兵合謀攻之休明奔東都軍士奉兵馬使王惟恭為帥大掠數日乃定上命監軍冉庭蘭慰撫之 三月

甲午陝州軍亂逐兵馬使趙令珍觀察使李國清不能禁卑辭徧拜將士乃得脫去軍士大掠庫物會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過

陝止命忠臣按之將士畏忠臣兵威不敢動忠臣設棘圍令軍士

匿名投庫物設棘圍固之令投所掠庫物於其中 一日獲萬緡盡以給其從兵為

賞 乙巳薛平常休明皆詣闕請罪上釋不問 初成德節度使

李寶臣潘青節度使李正己皆為田承嗣所輕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在魏州與承嗣子維擊球寶正馬驚誤觸維死承嗣怒囚寶

正以告寶臣寶臣謝教敢不謹封杖授承嗣使捷之承嗣遂杖殺寶正由是兩鎮交惡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己皆上表請討之上亦

欲因其隙討承嗣夏四月癸未敕貶承嗣為永州刺史永州漢零陵郡 仍命河東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陽澤潞諸道發

兵前臨魏博若承嗣尙或稽違卽令進討罪止承嗣及其姪悅自餘將士弟姪苟能自拔一切不問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

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己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五

月乙未承嗣將霍榮國以磁州降磁州滎陽郡本其時平縣地隋

軍使張孝忠將精騎四千禦之寶臣大軍繼至承嗣見孝忠軍整肅歎曰張阿勞在焉冀州未易圖也乃燒輜重而遁冀州治信都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五 唐紀四十一 二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五 唐紀四十一 四



置於瀘州高陽縣兵志廣海北平高陽等軍皆屬平盧道蓋安孝  
史之亂以兵授張孝忠統制而屬於李寶臣因授高陽軍使耳  
忠奚入阿勞其本名也及歸朝乃賜名孝忠 秋七月己未杭州  
大風海溢溺州民五千家船千艘 田承嗣以諸道兵四合部將  
多叛而懼八月遣使奉表請束身歸朝 辛巳郭子儀還邠州子  
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條在相謂曰以令公勳德奏一屬吏  
而不從何宰相之不知體子儀聞之謂僚佐曰自兵興以來方鎮  
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從之此無他乃疑之也今子  
儀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  
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己丑田承嗣遣其將盧子  
期寇磁州 九月戊申回紇白晝刺市人腸出有司執之繫萬年  
獄其酋長赤心馳入縣獄祈傷獄吏劫囚而去上亦不問 壬子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五 唐紀四十一 五 忠補

吐蕃寇臨涇 臨涇漢縣屬安定郡隋大業初改曰 癸丑寇隴州及  
普潤大掠人畜而去百官往往遺家屬出城匿丙辰鳳翔節度  
使李抱玉奏破吐蕃於義甯 隴州華亭縣大歷 李寶臣季正己  
會於秦州 秦州前漢屬清河郡後漢省晉 進圍貝州田承嗣出  
兵救之兩軍各饗士卒成德賞厚平盧賞薄既罷平盧士卒有怨  
言正己恐其為變引兵退寶臣亦退李忠臣聞之釋衛州南度河  
屯陽武 陽武縣屬鄭州本原武城武德四 寶臣與朱滔攻滄州承  
嗣從父弟庭珍守之寶臣不能克 吐蕃寇涇州涇原節度使馬  
璘破之於百里城 考異曰汾陽家傳九月吐蕃略潘原西而還八  
日至里城營支磨入華亭十月公遣神威李懷光與幽州  
義甯汴宋軍會於故平涼縣三日詔朝大破之今從寶錄 戊午  
命盧龍節度使朱泚出鎮奉天行營 冬十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盧子期攻磁州 考異曰傳李寶臣傳 城幾陷李寶臣與昭義  
後李承昭共救之大破子期於臨水 晉置臨水縣於涇山之右  
初自水秦元年薛嵩表於 擒子期送京師斬之河南諸將又大  
破日悅於陳留 陳留漢縣後魏屬陳留郡 田承嗣懼初  
李正己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至是禮而遣之遣使盡籍境內戶  
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之曰承嗣今年八十有六 考異曰按承嗣  
此云八十六 溢死無日 蓋奄也莊子曰 諸子不肯悅亦孱弱凡  
今日所有為公守耳豈足以辱公之師旅乎立使者於庭南向拜  
而授書又圖正己之像焚香事之正己悅遂按兵不進於是河南  
諸道兵皆不敢進承嗣既無南顧之虞得專意北方上嘉李寶臣  
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詣其館遺之百緡承倩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五 唐紀四十一 六 忠補

詔營擲出道中寶臣惡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  
軍中新立功豈子尚爾況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  
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承嗣知范陽寶  
臣鄉里心常欲之 寶臣本范陽內鄉范陽將張道高  
識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出為侶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內使望  
氣者言彼有玉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  
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  
仍願從公取范陽以自效公以精騎前驅承嗣以步卒繼之蔑不  
克矣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謀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  
境上寶臣謂消使者曰聞宋公儀貌如神願得畫像觀之滔與之  
寶臣置於射堂與眾將其觀之曰真神人也滔軍於瓦橋 瓦橋古



地在興州北三十里唐置其橋為宋白曰涿州歸義縣瓦子齊  
 橋在涿州南易州東富九河之末齊置瓦橋關後州置涿州  
 臣選精騎二千通夜馳三百里襲之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時兩軍  
 方睦消不虞有變狼狽出戰而敗會衣它服得免實臣欲乘勝取  
 范陽消使雄武軍使昌平劉忞守留府實臣知有備不敢進承嗣  
 聞幽恆兵交即引軍南還使謂實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  
 識文吾戲為之耳實臣慙怒而退考異曰舊唐書王武俊傳曰八宗嘉  
 勞承情將歸止傳舍實臣親遺百騎承情請歸出道中王武俊  
 勸承情承情以實臣已實實臣曰今與承情有怨矣可推腹心哉武  
 俊曰勢同患均轉送歸實臣于款壁問耳若傳虛言無益也今中  
 貴人劉清潭在驛新首送承嗣承嗣立實實臣曰吾不能  
 如此武俊曰朱滔為國屯兵涿州請輸送承嗣以取信許之按承  
 嗣方求解於實臣何必擒留以取信且承情尚在傳舍武俊何不  
 勸承情承情而新清潭乎實臣自以承情勝之共實臣既與朱滔有  
 隙以張孝忠為易州刺史使將精騎七千以備之 丙寅實妃獨

賈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四十一 七

孤氏堯丁卯追諡貞懿皇后 十一月丁酉田承嗣將吳希光以  
 瀛州降 嶺南節度使路嗣恭擢流入孟瑤敬寃為將討哥舒晃  
 瑤以大軍當其衝冕白間道輕入丁未克廣州斬哥舒晃考異曰  
 傳曰嗣恭平廣州商舶之徒多因見事誅之嗣恭前後沒其家財  
 實數百萬貫盡入私室不以貢獻代宗心甚銜之故嗣恭雖有平  
 方而功止嗣恭檢校兵部尚書無所酬勞建中實錄曰自兵興以來  
 諸軍殺將帥而更若者多矣皆因授其任以符支之其王師征討  
 不夫有罪始斯役也既而有誘其收南海府軍閣上不實不得用  
 久之按代宗以嗣恭附元載遺載琉璃盤惡之故不用耳事見鄭  
 侯家傳或當時亦有人迎合以匪貨誘嗣恭不可知也今不取李  
 肇國史補云路嗣恭初平五嶺元載奏嗣恭多取商人金寶是欲  
 為亂陛下不信試召必不入朝三伏中詔至嗣恭不處請待秋  
 涼以修觀禮江西判官柳渾入兩泣曰公有功方暑而追是為執  
 政所中今少遲延必族滅也嗣恭懼曰為之奈何渾曰健步追還  
 表賊公今日過江宿石頭驛乃可從之代宗謂元載曰嗣恭不俟  
 駕行矣載無以對按嗣恭素附元載載誅李泌營救得免事見  
 郭氏家傳載豈有謂嗣恭云欲為亂之理蓋載已被誅而召嗣恭  
 適在三伏渾有此時人及其黨萬餘人嗣恭之討晃也容管經  
 因以為渾美事耳今不取

略使王綏遣將將兵助之西原賊帥單問乘虛襲容州綏伏兵擊  
 擒之 十二月回紇干騎寇夏州考異曰此事出汾陽家傳實錄  
 月加朔方戍兵以備回州將梁榮宗破之於烏水 烏水在夏州朔  
 乾則是回紇管入寇也 新舊紀皆無之按實錄明年二  
 開延化集引烏 郭子儀遣兵三千救夏州回紇遁去 元載王縉  
 奏魏州鹽賈請禁鹽入其境以困之上不許曰承嗣負朕百姓何  
 罪 田承嗣請入朝李正己展為之上表乞許其自新  
 丙大歷十一年春正月壬辰遣諫議大夫杜亞使魏州宣慰 辛  
 亥西川節度使崔甯奏破吐蕃四節度及突厥吐谷渾氏羌羣蠻  
 眾二十餘萬斬首萬餘級 二月庚辰田承嗣復遣使上表請入  
 朝上方下詔赦承嗣罪復其官爵聽與家屬入朝其所部拒朝命  
 者一切不問 辛巳增朔方五城戍兵以備回紇朔方先統三受  
 降城并振武豐

賈治通鑑補 卷二百五十五 唐紀四十一 八

安定遠為六城時三受降城振武軍使朔方  
 統豐安定遠新昌豐南保常請之塞下五城 三月戊子河陽  
 軍亂逐監軍冉庭蘭出城大掠三日庭蘭成備而入誅亂者數十  
 人乃定 五月汴宋留後田神玉卒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濮  
 州刺史孟鑒北結田承嗣為援鑒已詔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  
 宋等八州留後汴宋曹懷充  
 郭徐泗八州乙未以靈曜為濮州刺史靈曜不受  
 詔六月戊午以靈曜為汴宋留後遣使宣慰 秋七月田承嗣遣  
 兵寇滑州李勉拒戰敗績滑州永平  
 節度治所 戊子夜大雨平地水深尺  
 餘壞坊民千二百家 吐蕃寇石門入長澤川長澤川後魏置關  
 澤縣屬夏州時吐蕃寇原州遂北入夏州界也宋白曰長澤關  
 朔方郡三封縣之地三封故城赫連勃勃之築為統萬城又按  
 原州北有 八月丙寅加盧龍節度使朱泚同平章事考異曰實  
 錄八月  
 乙亥遣朱泚如奉天行營按去年已云泚出鎮奉天行營至此又  
 云明年九月又云泚每行奉天防秋至春還京師但實錄不



載其入 李靈曜既為苗後益驕慢悉以其黨為管內八州刺史

縣令欲效河北諸鎮甲申詔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永平節度使李

勉河陽三城使馬燧討之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滑州節度使李正

己皆進兵擊靈曜汴宋兵馬使攝節度副使李僧惠靈曜之謀主

也宋州牙門將劉昌遺書神表潛說僧惠僧惠召昌問計昌為之

泣陳逆順僧惠乃與汴宋牙將高恚石隱金遣神表奉表詣京師

請討靈曜九月壬戌以僧惠為宋州刺史恚為曹州刺史隱金為

鄆州刺史乙丑李忠臣馬燧軍於鄭州靈曜引兵逆戰兩軍不意

其至退軍滎澤隋分滎陽縣置滎澤縣唐屬鄆州九城志在州西北四十五里淮西軍士潰去者

什五六鄆州士民皆驚走入東都忠臣將歸淮西燧固執不可曰

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奈何自棄功名堅壁不動忠臣聞之稍收散

卒數日皆集軍勢復振戊辰李正己奏克鄆濮二州壬申李僧惠

敗靈曜兵於雍邱冬十月李忠臣馬燧進擊靈曜忠臣行汴南燧

行汴北屢破靈曜兵壬寅與陳少遊前軍合與靈曜大戰於汴州

城西靈曜敗入城固守癸卯忠臣等圍之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

靈曜敗永平滑青兵於匡城匡城魏長垣縣隋開皇十六年更名時屬滑州乘勝進軍汴

州營於城北數里丙午忠臣遣裨將李重情將輕騎數百夜入其

營縱橫貫穿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鼓

譟而入悅眾不戰而潰悅脫身北走將士死者相枕藉不可勝數

靈曜聞之開門夜遁汴州平重情本奚也丁未靈曜至章城隋分

靈曜章城縣是古章國之墟故曰章城時屬滑州九城志章城縣在滑州東南五十里永平將杜如江擒之

燧知忠臣暴戾以己功讓之不入汴城引軍西屯板橋忠臣入城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五 唐紀四十一 九 恩補機

果專其功宋州刺史李僧惠與之爭功忠臣因會擊殺之又欲殺

劉昌昌遁逃得免甲寅李勉械送李靈曜至京師斬之 十二月

丁亥李正己李寶臣竝加同平章事 涇原節度使馬璘疾亟以

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付以後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丙申

璘薨考異曰璘錄庚寅璘薨後公別傳曰十二月景申馬公薨十

璘二年正月八日奉制除涇州刺史知節度事實錄又云丁酉

以段秀實知河東節度後按時馬璘新薨秀實涇原節度使備禦吐蕃

豈可輒之使歸河東蓋奏報未至有斯命尋聞璘薨遂除涇原

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扉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順治喪

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

位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者

輒執而囚之記曲禮曰離立者不出中門注云離兩也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

拜哭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候史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五 唐紀四十一 十 恩補機

延餘兵馬使崔珍十將張景華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廷翰入

宿衛徙珍屯靈臺補景華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璘少無學術

落拓不事家人生業年二十餘讀馬援傳至大丈夫當死於邊野

以馬革裹屍而歸慨然歎曰豈可使我祖勳業墜於地乎遂仗劍

從戎自效於安西及在行間忠而能勇武幹絕倫前後累立奇功

為中興名將璘家富有無算治第京師甲於勳貴中堂費二十萬

緡它室所滅無幾及璘薨其子孫無行家賞尋盡 戊戌昭義節

度使李承昭表稱疾篤以澤潞行軍司馬李抱真兼知磁邢兩州

留後 庚戌加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同平章事仍領汴州刺史治

汴州 行大歷十二年春三月乙卯兵部尚書同平章事鳳翔懷澤潞秦







四十五貫文太子二庶子太常少卿各四十貫文諫議諸司少卿少監各三十五貫文國子司業內侍東宮三卿各三十貫文郎中付御史司天監少詹事諸王傅國子博士給事中允中舍殿中秘書太常宗正丞各二十五貫文侍御史著作郎大理正都水使者德監內常侍內給事各二十貫文員外郎通事舍人起居王太子典內太常博士主簿宗正主簿補闕主簿司馬司天少監員文拾遺司議大夫文學博士著作郎國子太學四門廣文博士大理司直詹事府丞及諸寺監丞焉者監中書門下主事各十二貫文洗馬贊善諸寺監主簿詹事府司直各十貫文評事八貫文諸校正各六貫文諸奉御九成監監諸王諮議友諸校令各六貫文二白文城門符寶國子助教六局五府錄事太常侍國文學錄事參軍主簿記室諸衛及六軍長史兩市令諸副總監武庫醫令太公廟令各五貫三百文太子通事舍人東宮三寺丞太學廣文助教內坊丞諸直長內寺伯于牛及諸率府長史諸陵丞諸署丞太子侍醫諸司竹溫泉監尚書都事都水及諸監丞司天監丞太子侍醫諸司上局署令王府國令苑四副監公主邑司令各四貫一百一十六文國子四門助教律學博士協律郎內諸者諸衛六軍左右衛率府寺衛佐諸王府參軍大農都省兵吏禮房考功主事春坊錄事司竹副監諸司中局署令都水主簿諸司上局署及監應司丞司天監監丞郎係章聖正太常針醫及醫監尚醫局司醫各二貫四百七十文太祝奉禮省中諸行主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五 唐紀四十一 思補機

門下典儀御史臺殿中秘書內侍省春坊詹事府主事諸寺監諸衛六軍諸司錄事諸司中局署丞及大理獄丞諸司監作監事諸率府錄事殿中省醫佐食醫奉翊司庫司廩奉乘鴻臚寺掌客司儀太僕寺內坊典直司又察司辰司歷監內侍省宮教博士東宮三寺主簿太常太樂鼓吹丞監正按摩聖禁上簿博士及針醫上助教國子書算博士及助教諸王府丞丞尉諸總監主簿各一貫九百一十七文武官左右金吾大將軍各四十五貫文六軍大將軍左右金吾將軍各四十五貫文諸衛大將軍六軍將軍各三十貫文諸衛將軍各二十五貫文諸衛及六軍中郎將諸率府率副率各一貫五百六十七文諸衛及六軍郎將諸王府典軍副各九貫二百文諸衛及六軍司馬千牛及左右備身各五貫三百文諸衛及六軍中候太子千牛各四貫一百六十六文諸衛及六軍司戈太子備身各二貫四百七十五文諸衛及六軍執戟及長上各一貫九百一十七文宗正及諸府尹各八貫文少尹兩縣令各五十貫文奉先昭應等縣令司錄各四十五貫文畿令各四十貫文判司兩縣丞各三十五貫文兩縣簿尉奉先等縣丞各三十貫文奉先縣簿尉諸縣令各二十五貫文畿簿尉各二十貫文參軍文學博士錄事各一貫文應給百司正員文武官月料錢外檢校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月一百二十貫文內五月辛亥詔自都團練使外悉罷諸州團練守捉使又合諸使非軍事要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五

急無得擅召刺史及停其職務差人權攝又定諸州兵皆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糧菜者謂之團結日兵與以來州縣官俸給不一重以元載王縉隨情徇私刺史月給或至千緡或數十緡至是始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祿自是年定俸之後至於會昌則又倍之五萬觀使十萬諸府尹大都督府長史都團練使副使上州刺史八萬節度副使中州刺史知軍事七萬上州別駕五萬五千長史司馬五萬觀使團練判官掌書記五萬諸大都督府司錄參軍事總上縣令四萬諸大都督府判官赤縣丞三萬五千觀使防禦團練推官巡官總赤縣丞兩赤縣主簿尉上州功曹參軍以下上縣丞三萬觀使丞總赤縣尉尉二萬五千觀使上縣主簿尉二萬由會昌以前其開世有增減不可詳也按類篇鶴鷹二歲色新地理志唐京兆有赤縣次赤縣諸負郭亦皆為大 招多益寡此可赤縣鶴亦字義不可曉蓋次赤也。鶴音篇上聲 招多益寡此可 有敘法制粗立皆從楊綰之請也 庚午上遣中使發元載祖父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五 唐紀四十一 思補機

墓斯棺棄尸毀其家廟焚其木主成寅卓英倩等皆杖死英倩之用事也弟英璘橫於鄉里及英倩下獄英璘遂據險作亂上發禁兵討之乙巳金州刺史孫道平擊擒之 上方倚楊綰使釐革弊政會綰有疾秋七月己巳薨上痛悼之甚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常衮與綰同相綰長厚通可而衮苛細以清儉自貶上內重綰而專任之禮遇信愛衮弗及也遂忌疾綰及議綰諡太常初諡文貞衮諷比部郎中蘇端駿之且毀綰過甚上惡之貶端賜諡文簡時論由是薄衮綰生而聰慧年四歲處羣從之中敏識過人嘗夜宴親賓各舉坐中物以四聲呼之諸賓容未言綰應聲指鐵燈樹曰燈臺柘山眾咸異之及長好學不倦博通經史九流七略無不該覽沈靜寡欲常獨處一室左右經書凝塵



滿席清如也含光晦用不欲彰彰每勵文恥於自炫非知己不可得而見也早孤家貧養母以孝聞甘旨或闕發見於色肅宗朝累遷中書舍人故事舍人年深者謂之閣老公廡雜料歸閣老者五之四箱以為品秩既同給授宜均悉平分之時論稱焉箱不問生計累任清要無宅一區所得俸祿隨月分給親故凡所知交皆一時名流或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或欲以世務相干者見箱元遠不敢發辭而退大歷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爭趨其門至有數千里來者以清德鎮俗時比之楊震丙吉山濤謝安云

八月癸未賜東川節度使鮮于叔明姓李氏 元載王縉之為相也上日賜以內廚御饌可食十人遂為故事癸卯常袞與朱泚上言餐錢已多餐錢蓋所謂食料錢也乞停賜饌許之袞又欲辭堂封同列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五 唐紀四十一 封

不可而止唐制堂封歲二千六百餘與元後纓千一百德宗尋復舊時人譏袞以為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

臣光曰君子恥食浮於人袞之辭祿廉恥存焉與夫固位貪祿者不猶愈乎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如袞者亦未可以深譏也

先是楊綰常袞湖州刺史顏真卿上即日召還甲辰以為刑部尚書綰袞又薦淮南判官汲人關播擢為都官員外郎唐都官員外郎掌配役錄簿錄俸因以給衣糧藥療以理訴競九月辛酉以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鄜節度副使段秀實為節度使考異曰段公別傳曰秀實凡公私履歷必周知之屬刑部九月辛酉以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鄜節度副使段秀實為節度使考異曰段公別傳曰秀實凡公私履歷必周知之屬刑部

惠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 吐蕃八萬眾軍於原州北長澤監蓋長澤川中舊置馬監於此己巳破方渠方渠漢縣屬北地郡後省中宗神龍三年分馬嶺置方渠縣屬慶州未白統通典靈州方渠鎮宋初置通遠軍秦長城在城北一里入拔谷郭子儀使裨將李懷光救之吐蕃退庚午吐蕃寇坊州 冬十月乙酉西川節度使崔甯奏大破吐蕃於望漢城吐蕃築城於西山以望蜀因名望漢城先是

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河中府管下安邑解縣皆有鹽池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泚恐鹽戶減稅丁亥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宋白曰大歷初以瑞鹽瑞後又奏乳鹽生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義興蔣鎮往視之

吐蕃寇鹽夏州又寇長武州州宜縣縣慶州存縣以屬常州郭子儀遣李懷光策長武城據源首臨涇水俯瞰通遠吐蕃自是不敢輕犯宋白曰長武鎮在鳳翔府麟遊縣界西至涇州西十里

郭子儀遣將拒卻之 以永平軍押牙匡城劉洽為宋州刺史考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五 唐紀四十一 六

曰舊劉元佐傳云李靈曜據汴州治將兵乘其無備徑入宋州按劉員以宋州牙門將說李僧惠歸順則是僧惠先已為靈曜守宋州劉遂因授宋州刺史耳若僧惠未降則治不能得宋州已降則不敢取宋州蓋僧惠已為李忠臣所殺治因引兵據宋州耳其傳欲以為治功故云然其仍以宋泗二州隸永平軍 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韓滉奏榦不實上命御史按視丁未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藻渭南縣唐初屬華州時屬宋州宋白曰郭絳阿附度支稱縣境苗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藻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

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迺不仁如是乎貶藻南浦尉後魏縣屬南浦郡後改曰葛計澧州司戶而不問混十一月壬子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恭奏破吐蕃萬餘眾於岷州 丙辰將

鎮還奏言瑞鹽實如韓泚所言仍上表賀請宣付史臣鈔以嘉名



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賜號者安也時人醜之 十二月丙戌朱

泚自涇州還京師 丁亥崔甯泰破吐蕃十萬餘眾斬首八千餘

級 庚子以朱泚兼隴右節度使知河西澤潞行營 平盧節度

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

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己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兗鄆五

州因自青州徙治鄆州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納守青州突卯以納

為青州刺史考異曰貞觀此年二月丙戌以納為青州刺史充淄

青州徙居鄆州使子納及腹心之將分理其地納傳正己用刑嚴

峻所在不敢偶語然法令齊一賦均而輕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

藩皆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洛貝澶七州齊州魏東郡領

十六年分領鄆州淄州曹州博州德州棣州武德四年分

齊州之淄水魏州之博州曹州博州真觀元年州廢大歷七年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五 唐紀四十一 十九 忠義

田承嗣表以魏州之 李寶臣據恆易趙定深冀滄七州各擁眾五

萬梁崇義據襄鄆均房復鄆六州有眾二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

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

聽其所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為猜貳常為之罷

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

蠻貊異域焉 是歲恆定趙三州地震

大歷十三年春正月辛酉救毀白渠支流碾磴以既田磴磨也

作磴後人又激水為之不煩人力引水激輪昇平公主有二禮入

見於上請存之上曰吾欲以利益生汝識吾意當為眾先公主即

日毀之 戊辰回紇寇太原河東押牙泗水李自良曰唐節度使

前重職也即今制置使司前節度使也泗水縣屬兗州回紇

精銳遠來求關難與爭鋒不如築二壘於歸路以兵戍之虜至堅

壁勿與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抗其前大軍蹙其後無

不捷矣雷後鮑防不從遣大將焦伯瑜等逆戰癸酉遇虜於陽曲

之百井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回紇縱兵大掠二月代州都督張

光晟擊破之於羊武谷九域志代州崞乃引去上亦不問回紇入

寇之故待之如初 己亥吐蕃遣其將馬重英帥眾四萬寇靈州

奪填漢御史尚書三渠水口以碎屯田史昭曰三渠謂黃漢渠御

三月甲戌回紇使還過河中朔方軍士掠其輜重朔方軍士之

因大掠坊市 夏四月甲辰吐蕃寇靈州朔方雷後常謙光擊破

之 六月戊戌隴右節度使朱泚獻貓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

常衮帥百官稱賀中書舍人崔祐甫獨不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五 唐紀四十一 十九 忠義

禮迎貓為其食田鼠為人除害雖細必錄今貓受畜於人不能食

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邪貓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

疆吏有不扞敵宜命有司察貪吏誠邊候勤微巡則貓能致功鼠

不為害矣臣聞物反常為妖貓鼠同乳妖也何乃賀為上嘉之祐

甫沔之子也崔沔開秋七月以祐甫知吏部選事祐甫性剛直迺

事不回數以公事與常衮爭衮由是惡之為衮奏貶戊午郭子

儀奏以回紇猶在塞上邊人恐懼請遣朔州刺史渾瑊將兵鎮振

武軍振武軍在單于都護府城內秦漢之雲中郡城也宋白曰從

之回紇始去 辛未吐蕃將馬重英二萬寇靈慶二州郭子儀

遣朔方都虞候李懷光擊卻之 八月乙亥成德節度使李寶臣

請復姓張許之寶臣賜姓見三百二吐蕃二萬眾寇銀麟州略

十二卷寶應元年



党項雜畜 銀州西河郡國陰縣 郭子儀遺李懷光擊破之 上  
悼念貞懿皇后不已 殞於內殿累年不忍葬 丁酉始葬於莊陵 莊陵  
在京兆三原 九月庚午吐蕃萬騎下青石嶺逼涇州 青石嶺在  
縣西北五里 涇州 郭子儀朱泚與段秀實共御之  
冬十二月丙戌以吏部尚書轉運鹽鐵等使劉晏為左僕射知三

銓及使職如故 歐陽修曰 凡選有文武文選吏部主之 武選兵部  
郭子儀入朝命判官京兆杜黃裳主爾務 李懷光陰謀代  
子儀矯為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 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  
流汗服罪於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

府乃安 以給事中杜亞為江西觀察使上召江西判官李泌入  
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誅此賊賴太子發其陰謀此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五 唐紀四十一 二十九 思補樓  
代宗大曆十三年

功甚大 不然幾不見卿對曰臣昔日固嘗言之陛下知羣臣有不  
善則去之舍容太過故至於此上曰事亦應十全不可輕發上因  
言朕面屬卿於路嗣恭而嗣恭取載意奏卿為虔州別駕嗣恭初

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為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  
琉璃盤徑尺 大昌曰漢西域傳屬寶國有琥珀流離古曰璠  
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於眾玉今俗所用皆消石并加以  
眾藥灌而為之虛脆不耐真非真物案流離今書附玉旁為璠形  
字附古之記是矣亦未得其詳也穆天子傳天子東征有采石之  
山凡石之器於是出山取石備以成器注云采石文采之  
石也則璠石為器古有之矣顧氏謂為自然之物恐不詳也北史  
大月氏傳魏太武時月氏人商販京師自云璠石為五色琉璃  
於是采璠於山中即京師璠之既成光澤乃美于西方來者自是  
璠璠遂廢用此言推之則璠璠亦用璠璠無自然生成者  
兼外國奇產中國未始無之獨不聞有新璠璠也然中國所  
鑄有與西域異者璠之中色甚光鮮而璠則輕脆沃以熱酒隨  
手破裂其來自非他者製差純瑩而色亦微暗其可異者璠百  
湯注之與璠無異了不復動是名璠璠也璠璠之異于中

其別蓋如此而未嘗謂以石琢之也余謂璠璠者蓋璠  
古所謂大秦璠璠自然之璠否則代宗何以謂之至寶哉程大昌  
考之不 俟其至當與卿議之必曰嗣恭為人心小善事人畏權勢  
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為縣令有能名 路嗣恭始名劍客為善  
為可嗣漢魯恭因賜名 陛下未暇知之而為載所用故為之盡  
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矣虔州別駕臣自欲之非  
其罪也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耶上意乃  
解以嗣恭為兵部尚書 郭子儀以朔方節度副使張靈性剛率  
謂其以武人輕已銜之孔目官吳嗣為子儀所任 請鎮州皆有孔  
事吏職也言一孔 因而構之子儀怒誣奏曇扇動軍眾誅之掌書  
一日皆所綜理也 因而構之子儀怒誣奏曇扇動軍眾誅之掌書  
記高鄧力爭之子儀不聽奏貶鄧倚氏承 日本國地狗領于此  
起富故 日倚氏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之於朝曰吳曜誤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五 唐紀四十一 二十九 思補樓  
代宗大曆十三年

我遂逐之子儀在軍中待僚佐素有禮殿中侍御史柳芳為子儀  
記室母趙夫人猶在堂每因軍中大譟常戒左右曰柳侍御太夫  
入就棚可先告及趙夫人至子儀降階與僚屬等立俟到棚而退  
嘗謂芳曰子儀早事戎行不盡奉養而母氏背棄今日幸忝重寄  
恩寵踰分而實無侍御之榮因嗚咽不勝又曰若太夫人許降願  
當使老妻執爨子儀自捧供案也然趙夫人以清素自居終不一  
往 是歲郴州黃岑山崩壓死數百人 常袞言於上曰陛下久  
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為刺史  
使周知人開利病俟報政而用之  
己大曆十四年春正月壬戌以李泌為澧州刺史 二月癸未魏  
博節度使田承嗣薨有子十一人以其姪中軍兵馬使悅為才使



知軍事而諸子佐之甲申以悅為魏博留後為田緒殺淮西節

度使李忠臣貪殘好色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妹

增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忠臣復以惠光子

為牙將暴橫甚於其父左廂都虞候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為眾

所服希烈因眾心怨怒三月丁未與大將丁儻等殺惠光父子而

逐忠臣忠臣車騎奔京師上以其有功吐蕃寇京師忠臣先請鎮

使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兩京師以希烈為蔡州刺史淮西留後

為李希烈以淮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增領汴潁二州

徙鎮汴州勉鎮永平凡八年以舊德清重不嚴而治東方諸帥雖

暴傲者亦宗敬之辛酉以容管經略使王翊為河中少尹知府

事河東副元帥留後部將凌正暴橫翊抑之正與其徒乘夜作亂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五 唐紀四十一 三

翊知之故縮漏水數刻以差其期賊驚潰走擒正誅之軍府乃安

成德節度使張寶臣既請復姓又不自安更請賜姓夏四月癸

未復賜姓李五月癸卯上始有疾辛酉制皇太子監國是夕上

崩于紫宸之內殿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癸亥皇太子即位諒

陰中勳遵禮法嘗召韓王迥食迥德宗弟也食馬齒羹不設鹽酪常

衮性剛急為政苛細不合眾心時羣臣朝夕臨者例皆十五舉意

衮以獨受任遇哀逾等倫或中墀反哭願慕若不能去每哭委頓

從吏或扶之中書舍人崔祐甫指以示眾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

衮聞益恨之會議羣臣喪服衮以為禮臣為君斬衰三年漢文權

制猶三十六日高宗以來皆遵漢制及元宗肅宗之喪始服二十

七日今遺詔云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

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羣臣亦當如之祐甫以為遺詔無朝臣庶人

之別朝野內外莫非天下凡百執事孰非吏人皆應釋服相與力

爭聲色陵厲衮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禮請貶潮州刺史上以

為太重閏月壬申貶祐甫為河南少尹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

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休沐各歸私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

奏之自是踵為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為宰相皆不與朝

政衮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祐甫祐甫既貶二人表言其非

罪上問卿何言可貶今云非罪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初即位以

衮為欺罔大駭甲辰百官衰絰序立於月華門程大昌曰按大典

兩廡各自有門其東曰日華日華之東則門下宣政殿前有兩廡

省也西廡有門曰月華月華之西則中書省也

有制貶衮為河南少尹以祐甫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聞者震悚祐甫至昭應而還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五 唐紀四十一 三

昭應縣本新豐縣垂拱二年改曰應山神龍元年復故名元宗

更名昭應時新豐治古新豐城北天寶昭應縣治昭應宮北

再貶潮州刺史既而羣臣喪服竟用衮議上時居諒陰庶政皆委

於祐甫所言無不允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故官

爵不能無濫及永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

求官者相屬於門大者出於載縉小者出於卓英等皆如所欲

而去及常衮為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倖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

所甄別賢愚則滯世謂之齷伯以其齷齪無賢不肖之辨也齷音

音齊

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

官八百人考異曰舊紀云祐甫作相未逾年凡除前後相為終不

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

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



之上以為然

臣光曰臣聞用人者無親疏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為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為相者則不然舉之以眾取之以公眾曰賢矣己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眾人所其然也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閒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詔罷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又罷梨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所留者悉隸太常 郭子儀以司徒中書令領河中尹靈州大都督單

資治通鑑補遺 卷三十五 唐紀四十一 唐 肅宗 十四年

于鎮北大都護關內河東副元帥朔方節度關內支度鹽池六城水運大使押蕃部及營田及河陽道觀察等使 河中靈夏皆有城 池朔方塞下有六城 權任既重功名復大性寬大政令頗不肅代宗欲分其權而難之久不決他日子儀從府中出見修宅者謂曰好築此牆勿令不牢築者釋錘而對曰數年來京師達官家牆皆某所築祇見人自改換牆今見在子儀聞之愴然動心遂入而請老朝廷從之甲申詔尊子儀為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增實封滿二千戶月給千五百人糧二百馬食子弟諸婿遷官者十餘人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以其裨將河東朔方都虞候李懷光為河中尹邠甯慶晉絳慈隰節度使以朔方留後兼靈州長史常謙光為靈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遠天德靈夏豐等軍州節度使振武軍使渾瑊為單于

大都護東中二受降城振武鎮北綏銀麟勝等軍州節度使分領其任 丙戌詔曰澤州刺史李鷟上慶雲圖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慶雲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內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先是諸國屢獻馴象凡四十有二上曰象贊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 此謂導所謂導 所及破至於荆山者也 天狗狃關雞獵犬之類悉縱之 狃似狗無唐屬京兆富平縣界 前足史昭 善捕鼠 細音救人音 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滑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戊子以淮西留後李希烈為節度使 辛卯以河陽鎮遏使馬燧為河東節度使河東

承百井之敗 謂去年鮑防之敗于回紇也柏井在并州 城北四十里宋初徙并州城於曲陽縣 騎士單弱

資治通鑑補遺 卷三十五 唐紀四十一 唐 肅宗 十四年

燧悉召收馬廐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為精騎造甲必為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行則載兵甲止則為營陳或塞險以過奔衝器械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辟兗州人張建封為判官署李自良代州刺史委任之 兵部侍郎黎幹狡險諛佞與宦官特進劉忠翼相親善忠翼本名清潭恃寵貪縱二人皆為眾所惡時人或言幹忠翼勸代宗立獨孤貴妃為皇后妃子韓王迴為太子上即位幹密乘輿詣忠翼謀事事覺丙申幹忠翼竝除名長流帝里兒童數千人謀聚懷瓦礫投擊之捕賊尉不能止至藍田賜死 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為太常卿以吏部尚書判度支先是晏浞分掌天下財賦 大歷六年韓滉判度支分掌此賦當在此 時晏掌江南山南江淮嶺南浞掌關內河東朔南至是晏始兼之



上素聞混培克過甚故罷其利權尋出為晉州刺史

晉州治臨汾

京師東北七至德初第五琦始權鹽以佐軍用

事見二百一十及九卷至德元載

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緒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

不厭苦大歷末計一歲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緒而鹽利居其大半

以鹽為漕備自江淮至渭橋

此東渭橋也率萬斛備七千緡自淮以北

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 六月己亥朔赦天下

西川節度使崔甯永平節度使李勉並罷同平章事 詔天下

冤滯州府不為理聽詣三司使

所謂三司使即御史中丞中書省舍人門下省給事中各

以一司官來朝堂受辭故謂之三司非五代時理財之三司使也以中丞舍人給事中各一人日

于朝堂受辭推決尚未盡者聽過登聞鼓于是過登聞鼓者甚眾

右金吾將軍裴諝上疏以為訟者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一親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四十一

代宗大曆十四年

則安用吏理乎上乃悉歸之有司 詔自今無得復奏置寺觀及

請度僧尼 制應山陵制度

謂應山陵制度也務從優厚富竭

帑藏以供其費刑部員外郎令狐嘔上疏諫曰臣讀漢書劉向傳

見論王者山陵之誠良史稱歎何者聖賢之心勤儉是務必求諸

道故葬葬蒼梧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于畢陌無

邱隴之處漢文葬于霸陵因山谷之勢禹非不忠也啟非不順也

周公非不弟也景帝非不孝也其奉君親皆從微薄昔宋文公始

為厚葬其臣華元順從之春秋書為不臣秦始皇葬驪山珍寶不

可勝計千載非之由是觀之有德者葬愈薄無德者葬愈厚昭然

可觀矣臣又伏讀遺詔務從儉約若制度優厚豈顧命之意邪上

答詔略曰非唯中朕之病抑亦成朕之美敢不聞義而從嘔德茶

之元孫也

合孤德茶 庚子立皇子誦為宣王諡為舒王諡為通

王諡為慶王諡為肅王諡為資王乙巳立皇弟迺為益王遂為獨

王皆以州名 諡邈之子也

邈代宗子大 早孤上子之 丙午舉先

天故事六品以上清望官雖非供奉侍衛之官日令二人更直待

制以備顧問

唐志曰初太宗即位命京官五品以上更直中書門下省以備顧問

永徽中命宏文館學士一人日侍

制於武德殿西門文明元年詔京官五品以上清望官日一人侍制

處章善明福門先天末又命朝集使六品以上隨仗侍制永泰時

勅臣罷節制無職事皆待制於集賢門凡十三人崔祐甫為相建

議文官一品以下更直待制其後著令正衙待制官日二人宋白

日時祐甫奏準元載文官一品以下更直待制其待制官待

奏事官盡然後趨出便於內殿賜待進止至酉時然後放 庚

戌以朱泚為鳳翔尹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

營遣中使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悅以為輕我命妃懼遠

以私物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營財錢於閤中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四十一

代宗大曆十四年

每賜一物宣旨無徒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

皆重賦而歸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

之僕馬及縑七百匹黃若二百斤上聞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

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甲子

以神策都知兵馬使右領軍大將軍王駕鶴為東都園苑使

東都

園苑

使唐初苑

監之職也

以司農卿白瑋珪代之駕鶴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

外上欲以瑋珪代之恐其生變崔祐甫曰是無足慮乃召駕鶴與

語留連久之瑋珪已視事矣瑋珪尋更名志貞 李正己畏上威

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卻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

使慰勞潛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若正己奉詔則將士人

人戴土恩如其不然則彼自斂怨軍且亂矣又使諸道問之知朝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四十一

代宗大曆十四年

五四五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五

五四五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五

五四五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五

五四五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五



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慚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秋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上

言上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諡 高宗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 宗蓋武氏 元宗末姦臣竊命累聖之諡有加至十一字者 按天寶

加祖宗諡號并廟號皆為九字而尊臣上元宗尊號 凡十四字未知顏真卿所謂加至十一字何帝也 按周之文武

稱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乎蓋羣臣稱其至者故

也故諡多不為褒少不為貶今累聖諡號太廣有逾古制請自中

宗以上皆從初諡 初諡高祖太宗皇帝高宗皇帝睿宗皇帝 睿宗曰聖真

皇帝元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效本上

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兵部侍郎袁孝官以兵進

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五 唐紀四十一 三十一

所刻乃初諡也 按唐陵中玉冊自睿宗聖真皇帝以上所刻皆初

冊曰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肅宗皇帝 玉冊皆已刊勒有見乎此目 ○慘音慘又平音 初代宗之世

事多阻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或連歲不道乃於右銀臺門 右

臺門在東內宮城西 置客省以處之及上書言事存旨失職未敘

者亦實其中動經十歲常有數百人并部曲畜產動以千計度支

廩給其費甚廣上悉命疎理拘者出之事竟者遣之當敘者任之

歲省穀萬九千二百斛 壬申毀元載馬麟劉忠翼之第初天寶

中貴戚第舍雖極奢麗而垣屋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為

楊氏馬廐矣及安史亂後法度墮弛 墮音 臣將帥競治第舍各

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仍命馬氏

獻其園隸宮司 宮司掌宮林 謂之奉成園 隸隸奉成園在安邑坊

園隸者也 自丹鳳門南出東街第

六坊為 安邑坊 癸酉減常貢宮中服用錦千匹服玩數千事 庚辰詔

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無得效華人先是回紇諸京師者

常千人商胡僞服而雜居者又倍之縣官日給饔餼 熱日饔 殖貨

產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日縱貪橫吏不敢問或衣華服 中華

也誘取妻妾故禁之 辛卯罷天下榷酒收利 上之在東宮也

國子博士河中張涉為侍讀即位之夕召涉入禁中事無大小皆

咨之明日置於翰林為學士親重無比 為張涉以職 乙未以涉為

右散騎常侍仍為學士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五 唐紀四十一 三十一 恩補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五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二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四十二

起大歷十四年八月盡德宗建中二年五月凡一年有奇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下

起大歷十四年八月甲辰以道州司馬楊炎為門下侍郎懷州刺

史喬琳為御史大夫並同平章事考異曰崔祐甫與炎皆自門下

以後門下在上中書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上相於崔祐甫祐

甫薦炎器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遷請中用之琳太原人性粗率

喜談諧無它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聞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六 唐紀四十二

代宗大歷十四年

者無不駭愕 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代宗悉

留其使者前後八輩有至老死不得歸者存獲其人皆配江嶺江

大江之南嶺上欲以德懷之己以隨州司馬韋倫為太常少卿

使於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衣而遣之衣一稱 協律郎

沈既濟上選舉議唐志協律郎掌和律呂辨四時之氣以為選用

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今選曹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

在書判簿歷言辭俯仰而已唐擇人之法有四曰身言書判身取

其格法道美判取其文理優長簿歷所以夫安行徐言非德也麗

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執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

今人未土著不可本於鄉閭豎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臣謹詳酌

古今請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

其大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

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

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

而自退眾才竝進而官無不治矣今漢法皆擇才於吏部試能於

州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任責於刺史則曰命官出於吏曹不敢

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係其往也責於令史

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它也黎庶徒弊誰任其咎若牧

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彼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

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人物浩浩不可得而知法使之然非主

司之過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

使自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已試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六 唐紀四十二

代宗大歷十四年

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觀雖令諸使僚佐盡受

於選舉則安能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乎既濟吳入也 初衡

州刺史曹王皋有治行衡州岳陽縣湖南觀察使辛京果疾之

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時楊炎在道州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為衡州

刺史始皋之遭誣在治在治者謂就吏治其念太妃老將驚而戚

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唐高宗給五品以上隨身魚袋

天授二年改佩魚為龜中宗罷龜即貶於潮即就以遷入賀及是

然後跪謝告實 朔方節度使李懷光既代郭子儀府衙

將史抗溫儒雅龐仙鶴張獻明李光逸功名素出懷光右皆快快

不服懷光發兵防秋屯長武城軍期進退不時應令監軍程文秀

勸懷光奏令宿衛既難營使人追捕誣以它罪且曰黃寶之敗黃



啟事見二百二 職爾之由盡殺之 癸亥詔人死於外以棺柩  
還城者勿禁 九月甲戌改淮西曰淮甯 西川節度使同平章  
事陸贄在蜀十餘年恃地險兵強恣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  
至是入朝加司空兼山陵使尋以為御史大夫 南詔王悶羅鳳

卒子鳳迦異前死孫異牟尋立 冬十月丁酉朔吐蕃與南詔合  
兵十萬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

文州 漢陰平之地 隋屬曲  
水縣 漢甯三年分武都之

曲水正西長松置文州扶州古鄆至地後周天和中置扶州  
舊本置龍洞防與陰平界蓋吐蕃出扶文南詔出黎雅也一出

黎雅 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黎州漢漢源縣武大足元年置黎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六 唐紀四十二 三

走士民竄匿山谷上憂之亟甯歸鎮甯之為御史大夫也以為選

擇御史當出大夫不立謀及宰相遂奏以李衡于結等為御史楊

炎天怒廢其奏至是炎恐甯怨己入蜀則難制乃言於上曰蜀地

富饒甯據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甯雖入朝全師尚守其

後貢賦不入與無蜀同且甯本與諸將等夷因亂得位威令不行

今雖遣之必恐無功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

亦不得也願陛下熟察上曰然則奈何對曰請甯發朱泚所領

范陽兵數千人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而得內親兵於其腹

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為國有是因小

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時甯已陛辭詔復置之初馬璘之敗於鹽

倉也涇原都知兵馬使李晟拔之於萬眾之中既而忌其功名遣

入宿衛為右神策都將上發禁兵四千人使晟將之發邠隴范陽  
兵五千 邠隴邠隴右 使金吾大將軍曲環將之以救蜀東川出  
兵自江油趨白墳 江油漢魏為無人之地晉始置平武縣隋改為  
江油縣帶龍州利州管下景谷縣西北有白墳  
環言具與環不同陸賈為其驕驕為其義亦不同與山南兵合擊  
吐蕃南詔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 七盤縣屬巴州武  
后久視元年置 又破之遂  
克維茂二州李晟乃踰漏天拔飛越廓清肅甯三城追擊於大度  
河外 大度河在雅州山縣界宇記大度河自此界經雅州諸  
部至黎州東界流入通望界於黎州為南邊要路之地  
又破之吐蕃南詔飢寒隕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  
導使之來者異牟尋懼築苴咩城 自瀘州南渡瀘水六百五十里  
至苴咩城舊史陽苴咩城南  
夫大和城十餘里東北至成都二千四百里去雲南城三百里  
能阻官軍破吉浪詩越湖通遊客苴咩關聚邑又西縣塗中野色  
生肥羊羶藪揭散茶梯航經杜宇 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  
烽火數直咩咩音迷迭又音米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六 唐紀四十二 四

為日東王 上用法嚴百官震悚以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儀之

隸人潛殺羊載以入城石金吾將軍裴諷奏之或謂諷曰郭公有

社稷大功君獨不為之地乎諷曰此乃吾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勳

高望重上即位必謂羣臣附之者取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

威權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己酉葬睿

文孝武皇帝於元陵 元陵在京兆富平縣  
西北二十五里檀山 廟號代宗將發引上送

之見輜輶車不當馳道稍指了未之聞 考輿曰按車指了未之聞  
則行出道外矣蓋出門欲

斜轍道西不當 道之中則行耳 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當衝也上哭

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轍直午而行肅宗代宗皆喜陰

鳴鬼神事無大小必謀之下視故王璵黎幹皆以左道得進上雅

不之信山陵但取七月之期 禮天子  
七月而葬 事集而發不復擇日 十



一月丁丑以晉州刺史韓滉為常州刺史湖江東西觀察使 喬

琳為工部尚書罷政事上由是疏張涉 楊炎既罷崔甯二人由

是交惡炎託以北邊須大臣鎮撫奏已以京畿觀察使崔甯為單

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鎮坊州以荆南節度使張延賞為西

川節度使又以靈鹽節度使侯醴泉杜希全知靈鹽州甯後代

州刺史張光晟知單于振武等城綏銀麟勝州甯後代

武今從 延州刺史李建徽知邠坊丹州甯後時甯既出鎮不常更

置甯後炎欲奪甯權且窺其所為令三人皆得直奏事仍諷之使

伺甯過失 十二月乙卯立宣王誦為皇太子 舊制天下金帛

皆貯於左藏而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 唐制太府掌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六 唐紀四十一 五

部掌旬會蜀注曰唐制天下財賦皆納于左 及第五琦為度支鹽

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

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故久不出 關考第五琦為度支

後命之則其奏貯于內 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

得窺其多少較其贏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

食其中蟠結根株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邦國之

大本生民之喉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

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五尺宦豎操天下之大柄出入盈虛大

臣皆不得知政之憲傲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

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凡財

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

考異曰德宗實錄作三五 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丙寅

晦日有食之 湖南賊帥王國良阻山為盜上遣都官員外郎關

播招撫之辭行上問以為政之要對曰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

與之為理上曰朕比已下詔求賢又遣使臣廣加搜訪庶幾可以

為理乎對曰下詔所求及使者所薦惟得文辭干進之士安有有

道賢人可隨牒舉選乎上悅 崔祐甫有疾上令肩輿入中書或

休假在第十大事令中使咨決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 諱適代宗長子也諡法諫爭不惑曰

言稱人之善也 在位二十五年 改元三建中四興元一貞元二十

德建中元年春正月丁卯朔改元羣臣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

己巳朝獻太清宮庚午朝享太廟辛未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赦天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六 唐紀四十一 六

下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刺史約百姓丁產定等級改作

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

法論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

有調開元之末版籍浸壞丁口轉死用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

時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舊制成過者獨其租庸六歲免歸元宗

方事夷狄成者多死邊將利其口料不以死申故其貫籍之名不

除至天寶中王鉷為戶口使方務聚斂以丁籍且存則丁身焉往

嘆曰為隱課不出遂按舊籍計除六年之外積徵其家三十年租

府天下之民苦而無告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

準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二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

兩練便賦斂之司數四而莫相統攝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



復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稍吏因緣為奸或公託進獻私為賊盜者勅萬計河南山東荆襄劍南有重兵處皆厚自奉王賦所入無幾吏職之名隨人署置俸給厚薄由其增損故科斂之名凡數百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故相仍不知紀極百姓受命而供之漚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因其苛蠶食於人凡富人丁多者奉為官為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為浮人鄉扈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州縣有主戶客戶天寶三載令民十人以上為中男二十人以上為丁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言行商無僥幸之利也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九

唐紀四十一

德宗建中元年

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為準而均徵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歲終以戶賦增失進退長吏而皆總統於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初左僕射劉晏為吏部尚書楊炎為侍郎不相悅及上即位晏久典利權眾頗疾之多上言轉運使可罷又有譴晏嘗密表勸代宗立獨孤妃為皇后者上不能無疑焉又晏之為轉運使元載實薦之及載得罪代宗使晏鞠之炎怒晏不能為載地以救其死既為宰相遂欲為載報仇乃流涕言於上曰晏與黎幹劉忠翼同謀臣為宰相不能討罪當萬死崔祐甫言茲事曖昧陛下已曠然大赦不當復究尋虛語炎乃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上從之甲午詔天下錢穀

皆歸金部倉部唐制金部掌天下庫錢出納之數京市互市和布官市交易之事倉部掌天下庫儲出納稅租賦權之權罷安轉運租庸青苗鹽鐵等使考異曰建中實錄曰初大曆紀有罷生韓王回帝又疑愛故開官劉清潭京兆尹黎幹與左右變幸欲立貞懿為皇后且言韓王所居雅黃虢以符勳攝攝宮而晏附其謀冀立殊功劉為宰相時宰相元載獨任護上以為最長而賢且嘗有功義不當移王籍亦謂人曰晏點者也今所開無乃過乎後其議漸定貞懿卒不立上聞之至是以晏大臣而附邪為去將為亂託陳不實論為忠州刺史沈既濟楊炎所罷附炎為 二月丙申朔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黜陟使說今從傳傳 先是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考異曰建中實錄黜陟使十一人而無名德宗實不曉時務聞悅軍七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如符罷之既而集應罷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為黜陟使所罷將何資以自衣食乎眾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九

唐紀四十一

德宗建中元年

伍於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為田悅連語鎮之兵以拒命張本 崔祐甫以疾多不視事楊炎獨任大政專以惡惡復讎為事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元載策見二百一十四卷代宗大歷八年上遣中使詣涇原節度使段秀實訪以利害秀實以為今邊備尚虛未宜興事以召寇炎怒以為沮己微秀實為司農卿丁未以邠甯節度使李懷光兼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使移軍原州以四鎮北庭甯後劉文喜為別駕為劉文喜以涇州拒命 又欲發兩京關內丁夫浚豐州陵陽渠以興屯田京兆尹嚴郢奏按朔方五城舊屯沃饒之地自魏晉以來人功不及因致荒廢十不耕一若力可墾闢不俟浚渠今發兩京關內人於豐州浚渠營田計所得不補所費而關輔之人不免流散是虛畿甸而無益軍儲也疏奏不報既而陵陽渠竟不成棄之 上用楊炎



之言託以奏事不實己酉貶劉晏為忠州刺史 癸丑以澤潞

後李抱真為節度使為李抱真以澤潞 楊炎欲城原州以復秦

原秦原者秦州原州也 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甯各將萬人翼其後詔

下涇州為城具為築城之具也 涇之將士怒曰吾屬為國家西門之屏十

餘年矣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德涇州見二

大歷三年 披荆榛立軍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寒外北垂原州不守 吾屬

何罪而至此乎李懷光始為邠甯帥即誅溫儒雅等軍令嚴峻及

兼涇原諸將皆懼曰彼五將何罪而為戮五將即史抗溫儒雅

今又來此吾屬能無憂乎劉文喜因眾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上

疏復求段秀實為帥不則朱泚癸亥以朱泚兼四鎮北庭行營涇

原節度使代懷光 三月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張涉受前湖南

觀察使辛京果金事覺上怒欲實於法李忠臣以檢校司空同平

章事奉朝請言於止曰陛下貴為天子而先生以乏財犯法以臣

愚觀之非先生之過也李忠臣以爲先生 上意解幸未放涉歸

田里辛京果以私忿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果罪當死上將從之李

忠臣曰京果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果諸父兄弟皆戰死

獨京果至今尚存臣故以為當死久矣上憫然左遷京果諸王傅

忠臣乘機救人多此類 楊炎罷度支轉運使命金部倉部代之

既而省職久廢謂尚書省諸司 耳目不相接莫能振舉天下錢穀

無所總領癸巳復以諫議大夫韓洄為戶部侍郎判度支以金部

郎中萬年杜佑權江淮水陸轉運使皆如舊制 劉文喜又不受

詔欲自邀旌節夏四月乙未朔據涇州叛遣其子質於吐蕃以求

援上命朱泚李懷光討之又命神策軍使張巨濟將禁兵二千助

之己亥地靈 吐蕃始聞韋倫歸其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遣

部落稱新天子出官人放禽獸英威聖德洽於中國吐蕃大悅除

道迎倫贊普即發使隨倫入貢且致賻贈癸卯至京師上禮接之

既而獨將上言吐蕃豺狼所獲俘不可歸上曰戎狄犯塞則擊之

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命歸之

吐蕃以中國始用胡人為邊將而致禍故得河隴之士約五十萬

人以爲非其族類也無賢愚悉以爲奴僕故陷虜之人苦之及見

倫歸國皆毛裘蓬首窺覷牆隙或搥心隕涕或東向拜舞及密通

章疏言蕃中虛實望王師之至若歲焉 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

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外競為貢獻貢獻多者則悅之武將好

更緣此侵漁下民自代宗迄於五代王至端午降誕 癸丑上生日

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縑三萬匹上悉歸之度支以

代租賦 五月戊辰以韋倫為太常卿乙酉復遣倫使吐蕃倫請

上自爲載書與吐蕃盟楊炎以為非敵請與郭子儀輩爲載書以

聞令上畫可而已從之 朱泚等圍劉文喜於涇州杜其出入而

閉壁不與戰久之不拔天方旱微發餽運內外騷然朝臣上書請

赦文喜以蘇疲人者不可勝紀上皆不聽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

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海賓言於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

豈肯附叛臣必爲陛下梟其首以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

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愈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

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海賓歸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滅御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六

五五一



應以給軍士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者賜予如故於是眾知上意不  
可移時吐蕃方睦於唐不為發兵城中勢窮庚寅海濱與諸將共

殺文喜傳首考異曰鄂志曰鄂李惟光朱泚并軍誅之師明源城

不為文喜沒身於戎虜秋七月西蕃遊騎登高麗潭人涇人果曰

始吾為文喜求節度月王師致討則備之安能赤土塗面為異

方之人乎到海濱因之殺文喜以眾歸泚泚無所設理人德之勇

泚之亂亦自此始按是時吐蕃通好無入援文喜事又此而原州

月涇州平而鄂志云七月西蕃至皆相違今從建中實錄而原州

竟不果城自上即位李正己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會涇州捷

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 六月甲午朔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崔祐甫鄂志祐甫為相善斷大事而以用人為急務且處

心平允君子稱之及薨贈太傅諡文貞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

師者上以祐甫嘗奏有大臣節故特寵異之 術士桑道茂上言

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

以備非常辛丑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考異

傳云道茂待詔翰林建中初神策修奉天城道茂請高其垣牆大

為制度然宗不之肯及朱泚之亂帝倉猝出幸至奉天方思道茂

之言時道茂已卒命祭之今 初回紇風俗朴厚君臣之等不其

異故眾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於唐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始

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虛耗而虜

俗亦壞及代宗崩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登里驕不為禮九姓

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國宮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考異曰

登里之從父兄也諫曰唐大國也無負於我吾前年使太原獲羊

馬數萬可謂大捷事見上卷代宗而消遠糧之比歸士卒多徒行

者道遠糧乏士卒費考異曰今舉國深入萬一不捷將安歸乎登里不聽

頓莫負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與兵戰殺之并九姓胡二千人自

立為合丹咄祿毗伽可汗遣其臣聿達于與梁文秀俱入見願為

藩臣垂髮不翦以待詔命乙卯命京兆少尹臨漳源休冊頓莫賀

為武義成功可汗臨漳縣屬州本郡縣地東魏孝靜帝分鄴縣

部侍郎王胡女也因小忿而離妻族上訴下御史臺驗理休遲置

不答款狀除名配流涿州久之移岳州建中初揚炎執政以京兆

尹嚴鄂威名前著心欲傾之鄂即王胡甥婿也休與王氏離絕之

時炎風聞休鄂有隙遂擢休自流入為京兆少尹使令伺鄂過失

休既在職久與鄂親善炎怒之奏令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奉使伺

按按休奉使時回紇方恭順張光晟未殺蓋突安知回紇欲殺

休而遣之 秋七月丙寅鄂州賊帥王國良降國良本湖南牙將

觀察使辛京果使成武岡武岡縣漢沔都梁縣之地百餘

故城是也後漢武陵蠻為漢所伐來依此岡故謂之武岡郡國志

云武岡城武陵因以得名隋廢武德四年分鄂陽復置武岡縣屬

鄂州新志曰本武陵縣武德四 以扞西原蠻京果貪暴國良家富

年更名梁夫夷縣在今武岡界 京果以死罪加之國良懼據縣叛與西原蠻合聚眾千人侵掠州

縣瀨湖千里咸被其害詔判黔洪桂諸道合兵討之荆有節度使

觀察使治黔州江南西道觀察使連年不能克及曹王臯為湖南

治洪州桂管觀察使治桂州 觀察使曰驅疲吐誅反仄非策之得者也乃遣國良書言將軍非

敢為逆欲殺死耳我與將軍俱為辛京果所構我已蒙聖朝誦洗

何心復加兵刃於將軍乎將軍我不速降後悔無及國良且喜

且懼遣使乞降猶疑不決臯乃假為使者從一騎越五百里抵國

良壁鞭其門大呼曰我曹王也來受降舉軍大驚國良趨出迎非

請罪畢執其手約為兄弟盡焚攻守之具散其眾使還農詔赦國

良罪賜名惟新按舊唐書國良原蠻酋之南巴比之西地

數千里係蠻酋元以來累為我師與夷蠻

資治通鑑補遺卷二十六 唐紀四十一 十一



崇奉章問西原酋長吳功曹合兵內寇陷道州進攻永州昭陽州  
辛京果遣王國良成武國良亦叛進中初城散州以爲西原國  
降乃 辛巳遷尊上母沈氏爲皇太后 楊炎既構貶劉晏又必

欲殺之知司農卿庾準與晏有隙乃以準爲荆南節度使準希炎  
指奏忠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又奏召補州兵

欲招朝命忠州荆南節度使炎證成之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縊  
殺之己丑乃下詔賜死天下冤之初安史之亂數年開天下戶口

什亡八九州縣多爲藩鎮所據貢賦不入朝廷府庫耗竭中國多  
故戎狄每歲犯邊所在宿重兵仰給縣官所費不貲皆倚辦於晏

晏初爲轉運使獨領陝東諸道寶應元年劉晏充度支轉運使代  
以東轉運使乃疏浚宗廣德二年始以晏爲河南江淮淮

泝水以開漕運之利 陝西皆度支領之末年兼領未幾而罷大歷  
年晏兼領度支 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  
中中元年罷

募善走者置遞相望報四方物價魏音謂去聲雖遠方不數日皆  
達使司使司謂轉運使司 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

無其貴甚賤之憂常以爲辦集眾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  
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句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

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賊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  
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汚然惟晏能行

之他人效者終莫能逮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  
起居語言無敢欺給當時權貴或以親故屬之者晏亦應之使俸

給多少遷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其場院要劇之官場  
交場場必盡一時之選故晏沒之後掌財賦有聲者多晏之故  
院謂巡院 吏也晏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爲先諸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六 唐紀四十一 十一 忠補

道各遣知院官知院官掌諸道運院者也 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  
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

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  
及期晏不待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

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爲  
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在晏所統

則增非晏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  
千餘萬緡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鄆之西皆食

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官  
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賣之鹽轉鬻於商

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開去鹽鄉遠者轉官鹽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六 唐紀四十一 十一 忠補

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  
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

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河東鹽利不過八十萬緡而價復貴於  
海鹽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

則爲成勞受優賞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  
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江船達揚州入淮汴船自清口

武涉武涉漕澤置河陰縣河船達渭口渭口達太倉渭口謂渭水其間  
屬河南府有河陰倉 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沈覆

者船十艘爲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其人數運之  
後無不班白者補註數運而即已與 晏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艘  
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六 唐紀四十一 十一 忠補







書喬琳副之又命諸沈四人為判官與中使分行諸道求之 十一月初令待制官外更引朝集使二人訪以時政得失遠人疾苦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答上命禮官定公主拜見舅姑及婿之禮父兄姊之儀舅姑坐受於中堂兄姊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有縣主將嫁擇用丁丑是日上之從父妹卒命罷之有司奏供張已備且殤服不足廢事上曰爾愛其費我愛其禮卒罷之初開元中置禮會院於崇仁里自至德以來國家多事公主郡縣主多不以時嫁有華髮而猶中者髮中白首曰華雖居禁中或十餘年不見天子始引見諸宗女尊者致敬卑者存慰感歎泣之聲徹於朝二公卿陪列者為之悽然於是悉命嫁之己卯庚辰二日嫁岳陽等凡十一縣主數所司大小之物必周其用至於櫛纒笄總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六 唐紀四十一 十一 思補

禮有調音史徒 經於心各給錢三百萬以買田宅不得侈用其衣服之飾使內司計造不在此數所司度用籠花之費每人計錢七十萬上曰籠花首飾婦禮不可闕然用費太廣宜損之又損至三萬而止因謂主等曰吾非有所愛但不欲為無益之費耳各以餘錢六十萬賜之以備他用 吐蕃見韋倫再至益喜十二月辛卯朔倫還吐蕃遣其相論欽明思等入貢 是歲刪太子母王氏為淑妃 天下稅戶三百八萬五千七十六籍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籍兵之稅錢一千八十九萬八千餘緡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 初吳兢撰國史為則天立本紀史館修撰沈既濟奏議非之曰則天皇后進以嘔有退非德讓史臣道書當稱為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君也宜稱皇帝不宜

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倫非次於義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今以周氏年歷而列為唐書帝紀考諸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敘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况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閱而列為二紀昔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省者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中宗所在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禮不違常若后姓氏名諱才藝制略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事雖不行論者是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六 唐紀四十一 十一 思補

寶臣卒疑奏到之日也今從德宗寶錄谷况南記日忠志末年惟納妖妄之人兼陰陽術數詭詐苟且之輩爭獻圖讎稱有尊位詐作朱草靈芝璧石上作名字又於後堂院結壇場齋菜食置命符上天將吏罔有諫者使行文牒布告州縣云靈芝朱草王者之瑞瓶生壘上香滿院中靈石呈祥天符飛騰甘露如雲神酒盈杯匪我所求不期自至各據管內郡縣宜令知悉同為喜慶出既而曰為妖妄者更相矯云不日當有天神下降持金箱玉印而至然後即大位為天所授也四方皆自歸伏不待征討海內坐而定矣志大悅多以金銀羅錦異物賞之陰陽妖妄者自即虛偽惑事泄見謀共言相公宜服甘露靈芝草藥即天神降志一任妖名遂於湯中密著毒藥飲畢便失音三日而卒傳亦以為然彼方士妖妄必為一府所疾所患持者實一一人耳若敢殺臣身在於府中逃無所之安能免死乎計方士雖愚必不為此益時人見寶臣曾飲其湯遇疾而死以為方士所醜谷况承而書之曰○罕音假 寶臣欲以軍府傳其子行軍司馬惟岳以其年少閭弱豫誅諸將之難制者深州刺史李獻誠等至有十餘人同日死者寶臣召易州刺史張孝忠孝忠不往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使孝節謂寶臣曰諸將何罪連頭受戮孝



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孝節泣曰如此  
 孝節必死孝忠曰往則併命我在此必不敢殺汝遂歸質臣亦不  
 之罪也兵馬使王武俊位卑而有勇故質臣特親愛之以女妻其  
 子士真士真復厚結其左右故孝忠武俊獨全為李忠武後及薨  
 孔目官胡震家僮王七奴勸惟岳隱喪二十餘日詐為質臣表求  
 令惟岳繼襲上不許遣給事中汲人班宏往問質臣疾且諭之惟  
 岳厚賂宏宏不受還報惟岳乃發喪自為冢後使將佐共奏求旌  
 節上又不許初質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  
 之子孫故承嗣之死質臣力為之請於朝使以節授田悅代宗從  
 之悅初襲位事朝廷禮甚恭河東節度使馬燧表其必反請先為  
 備至是悅廢為惟岳請繼襲上欲革前弊不許或諫曰惟岳已據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六 唐紀四十二 二十九

父業不因而命之必為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為亂皆藉我土地假  
 我位號以聚其眾耳曩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日益滋是  
 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然則惟岳必為亂命與不命  
 等耳竟不許悅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勒兵拒命魏博  
 節度副使田庭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田承嗣者悅之伯父也但謹事朝  
 廷坐享富貴不亦善乎奈何無故與恆邸共為叛臣成德節度使  
節度使治鄆州爾觀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  
故以恆邸稱之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族滅也因稱病臥家悅自往謝  
 之庭玠閉門不納竟以憂卒成德判官邵真聞李惟岳之謀泣諫  
 曰先相公受國厚恩大夫衰絰之中遽欲負國此甚不可勸惟岳  
 執李正己使者送京師且請討之曰如此朝廷嘉大夫之忠則旌

節庶幾可得惟岳然之使真草奏長史畢華曰先公與二道結好  
 二十餘年奈何一旦棄之且雖執其使朝廷未必見信正己忽來  
 襲我孤軍無援何以待之惟岳又從之前定州刺史谷從政惟岳  
 之舅也有膽略頗讀書王武俊等皆敬憚之為質臣所忌從政乃  
 稱病杜門惟岳亦忌之不與圖事日夜獨與胡震王它奴等計議  
 多散金帛以悅將士從政乃往見惟岳曰今海內無事自上國來  
 者時藩鎮皆據自比古皆言天子聰明英武志欲致太平深不欲  
 諸侯子孫專地爾今首違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討將士受賞皆  
 言為大夫盡死苟一戰不勝各惜其生誰不離心大將有權者乘  
 危伺便咸思取爾以自為功矣且先相公所殺高班大將殆以百  
 數機敗之際其子弟欲復仇者庸可數乎又相公與幽州有隙李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六十六 唐紀四十二 二十九

與我擊板相聞計其聞命疾驅若虎狼之得獸也何以當之昔田  
 承嗣從安史父子同反身經百戰凶悍聞於天下違詔舉兵自謂  
 無敵及盧子期就擒吳希光歸國承嗣指天垂泣身無所措賴先  
 相公按兵不進且為之祈請先帝寬仁赦而不誅不然田氏豈有  
 種乎況爾生長富貴齒髮尚少不更艱危乃信左右之言欲效承  
 嗣所為乎為爾之計不若辭謝將佐使惟誠攝軍府身自入朝乞  
 醫宿衛因言惟誠且雷攝事恩命決於聖志上必悅爾忠義縱無  
 大位不失榮祿永無憂矣不然大禍將及吾亦知爾素疏忌我願  
 以勇切之情事急不得不言耳惟岳見其言切益惡之從政乃復  
 歸杜門稱病惟誠者惟岳之庶兄也謙厚好書得眾心其母妹為



李正己子婦母妹者惟誠是日惟岳送惟誠於正己正己使復姓

張遂仕淄青惟岳遣王它奴詣從政家察其起居從政飲藥而卒

且死曰吾不憚死哀張氏今族滅矣劉文喜之死也李正己田悅

等皆不自安劉晏死正己等益懼相謂曰我輩罪惡豈得與劉晏

比乎李正己田悅非面相告會汴州城隘廣之東方人訛言上欲

東封東封非東封泰山之謂蓋用左傳屬之武故城汴州正己懼

發兵萬人屯曹州曹州李正己遷田悅亦完聚為備杜預曰完聚

人與梁崇義李惟岳遙相應助河南士民騷然驚駭永平舊領汴

宋滑毫陳穎泗七州此平李靈昭後永平軍所領也按代宗

度使以宋州刺史劉洽為之以泗州隸淮南又以東都留守路嗣

恭為懷鄭汝陝四州河陽三城節度使旬日又以永平節度使李

勉都統洽嗣恭二道仍割鄭州隸之選嘗為將者為諸州刺史以

備正己等初高力士有養女發居東京頗能言官中事女官李

真一意其為沈太后詣使者具言其狀上聞之驚喜時沈氏故老

已盡無識太后者上遣宦官宮人往驗視之年狀頗同宦官宮人

不審識太后皆言是高氏辭稱實非太后驗視者益疑之強迎入

上陽宮上發宮女百餘人齋乘輿服御物就上陽宮供奉左右誘

諭百方高氏心動乃自言是驗視者走馬入奏上大喜二月辛卯

上以偶日御殿羣臣皆入賀唐制天子以雙日受朝賀今喜於

有司草儀奉迎高氏弟承悅在長安恐不言久獲罪遽自言本末

上命力士養孫樊景超往覆視景超見高氏居內殿以太后自處

左右侍衛甚嚴景超謂高氏曰姑何自置身於組上左右叱景超

使下景超抗聲曰有詔太后詐偽左右可下左右皆下殿高氏乃

曰吾為人所誑非己出也以牛車載還其家上恐後人不復敢言

太后皆不之罪曰吾嘗受百欺庶幾得之自是四方稱得太后者

數四皆非是而真太后竟不知所之御史中丞盧杞奔之子也

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初為虢州刺史奏言魏有官豕三千

為民患上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食之便上曰守虢

而憂他州宰相材也因召為御史中丞乙未擢為大夫為御領

京畿觀察使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

屏侍妾獨隱几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

之必笑它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楊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

己累表請晏罪譏斥朝廷炎懼遣腹心分詣諸道以宣慰為名實

使之密諭節度使云晏昔朋附姦邪請立獨孤后上自惡而殺之

非關炎也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志隱而未發乙巳遷炎為

中書侍郎擢盧杞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不專任矣杞最陋

少文學黃者最華炎輕之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

北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為集賢

殿直學士親任之為盧杞以姦丙午更宋毫穎軍曰宣武振

武節度使彭令芳苛虐監軍劉惠光貪婪乙卯軍士共殺之發

京西防秋兵萬二千人戍關東時吐蕃和通西邊無警而河南北

以防秋之兵上御望春樓望春樓在灊水宴勞將士神策軍士獨

不飲上使詰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帥張巨濟戒之



曰此行大建功名凱還之日相與為歡荷未戎捷無飲酒故不敢奉詔

按建中元年遣張元帥張巨濟將禁兵助朱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餅果不發上深歎美賜書勞之惠元平

州人也平州北三月置潞州於郾城德也形志潞川部曲屬

隋廢郡為郾城縣唐屬蔡州時分辛巳以汾州刺史王翊為振

武軍使鎮北綏銀等州曹後遣殿中少監崔衡使於吐蕃

梁崇義雖與李正己等結兵勢弱禮數最恭或勸其入朝崇

義曰來公有大功於國上元中為閩宦所讒遷延禧命及代宗嗣

位不俟駕入朝猶不免族誅來公豈久懸積何可往也准宿

節度使李希烈屢請討之方鎮表大歷十四年准西節度使崇義

懼益修武備流人郭昔告崇義為變郭昔以告崇義得流罪崇義

史因推流人以殺其事崇義

聞之請罪上為之杖昔遠流之使金部員外郎李舟詣襄州諭旨

以安之舟嘗奉使詣劉文喜為陳福福文喜囚之會帳下殺文喜

以降諸道跋扈者謂舟能復城殺將至襄州崇義惡之舟又

勸崇義入朝言頗切直崇義益不悅及是上遣使言慰諸道舟復

詣襄州崇義拒境不內拒境者拒上言軍中疑懼請易以它使時

兩河諸鎮方猜阻上欲示恩信以安之夏四月庚寅加崇義同平

章事妻子悉加封賞賜以鐵券遣御史張著齎手詔徵之仍以其

裨將蘭皋為鄧州刺史鄧州治五月丙寅以軍興增商稅為什

一揚交定稅法商賈田悅卒與李正己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

遣兵馬使孟祐將步騎五千北助惟岳惟岳之死也田承嗣盜據

洛相二州朝廷獨得邢磁二州及臨洛縣范成大北使錄洛悅

范成大北使錄洛悅

欲阻山為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

情將八千人圍邢州別將楊朝光將五千人柵於邯鄲西北以斷

昭義救兵邯鄲屬漢屬趙國音屬唐平郡東魏廢隋復置屬武安

不復言別置邯鄲至唐志則置洛陽屬洛州邯鄲屬磁州並邯

鄲縣必復置於唐世與臨洛各為一縣史述其遺縣之歲月也宋

白曰臨洛屬漢易陽縣地屬趙國魏屬魏郡晉屬廣平郡後魏省

入邯鄲孝文於北中府城復置易陽縣屬廣平郡今理是也隋開

皇六年改易陽為邯鄲縣十年移邯鄲縣屬廣平郡今理是也隋開

於北中府城置臨洛縣北濱洛水為名九域志邯鄲縣在磁州東

北七悅自將兵數萬圍臨洛州考異曰馬燧傳悅自統馬步五千

人應接今邢州刺史李泂臨洛將張伉堅壁拒守貝州刺史邢曹

俊田承嗣舊將也老而有謀悅寵信牙官扈粵而疏之及攻臨洛

召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尚書以逆犯順勢更不俾今

頓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置曹俊於崞口以退

西師西師謂澤潞河東之師自西山而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為倚

壽有矣河北二十四州即元宗所謂河朔二十四郡也自至德改

費河北道采訪使所統大界言之此時河北不止諸將惡其異已

其毀之悅不用其策為田悅推時上初即位銳於求治救中書

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員擇文學理道幹法度之深者為

之其俸錢餼廩力什器館宇之費以公錢為之本收息以贖用

左拾遺沈既濟上疏論之曰臣伏以陛下今日之治患在官煩不

患員少患在不問不慮無人且中書門下兩省常侍諫議補闕拾

遺總四十員及常參待制之官日有兩人皆備顧問亦不少矣中

有二十一員尚闕人未充陛下若謂見官非才不足與議則當選

求能者以代其人若欲務廣聰明畢收淹滯則當擇其可者先補



闕員則朝無曠官俸不徒費且夫置錢息利是有司權立非陛下經理之法今官三十員皆給俸錢斡力及廚廩什器建造廳宇約計一月不減百萬以他司息例準之當以錢二千萬爲之本方獲百萬之利反覆計之所損滋多且當今關輔大病皆爲百司息錢傷人破產舊所施行猶宜改革況復增置又開弊端書奏事乃廢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六

唐紀四十二

德宗建中二年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二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四十三 起二年六月盡三年凡一年零七月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二

建中二年六月庚寅以浙江東西觀察使蘇州刺史韓滉爲潤州刺史浙江東西節度使 蘇州治吳縣潤州治京口 名其軍曰鎮海滉既移鎮安輯百姓均其租稅未踰年境內稱道 張著至襄陽梁崇義益懼陳兵而見之蘭皋得詔不敢發 得除鄂州之詔也 馳見崇義請命崇義對著號泣竟不受詔著復命癸巳進李希烈割南平郡王 渝州南平郡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七

唐紀四十三

德宗建中二年

加漢南漢北兵馬招討使督諸道兵討之 考異曰德宗寶曆五月己巳加淮南節度李希烈南平郡王漢南漢北通謂道兵馬使招撫處置使希烈傳曰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拒捍朝命迫發使臣二年六月詔諸道節度率兵討之加希烈南平郡王兼漢南平郡王兼漢北平郡王都知諸道兵馬招撫處置使今從建中實錄楊炎諫曰希烈爲董秦養子親任無比卒逐秦而奪其位 事見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歷十四年董秦賜姓名李忠臣 爲人很戾無親無功猶僭號不法使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炎固爭之上益不平曰朕業已許之矣不能食言荆南牙門將吳少誠以取梁崇義之策于李希烈希烈以少誠爲前鋒少誠幽州潞人也 潞縣漢屬潞郡唐屬魏州以潞水自塞北來經縣界名縣 時內自關中西暨荆漢南盡江淮圍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 甬橋在徐州甬水入淮之口 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上以剗州



刺史張正為濠州刺史使之通濠正初名萬福代宗賜名曰正上  
 召見謂曰先帝改卿名正者所以褒卿也朕以為江淮草木亦知  
 卿名若從先帝所改恐賊不知是卿復賜名萬福萬福馳至渦口  
 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潘青將士停岸睨視不敢動 燹惑太白關  
 於東挂 辛丑汾陽忠武王郭子儀薨于儀為上將擁強兵程元  
 振魚朝恩謀殺百端詔書一紙微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說謗不  
 行營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際不屈於人若干年  
 矣李靈曜據汴州作亂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  
 遣兵衛送出境月入俸錢二萬緡私產不在焉府庫珍貨山積家  
 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為朝廷顯官郭子儀八子曜暉 諸孫數十  
 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領之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皆出麾下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二十七 唐紀四十三 二

雖貴為王公常願指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宅居觀  
 仁坊四分之一中通承巷其里巷負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  
 出入不問他日子弟集列啟諫子儀不應於是繼之以泣曰大人  
 功業已成而不自崇重以貴以賤皆遊臥內某等以為雖伊霍不  
 當如此也子儀笑而謂曰爾曹固有所不知吾官馬食粟者五百  
 家僮官餼者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據向使崇垣局戶不通內外  
 一怨將起構以不臣其有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齏粉  
 糜臍莫追今蕩蕩無閒四門洞開雖讒毀日興無所加也諸子乃  
 服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殆三十年功蓋天  
 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窮查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  
 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甚眾子儀長守曜以父遺命哀

四朝所賜名馬珍玩悉皆上獻上復賜之曜乃散諸昆弟 壬子  
 以懷鄭河陽節度副使李元忠為河陽懷州節度使割東畿五縣隸  
 焉東畿東都畿也五縣河  
 陽河清濟源蓋王屋 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隴隔絕不通  
 三卷代宗廣德元年 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留後郭昕帥  
 將士閉境拒守數遣使奉表皆不達聲問絕者十餘年至是遣使  
 開道歷諸胡自回紇中來上嘉之秋七月戊午朔加元忠北庭大  
 都護賜爵甯塞郡王鄆州甯  
 塞郡 以昕為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賜  
 爵武威郡王涼州武  
 威郡 將士皆遷七資元忠姓名朝廷所賜也本姓  
 曹名令忠昕子儀弟子也 李希烈以久雨不進軍上怪之盧杞  
 密言於上曰希烈遷延以揚炎故也烈而開之 陛下何愛炎一  
 日之名而墮大功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用無傷也上以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二十七 唐紀四十三 三

為然庚申以炎為左僕射罷政事考異曰舊傳曰初炎之南來途  
 能從已使反側尋又使其黨李府奉使馳說崇崇義入朝崇義不  
 叛必皆交迫而成之至是德宗欲假希烈兵勢以討崇義炎又因  
 言不可上不能平會德宗嘗訪宰相舉中中以大任者盧杞薦  
 張鑑嚴鄂而炎舉崔昭遠忠伯上以炎論議疏遠罷炎相建中  
 寶曆曰炎與盧杞同執大政杞形神詭隨風為人所襲而炎氣岸  
 高較罕防細故方病飲食無節或為慶餐別食間中每登堂言食  
 辭不能與護者乘之謂杞曰傷公鄙公不欲同食杞街之舊制中  
 書舍人分著尚書六曹以平奏報中庶其職杞復之以疏其煩  
 炎不可杞曰杞不才幸措足於斯亦立有運用以答天造帝常奉  
 杞之手乎因密啟中書主書有過局者有逐逐之炎怒曰中書吾  
 局也政之不修吾自理之設不與當共議何陰詐而逐官耶因不  
 相平時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罷任方盛上欲以之平襄陽炎以為  
 不可上曰卿勿復言遂以希烈統之時夏涼方壯道遠數百里故  
 希烈軍久不得發會炎病請急累日杞敢免炎相以悅之上以為  
 然使中書朱如玉就第先諭旨期日遷左僕射謝之日恩旨甚  
 隆杞大懼按沈既濟為炎所引故建中寶曆言炎罷相與德宗實  
 錄頗異今取其可信者書之然舊傳云 以前永平節度使張鑑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朔方節度使崔暄為右僕射 丙子贈故



伊州刺史袁光庭工部尚書光庭天寶末為伊州刺史吐蕃陷河隴光庭堅守累年吐蕃百方誘之不下

伊州治伊州縣 糧竭兵盡城且陷光庭先殺妻子然後自焚郭昕使至朝廷始知之故贈官

辛巳以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朔方節度使 癸未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李晟大破回

悅於臨洛時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府庫竭士卒多死傷張休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請君守戰甚苦休家無它物請

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眾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真告急於朝詔馬燧將步騎二萬與抱真討悅又遣李晟將神策兵

與之俱又詔幽州留後朱滔討李惟岳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為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燧與抱真合兵八萬東下壺

關 考異曰舊唐書傳曰七月三日師自壺關東下破賊盧元於邯鄲擊悅支軍破之悅方急攻臨洛分李惟岳兵五千助楊朝光明

日燧等進攻朝光柵悅將萬餘人救之燧命大將李自良等禦之於雙岡 雙岡在邯鄲西北臨

令之曰悅得過必斬爾自良等力戰悅軍卻燧推火車焚朝光柵斬朝光獲首虜五千餘級居五日燧等進軍至臨洛悅悉眾力戰凡百餘合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

考異曰舊唐書傳曰七月三日師自壺關東下破賊盧元於邯鄲擊悅支軍破之悅方急攻臨洛分李惟岳兵五千助楊朝光明

日燧等進攻朝光柵悅將萬餘人救之燧命大將李自良等禦之於雙岡 雙岡在邯鄲西北臨

令之曰悅得過必斬爾自良等力戰悅軍卻燧推火車焚朝光柵斬朝光獲首虜五千餘級居五日燧等進軍至臨洛悅悉眾力戰凡百餘合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

考異曰舊唐書傳曰七月三日師自壺關東下破賊盧元於邯鄲擊悅支軍破之悅方急攻臨洛分李惟岳兵五千助楊朝光明

日燧等進攻朝光柵悅將萬餘人救之燧命大將李自良等禦之於雙岡 雙岡在邯鄲西北臨

令之曰悅得過必斬爾自良等力戰悅軍卻燧推火車焚朝光柵斬朝光獲首虜五千餘級居五日燧等進軍至臨洛悅悉眾力戰凡百餘合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

考異曰舊唐書傳曰七月三日師自壺關東下破賊盧元於邯鄲擊悅支軍破之悅方急攻臨洛分李惟岳兵五千助楊朝光明

日燧等進攻朝光柵悅將萬餘人救之燧命大將李自良等禦之於雙岡 雙岡在邯鄲西北臨

令之曰悅得過必斬爾自良等力戰悅軍卻燧推火車焚朝光柵斬朝光獲首虜五千餘級居五日燧等進軍至臨洛悅悉眾力戰凡百餘合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

考異曰舊唐書傳曰七月三日師自壺關東下破賊盧元於邯鄲擊悅支軍破之悅方急攻臨洛分李惟岳兵五千助楊朝光明

日燧等進攻朝光柵悅將萬餘人救之燧命大將李自良等禦之於雙岡 雙岡在邯鄲西北臨

令之曰悅得過必斬爾自良等力戰悅軍卻燧推火車焚朝光柵斬朝光獲首虜五千餘級居五日燧等進軍至臨洛悅悉眾力戰凡百餘合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

考異曰舊唐書傳曰七月三日師自壺關東下破賊盧元於邯鄲擊悅支軍破之悅方急攻臨洛分李惟岳兵五千助楊朝光明

日燧等進攻朝光柵悅將萬餘人救之燧命大將李自良等禦之於雙岡 雙岡在邯鄲西北臨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七

與寶錄此月州應臨洛之戰疑請軍已集燧等若未至張任必不能獨破悅軍新本紀十一月丁丑馬燧及田悅謀於雙岡敗之不知此日何出亦與諸悅引兵夜近邢州圍亦解

是年五月悅使其書相違今止從七月悅引兵夜近邢州圍亦解

敗走而時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已薨子納秘之擅領軍務悅求救於納及李惟岳納遣大將衛俊將兵萬人惟岳遣兵三千人救之

悅收合散卒得二萬餘人軍於洹水淄青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鄆

帝置洹水縣因水而名鄆縣屬徐州

音桓 奏求河陽兵自助詔河陽節度使李元平將兵會之

八 月李納始發喪奏請襲父位上不許 梁崇義發兵攻江陵至四

望今隨州隨縣之東有四望 大敗而歸乃收兵襄鄆李希烈引軍

循漢而上與諸道兵會崇義遣其將翟暉杜少誠逆戰於蠻水希烈大破之追至疎口又破之

水經漢水自襄陽東流又屈而西南流又東南流逕黎邱故城西又南與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七 唐紀四十三 五 思補樓

疎水合疎水出中盧縣西南東流至郟縣北界東入漢水謂之疎口漢水又南過宜城東水出自房陵縣東流注之桓溫以其父

名彘改曰潁水存疑疎二將請降希烈使其眾先入襄陽慰諭軍民崇義閉城拒守守者開門爭出不可禁崇義與妻赴井死傳

首京帥 范陽節度使朱滔將討李惟岳軍於冀州張孝忠將精兵八千守易州

范陽節度使治幽州冀州在幽州南二百八十里

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悅淮甯李僕射克襄陽計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恆魏之亡可

行足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轉禍為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遣牙官程華詣滔遺錄事參

軍董稹奉表請闕滔又上表薦之上悅九月辛酉以孝忠為成德節度使命惟岳護喪歸朝惟岳不從孝忠德道為子茂和娶滔女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七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七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七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七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七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七



深相結 壬戌加李希烈同平章事 初李希烈請討梁崇義上對朝士亟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功但恐有功之後僣不臣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為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為己有上乃思承言時承為河中尹甲子以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上欲以禁兵送上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質之外館迫脅萬方承誓死不屈希烈乃大掠闔境所有而去襄陽蕩然承治之期年軍府稍完希烈謂牙將於襄州守其所掠財由是數有使者往來承亦遺其腹心臧叔雅往來許蔡李希烈賜遺蔡州等使與許州故李承除遣人至許蔡結其諸將以圖之厚結希烈腹心周會等與之陰圖希烈為周會等圖希烈初楊炎為相惡京兆尹嚴郢不附已左遷大理卿盧杞欲陷炎引郢為御史大夫郢子宏業不肖多犯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七 唐紀四十三 六 德宗建中二年

禁受賂請託郢按之兼得炎賣宅事炎先有宅在東都憑河南尹趙惠伯賈之以營家廟惠伯賈以為官廨郢以為炎為宰相抑吏市私第賈估其宅賤入其幣計以為贓杞召大理正田晉議法晉以為律監臨官市賈有義利以乞取論當奪官杞怒貶晉衡州司馬衡州京師東南三千四百三里更召他吏議法以為監主自盜罪當絞且炎家廟正直蕭嵩廟地初蕭嵩家廟臨曲江元宗以娛遊之地非神靈所宅命徙之杞因譖炎云茲地有王氣故元宗令嵩徙之今炎有異志故於其地建廟冬十月乙未炎自左僕射貶崖州司馬崖州至京師七千四百六十里未至崖州百里縊殺之初炎為中書舍人附會元載時議已漸之後坐載貶官憤甚歸而得政賍貲必離伎害根心不能自止終以此及禍惠伯自河置尹貶費州多田尉費州漢州刺史

隋野安郡涪川縣貞觀四年分思州之涪川扶陽二縣置費州多田縣武德四年廢州刺史奏置以土地稍平銀田盈餘故以多田為名貞觀四年改費州為思州乾元元年復為費州京師亦殺師南四千里至東都四千里九百里州界費水為名尋亦殺之 辛巳冊太子妃蕭氏 癸卯禘太廟先是太祖既正東向之位獻懿二祖皆藏西夾室不贊至是復奉獻祖東向而饗之唐初廟宣光二帝太祖世祖世貞觀九年禘高祖於太廟朱子有請準禮立七廟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位首宋以來故事虛其位待遷遷方處之東向位於是始於太祖位首宋以來故事虛其位待太廟之位而行禘祫至三十三年太宗禘廟遷於西夾室乃藏於西夾室文明元年高宗禘廟始遷宜皇帝於西夾室至開元十年元宗特立九廟於是追尊宣皇帝為獻祖復列於室光宗皇帝為懿祖以備九室禘祫禮也太祖之位世祖世貞觀九年禘高祖於太廟朱子有請準禮立七廟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位首宋以來故事虛其位待遷遷方處之東向位於是始於太祖位首宋以來故事虛其位待而己至德二載復後新作九室神主遂不作為農府君神主明禘祫不及故也至寶應二年禘元宗肅宗於廟遷獻懿二祖於西夾室以備九室東向位至是年將禘祫禮使類真卿奏合出獻懿二祖神主行事其布位次第及東向之位請準東晉蔡謨議為定遂以獻祖當東向懿祖於昭位南向太祖於穆位北向左昭右穆陳 徐州刺史李洧正己之從父兄也李納寇宋州彭城令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七 唐紀四十三 七 德宗建中二年

太原白季庚說洧舉州歸國洧從之遣攝巡官崔程奉表詣闕且使口奏并白宰相以徐州不能獨抗納乞領徐海沂三州觀察使況海沂二州今皆為納有洧與刺史王涉馬萬通素有約考異曰傳也實錄萬通以密苟得朝廷詔書必能成功程自外來以為宰相一也先白張鑑鑑以告盧杞杞怒其不先白己不從其請戊申加洧御史大夫充招諭使 十一月戊午以永樂公主適檢校比部郎中田華上下欲逆先志故也 永樂公主許降田華見二百蜀王還更名邈 辛酉宣武節度使劉洽神策都知兵馬使曲瓌滑州刺史襄平李澄朔方大將唐朝臣大破滑青魏博之兵於徐州唐自高宗世遼東之地已棄而不有李澄時以木貫在遼東襄平耳先是李納遣其將王溫會魏博將信都崇慶信都魏州共攻徐州李洧遣牙官溫人王智興詣關告



急智輿善走不五日而至舊志徐州京師東二千六百四里上為之發朔方兵五

千人以朝臣將之與洽環登其救之時朔方軍資裝不至旗服弊

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

統有令都統謂李勉也先破賊營者營中物悉與之士卒皆憤怒爭奮崇

慶溫攻彭城二旬不能下請益兵於納納遣其將石隱金將萬人

助之與劉洽等相拒於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卻朔方馬軍使

楊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待兩軍我以騎兵

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搆之我以伏兵絕其腰必敗之朝臣

從之崇慶等果將騎二千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發橫擊之崇

慶等兵中斷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軍其兵有爭橋不得涉水而

渡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我何為不涉遂涉水擊據橋者皆走崇

慶等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盡得其輜

重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宋指宣武兵也宣武人

皆慙官軍乘勝逐北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軍解圍走江淮漕運

始通 己已詔削李惟岳官爵募所部降者赦而賞之 甲中淮

南節度使陳少遊遣兵擊海州海州乃李納州也其刺史王涉以州降

十二月李納密州刺史馬萬通乞降丁酉以為密州刺史宋白曰

海濱春秋為魯魯之地州理即魯之諸城也漢為高密國晉立東莞郡後魏立膠州隋改曰密州崔漢衡至吐

蕃贊普以救書稱貢獻及賜全以臣禮見處又雲州之西當以賀

蘭山為境五代志靈武宏靜縣有賀蘭山宏靜縣唐改為任州雲州舊作靈州史誤也邀漢衡更請之

丁未漢衡遣判官與吐蕃使者入奏上為之改敗書境土皆如其

請關東河北方用兵不取與吐蕃較也加馬燧魏博招討使

延建中三年春正月河陽節度使李元引兵逼衛州田悅守將任

履虛詐降既而復叛 馬燧等諸軍屯於漳濱田悅遣其將王光

進築月城以守長橋長橋在漳水上月城諸軍不得度燧以鐵鎖

連車數百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水淺諸軍涉度行壘其上流常

流塞則下流水淺而可涉也然時軍中乏糧悅等深壁不戰燧命

諸軍持十日糧進屯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洹水與漳水分流李

抱真李元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則利速戰今三鎮連

兵不戰三鎮謂魏博欲以老我師我若分軍擊其左右悅必救之

則我腹背受敵戰必不利故進軍逼悅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彼苟

出戰必為諸君破之乃為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

軍夜半起食潛師循洹水直趨魏州令日賊至則止為陳雷百騎

擊鼓鳴角於營中仍抱薪持火俟諸軍舉發則止鼓角匿其旁俟

悅軍舉度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

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按兵不動先除其前草莽百步

為戰場結陳以待之募勇士五千餘人為前列悅軍至火止氣衰

燧縱兵擊之悅軍大敗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卻神策李晟軍昭義

元見河東軍捷還關又破之追奔至三橋已焚悅軍亂赴水溺死

不可勝紀斬首二萬餘級捕虜三千餘人尸相枕藉三十餘里考

日實錄閏月庚戌馬燧等破田悅於洹水按舊馬燧傳洹水之戰

李惟岳救兵與田悅兵相拒又燕南記惟岳見悅在關故

謀歸順然則洹水戰在惟岳死前實錄世燕南記又曰燧與抱

真雖類然此則李納助軍到乃駐軍候勢必取之計去說軍三

十里下營夜坐帳中使心手人潛領悅兵及小將等五十餘人立

帳外遂因橋與兵馬衙官已下高語曰昨日所以頻破田悅兵馬

者蓋偶然之事本亦不料有此勝也看悅兵雖敗其將健皆能死

戰亦天下之強敵矣今更得李納兵助其勢不小我雖頻利則



有純德曰田悅更職大將必須審看便宜如悅直道不可當耳  
悅外兵將往往共聞疑其久日昨日陣上復得田悅所  
由帥至大馬曰田悅小賊未分敢肆狂妄動兵馬  
你有所解與我相敵故苦不自由被驅入陣又何過也今於汝  
放去兵等大歡叫拜謝而去其後復見悅悅召大將喜而謂  
曰馬賊放言對我對人罵我此可知矣吾再戰必獲也又待李納  
助軍新到乃引兵出泅水又陳疑先伏兵安處作不勝引退悅使  
兵盡出逐輝輝引至伏兵處伏兵齊發擒歡悅軍兩段與抱其經  
兵擊之大破悅軍三悅收餘兵千餘人走魏州馬燧與李抱真不  
萬餘人今從馬燧傳悅收餘兵千餘人走魏州馬燧與李抱真不  
協頓兵平邑浮圖 據舊唐書田悅傳平邑浮圖在魏州南浮圖寺也 悅夜至南郭 魏州南郭也

大將李長春閉關不內以俟官軍久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內之  
悅殺長春嬰城拒守城中士卒不滿數千死者親戚號哭滿街悅  
憂懼乃持佩刀乘馬立府門外悉集軍民流涕言曰悅不肖蒙  
青成德二丈人保薦嗣守伯父業 潘青李正己 今二丈人即世其  
子不得承業悅不敢忘二丈人大恩不量其力輒拒朝命喪敗至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七 唐紀四十三 十一 恩補

此使士大夫肝腦塗地皆悅之罪也悅有老母不能自殺願諸公  
以此刀斲悅首持出城降馬僕射自取富貴無為與悅俱死也因  
從馬上自投地將士爭前抱持悅曰尚書舉兵御義非私己也一  
勝一負兵家之常某等累世受恩何忽聞此願奉尚書一戰不勝  
則以死繼之悅曰諸公不以悅喪敗而棄之悅雖死敢忘厚意於  
地下乃與諸將各斷髮約為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庫所有及斂  
富民之財得百餘萬以賞士卒眾心始定復召貝州刺史邢曹俊  
使之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 悅不用邢曹俊 李納軍於濮陽為  
河南軍所逼奔還滑州 考滑州時滑州治鄆城別有濮陽縣按九城志濮陽東至滑州九十里 徵按  
兵於魏州田悅遣軍使持璘將三百騎送之璘父令奇謂璘曰吾  
老矣歷觀安史輩叛亂者今皆安在田氏能久乎汝因此棄逆從

順是汝揚父名於後世也璘曰悅忍人也近禍可畏令奇曰汝從  
吾言吾固死然汝為忠臣吾死不朽汝不從吾言吾亦死然使吾  
死而墜尸逆境豈所以為孝哉璘遂與其副李瑤帥  
眾降於馬燧悅收族其家令奇慢罵而死璘父再春以博州降悅  
從兄昂以涪州降王光進以長橋降悅入城旬餘日馬燧等諸軍  
始至城下攻之不克 丙寅李惟岳遣兵與孟祐守東鹿 東鹿本

安祿山反元宗改縣為東鹿以厭之湯深州九城志在州西四十  
五里宋白曰東鹿縣本漢西梁縣地今縣南六十里有西梁故城  
在宋酒張孝忠攻拔之酒使偏師守東鹿與孝忠進圍深州惟岳  
憂懼掌書記邵真復說惟岳密為表先遣弟惟簡入朝然後誅諸  
將之不從命者身自入朝使妻父冀州刺史鄭詵權知節度事以  
待朝命惟簡既行孟祐知其謀密遣告田悅悅大怒使衙官扈岌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七 唐紀四十三 十一 恩補

往見惟岳讓之曰尚書舉兵正為大夫求旌節耳非為己也今大  
夫乃信邵真之言遣弟奉表悉以反逆之罪歸尚書自求雪身尚  
書何負於大夫而至此邪若相為斬邵真則相待如初不然當與  
大夫絕矣判官畢華言於惟岳曰田尚書以大夫之故陷身重圍  
大夫一旦負之不義甚矣且魏博滑青兵糧食富足抗天下事未  
可知奈何還為二三之計乎惟岳素怯不能守前計乃引邵真對  
扈岌斬之發成德兵萬人與孟祐俱圍東鹿丙寅宋酒張孝忠與  
戰於東鹿城下惟岳兵馬使王武俊以鐵騎三千為方陳橫進其  
鋒不可當酒畏之乃繪帛為狡狴象 狡狴音 使猛士百人蒙之鼓  
譟奮躍前衝其馬陳賊馬見之驚亂大軍隨擊惟岳大敗燒營而  
遁先是武俊為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惜其才未忍除也東鹿之戰



使武俊為前鋒私自謀曰我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殺我必矣故戰不甚力而敗朱滔欲乘勝攻恒州張孝忠引軍西北軍於義豐義豐屬定州滔大驚孝忠將佐皆怪之孝忠曰恒州宿將尚多未易可輕迫之則并力死圖緩之則自相圖諸君第觀之吾軍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且朱司徒言大而識淺可與其始難與共終也於是滔亦屯東鹿不敢進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王武俊武俊甚懼或謂惟岳曰先相公委腹心於武俊使之輔佐大夫又有骨肉之親謂武俊子士真謂於李氏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若無武俊欲使誰為大夫卻敵乎惟岳以為然乃使步軍使衛常甯與武俊共擊趙州又使王士真將兵宿府中以自衛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拔海密二州蔡未季納復攻陷之 王武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七 唐紀四十三 十一 忠補

俊既出恒州謂衛常甯曰武俊今幸出虎口不復歸矣當北歸張向書張向書謂張孝忠也常甯曰大夫暗弱信任左右觀其勢終為朱滔所滅今天子有詔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與之中丞素為眾所服與其出亡曷若削戈以取大夫轉禍為福特反掌耳事苟不捷歸張尚書未晚也武俊深以為然會惟岳使要藉謝適至趙州城下要藉官亦唐時節度衙前之職中宗景雲二年解琬為朔方大總管分遣隨軍要藉官河陽丞張冠宗肥鄉令韋景駿皆安令于處忠校料三城兵募則唐邊鎮有要藉官向矣又據新書忠義傳朱泚統幽州行營為涇原鳳翔節度使蔡廷玉以大理少卿為司馬朱體微為要藉則要藉乃節度使之腹心也武俊引遊同謀取惟岳朱滔王武俊之相王改要藉官曰承令 武俊引遊同謀取惟岳遵還密告王士真閏月中辰武俊常甯自趙州引兵還襲惟岳遵與士真矯惟岳命啟城門內之黎明武俊帥數百騎突入府門士真應之於內殺十餘人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將士歸順敢違拒者

族眾莫敢動遂執惟岳收鄭誅畢華王它奴等皆殺之武俊以惟岳嘗使之子欲生送之長安常甯曰彼見天子將復以叛逆之罪歸咎於中丞乃縊殺之傳首京師代宗廣德元年李寶臣帥深州成德凡二世十九年而滅刺史楊榮國惟岳姊夫也降於朱滔滔使復其位 復權天下酒惟西京不權能權酒見二百二十五 卷大歷十四年七月 天僕卿趙縱為奴所告下御史臺獄而奴留內侍省縱郭子儀之婿也張鎰奏言貞觀中太宗嘗令奴告主者斬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陵上化本既正悖亂不萌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嬰得罪因婢遂使愚賤之輩悖慢成風今趙縱事非叛逆而奴留禁中縱獨下獄考之於法或恐未正且將帥之功莫大於子儀沒身未幾兩婿前已得罪縱今又復下獄數月之間連罪三婿非所以錄勳念舊也上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七 唐紀四十三 十一 忠補

深納之縱遂得空降而杖殺其奴鎰乃召子儀家僮數百人以死奴示之 二月戊午李惟岳所署定州刺史楊政義降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諸軍攻李納於濮州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甲子以張孝忠為易定滄三州節度使王武俊為恆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為深趙都團練觀察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雷屯深州王武俊素輕張孝忠自以手誅李惟岳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為節度使已與康日知俱為都團練使又失趙定二州亦不悅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為朝廷不欲使故人為節度使武俊將故云然魏博既下必取恆冀故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伯許士則開道至深州說朱滔曰司徒奉詔



討李惟岳旬朔之間拔束鹿下深州惟岳勢蹙故王大夫因司徒  
 勝勢得以舉惟岳之首此皆司徒之功也又天子明下詔書令司  
 徒得惟岳城邑皆隸本鎮今乃割深州以與日知是自棄其信也  
 且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蕃鎮承襲將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  
 則燕趙為之次矣若魏存則燕趙無患然則司徒果有意矜魏博  
 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又許以  
 貝州略貝州魏博屬治素有異志聞之大喜即遣王侑歸魏州使  
 將士知有外援各自堅又遣判官王郢考異曰舊傳王郢作王郢今無南記與許  
 士則俱詣恆州說王武俊曰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拔亂根康  
 日知不出趙州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略同誰不為  
 大夫憤巨者今又聞有詔支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蓋以大夫善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二十七 唐紀四十三 唐 憲宗 三年 忠 憲宗三年

戰恐為後患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北首朱司徒  
 南向其相滅耳朱司徒亦不敢自休使郭等效愚計欲與大夫共  
 救田尚書而存之大夫自置糧馬以供軍朱司徒不欲以深州與  
 日知願以與大夫請早定刺史以守之三鎮運兵此三鎮謂魏博 關 恆 魏 博  
 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它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即遣判官  
 王巨源使於日知且令知深州事相與刻日舉兵南向治又遣人說  
 張孝忠孝忠不從 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於濮州克其外城  
 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又遣人說之癸卯納遣其判官房說  
 以其母弟經及子成務入見癸卯當 作己卯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  
 不可捨上乃因說等於禁中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等合朝廷以  
 納勞未衰三月乙未始以徐州刺史李洸兼徐海沂都團練觀察

使海沂已為納所據洸竟無所得李納之初反也其所署德州刺  
 史李西華備守甚嚴都虞候李士真密毀西華於納納召西華還  
 府以士真代之士真又以詐召棣州刺史李長卿長卿過德州士  
 真劫之與同歸國皇四月戊午以士真長卿為二州刺史德州治 棣州治 棣州治 棣州治  
 南記云授士真德棣兩州勸農團練使今從實錄 士真求援於  
 朱滔滔已有異志遣大將李濟時將三千人營助士真守德州  
 且召士真詣深州議軍事至則留之使濟時領州事 庚申吐蕃  
 歸鄆日所俘掠兵民八百人 上遣中使發盧龍恆冀易定兵萬  
 人盧龍朱滔恆冀王 武俊易定張孝忠詣魏州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  
 滔滔言於眾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遂唐制官有今欲 品功有級  
 與諸君敢裝其趨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二十七 唐紀四十三 唐 憲宗 三年 忠 憲宗三年

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  
 骨髓奈何復欲暴骨中野乎況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太尉謂將 洸見此將  
 士亦各蒙官勳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冀滔默然而罷乃誅  
 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 日知聞其謀以告馬燧燧以聞上  
 以魏州未下王武俊復叛力未能制滔王戊賜滔爵通義郡王冀  
 以安之肅州通 義郡滔反謀益甚分兵官於趙州以逼康日知趙州治 平棘縣  
 以深州授王巨源武俊以其子去真為恆冀深三州副將兵圍  
 趙州深州刺史劉怵滔姑子也滔使知幽州留後代宗大曆四年 朱希彩表分幽 州之范陽歸義同安置深州治 范陽縣距幽州一百二十里 聞滔欲救田悅以書諫之曰司徒  
 身秉節鉞太尉位居宰相恩寵極矣今昌平故里朝廷改為太尉  
 鄉司徒里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



思近日犯上棄職不顧成敗如安史者今復何有忤忝密親默而無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滔雖不用其言亦嘉其盡忠卒無疑貳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為後患復遣牙官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者司徒發幽州遣人語孝忠曰李惟岳負恩為逆謂孝忠歸國即為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既為忠臣矣不復助逆也且孝忠與武俊皆出夷落張孝忠本突乞失活種王武俊出契丹怒皆部深知其心最喜翻覆司徒當記鄙言無使蹉跌始相憶也雄復欲以巧辭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滔乃使劉怱將兵屯要害以備之孝忠完城礪兵獨居疆寇之閒莫之能屈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東鹿詰且將行吹角未畢士卒忽大亂諠譟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遂救南救田悅滔大懼走入驛後堂避匿蔡雄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七 唐紀四十三

十六

思補樓

與兵馬使宗頊等矯謂士卒曰汝輩勿喧聽司徒傳令眾稍止雄又曰司徒將發范陽恩旨令得李惟岳州縣即有之司徒以幽州少絲纊故與汝曹竭力血戰以取深州冀得其絲纊以寬汝曹賦續細縣也賦率率備言賦也不意國家無信復以深州與康日知又朝廷以汝曹有功賜絹人十匹至魏州西境盡為馬僕射所奪司徒但處范陽富貴足矣今茲南行乃為汝曹非自為也汝曹不欲南行任自歸北何用喧悻乖失軍禮眾聞言不知所為乃曰救使何得不為軍士守護實物送入救使院劈裂殺之軍中別置館舍以居救使謂之救使院又呼曰雖知司徒此行為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曰然則汝曹各還部伍詰朝復往深州休息數日相與歸鎮耳眾然後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令諸將訪察唱奉為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

眾股慄乃復引軍而南眾莫敢前卻進取甯晉屯以待王武俊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元氏縣漢為常山郡治東趨甯晉宋後魏屬趙郡唐屬趙州武俊元年改甯晉縣九域志甯晉縣在趙州東南四十一里武俊之始誅李惟岳也遣判官孟華入見王問以河朔利害華性忠直有才略應對慷慨上悅以為恆冀副使會武俊與朱滔有異謀上遽遣華歸諭旨華至武俊已出師華諫曰聖意於大夫甚厚苟盡忠義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廣不日天子必移康中丞於它鎮深趙終為大夫之有何苦還自同於逆亂乎異日無成悔之何及華歸在李寶臣幕府以直道已為同列所忌至是為副使同列尤疾之言於武俊曰華以軍中陰事奏天子請為內應故得超遷是將覆大夫之軍大夫宜備之武俊以其舊人不忍殺奪職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七 唐紀四十三

十六

思補樓

使歸私第田悅恃援兵將至遣其將康愔將萬餘人出城西與馬燧等戰於御河上御河即臨場帝所開永濟渠也開元二十八年魏州刺史盧暉從承濟渠自石夾密引流至城西注魏橋以通五漕之貨杜佑曰御河在魏州魏縣南引白溝水為永濟渠即此大敗而還考異曰悅傳將至盡率其眾出戰於御河之上大敗而還遂傳曰悅以救兵之援又出兵二萬背城而陳燧復與諸軍擊破之今從實錄時兩河用兵耗費百萬餘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表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重罷取償於官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十萬則數年之用足矣上從之甲子詔借商人錢令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撈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黨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儻橫貨錢民聞以物質錢錢謂之使債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密



帛者以置幣 百姓為之罷市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併借商所得纔二百萬

考異曰實錄借商統計四宅奴婢等估稅餘入萬貫今從舊盧杞傳紀傳又曰杜佑計京師都原不支數月且得五百萬貫可支半載用則兵濟矣於是戶部侍郎判度支盧杞與宰相等謀行括借約罷兵後以公錢還救既下京兆尹韋貞實督責頗峻長安財罄率荷校乘車搜人財貨計富戶出宅奴婢等估稅及入十八萬貫又借債贖質錢共稅及二百萬貫今從實錄 人已竭矣京叔明之五世孫也 叔明陳宣帝子封宜都王 甲戌以昭義節度副使

磁州刺史盧元卿為洛州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初李抱真為澤潞節度使馬燧領河陽三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鉞鉞奔燧燧納之且奏其無罪抱真怒及同討出悅數以事相恨望二人怨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諸軍逗遛久無成功上數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遁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邠州燧大怒曰餘賊未除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七 唐紀四十三 貞元三年

安相與戮力乃分兵自守其地我甯得獨戰邪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尙書以邢趙連壤 九域志趙州南至邠州界七十四里界首至邠州七十里 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取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憾結歡會洛州刺史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洛州隸抱真 洛州自此遂屬 請元卿為刺史兼充招討之副李晟軍先隸抱真亦請兼隸燧以示協和上皆從之 初朱泚之入朝也行軍司馬蔡廷玉與檢校大理少卿朱體微言於泚曰公入朝為功臣首後務至重須誠信者乃可付酒雖大弟多變不情不宐假以兵權廷玉又嘗惡判官鄭雲達奏貶莫州參軍雲達妻滔之女也及滔代泚滔復奏為掌書記雲達深構廷玉於滔滔大怒時二人隨泚在朝滔乃數與泚書請殺二人泚不從由是兄弟頗有隙及滔拒

命上欲歸罪於廷玉等以悅滔甲子貶廷玉柳州司戶體微萬州南浦尉 柳州漢置南浦尉唐置柳州以分野當柳星之下而名去京師水陸相乘五千四百七十里萬州治南浦縣春秋楚國之地秦漢為麻之州後周置萬州唐置 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之濮陽降其守將高彥昭 朱滔遣人以蠟書置驛中遣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送長安泚不知上驛召泚於鳳翔至以蠟書并使者示之泚惶恐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私第 考異曰幸奉天錄曰上給酒肉而已以內侍一人賜名園腴田錦綵金銀甚厚以安其意監之今從實錄及舊傳 賜名園腴田錦綵金銀甚厚以安其意

其幽州盧龍節度太尉中書令竝如故 為朱泚失兵權乘時逆上張本 上以幽州兵在鳳翔 幽州兵朱泚所將以入朝防秋者 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為上所重欲出之於外已得專總朝政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七 唐紀四十三 貞元三年

將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鎰曰才兼文武望重內外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戊寅以鎰兼鳳翔尹隴右節度等使 為張鎰為李楚琳所殺張本 初盧杞與御史大夫嚴郢共構楊炎趙惠伯之獄炎死杞復忌郢會蔡廷玉等貶官宋滔使諫伺諸朝日上若不殺廷玉當請去得東出洛我且縛致麾下支解之將行帝勞廷玉等曰爾姑行為國受屈歲中當還廷玉等行至藍田驛殿中侍御史鄭詹追使趨潼關廷玉告子少誠少良曰我為天子不血刃下幽州十一城欲分裂其壤使不得桀而敗於將成天助逆邪今吏使我出東都此殆滔計吾不可以辱國比至靈寶自投於河 靈寶縣屬扶州古扶林地漢為宏農縣開元末改為







遣兵馬使李克信李欽遙成漢陽南華以拒劉洽 癸巳停借商  
 錢金 甲辰以淮甯節度使李希烈兼平盧淄青兗鄆登萊齊州  
 節度使討李納又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兼魏博滑相節度使加朔  
 方邪甯節度使李懷光同平章事 神策行營招討使李晟請以  
 所將兵北解趙州之圍與張孝忠谷勣圖范陽上許之晟自魏州  
 引兵北趨趙州王士真解圍去晟留趙州三日與孝忠合兵北略  
 恆州 演州司馬李孟秋舉兵反 演州漢城縣縣之地唐武德初  
 六年省改威寧為懷慶屬魏 置驩州貞觀九年改曰汝州十  
 外廣德二年分驩州復置 自稱安南節度使安南都護輔貞交  
 討斬之 乾元元年升安南管内 八月丁未置汴東西水陸運兩  
 稅鹽鐵使二人度支總其大要而已 辛酉以涇原留後姚令言  
 為節度使 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於外真卿謂杞曰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二十七 唐紀四十三

三

思補

先中丞傳自至平原 中丞謂杞父亦也事見二 真卿以舌劾面血  
 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 江淮間訛言有  
 毛人捕人食其心人情大恐 九月癸卯殿中少監崔漢衡自吐  
 蕃歸贊普遣其臣區頰贊隨漢衡入見 判度支趙贊奏請於兩  
 都江陵成都及揚汴蘇洪等州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下至  
 十萬收貯斛斗匹段絲麻貴則下價出賣賤則加估收糴權重輕  
 以利民從之贊乃於諸道津要置吏稅商貨每緡稅二十錢竹木  
 茶漆皆什稅其一以充常平之用 冬十月辛亥以湖南觀察使  
 曹王皋為江南西道節度使皋至洪州悉集將佐而下令曰嘗有  
 功未申者別為一行有策謀及器能堪佐軍者別為一行得牙將  
 伊慎王錡等擢為大將引荆襄判官許孟容置幕府慎克州人孟

容長安人初慎常從李希烈討梁崇義希烈愛其才欲留之慎逃  
 歸希烈聞舉用慎恐為己患遣慎七屬甲 別禮由人為甲甲七  
 之注謂上旅下旅 屬節注云屬讀如灌注  
 札屬之數凡七也 詐為復書墜之境上上聞之遣中使即軍中斬  
 慎舉為之論雪未報會江賊三千餘眾入寇 江賊江中羣盜也自  
 泉遣慎擊賊自贖而中使又至必令斬之皋率眾繼之頓果大破  
 賊斬首數百級而遣由是得免 盧杞乘政知上必更立相恐其  
 分已權乘開薦吏部侍郎關播儒厚可以鎮風俗丙辰以播為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 考異曰舊播傳曰播為吏部侍郎轉刑部尚書  
 平章事今實錄自吏部侍郎為相與傳 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敘在  
 無所可否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  
 之而止還至中書杞謂播曰以足下端慙少言故相引至此播者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二十七 唐紀四十三

三

思補

奈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敢復言 戊辰遣都官員外郎樊澤  
 使於吐蕃告以結盟之期 丙子肅王詳薨 詳皇 十一月己卯  
 朔加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同平章事 田悅德朱滔之救與王武  
 俊議奉滔為主稱臣事之滔不可曰通德山之捷皆大夫二兄之  
 力二兄謂王武俊 滔何敢獨居尊位於是幽州判官李子于恆冀  
 判官鄭濡等 考異曰舊傳作李于其議請與鄆州李大夫為四國  
 鄆州李大夫 但稱王而不改年號如昔諸侯奉周家正朔桑壇同  
 盟有不如約者眾其伐之不然豈得常為叛臣茫然無主用兵既  
 無名有功無官爵為賞使將吏何所依歸乎滔等皆以為然滔乃  
 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仍請李納稱齊王是日滔  
 等築壇於軍中告天而受之 考異曰實錄於十一月末云是月朱  
 滔信稱大冀王燕南記云十月十一



日於下營各築壇場設法告天稱首稱名曰為立為王舊  
本紀朱滔王武俊皆云十一月而無日惟出流云十一月一  
日今滔為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所居堂曰殿處分曰令羣  
從之  
下上書曰蔑妻曰妃長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為府置留守兼  
元帥以軍政委之又置東西曹視中書門下省左右內史視侍中  
中書令餘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武俊以孟華為司禮尚書華竟  
不受歐血死以兵馬使衛常甯為內史監委以軍事常甯謀殺武  
俊武俊腰斬之武俊遣其將張終葵寇趙州康日知擊斬之李  
希烈帥所部三萬徙鎮許州遣所親詣李納與謀其襲汴州  
九城州東至汴州二  
百一十五里遣使告李勉云已兼領滑青欲假道之官勉為之  
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為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  
納亦數遣遊兵度汴以迎希烈由是東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七 唐紀四十三 思補樓  
自蔡水而上蔡水古之琵琶溝在浚儀縣北俗曰漢運路出浚儀  
十里路入琵琶溝至陳州而合宋白曰建中初杜佑  
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路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  
合類是秦漢故道自隋開汴河利涉揚楚故官漕不復由此道作  
始開十二月丁丑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時朱  
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滔與王武  
俊孤軍深入專仰給於田悅客主日益困弊客謂滔武俊之聞李  
希烈軍勢甚盛頗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  
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司天少監徐承嗣請更建建中正元歷  
從之元年改大史局為司天臺以令為監正三品少監正四  
品上掌察天文稽歷數凡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異率其屬  
占之肅宗時韓穎損益大衍歷為至德曆寶應元年代宗以至德  
曆不與天合詔司天臺官屬郭獻之等復用麟德元紀更立歲差  
會真星疾交會及五星差數以寫大衍曆曰五紀歷至是五紀歷  
氣朔加時前後天推測星度與大衍差頗異乃詔承嗣等雜  
德大衍之旨治新歷名建中正元歷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七終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七 唐紀四十三 思補樓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二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四十四

起正月 盡十月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三

癸建中四年春正月丁亥隴右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尚結贊盟于

清水清水漢古縣唐屬秦州 九域志在州東九十里庚寅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

汝州執別駕李元平汝州治梁縣漢 承休侯封邑也元平本湖南判官薄有才藝

性疎傲敢大言好論兵中書侍郎關播奇之薦于上以為將相之

器以汝州距許州最近九域志汝州東南至 許州二百七十里擢元平為汝州別駕

知州事元平至汝州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懸募執役入

數百人元平不覺希烈遣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

于內縛元平馳去元平為人眇小無須希烈望見戲克誠曰使爾

取李元平乃以其兒來邪元平見希烈恐懼便洩汚地希烈罵之

曰官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以判官周冕為汝州刺史又遣別

將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取尉氏尉氏縣屬許州九域 志在州南九十里圍鄭州官軍

數為所敗避騎西至彭婆九域志河南府河南縣有彭婆鎮 金人編城歸洛陽縣有彭婆鎮 東都

士民震駭竄匿山谷留守鄭叔則入保西苑東都西苑在東都城 西鄭叔則蓋備有急

奔也易於西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驍將恃功驕慢將佐莫敢

諫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為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

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

服其人上也以為然甲午命真卿詣許州宣慰希烈詔下舉朝

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

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請留之

又使人邀真卿於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救以奉家廟撫諸孤

而已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慢罵拔刃擬

之為將刺暗之勢真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遽以身蔽之磨眾令

退館真卿而禮之希烈欲遣真卿還會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

平慙而起以密啟白希烈希烈意遂變留真卿不遣朱滔王武俊

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使者拜舞於希烈前說

希烈曰朝廷誅滅功臣失信天下都統英武自天功烈蓋世已為

朝廷所猜忌將有韓白之禍願亟稱尊號使四海臣民知有所歸

希烈召顏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來推不謀而同太師觀此事

勢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

相公不自矜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

邪希烈不悅扶真卿出他日又與西使同宴西使曰久聞太師重

望今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

之曰何謂宰相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

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輩誘脅乎以利動之日誘 以威迫之日脅四使不

敢復言希烈屢逼真卿使為表章雪己之罪願罷兵馬真卿不從

希烈乃詐為真卿表奏請于朝求汴州使真卿兄子峴與從吏凡

數輩繼來京師求見上盧杞恐峴等見上或言真卿之情及己傾

陷之意皆拘之內省不令得見希烈嘗宴逆黨令倡優斥顯朝政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二十八 唐紀四十四

德宗建中四年

馬補撰



真卿拂衣而起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於館舍掘坎於庭云  
欲阮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  
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 戊戌以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  
為東都汝州節度使將鳳翔邠潯原奉天好時行營兵萬餘人  
討希烈鳳翔邠潯原三節鎮之又詔諸道其討之曜行至邠城  
邠城縣屬汝州東魏之龍山縣也隋開皇初改曰汝南十八年改  
曰輔城大業初改曰邠城九域志邠城在汝州東南九十里宋  
白曰春秋楚令尹 遇希烈前鋒將陳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沮曜  
翰之子也希烈使其將封育據鄧州南路遂絕貢賦商旅皆不  
通壬寅詔治上津山路置鄧州上津縣屬商州 丙寅申朔命鴻臚卿  
崔漢衡送匾額賀還田畝 丙寅以河陽三城懷衛州為河陽軍  
丁卯哥舒曜克汝州擒周晁 三月戊寅江西南道節度使曹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八 唐紀四十四 四十一 思補樓

王舉敗李希烈將韓霜于黃梅斬之辛卯拔黃州時希烈兵柵  
蔡山九域志黃梅縣屬蘄州距州一百二十里蔡山在黃梅界即  
江左新蔡郡治所魯悉達係蔡之地宋白曰宋分江東郡置  
南新蔡郡隋開皇十八年改為黃梅縣以界內黃梅山名之險不  
可攻泉聲言西取蘄州 蘄州後漢為蘄春侯國吳置蘄郡北齊  
水南入于江地名黃梅 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循江  
春以水限多難果固也 隨戰去蔡山三百餘里畢乃復放舟順流而下急攻蔡山拔之希  
烈兵還救之不及而敗畢遂進拔蘄州表伊慎為蘄州刺史王鐸  
為江州刺史畢與賊大小三十二戰未嘗敗取州五縣三十斬  
首三萬三千禽生萬六千師所過不取伐桑棗踐禾稼 淮甯都  
虞候周會鎮退兵馬使王玢押牙姚愔韋清密輸款於李勉李希  
烈遣會與十將康秀林將兵三萬攻哥舒曜至襄城襄城縣屬曹州

真卿與周會等約事世不相引故獨得免清恐終及禮說希烈請  
詣朱滔乞師希烈遣之行至襄邑逃奔劉洽襄邑縣屬宋州劉洽  
時以宣武節度鎮宋  
希烈聞周會等有變閉壁數日其黨寇尉氏鄭州者聞之亦遁  
歸希烈乃上表歸咎於周會等引兵還蔡州蔡州治汝陽縣淮甯  
本鎮也希烈時自許  
州退 外示悔過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置顏真卿於龍興寺寺  
在蔡 丁酉荆節度使張伯儀與淮甯兵戰於安州安州漢  
安陸地 官軍  
大敗伯儀僅以身免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其節及俘馘示顏  
真卿真卿號恸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與人言先是真卿遣兄  
子岷及家僕奏事五輩皆拘留內客省不得出史倓修撰深州張  
薦上疏曰去正月中真卿奉使淮西期不先戒行無素備受命之  
後不宿于家親黨不違告別介副不及陳請屢催車騎即日載馳  
冒盜鋒于臨汝折元惡於許下捐軀仗義威詭羣兇遂令脅制者  
回慮忠勇者肆情周會奮發于外韋清伺應于內希烈嘗黃窘迫  
奔固誓穴蓋真卿義風所激也真卿逮事四朝為國元老忠直孝  
友羽儀王室行年八十被羸老之疾拘囚環堵之間顧盼鉤戟之  
下呼嗟悲憤失寢忘食不知悲翁何以堪此伏聞希烈之母鍾念  
幼子目不絕泣求責希烈又希烈妻祖母郭及妻妹封竝逮捕京  
師此三人留之無益請真境上以贖真卿先降詔書分明諭告且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八 唐紀四十四 四十二 思補樓



希烈知真卿人望不敢加害既無嫌隙但因循未遣耳若歸其親愛賊亦何恠遣還一使哉臣又聞真卿所遣兄子峴及家僮從官奉表來者五輩皆拘留內省其子頊等拳拳實希一見望許休泮告以安否疏奏虛杞持之不報 夏四月上以神策軍使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討李希烈志貞請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於是豪富者因緣為幸而貧者甚苦之人心始搖 上命宰相尚書與吐蕃區頰贊盟於豐邑里區頰贊以清水之盟盟場未定不果盟 是年吐蕃與吐蕃盟於清水按舊傳與吐蕃盟文曰今國家所守界涇州西至鞏州峽口龍州西至清水縣界州西至同谷縣界南西山大渡河東為漢界西至備在蘭州原西至臨洮又東至成州鳳州南界此諸蠻大渡水西南 己未命崔漢衡入吐蕃決於贊普 庚申加永平宣武為蕃界

黃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八 唐紀四十四 五

河陽都統李勉淮西招討使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為之副以荆南節度使張伯儀為淮西應接招討使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江西南道節度使曹王皋為之副上督哥舒曜進兵曜至穎橋城 志襄城縣有穎橋鎮 遇大雨震雷人死者十三四乃還保襄城李希烈遣其將李光輝攻襄城曜擊卻之 甲子京師地震生毛 五月辛巳京師地震 乙酉穎王璣薨 數元 乙未以宣武節度使劉洽兼淄青招討使 乙巳滑濮二州黃河清 李晟謀取涿莫二州以絕幽魏往來之路與張孝忠之子升雲固朱滔所署易州刺史鄭景濟于清苑 水經注余水出北平東遼清苑縣東入下河對向曰清苑縣漢之樂鄉縣隋郡國隋為清苑縣屬瀛州唐武元年屬冀州至宋以清苑縣為涿州治所宋白曰漢高祖訪樂毅之後學其子樂綿高齊省仍自今易州滿城縣界移永清縣北城隋改為清苑縣因滿城縣界清苑河為名 累月不下滔以其司武尚書馬

寔為留守將步騎萬餘守魏營自將步騎萬五千救清苑李晟軍大敗退保易州滔還軍瀛州張升雲滿城 對向曰滿城縣漢北平縣地後漢置永樂縣天寶元年改會晟病甚引軍還保定州考異曰燕南記曰晟與清苑自二月至四月滔自統馬步萬五千人救清苑四月二日發館陶五月內到晟出戰不利城中又出攻晟敗去滔乘勝逐晟等大破之晟奔易州染病不復更出實錄曰庚子李晟自清苑退保易州皆晟傳曰自正月至于五月會晟病甚不知人者數日軍吏合謀乃以馬輿還定州今從 王武俊以滔既破李晟留屯瀛州未還魏橋遣其給事中宋端趣之端見滔言頗不遜滔怒使謂武俊曰滔以熱疾斃未南還大王二兄遽有云云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棄兄如脫履耳 履不踊跟曰 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為端還報武俊謂馬寔曰寔人望王速來指蹤決勝負非有他也王異日并天下寔人得六七城為節度足矣寔以狀白滔言趙王知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八 唐紀四十四 六

端無禮於大王深加責讓寔無他志武俊亦遣承令官鄭和隨寔使者見滔謝之滔乃悅相待如初然武俊以是益恨滔矣六月李抱真使參謀賈林詣武俊壁詐降武俊見之林曰林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問其故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著成效 謂李 及登壇之日 謂王 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徇忠義天子不察諸將亦嘗其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悞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尙可謝况朕為四海之主乎武俊曰僕胡人也為將尙知愛百姓況天子豈專以殺人為事乎今山東連兵暴骨如莽孰使克捷與誰守之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鎮結盟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己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諸鎮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使林



還報抱遺陰相結約為武俊與抱真 庚戌初行稅開架除陌錢

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

荆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環淮甯之境舊制諸道

軍出境皆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

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纜踰境而止月費錢

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二法即稅

也 所謂稅開架者每屋兩架為開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

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室廬計其數史昭曰算所以籌策也其法

十一枚而成大帳為一握或有宅屋多而無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聞

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

官留五十錢給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

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黃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盈

於遠近 丁卯徙邠王逾為丹王邠王遊為簡王二王皆 獎或

太白關於東柱 庚午荅蕃判官監察御史于頔荅蕃判官因當

名為官與吐蕃使者論刺沒藏至自青海言囑場已定請遣區頰贊

歸國秋七月甲中以禮部尚書李揆為入蕃會盟使壬辰詔諸將

相與區頰贊盟於城西李揆有才望盧杞惡之故使之入吐蕃揆

言於上曰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為之惻然謂

杞曰揆無乃太老杞曰使遠夷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

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 八月丁未李希烈將兵三

萬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兵救之乙卯希

烈將曹季昌以隨州降尋復為其將康叔夜所殺 初上在東宮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八

開監察御史嘉興陸贄名嘉興由學縣地吳大帝黃龍三年以

名改為嘉興縣贄字其地嘉禾生改為禾與縣後避太子和

名贄初復置縣蘇州即位召為翰林學士宗時名儒學士時召草

制然贄未有名贄乾封以後始名北門學士元宗初置翰林符詔

學四方表疏批荅應和文章繼以詔敕文告悉由中書多壅滯贄

選勅官有詞辭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則旨然亦未定名制詔書

教節或分在集賢閣元二十六年翰林供奉始改稱學士別建學

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傳專內命其後又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

久不決兩河謂河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

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

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將不能使兵

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左氏傳曰

不戢將今兩河淮西為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四五凶人

自焚矣 朱滔王武俊田悅河朔則 尚恐其中或遭誣誤內蓄危疑蒼黃失

李納淮西則李希烈也 圖勢不得止況其餘眾蓋竝發從苟知全生豈願為惡若招攜以

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

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今者曠歲持久師老財匱加算

不止于舟車徵卒殆窮于閭閻笞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呼

號道路欲紓目前之虞或與意外之變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

心也兵者財之蠶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碎矣陛

下其慎之哉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為

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為之行齋居送可謂勞敝矣而寇

亂愈甚翦滅無期人搖不甯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貴巧遲

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戒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

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八 五七五



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于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  
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  
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  
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  
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  
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  
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繼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  
守尚賴西邊有兵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中興乾元之  
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  
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事見三百二十三是皆失居重馭  
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殺函失險外侵則并渭為戎于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二十八 唐紀四十四 九

斯之時雖有四方之師奮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思及此豈不為之  
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眾遠在山西謂李懷光以朔方軍為疑以  
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策為六軍  
軍最盛在六軍之右時李懷光討賊又曰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為六軍神策  
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憂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  
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會謂有征無戰役不踰時計兵未甚多度  
費未甚廣於事為無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  
日引月長漸乖始圖事相牽引也故前志以兵為凶器戰為危事至戒  
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為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在平反  
掌之間耳故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升平者李正己  
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

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  
崇義平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  
而忠竟不裝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餘又難保是知立國  
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  
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  
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董  
難必之效乎今關輔之開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  
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陲誘致豺狼或竊發劫畿驚犯  
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儻過  
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節將子弟  
奏選東 明救涇隴邠甯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  
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開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  
處者獲甯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時魏州兵連敗田悅  
嬰城自守諸道兵圍之朝廷雖行開架除陌錢糧運猶不繼王成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二十八 唐紀四十四 十

以汴西運使崔縱兼魏州四節度都糧料使軍儲少給汴東西運  
上卷上平河東節度使馬燧澤潞節度使李抱真河陽節度使李  
元方節度使李懷光西軍時並在魏州行營宋白曰建中用兵  
諸道行營出境者皆仰給度支謂之食出界糧又于諸軍各以臺  
省官一人司其供億謂之糧料使余按代宗廣德初郭子儀自商  
州進收京師請第 縱漢之子也漢元宗幸九月丙戌神策將  
劉德信宣武將唐漢臣與淮甯將李克誠戰敗於滬湖考異曰徐  
日大將唐漢臣劉德信官兼合統兵一萬屯於汝州三帥各領  
一軍城小卒孤教令不一軍進至許店史無他略又不設支軍賊  
謀知之乘高而進三帥望敵大潰戈箭資資山積馬萬餘蹄皆沒  
焉汝州遂陷賊將史元平為寇所獲賊獲兵北至彭婆今從實  
錄 時李勉遣漢臣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



三千人助之勉奏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州則襄城圍自解遣二將趣許州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賈其遠詔二將狼狽而返無復斥候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大半漢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遊兵剽掠至伊闕伊闕禹所鑿春秋為戎蠻子之國漢為新城縣隋為伊闕縣唐為河勉復遣其將李堅帥四千人助守東都考異曰新傳作李希堅華今從實錄烈以兵絕其後堅軍不得還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汴軍宣武以李勉帥承平軍方鎮表大曆十四年永平軍增汴穎二州從治汴州故史有汴軍之稱上以諸軍討淮甯者不相統壹庚子以舒王謨為荆襄等道行營都元帥更名諡改封普王以戶部尚書蕭復為長史右庶子孔巢父為左司馬諫議大夫樊澤為右司馬自餘將佐皆選中外之望未行會涇師作亂而止復嵩之孫也廣德中歲大饑復家百口不自振將歸昭應別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八

唐紀四十四

十一

德宗建中四年

業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乃使弟絃誘復曰足下之才固宜居右職如以別業奉家兄當以要地相處復對曰僕以家貧而需先人舊業將以拯濟哺幼耳儻以易美職于身而令門內乘餒非鄙夫之心也縉憾之坐沈廢者數年復處之泰然後為同州刺史州人阻飢有儲廩在境內復輒以賑貸為有司所劾削階友人唁之復怡然曰苟利于人敢憚薄罰乎久之召拜戶部尚書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孫也初永王濬起兵江淮聞其賢以從事辟之巢父義不屈側身潛避由是知名上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冬十月丙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考異曰舊傳云令言奉天詔曰舒舒表請加師上使涇州節度使姚令言赴援令言本領三千請加至五千今從之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丁未發至澧水詔

京兆尹王翊犒師惟糲食菜餼眾怒蹴而覆之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聞瓊林大盈二庫元宗時王鏐為戶口色役使微判財貨每歲進錢百億寶貨博聖人百寶大盈庫以使人主宴私賞賜之用則元宗時已有大盈庫陸贄諫帝曰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惟諸舊者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眾歎之臣貢權節巧求媚乃言郡國貢賦所合區分賦稅當委於有司以紓經用貢賦宜歸于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新酒是二庫為心侈欲萌禍于致遠乎失邦終以傾危則車始于元宗明矣宋白曰大盈庫內庫也以中人之至德中第五琦始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環甲張旗鼓還趨京城令言入辭向在禁中聞之馳至長樂阪遇之長樂阪在澧水西本漢阪也隋文帝惡其名取其北對長樂改曰長樂阪亦曰長樂軍士射令言言抱馬鬣突入亂軍呼曰諸君失計東征立功何患不富貴乃為滅族之計乎軍士不聽以兵擁令言而西上還命賜帛人二匹眾益怒射中使又命中使宣慰賊已至通化門外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八

唐紀四十四

十一

德宗建中四年

通化門京城東面北來第一門程大昌曰通化門北去丹陽門止兩坊中使出門賊殺之又命出金帛二十車賜之賊已入城喧聲浩浩不復可遏百姓狼狽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閭架陌錢矣上遣普王誼翰林學士姜公輔出慰諭之賊已陳於丹鳳門外小民聚觀者以萬計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先是司農卿段秀實上言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亟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矣猛虎所以為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為敵不聽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章淑妃太子諸王唐安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繫



衣中以從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初魚胡恩既誅宦官不復典兵事見二百二十四卷代宗大曆五年有寶文場霍仙鳴者嘗事上於東宮

至是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使普王說前驅太子執兵以殿司

農卿郭曙以部曲數十人獵苑中禁苑在京城之北東至瀋水西連故長安城南連京城北枕渭水

聞曙謁道左遂以其眾從曙之弟也右龍武軍使令狐建方

教射於軍中聞之帥麾下四百人從乃使建居後為殿京兆府參

軍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為涇帥坐弟浴之故廢處京師心常

快快臣固謂陛下既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

兵若奉以為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倉卒不暇用其言曰無

及矣遂行夜至咸陽飯數七而過時事出非意羣臣皆不知乘輿

所之盧杞關播跡中書垣而出白志貞王綏及御史大夫于頔中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八 唐紀四十四 十三

丞劉從一戶部侍郎趙贊翰林學士陸贄吳通微等追及上於咸

陽順頤之從父兄弟從一齊賢之從孫也賊入宮登含元殿大呼

曰天子已出矣人自求富遂譟爭入府庫運金帛極力而止小

民因之亦入宮盜庫物通夕不已其不能入者剽奪於路諸坊居

民各相帥自守姚令言與亂兵謀曰今眾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

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眾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泚於晉昌里第安福自京城放夏門北入東街第二坊曰進昌坊考異曰舊唐傳作進昌里今從舊錄

呼入宮居舍元殿設警嚴設鼓所以警嚴一日自稱權知六軍戊

申且泚徙居白華殿考李晟復京城次第白華殿蓋近光泰門內大明宮東北隅程大昌曰晟收長安亦自

白華門入者家不敵何地以嚴兵

所屈言之當在大明東苑之東

出榜於外稱涇原將士久處邊

陲不聞朝禮輒入宮闕致驚乘輿西出巡幸太尉曰權臨六軍應

神策軍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祿食者悉詣行在不能往者即詣本

司若出三日檢勘彼此無名者皆斬於是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

輿泚不悅百官稍稍遁去源休以使回紇還實薄怨朝廷入見泚

屏人密語移時為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僧逆泚喜然猶未決宿

衛諸軍舉白幡降者列於闕前甚眾泚夜於苑門出兵且自通化

門入駱驛不絕張弓露刃欲以威眾

上思柔道茂之言自咸陽

幸奉天懸僚聞車駕猝至欲逃匿山谷主簿蘇弁止之弁良嗣之

兄孫也鮮良嗣武文之臣稍稍繼至己酉左金吾大將軍渾瑊

至奉天城素有威望眾心恃之稍安

庚戌源休勸朱泚築十城

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為傭僕潛出休又為泚說誘文武之士使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八 唐紀四十四 十四

之附泚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太僕卿張光晟自

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李忠臣失兵柄見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

年泚悉起而用之工部侍郎蔣鎮出亡墜馬傷足為泚所得先是

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鎮以清素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

卿敬缸以勇略皆為時人所重至是皆為泚用鳳翔涇原將張廷

芝段誠諫將數千人救襄城未出潼關聞朱泚據長安殺其大將

隴右兵馬使戴蘭潰歸於泚泚先帥鳳翔涇原故二泚於是自謂

眾心所歸謀反遂定以源休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為皇城使

唐六典皇城在京城之中東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

百四十步南面三門中曰朱雀左曰安上右曰含光東面二門北

曰延喜南曰景風西面二門北曰安福南曰順義其中右社殿左

宗廟百餘殿署列乎其間唐自開元以前以城門郎掌皇城諸門

開闔之節中世百司供億六軍宿衛咸擬乘輿

辛亥以渾瑊為



京畿涿北節度使行在都虞候白志貞為都知兵馬使令狐建為中軍鼓角使以神策都虞候侯仲莊為左衛將軍兼奉天防城使朱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段秀實失兵柄見二卷元年意其必

快快遣數十騎召之秀實閉門拒之騎士踰垣入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乃謂子弟曰國家有患吾於何避之當以死徇社稷汝曹宜入自求生乃往見泚泚喜曰段公來吾事濟矣延坐問計秀實說之曰公本以忠義著聞天下謂泚能釋鎖入朝今涇軍以犒

賜不豐遠有披猖使乘輿播越夫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復歸宮闕此莫大之功也泚默然不悅然以秀實與已皆為朝廷所廢遂推心委之左驍衛將軍劉海賓涇原都虞候何明禮孔目官岐靈岳皆秀

實素所厚也秀實密與之謀誅泚迎乘輿上初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為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慮紀切齒言曰朱泚忠貞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為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實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金吾將軍吳激獨請行上悅激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為臣吾幸託肺腑激章敬皇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激章敬皇慊慊耳不足之意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雖陽為受命館敘於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八 唐紀四十四 十一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八 唐紀四十四 十一 思補

客省尋殺之湊激之兄也雖居戚屬恭敬謙和人皆重之及臨大節能見危致命上聞之悲悼不已太常卿柳晟密啟曰願受詔入京城游說羣賊冀其攜貳上壯而許之晟與賊帥有舊因出入其門說誘之事洩為泚所擒晟有力乃于獄中穿垣破械而遁削髮為僧開道歸行在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旻將銳兵三千警言迎大

駕實襲奉天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當與大軍俱發竊令言印未至秀實

倒用司農印符募善走者追之旻至駱駝駱駝地名史昭曰駱駝若至駱駝谷關之驛則已過奉天而西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南矣昭說非也但未知駱駝驛在何地旻來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為之臣也乃直劉海賓約事急汝當繼我而進又令何明禮陰結軍中之士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八 唐紀四十四 十一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八 唐紀四十四 十一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八 唐紀四十四 十一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八 唐紀四十四 十一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八 唐紀四十四 十一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八 唐紀四十四 十一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八 唐紀四十四 十一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八 唐紀四十四 十一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八 唐紀四十四 十一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八 唐紀四十四 十一 思補



抑何有心哉及考奉天記與舊唐書朱泚傳皆云海賓置七首于  
 輓中秀實擊泚時海賓將拔刃而入為關者所覺不得前然則海  
 賓之不進乃不得進非不敢進也而通鑑乃以不敢進書之其考  
 異曰海賓若於中取七首而為賊所覺則登時被擒矣焉能復  
 進故制之不知內既幽獨左右皆梓梟則關者雖覺或不暇捕故  
 海賓得逃耳何必疑哉故特為補之或曰縲服而逃得無有苟生  
 之意乎曰始之被縛而進者欲殺身以成仁也既而縲服而逃者  
 欲存身以殺賊也使二日之後捕而不得安知海賓不與明禮共  
 謀殺泚于奉天城下哉亦不引何明禮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上  
 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初秀實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  
 家人曰爾過岐朱泚必以貨幣相致慎勿納及過岐泚固致大綾  
 三百秀實婚韋晤固拒不得卻至都秀實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  
 曰處賤無以拒也秀實乃懸之司農治事堂梁上及秀實被害吏  
 以告泚泚取視封識如故 壬子以少府監李昌巖為京畿渭南  
 節度使 鳳翔節度使同平章事張鑑性儒緩好修飾邊幅不習  
 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乃罄其私蓄具服用貨財獻於行在  
 後營將李楚琳為人剽悍軍中畏之嘗事朱泚為泚所厚行軍可  
 馬齊映與同幕齊抗言於鑑曰不去楚琳必為亂首鑑命楚琳出  
 戍隴州楚琳託事不時發鑑方以迎駕為憂謂楚琳已去矣楚琳  
 夜與其黨作亂鎰絕城而走賊追及殺之判官王沼等皆死映自  
 水竄出抗為備係負荷而逃皆免 考異曰舊唐傳曰鑑不從映言  
 公使于外楚琳恐是夜作亂乃示寬大召楚琳語之曰欲令  
 殺鑑以應朱泚今從鑑傳 始上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  
 書蕭復聞之遽請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  
 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鑑不能久豈得以鑿與蹈不測之淵  
 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為卿留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止齊映齊  
 抗皆詣奉天以映為御史中丞抗為侍御史楚琳自為節度使降

於朱泚隴州刺史郝進奔於楚琳 商州團練兵殺其刺史謝良  
 輔 朱泚自白華殿入宣政殿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癸丑泚  
 以姚令言為侍中關內元帥李忠臣為司空兼侍中源休為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蔣鎮為吏部侍郎樊系為禮部侍郎彭偃  
 為中書舍人自餘張光晟等各拜官有差立弟洎為皇太子兒子  
 遂為皇太子姚令言與源休共掌朝政凡泚之謀畫遷除軍旅資  
 糧皆稟於休休勸泚誅宗室在京城者以絕人望殺郡王王子  
 王孫凡七十七人尋又以蔣鎮為門下侍郎李平為諫議大夫  
 竝同平章事鎮憂懼每懷刀欲自殺又欲亡竄然性怯竟不果源  
 休勸泚誅朝士之竄匿者以脅其餘鎮力救之賴以全者甚眾樊  
 系為泚誤冊文既成仰藥而死大理卿膠水蔣沈詣行在為賊所  
 得沈絕食稱病潛竄得免時郭晞持父喪甫闋猶家居京城泚遣  
 人就第訊問欲令掌兵晞噤口不言泚脅之以兵晞終不語賊乃  
 舍之晞與兄弟潛奔奉天時太學諸生亦將從亂太學生和州何  
 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素欽事蕃聞其言遂各散去無一人受汙  
 者蕃在太學久性好行義同輩有死喪無歸者蕃皆身為治喪經  
 紀其存沒故人服其仁 哥舒曜食盡棄襄城奔洛陽李希烈陷  
 襄城置武軍兵馬使高翼死之 右龍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  
 人從上於奉天上委之召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  
 整城人為之增氣姚令言之東出也 涇州在西北以兵馬使京  
 兆馮河清為涇原留後判官河中姚況知涇州事河清況聞上幸  
 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器械百餘車通夕輸行在城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八 唐紀四十四 十一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八 唐紀四十四 十一



中方苦無甲兵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為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況為行軍司馬 上至奉天數日右僕射同平章事崔甯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甯退謂所親曰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為盧杞所惑以至於此因潸然出涕杞聞之與王翊謀陷之翊言於上曰臣與甯俱出京城甯數下馬便液久之不至有願望意會朱泚下詔以左丞柳渾同平章事甯為中書令渾襄陽人也時亡在山谷翊使蓋屋尉康湛詐為甯遣朱泚書獻之杞因譖甯與朱泚結盟約為內應故爾後至乙卯上遣中使引甯就幕下云宜密旨二力士自後縊殺之中外皆稱其冤上聞之乃赦其家 朱泚遣使遺朱滔誓稱三秦之地指日克平大河之北委卿除珍當與卿會于洛陽滔得書西向舞陽宣示軍府移牒諸道以自誇大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八 唐紀四十四 上

上遣中使告難於魏縣行營魏縣行營馬燧請討田悅者諸將相與動哭李懷光帥眾赴長安為李懷光救奉天破朱泚張本馬燧李芄各引兵歸鎮馬燧歸河陽李抱真退屯臨洛 丁巳以戶部尚書蕭復為吏部尚書吏部郎中劉從一為刑部侍郎翰林學士姜公輔為諫議大夫竝同平章事 朱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以姚令言為元帥考異天記十月十日賊泚自統眾攻奉天以姚令言為都統今從實錄泚傳張光晟副之以李忠臣為京兆尹皇城留守仇敬忠為同華等州節度拓東王以扞關東之師李日月為西道先鋒經略使邢甯爾後韓遊瓌慶州刺史論惟明監軍翟文秀受詔將兵三千拒泚於便橋與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遊趣奉天文秀曰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迫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向奉天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

遊瓌曰賊疆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趨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趣奉天所以衛天子也且吾士卒飢寒而賊多財彼以利誘吾卒吾不能禁也遂引兵入奉天泚亦隨至官軍出戰不利泚兵爭門欲入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門內有草車數乘瑊使虞候高固帥甲士以長刀斫賊皆一當百曳車塞門縱火焚之眾軍乘火擊賊賊乃退會夜泚營於城東三里擊柝張火布滿原野使西明寺僧法堅造攻具毀佛寺以為梯衝梯衝街車韓遊瓌曰寺材皆乾薪但具火以待之固侃之元孫也泚自是日來攻城城遊瓌晝夜力戰幽州兵救襄城者聞泚反突入潼關歸泚於奉天幽州兵即代宗時朱泚普潤戍卒亦歸之普潤戍兵入朝詣京西防秋兵也有眾數萬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贄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八 唐紀四十四 下

意益指盧杞等也上憲護杞因曰卿不欲歸過于朕故有是言然自古興衰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為陛下志壹區宇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兇渠謂田悅李納也逆將謂朱滔李希烈等也渠大也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日滋賦斂日重內自京邑外泊邊陲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而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于太精斷速則寬恕于人而疑似之閒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寬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熾是以叛亂繼起怨讟并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慮獨不得聞至使凶卒鼓行白晝犯關豈不以乘我閒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



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指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臣聞天所視聽皆因於人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乃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舍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然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益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頃征討頻頻刑網稍密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眾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筭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八 唐紀四十四 王

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而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勤而謹修之舍己以從眾焉逆欲以遵道焉遠愾王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法務恤人之術焉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夕替之于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于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邦何憂乎亂人何畏于厄運勤勵不息足致升平豈止澆滌妖氛旋復官闕而已贊初入翰林特承上異顧不斥其名但呼陸九而已贊性忠謹既居近密感上重知思有以報效故政或有闕巨細畢陳由是顧待益厚時天下叛亂機務增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緒一日之內詔書數百贊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

情中于機會胥吏承寫不暇同職者無不拱手歎服不能復有所助 田悅說王武俊使與馬寔共擊李抱真於臨洛抱真復遣賈林說武俊曰臨洛兵精而有備未易輕也今賊勝得地利則歸魏則不勝則恆冀大傷易定滄趙皆大夫之故地時要孝忠賊易定滄唐日知辨趙州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與馬寔北歸王成悅送武俊於館陶九志在固在元城執手泣別下至將士贈遺甚厚先是武俊召回紇兵使絕李懷光等糧道懷光等已西去而回紇遂干將回紇千人北四十五齊虜二千人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說之欲與俱詣河南取東都應接朱此許以河南子女略之滔娶回紇女為側室回紇謂之朱郎且利其俘掠許之賈林復說武俊曰自古國家有患未必不因之更興況主上九葉天子聰明英武天下誰可捨之共事朱此乎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八 唐紀四十四 王

滔自為盟主以來輕蔑同列河朔古無冀國冀乃大夫之封域也滔稱冀王蓋在馮遂冀州之域以自大今滔稱冀王又西倚其兄而王武俊遂屬有冀州故林以是附之

北引回紇其志欲盡吞河朔而王之大夫雖欲為之臣不可得矣且大夫雄勇善戰非滔之比又本以忠義手誅叛臣當時宰相處置失宜為滔所誑誘故蹉跌至此不若與昭義併力取消其勢必獲滔既亡則此自破矣此不世之功轉禍為福之道也今諸道輻湊攻此不日當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過而歸國則已晚矣時武俊已與滔有隙因撰袂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臣此田舍兒子遂密與抱真及馬燧相結約為兄弟然猶外事滔禮甚謹與田悅各遣使見滔於河間瀛州治河間縣賀朱泚稱尊號且請馬寔之兵共攻康日知於趙州 汝鄭應援使劉德信將子弟軍在汝



州是年四月募諸將爲節度觀察都團練使子聞難引兵入援與  
泚眾戰於見子陵破之新書本紀作思子陵水經注開縣西皇  
在霸陵之南近文帝陵故薄太后日南擊吾子北望吾夫故俗呼爲見子陵以東渭橋有轉輸積粟癸  
亥進屯東渭橋程大昌曰東渭橋在興年縣北五十里瀾水介渭之地朱泚夜攻奉天東  
西南三面甲子渾瑊力戰卻之左龍武大將軍呂希倩戰死乙丑  
泚復攻城將軍高重獲與泚將李日月戰于梁山之隅破之梁山  
天城北五里在奉乘勝逐北身先士卒賊伏兵擒之其麾下十餘人奮  
不顧死追奪之賊不能拒乃斬其首棄其身而去麾下收之入城  
上親撫而哭之盡哀結蒲爲首而葬之贈司空朱泚見其首亦哭  
之曰忠臣也東滿爲身而葬之李日月泚之驍將也戰死於奉天  
城下泚歸其尸於長安厚葬之其母竟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八 唐紀四十四 三思補撰  
於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泚敗賊黨皆族誅獨日月之母不坐己已  
加渾瑊京畿渭南北金商節度使 壬申王武俊與馬寔至趙州  
城下 初朱泚鎮鳳翔遣其將牛雲光將幽州兵五百人戍隴州  
夫白曰後魏分涇岐之地置東秦州大統十七年改爲隴州因隴山爲名以隴右營田判官韋臬領隴  
右留後及郝通奔鳳翔牛雲光詐疾欲俟臬至伏兵執之以應泚  
事泚卽其眾奔泚至汧陽汧陽縣屬隴州九城志在州東六十里遇泚遣中使蘇玉  
齋詔書加臬中丞玉說雲光曰韋臬書生也君不如與吾俱之隴  
州臬幸而受命乃吾人也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狍耳雲光  
從之臬從城上問雲光曰婦者不告而行今復來何也雲光曰婦  
者未知公心彼潛去今公有新命謂朱泚加臬中丞之命也故復來願託腹心  
臬乃先納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

使城中無疑眾乃可入雲光以書生易之乃悉以甲兵輸之而  
入明日臬宴玉雲光及其卒於郡舍伏甲誅之縶壇盟將士曰李  
楚琳賊虐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宜協力一心以誅元惡有渝  
此盟神明其殛遣兄平與弁詣奉天復遣使求援於吐蕃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八

唐紀四十四

三

思補撰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二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四十五 起建中四年十一月盡興元元年正月不滿一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四

建中四年十一月乙亥以隴州為奉義軍權崇為節度使此又

使中使劉海廣許舉鳳翔節度使臬斬之 靈武留後杜希全鹽

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 爾考時常春舊紀無時字 存之以俟考 會渭北節

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 靈武節度使治靈州夏州治朔方縣 鹽州治五原縣皆鄰境相接渭北節

度使本治坊州 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城曰漠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

谷道險狹 漢谷在奉天城西北 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

山陵樹柏成行以遮通陵陵故謂之柏城宋白曰唐諸陵皆栽柏 塚之貞元六年十一月敕諸陵柏城四面各三里內不得安葬

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盧杞曰漢谷道

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儻出乾陵恐驚陵寢城曰

自泚攻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

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

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上乃命希全

等自漢谷進丙子希全等軍至漢谷果為賊所邀乘高以大弩巨

石擊之死傷甚眾城中出兵應接為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州

州泚聞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休顏夏州人也泚攻城益

急穿堊環之泚移帳於乾陵下視城中動靜皆見之泚翠翟黃袍

粉黛圍繞左右宦人朱紫爛熳宴賜拜舞又縱慢辭戲斥天子時

遣使環城招誘士民笑其不識天命 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

晟疾愈將復進兵深趙聞上幸奉天帥眾將奔命張孝忠迫於朱

滔王武俊倚晟為援不欲晟行數沮止之晟謂將吏曰天子播越

于外人臣當百舍一息死而後已張義武欲沮我行吾當以愛子

為質乃留其子憑使娶孝忠女為婦又解玉帶略孝忠親信使說

之孝忠乃聽晟西歸遣大將楊榮國將銳兵六百與晟俱晟引兵

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 是也半屬契丹以大茂山脊為界飛

狐路在茂之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界自石門子令水

縮入嶺形如兩寨之開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惟北寨西出承

天界路可至河東然路極險峻按存中

所謂地界乃石晉與契丹所分地界也 丁丑加晟神策行營節度

使 李晟前只節度河北神策出征兵行營今又加節度 王武俊

神策行營兵出征河南者此其所以身未動而信也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

馬寔攻趙州不克辛巳寔歸瀛州武俊送之五里犒贈甚厚武俊

亦歸恆州 上之出幸奉天也陝魏觀察使姚明敷以軍事委都

防禦副使張勣去詣行在勣募兵得數萬人甲申以勣為陝魏節

度使 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上嘗遣健步出城覘

賊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上為之尋求不獲竟惘默

而遣之 謂者矜其寒也 時供御正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

絕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 本草曰蕪菁及蕪蕪南北通有之

居云蕪蕪今謂其根可食葉不中噉蕪菁根乃細于蕪蕪而

葉似蕪好食日華子曰使長葉瘦高者為蕪蕪厚短而庫及梗

細者為蕪蕪也陸佃曰蕪蕪亦然蕪之不生北土猶橘柚之變于淮北

矣蕪蕪似蕪而小有異一名蕪一名須史曰本草注云蕪蕪北

人又名蕪蕪及子乃是蕪類詩云采蕪采蕪云陸機云蕪

蕪蕪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蕪蕪蕪蕪也陳楚謂之

蕪蕪蕪蕪之蕪蕪蕪蕪之蕪蕪之芥 上召公卿



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  
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上  
之幸奉天也魏州行營糧料使崔縱勸李懷光令人援懷光從之  
縱悉斂軍資與懷光皆來懷光晝夜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  
河中尹李齊運傾力犒軍王尚欲遷延崔縱先饋貨財渡河謂  
眾曰至河西悉以分賜元八年折河東自眾利之乃渡河西  
屯蒲城有眾五萬齊運暉之孫也宗子也李晟行且收兵亦自  
蒲津濟軍於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與士卒同甘苦  
人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神策兵馬使尚可孤討李希烈將三  
千人在襄陽自武關入援軍于七盤七盤即古統南之險敗泚將仇愷思遂  
取藍田可孤宇文部之別種也鎮國軍副使駱元光肅宗上元元年鎮國軍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唐紀四十五 三

泚泚恐民間乘弊抄之望春樓近長樂城所遣兵皆晝伏夜行  
泚內以長安為憂乃急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  
兩旁構木為廬裹以兜革史始曰兜革如野牛而青一說雖厚也  
帝得之以其皮厚故其聲如雷余按山海經兜革重百斤身重千斤黃  
兜以爲大甲周官考工記犀甲壽百年兜革二百甲固堅  
于犀甲矣左傳宋華元之言曰犀兕尚多則兕者世之常有也下  
然兕者今不常見史言宋此裏雲梯以兜革不過用牛皮耳  
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懼懼止以問羣臣渾瑊侯仲  
莊對曰臣觀雲梯勢甚重重則易陷臣請迎其所來繫地道積薪  
潛火以待之神武軍使韓澄曰雲梯小伎不足上勞聖慮臣請繫  
之乃度橋之所係鄭元曰攻城攻其繫城東北隅為坎廣三十步  
深一丈多儲膏油松脂薪草於其上而蘊火於其下下亥泚盛兵  
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戊子北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唐紀四十五 四

州 其先安息人駱奉先養以爲子將兵守潼關近十年爲眾所  
服朱泚遣其將何望之襲華州刺史董晉棄州走行在望之據其  
城將聚兵以絕東道元光引關下兵襲之望之走還長安元光遂  
軍華州時兵興倉卒裏廟爲鎧刻箭爲矢元光召募數日得萬餘  
人軍氣乃振泚敗遣兵攻元光元光皆擊卻之賊由是不能東出  
上即以元光爲鎮國軍節度使元光乃將兵二千西屯昭應馬燧  
遣其行軍司馬王權及其子葉將兵五千人入援屯中渭橋宋敏  
安志引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蓋  
指此之中橋而言也橋之廣五六丈其柱之多至于七百五十  
約其地望即唐太廟宮之西而太倉之北也程大昌曰此橋在正  
中渭橋水雖散渭水上有梁謂之橋者是也後世加中渭橋  
橋上爲長安之西別有便門橋渡渭萬年於是泚黨所據惟長  
安而已按軍遊騎時至望春樓下李忠臣等屢出兵皆敗求援於

風甚迅泚推雲梯上施溼氈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以輜輶輜輶  
車也兵法修輜輶距 遣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壘而前矢石火炬所  
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  
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自  
御史大夫實食五百戶以下千餘通授瑊無名告身則瑊姓名以  
授之實食 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二管使視其功之大小書  
名給之告身不足則誓其身且曰今使與卿別瑊俯伏流涕上拊  
其背悲慟不自勝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  
譟力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輟初不言痛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  
不能前卻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  
油譟呼震地須臾雲梯及橋上人皆爲灰燼臭聞數里賊乃引退



於是三門皆出兵時朱泚攻奉天城東有北三門故三門皆出兵與泚太子親督戰賊徒大

敗死者數千人將士傷者太子親為裏瘡入夜泚復來攻城矢及

御前三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白蒲城引兵趣涇陽並北山而西

先遣兵馬使張詔微服開行詣行在藏表於蠟丸詔至奉天值賊

方攻城見詔以為賤人驅之使與民俱填壘詔得開踰壘抵城下

呼曰我朔方軍使者也城上人下繩引之比登身中數十矢得表

於衣中而進之上大喜昇詔以御城四隅歡聲如雷癸巳懷光敗

泚兵於灤泉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眾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

則城不守矣泚既退從臣皆賀泚泚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陛

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不以

為忤甚稱之待御史方俟著開金商迎路方俟著復姓也開金商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 五

奉天重圍既解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 朱泚至長安但為城守

之計時遣人自城外來周走呼曰奉天破矣欲以惑眾泚既據府

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

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

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或

謂泚曰陛下既受命唐之陵廟不宜復存泚曰朕嘗北面事唐豈

忍為此又曰百官多缺請以兵脅士人補之泚曰強授之則人懼

但欲仕者則與之何必叩戶拜官邪泚所用者惟范陽神策團練

兵團練兵即團練兵事見二百涇原卒驕皆不為用但守其所掠

資貨不肖出戰又密謀殺泚不果而止 李懷光性相疏自山東

來赴難自懷光行營來赴奉天之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

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常請誅之既解

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殊禮或說王翊趙贊曰懷光緣

道憤歎以為宰相謀議乖方度支賦斂煩重京尹獨賜刻薄致乘

輿播遷者三臣之罪也宰相趙贊京尹王翊今懷光新立大功上

必披襟布誠詢訪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翊贊以告盧杞杞懼

從容言於上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

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

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備恐難圖矣上以為然詔

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刻期

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

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 六

至營店營店在奉天東南二日乃行為李懷光反與劍南西

山兵馬使張朮以所部兵作亂入成都劍南西兵于西山以備

又張朮以是西川節度使張延實棄城奔漢州武后垂拱二年分

兵逐張延實益州置漢州九城志城郭北至漢

州九十五里 鹿頭成將叱干遂等討之鹿頭關在漢州德陽縣

十甲有鹿頭山 斬朮及其黨延實復歸成都 淮南節度使陳少

遊將兵討李希烈屯盱眙盱眙在唐初屬楚州聞朱泚作亂歸

廣陵修壘壘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

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玉山搶修塙壁起建業抵京峴京峴山在

東五 樓堞相屬又於石頭城中繕館第數十穿井十丈者近百所

以備車駕度江且自固也少遊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泚亦發舟

師三千曠武於京江以應之大江運京口城鹽鐵使包佶有錢帛



八百萬將輸京師陳少遊以為賊據長安未期收復欲強取之信不可少遊欲殺之信懼匿妻子於家牘中急濟江少遊悉收其錢考異曰奉天記曰信以財帛一百八十萬欲轉輸入城少遊謂信之今從舊傳信有守財卒三千少遊亦奪之信縱與數十人俱至上元復為韓悅所奪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江南西道節度使曹王泉數遣使問道貢獻又以天子蒙塵於外不敢安居城府出屯西塞山上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貢皆自宣德荆襄越武關臬治郵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行無阻此語江蘇往來之使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蜀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略曰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唐紀四十五 七

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但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乃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惟當遵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聚怨豈豈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淬鋒

疣決防注水耳羣臣于人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拊親與敘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有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尋以盡其情有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宜褒其直而勿咎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獎其能而亟行其策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疏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贄又上疏其略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眾得眾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為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以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于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于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唐紀四十五 八

上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說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遠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故書稱堯德則曰稽於眾舍己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於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言能



納諫也。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而取以成功。是則德益其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眾也。詩曰：汝無然於中國，斂怨以為德。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己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憤，自憫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卒枉。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彊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粵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廢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為異迹，然失眾必敗，得眾必成。全失眾則全敗。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 九

德宗建中四年

全得眾則全成，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綱也。至我太宗文皇帝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俾日月，然猶兢兢畏懼，懼失人心。每誠臣下獻規，恆以危亡為慮。退朝之暇，以接待侍臣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閒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治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徵徭。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稱美，以為有貞觀之風。永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形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漸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時咨于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于近狎哉。馴致禍變，幾至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

迄神龍景雲之間，皆廢侍亂朝，聰明不達。元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己從諫。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少衰侈心。一萌邪道，竄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趨媚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為不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眾有諫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董威于廊廟，議曹以頌美為奉職。法吏以識旨為當官，司府以厚斂為公忠，樞門以多略為闡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天之譎。禍機熾然，燄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會莫之省。大盜一興，至今為梗。豈不以忽于戒備，逸于居安，憚忠鯁之佛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致于大失者乎。肅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 十

德宗建中四年

宗微致寇之由，繇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太宗，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資逸辯，邁絕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習以成俗，有妨為怡。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自久浚恆，大深。易極之初，六日浚恆，真凶無故，利日始求，深者求深，窮底令物無餘，漸漸以此人。德道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禍，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而上慮欺誣，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值欲半年陛下嚴蓬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踟躕趨退，亦不列事奏陳。



軒陛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

輔例對使臣謂功臣節度及諸軍待制者得隨例以次既殊師錫對也別延宰輔謂朝議之外別延之與議天下事也

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

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

同變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親驗往

時之所聞孰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

盡知之矣別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治亂之由昭昭如此未

有不與于得眾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

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者也上乃道中使諭

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

誠不疑多被奸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其失反在推誠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 十一

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

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遠

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此

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言次對人數奏緣此多不取用其言亦非倦於接納卿宜

深悉此意資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為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

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下何敢盡言乃復上

疏其略曰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

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德莫盛于堯雖四凶在朝而僉

議靡輟是知人有邪正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

貞者少而闕于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

溺而自沈者其為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于茲勿

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存

誠于中然後俾眾無惑守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並

無天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設聖人重焉陛下

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竊以斯言為過矣海禽至微猶識

情偽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謂眾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

徒或昏或鄙此其似于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辨上之好惡靡

不知上之所秘靡不傳上之所為靡不效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

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

之若誠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眾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

誠於後眾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

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為悔者也臣聞仲虺贊揚成湯不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 十一

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書仲虺之誥曰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

闕而美其補闕詩羔民曰袁城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是則聖賢之

意較然著明惟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蓋為人之行己必有

過若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

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是以古之賢臣稱揚君德歌述

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為言或以有闕能補為美中古以降瀆風浸

微臣既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于是人則造膝則出詭

辭此態一興奸由此滋善由是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諫臣之罪由

此生媚道一行為害斯盛太宗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

謨一變流俗以虛受為治本以直言為國華有面折廷諍者必為

霽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為黜心意之欲而手



救衰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  
 陛下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於街歸過于朕臣以爲不密自  
 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  
 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  
 模使太宗風烈重光于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  
 路也蓋聖賢爲治務御眾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讎寡修言無驗  
 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心者不必否異  
 于人者不必是同於眾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  
 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虛之以終其用無它惟善所在耳  
 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眾多之  
 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立一概輕侮而莫之省納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 十三  
 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臣竊恐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  
 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  
 少因懷感歎乃知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  
 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  
 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恆苦上之難達上  
 恆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  
 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問過驕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強悞此六  
 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願望畏懼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  
 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指而忠實之  
 語不開矣上驕辯必勸說而折人以言此所謂勸說者人言未盡  
勸絕其說而伸己之說也  
 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願望者自便而切磨之

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悞必不能引咎以受  
 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伸矣夫以區城之廣  
 大生靈之眾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繁獻而上獲觀至尊  
 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觀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  
 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  
 通於下則人感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誠則不從  
 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  
 刑不敗何待是以亂多理少從古已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  
 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耳昔趙武吟吟而爲晉賢臣趙  
文子名武其言吟吟然如不出其口爲  
晉正卿國以饋諸侯不致吟吟舒小貌絳侯木訥而爲漢元勳然  
 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書宋  
胸曰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 十四  
 在知人在安民焉胡可以一訓一誥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  
 日吁惟帝其難之日吁惟帝其難之  
 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  
 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且趣和求婚人之  
 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  
 之猶恐忠告之不誠況有疏隔而不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諫  
 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諷明我之能恕  
 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與諫者  
 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  
 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故植謗木陳諫鼓列諍臣之位置采詩之  
 官以宣其言而後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古之無爲而理者其  
 率用此與不然違道而帥心棄人而任已謂欲可違謂眾可誣謂



專斷無傷謂謀無益謂說為忠願謂獻替為妄恩謂進善為  
比周謂嫉惡為嫌忌謂多疑為御下之術謂深察為照物之明理  
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上頗采其言 李懷光頓兵不  
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眾論譴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十二  
月壬戌貶杞為新州司馬白志貞為恩州司馬恩州屬漢合浦郡  
地蓋齊魯安郡  
隋廢郡為海安縣唐貞觀二十三年以高州之西平海安杜陵置  
恩州海安改曰恩平天寶曰恩平郡乾元復為恩州宋平王則改  
貝州曰恩州遂以此州為南恩州宋白謂此恩州瀕海最為蒸溼  
常海南五郡汎海路此路自廣汎海行數日方登陸入海海波不  
由此路多由新州陸去唯健步出使與遠符驛經過耳新州治新  
興縣秦取陸梁地置象郡今州即其地晉永和分置博羅於此置  
新甯郡梁武帝立新州所謂新興縣漢合浦郡臨元縣也又按舊  
志云恩州京師東南六千六百里西北六十里接廣州界新州至  
京師五千 捐贊為播州司馬播州屬梓潼縣京師  
南四千四百五十里 宦者翟文秀上  
所信任也懷光又言其罪上亦為殺之 乙丑以翰林學士祠部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 十一

員外郎陸贄為考功郎中金部員外郎吳通微為職方郎中贄上  
奏辭以初到奉天扈從將吏例加兩階今翰林獨遷官自至德以  
後勳階  
而職事官 重故云然 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  
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  
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考異曰燕南記十  
二月二十四日前  
已云赦武俊等罪而實錄明年正月改元乃赦武 厚賂以官爵悅  
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朱滔各稱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將軍王  
到說悅曰日者八郎有急滔與趙王不致愛其死竭力赴救幸而  
解圍田悅第八解  
圍事見三年 今太尉三兄受命關中朱泚  
第三 滔欲與回紇共往  
助之願入郎治兵與滔度河其取大梁大梁宣武  
節度治所 悅心不欲行而  
未忍絕滔乃許之滔復遣其內史舍人李瑄見悅審其可否悅酒

豫不決密召扈粵等議之司武侍郎許士則曰朱滔昔事李懷仙  
為身將與兄泚及朱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事見二百二十四  
卷代宗大曆三年  
希彩所以寵信其兄弟至矣滔又與判官李履瑗謀殺希彩而立  
泚泚事見二百二十  
七 泚既為帥滔乃勸泚入朝而自為潯後事見二  
百二十  
五卷大雖勸以忠義實奪之權也平生與之同謀其功如李懷瑗  
之徒負而殺之者二十餘人今又與泚東西相應使滔得志泚亦  
不為所容況同盟乎滔為人如此大王何從得其肺腑而信之耶  
彼引幽陵回紇十萬之兵屯於郊坰幽陵即幽州邑外謂之郊  
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 大  
王出迎則成擒矣彼因大王兼魏國之兵南向度河與關中相應  
天下其孰能當之大王於時悔之無及為大王計不若陽許借行  
而陰為之備厚加迎勞至則託以它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如此大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 十一

王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倉猝之憂矣扈粵等皆以為然王武  
俊聞李瑄適魏遣其司刑員外郎田秀馳見悅曰武俊曷以宰相  
處事失宜恐禍及身又八郎困於重圍故與滔合兵救之今天子  
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邪捨九葉天子不  
事而事泚及滔乎且泚未稱帝之時滔與我曹比肩為王固已輕  
我曹矣況使之南平汴洛與泚連衡吾屬皆為虜矣八郎慎勿與  
之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其隙速昭義之兵擊而滅之與八  
郎再清河朔復為節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悅意遂決給滔云  
從行必如前約丁卯滔將范陽步騎五萬人私從者復萬餘人回  
紇三千人發河開而南轡重首尾四十里蘇州希  
河開縣 李希烈攻李  
勉於汴州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填之謂之



涇新備考涇新舊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謂其將曰希烈兇逆

養酷若與較力必多殺無辜吾不忍也乃將其眾萬餘人奔宋州

奔宋州依劉洽也庚午希烈陷大梁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希烈希烈以

澄為尚書令兼永平節度使勉上表請罪滑州治白馬縣上謂其使者曰

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將高翼將精兵五

千保襄邑九域志襄邑在汴州東南一百七十里希烈攻拔之翼赴水死希烈乘勝

攻甯陵九域志甯陵縣在宋州西四十五里江淮大震陳少遊遣參謀溫述送款於

希烈曰濠壽舒廬已令地備鞘戈卷甲伏俟指麾又遣巡官趙詵

結李納於鄆州澤壽舒廬四州之地在淮蔡東南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關播罷

為刑部尚書天子少保韋倫于朝堂嗚咽而言曰宰相不能弼諧

啟沃使天下一至於此仍為尚書天下何由致理以給事中孔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 十一

巢父為淄青宣慰使國子祭酒董晉為河北宣慰使 陸贄言於

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

以罪己勃興左傳城父仲曰湯湯罪己其與也勃焉楚昭以善言復國楚昭王世則

也相與從之或奔走楚昭王世則也相與從之或奔走楚昭王世則

力遂走吳師 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

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術者

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上

以問贄贄上奏以為不可其略曰尊號之與本非古制上尊號事始於開元

年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與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變與

播越未復官闈宗祀震驚尙愆禮祀中區多梗大慈猶存此乃人

情向背之秋天意去留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羣心痛

自貶損以報答盛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既虧追咎之誠必

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疏奏上以時運必須小有改變

又以問贄贄又上奏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以來君德之

最神聖者也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為號者或曰皇

或曰帝惟是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非大聖尙自菲薄降號

為王羸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魏漢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

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聖劉見三十四卷漢哀帝建

世十一年 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于微欲損其

名不傷于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

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況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

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 十一

號以祇天戒上納其言但改年號而已謂改明年號為興元上又以中書所

撰赦文示贄贄上言以為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可

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

宣暢鬱理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

具別狀同進捨此之外尙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

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

然之 新羅王乾運卒無子國人立其相金良相為王

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給復奉天五年城中十

年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不構不

也購立屋也書大誥若考作室既底法宗者

不勝之幸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迫於既往永言思待期有復

濟廟為祀



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弗嗣罔敢怠荒然以長子  
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  
不恤征戍之勞苦致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  
味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  
居送眾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莫乏主室  
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魏元曰田萊多  
陸德明曰田萊多荒魏元曰田萊多荒魏元曰田萊多荒  
廢生草曰暴令峻於誅求疲毗空於杼軸詩小東大東杼軸其  
織成者以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邱墟人烟斷絕天譴於上而  
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與都邑蕩品失序九廟  
震驚歐陽脩曰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而禮家之說世數不同  
然自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大備荀卿劉詒班固王肅之徒以  
為七廟者多蓋自漢魏以來創業之君時起其上世又微無功德  
以備祖宗故其初皆不能立七廟唐武德元年始立四廟高祖廟

黃治通鑑補卷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 十一

朱子嘗請立七廟虛太祖之室以待尚書八座議禮曰天子三昭  
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立親廟六此故事也于是宣  
簡公懿王景元二帝西廟更廟宏農府君及高祖為六室太宗廟  
宏農以世遠毀而昭太宗高宗廟又遷宣簡而高宗皆為六室  
中宗神龍初以景帝為始祖而元帝不遷而神宗敬帝由是為七  
室中宗廟孝敬別立廟而神宗中宗遂為七室至睿宗崩中宗立別  
廟而神宗睿宗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廟正室諡為獻祖并諡光帝  
為懿祖又以中宗宣帝太廟子是大廟為九室寶曆二年詔獻  
而神宗睿宗代宗廟又遷元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視  
皇帝而神宗代宗自是常為九室

貌罪實在乎永言愧悼若墜泉谷唐避高祖諱  
改淵為泉自今中外所上書  
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  
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  
朕實不君人則何罪互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泚雖緣  
朱泚運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宏貸如能效順亦與惟  
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

敢救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順并散  
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人之行業或未必兼構大廈者方集于  
羣材建奇功者不限于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人沈  
鬱既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流移降黜亡官失爵配隸人等有材  
能著聞者特加錄用勿拘常例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  
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開架竹木茶漆權  
鐵之類悉宜停罷墊陌錢即  
除陌錢也荷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  
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  
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不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迹  
邱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姓名奏聞當備禮邀致諸邑人  
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于教化并洞識韜鈴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 十一

堪任將帥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惻獨不  
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恤其有年九十已上者刺史縣  
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見危致命  
先哲攸貴掩骼埋胔禮典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開諸  
道將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給遞送歸本營官為葬祭其  
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原野者亦委所在葬埋應緣流  
貶及犯罪未葬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赦下四刀人  
心大悅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及上還長安明年上還  
元元年也李抱真入朝為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  
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命兵部員外郎李充為恆冀宣慰使  
朱泚與國號曰漢自號漢元天皇改元天皇 王武俊田悅李



納見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李希烈自恃兵強財富遂謀稱  
 帝遣人問饒於顏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為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  
 子禮耳希烈遂即皇帝位考異曰希烈稱帝實錄傳希烈傳顏真卿  
 皆云赦令即行諸方莫不向化惟李希烈不從國號大楚又  
 實錄今年閏月庚午帝曰朕存存拯物不憚屈身故于歲首特布  
 新令赦其殊死待以初誠使臣僕及于郊畿巨  
 指已出子情竊然則希烈稱帝必在正月初也國號大楚改元武  
 成置百官以其黨鄭賁為侍中孫廣為中書令李綬李元平同平  
 章事以汴州為大梁府分其境內為四節度希烈遣其將辛景臻  
 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  
 臻遽止之希烈又遣其將楊峯齋救賜陳少遊及壽州刺史張建  
 封建封執峯徇於軍腰斬於市少遊聞之駭懼建封具以少遊與  
 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封為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希烈乃  
 資治通鑑補遺卷三百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 三

以其將杜少誠為淮南節度使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後之  
 江都壽州治壽春縣淮  
 南節度治江都建封遣其將賀蘭元均邵怡守霍邱秋柵  
 賀蘭復與霍邱漢唐江陰等縣地梁道安豐郡東魏廢郡隋開皇  
 十六年置霍邱縣唐屬壽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二十里宋白曰  
 霍邱本春秋時夢園縣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斬黃歙江路時  
 置霍邱成隋廢成爲縣  
 上命包佶督江淮財賦沂江詣行在至斷口水經注新水源出斷  
 其縣西又南至遇少誠入寇不得進江南西道節度使曹王皋遣  
 斬州刺史伊慎將兵七千拒賊戰于永安成永安成在黃州黃岡  
 縣界梁嘗置永安郡  
 後廢  
 為成積列三柵相去纔四里列鼓角於中少誠至分兵圍之部隊  
 未嚴慎擊鼓而出三柵齊奮遂大破之少誠脫身走斬首萬級包  
 佶乃得前後佶入朝具奏陳少遊奪財賦事少遊懼厚斂所部以  
 償之李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鄂州治夏口  
 當江漢之會使其驍將董待募死

士七千與鄂州刺史李兼偃旗臥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  
 門兼帥士卒出戰大破之上以兼為鄂岳沔都團練使於是希烈  
 東畏曹王泉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 朱滔引兵入  
 趙境王武俊大具犒享入魏境田悅俱承倍使皆迎候相望於  
 道丁丑滔至永濟宋白曰永濟縣本漢日邱縣地隋已後為臨清  
 縣地大歷七年田承嗣奏分臨清置永濟縣  
 貝州以縣西臨 遣王邕見悅約會館陶偕行渡河館陶縣屬冀州  
 在州城東北  
 悅見邕曰悅固願從五兄南行昨日將出軍將士勒兵不聽悅出  
 曰國兵新破謂先為馬  
 賊守諭年資儲竭矣今將士不免東餒  
 何以全軍遠征大王日自撫循猶不能安若捨城邑而去朝出暮  
 必有變悅之志非敢有貳也如將士何已令孟祐備步騎五千從  
 五兄俱芻牧之役因遣其司禮侍郎張抗等往謝滔滔聞之大怒  
 資治通鑑補遺卷三百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 三

曰田悅逆賊雖在重圍命如絲髮使我叛君棄兄發兵晝夜赴之  
 幸而得存許我貝州我辭不取尊我為天子我辭不受今乃負恩  
 謀我遠來飾辭不出即日遣馬寔攻宗城經城經城漢古縣時屬  
 貝州今在白河漢  
 分前漢堂陽縣于今縣西北二十里置經縣後魏省併南宮縣太  
 和十年又于今理置經縣尋置南宮縣于此北齊省經及縣移武  
 寧縣于此後周復于此置南宮縣隋開皇三年 楊榮國攻冠氏去  
 能郡後于此置經縣宋省縣為鎮入宗城 楊榮國攻冠氏去  
 張孝忠遣其將楊榮國與李晟俱赴國難及晟收京城諸將中獨  
 楊榮國不見于史今朱滔遣楊榮國攻冠氏乃建中三年以深州  
 冠氏縣唐屬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 皆拔之又縱回紇  
 掠館陶頓輻器血車牛以去三禮圖在上曰帝四房及上曰  
 也亦主在蘇若  
 恩承濟平恩縣屬昭  
 州治平恩川丙戌以吏部侍郎盧翰為兵部侍郎同平  
 章事考異曰丙戌新舊史表皆同蓋  
 翰義僖之七世孫也 盧義僖  
 任元康



常靈后臨朝 朱泚引兵北圍貝州引水環之刺史邢曹俊嬰城

拒守道縱范陽及回紇兵大掠諸縣又拔武城武城在東武城

東五十里通德棣二州使給軍食建中二年朱泚遣馬寔將步騎五

千屯冠氏以逼魏州 以給事中杜黃裳為江淮宣慰副使考異

錄去年十二月癸酉已云黃裳使江淮此又有之上於行宮廡下

貯諸道貢獻之物勝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上疏諫其略曰天子不

言有無諸矣不言多少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恐賄之生

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

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

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橈廢公方橈曲也崇聚私貨降至

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發聚怨以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

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占悉無其制傳諸者皆云

創自開元蕩心侈欲崩抵于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陛下嗣位之

初務遵理道敦行儉約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

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近以寇逆亂常鑿與外幸既

屬憂危之運宜增做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睹右廊

之下勝列二庫之名愕然為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

殷瘡痛呻吟之聲喚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資資未行而諸道貢

珍還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至缺望試詢候館

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憤形詭譎或醜肆詭

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耻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

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頂者六師初降天子之行必有六師以

為營衛不敢指言自京

其出居奉天故殿 百物無儲外并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殆將

五旬東餒交侵死傷相枕舉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

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較食以昭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

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

謠譎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恆性嗜利矜功其患難與之

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記曰財聚財民散

臣愚以為眾怒難任蓄怨終洩其患豈但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

奸鼓亂干紀而張取者豈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

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

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

散其小儲而成大儲損其小寶而固大寶也格少失多廉賈不處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

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上即命去其

膺 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自艱難以來多為監軍恃恩縱橫此

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立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

祚之初聖德光被自楊炎盧杞顯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

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

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

輕朕戊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東西福建

嶺南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謂

復上謂陸贄曰朕思遷幸以來江淮遠方或傳聞過實欲遣重臣

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蕭復久任江外刺史諳彼事立令其

往彼宣慰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商議更無異同今



乃反覆如是朕為之悵悵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則知蕭復何如人其不欲行意趣安在贊上奏以為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其時寄住常州首尾二年因其理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戚屬痛自脩勵慕為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為本論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為師已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為借使復欲逗留從一安何附會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矛一盾理必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在願陛下明加辯詰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為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辯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 庚子

明乃直為此悵悵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冤惑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從辯是使情偽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辯也 辛卯以王武俊為恆冀深趙節度使壬辰加李抱真張孝忠並同平章事丙申加田悅檢校左僕射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樊澤為本道節度使前深趙觀察使庚日知為同州刺史奉誠軍節度使 以隋州與王武俊元初以同州為匡國軍 曹州刺史李納為郟州刺史平盧節度使 李納本為曹州刺史建中二年其父正己卒納自領軍務使未自朝命今方命以旂節故先敘其本職而加以新命 戊戌加劉洽汴滑宋亳都統副使知都統事李勉悉以其眾授之 李既失守汴州命 辛丑六軍各置統軍 此北門左右羽林龍武神劉洽知都統事 武六軍也考異曰實錄云 詔六軍各置軍使一員又云因置 統軍按舊紀獨置統軍耳今從之 秩正三品以寵勳臣 吐蕃尙

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秘書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其兵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九 唐紀四十五 庚子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四十六起二月盡四月不滿一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五

元元年二月戊申詔贈段秀實太尉諡曰忠烈厚恤其家時

賈隱林已卒贈左僕射賞其能直言也李希烈將兵五萬圍甯

陵引水灌之甯陵守將高彥昭以三千人守之希烈潯州刺史李

澄密遣使請降上許以澄為汴滑節度使澄猶外事希烈希烈疑

之遣養子六百人戍白馬白馬州治所召澄共攻甯陵澄至石柱使其

眾陽驚燒營而遁又諷養子令剽掠澄悉收斬之以白希烈希烈

無以罪也彥昭守甯陵凡四十五日不釋甲副將劉昌謂彥昭曰

賊眾我寡不如引去請兵出不意以搗賊庶或成功彥昭誓眾曰

我為守將職在救民今士創重者須供養有如棄城去則傷者死

內逃者死外吾民盡矣於是士皆感泣請留彥昭擊牛犒軍士

皆死戰斬首三千倉韓混遣其將王栖曜相良器將兵助劉洽拒

希烈栖曜良器以彊弩數千游汴水夜入甯陵城明日從城上射

希烈及其坐帳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朱泚自奉

天敗歸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俱屯東渭橋劉德信屯東渭

建中四年不受晟節制晟因德信至營中數以滬泚之敗及所過

剽掠之罪斬之滬泚之敗見二百一十八因以數騎馳入德信軍勞其

眾無敢動者遂并將之軍勢益振李懷光既許朝廷遂肅杞等內

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

詔許之晟與懷光會於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泚眾大至晟謂

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

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

豈可遽戰邪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

掠人牛馬晟軍秋豪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己分所獲與之晟軍

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畱不進上屢遣中使趣之辭以士

卒疲敝且當休息觀釁諸將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

通謀事迹頗露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為所併請移兵東渭橋上猶

冀其革心收其力用廢晟奏不下時神策軍以舊例給賜厚於諸

重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

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

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觖望乃遣陸贄詣懷光宣慰因與李晟參

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

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為元帥

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縱而已至于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

默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尙

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為信令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

進上命陸贄詣懷光懷光固執以為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

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

彼發兵五萬若援救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



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  
 誦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竟不可署救尚結贊亦不進軍陸  
 贊自咸陽還上言賊泚倍誅休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  
 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及剪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  
 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  
 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為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  
 持惟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  
 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  
 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者  
 須其用精者臣猶慮有反覆因美其軍盛張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  
 廢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或曰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  
 光曰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言上已許李晟  
 軍于事體去咸陽則其移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為辭伏望即以李  
 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  
 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適  
 會陸贄回奏云見卿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救本軍允  
 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  
 晟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  
 節度使楊惠元又與懷光聯管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當管師徒當  
 管官管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它由所患太強不資旁助比  
 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眾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  
 足生事何則四軍接疊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言懷光之  
 軍最難度

光之官最高言懷光居建徽東立四人皆為據職名則不相統屬言懷光居建徽東立四人皆為  
 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資養蓄姦  
 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  
 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思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  
 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  
 太上消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  
 而不謀何以消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  
 孤弱為其吞噬理在必然它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  
 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為  
 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掎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  
 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六 四  
 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取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  
 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  
 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  
 不可為用聚眾而罔能叶心自為鯨鯢變在朝夕雷之不足以相  
 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于擅能或建勳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  
 鬪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上曰卿  
 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謂  
 咸陽東就謂李晟也 恐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 辛酉加王武俊  
 同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 李晟以為懷光反狀已明緩急  
 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此指漢蜀節漢中請以裨將趙光鈗等  
 為洋利劍三州刺史三州皆當入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



決欲親總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為名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遊雲夢事見十一卷漢高祖六年懷光大懼反謀益甚上垂

欲行懷光辭益不遜上猶疑讒人問之甲子加懷光太尉增實食賜鐵券遣神策右兵馬使李平往諭旨考異曰懷光太尉實錄甲子二十三日邪志誤奉天錄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聖

人疑懷光邪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朔方左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許擊

待天使不敬果欲反邪功高太山一旦棄之自取族滅富貴它人何益哉我今日必以死爭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反以賊方強故

須蓄銳俟時耳懷光又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乃發卒城咸陽未幾移軍據之張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乃者猶言今日拔軍此來何

實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 唐紀四十六 五也何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引軍還邪懷光所統朔方軍本屯邠州懷光

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拉殺之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光養以為子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遣其客郗成義

詣行在告之請罷其都統之權成義至奉天告懷光子改正唯案新舊傳俱作唯唯密白其父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為

子奈何欲破我家今日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

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繼食之皆曰義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考異曰懷光

投鐵券于地使者懼焉名振呼于軍門又曰二月二十一日懷光

反今悉軍此來河也又曰懷光既殺名振召演芬責之案名振曰

昨日言不反今何此來則此呼軍門之明日懷光即移軍咸陽若

至咸陽已十三日因巡城而名振言之何得云昨日又何得云悉軍此來又名振與演芬同日死按舊傳云郗成義至奉天乃反其

言告懷光子唯唯密告其父懷光若三月三日則車馬已幸梁洋不在奉天且是時反狀已彰灼如此豈能向欺人云不反邪今從

從臣皆密裝以待史補曰密具裝乙丑加李晟河中同絳節度使上猶以為薄丙寅又加同平章事 上將幸梁州梁州古

節度使鹽亭嚴震聞之鹽亭漢廣漢縣地梁置鹽亭縣唐屬梓州以產鹽名縣遣使詣奉天奉迎又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鹽亭以東迎衛改正以東通

將馬助奉表上語之故助請詣梁州取嚴震符召用誠還府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助刻日時而去既得震

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泚以數百騎迎之漢實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 唐紀四十六 六

取鳳州之路南谷 助與之俱入驛時天寒助多然炭火於驛外軍日寒北谷日驛

士皆往附火助乃從容出懷中符以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起走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助後斫傷助首壯士格

殺其子什用誠於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助入其營士卒已環甲執兵矣助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中一朝棄

之與張用誠同反於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自取族滅眾皆誓服助送用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眾

助裹其首復命於行在愆期半日李懷光夜遣人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建徽走免惠元將奔奉天懷光遣兵追及之於好時惠元

被髮呼天血流出背袒裼大戰而死懷光又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且當遠避懷光以韓遊瓌劾方將也韓遊瓌初事郭子儀李懷光東征道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〇



懷光在奉天與遊環書約使為變遊環密奏之明日又以書趣之遊環卒不為動下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敢恃眾為亂今邠甯有張昕靈武有甯景璿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唐朝臣渭北有齊銳皆守將也陛下各以其地及其眾授之尊懷光之官能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為亂上曰罷懷光兵權若朱泚何對曰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邠府兵以萬數借使臣得而將之足以誅泚況諸道必有杖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然之丁卯懷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其夕使別將達奚承俊燒乾陵令昇鸞為內應以驚脅乘輿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遽以聞且請決幸梁州考異曰邠志二十六日懷光又使持書趣遊環軍公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六

七

獲而奏之且使其卒物色我軍遊環不知不得以聞又怒瑊之虞己也慢罵于途上疑其變即日幸梁州今從實錄奉天記曰上初拔奉天而軍駕至宮殿毀壞水之陽謂侍臣曰朕之此行莫同承之勢因謂流涕瑊對曰陛下無憂懼者聖人之勇也言訖濟河按新傳李惟簡追及上于盤屋西然後上命瑊破城出渾瑊繼至則上至渭陽時瑊尚未來今不取上命瑊破城出邠勒未畢上已出城西命戴休顏守奉天朝臣將士狼狽扈從駭谷道路險阻儲供無素從官乏食上歎曰早從李晟之言三蜀可坐致也謂不從其以趙光統等為洋利劍三州刺史也戴休顏徇於軍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守朱泚之稱帝也兵部侍郎劉迺臥病在家泚召之不起使將鎮自往說之凡再往知不可誘乃歎曰鎮亦忝列曹不能舍生以至於此豈可復以己之腥臊污漫賢者乎歎而返迺聞帝幸山南博膺大呼自投於牀不食數日而卒梁州在長安南山之南太子少師喬琳從上至盤屋稱老疾不堪山險削髮為僧隱於仙遊寺

泚聞之召至長安以為吏部尚書於是朝士之宦歷者多出仕泚矣懷光遣其將孟係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激車馬遇諸車糧料使張增於盤屋三將曰彼使我為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因曰增曰日增示之以意欲軍士未朝食如何增給其眾曰此東數里有佛祠吾貯糧焉三將帥眾而東縱之剽掠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以追不及還報考異曰實錄曰泚其將孟係等以駱谷騎來襲為後軍將侯仲莊所拒而還泚焚唐驛而去其驛廢傳曰願山南兵擊之而退與蓋無泚之患今懷光皆謂之勅李惟簡岳弟惟簡入朝惟簡以家僮百餘奉母鄭氏同至長安帝拘于客省及幸奉天惟簡將赴難謀于母母曰而能死王事吾不朽矣趣之使行乃斬關而出道更七戰得及行在帝見厚撫之拜太子諭德及是惟簡復以三十騎從夜失道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六

八

馳至盤屋西聞中人語問帝所在密語曰帝在此帝見之流涕執其手曰爾有母乃能從朕邪對曰臣誓以死報國然亦母命也自是帝至梁州惟簡皆為前導河東將王權馬彘引兵歸太原入援見上卷上年以上幸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河中山南將問不接故引兵歸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河中平章事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為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二疆寇之閉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眾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雖示尊崇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息未忍擊之先是東渭橋有積粟十餘萬斛度支給李懷光軍幾盡晟曰畿內雖兵荒之餘猶可賦斂宿兵養寇患莫大焉乃



以判官張或假京兆尹驛四十餘人假官以督渭北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眾決志平賊 田悅用兵數敗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皆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為魏博宣慰使巢父性辯博至魏州對其眾為陳逆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不忍殺杖而拘之悅既歸國內外撤警備三月壬申朔悅與巢父宴飲緒對弟姪有怨言其姪止之緒怒殺姪既而悔之曰僕射必殺我僕射謂田悅也既夕悅醉歸寢緒與左右密窺後垣入殺悅及其母妻等十餘人即帥左右執刀立於中門之內夾道將且以悅命召行軍司馬庭專判官許士則都虞候蔣濟議事府署深遠外不知有變士則濟先至召入亂斫殺之緒恐既明事泄乃出門出中門也遇悅親將劉忠信方排牙排牙者牙旗也士各執其物以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六 九

立於庭下俟節度使 緒疾呼謂眾曰劉忠信與庭專謀反昨夜刺升廳事以次參謁也 緒大驚誼諱忠信未及自辯眾分裂殺之庭專來及戟門遇亂節度外門列戟招諭將士從之者三分之一緒懼登城而立田緒所登者魏州牙城也大呼謂眾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恩若能立緒兵馬使官給錢二千大將半之下至士卒人賞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將士回首殺庭專皆歸緒軍府乃定因請命於孔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後數日眾乃知緒殺其兄雖悔怒而緒已立無如之何緒又殺悅親將薛有倫等二十餘人李抱真王武俊引兵將救貝州聞亂不敢進朱滔聞悅死喜曰悅負恩天假手于緒也即遣其執憲大夫鄭景濟等將步騎五千助馬寔合兵萬二千人攻魏州寔軍王莽河縱騎兵及回紇四出剽掠

滔別遣人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急遣隨軍侯斌詣貝州送款於滔滔喜遣斌還報使輩定盟約時緒部署城內已定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如悅存日之約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川兵雖尙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今幽陵之兵恣行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僕射背德其民何罪今雖盛彊其亡可跂立而待也況昭義恆冀方相與攻之昭義李抱真恆冀王武俊李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為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俟命 李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欲引軍自咸陽襲東渭橋三令其眾眾不應竊相謂曰若與我曹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眾不可強問計於賓佐節度巡官良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六 十

鄉李景略曰良鄉漢縣屬涿郡唐屬幽州取長安殺朱泚散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保也頓首懇請至於流涕懷光許之都虞候閻晏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眾曰今日屯涇陽召妻孥於邠俟至與之俱往河中春裝既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軍發之日聽爾俘掠眾許之東方諸縣謂涇陽以東諸縣也考吳曰幸奉天錄李晟至東渭橋旬日之後軍川整備懷光忠之稍移軍涇陽與朱泚約同滅晟軍舊懷光傳曰懷光劫李晟等軍移于好畤又曰居二旬乃驅兵掠涇陽富平自同州往河中朱泚傳曰懷光為泚所賣慙怒憤恥移于好畤按寶錄三月甲申懷光自咸陽燒營走歸河中幸奉天錄曰三月懷光被咸陽掠三原等十二縣雖大無遺老少步騎百餘萬皆不云移軍好畤及涇陽今懷光乃謂景略曰邠者之議軍眾不從子宐速去不且見害遣數騎送之景略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陷於不義上之發奉天也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遣邠州懷光



遣使詣邠州令雷後張昕悉發所蓄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  
 會涇陽仍遣其將劉禮等將三千餘騎會之韓遊瓌說張昕曰  
 李太尉功高自棄已陷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遊瓌請帥  
 麾下以從昕曰昕微賤賴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謝病  
 不出陰與諸將高固楊懷賓等相結時崔漢衡以吐蕃兵營於邠  
 南高固曰昕以眾去則邠城空矣乃詐為渾瑊書召吐蕃使稍遁  
 邠城昕等懼竟不敢出昕等謀殺諸將之不從者遊瓌知之先與  
 高固等舉兵殺昕考異曰邠志曰三月二十三日張昕被劉禮等  
 起高固等帥眾之遂斬昕于府中遊瓌既據邠府遣李曼懷光  
 乃走蒲州按實錄甲申懷光自歸歸德府走蒲州中然則遊瓌殺  
 昕必在其前今遣楊懷賓奉表以聞且遣人告崔漢衡漢衡矯詔  
 以遊瓌知軍府事軍中大喜懷光子曼在邠遊瓌遣之或曰不殺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六 十一 明倫彙編

曼何以自明遊瓌曰殺曼則懷光怒其眾必至不如釋曼以走之  
 時楊懷賓子朝晟在懷光軍中為右廂兵馬使聞之泣白懷光曰  
 父立功於國子當誅夷不可與兵懷光凶之為後赦賜  
 展張本於是遊瓌  
 屯邠甯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  
 節度晟甫大振始懷光方疆朱泚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之約分  
 帝關中永為鄰國及懷光決反逼乘輿南幸其下多叛之勢益弱  
 泚乃賜懷光詔書以臣禮待之且徵其兵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為  
 變外恐李晟與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及富  
 平大將孟涉段威勇將數千人奔於李晟將士在道散亡相繼至  
 河中或勸河中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  
 納之河中尹李齊運棄城走懷光遣其將趙貴先築壘於同州刺

史李紆懼奔行在幕僚裴向攝州事詣貴先賈以逆順之理貴先  
 感悟遂請降同州由是獲全向遵慶之子也懷光使其將符璘襲  
 坊州據之渭北守將寶劍帥鐵團七百圍之兵謂之鐵團請降  
 詔以觀為渭北行軍司馬 丁亥以李晟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  
 節度使 庚寅車駕至城固唐安公主薨公主上長女也程仁孝  
 上篤愛之許下嫁韋有以播遷未克至是而薨上痛悼特甚 上  
 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散官即文散階武散階  
 也試官事始見二百五  
 卷武后長 訪於陸贄陸贄上奏以為爵位恆宜慎惜不可輕用若  
 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  
 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獻瓜果者止可賜以錢帛不當酬  
 以官上曰試官虛名無損于事贄又上奏其略曰自兵興以來財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六 十一 明倫彙編

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  
 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周禮六官之屬大夫士之下有府史胥徒  
 矣胥謂如謂謂其  
 蘇氏注曰胥徒民之給番役者若今衛士  
 有才智可為什長 金紫普施於輿阜 王臣公大臣大夫大夫臣士  
 士臣卑卑臣與與臣卑 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  
 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  
 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置而物力不給  
 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制有  
 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職事之一  
 官也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  
 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服色謂紫緋淺緋深綠淺綠深青淺青及黃  
 其色各以品為差資蔭謂隨資品得蔭其子  
 若孫及此所謂假虛名而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



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勞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爲賞哉費在翰林爲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贊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上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警與贊相失經夕不至上驚憂涕泣募得贊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贊數直諫迨上意虛杞雖貶官上心庇之贊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六

德宗興元元年

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戶口減耗太半雖節制十五州州梁洋興鳳歸通渠集蓬利擊巴關果金也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言於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爲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眾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捨大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牙將嚴礪震之從祖弟也震使掌轉餉事甚脩辦初崔縱既勸李懷光勤王而察懷光有不臣之心縱見上于奉天密陳懷光剛愎反覆宜陰爲之備乃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及行幸梁州縱追扈不及左右或譖之曰縱素善懷光今不來矣上曰他人我或不知至如崔縱我可

保其心也不數日而縱至縱孝弟脩飭以父渙貶道州棄官就養十餘年不求聞達及父卒父有寵妾瑯氏縱以母道事之慚性剛戾待縱不以禮雖爲大僚每加笞詬縱卒妻子候伺顏色敬順不懈時以爲難初奉天國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議者言楚琳凶逆反覆若不隄防恐生窺伺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謂之不遣甫至漢中欲以渾瑊代楚琳瑊鳳翔陸贄上奏以爲楚琳殺帥助賊事見二百二十其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慈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畧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爲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六

德宗興元元年

里取料各路九百二十三里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洵羣情各懷向背倘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楚琳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兩端顧望謂楚琳外奉朝廷而陰事朱泚故通歸途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遲疑便足集事儻能遷善亦足濟師今若徇褊狹之談露猜阻之迹懼者甚眾豈惟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擬馴惟在所馭朝稱凶悖夕謂忠純始爲寇讎終作卿相然則當事之要雖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疵瑕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苟從



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豈非小所宜速圖伏願陛下思英主  
 大略勿以小不忍虧撓曉復之業也上釋然開悟善待楚琳使者  
 優詔存慰之 丁酉加宣武節度使劉洽同平章事 己亥以行  
 在都知兵馬使渾瑊同平章事兼朔方節度使朔方節度使武永  
 平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將罷李懷光兵 庚子詔數李懷光罪  
 惡敘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勳曲加容貸其副元帥太  
 尉中書令河中尹并朔方諸道節度觀察等使宜并罷免授太子  
 太保其所管兵馬委本軍自舉一人功高望重者便宜統領速具  
 奏聞當授旌旄以從人欲 夏四月壬寅以邠甯兵馬使韓遊瓌  
 為邠甯節度使癸卯以奉天行營兵馬使戴休顏為奉天行營節  
 度使 靈武守將甯景璿為李懷光治第別將李如暹曰李太尉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六 十六 逐天子而景璿為之治第是亦反也攻而殺之 甲辰加李晟郵  
 坊京畿渭北商華副元帥分李懷光兵將 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  
 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  
 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  
 賊為問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乙巳以  
 陝虢防遏使唐朝臣為河中同絳節度使前河中尹李齊運為京  
 兆尹供晟軍糧役 庚戌以魏博兵馬使田緒為魏博節度使  
 渾瑊帥諸軍出斜谷牽漢衝勅吐蕃出兵助之尙結贊曰邠軍不  
 出將襲我後韓遊瓌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三千往會瑊軍吐  
 蕃遣其將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其將石鏡將卒七  
 百從瑊拔武功庚戌朱泚遣其將韓曼攻武功鎔以其眾迎降瑊

戰不利收兵登西原其地高平在武功 會曹子達以吐蕃至擊曼  
 大破之於武亭川考異曰鄜志云十日破曼等而實錄 斬首萬餘  
 級曼僅以身免瑊遂引軍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  
 上欲為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姜公輔表諫  
 以為山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上都謂長安 此宜儉葬以  
 副軍須之急上使謂陸贄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  
 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當如何處之贄上奏以  
 為公輔任居宰相遇事論諫不當罪之其略曰公輔頃與臣同在  
 翰林臣今據理辯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成則違於匡輔之  
 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苟嫌  
 獎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冒行所恥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自古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六 十六 人君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  
 求過則其德彌光唯開惑之主則怨謫溢於下國而其不欲聞腥  
 德達於上天而心不求寤迨乎顛覆猶未知非今公輔官在諫議  
 任居宰衡獻替繡綸乃其職分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于輿論乎  
 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  
 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蹈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  
 塔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下臣愚憊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  
 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為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為非  
 費雖微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慎初聖  
 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  
 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消涓不







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覷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權敗者猜其狹奸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為賊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防其宣誘凡此之類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實於客省或慰勞而延於紫庭雖呵獎異其辭然於罔閉一也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徇義之心既川齊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罕風旨詭辭取容惟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為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致穀下生戎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敘忠良見忘之冤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奸妄者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畢辨以此臨

齊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六

二十九

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過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既關慎於始又失圖於終守之西隅惟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關穢偷迭居懷音夏又音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迹涉疑似亦望矜愚情體屈法裕人昔趙毅鳴犢聖人輟行燕尊郭陳賢士繼往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丁巳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南皮賈耽為工部尚書先是耽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為節度使見

上卷與耽內牒懷中宴飲如故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謂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為尚書問天子起居乃敢自圖節鉞奪尚書土地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是何言也天子所命即為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 左僕射李揆自吐蕃還甲子薨於鳳州李揆入吐蕃見二百揆字端卿少聰敏好學善屬文本隴西成紀人而家於鄭州代為冠族揆美風儀善奏對肅宗歎賞之嘗謂揆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為當代第一故時人號為三絕及居相位決事獻策雖甚博辨而銳於名利深為物議所非兄指有時稱而滯於冗位竟不引進及揆罷相指乃得遷揆秉政時侍中苗晉卿累薦元載於揆揆自恃門望以載地寒意甚輕之謂晉卿曰龍章鳳姿之士不見用狼頭鼠目之子乃求官邪

齊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六

二十九

戰術恨頗深及載登相位廢揆不用既無祿俸家又貧乏孀孤百口口食取給拜寄諸州凡五十六年載誅方得升用又為盧杞所擠揆之至吐蕃也其酋長問曰聞有第一人李揆公豈是邪揆恐為其所語乃給之曰彼李揆者安可來邪先是揆嘗與杜佑相見於東都佑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況今形骸凋瘵看卽下世一切為空何第一之有韓遊瓌引兵會渾瑊於秦天 丙寅加平虜節度使李納同平章事 丁卯義王玳薨玳元宗子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險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為李抱真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傾田悅被害憐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為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為之臣張孝忠時滔連三道之兵三並謂出州益以回紇



進臨常山 桓州常山郡 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

退休西山 白常山南至趙州皆恆冀遼屬又西南 河朔盡入於滔

矣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消既破亡則關中喪氣朱

泚不日泉夷鑿與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

從之戊辰武俊軍於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與武俊營

相距十里兩軍尙相疑明日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賓客其諫止

之抱真命行軍司馬盧元卿勸兵以俟曰吾之此舉繫天下安危

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勳將士以雪讎恥亦惟子言

終遂行武俊嚴備以待之抱真見武俊敘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

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

爲兄弟誓同滅賊武俊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 李抱真 焉蒙開諭

得棄逆從順免菹醢之罪享王公之榮今又不開胡虜 武俊本出

辱爲兄弟武俊當何以爲報乎滔所恃者回紇耳不足畏也戰日

願十兄按轡臨視武俊決爲十兄破之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

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

營而進 山南地熱上猶御袂衣左右請進暑服上曰將士未易

冬服朕獨御春衫可乎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六 十一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四十七 起興元元年五月盡貞元元年七月凡一年有奇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六

興元元年五月鹽鐵判官萬年王紹以江淮緡帛來至 萬年京

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 衫單 韓滉欲遣使款綾羅四十擔詣

行在 羅綺也綾文縵丁度曰古者芒屨初作羅一 幕僚何士幹請

行滉喜曰君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家之新

米儲待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厨籍 廚

米百艘以餉李晟 考與日柳此多謂已上初至某省與甚悅又知

州向未春服月未已克長安梁潤相 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

之須臾而畢艘置五弩手以爲防援有寇則叩舷相警 叩擊也

五百弩已發矣比至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

及混米至減五之四混爲人強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絹裙

善者日給俗亦謂之棉 破然後易 吐蕃既破韓旻等大掠而去

朱泚使田希鑿厚以金帛賂之吐蕃受之韓遊瓌以聞渾瑊又奏

尙結贊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眾今春大疫近

已引兵去 考異曰寶錄舊本紀皆云乙丑渾瑊與蕃將論莽羅衣

志曰李懷光竟不署報結贊亦不進軍又曰渾公出討谷曹子遠

壯渾公吐蕃以二萬騎從之既勝泚軍大掠而去泚使田希鑿以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十一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終



金帛略之益尚結獲難引兵入塞止屯那南阻道論莽羅衣將  
軍助賊破此於武功大掠而去既受通牒遂引兵歸賊賊止  
歸國之時上以李晟津城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  
有以此參引上以李晟津城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  
之以問陸贄贄以為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  
上奏其略曰吐蕃遷延願望反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致令  
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蹙乘其虛隙欲待之  
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向者謀誘蕃兵本是  
使臣失策陛下急於賊亂姑彼效誠惟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  
詔促令進軍遠近之聞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慮蕃  
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  
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人禽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  
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意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一 德宗貞元元年

我之師堅寇之眾我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以  
此靖國適資其亂耳故蕃戎未退臣竊過憂流聞結贊好謀恣其  
潛蓄奸計僞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此窮蹙之時輕犯近郊若升  
虛邑耀兵牧馬不御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持誘脅之勢俱  
納贈遺之資旁觀戰爭坐乘衰敝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  
得甯居賊必耗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子遺千里耶墟得將  
安用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晝驚  
夕惕者慮其意及於此也今懷光別係前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  
既分腹背無患賊疑諸帥才力得伸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  
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吞吞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  
也上復使謂贄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賊疑諸帥當議規畫令

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則宜審細條流以聞條分也贄以為贄君  
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秦謂成州長安古秦州兵  
勢無常遙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  
退難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咸  
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  
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舍相礙否臧皆凶易曰師  
否臧凶王弼注曰齊眾以律失律則散律不可失失律而散則  
何異也否失令有功法所不故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上有  
擊肘之譏下無死綬之志兵志曰將軍死其于分畫之道豈不兩  
傷哉當今事宜所繫尤切恭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  
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遶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勢力不  
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悉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一 德宗貞元元年

為規裁及平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  
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舞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  
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  
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惟無益其  
損實多陛下宜俯徇愚意委任羣帥一切機務悉勿關言所賜詔  
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  
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眾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  
者聘謀勇者奮力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  
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癸酉涇王延  
薨德宗子 徐海沂密觀察使高承宗卒建中二年李浦以徐州歸  
承宗代之甲戌使其子明應知軍事 乙亥李抱真王武俊距貝



州三十里而軍朱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使回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餽糧運日餽○糧道日餽依營而陳利則進攻否則入俟待其飢疲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會馬寔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寔言軍士皆暑困憊請休息數日乃戰常侍楊布將軍蔡雄引回紇達于見滔達于曰回紇在國與鄰國戰常以五百騎破鄰國數千騎如掃葉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後無算思為大王立效此其時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邱觀回紇為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布雖曰大王英略蓋世舉燕薊全軍將掃河南清關中今見小敵允豫不擊允讀與失遠近之望將何以成霸業乎達于請戰是也滔喜遂決意出戰丙子旦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四

七年建 滄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也請歸恆州孝忠遣押牙安祥程華交其州事安祥程華之妻兄也請歸恆州孝忠遣押牙安祥程華交其州事垂改爲不連北齊改爲安喜隋改爲鮮虞唐武德四年復爲安喜帶定州固烈悉取軍府綾羅珍貨數十車將行軍士大譟曰刺史掃府庫之實以行將士於後饑寒奈何遂殺固烈屠其家程華聞亂自竄逃出亂兵求得之請知州事華不得已從之孝忠聞之即版華攝滄州刺史考異曰舊張孝忠傳曰遣華攝滄州事交固烈固烈死孝忠板華知滄州事燕南記曰孝忠差牙官程華與固烈交割固烈死孝忠問之當日差人送文牒令攝刺史按固烈既去則滄州無王孝忠豈得但令華素寬厚推心以待將士將士安之會朱滔王武俊叛更遣人招華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過瀛州瀛隸朱滔滔既叛與孝忠爲貳滄定之路阻絕滄州錄事參軍李宇說華曰城久圍府兵不能救今州十縣皆瀕海有魚鹽利以自給此軍本號橫海將軍請表陳利害請別爲一軍華從之遣宇奉表詣行在上即以華爲滄州刺史復置橫海軍以華爲副大使知節度事賜名曰華令日華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緡時建中三年也既而王武俊又使人說誘之必欲使歸己時軍中之馬日華給使者曰王大夫必欲相屬當以二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悉謂其馬遺其士歸武俊怒而方與馬燧等相拒不能攻取日華由是獲全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馬價且賂之武俊喜復與交好 庚寅李晟大陳兵論以收復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屢遣諜人覘晟進軍之期皆爲邏騎所獲晟引示以所陳兵謂曰歸語諸賊努力固守勿不忠於賊也皆飲之酒給錢而縱之遂引兵至通化門外曜武而還賊不敢出晟召諸將問兵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五



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宮關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居人驚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及鎮國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京城之下也壬辰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乙未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光泰門在苑北城東曰光泰門在通化門北小渠之東門東七里自長樂城曰大防長安國光泰門者京城東門大明宮東苑之東丙申晟方自臨築壘泚驍將張庭芝李希倩引兵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來送死此天贊我不可失也命副元帥兵馬使吳詵等縱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華州兵少元光之兵賊併力功之晟命身前將李演等帥精兵救之演等力戰賊敗走演等追之乘勝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六十一 唐德宗元元年

入光泰門再戰又破之會夜晟斂兵還賊餘眾走入白華門白華門在苑北也夜聞慟哭希倩希烈之弟也丁酉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西師謂泚師也晟曰賊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又出戰官軍屢捷駱元光敗泚眾於漣西戊戌晟陳兵於光泰門外使李演及牙前兵馬使王必將騎兵牙前將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神廟村神廟村在苑北晟先使人夜開苑牆二百餘步比演等至賊已樹柵寨之自柵中射官軍官軍不得進晟怒此諸將曰縱賊如此吾先斬公輩矣萬頃懼帥眾先進拔柵而入使演引騎兵繼之賊眾大潰諸軍分道竄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蹙之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至白華門有賊數千騎出官軍之背晟帥百餘騎回禦之左右呼曰相

公來賊皆驚潰先是泚遣張光晟將兵五千屯九曲去東渭橋十餘里光晟密輸款於晟及泚敗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眾西走猶近萬人光晟送泚出城還降於晟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晟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含元殿在東內之在殿之東右金吾仗在殿之西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人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齊運等安慰居人晟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擅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豪無犯遠方有經宿乃知官軍入城者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敗賊三千餘眾聞泚西走分兵邀之己亥晟使京西兵馬使孟涉屯白華門尚可孤屯望仙門唐大明宮南前五門之中曰白華門望仙門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六十二 唐德宗元元年

為望仙門又東門也取門形風之西為望仙門又西為望仙門也駱元光屯章敬寺晟以牙前三千人屯安國寺程大昌曰章敬寺在東城之外安國寺在大明宮東南以鎮京城斬泚黨李希倩故鈺彭偃等八人於市王武俊既破朱滔還恆州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上許之六月癸卯李晟遣掌書記吳人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鐘簾不移說文曰簾也飾為繩狀釋名曰簾曰繩曰簾又云簾廟貌如故廟之言也天上神靈神此頭龍身象之為像以架鐘鼓廟之言也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何以上時之宮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室家為之耳孝經注云宗尊也則親也為社稷非為於也晟在渭橋焚賊守歲歲星所在其國有福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曰榮哉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羈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前漢書天文志曰凡五星早出為羸羸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人



書天文志曰失次而上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  
為慮失次而下為備 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  
非所及也朱泚將奔吐蕃其眾隨道散亡比至涇州繼百餘騎田  
希鑿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奈何臨危相負使焚  
其門希鑿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眾皆哭涇卒遂殺泚令言詣  
希鑿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及宗族資客北趣驛馬關甯州刺史夏  
侯茂拒之至彭原西城屯彭原本彭陽縣隋開皇十八年更名也其將梁庭芳射  
泚墜阮中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源休李子平奔鳳翔李楚琳斬  
之皆傳首行在 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髮頭  
內人髮頭內人在宮中給使令者也內人費上奏今渠魁始平法給使令者皆冠巾故謂之髮頭內人費上奏今渠魁始平法  
駕將返近自邠旬遠周環瀛百役疲瘵之配重傷殘廢之卒皆忍  
死扶病傾耳竦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念將士鋒刃之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八 德宗貞元元年 思誠補

功綏輯蒸黎優問耆耄安定反側寬宥宥宥從宣暢鬱埋褒獎忠直  
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  
緝毀棄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古之興王  
必慎於此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為將卒所私  
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  
因寇亂喪亡頗有大于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疑尚繁羣情  
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纒  
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邪蓋知為君之體然也昔衛獻公出  
奔久而後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領之而  
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懼  
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治如不及懲亂如探湯以在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九 德宗貞元元年 思誠補



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書曰官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岳其安陸曰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謂之時巡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論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在于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施權于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趨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整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眾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沉楚琳卒伍凡材庶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殲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願同狐鼠乘夜睚眦晨光既升勢自踈縮不如孫策枕京邑黃林安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奔走不暇安敢輒有旅拒復勢誅鉏哉戊

黃治通鑑補卷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十一 午車駕發漢中 李晟綜理長安以備百司自請至鳳翔迎扈上不許內常侍尹元貞奉使同華輒詣河中招諭李懷光晟奏元貞矯制擅赦元惡請理其罪 秋七月丙子車駕至鳳翔免今年秋稅斬喬琳蔣勳張光晟等李晟以光晟雖臣賊而滅賊亦頗有力欲全之上不許 初李懷光既還河中又欲悉眾西遁乘輿時薄

璫提孤軍抗賊羣帥未集副元帥判官高郢與李廓固止之會懷光子璫候郢乃以順逆之理論之曰君視天寶以來阻兵者今復誰在況國家固有天命非獨人力今若恃眾西向自絕於天下之邑必有忠信安知三軍之中不有倡義者乎璫震懼為之流淚至是郢又數勸懷光歸款懷光乃遣其子璫詣行在謝罪請東身歸朝庚辰詔滑給事中孔巢父齋先除懷光太子太保敕詣河

中宣慰勸方將士悉復官爵如故鄭巖之姪孫也初以監察御史為懷光參佐及懷光叛巖欲死其事而慮為其母禍乃偽為懷光曰兄病在洛請母往視之懷光許令母獨往毋得以妻子從巖竟遣妻子同行懷光知而責之對曰鄙名隸軍籍不得隨侍老母柰何不使婦隨姑也懷光無以罪之 壬午車駕至長安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眾扈從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以其眾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為之掩涕命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閉日唐天子以隻日視朝雙日謂之閉日輒宴勳臣賞賜豐渥李晟為之首渾瑊次之諸將士又次之勅朱泚之亂崔祐甫妻王氏陷於賊中泚以質與祐甫同列雅重其為人乃遣王氏給帛粟救王氏受而緘封之及上

黃治通鑑補卷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十一 還京具陳其狀以獻當時益重祐甫之家法 曹王皋遣其將伊慎王錡討安州李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將步騎八千救之皋遣其

別將李伯潛逆之於應山劉詢曰應山本漢南陽郡應山縣也梁分為名唐屬隨州九域志應山在隨州北一百八里斬首千餘級生擒戒虛徇於城下安州遂降以伊慎為安州刺史又擊希烈將康叔夜於鴈鄉走之法屬也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農能殖百穀注云鴈山氏交亦也起于鴈山西漢書地理志注云鴈故鴈國皇甫謐曰今鴈之屬鄉九域志至鴈鄉道路交錯號九十九關 丁亥孔巢父至河中李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於眾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於是懷光左右發怒譖巢父詔未畢眾殺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懷光亦不之止考與日七月十三日駕發長安上使諫議大夫孔巢父中官譚懷仙持詔數懷光日華入之時非齊不能救朕今日之事非朕不能答卿也



委軍赴以保官... 復治兵為拒守之備... 哭之 辛卯赦天下

初肅宗在靈武上為奉節王學文於李泌... 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

上在興元泌為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杜亞俱詣行... 在乙未以泌為左散騎常侍亞為刑部侍郎命泌日直西省以候

對中書省謂之東省 朔野皆屬目附之上問泌河中密邇京城... 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重俊等皆萬人敵朕晝夕憂之奈何對

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 兵今懷光將也承俊之徒乃兵何足為意懷光既解奉天之圍

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為功今陛...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下已還官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如夢魘之... 人耳但恐不日為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初上發吐蕃以

討朱泚許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 召兩鎮節度使郭昕李元忠還朝

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 分吐蕃之勢使不能併兵東侵

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 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讎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

掠武功受賂而去何功之有眾議亦以為然上遂不與 李希烈

聞李希烈伏誅忿怒八月壬寅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狀其年八月二十四日又使辛景... 難後即王泉上表曰臣見蔡州歸順... 去年八月二十四日蔡州城中見封有部兒不得名字云希烈令

僞皇城使辛景臻右軍安華於龍興寺殺顏真卿實錄及舊傳云... 三日今 中使曰有救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

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真... 卿罵曰然則賊耳何謂救邪遂縊殺之年七十六曹王舉謂而泣

下三軍皆慟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 下不以姓名稱之而曰魯公

尉禮泉時謂范氏尼問命曰某自階可得五品否范笑曰卿處一... 品顏郎所望何其卑耶指坐上紫絲布食單曰顏郎彩也如此其

功業名節稱是等過七十已後不要苦問魯公再三窮詰范曰... 耶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及使于蔡州魯公歎曰如范卿之

言吾命懸于賊矣記異錄曰顏真卿之使于蔡州也內外知公不... 還矣視范用食於長樂坡公醉跳卿謂范曰吾早與卿于

江南馮道士聞入八授與一刀圭碧霞丹自後體健至今不衰又... 日七十上有尼則吉他日待我于羅浮山所謂尼非今日之事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乎公至汜水忽逢八人笑謂公曰吉吉遂指嵩少而去及公遇害... 舉于城南希烈平詔得歸葬家人啟棺狀貌如生偏身紫色爪甲

出於手背髮髮長數尺歸葬偃師北山後有商人至羅浮山見兩... 道士樹下開棋一道士問曰子何人對曰洛陽人道士笑曰幸寄

一書達吾家也頭曰寄偃師北山顏家商人知言投書守家老蒼... 頭得書大驚曰此先太師親翰也發冢開棺則已空矣其子孫直

至羅浮求之 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常為亂根

以攘吐蕃矣即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使及西鎮北庭涇原行營... 副元帥進爵西平王時李楚琳入朝長請與俱至鳳翔而斬之以

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 先是上命渾瑊元光

討李懷光軍於同州 懷光謂其將徐庭光以精卒

六千軍於長春宮以拒之賊等敗焉所敗不能進懷光遣其婿婿... 娶廷珍守晉州牙將毛朝敬守隰州鄭抗守慈州馬燧皆遣人說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下之晉熙三州皆與馬燧屬按燧得說下之宋白日慈州文輝郡赤伏巖谷如之國郡西南有宋桑洋百里克赤狀之地與為北屈屬隋為汾州大業為文城郡唐貞觀為慈州以州城內舊有慈鳥成四名治古縣縣北屈屬也上乃加

渾瑊河中絳州節度使充河中同華陝虢行營副元帥加馬燧奉

誠軍晉熙陽節度使充管內諸軍行營副元帥是年正月置奉誠軍於同州以按康

日知事見二與鎮國節度使駱元光肅宗上元二年置鎮國節度於華州廣德元年罷今置

鄆坊節度使唐朝臣合兵討懷光初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

馬燧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改日知為

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故上使燧兼領之

燧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言有功者踵以為常上嘉

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 甲辰以鳳翔節度

使李楚琳為左金吾大將軍 甲午加渾瑊朔方行營元帥 李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十四 忠義

辰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鎰鎰兄二百二斬裨將王斌等十餘

人 朱滔為王武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 己酉延王玢隋

王玢薨 九月癸未馬燧將步騎三萬攻絳州絳州時屬 度支

以李懷光所部將士數萬與懷光同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

代忠義今為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冬十月己亥詔朔方及諸軍

在懷光所者冬衣及賞錢皆當別貯俟道路稍通即時給之 李

勉累表乞自貶以討李希烈 襄師失守也辛丑罷勉節度使其檢校司徒

同平章事如故 丙辰李懷光將閻晏寇同州官軍敗於沙苑詔

徵邠州之軍韓遊瓌將甲士六千赴之 乙丑馬燧拔絳州分兵

取聞喜萬泉虞鄉永樂猗氏武德元年分西縣置永樂縣屬邠州州廢屬州州又廢州州以縣屬河中

府燧既取永樂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事見二

則兵逼河中矣

四卷大 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見二四二十九復

以宦官督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稍集兩軍謂左右神策軍上遣長安顏

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戊辰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

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宦官握兵自此不

文場傳云文場與崔仙鳴分統禁旅蓋 閏月丙子以涇原節度

使田希鑿為衛尉卿李晟初至鳳翔希鑿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

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

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鑿希鑿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

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鑿出迎晟與之竝轡而入道舊

結歡希鑿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晟命具三日食曰巡

撫畢即遣鳳翔希鑿不復疑晟置宴希鑿與將佐俱至晟營晟伏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十五 忠義

甲於外廡既食而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

別各立自言姓名於是得為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讓之曰汝曹

屢為逆亂殘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鑿尚在座晟

顧曰田郎亦不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鑿曰唯遂

引出縊殺之并其子考與日舊晟傳曰晟至涇州希鑿迎調於

幸奉天錄十月丁丑李晟誅田希鑿于涇州希鑿將閏月辛酉除李

觀涇原節度使丙子以希鑿為衛尉卿丁丑晟誅希鑿今從之

晟入其營諭以誅希鑿之意眾股栗無敢動者 李希烈遣其將

崔崇暉悉眾圍陳州久之不克乃分兵數千略定諸縣項城令李

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其妻楊氏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逃之

謂何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可守楊曰縣若不守則地賊地也財賊

財也百姓皆賊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士尚可以濟侃乃



召吏民人廷中告之曰令誠若主也然歲滿則去非如吏民生此  
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失身奉賊乎眾泣而許諾乃徇曰  
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賞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以  
乘城楊身自禦以享眾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  
為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攻之侃中流矢還家楊賈之  
曰君不在行閉人誰可守死于堞與死于牀一也侃遽登城會賊  
將中矢死遂引去項城卒完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  
希烈所授旌節警嚴歸國李澄請降事始上卷上年甲午以澄為滑州節度使  
考異曰二月已云上以澄為滑州節度使於時但許之耳宋聖節度使劉洽遣馬步都虞  
俟劉昌與隴右幽州行營節度使曲環等將兵三萬救陳州十一  
月癸卯敗翟崇暉於州西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崇暉以獻乘勝進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十六

攻汴州李希烈懼奔歸蔡州李澄引兵趣汴州至城北懼怯不敢  
進劉洽兵至城東戊午李希烈守將田懷珍開門納之明日澄入  
浴已係子城矣澄乃舍於浚儀浚儀帶汴州李澄蓋舍于縣治與北象而儀之以為邑名漢武元年廢新單而立浚儀縣兩軍之士日有忿鬪會希烈鄭州守  
將孫液降於澄澄引兵屯鄭州詔以都統司馬寶鼎薛珏為汴州  
刺史都統司馬宋滑河陽鄆州統司馬也寶鼎縣屬李勉至長安素  
刺史河中府本以陰翫開元十年獲寶鼎更名李勉至長安素  
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大梁勉失守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不應尙為相  
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及大梁不守將  
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眾心矣且劉洽出勉  
麾下勉至睢陽悉舉其眾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  
勉復其位議者又言韓滉聞變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事見二百二十九卷

建中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況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  
四年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況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  
滉貢獻不絕且鎮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唐時浙江  
統推獨昇常湖蘇杭睦明合溫處婺十四州前  
此滉嘗宣潤弩手接靈陵蓋兼統宣州為十五州也所以修石頭  
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永嘉永嘉之亂元為  
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為罪乎滉性剛嚴不  
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他上曰外議洵洵章  
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舉為考功員外郎今不攸  
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奈何係之  
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他乞宣示中書使朝  
眾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任慎勿違眾恐并為卿  
累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為卿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七

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可私於親  
舊以負陛下願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為朝廷非為身也上曰  
如何其為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  
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眾之惑而諭韓皋使之歸觀令  
滉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為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諭之  
矣即下泌章令韓皋謁告歸觀而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  
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因言關中之糧歸諸卿父宜速致之  
皋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即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皋留五日  
即還朝皋別其母啼聲聞於外滉怒召出提之自送至江上習風  
濤而滉之既而陳少遊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陳少遊時上謂  
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



貢矣 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蕭復出使見二百二十九卷與元元年 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勉等退復獨留言於上曰陳

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陳少遊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 韋皋幕府下僚獨

建忠義韋皋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 請以皋代少遊鎮淮南便善惡著明上

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至中書諭旨欽緒掛劄從一附耳語而去

諸相環問諸相在省中坐政事堂既退各居閣子 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

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虛知故問何事也復曰唐虞

黜陟岳牧命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虛不堪為相則罷之既

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二事乎此最當今

之大弊朝來主上已有斯言復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爾復

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重語從一從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貞元元年

一奏之上愈不說復乃上表辭位乙丑罷為左庶子 劉洽克汴

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懼

發疾十二月乙亥冀贈太尉贈祭如常儀淮南大將王韶欲自為

留後令將士推已知軍事且欲大掠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

吾即日全軍度江誅汝矣韶等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

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庚辰加滉平章

事江淮轉運使滉運江淮粟帛入貢府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

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是歲蝗徧遠近草木無遺大饑道殣相望

稔校尚書右僕射河陽節度使李芑謂所親曰歲方旱蝗上厭

征戍天下城壘雖堅戈矛雖利然務以力勝賊其可盡乎救敝者

莫若德方鎮之臣宜先退讓死權錫祿吾所不取也遂固請歸東

都凡練達軍事嚴備不虞常若有敵資稟善者必先以給士故士

以此親愛之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赦天下改元 癸丑贈顏真卿司徒

諡曰文忠 新州司馬盧杞退收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

未幾上果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

一曰盧杞作相致鑿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

奏翰等不從更命他舍人草制乙卯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

惡窮凶百辟疾之若雥六軍思食其肉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

京趙需張薦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敘舊典納于百揆注曰舜居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 天地神祇所知華夏蠻貊同

棄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丁巳袁高復於正牙論奏大明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貞元元年

官舍元殿為正 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

牙亦謂之南牙 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

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辟易言謂遠而易其故處 諫者稍引

御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戊午上

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

如天下失望何壬戌以杞為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思卿言

誠為至當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

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高

怒己之孫也 河南河北大饑米斗千錢 三月李希烈陷鄆州

戊午以汴滑節度使李澄為鄆滑節度使汴州歸到洽李澄得鄆州故以鄆滑節度

授 以代宗女嘉誠公主妻田緒嘉誠縣名隋置唐為松州治所 李懷光都虞



侯呂鳴岳密通款於馬燧事世懷光殺之屠其家事連幕僚高郢

李廓懷光天集將卒白刃盈庭引郢廓詰之郢挺然抗辭無所慚

隱憤氣感發觀者淚下懷光為之慚沮廓被責辭激氣壯三軍義

之懷光亦不敢殺乃赦郢而囚廓郢廓原文云郢廓抗言

郢廓而囚之矣乃詳考郢廓兩書舊郢廓傳云懷光慚沮而

止新郢廓傳云懷光慚而赦之故不言囚郢也故改從舊傳

馬燧軍寶鼎收懷光兵於陶城唐書地理志河中府有陶城府

蓋即此地與廬山相近按唐河城在蒲城西北即舞所都也舜陶河濱

中府治河東縣河東古蒲坂也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城逼河中

夏四月乙丑復封普王諡為舒王 丁丑以曹王皋為荊南節

度使李希烈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 己卯以滑州永平軍為義

成軍 江陵度支院火燒租賦錢穀百餘萬 壬午馬燧渾城破

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逐掘壘圍宮城懷光諸將相繼來降詔以

燧城為招撫使 五月丙申劉洽更名元佐 韓遊瓌請兵於渾

瑊其取朝邑李懷光將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非吾父兄

則吾子弟朔方軍分屯河中邠州故云然奈何以白刃相向乎語

甚憐晏遽引兵去懷光知眾心不從乃詐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

馬云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復踰旬月 六月辛巳以宣武節度使

劉元佐兼汴州刺史 辛卯以金吾大將軍韋皋為西川節度使

爾儀泉別傳云泉未遇時薄遊劍外值西川節度使張延賞為愛

女擇婿未得其人延賞妻苗夫人有才鑿一見泉即奇之曰此人

之貴無與比傳遂以女妻之而泉性度高曠不拘小節延賞漸惡

之惟苗夫人待之極厚下至婢僕無不稱泉舉動皆不得志時入

幕府與實朋遊從以據其憤延賞愈惡之謂泉曰蘇秦皆時彥也

貴尚憚之章耶無事不必數到其館之如此時有女巫見泉問苗

夫人曰向見綠衣郎者為誰此人極貴位過相公不久亦當鎮此

問其所以巫曰貴人所到必有陰吏護持今相公左右陰吏不過

二十人此則左右乃至百餘人苗夫人聞之大喜遂以告延賞延

賞怒曰章耶無賴乃復假妖巫以相調耶他日其妻謂泉曰章耶

七尺之軀學兼文武何不從事四方以圖進取而乃沈滯兒家為

尊卑所厭眼有血氣者得無笑人乎泉于是告別于延賞其妻

其去乃歸以七驢馱物妻亦齎救險以贈行泉既去每至一驢輒

附一臥物遺納所存者惟妻所贈及布書冊而已舉行月餘岐

帥延置幕府奏官大理評事尋以決獄平允加監察御史出劍

州未幾即為贈州節度使除年即代延賞鎮西川時延賞猶在鎮

泉乃改易姓名以韋作韓以皋作郭至其為皋也至天選

驛去成都三十里有人報延賞曰代相公者余吾韋皋非韓郭也

苗夫人曰是必韋皋也延賞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韋生者

應已填委溝壑豈能乘吾位乎明日入州方知其實延賞慙揚至

欲自執其眼遂從西門而出不敢與皋相見皋至鎮

海西至河隴羣飛蔽天每下則草木及畜毛無復子遺關輔以東

穀價騰貴餓殍枕道飢民捕蝗為食 朱滔病死將士奉前涿州

刺史劉怱知軍事 時連年旱蝗度支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

李懷光王遣使問李泌必取一桐葉破之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

光君臣之義不可復合有如此葉矣李晟亦上言赦懷光有五不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三十一

可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為示信少兵則

不足隄防忽驚東偏同州在長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

絳慈隄還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先已命渾瑊為蒲

為晉慈隄節士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

兵力未窮遽赦其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李

烈時據淮皆觀我疆弱不謂陛下施德澤愛黎元乃謂兵屈於人

而自能耳必競起窺覷之心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敘

勳行賞謂解奉天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

解河中能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鈔

粟且盡牆壁之間餓殍甚眾且軍中大將殺戮略盡陛下但收諸

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為他日之悔哉



又請發兵二萬自備資糧獨討懷光初上在奉天詔天下勤王時  
 靈武杜希全鹽州戴休顏夏州時常春渭北李建徽雖遠無不皆  
 至河東節度使馬燧近在太原獨不至但遣其子暢及大將王權  
 領兵五千人入援既而再幸梁洋權遂抽兵歸太原暢亦北還不  
 從上行及收復京都燧又不入朝賀上亦不以介意惟以懷光為  
 慮李泌奏上曰懷光何足慮臣但恐其舉懸太速耳上曰未諭卿  
 意何故以太速為憂且卿書生何能手取懷光也對曰臣以為陛  
 下之憂不在河中乃在太原何以言之馬燧為河東節度係守山  
 西十餘州以待陛下還宮其功非不俊偉但手握強兵十萬不身  
 自入援止遣男暢與王權以偏師赴難繼見駕幸山南則便抽回  
 權暢兵馬陛下收復京師正其懸懼交集之時止當獎其保境之  
 資治通鑑補遺卷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三十一

功而已乃傳詔宣慰云王權擅自抽兵馬暢不復扈從竝宜釋放  
 此語尤失機宜料燧寢眠能無反側臣比年曾與之論事觀其吞  
 吐甚有心路當今之雄傑也若使之疑慮生心不比希烈朱泚之  
 徒或能使朝廷旰食伏望陛下聽臣微計緩轡遠馭以羈之上曰  
 策將安出泌曰臣為常侍與燧兄炫同列然其兄弟素不相能其  
 語無益臣重妻弟鄭叔規為燧賓佐臣令以炫意請至京城與臣  
 相見臣以危亂激燧令其取懷光以自救則不但平懷光兼可收  
 馬燧然會燧遣叔規奏懷光馬燧之妻鄭懷光想在元元年  
 七月壬午車駕初至長安之時時  
 懷光未殺孔巢父并致書於泌必不報聞其信物令叔規語之曰  
 故書之亦自有說  
 比年展奉得接語言心期以為丈夫乃奉天之難握十萬強兵而  
 令懷光解圍及懷光圖危社稷駕幸梁洋逢此際會又令他人立

蓋代之功今聖主已歸宮闕懷光踏踏在於近畿且夕當為帳下  
 所梟今雖苟延時日尸居耳公不速出兵收取以自解而快上心  
 倘復為他人所平公將何面目更來入朝與士大夫相見公於是  
 時即欲如懷光之踏踏又不及懷光猶有解重圍之功也若欲於  
 滔俊之下作偏疆之臣亦必不成不言公才略不及也緣腹中有  
 二三百卷書懷光傳云燧少與諸兄共學博涉草書尤善兵法朝  
 野亦不以武弁御之初任為武衛兵曹歷太子通事  
 舍人遷著作失路至此必內自慙慙是進不能為王臣退不能效  
 夷狄遲疑顧望之閒舟中帳下皆敵國矣可惜入尺之軀聲氣如  
 鍾而心不決乃婦人也著裙可矣便當奉以巾幗今聖上收復之  
 後舍垢匿瑕與人更始某又特蒙聽信已於上前係屬司徒取懷  
 光弟歸為相陳說速宜自來討賊至河中須輕騎入朝親稟廟略  
 資治通鑑補遺卷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三十一

乃天與之便也叔規既去泌奏曰馬燧討賊之章即至矣臣惟恐  
 懷光先期隕滅馬燧無以藉手燧若得平懷光便為忠臣臣不喜  
 平懷光喜得馬燧也叔規至太原具以泌言告燧燧大悟即日  
 表請討懷光使人說下晉慈隰三州攻下絳州敗賊兵於陶城圍  
 賊帥於長春皆李泌一激之力也鄭叔規又言前奏雪懷光時李  
 晟在鳳翔亦有奏請自備二萬人資糧獨討懷光燧疑其矯己之  
 失遂恨之秋七月甲午朔燧自行營入朝奏稱懷光未殺孔巢父  
 情猶可原今則凶逆已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  
 陛下平之上乃不赦懷光燧辭去上謂沁曰馬燧何其畏服卿如  
 是泌曰此乃畏服天威而然於臣何有 陝虢都兵馬使達奚抱  
 暉為節度使張勣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



丞俊為按上謂李泌曰若詰陝運衝則猝不可制謂懷光且抱 摩據陝則水陸之運皆絕矣水陸運路皆經 不得煩卿一往辛 丑以泌為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上欲以神策軍送泌之官問須 幾何人對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 入之上曰單騎如何可入對曰陝城之人不慣逆命此特抱暉為 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彼舉大兵 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更為臣用也且今河東全軍屯 安邑馬燧入朝願救燧與臣同辭皆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 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甯失陝州不 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眾心 未定故可出其不意為其姦謀他人猶豫遷延彼既成謀則不得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國 德宗貞元元年

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 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 營在夏縣行營在夏縣亦以討河中也夏縣唐初屬虞州貞觀十 在陝州北七年屬絳州時屬陝州其地跨河之南北九城志貞觀 九十八里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覘者馳 告之抱暉稍自安泌具以語自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 必不害臣矣上曰善戊申泌與馬燧俱辭行庚戌加泌陝虢觀察 使泌出潼關鄜坊節度使唐朝臣以步騎三千布於關外朝臣時 守曰奉密詔送公至陝泌曰辭日奉進止自唐以來率以奉聖 旨為奉進止蓋言聖 旨之進則進也以便方從事此一人不可相躡而來則言不得 入陝矣劉臣以受詔不敢去泌寫宣以御之沈存中曰唐故事書 寫四本一本為實一本為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說唐書 密使自書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手簡謂之

宣底如今之聖語簿也余謂宣者因奉宣上吉而得各或以口傳 為宣或以行文書為宣口傳為宣多命中臣而宰相亦有之劉樞 楚之明辨也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此宰相之口因疾 宣也李泌寫宣以御遺唐朝臣之兵北宰相行文書宣也 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偵者相繼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 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 搦事保完城陞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按堵如 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視事實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 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 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宅者觀 察所居者為使宅諸與將吏謂節度觀 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 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句汝餘生汝為我齋幣祭前使前使謂 以視幣張勳版 慎無人關自擇安慮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國 德宗貞元元年

籍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暉日中宣慰 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至陝必使誅之泌不 得已械兵馬使林洎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之詔諒成天德天德 振武東北宋白曰天寶八年張齊邱於可敦城置橫塞軍十二年 安思順廢橫塞軍請於大同城西築城置軍元宗賜名天安軍 乾元後改為天德軍緣居人較少遂南移四里惟居承歲餘竟殺 清柵其城則隋大同城之故墟在牟那山鉅耳背之北 之而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達奚承俊引兵至境聞泌已入陝而 還 壬子以劉怱為幽州盧龍節度使 大旱滿漚將竭長安井 皆無水度支奏中外經費纒支七旬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三十一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行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四十八 起元年八月盡三年七月凡二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七

正貞元年八月甲子以早避正殿減膳諸凡不益之費及人充

食者皆罷之 馬燧至行營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

可得長春宮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

下呼懷光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

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自祿

山以來徇國立功三十餘年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

富貴可圖也眾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

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壬申燧與

渾瑊韓遊瓌進軍邈河中至焦離堡 焦離堡在河中府河西縣西 守將尉珪以

七百人降 補註尉姓也 是夕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在長春宮下

使人招徐庭光庭光素輕元光遣卒罵之又為優胡於城上以侮

斥其祖 駱元光本安息胡人故徐庭光為優胡以侮之 且曰我降漢將耳元光使白燧燧

還至城下庭光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其眾大呼曰吾輩復

為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遠也今乃知吾

不逮多矣詔以庭光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甲戌燧帥諸軍至河

西 宋白曰河西縣本同州舊朝邑之地唐上元元年以朝邑地置河西縣大歷三年復置朝邑縣仍舊朝邑五鄉并割河東三鄉

依舊河西縣縣東西十四里考異曰舊縣傳曰燧帥諸軍清

河兵凡入萬陳于城下是日牛名俊斬懷光首以城降今從第志

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撥甲矣又曰東城妮隊矣 河中水河為

西縣東城河東縣河中府治焉 西縣東城河東縣河中府治焉

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初懷光之解奉天闔也上以其子璠為

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璠密言於上曰臣父必

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

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臣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

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對曰臣父非

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願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

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

矣復有何策哉使臣賈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為朕

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璠至咸陽而還曰

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臣父言汝小子

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死地邪

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璠也卿至

陝試為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

有人臣迫逐其君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顏厚無慙陛下每視

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李璠

聞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璠先

刃其二弟乃自殺朔方將牛名俊斬懷光首出降河中兵猶萬六

千人燧斬其將閻晏等七人 閻晏勸懷光東奔河餘皆不問燧自

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燧出李鄴於獄與高郢皆奏置獄下



韓遊瓌之攻懷光也楊懷賓戰甚力上命特原其子朝晟

李懷光因楊朝晟後 卷元年三月 遊瓌遂以朝晟為都虞候

贊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令悉條奏費上奏其略曰臣聞

禍或生福福亦生禍故晉勝鄆陵范變所死吳克勁越夫差殺殃

是知福不可以屢徵幸不可以常覬臣竊慮諛諛之徒幸免醜覆

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

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啟必生亂階故微臣始以生

禍為憂未敢以獲福為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

而隘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澤上之瘡痛未

平崇義之征漢南之艾夷繼甚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

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二 唐紀四十八 三 思補撰

惟戮是聞有幸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歿反側者懼斧鉞之次加

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遞及遂乃齷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兩

河而互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繫輅為之再駕行官至于合圍于

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于寸晷王威不出于一城勢之

危窘實足寒心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

也 知蠲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徵重斂之勛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

知道眾率心之稔慝知悉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

音渙然與之更始所以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誠之動物乃至

于斯懷泉鳴以好音消積滄為和氣由是奸回易慮黎獻歸心假

王叛換之夫削偽號以請罪

首鼠之將一純誠以效勤

王武俊後田悅李納去上號謝罪 見二百二十九卷興元元年 觀毀 說陳少遊 據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

來鼓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

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

不圖王又明矣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

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

之久安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近者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

甯普天致擾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

蕭牆之戒不其信與賴有德晉敘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眾懸

以咎己有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

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德兆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

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且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

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二 唐紀四十八 四 思補撰

言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必將

誑脅其同惡之徒開說于新附之師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

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征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

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為

之動心哉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家國再造

之初當擊擊息肩之後迭來嗚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

之則寇患斯甚未審陛下何以待之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

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珍寶眾慝

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

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符往歲息兵之

令以彰信丕大君舍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一哉



王心如是則臣所未敢保其必從者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其潛慮非不迫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號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較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筭窮是乃狴牢之類狴牢獄所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之不戰而加人之兵者此之謂歟丁卯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使續其後賜之田宅歸其首及尸使葬加馬燧兼侍中渾瑊檢校司空餘將卒賞資各有差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給復河中同絳二州一年 初李晟嘗將神策軍成成都及還以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二 唐紀四十八 五

營妓高洪自隨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還之由是有隙至是劉從一有疾上召延賞入相晨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以延賞爲左僕射 駱元光將殺徐庭光謀於韓遊瓌曰庭光辱吾祖考吾欲殺之馬公必怒公能救其死乎遊瓌曰諾壬午退庭光於軍門之外揖而數其罪命左右碎斬之考異曰實錄甲申駱元光專殺徐庭光上令宰相論諫官勿論魏志曰二十日駱元光謀殺韓公曰徐庭光見諫官及相父義不同天是日遂殺之按是月癸亥朔甲申二十二日蓋奏到之日也今從 入見馬燧頓首請罪燧大怒曰庭光已降受朝廷官爵公不告輒殺之是無統帥也欲斬之遊瓌曰元光殺神將公猶怒如此公殺節度使天子其謂何燧默然渾瑊亦爲之請乃捨之渾瑊鎮河中盡得李懷光之眾朔方軍自是分居邠蒲矣自邠子儀以邠蒲者渾瑊帥之不相故屬故史言其始分 盧龍節度使劉

怛疾病九月己亥詔以其子行軍司馬濟權知節度事怛尋薨時議者欲併省官吏御史大夫崔縱上疏曰兵興以來立功者多比已選集闕下頻詔錄勞若遽停減非但承優者無官可敘亦恐序進者無路可置失信于天下結怨于百官非朝廷褒賞有功之意也詔從之 己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從一罷爲戶部尚書庚申薨 是秋雨木冰 冬十月癸卯上祀圜丘赦天下 十二月甲戌戶部奏今歲入貢者凡百五十州 于闐王曜上言兒勝讓國於臣事見二百二十一年 今請復立勝子銳上以銳檢校光祿卿還其國勝固辭曰曜久行國事國人悅服銳生長京華不習其俗不可往上寤之以銳爲詔王諮議宗子也 新羅王良相卒其從弟敬信襲位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二 唐紀四十八 六

兩貞元二年春正月丙申以歲饑詔減御膳之半賜貧乏者授以宜 壬寅以吏部侍郎劉滋爲左散騎常侍與給事中崔浩中書舍人齊映並同平章事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盧翰能爲太子賓客滋子元之孫也造少居上元上元縣 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變上以造在朝廷敢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讓事於造造久在江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部送詣京師令宰相分判尙書六曹齊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禮部造判戶部工部又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權酒吉中孚判度支兩稅 李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二月癸亥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擊擒之山南東道節度使 崔造與元琇善故使



判鹽鐵韓滉奏論鹽鐵過失甲戌以琇為尙書右丞 陝州水陸  
運使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集津倉在三門東三門倉在三門西鑿山開車道十八  
里以避底柱之險是月道成 三月李希烈別將寇鄭州義成節  
度使李澄擊破之初希烈破汴州開戶曹參軍竇良有女桂娘劫  
取以去女將行謂父母曰不須悲啼兒能為國滅賊桂娘有才色  
多智略希烈盛寵之姦謀秘計必與參議桂娘察知大將陳仙奇  
有報國心因謂希烈曰朝廷昨按略已漸平兵勢餘威必將及我  
妾觀諸將中惟陳仙奇忠勇可恃聞其妻亦竇氏也仙奇敬信之  
妾請往來其家與敘宗情聯仙奇為國賊則軍心益固矣希烈許  
之桂娘以姊事仙奇妻乘閒說之曰作賊必敗遲速聞耳姊宜早  
為遺種之計仙奇妻深然之至是希烈兵勢日蹙忽然無疾暴死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三十二 唐紀四十八 思補機  
德宗貞元二年

五月己酉地震辛酉大風雨街陌水深數尺人有溺死者 秋七  
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陳仙奇自為節度使少誠素狡險為李希  
烈所寵任故為之報仇己酉以虔王諒為申光隨蔡節度大使以  
少誠為留後 以隴右行營節度使曲環為陳許節度使曲環時  
行營兵陳許荒亂之餘戶口流散曲環以勤儉率下政令寬簡賦  
役平均數年之間流亡復業兵食皆足 八月癸未義成節度使  
李澄薨其子寬甯謀總軍務秘不發喪 丙戌吐蕃尙結贊大舉  
寇涇隴邠甯掠人畜芟禾稼西鄙騷然州縣各城守詔渾瑊將萬  
人駱元光將八千人屯咸陽以備之 初上與李泌議復府兵泌  
因為上歷敘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西魏置府兵見一百六  
十二年府兵廢見二百一  
十二年卷元宗開元十年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三十二 唐紀四十八 八 思補機  
德宗貞元二年

希烈子祕不發喪謀襲偽位會有獻舍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  
遺仙奇以示暇於外桂娘密為蠟書曰希烈前日已死殯在後堂  
其子欲誅大臣而後即位宜速自為計以朱染帛丸如舍桃雜以  
遺之仙奇食桃得書夏四月丙寅遂率兵攻偽宮斬其兄弟妻子  
以其地歸國甲申以仙奇為淮南節度使給復淮西二年 關中  
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  
上愛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東宮  
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  
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大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僅兵民率  
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瑞人仁飽食死者復  
伍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復故 以橫海軍使程日華為節度使

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  
府府者折衝 參驗發之至所期處發兵刻期  
所會之地將帥按閱有教習不  
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而賜勳加賞使道罷之罷兵  
隨使道歸農不必  
盡至京師而後罷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  
河鎮守使以圖吐蕃見二百二卷  
儀鳳二年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  
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  
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事見二百一十四卷  
元宗開元二十四年邊將效之山東戍  
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墊地牟利其  
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  
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願戀田園恐累宗族  
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彊騎事見二百一十二  
卷開元十年十三



年其後益為六軍六軍分左右及李林甫為相奏請軍皆募人為之見二百一十六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梗歸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

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

常與卿議之因置十六衛上將軍九月丁亥詔十六衛各置上將

軍以寵功臣改神策左右廂為左右神策軍殿前射生左右廂為

殿前左右射生軍各置大將軍二人將軍二人 庚寅李克甯始

發父澄之喪殺行軍司馬馬鉉墨綬出視事增兵城門劉元佐出

師屯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諭切至克甯乃不敢襲位丁酉以東都

留守賈耽為義成節度使克甯悉取府庫之財夜出軍士從而剽

之比明殆盡淄青兵數千自行營歸過潯州自李正己以來淄青兵未嘗應調發赴行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二 唐紀四十八 九

營也此必李納遣兵自將佐皆曰李納雖外奉朝命內蓄兼并之

志請館其兵於城外賈耽曰奈何與人鄰道而野處其將士乎命

館於城中耽時引百騎獵於納境納聞之大喜服其度量不敢犯

也 吐蕃遊騎及好時乙巳京城戒嚴復遣金吾將軍張獻甫屯

咸陽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以避吐蕃齊映見上言曰外間皆言

陛下已理裝具糗糧人情恟懼夫大福不再陛下奈何不與臣等

熟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為之動容李晟遣其將王必將驍勇三

千伏於汧城隴州之東有汧陽縣汧城在其傍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首雖

敗彼全軍而至汝弗能當也不若俟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

言其軍七所服之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必用其言

衣畫為虎豹文 尚結贊敗走軍士不識尚結贊僅而獲免尚結贊謂其徒曰唐之

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為尚結贊開李晟劫入鳳翔境內無所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合公召我來何不出

情我經宿乃引退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野詩蕃名與王必將步騎五千襲吐蕃推砂堡王申遇吐蕃眾二萬與

戰破之乘勝逐北至堡下攻拔之斬其將屈屈律悉蒙焚其蓄積

而還屈屈律蕃名尚結贊引兵自甯慶北去甯慶二州名癸酉軍於合水

之北合水縣屬慶州隋開皇十六年置九城志合水縣在慶州東北四十五里邠甯節度使韓遊瓌遣

其將史履程夜襲其營殺數百人吐蕃追之遊瓌陳於平川潛使

人鼓於西山虜驚棄所掠而去 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為皇

后 乙未韓滉入朝 丁酉皇后崩 辛丑吐蕃寇鹽州鹽州五原

五原謂刺史杜彥光曰我欲得城聽爾率人去彥光悉眾奔鄜州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二 唐紀四十八 十

九城志慶州東至吐蕃入據之考異曰外志曰十二月三日吐蕃鄜州三百五十里吐蕃之亂鹽州刺史杜彥光請委城以其

眾去吐蕃許之分軍據今韓實錄在此月劉元佐在汧習鄰道故事習鄰青淮西及河朔故事

久未入朝韓滉過汧元佐重其才望以屬吏禮謁之滉相約為兄

弟請拜元佐母其母喜置酒見之酒半滉曰弟何時入朝元佐曰

久欲入朝但力未辦耳滉曰滉力可及弟宜早入朝丈母垂白滉

執行謂之丈人行韓滉與劉元佐結為兄弟則視其父為丈人行故呼其母謂之丈母也不可使更帥諸婦女

往填宮也凡反者家屬皆沒母悲泣不自勝滉乃遺元佐錢二十

萬緡備行裝滉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為之傾動元佐

驚服既而遣人密聽之滉問孔目吏今日所費幾何詰資甚細元

佐笑曰吾知之矣壬寅元佐與陳許節度使曲環俱入朝考異曰

傳曰韓滉將入朝觀先公令人報比在關庭已奏來則必能啟大

梁入朝今來所望善諭以教之十二月劉元佐果入朝此蓋李繁



掠美今從 崔造改錢穀法事多不集其請使之職行之已久中

柳氏教訓 及元秀失職 謂解州鹽鐵 造憂懼成疾不視

事既而江淮運米大至上嘉韓混之功十二月丁巳以混兼度支

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之 吐蕃又寇夏州亦令刺

史拓跋乾暉帥眾去遂據其城又寇銀州州素無城吏民皆潰吐

蕃亦棄之又陷麟州 宋白曰銀州漢為西河郡周武帝

為名舊有人收驢馬於此谷語驢馬為乞銀故名西 韓泥屢

短元秀於上庚申崔造罪為右庶子秀貶雷州司戶 考與曰實錄

度支副轉早倫謂運江淮米以給京師上以韓泥素著其名加

江淮轉運使欲令專督運務秀以混性剛復難與集事乃條奏令

混深怒于秀秀以京師錢重貨輕乃于江東監院收獲見錢四十

餘萬令轉送入關混不許誣奏以爲運干錢至京師費錢萬上以

問秀秀奏曰干錢之重約與一斗米均自江南水路至京師所費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二 唐紀四十八 十一 德宗貞元二年

三二百月上然之遣中使齊手詔令運錢混堅執以爲不可及混

總度支遂遣使心累詎奏秀至是而貶焉舊崔造傳曰造與元秀

素厚能使之後以鹽鐵委之而韓混以司務久行不可遽改德宗

復以混爲江淮轉運使餘如造所條奏其年秋初江淮漕運大至

京師德宗嘉其功以混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所條奏

皆改乃罷造知政事貶秀雷州司戶鄭侯家傳曰時元秀判度支

江淮進米相次已入汴州而漕青及魏府驛早尤甚人皆相食李

納無計欲束舟入朝元秀乃支米十五萬石與之納軍遂濟三月

入河運第一綱米三萬石自集津車般至三門十日而畢造入滑

州亦成米至陝俄而度支糜至支充河中軍糧先公憂迫不知所

使欲使人間奏先令走馬與韓相謀之韓相報曰不可奏某判

度支來在外勢不禁他反被更鼓作言語待某今冬運單當請

朝觀此時函奏時韓相早運漕阻滯自四月初後有一日之內七奉

手詔者皆爲催米丘言軍糧極儲自今月半後悉盡此米所藉公

忠副朕憂屬星夜發遣以濟憂勤其旨如此而不知米皆被外支

蓋瑋及時宰相及先公運米功成而不爲朝廷大計幾至再

亂十月韓相以饋運功成請入朝及對見上大悅言無不從遂奏

事且言元秀支米與漕青河中軍在外與先公皆不收奏上大

驚即日貶秀爲雷州司戶二說相 以吏部侍郎班宏爲戶部侍郎

達恐各有所私今但取其大要 度支副使左丞董晉謂宰相劉滋齊映曰元右丞忽遭遠貶未知

所坐何罪何不奏請令三司詳斷之且去年開輔用兵時方旱蝗

秀總國計夙夜憂勤以贍給師旅不增一賦軍國皆濟此勞臣也

今見播逐恐失人心人心一搖則有聞雞起舞者矣竊爲相公危

之滋映但引過而已不能救也給事袁高抗疏爲秀申理混誣以

朋黨寢而不行 韓遊瓌奏請發兵攻鹽州吐蕃救之則使河東

襲其背丙寅詔駱元光及陳許兵馬使韓全義將步騎萬二千人

會邠甯軍趣鹽州又命馬燧以河東軍擊吐蕃燧至石州河曲六

胡州皆降遷於雲朔之間 石州昌化郡漢離石地河曲六胡州時

刺史故於時有六胡州之名雲州雲中 工部侍郎張或李晟

郡本魏平城地兩州馬邑郡漢馬邑縣地 張延賞給事中鄭雲達嘗爲晟行軍司馬失晟意亦附延賞上亦

之婿也晟在鳳翔以女嫁幕客崔樞樞重樞過於或或怒遂附於

張延賞給事中鄭雲達嘗爲晟行軍司馬失晟意亦附延賞上亦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二 唐紀四十八 十一 德宗貞元二年

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 離間之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

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削髮爲僧上

慰諭不許辛未入朝見上自陳足疾懇辭方鎮上不許初韓混判

度支晟爲裨將白事混待之加禮使其子拜之故二人之交甚善

上乃命混與劉元佐諭旨於晟使與延賞釋怨晟奉詔混等引延

賞詣晟第謝結爲兄弟因宴飲盡歡又宴於混元佐之第亦如之

混因使晟表薦延賞爲相

肅貞元三年春正月壬寅以左僕射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爲其

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

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

哉 初李希烈據淮西選騎兵尤精者爲左右門槍奉國四將步



兵尤精者為左右克平十將李希烈自建中初募淮西門槍率領

十將淮西少馬精兵皆乘驟謂之驃軍陳仙奇舉淮西降纒數月

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悉將淮西精兵

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為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

吳法起等使引兵歸浦不之知法起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

渾瑊使其將白婆勒追之反為所敗丙午上急遣中使救陝號觀

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趣靈寶九

志靈寶縣在陝州西四十五里

淮西兵已陳於河南矣泌乃命靈寶給其食淮西

兵亦不敢剽掠明日宿陝西七里陝西者陝州之西也距城七里泌不給其食遣

將將選士四百人分為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道令之曰賊十隊

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讓以半

道隨而擊之又遣虞候集近村少年各持弓刀瓦石躡賊後聞呼

亦應而追之又遣唐英岸將千五百人夜出南門陳于渭北明日

四鼓淮西兵起行入隘兩伏發賊眾驚亂且戰且走死者四之一

進遇唐英岸邀而擊之賊眾大敗擒其驃軍兵馬使張崇獻泌以

賊必分兵自山路南遁又遣都將燕子楚將兵四百自炭竇谷趣

長水長水本隋宏農郡長瀾縣唐初避高祖名更為長水五代志

曰長瀾縣後魏曰南陝西魏更名唐志長水縣屬洛州河南

南府宋曰長水縣本漢盧氏縣地後魏延昌二年分盧氏東境

庫谷已西沙渠谷已東為南陝縣唐改為長瀾縣以縣洛水長

瀾為名唐改長水九域賊二日不食屢戰皆敗英岸追至永甯東

賊皆潰入山谷吳法起果帥其眾大半趣長水燕子楚擊之斬法

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以陝兵少發神策軍步騎五千往助泌

至赤水間賊已破而還上命劉元佐乘驛歸汴以詔書緣道誘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二 唐紀四十八 十三

得百三十餘人至汴州盡殺之其潰兵在道復為村民所殺得至

蔡者纒四十七人吳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且遣使以幣謝李

泌為其誅叛卒也泌執張崇獻等六十餘人送京師詔悉腰斬於

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眾

初雲南王閣羅鳳陷嶺州肅宗至德

路事見二百一十八卷

獲西瀘令鄭回西瀘縣屬嶺州本漢中郎縣地江左

年改曰回相州人通經術閑羅鳳愛重之其子鳳迦異及孫異牟

尋會孫尋夢湊皆師事之每授學回得捷之及異牟尋為王以回

為清平官清平官者蠻相也南詔官曰坦緯曰布登曰久贊謂之

清平官所以決國事輕重皆唐宰相

也凡有六人而國事專決於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謹有過則回撻

之雲南有眾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雲南為前鋒賦斂重數又

奪其險要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因說異牟尋曰中國

尙禮義有惠澤無賦役今棄蕃歸唐無遠戍之勞重稅之困利莫

大焉異牟尋以為然而無路自致凡十餘年及西川節度使韋皋

至鎮招撫境上羣蠻異牟尋潛遣人因羣蠻求內附皋奏今吐蕃

棄好暴亂適夏宜因雲南及八國生羌有歸化之心大國生羌白

通田君南水君弱水君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皋先

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為南詔內張延賞與齊映有隙映

在諸相中頗稱敢言上浸不悅延賞言映非宰相器王子映貶

州刺史劉滋罷為左散騎常侍以兵部侍郎柳渾同平章事渾

性苛暴方為上所任言無不從他相充位而已百吏救過不贖渾

雖為混所引薦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漏察為相不滿歲而罷未

公謂混父休也罷相事見二今公又甚焉奈何榜吏於省中至有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二 唐紀四十八 十四



死者且作福且感豈人臣所宜書世範曰臣無有作威作福愧為之少露威嚴 二月壬戌以檢校左庶子崔濟充入吐蕃使 戊寅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充江淮轉運使韓滉滉字太冲少貞介好學其所結交皆時之俊彥居官公潔彊直明於吏道詳究簿書無遺纖隱性持節儉志在奉公衣裘茵祗十年一易居處陋薄纒蔽風雨弟泐管于里宅增修廊宇滉自江南歸即命撤去曰先公容焉吾輩奉之常恐失墜所有摧圯葺之而已豈敢改作以侮儉德門當列戟以父時門第不忍壞乃不設戟既居重位愈益儉勤雖甚暑不執扇家人資產未嘗在意自入仕以至卿相凡四十年乘馬僅五匹皆及敝帷而後已好鼓琴尤工書得張旭筆法書與宗人幹相埒然以繪事非急務每自晦其能不以名世滉久在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二 唐紀四十八 思補

二浙所辟條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考其能一無所長滉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及與並坐者交言後數日嘗為隨軍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宋年傷于嚴急巡內有犯其法者誅及鄰伍一判即勦數十人且無虛日人多恨之兩錄滉為宰相時嘗召一吏不時至怒欲撻之吏曰某更日某不幸兼攝陰司主三品以上食料滉以爲妄因詰曰若然我明日當食何物吏曰此非細事不可洩也請疏而記之滉後爲驗滉乃令疏記封置密處明且遂有命召滉對大官適進密香糕糜一器上以一半賜滉食之甚美又賜之既退而腹脹召醫視之飲橘皮湯而愈滉思前日吏言開獄視之一符驗滉乃召吏前之兼問人開祿食事吏曰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旬支六品至九品李支不得祿食者歲支滉剛嚴少許可而獨奇句容主簿楊於苟非所支不得安食也 滉剛嚴少許可而獨奇句容主簿楊於陵謂其妻柳氏曰吾求佳婿無如於陵賢因妻之及滉自江南入朝總將相財賦之任權傾中外於陵以婦翁權勢方盛不欲進取

乃卜築於建昌以讀書山水自娛滉卒乃始入朝仕宦於陵器量方峻進止有常度後雖揚歷中外而能始終不失其正時人尊仰之 分浙江東西道爲三浙西治潤州浙東治越州宣歙池治宣州武德四年以宣州之秋浦南陵二縣置池州貞觀元年州廢水州泰元年復分宣州之秋浦南陽二縣置池州治秋浦秋浦漢石城縣地宣歙池三州屬江南東道唐初分十道江南東西道與二浙總爲江南道乾元置浙江西道節度使兼領宣歙池三州其後罷節度使領不一自分二浙爲各道觀察使以領之上以果州刺史白志貞爲浙西觀察使 果州南充郡治南充縣建中四年十二月白志貞貶忠州司馬貞元二年轉果 柳渾曰志貞儉人不可復用會渾疾不視事辛巳詔下用之渾疾聞遂乞骸骨不許 甲申葬昭德皇后于靖陵 昭德陵在奉天縣 三月丁酉以左庶子李錡充入吐蕃使初吐蕃尙結贊得鹽夏州各留千餘人戍之退屯鳴沙 去年冬吐蕃留兵戍鹽夏州 自冬入春羊馬多死糧運不繼又聞李晟克摧沙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大懼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且請修清水之盟而歸侵地清水盟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 使者相繼於路燧信其言留屯石州不復濟河爲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韓滉曰吐蕃弱則求盟疆則入寇今深入塞內而求盟此必詐也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城原鄆洮渭四州使李晟劉元佐之徒將十萬戍成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其資糧之費臣請主辦上由是不聽燧計趣使進兵燧請與吐蕃使論熱俱入朝論之會滉薨燧延賞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便上亦恨回紇欲與吐蕃和共擊之得二人言正會己意計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請以鄭雲逵代之上曰當令自擇代者乃謂晟曰朕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二 唐紀四十八 六 思補



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翔帝徵趙李晟宣留朝廷朝夕輔朕自擇一人可代鳳翔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丙午以君牙為鳳翔尹兼團練使丁未加晟太尉中書令勳封如故餘悉罷之晟既罷兵權朝謁之外罕所過從有通王府長史丁瓊者亦為張延賞所排心懷怨望乃求見晟言事且曰以公之功乃奪兵權位高難全自古忠之國家倘有變故瓊願備左右狡兔三窟益早圖之晟怒曰爾安得不祥之言遂執瓊以聞初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為非勳德所宜晟斂容曰司馬失言傳稱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以為臣叔度歎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而性沈密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二 唐紀四十八 七

未嘗泄於人君牙樂壽人也晟之討朱泚軍中之事惟與君牙商之他人莫得而聞也收復官闕其功居多至是遂代晟鎮鳳翔有布衣張汾者無紹而干君牙軒然坐上坐會君牙摘簿書以盜沒宴錢五萬怒其吏汾遂拂衣而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俊今乃與有司計較錢鏹乎君牙慙遽釋吏引汾為上客留月餘以五百緡為謝其屈己好士如此 辛亥馬燧入朝燧既來諸軍皆閉壁不戰尚結贊遽自鳴沙引歸宋白曰鳴沙縣屬靈州本漢富平縣地後周保定二年於此置會州建德六年立鳴沙鎮隋文帝立靈州以大河環曲為名仍立鳴沙縣屬焉此地人馬行沙有聲異於餘沙故曰鳴沙其眾乏馬多徒行者崔潏見尚結贊責以負約尚結贊曰吐蕃破朱泚以武亨之功邀唐事見未獲賞是以來而諸州各城守無由自達我故引還鹽夏守將懼我恐以城授我而遁非我取之也今明

公來欲踐備舊好固吐蕃之願也敢不惟命是聽君歸奏當以鹽夏相還也然清水之盟大臣少故約易壞今吐蕃將相以下來者二十一入渾侍中嘗與之共事知其忠信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信厚聞於異域請使之主盟夏四月丙寅潏至長安辛未以潏為鴻臚卿復使入吐蕃語尚結贊曰希全守靈州不可出境李觀已改官今遣渾瑊盟於清水考與日實錄潏至盟會之期及定界之所唯命是聽君歸奏決定當以鹽夏相還又云清水之會同盟者少是以和好輕慢不成今蕃及元帥以下凡二十一人赴盟靈州節度使杜希全稟性和善外境所知請令主此盟會涇原節度使李觀亦請同主之辛未以潏為鴻臚卿充入吐蕃使令潏報尚結贊希全職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又已改官遣侍中渾瑊充會盟使約以五月二十四日復盟於清水按尚結贊本志渾瑊欲劫而執之然則求賊主且令先歸鹽夏二州五月甲申渾瑊自成陽入朝以為清水會盟使戊子以兵部尚書崔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二 唐紀四十八 十九

漢衡為副使司封員外郎鄭叔矩為判官特進宋奉朝為都監奉朝官己丑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乙巳尚結贊遣其屬論泣贊來言清水非吉地請盟於原州之土梨樹既盟而歸鹽夏二州上皆許之神策將馬有麟奏土梨樹多險阻恐吐蕃設伏兵不如平涼川坦夷且近涇緩急可保也時論泣贊已還丁未遣使追告之申蔡留後吳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判官鄭常大將楊冀謀逐之詐為手詔賜諸將申州刺史張伯元等事泚少誠殺常冀伯元大將宋旻曹濟奔長安 閏月己未韋皋復與東蠻和議王苴那時嘗東蠻跨地二千里勿鄒豐兩林各有大鬼主為之長苴那時勿鄒鬼主也使詞伺導達雲南刺探之 庚申大省州縣官員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時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怨嗟盈路 初韓混薦劉



元佐可使將兵復河邊上以問元佐元佐亦贊成之混瑊元佐奏  
言吐蕃方疆未可與爭上遣中使勞問元佐元佐臥而受命張延  
賞知元佐不可用奏以河邊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皆由延賞  
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可為用故也 上以襄鄧扼  
淮西衝要癸亥以荆南節度使曹王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襄  
鄧復郢安隨唐七州隸之稟練兵峙糧市回鶻馬以益戰騎歲時  
大敗以教士吳少誠甚畏之 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  
照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  
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  
以推誠待虜勿自為猜試以阻虜情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於平  
涼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二 唐紀四十八 九

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晨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諸  
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為大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  
韓遊瓌屯洛口 潘原縣屬原州本陰盤也天寶更名時其地  
已沒於吐蕃洛口即水洛口在瓦亭川東北以為  
瑊按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知之  
請與公俱瑊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  
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城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韓遊  
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百泉以分其勢  
唐書地理志原州有百泉縣五代史志曰後魏分平涼置長城向  
郡及黃石縣隋大業初改黃石為百泉宋白曰時已沒蕃界 向  
結贊與瑊約各以甲士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常服者四百人從  
至壇下辛未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皆許  
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

軍悉為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殺  
宋奉朝等於幕中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簷入其衝馳十  
餘里衝方及馬口故矢過其背而不傷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  
擊或殺或擒之死者數百人擒者千餘人崔漢衡為虜騎所擒渾  
瑊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矣駱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追  
騎愕眙城入元光營追騎頗見邠甯軍西馳乃還 西馳者韓遊瓌  
所遣趣百泉之  
軍元光以輜重資瑊與瑊收散卒勒兵整陳而還是日上臨朝謂  
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  
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  
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  
韓遊瓌表言吐蕃劫盟兵臨近鎮 近鎮言邠  
甯之近鎮上大驚街遞其表以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二 唐紀四十八 九  
示渾 令使遞其表以示渾明曰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  
其審乎上欲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  
為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為變晟遂伐其竹癸酉上  
遣中使王子恆齋詔尚結贊至吐蕃境不納而遣渾瑊雷屯奉  
天甲戌尚結贊至故原州 原州自唐德初沒於吐  
蕃城邑墟矣故曰故 引見崔漢衡等  
曰吾飾金械欲械瑊以獻贊普今失械虛致公輩又謂馬燧之姪  
奔曰胡以馬為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  
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 在河曲謂屯鳴沙時馬  
燧時屯石州不度河 所以求和蒙侍  
中力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命奔與宦官俱文珍渾瑊將馬  
甯俱歸分囚崔漢衡等於河廓鄯州上聞尚結贊之言由是惡馬  
燧 是月太白晝見凡四十餘日 六月丙戌以馬燧為司徒兼



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尙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慙懼謝病不視事 以陝虢觀察使李泌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河東都虞候李自良從馬燧入朝上欲以爲河東節度使自良固辭曰臣事燧日久不欲代之爲帥乃以爲右龍武大將軍明日自良入謝上謂之曰卿於馬燧存軍中事分誠爲得禮然北門之任非卿不可卒以自良爲河東節度使 吐蕃之成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尙結贊遣三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去鹽鹽節度使杜希全遣分兵守之 韋皋以雲南頗知書壬辰自以書招諭之令趣遣使入見 李泌初視事王寅與李晟馬燧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唐紀四十八 五

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爲此官卿自退讓事見二百一十九卷前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爲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上曰雖然有小恩者亦當報之對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仄恐中外之變不日復生也人臣苟蒙人主愛信則幸矣官於何有臣在靈武之日未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指畫陛下以李懷光爲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

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紳二大臣亦當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瑊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吏部兵部武選凡奏擬皆過門下省百司奏抄侍中既審給事中讀之有違失則駁正 舍人則有六押唐制中書省舍人六人分押大司署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泌請復所減州縣官上曰置吏以爲人也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三分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唐紀四十八 五

二而吏員更增可乎對曰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吏得無增乎且所減皆有職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爲未嘗也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員官停字句蓋謂計其在官之日數資然後隨所減員而停其官更加以文武兩選授以正員官與其元所居官同如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閣者不除府官上皆從之乙卯詔先所減官竝復故 初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驛谷謂上自奉天值霖雨道途險滑幸山南時也衛士多亡歸朱泚叔明之子昇考異曰叔明家傳及舊唐書明傳及郭子儀之子曙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潛臂爲盟者行勝釘鞍皆在下傳云幅偏也所以自備束也箋云邪幅加今行勝也備束其腹自足至勝正義曰邪幅於足謂之邪幅釘鞍以皮爲之外施油蠟底者鐵釘更鞍上馬以



至梁州他人皆不得近及還長安上皆以為禁衛將軍龍過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部國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部國已老昇年少何為如是殆必有故卿宜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誰為陛下言之上曰卿勿問第為朕察之泌曰必延賞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為上言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顧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而部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請除昇他官勿令宿衛以遠嫌疑七月以昇為詹事部國肅宗之女也 甲子割振武之綏銀二州以右羽林將軍韓源為夏綏銀節度使帥神策之士五千朔方河東之士三千鎮夏州 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多違法聚斂繼以朱泚之亂爭權率徵罰以為軍資點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二

唐紀四十八

三

募自防 惟率者拘推而敵率徵罰者吏民有罪罰使納錢數以免罪而如徵之也凡此皆州鎮以充軍資點募疆壯以自衛泚既平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遣使以詔旨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 觀使者留以應本道節度給本州 其官典進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敢有隱沒者重釋告賞之科而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速急則獲少而遲蓋以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急則競為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矣上曰善以度支員外郎元友直為河南江淮南句勒兩稅錢帛使初河隴既沒於吐蕃 代宗河隴 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奉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於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 鴻臚掌四夷之客有禮賓府縣謂京兆府及

其所屬赤於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者舉質以取倍稱之利也質者安宅不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以物質錢計月而取其利也 停其給凡得四千人將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於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歸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為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耶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為散兵馬使或押牙餘皆為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市人皆喜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百五十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二

唐紀四十八

三

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苟能如是為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隴之閒以牛運糧糶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絹染為綵縵 惡縵積于庫歲年深以致脆惡者縵縵以線結之縵縵其色班 而後染色既染則解其結凡結處皆元色餘則入染縵縵之類 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糶麥種分賜沿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糶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糶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為



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即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  
 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  
 亦集如何對曰成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成  
 卒二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  
 願來者本賞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  
 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成卒土著乃悉以府  
 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強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  
 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土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  
 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  
 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其圖吐蕃令吐蕃所偷者多知上素恨回紇  
 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可言既而成卒應募願耕屯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二 唐紀四十八 五

田者十五六 壬申賜駱元光姓名李元諒 左僕射同平章事  
 張延賞莫延賞博涉經史通於吏治侍中苗晉卿見而奇之以女  
 妻焉嘗為揚州刺史屬歲旱歉民人逃亡吏或拘之延賞曰夫食  
 人所恃以生也與其居此而坐斃無甯適彼而可生苟存吾民何  
 限彼此乃具舟遣之敕吏脩其廬室已其逋債既而歸者更增於  
 其舊歷更四鎮所至民皆誦德及其富國節情復怨如害元勳君  
 子始惡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一終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四十九 起三年八月盡七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八

貞元三年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吐蕃尙結贊遣五騎送崔  
 漢衡歸且上表求和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受  
 其表而卻其人 初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柳渾與張延賞俱為相  
 渾議事數異同延賞使所親謂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  
 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公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由是交惡上好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三 唐紀四十九 一

文雅醜語 史昭曰醜語有雅度之稱余謂昭說非也記禮器云醜  
 也皇氏云醜謂丞藉凡玉以物繼其承藉而渾質直輕佻無威儀  
 君子亦以威儀續相以自承藉渾與觀同而渾質直輕佻無威儀  
 於上前時發俚語上不悅欲黜為王府長史李泌言渾福直無他  
 故事罷相無為長史者又欲以為王傅泌請以為常侍上曰苟得  
 罷之無不可者己丑渾罷為左散騎常侍渾早孤方十餘歲有巫  
 告曰兒相天惟學浮屠法可以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  
 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渾性節儉不治產業官至宰相假宅而  
 居罷相數日即命親朋尋勝醪醉方歸陶然忘其黜免時李勉虛  
 翰皆以舊相聞門奉朝請歎曰吾等視柳玄城真拘俗之人哉渾  
 封宜城縣伯故稱之 初郃國大長公主適驃馬都尉蕭升升復  
 之從兄弟也公主不謹詹事李昇勤州別駕蕭鼎 武后垂拱二年  
 分益州置蜀州



漢州彭州司馬李萬豐陽令韋恪豐陽縣屬商州漢商縣地晉分商

賦號德元年皆出入主第主女為太子妃始者上恩禮甚厚主常

直乘肩輿抵東宮宗戚皆嫉之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上大怒幽

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

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何至於此是陛下惟有一子

考異曰按德宗十一子諱謙其所生外猶有九子而泌云惟有一

子者蓋當是時小玉或未生諱謙之外尚有昭靖子也○諱音元

徐言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勃然怒曰卿

何得開人父子誰謂卿舒王為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歷初陛

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命君子之

昭靖太子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

上弟親也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

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他日悔之必尤臣

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

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

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

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

疑之至此乎臣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

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甯何故而誅上曰建甯叔實冤肅宗

性急譖之者深耳建甯王倓冤死事見二泌曰臣昔以建甯之故

百一十九卷至德元載固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觀茲事臣

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甯之冤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

而泣事見二百二十先帝自建甯之死常懷危懼臣亦為先帝誦

卷至德二載

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

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廢管監國託附

者眾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

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

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

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性急以建甯為冤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

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

矣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十人與臣鞠其左右必有

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

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末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

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三 唐紀四十九 一思補

見臣於蓬萊池大明宮中蓬萊殿北有大液池池中觀其容表非

有讒目豺聲商臣之相也左傳楚成王將立太子商臣令尹子上

目不可是人也讒目而豺聲忍人也不

聽卒立之商臣後果以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

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

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吾慈懷事見八十三卷晉衷甲如太子

瑛開元二十五年楊嗣復構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瑒與妃兄薛鏞

瑛有異謀武惠妃使人誑太子瑛瑒瑒與妃兄薛鏞

子瑒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

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遂廢廢為庶人罪為累乎幸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係太子必不知謀歸使楊素

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

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

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



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遲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慈子孝如初矣然陛下遣官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胥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果汝曹矣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問一曰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泣涕聲為闌干一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口陛下聖明察太子無非臣報國畢矣臣前日慙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為子孫使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為出此言平甲午詔李萬不知避宗宥杖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三 唐紀四十九 四

死左傳齊趙諸侯臣子慶舍有寵妻之以女慶舍之士謂趙諸李  
癸巳男女辨姓子不避宗何也癸巳宗不余避余獨安避之  
 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南及遠州王素恨故相蕭復之直至是亦坐公主親累饒州安置復門望高華志矚名節與流俗不遜通仰及登台輔臨事不苟嗾帝意故居位不久性孝友居家甚睦既為族從所累處之晏然口未嘗一言及之也明年卒於饒州  
 戊申吐蕃帥羌渾之眾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恐九月丁卯遣神策將石季章戍武功決勝軍使唐長臣戍百里城丁巳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吳山隴屬隴州縣之長蛇縣地唐貞觀元年  
那後屬隴州垂拱二年更名  
日辛川元和三年省入汧源  
老弱者殺之或斷手繫目棄之而去  
驅丁壯萬餘悉送安化峽西  
安化峽當在秦州清水縣界九域志  
汧源縣有  
 將分款羌渾乃告之曰聽爾東向哭辭鄉國眾大哭二

勳而絕者數百人赴崖谷死傷者千餘人未幾吐蕃之眾復至圍隴州刺史韓清沔與神策副將蘇太平夜出兵擊卻之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值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言此誠知失體然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不受諸道貢獻及罷宣索宣索中使以聖旨就司直取財物謂必有祈須請降收折稅不使姦吏因緣誅剝上從之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昏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於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於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為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三 唐紀四十九 五

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為今之計當以回紇為先三國差緩耳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上曰朕於卿言皆聽之矣至於回紇宜待子孫於朕之時則固不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豈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事見二百二十年豈能忘之風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華者乃牟羽可汗備詳牟羽即登卑陛下即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其後張光晟殺突董等九百餘人後牟羽殺突董事  
卷建中  
元年  
 合骨咄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卷建中三年  
 然則合骨咄祿固無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紇為是則朕固非耶對曰臣為社







來臣屬中國 雲南本漢之哀牢夷後漢永平之開 楊國忠無故擾

之使叛臣於吐蕃 卷元宗天寶九載 苦於吐蕃賦役重未嘗一日

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強自蔥嶺盡西海也幾半天下

大食既并波斯突厥又亡其地 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

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 癸亥遣回紇使者合闐將軍歸許以咸安

公主妻可汗 澤州咸安公主上女也考異曰鄭侯家傳九月

遣干上表謝恩許滿如宰相和親案實錄八月丁酉回紇遣使

國初合闐將其君命請昏上許以咸安公主嫁之命見于韓德殿

且命齊公主董國就亦可汗以馬價絹五萬疋之許互市而去十

二月無事支入聘之事回紇自大曆十一年以來未嘗入寇信使

往來亦無不和及求和之迹蓋德宗心恨回紇而外使宿羈縻不

絕今回紇請昏則拒絕不許而李泌勸與為昏百其月數之差則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三 唐紀四十九 八

報至自丁酉至癸亥纔二十六日耳今依 歸其馬價絹五萬匹

吐蕃寇華亭及連雲堡皆陷之 連雲堡在涇州西界宋祁曰連雲

虜進退烽火易通考異曰鄭侯家傳曰時京西諸鎮報種麥已畢

絕萬頃而皆互野上大寇既而官結贊來入寇諸軍閉壁候夜所

營悉捷結贊乃退歸上以十餘年來邊中蕃寇被挫皆人踐京畿

此來始敗又不能更深入且報種麥已畢而喜其案實錄吐蕃陷

華亭及連雲堡驛驛州牛畜萬計悉送至興 甲戌吐蕃驅

二城之民數千人及邠涇人畜萬計而去真之彈箏峽西百是涇

隴邠之民蕩然盡矣而諸將會不能得一俘但遣使表賀賊退而

已涇州恃連雲為斥候連雲既陷西門不開門外皆為虜境樵采

路絕每收穫必陳兵以扞之多失時得空穗而已 禾麥熟而不收

得空 山是涇州常苦之食 冬十月甲申吐蕃寇豐義城 武德二

原置豐義城邠州宋白曰彭陽縣後魏於縣置豐州武德二年

二年廢州為防隋文帝廢防為豐義城唐武德初分彭原縣為豐

義州邠州貞觀中彭州以縣 前鋒至大回原邠節度使韓遊

瓊擊卻之乙酉復寇長武城又城故原州而屯之 妖僧李軌奴

自言本皇族見獄覆神命己為天子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

作亂丙戌其黨告之上命捕送內侍省推之李晟聞之遽什於地

曰晟族滅矣李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羅誦毀中外家人千餘若有

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連引必

多外間人情悔懼請出付臺推上從之欽緒遊瓊之子也亡抵邠

州遊瓊出屯長武城開後城送京師壬辰腰斬欽奴等八人北軍

之士坐死者八百餘人而朝廷之臣無連及者韓遊瓊委軍詣闕

謝上遣使止之委任如初遊瓊又械送欽緒二子上亦有之 吐

蕃以苦寒不入寇而糧運不繼十一月詔渾瑊歸河中 考異曰鄭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三 唐紀四十九 九

一月以張獻甫為邠節度使代韓遊瓊而以渾瑊為中丞明

方河中韓邠南慶副元帥先公乃令獻甫節西界堡障擊斬南倭

邊矣案獻甫明年七月乃為邠節度使家傳誤也 李元諒歸華

州劉昌分其眾五千歸汴州 劉昌本汴州將也貞元三年入朝詔

自餘防秋兵退屯鳳翔京兆諸縣以就食 丁丑夜京師地震者

三鳥巢皆散落已卯東都河中地震 十二月韓遊瓊入朝 是

歲潤州魚鱉蔽江而下皆無首 自興元以來是歲最為豐稔米

斗直錢百五十粟八十詔所在和釋庚辰上畋于新店入民趙光

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

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

云和羅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羅粟麥納於道次今則

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推馬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



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之知也上命復其家

臣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以至於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遊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遇也固當案有司之廢格詔書殘虐下民橫增賦斂盜匪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虛文謹號令敦誠信察真偽辨忠邪矜困窮伸冤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又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唐紀四十九 李泌以李軟奴之黨猶有在北軍未發者請大赦以安之

貞元四年春正月庚戌朔赦天下詔兩稅等第自今三年一定考異曰實錄云天下兩稅更審定等第仍加三年一定以為常式案陸贄論兩稅狀云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然則當時稅賦但以貧富為等第若今時坊郭十等戶鄉村五等戶臨時科禁也又云兩內官勿更注擬見任者三考勿停此蓋用李泌之策也案郭僕家傳泌請罷天下額外官又云陛下許復所減官員臣因請停額外官許其得資後停額外官員當正官三分之一則今年計已停一半以此則似有額外官又有額外官皆在正官之外不則內皆應作外字 是日質明含元殿前階基欄檻無故自壞凡三十餘間 壓死衛士十餘人其夜地震連震三日丁卯又連震三日 是時州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先是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為洪州別駕使府資佐有忤意者薦為郎官其

當遷還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嗣外降李泌以為外太重內太輕詩自三師三下悉倍其俸 唐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倍奉倍大歷以中外給用除陌錢給文武官俸料自是京官益重頗優裕馬初除陌錢度支至是令戶部別庫貯之給俸之餘以備他用案興元元年正月敕其所加陌陌錢稅稅之類悉免停罷今猶有陌陌錢者蓋當時止罷所加之數或私買賣者官不收陌陌錢官給陌陌錢有除從之 壬申以宣武行營節度使劉昌為涇原節度度支營田等使甲戌以鎮國節度使李元諒為隴右節度度支營田等使 涇原節度使治涇州隴右節度使治秦州劉昌以兵防昌秋為行營節度使李元諒本鎮華州領鎮國軍節度使 昌元諒皆帥卒力田數年軍食充羨涇隴稍安 乙亥地震金房二州尤甚江溢山裂廬舍多壞居民露處陳雷雨木如大指長寸餘有孔通中下植于地凡十里註 韓遊瓌之入朝也軍中以為必不返 以其子欽緒黨 錢遊瓌見上盛陳築豐義城可以制逆謂當遣坐也 錢遊瓌見上盛陳築豐義城可以制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唐紀四十九 吐蕃上悅遣還鎮軍中憂懼者眾遊瓌忌都虞候虞鄉范希朝有功名得眾心求其罪將殺之希朝奔鳳翔上召之實於左神策軍遊瓌帥眾築豐義城二版而潰 城二尺為一版 二月元友直進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 元友直可勸東南兩稅 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己必豫焉或乃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貧不學儉夫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啟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必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咸陽人或上言臣見白起令臣奏云請為國家并舉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當為朝廷破之以取信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收之不能深入上以為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發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若立廟京城盛為祈禱流聞四方將長巫風今杜陞有舊祠請敕府縣葺之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白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請贈兵部尚書可矣上笑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對曰人神一也陛下儻不之惜則神亦不以為榮矣上從之泌自陳衰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聽其去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上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三 唐紀四十九 十一 德宗貞元四年

所以為姦邪也 考異曰昔李勉傳勉對德宗已有此語與郭家下自僮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 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二年 擠顏真卿於死地 事見二百二十八年 激李懷光使叛 二百二十九卷 建中四年 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往復論難即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為不足與言故也以是交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 事見二百二十六年 建中元年 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惟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

色粗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與彼三人者朕言當卿言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如婦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理安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雖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屈服而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泌曰陛下所用相尚多今皆不論何也上曰彼皆非所謂相也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元宗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如肅宗代宗之任卿雖不受其名乃真相且必以官至平章事為相則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三 唐紀四十九 十一 德宗貞元四年

王武俊之徒皆相也 劉昌復築連雲堡 壬午地震甲申乙酉丙申皆震甲辰太僕郊牛生六足犢三月甲寅地又震己未庚午辛未皆震京師地生毛或白或黃有長尺餘者 夏四月乙未更命殿前左右射生曰神威軍 考異曰寶錄作神武軍今從新志 與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號曰十軍神策尤盛多戍京西散屯畿甸 福建觀察使吳誥 武德四年分泉州建州 輕其軍士脆弱苦役之軍士作亂殺誥腹心十餘人遁執牒大將郝誠溢請務誠溢上表請罪上遣中使就赦以安之 丁未隴右節度使李元諒築長原故城而鎮之 長原縣隋大業初置唐武德州貞元二年為吐蕃所破今乃修復九城志長原在涇州西南六十里未白日將分安定涇州置長原縣西南三十里 長原墮堞運泥勞皆平林薦草虞之人寇常收馬休徒于此元諒培高浚淵身率軍士與同勞逸芟林薙草斬荆榛



而焚之難有弗替方數十里皆為良田課士墾藝歲收菽粟數十

萬斛生殖之業陶治畢備又距城築臺上設車弩為城守備未幾

又築新城以據便勢虜每寇掠輒擊卻之隴右由是又安是月

河南淮海地生毛雲南王異牟尋欲內附未敢自遣使先遣其

東蠻鬼主驃勃苴夢衝苴烏星入見五月乙卯宴之於麟德殿賜

賚甚厚封驃勃為和義王苴夢衝為懷化王苴烏星為順政王給

印而遣之丙寅地震丁卯又震辛未以太子賓客吳湊為

建觀察使貶吳詵為涪州刺史吐蕃三萬餘騎寇涇州甯慶鄜

等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

其妻子遣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皆城守無敢與戰者吐蕃俘

掠人畜萬計而去夏縣人陽城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之北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三十三 唐紀四十九 十四

在安邑縣李泌薦之六月徵拜諫議大夫己亥封皇子諱為

王諱太子之子也上愛之特命為子韓遊瓌以吐蕃犯塞自將

兵戍甯州病求代歸秋七月庚戌加渾瑊為元帥以左金吾

將軍張獻甫為節度使陳許兵馬使韓全義為長武城行營

節度使獻甫未至壬子夜遊瓌不告於眾轉騎歸朝戌卒裴滿等

揮獻甫之殿乘無帥之際癸丑帥其徒作亂曰張公不出本軍我

必拒之謂張獻甫本不出於朔方軍也因剽掠城市圍監軍楊明義所居使奏請

范希朝為節度使都虞候楊朝晟避亂出城聞之復入曰所請甚

契我心我來賀也亂卒稍安朝晟潛與諸將謀晨勒兵召亂卒謂

曰所請不行張公已至邠州汝輩作亂當死不可盡殺安自推列

唱帥者遂斬二百餘人帥眾迎獻甫上聞軍中欲得范希朝將投

之希朝辭曰臣畏遊瓌之禍而來今往代之非所以防窺覷安反

仄也上嘉之擢為甯州刺史以副獻甫遊瓌至京師除右龍武統

軍振武節度使唐朝臣不殿斥候己未奚室韋寇振武李延壽

蓋契丹之在南者為契丹在北者為奚室韋宋祜曰室韋契丹別種

東胡北蓋蓋丁零苗裔也地蓋黃龍北傍赫連河直長安東北七

千里東黑山鞬鞞西突厥前契丹北極海執宣慰中使二人大掠人畜而去時回紇之

眾逆公主者在振武朝臣遣七百騎與回紇數百騎追之回紇使

者為奚室韋所殺是月河自陝州至河陰水色如墨流入汴口

至汴州一宿而復又汴鄭管內鳥皆飛入田緒季納之境脚木為

城方十里餘高二三尺緒納惡而焚之信宿復如之鳥口皆流血

八月甲午京師地震其聲如雷天子太保李勉薨勉字元卿

少好學內沈雅外清整坦率素淡好古尚奇清廉簡易為宗臣之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三十三 唐紀四十九 十五

表少客梁宋明與一生共逆旅其人病且死出白金數笏謂勉曰

左右無知者幸以葬我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

下後其家謁勉其啟墓出金付之在將相之位三十年祿俸皆遺

親黨身沒而無私積其在濟鎮禮賢下士終始盡心以名士李巡

張參為判官二人卒於幕三歲之內每遇宴飲必設虛位於筵次

陳膳執醑辭色悽惻為江西觀察使時部民有父病以糲道為木

偶人署勉名位瘞於其隴或以告勉發之果然勉曰為父禳災亦

可矜也留之不問或曰勉失守梁城亦可貶也議者曰不然賊烈

標悍其兇焰不可當與其率土食人人士俱失孰若知難而退全

師保民之為愈乎九月丙午詔曰比者卿士內外左右朕躬勤

勞庶務今方隅無事蒸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



三節日宜任百官選勝地追賞為樂每節宰相及常參官共賜錢五百貫翰林學士一百貫左右神威神策等軍每府共賜錢五百貫金吾威遠諸衛將軍共賜錢二百貫客省奏事共賜錢一百貫委度支每節前五日支付水為常式 庚申吐蕃尚悉董星寇南州張獻甫擊卻之吐蕃轉掠鄜坊而去 元友直旬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於稅外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詔今年已入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之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得唐許昏甚喜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國相跌跌都督跌跌與回紇同出鐵勒而與種以下千餘人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為兄弟今為子婿牛子也若吐蕃為患子當為父除之因醫辱吐

蕃使者以絕之冬十月戊子回紇至長安可汗仍表請改回紇為

回鶻許之考異曰舊回紇傳元和四年里邇可汗遣使請改為回鶻義取回庭輕捷如鶻雀故會貞元五年七月公主至衙帳回紇使李義進請改紇字為鶻與鶻同都侯宗傳四年七月可汗上表請改紇字為鶻與李繁北荒君長錄及新回鶻傳同按李泌明年春薨若明年七月分方 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於瀘北瀘北瀘水之北瀘水即瀘州章皋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書遺雲南王敘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賂以銀函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會川本邛都縣高宗上元二年徙縣于會川因更名新志會川縣屬瀘州有瀘津關在會川東南三十里以塞雲南越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遂分兵四萬攻兩林驛劄二萬攻東蠻七千寇

清溪關清溪關在瀘州界白湖而南七百二十里至瀘州洪源志清溪關在瀘州西而界五千寇銅山新要衛十一城皋遣黎州刺史章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 庚子冊命咸安公主加回鶻可汗長壽天親可汗十一月以刑部尚書關播為送咸安公主兼冊回鶻可汗使 吐蕃恥前日之敗謂上清溪關外之敗也復以眾二萬寇清溪關一萬攻東蠻章命章晉鎮要衝城督諸軍以禦之瀘州經略使劉朝彩出關連戰自乙卯至癸亥大破之 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以甬橋為咽喉地屬徐州隣於李納徐州與李納巡屬鄰境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高明應嗣鎮徐州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壽州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濠濠泗以隸之復以應壽歸淮南則漕青暢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三 唐紀四十九 七

及今明應幼駭可代宜徵為金吾將軍萬一使他人得之則不可復制矣上從之以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建封為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法故其下無不畏而悅之 橫海節度使程日華薨子懷直自知雷後 是歲崇元館罷大學士置左右街大功德使東都功德使修功德使總僧尼之籍及功役 己貞元五年春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吐蕃屢遣人誘脅雲南二月丁亥章皋遣異牟尋書稱回鶻屢請佐天子共滅吐蕃王不早定計一旦為回鶻所先則王累代功名虛棄矣且雲南久為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時依大國之勢以復怨雪恥後悔無及矣 戊戌以橫海雷後程懷直為滄州觀察使懷直請分弓高景城為景州景城縣本屬滄州武德四年屬瀘州貞觀元年屬滄州大德七年屬瀘州橫海蓋因朱滔之敗復得而行之後尋屬瀘州弓高



漢古縣魏晉廢省隋置弓高 仍請朝廷除刺史上書曰三十年無  
此事矣乃以員外郎徐仲為景州刺史 初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李泌屢乞更命相上欲用戶部侍郎班宏泌言宏雖清強而性多  
凝滯乃薦賈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上皆以  
為不可至是泌疾甚復薦二人庚子以天常卿董晉為門下侍郎  
御史中丞賈參為中書侍郎兼度支轉運使並同平章事以班宏  
為尚書依前度支轉運副使參誕之元孫也為人剛果峭刻無學  
術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為辭實專大政  
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耳目董晉充位而已然晉為人重慎所言  
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  
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 考異曰韓愈作晉行狀曰在宰  
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三 唐紀四十九 十九

二帝三王之遺由秦漢以迄宋齊言退歸未嘗言所居於上者於  
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執繫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  
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則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  
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愈作行狀必揚美蓋惡其為相時事止於  
此則其循默充位可知然其 三月甲辰李泌薨初四年八月月食  
重慎亦可稱也今略取行狀 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  
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吾其能免乎至是果薨泌字長源七歲  
知為文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假  
者半千之孫也九歲升坐辭辭注射坐人皆屈元宗異之曰半千  
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假跪奏臣舅子李泌元宗即馳  
召之泌既至元宗方與燕國公張說圍棋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  
方圓動靜泌遂巡曰願聞其略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  
生靜若棋死泌對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元

宗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救其家善養之張九齡尤  
獎愛泌必管作長歌行自言其志見者莫不稱善九齡獨戒之曰  
早得美名必遭損折藏器於身古人所重況童子邪泌泣謝之後  
為文不復自言九齡尤喜其有心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忽獨念  
曰嚴太苦劬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  
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大驚改容謝之因呼泌為  
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  
解德鄒侯家傳云泌少時身極輕能于屏風上行竹葉籠上立有  
異人云此兒十五必升騰父母惡之忽聞空中異香作蒜汁液之  
既長辟穀有導引骨節鳴然人謂之鎖子骨當遊衡嶽有僧憐  
與生撥火中芋啗之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考異曰國史補曰  
李泌相以虛誕自任常對客教家人速灑掃今夜洪崖先生來滿  
有人遺美酒一盞會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與君同傾傾未畢門  
者曰果侍耶來取盞泌令倒盞略無愧色舊傳曰德宗初即位  
尤惡巫祝怪譴之士及建中末池州內使梁道茂有城奉天之說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三 唐紀四十九 十九

上備以時日禁忌為意而雅聞泌長於鬼道故自外徵還以至大  
用時論不以為怪及在相位時時俯仰無足可稱復引顧况輩輕  
薄之流動為朝上戲侮顧况語泌必致曠敏辯好大言自出入禁  
中累為權倖忌嫉由智免終以言論縱橫上悟聖手以請用位  
初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頗況為方外之交吟詠自適而渾先達故  
有過人者至於佐輔代復兩京不受相位而去代宗順宗之在東  
宮皆賴泌得安其大節可重者也舊傳毀之太過家傳出於其  
子雖難盡信亦豈得盡不 初上思李懷光之功欲宥其一子而  
子孫皆已伏誅戊辰詔以懷光外孫燕八八為懷光後賜姓名李  
承緒除左衛率府參軍賜錢千緡使養懷光妻王氏及守其墓  
祀 五月戊辰宋州麥一莖九岐者百餘本 冬十月章阜遺其  
將曹有道將兵與東蠻兩林蠻及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戰于瀾  
州臺登谷 臺登漢縣 大破之斬首二千級投崖及溺死者不可勝  
數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虜之驍將也既死泉所攻



城柵無不下數年盡復柵州之境 易定節度使張孝忠擅興兵  
莫蔚州驅掠人畜詔書責之除句還鎮 瓊州自乾封中為山賊  
所陷 瓊州在海中大洲上中有黎母山黎人居之不輸王賦所謂  
南風航三日三夜到地名崖山門入江 至是嶺南節度使李復遣  
判官姜孟京與崖州刺史張少遷攻拔之 十二月庚午聞回鶻

天親可汗薨戾寅遣馮贖郭鋒冊命其子為登里羅沒密施俱  
錄忠貞毗伽可汗先是安西北庭皆假道於回鶻以奏事 為吐蕃  
假道于回鶻以入奏 故與之連和北庭去回鶻尤近誅求無厭又  
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 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居金  
沙陀故自 及三葛祿白服突厥皆附於回鶻 三葛祿葛邏祿三部  
回鶻三日踏實力在北庭西北金山之 回鶻數侵掠之吐蕃因葛祿  
白服突厥新唐書作白服突厥 回鶻數侵掠之吐蕃因葛祿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三 唐紀四十九 三十一 德宗貞元五年

白服之眾以攻北庭回鶻大相頡干迦斯將兵救之 雲南雖貳  
於吐蕃亦未敢顯與之絕壬辰韋皋復以書諭之 王之初即位  
也銳於求賢聞江西觀察使杜亞名遣中使召之亞素自負以為  
此行必當以宰輔見處乃兼程而進在路與人言議居之不疑方  
面或以公事相託亞皆納之既至上微知之不悅又奏對迂疏遂  
出為陝州觀察使久之又轉淮南節度觀察使時淮南承陳少遊  
征稅煩重奢侈僭濫之後人皆望亞以革除舊弊而亞自以才富  
公輔乃連出外職志願不適政事多委參佐招飲賓客談論而已  
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方舟並進以前趨者為勝亞乃以漆  
塗船底欲其輕駛又使篙工著油彩衣沒水不濡亭觀池沼皆極  
華寔費踰千萬隴西李衡在坐曰使桀紂為之不是過也既而又

泛九曲池曳繡為鳳詔曰要當稱是林沼衛曰未有錦纜云何稱  
勝亞大慙自是府庫耗竭上知之乃以亞檢校吏部尚書畱守東  
都

庚貞元六年春詔出岐山無憂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諸寺  
以示眾傾都瞻禮施財巨萬二月乙亥遣中使復葬故處 初朱  
滔敗於貝州 見二百三十一 其棧州刺史趙錡以州降於王武俊  
既而得罪於武俊召之不至田緒殘忍其兄朝仕李納為齊州刺  
史或言納欲納朝於魏緒懼判官孫光佐等為緒謀厚賂納且說  
納招趙錡取棧州以悅之因請送朝於京師納從之丁酉錡以棧  
州降於納三月武俊使其子士真擊之不克 回鶻忠貞可汗之  
弟弒忠貞而自立 考異曰新傳曰可汗為少可敦葉公主  
所毒死可汗之弟乃自立今從實錄 其大相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三 唐紀四十九 三十一 德宗貞元五年

頡干迦斯西擊吐蕃未還四月次相帥國人殺篡者而立忠貞  
之子阿啜為可汗年十五 五月王武俊屯冀州將擊趙錡錡帥  
其屬奔鄆州李納分兵據之田緒使孫光佐如鄆州矯詔以棧州  
隸納武俊怒遣其子士清伐貝州取經城等四縣 淮南浙東西  
福建大旱井泉皆竭 回鶻頡干迦斯與吐蕃戰不利吐蕃急攻  
北庭北庭人苦於回鶻誅求與沙陀酋長朱邪盡忠皆降於吐蕃  
為後沙陀 節度使楊襲古帥麾下二千人奔西州六月頡干迦斯  
引兵還國次相恐其有廢立與可汗皆出郊迎俯伏自陳擯立之  
狀曰今日惟大相死生之盛陳郭鋒所齎國信悉以遺之可汗拜  
且泣曰兒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於阿爹國政不敢豫也崩謂  
父為阿爹頡干迦斯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遂執臣禮悉以所遺頒



從行者已無所受國中由是稍安秋頡干迦斯悉舉國兵數萬將復北庭召襲古借行又為吐蕃所敗死者大半襲古收餘眾數百將還西州頡干迦斯給之曰且與我同至牙帳當送君歸本朝也既而留不遣竟殺之安西山是遂絕莫知存亡北庭既陷于吐蕃安西路絕故莫知其音而西州猶為唐固守葛祿乘勝取回鶻之浮圖川浮圖川在烏德健山北回鶻震恐悉遷西北部落於牙帳之南以避之遣達北特勒梅錄隨郭鋒借來告忠貞可汗之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慢刺史皆與之鈞禮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略欲以氣加之謂梅錄曰聞可汗新沒欲申弔禮景略先據高壘而坐梅錄俯僂前哭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梅錄驕容猛氣索然俱盡不敢復求抗禮以父行呼景略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於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三 唐紀四十九 三

德宗貞元六年七月

遺骸各具棺槨衣服葬之于淺水原為文以志之諸道師徒莫不感泣 初上還長安以神策等軍有衛從之勞皆賜名與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以官領之撫恤優厚禁軍恃恩驕橫侵暴百姓陵忽府縣至詭辱官吏毀裂案牘府縣官有不勝忿而刑之者朝咎一人夕貶萬里由是府縣雖有公嚴之官莫得舉其職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則府縣不能制辛巳詔神威六軍吏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事牒本軍大事奏聞若軍士陵忽府縣禁身以聞北軍十軍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策神策尤盛建中以前未分左右軍謂之神策六軍者皆言神策軍與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六軍也貞元二年以神策左右兩軍為左右神策軍又以前前射生左右兩軍為左右射生軍四年以前左右射生軍為左右神威軍北軍為十軍此時神策軍既居北軍之右史家書此事又專言神策特恩優厚而有是詔則所謂神威六軍者亦言為神策六軍成字誤也此神策六軍提北左右神策軍以及左右龍武神武神威六軍也不及左右羽林軍者羽林置於唐初龍武等軍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三 唐紀四十九 三

德宗貞元七年

庭威名聞塞外冬十月辛亥郭鋒始自回鶻還 十一月戊辰上朝獻太清宮己巳享太廟庚午祀園丘 上屢詔李納以棧州歸王武俊納百方遷延請以海州易之於朝廷上不許乃請詔武俊先歸田緒四縣上從之十二月納始以棧州歸武俊

皆開元以來節次增置於禁衛又委御史察推覆縣吏輒敢咎辱親近於羽林也禁身者囚禁其身 必從貶謫 癸未易定節度使張孝忠薨孝忠形體偉岸性寬裕事親孝在軍中以驍勇聞而事上忠謹確然無二三既歸國便以忠義自矢雖強隣誘撼萬端不為動也貞元二年河北旱蝗餓殍相枕孝忠能儉以恤民所食豆藿而已人稱其賢唯晚年惑於左右之說以兵入蔚州君子少之 安南都護高正平重賦斂安南都護高正平重賦斂正平以憂死葬蠻聞之皆降五月辛巳置柔遠軍於安南 端王遇害端王遇害 韋皋比年致書招雲南王異牟尋終未獲報然吐蕃每發雲南兵雲南與之益少皋知異牟尋心附於唐討擊副使段忠義本閩羅使使者也六月丙申皋遣忠義還雲南并致書敦諭



之 秋七月戊寅以定州刺史張昇雲為義武留後 庚辰以虔州刺史趙昌為安南都護羣蠻遂安 八月丙午以翰林學士陸贄為兵部侍郎餘職皆解贄參惡之也 東都留守部將令狐運彰之子也素與雷守杜亞有隙嘗與其徒會射北郊而其日有劫轉運縑于洛城之北者亞遂逞其宿憾以為劫者乃運也令判官穆員及從事張和靖同鞠其事員與和靖皆言運職在牙門必不為盜亞怒斥逐員等令親事將武金鞠之金執其從者十人一人笞死九人不勝考掠遂誣服亞具以聞上信而不疑宰相以獄大請覆按乃令侍御史李元素往決之亞迎元素於路以獄成告元素驗之五日盡釋其囚而還亞大驚且怒追送于路而責之元素不答亞又上疏誣元素元素還奏言未畢上怒曰出俟命元素曰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三 唐紀四十九 諱 德宗貞元七年 恩補

臣未盡辭上又曰日去元素又奏曰一出不得復見陛下乞容臣盡辭乃極言運冤狀上寤曰非卿孰能辨之後數月竟得真賊然以亞故意流運於歸州以死 吐蕃攻靈州為回鶻所敗夜遁九月回鶻遣使來獻俘冬十二月甲午又遣使獻所獲吐蕃酋長尚結心 福建觀察使吳湊為治有聲 福建皆古閩越地秦為閩中吳置建安郡陳置閩州隋改泉州唐移泉州于晉江縣而閩州治閩縣及後官縣而于建安縣立建州建安吳孫策所置縣也以年號為名本東侯官之地開元十二年又改 曾參以私憾毀之且言其病風上召至京師使之步以察之知參之誣由是始惡參 為資

逐張 丁酉以湊為陝虢觀察使以代參黨李翼 睦王述堯 述堯亦 吐蕃知韋皋使者在雲南遣使讓之雲南王異牟尋給之曰唐使本蠻也皋聽其歸耳無他謀也因執以送吐蕃吐蕃益疑之多

取其大臣之子為質雲南愈怨勿郅酋長其夢衝潛通吐蕃扇誘羣蠻隔絕雲南使者韋皋遣三部落總管蘇危將兵至琵琶川三落兩林勿鄂豐琶也琵琶川在嵩川西南 外為下卷明年詳參本○危音危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三 唐紀四十九 諱 德宗貞元七年 恩補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五十一起八年盡十年五月凡二年有奇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九

貞元八年春二月壬寅執夢衝戮其罪而斬之雲南之路始通

是月京師雨土三月丁酉山南東道節度使曹晟于泉薨

性勤儉能知人疾苦參聽微隱盡得吏民短長其賞罰必信所至

常平物價家家不得擅其利創為戰艦挾二輪踏之鼓水疾進駛

于陣馬有所造作皆用省而利長以物遺人必自視衡量庫帛皆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印署以杜吏謾扶風馬蘇未知名舉識而拔之時張東之有園圃

在襄陽舉嘗宴集將市取之蘇歛衽而言曰張漢陽有中興功道

業當百世保之舉謝曰主吏失辭為足下羞微足下安得聞此言

乃周其子孫使守之其生平以改過遷善知人任下為己任宜

武節度使劉元佐有威略每李納使至元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

事先為之備納憚之其母雖貴日織絹一疋宗不忘本每元佐視

事母必從後窺之追戒元佐曰我頃見長官白事執禮卑敬吾不

覺恐悚思汝父為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流浹背今爾當廳據案

視之亦何安也元佐自是待下加禮又謂元佐曰汝本寒微天子

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元佐始終不失臣節庚午元佐薨

山南東道節度判官李實知留後事性刻薄裁損軍士衣食數有

將楊清潭師眾作亂鼓角將軍夜焚掠城中獨不犯曹王泉家

賈踰城走免明且都將徐誠緹城而入號令禁遏然後止收清潭

等六人斬之賈歸京師以為司農少卿賈元慶之元孫也道王元

子丙子以荆南節度使樊澤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初寶參為度

支轉運使班宏副之參許宏俟一歲以使職歸之歲餘參無歸意

宏怒司農少卿張滂去所薦也參欲使滂分主江淮鹽鐵去不可

滂知之亦怨宏及參為上所疏乃讓度支使於宏又不欲利權專

歸於宏乃薦滂於上以滂為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仍隸於宏以

悅之寶參陰狡而復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

之申必先報其人以招權受賄時人謂之喜鵲上頗聞之謂參曰

申必為卿累立出之以息物議參再三保其無他申亦不悛左金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吾大將軍魏王則之巨子也魏王巨肅宗上元二年為段干瑋所殺與申善左諫

議大夫知制誥吳元通與陸贄不協贄申恐贄進用陰與通元則

之作謗書以傾贄上皆察知其狀夏四月丁亥貶則之昭州司馬

昭州漢縣屬地屬蒼梧郡晉置平樂縣屬始安郡武德四年置

樂州貞觀八年改曰昭州宋白曰郡北有昭山岡潭因山岡為名

舊志昭州至京師四千里通元泉州司馬贄屬馬武后聖歷二年分泉

州之南安莆田龍溪置武榮州景雲二年改武榮為泉州而閩之

泉州改為閩州開元十三年又改閩州為福州舊志泉州京師東

南六十二里申道州司馬尋賜通元死劉元佐之喪將佐匿之

解疾請代上亦為之隱遣使即軍中問以陝虢觀察使吳湊為代

可平監軍孟介行軍司馬盧瑋皆以為便遂以湊為宣武節度使

湊行至汜水汜水縣本屬鄭州元佐之樞將發軍中請備儀仗瑋不

許又令留器用以俟新使將士怒元佐之增及親兵皆被甲擁元



佐之子士甯釋衰經登重榻爲雷後執城將曹金岸城將使之  
 夕警邏凌儀令李道日爾皆請吳湊者遂乃之盧瑗逃免士甯以  
 財賞將士劫孟介以請於朝上以問宰相寶參曰今汴人孫李納  
 以邀制命不許將合於納庚寅以士甯爲宣武節度使士甯疑宋  
 州刺史程良佐不附己託言巡撫至宋州以都知兵馬使劉逸進  
 代之逸準正臣之子也劉正臣肅宗至德 乙未貶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寶參爲郴州別駕寶參志郴州京師東南有三百里考異  
 相國寶公居光福里第月夜開步于中庭有常所寵畜衣上清者  
 曰今欲收事即須到堂前方敢言之寶公亟上堂上清曰庭樹上  
 有人恐驚即請避之寶公曰誰熱久欲領奪吾權位今有人在  
 庭樹上吾請將至且此事與不與受禍必死于道路汝在  
 庭樹中不可多得吾身死家破汝定爲宮婢聖君若願開吾身  
 辭焉上清泣曰誠如是死生以之寶公下階大呼曰樹上君子  
 是誰使使來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報樹上應聲而下乃衣衰  
 者也曰家有大量資甚不辦葬禮伏知相公推心濟物所以卜夜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四 唐紀五十四

及至權入伊手其爲軟弱甚于泥團乃下詔書徵參時裴延齡探  
 知陸贄恩衰得奪行其草贄竟受譴後上請特赦丹書度爲女道  
 士終嫁爲金忠義妻世以陸贄門生名位多顯連者不敢專說故  
 此非絕無人知信如此則則參爲人所劫德宗宗得反云書資依  
 刺況陸贄賢相安可爲此就使欲陷參其術再貶贄申錦州司戶  
 固多豈肯爲此只就全不近人情今不取 再貶贄申錦州司戶  
 以尙書左丞趙憬兵部侍郎陸贄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憬仁  
 本之曾孫也 張滂請鹽鐵舊簿於班宏宏不與滂與宏其擇巡  
 院官莫有合者國官甚多滂言於上曰如此職事必廢臣罪無所  
 逃丙午上命宏滂分掌天下財賦如大歷故事大歷元年命第五  
 財賦事見二 王子吐蕃寇靈州陷水口文渠敗營田詔河東振  
 武救之遣神策六軍二千戍定遠懷遠城懷遠縣屬靈州後周置  
 日定遠縣在靈 吐蕃乃退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  
 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五月戊辰詔行贄議未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四 唐紀五十四

而幸相公無怪公曰某營所有掌封籍千匹而已方擬修私廟  
 今且輟贈可乎續者拜謝寶公答之如禮又曰便辭相公請左右  
 寶所賜籍籍于牆外果先於街中俟之寶公依其請命僕使偵其  
 籍籍且方敢就寶翼日執金吾先奏其事寶公得次又奏之德宗  
 屬寶曰卿交通節將蓄養使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寶公曰  
 臣起自刀筆小才官已至貴皆陛下獎拔實不由人今不幸至此  
 抑亦仇家所爲耳陛下忽蒙雷靈之怒臣便合死中使下殿宣曰  
 卿且歸私第待候進止越月貶郴州別駕會宜武節度使劉士甯  
 通訂于郴州廉使條疏上謂德宗曰交通節將信而有徵流寶公  
 于驛州沒入家資一簣不著身竟未達流所詔自盡上清果錄名  
 掖庭後數年以善應對能煎茶數得在左右德宗謂曰宮掖開  
 人豈不少汝了事何從得至此上清對曰妾本故宰相寶參家女  
 奴寶某妻早亡故妾得陪履帶及寶某家破妾得填宮既侍龍顏  
 如在天上德宗曰寶某罪不止養使刺亦甚有賦詩前時納寶  
 器至多上清流涕而言曰寶某自御史中丞歷度支戶部鹽鐵三  
 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數十萬前後非時賞賜亦不知紀極乃  
 者郴州所送納官銀物皆恩賜前部錄日妾在郴州親見州縣  
 希聲贊意指割去所進銀器上刻作潘州官銜姓名誣爲贖物伏  
 乞陛下驗之於是寶某沒官銀器覆視其刻字處皆如上清  
 言時貞元十二年德宗又問寶某使刺事上清曰本實無恙是陸  
 贄陷害使人爲之德宗怒陸贄曰道猶如我脫卻伊綠衫便與紫  
 衫著又言喚伊作陸九我任使資參方稱意交須教我狂殺都他

第340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42版反內



授之由示眾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賢則奪俸贖金  
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  
謂達視其所舉即此義也宣行以來纔舉十數議其資望既不愧  
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  
之難行亦可知矣聖旨以為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  
賂不得實才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付之  
有司覈其虛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何必貸其姦  
贓不加辨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  
賈人何賴焉聖旨又云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竝自揀擇不可  
信任諸司臣以為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諸多士若令悉命羣官  
理須展轉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揚以闇投情故必多為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弊益甚所以承前命官罕不涉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  
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且今之宰相則往日臺  
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  
行業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  
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  
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庶官之長也庶長擇僚將務得人  
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不次  
非但人得為士亦得自舉其才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  
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  
膺歷思致治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若往時蓋  
由鑒賞特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

人則瘡痍立成是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簡之規太  
清而失士也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為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  
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  
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上竟追前詔不行  
癸酉平盧節度使李納薨軍中推其子師古知雷後 是月大  
風發太廟屋瓦 六月吐蕃千餘騎寇涇州掠田軍千餘人而去  
田軍屯田 嶺南節度使奏近日海舶珍異多就安南市易欲遣  
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使一人與俱上欲從之陸贄上言以為  
遠國商販惟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素為眾舶所湊今  
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攜失所曾不內訟更蕩上心  
況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豈必信嶺南而絕安  
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所奏望寢不行 秋七月甲寅朔戶部尚書  
判度支班宏奏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異權判度支上許之  
既而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贄上言以為今之度支準平萬貨  
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交駭物聽尸祿之  
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上不從己未以延齡  
判度支事為裴延齡 議贊張本 河南北江淮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  
爾州平地水深二丈鄭涿蒲檀平五州平地水深一丈五尺徐州  
平地水深一丈二尺城郭廬里屋宇田稼皆盡溺死者一萬餘人  
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  
其略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  
其事制備失所恆病於斯制備謂隨事為之制而後備也今水潦為敗綿數十州



奔告於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倘疑其詐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恤之大欲乞速降德音深示憂憫分道命使明敕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冤濫其深沒盡者量賜粟帛其損壞廬舍田苗者量與蠲減租稅如此則需澤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上許為遣使而曰准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使費復上奏以為首希烈亂常汙染淮甸職貢廢缺實當有歸在于編氓豈任其咎陛下息師舍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尤宜軫念今者遣使言命本緣恤患弔災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弔恤或異是使募賢教者絕望懷反側者有辭乘人而固其寇讎恐非所以為計也昔秦齊仇敵穆公猶濟其饑

左傳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糶穆公伐晉執惠公而晉又饋穆公復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

萬邦唯德與義常人負我無我負人八月遣中書舍人京兆奚陟

等宜撫諸道水災以前青州刺史李師古為平盧節度使 韋皋

攻維州代宗廣德元年獲其大將論贊熱 陸贄上言軍志曰雖

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

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歷代制禦四夷攻守與宜盛衰

殊勢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則嘗聞之矣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

有焉今陛下廣徵甲兵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

給于度支者尚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涉履艱險運米一斛達于邊

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猶過其半犯雪霜賊塚之苦漢書軍是

竹手足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之閒無日休息輕財用而竭物力

猶若日給之不充其於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也頃

者吐蕃尚結贊率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原相繼淪陷雖由將帥不武亦因匱乏得辭今年夏初寇犯靈武禦則力守則乏糧告急求哀匪朝伊夕賴蕃戎自旋糧道獲濟封略不壞固非成謀然則甯夏覆而靈武全唯在幸與不幸之間耳是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為規制之方固同歸於失也其所謂歸於失者則在於措置乖當蓄斂乖宜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然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機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互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蒙徵發赴援寂已獲勝罷歸天將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由平紀律制勝在于機權是以

資治通鑑補遺卷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兵法有分閫之辭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命有便宜從事之

規故能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

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應吐蕃之比中國眾寡不

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

節制在朝彼之兵眾合併而我之部分離析天部分離析則紀律

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

置乖當此之謂也陛下頃以邊兵眾多轉饋勞費設就軍和糴之

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此李泌

也率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重輕之

術宏久遠之謀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于公廩布帛悉入

于農夫可以足食可以實邊而有司競為苟且專事糴糶歲稔則



務裁其價不時斂藏艱食則實揆之抑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馳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實繁有徒又和糴之時多支絀紉充直窮邊寒不可衣弊無所售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粗在胥吏之手于既無信於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度支以苟售滯貨為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城以所得加價為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轉成囊橐元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敕遣處州使奉請憲法奉司無由盡知轉運使度支悉有巡院委以訪察當道使司及州縣有兩稅外惟率及邊格收文法等事狀報臺司蓋劉晏始置巡院至有空申簿自江淮以來達于河渭其後遂及緣邊諸道亦置之至有空申簿帳偽指困倉困倉皆以藏穀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于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齊引日偷安若遇歲餘兵興則必立致危迫臣故曰蓄斂乖方此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帥謂之有備其可得乎陛下誠能聽臣愚計請為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為艱急之備謹揚榷上陳唯陛下留意省祭舊制以關中用度之多歲運東方租米冒淮湖風浪之弊派河渭湍險之艱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長短天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四 唐紀五十九 九 思補樓

足則緩於積食而蓄用貨泉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儲直斯所謂觀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慶豐公儲委積足給數年今夏江淮水潦米貴加倍人多流庸流庸謂流徙庸謂庸闕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糶江淮以穀計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糶之慮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此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直又約二百米糶且陳尤為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佑今市令司亦司其物價斗糶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以江淮之低昂之數以聞于上斗糶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以江淮之之數直率一斗為錢三百五十而京師米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價斗止三十七錢是耗其九而存其一也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自江湖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又雷三十萬斛貯太原倉餘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河陰太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縱絕江淮轉輸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況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關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河陰陝州以次運至東渭橋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錢八十於永棗州縣糶之計以糶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錢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城儲直六十九萬緡請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糶米以補州橋倉之缺數謂倉如東斗用百錢計加時價三十以糶人增價以糶以一百二十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糶粟一百三十五萬石餘十萬四千緡以充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四 唐紀五十九 十 思補樓







世時南牙諸備具位而已北軍  
草崇兵權重故良器為左遷  
十萬石  
庚寅詔賜遭水縣之絕戶米三

西貞元九年春正月癸卯復稅茶爾雅釋木云檟苦茶郭璞注云  
今通謂之茶春中始生嫩葉蒸焙去苦水末之乃可與與古所食  
殊不同本草行義曰晉溫嶠上表貢茶斤茗三百斤茗葉老青  
也古人謂其芽為雀舌麥類言其至嫩也又有新茶一發便長寸  
餘微疊如針推芽為上品其根幹土皆力初趙贊稅諸道商貨

竹木茶漆皆什稅一與元初詔罷之至是鹽鐵使張滂奏去歲水  
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凡州縣產茶及茶山要路皆置  
吏估其直什稅二百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

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滂又  
奏姦人銷錢為銅器以求贏請悉禁銅器銅山聽人開采無得私  
賣德宗貞元九年唐紀五十一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四唐紀五十一  
賈 二月甲寅以義武副使張昇雲為節度使 初鹽州既陷

陷見二百三十二卷二年 塞外無復保障吐蕃常阻絕靈武侵擾鄜坊辛酉詔  
發兵三萬五千人城鹽州老異曰那志八年詔張公議築靈夏  
策散騎樓堽者武藝絕倫得堽以集事上遣之張公以堽為都  
監馬軍兵馬使三月詔及諸軍於五原去城百里而軍堽以  
其騎至城下陷城而入遂吐蕃召諸軍城之更引其軍西掠境  
上往復走望為師其日百輩掠境而不入官軍城二節而歸自  
居易樂府鹽州注亦云貞元五年吐蕃詔城之而實錄在  
九年二月詔去歲詔使城之今年因命杜彥光等而實錄在又詔涇

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鹽州  
節度使杜彥光戍之朔方都虞侯楊朝晟戍木波堡木波堡在慶  
州方渠縣界

九域志方渠宋制改為通 由是靈夏河西獲安 上使人諭陸贄  
以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祭以父晉卿

往年攝政實感謂有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

晉卿十子發丕堅 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亦各除外官勿使近屯  
垂與帝王同名 兵之地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

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其略曰昨臣所奏惟趙憬得聞陛下已至  
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尙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  
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天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獻

納一日萬幾宜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意何由通啟沃既難  
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願實增曠廢之憂陛下以苗祭先父嘗有  
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逐但令改授外官伏以治

國化民在于獎一善使天下之為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為惡  
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眾之不觀事之不彰記  
爵人於朝與眾共之  
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四唐紀五十一  
之無怍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  
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

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啟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譴開之道行凡是  
譴訴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  
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迹未露勿假他事為名

或云但乘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辭皆近於情理意實包於矯誣傷  
善出姦莫斯為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憲典若被誣

枉豈令陰受播遷夫聽訟辯讓必求情驗迹迹可責而情可矜聖  
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迹可宥聖王懼誣詐之

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迹著辭服罪窮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  
無冤人上無謬聽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為



三朝所推安爾不臣之言招覆族之費雖甚狂險猶應不為矧伊老臣甯忍及此陛下御極以來察及兄不皆歷清近若以舊事為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不察兄弟構成惡語務欲中傷伏願少爾睿思特加省察陛下責臣以清慎太過斯謂皇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林之輩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或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監臨受賄盈尺有刑律監臨之官受所監臨財物者一尺笞四十諸監臨主司受財而在法者一尺杖一百至於士吏之微尙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若大臣竄臣可以受財則庶長案僚孰為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民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斁生民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德宗貞元九年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月引領望觀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薦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性惛憫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毗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為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受賂唯有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民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但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絕溪壑成災羣未既差邱山聚斂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為安

身位之謀不得行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若有所受有所卻則遇卻者疑乎見拒而不通矣若俱辭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復何嫌阻之有乎 初寶參憲左司郎中李異出為常州刺史及貶參郴州異為湖南觀察使汴州節度使劉士賓遣參絹五十匹與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以為參罪不至死上乃止既而復遣中使謂贄曰參交結中外其意難測社稷事重卿速進文書處分贄上言曰參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今眾議為之憤悒叛臣得以為辭見二百二十六卷 參食縱之罪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迹曖昧若不推鞠遠加重辟駭動不細寶參於臣素分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惜典刑之濫三月更貶參驩州司馬男女皆配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德宗貞元九年流上又命理其親黨發奏罪有首從法有重輕參既蒙宥親黨亦應末減況參得罪之初私黨竝已連坐人心久定請更不問從之上又欲籍其家貲贄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贄污者止徵所犯皆須結正施刑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陛下已存惠貸若簿錄其家籍恐以財傷義時宦官左右恨參尤深謗毀不已參未至驩州竟賜死於路寶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 海州團練使張昇璘昇雲之弟李納之婿也以父大祥歸于定州 海州東海郡 武帥嘗於公座賜王武俊武俊奏之夏四月丁丑詔削其官遣中使杖而囚之定州富庶武俊常欲之因是遣兵襲取義豐掠安宮無極萬餘口徙之德棧義興屬定州安喜縣本定州治所蓋州治州按無極山碑云無極山與天地俱生從上至體可三里所立石為體三丈五尺所石上青下黃白所前正不可銷由大節在無極



西南二十里景福二昇雲閉城自守屢遣使謝之乃止上命李師

古毀三泮城師古奉詔然常招聚亡命有得罪於朝廷者皆撫而

用之 寔月地震有聲如雷河中開輔尤甚壞城壁廬舍地裂水

通 五月甲辰以中書侍郎趙憬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義成節

度使賈耽為右僕射右丞盧邁守本官竝同平章事邁翰之族子

也憬疑陸贄恃恩欲專大政排己置之門下政事堂在中書省今

已右僕射多稱疾不豫事由是與贄有隙為道學用裴延壽張本

陸贄同知政事贄恃久在禁庭特承恩顯以國政為己任親朋戚

轉贄為門下侍郎贄由是深銜之數以日疾請告不其當政事因

早不相協按贄還門下贄為宰相又益以貢陸贄上奏論邊備

六失以為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賈於兵眾力分於將多怨生於

不均機失於遙制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

狼為鄰伍以戰鬪為嬉遊豈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

害之慮永無休假之娛地惡人勤于斯為甚自非生于其域習于

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甯其居而

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于溫飽狎

于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

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使乃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

抗其所懾駭將冀為用不亦疏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

資奉若驕子姑息如情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之以嚴憲其

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哺猶慮還期

之除緩恆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平

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允之眾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十七 則補續

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復有犯刑誦徒者既無良之類且加懷土

之情思亂幸矣又甚成卒復有擁旌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

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

既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恆在寡弱之卒寇戎每

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蹂躪其

搜驅比及郡府聞知虜已克獲旋返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

實以存勸罰以示懲故賞罰之于馭眾也猶繩墨之于曲直權衡

之揣重輕輓軌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眾而不用賞

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

實擯抑自頃權移于下柄失于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

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遵率也言相苟度歲時欲賞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十六 則補續

一有功勳慮無功者反仄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

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

者獲誦於等夷眾先登者取怨于士卒憤軍蹙國者不懷於愧

畏緩久失期者自以為智能沉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懼

困厄敗壞者行私而苟媚于眾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

所以解體也取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虜每入寇將帥遞相推

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

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聞并日耗徵求日繁以

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歲以事邊

制用若斯可謂財賈於兵眾矣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

數大郡而已動則中國懼其眾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



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  
 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疾徐如意機會靡愆  
 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為眾以弱為強者也夫節制多門則一國三  
 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  
 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中興以來未遑外討抗兩蕃者亦朔方  
 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言西北兩蕃者以別奚契丹兩蕃若  
 開元天寶以來則吐蕃北則突厥  
中興以來所謂兩蕃  
 西則吐蕃北則回紇  
 二百二十五卷  
 大曆十四年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  
 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史謂以衛軍上橫木抗衛謂兩相抗拒自  
 所偏重則衛為之低昂商輕重者所必  
 爭也抗衡者言無所低昂而平視之也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  
 用兵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九十一

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軍若斯可  
 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嚴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  
 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餒望之虞今窮  
 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然衣糧所給  
 唯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怯於應敵  
 懈於服勞衣糧所頒厚賚數等豐約相形懸絕斯甚又有素非禁  
 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嬌辭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  
 其於褒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苟未忘  
 懷孰能無愠不為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  
 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  
 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

不使使者不疑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  
 出宸衷選遣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  
 遂令分關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夷  
 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立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于承順無違  
 則如斯可矣若有意於平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軍相持事機之  
 來聞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疏矣況乎千里  
 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  
 亦有所不能焉縱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  
 馳駟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可抗敵分鎮者以無詔  
 不可出師還謂之閒寇已奔遁託以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  
 馬車牛鞠為樵剽畜夫樵婦磔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九十二

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夷  
 則滅百而為一其摺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  
 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  
 遙制矣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審葢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糧  
 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以給之又多開屯田募人至者每家給  
 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  
 糧并賜種子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擬官為收糴各酬倍價  
 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  
 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與夫條來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哉又宜  
 擇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為  
 理所諸節度使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



俱停罷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道既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

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眾宏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

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咸懷疆場寧謐矣上雖不能盡從心甚

重之 韋皋遣大將董勛等將兵出西山自彭州導江縣西出

州皆西 破吐蕃之眾拔堽柵五十餘 丙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董晉罷為禮部尚書 雲南王異牟尋遣使者三輩一出戎州

曰戎州漢興道南安縣地梁置戎州言以鎮戎夷也西南取曲協

州非南甯州安甯鹽井路至南詔所居羊苴咩城二千三百里舊

志戎州在京師西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齎生金丹砂詣韋皋

未經鍛鍊者為生金丹 金以示堅丹砂以示赤心三分皋所與書

為信皆達成都異牟尋上表請棄吐蕃歸唐并遣帛書自稱唐

雲南王孫吐蕃贊普義弟日東王吐蕃以雲南王為弟見二百十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德宗貞元九年

百二十六卷代 宗大歷十四年 皋遣其使者詣長安并上表賀上賜異牟尋詔書

令皋遣使慰撫之 賈耽陸贄道懷慮遣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

言秋七月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事見二百一

至德元 載十月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劍南西山諸羌女王

湯立悉女王亦羌別種東與吐蕃党項茂州接西屬三波河北距

險四線有弱水南流杜陽編女蠻國人危鬻金冠纓絡被體故謂

之皆黃蠻當時因使遂因制普薩登世附錄女王妙善亦氏武德

時始入貢自貞觀至開元朝貢不絕元宗復封女王為歸昌王

自是以後仍以男子為王然則湯立悉雖為女王非其女也 哥

鄰王董臥庭白狗王羅陀恩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莫庭悉董

王湯悉贊清遠王蘇唐磨咄霸王董逸蓬及通租王鄧吉知自哥

下諸種皆散居西山即雪山今威州保寧縣有雪山連乳川

白狗嶺有九峯積雪春夏不消白狗嶺與雪山相連威州唐之維

招附生羌 給以耕牛種糧立悉陀恩碎和入朝皆拜官厚賜而遣

之 癸卯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制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

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

置欠負耗贖季庫以掌之耗虧減也贖贖餘也三月為一季凡三

染練物則別置月庫以掌之月終則入所徵之物於庫故謂之季庫

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隨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

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

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污溼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

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收廢馬上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

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為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

以為己功常平先所市雜物再破官錢以給其直用充別貯羨錢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德宗貞元九年

因以罔上又邊兵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召禍疆場其事非細陛

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

末明行賞罰今羣情眾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為朋黨邪陛

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上不從 東都留守杜亞病風尚欲建

利以固寵奏請開苑內地為營田可減度支歲虞詔許之而苑地

可耕者先為畱司中官及軍人等開墾已盡亞計窮乃取軍中維

錢舉息與畿內百姓每至田收之際多令軍人以車牛散入村鄉

收斂百姓所得菽粟將入營中民家略無所食遂流亡過半上聞

之乃以禮部尚書董管代為東都留守召亞還京師 八月庚戌

大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薨晟字良器生數歲而孤事母孝

謹性雄烈有才氣工於騎射年十八從軍身長六尺勇收絕倫河



西節度使王忠嗣擊吐蕃有驍將乘城拒殺殺人如刈草忠嗣募人射之莫能中晟挾一矢而往殲之三軍皆大呼忠嗣撫其背曰此萬人敵也及為大將忠義天成臨下明察每治軍必曰某有勞某有能雖斷髮小善必記姓名好善疾惡出於天性尤篤分義隆於故舊鳳州刺史譚元澄嘗有恩於晟後坐法貶岳州比晟貴上疏理之雪其冤元澄三千最撫待勤至皆為成就官學治家以嚴稱諸子姪非晨昏不得謁見晟生日崔氏女歸省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女耳語久之崔氏女頷之而去有頃復來晟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晟怒曰我不幸有此女此大奇事汝為人婦豈有阿姑病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立遣之歸身亦續至崔家問疾且謝訓子不至故當時勳臣之家稱資治通鑑卷三百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德宗貞元九年

西平家法上雖聽張延賞之譖而忌之然以其功大與馬燧俱蒙優禮每日出兩家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上必遣使候問曰今日何為不舉樂晟歎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上惻然思晟乃致鹽於靈座其眷遇終始隆渥如此 冬十月甲子韋皋遺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書詣雲南并自為帛書答之節度巡官在判官推官之下十一月癸未上朝獻太清宮甲申朝享太廟乙酉祀園丘赦天下 劉士甯既為宣武節度使諸將多不服士甯淫亂殘忍出敗輒數日不返軍中苦之都知兵馬使李萬榮得獄心士甯疑之奪其兵權令攝汴州事十二月乙卯士甯帥眾二萬敗于外野萬榮晨入使府召所留親兵千餘人詐之曰救徵大夫入朝以吾輩舊務汝輩人賜錢三十緡眾皆拜又諭外營兵皆聽命乃分

兵閉城門使馳白士甯曰救徵大夫安速即路少或遷延當傳首以獻士甯知眾不為用以五百騎逃歸京師比至東都所餘僕妾而已至京師救歸第行喪禁其出入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聞變發兵屯鄆城鄆城縣屬汴州時屬蔡州蔡北鄆也東有漢召陵縣故城東府有後漢遣使問故且請戰萬榮以言賊之少誠慙而退上聞萬榮逐士甯使問陸贄贄上奏以為軍州已定宜且遣朝臣宣勞徐察事情冀免差失其略曰今士甯見逐雖是眾情萬榮典軍且非朝旨此安危強弱之機也願陛下審之慎之上復使謂贄若更淹遲恐於事非便今議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制即從內出贄復上奏其略曰臣雖服戎角力諒非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

資治通鑑卷三百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德宗貞元九年 焉惟在所置之夷地則平才如負馬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萬榮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徵求之情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躁殊異循良又聞本是滑人劉元佐滑州匡城人 萬榮與同里相善 偏厚當州將士當州者本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材且邀君而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若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則犯上敗則債軍復為厲階未見其可且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恆恐見圖必于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釁上下猜疑何能久安縱未干紀亂常亦必喪師蹙境近者劉元佐驅擄巨猾底復大梁即鎮于茲幾將十載及元佐殂沒朝廷命吳漢代之士甯兇頑輒敢唯此唯音臨 又音莊又音自素非得眾且甚不材緩之旬時必自離阻隨機制馭指顧



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務容養適使姦徒得計庸豎作狂殿然重  
翰之軍鞠爲汚染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于苟且哉今若又  
授萬榮則與士當何異負力而取誰曰不然邀取而除孰爲非據  
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開勢必嫌阻而求之爲苟邀允  
從也非所當從而從之爲苟允下以不順與共圖之於滋蔓日非  
求之上以不誠應之其勢必至于嫌阻與共圖之於滋蔓日非  
難圖也 不若絕之於萌芽用能弭爭奪之禍絕窺覷之心且爲  
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沈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  
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  
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  
侯誰不解體昨逐士甯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  
亦未協志各計度於成敗之勢迴違於逆順之名安可捐軀與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德宗貞元九年十月

同惡陛下但於文武羣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爲軍旅所愛信  
者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本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  
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眾知保安人且懷惠揆其大情理  
必俯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爲儻後事有愆素 左傳曰不愆于  
素杜預注云不愆也 臣請受敗壞之罪上不從壬戌以通王誥爲宣武節度大  
使以萬榮爲副後 丁卯納故駙馬都尉郭曖女爲廣陵王溆妃  
溆太子之長子 是爲 憲宗 妃母即昇平公主也  
甲貞元十年春正月劍南西山羌蠻二萬餘戶來降詔加章梟押  
近界羌蠻及西山八國使 入國即前女王哥鄰等弱 崔佐時至  
雲南所部羊苻咩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雲南王異牟尋  
尙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時衣牂柯服而入 牂柯蠻在昆明東九百  
里東距辰州二千四百

里其南千五 佐時不可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  
不得已夜迎之設位陳燒佐時大宣詔書 大誓以 異牟尋恐懼願  
左右失色業已歸唐乃歛歔流涕俯伏受詔鄭回密見佐時教之  
鄭回勸異牟尋歸唐事 故佐時盡得其情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  
見二百三十二卷三年 吐蕃給雲南金印見二百 復南  
使者去吐蕃所立之號獻其金印 二十一卷元宗天寶十載  
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 考異曰舊章梟傳四年正月泉道判官崔  
開異牟尋之意始因諸蠻萬書于牟尋自是比年招諭至九年牟  
尋始遣使分奏書以來朝廷賜之詔書泉乃遣佐時兼詔以往牟  
尋猶欲使佐時易 仍刻金契以獻異牟尋帥其子尋夢湊等與佐  
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先是吐蕃與回鶻爭北庭大戰死傷甚眾 爭  
庭事見上卷 徵兵萬人於雲南異牟尋辭以國小請發三千人吐  
蕃少之益至五千乃許之至是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德宗貞元十年

人踵其後晝夜兼行襲擊吐蕃賊于神川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  
城 鐵橋在施蠻東南據新書是賊也異牟尋破施順二蠻並虜其  
城王置白崖城又據新志自戎州開邊縣南行至白崖城三千里  
而近南詔傳曰南詔居永 虜其五王降其眾十餘萬戊戌遣使來  
獻捷 瀛州刺史劉滄爲兄濟所逼請西并隴坻遂將部兵千五  
百人男女萬餘口詣京師號令嚴整在道無一人敢取人雞犬者  
上嘉之二月丙午以爲秦州刺史隴右經略軍使理普潤 理治也  
爲治 軍中不擊柝不設音樂士卒病者擁視視之死者哭之 乙  
丑義成節度使李融薨丁卯以華州刺史李復爲義成節度使復  
齊物之子也復辟河南尉洛陽盧坦爲判官監軍解盈珍數侵軍  
政坦每據理以拒之盈珍常曰盧侍御所言公我固不違也 橫  
海節度使程懷直入朝厚賜遣歸 夏四月戊申地震癸丑復震



庚午宣武軍亂雷後李萬榮討平之先是宣武親兵三百人素驕橫萬榮惡之遣詣京西防秋親兵怨之大將韓惟清張彥琳誘親兵作亂攻萬榮萬榮擊破之親兵大掠而潰多奔宋州宋州刺史劉逸準厚撫之惟清奔鄭州彥琳奔東都萬榮悉誅亂者妻子數千人有軍士數人呼於市曰今夕兵大至城當破萬榮收斬之奏稱劉士雷所為五月庚子徙士雷於郴州 欽州蠻酋黃少卿反圍州城少卿者西原黃洞蠻酋也 邕管經略使孫公器奏請發嶺南兵救之上元後置邕管經略使領邕管橫州等州上不許遣中使諭解之 陸贄上言郊禮赦下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尙未霽恩乃為三狀擬進上使謂之曰故事左降官準赦量移史曰日移他地謂罪遠 不過三五百里今所擬稍似超越又多近兵馬及富路州縣富路州縣謂其地當入京之路者 事恐

賈治通鑑補 卷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忠誠錄

非便費復上言以為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做則浸及威刑不勉而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敘人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凶恆處防閑之中長從摺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合悽貪亂或起於茲今若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寔增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邇之差州縣則核其高下之等若必誤非當路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措置偏併示人疑慮體又非宏乞更賜裁審上

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及羣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艱於進用羣材滯淹費上奏諫其略曰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齊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樸斲唯施丹腹禮著造士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唯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闕則污泥疏濬則川沼是以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倘又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與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臣每于中夜竊自深維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

賈治通鑑補 卷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三十二 忠誠錄

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遠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頃者命官常以除吏多少準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羣才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厚薄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君子以愛才為心小人以傷善為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辯而遽疑似公則不從而先信是以大道每廢于橫議良材常困于中傷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頃者輔臣鮮克勝任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宰司慎擇上聞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於再至于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于獨見罔徇眾議或摺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



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夫登進以懋庸庸功也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繼介必懲而用材不賈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而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不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世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舉措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訥訥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懼可者未必忠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繁異同之趣是猶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五十一 忠補區別得宜付受當器各適其性各宜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今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罪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駁才馭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為中道而議者暗于通理一槩但曰宜久其任夫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且莅職既久甯無咎愆或為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

糾偏以一跌盡墮前功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于已成之功不致人于必敗之地是以鏡不挫而力不賈官有業而事有終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陞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沈滯無異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瞻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上不聽賢又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其略曰舊制賦役之法曰租調庸丁男一人受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每戶各隨土宜出絹若綾若緇共二丈綿三兩不蠶之士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謂之調每丁歲役三旬不役則輸其庸曰準絹三尺謂之庸天下為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亂華黎庶雲擾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皆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習患雖減新沴復滋救跛成痿轉展增劇執事者謂楊炎凡欲拯其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害非相懸亦不材變所為必當其悔乃亡易曰革而當其悔乃亡兵興以來供億無度此乃時弊非法弊也而遞更租庸調之成規則兩稅之新創分遣使者搜擿郡邑校驗簿書每州取大歷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為兩稅定額是務取財豈云恤隱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不以務稽增其稅不以較稼減其租則播種



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仿勸重其役不以竄怠獨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矣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曾不賸資產之中有藏于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其積於場圃困倉直雖輕而眾以為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謂貨子錢而收利者有虛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概計估算精互其失平長偽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恆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創制之首言立法之初不務齊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收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既成新規須懲積弊減重分輕是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德宗貞元十年

將均濟而乃急於聚斂懼或蠲除不墾物力所堪惟以舊額為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眾有流亡則已重者難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所遣使臣意見各異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於朝竟無類會裁處其於踏駁胡可勝言作法之弊疲民已自不支況復亟繚勞絲重傷痼痾其為擾病抑又甚焉臣請為陛下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歷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至于率稅多少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既無定限有司懼有闕供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為施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既由郡邑消息易協物互故法雖久利而人未甚瘁及總雜徵虛數以為兩稅恆規悉登地它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二

也本懲賦斂煩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既行已重于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為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敕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緡絹往者納絹一匹當錢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納絹一匹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于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發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謬稱折估仰使劍徵姦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四也稅法之重既已若是而復有進奉宜索之繁尚在其外方岳頗拘于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束以彝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純素之饒非從地生非是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於是巧避徵文曲成昏旨變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德宗貞元十年

徵役以召僱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而蠲計其直以召僱為目而捕之不得來以和市為名而迫之不得不出五也大歷中非法賦斂急備供軍折估宜索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去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吏治失宜或兵賦偏重或癘疾鍾害或水旱薦災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于殿責罕盡申聞所司姑務于取求莫肯矜恤遂于逃死闕之稅額累加現在疲吐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七也臣所知者纒梗釐革且去其太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與宰臣參量稍行均減以救凋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



不計錢數其略曰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  
惟布麻繪繒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  
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方班固曰太公爲周立九府圖法  
布束于帛又鄭氏周禮注曰其錢曰泉  
其行曰布取名于水泉其流行無不備  
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  
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  
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入之所爲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爲者  
故賦斂拾焉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繡布帛常有  
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爲差  
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謂折錢穀之價  
以徵他雜物也每歲色目頗殊惟  
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  
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人力  
黃治通鑑補卷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之作為有限物價之貴賤無常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絹一  
匹折錢三千二百文大率萬錢爲絹三疋價計稍貴數則不多  
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則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近者百姓  
納絹一匹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爲絹六疋價既轉賤數  
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尙欲過倍則供稅多而人力不給  
望令所司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疋估比類常今時價加賤  
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各隨鄉土所立勿  
更計錢以稅如此則上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于  
是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于紡績供綿絹者則事于  
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  
無賤售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

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議者曰自定兩稅以來  
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  
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  
無乃有闕臣以事逐情生用從事廣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  
以布帛爲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  
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  
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  
則常不足生物之豐取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  
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治化旣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恤  
所無樂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  
與不節耳其三論長史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其略曰夫欲施  
教化立度程必先域民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  
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又督之以出鄉  
游惰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閭之方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  
重遷然可爲理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  
約不明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  
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毗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  
招萃逋逃爲治化舍彼適此者旣爲新收而有復復除條往忽來  
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  
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恆代惰游賦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  
此由收率不克宏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夫課吏之法約有四科一  
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



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與偽以曲附其求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偽萌生恆因沮勸而滋矣夫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遽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長吏相效以為積安忍莫懲齊民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率率黎烝播殖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畝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令年限纔滿復為汗萊徒有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既庶而富

資治通鑑卷三百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賦役

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骨漚髓墮堂取材苟媚聚斂之司以為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民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唯尚強濟絲不容纖粟不暇眷矧伊貧虛能不奔迸不怨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此四者若不以事實驗之則真偽莫得而辨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出于人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容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儻國家所設考課之法僅欲崇於聚斂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謬歟請申命有司詳定考績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

以減數多少為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稅每戶十分減三者為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此不以增戶為課最而以戶額為課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常賦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為定額每歲據額徵納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宏人必悅勤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校量田既自有恆租不立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樂耕不防閑而眾皆安土其四論稅限迫促其略曰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制法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

資治通鑑卷三百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賦役

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費無錫貸至于徵收迫促亦不矜量懲事方興已輸緣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實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閒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為益何急敦逼重傷疲民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務于紓民俾得辦集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略曰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餓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饗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于歉乏之外設備于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眾不恒懼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鄰里之委積以恤艱隄縣鄙之委積



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糶之法漢置常平之倉利  
兼公私頗亦為便隋氏立制始創社會終于開皇人不飢僅貞觀  
初歐陽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  
為義倉豐則斂藏歉則散給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  
蓄者蓋率士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也故立  
國必先養民養民必先足食足食必先備災頃以寇戎為梗師旅  
亟興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所儲祇  
給軍食人之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之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賈糶  
田廬幸逢有年纒償道責斂穫始畢餼糧已窮執契擔囊行復貸  
假重重計息食每不充備滿薦餓遂至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  
棄由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思補錄  
乞為奴僕猶莫之售或行勾廊里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  
有率計被其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為民父母之心  
焉可捨而不念哉今賦役已繁民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  
之聚糧終不能致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  
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總計諸  
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錢使均融分配每至穀麥熟時即與觀  
察使計會散就管內州縣和糶便于當處置倉收納仍以義倉為  
名除賑給百姓外一切不得支用如時常大稔事至傷農則優予  
價錢廣其糶數穀若少貴糶亦便停所糶少多與年上下惟平糶  
價恆使得中每遇災荒即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錄奏  
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其略

曰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  
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古  
先哲王臨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  
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  
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  
墮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  
託疆豪以為私屬貸其種食貸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  
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斯厚斂促  
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  
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  
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穡人安得足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四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思補錄  
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雍昔之為理者所  
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  
所占田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慎在深刻裕其  
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預不矣富優可賑  
窮此乃吾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周禮地官以保息六善  
老三日振窮四日恤貧 萬民一日慈幼二日養  
五日寬疾六日安富







以悅之上屢遣中使諭之不從瀛州守將夏侯仲宣以城歸度休  
度休遣磁州刺史馬正卿督裨將石定蕃等將兵五千擊洛州定  
蕃帥其眾二千叛歸諒正卿退還詔以諒為饒州刺史諒不行度  
休自將兵攻之引洛水以灌城 黃少卿陷欽橫潯貴等州攻孫  
公器於邕州 九月王度休破元誼兵進拔雞澤 雞澤漢廣平縣  
地武德四年置  
雞澤縣屬洛州九城  
志在州東北六十里 裴延齡奏稱官吏太多自今闕員請且勿  
補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齡曰  
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開求美  
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  
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皆眾所不敢言亦未  
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十一  
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  
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鈺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  
之日陳其不可用十一月壬申贄上書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  
其略曰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  
妄不疑其敗亂無恥以聚斂為長策以誑妄為嘉謀以培克敵怨  
為匪躬以靖謫服讒為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  
所戒以為行能可謂堯代之其工魯邦之少卯也 家語孔子為魯  
司寇隔行相事  
七日而誅少卯即戮之于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卯非魯之閭  
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器者五  
而竊盜不豫焉一日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  
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此則不免君子之誅  
而少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嚴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其迹  
榮眾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也不可以不除 迹  
其姦蠹日長月滋陰視者固未盡彰敗露者尤難悉數今請相舉

數事用明坎罔大端陛下若意其負謫則誠宜亟為辨明陛下若  
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  
邦賦數日之內遷衍功能奏稱旬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  
庫以為羨餘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  
既賴贏餘之資稍宏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  
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句獲既虛言無以應命供辦  
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廛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  
功以勒索為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為稱而不償其備都城之中  
列肆為之盡閉輿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  
網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為言時有致詰為言翻謂黨邪醜直  
天子轍下鬱鬱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于上斂怨于人欺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十四  
天陷君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  
財太府攸職凡是大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  
支馮案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  
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句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  
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  
詔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  
于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又百萬有餘皆是文帳  
脫遺竝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  
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竊稱每月申奏皆  
是見在數中請令推詳足驗姦詐兩司既相論執理須辯鞠是非  
臣等具以奏聞請令三司詳覆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



刑如度支舉奏是虛誣詐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司校問又不令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舊太府論度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為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置貨財物合入官則納于其內事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而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于左藏之內增建六庫之名意欲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為家國不足其取之于人不足乃資之于國在國為官物在人為私財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務崇信不加檢裁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遂積久逋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五

唐紀五十一

五 恩補撰

欠妄云察復姦賊總計緝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放數或準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逸無處追尋或綱典拘囚不免填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竝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恥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不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聽貽誚侮于方岳貫愁怨于蒸黎于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為疎妄亦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會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或不復懼思姦威既沮于四方愾態復行于內府山是蹂躪官屬傾倒資財移東就西便為謀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

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即更下徵重困疲叱展轉流弊既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糴則于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剝徵罔下既以折估為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為利事多矛盾交駁物情窮蹙邊疆夫痛憤切于骨髓下土編戶冤叫徹于蒼旻而延齡以言取折估為公忠苟得出估為贍利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徇口腹哉殊不寤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及夷榛藪窮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纒畢地猶置絕勢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漸安居頻敷度支令貯軍食常使平原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歲之儲循環轉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五

唐紀五十一

六 恩補撰

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陛下召延齡令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質問延齡確言饋餉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缺乏希顏其推互邀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下覽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迹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既明恩勞靡替其為輜輶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總轄于庶官外敷化于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為人軌儀安可容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羣吏服從朝典陵遲而欲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為吏部尚書亟于私庭銓集選士果令逆豎得以為辭而延齡放情亂紀又甚國忠懈于夙興



多開會朝之禮徇其鄙次大賸省者之儀徒耶曹于闕里視公事于私第盡室飲官廚之饌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參辭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夫就視其指揮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恣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旬未省輪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糧罄于滯淹筋力困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為羣里中喧闐常若鬪鬪循巷列屠沽之肆已居成逆旅之津恣欲慢官虐民敦法此又罪之大者也總領財賦號為殷繁自非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蒞之以勤肅者鮮能稱職而延齡以素本僻戾之質加以以狂躁滿盈既憊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于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欺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權實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比 思補撰 德宗貞元十年

屢為府縣所繩鞠其姦賊無不狼籍通結動連于節將交私匪止于甚其威福潛移乃至于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朝廷為首而延齡憑寵作威恃恩縱暴侵刻軍鎮賈乏資糧將帥每使申論延齡率加毀謗或指誣隱盜或誘許陰私或欺其出處賤微或瞞其心志邪悖詞皆醜媒事悉加誣匹夫見陵猶或生患況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勳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覲于麾下憤恥于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為國聚斂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闕敗獲彼彝典遂于兇懷氣吞等夷隸畜郎吏時有履道而不為屈撓守官而莫肯由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敘述所不堪紀其為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懾

憚人之狂險乃至斯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遞之倫永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效不務遠圖廢其葺修減其芻秣車破畜耗略無子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卒承別旨須赴促期遂于街市之閒虜奪公私雜畜披猖頗甚費損尤多吏因生姦人不堪命所減者則泰以為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破實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芻藁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多恆須賍備舊例每至秋穫之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公私之閒頗謂兼濟延齡悉廢舊制但飾姦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為節減剩利及乎春夏之際稟積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廢輟莖官廚待然告闕煩煩于聖聰徵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八 思補撰 德宗貞元十年

催絡繹于省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糜損官錢不啻累倍聯蹇狼狽率以為常此則睿鑒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外繆觸緒皆然臣愚以為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體非宜耳其為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至如矯詔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為又難以備陳也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蒙蔽者或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姦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排眾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臣竊以為過矣昔胡亥偏信趙高卒至顛覆趙高指鹿為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臣謂鹿之與馬物類



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後代嗟謂又甚趙高者乎斯臣所以焦慮疚懷以陛下為過者良有以也今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左傳

無字曰王臣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諠譁談議億萬為徒能

以上言其人有幾臣以卑鄙任當台衡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

恩隨眾浮沈免貽厚責蓋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書奏

上不悅待延齡益厚 十二月王虔休乘冰合度壕急攻洛州元

諷出兵擊之虔休不勝而返日暮冰解士卒死者大半 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

其大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裴延齡日短

費於上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九

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

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王戎贄

罷為太子賓客考異曰韓愈順宗實錄曰韓宗在位稍久蓋自覺

而議者乃云山贄而然按凡為宰相者皆欲專權安有自求失職

不任宰相乃德宗之失而歸咎于贄豈人情也又贄論朝官缺員

狀云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任容濫皆備職員致勞寄 是茂刑

思巨細經處此乃謀德宗不任宰相親治細事之弊也 是茂刑

部尚書劉滋卒滋有經學善持論性廉潔刻苦不能容人之惡典

選時多所摘發及為宰相無所建明惟謙退廉謹而已弟子敦儒

性至孝母病狂易非日鞭撻人不能下食子弟僕妾不勝其苦皆

逃遁他處惟致儒侍食不倦體常流血敦儒怡然不覺痛楚及母

亡毀瘠幾死時人謂之孝子 初渤海文王欽茂卒子宏臨早死

族弟元義立元義猜慮國人殺之立宏臨之子華嶼是為成王改

元中興華嶼卒復立欽茂少子嵩鄰是為康王改元正歷考

立國開元之開其子武藝立益以置盛東北諸夷皆畏而臣之改

元仁安更五代以至於宋邪律雖數加兵不能服也故通鑑歷敘

其世

乙亥元十一年春二月乙巳冊拜嵩鄰為忽汗州都督渤海王考

日有錄乙巳冊大嶺嵩鄰 陸贄既能相裴延齡因譖京兆尹李

充術尉卿張滂前司農卿李銛燕於贄會早延齡奏言贄等失勢

怨李言於眾曰天下早百姓且流亡度支多欠諸軍芻糧軍中人

馬無所食其事奈何以動搖眾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

日上獵苑中適有神策軍士訴云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為

信遽還宮夏四月壬戌貶贄為忠州別駕充為涪州長史滂為汀

州長史開元二十四年開撫二州山阿置汀州舊忠州京師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十

里謙周巴記曰後漢初平六年立臨江縣屬永甯郡今忠州城東

臨江古城是也後魏廢郡二年改為臨江州因臨江縣以名州也隋

唐州以其地并入巴東郡貞觀四年置忠州以其地連巴徵心懷

忠信為名涪州漢涪陵縣地涪置涪州京師南二千三百五十里

銛為邵州長史涪州京師東南三千四百里宋白曰涪州漢為涪

尋廢州以邵陵縣屬涪州 贄之為相也貶駕部員外郎李吉甫為

唐貞觀十一年置涪州 贄之為相也貶駕部員外郎李吉甫為

明州長史及贄貶忠州延齡以吉甫必違憾于贄乃徙吉甫為忠

州刺史贄見弟門人咸以為憂及吉甫到部忻然交驩以宰相之

禮事之贄初猶慚懼後遂為深交吉甫栖筠之子也 初陽城自

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

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

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

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有欲造城而問者城















恭送京師己未詔免死汀州安置

訂貞元十三年春正月王寅吐蕃遣使請和親上以吐蕃數負約

不許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九城志京州治

縣地有木波馬嶺使問州甯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甯甯

兵足以城之不煩他道上卷九年復使問之曰城鹽州城鹽州見

七萬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

城鹽州之眾虜皆知之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

城之虜謂吾眾亦不減七萬其眾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

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至無能為也城傍草盡不能久留虜退

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

集眾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朝辰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十七

分軍為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子周曰

方渠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井井果

得甘泉方渠縣城河從土橋歸德川同家谷三處發源來城苦三

月三城成考異曰寶錄先是鄆甯楊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城

春詔問楊公曰方渠合道木波皆城也城之可乎若以為可更

要幾兵二月十一日起復除本官十四日制書到軍十八日發軍

二十六日軍次石堂谷二十八日夏四月甲申楊朝晟軍還至馬

嶺嶺唐馬嶺縣屬慶州到嶺曰馬嶺隋縣治天家堡貞觀八年移理

嶺新城以縣西有馬嶺坂未白曰鹽州原即馬嶺縣地今

州南抵慶州馬嶺縣北界杜松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

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皆如其素所 辛酉

以早慮囚乙丑大靈 庚午義成節度使李復堯庚辰以陝虢觀

察使姚南仲為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方大會聞之言曰姚大

夫書生豈將才也判官盧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監

軍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吾恐為所爾遂自他道潛去

南仲果以牒請之不遇得免既而盈珍與南仲有隙幕府多以罪

貶有死者事見後 吐蕃贊普乞立贊卒子足之煎立 六月壬

午章泉卒吐蕃入寇瀾州刺史曹高仕破之於臺登城下臺登漢

瀾州出清溪關西南 秋七月乙未京師地震 光祿少卿同正

張茂宗茂昭之弟也茂昭時為義武節度使 許尚義章公主義章公主上女

八月癸酉起復茂宗左衛將軍同正左拾遺義興蔣父上疏諫考

日質錄作蔣武按 以為兵革之急古有嬰髮從事者左傳晉文公

公伐鄭晉襄公嬰髮 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上遣中使諭之不止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十八

乃特召對於延英唐中世以後召對幸輔乃謂曰人聞多借吉

成昏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昏謂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

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

吉娶婦者也太常博士韋彤裴堪復上疏諫曰喪禮創巨者日久

痛甚者愈遲魯侯改服晉襄墨縗事緣金革故有變通安有釋縗

服衣冠裳去室室行親迎以凶瀆嘉為朝廷爽法上不悅命趣下

嫁之期辛巳成婚 九月己丑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邁以病罷

為太子賓客邁性孝友恭儉每有功總喪必容稱其服而情有加

焉叔下邳令休沐邁家邁終日與羣子姓均指使無位貌之異再

娶無子或勸畜姬媵對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可以主後所得俸賜

皆賑媼舊之乏其從父弟起喪還洛陽過都邁奏請往哭之盡哀



時執政自以宰相尊五服之親皆不過從問弔而獨不徇時議者重其仁而亮云 冬十月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開刀溝入汝

子之令而不從何以使下吏從公之令乎少誠遽為之罷役 十月

二月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先是宮中市外閒物令官吏主之

後不復行文書置白等數百人於兩市 白望者言使人于市中左

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縲尺寸裂而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九

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 進奉門戶者言進奉所經由門戶

撤業閉門營有農夫以贖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與絹數尺又就

索門戶仍邀驢送柴至內農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可受曰須

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

改諫宮御史數諫不聽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戶部侍郎

仰宮市取給索何罷之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初吐谷

渾可汗宣超卒子曠時立曠時卒子兆立及吐蕃陷安樂州其部

度使全義時屯長武城詔帥其眾赴鎮士卒以夏州積鹵又盛夏

兵馬使不降敕令中使口宣授之 六月乙巳以旱饑出太倉粟

賑貸 秋七月壬申給事中同平章事趙宗儒罷為右庶子以工

部侍郎鄭餘慶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八月初遣左右神策統

軍 觀此則知神策 時宗軍或邊者京賜優厚諸將多請遙隸神策

愈甚京兆尹吳湊從容論奏曰物議以中人買物于市倚勢強取

殊害于人此事甚細虛撥流議凡宮中所須責臣可辦不必更遣

中使若以臣府縣外吏不合預聞官所須則乞選內官年高謹重

者充宮市令庶息人閒議論上亦以其言為然將從之而宦者言

南東道節度使 丁卯紀王倕薨 倕子 彰義節度使吳少誠遣

兵掠壽州霍山 霍山本漢盧江之縣城縣置霍州隋置霍山縣



地五十餘里置兵鎮守 太學生群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

連州城送之郊外上以城黨罪人已已左遷城道州刺史

考異日實錄新

曾傳無年月柳宗元賜公遺愛賜日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

節節所起陽公為諫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至帝尤嘉其憂國子

司業又四年九月已已出拜道州刺史太學外郎李愔盧江何蕃

等百六十人投策奔走稽首闕下叫請無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

其事如己已

詔今從之 宋學生何蕃等三百餘人頓首闕下雷城為師十餘

日不得上聞乃止城至道州治民如治家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

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

鷓置甌杓道土人共食之州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請讓城自

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

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

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

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

官職妻子中道逸去州產侏儒歲貢之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上

遣使求之城奏曰州民豔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貢州

人感之以陽名其子 冬十月丁酉通王諶薨

諶上子也 庚子夏州

節度使韓全義奏破吐蕃於鹽州西北 明州鎮將梁鏗殺刺史

盧雲誘山越作亂攻陷浙東州縣

明州山越今慈谿鄞縣南界奉化縣西北界山民也

貳貞元十五年春正月甲寅雅王逸薨

逸皇弟也 二月丁丑宣武節

度使董晉薨乙酉以其行軍司馬陸長源為節度使長源性刻急

恃才傲物判官孟叔度輕佻淫縱好慢侮將士軍中皆惡之董晉

薨長源知爾後揚言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眾皆懼或

勸之發財以勞軍長源曰我豈河北賊以錢買健兒求節使邪故

事主帥能給軍士布以制服長源命給其直叔度高懸直下布直

人不過得鹽三二斤軍中怨怒長源亦不為之謂是日軍士作亂

殺長源叔度得食之立盡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龜準久為

宣武大將得眾心密書召之龜準引兵徑入汴州亂眾乃定 以

常州刺史李錡為浙西觀察使諸道監軍轉運使錡國貞之子也

唐宗末李國貞為錡州行營兵所殺 閑廨宮苑使李齊運受其賂數十萬薦之於上

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上是悅之

為李錡以浙西叛表本 己丑以劉

逸準為宣武節度使賜名全諒 乙未浙東觀察使裴勳擒粟鏗

于台州斬之 三月甲寅吳少誠遣兵襲吉州殺監軍邵國朝鎮

邊使張嘉瑜掠百姓千餘人而去 戊午昭義節度使王虔休薨

戊辰以河陽懷州節度使李元清為昭義節度使 夏四月癸未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以安州刺史伊慎為安黃等州節度使 六月癸巳山南西道節

度使嚴震薨 南詔異牟尋遣使與章泉約共擊吐蕃舉以兵糧

未集請俟他年 山南西道都虞候嚴礪詔事嚴震病使知留

後遣表薦之秋七月乙巳以礪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八月丙申

陳許節度使曲環薨乙未吳少誠遣兵掠臨穎

臨穎漢古縣唐屬許州九域志在許

州東南六十里 陳州刺史上官浣知陳許節度使少誠遣圍許

州浣欲棄城走營田副使劉昌裔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

城勿與戰不過數日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浣從之

少誠晝夜急攻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由是

全昌裔克州人也少誠又寇西華

西華漢縣唐屬陳州九域志在州西八十里 陳許大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一 昭義鎮



將孟元陽拒卻之陳許都知兵馬使安國甯與上官沈不叶謀翻  
城應少誠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  
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庚戌宣武節度使劉全諒驍軍中思劉  
元佐之恩推其物都知兵馬使匡城韓宏為甯後宏將兵識其材  
鄙勇怯指顧必堪其事 丙辰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  
討之先是朝廷以禮部尚書王翊代董晉為東都留守翊開置二  
十餘屯市勁筋良鐵以為兵器簡練士卒軍政以修及少誠逆命  
翊賦軍籍甲不待完繕東畿之人賴之 辛酉以韓宏為宣武節  
度使先是少誠遣使與劉全諒約共攻陳許以陳州歸宣武使者  
數輩猶在館宏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於許下少  
誠由是失勢 冬十月己丑邕王諷薨諡曰文敬太子 山南東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宣武軍自劉

道節度使于順安黃節度使伊慎知壽州李王宗與上官浣韓宏  
進擊吳少誠屢破之十一月壬子順奏拔吳房山 後魏諸襄城  
郡於漢汝南  
西平之地 房山在唐初改曰吳房吳房本吳縣名應劭  
曰本房子國楚以封吳夫吳王故曰吳房山漢安昌縣地後魏  
置初安郡隋開皇十八年改安昌為房山唐並屬蔡州宋朝避聖  
祖諱改房山為確山九域志吳房在蔡州西北七十里明山在蔡  
州西南七十里 十二月辛未中書令咸甯王渾瑊薨於河中城好讀  
書通左氏春秋班氏漢史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  
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由是為上所親愛上還自興元  
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凡有所請無不曲從惟瑊奏事每  
多不過 唐制凡奏事得可者皆過門下省  
中書省不遇者則奏於下也 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  
能以功名終時論以方漢之金日磾 六州党項自永泰以來居  
於石州 代宗永泰之後改為大雁六州党項部落曰石州也詩野  
利龍兒野利厥律兒黃野野等居慶州者號東山部

夏州者號平夏節度使永安鎮將阿史那思諫侵漁不已 唐恭宗永  
泰之後併石州 諸軍討吳少誠者既無統帥  
每出兵入自規利進退不一乙未諸軍自潰於小渭水 水在石州  
北又東南過石州城也 委棄器械資糧皆  
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 吐蕃眾五萬分擊南詔及播  
州吳牟尋與章泉各發兵禦之吐蕃無功而還

貞元十六年春正月乙巳恆曷易定陳許河陽四軍與吳少誠  
戰皆不利而退夏綏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策軍中尉資文場愛  
厚之薦於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二月乙酉以全義為蔡州四面  
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受全義節度 為全義  
奏請張本 宣武軍自劉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宣武軍自劉

元佐薨凡五作亂 貞元八年元佐薨于京師吳海而立其子士甯  
李萬榮殺士甯十年韓惟清等亂十二年萬  
榮死其子適以兵亂董晉既入汴鄭惟恭復  
謀亂十四年晉薨兵又亂殺節度使凡五亂 士卒益驕縱輕其主  
帥韓宏視事數月皆知其主名有郎將劉鏐常為唱首三月宏陳  
兵牙門召鏐及其黨二百人數之以賊頭於亂自以為功悉斬之  
血流丹道自是至宏入朝 憲宗元和十四  
年韓宏入朝 二十一年士卒無一人  
敢譁呼於城郭者 義成監軍薛盈珍為上所寵信欲奪節度使  
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譖其幕僚馬總貶泉州別  
駕福建觀察使柳冕謀害總以媚盈珍以幕僚寶鼎辭戎攝泉州  
事使按致總罪戎為辯證其無辜冤怒縶案引戎戎叱引者曰  
見賓客乃爾乎由東甯從容而進寃度未可屈指而去之囚之他  
館使守卒恣為侵辱如此累月徐誘之使誣總戎終不從總由是



獲免窮芳之子也盈珍屢毀南仲於上上疑之盈珍乃遣小吏程  
 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晨夜兼行  
 追及務盈於長樂驛長樂驛在長安城東與之同宿中夜殺之沈盈珍表  
 於廟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亦作狀白南仲遂自  
 殺明日門不啟驛吏排之入得表狀於文洽尸傍上聞而異之徵  
 盈珍入朝南仲恐盈珍之益深亦請入朝夏四月丙子南仲至  
 京師待罪於金吾金吾左右仗凡內外官之待罪者詣焉詔釋之召見上問盈珍擾  
 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  
 數雖使羊杜復生羊杜謂羊祜杜預亦不能行愷梯之政成攻取之功也  
 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於上曰南仲惡政皆  
 幕僚馬少微贊之也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一

死 黔中觀察使韋士宗政令苛刻丁亥牙將傅近等逐之出奔  
 施州九域志黔州東北至施州四百一十一里新羅王敬信卒庚寅冊命其嫡孫俊  
 邕為新羅王 京兆尹吳湊卒湊章敬皇后之弟也為人小心謹  
 慎而知識周密其居官為政能勤儉清苦故所至必得民心 韓  
 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為大帥每議軍事宦者  
 為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龍天漸暑士卒久  
 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地人有離心五月庚戌與吳少誠  
 將吳秀吳少陽等戰於嚴南廣利原嚴南嚴水之南也鋒鏑交諸軍大  
 潰秀等乘之全義退保五樓五樓在嚴水縣西南少陽滄州清池人也宋白  
浮陽縣附開皇十八年改曰清池因縣東南有清池為名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吳少  
 誠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恣行誅殺有據漢南之志專以

慢上陵下為事上方姑息藩鎮知其所為無如之何頔誣鄧州刺  
 史元洪賊罪至德元載元洪開防備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陽  
鄧州唐安均房金商九州貞元元年以鄧州歸襄陽以觀之北  
時後領鄧州矣朝廷不得已流洪端州遣中使護送至襄陽襄陽  
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六十里距襄州一百三十五里頔遣兵  
 劫取歸襄州中使奔歸頔表洪責太重上復以洪為吉州長史乃  
 遣之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峽州長史比救下頔怒已解復奏留  
 為判官上一一從之頔驕蹇不奉法故方鎮有擅命者時號跋扈  
 節度 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鎮彭城十餘年軍府稱治病篤累  
 表請除代人辛亥以蘇州刺史韋夏卿為徐泗濠行軍司馬敕下  
 建封已薨夏卿執誼之從祖兄也徐州判官鄭通誠知曹後恐軍  
 士為變會浙西兵過彭城通誠欲引入城為援軍士怒于子數千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一

人斧庫門出甲兵擐執之圍牙城劫建封子前虢州參軍情令知  
 軍府事殺通誠及大將段伯熊等數人械繫監軍上聞之以吏部  
 員外郎李鄴為徐州宣諭使鄴直抵其軍召將士宣朝旨諭以禍  
 福脫監軍械使復其位凶黨不敢犯情上表稱兵馬留後鄴以非  
 朝命不受使削去然後受之以歸建封善屬文好談論慷慨負氣  
 初裴寬罷郡歸汴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甚破敝召與語大  
 奇之謂曰君才識自當富貴何貧也舉一船錢帛及奴婢盡與之  
 客亦不讓上船而去奴婢有偃蹇者輒鞭之寬益以為奇使人問  
 其姓名乃建封也及功名既盛不為驕貴之容觸事必親不厭煩  
 劇明于功過而能容人之誤與人言必感激以忠義性好士賢不  
 肖遊其門者皆禮遇之故士往如歸 靈州破吐蕃於烏蘭橋唐



地此志會州烏蘭縣有島 丙寅韋士宗復入黔中 是年四月  
湖南觀察使河中呂渭奏發永州刺史陽履賊賄履表稱 宗為牙將

所斂物皆備進奉 上召詣長安丁卯命三司使鞠之詰其物費用

所歸履曰已市馬進之矣又詰馬主為誰馬齒幾何對曰馬主東

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禮齒路馬有誅故不知其齒所對率

如此上悅其進奉之言釋之但免官而已 天且丙戌加滯青節

度使李師古同平章事 徐州亂兵為張愔表求旌節朝廷不許

加淮南節度使杜佑同平章事兼徐濠泗節度使討之佑大具

舟艦遣牙將孟準為前鋒濟淮而收佑不敢進泗州刺史張伾出

兵攻捕虜大敗而還朝廷不得已除愔徐州團練使以伾為泗州

留後濠州刺史杜兼為濠州留後仍加佑兼濠泗觀察使 分濠泗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一十七 思補樓

以濠州之權考異曰寶錄十二月癸卯泗州 兼正倫五世孫也

濠州宣令淮南觀察使收管今因此終言之 杜正倫相

太宗高宗性狡險彊忍建封之疾亟也兼陰圖代之自濠州疾驅

至府署僚李藩與同列入問建封疾出見之泣曰僕射疾危如此

公宜在州防遏今乘州來此欲何為也立速去不然當奏之兼錯

愕出不意遂徑歸建封建封歸揚州兼誣奏藩於建封之薨搖動

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使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

藩論佛經曰佛言果報有諸藩曰有之 佛言人所造善惡為

報 佑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神色不變曰此

真報也佑曰君慎勿出口吾已密諭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

藩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耶即除秘書郎

新羅王倭臣卒國人立其子重熙 秋七月吳少誠進韓全義

於五樓諸軍復大敗全義夜遁保潞水縣城 潞水縣黃汝陽縣地

入馬唐州陳州九域 盧龍節度使劉濟弟源為涿州刺史不受

志在州西南八十里 濟命濟引兵擊擒之 九月癸卯義成節度使盧瑑薨甲辰以尙

書左丞李元素代之賈耽曰凡就軍中除節度使必有愛憎向背

喜懼者相半故眾心多不安自今願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無他

變上以為然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餘慶與戶部侍郎判度支

于頔素善頔所奏事餘慶多勸上從之上以為朋比庚戌貶餘慶

郴州司馬頔泉州司戶 宋白曰泉州江左之晉安郡舊置泉州舊

州之南安前田龍溪三縣置武榮州景雲二年改泉州舊志泉州

京師東南七千三百里考異曰舊傳曰時歲旱人餓與宰相議將

賑給禁衛十軍事未行為中書吏所洩餘慶貶郴州司馬按寶錄

餘慶與頔同貶餘慶制辭云乃垂三直有涉比周棄法弄能公行

每垂于事實頔亦有發于餘慶今從之 頔頔之兄也 癸丑吳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一十八 思補樓

少誠進逼潞水數里置營韓全義復帥諸軍退保陳州宣武河陽

兵私歸本道獨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帥所部留軍潞水

全義以詐誘昭義將夏侯仲宣義成將時昂河陽將權文度河中

將郭湘等斬之欲以威眾全義至陳州刺史劉昌裔登城謂之曰

天子命公討蔡州今乃來此昌裔不敢納請舍於城外既而昌裔

齋牛酒入全義營犒師全義驚喜心服之己未孟元陽等與吳少

誠戰殺二千餘人 庚申以太常卿齊抗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設事吏部選人試書判別奏官覆第其高下既考中書門下復奏

擇官覆定抗奏曰吏部尙書侍郎已是朝廷精選今更遣官覆職

非任人勿疑之道又禮部侍郎掌貢舉其親故別試于考功謂之

別頭舉人抗亦奏罷之 癸亥以張愔為徐州留後 冬十月吳



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韋舉聞諸軍討少誠無功上言請以渾瑊賈耽為元帥統諸軍渾瑊于去年十二月韋舉蓋上言于瑊未薨之前若重煩元老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出荆楚以窮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罪惡惡稔為麾下所殺則又當以其爵位授之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算矣賈耽言於上曰賊意蓋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從之會

少誠致書幣於監官軍者求昭洗監軍奏之戊子詔赦少誠及彰義將士復其官爵考翌日賈耽九月壬寅宰相對于延英賈耽奏曰昨韓全義五樓退軍賊不敢追趕者惟恐聖恩家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是之按全義自五樓退軍水少誠遣船水下營全義又退係陳州非不敢追趕也又云諸軍討蔡州未嘗整陣交鋒而王師恩性流矢少誠知王師無能為教書幣以告監軍願求昭洗上既納賈耽之議又得監軍書奏遂復其官爵按少誠知王師無能為則愈當侵軼豈可從監軍求昭洗蓋少誠起兵以來不能無疲弊故求休息耳今不取己丑河

東節度使李說堯甲午以其行軍司馬鄭僖為節度使上擇可以代僖者以刑部員外郎嚴綬嘗以募僚進奉記其名即用為行軍司馬吐蕃數為韋臬所敗是歲其囊貢臘城等九節度嬰龍官馬定德帥其部落來降定德有智略吐蕃諸將行兵皆稟其謀策常乘驛計事至是以兵數不利恐獲罪遂來奔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九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九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九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九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九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九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九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九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九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九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九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九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九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九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九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九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九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九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九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五 唐紀五十一 九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五十二 起貞元十七年盡順宗元貞元五年凡五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十一

貞元十七年春正月甲寅韓全義至長安廣文場為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考異曰舊全義傳令中使就而去議者以韓敗法制從古以還未有如貞元之甚按實錄壬戌宴全義於禁德殿又云自還及歸不見不辭于正朝蓋其不謁也世不于造司馬崔放入對放為全義引咎謝無功上曰全義為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功耶閏月甲戌遣

歸夏州 二月丁酉大雨雹戊申夜震雷大雨雹庚戌大雪雨雹

韋士宗既入黔州安殺長吏人心大擾士宗懼三月脫身行走夏四月辛亥以右諫議大夫裴佖為黔州觀察使 五月壬戌朔

日有食之 朔方節度使楊朝晟朔方兵分居郡故仍以節度節度 防秋於雷州乙酉苑初渾瑊遣兵馬使李朝榮將兵戍定平 武德二年分雷州定安縣置定平縣 瑊遣朝榮請以其眾隸神策軍詔許之楊朝晟疾亟召僚佐謂曰朝晟必不起朔方命帥多自本軍雖徇眾情殊非國體雷州刺史劉南金練習軍旅宜使攝行軍且知軍事比朝廷擇帥必無虞矣又以手書授監軍劉英倩英倩以聞軍士私議曰朝廷命帥吾納之即命劉君吾事之若命帥於他軍彼必以其麾下來吾屬被斥矣必拒之己丑上遣中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六 唐紀五十二 一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六 唐紀五十二 一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六 唐紀五十二 一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六 唐紀五十二 一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六 唐紀五十二 一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六 唐紀五十二 一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六 唐紀五十二 一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六 唐紀五十二 一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六 唐紀五十二 一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六 唐紀五十二 一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六 唐紀五十二 一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六 唐紀五十二 一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六 唐紀五十二 一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六 唐紀五十二 一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六 唐紀五十二 一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六 唐紀五十二 一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六 唐紀五十二 一



使往察軍情軍中多與南金辛卯上復遣高品粹盈珍齋詔詣甯  
州唐內侍省有高品一六月甲午盈珍至軍宣詔曰朝案所將本  
朔方軍今將并之以壯軍勢威戎狄以李朝案為使南金副之軍  
中以爲何如諸將皆奉詔丙申都虞候史經言于眾曰李公命收  
弓刀而送甲冑二千軍士皆曰李公欲內麾下二千爲腹心吾輩  
妻子其可保乎夜造劉南金欲奉以爲帥南金曰節度使固我所  
欲然非天子之命則不可軍中豈無他將乎眾曰弓刀皆爲官所  
收惟軍事府尚有甲兵軍事府加軍事所居也欲因以集事南金曰諸軍不  
願朝案爲帥宜以情告救使若操甲兵乃拒詔也命閉門不內軍  
士去詣兵馬使高固固逃匿搜得之固曰諸君能用我言則可眾  
曰惟命固曰毋殺人毋掠金帛眾曰諾乃共詣監軍請奏之眾曰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三十六 唐紀五十二 德宗貞元十七年

欲爲自全計增廣兵眾選有材力善射者謂之挽疆胡奚雜類謂  
之蕃落給賜十倍他卒轉運判官盧坦屢諫不悛與幕僚李約等  
皆去之約勉之子也識度超曠迴出塵表嘗江行有商胡病將死  
邀約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遺以夜光珠一顆資財巨萬  
胡死約潛以夜光珠爲舍人莫知也又籍其資財寄官而嫁其二  
女後死胡有親來理財約以所寄官錢還之并發葬胡夜光果在  
其密行如此爾雅約與張說章況交善而於說尤密每匡牀靜言  
達且不寐人莫得知者有贈張詩曰我有心中事不  
與章二說秋夜者陽城己酉以高固爲邠甯節度使固宿將以  
寬厚得眾節度使忌之置於散地同列多輕侮之及起爲帥一無  
所報復軍中遂安 丁巳成德節度使王武俊薨 秋七月戊寅  
吐蕃寇鹽州 辛巳以成德節度副使王士真爲節度使 己丑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三十六 唐紀五十二 德宗貞元十七年



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操筆立成楚德棻之裔也八月戊午以河東  
行軍司馬嚴毅為節度使 九月韋皋奏大破吐蕃於雅州宋曰雅州即秦鞏道縣地後魏立蒙山郡唐立雅州案郡國志漢源縣有維摩守李冰所鑿離古羅字也州此為名舊志雅州京師西南二千七百二十三里 左神策中尉文場致仕以副使楊志廉代之

韋皋屢破吐蕃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捕虜六千降戶三千遂圍維州及昆明城冬十月庚子加皋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賜爵南康郡王南詔王異牟尋威獲尤多上遣中使慰撫之 戊午鹽州刺史杜彥先棄城奔慶州為吐蕃所逼也鹽州隋禁距是年魏八年 是歲嘉王運莖

貞元十八年春正月驛王摩羅思那遣其子悉利移入貢驃國在南詔西南六千八百里新舊驃古朱波也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師萬四千里 其王姓困

沒長氏自古未通中國聞南詔內附而慕之因南詔入見仍獻其國樂 吐蕃遣其大相兼東鄙五道節度使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險設伏以待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戰虜悉眾追之發伏吐蕃大敗擒論莽熱虜死者大半悉羅州昆明竟不下乃引兵還乙亥韋皋遣使獻論莽熱為異曰舊韋皋傳云十月遣使獻論莽熱今從實錄 上赦之 浙東觀察使裴勣既以進奉得進肅卒判官齊總代掌

後務刻剝以求媚又過之三月癸酉詔擢總為衢州刺史給事中長安許孟容封還詔書曰陛下比者以用兵之地有不次超授者今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獎深駭羣情若總必有可錄願明警勞課然後超資改官以解眾疑詔遂留中己亥上召孟容慰獎之百袁高爭盧杞後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至是孟容

始論駁詔命使天子開納四方想見其風采 秋七月辛未唐王府諸議高宏本正牙奏事自理通債乙亥詔公卿庶僚自今勿令正牙奏事如有陳奏宜延英門請對議者以為正牙奏事自武德以來未之或改所以達羣情講政事宏本無知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事 淮南節度使杜佑累表求代冬十月丁亥以刑部尚書王鏐為淮南節度副使兼行軍司馬 己酉鄆坊節度使王栖

龍發中軍將何朝宗謀作亂夜縱火都虞候裴玢潛匿不救火巨擒朝宗斬之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為鄆坊節度使以玢為行軍司馬

貞元十九年春二月丁亥名安黃軍曰奉義龍伊慎也 己亥安南牙將王季元逐其觀察使裴泰泰奔朱鷺對時日朱鷺漢縣名晉武帝更名海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六 唐紀五十二 四 德宗貞元十八年 恩 平江左置武平郡隋廢郡為朱魯縣屬交州 明日左兵馬使趙勻斬季元及其黨迎泰而復之 甲辰杜佑入朝三月壬子朔以佑檢校司空同平章事以王鏐為淮南節度使 鴻臚卿王權請遷獻懿二祖於德明興

聖廟元宗天寶二年尊魯祿為德明皇帝 每禘祫正太祖東向之位從之 建中二年奉獻和正東向 乙亥以司農卿李實兼京兆尹 夏四月涇原節度使劉昌奏請徙原州治平涼從之 七年對

高平唐為平高縣為吐蕃所陷 乙亥吐蕃遣其臣論賴熱入貢 六月辛卯以右神策中尉副使孫榮義為中尉與楊志廉皆

駱從招權 楊志廉時為左軍中尉考異曰實錄十七年六月以中官楊志廉為左神策軍中尉七月丙戌以內給事楊志廉為左神策軍中尉副使九月戊寅以志廉為左神策中尉十九年六月辛卯以志廉為右神策中尉二十年十月戊申以志廉為右神策中尉其重慶差互如此蓋十七年六月攝領身七月始為副使九月及十九年六月始正為中尉二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六 唐紀五十二 五 德宗貞元十八年 恩 平江左置武平郡隋廢郡為朱魯縣屬交州 明日左兵馬使趙勻斬季元及其黨迎泰而復之 甲辰杜佑入朝三月壬子朔以佑檢校司空同平章事以王鏐為淮南節度使 鴻臚卿王權請遷獻懿二祖於德明興

聖廟元宗天寶二年尊魯祿為德明皇帝 每禘祫正太祖東向之位從之 建中二年奉獻和正東向 乙亥以司農卿李實兼京兆尹 夏四月涇原節度使劉昌奏請徙原州治平涼從之 七年對

高平唐為平高縣為吐蕃所陷 乙亥吐蕃遣其臣論賴熱入貢 六月辛卯以右神策中尉副使孫榮義為中尉與楊志廉皆

駱從招權 楊志廉時為左軍中尉考異曰實錄十七年六月以中官楊志廉為左神策軍中尉七月丙戌以內給事楊志廉為左神策軍中尉副使九月戊寅以志廉為左神策中尉十九年六月辛卯以志廉為右神策中尉二十年十月戊申以志廉為右神策中尉其重慶差互如此蓋十七年六月攝領身七月始為副使九月及十九年六月始正為中尉二

志廉為右神策中尉其重慶差互如此蓋十七年六月攝領身七月始為副使九月及十九年六月始正為中尉二

六月攝領身七月始為副使九月及十九年六月始正為中尉二

六月攝領身七月始為副使九月及十九年六月始正為中尉二







中必字也碑文誤耳順宗貞元正與王仲宏到叔文之黨疑伯芻裴常仲蕭呂月相善數遊止今從德宗貞元錄

正一言已陰事令執誼反譖正一等於上云其朋黨遊宴無度九月甲寅正一等皆坐遠貶人莫知其由為任叔文等舉伯芻迺之子也十卷貞元元年 鹽夏節度判官崔文先權知鹽州為政苛

刻冬間十月庚戌部將李庭俊作亂殺而變食之左神策兵馬使李興幹戍鹽州殺庭俊以聞 丁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損薨

猶身為宰相母野殞不葬亦不一展殯姊為尼沒于近寺終喪不一臨其事上也過為茶遞接見便辟故自建中以後宰相罕有久在位者而損用此中上意獨在大位者八年 十一月戊寅朔以李興幹為鹽州刺史得專奏事李興幹出于神策軍宦官因其定亂之功而崇獎之自是鹽州不隸夏州貞元三年置夏州節度使領銀夏二州今鹽州得專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唐紀五十二 九 德宗貞元十九年 州隸之 十二月庚申以太常卿高郢為中書侍郎吏部侍郎

珣瑜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珣瑜餘慶之從父兄弟也 建中初政京城諸使及府縣繫囚每季終委御史巡按有冤濫者以聞

近歲北軍移牒而已宦官勢橫御史不敢復入北軍按囚但移文北司陳取繫囚姓名及事因應故事而已無冤濫監察御史崔遵遇下嚴察下吏欲陷之引以入右神策軍

軍使以下駭懼具奏其狀上怒杖遵四十流崖州 京兆尹嗣道王實務徵求以給進奉王愛信之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

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旨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一頃麥苗碩

五米三間堂屋二千錢實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又括留府絹帛以進奉宰相鄭珣顯詰之曰留府絹帛入有素若有餘者

應納度支今乃進奉出何名色邪實無以對監察御史韓愈上疏以京畿百姓窮困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徵未得者請俟來年蠲

麥愈坐貶陽山令陽山漢縣屬桂陽郡後漢省晉平吳今在桂陽○含涯音合匡考異曰韓愈河東人張若虛曰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為幸臣所惡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為縣令南

方又察若文曰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謂韓又曰我落陽山以尹歸孫君與韓武山林之年歲弊弊先雪虐風糞與署

同慶當在 此年冬 甲寅元二十年春正月丙戌天德軍都防禦團練使豐州刺史李

景略卒初景略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醴進判官京兆任迫簡以景略性嚴恐行酒者得罪強飲之歸而嘔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景

略卒軍士皆曰判官仁者欲奉以為帥監軍拘置別室軍士發局取之監軍以聞詔以代景略 吐蕃贊普死其弟嗣立考異曰贊錄及舊傳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唐紀五十二 九 德宗貞元十九年 皆云贊普以貞元十三年四月卒長子立一歲又卒次子嗣立韓

愈贈宗實錄云貞元二十年贊普死遺萬馬新馬云二十三年贊普死其子足之照立二十年贊普死遺工部侍郎張萬馬

嗣其弟嗣立疑贊普舊傳或以為一事今從唐宗錄及新傳 二月庚戌大雷震雨雹 夏四月丙寅名陳許軍曰忠武 左金吾

大將軍李昇雲將禁兵鎮咸陽疾病其子政謹與虞候上官望等謀效山東藩鎮使將士奏搆父事六月壬子昇雲卒甲寅詔追削

昇雲官爵籍沒其家 秋七月洪州火焚民舍萬七千家 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上使中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

即授時大將來希皓為眾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眾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

皓亦必做事言若束草為節度使亦必敬而事之中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取大將拔與節鉞朝廷不別降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考異曰從史牧上李司



徒書作押衙其位居四營與監軍相結起出伍曰若來大夫不  
何受詔從史請且句當此軍監軍曰庶中丞若如此此亦固合聖  
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請返迴揮同  
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八月己未詔以從史為節度使  
處士陸羽卒羽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  
長以易自號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氏  
羽為名鴻漸為字幼時其師教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絕後  
嗣得為孝子師怒使執糞除垢垣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潛以  
竹畫牛背為字師又拘之令雜草羽憤憤若有所遺過日不作主  
者鞭苦之因歎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嗚咽不自勝因亡去匿  
為優人作談諧數千言天寶中州人酈吏署羽為伶師太守李齊  
物見而異之授以書遂廬火門山而誦讀焉羽貌悅陋口吃而辯  
聞人善若己見人過必規諫與朋友燕處意有所適輒不言自  
去人疑其多瞋及與人期約雖雨雪千里虎狼當道不避也上元  
初更隱若溪自稱桑楚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手弄  
流泉夷猷裝徊自曙至暮輿盡慟哭而歸故楚人相謂陸子蓋今  
之接輿也久之召拜太子文學不就職羽嗜茶著茶經三篇天下  
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突閉祀為茶神御史大夫李  
季卿官慰江南召羽相見羽衣野服挈茶具而入季卿不為禮羽  
愧之更著毀茶論 賓州得龍長丈餘西川節度使韋皋匪而  
之百姓縱觀三日為煙所蕪而死 九月太子始得風疾不能言  
配貞元二十二年春正月辛未朔諸王親戚入賀太子獨以疾不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六 唐紀五十二 十一

能來上涕泣悲歎由是得疾日益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  
兩宮安否癸巳王崩十四日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  
鑾殿 程大昌雜錄曰金鑾殿者龍首山之支龍隱也平地而峻  
鑾殿 隆進者也其上有殿名曰金鑾殿殿前有殿名曰金鑾殿又  
曰金鑾殿者在蓬萊山正西破南龍首山岐山之北殿西有草遺  
殿從宗廟之以進東學上院以其在開元學士院之東也 草遺  
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眾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  
有疾地居豕窟中外慮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 廣陵王純不  
然必大亂細等從而和之議始定次公河東人也太子知人情疑  
疑紫衣麻鞋 考異曰按純則不應麻鞋發喪則不應紫衣蓋  
耳力疾出九仙門 考異曰九仙門在內西苑之東北角有神策軍  
本大明宮圍宮城西面右 召見諸軍使人心粗安甲午宣遺詔於  
宣政殿 考異曰德宗實錄癸巳太子縋服見百官丙申即皇帝位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六 唐紀五十二 十一

於太極殿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曰真太子也乃喜而泣  
時上失音不能決事常居宮中施簾帷獨宦者李忠言昭容牛氏  
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漸王任先入稱詔召  
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任以叔文意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  
初無知者以杜佑攝冢宰二月癸卯上始朝百官於紫宸門 紫宸  
宸殿門也 宸安志宜政殿北曰紫宸 門內有紫宸殿即內衙之正殿 己酉加義武節度使張茂  
昭同平章事 辛亥以吏部郎中韋執誼為尚書左丞同平章事  
王叔文欲掌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己用事於中與相唱和 壬子  
李師古發兵屯西境以脅滑州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牙將有  
自長安還得遺詔者節度使李元素以帥古鄰道欲示無外 春秋  
傳曰王者無外此唐人以 遣使密以遺詔示之師古欲乘國喪侵  
化外待詔錄故有此語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六 唐紀五十二 十一



噤淵流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杖元素使者發兵屯曹州

考異曰舊唐書云振節宗實錄改時愈窮李廣孫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華處厚竟別照順宗實錄三卷原中詔編次崇文總目順宗實錄有七本皆五卷題曰

傳愈等撰五本略而二本詳編次者兩存之其中多異同今以詳略為別此李師古舊清州事詳本有而略本無詳錄又云使鳥密以其本示之師古不受杖斃死使鳥密之名無詳錄又云遂

以師至曹州何儀為攝按舊唐書云屯兵于曹州今從之

且告假道於汴滑州界一百里東北至曹州界一百三十三里北至

界大宣武節度使韓宏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耶有以相

待無為空言元素告急宏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蕭棘夷

道蕭棘夷也兵且至矣請備之宏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之應師

古詐窮變素且聞上即位乃罷兵元素表請自貶朝廷兩慰解之

元素泌之族弟也吳少誠以牛皮鞋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

資治通鑑補遺卷三十一 唐紀五十二 十一

潛過宣武界事覺宏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師古

等皆憚之 初京兆尹道王實恃德宗寵遇以氣陵人肆無忌憚

故事府官避臺官實嘗遇待御史王播于路實不肯避播詰其從

者實怒奏貶播為三原令播受命趨府謝又庭詬之又誣奏萬

年令李眾貶為虔州司馬以所善房啟代之吏部將奏科目朝官

不得通書問而實身詣選曹迫趙宗儒且以勢恐之權德輿為禮

部侍郎實錄二十人道德輿曰可依此第之不爾必出外官德輿

雖不從然常憚其誣由是士大夫畏之側目先是有詔蠲畿內逋

租實違詔徵之百姓大困官吏多遭笞罰培取三十萬緡每按胥

吏有絲髮濡染者困死即無犯者且曰死亦不枉亦杖殺之上在

諒陰逾月實斃人於府者十數乃議逐之辛酉下詔數實殘暴措

斂之罪貶通州長史

宋白曰通州黃安果縣 市井譁呼皆袖瓦礫

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 壬戌以殿中丞王伾為左散騎常侍

依前翰林待詔剡州司功王叔文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伾廢廢

吳語上所獲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傲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

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正而伾入至栢林院見

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

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則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

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等主採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

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侃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

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與往

還者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其黨或言曰某可為某官不過一

資治通鑑補遺卷三十一 唐紀五十二 十三

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馬如市客

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

尤闊肆 史昭曰舊唐書曰開其囊也專以納賄為事作大賈貯

金帛夫婦寢其上 甲子上御丹鳳門赦天下諸色逋負一切蠲

免常貢之外悉罷進奉貞元之末政事為人患者如宮市五坊小

兒之類悉罷之 宮市事見上卷貞元十三年五坊一日賜坊二日

五坊也唐時給役者多呼為小兒如 苑監小兒飛龍小兒五坊小兒是也

先是五坊小兒張捕鳥雀 於閭里者皆為暴橫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

者或張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即痛毆之出

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酒食之肆醉飽而去賈者或不知

就索其直多被毆置或時留蛇一囊為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



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創之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請單而  
去上在東宮皆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百姓九十以上賜米帛仍  
令本部長吏就家存問 乙丑罷鹽鐵使月進錢先是鹽鐵月進  
羨餘而經入益少至是罷之 三月庚午出宮女三百人又出掖  
庭教坊女樂六百人召其親族歸之 辛未以王伍為翰林學士  
德宗之末十年無放羣臣以微過逐者皆不復敘用章舉在  
成都屢上表請以忠州別駕陸贄自代亦不聽至是諸臣始得量  
移壬申追贄及郴州別駕鄭餘慶杭州刺史韓皋道州刺史陽城  
赴京師 陸贄更見上卷十一年陽城更見十四年鄭餘慶更見十  
州刺史追贄與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贄字敬輿精于吏事斟酌  
決斷不爽端錄其于議論應對明練治體敷陳剖判下筆如神當  
實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唐紀五十二 十四 恩補樓

時名流無不推拒恩遇既隆中外瞻望旦夕俟其輔政而為齊參  
等忌嫉至貞元八年始拜相贄久為邪黨所擠困而得位意在  
負恩獎悉心報國以天下事為己任而裴延齡日加譖毀遂罷知  
政事贄性畏慎及策免私居朝謁之外不通賓客在忠州十年常  
閉門卻掃郡人稀識其面至是卒時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  
宣誠字元宗家貧好學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窮院書讀之  
晝夜不出戶如是者六年遂無書不讀及第進士乃去隱中條山  
與弟堦域常易衣而出年長不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窮相育既  
娶則聞外姓雖同處而益疎我不忍也二弟感其言亦各不娶城  
謙恭簡素遇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學者接迹于道園里有  
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有盜其樹者城過之虛其愧恥退而自匿營

絕糧遺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于路城怪其遲與弟迎之見奴  
未醒乃負以歸奴覺痛自咎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妹之夫客死遠  
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妹寡遂依城以居其子年四十餘  
癡不知人事城常負以出入值歲饑屏迹不過鄰里府掾為粥講  
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守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  
致糠數斛乃受山東節度府開城義者發使遺五百練城固辭  
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里人鄭倣欲葬親貸于人無得城  
知其然舉繼與之倣既葬還曰蒙君子之施願為奴以償德城曰  
不可子能隨我我教子學倣泣謝即教以書倣不能業城更徙居  
遠阜使顧其習其不能如初倣慙而自縊城驚且哭厚自咎為服  
總麻而瘞之城既食祿每約二弟云吾俸入爾可度月食米幾何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唐紀五十二 十五 恩補樓

薪菜鹽錢先具之餘俱送酒家無留也其所服用客或稱其佳  
輒舉授之有陳萇者候其得俸常往稱錢之美月有獲焉或當其  
乏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 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  
道鹽鐵轉運使以浙西觀察使李錡為鎮海節度使解其鹽鐵轉  
運使 考異曰舊傳云德宗於潤州置鎮海軍新書方嶺表元和  
日頭年江淮租賦及推稅委在藩服使其平均太上君臨之錡  
初務從省便令使府歸在中朝然則云德宗元和初者皆誤也 錡  
雖失利權而得節旄故反謀亦未發 戊子名徐州軍曰武甯以  
張愔為節度使 加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同平章事 以王叔文  
為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  
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驩使重權人心不服藉杜  
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



除為副以專之叔文雖判兩使度支一使鹽不以簿書為意日夜  
 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為以御史中丞武元衡為左庶子  
 德宗之末叔文之黨多為御史時武元衡為中丞薄其為人待之  
 莽鹵莽鹵言不以為意也元衡為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為判官不許叔文  
 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己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從由是左遷  
 元衡為右庶子元衡平一之孫也武平一武德之子侍御史竇  
 羣奏屯田員外郎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母之  
 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  
 蓋一時公當此時遂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日復據其地  
 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羣素有疆直名止  
 之 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唐紀五十二 二十一 德宗貞元二十一年

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  
 劉光琦薛盈珍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啟  
 上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  
 牛昭容華以廣陵王清英養惡之細不復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  
 呈上上頷之癸巳立清為太子更名純程神符五世孫也神符准  
通之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丁酉  
 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宰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  
 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吏職也以直省以傳事告叔文  
 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遂巡撫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  
 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筵以待有報者云叔文案飯草相公已  
 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

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  
 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夏四月壬寅立  
 皇弟諤為欽王誠為珍王子經為郟王緯為均王繼為敬王紆為  
 莒王繼為密王總為郇王約為邵王緝為宋王緝為集王絳為冀  
 王綺為和王絢為衡王縑為會王緝為福王絃為撫王緝為岳王  
 紳為袁王綸為桂王緝為瓊王 乙巳上御宣政殿冊太子百官  
 親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王叔文獨有憂  
 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  
 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  
 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婿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  
 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敢口議禁中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唐紀五十二 二十一 德宗貞元二十一年

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三朝謂肅代德也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  
 衣起出戊申以給事中陸澹為太子侍讀仍更名質韋執誼自以  
 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質伺聞  
 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他事質惶  
 懼而出 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  
 諸城鎮行營節度使申戌以度支郎中韓泰為其行軍司馬王叔  
 文自知為內外所憎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  
 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情不測其所為益疑懼 辛卯以王  
 叔文為戶部侍郎依前充度支鹽鐵轉運副使俱文珍等惡其事  
 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頃時至此商量  
 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即為疏請不從再疏



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叔文始懼 左散騎常侍張萬  
福卒萬福嘗為泗州刺史魏州饑餓死者接道萬福曰魏州吾鄉  
里安可不救令兒子將米百車往餉之人有自賣者給價贖而還  
其家為杜亞所忌徵拜右金吾將軍德宗召見驚曰杜亞言卿昏  
耄乃如是健耶詔圖形于凌煙閣及是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  
至卒食祿七十餘年未嘗有一日病典九郡皆有惠愛在泗州時  
李希烈反陳少遊悉令管內刺史送妻子於揚州以為質萬福獨  
不送謂使者曰為我白相公萬福妻老且醜不足煩相公寄慈終  
不之遣由是為人所種 六月己亥貶宣歙巡官羊士諤為汀州  
甯化尉唐制節度觀察其屬皆有巡官開元二十六年開山州置甯化尉黃運廉天寶元年更名甯化九城志在州東北一百八十里士諤以公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  
詔斬之執說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說又以為不可遂貶焉由是叔  
文始大惡執說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支度副  
使將韋皋之意於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劍南東川西川及山南西道為三川謂叔  
文曰太尉使闢致微誠於公太尉謂韋皋若與某三川當以死相助若  
不與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執說固執不可闢尚遊長  
安未去聞貶士諤遂逃歸執說初為叔文所用深附之既得位  
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為異同樞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  
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詭怒不之信遂成仇怨 癸丑韋皋上  
表以為陛下哀毀成疾重勞萬機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  
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臣位兼將相今之所陳乃其職分  
又上太子牋以為聖上遠法高宗認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唐紀五十二 九

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備當重任賞罰任情廢紀紊綱長府  
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心腹偏於貴位潛結左右要在蕭牆竊恐  
傾太宗盛業危殿下家邦驥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  
主則四方獲安梟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肆  
言其姦俄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表繼至意與  
梟同考異曰首錄裴均云尋而裴均嚴綬表繼至意與梟同又云考功員外郎裴均均均均中外皆倚以為援而邪黨震懼均光庭之曾孫也王叔文既以范希朝韓泰王京西神策軍諸宦者尚未  
膺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官者始將兵柄為  
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  
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不至者韓泰馳歸白之叔文  
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其母死匿不發喪丙辰叔文盛具  
酒饌與諸學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劉光琦等飲於翰林叔文言曰  
叔文母病以身任國事之故不得親醫藥今將求假歸侍叔文比  
竭心力不避危難皆為朝廷之恩一旦去歸百勞交至誰何見察  
以一言相助乎文曰羊士諤毀叔文叔文將杖殺之而韋執說懼  
不敢劾闢以韋皋迫脅叔文求三川叔文平生不識闢叔文今日  
名位何如而闢欲前執叔文手豈非凶人邪叔文時已令掃木場  
將築眾斬之執說又執不可每念失此兩賊令人不快又自陳判  
度支以來所為國家興利除害出若干錢以為功能文珍隨其語  
輒折之叔文無以對但引滿相勸酒數行而罷乃飲時有曹芝至  
應側者問叔文從人相謂曰母死已矣不欲棺斂方與人飲酒不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唐紀五十二 九



知欲何所為明日又至揚言聖人適于苑中射兔上下馬如飛敢有異議者腰斬其且以母喪去位 秋七月丙子加李師古檢校侍中 王叔文既有母喪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恟懼自叔文歸第王伾失據乃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為相杜佑時為首相且總北軍既不獲則請以為威遠軍使平章事元元年以子儀為諸道兵馬節度使令帥英武威遠等禁軍及諸軍之師取范陽而為魚朝恩所沮不行則威遠軍置也至德宗時以左右威遠營歸鴻臚賈耽以鴻臚卿兼威遠軍使至元和二年左右威遠營歸來已久皆在國京其英武軍並令併入左右威遠營其後遂以官官為使不復隸鴻臚宋白曰左右威遠又不得其黨皆變悸不自保是日任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任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己丑以倉部郎中判度支案陳諫為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六十六 唐紀五十二 德宗元元二十一年 壬午

河唐諸都名少尹一人少尹二人從西品 任叔文之黨至是始去 癸巳橫海節度使程懷信薨以其子副使執恭為嗣後考異曰懷信曰程懷信死懷直子執恭知軍後事乃遣懷直歸滄州十六年卒執恭代其父位朝廷因而授之按懷信遷懷直而奪其位安可以懷直之子知軍後又德宗實錄無是事顯宗實錄略本亦無蓋謂懷直也惟詳本永貞元年七月癸巳橫海軍節度使程懷信卒以其子副使執恭為橫海軍節度使路隋憲宗實錄元和元年五月丙子以橫海節度使程執恭為節度使益州錄事字誤焉 乙未制以積疹未復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旬當時內外其疾王叔文黨與專恣上亦惡之俱文珍屢啟上請令太子監國上固厭倦萬機遂許之又以太常卿杜黃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大將軍袁滋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其舊臣故引用之又以鄭珣瑜為吏部尚書高郢為刑部尚書並罷政事太子見百官於東朝堂唐六典大明宮含元殿夾殿有東朝堂日珣瑜瑜閣下為東朝堂右日使

德宗元元 自官拜賀太子涕泣不答拜時李師古跋扈黃裳為相未敢失禮使幹吏送錢數千緡并車一乘使者未敢違送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出從婢二人青衣繼繼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還歸以告師古師古遂折其謀

**順宗至德宏道大聖大安孝皇帝**

諱滿德宗長子按此宜宗大中三年並崇讓也考之會要非陵謚冊與此違崇讓與一同蓋會要所載初謚誤也在位一年以疾傳位于太子改元一

元永貞元年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制敕稱詔幸丑太上皇徙居興慶宮詔改元永貞立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后后太子之母也壬寅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開州京師南一千四百六十里渝州京師西南二千七百四十八里任尋病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乙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六十六 唐紀五十二 德宗元元二十一年 丙午

太子即位於宣政殿德宗大行在廣土皇在興慶宮不殿於前殿即位 丙午昇平公主獻女口五十公主郭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卻之庚戌荆南獻毛龜二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齊祥瑞自今凡有嘉瑞但准令申有司勿復以聞及珍禽奇獸皆毋得獻 癸丑西川節度使南康忠武王韋皋薨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賦斂豐貢獻以結主恩厚給賜以撫士卒卒婚嫁死喪皆供其資費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樂為之用服南詔羅吐蕃幕僚歲久官崇者則寔為刺史已復還幕府終不使還朝恐泄其所為故也府庫既實時覓其民三年一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至今畫像以為土神家家祀之度支副使劉闢自為出後 助州武陵龍陽江漲流蕩餘家武陵龍陽縣地清江流



吳道九城志在 州東南八十里 戊午天有聲於西北 奉義節度使伊慎入朝  
夏綏節度使韓全義入朝全義敗於澠水而還不朝觀  
辛卯全義入朝按是月丁酉 劉闢使諸將表求節制朝廷不許  
己未以袁滋為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 度支奏裴延

齡所置別庫皆減正庫之物別貯之請併歸正庫從之 辛酉遣  
度支鹽鐵轉運副使潘孟陽宣慰江淮行視租賦權稅利害因察  
官吏否臧百姓疾苦 癸亥以尙書左丞鄭餘慶同平章事 九

月戊辰禮儀使奏會太皇太后沈氏歲月滋深迎訪理絕 迎訪事  
百二十六卷禮儀 按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外俟中壽而服之晉  
宗建中元年 組云二親昭沒萬無一冀者宜使依法隨例行喪庾蔚之云二  
親為我秋所破存亡未可知者宜盡尋求之理尋求之理絕三年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唐紀五十二 王 思補  
之外便立婚宜允嗣不可絕王政不可廢故也猶宜以袁素自居  
不操吉慶之事俟中壽而服之也若境內賊亂請平賊皆之後尋  
免無蹤迹者使宜制服莊子曰人伏請以大行皇帝啟攬官日  
生上壽一百中壽八十下壽六十伏請以大行皇帝啟攬官日  
可曰天子之孫也世世無疆也持加於梓上畢塗屋鄭元注曰  
天子之孫居於以龍圖黃木題漆象梓四如屋以覆之盡塗之  
及葬而 皇帝帥百官舉哀即以其日為忌從之 王中監脩國史  
準汝泣奏始令史官撰日歷 葉伯益曰唐承貞初年執立奏脩撰  
館中撰定從之也 已卯貶神策行軍司馬韓察為撫州刺史司  
封郎中韓暹為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為邵州刺史屯田  
員外郎劉禹錫為連州刺史 皆王任王叔文之黨也傳志撫州宗  
師在三千六 冬十月丁酉右僕射同平章事賈耽薨性長者  
不喜臧否人物自居相位凡十三年雖安危大計無所發明而檢  
身勵行是其所長每自朝歸第接對賓客終日不倦至于家人近

習未嘗見其喜愠之色時曰為清德君子耽好地理學凡四夷之  
使及使四夷還者必訊其山川土地之終始是以九州之夷險百  
蠻之土俗區分指畫備究源流自吐蕃陷隴右國家守于內地偪  
時鎮戍不可復知耽乃畫隴右山南圖兼黃河經界遠近聚其說  
為書十卷獻之後又讓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

十卷令工人畫成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  
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使一覽可盡其鑿滑靈時河決為  
患耽乃鑿八角井于城北以鎮之仍使人于井傍偵之見一老父  
來觀問曰誰鑿此井吏曰賈公也父曰大好手但近東近西近南  
近北耳吏以告耽曰以吾井太大也 戊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袁滋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徵劉闢為給事中 舒王諡薨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唐紀五十二 王 思補  
太常議會太皇太后諡曰睿真皇后 山人羅令則自長安如  
普潤矯稱太上皇詔徵兵于秦州刺史劉潼且說潼以廢立漣執  
送長安并其黨杖殺之 己酉葬神武聖文皇帝于崇陵 崇陵在  
陽縣北五十 廟號德宗 十一月己巳附睿真皇后德宗皇帝主

于太廟禮儀使杜黃裳等議以為國家法周制太祖猶后稷高祖  
猶文王太宗猶武王皆不遷高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請遷主于西  
夾室從之 壬申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執誼為崖州司馬執  
誼以嘗與王叔文異同且杜黃裳增故獨後貶然叔文敗執誼亦  
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為相常不自得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  
惶悸失色以至於貶執誼未顯時竊自忌諱不欲人言嶺南州縣  
名及為郎官嘗與同舍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輒閉目不視及拜



相還所坐堂見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後試觀之乃崖州圖也  
 以為不祥甚惡之不敢出口及是果貶崖州卒于貶所 戊寅以  
 韓全義為太子少保致仕 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袁滋畏其強  
 不敢進上怒貶滋為吉州刺史 復以右庶子武元衡為御史中  
 丞元衡在臺持平無私綱條悉舉人甚稱重 朝議謂王叔文之  
 黨或自員外郎出為刺史貶之太輕已卯再貶韓泰為虔州司馬  
 韓暉為澧州司馬柳宗元為永州司馬劉禹錫為朗州司馬朗州  
 京師東南四千一百七十里澧州三千二百六十三里永州  
 京師南三千二百七十四里朗州二千一百五十九里又貶河  
 中少尹陳諫為台州司馬和州刺史凌準為連州司馬岳州刺史  
 程异為郴州司馬台州京師東南四千一百七十七里郴州二  
 千六百八十三里岳州二千二百三十七里朗  
 州地居西南夷土風僻陋舉目殊俗無可與言者禹錫惟以文章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六 唐紀五十二 三

吟詠陶冶性情蠻俗好巫鬼每祭祀歌舞必歌俚辭禹錫謂屈原  
 居沅湘間作九歌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餘篇以教巫  
 祝於是武陵谿洞開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 同鶴懷信可汗卒  
 遣鴻臚少卿孫臬臨弔冊其嗣為騰里野合俱錄毗伽可汗自  
 信立  
 同體藥葛羅氏親矣此後史皆  
 昔冊其嗣以表懷信子孫也 十二月甲辰加山南東道節度  
 使于頔同平章事 以奉義節度使伊慎為右僕射 己酉以給  
 事中劉闢為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西川節度使領益彭蜀漢  
 眉嘉資簡維茂黎雅維松扶  
 文龍戎翼邛崃姚柘恭悉恭曼靜等  
 州府成都都然西邊諸州多輸于異域矣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故  
 也右諫議大夫韋丹上疏以為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  
 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壬子以丹為東川節度  
 使丹津之五世孫也津韋孝寬  
 之子也 辛酉百官請上上尊尊號曰應

乾聖壽太上皇上帝號曰文武大聖孝德皇帝上許上上尊尊號  
 而自辭不受 壬戌以翰林學士鄭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以刑部郎中杜兼為蘇州刺史兼辭行上書稱李錡且反必奏族  
 臣上然之留為吏部郎中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六 唐紀五十二 三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五十三 起元和元年盡四年六月凡三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上

諱竇改爲純順宗長子通鑑書唐諸帝諱號自元宗已下皆以諱諱諱諱爲正帝本諱曰聖神章武孝皇帝大中三年平河湟始追崇諱曰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睿之後惟順憲宜有尊崇諱號故因而書之在位十五年改元一

元和元年春正月丙寅朔上帥羣臣詣興慶宮上上皇尊號曰

應乾聖壽太上皇 丁卯赦天下改元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賜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七 唐紀五十三 一 思補樓

民高年者米帛羊酒 辛未以鄂岳觀察使韓皋爲奉義節度使

癸酉以奉義節度使伊審爲安州刺史兼安州節度使有慎之子也壬

午加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同平章事 甲申上皇崩於興慶宮年

六十

韋愈曰順宗之爲太子也性寬仁有斷禮重師傅必先致拜從

幸奉天賊泚逼道甯身先禁旅乘城拒戰督勵將士無不奮激

德宗在位歲久稍不假權宰相左右倖臣如裴延齡李齊運韋

渠平等因用事排陷陸贄張滂輩人不敢言太子從容論諍

故卒不任延齡渠平爲相皆侍宴魚藻宮張水嬉彩艦靡靡宮

人引舟爲權歌絲竹間發德宗歡甚顧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

誦詩好樂無荒爲對每于敷奏未嘗以顏色假借宦官居儲位

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惜乎瘵疾踐阼近習弄權而能傳政元  
良克昌運祚賢哉

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

度使李康於梓州 東川節度使領梓州劍州普州遂州合渝涪等州

治梓州梓州漢縣地劉闢置東川節度使

王紀置新州隋爲梓州舊志梓州至京師

二千九十里宋白曰梓州取梓潼江爲名

欲以同幕盧文若爲

東川節度使推官蒲田林蘊力諫闢與兵 武德五年分南安置

怒械繫於獄引出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礮刃於其頸

欲使屈服而救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砥石耶闢

顧左右曰真忠烈之士也乃黜爲唐昌尉 儀州元年分九龍導江

城志在州西 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

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慧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

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

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闢上由是器之戊子命左神策行營

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爲前軍 考異曰實錄云爲左軍按有

軍則崇文 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爲次軍與

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闢時宿將名位素重者甚眾皆自謂

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

德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

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未嘗有

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則天

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爲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

黃裳啟之也 初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及是卯時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七 唐紀五十三 二 思補樓







乏年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 戊申加龍右經略使

秦州刺史劉維保義軍節度使羅憲讀書輕財愛士得人死力蕃

戎畏之不敢為寇慨然有復河湟之志朝廷義之願翔普潤縣先

名保 辛酉以元稹為左拾遺白居易為整屋尉集賢校理蕭俛

為右拾遺集賢校理開元八年置沈傳師為校書郎稹上疏論諫職考異曰

及新傳先上教本書論 以為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為諫官宴遊寢

食未嘗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

以參得失見一百九十二 故天下大理今之諫官大不得豫召見

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官

罷巡對巡對猶今言轉對貞元七年令常參官每日引見二人訪

制官兩員貞元七年又有次對雖兩道詔令後每從日兩人待

制正衙退後於延英殿對中書門下御史臺官依故事並不待制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二十七 唐紀五十三 五 恩補樓

則是自正衙待制以外凡應宗所置次對皆罷矣宋自貞元七

年令常參官日二人引見謂之巡對二十一年御史中丞李鄴奏

準貞元七年救常參官並令依次對者伏以朝夕承命已侍制

官兩員足備顧問今更置次對恐煩聖聽救宜停罷德宗貞元

十八年罷諫官能舉職者獨謂命有不便則上封耳君臣之際

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況於既行之誥

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絲綸之詔誠亦難矣記曰王

其出如綸王言 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豈可實于其位

而屏棄疎賤之哉頃之復上疏以為理亂之始必有萌象開直言

廣視聽理之萌也甘諂諛蔽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君即位之初

必有敢言之士人君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小人亦貪得

其利不為回邪矣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

苟拒而罪之則君子卷懷括囊以保其身易坤之六四曰括囊無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七

賢人隱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若 小人阿意迎合以竊其位矣如是

則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即政孫伏伽以小

事諫太宗喜厚賞之見一百九十五 故當是時言事者惟忠不深

切未嘗以觸忌諱為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惡從欲哉誠以順適

之快小而危亡之禍大故也陛下踐阼今已周歲未聞有受伏伽

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列位屏氣鞠躬

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尚爾況疏遠之臣乎

此蓋羣下因循之罪也因條奏請次對百官時召宰相講庶政復

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省出入游畋等十事稹又以貞元中王伾

王叔文以伎術得幸東宮永貞之際幾亂天下上書勸上早擇修

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為太宗自為藩王與文學清修之士十八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二十七 唐紀五十三 六 恩補樓

人居事見一百八十九 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日益疎賤至於

師傅之官非昵曠廢疾不任事者則休戎罷帥不知書者為之其

友諭贊議之徒尤為冗散之甚按唐制王府有諸議參軍有友有

友以諭教諮議則謂之友文學元稹所謂友諭贊議者蓋謂

散之官今謂之閒慢差遣 摺紳皆恥由之又以僻滯華首之儒

備侍直侍讀之選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傳之德義納之法

度哉夫以匹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况萬乘之嗣繫

四海之命乎上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 壬戌邵王約薨約上

五月丙子以橫海雷後程執恭為節度使 瑩後主書滑渙久在

中書與知樞密劉光琦相結宰相議事有與光琦異者令渙達意

常得所欲杜佑鄭絪等皆低意善視之至呼之為滑八鄭餘慶與

諸宰相議事渙傲然從傍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庚辰餘慶罷為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七

六九三



太子賓客餘慶再為相罷免皆非其過尤以清儉為時所稱 辛

卯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 劉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

以拒高崇文六月丁酉崇文擊敗之闢置柵于關東萬勝堆戊戌

崇文遣驍將范陽高霞寓攻奪之下瞰關城凡八戰皆捷 加盧

龍節度使劉濟兼侍中己亥加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兼侍中 庚

子高崇文破劉闢於德陽武德三年分維德德陽縣屬漢 癸卯

又破之於漢州嚴礪遣其將嚴秦破關眾萬餘人於綿州石碑谷

九域志漢州縣竹縣有石碑 是月賜百姓有父母祖父母八十

以上者粟二石物二段九十以上者粟三石物三段 初李師古

有異母弟曰師道常疎斥在外不免貧窶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

不友於師道也吾年十五擁節旄自恨不知稼穡之艱難况師道

復減吾數歲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來且以州縣之務付之計

諸公必不察也及師古疾篤師道時知密州事好畫及屬策胡人

管謂之屬策樂府雜錄師道管也卷篇為師道竹為管出于胡

地制法角者九孔漏管五音唐編入函諸各為節管用之雅樂以

為管六竅之制則為風管旋宮轉器以應律者也杜佑曰管樂一

名悲樂出于胡中其聲悲東夷有以卷桃皮為之者亦出南蠻又

樂府雜錄曰師古謂判官高沐李公度曰迨吾之未亂也 迨及

病則 欲有問於子我死子欲奉誰為帥乎二人相顧未對師古曰

豈非師道乎人情誰可離骨肉而厚他人顧置帥不善則非徒敗

軍政也且覆吾族師道為公侯子孫不務訓兵理人專習小人賤

事以為己能果堪為帥乎幸諸公審圖之閏月壬戌朔師古薨沐

公度祕不發喪潛逆師道于密州奉以為節度副使 秋七月癸

丑高崇文破劉闢之眾萬人於元武劉闢曰元武漢區道地晉故

伍城後唐置元武郡隋開皇初廢郡改縣 日元武唐屬梓州九域志在州西九十里甲午詔凡西川繼按之

兵悉取崇文處分 壬寅葬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于豐陵豐陵

兆宮平縣東三 廟號順宗時將祠廟議祧遷之禮公卿咸謂中宗

中興之主不當遷太常博士王涇司勳員外郎蔣又建議云中宗

既正位極前乃受母后篡奪五王翼戴方復大業此乃由我失之

因人得之非漢光武晉元帝之比止可同於反正不得號為中興

乃遷其主於夾室又聰悟疆力七歲時讀庾信哀江南賦再覽輒

誦弱冠博通羣籍而史才尤長德宗嘗登凌煙閣見左壁顏刻文

字殘缺每行僅有三五字命錄之以問宰相俱莫能對即令召又

又至對曰此聖歷中侍臣圖贊臣皆記憶即于御前口誦以補其

闕不失一字德宗曰虞世南暗寫列女傳無以加也德宗又嘗問

黃滔黃滔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七 唐紀五十三 八

神策軍建置之由相府討求不知所出諸學士悉不能對乃訪于

又又徵引根源事甚詳悉宰相高郢鄭餘慶歎曰集賢有人矣遂

詔判集賢院事又為人樸直不能事人或遇權臣專政輒數歲不

遷官朝廷每有大政事大議論宰執不能裁決者必召以咨訪又

必徵引典故以參時政多合其宜以此自見于世然亦以此見忌

于時故不得大用 八月壬戌以妃郭氏為貴妃 癸亥以左衛

大將軍李愿為夏綬銀節度使愿威令簡肅甚得綬懷之術客有

亡馬者以狀告愿愿以狀勝於路懸金以購之不三日勝下有繫

馬兩匹且置書一緘曰馬逸及羣不時告罪當死敢以良馬一匹

贖罪并亡馬納于路次愿付客亡馬而縱其良馬于野以還之境

內肅然 丁卯立皇子甯為鄧王寬為澧王宥為遂王察為深王



衰為洋王寮為絲王審為建王 李師道總軍務久之朝命未至  
師道謀于將佐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  
行鹽法遣使相繼奉表詣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  
劉闢未平己已以師道為平盧酋後知鄆州事 鄭餘慶既罷相  
潯澳益無忌憚四方賂遺無虛日中書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  
去之上命宰相關中書四門搜掩盡得其姦狀九月辛丑貶澳雷  
州司戶 宋白曰雷州漢合浦郡之徐聞縣地梁分置雷州尋賜死  
大同末以合浦為合州以此為南合州唐改雷州 尋賜死  
籍沒家財凡數千萬王尋聞鄭餘慶叱澳事甚善之乃遷餘慶國  
子祭酒 壬寅高崇文又敗劉闢之眾於鹿頭關嚴秦敗劉闢之  
眾於神泉 神泉漢涪城地晉置西關縣隋改為神泉縣以縣西有  
有泉能愈疾也唐置歸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八十五里  
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高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入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七 唐紀五十三 九

自贖軍於鹿頭之西斷其糧道城中憂懼於是關綿江柵將李文  
悅 縣水在縣州都郵東三十  
里源出縣竹縣紫巖山 鹿頭守將仇良輔皆以城降於崇文  
獲關壻蘇彌士卒降者萬計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  
不兩行辛亥克成都劉闢文若帥數十騎西奔吐蕃崇文使高  
霞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 彭州有羊  
灌田守地 闢赴江不死擒之文若先殺  
妻子乃紫石自沈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  
貨山積秋毫無犯檻劉闢送京師斬闢大將邢泚節度使沈衍  
餘無所問軍府事無巨細命一遵章南康故事 南康縣南  
康郡下 從容指  
搗一境皆平初韋皋以西山運糧使崔從知邛州事劉闢反從以  
書諫闢闢發兵攻之從嬰城固守闢敗乃得免從融之曾孫也 崔  
本武后以  
韋皋參佐房式韋乾度獨孤密符載郁士美段文昌等

素服麻屨術士請罪崇文皆釋而禮之草表薦式等厚賦而遣之  
目段文昌曰君必為將相未敢奉薦載廬山人 廬山在江州尋陽  
未嘗置縣恐誤  
式瑄之從子文昌志元之元孫也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  
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  
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  
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潼黃裳使  
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潼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  
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辛巳詔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 少  
室山在河南  
登封縣 渤辭疾不至洛陽令韓愈以書勸之曰昔孔子知不可  
為而為之不已迹接於諸侯之國今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  
固拒即與仁義者異守矣一善人進則其類皆進公不為起是使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三十七 唐紀五十三 十

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  
細先生必審察而諦思之務思合於孔子之道乃善渤心善其言  
乃移家東都每朝政有得失渤輒附奏陳論初渤父鈞有盛名于  
時為殿中侍御史而不能養母為曹王泉所奏廢渤恥之乃刻志  
勵學不從科舉隱於嵩山以讀書業文為事學成德著更徙少室  
戶部侍郎李異諫議大夫韋況交章薦之故上聞其賢而徵焉  
冬十月甲子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入朝 制割資簡陵榮昌瀘六  
州隸東川 資州漢資中縣地隋置資陽郡唐為資州  
乾元二年分資陽置資簡合四州之境置昌州 房式等未至  
京師皆除省寺官內實以高崇文為西川節度使戊辰以嚴礪為  
東川節度使庚午以將作監柳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晟至漢中  
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 府兵漢中之兵也唐以漢中為興元詔復  
府故謂之府兵非唐初所謂府兵也







詔徵錡為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為鎮海節度使庚申錡表  
言軍變殺留後大將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為所部五州鎮將姚志  
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邱自昌處杭州高肅處睦  
州各有兵數千伺察刺史動靜至是錡各使殺其刺史遣牙將庾  
伯良將兵三千治石頭治也常州刺史顏防用客李雲計矯制稱  
招討副使斬李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祕潛募  
鄉閭子弟數百夜襲趙惟忠營斬之移置通鑑此下有蘇州刺史  
李素為姚志安所敗生致於  
錡具程格釘於船舷未及京口會錡得免三十一字先乙丑制  
擊後事而書於前不如書於錡敗之後為妥故移之于後  
削李錡官爵及屬籍以淮南節度使王鏐統諸道兵為招討處置  
使徵宣武武衛武昌兵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淮南兵與宣歙  
兵會于宣州界  
乘上流之勢以臨京口是時江西兵出信州浙東兵出杭州以討  
宣州之地北盡當塗至江津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七 唐紀五十三 高宗元初二年

之高崇文在蜀期年一旦謂監軍曰崇文河朔一卒高崇文本  
益州人  
幸有功致位至此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叨居日久豈敢自  
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效死邊陲上擇可以代崇文  
者而難其人丁卯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同平章事充西  
川節度使考異曰孫光憲北夢瑣言曰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  
有辭讓而不樂應舉者而相俾視長勉之掌武曰好驢  
馬不入行山是以品子致官也吉甫相以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  
可每退公辭色不憚嘗武政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修狄梁公廟  
于是武相漸求出錄其符計已 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  
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與  
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行立錡之甥也故悉知錡之密謀三將營  
於城外將發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集當湖二將繼死  
其勢已蹙今乃欲使吾輩遠取宣城吾輩何為隨之族滅豈若去

逆效順轉禍為福乎眾悅許諾即夜還趨城行立舉火鼓譟應之  
於內引兵趨牙門錡聞子良等舉兵怒聞行立應之撫膺曰吾何  
望矣跣足匿樓下親將李鈞引挽強三百趨山亭欲戰行立伏兵  
邀斬之錡舉家皆哭左右執錡棄之以幕縋於城下械送京師挽  
強落爭自殺尸相枕藉姚志安在蘇州欲殺刺史李素素與戰  
敗志安擒素生致於錡具程格釘於船舷未及京口而錡敗得免  
癸酉本軍以聞乙亥羣臣賀於紫宸殿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  
內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何賀之為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兵  
部郎中蔣又曰錡大功親皆准安靖王之後也准安王神淮安有  
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為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  
又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事見二百二十一  
卷肅宗寶應元年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七 唐紀五十三 高宗元初二年

豈可使之不祀乎宰相以為然幸已錡從父弟宋州刺史銛等皆  
貶官流放十一月甲申朔錡至長安上御興安門唐大明宮南面  
五門與安門西  
來第一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為元帥  
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然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師回腰斬  
之考異曰孫光憲後魏日上道中使蕭黃衣二僕命有司收其尸并  
則裂襟自書笺推之功言為張子良所賣教侍婢曰結之于帶吾  
若從容對必當為宰相揚益節度不得從容當受極刑矣我死  
汝必入內上必問汝當以此進之及錡伏法京城大霧三日不解  
或謂鬼哭志宗又得帛書願疑其冤內出黃衣二僕賜錡及子教  
京兆收葬後李錡騎逆有司請毀錡祖考家廟中丞盧坦上言李  
何冤之有今從實錄 錡父子受誅罪已甚矣昔漢誅霍禹不罪霍光誅霍禹見二十五  
卷漢宣帝地節三  
年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元齡誅房遺愛見一百九十  
九卷高宗永徽四年 廉誥曰父  
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晉有臣引廉誥之辭況以錡為不善而非



及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籍籍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迥李絳  
 上言以為李絳僭侈割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  
 其財六州涇州常州天州之人怨入骨髓陛下閱百姓無告故討而  
 誅之今釐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  
 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即從其言初絳既殺王濬趙琦即召  
 掌書記李紳作奏託言軍變紳陽怖慄至不能為字下筆輒塗去  
 易數紙絳怒罵曰何敢爾不懼死耶即擬以白刃令更為之紳不  
 就如初乃囚之及絳誅乃免或欲以問紳紳曰本激於義非市名  
 也乃止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濟潛通而外獻策  
 請圖山東時魏博恆冀在太行山之東擅引兵東出上召令遣從史託言就食  
 邢洛不時奉詔久之乃還考吳曰魏博李司空論事曰絳奏從史  
此來事勢彰彰多不自安務欲生

事所以曲陳利害煩獻計謀許用兵以求姑息今請視領士馬  
 欲往邢洛以就糧實為動眾去就之際情狀可知舊從史傳曰  
 前年丁父憂朝旨未議起復屬王士真卒從史竊謀承宗計以  
 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功及詔下計賊兵出延阻不進與承  
 宗通謀令軍士潛懷賊號按三年九月戊戌李吉甫罷相出鎮揚  
 州四年二月丁卯鄭元從相三月乙酉王士真卒承宗始襲位四  
 月壬辰從史起復若以從史山東賊帥即請承宗之時則于時  
 吉甫猶皆已罷相何得有蓄細之事又從史制解云況近年上  
 請就食山東及遣使師不時奉命致動其眾觀生其心輒到濟抗  
 忠正之辭使邪豎絕運測之計加以偏毀鄰境密遣事備反覆自  
 備高下在手若是則承宗時朝廷不遂其請向書使之監師李  
 鄭未罷之前從史嘗毀承宗乞加征討因擅引兵出山東朝廷命  
 從史討以就食邢洛不時奉詔不知事在何年月日以欲攻討  
 者何人到濟有何辭而從史自旋今因李絳論李紳家財事并言  
 之新史云從史與承宗 它日上召李絳對於浴堂禁中有浴堂  
殿德宗以來常

之語之曰事有極異者朕比不欲言之朕與鄭綱議救從史歸上  
 黨綱徵入朝綱乃泄之於從史使稱上黨乏糶就食山東為人臣  
 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審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綱從史必不

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絳曰臣竊聞縉紳之論稱綱  
 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詭忌前願陛下更熟察  
 之勿使人謂陛下信讒也上良久曰誠然綱必不至此非卿言朕  
 幾誤處分上又嘗從容問絳曰諫官多謫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  
 摘其尤者一二人以警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  
 臣欲進徹陛下之聰明者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  
 幾就有諫者皆置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  
 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  
 上善其言而止 羣臣請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內申許之  
 蓋屋尉集賢校理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  
 中上見而悅之召入翰林為學士 十二月丙辰上謂宰相曰太

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  
 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丙寅以高崇文同平章事充邢甯節  
 度京西諸軍都統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上英威為子季友  
 求尚主上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翰林學士李絳諫曰頔虜族頔  
于氏從拓拔氏起于代北故絳云然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宜  
 更擇高門美才上曰此非卿所知已卯公主適季友恩禮甚盛頔  
 出望外大喜頔之上使人諷之入朝謝恩頔遂奉詔既至京師悉  
 以已所鑿歌舞人納禁中翰林學士左拾遺白居易以為不如歸  
 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 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  
 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  
 坊邠管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

事所以曲陳利害煩獻計謀許用兵以求姑息今請視領士馬  
 欲往邢洛以就糧實為動眾去就之際情狀可知舊從史傳曰  
 前年丁父憂朝旨未議起復屬王士真卒從史竊謀承宗計以  
 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功及詔下計賊兵出延阻不進與承  
 宗通謀令軍士潛懷賊號按三年九月戊戌李吉甫罷相出鎮揚  
 州四年二月丁卯鄭元從相三月乙酉王士真卒承宗始襲位四  
 月壬辰從史起復若以從史山東賊帥即請承宗之時則于時  
 吉甫猶皆已罷相何得有蓄細之事又從史制解云況近年上  
 請就食山東及遣使師不時奉命致動其眾觀生其心輒到濟抗  
 忠正之辭使邪豎絕運測之計加以偏毀鄰境密遣事備反覆自  
 備高下在手若是則承宗時朝廷不遂其請向書使之監師李  
 鄭未罷之前從史嘗毀承宗乞加征討因擅引兵出山東朝廷命  
 從史討以就食邢洛不時奉詔不知事在何年月日以欲攻討  
 者何人到濟有何辭而從史自旋今因李絳論李紳家財事并言  
 之新史云從史與承宗 它日上召李絳對於浴堂禁中有浴堂  
殿德宗以來常



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鳳翔鄆坊蒲振武涇原

定魏博鎮冀范陽兗景淮西淄青皆蕃鎮世襲故不申戶口納賦稅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

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

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宋白曰天寶計簿比較數天寶州郡三百

天寶應供稅州郡計少九十七天寶戶總八百三十八萬五千二

百二十三元和見在戶總二百四十四萬二千五百四十四比較天寶

數稅戶述計少百九十四萬四千六百九十九天寶租稅庸調每

年計錢粟布帛絲綿約五千二百三十餘萬端匹也實石元和兩

稅一酒斛鹽利棧利總三千五百一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八

實石比較天寶所入賦稅計少一千七百一十四萬八千七百七

十貫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

三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水旱所傷則量減賦稅非時調發則

出千幣賦之外

元稹三年春正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赦天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七 唐紀五十三 七

自今長吏詣闕無得進奉知樞密劉光琦代宗永泰中置內樞密

司局但有屋三楹貯文書而已其職掌惟受表奏于內中進呈若

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放行後信昭時楊復恭西門李

元欲奪宰相權乃于堂奏分遣諸使齎敕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

翰林學士裴垪垪音李絳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急遞

兼程而行上從之光琦稱舊例上曰例是則從之苟為非是奈何

不改 先是臨涇鎮將郝玼玼音此又音妻嘗從數百騎出野還

白其帥曰臨涇扼洛口其川饒衍利畜牧其走西戎道曠數百里

皆流沙無水草願城之為休養便地玼既出或謂帥曰玼言雖善

然公所以蒙恩大幸者以邊防未固也上心日夜念此故厚于公

今若用玼言則邊已安尚何事為帥遂不聽及段祐為節度使玼

又說之曰天寶時天下以兵為防獨西戎甘然塞下至京師且萬

里白祿山反西陲盡亡以環內為邊郡每虜入寇擊井闕父子與

馬牛同焚積聚殘室廬邊人耗盡今若築臨涇城以折虜勢便甚

祐遂奏而城之自是涇原獲安 二月戊寅咸安大長公主薨于

回鶻送州咸安郡德宗貞元四年咸安三月回鶻騰里可汗卒

公主下嫁回鶻見二百三十三卷辛亥御史中丞盧坦奏彈前山南西道節

度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詔進奉上召坦褒慰之曰朕

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

畏陛下法奈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 夏四

月上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伊闕尉牛僧孺陸渾尉皇甫

湜陸渾縣春秋陸渾戎所居也東漢置伊州郡漢尉陸渾縣前進

陸渾縣春秋陸渾戎所居也東漢置伊州郡漢尉陸渾縣士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吏部侍郎楊於陵吏部員外

郎韋貫之為考策官貫之著為上第上亦嘉之乙丑詔中書優與

處分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翰林學士裴垪王涯覆策

為復 湜涯之甥也涯不先言垪無所異同上不得已罷垪涯學士

垪為戶部侍郎涯為都官員外郎貫之為果州刺史後數日貫之

再貶巴州刺史涯貶虢州司馬乙亥以楊於陵為嶺南節度使亦

坐考策無異同也僧孺等久之不調各從辟於藩府僧孺宏之七

世孫宗閔元懿之元孫鄭王元懿高貫之福嗣之六世孫湜隴州

新安人也 丁丑罷五月朔宣政殿勅賀 以荆南節度使裴均

為右僕射均素附宦官得貴顯為僕射自矜大嘗入朝踰位而立

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

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幸者坦尋改右庶子 是月大風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七 唐紀五十三 八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二七

六九九







新鹽鹽節度使范希朝聞之自帥眾迎於塞上晉之鹽州為市牛

羊廣其畜牧善撫之詔置陰山府以執宜為兵馬使未幾盡忠弟

葛勒阿波又帥眾七百詣希朝降詔以為陰山府都督自是靈鹽

每有征討用之所向皆捷靈鹽軍益強為沙陀國盛秋七月辛

巳朔日有食之以右庶子盧坦為宣歙觀察使蘇彊之誅也

對開之頃也元年以逆黨誅兄宏在晉州幕府自免歸人莫敢辟坦奏宏有才

行不可以其弟故廢之請辟為判官上曰蘇使蘇彊不死果有才

行猶可用也況其兄乎坦到官值旱饑穀價日增或請抑其價坦

曰宣歙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

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湊民賴以生九月庚寅以于頔為司

空同平章事如故順音加右僕射裴均同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

度使淮南節度使王鐔入朝鐔家巨富厚進奉及賂宦官求平章

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言以為宰相人臣極位非清聖大功不應

授昨除裴均外議已紛然今又除鐔則如鐔之輩皆生靈塗炭若盡

與之則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恐聖門一

敗無可奈何且鐔在鎮五年百計誅求貨財既足自入進奉若除

宰相四方藩鎮皆謂鐔以進奉得之競為刻剝則百姓何以堪之

事遂寢考吳曰案舊李藩德德與白居易集李絳論事集皆有

前百姓日夜無寧又云鐔歸鎮與在朝望並不除宰相則是自准

南入朝未除河中時也推李同在中書受密旨云可兼宰相則初

除河中時也李司空論事云至太原一二年間財力充足則除

太原以後六年十一月李絳作相前也今附居易疏于初除太原

之時又舊傳云在淮南四年元和二年入朝案賈錄鐔以貞元

十九年鎮淮南居馬狀云五年誅求又云昨日其均除平章事故

置王辰加宣武節度使韓宏同平章事丙申以戶部侍郎裴

此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三十七 唐紀五十三 憲宗元和三年

均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均學士然寵信彌

厚故未幾復擢為相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

裴延齡輩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擢宰相推心委

之嘗謂均等曰以太宗元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

及先聖萬倍者乎均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均為理之要何先對曰

先正其心舊制民輸稅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畱州建中

初定兩稅並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兩州

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實估以重斂於民省估者都省所立價也及均為

相奏天下畱州送使物請一切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之州

以自給不足然後許稅於所屬之州山是江淮之民稍得蘇息先

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均獨賞之時有獨狐郁李正辭嚴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三十七 唐紀五十三 憲宗元和三年

休復自拾遺轉補闕及參謝之際均廷語之曰獨狐與李二補闕

孜孜獻納今之遷轉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于斯昨

者進階不無疑緩疑緩者猶言遲疑也休復悚慙而退均雖年少驟

居相位而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均資給

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凡州判判參判判司均曰公不

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它日有官宰相憐公者不

妨得之均則必不可 戊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同平

章事充淮南節度使考吳曰舊吉甫傳曰初裴均為僕射判度支

其中有議時政者均權倖者因此均黨揚言皆執政政務以

搖動吉甫知裴羊士均權為監察御史又司封員外郎呂溫有詞

藝吉甫亦善接之裴初拜御史中丞奏請士均為侍御史溫為

郎中知雜事吉甫怒其不先開白而請又行起資者持之數日

不行則而有除裴遂聞得日者陳克明出入吉甫家密捕以聞

此

資治通鑑補卷三百三十七 唐紀五十三 憲宗元和三年



宗詰之無恙狀吉甫以裴伯久在翰林宗親信必當大用遂密  
薦伯代己因自圖出塞其年九月拜准節度使在揚州每有朝  
廷得失皆密疏論列案牛僧孺等指陳時政之失吉甫立訴故貶  
考選官裴伯等雖欲為裴若云汝政自發舉人試時政之失豈近  
人情耶吉甫以說歸伯制貶斥裴伯裴志宗察見其情而厚薄之  
故出鎮淮南及子德裕乘政掩先人之惡改定實錄故有此說耳

河中晉絳節度使郭宣公杜黃裳號黃裳字遵素其為人達權  
通變有王佐之才而性雅澹未始忤物被疾時非死證也醫者誤  
進藥疾遂甚然終不怒醫人 冬十二月庚戌置行原州於臨

涇唐原州本治平高縣德元年改于吐蕃涇原節度使馬瑋表  
置行原州于靈武之百里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至是徙治  
本隋之涇谷縣以鎮將郝玼為刺史 南詔王異牟尋卒子尋

閣勅立  
元瑜立改元永德 南方旱饑庚寅命左司郎中鄭敬德等為江

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賑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  
帛一匹皆籍其數惟關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

孟陽飲酒遊山而已 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即於  
黃紙後批之吏請更補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垣薦

藩有宰相器上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絪循默取容二月丁卯  
罷絪為太子賓客權藩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上甚

重之 河東節度使嚴綬在鎮九年軍政補署一出監軍李輔光  
綬拱手而已裴垣具奏其狀請以李廓代之三月乙酉以綬為左

僕射以鳳翔節度使李廓為河東節度使綬銳于勢利不存名節  
嘗與百寮會食上令中使馬江朝賜櫻桃綬在河東時嘗識江朝

至是與江朝敘語不覺屈膝而拜為御史所劾上但責江朝降官

至是與江朝敘語不覺屈膝而拜為御史所劾上但責江朝降官

一等而不問綬 成德節度使士士真其子副大使承宗自為  
節後為討王承河北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為之父沒則  
代領軍務 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於易上言

曰李司空論事及居易集皆有此奏 以為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  
其租稅又言宮人驛使之餘其數猶庶事宜省費物貴徇情允食  
中

內多怨女則非所情矣 又請禁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又言嶺南黔  
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為奴婢乞嚴禁止聞月己酉制降天下

繫囚錮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二人之請己未雨絳表  
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初王叔文

之黨既貶有詔雖遇赦無得累移吏部尚書鑿鐵轉運使李異奏  
郴州司馬程昇吏才明辨請以為揚子留後揚州揚子縣自大歷  
以來鑿鐵轉運使置

游治通鑑補卷三百三十七 唐紀五十三 一函

巡院是此 上許之異精於督察吏人居千里之外戰栗如在異前  
故置兩後 異籍籍又精於與卒獲其用為程昇以理  
財進用張本 魏徵元孫稠貪

甚以故第質錢於人不虛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上命  
白居易草詔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

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後嗣上從之出內庫錢二千緡贖賜魏稠  
仍禁質賣 王承宗叔父士則以承宗擅自立恐禍及宗與幕客

劉栖楚俱自歸京師考異曰舊唐書為吏鎮州  
王承宗甚奇之今從實錄 詔以士則為神  
策大將軍 翰林學士李絳等奏曰陛下嗣膺大寶四年于茲而

儲闈未立典冊不行是開窺覷之端乖重慎之義非所以承宗廟  
重社稷也伏望抑擢讓之小節行至公之大典丁卯制立長子鄧

王甯為太子甯紀美人之子也 辛未鑿鹽節度使范希朝奏以



太原兵六百人衣糧給沙陀許之 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

均特有人之助於德音後進銀器千五百餘兩是年正月放天

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等上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御之上違命

出銀器付度支既而有旨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

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白居易復以為言考異曰居易集奏狀曰

說者云有進止令官與道進奏院自今已後雖有進奉並不

申報御史臺如有人勸問便錄名奏來者內外相傳不無驚怪臣

伏以此事多疑虛傳且有此聞不敢不奏云云又曰若此果虛即

當宣示中外令知聖旨使息虛聲案禁止進奉前後制敕非一不

止於昨聞三月德音也去年三月制敕則謂美達放進奉已為虛

坦所澤憲宗云齊美離越州乃逢赦令釋其罪今裴均所進假使

在德音前亦赦後矣又云赦書未到前已在道捨其過是則憲宗

深感于左右之言外示不受罪內示欲其來獻也然則居易所聞

不為虛矣若其必辨明也實錄及李司 上不聽 上欲革河北

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與師討之裴

均曰李納跋扈不恭李納之罪以與元王武俊有功於國謂與李

也朱滔陛下前許師道言許李師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

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

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

人情貫習不以為非況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必奉詔又

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

不自安陰相黨助雖茂昭有請亦恐非誠張茂昭宿與王武俊

以然者今國家除人代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

得入彼則自以為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於國體

豈可遽休須與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案

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盡歸國家矣今江淮水寇公私困

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左軍中尉吐突承璀欲希上意奪裴

均權自請將兵討之上疑未決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不可不

討承璀親近信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上以拭狀示

諸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璀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

令得進用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

承璀說上請發本軍討承宗壬辰起復從史左金吾大將軍餘如

故 初平涼之盟見二百三十二卷副元帥判官路泌會盟判官

鄭叔矩皆沒於吐蕃時泌子隨方在孩提及稍長知父在蕃乃日

夜啼號坐必西向饑不食肉母言其形貌肖父遂終身不照鏡其

後吐蕃請和隨得父還乃三詣闕號泣上表乞從其請德宗以

吐蕃多詐不許至是吐蕃復請和隨又五上表詣執政泣請裴均

李藩亦言於上請許其和上從之五月命禮部郎中徐復使吐蕃

六月以靈鹽節度使范希朝為河東節度使朝議以沙陀在靈武

迫近吐蕃慮其反復又部落眾多恐長穀價乃命悉從希朝詣河

東希朝選其驍騎千三百號沙陀軍遣使以饋之而處其餘眾于

定襄川於是執宜始係神武川之黃花堆神武川在漢代郡桑乾

別廢郡為神武縣屬朔州也 左軍中尉吐突承璀領功德使

時其地在馬邑善陽縣界 置寺觀監天下僧尼道士女官皆屬功德使

開元十四年以道士女官屬宗正寺天寶二載以前上通同封崇

元節置大學士以宰相為之領由京元元宮及道院貞元四年崇

尼之籍及功役元和二年以 盛修安國寺唐會要安國寺在長樂

道士女官屬左右街功德使 坊景雲元年較捨龍濟

舊宅為寺便以木封按圖為名徑大 奏立聖德碑高大一準華嶽

曰長樂坊在朱雀街東第四街 碑元宗立華嶽碑于華

嶽嶽高五十餘尺 先構碑樓請敕學士撰文且言臣已具錢



2083998

S

2121.5

15a



ZW 21181888561864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編年類

萬曆欲酬之上命李絳為之絳上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  
德惟秦始皇於巡遊所過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  
敘修寺之美不過壯麗觀遊豈所以光益聖德上覽奏承璫適在  
旁上命曳倒碑樓承璫言碑樓甚大不可曳請徐毀撤毀得延引  
乘閒再論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璫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  
乃倒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七 唐紀五十三 二十一 唐紀五十三 二十一 唐紀五十三 二十一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七終